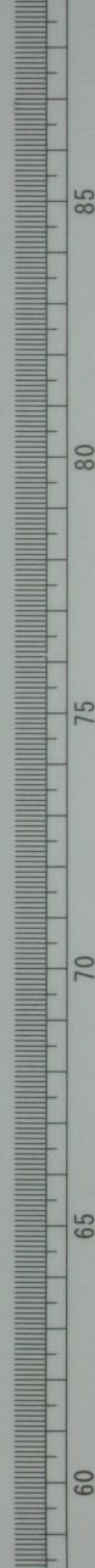




文選第 冊
序目卷一卷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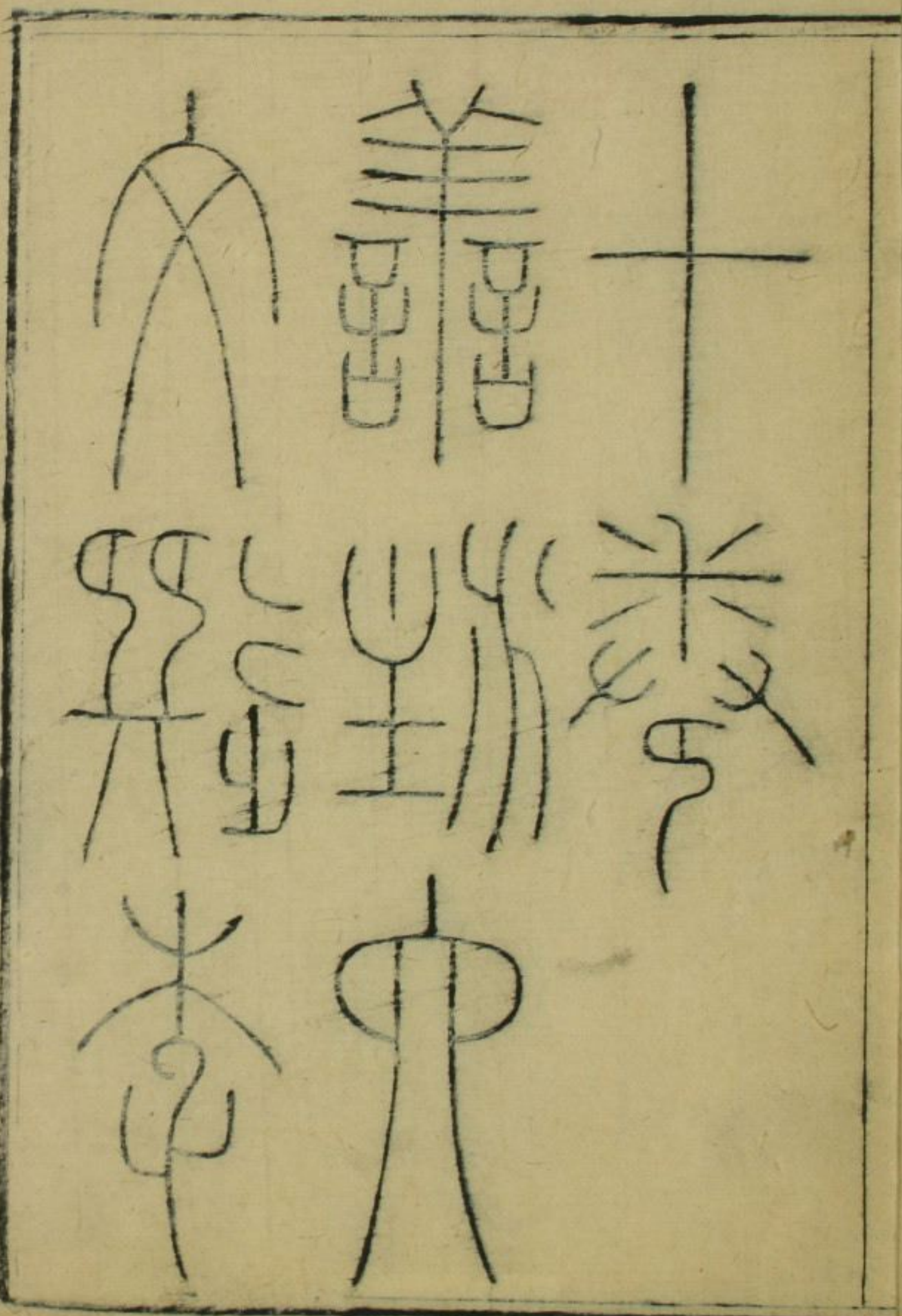
十	集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文庫 11
D 82
/

海山泉

010190555025

48-11776



重刻宋淳熙本文選序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江南蘇松常鎮太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布政使胡克家撰

孟知祥即帝位國
號曰蜀改元明德
宋一年卒(後蜀)

尤袤字延之紹興進
士臨安人

文選於孟蜀時母昭裔已為鏤板載五代史補然其所刻
何本不可考也宋代大都盛行五臣又并善為六臣而善
注反微矣淳熙中尤延之在貴池倉使取善注讎校鋟木
厥後單行之本咸從之出經數百年轉展之手譌舛日滋
將不可讀恭逢

國家文運昭回

聖學高深苞函藝府受書之士均思熟精選理以潤色鴻
業而佳本罕覲誦習為難寧非缺事歟往歲顧千里彭甘

顧廣圻字千里
號愚堂
彭兆蔭字甘泉一字子
湘

亭見語以吳下有得尤槩者因即屬兩君遴手影摹校刊
行世踰年工成雕造精緻勘對嚴審雖尤氏真本殆不是
過焉從此讀者開卷快然非敢云是舉即崇賢功臣抑亦
學海文林之一助已其善注之并合五臣者與尤殊別凡
資參訂既所不廢又尋究尤本輒有致疑鉤稽探索頗具
要領宜諗來者撰次為考異十卷詳著義例附列於後而
別為之敘云嘉慶十四年二月既望序

文選序

梁昭明太子撰

式觀元始眇觀玄風冬亢夏巢之時茹毛飲血之世世質
民淳斯文未作逮乎伏羲氏之王去聲天下也始畫八卦
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易曰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時義遠矣哉若
夫椎直輪為大輅音路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為
積水所成積水曾能微增冰之凜錦力何哉蓋踵音腫其事
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隨時變改
難可詳悉嘗試論之曰詩序云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

曰賦三曰比四曰興去聲五曰雅六曰頌至於今之作者
異乎古昔古詩之體今則全取賦名荀宋表之於前賈
馬繼之於末自茲以降源流寔繁述邑居則有憑虛亡
音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若其紀一事詠
一物風雲草木之興去聲魚蟲禽獸之流推而廣之不可
勝載矣又楚人屈原含忠履潔君匪從流臣進逆耳深
思遠慮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傷壹鬱之懷靡愬臨淵
有懷沙之志吟澤有憔悴之容騷人之文自茲而作詩
者蓋志之所之也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關雎七麟趾音止
正始之道著桑間濮上亡國之音表故風雅之道繁

然可觀自炎漢中葉厥塗漸異退傳有在鄒之作降江
將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區以別聲矣又少則三字多
則九言各體互興分鑣嬌彼並驅遇頌者所以游揚德業
褒讚成功吉甫有穆音若之談季子有至矣之歎舒布
為詩既言如彼總成為頌又亦若此次則箴針音興於補
闕戒出於弼臣論去聲則析反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美
終則誄發圖像則讚興又詔誥教令之流表奏牋記之
列書誓符檄激胡之品弔祭悲哀之作荅客指事之制三
言八字之文篇辭引以進反序碑碣誌狀衆制鋒起源流
間去聲出譬陶匏包蒲異器並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

悅目之玩作者之致蓋云備矣余監緘撫餘閑居多暇
日歷觀文囿泛覽辭林未嘗不心遊目想移晷音軌忘倦
自姬漢以來眇焉悠邈時更平聲七代數逾千祀詞人
才子則名溢於縹緲匹囊飛文染翰則卷盈乎相音帙帙自
非略其蕪穢集其清英蓋欲兼功太半難矣若夫姬公
之籍孔父之書與日月俱懸鬼神爭奧孝敬之准式人倫
之師友豈可重去聲以音芟夷加之剪截老莊之作管孟
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
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下快反辨士之
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音糾音上議稷下仲連之

却秦軍食

異其音

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

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

害古

見墳籍旁出子史

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

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

紀別

入聲

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其讚論去聲之綜宋作

緯

此

辭采序述之錯比避文華事出於沈思義歸乎翰

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遠自周室迄于聖代都爲三

十卷名曰文選云耳

凡次文之體各以彙

于

聚詩賦體既不一又以類分類

分之中各以時代相次

文選序終

唐李崇賢上文選注表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
臣善言竊以道光九野縹景緯以照臨德載八埏麗山
川以錯峙垂象之文斯著含章之義聿宣協人靈以取
則基化成而自遠故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媧簧之
後挾叢雲之奧詞步驟分途星躔殊建球鍾愈暢舞詠
方滋楚國詞人御蘭芬於絕代漢朝才子綜輶輶於遙
年虛玄流正始之音氣質馳建安之體長離北度騰雅
詠於圭陰化龍東驚煽風流於江左爰逮有梁宏材彌
劭昭明太子業膺守器譽貞貞問寢居肅成而講藝開博

望以招賢塞中葉之詞林酌前修之筆海周巡繇嶠品
盈尺之珍楚望長瀾搜徑寸之寶故撰斯一集名曰文
選後進英髦咸資準的伏惟陛下經緯成德文思垂風
則大居尊耀三辰之珠璧希聲應物宣六代之雲英孰
可撮壤崇山導消宗海臣蓬衡最品樗散陋姿汾河委
筵夙非成誦崇山墜簡未議澄心握玩斯文載移涼燠
有欣永日實昧通津故勉十舍之勞寄三餘之暇弋釣
書部願言注緝合成六十卷殺青甫就輕用上聞亭帙
自珍緘石知謬敢有塵於廣內庶無遺於小說謹詣闕
奉進伏願鴻慈曲垂照覽謹言顯慶三年九月日上表

文選目錄

梁昭明太子撰

唐李善注

第一卷

賦甲

京都上

班固兩都賦二首

第二卷

張平子西京賦一首

第三卷

賦乙

京都中

張平子東京賦一首

第四卷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蜀都賦一首

第五卷

賦丙

京都下

第六卷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左太沖魏都賦一首

第七卷

賦丁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一首并序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一首

畋獵上

第八卷

司馬長卿子虛賦一首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一首

楊子雲羽獵賦一首

第九卷

賦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第十卷

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第十一卷

賦己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第十二卷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第十三卷

賦庚

物色

宋玉風賦一首

潘安仁秋興賦一首

謝惠連雪賦一首

謝希逸月賦一首

鳥獸上

賈誼鵬鳥賦一首

禰正平鸚鵡賦一首

張茂先鷦鷯賦一首

第十四卷

鳥獸下

顏延年赭白馬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一首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一首

第十五卷

賦辛

志中

張平子思立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第十六卷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一首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一首

向子期思舊賦一首

陸士衡歎逝賦一首

潘安仁懷舊賦一首

寡婦賦一首

江文通恨賦一首

別賦一首

第十七卷

賦五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第十八卷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第十九卷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東廣微補亡詩六首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詩二首

勸勵

韋孟諷諫詩一首

張茂先勵志詩一首

第二十卷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應詔一首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范蔚宗樂游應詔首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一首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丘希範侍讌樂游苑送張徐州應詔首

沈休文應詔樂游餞呂僧珍一首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詩一首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謝靈運隣里相送方山一首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一首

沈休文別范安成一首

第二十一卷

詩乙

詠史

王仲宣詠史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沖詠史八首

張景陽詠史一首

盧子諒覽古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遊仙

何敬祖遊仙詩一首

郭景純遊仙詩七首

第二十二卷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反招隱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游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游西池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一首

謝靈運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

晚出西射堂一首

登池上樓一首

游南亭一首

游赤石進帆海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謝玄暉游東田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一首

游沈道士館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旣登琅邪城一首

第二十三卷

詩丙

詠懷

阮嗣宗詠懷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一首

潘安仁悼亡詩二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爵臺一首
任彥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贈荅一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第二十四卷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陸士衡贈馮文罷遷斥丘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趾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罷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詩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第二十五卷

詩丁

贈荅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荅傅咸一首

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二首

荅兄機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荅盧湛一首

重贈盧湛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第二十六卷

贈荅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靈運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首
訓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作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爲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苦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發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三首

入華子岡走麻源第三谷一首

第二十七卷

詩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將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歌行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第二十八卷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第二十九卷

詩已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與蘇武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奕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冲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一首

第三十卷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一首

讀山海經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擣衣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齋中讀書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谿石瀨茂林脩

竹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解中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一首

直中書省一首

觀朝雨一首

郡內登望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作一首

直學省愁卧一首

詠湖中鴈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一首

詩庚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詠八首

第三十一卷

雜擬下

袁陽源倣白馬篇一首

倣古詩一首

劉休玄擬古詩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詩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倣古詩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第三十二卷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第三十三卷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第三十四卷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第三十五卷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王九錫文一首

第三十六卷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廟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永明十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第三十七卷

表上

孔文舉薦禰衡表一首

諸葛孔明出師表一首

曹子建求自試表一首

求通親表一首

羊祜讓開府表一首

李令伯陳情表一首

陸機謝平原內史表一首

劉越石勸進表一首

第三十八卷

表下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一首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一首

桓子元薦譙元彥表一首

殷仲文自解表一首

傅季友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一首

爲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一首

任彥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表一首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一首

爲蕭揚州薦士表一首

爲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一首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一首

第三十九卷

上書

李斯上秦始皇書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於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爲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大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第四十卷

彈事

任彦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爲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隨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

梁高祖牋
武皇帝牋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第四十一卷

書上

李少卿答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第四十二卷

書中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又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第四十三卷

書下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孫子荆爲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一首

仁希範與陳伯之書一首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詔書一首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孔德璋北山移文一首

第四十四卷

檄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第四十五卷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第四十六卷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第四十七卷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第四十八卷

符命

司馬長卿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論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第四十九卷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第五十卷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官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倖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祖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光武紀贊一首

第五十一卷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一首

第五十二卷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論文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第五十三卷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辨亡論上下二首

第五十四卷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諸侯論一首

劉孝標辨命論一首

第五十五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第五十六卷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劒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刻漏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第五十七卷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第五十八卷

哀下

顏延年宋文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陳仲弓碑文一首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第五十九卷

碑文下

王簡栖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第六十卷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文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祭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年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文選目錄終

文選卷第一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廣圀

彭水

文林郎守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賦甲

賦甲者舊題甲乙所以紀卷先後今卷既改故甲乙並除存其首題以明舊式

京都上

班孟堅兩都賦二首

自光武至和帝都洛陽西京父老有怨班固恐帝去

洛陽故上此詞以諫和帝大悅也

兩都賦序

班孟堅

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北地人也年九歲能屬文長遂博貫載籍顯宗時除蘭臺令史遷為郎乃上兩都賦大將軍竇憲出征匈奴以固為中護軍憲敗



固坐免官
遂死獄中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二曰賦故賦為古詩之流也諸引文證

皆舉先以明後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類此

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

而詩不作

子誦立是為成王成王太子釗立是為康王毛詩序曰頌者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樂替耀嘉曰仁義所生為王毛詩序曰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然則作詩稟乎先王之澤故王澤竭而詩亡

作作興也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詩亡

大漢初定日不暇給

荀悅曰諱邦字季史記曰雖受命而日有不暇給

也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

諱徹漢書曰孝宣帝武帝曾孫戾太子孫荀悅曰諱詢字次卿

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

興樂府協律之事

史記曰金馬門者官者署門傍有銅馬故謂之曰金馬門三輔故事曰石

渠閣在大祕殿北以閣祕書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乃立樂府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

以興廢繼

絕潤色鴻業

言能發起遺文以光讚大業也論語子曰可以文害意他皆類此論語子曰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不產潤色之劇秦美新曰制成六經洪業也

豫福應尤盛白麟赤鴈芝房寶鼎

之歌薦於郊廟

漢書曰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又曰行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又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作芝房歌

又曰得寶鼎后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

漢書宣紀曰神雀元年應劭曰前年神雀集長樂宮故

改年也又曰五鳳元年應劭曰先者鳳皇五至因以改

元又甘露元年詔曰乃者鳳皇至甘露降故以名元年

又曰黃龍元年應劭曰先是黃龍見新豐因以改元焉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臯

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為武騎常

侍又曰虞丘壽王字子貢以善格五召待詔遷為侍中
中書又曰東方朔字曼倩上書自稱舉上偉之令待詔
公車後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又曰枚皋字少孺上書
北闕自稱枚乘之子得上得大喜召入見待詔拜為郎又
曰王褒字子淵上令褒待詔褒等數從獵擢為而公卿
諫大夫又曰劉向字子政為輦郎遷中壘校尉
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
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漢書曰倪寬脩尚書以郡選詣博士孔安國射策為掌固遷侍御史孔臧集曰臧仲尼之後少以才博知名稍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為家乞為太常專脩家業武帝遂用之漢書曰董仲舒以脩春秋為博士後為中大夫又曰劉德字路叔少脩黃老術武帝謂之千里駒為宗正又曰蕭望之字長倩以射策甲科為郎遷太子太傅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廣雅曰抒塗也抒食與切諷方鳳切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楚詞曰抒中情而屬詩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國語泠州鳩曰夫律所宣布哲人之令德雍容揄

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說文曰揄引也揚舉也毛

詩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

漢書曰孝成皇帝元

帝太子也荀悅曰諱教焉字太孫

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

炳焉與三代同風

蒼頡篇曰炳著明也彼皿切論語子

代夏殷周

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

近易則故皐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于詩

書其義一也

尚書皐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

君曰奚斯魯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瞽之上古則如彼考

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

不可闕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蔡邕獨斷或曰朝廷亦皆依違

尊者都舉朝廷以言之諸釋義或引京師脩宮室
後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專他皆類此
浚城隍起苑囿以備制度公羊傳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
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也說文曰城池無
水曰隍周禮曰囿遊之獸鄭玄曰囿今之苑
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睠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雒邑
之議長安在西故曰西土有衆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
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其詞曰

西都賦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
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寔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
聞其故而覩其制乎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尚書曰厥既得吉卜乃經營東都有

河南洛陽故曰河洛也鄭玄論語注曰輟止也張衛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康安也穀梁傳曰葬我君桓公我君
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廣雅曰據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論語頽淵曰夫
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子博我以文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寔曰長安禮記
召无諸唯而起漢書曰秦地於禹貢時跨雍梁二州漢興立都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
表以太華終南之山戰國策蘇秦曰秦東有殽函之固鹽鐵論曰秦左殽函漢書音義韋
昭曰函谷關左氏傳曰嶠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其北陵文王所避風雨也表標也山海經曰華首之山
西六十里曰太華之山毛詩曰終南何有右界褒斜隴
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隈汧涌其西長揚賦曰
命右扶風發人西自褒斜梁州記曰萬石城汧漢上七里
里有褒谷南口曰褒北口曰斜長四百七十里鹽鐵論

曰秦右隴阨漢書幸雍白麟歌曰朝隴首覽西垠尚書
曰導河自積石南至于華陰山海經曰涇水出長城北
尚書曰導渭自鳥鼠同穴

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

天地之隩區焉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左氏傳君子曰澗溪沼沚之毛漢書曰秦

地九州膏腴楊雄衛尉箴曰設置山險盡爲防禦說文曰隩四方之土可定居者也於報切

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

漢書音義文穎曰關西爲橫孔

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爲六合三成帝畿謂周秦漢也樂替嘉耀曰德象天地爲帝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史記曰周后稷名棄堯舜時爲農師號后稷姓姬氏至孫公劉周之道興至文王徙都豐武王滅紂孔安國尚書序曰漢室龍興史記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至孝公作咸陽政并六國稱皇帝帝周易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

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

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又曰以

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

歷推之從歲星也此高祖受命之符尚書雒書曰河圖命紀也然五經緯皆河圖也春秋漢含章曰劉季握卯金刀在軫北字季天下服卯在東方陽所立仁且明金在西方陰所立義成功刀居右字成章刀擊秦柱矢東流水神哭祖龍然則成

奉春建策留侯演成

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都洛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拜婁

敬爲奉春君賜姓劉氏又曰封張良爲留侯也蒼頡篇曰演引也

天人合應以發皇明

乃眷西顧寔惟作京

天謂五星也人謂婁敬也皇謂高祖也四子講德論曰天人並應毛

詩曰乃眷西於是晞秦嶺賊北阜挾灃霸據龍首

說文

顧此惟與宅於是晞秦嶺賊北阜挾灃霸據龍首
望也呼衣切秦嶺南山也漢書曰秦地有南山賊視也五哥切北阜山也漢書文帝曰以北山石爲擲張揖上林賦注曰豐水出鄠南山豐谷漢書曰灃水出藍田谷山海經曰華山之西龍首之山也

億載度宏規而大起

長楊賦曰規億載孔安國尚書傳曰十萬曰億爾雅曰載年也小雅

曰羌發聲也度與羌肇自高而終平世增飾以崇麗歷
古字通度或為慶也
十二之延祚故窮泰而極侈高祖漢書張晏曰為功最高而為漢帝太祖故
特起名焉漢書孝平皇帝元帝庶孫荀悅曰諱衍漢自高祖至于孝平凡十二帝也國語曰天地之所祚賈逵
曰祚建金城而萬雉呀周池而成淵鹽鐵論曰秦四塞祿也
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字林曰披三條之廣
呀大空兒火家切說文曰城有水曰池
路立十二之通門周禮曰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鄭玄曰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也內
則街衢洞達閭閻且千九市開場貨別隧分人不得顧
車不得旋闐城溢郭旁流百塵紅塵四合煙雲相連文說
曰街四通也音佳爾雅曰四通謂之衢字林曰閭里門
也閭里中門也漢宮闕疏曰長安立九市其六市在道
西三市在道東鄭玄周禮注曰金玉曰貨薛綜西京賦
注曰隧列肆道也音遂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填與闐

同徒堅切又曰塵市物邸舍也除連切於是既庶且富
李陵詩曰紅塵塞天地白日何冥冥
娛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遊士擬於公侯列肆侈
於姬姜論語曰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毛詩曰惠我無疆又曰彼都人士又曰彼君子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
則商賈為利列侯貴人車服僭上衆庶倣效羞不相及
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左氏鄉曲豪舉遊俠
傳君子曰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也
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連交合衆騁驚乎其中莊子曰治
州閭鄉曲史記魏公子無忌曰平原之遊徒豪舉耳文
子曰智過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秦地豪桀則游俠通姦
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
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又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孟嘗君
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又曰春申君者楚人
也名歇姓黃氏考烈王以歇為相封春申君客三千餘
人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安釐王封公子
為信陵君致食客三千楚辭曰朝騁驚乎江皋說文曰

騁直馳也又曰若乃觀其四郊浮遊近縣則南望杜霸

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冠

蓋如雲七相五公鄭玄周禮注曰王國百里為郊漢書

長陵惠帝葬安陵景帝葬陽陵武帝葬茂陵昭帝葬平

陵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蒼頡篇曰紱

綬也說文曰冕大夫以上冠也毛詩曰有女如雲相承

相也漢書韋賢為丞相徙平陵車千秋為丞相徙長陵黃

霸為丞相徙平陵平當為丞相徙平陵魏相為丞相徙

平陵公御史大夫將軍通稱也漢書曰張湯為御史大

夫徙杜陵杜周為御史大夫徙茂陵蕭望之為前將軍

徙杜陵馮奉世為右將軍徙杜陵史丹為大將軍徙杜

陵然其餘不在七相之數者並以罪國除故也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

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蓋以強幹弱枝隆上都而觀萬國

也文子曰智過百人謂之傑十人謂之豪漢書曰王莽

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城都市長安

皆為五均司市師三選謂選三等之人七遷謂遷於七

陵也漢書曰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傑兼并之家

於諸陵蓋亦以強幹弱枝非獨為奉山園也又元帝詔

曰往者有司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人以奉園陵自今

所為陵者勿置縣邑然則元帝始不遷人陪陵自元以

上正有七帝也春秋漢含孳曰強幹弱枝流天之道宋均

曰流猶枝也左傳曰魯諸大夫曰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封畿之內厥土千里

連蹀諸夏兼其所有漢書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為千

連蹀猶超絕也連音卓蹀呂角切論語其陽則崇山隱

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上林賦曰崇山從龍

蒼山隱天韓詩曰皎皎曰駒在彼空谷薛君曰穹谷深

谷也漢書東方朔曰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都

源泉灌注陂池交屬

漢書弘農郡有商縣上雒縣扶風

於回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濱涯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

也又曰澤郭曰陂停水曰池言秦境富饒與蜀相類故號近蜀焉

野之富號為近蜀漢書曰秦地南有巴蜀廣漢山林竹

木蔬食果實之饒爾雅曰野其陰則冠亂以九峻紅陪以甘

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漢之所極觀亂淵雲之所頌

歎於是乎存焉漢書谷口縣九峻山在西戰國策范雎

書公孫卿曰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甘泉作延壽館通

天臺漢官闕疏曰甘泉林光宮秦二世造漢書曰王子

淵為甘泉頌又曰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

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隰龍麟決渠降雨荷插成雲

五穀垂穎桑麻鋪紫又記曰韓聞秦之好興事欲能元

鑿涇水自中山西抵瓠口為渠並北山東注洛溉易鹵

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稅一鍾命曰鄭國渠又曰趙中

溉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渠人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

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插為雲決渠為雨涇

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

之口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墳案舊說云提撮

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韋昭曰積土為封限也毛詩曰疆

場有瓜周禮曰十夫有溝鄭玄曰遂廣深各二尺溝倍

之說文曰塍稻田之畦也音繩爾雅曰高平曰原下濕

曰隰周禮曰以五穀養病漢書音義韋昭曰黍稷菽麥

稻也毛詩曰實穎實粟毛萇曰穎垂穎也小雅曰禾穗

謂之穎爾雅曰鋪布也普胡切王逸東郊則有通溝大

漕漕渭洞河汎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言通溝大

渭又可以汎舟山東控引淮湖之流而與海通其波瀾

漢書武紀曰穿漕渠道渭如瀄曰水轉曰漕蒼頡篇曰

潰旁決也胡對切說文曰洞疾流也國語曰秦汎舟於

河歸羅於晉史記曰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與淮

泗會也西郊則有上園禁苑林麓數澤陂池連乎蜀漢繚

而在上園禁苑即林苑也羽獵賦曰開禁苑穀梁傳曰澤無水曰藪漢書

山跨谷三秦記曰昆明池中有神
池通白鹿原毛詩曰王在靈沼
其中乃有九真之麟

類至于三萬里

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河圖括地象曰崑崙其宮室在西北其高萬一千里子虛賦曰東注巨海也

圓方七畧曰王若館天地體天而行是以明堂之制內有大室象紫微宮南出明堂象太微春秋元命苞

曰紫之言此也宮之言中也言天神圖法陰陽開閉皆在此中也周易曰坤地道也楊雄司命箴曰普彼坤靈

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竒抗應龍之虹梁列焚燎以布

其屋漢書曰蕭何作未央宮潘岳關中記曰未央宮殿
皆疏龍首山土作之然殿居山上故曰冠云埤蒼曰壤

文曰勞榘屋棟也扶云切又曰檠榘也梁道
切又曰翼榘榮也爾雅曰棟謂之榘音浮
雕玉瑱以

上林賦曰華榱壁璫韋昭曰裁金爲壁以當榱頭也發

This image shows a vertical strip of aged, yellowed paper, likely a flyleaf or endpaper from an old book. The paper is heavily discolored with brown and black spots, suggesting water damage or mold. Faint traces of text or markings are visible, including a large 'L' and some illegible characters. The strip is narrow and appears to be a fragment of a larger page.

林曰爛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周通門闥洞開

火貌也列鍾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七略曰王者宮中必左

注曰凡太極乃有陞堂則有階无陞也左城右平平者

以文塼相亞次也城者為陞級也言階級勒城然七則

切王逸楚辭注曰軒樓板也周禮夏后氏世室九階鄭

玄曰南面三三面各二也爾雅曰宮中門謂之闈小者

謂之閨毛萇詩傳曰闥門內也史記曰始皇大收天下

兵器聚之咸陽銷以為鐘鐻鑄金人十二重各千斤置宮

中徐廣曰鐻音巨毛詩曰設業設虜毛萇曰植曰虞與

鐻古字通也三輔黃圖曰秦營宮殿端門四達以則紫

宮闈他仍增崖而衡闕臨峻路而啓扉爾雅曰仍因也

孔安國論語注曰闥門限也胡洹切

又曰峻高大也爾雅曰闥謂之扉

以崇臺間館煥若列宿紫宮是環孔安國尚書傳曰徇

西廂有室曰寢又曰四方而高曰臺春秋合誠圖曰紫

宮大帝室太一之精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環之匡衛

皆曰紫宮也

區宇若茲不可殫論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清涼殿宜

中白虎殿麒麟殿長樂宮有神仙殿金華殿太玉堂殿

安國尚書傳曰殫盡也長年亦殿名

炤爛殊形詭制每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毛萇詩

高大也茲瑰切王逸楚辭注曰嵬高也才迴切廣雅曰

炤明也音照爛亦明也力旦切應劭漢官儀曰皇后婕

妤乘輦餘皆以茵四人輿以行鄭玄禮記注曰後宮則

茵蓐也於申切周易曰君子以鄉晦入宴息也

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處常寧茝若椒風

披香發越蘭林蕙草駕鸞飛翔之列漢書曰詔掖庭養

人之官漢官儀曰婕妤以下皆居掖庭三輔黃圖曰長

樂宮有椒房殿漢書曰班婕妤好居增城舍桓子新論曰

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漢官閣名長安昭陽

有合歡殿披香殿駕鸞殿飛翔殿餘亦皆殿名

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裛以藻繡絡以綸
連隨侯明月錯落其間金釭銜璧是為列錢翡翠火齊
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弟
其辭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飾之音義
曰謂辭中之橫帶也引漢書注云音義者皆失其姓名
故云音義而巳說文曰釭轂鐵也列錢言金釭銜璧行
列似錢也釭古雙切說文曰衰纏也於劫切又曰綸糾
青絲綬也淮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
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侯見大蛇
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夜中銜大珠以報之因曰
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李斯上書曰有隨和之寶垂明
月之珠張揖上林賦注曰翡翠大小如爵雄赤曰翡雌
青曰翠韻集曰玫瑰火齊珠也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
梁有懸黎楚有和璞而為天下名器左氏傳曰晉荀息
請以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許慎淮南子注曰夜
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誘以隨侯為明月許
慎以明月為夜光班固上云隨侯明月下云懸黎垂棘

夜光在焉然班以夜光非隨珠明月矣以三都合為一
寶經典不載夜光本末故說者參差矣西京賦曰流懸
黎之夜光吳都賦曰隨侯於是鄙其夜光鄒陽云夜光
之璧劉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
於廡上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於是玄墀釭砌玉階形
光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
庭硬碱綵綴琳珉青瑱珊瑚碧樹周阿而生漢書曰昭
形米而殿上綵漆砌皆銅香黃金塗白玉階然墀以髹
漆故曰玄也釭砌以玉飾砌也說文曰釭金飾器枯後
切廣雅曰砌也音戚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郭璞上林賦
注珉玉名也張揖上林賦注曰珉石次玉也廣雅曰珊
瑚珠也淮南子曰岷嶺山有碧樹在其北高誘曰碧青
石也韓詩曰曲景曰紅羅颺纏綺組繽紛精曜華燭俯
阿然此阿庭之曲也
仰如神薛綜西京賦注曰颺纏長袖貌也颺思合切纏
緩也楚辭曰佩綰紛其繁飾王逸曰縵紛盛貌也縵匹
人切戰國策張儀謂楚王曰彼鄭國之女粉白黛黑立

於衢間非知而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迭

見之者以為神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漢書曰大星正妃餘三星後

帝正適稱皇后妾皆稱夫人號凡十四等云昭儀位視

丞相婕妤視二千石八子視千石充依視千石七子視八百

美人視二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

視三百石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共和娛靈保林良使夜

者皆視百石毛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史記華陽夫

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華時樹本左右庭中朝堂百寮

方言曰迭代也徒結切姪音刑

之位蕭曹魏耶謀謨乎其上蕭何沛人漢王即皇帝位

拜何為相國又曰曹參沛人也代蕭何為相國又曰魏

相宇弱翁濟陰人也宣帝即位代韋賢為丞相又曰邴

吉宇少卿魯國人也宣帝即位代魏

相為丞相孔安國尚書傳曰謀謨也佐命則垂統輔翼

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湯亡秦之毒赦虫

李陵報蘇武書曰其餘佐命立

功之士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宋衷曰此赤允

者謂漢高帝也黃者火之子故佐命張良是也孟子曰

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禮記曰保者慎其身以輔翼

之長楊賦曰今朝廷出凱悌行簡易四子講德論曰秦

之特處位任政者並施螫毒故令斯人揚樂和之聲作

說文曰螫行毒也舒亦切

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膏澤洽乎黎庶

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下且由應之

況百獸乎漢書曰蕭何薨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人以

寧一又景帝詔曰謂者所以發德舞者所以立功申屠

嘉奏曰高皇帝宜為太祖孝文帝宜為太宗史記太史

公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孟子曰膏澤下

於民孔安國尚

書傳曰黎衆也

又有天祿石渠典籍之府命夫博誨故

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藝會乎同異

以閣秘書石渠已見上文然同卷再見者並云已見上

文務從省也他皆類此爾雅曰博勉也孔安國尚書傳

文

上

上

上

上

上

日誨教也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又有承明金馬著作

書數孔安國尚書傳曰替考也

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羣元元本本殫見洽聞啓發篇

章校理秘文漢書曰嚴助為會稽太守帝賜書曰君賦

馬已見上文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

稱焉漢書武帝曰司馬相如之倫皆辨智閑達元元本

本謂得其元本也孔叢子曰長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孝經鈞命決曰丘授秘文周以鈞陳之位

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樂汁圖

後宮也服虔甘泉賦注曰此紫宮外營勾陳星也然王者

亦法之薛綜西京賦注曰嚴更督行夜鼓也漢書曰奉

常掌禮儀屬官有五經博士又曰匡衡射策甲科除

太常掌故又曰秦分天下為郡縣又曰興廉舉孝也虎

賁贅衣闔尹闔寺陞戟百重各有典司尚書周公曰綴

日贅猶綴也贅之銳切周禮曰內小臣奄上士又有闔

人寺人漢書曰太后盛服坐武帳武士陞戟陳列殿下

也周廬千列徼道綺錯史記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漢

日中尉掌徼循京師如淳曰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輦路

所謂遊徼徼循禁備盜賊也輦路經營脩除飛閣輦路

也上林賦曰輦道纒屬如淳曰輦道閣自未央而連桂

道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陛也

宮北彌明光而亘長樂凌墜道而超西墉提建章而連

外屬設辟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漢書曰高祖至

央宮三輔舊事曰桂宮內有明光殿毛萇詩傳曰彌終

也方言曰亘竟也亘與經古字通漢書曰高祖修長樂

宮薛綜西京賦注曰墜閣道也丁鄧切毛萇詩傳曰墉

城也方言曰提同也音義與混同胡本切漢書曰建章

宮其東則鳳闕高二十餘丈其南有辟門之屬漢書音

義應劭曰觚入觚有隅者也音孤說文曰稜也與

觚同稜落登切三輔故事曰建章宮內則別風之嶢嶢

闕上有銅鳳皇然金爵則銅鳳也

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

正殿崔嵬層構厥高臨乎未央經駘湯而出駁娑洞枵

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三輔故事曰建章宮

東有折風闕關中記曰折風一名別風廣雅曰巉巉高

也巉茲堯切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万户前殿度高

未央然前殿則正殿也崔嵬高貌也關中記曰建章宮有駁

娑駘娑枵詣承光四殿駁素合切娑蘇可切駘音殆枵

烏詣切天梁亦宮名也爾雅曰蓋戴覆也激日景而納

光言宮殿光輝外激於日神明鬱其特起遂偃蹇而上

日景下照而反納其光也

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焚楣雖輕迅與僂狡猶

愕眙而不能階漢書曰孝武立神明臺王逸楚辭注曰

三蒼曰軼從後出前也餘質切漢書音義韋昭曰凡數

三分有二為太半尸子曰虹霓為析翳勢已見上文爾

雅曰楣謂之梁靡飢切方言曰僂輕也芳妙切鄭玄禮

記注曰狡疾也古飽切字書曰愕驚也五各切字林曰

若顛隊而復替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漢書曰

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焉井幹音寒司馬彪莊子注

曰井幹井欄也然積木有若欄也蒼頡篇云眴視不明

也侯適切說文櫺楯間子也力丁切王逸楚辭曰櫺楯

也胡黠切說文曰替留止也長門賦曰神恍恍而外淫

王逸楚辭注曰恍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角

失意也况往切

道以縈紆又杳窅而不見陽廣雅曰懲恐也楚辭曰寤

恃毛詩序曰徬徨不忍去淮南子曰甬道相連高誘曰

甬道飛閣複道也說文縈紆猶回曲也又曰杳杳窅也

廣雅曰窅窅深也窅與杳同鳥排飛闥而上出若遊

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廣雅曰排推也簿階切闥門

王逸楚辭注曰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

洋洋无所歸貌

濤於碣石激神岳之將將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

央漢書曰建章宮其西則有唐中數十里其北沼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太液池中有蓬萊方丈瀛

州臺梁象海中仙山如瀛曰唐庭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蒼頡篇曰濤大波尚書曰夾右碣石入於河孔安

國曰海畔山也毛詩曰應門將將說文曰濫泛也力暫切列子渤海之中有大壑其中有山一日岱輿二曰負

嶠三曰方壺四曰瀛州五曰蓬萊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

金石崢嶸神木靈草謂不死藥也史記曰三神山仙人不

日峻峭高也峻思俊切嶠高貌也慈由切爾雅曰崢嶸者

屨屨也慈恤切郭璞方言注曰崢嶸高峻也崢嶸力耕切

嶸胡抗仙掌以承露擢雙冬立之金莖軼埃竭之混濁

鮮顯氣之清英言承露之高也漢書曰孝武又作柏梁

也達卓切金莖銅柱也王逸楚辭注曰埃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竭埃也竭與塹同於害切鮮絜也楚辭曰天

白顯顯說文曰顯白貌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

胡嵩切鮮或為釐非也騁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

庶松喬之羣類時遊從乎斯庭實列仙之攸館非吾人

之所寧漢書曰齊人李少翁以方術見上拜少翁為文

成將軍言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物

不至乃作甘泉宮中為臺畫天地泰一諸鬼神而置祭

具以致天神又曰樂成侯登上天書言樂大天子見大悅

曰臣之師有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乃拜大為五利

將軍毛萇詩傳曰刑法也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

雨師也服水玉以教神農又曰王子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爾乃盛娛

游之壯觀奮泰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

講武事史記相如封禪書曰斯事天下之壯觀禮記曰

將帥講武習射御毛詩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

序曰有常德以立武事

毛羣內闐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尚書曰

荆及衡

陽惟荊州又曰華陽黑水惟梁州然則南方多獸水衡

故命使之枚乘兔園賦曰翱翔羣熙交頸接翼

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署周禮水衡鄭玄曰

大小也周禮曰虞人萊所田之野為表鄭司農曰表所

以識正行列也司馬彪續漢書曰將軍皆有部大將軍

營五部部有校尉一人部不網連絃籠山絡野列卒

下有曲曲有軍候一人

周匝星羅雲布鄭玄禮記注曰獸罟曰罟扶流切絃

各切羽獵賦曰渙若天星於是乘鑾輿備法駕帥羣臣

披飛廉入苑門蔡雍獨斷曰天子至尊不敢溲漬言之

謂之鹵簿有法駕司馬彪曰法駕六遂繞鄠歷上蘭

馬也漢書武紀曰長安作飛廉館

六師發逐百獸駭殫震震燭燭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

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世本曰武王在

鄠鄠杜預左氏

傳注曰鄠在始平鄠東平宮切說文曰錫在上林苑中

錫與鄠同胡道切三輔黃圖曰上林有上蘭觀尚書曰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又曰百獸率舞震震燭燭光明貌

也震之人切字指曰燭燭電光也弋灼切說文曰電陰

陽激耀也漢書曰一敗塗地廣雅曰塗汗也反覆猶傾

動也字林曰蹂踐也汝九切說文曰蹂躪也躪與躪同

力振切拗猶爾乃期門飲飛列刃鑽鏃要跼追蹤鳥驚

觸絲獸駭值鋒機不虛掎弦不再控矢不單殺中必疊

雙漢書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

又曰飲飛掌弋射飲音次蒼頡篇曰攢聚也鑽與攢

同作官切爾雅曰金鏃箭羽謂之鏃胡溝切廣雅曰跼

奔也古穴切孔安國尚書傳機弩牙也說文曰掎偏引

也居蟻切又曰掎奴風颰紛紛矰繳相纏風毛雨血灑

名引弓曰控控引也

野蔽天姚鼐周禮曰衆多之貌也鄭玄曰結繳於矢謂之矰

矰高也說文曰繳生絲縷也之若切又曰灑所買切平原赤勇士厲犇狔失木豺

狼獾竄

郭璞山海經注曰獾似狸與豺同而大辟長便捷色黑蒼獾頭篇曰獾似狸與豺同而大辟長便捷色

璞曰脚似狗也說文曰狼似犬銳頭白頰淮南子曰獾欲顛蹙而失木鄭玄毛詩箋曰獾懼也章涉切爾

乃移師趨險並蹈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蹙爾雅曰潛

曰獸伏就穢字書曰穢燕也爾雅曰兕似牛廣雅曰蹙蹙跳也蹙居衛切蹙蹙帝切跳達彫切許少施

巧秦成力折倚僞狡扼猛噬脫角挫脰徒搏獨殺許少

未詳說文曰提搯也搯與扼古字通於責切王弼周易注曰噬齧也音誓鄭玄禮記注曰挫折也祖過切何休

公羊傳曰脰頸也徒鏤切爾雅曰暴虎挾師豹拖熊螭徒搏也郭璞曰空手執曰搏補洛切

曳犀羣頓象羆超洞壑越峻崖蹙巖鉅石隕松栢

什叢林摧草木無餘禽獸殄夷爾雅曰殄夷如號貓食

後先九切倪五奚切號音棧貓音苗說文曰拖曳也徒可切熊獸似豕山居冬蟄歐陽尚書說曰螭猛獸也勅離切郭璞山海經注曰犀似水牛而猪

頭黑色有三蹄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又

曰犀黑色出西南徼外力之切又曰象獸之最大者也

長鼻大者牙長一丈爾雅曰羆似熊而黃色毛長詩傳曰羆巖高峻之貌也七咸切說文曰仆頓也爾雅曰殄

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於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

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

相鎮壓獸相枕藉漢書宣紀曰行幸長楊宮屬玉觀服

林有長楊宮爾雅曰閣謂之臺有木謂之榭辭夜切羽獵賦曰三軍忙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左氏傳曰投

禦螭勝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魚騰

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爾雅曰歸胙于公

書傳曰以毛曰魚薄交切子虛賦曰割鮮染輪孔安國尚

火是也說文曰燔飲酒盡子曜切饗賜畢勞逸齊大路鳴鑾容與徘徊

飲酒盡子曜切

飲酒盡子曜切

飲酒盡子曜切

飲酒盡子曜切

之風好惡取舍動靜嗜欲故謂之俗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漢書田肯曰秦帶河阻山史記曰秦武王卒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又曰夫大漢之開元也

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耆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

前聖靡得言焉

漢書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取天下高祖五年誅項羽故曰數耆也孔安

國尚書傳曰市四時曰暮六籍六經也封禪書當此之時功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

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

也

婁敬已見上文凡人姓名皆不重見餘皆類此漢書曰蕭何脩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下方未

壯麗無以重威且母令後代有以加也上說之吾子曾不是睹顧曜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
言吾子不觀度勢權宜之由及以後

嗣末造而自眩曜不亦暗乎言暗之甚也儀禮曰願吾子教之鄭玄曰吾子相親辭也吾我也子男子美稱

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于太清以變子之

惑志

東觀漢記曰建武光武年號也永平孝明年號也淮南子曰太清之化也和順以寂漠質直以素樸

高誘曰太清無為之化

往者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

相滅

漢書曰王莽字巨君王皇后之弟子也初居攝後即天子位賈逵國語注曰祚位也尚書曰我則致

天之罰六合已見上文

于時之亂生人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

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秦項之災猶

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

尚書曰生人保厥居杜預左氏傳注曰幾近也渠機

切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之祀禮記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杜預左氏傳注曰郭郭也芳俱切楊子法言秦將白起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史記曰周孝王分非子土為附庸邑秦至始皇

初并天下又曰項籍下相人自立為西楚伯故下人號
王周易曰上古結繩後代聖人易之以書契故下人號
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尚書曰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孔安
國曰言百姓兆人訴天地也毛詩曰皇矣上帝於是聖
又曰天命降監下人有嚴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於是聖
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誓帝文赫然發憤應若興
雲霆擊昆陽憑怒雷震謂光武也東觀漢記曰光武
平林兵起王匡王鳳為之渠率上遂率春陵子弟隨之
王莽懼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來征上入昆
陽城中兵下昆陽穀少留王鳳令守城夜出城南門二
公兵到遂還昆陽城時上遂選精兵三千人奔陳二公
大奔北殺王尋昆陽城中兵亦出中外並擊二公大衆
遂潰亂奔走赴水溺死以萬數潢水為之不流爾雅曰
疾雷為霆左氏傳吳子之弟蹶由遂超大河跨北嶽立
謂楚子曰今君奮焉震雷憑怒東觀漢記曰聖公為天子以上為大
號高邑建都河洛司馬遷之河北安集百姓尚書曰至

司設壇場于鄔之陽千秋亭五成陌皇帝於是乃命有
高邑又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紹百王
焉春秋漢含孳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也
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禮記曰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
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淮南子大丈夫恬然無為
樂緯曰殷湯改制易正蕩滌故俗體元立制繼天而作
左氏傳元年春正月公即位春秋元命苞曰元年者何
元宜為一謂之元何曰君之始年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見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穀梁傳曰為天系唐統
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周易曰神農氏作
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勲兼乎在昔事勤乎三
五爾雅曰系繼也奚計切漢書劉向高祖頌曰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
東觀漢記曰光武皇帝高祖九葉孫漢書王太后詔曰
奉天地而成施化羣生而茂育漢書曰羣生堪嗟音湛
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
五之法明周召之業春秋元命苞曰伏羲女媧神農為

三皇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顓頊帝學帝堯帝舜也

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險易喻治亂也周且

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肇有父子

君臣初建人倫是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易周

日天地革而四時成又曰湯武革命爾雅曰九夷八蠻

六戎五狄謂之四海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

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毛詩序曰厚人倫禮含文嘉曰

伏犧德洽上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

氏之所以開帝功也漢書曰昔在黃帝畫野分州周易

聚天下之貨黃帝堯舜氏刻木為舟剡木為楫禮記曰

聖人殊徽號異器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

帝名軒轅龍其行天

業也尚書武王曰今予惟冀行天之罰周易曰湯武革

於天史記曰天乙立是為成湯湯伐夏桀桀奔于鳴條

湯踐天子位又曰文王太子發之立是為武王伐殷紂

紂走自燔死武王革殷受天明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

之則焉尚書曰盤庚遷於殷史記盤庚之時殷已都河

後殷復興也謂盤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尚書

庚為宗班之誤欤

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孔安國曰今來居洛邑地

勢之中也春秋命歷序曰成康之隆醴泉踊出孝經鉤

命決曰俱在隆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孟子

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人莫非其

臣也又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節也克己

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論語顏回問仁子曰克己

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必矣尚書曰允

文一

三

憲

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宗

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上齋讀河圖

會昌符言九葉封禪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云粵若稽古帝堯漢書武紀曰上登封泰山又宣紀曰尊孝武皇帝廟案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為世宗廟

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乎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

雍之上儀脩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雅

樂人神之和允洽羣臣之序既肅

東觀漢記曰孝明皇帝光武中子也以東

海王為皇太子光武崩皇太子即位永平二年正月上行大射禮漢書曰武帝時河間獻王來朝對三雍宮應劭曰辟雍明堂靈臺也東觀漢記永平二年上及公卿列侯始服冕冠衣裳周禮曰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冕鄭玄曰袞卷龍衣也續漢書曰明帝為光武起廟號世祖廟東觀漢記孝明詔曰璇璣鈴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雅會明帝改其名郊廟樂曰太子樂正樂官曰太

應圖識

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躬覽萬國之有

無考聲教之所被散皇明以燭幽

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十月西巡幸長安

周易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也禮記逸禮曰王者以巡狩之禮尊天重人也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謂天子巡行守牧也有無謂風俗善惡也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然後

增周舊脩洛邑扇巍巍翼翼光漢京于諸夏總入

方而為之極

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毛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諸夏已見西都賦

其異篇再見者並云已見某篇作皆類此於是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

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

言奢儉合禮故奢者不能更侈外則因可而踰儉者不能更侈

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為沼發蘋藻以潛魚蠲圃草

以毓獸制同乎梁鄒誼合乎靈囿

順流泉而為沼不更穿之也昭明諱順故

改爲填毛詩曰魚在在藻蘋亦水草故連言之說文曰
潛藏也韓詩曰東有圃草薛君曰圃博也有博大茂草
也毓與育音義同毛詩傳曰古有梁鄒梁鄒若乃順時
者天子之田也毛詩曰王在靈囿鹿鹿攸伏

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

雅左氏傳臧僖伯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也又曰大閱簡車馬講武已見上文禮記王制

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田不以禮曰暴天物歷
風國風騶虞騶虞鐵是也雅小雅車攻吉日是也

虞覽見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序曰

騶虞蒐田以時仁如騶虞也又曰騶鐵美襄公也始命
有田狩之事又曰車攻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
而選車徒焉又曰吉日美宣王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
盡以奉其上焉漢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乘輿已見
文於是發鯨魚鏗華鐘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天子
綜西京賦注曰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
蒲牢素畏鯨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

作蒲牢於上所以撞之者爲鯨登玉輅乘時龍鳳蓋琴

麗辭鑾玲瓏天官景從寢威盛容輅已見西都賦周易

見上文劉歆七略曰羽蓋琴麗紛循悠悠說文曰琴大
枝條琴音林麗音離和鑾已見上文埤蒼曰玲瓏玉聲
也玲力經切瓏力東切蔡雍獨斷百官小吏曰天官焦
貢易林曰龍渴求飲黑雲景從寢威寢其威武也寢或
爲侵蘇通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兩師汎灑風伯清塵山

和音義通山靈護野屬御方神兩師汎灑風伯清塵山
山神也屬御屬車之御也方神四方之神也韓子曰師
曠謂晉平公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
畢星也風伯箕星也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

戈鋌雲羽旌掃霓旌旗拂天乘萬騎獨斷曰大駕備千

乘以先啓行說文曰鋌小矛也音澶又曰旂焱焱炎
掃竹也蘇類切左氏傳曰晉人假羽旄於鄭焱焱炎
揚光飛文吐燭生風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丘陵爲

之搖震

說文曰焱火華也弋劒切字林曰炎火光于掛切說文曰欲吸也火合切歎吹氣也敷悶切公

羊傳曰地震者何地動也震協韻音真

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駢部曲列

校隊勒三軍誓將帥

毛詩曰陳師鞠旅漢書音義臣瓚曰律說云勒兵而守曰屯屯部曲已

見上文駢猶併也步田切漢書曰從胡人大校獵如涇曰合軍聚衆有幡校輦鼓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百人爲

一隊徒

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轡車霆激驍騎電驚

對切毛詩曰鉦人伐鼓鉦之成切孔安國尚書傳曰師出以律三申令之重難之義周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也毛

詩曰轡車鑾鑾毛萇曰轡輕也說文曰驍良馬也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睨

禽轡不詭遇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

左氏傳曰養由基蹲甲而射之

徹七札焉括地圖曰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汝掌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

驅馳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說遇一朝而獲十劉指顧倏

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踣餘足士怒未涿

先驅復路屬車案節

條忽疾也高唐賦曰舉功先得獲車已實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爾

雅曰盤樂也踣屈也於遠切先驅則前驅也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漢書音義曰大駕車八十一乘

作三行子虛賦也於是薦三犧效五牲禮神祇懷百靈

傳鄭子大叔曰爲五牲三犧杜預曰五牲麋鹿麇狼兔

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之犧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

日祇也毛詩曰懷柔百神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

皇風登靈臺考休徵

東觀漢記曰永平三年正月上

靈臺三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周書曰明堂禮畢升

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制禮

樂頌度量禮記曰天子辟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所以觀侵象察氣之妖

祥也尚書曰休徵孔安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躬周易曰

國曰叙美行之驗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目中夏而布德瞰四裔而抗

稜禮記曰布德和令字書曰瞰望也苦暫切漢書詔曰

稜投諸四裔又曰威稜懾乎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

稜河源案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墟毛詩曰實之河之

南煬丹崖也甘泉賦曰殊方別區界絕而不鄰自孝武之所不征

孝宣之所未目莫不陸龍泉慄奔走而來賓孝武耀威

不如今說文曰龍言失氣也章涉切遂綏哀牢開永昌

東觀漢記曰以益州徼外哀牢王春王三朝會同漢京

率眾慕化地曠遠置求昌郡也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

夏外綏百蠻漢書董仲舒策曰春秋之文正次王王次

朝歲首朔日也漢書谷永上書曰今年正月朔日有蝕

之於三朝之會周禮曰時見日會殷規曰同賈達國語

注曰膺猶受也諸夏已見上文其事煩已重見及易知

者直云已見上文而它皆類此毛詩曰因時百蠻也

爾乃盛禮興樂供帳置乎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

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漢書成紀曰三輔長無供帳繇役

記有雲龍門百僚已見上於是庭實千品百酒萬鍾列

文尚書曰班瑞于羣后金璽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

實旅百毛詩曰我有旨酒說文曰鍾酒器也孔叢子曰

堯飲千鍾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漢書音義曰觴爵也

禮曰牛曰太牢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

竹鐘鼓鐸鈞管絃埙煨蔡雍禮樂志曰漢樂有四品一

天子樂郊祀陵廟殿中諸會食

舉也禮記曰客出以雍徹周禮曰太師下大夫又曰播之以入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鄭玄曰金鐘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祝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禮記曰子夏曰鐘聲鏗鏘苦耕切錡亦聲也呼萌切燧燧聲之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盛煜由鞫切

古畢 左氏傳曰子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爲律陰爲呂此十二月之氣也尚書禹貢曰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序惟歌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八人爲列八六十四人也論語曰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僭佞兜離罔不具集 孔安國尚書傳曰聞迭也古莧切毛萇詩傳曰僭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孝經鉤命決曰東夷之樂曰休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林離北夷之樂曰傑朱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北夷之樂曰禁然說樂是一而字並不同蓋萬樂備百古音有輕重也僭音禁佞音莫芥切兜丁侯切

禮既旨歡浹群臣醉降烟煴調元氣 毛詩曰烝畀祖妣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則天地八卦肇也

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 撞猶擊也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入於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之

於是聖上觀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也 孝經曰故得萬國之歡心沐浴膏澤已見西都賦尚書曰分命羲叔平秩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命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脩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玄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

左氏傳季桓子曰舊章不可忘也漢書曰文帝躬節儉素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而人

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淮南子曰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是猶發其源而壅其流也禮記曰女織紉組紃杜預左氏傳注曰織紉組紃布也毛萇詩傳曰耘除草也禮記曰器用陶匏尚禮殺也莊子曰捐金於是百姓滌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尚富貴也

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漠耳目弗營嗜欲之源滅廉

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楊雄集曰將瑕盪穢而猶

若然毛萇詩傳曰瑕猶過也字書曰穢不潔清也淮南子曰鏡大清者視大明又曰形者生之舍也神者生之

制也又曰和順以寂漠尚書曰弗役耳目百度惟貞淮南子曰至人之治也除其嗜欲優游委縱又曰吾所謂

有天下者自得而已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溫潤而澤仁也尚書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聲折

玉音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

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侯國曰校

鄉曰庠聚曰序章昭曰小於鄉曰聚尚書曰受率其旅

若林毛詩曰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又曰獻酬交錯論語

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

也莘所巾切禮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詩

序曰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登降飫宴之禮既畢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因相與嗟歎玄德謹言弘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

乎斯世毛詩曰賓爾簋豆飲酒之飲毛萇曰不脫履升

上坐者謂之宴尚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字林曰讌

美言也音黨淮南子曰故聖人執中舍和不下廟堂而

行于四海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義文

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精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

由尚書有虞書夏書毛詩有周詩商頌周易曰古者庖

犧氏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又曰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

之事邪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乃因史記作春秋唯

子頗識舊典又徒馳騁乎末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

者鮮矣

班固漢書游俠傳論曰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論語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又曰由

知德者

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脩其防禦孰與處乎

士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

史記曰秦僻在雍州毛詩序秦風曰襄公能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戰國策蘇秦說孟嘗君曰秦四塞之國也高誘曰四面有山關之固故曰四塞之國防禦已見上文文

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眾輻之集於轂漢書上曰智略輻湊秦嶺九峻則工

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汧洛圖書之淵

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

又曰泰山為東岳霍山為南岳華山為西岳恒山為北岳嵩山為中岳周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

甘泉章已見上文禮含文嘉曰天子靈臺太液昆明鳥獸之園以考觀天人之際法陰陽之會也

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

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何所以宣德化也雍以水象教

化流行也三輔黃圖曰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

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

履法度翼翼濟濟也

游俠已見上文漢帝年紀曰禁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

濟濟多士毛萇

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

有制也識函谷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也

史記曰秦

中作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作宮阿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公羊傳曰天王出居于鄭王者無外此其言出

何不能于

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矍然失容逡巡降

階悚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以五

篇之詩

說文曰矍驚視貌也許綽切公羊傳趙盾逡巡

臨攝以威面氣悚悚猶恐懼也徒頗切孔子三朝記曰孔子受業而有疑捧手問之不當避席賓既卒

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楊雄事實乎相如匪
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也小子狂簡不知所
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詩曰楊雄相如辭賦之
高者故假以言焉
非唯主人好學而富乎辭藻抑亦遭遇太平之時禮文
可述也論語子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
以裁之又曰不伎不求何
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

明堂詩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

毛詩曰於昭于天
又曰我朱孔陽

聖皇宗祀穆穆

煌煌

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
帝毛詩曰穆穆皇皇宜君宜王

上帝宴饗五位

時序

漢書曰天神之貴者太一其佐曰五帝河圖曰蒼
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
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汁光紀

楊雄河東賦曰靈祇既饗五位時序
誰其配之世祖

光武

東觀漢記曰明帝宗祀五帝於明堂光武皇
帝配之左氏傳輿人誦子產若死其誰嗣之普天

率土各以其職

毛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孝經子曰四海之內各以其
職來

猗歟緝熙允懷多福

毛詩曰猗歟那歟緝熙允見
祭永膺多福

辟雍詩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

孔安國尚書傳
曰湯湯流貌

聖皇位上造舟為

梁

毛詩曰方叔涖止
又曰造舟為梁

皤皤國老乃父乃兄

說文曰皤老
人貌也蒲河

切禮記曰養國老於上庠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尊
事三老兄事五更應劭漢官儀曰天子父事三老抑抑

威儀孝友光明

毛詩威儀抑抑爾雅曰善事
父母為孝善事兄弟為友

於赫太上

示我漢行

毛詩曰於赫湯孫漢書上令薄昭與淮南厲
王書曰王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如滔曰

太上天子也毛詩洪化惟神永觀厥成文子曰執玄德
曰示我顯德行毛詩曰我客戾止求觀厥成

靈臺詩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毛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帝勤時登爰考

休徵東觀漢記曰永平二年詔曰登靈臺正儀度休徵已見上文三光宣精五行布

序淮南子曰夫道絃宇宙而章三光高誘曰三光日月星也尚書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

也日土習習祥風祁祁甘雨毛詩曰習習谷風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頌平則

祥風至宋均曰即景風也其來長養萬物毛詩曰興雨祁祁尚書考靈耀曰熒惑順行甘雨時也百穀蓁

蓁庶草蕃音音武韓詩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又曰蓁蓁者我薛君曰蓁蓁盛貌也尚書曰庶草蕃庶

屢惟豐年於皇樂胥毛詩

日綴萬國屢豐年又日於皇時周又日君子樂胥

寶鼎詩

嶽脩貢芳川效珍吐金景芳歆浮雲說文曰歆氣上出貌呼朝切寶

鼎見芳色紛緼煥其炳芳被龍文東觀漢記曰永平六年廬江太守獻

寶鼎出王雒山漢書曰武帝為人祠后土營旁得鼎有黃雲焉公卿大夫議尊寶鼎有司曰今鼎至甘泉光潤

龍變承休登祖廟芳享聖神昭靈德芳彌億年東觀漢記

明帝曰太常其以初祭之日陳鼎於廟以備器用尚書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白雉詩

啓靈筭備芳披瑞圖獲白雉芳效素鳥范曄後漢書曰永平十年白雉

所在出焉東觀漢記章帝詔曰乃嘉祥阜芳集皇都

發皓羽兮奮翹英容絜朗兮於純精楚辭曰砥室翹結曲瓊
王逸曰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韓詩外傳曰成翹羽名
王之時越裳氏獻白雉於周公河圖曰謀道吉謀德吉能行此大吉受天之慶也

文選卷第一

文選卷第二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平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上

西京賦一首

張平子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張衡字平子南陽西鄂人也少善屬文時天下太平

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踰侈衡乃擬班固兩都作二京賦因以諷諫十年乃成安帝雅聞衡善術學公車徵拜郎中出為河閒相乞骸骨徵拜尚書卒楊泉物理論曰平子二京文章卓然

薛綜注

善曰舊注是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其有乖繆臣乃具釋並稱臣善

以別之他
皆類此

有憑虛公子者

憑依託也虛無也言無有此公子也善曰博物志曰王孫公子皆古人相推敬

之辭憑心多體忭

安驕言公子生於貴戚心志多溢體皮兵切也善曰聲類曰多侈字

麗好也善曰聲類曰多侈字

雅好博古學乎舊史氏

言公子雅性好博知古事故學

是以多識前代之載

善曰劉向

七言曰博學多識與言於安處先生

公子為先生言也

禮記注曰先生老人教學者曰夫人在陽時則舒在陰

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

善曰春秋繁露曰春之言猶僭也僭者喜樂之貌也秋之言猶湫也湫者憂悲之狀也僭充尹切湫子由切

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

善曰國語公甫文伯之母曰沃土之人不材淫也瘠

昭曰曉塉為瘠沃肥美也

慘則甚於驩勞則徧於惠能

違之者寡矣

違猶易也言人慘戚則不能以驩逸勞

苦則不能以施惠少有能易此者善曰

王善曰庶人因沃瘠而勞逸殊故帝者因天地以教化兆

人承上教以成俗

言帝王必欲順陽時居沃土歡逸其人

管子曰君據法而出

化俗之本有與推移

言化之本還

逐推移也善曰淮南子曰法何以覈諸

胡革切

秦據

雍而彊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

政之興衰恒由此作

作起也善曰過秦論曰秦孝公據

為豫州也按雍州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是沃土也

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秦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墳

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秦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墳

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秦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墳

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秦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墳

故云秦據雍而彊高祖都西而秦荆河惟豫州厥土惟墳

壚厥田惟中上是瘠土也故云周即豫而弱光武處東
而約左傳晉叔向曰存亡之道恒由此興周禮曰夫筋
之所由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歟請為吾子陳之善曰鄭玄
禮記注曰吾子漢氏初都在渭之涘涘涯也善曰漢書
相親之辭也渭之南毛詩秦里其朔寔為咸陽是也秦地居其北
是曰咸陽善曰史記曰秦孝公作咸陽徙都之左有峻函重險桃林之塞及
函谷關桃林皆在長安東故言左善曰穀函已見西都
賦左氏傳曰以守桃林之塞按桃林弘農在閩鄉南谷
中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
猶存華山名也巨靈河神也巨大也古語云此本一山
離其下中分為二以通河流手是之跡于今尚在巨靈
作力之貌也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綴連也山海經曰太
華之西少華之山遁甲開山圖曰有巨靈胡者徧得坤
元之道能造山川出江河楊雄河東賦曰河靈嬰蹠掌

華蹈襄顛扶秘切員許脩切蹠之石切嬰居縛切蹠丑略切右有隴坻之隘隔閼華
戎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丁禮切
岐梁汧雍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
梁山又汧山在扶陳寶鳴雞在焉善曰漢書曰秦文
風汧縣西汧音牽陳寶鳴雞在焉公獲若石于陳倉
北坂城祠之其神光輝若流星從東方來集于祠城則若
雄雉其聲殷殷云野雞夜鳴以一太牢祠之名曰陳寶應
劭曰時以寶瑞作陳寶於前則終南太一二山名也善
祠在陳倉故曰陳寶南傳物至于鳥鼠漢書曰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五經要義曰太
蓋終南山之總名隆崛崔嵬隱赫鬱律山形容也
太一山名也隆崛崔嵬隱赫鬱律連岡平嶠冢善曰爾雅曰山脊曰岡
曰崛特起也魚勿切崔祖尚書曰道于嶠冢至于荆
回切峯情律切麟伶軫切音波抱杜含鄠欲澧吐鎬善曰澧鎬二水
音波抱杜含鄠終南太一含裹之欲澧吐鎬名也已見西都

賦說文曰欲歡也呼合切愛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藍田弘農縣也
善曰爾雅曰愛有寒泉范子計然曰玉英於後則高陵
出藍田是之自出謂玉出自藍田之中也
平原據渭踞涇善曰爾雅曰大阜曰陵又曰高平曰原
踞然踞却澶漫靡迤作鎮於近
倚也音據澶漫靡迤作鎮於近
虛賦曰登降迤靡案衍澶其遠則九峻甘泉涸陰沍寒
漫澶徒旦切漫莫半切
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九峻甘泉其處常陰寒日
有凍帝或避暑於甘泉宮故云清暑善曰左氏傳申豐
曰涸陰沍寒沍胡故切漢書曰夏至東井北近極故
暑短為溫暑上林賦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
曰盛夏含凍裂地善曰鄭
注下平曰衍漢書曰秦地沃野寔惟地之奧區神臯
千里尚書雍州曰厥田惟上上神臯積高神明之
神臯接神之聲善曰漢書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
臯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之廣雅曰臯局也謂神

明之界

昔者大帝說秦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帝

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翦諸鶉首大帝天也翦

海經曰浪風之山或上倍之是謂玄圃或上倍之是謂
大帝之居史記曰趙簡子疾扁鵲視之曰昔繆公常如
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
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
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
代之樂其聲動心虞喜志林曰嘯曰天帝醉秦暴金誤
隕石墜謂秦繆公夢天帝奏鈞天樂已有此嘯列仙傳
讚曰秦繆公受金策祚世之業漢書曰自井至柳謂之
鶉首之分秦之分也盡取是時也並為疆國者有六韓
鶉首之分秦之分也盡取是時也並為疆國者有六韓
齊楚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宅居也詭異也初
竟滅秦果并而自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于
居之豈不異哉東井
東井善曰五緯五星也漢書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于
東井東井沛公至灞上又曰此高祖受命之符已見西

都賦方言曰汁叶也之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善曰漢十切郭璞曰叶和也
脫輓委輅曰臣願見上言便又說上曰陛下都洛陽帝心漢書音義應劭曰輅謂以不當習以輓輦也輅胡格切幹音干薛君韓詩章句曰幹正也謂以其議非而正天啓其心謂五星人其悲之謀謀善曰其音忌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言高此居之時意亦以慮於天地陰陽而思可宜定以為天邑善曰爾雅曰圖謀也尚書曰肆予敢求尔于天邑商豈伊不虔思于天衢伊惟也虔敬也言此時豈惟不敬豈伊不懷歸于粉榆惟不思也粉榆豐社高祖所起也豈邑也善曰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也社在豐東北一十五里是也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渝易也天使都長安謂五星聚于東井也善曰左氏傳于高曰天命不滔滔與滔音義同

是量徑輪考廣袤南北為徑東西為廣善曰周禮大曰輪縱也說文曰經城洫營郭郭洫域池也善曰周禮之洫呼域切公羊傳曰郭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異制也入都猶入方也啓開也言采取八方乃覽秦制跨周法此周勝故曰跨之也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脅詩曰築室百堵今以九筵為陋周禮明堂九筵今禮曰明堂度九筵又增之也善曰以九筵為迫脅故增廣之周東西九筵各九尺正紫宮於未央表峽闕於閭闔紫微宮王者象之紫微宮門名曰閭闔宮門立闕以為表峽者言高遠也善曰辛氏三秦記曰未央宮一名紫微宮然未央為總稱疏龍首以抗殿狀巍我以岌業抗舉也善曰三輔黃圖曰日營未央因龍首以制亘雄虹之長梁前殿上林賦曰嵯峨嶸嶸此之謂也

巨徑度也虹蜺也謂殿梁皆徑度朱畫五色如蜺蜺
蜺有雌雄雄者色鮮好也善曰楚辭曰建雄虹之采
施巨古結勢療以相接見善曰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披

紅葩之狎獵反披狎獵重接貌藻井當棟中交木方為
之如井幹也善曰聲類曰蒂果臚也帶音帝孔安國尚
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也風俗通曰今殿作天井井
者東井之像也說文曰葩華也普華切飾華棖與壁璫璫華棖
以厭火也說文曰葩華也普華切飾華棖與壁璫璫華棖
懷也善曰壁璫璫華棖流景曜之韓曄曜光也韓曄言明盛

雕楹玉碣善曰西都賦曰彫玉瑱以居楹說文曰繡栢

雲楣栢斗也楣梁也皆雲氣畫如繡也善三階重軒鏤

檻文櫨檻蘭也皆刻畫又以大板廣四五尺加漆澤焉

櫨聲類曰櫨屋連絲也婢祗切右平左城城限也謂階

高九尺階九齒各九級其側階各中分左右左右有齒
右則滂沲平之令輦車得上善曰西都賦曰左城右平也

青瑣丹墀善曰漢書曰赤瑣青瑣音義曰以青畫戶邊

丹漆地故刊層平堂設切厓陳刊削也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魯重

稱丹墀刊層平堂設切厓陳也宋東太玄經注曰堂高也切與砌

古字通說文曰坻嶸鱗眴棧巖嶮嶮巖基之形勢也善

文字集略曰嶸崖也埤蒼曰眴音荀棧士眼切巖音襄

眼巖助奄切嶮魚檢切鱗眴無涯也棧嶮皆高峻貌襄

岸夷塗脩路陵險襄謂高也夷平也重門襲固姦穴是

防姦邪也竊寶曰兇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兇仰福帝居陽曜陰藏帝居謂太

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兇仰福帝居陽曜陰藏帝居謂太

時則藏言今長安宮上與之同法矣洪鐘萬鈞猛虓虓

趙洪大也猛怒也三十斤曰鈞縣鐘格曰筍植曰虓虓

趙張設貌言大鐘乃重三十萬斤虓力猛怒故能勝

之焉善曰周禮曰見氏寫獸之形大音黃負筍業而餘怒乃

奮翅而騰驤當筍下為兩飛獸以背負又以板置上名

乃有餘力奮其兩翼如將超馳者矣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

昆德皆殿與臺名也善曰爾雅曰差我嵯嶭形勢罔

識所則不能名其若夫長年神僊宣室玉堂四殿

善曰並見麒麟朱鳥龍興含章善曰龍興含章皆

有麒麟殿壁言衆星之環極極言宮觀臺榭樓閣之

周於正殿如衆星之繞北極也善曰中宮天極星

環之筐十二星藩臣西都賦曰與若列宿紫宮是環

叛赫戲以輝煌叛猶煥也赫戲炎盛也輝煌光耀

輝煌音輝煌音皇正殿路寢用朝羣辟周曰路寢漢曰

侯公卿大夫士也大夏耽耽九戶開闢屋之四下者為夏耽耽

曰三輔三代故事曰大夏殿始皇造銅人十枚在殿前

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鄭玄禮記注曰天子

路寢制如明堂然則既有九室嘉木樹庭芳草如積善曰

室有一戶也說文曰闢開也高門有閑列坐金狄善曰

賁綠葦葦盛如積也葦音竹高門有閑列坐金狄善曰

曰阜門有仇與閑同鄭玄禮記注曰阜之言高也金狄

金人也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銷以爲金人十二名重

千斤致內有常侍謁者常侍謁官謁奉命當御善曰奉

於宮中而遞當進也左傳子朱曰朱也當御蔡蘭臺金馬遞宿

迭居蘭臺臺名善曰金馬已見西都賦序爾次有天祿

石渠校文之處善曰天祿右重以虎威章溝嚴更之

署虎威章溝未聞其意嚴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

更督行夜鼓署位也

更督行夜鼓署位也

屯警夜巡書

衛尉帥吏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

夜則警備不虞也

漢書曰衛尉掌門衛屯兵孔安國尚書傳曰警道綺錯植

鍛懸厭用戒不虞

植柱也善曰說文曰鍛鉞有鐔也一

周易曰君子以治戎器戒不虞

鉞似兩刃刀方言曰盾或謂之厭

合驩蘭林披香鳳皇鸞

皆後宮別名善曰皆殿名

羣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

所觀觀也謂內顧

善曰窈窕已見西都賦小雅曰嗟發

聲也三略曰將內顧則士卒慕之也

故其館室次舍

善曰禮記注曰次自循止之處

采飾纖縟

采五色也纖細

縟繁采飾

哀以藻繡文以朱綠善曰西都賦曰哀以藻

藻文以朱綠也

裴翠火齊絡以美玉善曰裴翠鳥名也火齊政

鹿臺飾以美玉列子曰穆王為

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

以為燭

曰明月大珠夜則有光如燭也善

金祀玉階彤庭

煇音輝煇彤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珊瑚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煇煇琳碧

煇煇赤也煇煇赤色貌善曰廣雅曰

命般爾之巧匠

般魯般一云公輸之子魯哀公

明臺

明臺

城至神

城至神

桂宮長樂宮皆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

桂宮長樂宮皆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

善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善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傳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

傳曰天子至尊裁才再切於是鉤陳之外閣道穹隆

之好乃過之也善曰喪服

之好乃過之也善曰喪服

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

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

謂其裁制雖事事俠

謂其裁制雖事事俠

小於至尊然其靡麗

小於至尊然其靡麗

善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善賦穹隆長曲貌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乎桂宮

桂宮長樂宮皆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

桂宮長樂宮皆明光殿名也漢書武帝故事上起明光宮

善曰淮南子曰魯般以木為鳶而飛盡變態乎其中
之般音班又曰王爾無所錯其剗剗盡變態乎其中
變奇也後宮不移樂不徙懸善曰上林賦曰庖廚不徙
態巧也後宮不移樂不徙懸善曰上林賦曰庖廚不徙
獻子聘於晉韓宣子止而觴之門衛供帳官以物辨善
賦門衛已見東都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
能徧善曰孫卿子曰知物之理沒世窮年不能徧也
易也言奇異之好日日變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
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也也憑舒也思比象
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廬廬居也時阿房已覩往昔之
遺館獲林光於秦餘林光秦離宮名也覩士狄切處甘
泉之爽塏乃隆崇而弘敷甘泉山名應劭曰甘泉在馮翊雲陽縣爽明也隆崇高也

弘敷猶延蔓也善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
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杜預曰就高燥也既新作
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善曰漢書曰武帝因秦林光官
寒託喬基於山岡直帶霓以高居帶霓高貌也善曰帶霓結切霓五結切
通天諺以竦峙通天臺名武帝元封二年作漢書舊儀云高三十丈望見長安城諺高也竦立也峙住也善徑百常而莖擢徑度也倍尋曰常莖上辨
華以交紛下刻削其若削辨華敷大也刻削升高也善曰辨音班又音葩削七笑切
翔鷲仰而不逮況青鳥與黃雀鷲大鳥青鳥黃雀皆小鳥翔高飛也善曰穆天子傳曰鷲雞飛入百里郭璞曰鷲即鷲鷲也鷲與鷲同音昆左氏傳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杜預曰青鳥鷲鷲也
戰國策莊辛曰伏櫪檻而顙聽聞雷霆之相激伏猶黃雀俯吟百粒伏櫪檻而顙聽聞雷霆之相激憑也
之高於上蘭也顙聽雷聲乃在下善曰顙古字音府柏梁

既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

善曰漢書曰柏梁災越俗有火災後

起屋必以大用勝服之於是作建章宮漢武營宇之制

故事曰以香柏爲之香聞數十里厭於冉切營宇之制

事兼未央兼猶倍也疏曰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園闕疎

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善曰字書曰園亦圓字也甘泉

國尚書傳曰造至也又曰碣石鳳騫翥於薨標咸朔風

海畔山也又曰三山言相望也而欲翔舉頭敷尾以函屋上當棟中央下有轉樞常向

風如將飛者焉善曰楚辭曰鳳騫翥而飛翔閭闔之內別

風嶢嶢善曰閭闔已見上文何工巧之瑰瑋交綺豁以

疏寮瑰瑋奇好也疏刻穿之也善曰交結綺文豁然穿

刻鏤爲之蒼頡篇曰寮小千雲霧而上達狀亭亭以

茗茗亭亭茗茗高神明崛其特起并幹疊而百

增崛高貌善曰廣雅曰增重時遊極於浮柱結重藥

以相承時猶置也三輔名梁爲極作遊梁置浮柱

日藥釋名曰藥累層構而遂濟望北辰而高興升

也子奚切北辰北極也消零埃於中宸集重陽之

清澂消散也零埃塵穢也宸天地之交宇也言神明

清澂臺高既除去下地之埃穢乃上止於天陽之宇

集重陽而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零音氛宸音

辰辰瞰宛虹之長髮蒼雲師之所憑髮蒼也雲師畢

視之善曰髮渠祗切廣雅曰瞰視也如瀉漢書注上

飛闥而仰眺正睹瑤光與玉繩飛闥突出方木也

善曰春秋運斗樞

曰北斗七星第七曰瑶光春秋將下往而未半休

元命苞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

悼慄而慄兢慄恐也悼傷也慄憂戚也言恐墮也

先拱切休音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善曰

黜慄音栗曰自合浦南有都盧國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及

人善緣高說文曰趨善緣木之士也綺驕切

娑駘盪燾鼻桔桀杓詣承光睽眾庠饕駢娑駘

承光皆臺名燾鼻桔桀睽眾庠饕皆形見善曰燾

徒到切界五告切桔音吉睽呼圭切眾計孤切庠

呼交呼交槽枰重焚鐸鐸列列善曰鐸鐸列反字業業

飛檐轆轤凡屋宇皆垂下向而好大屋飛邊頭瓦

也轆轤轆轤皆更微使反上其形業業然檐板承落

上反字以蓋戴轆轤魚桀切流景內照引曜日月

言皆朱畫華采流引天梁之宮寔開高闈天梁

日月之光曜於宇內

宮中之門謂之旗不脫局結駟方斬爾雅曰熊虎為旗

闈此言特高大

上有關制之令不動搖曰局每門解下之今此門高不

復脫局結駟馬方行而入也斬馬街也善曰左氏傳

曰楚人甚之脫局古焚切斬巨乘轆轤輻輕駑容於扉駑

衣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轆轤輻輕駑容於扉

欲馬疾以箠標長廊廣廡途閣雲蔓謂閣道如雲氣相

於輻使有聲也

淮南子注曰廊屋也說文切閑庭詭異門千戶萬善曰

曰廡堂下周屋也無字切閑庭詭異門千戶萬

篇曰閑垣也胡旦切說文曰詭違重閨幽闥轉相踰

延移賤切宮中之門小望窗窳以徑廷眇不知其所

返窳窳徑廷過度之意也言入其中皆迷惑不識既乃

珍臺蹇產以極壯塏道邈倚以正東蹇產形貌也塏閣

下一屈一直也乃從建章館踰西城東入於正宮中也

善曰甘泉賦曰珍臺閑館西都賦曰凌塏道而超西墉

澄都巨切遷力似閭風之遐坂橫西洫而絕金墉閭風氏切倚其綺切也墟謂城也絕度也言閭道似此山之長遠橫越西池而度金城也西方稱之曰金善曰東方朝十洲記崑崙其北角曰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也潛嘿也言城門校尉不廢擊柝之備內外已自嘿通也善曰施詩紙切鄭玄周禮注曰櫟戒夜者所擊也柝與櫟同音前開唐中彌望廣濠彌遠也善曰唐中已見西都賦漢書曰五侯大治第室連字林曰濠水濠濠也大朗切顧臨太液滄池滂沱寬大也善曰太液已見西都賦漸臺立於中央赫圉圉以弘敞善曰太莫朗切沆胡朗切高二十餘丈已見西都賦清淵洋洋神山峩峩列瀛洲高二十餘丈已見西都賦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壘巖下嶰巖以嵒三山形貌也峩峩高大也善曰三輔三代舊事曰建章宮北作清淵海毛詩曰河水洋洋三山已見西都賦駢

猶並也壘魯罪切巖音長風激於別隄起洪濤而揚波水中之洲曰隄音島善曰浸石菌於重涯濯靈芝以朱柯石菌靈芝皆海中神山所有神草名仙之所食者浸也濯也重涯池邊也朱柯芝草莖赤色也善曰菌芝屬也抱朴子曰芝有海若游於玄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海神鯨大魚善曰楚辭曰令海若舞馮夷又曰臨沅湘之玄淵薛君韓詩章句曰水一溢而為渚三輔舊事曰清淵北有鯨魚刻石為之長三丈楚辭曰蹉跎失足也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藥大之貞固善曰史記曰李少君亦以祠竈者故深澤侯舍人主方藥大見西都賦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別卷重見者云見某篇亦從省也他皆類此立脩莖之仙掌承雲表之清露屑瓊藥以朝飧必性命之可度善曰漢書曰孝武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三輔故事曰武帝作銅露盤承天露和玉屑

飲之欲以求仙楚辭曰屑瓊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

天路善曰松喬已見西都賦史記曰始皇之碣石使燕

詩曰美人在雲端天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善

路隔無期要烏堯切史記曰齊人公孫卿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

鼎既成龍垂胡髯下迎黃帝黃帝騎龍乃上去名其處

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

陵墓善曰言若歷代而不徒觀其城郭之制則旁開三

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街大道也經歷也一

參塗塗容四軌故方十二軌軌車轍也夷平也庭猶正

也善曰方言九軌之塗凡有十二也周禮曰國中

門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周禮曰國中廛里端直甕宇

營途九軌西都賦曰立十二之通門北闕甲第當道直啓

齊平日周禮曰以廛任國中之地

第館也甲言第一也善曰漢書曰贈霍光甲第一區

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第也北闕當帝城之北也程

巧致功期不陟侈又固不傾侈也善曰方言曰功夫既牢

陟式氏切說文曰木衣綈錦士被朱紫綈言皆采畫如錦

也朱紫二色也武庫禁兵設在蘭綺綺架也武庫天

也善曰劉逵魏都賦注曰受匪石匪董疇能宅此善曰

他兵曰蘭受弩曰鎬音蟻刑為黃門中尚書元帝被疾

不親政事事無大小因顯口決又曰董賢字聖卿哀帝

悅其儀貌拜為黃門郎詔將作監為賢起大第北闕下

土木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以綈錦武庫禁兵盡在董

氏爾乃廓開九市通闐帶闐廓大也闐市營也闐中闐

曰闐市門曰闐善曰九市已見西旗亭五重俯察百隧

都賦蒼頡篇曰闐市門胡關切周制大胥今也

惟尉

善曰周禮曰司市胥師二十人然尊其職故曰大漢書曰京兆尹長安四市皆屬焉與左馬翊右扶

風為三輔然市有長丞而尉耳環貨方至鳥集鱗萃瑰奇貨也

無尉蓋通呼長丞為尉耳鳥之集鱗之萃也鬻者兼言求者不匱

也匱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坐者為商行者為賈裨販賈賤賣貴以自裨益

裨必彌切善曰周禮曰大市曰仄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為市裨販夫婦為主

鬻良雜苦蚩眩邊鄙良善也先見良物價定而雜與惡物以欺惑下士之人善曰周禮曰

辨其苦良而買之鄭玄曰苦讀為鹽蒼頡篇曰蚩何也廣雅曰眩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鄙邊邑也何必

昏於作勞邪羸優而足恃昏勉也邪偽也優饒也言何必當勉力作勤勞之事乎欺

偽之利自饒足恃也善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言長安市井之人被服皆過此二家善曰漢書曰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衛太

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若夫翁伯濁質

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陵侯

張里之家擊鍾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

加善曰漢書食貨志曰翁伯以販脂而傾縣邑濁氏以

鍾晉灼曰胃脯今大官以十日作沸湯燂羊胃以末椒薑粉之訖曝使燥者也燂在鹽切切如瀉曰洗

削謂作刀劍削也張里名也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

跡田文善曰漢書曰長安宿豪大猾箭張回酒市趙放皆通邪結黨一云張子羅趙君都其長安大俠

具游輕死重氣結黨連羣寔蕃有徒其從如雲寔實也蕃

多也徒眾也善曰尚書曰寔繁有徒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

朱趨悍虓豁如虎如羆善曰原原涉也朱朱安世也

譙切說文曰悍勇也戶旦切毛詩曰誅獍獍與趨同欺

虓虎呼交切爾雅曰羆羆似狸羆勅珠切睚眦萬芥

文二

廿四

屍僵路隅

僵仆也善曰漢書曰原涉字巨先自陽翟徙茂陵涉外溫仁內隱忍好殺睚眦於塵

中觸死者甚眾廣雅曰睚眦也說文曰眦目匡也淮南子曰眦目裂眦皆在賣切張揖子虛賦注曰

帶介刺顛也董與丞相欲以贖子罪陽石汙而公孫

誅善曰漢書曰公孫賀為丞相子敬聲為太僕擅用

請逐捕以贖敬聲罪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

曰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遂父子俱死獄中也陽石北

海縣名也若其五縣遊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

否剖析毫釐擘肌分理善曰五縣謂五陵也長陵安

見西都賦毛詩曰未知臧否聲類曰毫長毛也漢書音義曰

十毫為釐力之切鄭玄周禮注曰擘破裂也補華切說文曰

肌肉所好生毛羽所惡成創痍也善曰蒼頡曰痍傷也

胡軌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十里為之郊百里為甸師殷賑謂富

賑富也五都貨殖既遷既引遷易也引致也善曰五都

之忍切彼引謂納商旅聯榻隱隱展展言賈人多車扼相連屬隱隱

說文曰榻大車冠帶交錯方轅接軫冠帶猶指紳謂

雄蜀都賦曰方轅齊轂隱軫軫軫枚乘兔園賦曰封畿

車馬按軫相屬方輪錯轂說文曰軫車後橫木也

千里統以京尹善曰毛詩曰封畿千里惟民所止漢書

地絕高曰京十郡國宮館百四十五離宮別館在諸

億曰兆尹正也觀百四十五所右極盤屋并卷鄴鄴因名縣善

曰漢書曰右扶風有盤屋縣盤張流切屋張栗切

縣故屬京兆善曰漢上林禁苑跨谷彌阜掩也大陵曰

阜上林苑名禁東至鼎湖邪界細柳鼎湖細柳皆池名

禁人妄入也

也鼎湖在華陰東

長楊宮在盤屋五柞亦館
名云有五株柞樹善曰鄭玄

繞裏也款至也善曰漢書
右扶風槐里縣有黃山宮

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物

蔓也四百餘里苑之周園
西都賦曰繚以周牆三輔故

楊五柞連鰓四百餘里也
禮曰動物宜毛物也植物

皆鳥獸之形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趨曰駟行

時京高也水中有土曰時言禽獸散走之時如水

益不能名
隸首不能紀

鵬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
作數宋衷曰隸首黃帝史也

林善曰穀梁傳曰林鹿注曰麓山足也木則樅栝

也枯柏葉松身梓如栗而

梅栴郭璞曰栴木似水楊

嘉卉藿藿叢藟嘉音南卉音木

也善曰山海經曰夸父與

大澤未至道濕死棄其杖
皆草木盛貌也善曰藟徒

草則莖音肅葉音簾則藪音慘

曰今大葉冬藍音針爾雅

專琰曰管茅屬古顏切聲
長詩傳曰蒺菜也爾雅曰

羊善曰爾雅曰荒東豸郭璞曰

爾雅曰臺夫須又曰眉茨

音戎爾雅曰癭懷羊郭璞

莽蓬茸彌皐被岡

善曰莽音本
蕒子本切

篠蕩敷衍編町成篁

也町謂畝畝篁竹墟名也善曰尚書曰瑤琨篠簜既敷町音挺

山谷原隰決漭

無疆

泱泱無境也善曰泱烏朗切

止
叶小

金堤

曰即榎木也山海經
杞如楊赤理

豫章珍館揭焉中峙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
說文曰揭高舉也渠列切

善曰
西都

日月出入其中也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于扶桑楚辭曰出自陽谷入于濛汜音似其中則有

類殊種

蜥蜴徒
曰鱗似

曰似鮎
鱠揚鮪

鳥善曰
軍揖上

重見他

就溫鄭善

去也列

善曰尚
安國曰

奮迅聲中
隼高墉

也隼小鷹也善曰周易曰射
之上耕芳耕切訇火宏切

艾三

卷之二十一

軍之威怒棲鳴鳶曳雲梢禮記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
象天帝也旌旗之流飛如雲也善弧旌枉矢虹旃蜺旌帛為旌通
曰高唐賦曰建雲旂曰虹蜺曰建蜺善曰周禮曰弧旌枉矢以象牙飾華蓋承辰
楚辭曰建蜺虹之采旄上林賦曰拖蜺旌也華蓋承辰
天畢前驅星也前驅載之善曰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
於帝側韓詩曰伯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善曰東都賦
也執父為王前驅萬騎屬車之遙載獫狁獬豸大駕最後一乘懸豹尾以前
紛紜善曰古今注曰豹尾車同制也所以象君豹變言尾者
謹也屬車已見東都賦毛詩曰輶車鸞鑣載獫狁獬豸
曰獫狁獬豸初邁切獫狁獬豸也長喙曰獫狁短喙曰獬豸
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
也善曰漢書曰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初河南人也武帝
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小說家者流蓋

出於神宮應劭曰其從容之求寔侯寔儲持此祕術儲以
說以周書為本問皆常具也善曰尚書曰從容以於是蚩尤秉鉞奮驪
被般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蒼頡篇曰鉞斧也毛萇曰鬣
般虎皮也上林賦曰被班文般與班古字通禁禦不若以知神姦螭魅魍魎
莫能逢旃善曰左氏傳曰王孫滿謂楚子曰昔夏鑄鼎
魅魍魎莫能逢旃杜預曰神姦故人入川澤不逢不若螭陳虎旅
神獸形魅怪物蝮蛇水神毛萇詩傳曰旃之也於飛廉正壘壁乎上蘭
西都賦結部曲整行伍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將軍營
軍候一人左傳曰行出大雞杜預云二十五人部下有曲曲有
為行行亦卒之行行列也周禮曰五人為伍燎京薪臧
雷鼓皆駭鄭玄曰雷擊鼓曰駭駭與臧同縱獵徒赴長

莽

莽草長謂深且遠也方言

刈卒清候武士赫怒

善曰

禮

記注曰刈遮也刈旅結切清候清緹衣韎韐睢于拔

扈

善曰緹衣韎韐武士之服字林曰緹帛丹黃色他迷

睢

仰目也野張目也睢火佳切野火于切毛詩曰無然

庭

翼聲震海浦燭照也海浦四瀆之口善曰解嘲曰

朝

河渭為之波盪吳嶽為之阨雉堵也波盪搖動也阨落

華

西名山七一日吳百禽悽遽騃瞿奔觸遽促也騃

瞿

走貌奔觸唐突也善曰羽獵賦曰虎豹之陵遽渠庶切騃音

通

曰禽鳥獸之摠名為人禽制悽音陵遽渠庶切騃音

喪

精亡魂失歸忘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言禽

鏑

鏑也鏑箭竿形也鏑中聲也善曰說文曰竿網矢

不

虛舍鋌不苟躍舍放也躍跳也矢鏑跳躍必有當足

見

蹶值輪被轢音歷足所蹈為碾車所切僵禽斃獸爛

若

磧七亦礫僵仆也石細者曰礫謂所切但觀置羅之所

羅

結竿及之所捏畢綴長丈二而無刃或以木為之或

以

竹為之捏音畢謂撞也善曰羅義族之所攬捫徒搏

之

所撞捫攬士銜切捫助角切撞直江切捫房結切

白

日未及移其晷已彌思衍其什七八言日景未移禽

獸

什已殺七八矣善曰漢書若夫游鷗高翬絕阮踰

斥

飛也斥澤崖也善曰鷗舉喬切阮音剛斥音尺鷃兔

張

疎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若夫游鷗高翬絕阮踰

飛

也斥澤崖也善曰鷗舉喬切阮音剛斥音尺鷃兔

張

疎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若夫游鷗高翬絕阮踰

飛

也斥澤崖也善曰鷗舉喬切阮音剛斥音尺鷃兔

張

疎曰日不移晷霍然四除若夫游鷗高翬絕阮踰

飛

也斥澤崖也善曰鷗舉喬切阮音剛斥音尺鷃兔

聯猿陵巒超壑兔狡兔也聯猿走也巒山也壑阮谷也自游

捷捷兔兔音比諸東郭莫之能獲善曰戰國策渚于兔曰夫

郭寇海內之狡兔也環山三騰岡五韓盧不能及之鄭乃有迅

羽輕足尋景追括迅羽鷹也輕足好犬鳥不暇舉獸不

得發舉飛也發駭走也善曰高唐賦青骹摯於鞬溝下

韓盧噬於練末青骹鷹青脰者善曰韓盧犬謂黑色毛

鞬而擊犬攀末而齧皆謂急搏不遠而獲善曰說文曰骹脰也

戰國策渚于兔曰韓盧者天下之駿狗也骹苦交切練音薛

禮記曰犬則執縶鄭玄注曰縶綱勒皆所以繫制之者及其猛

守犬田犬問各畜養者當呼之名謂若韓盧宋鵠之屬及其猛

殺髮髻隅目高匡髮髻作毛鬣也隅目角眼視也高匡深瞳

切髻威懾兕虎莫之敢抗兕水牛類也仇當也謂獸猛兕虎且

也仇古郎切廼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鬣鬣鬣

植髮如竿絳帕額露頭髻植髮如竿以擊猛獸能服之

而右搏雕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

夏育之勇焉而死說文曰鬣帶髻頭飾也通俗文曰露

鬣莫亞切以麻雜為髻如今撮也袒裼戟手奎踞盤桓

開足也盤桓便旋也善曰毛詩曰袒裼暴虎左傳曰

戟其手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奎欺極切踞去禹切鼻

赤象圈巨狔象鼻赤者怒巨狔麇也怒走者為狔謂能

開也其充狔象鼻又穿麇以著圈善曰說文曰圈畜

切狔音延攬狔狔亦食人後後狔也一曰師子攬批皆謂戰撮

之善曰攬子加切狔房狔狔也音謂批側倚切窾音庾

後音酸狔指枳落突棘藩善曰字林曰枳木似橘居紙切杜

預左氏傳注曰藩梗林為之靡拉樸叢為之摧殘靡

籬也落亦籬也拉

摧殘言指突之皆碎毀拆也拉郎荅切善曰方言曰
凡草木刺人為梗古杏切毛萇詩傳曰樸包木也補木
切輕銳標狡趨捷之徒也輕銳謂便利捷疾也赴洞穴探封

狐陵重巘獵昆駮升洞穴深且通也探取也封大也陵猶

馬跛蹄善登高言能升重巘之嶺而獵抄木末獲獬狽

取昆駮之獸善曰巘言免切駮音途抄木末獲獬狽

抄猶表也善曰抄音抄獲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獲謂掘
取之也善曰抄音抄獲而白腰以前黑在木表獲謂掘

殊榛帶飛鼯殊猶大也榛木也帶指取之也善曰爾雅

於乘輿亞次也乘輿慕賈氏之如臯樂北風之同車

善曰左氏傳曰賈大夫惡取妻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

臯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杜預曰賈國之大夫詩北

風曰惠而好盤于游畋其樂只且盤樂也善曰尚書曰

我攜手同車盤于游畋其樂只且盤樂也善曰尚書曰

辭也子余切於是鳥獸殫目觀窮殫盡也窮極也所觀

於目觀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遷延退旋也善曰高

說文曰睨斜息行夫展車馬息休也善曰左氏傳曰子

鄭玄禮記注曰收禽舉爵數課眾寡爵死禽獸將腐

錄校所得多少善曰爵置互擺牲頒賜獲禽互所以挂

取肉名不論腐敗也置互擺牲頒賜獲禽互所以挂

善曰擺之頒謂以所鹵獲之禽獸賜士眾也割鮮野饗犒

勤賞功謂饗食士眾於廣野中勞勤苦賞有功善曰子

到五軍六師千列百重善曰漢官儀漢有五營五軍即

六軍也尚書曰張皇酒車酌醴方駕授饗酒肴皆以車

六師千列千人也酒車酌醴方駕授饗酒肴皆以車

玄儀禮注曰方併也杜升觴舉燧既酌鳴鐘燧火也謂

預左氏傳注曰熟曰饗升觴舉燧既酌鳴鐘燧火也謂

火以告眾也以醺鳴鍾鼓也善曰升膳夫馳騎察貳廉

進也說文曰酌飲酒盡也焦曜切膳夫宰夫也察廉皆視也貳為兼重也空減無也言

宰人騎馬行視肴有兼重及減無者善曰禮記曰御

同於長者雖貳不辭鄭炙包夥清酤敎皇恩溥洪德施詩

既載清酤音戶廣雅曰穀日多也音支皇皇帝普博施也徒御

悅士志罷善曰毛詩曰徒御不驚毛萇曰中車命駕迴

旆右移中車主車官也御御馬也罷音皮中車命駕迴

也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相羊仿羊也池即所謂靈沼也

善曰楚辭曰聊逍登豫章簡矰紅豫章池也中臺也簡矰以相羊憩息也

寸其絲名蒲且發弋高鴻善曰列子蒲且子之弋弱矢

於青雲也挂白鵠聯飛龍挂矢絲挂鳥上磻不特絳往

必加雙沙石膠絲為磻非徒獲一而已必雙得之善於

是命舟牧為水嬉舟牧主舟官嬉戲也善曰禮記曰舟

舟浮鷁首翳雲芝船頭象鷁鳥厭水神故天子乘之翳

也善曰淮南子曰龍舟鷁首覆也為畫芝草及雲氣以為船覆飾

甘泉賦曰登夫鳳皇而翳華芝垂翟葆建羽旗翟謂垂羽

蓋飾建隼羽為旌旗也善曰琴齊棧女縱櫂歌善曰棧

之女漢書音義韋昭曰棧櫂也揚至切櫂歌引櫂而歌

也西都賦曰櫂女謳漢武帝秋風辭曰發櫂歌方言曰

輯或謂之櫂郭璞曰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

發引和言一人唱餘人和也葭更校急之乃鳴和胡卧

切杜摯葭賦曰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書曰有淮南鼓負

四人謂舞人也淮南感河馮懷湘娥善曰感動也莊子

子曰足跡陽阿之舞感河馮懷湘娥善曰感動也莊子

大川說文曰懷念思也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

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及墮湘水中因為湘夫人

驚蜎蜎憚蛟蛇蜎蜎水神蛟龍類驚憚謂皆使駭怖也

也然後釣魴鱧魴鱧魚也魴鱧魚如箕形狹後廣前魴鱧長

切撫紫貝搏耆龜搏撫皆拾取之名耆老也龜之老者

貝楚辭曰耆蔡兮踊躍王擿水豹馬潛牛水豹潛牛皆

逸曰蔡龜也撫之石切擿水豹馬潛牛水豹潛牛皆

曰說文曰擿捉也楊雄蜀都賦曰水豹蛟蛇說文曰擿

絆馬也上林賦曰沈牛鹿麋南越誌潛牛形角似水牛

擿音厄馬澤虞是濫何有春秋周也言不順時節常設

之也善曰周禮曰澤虞掌國澤撝撝溲溲搜川瀆布九畝

設罍麋溲溲小水別名撝搜謂一一周索也善曰毛詩

曰罍禁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了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解音蟹罍與絨昭曰罍小網也撝音域罍音獨麋音鹿擿

曰甲乙帳名也左氏傳曰楚子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

以多靡攢聚也紛猶雜也瑰奇也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

之妙戲程謂課其技能也善曰漢書曰武帝作角觝戲

射御故名角觝也烏獲扛鼎都盧尋橦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

王與孟說舉鼎說文曰扛橫開對舉也扛與舩同古尤

切漢書曰武帝享四夷之客作巴俞都盧音義曰體輕

善緣橦直江切衝狹鷲濯曾突銛鋒卷簾席以矛投從中過鷲濯以盤

水置前坐其後踊身張手跳前以足偶節踰水復却跳

坐如鷲之浴也善曰漢書音義曰銛利也急廉切

九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揮霍謂九劍之形也索上

央兩人各從壹頭上交相度所謂儻絙者也跳都彫切華嶽我我罔鬱參差神木

靈草朱實離離華山為西嶽我我高大貌參差低仰

赤也離離實垂之貌善曰西都賦曰靈草冬榮神木叢

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萇曰離離垂也

總會僊侶戲豹舞羆白虎鼓瑟蒼龍吹簫仙倡偽作

神也羆豹能虎皆為假頭也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蛟蛇聲

也善曰女娥娥皇女英也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洪涯三皇

家託作之衣毛羽之衣襪衣毛形也善曰襪所炎切襪史宜切度曲未終雲起雪飛初

若飄飄後遂霏霏飄飄霏霏雪下貌皆巧僞作之善

度曲歌終更授其次謂之度曲毛詩曰雨雪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復陸復

於上轉石以象雷聲礚礚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增響委聲

霆之音如天之威怒善曰礚數赤切磅怖萌切礚古蓋切巨獸百尋是為曼延去

作大獸長八十丈所謂蛇龍曼延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作漫衍之戲也

神山崔巍歛從

背見

歟之言忽也偽所作也獸從東來當觀樓

熊虎升

而拏攫

援狻超而高援皆偽所作也善曰拏攫相搏怪

獸陸梁

大雀踰踰皆偽所作也陸梁東西倡佯也踰踰

豈無大鳥

怪獸之白象行孕垂鼻麟困從東來當觀

物哉然而不私也

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蜃蜃

善曰麟音鄰

困巨貧切也海鱗變而成龍狀蜿蜿以蜃蜃

龍蜿蜿蜃蜃

龍形貌也善曰蜿於表切蜃蜃於君切舍利

風颺化為仙車

驪駕四鹿芝蓋九葩故曰舍利獸名性吐金

也驪猶羅列

駢駕之也以芝為蓋蟾蜍與龜水人弄蛇

蓋有九葩之采也

善曰颺呼加切蟾蜍與龜水人弄蛇

作千歲蟾蜍及千歲龜

行舞於前也水人俚兒能禁固弄蛇也善曰蟾蜍與龜水人弄蛇

易貌分形

化儼忽疾也善曰幻下辦切吞刀吐火雲霧杳冥

職曰正旦作樂

激水成霧楚辭曰杳冥兮畫晦畫地成

川流渭通涇

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黃公立興雲霧漢官典

海黃公赤刀粵祝

音祝東海有能赤刀禹步以越人祝

冀厭白虎卒不能救

善曰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

衰老飲酒過度有白虎見於東海

黃公以赤刀往厭挾

邪作蠱於是不售

蠱惑也售猶行也謂懷挾不爾乃建

戲車樹脩旃

樹植也旃謂幢也依僮程材上下翩翩

言善善童幼子也

程猶見也材伎能也翩翩戲幢形也

善曰史記徐福曰海神云若偃女即得之矣

偃之刀切

突倒投而跟跬

辭隕絕而復聯跟反跬上若已絕而

復連也善曰投他豆切說

文曰跟足踵也音根百馬同轡騁足並馳於童子

百馬同轡

騁足並馳於童子

作其形

文曰跟足踵也音根

狀善曰陸賈新語曰楚撞末之伎態不可彌彌猶極也

平王增駕百馬同行也

多不可彎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卑彎挽弓也鮮卑在羌之東皆於

極也

撞上作之善曰魏書曰鮮卑者東胡之餘也別保鮮卑山因號焉

於是眾變盡惡醒醉

盤樂極悵懷萃醒飽也萃猶至也於是游戲畢心飽

於悅樂悵然思念所當復至也善曰

孟子曰盤游飲陰戒期門微行要屈要或為微善曰期門已見西都賦漢

書曰武帝微行所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不復警蹕降

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要屈至尊同乎卑賤也

尊就卑懷壘藏紱天子印曰壘紱紱也便旋閭閻周

觀郊遂善曰閭里門也閭里中門也郊若神龍之變化

章后皇之為貴龍出則昇天潛則泥蟠故云變化章

管子曰龍被五色欲小則然後歷掖庭適驩館今官

主後宮擇所

婉者乃幸之捐衰色從燕婉婉婉美好之貌善曰毛詩

婉之求燕婉好貌燕於

見切婉於萬切捐棄也促中堂之陋坐羽觴行而無筭

中堂中央也善曰楚辭曰瑶漿蜜勺實羽觴漢書音義

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無筭爵鄭玄曰筭數也

祕舞更奏妙材騁伎祕言希見為奇也妖蠱豔夫夏姬

美聲暢於虞氏善曰左氏傳子產曰在周易女惑男

納夏姬杜預曰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妻七略曰漢

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暢條暢也勅亮切

也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

增嬋娟以此豸音維清商鄭音嬋娟此豸恣態能妖蠱也

音嬋娟

於綠切紛縱體而迅赴若驚鶴之羣罷縱體舞容也

越也相鶴經曰後七年

振朱屣於盤樽振猶掉也朱奮

學舞又七年舞應節

長袖之風

舞人特作長袖風纚長貌也善曰韓

修態麗服

要紹謂娟嬋作姿容也修為也態嬌

態要於妙

昭藐流眄一顧傾城也流眄轉眼貌也昭亡

絕壯而獨立

顧傾城也流眄轉眼貌也昭亡

能不營

善曰國語曰臧文仲聞柳下惠之言韋昭曰柳

子不往婦人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逮門之女也

國人稱其亂焉桑門沙門也東觀漢記制楚王曰以

助伊蒲塞桑門之盛列爵十四競媚取榮後宮官從呈

四等競爭邪媚求榮愛也善盛衰無常唯愛所丁

爾雅曰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善曰漢書曰

字子夫漢武故事曰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

毛詩云鬢髮如雲之忍切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號曰

飛燕上說之事由舛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逞娛也

輕而封皇后也善曰楚辭曰逞志

究欲心意安之也鑒戒唐詩他人是媮唐詩刺晉僖公

娛樂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宛其死矣他人是媮言今日

之不極意恣嬌亦如此也善曰國語曰鑒戒而謀賈遠曰

鑒察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善曰國語魯侯曰君作故事韋

書曰賢者更禮增昭儀於婕妤賢既公而又侯善曰漢

不肖者拘焉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為婕妤好絕幸為昭儀又曰孝元帝傳

成帝趙皇后有女弟為婕妤好絕幸為昭儀又曰孝元帝傳

婕妤有寵乃更號曰婕妤好在昭儀上尊之也又曰封董賢

為高安侯後代丁明為許趙氏以無上恩致董於有

大司馬即三公之職也虞善曰漢書曰成帝謂趙昭儀曰趙氏

漢載安而不渝賢而笑曰善曰漢書曰上置酒麒麟殿視董

求逸無為而治

善曰劇秦美新曰漢祖創業蜀漢漢書平當曰今漢繼體承基三百餘年又揚雄曰不一

勞者不久佚論語曰耽樂是從何慮何思

無為而治其舜也歟

日天下何多歷年所二百餘朞

善曰尚書曰惟

思何慮

年所

徒以地沃野豐百物殷阜

沃肥也豐饒也

周固衿帶易守

謂左崤函右隴坻前終南後高陵善曰左氏

管子曰地形險

得之者強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抵深則

難朽故奢泰肆情馨烈彌茂

言土地險固故得放心極

盛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

鄙生公子自稱謙

以下至作賦時也善曰孔叢子子高謂魏王

曾髡髽其若夢

白君聞之於耳邪聞之於傳邪若之與切

未一隅之能睹

示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歟

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

善曰廣雅曰與如也言欲遷都

也尚書曰自契至成湯入遷尚書序曰盤庚五遷又曰

河賈甲居相祖乙圯于耿孔安國曰河水所毀曰圯盤

庚遷于殷殷人弗適有居率

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

顯衆感出矢言圯平鄙切

天稱皇天帝今漢天子號皇帝兼同之善曰方今猶正

今也尚書刑德放曰帝者天號也天有五帝春秋元命

苞曰皇者

掩四海而為家

道既隱天下為家又曰聖人

能以天下富有之業莫我大也

善曰周易曰富有之謂

大業

徒恨不能以靡麗為國華

善曰國語季文子曰

昭曰為國

獨儉嗇以齷齪忘蟋蟀之謂何

儉也言獨為節愛不念唐詩所刺邪漢書注曰齷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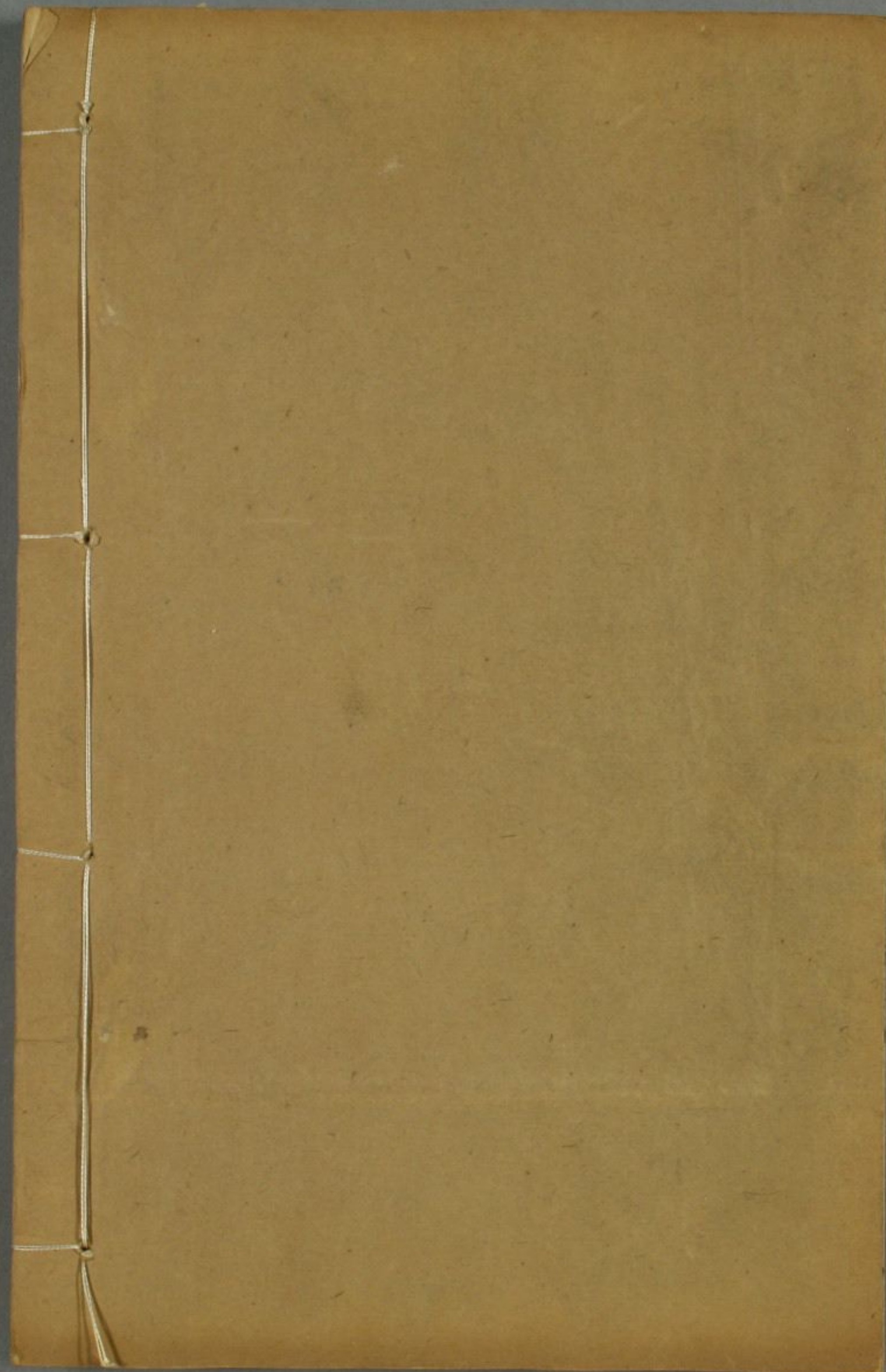
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謂據疑

問所不知者曰何也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

焉言我不解何故反去西都從東京置奢逸即願聞所

以辯之之說也別說猶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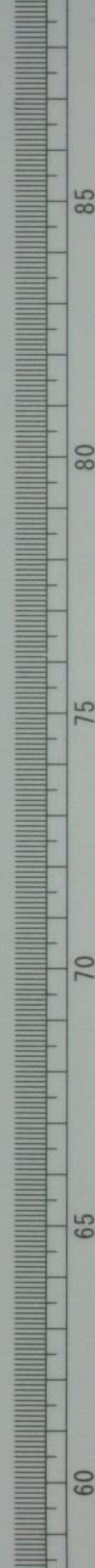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二





文選第二冊 卷三至卷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2



文庫 11
D 82
2

東 京 賦
中 部 賦
三 部 賦
蜀 部 賦
四 部 賦

文選卷第三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 塚

彭 州

文林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京都中 京都有三卷此卷
居中故曰京都中

東京賦 東京謂洛陽其賦意
與班固東都賦同

張平子

薛綜注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 亡 然有間 有間謂有頃之
間也先生聞公

子稱西京奢泰之事心怪其所貴者謂違禮失道故愕
然有頃乃能言也善曰安猶鳥也處處也言何處有此
先生蓋虛假之也論語曰孔子似不能言者孟
子曰夷子憮然為間也趙岐曰憮然猶悵然也 乃菟爾
而笑曰若客所謂末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 菟爾舒
張面目



010190555033
48-11777

之貌也末學謂不經根本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習
貴耳謂東京先生笑公子以西京為貴以東為賤也善
曰論語曰世咸尊古卑今貴所聞賤所見荀有曾而無
心不能節之以禮苟猶誠也言賓誠信曾臆之所聞而
詩曰鄙野之人僻陋無心也論語曰節制也宜其陋今而榮古
矣言人不能以禮節度其事情者固宜薄陋今日之事
而以此所聞古事為榮貴也善曰夫尊古而卑今學
者之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慍苦繆穆公於宮室謂孤臣
陋之臣也善曰史記曰由余本晉人亡入西戎相戎王
使來聘秦觀秦之強弱穆公示以宮室引之登三休之
臺由余曰臣國土階三尺茅茨不翦寡君猶謂作之者
亦勞矣於是穆公大慙鄭玄禮記注曰凡穆或作繆慍猶嘲也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
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余但西戎孤陋之臣耳尚知非秦

宮室之大如何公子雅好博古溫故知新之德當審實
事理之是非而返惑於此事論語曰溫故知新可以為
師矣王褒責髡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姬周姓
幽厲二主周末世之王多邪僻之始於宮鄰卒於金虎
政也善曰毛詩曰民之多僻也
鄰近也謂幽王近於宮室惑於褒姒卒有禍敗也金虎
西方白虎神王金白也善曰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
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隣金虎官隣金虎言小人在位
比周相進與君為隣貪求之德堅若金讒謗之言惡若
虎嬴氏搏音附翼擇肉西邑嬴秦姓也周書曰無為虎搏
翼謂著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七雄謂韓魏
也爭謂各強盛而競相高以奢溢將為國好不復顧於
禮法也善曰答賓戲曰七雄虓闕史記張釋之曰秦以
苛察相高尚書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左氏
曰弊俗奢麗也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傳曰
楚子成章華之臺於乾谿一朝叛之於前在春秋之時
史記曰趙武靈王起叢臺太子圍之三月於後在六國

之時善曰鄒陽上書曰全趙之時武力鼎
士絃服叢臺之下臣瓚曰在邯鄲城內也
秦政利甯長
距終得擅場言秦以天下為大場喻七雄為鬪雞利啄
王子名政說**思專其後以莫己若**皇莫所以思專擅其奢
文曰擅專也**起甘泉**三輔故事秦始皇
侈者以天下之**廼構阿房**傍起甘泉上林苑中作離宮
君無如於我也**阿房殿東西三里南北三百步下可建五丈旗在山之**
別觀一百四十六所不足以為大會羣臣二世胡亥起
阿故號阿房也甘泉山名也戰國策范雎曰秦北有甘
泉宮謂其下有甘泉水因以名之善曰阿房甘泉已見
文結雲閣冠南山**三輔故事曰秦二世胡亥起雲閣欲**
與山齊冠覆也終**征稅盡人力殫**言征稅之賦盡於奢
南山在長安南**然後收以太半**於長城與宮室也殫盡也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征稅也毛萇詩傳曰稅斂也**之賦威以參夷之刑**漢書伍被曰秦作阿房宮收太半

半言秦造宮室奢麗費用不足乃復收其太半之賦百
姓賦稅不得者誅其三族漢書曰秦用商鞅之法造參
夷之誅參三也**其遇民也若雉氏之芟**所草周禮有薙
謂滅三族也**既蘊崇之又行火焉**左氏傳曰周
氏掌山澤芟除草菅**崇聚也言秦始皇酷虐百姓如芟草積而放火焉****慄慄**
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杜預曰芟殺蘊積也**慄慄**
徒頰**黔首豈徒跼**局**高天躋**籍**厚地而已哉乃救死**
於其頸史記曰秦皇更名民曰黔首謂黑頭無知也跼
僂也謂地蓋厚不敢不躋躋累足也謂此時之民非徒
跼高天躋厚地而已乃晝夜畏死其頸善曰豈非也老
子曰聖人在天下慄慄焉國語**毆以就役唯力是視**謂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也**復知民有緩急與飢寒唯趨**毆令作力而已善曰左氏
傳曰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言所觀者唯力是求餘無所
也顧**百姓弗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言秦天

下之民若檐重物不得休息今來歸漢得息肩膊善曰
左氏傳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杜預曰以負檐
喻也國語曰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民不忍欣戴武王賈逵曰戴奉也
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膺錄謂當五勝之錄受圖
命而起又悟神姥之言舉朱旗而大呼天下之英雄與
其定事也善曰春秋命歷引曰五德之運徵符合膺錄
次相代周易曰順乎天漢書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赤故曰朱也周易曰渙汗其大號鄭玄曰號令也
推必亡所存必固言高祖所推擊者使之亡所存者使
昌掃項軍於垓下其縶子嬰於軹紙塗
羽於垓下羽聞四面有楚歌乃與數百騎走高祖使灌
嬰追之斬羽東城細猶繫也子嬰秦子嬰也善曰史記
秦王子嬰乘素車白馬繫頸以組降於軹道
旁也蘇林曰軹亭名在長安城東十三里
據其府庫因仍也據就也府庫謂官吏所作洛之制
止為府庫馬器械所居曰庫也

我則未暇

下洛謂造洛邑也我我高祖也謂天是以西

匠營宮目翫阿房

阿房西匠謂秦之舊匠也目視也翫習也

名延為少府作規摹踰溢不度

入不藏規圖也踰越也溢

也謂西匠所圖越過不得禮法皆

損之又損之然簡過於

周堂損減也言高祖雖數損減其制度猶過於周家觀

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

秦之夸麗睹今日之減小皆以為陋然高祖猶已譏其

泰而不安也謂七年冬上自將擊韓王信蕭丞相留長

安營起未央宮立東闕前殿武庫太倉

且高既受命建

家造我區夏矣

高祖受上天之命建立國家制也言高

善曰毛詩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以文又

王天下尚書盤庚曰永建乃家用肇造我區夏

文又

文三

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

文文帝也躬自菲薄謂儉約

計直百金曰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太奢何用臺為故文

景之際號為升平升平謂國太平也善曰禹菲薄飲食

孝經鈞命決曰明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

王用孝外平致譽肅然之功

漢書武紀曰定越地為南海七郡北置朔方等五郡故

云大啓土宇啓開也紀記也肅敬也謂登封太山升禪

肅然善曰尚書曰建邦宣重威以撫和我狄呼韓來

啓土毛詩曰大啓爾宇宣重威以撫和我狄呼韓來

享宣宣帝也漢書宣紀曰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

戎狄呼韓並國名也左氏傳曰子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

教寡人和戎狄言宣帝能和戎狄咸用紀宗存主饗祀不

輟咸皆也紀錄也宗太宗文帝廟號也主木主言刻木

今廟不遷毀其主各四時祭祀無止絕時善曰漢書景

紀曰高皇帝為太祖廟文皇帝為太宗廟言天子宜

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銘勲彝器歷世彌光

世世獻祖宗之廟也鄭銘勲彝器歷世彌光

鼎萬祀彌益光明善曰左氏傳臧武仲曰夫以大伐小

取所得彝器銘其功烈以示今捨純懿而論爽德

子孫也字林曰銘題勒也今捨純懿而論爽德

大懿美也爽差也今公子反舍四帝純大懿美之德而

專論說爽差之過失者也善曰國語曰實有爽德賈逵

曰爽也以春秋所諱而為美談

曰大惡諱之小惡書之又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

云魯人至今以為美談也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

惡祇吾子之不知言也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

揚國之惡是公子之不知言也善曰楚文侯曰邑

中豪好蔽善而揚惡可親問之論語子曰不知言無以

知人也毛萇詩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

傳曰祇適也必以肆奢為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

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謂黃帝明堂以

草蓋之名曰合宮舜之明堂以草蓋之名曰總章言難

公子黃帝等造此是守儉也善曰尸子曰欲觀黃帝之

五

五

五

五

行於合宮觀堯舜之行於總章章期一也汲冢古文曰
夏桀作傾宮瑤臺殫百姓之財殷紂作瓊室立玉門也
湯武誰革而用師哉湯謂殷湯武謂武王革改也言誰
奢侈淫放所以湯武順天命而行罰之此譏西京公子也
善曰湯武革命已見東都賦孔叢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
師非相詭也**盍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盍猶何不也
乃時也**且天子有道守在海外**自覺寤也言公子何不視
東京之行事心自覺寤耶**守位**子曰若天下無道守在四夷天下有道守在海外
言四夷皆為臣僕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道謂仁義也
以仁綜作不恃隘害仁謂眾庶也隘險也言要須擇任
賢臣不以隘害為牢固固善曰周易
曰何以守**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巖險與襟帶**信也公子
位曰仁也**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稱巖險周固襟帶易守故今答曰誠使人心不信何用
周固反易守乎善曰李尤函谷關銘曰襟帶咽喉也
關以為牢固終受二人

漢書曰沛公使兵守函谷關項羽從函谷關入善曰
下又云沛公攻武關入**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宅中而圖**秦應劭曰武關秦南關
大彼謂秦也據依也言彼秦偏據關西所規近在二關
之外內故云小也豈如東京居天地之中所圖者四海
之中孔叢子曰子貢謂東郭充曰今子位卑而圖大昔
先王之經邑也善曰先王謂周成王也邑洛邑也掩觀九隩
善曰毛萇詩傳曰經度也**靡地不營**掩猶及也九隩謂九州之內也靡地不營謂
營度也九隩編求之卜瀋澗及黎水皆不吉善曰新序曰
合道四海也**土圭測景不縮不盈**鄭玄曰土度也謂圭長一
尺五寸夏至之日豎八尺表日中而度之圭影正等天
當中也若影長於圭則太近北圭長於影則太近南近
北多寒近南多暑近**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東多風近西多雨
括也王城今河南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四時之所交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乃建

王國審曲面勢審度也謂審察地形曲直之勢而建

五材以辨民器鄭司農曰案沂素洛背河左伊右瀍

沂向也洛洛水河黃河伊水瀍水善曰尚書曰

洛出上洛山伊出陸西阻九阿東門于旋謂東有旋門

十數里阪形周屈故曰于旋善曰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升盟

津達其後太谷通其前孟津四瀆之長故武王為諸

于盟津盟津地名在洛北都道所湊古今以為津太谷

名通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轅轅伊闕山名也轅轅

邪也謂大道迂曲乃當伊闕之外邪徑趣疾當歷轅轅善曰賈逵國

語注曰道由也史記吳起曰桀之居伊闕王逸楚辭注曰捷疾也左

氏傳注曰捷邪出也漢書曰沛公從轅轅薛綜曰轅轅大室作

鎮揭竭以熊耳大室嵩高別名也揭猶表也言以嵩高

曰郭璞山海經注曰大室在陽城縣西羽獵賦曰揭以

崇山熊耳山名也尚書傳曰熊耳山在宜陽之西也

底柱輟流鐔徒以大岯居河柱山名也在河東縣東南向

尚書曰導河至於底柱東過大岯韻集曰鐔劍口也言

大岯之險同乎劍口也莊子曰天子之劍以周宋為鐔

溫液湯泉黑丹石緇言泉水如湯浴之可以除病在河

雜色也言溫液即湯泉之流黑丹石緇之所出善曰孝

經援神契曰德至于山陵則出黑丹張揖子虛賦注曰

玄厲黑石王鮪岫居能奴鼈三趾山有穴曰岫也王

可用磨也中長老言王鮪之魚由南方來出此穴中入河水見曰

目眩浮水上流行七八十里釣人見之取之以獻天子

用祭其穴在河南小平山善曰周禮曰春獻鮪鄭玄曰

王鮪魚之大者山海經曰陽狂水西南流注于伊水中

有三足鼈爾雅必如攸館神用挺紀攸所也館舍也傳

曰鼈三足曰能

洛邑十年七百十世三十後皆如其言故云神所挺紀
謂告年紀之處也善曰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王逸曰
宓妃神女蓋龍圖授羲龜書畀姁尚書傳曰伏羲氏
伊洛之水精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出書謂
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善曰爾雅曰畀賜也史記禹姓
姁氏召伯相宅下惟洛食相視也宅居也惟公有也食謂吉
惟洛食孔安國曰卜必先墨畫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謂
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吉也
造洛邑言召公先相宅卜之吉周公繩度之合於制度
善曰尚書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毛詩曰其
繩則直毛萇曰言其直弘魏舒是廓是極萇弘周大
不失繩直之宜也
晉大夫獻子也廓猶規也極致也謂二人率諸侯曰敬
以致功規度王城三旬而立之善曰國語曰敬王十年
劉文公與萇弘欲城周為之告晉左氏經途九軌城隅
傳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以城周也
九雉南北為經途道也軌車轍也善曰周禮國中經途
九軌鄭玄曰塗容九軌謂轍廣也又周禮曰王城

隅之制九雉鄭玄云雉度度洛堂以筵度室以几明堂
也謂高一丈長三丈為雉度度洛堂以筵度室以几明堂
堂也筵席也長九尺几俎也長七尺京邑翼翼四方
善曰周禮曰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
所視方觀翼翼然也善曰毛詩曰翼翼禮儀盛貌言常為四
漢初弗之宅故宗緒中圯不居於洛故宗廟之統中
途廢巨猾間聲豐許竊弄神器巨王莽字巨君也猾
絕也神器帝位也言王莽因成哀無嗣元后秉政漢祚微弱篡
處高位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韋昭
漢書注曰神歷載三六偷安天位載年也三六十八
器天子璽也于時蒸民罔敢或貳于於也蒸
善曰尚書曰天位艱哉其取威也重矣威
也言是時眾民無敢有二心於莽者
毛詩曰于時言言尚書蒸民乃粒我世祖忿
也重猶多也謂為天下所畏已者多矣善
曰左氏傳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

之世祖光武也忿患疾乃龍飛白水鳳翔參今墟謂南

陽白水縣也世祖所起之處也初為更始大司馬討王

郎於河北北為參虛分野龍飛鳳翔以喻聖人之興也

善曰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也四七二十八

將也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六韜曰凡國有難君

召將以授斧鉞漢書曰顯頊有共工之陣以定水災

機槍旬始羣山靡餘機槍星名也謂王莽在位如妖

爾雅曰彗星為機槍也旬始妖氣也史記曰旬始區宇又

狀如雄雞也靡無也今言世祖除凶賊無有遺餘也

寧思和求中天地之內稱寓言海內既已又安睿哲玄

覽都茲洛宮睿聖也玄通也言通見此洛陽宮也善

河上公曰心居玄冥之處覽知萬物故謂曰止曰時昭

明有融曰辭也時是也融長也言當止居是洛邑必有

之玄覽王弼曰玄物之極也廣雅曰玄遠也

昭明既光厥武仁洽道豐止戈曰武謚法曰功格天下

有融盛也世祖既能止戈故謚光武言登岱勒封與黃比

仁義之道大豐盛也善曰洽霑也

崇登上也岱泰山也謂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故封

言世祖與黃帝比其尊號善曰史記曰黃帝封泰山禪

云亭司馬彪續漢書曰建武三十二年乃封禪孔安國

尚書傳曰逮至顯宗六合殷昌逮及也殷盛也昌熾也

崇尊也乃新崇德遂作德

地四方也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

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也陽崇德德陽皆殿名也崇德在

陽東德陽在西相去五十步啓南端之特闡立應門

之將將啓開也端門南方正門應門中門也善曰爾雅

毛詩曰應門將將毛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

莫曰將將嚴正之貌

崇賢東門名也金商西門名也謂東方為木主仁如春

以生萬物昭天子仁惠之德故立崇賢門於東也西為

文三

九

金主義音為商若秋氣之殺萬物抗天子德義之聲故
立金商門於西善曰漢書曰角為木為仁商為金為義
也
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
德陽殿東門稱雲龍
德陽殿西門稱神
虎門神虎金獸也秋方西方也飛飛龍也易曰雲從龍
為水獸春路東方道也善曰漢書曰東宮蒼龍又曰東
方於時為春宮殿簿北宮有雲龍門王逸楚辭注曰屯
陳也漢書曰西宮白虎又曰西方於時為秋宮殿簿北
宮有神
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
象魏闕也旌表也言
虎門
所以立兩觀者欲表明六典舊章之法謂懸書于象魏決日
而歛之善曰周禮曰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
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
典舊章法令條章也左傳曰舊章不可忘
其內則含德章
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
八殿皆以休令為名
美時君之德在應門
之內
飛閣神行莫我能形
言閣道相通不在於地故
飛閣人不可見行往故曰神
形謂天子之形容言
我無能說其形狀也
濯龍芳林九谷八溪
洛陽圖經曰
濯龍地名故

歌曰濯龍望如海河橋渡似雷
芙蓉覆水秋蘭被涯
芳林苑名九谷八溪養魚池
音宜芙蓉荷華也秋蘭香草生水邊秋時盛也善曰楚
辭曰秋蘭兮青青鄭玄注周易曰蘭香草也被亦覆也
渚戲躍魚淵游龜黿
音惟渚水渚也戲游也躍跳也
毛詩曰王在靈沼於物魚躍黿
龜類也凡此物謂取有時非
時則恣之游戲不驚動也
永安離宮脩竹冬青
永安
宮名
也脩長也冬青
謂不彫落也
陰池幽流玄泉冽清
水稱陰幽流謂伏
溝從地下流通於
河也水黑色故曰玄泉冽清澄貌善曰楚
辭曰臨沅湘之玄淵毛詩曰冽彼下泉
鵲鵲居秋
鵲鵲鳥名
秋
棲鵲
鵲似山鵲頭尾青黑色秋
棲春鳴謂各得其性也
鳴鳩麗黃關關嚶嚶
鳩余鳩麗黃關關嚶嚶雅
曰鳴鳩王鳴也郭璞曰鳴鵲鵲類也又曰鵲鵲為鳥
黃也郭璞曰鵲黃黑也關關嚶嚶謂音聲和也
於南
則前殿靈臺齋驩安福
前殿露寢也靈臺臺名也
齋驩安福二殿名並在德

陽殿謬直門曲榭邪阻城洫謬門冰室門也臺有木曰
之南門及榭皆屈曲邪奇樹珍果鉤盾允所職奇異也鉤盾
行依城池為道也西登少華亭候修勅登升也並
今官主小苑善曰鉤盾五丞也爾雅曰職主也也修治也勅整也謂九龍之內寔曰嘉德九龍本周時
也園中有少華之山西南其戶匪雕匪刻
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糾繞故曰毛詩曰西南其戶不雕不刻尚質我后好約乃宴斯息
也言殿舍之多其戶或不雕不刻尚質也
我后謂明帝也宴安也息止也善於東則洪池清蘊
曰周易曰君子以嚮晦入宴息也
涿水澹澹徒敢內阜川禽外豐葭茨洪池名也在洛陽東三十里阜
多也豐饒也內多魚鼈鼈外饒蘆葦也善曰漢書音義
應劭曰蘆葦在池水上作室可用棲鳥鳥入則捕之高
唐賦曰水澹澹而盤紆說文曰澹澹水搖獻鼈龜蜃與
貌也爾雅曰葭葦也於葭亂也亂五患切

龜魚供蝸

花古龐與菱茨

蝸螺也菱茨也茨雞頭也
善曰周禮曰春獻鼈蜃秋獻

龜魚祭祀供蟬贏鄭玄曰蜃大蛤也杜子春曰蜃蚌也蟬

與龐同禮記曰蝸醢而苾食周禮曰加籩豆之實有菱茨

也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

平樂觀名也都謂聚
會也為大場於上以

作樂使遠觀之謂龍雀蟠盤

蛇紆天馬半漢龍雀飛廉
也天馬銅

馬也蟠蛇半漢皆形容也善曰華嶠後漢書曰明

帝至長安迎取飛廉并銅馬置上西門平樂觀也瑰異

譎詭燦爛炳煥

瑰奇也譎詭變化也燦
奢未及侈

儉而不陋

言皆合於禮故奢不至陋也
規遵王度動中得

趣

規摹也遵循也趣意也度先王之法度舉動合
於

是觀禮禮舉儀具

具足也言觀王之光明禮儀皆備
是觀

禮是觀

經始勿亟居力成之不日勿猶不也亟急也成之不
日言不用一日即成之善

曰毛詩曰經始勿亟庶人子來毛萇猶謂爲之者勞居
之者逸勞苦也逸樂也善曰賈子曰翟王使使者之楚

者曰翟王茅茨不剪采椽不斲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

之卑室唐唐堯也虞虞舜也夏后夏禹也善曰墨子曰

論語云禹卑宮室乃營三宮布教頒班常三宮明堂辟

而盡力於溝洫也復福廟重屋八達九房復廟重覆

教化布典禮之宮也棟也謂明堂廟屋前後異制善曰禮記曰復廟重檐達

室則九房也規天矩地授時順鄉謂宮室之飾圓者象

八牖八達也也言頒政賦教常隨時月而居其方月令曰孟春居蒼龍

左个善曰大戴禮曰明堂者上圓下方范子曰天者陽也造舟清池惟

水泱泱梁泱泱水貌善曰毛詩曰造舟爲

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言德陽殿東有辟雍於西有

明堂大合樂射鄉者曰辟雍因進距表表賢簡能進善

司歷紀候節氣者曰靈臺也因進距表表賢簡能也善

老也言因其進則舉而用之衰減者拒而退之謂擇賢以

大射所以表明德行簡錄其能否謂辟雍也善曰尸子曰

治國有四術一忠愛二無私三馮冰相亮觀浸祈禱

絲禳災善曰周禮曰春官宗伯馮氏掌歲日月星辰

也浸謂陰陽氣相浸漸以爲時候鄭玄曰馮乘也相視

禍也謂求祈福而除災害也爾雅曰禱福也鄭玄周禮

曰却變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尚書曰正月元日舜

也元曰禳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格于文祖孟春正月

言諸侯正月一日從四方而至各來朝享天子也百僚

師師于斯胥洎尚書曰百僚師師百僚謂百官也師師謂

相師法也胥相也洎及也言元日百官於

此相連及而來朝賀也藩國奉聘要荒來質綜曰謂王侯藩稱國也言要荒之外所奉

聘令者盡來朝見善曰周禮曰鎮藩國鄭司農周禮注曰衆

來曰類寡來曰聘尚書曰五百里要服又具惟帝臣獻

五百里荒服漢書曰樓蘭王遣子質漢也

琛執贄具之言俱也獻貢也琛寶也執持也贄禮也言

邦黎獻具惟帝臣毛詩曰來獻其琛封禪書曰百蠻執

贄周禮曰以六禽作六贄鄭玄曰贄之言至也所執以

自致當觀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觀見也言於此下

者可數萬人分於爾乃九賓重平臚臚人列言鴻臚所

闕下夾道爲二部人皆羅列於朝廷也善曰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

人設九賓臚句傳韋昭曰九賓則周禮曰九儀謂公侯

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臚傳也次以傳上令也蘇林曰

上傳語告下臚下傳告上句臚猶行也二訓雖殊皆以

爲臚也行上語崇牙張鏞庸鼓設橫曰崇牙樹植曰虞張謂樹之

又曰鏞鼓也善曰毛詩曰崇牙樹羽郎將司階虎戟交

殺言虎賁中郎將主夾階而立虎賁或執戟或持

儀兵郎中夾階說龍輅充庭雲旗拂霓馬八尺曰龍輅

文曰龍輅充滿也庭朝廷旗謂熊虎爲旗爲高至雲故曰

雲旗也楚辭曰載雲旗之透夷拂至也霓天邊氣也故

夏正三朝廷燎哲哲朝歲月日朝哲哲大光明也善

曰東都賦曰春王三朝三朝歲首朔日撞洪鍾伐靈鼓撞

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艾庭燎晰晰也善曰周禮曰靈鼓六面鼓旁震八鄙軒耕磬苦隱火司宏

也伐擊也靈鼓六面鼓旁震八鄙軒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

四角也軒磬隱也言鍾鼓之聲也若疾霆轉雷而激迅風

也雷霆之相轉亦如急風之迅疾也是時稱警蹕已

下雕輦於東廂警謂清道也輦人挽車彫謂有彫飭

也殿東西次爲廂善曰漢書儀注曰

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冠通天佩玉璽通天冠名也佩
警孔安國尚書傳曰雕刻鏤也
帶也王璽天子印也蔡紆皇組要干將紆垂也皇大
雍獨斷曰天子冠通天紆皇組要干將也組綬也干
將劍名也越絕書曰楚王令歐冶子干將為鐵劍三枚
一曰龍淵二曰太阿三曰工市也吳越春秋曰干將者
吳人造劍二枚一負斧宸次席紛純白與黑謂之斧宸
曰干將二曰莫耶負斧宸次席紛純屏風樹之坐後也
次席竹席也紛純謂以組為緣善曰禮記曰天子負斧
宸南向而立鄭玄曰負之言背也周禮曰大朝覲王設
黼依設莞席紛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左右玉几而
几次席紛純謂二席俱設互言之
南面以聽矣周禮曰天子左右玉几鄭玄曰左右有几
卦也聖人南面聽天下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百辟
嚮明而治蓋取於此也然後百辟乃入司儀辨等諸侯
也司主也儀法也辨別也言百官有分別者謂司主之
次也善曰百辟其刑之周禮曰司儀主禮掌九儀之賓
客分別五等之諸侯左傳尊卑以班璧羔皮帛之贄既
臧僖伯曰明貴賤等差

奠班位次也謂尊卑有等差也善曰國語曰班爵貴賤
以列之周禮曰子執穀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
鴈士雉各有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善曰周禮曰王
次第奠置也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土揖庶姓時揖
異姓天揖同姓鄭玄曰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
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又
曰諸侯心平手禮伯男手在穆穆焉皇皇焉濟濟焉
心下禮外國君在心上禮
將將焉信天下之壯觀也壯觀言天下之人壯大觀覽
皇大夫濟濟士將將鄭玄曰威儀乃羨公侯卿士登自
容止之貌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也乃羨公侯卿士登自
東除羨延也登進也謂命之上殿也天子從訪萬機詢朝
政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言機微之事曰有勤恤民隱
而除其害恤憂也隱痛也告病也言有隱痛不安者今
而除其害也憂恤之也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
人或不得其所若已納之於隍隍城下坑無水
害也

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於溝中也鄭玄毛詩箋曰納內也說文曰城池無水曰

荷天下之重任匪忘皇以寧靜

荷負也怠懈也皇暇也言無有懈怠

於寧靜者謂常有所憂也善曰孫卿子曰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可不善擇而後錯之毛詩曰不敢迨遑

發京倉散禁財

發開也京大也禁藏也善曰尚書曰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毛詩曰曾孫之

庚如坻

賚皇寮逮輿臺

賚賜也皇寮百官也逮及也言天子散發禁庫之財無問

貴賤皆賜及之善曰左氏傳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寮寮臣僕

僕臣臺漢書公卿言曰陛下出禁錢以振元元應命膳劭曰少府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

夫以大饗饗餼浹乎家陪

周禮曰膳夫主食之官孰謂公卿大夫之家善曰毛詩曰

春醴惟醇燔炙芬芬厚醇牲牢饗餼論語曰陪臣執國命

也燔炙謂炙肉也芬芬香氣盛也善曰毛詩曰為君臣此春酒又曰燔炙芬芬呂氏春秋曰厚酒肥肉

歡康具醉熏熏

康樂也具俱也熏熏和說貌言君臣皆歡樂而和說也善曰毛詩曰公尸來止

重熏毛萇曰

千品萬官已事而跋

七旬已止也跋退止事而退還也善曰國語曰觀射父曰百姓千品

萬官億醜管仲曰有司已事而竣跋與竣同也勤屢省井懋乾乾書曰屢省乃成周易曰君子乾乾敬也善曰尚

清風協於玄德渇化通於自然自然協同也渇厚也玄天也此清惠之風同於天德渇厚之化通於神明也善曰孔

安國尚書傳曰風教也老子曰為而不持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王弼曰玄德者皆有德不知其至出于幽冥者也老子曰

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曰自然者無稱之言窮極之辭憲先靈而齊軌必三思以顧愆

靈憲法也先靈先聖之神齊同也軌迹也言有事能思信與先聖同

招有道於側軌迹也善曰論語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招有道於側陋開敢諫之直言

招明也有道言使郡國於側陋之中舉有道之士而用之也直言謂直諫

陋開敢諫之直言

者也善曰尚書曰明明揚側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
陋漢書曰舉能直言極諫者聘丘園之耿絜旅束帛之
絜絜耿清也旅陳也謂有清絜者也言丘園中有隱士
貞絜清白之人聘而用之束帛謂古招士必以束
帛加璧於上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絜絜王肅云
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蒙闇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
之聘也絜絜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也盤樂也言君情通
委積之貌也上下通情式宴且盤也盤樂也言君情通
於下臣情達於上故能國家安而君臣歡樂也善曰墨
子曰古者聖王惟能審以尚同是故上下通情毛詩曰
嘉賓式宴及將祀天郊報地功善曰將欲也白虎通曰
以樂也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絜也周禮以正月上辛郊祀告
于上帝祭天而郊以報去年土地之功京房易占曰立
秋報祈福乎上玄思所以為虔地言天子祭天地之際
思念所以盡其忠敬善曰禮記曰共皇天上黃帝之儀
帝之神以為人祈福周易曰毛詩頌曰天子穆穆然後以獻精
盡穆穆之禮殫殫盡也善曰毛詩頌曰天子穆穆然後以獻精

誠奉禋祀曰允矣天子者也獻進也允信也天子言是天
以享謂之禋祀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乃整法服正冕帶冕整理也
祀昊天上帝毛詩曰允矣君子乃整法服正冕帶冕整理也
平天冠也言天子素帶朱裏謂三皇已來始冕制有數種
鄭玄曰長一尺七寸廣八寸前圓後方以珠玉飾之也法
服謂衣服並有法度善曰孝珩行統敢紘宏紘玉笄綦其
經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珩行統敢紘宏紘玉笄綦其
會笄簪也謂以玉飾之善曰左氏傳曰珩統紘紘昭其
者也紘冠上覆者周禮曰王之五冕玉笄也又曰王之
皮弁會五采玉璫鄭玄曰會縫中璫如綦綦謂結皮弁
於縫中每貫結五采玉火龍黼黻藻綵律鞞厲善曰左
十二以為飾謂之綦會火龍黼黻藻綵律鞞厲善曰左
火龍黼黻昭其文也藻綵鞞厲旂纓昭其數也杜
預曰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黻兩己相戾
也藻綵以韋為之所以藉玉鞞佩刀削上飾鞞下結飛
飾鞞厲紳帶之垂者旂旌旗之旒纓在馬膺前結飛
雲之袷轆樹翠羽之高蓋為蓋如雲飛也今世謂之

羽蓋車也善曰高建辰旒之太常紛焱一作悠以容裔

唐賦曰翠為蓋辰謂日月星也畫之於旌旗垂十二旒名曰太常上畫三

辰以象天明也謂天子十二旒諸侯九旒大夫三旒紛盛

也悠從風貌容裔高低之貌焱火花也言風鼓動旌旗

紛紜盛亂如火花之飛起善曰周禮曰日月為常左氏

傳曰三辰旒六玄虬之奔奔齊騰驤而沛艾六六馬也

旗昭其明也六玄虬走也奔奔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

子駕六馬騰驤趣走也奔奔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

賦曰沛泉賦曰六玄虬走也奔奔光明沛艾作姿容貌也善

雅曰載轡謂之轡郭璞曰在轡上環轡所貫也蔡雍曰金

也當顯刻金為之方釤左肅鉤膺玉璫謂轡旁以五

寸鐵鏤錫中央低兩頭高如山形而貫中以翟尾結著

之轡兩邊恐馬相突也左肅鉤以旄牛尾大如斗置驂馬

頭上以亂馬目不令相見也鉤膺當胃也璫鑾聲噦噦

馬帶缺以玉飾也善曰廣雅曰鉤許乞切

和鈴鈇鈇於良切鑾在衡和在軾皆以金為鈴也噦噦

鈴鈇重輪貳轄疏轂飛鈴零蔡雍獨斷曰乘輿重

乃復設轄然重輪即重轂也飛鈴以緹紬廣八尺長柱

地畫左青龍右白虎繫軸頭取兩邊飾蔡雍月令章句

曰疏羽蓋威蕤葩瑤爪曲莖蕤羽貌葩爪悉以金作華

形莖皆曲蔡雍獨斷曰凡乘順時服而設副威龍旂而

繁纓五時之服各隨其車車各一色以為副威副車各一

大帶也纓馬鞅也善曰毛詩曰龍旗陽陽周禮曰玉路錫

樊纓鄭玄曰樊讀如擊謂今之馬大帶也繁與擊古字通

立戈迤夏農輿輅木戈謂木勾矛戟也夏長矛也矛置

所謂耕根車也言耕稼於藉田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副

乘馬無飾故稱木善曰迤邪也屬車九九乘軒並轂副

曰屬言相連也屬車有藩者曰軒皆在後為三行故曰

並轂善曰漢雜事曰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

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玼伏弩重旃朱旄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也徐廣車服志曰輕車置弩於轂上載以屬車然置弩

於車曰奉引既畢先輅乃發奉引謂引道者言引道

曰漢官儀曰大駕則公卿奉鸞旗鸞旗皮軒通帛結旄

謂以象鸞鳥也皮軒以虎皮為之善曰蔡邕車服志曰

鸞旗俗人名曰雞翹上林賦曰前皮軒後道旄通帛曰

旗國語曰分魯公以少帛雲罕九旂闐鞞轆轤葛

旄旗之別名也九旂亦旗名也闐鞞也轆轤雜亂貌善

曰上林賦曰載雲罕說文曰旂旄旄旄旄旄旄旄旄旄

謂衛鞅曰君之出也操闐鞞者旁車而聳利髦被繡虎夫

趨王逸楚辭注曰轆轤參差縱橫也聳利髦被繡虎夫

戴鷩鷩衣在天子乘輿之前鷩鷩鳥也關至死乃止令武

士戴之取猛也司馬彪續駙承華之蒲梢飛流蘇之騷

漢書曰虎賁騎皆鷩冠

殺桑葛駙副馬也承華廐名也言取華廐之蒲梢以

為副馬也漢官儀有承華廐善曰後宮蒲梢汗血之

馬流蘇五采毛雜之以為馬飾而垂之續漢書曰駙馬

赤珥流蘇摯虞決疑要注曰凡下垂為蘇騷殺垂貌

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才達後陳者謂北軍五

善曰漢書曰噴銅丸以撾鼓聲戎士介而揚揮戴金鉦

中嚴鼓之節晉灼曰疾擊鼓

而建黃鉞戎兵也士士卒也介甲也揮為肩上絳幟如

之善曰左氏傳燕尾者也金鉦獨鐃之屬也黃鉞以黃金飾

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旄旄通帛曰旄朱旄旄牛尾赤色者也青

之反不伐奔而殿宋衷太玄經注曰畛界也盛夏后之致美爰敬恭於明神

盛猶嘉也夏后禹也言今嘉欲行禹之事爰布恭敬於

神明也善曰論語曰惡衣服而致美於黻冕菲飲食而

致孝於鬼神毛詩爾乃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孤竹國名

曰恭敬明神也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瑟出竹善曰孤

竹特生者也雲和山名也出美木用為瑟其聲清亮也

雷鼓鼙鼗六變既畢雷鼓八面鼓也凡樂六變為一成

路鼓奏之若樂六變一變川澤之神見二變山林之神

見三變丘陵之神見四變墳衍之神見五變地神見六

變天神見毛冠華秉翟列舞八佾冠華以鐵作之上闊

詩鼓鼙鼗鼗翟人頭戴一行羅列八人八八六十四人謂今麥策花也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善曰蔡邕獨斷曰大樂郊祀舞

者冠建華冠毛詩曰右手秉元祀惟稱羣望咸秩元大也

程馬融論語注曰佾列也禮既舉羣岳衆神望以祭祀之

稱舉也謂大祭天地之禮既舉羣岳衆神望以祭祀之

皆有秩次善曰尚書曰咸秩無文王肅曰秩序也左氏

傳曰乃有事于羣望孔安國颺標燎之炎煬致高

尚書傳曰在遠者望而祭之颺標燎之炎煬致高

煙乎太一颺飛颺也標之言聚也謂聚薪焚之揚其光

也善曰周禮曰以標燎祀司中司命郭璞方言注曰火

熾猛為煬說文曰致送也漢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

者太一神歆馨而顧德祚靈主以元吉歆馨也顧眷

常居也明也元大也吉福也言天神親人主之明肅顧饗其馨

香之祭故報之以大福尚書曰明德惟馨周易曰黃裳

元然後宗上帝於明堂推光武以作配宗尊也上帝太

對也言尊祭五帝於明堂以光武配之漢書辯方位而

正則五精帥而來摧祖回切辯別也方位謂四方中央之

摧至也言五帝摠集至明堂善曰漢書曰祀五帝於明

堂坐位各處其方孝經鉤命決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五精之神尊赤氏之朱光四靈懋而允懷赤

爾雅曰摧至也

謂漢火德所統赤帝燹怒也河圖曰四靈蒼帝神名靈威仰赤帝神名赤熛怒黃帝神名含樞紐白帝神名白招拒黑帝神名協光紀今五云四靈謂除赤餘有四懋悅也懷安也善曰尚書曰民其允懷孔安國曰民信歸之

於是春秋改節四時迭代感四時之謝而欲享祀也言

善曰易乾鑿度孔子曰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蒸蒸之心感

節故生四時又曰五行迭終四時更廢蒸蒸之心感

物曾思廣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

祭先祖也善曰尚書曰虞躬追養於廟祧堯奉蒸嘗

舜蒸蒸廣雅曰感傷也

與禴祠言祭皆追感孝養之道故躬自為之躬猶身

傳曰遠廟為禴毛詩曰禴祠禴祠蒸嘗公羊物牲辯

曰遠廟為禴毛詩曰禴祠禴祠蒸嘗公羊物牲辯

福衡物牲謂祭祀之牲物皆備省視之也橫木於牲角

蓄其物以供祭祀凡祭祀飾其牲牲設其福毛包炮豚

衡杜子春曰福衡所以持令不得抵觸人也

胎博亦有和羹善曰鄭玄曰周禮注曰毛包者豚胎

包裁羹周禮曰飲食之豆其實豚胎杜子

春曰以胎為膊謂膊也毛詩曰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

儀孔明甚鮮明也善曰周禮曰大祭祀祗滌濯鄭玄曰

滌滌祭器也毛詩曰遵豆靜嘉萬舞亦奕鍾鼓喤喤

又曰禮儀既備又曰祀事孔明萬舞亦奕鍾鼓喤喤

萬舞干也奕奕舞形也喤喤鼓聲也

善曰毛詩曰萬舞奕奕鍾鼓喤喤

饗帝平聲靈皇神名謂先帝也言先

神謂先神也具俱也止已降下也穰穰眾

多也善曰毛詩曰神具醉止降福穰穰

正士膏脉起農祥天駟即房星也晨時正中謂正月

土農祥晨正土乃脉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韋昭曰

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脉理也膏

也土潤

乘鑾輅而駕蒼龍善曰禮記曰孟春之月乘鑾

輅駕蒼龍鄭玄曰鑾輅有虞

氏之車也有鑿和之飾而飾之以介馭間以剡以耜天
青輪春東方色青也馬八尺為龍介馭間以剡以耜天
軍帝在左御在中介處右善曰禮記曰天子祈穀于上
帝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玄曰保介車右
置耒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以勸農又使勇士衣甲
而參乘耜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以勸農又使勇士衣甲
單利也鄭玄禮記注曰躬三推回於天田修帝籍之千
畝善曰東觀漢記曰永明四年詔書曰朕親耕于籍田
畝以祈農事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為籍千畝楊
雄上林苑箴曰芒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謂祭
芒天田凡作穀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謂祭
天於南郊也言天子籍田千畝必須親耕者為敬其祖
考用充宗廟之粢盛故云勤已善曰禮記曰王者禘其
祖之所自出鄭玄曰禘大祭也又曰天子籍田千畝以
事天地以為齊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粢在器曰盛鄭
玄禮記注曰兆民勸於疆場亦感懋力以耘耔音子
謂百姓也疆場有瓜或耘或耔爾雅曰懋勉也春日載陽
毛詩曰疆場有瓜或耘或耔爾雅曰懋勉也春日載陽

合射辟雍

禮陽暖也言春三月之時與諸侯合射辟雍行
禮教善曰毛詩曰春日載陽鄭玄曰載之言

則也東觀漢記永平三年三月設業設虞官懸金鏞施
月上初臨辟雍行大射禮也業設虞官懸金鏞施
也業枸上板刻為鴈齒捷業然植者為虞橫者為枸以
施設懸之官中也鏞大鍾也善曰毛詩曰設業設虞周
禮曰正樂懸之位王宮懸鄭司文鼓路鼓樹羽幢幢
農曰宮懸四面也鏞已見上文鼓路鼓樹羽幢幢
鼓大鼓也鼓小鼓也幢幢羽貌善曰周禮曰以鼓鼓鼓
軍事又曰路鼓路鼓毛詩曰崇牙樹羽毛萇曰置羽於
枸上以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之禮備具也物禮物也射
為飾也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之禮備具也物禮物也射
曰左氏傳屠蒯曰事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
有其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
伯夷唐虞時明禮儀之官也后夔舜臣掌樂之官言禮
以行施故云起樂以靜陳故曰坐善曰左氏傳曰孟僖
子不能相儀又曰昔玄妻樂正張大侯制五正詩曰大
后夔取之儀禮曰大射工六人張大侯制五正詩曰大
侯既抗毛萇曰大侯君侯也周禮曰王射三侯五正鄭
司農曰王張五采之侯即五正之侯也謂天子五正諸

侯三正大夫士二正以布畫設三乏匪司旌言大射張
取五方正色於大侯之上也
一乏以革為之護旌者之禦矢也司旌謂執旌司射
中當舉之周禮曰服不氏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杜子
春曰乏音為匱乏之乏
爾雅曰匪隱也音翡
禮曰射則取矢也言侯高則以并夾取之也於是皇輿
儲待也廣大也謂張設於大庭以待天子也
鳳駕輦於東階輦之言却也謂却於東階下天子未
柴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須俟也消不
言晨時啓明先見尚有餘光日出乃不見霞日邊赤氣
也謂天子須啓明光消霞滅日上扶桑乃就乘輿也禮
天子日出乃視朝善曰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
庚淮南子曰登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也
乃撫玉輅時乘六龍注曰撫猶據也東都賓曰登
王輅乘時龍善曰周易曰時乘
六龍此謂各隨其時而乘之
發鯨魚鏗華鍾發舉也鏗

猶擊也華鐘謂有篆刻文故言華
也善曰東都賦曰發鯨魚鏗華鍾大丙弭節風后陪乘
善曰淮南子曰若夫鉗且大丙之御也馬莫使之而自
走高誘曰二人太一之御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
王逸曰弭按節徐行也史記曰黃帝舉風后以理人鄭
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應劭漢官儀曰常伯任侍中出
即陪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攝提有六星玉衡北斗中
乘也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星主迴轉並飾於車上徐
行至於射宮射宮謂辟雍也善曰漢書曰攝提失方音義
曰攝提隨斗杓所建十二月也杓匹遙切春秋保乾圖曰
斗節運衡何休公禮事展樂物具展謂舒陳器物也物
羊傳曰運轉也
王夏闕騶虞奏王夏樂名也天子初出奏也闕終
騶虞之樂
決拾既次彫弓斯彀古候決以象骨著
也拾韞捍著左臂也彫弓謂有刻畫也彀張也善
曰毛詩曰決拾既次鄭玄曰次謂手指相比也
達餘
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昭明也誠心謂天子之心
也善曰禮記曰季春勾者

曜威中原

隙間也曜成謂治兵也善曰國語曰三時務農一

武事

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

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

虞人掌焉先期戒事

先期謂期日敕

戒羣吏脩獵具也善曰周禮虞人掌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

悉盡也率斂也鳩聚也囿苑也固謂集禽獸於靈囿之

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驅禽獸於

王之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悉率驅禽獸順其

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悉率驅禽獸順其

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

乃御小戎撫輕軒

毛詩曰小戎伐伐收謂小戎之車輕便

中畋四牡既佶

其且閑

中畋馬謂調良馬可用獵者佶

健也閑習也毛詩曰四牡既佶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

若林言多也續紛風吹貌兵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

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

迄上林結徒營

迄至也結止

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

域也上林苑名善曰

說文曰營市居也

次

曜威中原

隙間也曜成謂治兵也善曰國語曰三時務農一

武事

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

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

虞人掌焉先期戒事

先期謂期日敕

戒羣吏脩獵具也善曰周禮虞人掌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

悉盡也率斂也鳩聚也囿苑也固謂集禽獸於靈囿之

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驅禽獸於

王之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悉率驅禽獸順其

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悉率驅禽獸順其

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

乃御小戎撫輕軒

毛詩曰小戎伐伐收謂小戎之車輕便

中畋四牡既佶

其且閑

中畋馬謂調良馬可用獵者佶

健也閑習也毛詩曰四牡既佶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

若林言多也續紛風吹貌兵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

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

迄上林結徒營

迄至也結止

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

域也上林苑名善曰

說文曰營市居也

次

曜威中原

隙間也曜成謂治兵也善曰國語曰三時務農一

武事

歲惟仲冬大閱西園

西園上林苑也善曰周禮曰仲冬教大閱公羊傳曰大閱

者何簡車馬也後漢書曰先

虞人掌焉先期戒事

先期謂期日敕

戒羣吏脩獵具也善曰周禮虞人掌

悉率百禽鳩諸靈囿

悉盡也率斂也鳩聚也囿苑也固謂集禽獸於靈囿之

中善曰毛詩曰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毛萇曰驅禽獸於

王之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悉率驅禽獸順其

左右之宜以安待王之射也悉率驅禽獸順其

是謂告備同亦聚也備具也言禽獸皆已合聚田物具

乃御小戎撫輕軒

毛詩曰小戎伐伐收謂小戎之車輕便

中畋四牡既佶

其且閑

中畋馬謂調良馬可用獵者佶

健也閑習也毛詩曰四牡既佶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

若林言多也續紛風吹貌兵

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續紛

者天子出建大牙旗竿上

迄上林結徒營

迄至也結止

以象牙飾之故云牙旗

域也上林苑名善曰

說文曰營市居也

次

翼之舒也善曰左氏傳曰晉荀吳與華氏戰于赭丘鄭
翩願為鸛其御願為鸛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
麗之軌塵掩迹罔匪疾匪徐塵適自覆跡言得遲疾之

中也善曰穀梁傳曰蒐馭不詭遇射不翦毛孟子曰為之
于紅車軌塵馬候蹄也馭不詭遇射不翦毛詭遇一朝而
獲十劉熙曰橫而射之曰詭遇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升進
養詩傳曰面傷不獻翦毛不獻

膏者禮記曰牛膏香犬膏臊雞膏腥羊膏羶善曰周禮
曰庖人掌供六禽鄭司農曰六禽鴈鵠鵒雉鳩鵲也馬足未
極輿徒不勞極盡也輿衆也勞罷勞也善成禮三毆驅解

果侯放麟大鹿曰麟解散也果罔也周易曰王用三毆失前
客三曰乾豆二曰賓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窮極
教也殫盡也物謂禽獸也言殺禽獸不盡即昭明人君

行仁之道謂崇儉故也善曰列女傳曰周宣王姜后曰
好奢必樂窮樂者亂之所慕天乙之弛畧因教祝以懷
與左傳曰享以訓躬儉

民

天乙殷湯名也弛廢也善曰呂氏春秋曰湯見罔置
四面湯拔其三面置其一面祝曰昔蛛絲作罔今之

人學紆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
聞之曰湯德至禽獸三十國歸之高誘曰紆緩也毛萇
詩傳曰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儀則也姬伯

懷來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東海人以漁釣于周西伯
也善曰史記曰太公望呂尚東海人以漁釣于周西伯
西伯將出獵卜曰所獲非龍非鳳非虎非羆所獲霸王

之輔西伯獵果遇太公渭之陽與語大說文王勞之澤
太公曰臣聞君子樂其志小人樂其事遂載與俱歸澤
浸昆蟲威振八寓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焉鄭玄禮

記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也好樂無荒允
蒼頡篇曰宇邊也說文曰寓籀文字字
文允武等其功德也無荒言不好荒淫之樂信與文王武王

昭假薄狩于敖既璅璅焉教鄭地今之河南滎陽
也言鄙陋不足說也詩曰岐陽之蒐又何足數岐陽謂成
建旄設旄薄獸于敖

王所狩之地亦以小不足可數也爾乃卒歲大儺何毆
善曰左氏傳曰成王有岐陽之蒐爾乃卒歲大儺何毆
除羣厲昔顓頊氏一歲之終儺逐疫鬼善曰漢舊儀曰
為瘡鬼一居若水為罔兩或鬼一居人宮室區隅善驚
人為小鬼於是歲十二月使方相氏蒙虎皮黃金四
目玄衣丹裳執戈持盾帥百隸及童方相秉鉞巫覡
子而時儺以索室中而毆疫鬼也
操菊音例善曰周禮曰方相氏黃金四目玄衣朱裳
說文曰操把持也國語曰在男謂之覡在女謂之巫也
以桃菊先被殯杜預曰菊乃黍穰也
玄製曰大儺謂逐疫選中黃門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
百二十人為儺子皆赤幘
阜製以逐惡鬼于禁中
桃弧棘矢所發無臬飛
礫兩散剛痺必斃言桃弧謂弓也棘矢箭也痺難也
日漢舊儀常以正歲十二月命時儺以桃弧棘矢且射
之赤九五穀播洒之以除疾殃左氏傳曰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說文曰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煌火光
也赤疫疫鬼惡者也四裔謂四海也星流謂群鬼竟走
煌煌然如火光之與星流也善曰續漢書曰儺持火炬
送疫出端門外駢騎傳炬出宮五營騎士傳火棄洛
水中星流言疾也左氏傳曰投諸四裔以禦魍魎然
後凌天池絕飛梁也如淳漢書注曰直渡曰絕甘泉
賦曰歷倒景捐所交魍魎斲角獮其狂魍魎山澤之神
而絕飛梁捐所交魍魎斲角獮其狂魍魎山澤之神
各異今隨所釋而載之不改易也斬蜺危蛇移腦方
良方良草澤之神也腦陷其頭也善曰莊子蜺
蛇之狀其大若轂其長若轆紫衣而朱冠也囚耕父
於清冷溺女魃葛蒲於神潢黃清冷水名在南陽西
所在善曰山海經曰有神耕父處豐山常游清冷之淵
出入有光又曰大荒之中有山名不勾有人衣青衣名
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殘夔魃與罔像殪野仲而殲游光

殘猶殺也。夔木石之性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說文曰：魘，耗鬼也。罔象，木石之性殪殺也。殪，滅也。野仲游光惡鬼也。兄八靈為之震懼。涉況魘，巨蠱域八人常在人間作怪害。八靈為之震懼。涉況魘，巨蠱與八靈。王逸曰：八靈，八方之神也。爾雅曰：震，度朝作梗，懼也。漢舊儀曰：魘鬼也。魘與蠱，古字通。度朝作梗，梗，守以鬱壘神荼副焉對操刀索葦。東海中度朔山，茶二曰鬱壘，領眾鬼之惡害者，執以葦索而用食虎善。曰：風俗通曰：黃帝書上古時有神荼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有桃樹，下常簡閱百鬼，鬼無道理者，神荼與鬱壘持以葦索執以飼虎，是故縣官常以臘祭夕，飾桃人垂葦索畫虎於門以禦凶也。目察區陬，司執遺毛詩傳曰：梗，病也。謂為人作梗病者。京室密清罔有不鬼。察觀也。區陬，隅隙之間也。司主也。京室密清罔有不疴。密靜也。清潔也。罔，無也。疴，善也。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

育。庶眾也。漢書曰：陰陽和風雨時言。卜征考祥終然允淑。征，巡行也。考問也。祥，吉也。允，信也。淑，善也。善曰：左氏傳石爨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卜其祥，祥習則行周易曰：視履考祥，毛詩曰：終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乘輿，天子也。然允，臧也。乘輿巡乎岱嶽，勸稼穡於原陸。岱，泰山也。種曰：稼，收曰：穡，謂春勅東方諸侯課民以耕。同衡律而壹軌，量齊急舒於寒燠。於六衡，稱也。軌，法也。寒燠，猶苦樂同律度量衡又曰：謀省幽明以黜陟，乃反旆而迴復。省，察也。黜，退也。陟，昇也。謂有功者進無功者退也。故尚書曰：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也。反旆，謂迴還也。望先帝之舊墟，慨長思而懷古。先帝，先神也。舊墟，長安也。慨，風而西遐致恭祀乎高祖。侯待也。閭風，秋風也。祠，謂祭祀。記曰：永明二年十月幸長安祠高廟周書曰：恭明祠專明刑易說曰：秋閭闔風至。既春游以發

生啓諸蟄於潛戶

春游謂仲春巡行岱嶽是時蟄蟲皆開戶帝乃東巡助宣氣也善曰

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仲春之月蟄蟲咸動啓戶始出度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

多稌他杜秋行曰豫謂秋行禮高祖廟此時萬物始成善曰晏子曰吾王不游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

曷以助一游一豫爲諸侯度爾雅曰秋爲收成毛詩曰豐年多稌毛萇曰稌稻也嘉田畯之匪

懈行致賚于九扈

嘉善也畯主田官也九扈農正知田事扈正也言天子行慶福致賚於九

扈使民不淫放善曰毛詩曰田畯至喜又曰夙夜匪懈左氏傳曰郊子曰九扈爲九農正杜預曰扈有九種也

春扈頌鵠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行扈啗宵扈噴噴桑扈竊脂老扈鷦鷯以九扈爲九農

之號各隨其宜左瞰勘賜谷右睨玄圃玄圃在崑崙山

上瞰望也睨視也善曰淮南子曰日出千暘谷浴于眇咸池也又曰懸圃在崑崙閭闔之中玄與懸古字通眇

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摹

莫補叶韻眇視也摹法也言帝之巡狩眇然

以天末爲遠期規欲以爲萬代之大法也善曰劇秦美新曰創億兆規萬世

膺多福以安念

羊主念寧也歸謂西征旋乃釋吏士之勛勞祭祀受多福以安寧也善

曰尚書曰總集瑞命備致嘉祥

總會也集聚也祥神也瑞應也即鸞鳳之屬也善曰墨子曰禹親抱天之

瑞命也孝經鈞命決曰帝王起緯合宿嘉瑞貞祥圉

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

圉牢養也林氏山名也騶虞義獸也

善曰山海經曰林氏有珍獸大若虎五采畢具尾長於身其名騶吾乘之曰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騶虞或作

吾應劭漢書注曰擾音柔擾馴也陰嬉識曰聖人爲政澤出馬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未鬣名曰吉良

乘之壽千歲瑞應圖曰騰黃神馬一鳴女牀之鸞鳥舞名吉光然吉良騰黃一馬而異名也

丹穴之鳳皇

女牀山名在華陰西六百里山海經曰女牀見即天下安寧又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色文名曰鸞

鳥名曰鳳皇是鳥也飲食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

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植猶種也華平瑞木也天下平其華則平有不

平處其華則向其方傾中唐堂塗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德至於地則華平盛也瑞應圖曰木名也宮閣記有

春王圖鶚冠子曰聖王之德下及萬靈則朱草生抱朴子曰朱草長三尺枝葉皆赤莖似珊瑚也如漢書注

曰唐庭也毛詩曰中唐有甍惠風廣被澤洎幽荒惠恩也洎及也幽荒九州外謂四夷

也北燮素類丁令南諧越裳燮諧皆和也越裳南蠻今九

曰匈奴北服丁令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西包大秦東

過樂浪音郎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大秦國名重舌之

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重舌謂曉夷狄語者九譯九度譯

夫戎狄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韋昭曰舌人能達異方之志象胥之官也韓詩外傳曰成王之時越裳

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晉灼漢書注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尚書

曰禹拜稽首是以論其遷邑易京則同規乎殷盤師也

規法也盤庚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干斯干謂周宣王

今漢光武改西京奢華而就儉約合斯登封降禪則

齊德乎黃軒登謂上泰山封土降謂下禪梁父也言光

其功德善曰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為作

黃帝封泰山為無為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為作

業也永長也孔甚也以無為為功以無事為業澹然不

煩瀆也善曰老子曰為無為事無事我無為而民自化

我無事而遵節儉尚素樸遵循也樸質也言遵循節儉

帝躬節儉莊子曰同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子孔

乎無欲是謂素樸思仲尼之克己履老氏之常足子孔

身善曰老子曰知足常足也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

見其可欲善曰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河上公賤

曰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

犀象簡珠玉簡猶略也善曰長楊賦曰賤瑇瑁而疏珠璣藏金於山抵紙壁

於谷藏抵皆謂不取之謂儉故也善曰莊子曰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說文曰抵側擊也翡翠不

裂瑇瑁不族音族翡翠鳥名也瑇瑁瑁珉名不裂不折其羽以為玩飾也不族不義族取之為器也

所貴惟賢所寶惟穀善曰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人之

命國之重寶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慤苦角切詐偽為未忠信為本善

曰淮南子云守道順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而欲人之去未反本是猶發其原而壅其流也說文曰慤謹也

于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侯其禕離於此言於

時皆同歡樂也于於也蓋莫莢為難蔣志神也故曠世

而不覲覲見也莫莢瑞應之草王者賢聖太平和氣之

英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

者以證知月之小大堯時夾階生之謂不世見故云難

蔣也善曰田侯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惟我

成歷范曄後漢書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惟我

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主所諸朝階有至和之德故

必能殖之方當生於朝陛得以數知月之大小然則道

也謂上文莫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直也胡不懷化胡不柔胡何也懷來也柔聲與風翔澤從雲

游翔游皆行也風者天之號令雲雨者天之膏萬物我

賴亦又何求我賴賴我也言萬物皆賴帝德寓天覆赴

輝烈光燭寓猶蓋也帝之德蓋如天之覆日月之光輝

不寬裕也寓與宇同禮狹三王之趣七軼五帝之

長驅狹謂陋也趣起局小貌也軼過也驅馳也言以三

王禮法為局小狹陋過五帝而遠馳則繼三皇之

跡也善曰戰國策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遲而不能屬

曰樂毅長驅至齊

踵繼也二皇伏羲神農也遐遠也武迹也屬逮東京之

懿未聲值余有大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懿美也聲

言東京之美未盡遇我有疾故不能究其美事也善曰

孔叢子謂魏王曰臣有大馬之疾不任國事毛萇詩傳

曰詳故粗為賓言其梗槩如此梗槩不纖密言粗舉

審也大綱如此若乃流遁忘反放心不覺樂而無節後離其

戚言若流情放心不自反寤恣意所為淫樂無禮以無

節終後卒當罹其憂禍即秦皇王莽是也善曰淮南

子曰凡亂之所由生皆在流遁廣雅曰遁去一言幾渠

也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

於喪國我未之學也幾近也先生責公子云取樂今

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且夫挈結餅之智守不假器言挈餅之

不妄以假人也善曰左氏傳曰人有況纂纂祖帝業而輕

言曰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器禮也

天位纂纂也今如公子言皆淫心放意之事此乃輕居

尚書曰天王之尊位而禪於董賢善曰長楊賦曰恢帝業

位艱哉瞻仰二祖瞻望高祖功庸甚勤也

苦而得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言居天子之

之也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善曰毛詩曰予室翹翹毛萇

曰翹翹危也鄧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白

龍魚服見困豫且子余切說苑曰吳王欲從民飲

魚豫且射中目白龍不化豫且不射君今棄萬乘之位

而從於臣恐有豫且之患此言先生責公子陰戒期門

微行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秦萬乘天子也即

也昔秦始皇東游為張良所擊中其副車漢高祖於栢

人亭殆為貫高所中善曰尚書曰怵惕惟厲孔安國曰

怵惕悚懼也方言曰戒備也終日不離其輜重獨微行

輜重張揖曰輜重有衣車也漢書曰武帝微行始出也夫君人者黃纁塞耳車中不

內顧之辭也內顧謂不外視臣下之私也善曰大戴禮孔子

曰雖纁塞耳所以塞聰也魯論語曰車中不內顧崔駰

車左銘曰正位授綬緩車中不顧塵不出軌鸞以節步珮以

制容變金以節塗珮為行容變金為車節善曰禮記曰君子行

不變玉駕不亂步行合容則玉聲應馬步齊却走馬以

糞車何惜騾鳥走馬以糞河上公曰糞者糞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以務農

田然今言糞車者言馬不用而車不敗故曰糞車也何惜言

不愛之也善曰呂氏春秋方其用財取物常畏生類之殄

也方將也生類謂天下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謂任役使人

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論語曰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

民以時此之謂也善曰毛萇詩傳

曰太平而微物衆多山無槎仕假枿葛五不麋鳥胎

曰槎斬而復生曰枿不麋胎者言不如公子所道獲胎

拾外校獲麋麋也漢書曰昔先王山不槎槎不殺胎

草木蕃廡武鳥獸阜滋善曰尚書曰庶草蕃廡班固漢

書序曰蕃民忘其勞樂輸其財民謂百姓也言民不

阜庶物財賦為損費故文王有子來之人武帝時卜式入百姓

錢以助官也善曰周易曰悅以使人人忘其勞也百姓

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言富饒是同上下咸悅故能

君孰與不足善曰尚書曰黎洪恩素著民心固結洪大

民於變時雍又曰庶績咸熙洪恩素著民心固結洪大

積也固牢固也謂高祖已下積恩施惠人心固結故王

莽之時皆謳吟而思漢也善曰四子講德論曰洪恩所

潤不可以究陳國語甯莊子曰民無結執詎顧主夫懷貞

節夫猶人人也言執禮義之心顧思漢德人懷忿姦慝

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

音鐵叶韻

也謂念王莽之逆命怨漢統之替

廢玄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

玄神也謫變也謂王莽之謀陰行十八年

而成變

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

聖皇光武也章明漢家之常秩也善曰甘泉賦曰

聖皇穆穆東都賦曰漢祚中缺

若此故王業可樂焉

此也言如此即王業之可樂也

今公子苟好勦子民以媮

樂忘民怨之為仇也

勦盡也媮猶僥倖也仇讎也今

史之樂不知人好共怨己當成大讎也善曰左氏傳師服桓子曰無及於鄭而勦民杜預曰勦勞也左氏傳師服

曰怨耦

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

殫盡也寵驕也忽忘也生

憂謂生己之憂患也言好盡人之財以寵極驕逸之樂忘人叛己之為大患也漢書谷永曰財竭則下叛下叛則上

夫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

覆敗也善曰孫卿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所

以載舟所

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蘗

竭裁言事

微至著不可不慎之於初所以尋木起於牙蘗洪波出於涓泉善曰周易曰履霜堅冰至說文曰尋八尺也山

海經曰尋木長千里枚乘上書曰十圍之木始生而蘗孔安國尚書傳曰用生枿栽韋昭曰株生曰蘗鄭玄禮

記注曰栽植也

昧旦丕顯後世猶怠

昧早也丕大也顯明也怠懈也謂起

藥與枿古字同行大明之道後世子孫猶尚懈怠善曰况初制於甚泰

服者焉能改裁

去聲叶韻譬如為人裁衣始制之洪

賈逵國語注

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

系計以隤牆填漸七

亂以收買

解罟浮理也司馬相如

上林賦其卒曰乃命有司隤牆填漸使山澤之人

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

規猶諫也祇適也愆短也尤過也言不能補其愆過

臣濟參以陵君

濟謂度也度於奢侈謂僭也陵踰君法

得王都

忘經國之長基

言尊卑所以為國今反故函

谷擊柝

託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

柝守夜所擊木也顛

之兵猶擊柝守函谷關而三輔兵已自入長安宮朝廷

顛隕無復扶持也東謂函谷在京之東西朝則京師也

善曰周易曰重門擊柝

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

愛者即學善曰

尚書曰夫常人安

鮑肆不知其臭

一作

翫其所以先入

翫習也先入言久處其俗也善曰家語孔子曰入善人之

室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知其香入不善之室如入鮑魚

之肆久而不知其臭皆猶所習

咸池不齊度於蠅鳥

咸池堯樂也蠅咬淫聲也言

乃有疑惑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賓戲曰淫

咬交而眾聽或疑

咸池堯樂也蠅咬淫聲也言

乃有疑惑善曰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賓戲曰淫

繩而不可聽者非寵宴之樂也李奇曰淫繩不正也傳

毅琴賦曰絕激哇之淫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舞賦

曰吐哇咬則發皓齒然哇與繩同咬亦不正之聲也咬或作

蛟非

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

子野師曠字曉音曲者以喻

情不依禮度東京儉約依禮行事衆人觀之謂是其一

唯安處先生得知其指也善曰左氏傳叔向曰子野之

言君

子哉

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

文義之道若醉飽焉勸

德畏戒喜懼交爭

勸德謂公子見先生說東京禮法

自勸勉行其道德又畏懼先生之

戒

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

褫維

魄之為者

罔然猶

也醒病酒也朝罷夕倦曉夜不卧惘然如神奪其精氣

又若魂魄亡離其身今公子亦如之也善曰說文曰褫

忘其所以為談失其所以為夸

美談今見先生迷

也

東京之德所以

良久乃言曰鄙哉予乎習非而遂迷也

忘美失夸也

良久頃乃復能言也自鄙其迷惑所學者非正也善曰

論語曰荷蕢曰鄙哉硜硜乎廣雅曰鄙固陋不惠楊子

文三

三十四

法言曰習非之勝是况習是之勝非乎幸見指南於吾子言己之惑不知南北今先

生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三隅反也善曰桓譚上便宜曰管仲桓公之指南若僕所聞華而不

實若如也公子言如僕所聞西京之事蓋是虛華而無實錄善曰左氏傳甯嬴曰晉陽處父華而不實怨之

聚先生之言信而有徵先生安處先生也徵驗也言先生之言信有徵驗也善曰左氏

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

馨成在於此公子重自鄙曰如今日後日乃知大漢之德在於此耳善曰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

君尚書曰明德惟馨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三墳三皇之書也泯滅

也善曰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仰不睹炎帝帝魁之美睹

也炎帝神農後也帝魁神農名並古之君號也善曰管子曰管仲對桓公曰神農封泰山炎帝封泰山孝經鈞

命訣曰佳已感龍生帝魁鄭玄曰佳已帝魁之得聞先母也魁神名宋衷春秋傳曰帝魁黃帝子孫也

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尚茲先生安處先生也大庭

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莊子曰昔容成氏大庭氏結繩而用之若此時則至治也茲此也走雖不敏

庶斯達矣走公子自稱走使之人如今言僕矣不敏猶

之說遂達矣善曰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孝經曾子曰參不敏

文選卷第三

文選卷第四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京都中

張平子南都賦一首 左太沖三都賦序一首

蜀都賦一首

南都賦

摯虞曰南陽郡治宛在京之南故曰南都

張平子

於烏顯樂都既麗且康

毛萇詩傳曰於歎辭詩曰適彼樂國

陪京之南居

漢之陽

京謂洛陽也尚書曰嵎冢導漾東流為漢鄭玄曰漾水至武都為漢

割周楚之豐

壤跨荆豫而為疆

西京賦曰周即豫而弱呂氏春秋曰河漢之間為豫州也漢書地理志注

曰南陽屬荊州又體爽塏以閑敞紛郁郁其難詳見西京
賦楊雄豫州箴曰郁爾其地勢則武關關其西桐栢揭
竭其東武關山為關在西弘農界也漢書音義文穎曰武關山
有栢山流滄浪而為隍廓方城而為墉尚書曰漢水又
左氏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湯谷涌
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毛萇詩傳曰墉城也
其後清育水湯其曾盛弘之荊州記曰南陽郡城北有
夏常溫因名湯谷山海經曰攻離之山清水出焉南
流注于漢郭璞曰今清水在清陽縣南湯他浪切推
淮引湍三方是通而水自此而去故曰推湍水自彼
經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郭璞曰湍鹿搏切今
湍水逕南陽穰縣而入清也三方東西及南也其實利珎
怪則金彩玉璞隨珠夜光彩金之彩也璞玉之未理者淮
南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

之而富失之而貧高誘曰隨侯漢中國姬姓諸侯也隨
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夜中街大珠以
報之因曰隨侯之珠蓋明月珠也鄒陽曰夜光之璧劉
琨云夜光之珠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尺置於廡上
其夜明照一室然則夜光銅錫鉛錯駭赭聖惡流黃鄭
為通稱不繫之於珠璧也
周禮注曰錫鑠也說文曰鈐青金又曰九江謂鐵為錯山
海經曰陸渚之山其下多聖若之山其上多赭郭璞曰赭
赤土也聖似土白色也渚音跪本草經曰石流黃生東海
牧陽山谷中本草言其所出此亦兼而有之博物志曰雉
黃似石
綠碧紫英青腹郭丹粟廣志曰碧有縹碧有
英生太山之谷山海經曰景山之西曰驕山其下多青腹
郭璞曰腹黝屬音瓠山海經曰荆山之首曰景山睢水出
焉其中多丹粟郭
璞曰細沙如粟
太一餘糧中黃穀角玉一本草經曰太
名石臆生山谷博物志曰石中黃子黃石脂又曰欲得
好穀玉用合漿於襄鄉縣舊穴中鑿取大者如魁斗小
者如雞子松子神陂赤靈解角習鑿齒襄陽耆舊記曰
雞子松子神陂在蔡陽縣界有松

毛詩箋曰菽大豆也百穀蕃庶並已見
東京賦毛詩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
若其園圃則有

閤注曰昧貌若其廚膳則有華薌重和舉滢和皐香和反

華薌鄉名也毛萇詩傳曰秬黑黍一稔二米故曰重歸鴈也稔音敷滄阜渙水之澤也廣雅曰秬秠也秠音仙歸鴈

鳴鵪滑黃稻魚鱸連魚以為芍藥張畧去來故曰歸鴈史記

郭璞曰鵪大如鵪羣飛出北方沙漠聲類曰鵪鵪冠雉

子虛賦曰芍藥之具而酸甜甜滋味百種千名甜美文曰

後進也文穎曰五味之和而酸甜甜滋味百種千名甜美文曰

春郊夏筍秋韭冬菁廣雅曰韭其華謂之菁蘇菽殺

紫薑拂微羶然腥馬彪上林賦注曰紫薑紫色之薑也司

杜預左氏傳注酒則九醞問甘醴十旬兼清醪敷徑寸浮

蟻若萍魏武集上九醞酒奏曰三日一釀滿九斛米止廣

成也漢書音義晉灼曰百日之末酒也說文曰醪汁滓酒

也徑寸蓋酒膏之徑寸也釋名曰酒有其甘不爽醉而

不醒爽傷也毛萇詩傳曰病酒曰醒及其紉宗綏族禴

祠蒸嘗左氏傳曰召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紉合宗族于

王以速遠朋嘉賓是將揖讓而升宴于蘭堂儀禮曰速

吹笙也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毛詩曰我有嘉賓鼓瑟

而升賈逵國語注曰不脫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爾雅曰

履升堂漢書曰被蘭堂珍羞琅玕充溢圓方爾雅曰

方言曰羞熟以羞之美故喻於玉也圓方琢琰狎獵金

銀琳琅爾雅曰琢都角切狎獵飾之兒胡甲切獵士甲切

尚書曰琅玕侍者蠱媚巾幘鮮明詩傳曰綦巾女服也

字書曰被服雜錯履躡華英雜錯非一也華英猷酬既交率

敏受爵傳醴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猷酬既交率

敏受爵傳醴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猷酬既交率

敏受爵傳醴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猷酬既交率

敏受爵傳醴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猷酬既交率

敏受爵傳醴在雞切毛萇詩傳曰敏疾也猷酬既交率

禮無違

毛詩曰獻酬交錯左氏傳晉侯曰魯侯自郊勞

禮無違

至于贈賄禮無違者東觀漢記曰朱浮上疏曰

彈琴

彈琴振箏流風徘徊言樂聲之結風也說文曰

吹也如鄭玄周禮注曰箏舞者所

清角發徵聽者增哀言

奏清角而又發徵聲故增哀也韓子師曠曰清徵之

賦醉言歸主稱露未晞毛詩曰鼓咽咽醉言歸又曰湛

歸無

接歡宴於日夜終愷樂之令儀毛詩曰愷樂飲

於是暮春之禊元巳之辰方軌齊軫被于陽瀕

毛詩曰惟暮之春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

都賦曰相與如于陽瀕

朱帷連網曜野映雲網維男

女姣服駱驛續紛

駱驛續紛往致飾程蠶僂紹便

娟廣雅曰程示也便娟則蟬蛸也

微眺流睇蛾眉連卷

鄭玄禮記注曰睇傾視也徒計切毛詩曰螭首

於是齊

僮唱芳列趙女

齊趙二國名也楊

飛兮蘭曳緒

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禹未之

召公取風焉高誘曰取南音以爲樂歌也楚辭曰二八

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

白鶴飛兮蘭曳緒皆舞人之容

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

躡蹠而容與

徒賴切許慎淮南子小步貌說文曰躡蹠也

翩縣縣其若絕

眩將墜而復舉毛萇詩傳曰縣縣長而

眩賈逵曰

翹遙遷延蹠蹠蹠蹠貌上林賦曰便蹠蹠蹠

蹠步先切蹠素田切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

府有

歷九秋妾薄相行歌辭曰齊謳楚舞紛紛歌聲上徹青雲西荆即楚舞也折盤舞貌張衡有七盤舞賦咸以折盤為七彈箏吹笙更為新聲毛詩曰吹笙鼓簧史記曰衛靈公見晉平公曰今者未聞新聲請奏之寡婦悲吟鷓鴣哀鳴寡婦曲未詳古相更古衡切者悽欷蕩魂傷精楚辭曰惜悽增欷傷精神也於是羣士放逐馳乎沙場逐也騶驥齊鑣黃間機張騶驥駿馬之名也穆天子傳八駿有赤騶騄耳音錄說文曰鑣馬銜也彼驕切漢書曰李廣以大黃射其裨將鄭氏曰黃間弩淵中黃牙尚書曰若虞機張足逸驚飈鏃析毫芒言馬疾而矢孔安國曰機弩牙貫魴鱖仰落雙鷁音倉魴鱖已見西京賦列子曰蒲且子連雙鷁於青雲之上鷁已見賦西都魚不及竄鳥不暇翔言急遽也高唐賦曰飛爾乃撫輕舟兮浮清池亂北渚兮揭南涯爾雅曰水正絕

流曰亂說文汰太灑減仕灑角兮舩容裔陽侯澆兮掩鳧日揭高舉也醫鳥楚辭曰齊吳榜以激汰王逸曰汰水波也上林賦曰灑南子曰武王伐紂渡于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之高誘曰陽侯陽國侯也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王逸楚辭注曰回波為澆毛追水豹兮鞭蜩蝻憚丁達夔龍兮怖蛟螭水詩曰鳧鷖在藻追水豹蛟螭山川之精物也蛟螭若龍而黃國語曰木石之怪夔水之怪龍韋昭曰木石為山也夔一也於是日將逮昏樂者未荒毛詩曰好收籛命駕分背迴塘孔叢子曰巾車命車雷震而風厲馬鹿超而龍驤雷震言多也風厲言疾也毛詩曰戎車惇惇如霆如雷毛萇詩傳曰雷出地奮雷驚百里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韓子曰馬如鹿者千金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舞賦曰龍驤橫舉揚鑣飛沫周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夕暮言歸其樂難忘此乃游觀之好耳

目之娛未睹其美者焉足稱舉言此游觀耳目之樂非極美也夫南

陽者真所謂漢之舊都者也遠世則劉后甘厥龍醢

海視魯縣而來遷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

唐祀乎堯山先帝謂堯也皇甫謐曰堯始封於唐今中

靈根於夏葉終三代而始蕃音繁言劉氏植根於三代已見班固兩都序非純德之宏圖孰能揆而處

旃鄭玄毛詩箋曰旃度也近則考侯思故匪居匪寧

穢長沙之無樂歷江湘而北征東觀漢記曰春陵節侯

生戴侯戴侯生考侯考侯仁以春陵地勢下濕難以久

處上書願徙南陽守墳墓元帝許之於是北徙考侯為

也考非曜朱光於白水會九世而飛榮朱光火德也已見

也曰考侯仁徙封南陽白水鄉又曰世祖光武皇帝高祖九

號世孫承文景之統出自長沙定王榮光榮也封禪書曰發

榮察茲邦之神偉啓天心而寤靈言考侯既察此都

之心又寤先靈之意使之於其宮室則有園廬舊宅

而王也說文曰偉奇也

隆崇崔嵬說文曰崔高大也御房穆以華麗連閣煥其相徽御

帝舊房也相徽言俱美孔

安國尚書傳曰徽美也

綏聖皇謂光武也道遙謂潛龍之日韓詩外傳曰道遙

也靈祇天地之神也毛詩曰神保是饗又曰綏以多

福章陵鬱鬱以青葱清廟肅以微微東觀漢記曰建武

陵光武過章陵祠園廟爾雅曰青謂

之葱林木茂盛之貌微微幽靜貌

皇祖歆而降福彌

文四

萬祀而無衰

毛詩曰獻之皇祖說文曰敬神食氣也毛詩曰降福孔夷爾雅曰彌終也又曰祀年

也帝王臧其擅美詠南音以顧懷

帝王光武也顧懷過章陵祠園廟之

時也爾雅曰臧善也說文曰擅專也左氏傳楚鍾儀囚於晉與之琴操南音劇秦美新曰后土顧懷且其君

子弘懿明敝允恭溫良容止可則出言有章進退屈

伸與時抑揚

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體弘懿之姿敬哲也巳見東京賦尚書曰允恭克讓論語

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孝經曰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也屈伸相感而利害生焉班固漢書曰往者屈也來者伸

叔孫通述曰叔孫奉常與時抑揚方今天地之睢虛

刺達帝亂其政豺虎肆虐真人革命之秋也

漢書音義曰方

向也謂高祖之時蒼頡篇曰今時辭也謂光武天地猶

天下也睢刺喻禍亂也謂秦二葉也淮南子曰萬物野

馬融論語注曰亂理也豺狼貪殘謂王莽也真人光武

也文子曰得天地之道故謂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

之真人革命巳見東都賦

爾其則有謀臣武將皆能

攬九戾執猛破堅摧剛排捷

件陷局熒楚蹈咸陽

攬搏也說文曰捷距門也又曰肩外閉之關也高祖階其塗光武攬其英

公圍宛城南陽守齧降引兵西無不下者爾雅曰階因也齧音蟻東觀漢記曰鄧禹吳漢並南陽人三略曰主

將之體務在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言居西而距東

攬英雄之心是以關門反距漢德久長居東而距西故

言反也杜篤論都賦曰是時山東翕然

視人用遷去危乘安謂太平也視人周召之儔據鼎足

焉以尤史記曰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輔武王

漢書曰夫三公鼎足之輔也縉紳之倫經綸訓典賦納

以言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摺

賈逵國語注曰尤由理也

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摺

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摺

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摺

漢書音義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也周奇曰摺

典尚書曰敷是以朝無闕政風烈昭宣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
納以言也
風烈猶合於持方宋
均曰持方受命者名
於是乎觀齒眉壽鮐背之叟瞠
瞠然被黃髮者毛詩曰以介眉壽毛萇曰眉壽毫眉也爾雅曰黃髮鮐齒鮐背耆老壽也
瞠瞠已見
東京賦
喟然相與歌曰望翠華兮歲蕤建太常兮
排排音霏上林賦曰建翠華之旗歲蕤翠華四飛龍
兮駢駢達振和鸞兮京師飛龍言疾也周易曰飛龍在天毛詩曰四牡駢駢鄭
氏之禮記注曰鑾輅有虞
歸萬乘見東京賦毛萇詩傳曰遲遲也然徘徊按平路兮來
歸也毛詩曰行道遲遲南陽舊居故曰來歸毛詩曰來
歸自
豈不思天子南巡之辭者哉遂作頌曰毛詩曰
思尚書曰五
月南巡狩

皇祖止焉光武起焉皇祖高祖也周易曰據彼河洛

統四海焉河洛謂東都也西都賦曰嘗有意乎都河洛本枝百世位天子焉

毛詩曰文王子永世克孝懷桑梓焉毛詩曰永世克

孫本枝百世真人南巡觀舊里焉東觀漢記曰光武征秦

梓必恭敬止日光武征秦豐張衡以為真人南巡觀舊里焉

三都賦序一首

左太沖善曰臧榮緒晉書曰左思字太沖齊國

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稔門庭藩
溷皆著紙筆遇得一句即疏之徵為秘書
賦成張華見而咨嗟都邑豪貴競相傳寫
三都者劉備都益州號蜀孫權都建業號
吳曹操都鄴號魏思作賦時吳蜀已平
見前賢文之是非故作斯賦以辨衆惑

劉淵林注

三都賦成張載為注魏都劉逵為注吳蜀自是之後漸行於俗也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

善曰子夏詩序文也

楊雄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

善曰法言文也

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

善曰兩都賦序文

先王采焉以觀土風

善曰禮記曰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鄭玄曰陳詩謂采其詩以觀視

之見綠竹猗猗

宜則知衛地淇澳六於之產

善曰毛詩衛風曰瞻彼淇

猗猗

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

善曰毛詩秦風曰在

其版屋亂我心曲毛

故能居然而辨八方

善曰河圖龍

明八方歸德難蜀父老

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

熟楊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

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

凡此四者皆非西京之所有也假

稱珍怪以為潤色若斯之類匪啻

失于茲善曰茲此也

若斯珍之流不啻於此多

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

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為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

蓋韓非所謂畫鬼魅易為好畫狗馬難為工之類

且夫玉卮

紙移無當聲雖寶非

用卮一名解酒器也當底也善曰韓子堂溪公謂韓昭侯曰今有白玉之卮無當有瓦卮有當君寧何取曰取瓦

也後言無驗雖麗非經

善曰劉廙答丁儀刑禮書曰崇飾後言欲其往來而論

聲者莫不詆

丁詆斤

其研精作者大氏音旨舉為憲章

墨子曰雖有詆訐之人無所依矣說文曰詆訐也許面

相序罪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司馬遷書曰詩三百篇

積習生常有自來矣

傳曰習

也禮記曰憲章文武

余既思摹

莫二京而賦三都其山

善曰左傳叔孫曰叔

出季處有自來矣

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善曰周禮曰外

史掌四方之志鄭玄曰志記也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性長者莫非

其舊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魁梧丘墟壯大之意也韓子曰重厚自尊謂之長者何則發言

為詩者詠其所志也善曰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升高能賦

者頌其所見也善曰毛詩序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美物者貴依其本

讚事者宜本其實善曰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匪本匪實覽者奚

信且夫任土作貢虞書所著辨物居方周易所慎虞書

別九州任土作貢定其肥磽之所生也而著九聊舉其

一隅攝其體統歸諸詰訓焉

蜀都賦一首

有西蜀公子者言於東吳王孫善曰聖主得賢臣頌曰

王得仲雍曾孫周章封之東吳漢書曰漂母謂韓信曰

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博物志曰王孫

公子皆相推敬之辭曰蓋聞天以日月為綱地以四海為紀九土

星分萬國錯峙嶠胡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

非日月無以觀天文非四海無以著地理故聖人仰觀

俯察窮神盡微者必須綱紀也嶠東西嶠也函函谷關

也賈生過秦曰以嶠函為宮里居也言周漢皆以河洛

為都邑善曰越絕書范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

之綱紀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周禮曰以星土分

辨九州之地所封域尚書曰萬國咸寧張衡靈憲曰星

躔生於地列居錯峙崔駰河南吾子豈亦曾聞蜀都之

事歟請為左右揚摧學古而陳之韓非有揚摧篇班固曰

曰許慎淮南子注夫蜀都者蓋兆基於上世開國於

曰揚摧粗略也

文四

十四

中古廓靈關以為門包玉壘而為宇帶二江之雙流

抗峨眉之重阻楊雄蜀王本紀曰蜀王之先名蠶叢拍

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

故曰兆基於上代也秦惠王討滅蜀王封公子通為蜀

侯惠王二十七年使張若與張儀築成都城其後置蜀

郡以李冰為守地理志曰蜀守李冰鑿離堆穿兩江為

人開田百姓饗其利是時蜀人始通中國言語頗與華

同故言開國於中古也靈關山名在成都西南漢壽界

在前故曰門也玉壘山名也湍水出焉在成都西北岷

山界在後故曰宇也江水出岷山分為二江經成都南

東流經之故曰帶也楊雄蜀都賦曰兩江珥其前水陸

峨眉山名也在成都南犍為界面之故曰抗也

所湊兼六合而交會焉豐蔚所盛茂八區而菴藹藹

焉八區四方四隅也地理志曰巴蜀土地肥美有山林

豐盛善曰六合已見西都賦曰郊野之富號為近蜀美其

賦長楊賦曰洋溢八區於前則跨躡犍乾牂枕

軻交趾經途所亘五千餘里山阜相屬含谿懷谷崗巒

糾紛觸石吐雲阜大山也巒山長而狹也一曰山小而銳

健為郡牂牁郡並屬益州又有交趾郡屬交州犍寄也

於蟻切春秋元命包曰山有含精藏雲故觸石而出也

蒼蓋蓋文於以翠微嶠物魏魏以我我千青霄而秀出

舒丹氣而為霞翠微山氣之輕縹也霞赤雲也嚴夫

通故曰舒丹氣以為霞也善曰甘泉賦曰騰青霄而軼

浮景河圖曰崑崙崑崙山有五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而

赫然龍池龍池在朱場若湯谷之揚濤沛若濤汜似之涌波

四十里里漏江在建寧有水道伏流數里復出故曰漏

賦於是乎叩竹緣嶺菌桂臨崖宜旁挺龍目側生荔
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迎隆冬而不凋常
晔晔以猗猗以竹出興古盤江以南竹中實而高節可
竹爲衆藥通使一曰菌蕪也葉曰蕪根曰蕪南裔志曰
龍眼荔枝生朱堤南廣縣捷爲樊道縣隨江東至巴郡
江州縣往往有荔枝樹高五六丈常以夏生其變赤可
食龍眼似荔枝其實亦可食叩竹菌桂龍眼荔枝皆冬
生不枯鬱茂於山林善曰王逸荔枝賦曰綠葉蓊蓊又
曰朱實叢叢生孫卿子曰松栢經隆冬而不凋蒙霜雪而
不攣晔晔猗猗孔翠群翔犀象競馳白雉朝雉猩猩
已見西都賦夜啼金馬騁光而絕景碧鷄儵忽而曜儀火井沈
熒於幽泉高燭飛煽於天垂孔雀孔雀也翠翠鳥也
縣翡翠常以二月九月群翔興古十餘白雉出永昌南涪
猩猩生交趾封溪似猿人面能言語夜聞其聲如小兒啼

春秋傳曰豕人立而啼服子慎曰啼呼也淮南子曰猩
猩知往地理志曰金馬碧雞在越雋青蛉縣禺同山漢
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以醮祭而置
能致也蜀郡有火井在臨邛縣西南火井鹽井也欲出
其火先以家火投之須臾許隆隆如雷聲燭出通天光
燭十里以篝盛之接其光而無炭也燭熾也善曰廣其
雅曰熒光也說文曰燭火焰也音艷天垂天四垂也其間
則有虎珀丹青江珠瑕英金沙銀礫歷符采彪尤炳暉
麗灼酌爍舒藥切永昌博南縣出虎珀玳瑁有白曹
郡瑕玉屬也楊雄蜀都賦云瑕英江珠永昌有水出金
如糠在沙中興古盤町山出銀符采玉之橫文也灼爍
艷色也善曰博物志於後則却背華容北指崑崙緣以
劒閣阻以石門華容水名在江由之北崑崙山名也楊
雄蜀都賦曰北屬崑崙劒閣谷名自蜀
通漢中道一由此背有閣道在梓潼郡東北石門在
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此二處蜀之險隘於是在焉流

漢湯湯傷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

介異族或藏蛟螭知或隱碧玉嘉魚出於丙穴良木攢

於褒谷有鱗曰蛟螭蛟螭水神也一曰雌龍也一曰龍

尸子曰龍淵生玉英丙穴在漢中沔陽縣北有魚尤二

所常以三月取之丙地名也褒中縣南口斜谷水源在

北南流經褒中故北口曰斜南口曰褒同一谷耳長四

百七十里褒斜出良材漢書曰斜谷之木不足為我械

善曰枚乘七發曰波湧而濤起橫奔似其樹則有木蘭

雷行任豫益州記曰嘉魚鱗似鱗魚

侵寢桂杞櫛其於桐欒邪其於櫛八其於櫛七其於櫛南其於櫛幽

藹於谷底松柏鬱鬱於山峯木蘭大樹也葉似長生

如小柿甘美南人以為梅其皮可食陽雄蜀都賦曰樹

以木蘭侵桂木桂也傳曰杞梓之木彌大木也詩曰其

刺也檉柏葉松身榦櫛二樹名皆大小也

擢脩幹竦

長條扇飛雲拂輕霄義和假道於峻岐陽鳥迴翼乎

高標言山木之高也善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廣

雅曰日御謂之羲和左傳曰假道於虞春秋元命

包曰陽成於三故日中

巢居栖翔聿兼鄧林穴宅奇獸

窠宿異禽鄧林林名也窠鳥巢也熊羆咆交其陽

鶚鳩聿其陰援狻猊騰希而競捷虎豹長嘯而永吟

形如鵬皆鷙鳥也枚乘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鶚疾貌

也善曰楚辭曰虎豹闕兮熊羆咆說文曰咆嗥也毛詩曰

鶚彼晨風春秋元命包曰猛虎嘯

谷風起杜篤連珠曰長吟永嘯

濮音所充濮夷也傳曰麋人率百

濮今巴中七姓有濮也

外負銅梁於宕浪渠

內函要害於膏腴銅梁山名宕渠縣名銅梁在巴東宕縣

在巴西出鐵要害地險隘也膏腴土地肥

沃

其中則有巴菽巴戟靈壽桃枝樊以蒹資圍濱以鹽

觀

池巴菽巴豆也巴戟巴戟天也靈壽木名也出涪陵縣

營營青蠅止于樊菹草名也亦名土茹葉覆地而生根可食人飢則以繼糧鹽池出巴東北新井縣水出地如湧泉可煮以爲鹽善曰埤

蒼曰菹蕞也蕞側及切蝻必蜩音山棲龜龜水處

潜龍蟠於沮預子澤應鳴鼓而興雨蝻蜩鳥名也如今之

雌色黑出巴東龜大龜也譙周異物志曰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又沮有萊澤

也巴東有澤水人謂有神龍不可鳴鼓鳴鼓其傍即便雨也善曰李尤七嘆曰龍鼉水處方言曰未升天龍謂

之蟠龍藁母遂孟子注曰丹沙純許熾志出其坂蜜房

郁毓被其阜山圖采而得道赤斧服而不朽涪陵丹興

砂丹砂出山中有穴尚書禹貢曰厥土赤埴巴西漢昌縣多野蜂蜜蠟山圖隴西人也隨道士之名山採藥身

輕不食莫知所如赤斧巴人也能煉丹砂與消石服之身體毛髮盡赤皆古仙者也見列仙傳善曰毛萇詩傳

曰施赤貌也鄭玄尚書注曰熾赤也班固終南頌曰蜜房溜其巔郁毓盛多也若乃剛悍汗生

其方風謠尚其武奮則賓在旅翫之則渝舞銳氣剽

於中葉躋綺容世於樂府善曰廣雅曰悍勇也應劭風

爲漢工時閭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賓人定三秦封目

襲七姓不供租賦閭中有渝水賓人左右居銳氣喜舞

曰風飄以悍氣銳以剛毛詩曰於西則右挾故岷山涌

瀆發川陪以白狼夷歌成章江水出岷山也白狼夷在

三章以頌漢德益州刺史朱輔垌野草昧林麓黝糾儵

式交讓所植蹲存鳴所伏枯則一樹生如兩樹對生一樹

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蹲鳴大芋也其形類蹲

鷄故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鷄至死不

飢善曰黜
儵茂盛貌
百藥灌叢寒卉冬馥異類衆夥禍于何不育

其中則有青珠黃環碧粦若芒消或豐綠黃啼或蕃元丹

椒麋蕪布濩護於中阿風連筵戰餘蔓萬於蘭皋紅葩紫

飾柯葉漸苞敷藥葳蕤落英飄飄青珠出蜀郡平澤

生越雋郡無會縣弩可作箭鏃禹貢梁州厥貢柞石芒

消出蜀郡廣陽山綠萸辛萸藥蕪皆香草也藥蕪出岷

山替陵山風連出岷山一出廣都山岷山特多藥草

其椒尤好異於天下漸苞相苞裹而同長也書曰草木

漸苞藥者或謂之華或謂之實一曰神農是嘗盧附

花鬚頭點也楚辭曰採薛荔之落英神農是嘗盧附

是料聊芳追氣邪味蠲癘痛音消醫揚雄法言曰扁鵲盧

人而醫多盧癘氣不和之氣也痛亦頭痛也周禮四時

皆有癘疾春多痛首之疾漢書相如常有痛病善曰淮

南子曰神農乃始教人播種五穀嘗百草之滋味史記

曰號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古之時醫有俞附醫病

湯液其封域之內則有原隰墳衍通望彌博演以潛沫

蓋浸以縣雒禹貢梁州云淹潛既道有水從漢中沔陽

西南潛出今名復水舊說云禹貢潛水入穴中通岡山下

山之西東流過漢壽南流有高山上合下開水經其中

曰沫水水潛行曰演此二水伏流故曰演以潛沫縣水

在縣竹縣出紫巖山雒水在上雒縣出桐栢山周禮曰

楊州其浸五湖言益州之有縣雒猶揚州之有五湖故

曰浸以縣雒也潛沫縣雒四水所經本皆蜀郡故皆謂

之內也溝洫脉散疆里綺錯黍稷油油稷古稻莫莫指

渠口以為雲門灑灑彪池而為陸六澤雖星畢之滂普

施度尚未齊其膏液廣深四尺為溝倍溝為洫左氏傳

宜也莫莫茂也李冰於湔山下造大壩以壅江水分散

其流溉灌平地故曰指渠口以為雲門也灑流貌詩曰

有池北流浸彼稻田蔡邕曰凝雨曰陸尚書洪範曰星

矣善曰鄭玄周禮注曰黃帝樂曰雲門言黃帝之德如雲之出門也然此唯取雲門之名不取樂也爾乃

邑居隱賑之夾江傍山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

之井戶有橘柚之園隱盛也賑富也梓木名可以為琴瑟蜀都臨邛縣江陽漢安縣皆有

鹽井巴西充國縣有鹽井數十大曰柚小曰橘捷為南安縣出黃甘橘地理志曰蜀都嚴道巴郡胸忍魚復二縣出橘有橘官善曰楊雄蜀都賦曰夾江緣山又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其園則有林檎

枇杷橙柿棣郢亭亭橘移心桃函列梅李羅生皆菓名也林檎

實似赤柰而小味如梨枇杷冬華黃實本出蜀蜀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張揖曰棣山梨善曰爾雅曰橘桃

也山桃百果甲宅異色同榮朱櫻春熟素柰夏成周易曰

曰百果草木皆甲拆鄭玄曰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拆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呼火亞切漢書叔孫通曰古有春嘗果今櫻桃熟可嘗也若乃大火流涼

素柰白柰也王逸荔枝賦曰酒泉白柰

風厲白露凝微霜結詩曰七月流火禮記月令孟秋火也流下也毛詩曰白露為霜楚辭曰微霜結兮眇眇紫黎津潤檿側栗罇呼發

蒲陶亂潰對胡若榴競裂甘至自零芬芬酷苦烈之詩云樹

傳曰榛栗棗脩罇發栗皮拆罇而發也甘至言熟也善曰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紫梨郭璞上林賦注曰蒲陶似燕藟可作酒馬融西第頌曰紫房潰漏又曰胡桃自零若榴已見兩都賦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榛與檿同

其園則有蒟俱蒟弱茱萸瓜疇芋句區甘蔗之辛薑

陽蔭許陰敷蒟蒻醬也緣樹而生其子如桑椹熟時正

藏蒟草也其根名蒟頭大者如斗其肌正白可以灰汁煮則凝成可以苦酒淹食之蜀人珍焉茱萸一名藟也疇者界埒小畔際也楊雄太元經曰陽蔭萬日往菲薇

物言陽氣蔭煦生萬物也陰敷薑生於陰也月來扶踈任土所麗眾獻而儲任土任其土地所生也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

月來扶踈任土所麗眾獻而儲

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

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

尚書所謂任土作貢也

其沃漚盈則有攢在蔣將叢蒲綠菱紅蓮

又以蘋蘩楚辭曰倚沼瀛王逸云瀛澤中也班固以爲畦蔣蓀名也蘊

莖梔梔乃裒於業葉蓁蓁臻墳蕡實時味

有明
信澗
谿
沼
沚
之
毛
蘋
蘩
蘊
藻
之
菜
可
薦

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善曰毛詩曰敷彼行葦維葉柎柎又曰桃之天天其葉蓁蓁又曰桃之天天有蕢其實

其中則有鴻儔鵠侶振鷺路鷦鷯徒鳥胡晨鳧旦至候鴈銜

蘆皆水鳥名鴻鵠多群飛故言侶儔也振鷺鷥鵠二鳥名也晨鳬常以晨飛也鴈候時南北故曰候鴈銜蘆

以禦繒繳今不得截其翼也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
備繒繳善曰毛詩曰振鷺于飛爾雅曰鵠洿澤也郭璞

曰即鵜鵝也說苑曰魏文侯嗜晨
鳧呂氏春秋曰季秋之月候鴈來
木落南翔冰泮北徂

雲飛水宿嘒吭胡剛清渠其深則有白鼃命女鼃玄獺上祭

鱣連
鮠于尊
魴在方
鰕弟啼
鯉豐禮
鱖少嘗
鱒木落者
鱗葉落也
鱗木葉

也善曰淮南子曰木葉落而長年悲家語曰冰泮而農
桑起爾雅曰吮鳥龍禮記月令孟春獺祭魚將食之无

以祭也鱮魚鱮也鱮似鮓鮓似鮒鮒皆見詩也楚辭曰乘白鼃芳逐文魚張衡應司日鼃鳥而收龜應令

差鱗次色錦質報章躍濤戲賴中流相忘莊周云泉

處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
江湖善曰毛詩曰終日七襄不成報章
於是乎金城石

郭兼市巾區旣麗且崇實號成都

城湯闢二九之通門畫方軌之廣塗營新宮於爽塏

擬承明而起廬漢武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周禮經塗九軌畫言端直也爽豈高明也

曰左氏傳曰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者

若猷承明之廬張晏曰
承明廬在石渠門外
結陽城之延閣飛觀射乎雲中

文四

開高軒以臨山列綺窓而瞰江陽城蜀門名也善曰

高軒堂左右長廊之有窓者張載魯靈光殿賦注曰軒檻所以開明也古詩曰交疏結綺窓內則議

殿爵堂武義虎威宣化之闈崇禮之闈議殿爵堂殿堂名也武義虎威

二門名也宣化崇禮皆闈闥之名也華闕雙邈重門洞開金鋪交映玉題

相暉金鋪門鋪首以金爲之玉題以玉爲之孟子曰之華闕長門賦曰旋題玉英善曰西都賦曰樹中天

擠玉戶而撼金鋪外則軌躅錄直八達里閑汗對出比屋

連莞千廡武音萬室開里門也管子曰閑閑不可以無闔

廡序也蘇秦說魏襄王曰廡廡之數也善曰漢書班固與桓生書曰伏孔氏之軌躅音義曰三輔說牛蹄處爲

躅爾雅曰入達謂之崇期孫亦有甲第當衢向術壇蘭

宇顯敞高門納四術道也楚辭九章曰燕雀烏鵲巢堂

門使容駟馬高蓋此言甲第高門可以納駟善曰西京賦曰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李尤高安館銘曰增臺顯敞

靜幽庭扣后苦鍾磬堂撫琴瑟匪葛匪姜疇能是恤疇誰

日蜀志曰諸葛亮爲丞相又曰姜維初爲亮倉曹掾稍遷爲大將軍亞以少城接乎其西

市廛所會萬商之淵列隧百重羅肆巨千賄呼貨山積

纖麗星繁少城小城也在大都人士女衿縣服靚姓才粧

賈音貿莫帶直帶例帶充錯縱橫異物崛詭奇於八方布

有橦華麪有桃榔郎邛杖傳節於大夏之邑蒟醬

流味於番滿禺愚之鄉蘇林曰衿服謂盛服也張揖曰靚謂粉白黛黑也帶貯也橦華

者樹名橦其花柔毳可績爲布也出永昌桃榔樹名也木中有屑如麪可食出興古張騫傳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也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南越傳曰使唐蒙

諷曉南越食蒙以蒟醬蒙問所從來荅曰西北牂柯江
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故漢書曰威蒟醬竹杖則開牂柯
越舊也叩竹杖以節為奇故曰傳節也善曰都人士女
已見西都賦漢書曰富商大賈或帶財八方已見上三
序輿輦雜沓冠帶混并累轂疊跡叛衍相傾誼譁鼎
沸則咤江聒達宇宙躡塵張亮天則埃壒蓋曜靈叛
也莊周曰何貴何賤是謂叛衍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
冠首飾也帶大帶所以束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叛衍
猶漫衍也國語管子曰四人雜處則其言訛說文曰聒
謹語也文子曰四方上下曰宇說文曰宙舟輿所極覆
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白日也闕闕之裏伎巧
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黃潤比
此筒簾盈金所過關市巷也關市外內門也貝錦錦文也
水其文分明勝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江水也黃潤謂
筒中細布也司馬相如凡將篇曰黃潤織美宜制揮楊

雄蜀都賦曰筒中黃潤一端數金簾勝也韋賢傳曰黃
金滿籬善曰毛詩曰百室盈止古詩曰札札弄機杼毛
詩曰萋兮斐兮侈侈隆富卓鄭埒劣名公擅山川貨殖
成是貝錦也
私庭藏鏹九巨萬鈔覓規兼呈亦以財雄翕習邊城
漢書貨殖傳曰蜀卓氏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
者之利下錮齊人之業富至僮八百人程鄭亦治鑄富
埒卓氏司馬相如傳云臨邛富人程鄭亦治鑄富
錢貫也殖貨志曰藏鏹千萬楊雄方言云鈔規裁也梁
益之閒裁木為器曰鈔裂帛為衣曰規兼呈者皆有常
課至擬於王者亦以財雄猶班壹以財雄邊城也漢書
班氏叙傳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城出入弋獵旌旗鼓
吹以臨邛是蜀郡之邊縣故云邊城善曰藏鏹管子之
文也
三蜀之豪時來時往養交都邑結儔附黨廣漢犍為
也本一蜀國漢高祖分置廣漢漢武帝分置
犍為善曰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養劇談戲論
扼腕抵紙掌出則連騎歸從百兩有抵戲篇桓譚七說

曰戲談以要譽張儀傳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戰
國策曰蘇秦說趙王華屋之下抵掌而言皆談說之客
也百兩百乘也詩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善曰若其舊
漢書曰楊雄口吃不能劇談連騎已見西京賦

俗終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賓楊雄蜀都賦曰其俗

迎春送冬百金之家千金之公善曰楚辭曰吉日良辰曹植筵篋引曰置酒高殿上毛詩曰以御賓客且以

醴金罍中坐肴橘四陳觴以清醪鮮以紫鱗羽爵執競

絲竹乃發巴姬彈弦漢女擊節鮮魚鱸也詩云炮鱖鱸鮓巴姬漢之美人猶衛

之雅質蔡之幼女善曰毛詩曰肴核維旅鄭玄曰肴菹醢也核桃梅之屬也左氏傳楚共王有巴姬橘與核義

同起西音於促柱歌江上之飆寮厲紆長袖而屢舞翩

躑躑以裔裔昔周昭王涉漢中流而隕其右辛遊靡拯王遂卒不復還周乃侯其子于西翟實為

長公楚徙宅西河長公思故處始作西音長公繼是音以處西山秦國之風蓋取乎此見呂氏春秋韓子曰長

袖善舞詩曰履舞躑躑合樽促席引滿相罰樂飲今夕一醉累月

言頻飲也善曰東方朔六言詩曰合樽促席相娛漢書曰趙李侍中皆引滿舉白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一醉

富若夫王孫之屬卻公之倫從禽于外巷無居人並

乘驥子俱服魚文玄黃異校結駟續紛王孫卓王孫也

孫田宅射獵之樂擬於人君卻公豪俠也楊雄蜀都賦曰若其漁弋卻公之徒相與如平巨野羅車百乘觀者

萬堤服箭服詩云象弭魚服善曰周易曰即鹿無虞以從禽也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桓子新論曰善相馬者曰

薛公得馬惡貌而正走名驥子周禮六廄西踰金隄東

越玉津朝別期晦匪日匪旬金隄在岷山都安縣西隄有左右口當成都西也壁

玉津在健為之東北當成都之東也楊雄羽獵賦前曰邪界虞淵後曰浮彭蠡張衡羽獵前曰逐息崴嶠後曰

勞許公于箕隅道里遼迴非一日所遊金堤玉津東西分行所欲經營亦非一所其間悠遠故曰朝別晦期也

若云一月之中乃能踈秋蹈蒙籠涉躡寥廓鷹犬倏睽
周徧不以旬日者也
勝尉尉羅絡幕倏睽疾速也尉羅鳥獸網也絡幕施張
論曰道路皆蒿草寥廓狼籍子雲賦曰倏睽倩洌
籍子雲賦曰倏睽倩洌
揮霍中網林薄毛群獸也羽族鳥也陸離分也紛屠
麋京麋翦旌塵帶文蛇跨彫虎皆獵之所得也麋麋體
翦之蛇虎可畏而帶跨之言其勇也尸子曰中黃伯志
云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厥虎善曰越人衣文蛇志
未騁時欲晚追輕翼赴絕遠出彭門之闕馳九折之坂
經三峽之崢嶸躡五岫之蹇澹岷山都安縣有兩山
門楊雄蜀都賦曰彭門鴻岫九折坂在漢壽嚴道縣即
萊山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相去可二十丈左
右崖甚高入謂之峽江水過其中五岫山名也一山有
五重在越舊當犍為南安縣之南也楊雄蜀都賦曰五

岷參差善曰楚辭曰下崢嶸
兮無地子虛賦曰蹇澹溝瀆
戰食鐵之獸射噬毒之鹿
晶胡了切當為驅于氓於萋草彈言鳥於森木
白臆似熊而小以舌舐鐵須更便數十斤出建寧郡也有神
鹿兩頭主食毒草名之食毒鹿出雲南郡此二事魏完南中
志所記也易曰噬腊肉遇毒羆氓謂羆人也言鳥羆鵠之屬
皆出南中文立蜀都賦虎豹之人善曰方言曰噬食也博物
志曰江漢有羆人能化為虎說文
日拍拊也漢書音義曰萋盛貌
按象齒戾犀角鳥
鍛所翻獸廢足鍛翻不能飛廢足不能行也善曰淮南
也殆而竭列綺來相與第如滇池集于江洲試水客艤
音輕舟娉江斐與神遊竭去也第且也相如傳曰第如
蟻界有大澤水周二百餘里水乍深廣乍淺狹似如倒
池故俗去滇池江洲在巴郡楊雄蜀都賦曰分川並注
合乎江洲滇池江洲非一處也今連之者說或有在滇
池時或有在江洲時無有常也應劭曰艤正也一日南

方俗謂正船迴濟處為艤項羽傳曰烏江亭長艤船待羽江斐二女遊於江濱逢鄭交甫挑之不知其神女也遂解珮與之交甫悅受珮而去數十畹翡翠釣鯉偃步空懷無珮女亦不見語在列仙傳

鮒鮒長下高鵠出潜蚪鰻名吹洞簫發擢宅謳感鰻魚

動陽侯洞簫長簫無底也王褒所頌者也漢元帝能吹洞簫擢謳鼓擢而歌也鰻魚出江中頭與身正

善曰擢謳已見淮南子曰瓠巴鼓琴鰻魚出聽騰波沸涌

珠貝汜浮若雲漢含星而光耀洪流管子曰若江湖之

也言魚駭波動珠貝浮見也善曰將餐獠召力者張帝幕

會平原酌清酤戶割芳鮮飲御酣賓旅旋車馬雷駭轟

轟闐闐若風流雨散漫乎數百里間獠獵也帝平帳也周禮曰田則張幕

設帝月令曰躬耕帝籍反乃執爵命曰勞酒言以宴群臣也鮮新殺者也一日生肉也善曰既載清酤毛萇詩

酒也斯蓋宅土之所安樂觀聽之所踴躍也焉獨三川

為世朝市若乃卓犖角奇譎倜儻罔已一經神怪一緯

人理遠則岷山之精上為井絡天帝運期而會昌景福

盼喜饗而興作碧出萇弘之血鳥生杜宇之魄妄變化

而非常羌見偉於疇昔張儀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

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

福上為天井言岷山之地地上為東井維絡岷山之精上為

天之井星也昌慶也言天帝於此會慶建福也莊周曰

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為碧蜀記曰昔有人姓杜

名字王蜀號曰望帝宇死俗說云字化為子規子規鳥

名也蜀人聞子規鳴皆曰望帝也善曰降丘宅土劉向

雅琴賦曰觀聽之所至乃知其美也漢書音義韋

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上林賦曰盼饗布寫近則

江漢炳丙靈世載其英蔚若相如皜在若君平王褒韓

時而秀發楊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絢呼道德摘離藻揆

傷天庭考四海而為雋俊當中葉而擅名是故遊談者

以為譽造作者以為程也相如司馬長卿也君平嚴遵

皆蜀人君平作老子指歸子雲作太玄法言故曰幽思

絢道德也鄭玄曰文章成謂之絢漢武帝讀相如子虛

賦而善之吾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元帝善王褒所作

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之楊雄奏羽獵賦

天子異焉又云班固述雄傳曰初擬相如獻賦黃門故

曰史記曰屈原浮游於塵埃之外蟬然泥而不滓者也

徐廣曰躡蹠淨之貌也周易曰含章可貞馮衍德誥曰

沈情幽思引六經之精微毛詩曰昔在中葉戰至乎臨

國策蘇秦曰外客遊談之士無敢自進於前也

谷為塞因山為障峻岨繩埒劣長城豁險吞若巨防

蘇秦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邪北有渤海西有清河所謂

四塞之國也史遷述蒙恬傳曰據河為塞大曰隄小曰

滕云峻岨之嚴視長城若滕埒也豁深貌一人守隘萬夫

也戰國策曰淮南子曰一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

莫向善曰淮南子曰一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

自王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扶風人也王

莽時為導江卒正更始立述恃其地險眾附遂自

立為天子蜀志曰先主姓劉諱備漢靖王勝後也益州

牧劉璋使人迎先主令討張魯先主遂進圍成都璋出

降先主即皇帝位由此言之天下孰尚故雖兼諸夏之富

有猶未若茲都之無量也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

業也又論語曰惟酒無量

文選卷第四

文選卷第五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果尔手校

廣
定

彭
山

文林郎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京都下

左太沖吳都賦一首

劉淵林注

吳都賦

吳都者蘇州是也後漢末孫權乃都於建業亦號吳

東吳王孫覿然而哈

覿大笑貌莊周云齊桓公覿然而笑楚人謂相笑為哈楚辭曰衆兆所哈

善曰覿勅忍切哈呼來切

曰夫上圖景宿辨於天文者也下料

聊物

土析於地理者也

謂天垂其象而分野形地以別土而區域殊料度也善曰文子曰天道為文地理為

道為

古先帝代曾覽八紘之洪緒一六合而光宅翔集

遐宇鳥策篆素玉牒石記烏聞梁岷有陟方之館行宮

之基歟

淮南子曰九州外有八澤方千里八澤之外有八紘亦方千里蓋入索也一六合而光宅者并有天

下而一家也說文曰牒札也石記刻石書傳記也烏安也梁梁州也岷岷山皆蜀地也書云舜陟方謂南巡守也光武紀云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善曰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尚書序曰光宅天下鳥策鳥書於策也春秋運斗樞曰黃龍負圖出置帝前鳥文漢書音義曰大篆蟲書鳥書是也鄭玄禮記注曰筴簡也篆素篆書於素也楊雄書曰齋油素四尺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玉牒文祕天子事也說文曰牒記也牒與謀同孝經鈞命訣曰封禪刻石紀號也天子行所立名曰行宮陟升也方道也巡狩謂舜也而吾子言蜀都之富禹同之有瑋其區域美其林藪矜巴漢之阻則以為龍襲險之右徇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齷齪而筭顧亦曲士之所歎也旁魄而論都抑非大人之壯觀也

吾子謂西蜀公
子言蜀地富饒

及禹同之所有也瑋美也蜀都賦云左綿巴中百濮所充緣以劍閣阻以蜀門矜夸其險也徇營也士身從物曰徇夸物示人亦曰徇卓王孫曰吾聞岷山之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三年不取其形如蹲鴟故號也越雋郡蜻蛉縣禹山有金馬碧雞之神巴漢之阻巴郡之扞關也漢中廣漢其路由於劍閣褒斜也易無妄曰災氣有九陽既陰既四合為九一元之中四千六百一十七歲各以數至陽既故云百六之會王孫言公子徇其土地自生蹲鴟可以救代飢饉度陽九之厄漢書律歷志具有其事齷齪好苛局小之貌曲謂僻也言筭量蜀地亦是曲僻之士旁魄取寬大之意王孫謂寬大之意論西都也善曰楊雄城門校尉箴曰盤石唐堊襲險重固漢書酈食其曰其將齷齪好苛禮齷齪楚角切文子曰曲士不可言至道莊子曰將旁礴萬物以為一司馬彪曰旁礴猶混同也礪與魄同鵬鳥賦曰大人不曲何則土壤不足以攝生山川不足以周衛公孫國之而破諸葛家之而滅茲乃喪亂之丘墟顛覆之軌轍安可以儼矣王公而著風烈也

攝持也老子曰善攝生漢書公孫述王莽末時

王蜀為光武將吳漢破之魏志曰漢末諸葛亮輔劉備而為臣都於蜀終於魏將鄧艾所平麗著也凡天下存亡

唯繫乎人然強弱有常勢利害有常地必有不可守之上不

可興之國矣易曰六五之吉麗王公也善曰漢武栢梁臺衛尉詩曰周衛交戟禁不時毛詩曰喪亂弘多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奢靡也尚書周公曰弊化奢麗風烈已見南都賦翫其磧礫而

不窺玉淵者未知驪龍之所蟠也習其弊邑而不覩上邦者未知英雄之所躔也磧礫淺水見沙石之貌玉淵水深之處美玉所出也尸子曰龍淵生

王英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領下故曰不窺玉淵者不知驪龍之蟠也善曰上林賦曰下磧礫之坻說文曰磧水渚有石也且歷切驪音離左氏傳曰衛州吁曰弊邑與陳蔡從上邦猶上國也方言曰躔歷行也子獨未聞大吳之巨麗乎且

有吳之開國也造自太伯宣於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建至德以荆洪業世無得而顯稱申克讓以立風俗輕脫

躔於千乘若率土而論都則非列國之所缺望也戰國策曰黑齒彫題大吳之國也昔周太伯三以天下讓延陵季子辭國而不處遂化荆蠻之方與華夏同風二人所興左氏傳曰太伯端委以治端委禮衣委貌謂冠袖長而裳齊委

至地也孔子曰太伯三以天下讓人無得而稱焉善曰端委至德大節也高節克讓延陵也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札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讓不受史記曰壽夢欲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也漢書武帝曰吾去妻子如脫屣耳聲類曰躔或為韃說文曰韃鞬屬也亦所解切諸侯故言千乘之國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上欲王盧縮為群臣缺望臣墳曰缺謂相缺而怨望也缺音決故其經略上當星紀拓音土畫疆卓犖音兼并

包括干越跨躡蠻荆左傳曰天子經略土地定城國制諸侯略分界也一曰遠界為經略也爾雅曰星紀

斗牽牛吳分野斗者日月五星之所經始故謂之星紀意者斗為星紀則其分域亦所以能為綱維故曰卓犖兼并也越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地吳之所并也荆蠻吳所得荆州四郡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善曰漢書曰戎狄之與干越不相入也音義曰干南方越名也春秋曰干越入吳杜預注曰干越人發語聲詩曰蠢爾蠻荆攷女寄其曜翼軫

寓其精指衡岳以鎮野目龍川而帶垆攷女越分翼軫楚分非吳分故言寄曜寓精也

善曰漢書曰越地攷女之分野楚地翼軫之分野周禮曰正南曰荆州其鎮衡山漢書南海有龍川縣南越志縣北有龍亢山舜時

有五色龍乘雲出入此爾其山澤則鬼嶷嶢光巒冥鬱鬱沸潰

亢爾雅曰林外謂之垺泗泮汗滇沔淼漫或涌川而開瀆或吞江而納漢硯硯硯硯

澎澎沔沔礧礧乎數州之間灌注乎天下之半山之大者衡嶽澤之

大者彭蠡地理志曰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會稽餘姚縣蕭山漢水所出鬼嶷高大兒巖冥鬱鬱山氣暗昧之狀潰如泮汗謂直望

無崖也滇沔淼漫山水闊遠無崖之狀錢塘縣武林水所出龍川故曰涌川九江經廬山而東故曰開瀆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

定故曰吞江又曰漢水東為滄浪南入于江故曰納漢硯硯石在數州之間土地闊遠故曰天下之半善曰嶷魚力切字指曰完禿

山也五骨切埤蒼曰岬鬱山兒扶勿切沔胡東切滇通見切沔莫見切淼水兒音眇眇胡罪

切礧力罪切沔古旦切百川派別歸海而會控清引

濁混濤弁瀨瀆薄沸騰寂寥長邁渾焉洶呼

洶切洶隱焉礧礧字說曰水別流為派濤大波也瀨急湍也長邁不回之意礧苦蓋切善曰尚書大傳曰百

川趨于海洶洶礧礧皆水聲也出乎大荒之中行乎東極之外經扶桑之

中林包湯谷之滂沛潮波汨起迴復萬里歔霧逢淖雲蒸

昏昧大荒謂海外也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昏之國也又曰東至大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鈗北至祝栗

謂之四極謂四方之極極遠也言大荒東極扶桑湯谷者謂海外彌廣無所不連也潮波汨起言水彌廣汨急疾无所不至歔霧水霧之氣似雲蒸昏暗不明也善曰扶桑湯谷已見

上文逢薄工切淖蒲昧切泓澄齋滌瀕溶沆戶潋余莫測其深莫究

其廣澶涸漠而無涯惣有流而為長環異之所叢育鱗甲

之所集往善曰說文曰泓下深大也澄湛也齋滌迴復之貌皆水深廣闊也齋於夏切滌於權切渙胡孔切溶

余腫切渙涸安流貌渙音纏渙音恬壞異龜魚皆在水中生長於是乎長鯨吞航修鯢吐浪

躍龍騰蛇蛟鼈琵琶王鮪偉鯨鮓鮓印龜鱉鰭鳥賊擁劔

音恬壞異龜魚皆在水中生長

航舡之別名異物志云鯨魚長者數十里小者數十丈

亦有黃白可食其頭琢去齒旬日間更生廣州有之涵沉也楊雄方言曰南楚謂沉爲涵泳潛行也見爾雅言已上魚龍潛沒泳其中善曰莊子曰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周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楚辭曰騰蛇兮後從文子曰騰蛇無足而騰鯢音菑鯢音夷鯢音表切鯢甫亦切鰐五洛切涵音含葺入鱗鏤甲詭類舛

茸累也甲謂龜甲也楚辭曰魚
 茸鱗以自別噉喁魚在水中羣

出動口貌善曰毛詩曰沂沔從之道阻且長

淮南子曰水濁則魚噉喁噉牛檢切喁魚鹵切鳥則鷓鴣鸚鵡

燭玉霜瑞玉霜鳴路鳴鴻爰居避風候鴈造七報江瀝鶻鸛

鷓鴣水鳥也。鷓鴣如路鳥。

[illegible]

經注曰鷗水鷗也鷗音庸鷗音渠鷗音秋湛淡羽儀隨波參差理翮整翰容

與自翫彫啄蔓藻刷盪漪瀾湛淡迅疾見漪瀾水波也彫啄鳥食貌蓋藻海藻之屬也

善曰說文曰刷刮也漪蓋語辭也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爾雅曰大波為瀾魚鳥聳聳萬物蠢

昌生芒芒默默慌慌廣固奄欬勿許神化翕忽幽育明窮性

極形盈虛自然蚌蛤珠胎與月虧全巨鰲負負器許首

冠靈山大鵬續翻翼若垂天振盪汪流雷抃重淵殷上聲動

宇宙胡可勝原蠢動也默默絕遠貌奄欬去來不定之意翕忽疾貌幽育明皆謂珠玉光耀之狀

也窮性極形物皆極之也呂氏春秋曰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列仙傳曰鰲負蓬萊山而抃滄海之中具鰲負

用力壯貌莊子曰北溟有魚名鰲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鵬之將徙於南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九萬

里示振盪之狀也汪流水深貌其聲勢之不可勝盡也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天地者也善曰鰲耳衆聲也埤蒼云鰲

不聽也魚幽切耳牛乙切杜篤論都賦曰蠢生萬類默默不

明貌許既切春秋保乾圖曰日以圓照月以虧全宋均曰全

十五日時也列子夏革曰渤海之東曰歸墟其中有五山焉

帝命禺強使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五山峙而不動中記曰

鰲龜也西京賦曰巨靈負負王逸楚辭注曰擊手曰拊音卜島嶼序鰲龜也鰲龜也

曠瞻迢遞迴眺冥蒙珍怪麗奇隙充徑路絕風雲通洪桃屈

盤丹桂灌叢瓊枝抗莖而敷葉珊瑚幽茂而玲瓏島海中

洲上有山石魏武蒼海賦曰覽島嶼之所有綿邈廣遠貌水

中可居曰洲小洲曰渚曠瞻迢遞謂島嶼也馮隆高貌迢遞

遠貌迴眺冥蒙謂洲渚深奧之貌言珍怪之物麗於島嶼之

中徑路絕者人道斷絕風雲通者唯風雲能交通也意者謂

奇怪之徒因風雲以交通水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

上有大桃屈盤三千里桂生蒼梧交趾合浦以南山中所在

叢聚無他雜木也其枝葉皆辛木叢生曰灌瓊樹生其華藥

仙人所食令人長生楚辭曰精瓊藥以為糧蓬萊三山神仙

所居故宜有焉漢書歌曰上蓬萊咀瓊英珊瑚樹赤色有枝無

華扶南傳曰張海中有盤石珊瑚生其上玲瓏明貌善曰後

漢黎陽山碑曰山河馮隆有精英兮朱稱鬱金賦曰丹增岡桂植其東莊子曰南方積石千里名瓊枝高百二十仞

重阻列真之宇玉堂對雷石室相距藹藹翠幄嫋嫋素女江

斐於是往來海童於是宴語斯實神妙之響曷嗟難得而

覩縷玉堂石室仙人居也海童海神童也吳歌曲曰仙人齋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嗟楚人發語端也善曰馮衍

爵銘曰富如江海壽記列真道書曰上曰神次曰仙人下曰真人楚辭曰紫貝闕兮玉堂鄭玄禮記注曰堂前有承雷列

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藹藹盛貌徐幹齊都賦曰翠幄浮遊埤蒼曰嫋嫋美也奴鳥切史記曰泰帝使素女

鼓五十絃瑟神異經曰西海有神童乘白馬出則天爾乃地下大水王延壽王孫賦曰嗟難得而爾縷縷力戈切

勢坎北卉木馭蔓遭藪藪為圃值林為苑異荇蔞蔞育夏畦

冬舊方志所辨中州所羨塊北莽沕也高下不平貌也卉百草

言林藪非一所在皆為苑圃有國有家者因天地之自然不復假人功為園圃也爾雅曰荇榮也蔞華也數蔞華開貌南土草

木通冬生故曰舊善曰鵬鳥賦曰塊北無垠塊鳥即切北鳥八切廣雅曰馭長也鳥老切荇枯瓜切爾雅曰

蔞榮也郭璞曰蔞猶敷蔞亦草之貌也草則藿蔞豆蔻

薑彙非一江離之屬海苔之類綸組紫絳食葛香茅莫侯

石帆水松東風扶留異物志曰藿香交趾有之豆蔻生

似益智皮殼小厚核如石榴辛且香蔞草樹也葉如枳櫛而小三月採其葉細破陰乾之味近苦而有甘并雞

舌香食之益美薑彙大如累氣猛近於臭南土人擣之以為薑菱一名廉薑薑生沙石中薑類也其累大辛而香

削皮以黑梅并鹽汁漬之則成也始安有之彙類也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所謂薑彙非一也江離香草

也楚辭曰扈江離海苔生海水中正青狀如亂髮乾之亦鹽藏有汁名曰濡苔臨海出之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

海有之紫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生取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絳絳草也出臨賀郡可以染食葛蔓生

與山葛同根特大美於芋也豫章間種之香茅生零陵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無葉高尺許其華離婁相貫

連雖無所用然異物也死則浮水中人於海邊得之希有見其生者水松藥草生水中出南海交趾東風亦草也出九真扶留藤也緣木而生味辛可食檳榔者斷破之長寸許以合石貢灰與檳榔并咀之口中赤如血始興以南皆有之善曰蒟音納蔻火豆切布漢皋澤蟬聯陵丘黃綠山嶽之岳彙音謂綸古頑切

冪歷江海之流抗白蒂銜朱蕤鬱兮茝茂晔兮菲菲光色炫晃芬馥肝蠶職貢納其包匭離騷詠其宿莽布漢貌蟬聯不絕貌黃綠布藤上貌冪歷分布覆被貌許氏記字曰岳隅隅而山之節也抗搖也蒂花本也菲菲花美貌也方言曰凡草生而初達謂之茝芬馥色盛香散狀包裏也匭猶結也尚書禹貢曰包匭菁茅菁茅生桂陽可以縮酒給宗廟異物也重之是故既包裏而又纏結之一曰匭也爾雅曰卷菴草拔其心不死江淮間謂之宿莽屈原嘉之以其志故離騷曰夕覽洲之宿莽善曰毛萇詩傳曰抗動也淮南子曰草木之勾萌銜翠載實說文曰蕤草木華垂貌肝蠶已見蜀都賦黃綠出也岳音節茝以稅切蕤汝誰切

木則楓柙甲 橡樟枿櫚栢甲 根縣杭柁櫨文櫨甲 櫨甲

櫨甲 平仲櫨櫨松梓古度楠榴之木相思之樹櫨柙皆香木名

也櫨樟木也異物志曰枿櫨櫨也皮可作索栢根樹也直而高其用與枿櫨同枿櫨出武陵山栢根出廣州木縣樹高大其實如酒杯皮薄中有如絲綿者色正白破一實得數斤廣州曰南交趾合浦皆有之栢大樹也其皮厚味近苦澀剥乾之正赤煎訖以藏衆果使不爛敗以增其味豫章有之柁櫨二木名文木也材密緻無理色黑如水牛角曰南有之櫨木樹皮中有如白米屑者乾擣之以水淋之可作餅似麵交趾盧亭有之櫨櫨二木名劉成曰平仲之木實白如銀君遷之樹子如瓠形松櫨二木名古度樹也不華而實子皆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正赤初時可煮食也廣州有之南榴木之盤結者其盤節文尤好可以作器建安所出最大長也相思大樹也梓理堅邪所之則文柁勑倫切櫨音襄櫨音貞

宗生高岡族茂幽阜擢本千尋垂蔭萬畝攢柯挈莖重葩殫葉輪囷蚪蟠埤塹鱗接榮色雜糅網繆繻繡宵露霑徒 霽徒 旭日晻感 晻感 時與風颺搖 颺搖 樣

飈瀏飈飈鳴條律暢飛音響亮蓋象琴筑并奏笙竽

俱唱

宗生宗類而生於高山之脊故名宗生族茂言種族繁多也擢本高聳見八尺曰尋言婆娑婆覆萬畝之地莊子曰匠

石見樹百圍其臨千仞而後有枝此大樹之屬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挈亂也女居切殫重也葉重疊貌於劫切鄒陽上書曰輪困離奇輪困謂屈曲貌蚪蟠謂樹如龍蛇之盤屈相糾也埤埤枝柯相重疊貌埤埤楚立切埤埤除立切縹緲言草木花光似縹緲文網繆花采密貌霽霽露垂貌毛詩曰旭日始旦時亦闇也房妹切飈瀏風聲也飈於酉切瀏力久切飈所求切飈音留律謂籟也契仲文所謂幽律是也言木枝葉與風搖蕩作聲如律呂之暢說文曰筑似第五絃之樂也世本日隨作等鄭玄周禮注曰三十六簧也

其上則援父哀吟獬子長嘯狔鼯

吾

裸火然騰越飛超爭接

縣垂競游遠枝驚透沸亂牢落翬散

吳越春秋曰越有處女出於南林之中越王使使聘

問以劍戟之事處女將北見於越王道逢老翁自稱素表公問處女吾聞子善爲劍術願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唯公試之於是表公即跳於林竹槁折墮地處女即接表公操本以刺處女女應節入三入困舉枝擊之表公即飛上樹化為白猿遂引去獬子狔類猿身人面見人肅異

物志曰狔猿類露鼻尾長四五尺居樹上雨則以尾塞鼻建安臨海北有之鼯大如猿肉翼若蝙蝠其飛善從高集下食火煙聲如人號一名飛生飛生子故也東吾諸郡皆有之裸然狔狔之類居樹色青赤有文曰南九真有之楊雄方言曰透驚也善曰山海經曰獄法之山有獸狀如犬人面見人則笑名獬獬胡奔切枚乘兔園賦曰上涌雲亂葉翬散狔余幼切越吐教切超士弔切

其下則有梟羊麀儕狼狽

猢猻象烏菟之族犀兕之黨鉤爪鋸牙自成鋒穎精

若耀星聲若震霆名載於山經形鏤於夏鼎

爾雅曰梟羊一名萬

萬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及踵見人則笑左手操管海南經所云也異物志云麀狼大如麀角前向有枝下出反向上長者四五尺廣州有之常居平地不得入山林山海經曰南海之外有猢猻狀如猢猻首食人猢猻屬也或曰能化爲人也象生九真曰南山中大者其牙鼻長一丈於菟虎也江淮間謂虎爲於菟犀狀如水牛頭似猪四足類象倉黑色一角當額上鼻上角亦墮也又有小角長五寸不墮性好食棘口中灑血武陵巴南山

中有之兕獸也似牛左傳曰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
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而為之備使人知神姦故人入
山澤林藪不逢不若魍魎魍魎莫能逢之故曰形鏤於
夏鼎善曰麋齊在西切契於八切猗以主切淮南子曰勾
爪鋸牙於是摯矣禮記曰刀却刃授穎鄭玄曰其竹則
穎也摯伯陵荅司馬遷書曰有能見鋒穎之狀其竹則
管管於林筵於桂箭射筒袖由梧有篁篁篁有叢皆竹
異物志曰篁管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
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廬陵界有之始興以南又多小
桂夷人績以為布葛籐筵是袁公所與越女試劍竹者
也桂竹生於始興小桂縣大者圍二尺長四五丈箭竹
細小而勁實可以為箭通竿無節江東諸郡皆有之射
筒竹細小通長丈餘亦無節可以為射筒筒及由梧
竹皆出交趾九真篁竹大如戟槿實中勁強交趾人銳
以為矛甚利篁竹有毒夷人以為觚刺獸中之則必死
管于君切篁芳
雪櫛音勞蕭瑟檀欒蟬蛸玉潤碧鮮梢雲

無以踰嶮谷弗能連嶽為族為食其實鵲鵲擾其間

苞筍冬筍也出合浦

其味美於春夏時筍也見馬援傳漢書天文志曰見梢雲其
說梢如樹也嶮谷崑崙北谷也漢書律歷志黃帝詔伶倫為
音律伶倫乃之崑崙山之陰嶮谷之中取竹斬之以其厚均者
吹之以為黃鍾之管鸞鷟鳳雛也鸞雛周本紀曰鳳類也非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黃帝時鳳集東園食帝竹實終身不
去馴擾善也善曰櫛蕭長直貌筍茸茂盛貌蕭瑟聲也冒犯
也嬋娟言竹妍雅也櫛所六切蕭丑六切枚乘兔園賦
曰脩竹檀欒夾水碧鮮言竹似之也梢雲山名出竹其果
則丹橘餘甘荔枝之林檎榔無柯椰葉無陰龍眼橄欖
探榴禦霜結根比景之陰列挺衡山之陽薛瑩荆揚已南異物志曰餘甘如梅
李核有刺初食之味苦後口中更甘高涼建安皆有之荔枝
樹生山中葉綠色實赤肉正白味甘美檳榔樹高六七丈正直
無枝葉從心生大如楮其實作房從心中出一房數百實實
如鷄子皆有殼肉滿殼中正白味苦澀得扶留藤與古賁灰
合食之則柔滑而美交趾日南九真皆有之椰樹似檳榔無
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如掛物

也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膚白如雪厚半寸如豬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也龍眼如荔枝而小圓如彈丸味甘勝荔枝蒼梧交趾南海合浦皆獻之山中人家亦種之橄欖生山中實如雞子正青甘美味成時食之益善始興以南皆有之南海常獻之探椰子樹也生山中實似梨冬熟味酸丹陽諸郡皆有之榴音敢攬音覽探市瞻切漢書音義如淳曰比景日中於頭上景在已下故名之比景比方利切一作比景云漢武時日南郡置北景縣言在日之南向北看日故名宋玉笛賦曰余嘗觀於衡山之陽

素華斐丹秀芳臨青壁系紫房鷓鴣南翥而中留孔雀綵羽以翺翔山雞歸飛而來棲翡翠列巢以重行鷓鴣如雞黑色其鳴自呼或言此鳥常南飛不比豫章已南諸郡處處有之孔雀尾長六七尺綠色有華彩朱崖交趾皆有之在山草中山雞如雞而黑色樹棲晨鳴今所謂山雞者鷓鴣也合浦有之翡翠巢於樹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于大未飛便取之皆其琛賂則琨瑶之阜銅錯之垠火齊之出於交趾鬱林郡

寶駭雞之珍頰丹明璣金華銀樸紫貝流黃縹碧素

玉隱賑歲嵬雜挿幽屏井必精曜潜穎砮侈直山谷磻

岸為之不枯林木為之潤黷隋侯於是鄙其夜光宋王

於是陋其結綠琨寶也賂貨也詩曰來獻其琛大賂南金琨瑶皆美石也錯金屬也禹貢揚州貢金

三品謂金銀銅也異物志曰火齊如雲母重沓而可開色黃赤似金出日南頰赤也丹丹砂也出山中有穴禹貢荆

州貢丹璣珠屬也朱崖出珠金華采者銀朴銀之在石者紫貝以色言之流黃土精也淮南子曰夏至而流黃澤縹碧素

王者亦以色言也砮者言其如砮槌而侈落山谷者淮南子曰積疊琬玉以純脩碣張衡南都賦曰隋珠夜光張祿

先生曰宋有結綠隋侯宋王於此各鄙其實也善曰尚書曰琨瑶篠蕩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則犀駭雞宋哀曰

角有光鷄見而駭驚也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崖謂金有華采者坪蒼曰歲嵬不平也又重累貌歲烏乖切嵬

故乖切幽屏謂生處也潜穎謂潜深而有光穎說文砮槌空青珊瑚墮之珠玉潜伏土石間隨四時長故砮毀侈落

山谷之土石也潤膩也黠黑茂貌碧勃列切孫卿子曰言無小而不聲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許慎淮南子注其荒陬子譎決詭則有龍穴內

蒸雲雨所儲陵鯉若獸浮石若桴雙則比目片則王餘窮陸飲木極沈水居泉室潛織而卷綃淵客慷慨而泣珠開北戶以向日齊南冥於幽都限四隅謂邊遠也湘東新平縣有龍穴穴中黑土天旱人人便共以水沾穴則暴雨應之常以此請雨也陵鯉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鯉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曰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鯉也浮石體虛輕浮在海中南海有之桴舟也比目魚東海所出王餘魚其身半也俗云越王鱸魚未盡因以殘半棄水中為魚遂無其一面故曰王餘也朱崖海中有渚東西五百里南北千里無水泉有大木斬之以盆甕承其汁而飲之水居鯨人水底居也俗傳鯨人從水中出曾寄寓人家積日賣綃綃者竹孚俞也鯨人臨去從主人索器泣而出珠滿盤以與主人日南人北戶猶曰北人南戶也善曰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謂日既在北則南冥與幽都

同王餘泉客皆見博物志窮陸見後漢書史記曰秦始皇地南至北向戶北據河為塞其四野則珍

無數膏腴兼倍原隰殊品眾隆異等象耕鳥耘此之自

與穡捉秀菰孤穗詞翠切於是乎在吟啜謂地廣道多也舊井田間有徑有畛善曰

鄭玄毛詩箋曰吟舊田有徑路也之引切說文曰啜兩陌間道也知衛切又陟劣切說文曰窰汙邪下也於瓜切越絕書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禹葬會稽鳥為之耒左傳曰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煮海為鹽採山鑄錢

國稅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繇善曰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則招致

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為鹽國用富饒異物志交趾稻夏熟農者一歲再種劉欣期交州記曰一歲八蠶繭出日南也

徒觀其郊隧之內奧都邑之綱紀霸王之所根柢帝開

國之所基趾郭郭周匝重城結隅通門二八水道陸衢所以經始用累千祀憲紫宮以營室廓廣庭之漫漫

寒暑隔閼

蓋

於邃宇虹蜺回帶於雲館所以跨躋煥炳

萬里也

爾雅曰柢本也吳與周並世世稱王自泰伯至闔閭二十五世矣夫差益強大得為盟主故曰霸王之所根柢也越絕書曰吳郭周匝六十八里六十步大城周匝四十七里

二百一十步水門八陸門入其二有樓名門者車船並入昌門今見在銅柱石填地大城中有小城周十二里亦有水陸門皆闔閼宮在高平里言經營造作之始使子孫累代保居也漫漫長遠貌寒暑所闔謂冬溫夏涼善造姑蘇之高臺臨四遠曰西都賦曰虹蜺迴帶於林檎

而特建帶朝夕之濬池佩長洲之茂苑窺東山之府則

壞寶溢目觀海陵之倉則紅粟流行

姑蘇吳臺名也善曰越絕書曰

吳王夫差起姑蘇之臺五年乃成高見三百里史記曰越伐吳敗之姑蘇漢書伍被曰子胥云見麋鹿遊姑蘇之臺然姑胥即姑蘇也漢書被乘上書曰夫漢諸侯方輸錯出其珍怪不如東山之府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園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遊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禁邕月令章句穀藏曰倉蒼頡篇曰觀索視之貌師蟻切漢書太倉

之粟紅腐而不可食

起寢廟於武昌作離宮於建業闡闔閼之所營采

夫差之遺法抗神龍之華殿施榮楯而捷獵崇臨海之崔魏飾

赤烏之華曄

吳志曰前吳都武昌在豫章後都建業在丹陽孫權自會稽徙治丹陽建業人皆不樂徙故為歌曰寧飲建業

水不向武昌居言離宮者明非吳舊都也神龍建業正殿名臨海赤烏皆建業吳大帝所太初宮殿名也捷獵高顯獵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欲伐吳大夫種對以九術於是作榮楯嬰以白鮮鏐以黃金狀類龍蛇以獻吳王夫差夫差大悅子胥諫曰王勿受也王不聽遂受之以飾殿也闔閼吳城郭宮室其子夫差嗣增崇侈靡孫權移都建業皆學之故曰闔閼之所營采夫差之遺法而施榮楯也春秋左氏傳曰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玩好必從歡樂是務

東西膠葛南北崢嶸房櫳對橫

是連閣相經

闔閼請詭異出奇名左稱彎磻右號臨磻

善曰膠葛長遠貌崢嶸深遠貌魯靈

光殿賦曰洞膠葛其無垠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又曰橫帷屏屬然則門牕之燕通名橫磻音梘音義同彎磻臨磻闔閼名也吳後主起昭明宮於太初之東開彎磻臨磻二門彎磻宮東門臨磻宮西門磻巨依切磻口耕切彫鏤鏤梁青瑣丹楹圖以

雲氣畫以仙靈雖茲宅之夸麗曾未足以少寧思此屋於傾

宮畢結瑤而構瓊

梁簡也瓊戶兩邊以青畫為瓊文楹柱也汲郡地中古文冊書曰築築傾宮飾瑤臺紂作瓊室立玉

門言其夸麗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桐謂之案音節左氏傳曰丹桓宮楹柱預曰楹柱也

高闈有閼洞門方軌朱

闕雙立馳道如砥樹以青槐亘以綠水玄蔭耽耽清流豐豐

李尤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漢書音義應劭曰馳道天子之道毛詩曰

周道如砥言其平直也漢書賈山上書曰秦為馳道樹以青松然古之

表道或松或槐也亘引也耽耽樹陰重貌韓詩曰疊水流進貌列寺七里俠棟陽路屯營櫛比解

署基布橫塘查下邑屋隆夸長干延屬飛甍舛互

吳自宮門南出苑路

府寺相屬俠道七里也解甍署也吳有司徒大監諸署非一也橫塘在淮水南近家渚綠江築長堤謂之橫塘北接柵塘查下查浦在橫塘西隔內江自山頭南上十里至查浦建業南五里有山崗其間平地吏民雜居東長干中有大長干小長干皆相連大長干在越城東小長干在越城西地有長短故號大小相干韓詩曰考盤在干地下而黃曰干櫛比喻其多也藏官物曰公廨醫巫所居曰署飛甍外互言室屋之多相連下

之貌善曰應劭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俠棟棟相俠也古洽切陽路路陽也毛詩曰其崇如墉其比如櫛

其居則

高門鼎貴魁岸豪傑虞魏之昆顧陸之裔歧嶷繼體老成

弈世躍馬疊跡朱輪累轍陳兵而歸蘭綺內設冠蓋

雲蔭閭閻閶噓

魁岸大度也漢書曰江充為人魁岸又于公高門以待封又賈捐之傳曰石顯方鼎貴應劭曰鼎始也乃

祖乃父已來皆貴故曰鼎貴也虞虞文秀魏魏周顧顧榮陸陸遜陸吳之舊貴也昆裔皆後世也歧嶷謂有識知也老成德之人養之乞言躍馬騰躍之謂言富貴也蔡澤傳曰躍馬肉食西京賦曰武庫禁兵設在蘭綺閭閻閭噓言人物遍滿之貌善曰毛詩曰克岐克嶷又曰雖無老成人謝承後漢書曰王公位二千石弈世相襲

其鄰則有任俠之靡輕

諛之客締交翩翩儼從弈弈出躡珠履動以千百里譙巷

飲飛觴舉白翹關扛鼎拚射壺博鄱陽暴謔中酒而作

靡美也楊子法言曰聶政荆軻刺客之靡締結也賈誼過秦論曰締交白罰爵名也漢書曰引滿舉白鄱陽人俗性暴急何晏云鄱陽惡

戲難與曹也鄱陽本豫章縣善曰漢書曰季布爲任俠如淳曰相與信爲任同是非爲俠漢書述曰江都輕詵謂輕薄爲詵也締結也翩翩往來貌弈弈輕靡之貌高誘淮南子注曰詵輕利急疾也詵音眇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楚楚相春申君處趙使欲夸楚爲玳瑁簪刀劍室皆以珠飾之請春申君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而迎之趙使大慙翹開扛鼎皆逞壯力之勁能招門開也列子曰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開而不肯以力聞招與翹同扛舉也漢書曰項羽力能扛鼎又漢書贊曰元帝時覽拚射孟康曰手搏爲拚壺投壺也禮有投於是樂只衎而歡飫無匱都輦壺論語曰不有博奕者乎

殷而四奧來暨水浮陸行方舟結駟唱櫂轉轂昧旦求

日昧旦清晨也左傳曰昧旦丕顯善曰毛詩曰其樂只且又曰嘉賓式宴以衍飫已見上文輦王者所乘故京邑之地通曰輦焉漢書曰殺身靡骨死事輦轂下四隤來旣言四方之人皆來唱懼轉轂言遠人唱歌輦船乘車轉轂以向吳都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漢書曰轉轂百數毛詩曰且以求日衍苦旦切飫一據切開市朝而並納橫闥闥而流溢混品物而同塵并都鄙而爲一士女佇眙商賈駢坐紵衣

絺服雜沓從萃輕輿按轡以經隧樓船舉颿帆而過肆

果布輻湊而常然致遠流離與珂何苦城混同也佇胎立視也今市聚人

謂之立貽南方多絺葛故曰紵衣絺服也樓船船有樓也騶
者船帳也地理志曰越多犀象玳瑁珠璣銅銀果布之湊黃
支國多異物入海市明珠流離果橘柚之屬布箋紵之屬近
海多寶物湊會處也城老鵬化西海爲城已裁割若馬勒者
謂之珂玳者珂之本璞也日南郡出珂玳善曰楚辭曰覽涕
而佇貽許慎淮南子注曰玳相連也扶必切羽獵賦曰萃從
沈溶埋蒼曰從走貌先鞅切遂向市路
肆市路也漢書有樓船將軍玳音代
端金鎰磊砢可珠玑對闌干桃笙象簟韜於筒中蕉
葛升越弱於羅紉縑蠻夷貨名也扶南傳曰縑貨布帛曰
一見虞卿賜黃金百鎰磊珂衆多貌玑貫也珠十貫爲一珠
闌干猶縱橫也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又折象牙以
爲簟也蕉葛葛之細者縑音捷
升越越之細者縑音捷
縑言衆
縑交貿相競
誼譁
嗶芬

葛升越弱於羅紈縑蠻夷貨名也扶南傳曰縑貨布帛曰

一見虞卿賜黃金百鎰磊珂衆多貌珠貫也珠十貫爲一琲
闌干猶縱橫也桃笙桃枝簟也吳人謂簟爲笙又折象牙以
爲簟也蕉葛葛之細者細者倮言舉彖交貿相競誼譁嗶芬
升越越之細者縑音捷

文五

十五

葩蔭映揮袖風飄而紅塵晝昏流汗霖霖沐而中達

泥濘善曰儼所立切蒼頡篇曰言不止也佇立切舉膠衆相交錯之貌樂胡巧切方言曰膠猥也奴巧切方言曰謹

吁橫切謹通也說文曰呬吸也呼甲切紛葩謂舒張貨物使覆映史記蘇秦說齊王舉袂成帳揮汗成雨毛萇詩傳曰小兩謂之霖霖杜預左氏富中之旺貨殖之選乘時射利財

豐巨萬競其區宇則并疆兼巷矜其宴居則珠服玉饌

越絕書曰富中大唐中也勾踐治以爲田肥饒故謂之富中珠服珠襦之屬以珠飾之也玉饌者尚書曰惟辟玉食言富中之食貨殖之選者各利所以能豐其財也并疆踰田畝也兼巷踰里閭也言農人之富自相夸競善曰說文曰毗田人也孔安國尚書曰自趨起材悍壯此焉比廬捷若慶忌勇若

專諸危冠而出竦劍而趨扈帶鮫函扶揄屬鏤秦零陵令上書曰荆軻挾匕首卒刺陛下陛下以神武扶揄長劍以自救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離騷曰扈江離楚人謂

被爲扈鮫函鮫魚甲可爲鎧淮南子曰鮫革犀兕爲甲冑也周禮曰燕無函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左傳曰

吳賜子胥屬鏤以死凡此皆其器用之事義亦其土俗所能出有嘉服用也善曰成公綏洛襖賦曰趨才逸能習水

善浮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常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抱而不能中高誘

曰慶忌吳王僚之子也走追奔獸接及飛鳥左傳曰吳公子光享王鱗諸真劍於全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遂殺閭閻

藏鎡於人去戡自閭家有鶴膝戶有犀渠軍容蓄用器

械兼儲吳鉤越棘純鈞湛盧戎車盈於石城戈船掩乎

江湖鎡矛也楊雄方言曰吳越以矛爲鎡戡楯也鶴膝矛也矛戟如鶴脰上天下小謂之鶴膝犀渠楯也犀皮

爲之國語曰奉父犀渠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則人德

法曰古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則人德

國容入軍則人德弱越絕書曰閭閻既重莫耶乃復命國

中作金鈎有人貪王賞之重殺其兩兒以血釁鈎遂成二

鈎獻之閭閻詣官求賞王曰爲鈎者衆多而子獨求賞何

以異於衆人之鈎乎曰我之作鈎也殺二子成兩鈎王曰

以異於衆人之鈎乎曰我之作鈎也殺二子成兩鈎王曰

以異於衆人之鈎乎曰我之作鈎也殺二子成兩鈎王曰

以異於衆人之鈎乎曰我之作鈎也殺二子成兩鈎王曰

以異於衆人之鈎乎曰我之作鈎也殺二子成兩鈎王曰

舉鈞以示之何者是也於是鈞師向鈞而哭呼其兩子之名吳鴻苞稽曰我在此王不知汝之神也聲未絕於口兩鈞俱飛著於父之背吳王大驚曰嗟乎寡人誠負子廼賞之百金遂服其鈞爾雅曰棘戟也純鈞湛盧劍名也越絕書曰昔越王勾踐有寶劍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劍者名薛燭王召而問之對曰歐冶子因天地之精悉其伎巧一曰純鈞二曰湛盧三曰莫耶四曰豪曹五曰巨闕石城石頭鵠也在建業西臨江其有庫藏軍儲戈船闕下有戈也江湖二水名也善曰禮記曰越鐵利可以為戟環濟吳紀鄭玄曰越國名也考工記曰越鐵利可以為戟環濟吳紀越絕書伍子胥船有戈露往霜來日月其除草木節解鳥獸脂膚觀鷹隼誠征夫坐組甲建祀茹命官帥而擁鐸將校獵乎具區詩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國語曰本見而草木節解本氏也謂霜降之後生氣既衰草木枝葉皆節理解落也脂肥也左氏傳曰肥脂謂畜之碩大蓄滋也漢書曰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蹊隧於此時也可以戒戎夫左氏傳曰襄糧坐甲又曰組甲三千馬融曰組甲以組為甲祀姑幡名唐旗之

蜀也國語曰吳王夫差出軍與晉爭長昏乃戒夜中令服兵擐甲陳王卒官帥擁鐸建祀姑此吳軍容之舊制也鐸施號令而振之也周禮校人中大夫掌王田獵之馬一校于二百九十六匹具區澤名也在吳之西善曰爾雅曰吳越之間烏許忽狼荒呼夫南西屠儋都耳黑齒之酋自金鄰象郡之渠馬馱風風商鞅言捷先驅前途異物志曰烏也其落在深山之中其種族為人所殺則居其死所且伺殺主若有過之者是與非則仇而食之狼荒人夜襲金知其良不夫南特有才巧不與眾夷同西屠以草染齒染白作黑儋耳人鑲其耳匡夫南之外有金鄰國去夫南可二千餘里土地出銀人眾多好獵大象生得其死則取其牙齒渠皆豪帥也象郡今日南郡也又有象林郡善曰馱馱風風商眾馬走兒馱馱必幽切馱呼馱素合切雲徒合切前騎騁路指南司方出車檻檻被練鏘鏘吳王乃巾玉輅輅翽翽旂魚須常重光攝鳥號佩干將羽旄揚旌雄戟耀芒貝胄象弭文五

織文鳥章六軍約

翊

服四騏龍

管子曰桓公北征孤竹

冠而右祛衣走馬管仲曰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祛衣示前
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也祛衣示前
有水也右祛衣從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贊水者從左
方涉其深及冠從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濟也指南指
南車也鬼谷子曰鄭人取玉必載司南之車為其不惑也
鏘鏘行步貌也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被練為甲者所
服也玉輅以玉飾車也鏘鏘馬也左氏傳曰唐成公如楚
有兩驕驪馬子常欲之不與三年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
常子常歸唐侯馬融曰驕驪鳥也馬似之旂旗之屬周
禮有巾車官又交龍為旂以魚須為柄也日月為常重光
謂日月畫於旂上也攝持也鳥號柘名以為弓淮南子曰
鳥號之弓不能無弦而射列女傳曰柘枝體動鳥集其上
被即舉彈鳥乃哀號故號之干將劍名冑兜鍪以貝飾之
弭弓末以象飾之鳥章染絲織鳥畫為文章置於旌旗也
左氏傳曰約服振振約同也騏馬名善曰毛詩曰大車檻
檻子虛賦曰靡魚須之捷旂史記趙良曰屈盧之勁矛干
將之雄戟又曰冑貝朱纁又曰象弭魚服又曰織文
鳥章又曰乘其四騏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騏嶢格周施軍尉普張

畢卒瑣結

民蹏連網

吐以九疑

禦以沅湘

輶軒

夢擾

騎煒煌

網

莊子曰峭

格羅絡

謂張網

周適

置尉畢

罕皆鳥

蹏

兔網周易曰蹄所以

蹏兔網周易曰蹄所以

在兔得兔而志蹄

法闌也因山谷以

遮獸也禦禁也謂因沅湘為藩落也楊雄羽獵賦曰禦自汧

渭九疑山名沅湘水名輶輕也詩云輶車鑾鑾張弓弩

之騎也峭七肖切置音衝尉音尉畢音畢無貧切怯音祛禦

音語也

古候切袒

袒楊徒搏拔距投石之部

猿臂餅脅狂趨獷獫鷹麟

鶚視趨

鶚

若離若合者相與

騰躍乎莽

良之野

爾雅

曰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袒

浪干鹵^{以良切}足鋌^{夷勃盧之旅長殺短兵直髮馳騁僂}

許佻^{干鹵皆僂也越絕書曰越王身披賜夷之甲扶勃盧之矛短}仞^{兵刀劍也尚書曰稱爾干過秦論曰流血漂鹵廣雅曰殺矛}

也呼狄切楚辭曰車錯轂^{方言曰僂佻疾也佻他弔切漢書曰相如弔二世曰全入曾官}

之差義音義曰玢並也步寸切周禮銜枚氏下士鄭玄曰止言

語囂誼也枚大如箸橫銜之毛詩曰有聞無聲又曰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悠悠流貌昧^{莫廣大貌聊浪放曠貌}鉦^征鼓^{鼓疊山火烈燹林飛燿浮煙}

載霞載陰^{音疊振疊也燹火燿也左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

音^{鹿得美草呦呦而鳴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出音急之}

至也凡閑暇而有聲逼急不擇音獸皆然非唯鹿也莊子

亦曰獸死不擇音以雷碾之至故云鳥不擇木獸不擇音善

日說文曰鉦鉦也拉攏雷碾崩弛之聲拉朗答切^{音獵碾音郎爾雅曰巒山墮山小而高曰岑}魃魃魃

頽麋^{頽麋}蔭蔭^{蔭蔭}驀六駁追飛生彈鸞鵠射獠挺白雉落

黑鵠零陵絕嶠^嶠熇^熇聿越巉^{咸鋤}險跣踰竹柏獬豸

枿封狝菴神螭掩剛鏃^祖潤霜刃染^{頽絆前兩足也莊子}

大麋也桂林有麋山海經曰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音如鼓

能食虎也詩曰隰有六駁飛生鼯也師曠曰南方有鳥曰羌鵠黃頭赤

目五色備也狝似猿奴刀切挺音亭鵠鳥一名雲白黑色長頸赤喙食

蝮蛇體有毒古人謂之鵠毒江東諸大山中皆有之左氏傳曰叔牙飲

酖酒而死聿越豹走貌霜刃言其殺利也善曰毛詩曰不敢暴虎毛

萑曰暴虎空手以搏也魃與暴同爾雅曰魃白虎明甘切魃黑虎音

叔說文曰驀上馬也鵠音京史記曰趾萬里如滔曰趾超踰也趾

曳切埤蒼曰獬豸逃也獬丑珣切獬豸傳切淮南子申包胥曰

吳爲封狝脩蛇方言曰南楚人謂^{於是弭節頓轡齊鑣駐}

蹕徘徊倘佯寓目幽蔚覽將帥之拳勇與士卒之抑

體著池而應卒倉所以挂挖而為創瘡痛衝蹕而

斷筋骨莫不刃銳挫芒拉捍摧藏雖有石林之岸

曠崿請攘臂而靡之雖有雄虺之九首將抗足而

趾之離騷曰抑志弭節蹕止行者也王者出入警蹕倘佯猶

兩刃小刀也缺刀身劍鋒有長缺短缺體著者著體而生也

楚辭天問篇曰烏有石林此本南方楚圖畫而屈原難問之

於義則石林當在南也楚辭招魂曰南方不可以止雄虺九首

往來儵忽雖有石林雖有雄虺者蓋張誕之云非必臨時所遇

善曰左氏傳曰得臣寓日焉毛詩曰無拳無勇拳與權同楚辭曰

帶長缺之陸離廣雅曰挖摩也公統切蒼頡篇曰痛歐傷也為軌

切說文曰蹕觸也持律切觸折傷也女六切拉頓折也捍顛覆

兩手擊絕也布買切靡碎也廣雅曰趾躡也且兩切

巢居剖破窠宅仰攀鵠鵠俯蹴七豺獭剖剖几熊

罷之室剽掠虎豹之落猩猩啼而就禽萬萬笑而

被格屠巴蛇出象骼斬鵬翼掩廣澤山海經曰猩猩豕

出交趾封溪有猩猩夜聞其聲如小兒啼也萬萬梟羊也

已解上章矣梟羊善食人大口其初得人喜而笑却唇上

覆額移時而後食之人因為筒貫於臂上待執人人即抽

手從筒中出鑿其唇於額而得禽之張衡玄圖曰梟羊喜

獲先笑後愁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骼骨也

其為蛇青黃赤黑鵬翼大垂天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

鵠鵠驚雉也鵠思俊切鵠音儀爾雅曰模白豹音輕禽

陌剖亦剖也廣雅曰落居也萬扶沸切骼音格

狡獸周章夷猶狼跋乎紉橫中忘其所以睽賜失其所

以去就塊褫氣懾葉之而自踢蹴者應弦飲羽形債景

僵者累積而增益雜襲錯繆傾藪薄倒岬岫巖穴無矜

縱翳蒼無鷹鷂思假道於豐隆披重霄而高狩籠烏兔

於日月窮飛走之栖宿周章謂章皇周流也楚辭曰君不

行芳夷猶王逸曰夷猶猶豫也紉

二十

網網也踧踖促遽兒踧踖皆頓伏也飲羽謂所射箭沒其箭羽也關子曰宋景公以弓人之弓升虎圈之臺東向而射箭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猶飲羽於石梁雜襲重疊也錯繆聊亂貌薄不入之叢叢澤別名言欲假道豐隆非實事也然欲窮高極遠究變化備幽明之故設此云善曰毛詩曰狼跋其胡說文曰跋蹇視也式冉切賜疾視也式亦切禡奪也直示切聲類曰踧踖也徒郎切漢書音義曰踧踖也蒲北切爾雅曰債僵也方問切許慎淮南子注曰岬山旁古押切爾雅曰山有穴曰岬毛萇詩傳曰獸三歲曰狝公妍切爾雅曰豕生三子曰豨子公切說文曰麋麋也音須又曰鷄鳥大鷄也力幼切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春秋元命苞曰日月兩設以蟾蜍與兔者陰雙居月中有兔已見賦蜀都解澗閬岡岵童習采滿效獲衆迴靶平行邪睨觀

魚乎三江汎舟航於彭蠡渾萬艘而既同

其無人爾雅曰

山多草木曰岵岡山脊也童無草木也若童無角靶轡革也彭蠡澤名善曰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岵山夾水曰澗毛萇詩傳曰太平山不童澤不竭聖主得賢臣頌曰王良執靶左氏傳曰公觀魚于棠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彭蠡既豬說文

曰艘船惣名衆一作深深水

會也嶮古買切航船別名

弘舸連舳巨艦接艦飛雲蓋海

制非常模壘華樓而島峙時時髮髻於方壺比鷁首而有

楊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舸舳船前也

裕邁餘皇於往初

楊雄方言曰江湖凡大船曰舸舳船前也

雲蓋海吳樓船之有名者皆彫鏤采畫有軒橫華艦之船也

島峙謂似方壺蓬萊二山有宮闕左氏傳曰楚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吳子光請於衆曰喪先君之乘舟豈唯光罪衆亦

有焉善曰釋名曰上下重牀曰艦江表傳曰孫權乘飛雲大

船吳志曰賀齊所乘船彫刻丹

鏤望之若山方壺已見上文

張組幃構流蘇開軒幌鏡水

區槁工檣師選自閩

閩禹習御長風神翫靈胥責千里於寸

陰聊先期而須臾

流蘇謂翦繒綵垂於彫文之樓也水區河中

也言開文軒光輝如鏡照川也閩越名也秦

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班固述兩越傳曰悠悠外宇閩越

東甌禺畚禺也其彼地人便水方言云刺船曰槁檣橈也淮

南子曰來溪谷之流以象禺長風遠風也靈胥伍子胥神也

昔吳王殺子胥於江沈其尸於江後爲神江海之間莫不尊畏

子胥將濟者皆敬祠其靈以為性命舟楫之師獨能狎
濤弭息取長路於短景獨能先期而到故有須臾之暇
也善曰西京賦曰長風激於別島越絕書曰子胥死王
使捐於大江口乃發憤馳騰氣若權謳唱簫籟鳴洪流
奔馬乃歸神大海蓋子胥水仙也權謳唱簫籟鳴洪流
響渚禽驚弋磻波放稽鵲鵬虞機發留鵲鵲弋繳射也鵲
曰從玄鶴與鵲鵬尚書曰若虞機張鄭氏注曰虞主田
獵之地者也機弩牙也鵲鵲鳥也似鳬頭上摠毛羽善
曰權謳已見西都賦說文曰鈎鈎縱橫網罟接緒術兼
籟三孔籟也磻已見西京賦鈎鈎縱橫網罟接緒術兼
詹公巧傾任父筌鮠鮠鰕鱖也鰕鱖鮓鮓鮓也兩鮓鮓鮓也巢側鰕
鰕乘鰕鰕鰕也元鼃鼃同眾共羅沈虎潛鹿串繫籠僊束徽
鯨輩中於羣犗撓搶暴出而相屬雖復臨河而釣鯉
無異射鮒附於井谷易曰結繩而為網罟以畋以漁詹

任公子為大鈎巨矰五十犗牛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
已而大魚食巨鈎鉤沒而下驚揚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
蕩任公子得若魚離餌之制河以東蒼梧以西莫不賦此
魚者筌捕魚器今之斗囿也筌所以得魚也莊子曰得魚
而忘筌罩籠也編竹籠魚者也詩云南有嘉魚烝然罩罩
魚左右魚一曰所謂比目魚也云須兩魚並合乃能游若
單行落魄著物為人所得故曰兩魚丹陽吳會之有之巢
魚之器也鰕形如惠文冠青黑色十二足似蟹足悉在腹
下長五六寸雌常負雄行漁者取之必得其雙故曰乘鰕
南海朱崖合浦諸郡皆有之眾魚網也詩云施眾穢藏虎
魚頭身似虎或云變而成虎鹿頭魚有角似鹿同眾共羅
言皆為網罟所制獲也繫籠僊束者陷網罟之中見僊束
也微鯨魚之有力者也魚大者莫若鯨也故曰微鯨也撓
搶星也淮南子曰鯨魚死而彗星出易井卦曰九二井谷
射鮒鄭玄云九二坎爻也坎為水直魚生一艮爻也艮
為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言
微小也夫感動天地此魚之至大射鮒井谷此魚之至小
故以相況善曰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繭絲為綸芒針
為鈎荆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鮒鰕
鮒也鮒古贈切鮒鮒已見西京賦鮒音介爾雅曰鰕大魚

鰕音還鰕音候馬已見西京賦又曰鰕兼有也力公切鰕
鳥賦曰僂若囚拘求殞切微音輝說文曰僂騾牛也僂古
邁切騾結輕舟而競逐迎潮水而振緡緡密想萍實
以陵切之復形訪靈夔於鮫人精衛銜石而遇繳文鰕夜
飛而觸綸北山亡其翔翼西海失其遊鱗繳弋綸也
繳也詩曰其釣惟何惟絲伊緡善曰家語曰楚昭王渡江
得物如斗入王舟中王怪之使問孔子孔子曰此為萍實
可剖而食之其甘如蜜唯王者能獲此吉祥也云先時童
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蜜
引此事言今乘江流想復遇斯事也山海經曰東海中有
獸如牛蒼身無角一足入水則風其聲如雷以其皮冒鼓
聞五百里名曰夔鮫人居水中故訪之北山經曰發鳩之
山有鳥狀如鳥而文首白喙赤足名精衛其鳴自呼赤帝
之女姓姜遊於東海溺而死不及常取西山木石以填
之南海西山經曰秦器之山漢水出焉是多鰕魚狀如鯉
魚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而遊於東海
夜飛而行言吳之綸繳得此鳥魚故西海北山失其鱗翼

也戰國策曰夏水浮輕舟
楊雄蜀都賦曰行舟競

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

螭與對簡其華質則貳費錦績會料遼其虓勇則鵬悍

狼戾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林水南漢書曰昔少康之
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蛟螭龍子

也貳費錦文貌於既切詩曰關如墟虎火相與昧潛險搜

環竒摸螭蝟捫紫螭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昧

也巨蚌育明珠者列仙傳曰高后時會稽朱仲獻三寸四
寸珠此非回淵巨蚌不出之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

河水清且漣漪明月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極麗
也濯光珠於麗水蓋美之善曰回淵水也紫子規切螭呼

圭切大龜也言天下川澤魚鳥虫獸瑰竒之物隱翳之處
搜索使盡也說文曰昧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潛隱之穴

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聲川瀆為

之中去聲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

舟追晉賈而同塵

衛求也龍入也干寶搜神記曰澹臺子羽齊壁渡河風波忽起兩龍夾舟子羽奮劍斬龍波乃止登岸投璧於河河伯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漢女賈大夫已見西京賦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乘流以砰宕翼颶風之颶颶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

悠悠汜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

汜疾也砰宕舟擊水貌颶颶風初貌颶疾

風瀨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離騷曰溢颶風兮上征班固曰颶疾也凱樂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于晉山海經曰朝陽之谷神為天吳是水伯揖之者辭水靈而歸善曰詩

曰汜可小康鄭玄曰汜幾也虛乞切陽侯見南都賦拍包山

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

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有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醕

方雙轡而賦珍羞

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

謂洞庭吳有桂林苑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曰以數軍實外傳曰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所以討獲曰實善

也戰國策曰夏水浮輕舟楊雄蜀都賦曰行舟競

雕題之士鏤身之卒比飾虬龍蛟

螭與對簡其華質則虬費錦績會料遼其虓勇則鷗悍

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林水南漢書曰昔少康之

狼戾

善曰水經云雕題國在鬱林水南漢書曰昔少康之

也虬費錦文貌於既切詩曰鬪如虓虎火之害蛟螭龍子

交切戰國策曰趙王狼戾無親戾力計切相與昧潛險搜

環竒摸螭螭捫觜螭剖巨蚌於回淵濯明月於漣漪

也巨蚌育明珠者列仙傳曰高后時會稽朱仲獻三寸四寸珠此非回淵巨蚌不出之也風行水成文曰漣漪詩曰

河水清且漣漪明月珠之至光者清且漣漪者水極麗也濯光珠於麗水蓋美之善曰回淵水也觜子規切螭呼

圭切大龜也言天下川澤魚鳥虫獸瑰竒之物隱翳之處搜索使盡也說文曰昧目不明也門撥切謂之潛隱之穴

也畢天下之至異訖無索而不臻谿壑為之一聲川瀆為

之中去聲貧哂澹臺之見謀聊襲海而徇珍載漢女於後

舟追晉賈而同塵

徇求也龍入也干寶搜神記曰澹臺子羽齊璧渡河風波忽起兩龍夾舟子羽

奮劍斬龍波乃止登岸投璧於河河伯三歸之子羽毀璧而去漢女賈大夫已見西京賦老子曰和其光同其塵

乘流以砰宕翼颼風之颼颼直衝濤而上瀨常沛沛以

悠悠汜可休而凱歸揖天吳與陽侯

汜疾也砰宕舟擊水貌颼颼風初貌颼疾

風瀨水大波沛沛行貌悠悠亦行貌離騷曰溢颼風兮上征班固曰颼疾也凱樂也左氏傳曰振旅凱入于晉山海經曰朝陽

之谷神為天吳是水伯揖之者辭水靈而歸善曰詩曰汜可小康鄭玄曰汜幾也虛乞切陽侯見南都賦

拍包山而為期集洞庭而淹留數軍實乎桂林之苑饗戎旅乎

落星之樓置酒若淮泗積有若山丘飛輕軒而酌綠醪

方雙轡而賦珍羞

班固曰洞庭澤名王逸曰太湖在秣陵東湖中有包山山中有如石室俗

謂洞庭吳有桂林苑落星樓樓在建鄴東北十里左傳曰以數軍實外傳曰射不過講軍實鄭氏曰軍所以討獲曰實善

曰周處風土記曰陽羨太湖中有包山左傳晉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史記云紂為肉山也湖州記曰湖州臨水縣有鄣湖取水為酒名曰鄣酒車

飲烽起醕鼓震真士遺倦衆懷

欣幸乎館娃佳鳥之宮張女樂而娛群臣羅金石與絲竹若

釣天之下陳吳俗謂好女為娃楊雄方言曰吳有館娃宮善曰飲烽醕鼓鈞天並見西京賦左傳曰女樂二八

登東歌操南音脣陽阿詠莫任荆豔楚舞吳愉越

吟翕習容裔靡靡惜惜晏子春秋曰樂作東歌南音徵引也南國之音也左氏傳曰鍾儀在晉使

與之琴操南音商角徵羽各有引鍾儀楚人思在楚故操南音呂氏春秋曰禹行水見塗山之女未之遇而南省南士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往候禹于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陽阿古樂曲周禮曰鞀東樂名任南

公取風焉脣繼也呂氏春秋曰陽阿古樂曲周禮曰鞀東樂名任南樂名豔楚歌也漢書四面楚歌也愉吳歌也楚辭曰吳歛蔡謳合羽習容裔音樂之狀靡靡惜惜言樂容與閑麗也善曰蘇任已見東

都賦曹植妾薄行曰齊謳楚舞紛紛登樓賦曰莊鳥顯而越吟史記曰紂作靡靡之樂左傳曰楚右尹子革曰祈招之

文五

二十四

詩曰祈招之惜惜

若此者與夫唱和之隆響動鍾鼓之鏗眩橫

有殷坻

禮頽於前曲度難勝皆與謠俗汁協律呂相

應其奏樂也則木石潤色其吐哀也則淒風暴興或

超延露而駕辯或踰綠水而采菱軍馬弭髦而仰秣

淵魚竦鱗而上升

詩曰唱予和女解嘲曰聲若坻頽頽

之曲楚辭曰伏羲駕辯伏義作琴始造此曲淮南子曰匏巴鼓琴鱗魚出聽伯牙鼓琴馮馬仰秣善曰戰國策司馬喜曰臣觀人萌謠俗列子曰鄭師文鼓琴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至草木實及秋叩角絃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銜子曰皆與謠俗協言雖遐方異樂皆上合律呂下應謠俗故能奏和樂之音則木石潤色也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高誘曰延露鄙曲也淮南子曰互會綠水之趣高誘曰綠水古詩也趣節也鏗眩大聲汁猶慙也酉

滑與半八音并歡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

曜靈於太清將轉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

酣酒洽也滑

爾雅曰不辰不時也楚辭曰日吉兮辰良淮南子曰魯陽公

楚將也與韓遘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太清

謂天也此言酣飲與音樂蓋是其中半并會之際歡情之所

以留連良辰之所以覺也故追述魯陽迴日之意而將轉西

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己之盛觀也昔光武合呼沱水鄒衍有

墮霜之應精誠之感通天地人神以相應魯陽公麾日抑亦

此之謂也苟日可麾而迴則精誠可庶而幾故曰齊精誠於

既往蓋是酣樂之至逼時之晏者所以慷慨髮鬚是故引而

況焉善曰曜靈已見蜀都賦鵬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也

而執玉帛者以萬國蓋亦先王之所高會而四方之所軌則

春秋之際要盟之主闔閭信其威夫差窮其武內果伍員之

謀外騁孫子之奇勝彊楚於栢舉棲勁越於會稽闕溝乎

商魯爭長於黃池

左傳曰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先王謂舜等也信讀為申國語曰吳

王夫差起軍與齊晉爭衡晉文踐土之盟齊桓邵陵之會奮其威強未能過也伍員楚大夫出仕於吳吳王因其謀伐楚孫武吳人善用兵作書號孫子兵書北征闕池為深溝於商魯之閒北屬之濟以會晉定公於黃池吳晉爭長吳先戰晉惡之善曰左傳曰楚師陳于栢舉闔閭之弟夫繁王先擊楚子常楚師大敗國語曰越王勾踐棲於會稽之上難蜀父老以謂勁越徒以江湖嶮陂物產殷充繞雷李未足言其固鄭白未足語其豐士有陷堅之銳俗有節概蓋之風睚五眦助則挺劍暗磨鳴鳥則響弓漢書王莽策命前將軍曰繞雷者謂吳江湖之阻洞庭之嶮土地之沃物產之豐雖關中所謂繞雷之固鄭白之豐未足以為言也凡天下言豐者皆多稱關中故引焉韓信曰項羽暗鳴叱吒善曰太公陰符經曰無堅不陷也楊惲曰西河魏土稟然皆有節槩睚皆已見西京賦家語孔子曰公良儒者有勇擁之者龍力挺劍而令眾也孟子曰越人彎弓而射我騰據之者虎視麾城若振槁舉旗若顧指雖帶

甲一朝而元功遠致雖累葉云疊而富彊相繼樂清衍苦其方域列仙集其土地桂父練形而易色赤須蟬蛻稅而附麗賈誼傳曰權制天下顧指如意叔孫通列傳曰斬將秦穆公之主魚吏也數道豐界災異水旱十不失一食栢實石脂絕穀齒落更生細髮復出後去之吳山言此人等仙如蟬之脫殼爾雅曰麗附也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赤須子本非吳人故言附麗也夫土地險固以致彊豐沃以致盛而天下之美皆歸焉霸王之功皆存焉故賦者既舉其富彊之業而載其神仙之事善曰長楊賦曰麾城擯邑商君曰秦師至鄢郢舉若振槁落漢書曰吳晉爭長吳為帶甲三萬史記曰維祖元功輔臣服肱新序曰齊侯相管仲國既富彊楚辭曰濟江海兮蟬中夏比焉畢世而蛻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罕見丹青圖其珍瑋貴其寶利也舜禹游焉沒齒而忘歸精

靈留其山阿翫其奇麗也

中夏貴其珍寶而不能見徒以丹青畫其象類也楚辭九歌曰

九疑嶺兮並迎謂舜神在九疑山也言聖帝明王存亡而淹留於是者貴其奇麗也書曰舜南巡狩陟方死山海經

曰南方蒼梧之丘有九疑山焉舜之所葬吳越春秋禹老嘆曰吾年壽將盡止死斯乎乃命羣臣葬我於會稽之山

論語曰管仲奪伯氏駢邑沒齒無怨言也剖判庶士商摧角萬俗國有鬱鞅而

顯敞邦有湫子阨介而踈拳跼伊茲都之函弘傾神州而

韞櫝仰南斗以斟酌兼二儀之優渥湫下也阨小也函弘寬大也左氏傳齊景

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宅湫隘不可以居禹所受地說書曰崑崙東南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居之楚辭曰八柱

何以東南傾吳國在地勢所傾寫故曰傾神州而韞櫝也論語曰韞櫝而藏諸廣雅曰商度也摧粗略也言商度其

粗畧天官星占曰南斗主爵祿其宿六星此而揆之西

蜀之於東吳小大之相絕也亦猶棘林螢燿而與夫櫛

木龍燭也否泰之相背也亦猶帝之懸解而與桎梏

疏屬也庸可共世而論巨細同年而議豐確胡平崔寔

云使賢不肖相去如日月之與螢火雖頑嚚之人猶察山海經曰櫛木長千里又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龍視為晝暝

為夜莊子曰老子死秦失弔之三號而出弟子曰非子之交耶曰然然弔若是可乎曰始也吾以其人也而今非也

適為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懸解莊子曰有繫謂之懸無謂之解郭

璞曰懸絕曰解山海經曰二負殺戮兪帝乃桎之疏屬之

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漢宣帝時擊磻石於上郡陷得石

室其中其有反縛械人劉向曰此二負之臣也帝曰何以知

之以山海經對帝天也人生稟命於天受拘俗之性憂虞

終身不解此乃自終執縛為天所繫夫安時處順憂樂不

能入此自然放肆為天所解也天在上者故曰帝之懸解

性之求放者也桎梏疏屬形之求拘者也相背之甚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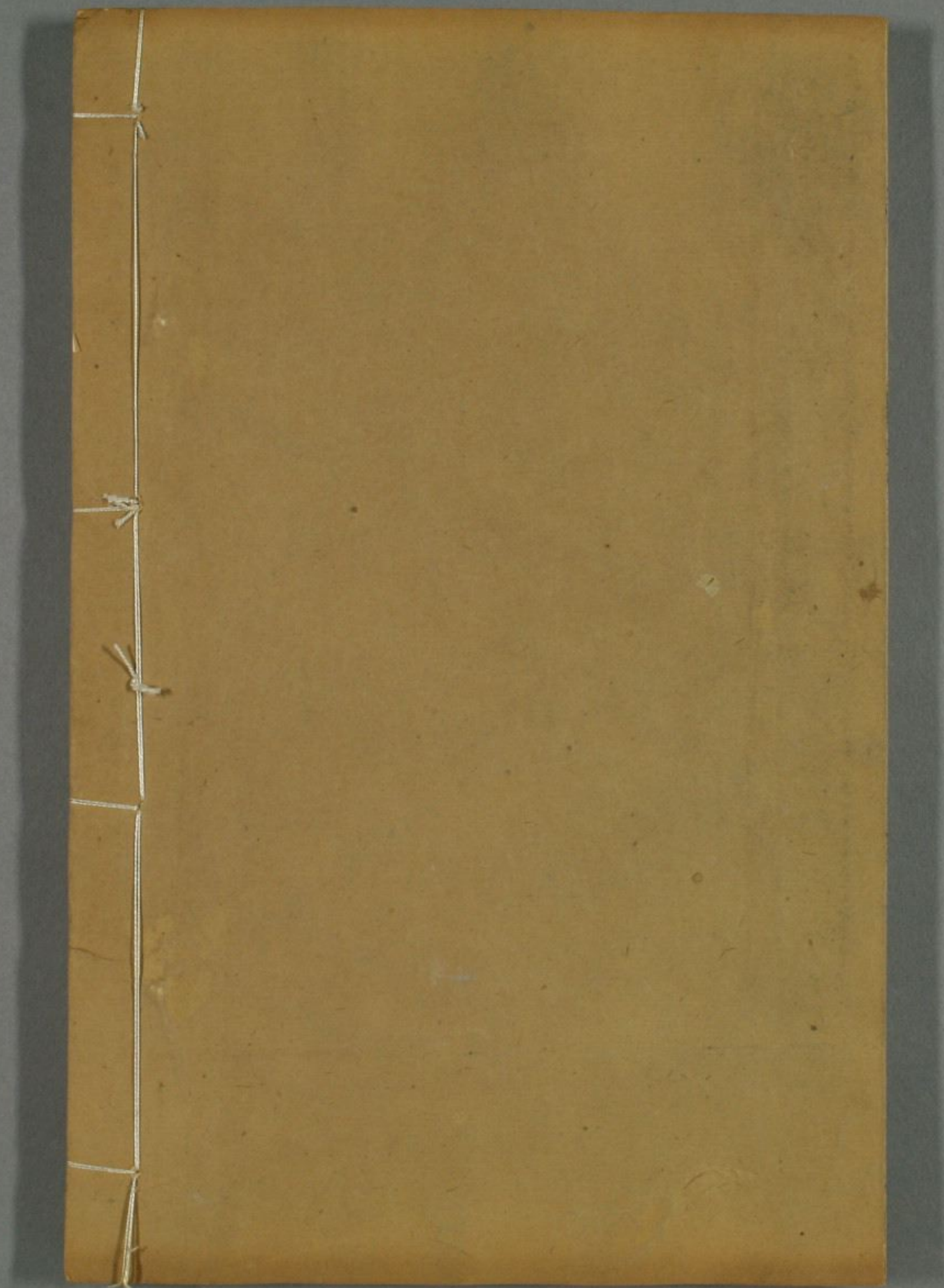
相況焉凡物安於所守思不易方處窮塞而不識天下之

通塗亦如此也善曰棘聚而成林郭象玄莊子注曰暨其

生曰懸死曰解過秦論曰不可同年而語矣確薄也

幽遐獨邃寥廓閑奧耳目之所不該足趾之所不蹈倜儻之極異詭屈詭之殊事藏理於終古而未寤於前覺也若吾子之所傳孟浪之遺言略舉其梗概而未得其要妙也倜儻詭詭皆謂非常詭異之事終古猶求古也周禮考工記曰輪已崇則人不能登也輪已庳則終古登也離騷曰吾馬能忍此終古孟子曰伊尹云天之生斯人也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孟浪猶莫緒也不委細之意莊子曰夫子以為孟浪之言我以爲妙道之行善曰司馬彪莊子注曰孟浪鄙野之語東京賦曰粗謂賓言其梗槩梗槩粗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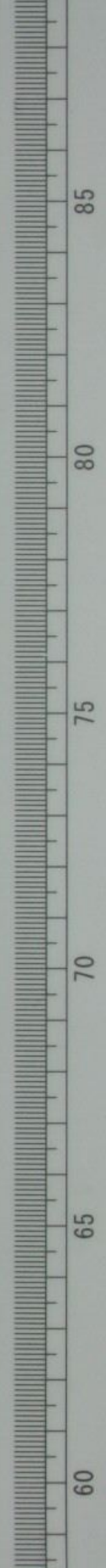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五終





文選第三冊 卷六至卷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3



文選卷第六
82
3

文選卷第六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廣平

梁昭明太子

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京都下

魏都賦一首

魏曹操都鄴相州是也太沖賦三都以吳蜀遞相頓折以魏都依制度

左太沖

魏國先生有睟其容乃盱衡而誥曰异乎交益之士孟子曰

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睟然見於面不言而喻趙岐曰睟潤澤貌也眉上曰衡盱舉眉大視也异異也尚書堯典四岳曰异哉善曰漢書曰武帝置交州又改梁曰益有益州又曰公盱衡厲色振揚武怒音義曰眉上曰衡謂舉眉揚目也字林曰盱張目也爾雅蓋音有楚夏者土風之乖也善曰孫卿子曰人居楚而楚居夏而

010190555041

48-11778

夏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史記曰淮北沛陳汝南南情有險易
郡此西楚也潁川南陽夏人之居故至今謂之夏人
者習俗之殊也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也善曰周易曰辭有雖
則生常固非自得之謂也傳曰習實生常善曰孟子曰使自
昔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聊為吾子復翫德音
以釋三客競于辯囿者也莊子曰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
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
心辯者之囿也善曰毛詩曰德音孔昭
夫泰極剖判造化權
輿善曰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史記曰鄒衍稱引天地剖
也劇秦美新序曰權輿天地未
體兼晝夜理包清濁善曰
祛也班固漢書述曰彰其剖判
曰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又曰夫有形者
流而為江海結而
為山嶽善曰班固終南山賦曰流澤
遂而成水停積結而為山
列宿分其野荒裔帶其

隅巖岡潭淵限蠻隔夷峻危之竅也潭淵也屈平卜居曰
書曰秦地於天宮東井與鬼之分野揚雄交
夷落漢
譯導而通鳥獸之氓也取落蠻夷之居處名也一名聚居
邊論曰親錄譯導緩步四來論衡曰四夷入諸夏因譯而
通說文曰譯傳四夷之語者漢書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
人與禽獸無異毛
正位居體者以中夏為喉不以邊垂為
襟也易曰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善曰喉衿以
天下之胃腹也李尤函谷關銘曰
長世字旺者以道德為
藩不以襲險為屏也善曰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
之道敬問伯父說文曰毗田民也東方朔集曰文帝以道
德為籬以仁義為藩毛萇詩傳曰藩屏也楊雄城門校尉
箴曰盤石唐芒襲險重
固毛萇詩傳曰屏蔽也
而子大夫之賢者尚弗曾庶翼

等威附麗皇極思稟正朔樂率貢職

善曰言不曾與衆庶

而附著於大中之道也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之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尚書曰庶明厲翼孔安

國曰衆庶皆明其教而自勉厲翼戴上帝命左氏傳曰士會曰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莊子曰附麗不以膠漆王弼周易

注曰麗著也尚書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皇大極中也謂大中之道也又曰稟受也論語比考識曰正朔所

加莫不歸義又撰考識曰穿胃儋耳莫不貢職漢書曰單于非正朔所加東觀漢記曰百蠻貢職而徒務

於詭隨匪人宴安於絕域榮其文身驕其險棘

善曰詭隨匪人言詭

善隨惡同於匪人又自宴安於其絕域也毛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毛萇曰詭隨詭人之善隨民之惡毛詩曰獨

爲匪民左氏傳管仲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李陵書曰出征絕域漢書曰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文身斷髮蔡雍樊

陵碑曰進路孔夷人情險棘毛萇詩傳曰棘急也繆默語之常倫牽膠言而踰侈

飾華離以矜然假屈渠彊兩而攘臂非醇粹之方壯謀

躋

駁於王義孰愈尋靡蒞於中達造沐猴於棘刺

李剋書曰言語辯聰之說而不度於義者謂之膠言周官曰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華離之

地班固云不變曰醇不雜曰粹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躋駁言惡也楚辭天問曰靡蒞九達泉華安居韓

子曰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臣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悅之養以五乘之奉王曰吾請觀客爲棘刺之端母猴衛人曰

臣爲棘刺之母猴也人主欲觀之必半歲不入宮不飲酒食肉兩霽日出視之晏陰之間而棘刺之母猴乃可見燕

王因養衛人而不能觀母猴鄭人有臺下之治者謂王曰臣爲削者諸微巧必以削削之所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

端不容削王試觀客之削則能與不能可知也王曰客爲棘刺之母猴何以理之曰以削王曰吾欲觀客之削也客

曰臣請取之因逃冶人謂王曰上之無度量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也善曰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廣雅曰膠

欺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毛萇詩傳曰然是也漢書伍被曰屈彊江淮間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

車衆皆悅之楚辭曰王色頽以開顏精純粹而始壯華口哇反司馬彪莊子注曰躋讀曰舛舛乖也駁色雜不

同也類普丁反王逸楚辭注曰寧劍閣雖嶠憑之者蹶

非所以深根固蒂也善曰劍閣蜀境也鄧元水經注曰小

廣雅曰嶠巢高也力彫反又曰蹶敗也善曰老子曰有

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聲類

曰蒂果鼻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善曰

吳境也史記吳起曰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此險

也禹滅之毛萇詩傳曰濬深也鄭玄周禮注曰負性恃

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師敗曰北南北彼桑榆之末光踰

之北老子曰愛人治國能無知乎長庚之初輝

善曰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長庚之初輝

之桑榆毛詩曰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況河

翼之爽塏改苦與江介之湫小湄善曰左氏傳齊景公欲

湫隘囂塵請更諸爽塏楚辭曰長江介之遺風薛公欲

君韓詩章句曰介界也毛萇詩傳曰水草交曰湄故將

語子以神州之略赤縣之畿魏都之卓犖角六合之樞

機鄒衍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八十一分居一耳

州也是以不得為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叙九

州者也范曄說秦王曰魏韓中國處而天下之樞也善曰

河圖括地象曰崑崙謂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帝王

居之小雅曰略界也周禮曰方千里曰王畿西都賦曰卓

犖諸夏卓犖與卓犖音義同于時運距陽九漢網絕維茲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

回內鼎備兵纏紫微翼翼京室耽耽帝宇巢焚原燎

變為煨燼故荆棘旅庭也殷殷寰內繩繩八區鋒鏑縱

橫化為戰場故麋鹿寓城也不飲酒而怒曰鼎詩曰內

闔官故曰內鼎也紫微宮在南城下于時兵所圍繞於

熹元年四月靈帝崩八月大將軍何進入省見太后黃

門張讓郭進等斬進進部曲將兵突入尚書閣閣閉虎

賁中郎將袁術等攻閣日暮術等起火燒閣初平元年

十二月董卓遷都長安其夜燒洛陽南北宮易曰鳥焚

其巢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春秋穀梁傳曰寰內諸侯

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尹更始曰天子以千里為寰伍
被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
見麋鹿遊姑蘇臺也臣今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善曰
春秋保乾圖曰五運七變各以類驚宋衷曰五運五行
用事之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漢書陽九厄曰
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國有易傳所謂陽九之厄漢書
與禁網疎闊管子曰國有四維四維不張則滅王逸楚
辭注曰維紘也尚書曰崇信姦回毛詩曰商邑翼翼漢
書客謂陳涉曰夥涉之為王沈沈者應劭曰沈沈宮室深
邃之貌沈長含切與耽音義同謝承後漢書曰陽球為
司隸校尉虎視帝宇廣雅曰煨燼也烏壤反廣雅曰煨
煙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燼火之餘木也似進反毛萇詩
曰殷眾也毛詩曰子孫繩繩芳長楊賦曰洋溢八區言廣大也
說文曰鋒兵端也又曰矢鋒也戰國策曰綴甲厲兵效勝於戰
場伊洛榛曠嶠函荒蕪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榛木叢也臨菑
牢落鄢郢丘墟善曰漢書齊郡有臨菑縣牢落猶遼落也洞
自度仕宦牢落漢書南郡有故鄢縣呂氏春
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而是有魏開國之

日締構之初萬邑壁焉亦獨犍昌麋之與子都培塿

之與方壺也善曰周易曰開國承家廣雅曰締結也犍麋古

麋椎顙廣額色如漆赭陳侯悅之毛詩曰不見子都子都美丈
夫也左氏傳曰太叔曰培塿無松柏培塿苟反塿路苟反方壺
二山名已見上文且魏地者異昂之所應虞夏之餘人先王之桑

梓列聖之遺塵考之四隈則八埏延之中測之寒暑則

霜露所均卜偃前識而賞其隆吳札聽歌而美其風雖

則衰世而盛德形於管絃雖踰千祀而懷舊蘊於遐年

詩譜云魏地畢昂之分野虞舜及禹所都之地在禹貢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其後晉獻公滅
魏以封大夫畢萬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云彼汾一曲
真之河之干隈猶隅也鄒衍曰四隈不靜司馬相如封
禪文曰下泝八埏國語曰卜偃云魏大名也以是始賞
天啓之矣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使工為之歌魏曰美

哉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為明主也善曰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王逸楚辭注曰考校也周禮曰以土圭測日影以求地中曰南多暑曰北多寒禮記曰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百世祀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記之於管絃毛詩序曰懷其舊俗方言曰蘊積也爾其疆域則旁極齊秦結湊與道開胷殷衛跨躡燕趙山林幽峽切鳥朗川澤迴繚恒碣礧礧於青霄河汾浩漭而皓漭南瞻淇澳於則綠竹純茂北臨漳滏則冬夏異沼神鉦迢遞於高巒靈響時驚於四表溫泉忠秘涌而自浪華清蕩邪而難老善曰史記蘇秦說魏襄王曰南有鴻理志曰魏甯觸參之分野也自高陵以東河東河南有陳及汝南之邵陵隱強新汲西華長平潁川舞陽鄆許鄆樊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也魏武皇帝初封魏公南得河內魏郡北得趙國中山常山鉅鹿

安平甘陵東得平原西得東平凡十郡以此為魏之本國蓋冀州之地恒山北岳也碣石山名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漢書溝洫志曰下淇園之竹漳滏二水名經鄴西北滏水熱故曰滏口水有寒有溫故曰冬夏異沼也冀州圖鄴西北鼓山上有石鼓之形俗言時自鳴劉邵趙都賦曰神鉦發聲俗云石鼓鳴則天下有兵革之事詩云崧彼泉水溫水在廣平都易縣俗以治疾洗百病華清井華水也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冀道亦二國名也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左氏傳曰江黃道桓方睦於齊杜預曰道國在汝南曾猶前也南都賦曰洧水蕩其曾漢書地理志曰河內本殷舊都周分為鄴鄘衛碣礧高貌碣礧五感反鄭玄周禮注曰汾水出汾陽縣浩也浩故老反洧餘眇反林賦曰潏潏潢潢廣雅曰浩潏大也浩故老反洧餘眇反林賦曰潏潏潢潢廣雅曰出焉郭璞曰至武安南入濁漳漳山海經曰神困山滏水出焉郭璞曰經鄴西北入漳說文曰泌水缺流也泌與崧同音秘魚泰典略曰浪井者墨井鹽池玄滋素液厥弗鑿而成毛詩曰永錫難老

田惟中厥壤惟白原隰的的墳衍斥斥或嵬壘力而複

陸或燹

光苦

朗而拓落乾坤交泰而網緼嘉祥微顯而豫

作是以兆朕振古萌祗疇昔藏氣識緯闕象竹帛迴時

世而淵默應期運而光赫暨聖武之龍飛肇受命而光

宅

鄴西高陵西伯陽城西有石墨井井深八丈河東猗氏南有鹽池東西六十四里南北七十里尚書禹貢冀州厥土惟

白壤厥田惟中中閼閼也詩云闕宮有洫善曰周禮曰辨其墳衍原隰之名鄭玄曰水厓曰墳下平曰衍毛詩曰昀昀原

隰以純反斥斥廣大之貌也蒼頡篇曰斥大也魏蟲不平之貌魏鳥罪切橫朗光明之貌拓落廣大之貌周易曰天地交

泰又曰天地絪縕西京賦曰備致嘉祥文帝答曹植詔曰所獻詩二篇微顯成章兆猶機事之先見者也淮南子曰欲與

物接而未成朕兆者也許慎曰朕兆也直軫反毛詩曰振古如茲毛萇曰振自也廣雅曰萌始也爾雅曰柢本也丁計反

禮記曰余疇昔之夜夢鄭玄曰疇發語聲也說文曰識驗也河洛所出書曰識毛萇詩傳曰闕閉也墨子曰以其所書於竹

帛傳於後代子孫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所以推期運明命授之際魏志曰太祖武皇帝姓曹諱操為丞相封魏王文帝

受禪追尊曰武皇帝東京賦曰世祖乃龍飛白水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鄭玄曰受天命而王天下

也東京賦曰爰初自臻言占其良謀龜謀筮亦既允臧漢初弗之宅

修其郭郭繕其城隍經始之制牢籠百王畫雍豫之居

寫八都之宇鑒茅茨於陶唐察卑宮於夏禹古公草創

而高門有閼浪苦宣王中興而築室百堵兼聖哲之軌并

文質之狀商豐約而折中准當年而為量思重交摹大

壯覽荀卿采蕭相倂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龜謀

謀筮猶周公之卜都洛邑也毛詩云爰契我龜又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重父易父也大壯易卦名也易曰上古宥

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禦風雨蓋取諸大壯謂壯觀也荀卿曰宮室臺榭以避燥濕養德別

輕重也非為夸泰將以明人之大通仁順也春秋左傳曰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治木器曰梓尚書有梓材之篇也善

曰尚書曰謀及卜筮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雍西京也豫東京也西京賦曰取殊裁於八都墨子曰堯舜茅茨不翦論語子曰禹卑宮室毛詩美古公賈父曰高門有閭又美宣王曰築室百堵說文曰僂具也僂勉反又曰僂取也子軟切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趙岐曰梓匠木工也遐邇悅豫而子來工徒擬議而騁巧闡鉤繩之筌緒承二分之正要揆曰畧考星耀建社稷作清廟築曾魯以迴匝比岡陳檢而無陂造文昌之廣殿極棟宇之弘規對若崇山崑起以崔嵬髣髴若玄雲舒蜺以高垂也詩定之方中者為楚宮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定營室星營室中可以與土功也陂傾也易曰無平不陂文昌正殿名也蜺龍形而五色善曰難蜀父老曰遐邇一射豫或為務西都賦序曰眾庶悅豫毛詩曰庶人子來周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甘泉賦曰王爾投其鈎繩杜預左傳注銓次也與筌同周禮曰匠人建國書參

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北辰也周禮曰左宗廟右社稷說文曰陳崖也鄭玄禮記注曰陂傾也周易曰上棟下宇以避風雨對高貌也景福殿賦曰若仰崇山而戴垂雲髣髴垂貌也淮南子曰玄雲素環材巨埤埤除參差粉棹老複結欒櫨疊施丹梁虹申以並亘朱楠森布而支離綺井列疏以懸蒂華蓮重葩而倒披齊龍首而涌雷時梗概於澎池爾雅曰楠謂都賦曰因環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廣雅曰曲栱謂之欒說文曰欒櫨柱栱也然欒櫨一也有曲直之殊耳西京賦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疏龍首以抗殿齊龍首而涌雷謂畫為龍首於椽承檐四隅而以寫雷也說文曰雷屋水流也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旅楹閑列暉鑒挾浪振懷題黹此毛詩曰澹池北流也旅楹閑列暉鑒挾浪振懷題黹黑階墮嶙峋長庭砥平鍾簾夾陳風無纖埃雨無微津詩云旅楹有閑挾中央也振屋宇穩也文昌殿前有鍾簾其銘曰惟魏四年歲在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

製賓鍾又作無射鍾建安二十一年七月始設鍾簾於文昌殿前所以朝會四方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旅楹衆也薛君韓詩章句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暉鑒言楹柱光輝遠照挾振也廣雅曰鑒照也聲類曰黹深黑色也直感反黹亦黑也徒對反應劭上林賦注曰楹闌橫也西京賦曰抵鏐嶠岫埤蒼曰嶠嶠山崖之貌也毛詩曰風雨攸除墨子曰聖王作為宮室巖巖北闕南端道遵竦峭邊足以御風寒上足以待露

雙碣方駕比輪西闕延秋東啓長春用觀羣后觀享頤

賓文昌殿前值端門端門之前南當南止車門又有東西止車門端門之外東有長春門西有延秋門文昌殿所以朝會賓客享四方善曰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凡南方正門皆謂之端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西京賦曰圓闕疎以造天若

雙闕之相望毛萇詩傳曰觀見也尚書曰肆觀羣后周易曰觀頤觀其所養也頤養亦享也故曰觀享頤賓許兩切左

則中朝有絕聽政作寢匪樸匪斲去泰去甚木無彫鏤所土無綈題錦玄化所甄國風所稟中朝內朝也漢氏大司馬侍中散騎

諸吏爲中朝丞相六百石以下爲外朝也文昌殿東有聽政殿內朝所在也墨子曰堯之爲君采椽不斲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濕潤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土事不文木事不鏤示民知節也老子曰去甚去泰爾雅曰鏤鏤也善曰毛萇詩傳曰施赤貌也尚書曰旣勤樸斲孔安國曰樸治斲削也西京賦曰木衣綈錦說文曰綈厚繒也蔡雍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音義如涓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吉然反毛詩序曰一國之事繫謂之風於前則宣明顯陽順德崇禮重闡洞出鏘鏘

濟濟珍樹猗猗奇卉萋萋蕙風如薰甘露如醴政殿門聽政門前升賢門升賢門左崇禮門崇禮門右順德門三門並南向升賢門前宣明門宣明門前顯陽門顯陽門前有司馬門閤守門也周官閤人守王門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閤洞達也南北外內東西左右掖門皆洞達相通善曰禮記曰大夫濟濟庶士鏘鏘毛萇詩傳曰猗猗萋萋茂盛貌也音此禮切叶韻東京賦曰惠風橫被邊讓帝臺賦曰惠風如春施家語舜曰南風之薰兮王肅曰薰風至之貌也論衡曰甘露味如飴蜜王者太平則降鄭玄

周禮注曰醴今甜酒禁臺省中連闥對廊直事所繇典刑所藏藹

藹列侍金螭齊光詰朝陪幄納言有章亞以柱後執法

內侍符節謁者典璽儲吏膳夫有官藥劑有司有醴亦

順時腠理則治升賢門內聽政闥向外東入有納言闥尚

內鑿署顯陽門內宣明門外東入最南有謁者臺閣次中

央符節臺閣最北御史臺閣三臺並別西向符節臺東有

丞相諸曹善曰魏武集荀欣等曰漢制王所居曰禁中諸

公所居曰省中淮南子曰連闥通房人所安也直事若今

之當直也蔡邕獨斷曰直事尚書一人典刑周禮六典八

刑也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金螭金

蟬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左氏傳曰

詰朝將見杜預曰詰朝平旦也周禮曰幕人掌幄帟鄭玄

曰王所居之帳也尚書舜典曰龍命汝作納言應劭漢書

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王之喉舌也毛詩曰出言有章

漢書音義曰柱後以鐵爲柱今法冠是如高曰御史冠

也符節掌璽故云典璽漢有尚符璽謁者受事故曰儲

吏漢書謁者掌讚受事周禮膳夫上士又曰醫師掌毒藥

共醫事鄭玄周禮注曰劑和也又禮記注曰舊醴之酒謂

昔酒也呂氏春秋伊尹曰用新去於後則椒鶴文石永巷

陳腠理遂通高誘曰腠理肌脉也

壺術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丹青煥炳

特有溫室儀形宇宙歷像賢聖圖以百瑞粹以藻詠芒

芒終古此焉則鏡有虞作繪茲亦等競近世王者後宮

聽政殿後有鳴鶴堂楸梓坊木蘭坊文石室後宮所止也

壺宮中巷也街道也鳴鶴堂之前次聽政殿之後東西二

坊之中央有溫室中有畫像讚尚書咎繇薦舜曰予欲觀

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粉米永巷掖庭之別

名善曰列女傳曰姜后待罪永巷周禮曰正宮掌宮中次

舍甲乙謂次舍之名以甲乙紀之也毛詩曰築室百堵西

南其戶又曰不日成之藻詠文藻頌詠也絳子對切芒芒

遠貌也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廣雅曰鑒謂之鏡照也鄭

玄論語注

右則踈圃曲池下畹高堂蘭渚萼萼石瀨湯

日繪畫也

湯弱夢係實輕葉振芳奔龜躍魚有睒呂梁馳道周
屈於果下延閣庥宇以經營飛陞方輦而徑西三臺
列峙以崢嶸亢陽臺於陰基擬華山之削成上累棟
而重雷下冰室而互冥文昌殿西有銅爵園園中有魚池
堂皇班固曰晚三十畝也離騷曰
既滋蘭之九畹石瀨湍也水激石間則怒成湍夢木之細枝
者也揚雄方言曰青齊充豫之間謂之夢故傳曰慈母怒子
折夢而答之其惠存焉子紅切係古計切莊子曰呂梁懸
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黿魚鼈之所不能遊也漢殿舊有
樂浪所獻果下馬高三尺以駕輦車銅爵園西有三臺中
央有銅爵臺南則金虎臺北則冰井臺有屋一百一十間金
虎臺有屋一百九間冰井臺有屋百四十五間上有冰室
三臺與法殿皆閣道相通直行爲徑周行爲營建安十五
年作銅雀臺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四方沍堅也春秋
左氏傳曰固陰沍寒善曰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曹植
責躬詩曰夕宿蘭渚左氏傳曰原田莓莓杜預曰若原田之
草莓莓然莓莫來反楚辭曰石瀨兮淺淺說文曰睒察也干例

反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若今之中道
延相連延也淮南子曰延樓棧道魯靈光賦賦注飛陞揭孽
方輦言廣也甘泉賦曰似紫宮之崢嶸魯靈光
殿賦曰榭而高大謂之陽基在小故曰陰基周軒中天
丹墀臨森增構我我清塵影影雲雀躑躅而矯首壯
翼摘鏤於青霄雷雨窈冥而未半皦日籠光於綺寮習
步頓以升降御春服而逍遙八極可圍於寸眸萬物可
齊於一朝丹墀以丹與蔣離合用塗地也爾雅曰扶搖謂
之森森上風從下升也班固西都賦說鳳闕
曰上觚稜而栖金雀凡鳥之栖也羽翼戢弭以今揆古言
栖非所觀之形也張衡西京賦曰鳳翥鸞翔於薨標感愬風
而欲翔此鳳之有定有住尚向風而無一方則不宜言愬
風也但鳥時則形定翼住飛則斂足絕據躑躅則舉羽翮用
勢若將飛而尚住故言雲雀躑躅而矯首也躑音提王吉
傳曰進退步趨以實下言人不行則膝脛以下虛弱不實
也眸眸子也王褒甘泉賦曰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
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闕泉楊雄甘泉賦說臺曰鬼魅

不能自逮半長途而下顛班固西都賦說臺曰攀井幹而
未半目眩轉而意迷舍靈檻而却倚若顛墮而復稽張衡
西京賦說臺曰將乍往而未半悵悼慄而竦矜非都盧之
輕蹻孰能超而究升此四賢所以說臺榭之體皆危峴悚
懼雖輕捷與鬼神由莫得而自逮也非夫王公大人聊以
雍容升高彌望得意之謂也異乎老子曰若春升臺之
爲樂焉故引習步頓以實下稱入方之究遠適可以圍於
徑寸之眸子言其理曠而當情也莊子有齊物之論善曰
軒長廊之有牕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中天臺漢典職
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西都賦曰正殿崔嵬曾構七發
曰蒙清塵毛萇詩傳曰壯健也摘鏤摘布其彫鏤也說文
曰竊窈深遠也冥幽昧也毛詩曰有如皦日西京賦曰交
綺豁以疏寮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毛詩曰於焉逍遙淮
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趙岐孟子章句曰眸目童子
也
長塗牟首豪傲互經畧漏肅唱明宵有程附以
蘭鐫魚宿以禁兵司衛閑邪鉤陳固驚也霍光傳說昌邑王輦道牟首鼓吹歌舞豪傲道也畧漏漏刻也善曰說文曰畧景故曰畧漏漢書房中歌曰肅倡和聲字書倡亦唱

字也充向反程猶限也程與呈通西京賦曰武庫禁兵
設在蘭鐫建安二十二年初置衛尉尉漢書曰衛尉掌宮
門衛屯兵周易曰閑邪存其誠樂汁圖曰鉤陳尉掌宮
陳後宮也服虔甘泉注曰紫宮外營鉤陳星於是崇墉
濬洫嬰堞帶洙四門轆轤魚隆厦重起憑太清以混成
越埃塏害而資始藐藐標危亭亭峻趾臨焦原而不
悅誰勁捷而无猓與岡岑而永固非有期乎世祀陽
靈停曜於其表陰祗濛濛霧於其裏城墉城也濬深也洫城溝也張衡西京賦曰經城洫堞城上女墻也賈誼曰翟伐衛寇俠城堞洙屋也毛詩云夏屋渠渠又曰既成藐藐尸子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尋長五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勇以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以服莒國也善曰薛綜西京賦注曰轆轤高貌也鵠冠子曰上及太清下及太濁周易曰萬物資始王逸楚辭注曰藐藐遠也說文曰標末也鄭玄禮記注曰危棟上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

若若說文曰趾基也論語曰慎而无禮則蕙德與蕙同
思子反陽靈天神也甘泉賦曰齊乎陽靈之宮周禮曰掌
地祇之禮也苑以玄武陪以幽林繚垣開圉觀宇相臨碩

果灌叢園木竦尋篁篠懷風蒲陶結陰回淵灌積水

深蒹葭贊藿胡官弱蒨弱森丹藕凌波而的樂綠芰泛

濤而浸心潭以羽翻頡頏鱗介浮沈栖者擇木雒者擇

音若咆交步渤澥與姑餘常鳴鶴而在陰表清籟勒虞箴

思國卹忘從禽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玄武苑在鄴城

西苑中有魚梁釣臺竹園蒲萄諸果詩曰集于灌木春
秋左氏傳曰鳥則擇木又曰鹿死不擇音皆自得之謂
也雒者舉雉兔之類不傷其時況其巨者乎楊雄曰勃
澥之鳥淮南子曰軼鷗雞於姑餘易曰鳴鶴在陰其子
和之張衡東京賦曰江池清籟虞箴虞人之箴也事見
春秋其辭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人有寢廟

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
國恤思其鹿牡武不可重是用不悛于夏家獸臣司原敢
告僕夫周易曰即鹿無虞往從禽也孟子齊宣王問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
乎答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
大何也答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
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
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
如殺人之罪則是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
乎言樵蘇往而無忌即鹿縱而匪禁者蓋同乎周文之德
異乎齊宣之意善曰西都賦曰幽林穹谷西京賦曰繚垣
繚垣周易曰碩果不食莊子曰見巨木其絜百圍孫子曰
水深則回說文曰淵回水也毛詩曰有渰者泉文子曰積
水成海說文曰鱣分則也胡犬反本草曰藕一名水芝爾
雅曰荷芙蕖其根藕此文云凌波而的樂即藕為偏名非唯
根矣的樂光明也上林賦曰的樂江靡鄭玄周禮注曰陵芰
也說文曰白濤大波也浸潭漸漬也隨波之貌洞簫賦曰玉
液浸潭而承其根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周
禮曰川澤宜鱣物墳衍宜介物鄭玄曰鱣魚龍之屬介龜鼈
之屬水居陸生者也漢書音義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

腴腴垌野奕奕菑畝甘茶伊春蠶芒種斯阜西門溉
 其前史起灌其後燈流十二同源異口畝為屯雲泄為
 行雨水澍稷衡古徒陸蒔稷黍黝黝桑柘油麻紵均
 田畫疇蕃廬錯列薑芋充茂桃李蔭翳音咽家安其
 所而服美自悅邑屋相望武而隔踰奕世腴腴美也詩云周原腴腴
董茶如飴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詩云薄言采芑于此菑畝周官曰澤草所生種之芒種鄭司農曰芒種稻麥也今鄴下有十二燈天井優在城西南分為十二燈丁鄧切微子麥秀之歌曰黍苗油油漢制列侯公主田無過三十頃者其餘各以官次哀帝時董賢賜田猥多王嘉上疏均田之制從此隳壞疇者界也垌畔際也詩云中田有廬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故曰蕃廬錯列老子曰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里相望雞犬之聲相聞人至老死不相與往來善曰韓詩曰周原腴腴莫來反毛詩曰奕奕梁山維禹甸之賈逵國語曰阜長也

河渠書曰西門豹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漢書曰史起為鄴令遂引漳水溉鄴人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渴鹵兮生稻梁水陸謂高下之田也二渠之利下則澍生稷稌高則植立稷黍也說文曰澍時雨所以澍生萬物者也之樹反方言曰時更也郭璞曰謂更種也時吏切爾雅曰黑謂之黝郭璞曰黝黑貌也聲類曰油麻肥也莊子曰治邑屋易嘗不法聖人哉謝承後漢書曰王翁位二千石奕世相襲內則街衢輻輳朱闕結隅石杠飛梁出控漳渠疏通溝以濱路羅青槐以蔭塗比滄浪平而可濯方步擱以而有踰習習冠蓋莘莘所蒸徒斑白不提行旅讓衢設官分職營處署居夾之以府寺班之以里閭鄴城內諸街有赤闕黑關正當東西南北城門最是其通街也石竇橋在宮東其水流入南北里爾雅曰石竇謂之倚郭璞曰石橋音江疏通也魏武帝時堰漳水在鄴西十里名曰漳渠堰東入鄴城經官中東出南北二溝夾道東行出城所經石竇者也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

吾纓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衝交道也齒容反文子曰
 群臣輻湊李允德陽殿賦曰朱闕巖巖晉灼漢書注曰
 飛梁浮道之橋小雅曰控引也步櫚長廊也楚辭曰曲
 屋步櫚宜擾畜上林賦曰步櫚周流長途宿蔡雍胡
 億碑曰祁祁我君習習冠蓋毛萇詩傳曰莘莘衆多也
 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鄭玄曰雜色曰班家語曰虞芮
 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小雅曰班次也其府寺則位副
 三事官踰六卿奉常之號大理之名厦屋一揆華屏齊
 榮肅肅階闕重門再扃師尹爰止毗代作楨當司馬門南
出道西最北
 東向相國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東最
 北奉常寺次南大農寺出東掖門正東道南西頭太僕卿寺
 次中尉寺出東掖門宮東北行北城下東入大理寺宮內大
 社西郎中令府城南有五營魏武帝爲魏王時太常號奉常
 廷尉號大理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書御史符節謁者郎
 中令太僕大理大農少府中尉二十一年大理鍾繇爲相
 國始置太常宗正二十二年以軍師華歆爲御史大夫初
 置衛尉尉時武帝爲魏王置相國御史大夫故云位副三事

置卿近九故曰官踰六卿善曰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夏屋已見上注鄭玄禮記注曰畫華也爾雅曰屏謂之樹鄭
 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爾雅曰兩階間曰闕許亮反周易曰
 重門擊柝說文曰扃門之關也毛詩曰赫赫師尹毛萇曰太
 師周之三公也尹氏爲太師毛詩曰天子是毗又曰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毛萇曰楨幹也其間闕則長壽
 吉陽永平思忠亦有戚里宣宮之東開出長者巷苞
 諸公都護之堂殿居綺牕輿騎朝猥蹀躞其中長壽吉
陽永平
 思忠四里名也長壽吉陽二里在宮東中當石寶吉陽南入
 長壽北入皆貴里都護者將軍曹淵也漢書萬石君傳曰徙
 其家長安戚里以姊爲美人故善曰古詩云交疏結綺窓廣
 雅曰猥衆也烏罪反聲類曰蹀躞也徒協反說文曰斂隘也
 丘知營客館以周坊飭賓侶之所集瑋豐樓之閑閤
 起建安而首立葺墻幕室房廡雜襲剖居綺厠罔掇
 匠斲積習廣成之傳無以疇彙街之邸不能及鄴城南
有都亭

城東亦有都道北有大邸起樓門臨道建安中所立也
古者重客館故舉年號也春秋左傳曰高其閑闕繕完
葺牆以待賓客也宮室卑人以時幕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
之為盟主也宮室卑人以時幕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
雅曰閭巷門也宮室卑人以時幕館宮室子產曰僑聞文公
塗人也幕墁也館宮室諸侯傳也史記蘭相如奉璧西
入秦秦舍相如廣城傳善曰說文曰廟九月反鄭玄論語注曰
慎淮南子注曰剗剗曲刀也剗九疇等也漢書曰郵支
輟止掇古字通張晏漢書注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首懸臺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內也
三市而開塵籍平達而九達班列肆以無羅設闌闔以
襟帶濟有無之常偏距日中而畢會抗旗亭之堯薛
侈所規之博大市周禮大市日具而市朝市朝時而市夕
章傳曰達市在達之上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
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善曰有無謂貨物之多
少也二者常偏此能濟之也孟子曰古之為市也以其
所有易其所無西京賦注曰旗亭市樓也堯薛高峻之

貌爾雅曰規
視也他吊反

百隧轂擊連軫萬貫憑軾捶馬袖幕紛半

壹八方而混同極風采之異觀質劑遺子平而交易刀布質

而無筭

軾車橫覆膝人所憑也周官曰聽賣買以質劑又
曰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玄曰質劑謂兩書一札

而別之也若今下手書保物要還矣質大賈也劑小賈也
刀布錢刀之謂荀卿書曰省刀布之歛善曰西京賦曰俯
察百隧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
舉袂成幕左傳曰楚子玉謂晉侯曰君憑軾而觀之說文
曰捶擊也河圖龍文曰八方歸德淮南子曰采俗者所以
一羣生之短脩明九夷之風采高誘曰風俗采事也

財以工化賄以商通難得之貨此則弗容器周用而長務

物背窳而就攻不鬻邪而豫賈古著馴風之醇醲周官

工飭貨八材商賈阜通貨賄賄漢書貨殖傳曰桓文之後禮
義大壞上下相冒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無用之器攻
者堅也詩曰我車既攻通物曰商居賣曰賈禮記王制曰
器用不中度不鬻於市布帛精麤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

不鬻於市姦色亂正色不鬻於市禽獸魚鼈不中殺不鬻
於市此皆不鬻邪之義史記曰子產治鄭不鬻賈周官曰
平肆展成鄭玄曰展整也成平也市者使定物賈防誑豫也
善曰廣雅曰財貨也財與材古字通爾雅曰賄財也廣雅曰
長常也言常習之史記曰舜居河濱器不苦窳晉灼曰窳
病也餘乳反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市不豫賈周易曰馴
致其道仲長子昌言曰淑清穆和之風既宣醇醲之化既浹孔
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說文曰醲厚酒也女龍切優渥然以
酒之醲以喻政厚也白藏平之藏去富有無隄同賑大內控引資
賓帑積帶琛幣充牣關石之所和鈞財賦之所底慎
燕弧盈庫而委勁異馬填廐救而駟駿白藏庫在西城下有屋一百七
十四間爾雅曰秋為白藏因以為名也大內京邑都內
寶藏也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越人貢財之奉不輸大
內食貨志曰或帶財夏書曰關石和鈞王府則有此夏
之逸書禹貢曰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鄴城西
下有乘黃廐燕幽州也孤弓也爾雅曰北方之美者有幽
都之筋角焉春秋左傳曰異之北土馬之所生善曰周

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漢書東方朔曰不足以危無隄之
輿蘇林曰隄限也爾雅曰賑富也風俗通曰槃瓠之後
輸布一匹二丈是謂實布廩君之巴氏出帑布八丈實
宗反帑音稼帶音滯賈逵國語注曰關通也鄭玄儀禮
注曰和調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
之使和平子虛賦曰充仞其中說文曰駟壯馬也子朗
反至乎勅敵糾紛庶土罔寧聖武興言將曜威靈介胄
重龍旂旗躍莖弓珧以解繁景牙鉞飄英三屬之甲縵
莫胡之纓控絃簡發妙擬更平羸建安十九年五月立魏
韓遊冠二十一年進爵為王二十二年得設天子於旗
出警入蹕賜朱冠冕十二旒金根車駕六馬建太常設
五時副車爾雅曰弓以蜃者謂之珧蜃骨也繫弓柳也
詩云二矛重英漢書刑法志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
趙惠文王好劍士夾門而客者三千人趙太子悝謂
莊周曰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冠縵胡之纓短
後之衣瞋目而語難者王乃悅之戰國策更羸謂魏王
曰臣能虛發而下鴈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於此乎更羸

曰可有鴈從南方來更羸虛發而鴈下善曰左氏傳曰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尚書曰庶土交正毛詩曰庶士有揭又曰興言出宿長楊賦曰以露威靈金匱曰良弓非勅繁不張說文曰鋌小矛史記曰冒頓自立為單于控弦之士三十萬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齊被練而鉤貫石威動北鄰爾雅曰簡擇也謂擇處而發也齊被練而鉤息戈龍裝偏裒以饋會列畢出征而中律執奇正以四伐碩畫精通目無匪制推鋒積紀鎡氣彌銳三接三捷既書亦月剋翦方命吞滅咆交休雲撤叛換席卷虔劉侵鵠威八紘荒阻率由洗兵海島刷馬江洲振旅輶輶反旆悠悠凱歸同飲疏爵普疇朝無元官印國無費留春秋左傳曰被練三千馬融曰練為甲裘史記蘇代曰強弩在前鉤戈在後司馬法曰師多則饋孫武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端莊子曰庖丁為文惠君屠牛手之所觸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文君曰善哉技庖丁對曰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也而刀刃若新發於硎若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乎其於游刃必有餘地矣文君曰善吾聞丁之言得養生焉一紀十二年推鋒積紀謂魏武帝從初平元年起兵至建安二十五年軍無不剋抑亦庖丁用刀十九年之義也孫武曰避其銳氣謂銳氣之利甚於鋒刃也易曰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捷詩云一月三捷既書亦月者蓋取其頓繁之數或曰或月也方命放棄王命也尚書曰嗃哉方命尅翦方命者謂始起兵誅董卓之首亂漢室也咆然猶咆哮也自矜健之貌也詩云咆然于中國吞滅咆然者尅黜韓暹楊奉之專用王命也叛換猶恣睢也漢書曰項氏叛換雲撤叛換者謂討破袁紹猶勝項羽也虔劉殺也春秋左傳呂相絕秦曰虔劉我邊陲席卷虔劉者謂擒呂布於徐州剋袁術於揚州平韓約馬超於雍州降劉表於荊州之屬也侵威八紘荒阻率由者謂北羈單于于白屋東懷孫權於吳會西攝劉備於巴蜀也刷小嘗也司馬相如梨賦曰喇嗽其漿史記蘇秦曰輶輶般般若三軍之衆穀梁傳曰入曰振旅兵事以嚴終也春秋左傳曰凡公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漢書曰疏爵而貴之疏爵普疇疇其爵邑

者刊印印角刊也韓信傳曰項王有功當封爵印刊忍不能與孫子兵法曰戰勝而不脩其賞者凶命曰費留善曰國語曰公使申生伐東山韋昭注曰東山皋落氏也衣之偏褰之衣韋昭注曰褰在中左右異故曰偏褰音督說文曰褰列中止也然讀列或止或列周易曰師出以律漢書楊雄上疏曰石書之臣甚眾史記曰秦穆公與晉惠公戰於韓地秦人見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尚書曰方命圯族春秋感精符曰楚圖宋更相吞滅春秋推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西都賦曰祲威盛容淮南子曰八澤之外乃有八紘尚書曰率由典常以藩王室魏武兵接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兵刷猶飲也所劣切劉劭七華曰漱馬河源遊目崑崙蒼頡篇曰輪軸衆車聲也呼萌切今爲輪字音田毛詩曰悠悠旆旌魏武孫子注曰賞喪亂旣弭而能宴武人歸獸而去戰蕭斧不以時但留費也

戟柯以押刃虹於攝麾以就卷斟洪範酌典憲觀所恒通其變上垂拱而司契下緣督而自勸道來斯貴利往則賤圉固寂寥京庾流行尚書曰往伐歸獸桓譚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弭秦之勢伐弱燕譬猶磬蕭斧以伐朝菌也馬融廣成頌曰建

雄虹之長於洪範箕子陳政術之篇也易曰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又曰通其變使人不倦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善曰毛詩曰喪亂既平周公攝政弘化弭亂司馬法曰以戰去戰雖戰可也押胡甲反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莊子曰緣督以爲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司馬彪曰緣順也督中也順守道中以爲常也禮記曰仲春省園囿文子曰法寬刑緩囿空虛毛詩曰曾孫之使如坻如京鄭玄曰使露積穀也

於時東鯁即序西傾順軌荆南懷德惠朔北思韙偉縣縣迴塗驟山驟水襁負責贄重譯貢篚髮首之豪鏐耳之傑服其荒服歛衽審魏闕置酒文昌高張宿設其夜未遽庭燎晰晰有客祁祁載華載裔入聲岌岌冠緹綺纍纍辨髮清酤戶如濟濁醪如河凍醴流澌溫耐躍波豐有衍衍行庖皤皤悃悃一醞據譙酣滑無譁呼瓜反地志曰會

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以歲時獻見尚書禹貢曰織皮西傾因桓是來織皮西戎國也德順也司馬相如封禪書曰義征不懷淮南子曰三苗髮首責禮贊也周官曰九州之外謂之藩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爲贊孟子曰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責蒼頡篇曰責財貨也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韓廚泉將其名王大人來朝待以客禮張衡南都賦曰九醞甘醴十旬兼清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楚辭小招魂曰挫糟凍飲酌清涼王逸曰凍冷也酌三重釀醇酒也韓詩云賓爾簋豆飲酒之醞能者飲不能者已謂之醞許氏曰醞酒美也善曰尚書曰西戎即序尸子曰荆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躋是也論語曰殫負其子博物志曰織縷爲之以約小兒於背上尚書曰厥貢漆絲厥篚織文山海經曰青要之山魍魎武羅司之穿耳以鏤郭璞曰鏤金銀之器名魍魎音神鏤音渠漢書曰高張四縣晉灼曰樂四縣也周禮曰凡樂事宿縣毛詩曰夜未央鄭玄曰未渠央也毛詩曰庭燎晰晰又曰采繁祁祁楚辭曰高余冠之岌岌鄭玄禮記注曰纚今之幘也纚與繼同漢書曰諸侯累纚從楚又終軍曰解辯髮削左衽毛詩曰旣載清醕說文曰澌流水也周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王肅曰衎衎寬饒之貌也瞞瞞豐多貌也韓詩曰惜惜夜飲

薛君曰惜惜和悅之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酣毛詩曰迨我暇矣飲此湑矣毛詩曰湑昔也鄭玄曰沛昔之也一日湑樂也延廣樂奏九成冠韶夏冒六莖僊響起疑震

醞乙據反

震天宇駭地廬驚億若大帝之所興作二贏之所曾聆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延陳也尚書曰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樂動聲儀曰帝嚳樂曰六英帝嚳項曰五莖舜曰大韶禹曰大夏宋衷曰六英能爲天地四時六合也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僊與曹古字通西京賦曰大帝說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天廣樂史記曰趙簡子病扁鵲視之曰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曰我之帝所甚樂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今主君之疾與之同二日簡子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又曰趙氏之先與秦同祖然則秦趙同姓故曰二贏也博雅曰金石絲竹之恒韻匏土革木之常調干戚羽旄之飾好去清謳微吟之要妙世業之所日用耳目之

所聞覺雜糅紛錯兼該泛博鞞鞞所掌之音韎邁昧
任而禁金之曲以娛四夷之君以睦八荒之俗韎鞞周

名也周官鞞鞞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韓詩內傳曰王者舞六代之樂舞四夷之樂大德廣之所及善曰周禮曰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禮記曰干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干盾也戚斧也武舞所執羽翟羽也旄旄牛尾文舞所執周文也帝樂府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孔叢子曰世業不替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鄭玄周禮注曰鞞鞞四夷舞者屣也鞞都泥反鞞俱具反毛萇詩傳曰東夷之樂曰韎孝經鈞命決曰東夷曰昧南夷曰任西夷之樂曰株離北夷之樂曰禁然韎昧皆東夷之樂而重用之疑悞也甘泉賦曰八荒協芳萬國諧既苗既狩爰遊爰豫藉田以禮動大閱以義舉備法駕理秋御顯文武之壯觀邁梁騶之所著夏獵曰苗冬獵曰

三月魏武帝親耕藉田于鄴城東建安二十二年十月甲午治兵上親執金鼓以詔進退大閱講武也魯詩傳

曰古有梁騶梁騶天子獵之田曲也善曰孟子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禮記曰天子為藉田千畝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蔡邕獨斷曰天子有法駕莊子曰尹需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於甘師明日往朝其師其師望而謂之曰吾非獨愛道也恐子之未可與也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駕法駕也史記曰此天下之壯觀也林不榘枿澤不伐天斧斨以時習旦以道德述木理仁挺芝草皓獸為之育藪丹魚為之生沼商雲翔龍澤馬于阜山圖其石川形其實莫黑匪鳥三趾而來儀莫赤匪狐九尾而自擾嘉穎離合以尊尊醴泉涌流而浩浩顯禎祥以曲成固觸物而兼造蓋亦明靈之所酬酢休徵之所偉兆草木未成曰天斨方釜斧也詩曰取彼斧斨以伐遠揚延康元年木連理芝草生於樂平郡白鹿白麋見於郡國赤魚見於太原郡黃初元年十一月黃龍高四五丈出雲中張口正赤商雲者外赤內青也楊雄太玄經曰紫霓商雲澤馬見於上黨郡瑞石靈圖出於張掖之柳谷始見於建安形成於黃初文備於大和周圍七尋中

高一仞旁厚一里蒼質素章龍馬鳳凰仙人之象粲然盛著是以有魏
詩雲鳥之書黃初二年醴泉出河內郡玉璧一枚延康元年三足鳥九
尾狐見於郡國嘉禾生醴泉出易曰顯道而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
與佑神矣賓主俱飲主人先舉名曰酬客酌主人酒名曰酢酢者報也
行道德字神明而祥瑞皆至此蓋明靈感應之理其與人事交報之義
也故曰蓋亦明靈酬酢也善曰國語里革曰山不槎蘖澤不伐天槎士
雅切枿五割切天鳥老切析七羊切留子能切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罔
不得張谷草木未落斤斧不得入山林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
連理古瑞命記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說文曰寸步也丑赤反毛詩曰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尚書曰鳳凰來儀應劭漢書曰擾音擾馴也說文
曰穎穗也尊茂盛貌子本切蒼頡篇曰穎善也周易曰曲成萬物
而不遺尚書有休徵孔安國曰序美行之驗也說文曰偉大也 攸攸
率土遷善罔匱沐浴福應宅心醺徒南粹餘糧栖畝而弗收
頌聲載路而洋溢河洛開奧符命用出翩翩黃鳥銜書
來訊音叶韻人謀所尊思謀所秩劉宗委馭異其神器闕玉策
於金縢案圖錄於石室考歷數之所在察五德之所莅量寸

旬消吉日陟中壇即帝位改正朔易服色繼絕世脩廢職微
幟以變器械以革顯仁翌明藏用玄默菲言厚行陶化染學
讎校篆籀篇章畢覲優賢著於揚歷匪薛形於親戚河洛
河出圖洛出書也黃初元年黃鳥銜丹書書見河尚臺易曰人謀鬼謀百姓
與能玉策玉牒也尚書曰納策于金縢滕緘也楊雄遺劉歆書曰得觀書於
石室蒞臨也詩曰方叔莅止司馬法曰明不寶咫尺之玉而愛寸陰之旬旬時也禮記
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易曰顯諸仁藏諸用讎校所為
讎校者也魏文帝好書作皇覽諸文章辭藻多奏御故曰讎校尚書盤庚曰優賢揚
歷歷試也善曰封禪書曰取穆穆周易曰君子見善則遷有過必改史記太史公
曰成王作頌沐浴膏澤尚書曰宅山阜俶積醴美也廣雅曰粹純也淮南子曰昔容
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雍胡廣碑曰餘糧栖于畝畝公羊傳曰古者什二而籍而
頌聲作矣毛詩曰厥聲載路毛萇曰路大也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從所不勝木
德繼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德次之土德次之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武帝太子為魏王
漢帝以眾望在魏遂禪位乃為壇於繁陽王升壇即阼改元為黃初尚書曰將遜于
位遜與異同消擇也古玄切淮南子曰君人之道儼然玄墨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論
語曰君子薄於言而厚於行風俗通曰案劉向別錄讎校一人讀書校其上下
得繆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怨家相對漢書音義曰周宣王太史大篆

也籀音胃漢書晁錯曰今陛下不尊諸侯應劭曰接之以禮不以庶孽畜之也本枝別幹蕃屏皇家勇若任城才若東阿抗旂則威儉秋霜擒翰則華縱春葩英詰知雄豪佐命帝室相兼二八將猛四七赫赫震震開務有謚故令斯民觀泰階之平可比屋而為一建安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魏武帝以鄴陵侯彰為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入潞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彰唯有步卒千人騎數百挺身自搏戰追胡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二八者八元八凱也四七者漢光武二十八將也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歲大登民人息天下平是謂太平善曰毛詩曰本支百世說文曰幹本也左氏傳富辰曰封建懿親以蕃屏周蔡邕述行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彰後為任城王植為東阿王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耶左衽險猶猛也名瞻反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蒼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易乾鑿度曰代者赤允黃佐命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毛詩曰赫赫師尹周易曰夫日之開物成務爾雅曰謚靜也音密尚書大傳曰周人**筭祀有紀天祿有攸傳業禪祚高謝萬邦皇可比屋而封**

恩綽矣帝德沖矣讓其天下臣至公矣榮操行之獨得超百王之庸庸追亘卷領與結繩睠留重華而比蹤尊盧赫胥羲農有熊雖自以為道洪化以為隆世篤玄同奚遽不能與之踵武而齊其風淮南子曰古者有督為德生而不殺莊周曰昔者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處戲神農氏當是時人結繩而用之若此之時則至治也黃帝一號有熊氏踵繼也武迹也楚辭曰及前王踵之武善曰幽通賦曰旦筭祀于契龜音義曰筭數也尚書曰天祿永終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西京賦曰皇恩溥曰陳留王奐即皇帝位後禪位于晉嗣王魏世譜曰魏封帝為陳留王臣至公謂帝為臣於晉至公之道也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司馬相如弔二世文曰操行之不得班固曰漢承百王之弊馮衍顯志賦曰非庸庸之所識庸謂凡常無奇異也史記曰舜字重華高誘淮南子注曰隆盛也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

謂玄同韓子曰雖是故料聊其建國析其法度諮其考
厚愛之奚遽不亂室議其舉厝復之而無數申之而有裕非疏糲葛之士
所能精非鄙俚之言所能具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疏
黎藿之美數畝也漢書司馬遷傳曰質而不俚俚鄙也
善曰說文曰析量也爾雅曰諮謀也陳琳檄吳將校曰
豈輕舉厝也哉毛詩曰無至於山川之倬詭物產之魁殊
或名奇而見稱或實異而可書生生之所常厚洵美之
所不渝其中則有鴛鴦交谷虎澗龍山掘鯉之淀蓋節
之淵祗祗精衛街木償怨常山平干鉅鹿河間列
真非一往往出焉昌容練色犢配眉連玄俗無影木羽
偶仙琴高沈水而不濡時乘赤鯉而周旋師門使火以

驗術故將去而林燔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生生之厚
水在南和縣西交谷水在鄴南虎澗在鄴西南龍山在
廣平沙縣掘鯉淀在河間莫縣之西淀者如淵而淺也
蓋節淵在平原萬縣北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鳥狀如
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
遊於海溺而不反精衛常取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
列真謂列仙也列仙傳曰容者常山之木石以堙東海焉
女食蓬累根二百餘年而顏色如年二十人故曰鍊色
犢子者鄴人也時壯時老時好時醜乃知其仙人也陽
都女者生而連眉耳而長衆以爲異俗皆待出此天
也犢子來而過鄰女而悅之遂留相奉待出門共牽
犢耳而走莫能追之玄俗者自言病癰服藥用下地十
英賣藥於市七九一錢治百病王病癰服藥用下地十
餘頭王家老舍人自言父甘見俗形無影王呼俗著
日中實無影河間故趙也文帝三年以爲國木羽者鉅
鹿南和人也母貧賤常助產婦兒生自下嗟母母大怖
暮夢見大冠赤幘守兒言此兒司命君也當報汝恩使
子與木羽俱仙母陰信識之後兒生字之爲木羽兒至
年十五夜有車馬來迎之呼木羽木羽爲我御來遂俱

去琴高者趙人也浮遊冀州二百餘年後辭入碣水中
赤鯉來出坐祠中留一月復入水去師門者嘯父弟子
亦能使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而埋之
外野一火為孔甲龍師孔甲不能修其心意而埋之
漢武帝征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山曲周屬廣平郡
者本肅父弟和二年嘗為平干國故曰常山曲周屬廣平郡
京賦注曰詭異也王逸楚辭注曰自無出有曰生毛詩曰洵
美且仁鄭玄曰洵信也毛詩曰舍命不渝毛萇曰渝變
飛貌馮衍爵銘文曰壽配列真劉歆移也叔鼓切今音祇抵
衆書往往頗出左傳太史尅曰奉以周旋 易陽壯容
衛之稚質邯鄲躡步趙之鳴瑟真定之梨故安之栗醇
酎中山流湏千日淇洹之荀信都之棗雍上之梁清
流之稻錦繡襄邑羅綺朝歌絳纈房子縑總清河若此

之屬繁富夥 狗 侯 非可單究是以抑而未罄也 枚乘
賦曰易陽之容淮南子曰蔡之幼女衛之稚質史遷記
曰趙中山鼓鳴瑟趾躡躡真定屬中山郡出御梨故安屬
范陽出御栗楊雄幽州箴曰蕩蕩幽州惟冀之別禹貢
無幽州故安今見屬中山郡出御酒家與之千日之酒語
其節度比歸數百里可至於醉如其言飲之至家而醉其
家不知其醉以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
日憶曰玄石三年前來酤酒其醉向解也遂往問其鄰人曰
玄石死來三年服已闋矣於是與其家至玄石冢上掘
而開其棺玄石於是醉始解起於棺中其俗語曰玄石
飲酒一醉千日信都屬安平出御棗雍上屬陳留也地
理志曰魏參之分野南有陳留恒斌曰雍丘之糧清流
鄴西出御稻襄邑屬陳留舊有服官中都賦曰朝歌羅
綺又房子出御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縑
漢書音義臣瓚曰跼為躡躡都牒反躡所解反薛君韓
詩章句曰均衆謂之流開門不出容謂之涵淇園已見
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水出洹汲郡汲即衛地也洹或
為園洹音垣孔安國尚書傳曰續細縣廣雅曰總綃也

廣雅曰鉤多也

蓋比物以錯辭述清都之閑麗雖選言以

簡章徒九復而遺言覽大易與春秋判殊隱而一致末

上林之墮墮本前脩以作系

胡計切逸詩九變復貫知

而還復舊貫則知言之選擇來比物錯辭物土之叙也屈原遠遊曰造旬始觀清都言雖選言簡章徒至九復而猶遺其精旨也春秋推見以至隱易本隱以之顯所言雖殊其合德一也故曰未上林之墮墮本前脩以作系也前脩謂前賢也離騷擗吾法夫前脩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頽墮墮填壅使山澤之人得至楊雄羽獵賦後曰放雉兔收置罟與百姓共之義理其前過甚之事也張衡東京賦曰相如壯上林之觀楊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墮墮填壅亂以收其置罟卒無補於風規蓋易有系辭之義而以本於前脩以為系脩之意也系者脩也且易之系述而辨至於相如初壯上林之觀後說墮墮之事首尾相屬非本系辭之流也而張衡云系以墮墮謂為系辭同音於義有未安焉諸文賦之後亂者與本絕

於墮墮收置罟不雖不與本文絕義張氏同諸系辭之別

可知也善曰韓子曰連類比物列子曰周穆王暨及化人

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班固漢書司馬相如贊文曰推

見至隱言大易春秋隱顯殊殊而合德若一故觀覽而

法則之上林則頽墮填壅雖本前脩而鄙賦其軍容弗犯信

其果毅糾華綏戎以戴公室元勲配管敬之績歌鍾

析邦君之肆則魏絳之賢有令聞也

公錫魏絳女樂一八歌鍾一肆曰子教寡人不得志與子共之

政諸華於今八入年七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

管敬仲相桓公九合諸侯魏絳輔晉悼公七合諸侯故謂

之元勲配管敬之績也悼公得二肆而賜魏絳一肆故謂

諸侯歌鍾析邦君之肆也善曰司馬法曰古者國容不

入軍軍容不入國禮記曰介冑有不可犯鄭玄禮記注

曰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

果致果為毅班固漢書述曰太祖元勲啓立輔臣毛詩

曰令問閑居隘巷室邇心遐富仁寵義職競弗羅千乘

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則干木之德自解紛也春秋

曰段干木者魏文侯敬之過其廬而軾之其僕曰干木不趣俗役布衣耳而君軾其廬不亦過乎文侯曰干木不趣俗役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之外未肯以己易寡人也寡人光乎勢干木富於義勢不如德尊財不如義高吾安敢不軾乎秦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乎兵秦君以為然乃止干木寂然不競於俗故曰職競弗羅也逸詩云兆云詢多職競弗羅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毛詩曰誕寘之隘巷又曰其室貴非吾尊重士踰山親御監則邇老子曰解其紛也

門嘽嘽同軒擗格秦起趙威振八蕃則信陵之名若蘭

芬也史記曰魏有隱士曰侯羸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公子方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兵圍邯鄲公子姊為平原君夫人平原使使讓公子公子數請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用侯生策使朱亥椎殺將軍晉鄙而奪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邯鄲遂存秦兵伐魏公子駕

歸救魏王魏王以上將授公子公子使徧告諸侯各進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之時公子威振天下善曰史記曰侯生直上載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然親御謂身自為御也監門即侯羸也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嘽古謙字說文曰擗按也

加將相室逸知隙之策四海齊鋒一口所敵張儀張祿亦足

云也史記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楚相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此必盜相君璧共執儀掠筭數百不服張儀釋之張儀相秦使於諸侯皆說之散其合從之謀秦封儀為武信君為秦將取陝築上郡塞范雎者魏人也遊說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事魏中大夫須賈賈怨范雎以告魏將魏齊答擊折脅捐齒雖佯死即盛以簀中范雎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棄簀中死人遂伏匿更名張祿先生隨秦謁者王稽入秦謂昭王曰臣居山東時聞齊有田單而不聞其有王也聞秦有太后穰侯不聞其有王也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專斷不請四貴

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昭王懼乃疑穰侯收其印而相張
祿為應侯應侯之相秦蔡澤說曰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
出廊廟坐制諸侯六國不得合從使天下皆畏秦也善曰曹
植輔臣論曰英辯博通張升及論曰噓枯則冬榮解嘲曰室
隙蹈瑕而摧惟庸蜀與鵠鵲同窠句吳與鼃鼃同穴
無所屈也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摧揚摧略也尚書曰及庸蜀人
孔安國曰庸在江漢之南左氏傳曰鵠鵲鵠鵲具瑜
反株音誅世本曰吳孰姑徙句吳注孰姑壽夢也句吳
太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句音溝說文曰鼃蝦蟇也胡蠋
反鄭玄周禮注曰鼃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鼃鼃
蝦蟇屬也鼃莫耿切切一自以為禽鳥一自以為魚鼃鼃
漢賈捐之上書曰駱越之人譬猶魚鼃何足貪也鍾
會芻蕘論曰吳之玩水若魚鼃蜀之便山若禽獸山阜
猥積而踦蹢泉流迸集而映咽隰壤濺漏而沮洳
林藪石留而蕪穢山阜猥積蜀也泉流迸集吳也戰
皐韓王曰成皐石留之地無所用之也石留之地喻土
地多石猶人物之有留結也一日壤激而石也或作溜

字善曰廣雅曰踦蹢傾側也字書曰迸散走也映咽流不通
也映鳥朗反公羊傳曰滋者何漬也作廉反周易曰壅蔽漏
然漏猶滲也滲所禁反毛詩曰彼汾沮洳毛
萇曰沮洳其漸洳也漢書楊惲曰蕪穢不治窮岫泄雲日月
恒翳宅土煬暑封疆障癘善曰泄猶出也岫皆南皆有瘴氣
貌許妖切蔡莽螫適刺力昆蟲毒噬蔡莽螫刺多毒草也昆蟲
曰王逸楚辭注曰蔡草莽也方言曰莽草也南楚曰莽鄭玄禮記
注曰昆明也明蟲者陽而生陰而藏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蟲
流禦秦餘徙邪殖傳曰秦破趙遷卓氏於蜀漢時曰
南比景合浦九真亦皆有徙者息夫躬孫寵之屬焉善
曰左氏傳舜流四凶族以禦螭魅廣雅曰邪餘也力制
反宵貌藁罪陋稟質蹇脆巷無杼直首里罕耆耄耄
志曰江南卑濕丈夫多夭巴蜀輕易淫佚柔弱褊阨漢
書曰人宵天地之貌方言曰燕記曰豐人杼首杼首長首
也燕謂之杼交益之人率皆弱陋故曰無杼首也善曰
左氏傳曰藁爾小國杜預曰藁爾小貌也廣雅曰質軀

也逆亦脆也七戈反說文曰脆少而易斷也左氏傳或曰王使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老杜預曰七十曰耄或

黽追髻而左言或鑊膚而鑊髮或明發而耀歌或浮泳

而卒歲楊雄蜀記曰蜀之先代人椎結左語不曉文字

耀謳歌也土人歌也何晏曰巴子謳歌相引牽連

手而跳歌也潛行為泳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泳思善曰

漢書淮南王曰越鑊髮文身之人張揖以為古翦字也

子踐反文身即鑊膚也毛詩曰明發不寐爾雅曰耀耀

契契愈退急也郭璞曰賦役不均賢人憂歎遠急切也

佻或作耀音華若音徒風俗以鼉果為嬖人物以戕害

為藝善曰楊雄反駢曰何文肆而質鼉應劭曰鼉狹也

靜好也音畫左氏傳曰自內害威儀所不攝憲章所不

綴禮記曰孔子憲章文武善曰毛詩曰朋友由重山之

束阨鳥介因長川之裾勢距遠關以闕閼俞時高櫟

而陞制重山東阨謂蜀也長川裾勢謂吳也漢書曰形束壤制善

曰東扼拘束其民由於湫厄也裾勢依依川之形勢也闕

闕望尊位也陞制亦以高櫟之陞而能約制其民也漢書音

義言其土地形勢足以束制其人也据古據字九御切薄戍繇

幕無異蛛蝥之網弱卒瑣甲無異螳螂之衛善曰繇幕

春秋湯祝曰蛛蝥作罔罔今之人學之蛛音殊蝥莫侯

反莊子蘧伯玉謂顏闔曰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

當車轍不知與先世而常然雖信險而勦絕揆既往之

其不勝任也

前迹即將來之後轍成都迄已傾覆建鄴則亦顛沛善

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勦子小反左傳呂相絕秦曰傾顧

覆我社稷論語曰顛沛必於是馬融曰顛沛僵仆也顧

非累卵於疊碁焉至觀形而懷怛善曰言其危懼易見

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碁

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子作之孫息以碁子置下加九雞

子于其上靈公曰危哉孫息曰是不危復有危於此者

九層之臺三年不成鄰國將欲興兵社稷亡滅君欲何

望公即壞臺賈逵國語注曰恒懼也權假日以餘榮比朝華而菴菴藹善

權猶苟且也楚辭曰聊假日以覽覽麥秀與黍離可作謠

於吳會善曰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墟見

志動心悲欲哭則為朝周周俯泣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

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

為禾黍而先生之言未卒吳蜀二客矐焉相顧矐焉失

所有矐矐毛詩曰有矐面目黃愧也左傳曰亦無曹焉楊雄方言

矐矐也荆楊之間曰矐善苦曰張以懔先龍反今本並為矐矐

大視呼縛反說文曰矐失意視他秋反字書曰蔡垂也謂垂

下也矐與蔡同而隨切說文曰矐心疑也亦而隨反呂氏春

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然如臭敗之義也如

舉反廣雅曰弛釋也施紙反懔勅典反杜預左氏傳注曰

墨色下也說文曰僕黨清狂怵迫閩漢卜習蓼蟲之志辛

文曰謝辭也

翫進退之惟谷非常寐而無覺不覩皇輿之軌躅漢書

王賀傳曰賀清狂不慧注色理清徐而心不慧故曰清狂也

賈誼鵬鳥賦曰怵迫之徒或趣西東善曰閩已見吳都

賦孔安國尚書注曰濮國在江漢之南楚辭注曰蓼蟲

不知從平葵藿王逸曰蓼蟲處辛刺食苦惡不從葵藿

食甘美毛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又曰尚寐無覺楚

辭曰恐皇輿之敗班固漢書班嗣曰伏周孔氏之軌躅

音義曰過以伋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楊雄方言曰伋剽

躅迹也過以伋剽之單慧歷執古之醇聽輕也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過猶誤也王逸楚辭注曰歷逢也兼重一龍性以馳繆

老子曰執古之道伋敷劒切剽匹妙反兼重反龍性以馳繆

面辰光而罔定善曰言既重其性而又累其繆也廣倉

次第物也弋鼓反漢書音義應劭曰面背也先生玄識

音面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日月星也先生玄識

深頌靡測得聞上德之至盛匪同憂於有聖老子曰古

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強為之頌故曰先生玄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識深頌靡測又曰上德無為而無不為易曰顯諸仁藏

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夫聖人親憂其事物而後能立易體無爲而無不爲自然動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蓋謂治合造化出於形器之表者聖人無所復聞無復恤也故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其上賦中云顯仁翌明藏用玄默故下覆報言之也善曰王弼周易注曰不與聖人之憂憂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黍稷之不茂茶蓼之蕃殖至於乾坤簡易是常無偏於生養無擇於人物不能委曲與彼聖人同此憂抑若春霆發響而驚蟄飛競潛龍浮景而幽泉高鏡善曰二客聞言朗然心悟猶春霆響驚蟄紛然而雷則蟄中動矣詩推度客曰震起而驚蟄暗周易曰潛龍勿用也雖星有風雨之好人有異同之性庶覲蒨家與剝廬非蘇世而居正尚書曰庶人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言人心之不同如星之所好異易曰豐其屋蔀其家小人剝廬楚辭九章曰蔀也必獨立春秋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善曰言己因此幸見蔀家剝廬之凶非謂悟世而居正道也爾雅曰

庶幸也王弼周易注曰蔀覆曖鄣光明之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闇之甚也王逸楚辭注曰蘇寤也且夫寒谷豐黍吹律暖之也昏情爽曙歲規顯之也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居之吹律而溫至黍生今名黍谷善曰孔安國尚書注爽明也說文雖明珠兼寸尺璧有盈曜車二六三傾五曰曙旦明也城未若申錫典章之爲遠也太史書曰田敬仲世家傳曰齊威王二十四年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曰無有也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善曰尹文子曰田父得寶玉徑寸置於廬上其夜照一室史記曰趙惠文王得楚和璧秦昭王聞之願以十城請易璧毛詩曰申錫無疆亮曰日不雙麗世不兩帝天經地緯理有大歸安得齊給守其小辯也哉二客安能守此者自晦也荀卿子曰辯說譬論齊給便利而不慎義謂之姦說善曰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漢

書文帝賜尉他書云兩帝並立新序單襄公曰經之以
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天之象也家語孔子曰小辨害
義小言破道也

文選卷第六

文選卷第七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東山步枝

廣圻
南園

彭州
漢書

文林郎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郊祀

楊子雲甘泉賦

耕籍

潘安仁籍田賦

畋獵上

司馬長卿子虛賦

郊祀
祭天曰郊郊者言神交接也祭地曰祀祀者敬祭神明也郊天正於南郊郭外曰郊

甘泉賦一首并序

揚子雲

善曰漢書曰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少好學年四十餘自蜀來遊京師

大司馬王音召以為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為郎中給事黃門卒桓譚新論曰雄作甘泉賦一首始成夢腸出收而內之明日遂卒然舊有集注者並篇內具列其姓名亦稱臣善以相別佗皆類此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

善曰雄答劉歆書曰雄作成都城四隅銘

蜀人有楊莊者為郎誦之於成帝以為似相如雄遂以此得見上方郊祀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以求繼嗣

善曰上謂成帝也漢書曰武帝幸甘泉令祠官具太乙祠壇太一所用如

雍時物又立后土於汾陰睢上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睢音雖

召雄待詔承明之庭

善曰諸以材術見知直於承明待詔即見故曰待詔焉承明已見上文

正月從上甘泉還

奏甘泉賦以風

善曰漢書曰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泉雄上漢書三年無幸甘泉賦永始三年正月待詔臣

詩序曰下以風刺上音諷不敢正言謂之諷

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

善曰惟成帝也上玄天也定泰時雍神

休尊明號

晉灼曰雍祐也休美也言見祐護以休美之祥也明號下同符三皇也善曰言將祭泰時

冀神擁祐之以美祥因尊己之同符三皇錄功五帝

曰符合也善曰言同符契卹肩錫羨拓迹開統

於三皇錄功勤於五帝也卹肩錫羨拓迹開統

肩續也錫與也羨饒也拓廣也時成帝憂無繼嗣故修祠泰時后土言神明饒與福祥廣迹而開統也李奇曰

統緒也善曰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

楚辭曰歷吉日吾將行郭璞上林賦注曰歷選也爾雅注曰辰時也星陳而天行

京賦已見西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

張晏曰禮記

急繕其怒太陰歲後三辰也服虔曰鈞陳神名也紫微宮外營陳星也善曰句陳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當

主也主謂屬堪輿以壁壘方稍變魑而扶猶狂張晏曰

地總名也孟康曰木石之怪曰夔如龍有角人面魑耗鬼也猶狂亦惡鬼也今皆指而去之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屬託也淮南子曰堪輿行雄以知雌許慎曰堪輿天道也輿地道也說文曰扶擊也丑乙切八神奔

而整言蹕方振殷轡而軍裝張晏曰自招搖遊神之屬也

善曰言上諸神各有職役變魑之屬又稍去之故令八方之神奔走而警蹕殷轡之盛而以軍裝也轡栗忍切

漢書武帝紀曰用事八神文穎曰入方之神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奮也殷轡言盛多也軍裝如軍戎之裝者

也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王戚兮飛蒙茸而走陸梁張

曰王戚以玉為戚秘也晉灼曰飛者蒙茸而亂走者陸梁而跳謂猛士之輩善曰蚩尤已見西京賦于將已見

東京賦禮記注曰秘猶柄也音祕茸而恭反齊總總以搏

搏其相膠轕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晉灼曰方攘半散

注曰總總搏搏束聚貌也膠葛已見上文鄭玄并羅列禮記注曰奮迅也搏于本切迅音信攘人羊切駢羅列

布鱗以雜沓兮柴虎參差魚頡而鳥跂張揖上林賦注

曰柴虎不齊也頡跂猶頡頏也柴初翕赫習霍霧集而

蒙合兮半散昭爛粲以成章爾雅曰翕赫盛貌習霍疾貌

同習音忽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章昭

皇為車飾也翳隱也服虔曰華芝馬蒼螭兮六素虬螭

略綦綏離虬參纚纚善曰高唐賦曰乘玉輿兮駟蒼螭上

無角者春秋命歷序曰皇伯駕六龍螭略綦綏離虬參

也離虬參纚纚龍翰下垂之貌也螭於纚切離音離參音

森纚所帥爾陰閉雲然陽開晉灼曰帥聚也雲散也善

宜切

俱開霄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旌旄郅偁之旖旎也
於甲切
張晏曰軼過雲與倒景也服虔曰旖旎從風柔弱貌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何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浮景流星也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據疑問所不知者曰何周禮曰鳥隼為旟龜蛇為旐郅偁竿之貌也郅音質偁音桀旖旎於綺
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繡鳥旗善曰旄之流如電之光也周書曰樓煩星旄者羽旄也鄭玄曰可以為旌旗也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蔡邕獨斷曰天子出前驅有鸞旗者編羽毛列繫幢傍
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善曰敦與屯同王逸楚辭注曰屯陳也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玉車以玉飾車也
聲駢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善曰廣雅曰陸離參差也逐遺風駢音萌切馭先合切
凌高衍之崿嶮兮超紆譎之清澄孟康曰衍無崖岸也紆譎曲折也李奇曰崿音踊嶮音棘如瀉曰崿嶮上下衆多貌
登

椽欒而扛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服虔曰椽欒甘泉貌也李奇曰扛音貢蘇林曰扛至也善曰楚辭曰令帝閭闔闔闔而望予王逸曰閭闔天門也兢鉅陵切
是時未轅夫甘泉也迺望通天之繹繹善曰轅與臻同至也文薛君韓詩章句曰繹繹盛兒
下陰潛以慘廩兮上洪紛而相錯善曰慘廩寒貌也廩來感切
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慶而不可乎彌度善曰七發曰條上造天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爾雅曰彌終也言高不可終竟而度量也慶音羌度大各切彌或為平
平原唐其壇曼兮列新雉於林薄善曰唐道也服虔夷聲相近善曰子虛賦曰案衍壇曼新雉辛夷也本草辛夷一名辛引廣雅曰草萊生曰薄壇徒旦切曼莫切攢并閭與菱荂兮紛被麗其亡鄂善曰蒼頡篇曰攢荂草名也被麗分散貌也風賦曰被麗披離鄂垠鄂也菱步末切荂音括被皮義切麗音隸
崇丘陵

之駢駢兮深溝欽巖而為谷蘇林曰駢音巨我善曰

也欽口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兮駢駢高貌也欽岩深貌

街切逞逞離宮般以相燭兮駢駢高貌也欽岩深貌

應劭曰言秦離宮三百武帝復往往脩理之也善曰說

文曰逞古文往字也往往言非一也般布也與班同三

輔黃圖曰甘泉有石關觀封密觀施靡相連貌也於是

施弋尔切鄭玄喪服傳注曰屬連也屬之欲切於是

大厦雲譎波詭摧囀而成觀孟康曰言厦屋變巧乃為

林木崇積貌也善曰言大厦之高而成功仰橋首以高視

觀闕也摧子罪切囀子水切觀工喚切仰橋首以高視

兮目冥眴而亡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橋舉也橋與矯

同冥眴昏亂之貌冥莫見切眴音縣

正瀏瀏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孟康曰瀏清也服虔

曰瀏瀏猶言清淨而汎濫也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

漫漫無厓際之貌也瀏音劉徒徊徊以徨徨兮魂眇

眇而昏亂善曰言迷惑也據軫軒而周流兮忽塊圯而亡垠昭

昭

曰軫欄也軒檻板也善曰軫與欄同周流流行周遍也軾軻

廣大貌也服鳥賦曰軾軻無垠軾音零塊烏朗切圯烏黠切

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璫善曰漢武帝故事曰上

瑚為枝碧玉為葉璧馬犀言作馬及犀為璧飾也璘璫

蒼曰璘璫文貌也應劭曰璘音璘晉灼曰璘音璘金人仡

仡其承鍾虞兮嵌巖巖其龍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仡

貌也龍鱗似龍之鱗也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晉

灼魚乞切嵌火敢切揚光曜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晉

雅曰炘熱也善曰廣配帝居之縣圃兮象泰壹之威神服虔曰

善曰春秋合誠圖曰紫宮帝室太一之精洪臺嶠其獨出兮

檄北極之嶸嶸應劭曰嶸特貌也檄至也晉灼曰嶸嶸檄

竹指切嶸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枅栝韋昭曰榮

千旬切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纚經於枅栝韋昭曰榮

度曰枅中央也枅屋栝也善曰雷鬱律於嚴窅兮電儵忽

施式支切枅於兩切枅音辰雷鬱律於嚴窅兮電儵忽

雷鬱律於嚴窅兮電儵忽

雷鬱律於嚴窅兮電儵忽

於牆藩

善曰鬱律小聲也上林賦曰巖突洞房釋名曰巖突洞房釋名曰巖突洞房

鬼魅不

能自逮

善曰逮及也爾雅曰逮及也爾雅曰逮及也爾雅曰逮及也

歷倒景而絕飛梁

善曰飛梁浮道之橋也善曰孫炎爾雅曰蠨蛸蟲小於蚊張揖三

浮蟻蠊而撒天

張揖曰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如瀉郊祀志注曰在日月之上日月

返從下照

故其景倒又曰絕度也服虔曰浮高貌也晉灼曰

蒼注曰撒拂也

左欖槍而右玄冥

善曰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燁必遙切蔭西海與幽

莫孔反撒匹列反

曰大人賦曰攬欖槍以為旗又曰左玄冥而右黔雷維擬相如

故云爾也

燁闕之內也善曰應劭曰大人賦注曰欖槍

奔星也張揖曰

玄冥北方黑帝佐也燁必遙切蔭西海與幽

都兮涌醴汨以生川

海經曰北海之內有山名曰幽都黑水

出焉涌醴醴泉涌出也

蛟龍連蜷於東厓

善曰春秋漢含孳曰

乎崑崙

善曰連蜷長曲貌也敷園盛怒貌也春秋漢含孳曰

泉宮中也

覽

穆流於高光

服虔曰高

光宮名也

晉灼曰穆流猶繚繞善曰穆流高曲之貌也

溶盛貌也

方皇即彷彿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

皇旁音傍

西清即彷彿觀名也漢書曰甘泉有高光旁

也上林賦曰

象輿偃蹇於西清前殿崔魏芳和氏玲瓏

晉灼曰以黃金為壁帶含藍田璧玲瓏明見兒也善

曰前殿正殿也諸宮皆有之漢書曰未央宮立前殿

浮柱之飛榱

善曰浮柱之飛

而扶其傾危也

抗與抗古字同毛詩

似紫宮之崢嶸

善曰崢嶸高貌也說文曰閭闔其寥廓

閭音浪

寥音僚駢交錯而曼衍兮崦嵫隗乎其相嬰

上下兮紛蒙籠以棍成

然也善曰雲閣言高連雲也老

子曰有物混成，成，棍與混同。曳紅采之流離，流離，芳艷。芳艷翠氣之宛延，善曰：言宮觀之
高故紅采翠氣流離宛延在其側而曳之。襲琰室與傾宮，襲，琰室與傾宮，若登高眇遠亡國
肅乎臨淵。肅乎臨淵，肅，虔也。應劭曰：登高遠望，當以亡國為戒。若臨
深淵也。善曰：晏子春秋曰：夏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回昧肆其
樂作爲琰室殷之衰也。其王紂作爲傾宮回昧肆其
駭兮，駭兮，駭，起也。披與披同。說文曰：鬱，木聚生也。爾雅曰：棠棣，移
也。楊楊樹也。言回風飏駭，披散桂枝。又鬱衆移楊也。楊
徙浪切。香芬，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香芬，善曰：言香
移音移。香芬，第以穹隆兮，擊薄櫨而將榮。香芬，善曰：言香
隆而盛乃拂擊薄櫨而及屋榮也。說文曰：薄櫨，桂上枿
也。薛君韓詩章句曰：將，薛也。第，房物切。薄房，隔切。櫨，力
切。都薌，都薌，咲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鍾。都薌，善曰：薌，亦香字也。禮記曰
曰：鈴，蠻布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鈴，過也。棍，同也。批，擊也。歷，鍾
經歷至鍾也。咲，余日切。鈴，許一切棍下本切。批，薄結切。駢，普耕

切排玉戶而颺金鋪，李奇曰：鋪，門鋪芳發蘭蕙與芳窮，首也。善曰：言風
飄香氣既排玉戶而颺金鋪，又發揚蕙蘭與芳窮也。長門
賦曰：擠玉戶以撼金鋪。司馬注：子虛賦曰：芳窮，似藁本。惟
彌環其拂汨兮，汨，動也。彌環，風吹帷帳之聲也。拂
即靜字耳。彌，普萌切。環，音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
琴。張晏曰：聲細不過羽穆然相和也。善曰：莊子黃帝曰：一清一
濁，陰陽調和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列子曰：伯牙善鼓琴。
般倕棄其剗，剗，曲也。善曰：尚書曰：剗
倕汝作共工。般，魯般也。爾王爾也。雖方征僑與倕，倕
並已見西京賦。般與班同。倕音垂。方征僑與倕，倕
猶彷彿其若夢，雖使仙人方常也。征，行也。言宮觀之高峻
髣髴若夢也。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征，僑姓。征名
僑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廌征伯喬。漢書曰：正伯喬並
同也。餘依晉說：列仙傳曰：倕倕槐里采藥父也。食松實
形，躡生毛數寸，能飛行，逮走馬。說文曰：彷彿，相似視不誤。

也楚辭曰時彷彿以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善曰蒼遙見謚即諱字音帝

駭驚也回蓋天子穆然珍臺間館琰題玉英蝓蝻獲

之中應劭曰題頭也懷椽之頭皆以玉飾言其英華相

玉英出藍田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惟夫

所以澄心清魂儲精垂恩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

神冀神感動天地逆釐三神者服虔曰釐福也韋昭曰逆

也釐音熙也索求也偶對也應劭曰冠其群倫魁能韋昭曰搜

挾東征之意善曰毛詩序曰甘棠美邵伯相與齊乎陽

靈之宮善曰韓康伯周易注曰洗心曰齊靡薜荔而為

席芳折瓊枝以為芳善曰廉謂偃廉之藉地而為吸清

雲之流瑕芳飲若木之露英善曰淮南子曰志厲青雲

賦曰呼吸沆瀣餐朝霞霞與暇古字通山海經曰灰

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露英英之含露者集

乎禮神之囿登乎頌祇之堂善曰禮神謂祭天也晉灼

為歌頌以建光耀之長旂芳昭華覆之威威服虔曰昭

祭地祇華蓋也善曰埤蒼曰旂旌旗攀琬璣而下視芳行遊目

乎三危善曰漢書曰北斗七星所謂琬璣玉衡楚辭陳

衆車於東阮芳肆玉軼而下馳庚切晉灼曰軼車轡也

韋昭曰軼徒計切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漂龍淵而還九

垠芳窺地底而上回應劭曰龍淵在張掖服虔曰九垠

肆恣也楚辭曰齊玉軼而並馳軼音大

漂龍淵而還九

垠芳窺地底而上回

九重也善曰言從東阮下馳遂浮

龍淵而繞其九重乃窺地底而上歸也說文曰漂浮也
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廣雅曰垠厓
也厓亦重之風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契善曰從
義也還音旋梁弱水之澌澌兮躡不周之透蛇服虔曰
也音疎晉灼曰契綏也梁弱水之澌澌兮躡不周之透蛇
東有弱水渡之若澌澌耳善曰濕澌小水貌也字林曰
澌絕小水也廣雅曰躡履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外有山
不合名曰不周透蛇欲平貌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也鼎吐定切澌音熒蛇音移移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
屏玉女而却宓妃善曰言既臻西極故想王母而上壽
宓妃亦以此微諫也山海經曰玉山西王母所居也神
異經曰東荒中有大石室東王公居之常與玉女共投
壺宓妃已玉女亡所眺其清臚兮宓妃曾不得施其蛾
眉服虔曰臚目童子也善方攬道德之精剛兮侔神明
與之為資晉灼曰等天地之計量也善曰說文於是欽

柴宗祈

善曰恭敬燔柴尊崇所祈

燎薰皇天

應劭曰牲玉之香也

皐搖泰壹

如淳曰皐挈皐也積柴於挈皐頭置牲玉於其上舉而燒之欲近天也張晏曰招搖泰一

舉洪頤

服虔曰洪頤旌名也樹靈旗李奇

四施

張晏曰配藜披離也善曰言燔燎之盛故樵蒸之

北燠幽都

南燠丹厓服虔曰丹水之厓也善曰尚書曰

都賦燠與

是音義玄璣觚觚

玄璣觚

觚觚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

其貌也應

劭曰泔泔滿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黑黍

幽切泔胡

敢切泔大敢切盥饗豐融懿懿芬芬

盥饗豐融

懿懿芬芬善曰

也盼蠶已見上文炎威黃龍兮標訛碩麟韋昭曰碩大也
標熾盛感動神物也字林曰熾火光也說文選巫咸兮
曰標火飛也毛萇詩傳曰訛動也標必遙切選巫咸兮
有靈山巫咸從此升降王逸楚辭注曰巫咸古神巫也
也楚辭曰吾令帝閭闢開兮鄭玄禮記注曰延導也儼
暗藹兮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張晏曰儼贊也善曰
盛貌也委積也暗烏感切於是事畢功弘迴車而歸
度三變兮偈崇黎晉灼曰黃圖無三變相如傳有封禪
泉有封禪崇黎韋昭曰偈息也音憇天閼決兮地垠開
言門決以出德澤故八荒萬國俱協諧也登長平兮雷
鼓磬天聲起兮勇士厲如淳曰長平坂名在池陽南善

聲如天之聲言其大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
麗萬世善曰言恩澤之多若雲行雨施君臣皆有聖德
于於也胥皆也亂曰善曰王逸楚辭注曰亂理也崇崇園丘隆
也麗光華也隱天兮善曰崇崇高貌也廣雅登降
登降上下也刻施邪道也單大貌增宮嶠差駢
貌刻力爾切嶠邪道也單大貌增宮嶠差駢
善曰嶠音零嶠音嶠嶠音嶠嶠音嶠上天之緯杳旭卉兮
善曰緯事也杳深遠也旭卉幽昧之貌毛詩曰上天之緯杳旭卉兮
對兮李奇曰對配也善曰對配也能與天相對徠祇郊禋神所依兮
善曰言來郊禋而甚敬故為徘徊招搖靈遲遲兮善曰
神祇之所依也徠古來字徘徊招搖靈遲遲兮

猶彷徨也遲遲即棲遲也毛萇詩傳曰棲遲遊息也招必遙切遲音棲遲大夷反

光輝眩耀降厥福兮子子孫孫長無極兮

耕藉

臣贊漢書注曰景帝詔曰朕親耕本以躬親為義藉謂蹈藉之也

藉田賦一首

威榮緒晉書曰泰始四年正月丁亥世祖初藉于千畝司空掾潘岳

作藉田頌也

潘安仁

臧榮緒晉書潘岳字安仁榮陽中牟人掄角辯惠摘藻清豔鄉邑稱為奇童弱冠辟司空太尉府舉秀才高步一時為眾所疾然藉田西征咸有舊注以其釋文膚淺引證疏略故並不取焉

伊晉之四年正月丁未皇帝親率群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

晉書曰丁亥藉田戊子大赦今為丁未誤也千畝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天子籍田千畝

於是乃使甸師清

畿野廬掃路

周禮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鄭玄也周禮曰野廬氏封人墳官掌舍設桓

也周禮曰野廬氏掌達國之道路也

封人墳官掌舍設桓周禮曰封人掌畿封而樹之鄭玄曰聚土曰封墳謂壇及壝埤也周禮曰掌舍掌王之會同之舍設桓桓再重杜子春讀為桓桓桓桓行馬也墳

以委切桓音互

青壇蔚其嶽兮翠幕默以雲希

號文公曰古者王命司空除壇于藉楊脩許昌宮賦曰華殿炳而嶽立鄭玄周禮注曰帷覆上曰幕魏文帝愁霖賦曰玄雲默其四塞默黑貌也

結崇基之靈趾兮啓

四塗之廣阡

崇基謂壇也於壇四面而為階也沃野墳封禪書曰雲布霧散默丁敢切

腴膏壤平砥

墳腴平砥已見上文史記曰京師清洛濁渠引流

激水

子虛賦曰激水推移

遐阡繩直邇陌如矢

史記曰秦孝公壞井田開阡陌風俗

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繩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

總轄服于縹軻兮紺轅綴

直已見上文詩曰其直如矢

於黛耜

總轄帝耕之牛也說文曰總帛青色音葱耜牛鄭玄周禮注曰吳都賦又曰縹帛青白色縹耜也

駕於廬左

侯萬乘之躬履駕牛儼然在於廬左以待

百僚先置位以職分

故曰儲駕也說文曰儼好貌也晉灼漢書曰廬一百畝也然古耕以來而今以牛者蓋晉時創制不於古也

職分

禮注曰命者

自上下下具惟命臣

周易曰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禮注曰命者

襲春服之萋萋兮接游車之麟麟

林賦注曰襲服也

禮記曰孟春衣青衣春服已見魏都賦薛君韓詩章句曰萋萋盛也文穎漢書注曰天子出

游車九乘毛詩

微風生於輕幘纖埃起於朱輪也釋名

曰有車麟麟

也朱輪見吳都賦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

也朱輪見吳都賦

森奉璋以階列望皇軒而肅震貌也

毛詩曰奉璋峨峨髦士攸宜若湛露之晞朝陽似眾星

之拱北辰也

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不晞毛萇曰晞乾

也論語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於是前驅魚麗屬車鱗

萃周禮曰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鄭玄曰前驅如今

導引也魚麗已見東京賦屬車已見西京賦子虛賦

曰珍怪鳥獸

閭闔洞啓參塗方駟有闔闔門西京賦曰

萬端麟萃

常伯陪乘太僕秉轡

羽獵賦曰方駕千駟

常伯陪乘太僕秉轡

乘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漢舊儀曰漢乘輿大駕

儀公卿奉引

太僕御也

后妃獻種稔之種司農撰播殖之器

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稔之種而獻于王鄭司

農曰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熟謂之稔漢書曰大農

令武帝更名大司農孔安國論語注曰撰具也史記曰

后稷播植百穀孔安國尚書傳曰播布也蒼頡篇曰殖

種也挈壺掌升降之節宮正設門閭之蹕周禮有挈壺氏周禮曰宮正凡

邦之事蹕宮中鄭玄曰正長也宮中之長也天子乃御

玉輦蔭華蓋中道玉輦大輦也華蓋已見西京賦

牙鉦鎗綃紃綵繅禮記曰凡帶必有佩佩玉有衝牙鄭玄曰衝

切鎗義行切鄭玄禮記注曰綃綺屬也許慎淮南子注

曰紃素也漢書班婕妤賦曰紛綵繅兮紃素聲綃思樵

悴切繅七切金根照耀以炯晃兮龍驤騰驤而沛艾

司馬彪續漢書曰漢承秦制御為乘輿金根安車五采

文畫轡西京賦曰乃奮翅而騰驤龍驤沛艾已見上文

表朱玄於離坎飛青縞於震兌中黃星以發揮方

綵紛其繁會謂鹵簿之儀車騎旌旗各依方色表猶標

卦也震者東方兌正西秋也周禮曰東方謂之青南方

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毛萇詩傳曰縞白色

也縞古老切周禮曰地謂之黃臧榮緒晉書鹵簿曰青

立車青安車赤立車赤安車黃立車黃安車白立車白

安車黑立車黑安車合五輅鳴鑾九旗揚旆禮

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

五曰木路又曰掌九旗之物名曰月為常蛟龍為旂通

帛為旂雜帛為物熊虎為旗鳥隼為旟瓊釵入縹雲罕

藹藹藹藹篇曰縹聚也楚辭曰揚雲霓之晻藹藹音義同也

音烏簫管嘲晰以啾嘈兮鼓鞀磔隱以砢磔簫管已見

曰鷗鷗嘲晰而悲鳴蒼頡篇曰啾衆聲也嘈已見上文

周禮曰鍾師掌鞀鄭玄曰擊鞀以和樂字林曰鞀小鼓

也鞀與鞀同步迷切砢磔與音義同火宏切字書曰

砢大聲也字指曰砢大磔也砢披萌切砢苦蓋切

簾疑以軒翥兮洪鍾越乎區外荀簾軒翥已見西京賦

見西都賦震震填填塵驚連天以幸乎藉田爾雅注曰闐闐

群行聲也東觀漢記曰王色旗幟
蔽野埃塵連天驚或為霧非也
蟬冕類以灼灼兮碧
色肅其千千蟬冕已見魏都賦千千碧兒
似夜光之剖荆璞兮若茂

松之依山巔也於是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降謂臨幸也應劭漢官儀曰天子東耕之日天子升壇上空無祭天子耕於壇舉耒三推而已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鄭玄曰耦廣五寸二耜為耦王坻場染屨洪縻在手方言曰坻場逸楚辭注曰撫持也

傷說文曰縻牛轡也忙皮反音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推已見上文國語號文公曰王耕一發班三之庶人終于畝韋昭曰一發一耜之發也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

而上王三公三卿九大大夫二十七庶人盡耕也既云以牛而又言推者蓋古成文不可以文而害實也發扶發切然國語與禮記

不同而潘雜用之貴賤以班或五或九禮記曰帝藉三推斯時也居靡都鄙民無華裔都謂京邑也杜預左傳注鄙邑也左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王肅

家語注曰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還衆頒斌相雜之貌也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被褐而兩雅曰戾至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

蒼曰髻髮也大耶切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拑裳連襪說文曰躡踵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拑方言曰襪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

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

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平康衢謳吟乎聖世列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吾情欣樂於昏

上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作芳慮盡力平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

家語注曰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還衆頒斌相雜之貌也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被褐而兩雅曰戾至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

蒼曰髻髮也大耶切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拑裳連襪說文曰躡踵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拑方言曰襪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

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

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平康衢謳吟乎聖世列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吾情欣樂於昏

上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作芳慮盡力平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

家語注曰長幼雜還以交集士女頒斌而咸戾雜還衆頒斌相雜之貌也被褐振裾垂髻總髮老子曰被褐而兩雅曰戾至也說文曰褐者粗衣也爾雅曰被謂之裾郭璞曰衣後裾也

蒼曰髻髮也大耶切毛詩曰總角之宴毛萇曰總角結髮也躡踵側肩拑裳連襪說文曰躡踵也躡其踵所以為追逐也聲類曰踵足根也史記馮驩曰夫朝趨市者側肩爭門而入賈逵國語注曰從後牽曰拑方言曰襪即袂字也說文曰袂袖也黃塵為

之四合兮陽光為之潛翳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黃塵蔽天西都賦曰紅塵

合動容發音而觀者莫不抃舞平康衢謳吟乎聖世列曰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康衢已見上文吾情欣樂於昏

上壽王驃騎論功曰遊童牧豎詠德謳吟作芳慮盡力平樹藝昏作已見西京賦韓詩外傳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我入其境田疇甚

易草萊甚辟故其人盡力也周禮曰正月之吉靡誰督

而常勤兮莫之課而自厲詩箋曰藝猶樹也

曰課說文曰誰何也謂責問之也躬先勞以說使兮豈嚴刑而猛制之哉周易曰說

忘其勞史記曰秦繁有邑老田父或進而稱曰蓋損益

隨時理有常然周易曰損益盈虛與時偕行又曰隨時

有道也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為本高必以下為

基漢書酈食其曰王者以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

慎其先言治國之道以商為末而農為本以貨為後而

漢書注曰本農也末賈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

人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禮記曰善終者如始尚

書大傳曰八政何以先食傳曰食者夫九土之宜弗任

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

四人之務不壹國語展禽曰共工氏之子曰后土能平

別九州任土作貢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野有菜蔬

國之正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壹專一也

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禮記曰三年耕必有一年食雖有

以代無儲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必言無儲穡以度荒

其耕也崔寔四民月令曰十月五穀既登家有儲穡禮記曰

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韋昭曰虞度也左氏傳王曰余

一人閔閔焉如三季之衰皆此物也國語郭偃曰夫三

昭曰季末也三季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昧旦不

王桀紂幽王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昧旦不

東京賦周易曰君子夕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

惕若厲爾雅曰慄懼也圖匱於豐防儉於逸言常節約

故圖乏者必於豐殷儉者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

在於奢逸也廣雅曰儉少也欽哉欽哉惟穀之卹尚書

刑之恤哉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國語號文公

一時講武韋昭曰三時春夏秋也管子曰倉廩實則知禮節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此亦
堯舜之用心也若乃廟祧有事祝宗諏日廟祧已見西京賦禮記曰宗祝在廟鄭玄
郊祀之酒則諏謀其日應劭漢書注曰后稷既爲簠簋普淖則此之自實周禮曰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縮鬯蕭茅又於是乎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淖乃孝切
出左氏傳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縮酒周禮曰鬯人釀秬以爲酒又曰甸師祭祀共蕭茅杜
子春曰蕭香蒿也鄭玄曰既薦然後藝蕭合馨香茅以縮酒國語號文公曰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
馨香曰酒嘉栗左氏傳季良奉酒醴以告曰嘉栗百
謂馨香無譏慝杜預曰栗謹敬也宜其民和年登而神降之吉也左氏

梁奉案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人和年豐也鄭玄周禮注曰登成也左氏傳曰致其裡祀於是乎人和而神降之福古人有言曰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夫孝天地之性人之所由靈也孝經曾子曰敢問聖人之德
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漢書曰人有生之最靈者也
以孝治天下其或繼之者鮮哉希矣孝經子曰昔者明王
也論語子曰其或繼也逮我皇晉實光斯道鄭玄毛詩箋
道者雖百世可知也儀刑乎千萬國愛敬盡於祖考毛詩曰儀刑文
道也儀刑乎千萬國愛敬盡於祖考
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故躬稼以供粢盛所以致勸
孝也尚書大傳曰王者躬耕所以供粢盛五經要義
穡以足百姓所以固本也西京賦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尚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能本而孝盛德大業至矣哉
寧何晏論語注曰本基也
周易曰盛德此一役也而二美具焉
一役謂籍田也二美謂能本而孝也
左氏傳陰飴甥曰此不亦遠乎不亦重乎
論語文也
思樂甸畿薄采其茅
茅即上甸師之所供者毛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芹毛萇曰薄辭也
大君戾止言藉其農
周易曰大君有命毛詩曰魯侯戾止言觀其旂毛萇曰戾來也止至也
其農三推萬方以祗
禮記曰耕藉然後諸侯知耨我公田實及我私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奴豆
我簋斯
禮記曰天子藉田以事天地山川以為盛我簋斯齊禮盛毛萇詩傳曰器實曰齊在器曰盛
資我倉如陵我庾如坻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庾惟億又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鄭
也坻水中高地
念茲在茲永言孝思
言念此黍稷在此祭祀也尚書禹曰

念茲在茲毛詩
人力普存祝史正辭
左氏傳季梁曰上正辭信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人力之普存也
神祇攸歆逸豫無期
左氏傳楚子日能歆神人杜預曰歆享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尚書王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畋獵
鄭玄禮記注曰田者所以供祭祀庖厨之用王制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馬融曰取

子虛賦一首

善曰漢書曰相如遊梁乃著子虛
賦後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
讀子虛賦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
意曰臣邑人司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乃
召相如相如曰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請
為天子遊獵之賦以子虛虛言也為楚稱
烏有先生鳥有此事也為齊難亡是公者
亡是人也欲明天子之義故虛藉此三人

為辭以
風諫焉

司馬長卿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字長卿蜀郡人少好讀書為武騎常侍後拜

文園令

郭璞注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司馬彪曰

曰家語曰孔子在齊齊侯出畋本畋罷子虛過妣烏有

先生張揖曰妣誇也丑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

曰今日畋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

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

也張揖曰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善曰廣雅曰曰可得

聞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郭璞

也列卒滿澤罟網彌山郭璞曰彌覆也善掩兔麟鹿射

麋脚麟其脚也善曰麟轡也音余韋昭曰脚謂持

浦割鮮染輪也張揖曰海水之涯多出鹽也李奇曰鮮生

曰擣搵也擣而切切生肉擣車輪鹽而食之也善

曰矜自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

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郭璞曰與僕下車對曰郭

謙也臣楚國之鄙人也鄙小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

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善曰

有無謂或有所見或復無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王曰雖然略

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

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郭璞曰特

獨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

紆第鬱隆崇聳萃郭璞曰隆崇竦起也善曰第音佛岑峯參差日月

蔽虧張揖曰高山擁蔽日月也善曰蓋音吟交錯糾紛上千青雲郭璞曰言

相摻結而峻絕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干犯也罷池陂陀下屬江河郭璞曰言旁類

也屬連也罷音疲陂音婆陀音駝文穎曰南方無河也

冀州凡水大小皆謂之河詩賦通方言耳晉灼曰文章

假借協陀之韻也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垺錫碧金銀張揖曰丹

丹沙也青青赭也赭赤土也堊白土也蘇林曰白垺衆

白石英也增音附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碧青石也衆

色炫耀照耀龍鱗郭璞曰如龍之鱗彩也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

昆吾張揖曰琳瑯也增者石之次玉者昆吾山名也出

美金尸子曰昆吾之金晉灼曰玫瑰火齊珠也郭

璞曰琳瑯可用磨也如淳曰瑯音絨功音勒

璞曰琳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玉名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瑯功玄厲張揖曰瑯功石之次玉者玄厲黑石

荔張揖曰歲馬藍也薪似燕麥也苞薹也荔馬荔也蘇

林曰薪斯歷切善曰歲之林切苞音包荔音隸薹皮

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張揖曰巫山在南郡巫縣其高燥則生歲薪苞

壇曼司馬彪曰隨靡邪靡也案衍案下也壇曼平博也

諸柘巴苴張揖曰江離香草也郭璞曰江離似水薺文穎曰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荳蔻善曰苴子余切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歷案衍

表薛莎青蘋張揖曰薛蘋蒿也莎蒿侯也青蘋似其埤切

濕則生藏葭蒹葭郭璞曰藏葭草名中牛馬蒹葭張揖曰

東牆彫胡張揖曰東牆實可蓮藕觚盧張揖曰蓮藕之

晏曰觚盧菴間軒干草也生水中揚州有之善曰菴音

海猶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其西則有湧泉清池

激水推移郭璞曰波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應

蓮花也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張揖曰蛟狀魚

珠其北則有陰林其樹梗枿豫章服虔曰陰林山北之水

積則生吞舟之魚土積則生梗枿豫章桂椒木蘭檠離

朱楊郭璞曰木蘭皮辛可食張揖曰檠皮可染者離山

樹赤皮幹名曰檀梨棗橘柚芬芳張揖曰檀似梨而

曰說文曰棗似棟而小名曰楨而充切蘇林曰其上

博音郢都之郢然諸說雖殊而木一也今依蘇音

則有鷁鷁孔鸞騰遠射干張揖曰孔孔雀也鸞鸞鳥也

遠獸名也善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蛇龜郭璞曰蛇

曰射干舍切其下則有白虎玄豹蛇龜郭璞曰蛇

狸長百尋龜似狸而大犴胡地野犬也似狐而小慢音

萬善曰山海經曰鳥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

豹郭璞曰其上有玄豹於是乎乃使剡諸之倫手格此獸

刺諸已見楚王乃駕馴駁之馬張揖曰馴駁如馬

吳都賦見楚王乃駕馴駁之馬張揖曰馴駁如馬

虎豹擾而駕之乘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靡魚須之橈

以當馱馬也乘彫玉之輿郭璞曰刻玉

旃張揖曰以魚須為旃柄驅馳逐曳明月之珠旗張揖

明月珠綴飾旗也善曰橈女教切曳明月之珠旗張揖

珠旗宋均曰蛟魚之珠有光耀可以飾旗建干將之雄

戟張揖曰：干將韓王劍師也。雄戟胡中有鉞者。左鳥號

之張揖曰：黃帝乘龍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持龍鬚，

雕畫也。右夏服之勁箭服虔曰：服盛箭器也。夏后氏之良

故曰夏陽子驂乘娥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獸馬

織阿古之善御者，見楚辭：娥阿不御焉。案節未舒即陵狡獸馬

獸也。善曰：楚辭曰：娥阿不御焉。案節未舒即陵狡獸馬

蛩也。善曰：楚辭曰：娥阿不御焉。案節未舒即陵狡獸

以走二獸者，非性心愛，壓軼野馬，轉陶駘張揖曰：軼過

而小海，外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陶駘。郭璞曰：轉

車軸頭也。善曰：軼，轉言車之疾，能過野馬及陶駘也。軼

不言車轉，不言過，互文也。乘遺風射游騏張揖曰：遺風

氏春秋曰：遺風之乘，爾雅曰：騏驎，音攜。倏眴倩洌張揖曰：皆疾

如馬一角，不角者騏驎。倏眴，音攜。倏眴倩洌張揖曰：皆疾

六切。倏，式刃切。倩，雷動。焱至，星流。霆擊郭璞曰：霆，劈歷

發中必決眦李奇曰：射之巧妙，決於目眦。善曰：洞習達掖

絕乎心繫張揖曰：自左射之貫，曾通右，謂中絕系也。善曰

系獲若雨獸，并草蔽地善曰：言所在衆多，若天之雨獸

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郭璞曰：翱翔，容與言自得也。善曰：王逸楚

受詘郭璞曰：詘，疲極也。詘，音劇。司馬彪曰：微，執也。其

觀衆物之變態郭璞曰：變態，姿貌也。於是鄭女曼姬鄭女，夏

姬也。曼，楚武王夫人鄧曼也。被阿緇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緇，細

王夫人鄧曼也。被阿緇揄紵縞張揖曰：阿，細縞也。緇，細

曰榜船也。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船長也。主唱聲而歌者也。善曰：榜方孟切。聲流喝。郭璞曰：言也。喝，一介切。水蟲駭，波鴻沸。郭璞曰：魚龜躍濤浪作。涌泉起奔揚。

會。郭璞曰：暴湓激相鼓。礪石相擊，破破礪礪。善曰：礪，薄也。善曰：湓，普頓切。礪，石相擊，破破礪礪。力對切。若

雷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起烽燧。

文穎曰：靈鼓，六面鼓。車按行，騎就隊。應劭曰：按，按次第也。善曰：服虔

隊，大內切。繩乎淫淫，般乎裔裔。司馬彪曰：皆行貌也。於是楚

王乃登雲陽之臺。孟康曰：雲夢中，高唐之臺。宋

為憺乎自持。郭璞曰：養神氣也。善曰：老子曰：我獨怕然

也。神女賦曰：頽薄怒以自持。憺，與澹同。待濫切。怕，與泊同。蒲各切。勺藥之和，具而後御。

之。服虔曰：具，美也。或以芍藥調食也。文穎曰：五味之和也。晉灼曰：南都賦曰：歸鴈鳴鵲，香稻鮮魚，以為芍藥

酸恬滋味，百種千名之說，是也。善曰：服氏一說，以芍藥

為藥名，或者因說今之煮馬肝，猶加芍藥，古之遺法。晉

氏之說，以芍藥為調和之意。枚乘七發曰：勺藥之醬，然

則和調之言，於義為得。韋昭曰：勺，丁削切。藥，旅酌切。

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將割輪粹，自以為娛。韋

曰：粹，謂割鮮粹輪也。郭璞曰：粹，染也。善曰：脬，音鬱。粹，七內切。臣竊觀之，齊殆不如。善

曰：殆，近也。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曰：是何言

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郭璞曰：言有惠賜也。善

曰：蘇秦曰：今先生不遠千里而庭教高誘曰：不以千里之道為遠。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

騎之衆，與使者出畋。善曰：家語曰：越悉起境內之士，三千人助吳。乃欲戮力

致獲以娛左右。晉灼曰：謙不斥言，故云左右。言使者左

并力，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也。

先生之餘論也

善曰風烈已見上文先生謂子虛也今張晏曰願聞先賢之遺談美論也

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

而盛推雲夢以為高郭璞曰以

奢言淫樂而顯侈靡

郭璞曰顯明也奢闊也竊為足下不取也必

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

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

彰君惡傷私義

善曰史記樂毅與燕惠王書曰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者非也

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

文穎曰必見輕於齊輕易於齊也善曰使者失辭為

且齊東諸鉅海南有琅邪

蘇林曰小洲曰

觀乎成山

張揖曰觀闕也成山在東萊掖縣於其上築宮闕也射

乎之罘

晉灼曰之罘山在東萊縣浮渤海應劭曰渤

游孟諸

文穎曰宋之大邪與肅慎為隣郭璞曰肅

右以湯谷為界

司馬彪曰湯谷曰所出也以為

秋田乎青丘

服虔曰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傍

不帶芥

善曰帶芥已見西京賦若乃儼瑰瑋異方殊類郭璞曰

珍怪鳥獸萬端鱗萃

賦曰珍怪

不可勝記

禹不能名高不

然在諸侯之位

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滿也

然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

能計

張揖曰禹為堯司空辯九州名山別草木高為堯

奇偉不可稱論

張揖曰與萃同集也

瑋瑋玩也

倣佗歷切

非常也

善曰廣雅曰瑰珍怪鳥獸萬端鱗萃賦曰珍怪

瑋瑋玩也

倣佗歷切

瑋瑋玩也

倣佗歷切

瑋瑋玩也

倣佗歷切

瑋瑋玩也

倣佗歷切

瑋瑋玩也

倣佗歷切

生又見客如涪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是以王辭不復司馬
彪曰復善曰言見先生是客也何為無以應哉

文選卷第七

文選卷第八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廣平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太子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畋獵中

司馬長卿上林賦

楊子雲羽獵賦

上林賦一首

司馬長卿

郭璞注

亡是公听然而笑

善曰說文曰听笑貌也牛隱切

曰楚則失矣而齊亦

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以述職也

郭璞注

侯朝於天子曰述職善曰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封疆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述其職述職者述其所職也圭疆

畫界者非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天下有道守在四夷立境界者欲以杜絕淫放耳善曰

小雅曰淫過也

今齊列為東藩而外私肅慎郭璞曰私與通也

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二君之論不

務明君臣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於游戲之樂苑囿之

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

足以卑君自損也

晉灼曰卑古貶字也善曰鄧析子曰因勢而發譽毛萇詩傳曰祇適也

且夫齊楚之事又烏足道乎君未覩夫巨麗也獨不聞

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

文穎曰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曰至于西國為西極

雅曰至于西國為西極在長安西故言右也

丹水更其南

應劭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東南至

析縣入洧水更公衡切

紫淵徑其北

文穎曰河南穀羅縣有紫澤在縣北於長安為在北也

終始灞漭出入涇渭

張揖曰灞漭二水終始盡於苑中不復出也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

出苑也豐鎬潦漭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

張揖曰豐水出鄠縣南山豐谷

北入渭鎬在昆明池北善曰潦即滌水也說文曰滌水

出鄠縣北入渭漭水出杜陵今名沱水自南山黃子陂

西北流經至昆明池入渭郭

璞曰經營其內周旋苑中也蕩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

異態

郭璞曰變態不同也善曰潘岳關中記曰涇渭灞漭鄠潦漭凡八川

東西南北馳

驚往來

郭璞曰言更相錯涉也來盧代切

出乎椒丘之闕

服虔曰丘名也兩山俱起

象雙闕者也善曰楚辭曰馳椒丘焉且且止也音昌呂切

行乎洲淤之浦

張揖曰淤

漫也浦水崖也淤於無切善曰方言

經乎桂林之中

曰桂林名也南海經曰

過乎泱泱之壑

張揖曰山海經所謂大荒

之野如渚曰汨汨

汨乎混流順阿而下

蘇林曰楊雄方言汨于貌也泱烏朗切

筆切郭璞曰混赴隘陜之口郭璞曰夾岸間爲陜觸穹

張揖曰穹石大石也。埼曲岸頭也。郭璞曰堆沙堆也。丁回切。埼巨依切。沸乎暴。

沸水
洶涌
彭湃
波司
相馬
戾彪
也曰
洶洶
許勇
跳切
起也
彭湃
澎湃

汨蘇林曰渾音畢宓音密司馬彪曰畢弗盛貌也汨去疾也汨于筆切 偪側

日泌音筆櫛司馬彪曰偏側相迫
瀾相揆也偏字與逼同揆先結切
橫流逆

洌司馬彪曰逆折旋回也孟康曰轉騰相滂

馬彪曰滂鼻水聲也。沆漑徐流也。郭璞曰滂匹亨切。漑匹祕切。漑胡慨切。韋昭曰沆胡郎

橈郭璞曰。驚起回窠也。善曰。雲如雲。屈橈也。橈女教切。
宛渾膠盭司馬

展轉也。膠盃邪屈踰波趨浥涖涖下瀨。彪司馬

凌前波也。趨湍輪於淵。批巖衝擁。奔揚滯沛。

1. The first line is a header line, likely containing the title or subject of the document.

雅曲畏也。善曰。說文曰。批。擊也。品氏主壑。免。

貌也。滯直制切。沛蒲蓋切。字林曰：穴，穴

澗小水聲也。賁即隕字也。墜直類切。澗蓋善曰。沈沈深貌也。隱隱盛貌也。司馬彪

磬曰磬磅訇磻皆水聲也磬普冰切磅普

也。皮兆末曰：「意票矣。」司馬彪曰：「汨，瀝水聲也。」

馬沙踞沙汀渚沙汀渚韋昭曰瀟瀟及坊善曰

然後顯羔黃漾郭

水奔放而長歸於滯海也。安翔徐回。郭璞曰。言翺

胡廣切。漾弋女切。
璞曰：水白，光貌也。
東注太胡。郭璞曰：太湖在吳
絲尚書所謂震澤。

也郭璞曰其形狀而出於是乎蛟龍赤螭文類

治也陂池江旁小水
太
三
三

子為螭張揖曰魚鱗漸離李奇曰周洛曰鮪蜀曰鮪

赤螭雌龍也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未聞鰕音互鰕音惜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鰕郭璞曰鰕魚有文彩

積乎其中鴻鵠鵠駕鵠屬玉張揖曰鴻大鴈也郭璞

大長頸赤目交精旋目郭璞曰交精似鳬而脚高有毛

紫紺色者也煩鴛庸渠郭璞曰煩鴛鴨屬也庸渠似鳬灰

張揖曰箴疵似魚虎而倉黑色鵠鵠頭鳥郭羣浮乎其

上汎淫泛濫隨風澹淡郭璞曰汎淫泛濫隨風澹淡與波

搖蕩奄薄水渚張揖曰奄薄猶集也郭唼菁藻咀嚼菱藕

郭璞曰菁水草也善曰通俗文曰水鳥食謂之唼於是

與唼同所甲切唼大甲切咀才汝切嚼才削切

乎崇山矗矗龍從崔巍郭璞曰龍力孔切從音揔深林巨

木蘄巖參差郭璞曰皆峯嶺之貌也蘄仕九峻截薛

南山我我郭璞曰截薛高峻貌也善曰九峻南山巖陲

已見西都賦截音截薛音齧我音娥

巖陲

巖陲

巖陲

当作收

𩑦音摧音萎音屈音嶠音司馬彪曰陲靡也𩑦醜也音錡音𩑦音也音上大
 𩑦音摧音萎音屈音嶠音下小有似𩑦醜也張揖曰摧萎高貌也

嶠斗絕也摧作罪切菱卒錡振溪通谷蹇產溝濱
曰張摧

及瀆皆水相通注也。善曰：言山石收斂溪水而不分泄。

豁呀豁開阜陵別隲司馬彪曰豁呀大貌豁開空虛也郭璞曰隲水中山也豁呼含切呀

呼加切開呵
下切鳴音擣
歲
魄
嶷
嵬
嵬
丘
虛
堀
畧
郭璞曰皆其形勢也
歲於鬼切
魄魚鬼切

恨惡罪切。廐，胡罪切。虛。
 音法。塤，音窟。壘，音磊。
 隱，轉。鬱，音嶺。登，降。施，靡。
 郭璞曰：「隱，轉。鬱，音嶺。壘，堆。」

壘音壘施氏切
陂池獬豸
郭璞曰陂池旁獬貌也
獬音皮獬音被豸直爾

切善曰沈水切溶音容淫以舟切𩇑音育散

渙夷陸司馬彪曰布平地也亭臯千里靡不被築服虔曰臯澤也隄上十里一亭

郭璞曰皆築地令平也被皮義切令拵以綠蕙被以江薺張揖曰掩覆也

[illegible]

早也。郭璞：山經
蕙香草。蘭屬也。糝以麋蕪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善曰：王逸楚辭

布結縷郭璞曰結縷蔓生如縷相結攢戾莎司馬彪曰戾莎名也揭

平衡蘭應劭曰揭去燭切芝巨乞切藁本藁凌也射干郭璞曰藁

末切司馬彪曰射
香草也射弋舍切
苳薑藟荷張揖曰苳
音紫藟人羊刀
葳

持若蓀如菴曰箴音鍼韋昭曰持音懲張揖曰蓀香草也鮮支黃礫

馬彪曰鮮支支子蔣苧青蘋張揖曰蔣苧也苧音竹布

後閔澤延曼太原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善曰閔大也濩音護延弋戰切離靡廣

善曰離靡離而邪靡不絕之貌也孟康
甘泉賦注曰衍无厓岸也離力爾切應風披靡吐

揚烈善曰烈酷烈香氣盛也披不蟻切
 郁郁菲菲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

非
 也
 妃
 肸
 布
 寫
 暎
 夢
 啖
 第
 司馬彪曰肸過也芬芳之
 過若蛩之布寫也郭璞曰

文八

五

香氣盛秘辭也善曰說文曰肝蠻布也秘詩必弗音義
同說文曰菴獨香氣奄藹也菴與晡同晡音義
音奄必步必於是乎周覽泛觀縝紛軋芴孟康曰縝紛
切芴音勃也縝丑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
綴密也縝丑芒芒恍忽郭璞曰言眼亂視之無端察之
人切芴音勿無涯日出東沼入乎西陂張揖云日出苑之東池暮
薄曰長安有西陂池東陂池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張揖曰其
則盛冬十月草木生長也郭璞曰躍波言不彫其獸則獮
凍也善曰孫卿子曰松柏經隆冬而不彫其獸則獮
旄獮聲沈牛麀麀郭璞曰獮似牛領有肉堆也音容張
獮白豹聲牛黑色出西南徼外沈牛水牛也其狀如牛而四節毛
中塵似鹿而大善曰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
沈牛也赤首圜題窮奇象犀張揖曰題額也窮奇狀如牛
也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司馬彪曰揭舉衣
也

凝冰其獸則麒麟角端駟駟橐駝郭璞曰麒麟而無
裂地有肉似橐駝故曰橐駝也蛩蛩驪駘駘驢言駘郭璞曰驪
也駘駘生三日而超其母驪音顛於是乎離宮別館彌
驪音奚駘音缺駘音提驪音同高廊四注重坐曲閣司馬彪曰
山跨谷注曰彌徧也華榱壁璫輦道繩屬韋昭曰裁金
下級皆可坐故曰重華榱壁璫輦道繩屬韋昭曰裁金
坐曲閣閣道委曲也繩屬也如馮曰輦道閣道也司馬彪曰繩
屬連屬也張揖曰繩力尔切屬之欲切步櫚周流長途
中宿步櫚郭璞曰中途樓閣間陞道司馬彪曰中宿乃
至其夷峻築堂累臺增成以作堂者也重累而成之故曰
增成峻巖突洞房郭璞曰言於巖突底為室潛頰杳眇
子公切頰善曰聲類曰頰一吊切頰杳眇
而無見仰光燎而捫天善曰頰低頭也楚辭曰遂倏忽而

捫天晉灼曰：捫，古攀字也。捫摸也。捫，音老。捫音門。奔星更於閨闥，宛虹拖於楯。善曰：奔流星也。行疾，故曰奔。如瀉曰宛。虹，屈曲之也。更，工衡也。應劭曰：楯，欄檻也。司馬彪曰：軒，楯下版也。更，工衡也。切。青龍蚺蟺於東箱。郭璞注曰：蚺，龍行貌也。善曰：孫炎切。青，龍也。箱，車也。象輿婉倅於西清。張揖曰：山出象輿，瑞應車也。西清者，箱中清淨處也。善曰：楚辭：象輿婉倅於西清。婉倅，動貌。靈園，衆仙之號也。善曰：楚辭：靈園衆仙之號也。善曰：楚辭：靈園衆仙之號也。開倅之倫，暴於南榮。郭璞曰：倅，仙人也。暴，謂醴泉也。郭璞曰：倅，仙人也。暴，謂醴泉也。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郭璞曰：醴泉於室中涌出，而通流爲中庭。盤石振崖。李奇曰：振，整也。以石整頓。欽巖倚傾。郭璞曰：欽，巖貌也。倚，傾也。嵯峨嶭嶭，刻削崢嶸。郭璞曰：嵯峨，嶭嶭，刻削崢嶸，然若彫刻也。善曰：嵯峨，嶭嶭，刻削崢嶸，然若彫刻也。善曰：嵯峨，嶭嶭，刻削崢嶸，然若彫刻也。

璿玉旁唐，玢函文鱗。郭璞曰：璿，玉名。旁，唐言。璿，玉名。旁，唐言。璿，玉名。旁，唐言。赤瑕駁犖，雜雷其間。張揖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赤瑕，赤玉也。郭璞曰：赤瑕，赤玉也。晁采琬琰，和氏出焉。司馬彪曰：晁，采玉名。善曰：洛角切。晁，采玉名。善曰：洛角切。晁，采玉名。善曰：洛角切。於是乎，盧橘夏熟。應劭曰：鳥之所有，盧橘夏熟。應劭曰：鳥之所有，盧橘夏熟。黃甘橙棣，枇杷檳榔，亭奈厚朴。張揖曰：黃甘，橘屬也。枇杷，檳榔，亭奈，厚朴。張揖曰：黃甘，橘屬也。枇杷，檳榔，亭奈，厚朴。櫻桃蒲陶，枇杷檳榔，亭奈厚朴。張揖曰：櫻桃，蒲陶，枇杷，檳榔，亭奈，厚朴。張揖曰：櫻桃，蒲陶，枇杷，檳榔，亭奈，厚朴。莫棣，張揖曰：莫，棣實似櫻桃也。莫，棣實似櫻桃也。莫，棣實似櫻桃也。莫，棣實似櫻桃也。

乎後宮列乎北園馳上陵下平原司馬彪曰馳延也羊氏切揚翠葉

抗紫莖張揖曰抗搖也音元發紅華垂朱榮煌煌扈扈照曜鉅野

郭璞曰言其光采之盛也煌音皇沙棠櫟張揖曰沙棠狀如棠黃華

春秋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櫟似枏葉冬不落應劭曰櫟採木也櫟音諸於音零採音采華楓枰櫨張

曰枰平仲木也櫨已見南都賦華胡化切留落胥邪仁

頻并間郭璞曰留未詳落櫨也中作器胥邪似并間皮

一名梭然仁頻即櫨櫨也音鏤櫨檀木蘭孟康曰櫨檀檀檀

章女貞張揖曰女貞木葉冬不落長千仞大連抱司馬彪曰仞七尺曰仞夸條直

暢實葉後林郭璞曰後大也後音峻攢立叢倚連卷櫨

佹司馬彪曰櫨佹支重累也倚於綺切卷巨專切櫨力爾切佹音詭善曰蒼頡篇曰攢聚也崔錯發

飢郭璞曰崔錯交雜發飢蟠戾也坑衡間郭璞曰坑衡徑直貌間

切問鳥可切垂條扶疏落英幡纚善曰說文曰扶疏四

無使扶疏英謂華也張揖曰紛溶箭蓼猗猗從風郭璞曰紛

疎擢也張揖曰猗猗猶阿那也溶音容薊苳苳司馬

衆聲貌也薊音劉苳音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善曰

管已見上文籥傑池茝虎旋還乎後宮張揖曰傑池參

已見南都賦傑池茝虎善曰茝音此虎音多雜襲紫輯郭璞曰紫輯

郭璞曰還繞也傑音差雜襲紫輯善曰紫輯古累字輯

同與集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究之無窮於是乎

玄援素雌雌音遺雌郭璞曰雌音誅善曰玄援言援之雄者玄色

而鼠首以其髯飛郭璞曰雌音誅善曰玄援言援之雄者玄色

為陸泰山為櫓郭璞曰因山谷遮禽獸為陸櫓望樓車騎雷起殷天動地

郭璞曰殷猶震也善先後陸離離散別追郭璞曰各有所逐也善

廣雅曰陸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郭璞曰言徧山野也善

韓子曰雲布風動周生貌豹搏豺狼韋昭曰生謂生取之也郭璞曰豹執夷虎

易曰雲行雨施也手能罷足壓羊張揖曰熊犬身人足黑色罷如熊黃白色壓羊麕羊也似羊而青郭

璞曰足蒙鵠蘇孟康曰鵠鵠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鵠謂踏也蒙鵠蘇似雉聞死不卻善曰蒙謂蒙覆而取之

鵠以蘇為奇故特言綺白虎郭璞曰綺謂絳絲也被班文善

班文虎豹之皮也司馬彪漢書曰虎賁騎皆虎文單衣跨檠馬善曰跨謂騎之也凌三峻

之危善曰漢書音義曰陵上也郭璞曰下磧歷之坻張揖曰磧歷不平也坻音遲徑峻赴險越壑厲水郭璞曰厲椎蜚廉弄道也坻音遲

獬豸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張揖曰獬豸似鹿而一角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

今可得而弄也格蝦蛤鉦猛氏孟康曰蝦蛤猛氏皆音蟹豸文介切

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蝦音綽騶褭射

退蛤音閭善曰說文曰鉦小矛也市延切綽騶褭射

封豕張揖曰騶褭馬金喙赤色一日行方里者郭璞曰

傳申包胥曰吳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

倒張揖曰脰項也善曰脰音豆史記陷苦念切於是乘輿弭節徘徊翱翔往

來郭璞曰言周旋也善曰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

態善曰部曲然後侵淫促節郭璞曰言疾驅也善儵

遠去郭璞曰儵忽長逝也善曰曹流離輕禽蹴履狡獸

張揖曰流離放散也輕禽飛鳥也驍白鹿捷狡兔郭璞曰狡

晉灼曰輕小之禽善曰張說是也

兔捷跳故曰**軼赤電遺光耀**張揖曰軼過也郭璞曰皆妖捷耳捷音接

追怪物出宇宙張揖曰怪物奇禽也**鸞蕃弱蒲白羽**文穎曰鸞後氏良弓之名引弓盡箭鏑為蒲以白羽為箭故言白羽也蕃弱夏后

也善曰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繁弱蕃與繁古字通國語曰吳素射游梟**射游梟**張揖曰梟惡鳥也飛遽天上神獸也鹿頭而龍身郭璞曰梟羊也善曰

高誘淮南子注梟羊山精也似遽類高說是也梟工聊切遽**擇肉而后發先中而命處**郭璞曰言必如所志也音鉅

弦矢分藝殪仆文穎曰所射準的為藝壹發死為殪然善曰說文曰仆頓也殪音翳仆音赴

后揚節而上浮郭璞曰言騰游也善曰楚辭曰鳥託乘而上浮**凌驚風歷駭焱**

乘虛無與神俱張揖曰郭璞老子經注曰虛無寥廓與之上而與

躡玄鶴亂昆雞張揖曰昆雞似鶴黃白色郭璞曰躡踐也亂者言亂其行

神俱者也

伍道孔鸞促鵲義郭璞曰道促皆迫也疑之山有五采**指鳳凰捷鵲揜焦明**張揖曰焦明似之鳥名曰翳鳥

善曰方言曰揜取也樂汁圖焦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道盡途殫迴車而還消**

搖乎襄羊降集乎北紘司馬彪曰消搖逍遙也張揖曰北方之紘曰委羽郭璞曰率乎直指徑馳去也

率乎直指郭璞曰率**暍乎反鄉**郭璞曰疾歸貌

歷石闕歷封巖過鳩鵲望露寒郭璞曰歷躡也音厥張揖曰此四觀武帝建元中作在下棠梨息宜春名在雲陽東南

下棠梨息宜春張揖曰宜春宮名在雲陽東南

西馳宣曲張揖曰宣曲宮名在渭南杜縣東

鵠牛首張揖曰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善曰漢書曰鵠牛首

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登龍臺**張揖曰觀名也在掩

掩

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

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

也一說能持權行船也韋昭曰權今棹也並直孝切

細柳郭璞曰觀名也在昆明池觀士大夫之勤略司馬彪曰

略巡均獵者之所得獲郭璞曰其多少也徒車之所輶輶郭璞曰徒

行也輶輶也善步騎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籍善曰廣

貌足與其窮極倦矧驚憚龍言伏郭璞曰窮極倦矧疲

不動貌也矧音劇憚不被創刃而死者他他籍籍郭璞曰言

徒河切也他填阡滿谷掩平彌澤善曰廣雅曰平於是乎遊

戲解怠置酒乎顥天之臺張揖曰臺高張樂乎膠葛之

寓郭璞曰言曠撞千石之鍾張揖曰千石立萬石之虞

張揖曰虞獸重百二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張揖曰以

也郭璞曰華葆也奏陶唐氏之舞如瀉曰舞咸池也善

孔安國曰陶聽葛天氏之歌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

唐堯氏也足之歌八曲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育草木四曰奮

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徹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禽

獸之極韋昭曰葛天氏古之王者其事見呂氏春秋善

曰呂氏春秋云葛天氏之樂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三曰

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闋為曲千人唱萬人和山

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郭璞曰波巴渝宋蔡淮南

干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渝水獠居其上皆剛勇好舞初

揖曰樂記曰宋音燕女溺志蔡人謳文成顥歌文穎曰

西縣名也其縣人善歌顥益州顥縣族居遞奏金鼓

迭起張揖曰族聚也郭璞鏗鎗闐鞀洞心駭耳善曰鏗

也闐鞀鼓音也毛詩曰擊鼓其鏗字書曰鞀鼓

聲闐與鏗鞀與鞀古字通闐託郎切鞀音榻

荆吳鄭

衛之聲

郭璞曰：皆淫哇也。善曰：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

韶濩武象之樂

文

曰：韶舜樂也。濩湯樂也。大武武王樂也。張揖曰：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追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

陰淫繁衍之音

郭璞曰：流汚曲也。衍，弋戰切。

鄢郢繽紛激

楚結風

李奇曰：鄢，今宜城縣也。郢，楚都也。繽紛，舞也。張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其樂促迅哀切也。

鞞之倡

善曰：三蒼曰：俳倡也。優，樂也。禮記曰：夫新樂及優侏儒，郭璞曰：狄鞞，西戎樂名也。鞞，丁奚切。

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

郭璞曰：言所觀也。靡，

曼美色

張揖曰：靡，細也。曼，澤也。善曰：言作樂於前，若夫青

琴宓妃之徒

伏儼曰：青琴，古神女也。如淳曰：宓妃，絕殊

離俗

郭璞曰：離，俗無雙也。妖冶媚都，媚雅也。或作閨，小雅曰：都盛

也。靚粧刻飾，便嬛綽約

郭璞曰：靚，粧粉白黛黑也。刻，刻

約也。善曰：莊子曰：綽約

柔橈，嫋嫋，媚媚，嬌弱

若處子，嫋音韻，靚音淨

骨體柔弱，長體貌也。嬌弱，弱顏也。善曰：卑答曰：嫋，媚悅也。

之嫋，嫋女教切。嫋於園

曳獨繭之綸綬，眇閭易以卹削

張揖曰：綸，旂也。綢，袖也。郭璞曰：獨繭，一繭之絲也。閭，易衣

長大貌也。卹，削言如刻畫作之也。善曰：綸音踰，綢音曳。

示切。便嫋，嫋音韻。與俗殊服

郭璞曰：衣服婆娑貌。善曰：便

芬芳漚漚，鬱鬱烈淑郁

皓齒粲爛，宜笑之樂。郭璞曰：查，氣盛也。漚，二候

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嬌。又曰：

長眉連娟，微睇綿藐。郭璞曰：連

娟，言目宜笑。媛，眉曼曼，音礫。

色授魂與，心愉於側。張

始一全切。睇，大計切。藐，音邈。

往與接也。愉，音踰。於是酒中樂酣。郭璞曰：中，半

天子芒

也。中，仲切。

然而思似若有亡司馬彪曰曰嗟乎此大奢侈朕以覽

聽餘閒無事棄日善曰言聽政既有餘暇無事而虛棄時日也聞順天道以

殺伐郭璞曰因秋氣也善曰家語孔時休息於此郭璞

苑囿中也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

統也郭璞曰言不可以示將來也善曰為子於是乎乃

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為農郊以贍萌隸

張揖曰邑外謂之郊郊田也詩曰稅于農郊韋昭曰萌民也司馬彪曰隸小臣也善曰爾雅曰命告也蒼頡篇

曰墾耕也小雅墾墻填塹使山澤之人得至焉郭璞曰墾足也

往也雉兔實陂池而勿禁虛宮館而勿仞司馬彪曰養者往也

而不禁民取也郭璞曰虛言發倉廩以救貧窮補不足

善曰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孟子齊景公興發補不足趙岐曰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而補不足

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郭璞曰號改制度郭璞

曰變宮室車服易服色郭璞曰衣尚黑革正朔郭璞曰更以十二與天

下為更始郭璞曰新其事於是歷吉日以齋戒張揖曰歷筭也

人以此齋戒韓康伯曰襲朝服乘法駕司馬彪曰襲服洗心曰齋防患曰戒

建華旗鳴玉鸞郭璞曰鳴玉鸞鈴也善曰楚游于六藝之圃

馳騫乎仁義之塗郭璞曰游於藝塗道也善曰藝六經也論語

覽觀春秋之林如淳曰春秋義理繁射狸首兼騶虞郭璞

曰狸首逸詩篇名諸侯以為射節騶虞召南之卒章天子以為射節也弋玄鶴舞干戚郭璞

曰干戚也戚斧也善曰言古者舞玄鶴以為瑞令弋取之而舞干戚也尚書大傳曰舜樂歌曰和伯之樂舞玄鶴

忌諱善曰廣雅曰鄙小也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羽獵賦并序

楊子雲

孝成帝時羽獵

服虔曰士卒負羽也善雄從以為昔在二

帝三王

應劭曰堯舜夏殷周也善曰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迹三王之義所以推期運明命授

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

賓客充庖廚而已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歲三田一為乾豆

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也

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

有餘粟

善曰孟子曰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

善曰禮記曰天降膏露地出醴泉

露應劭曰爾雅曰廟中路謂之唐也

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

囿神爵棲其林

善曰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藪龜龍

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

善曰尚書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禹曰益

哉帝曰汝作朕虞孔安國曰上謂山下謂澤也

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

善曰呂氏春秋

湯拔其三面也

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

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善曰孟子子齊宣王問孟子子曰文

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曰有之若是其大乎荅曰民猶以為小也寡人之囿方四十里耳民猶以為大何也荅

曰文王之囿與人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王之囿四

十里殺其麋鹿如殺人之罪人以為大不亦宜乎孫卿

子曰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不

知節用裕民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

武帝廣開上

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

晉灼曰鼎湖宮黃圖以為在藍田昆吾地名上

有亭善曰宜春已見上文

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

三秦記曰樊川一名御宿

善曰漢書

曰盤屋有長楊五文八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善曰漢書曰槐里黃山之宮濱

汭也言循渭水之涯而東也公羊傳善曰周衰數百里善曰

曰南北善曰穿昆明池象滇河滇池故作昆明池以象之

戰習水營建章鳳闕神明駸安孟康曰駸安殿名也善曰

章宮名也神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善曰

漢書曰建章其北治太液池漸臺高二十餘丈名曰泰

液中有蓬萊方丈瀛洲象海中仙山服虔曰海中三山

名法効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

象之善曰三垂謂西方南方東方武帝侵三垂以置郡故謂

之割漢書杜鄴上書曰三垂蠻夷又雄上書曰北狄中

國之堅敵三垂比之縣矣爾雅曰邊垂也如瀉曰齊等也

無有貴賤故謂之齊人若今言平人矣晉灼曰中國被教

齊整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善曰

之民

侍待也應劭曰禦禁也謂禁止往來營謂造作

也即賦云禦自汧渭經營豐鄠甲或為田非也尚泰奢

麗誇詡善曰毛萇詩傳曰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

也善曰三驅已見西都賦又恐後世復脩前好不折中以泉臺

也魯莊公築臺非禮也至文公毀之公羊譏云先祖為

之而毀之勿居而已今楊雄以宮觀之盛非成帝所造勿

脩而已當以泉臺為折中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

也韋昭曰制或為折也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善曰

曰羽獵永始三年十二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善曰假為或人之意言

稱義農是則豈或謂後代帝王彌加文論者云否各以

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善曰論者雄自謂也言

宜何必同條而共貫乎言必不然也尚書大傳曰否則

不也漢書武帝制曰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也

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

孟康曰封禪各言異也善曰管子曰古之封太

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

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

張晏曰爽差也不差其優劣誰知其賢愚也善曰言創業

垂統者各隨時立制皆不見其差爽故五帝三王誰知其是非乎但文質不同明無是非也廣雅曰爽差也

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些貴正

與天乎比崇

善曰玄北方也禮記月令曰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蔡邕月令章句曰玄黑也其堂

尚玄莊子曰夫道顓頊得之以處玄宮又曰莫神於齊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

桓曾不足使扶輶楚嚴未足以爲騶乘狹三王之阨僻

嶠高舉而大興

善曰史記曰齊公子小白立是爲桓公又曰楚穆王卒子莊王侶立春秋感

精記曰黃池之會重吳子勝薛夾轂魯衛驂乘鄭氏曰阨僻陋小也王逸楚辭注曰嶠舉也嶠音矯歷五

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閼

善曰寥廓高遠也韋昭曰登高也閼大也建道德以

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

善曰北

黑故曰玄冬隆烈陰氣盛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

善曰爾雅曰權輿始也大戴禮曰孟

春百草權輿

帝將惟田于靈之囿開北垠受不周之制

善曰薛君韓詩

章句曰惟辭也孟康曰西

北爲不周風謂冬時也以奉終始顓頊玄冥之統應

曰顓頊玄冥皆北方之神主殺戮者

廼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闔闔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虞掌山澤之官又曰延及

侍戍卒夾道

善曰郭舍人爾雅注曰共具物也侍具斬叢

棘夷野草

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夷殺也

御自汧渭經營豐鎬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

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沓

善曰章皇猶徃徃也周流周匝

曰經營規度也

流行也出入日月言其廣大日月似在其中出爾廼虎路

三峻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晉灼曰路音落落

此山也應劭曰外門為司馬門殿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

淵應劭曰虞淵日所入也善曰爾雅曰極鴻濛沆沆揭以

崇山韋昭曰鴻濛沆沆水草廣大貌也善曰薛綜東京賦

莽揭音營合圍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之東

張晏曰先置供具於前也服虔曰白楊觀名賁育之倫蒙

盾負羽杖鎔邪而羅者以萬計善曰說苑曰勇士孟賁水

狼育賁育也已見西京賦說文曰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

櫟之罟善曰言罟之大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飛旗善曰

太常之竿也周禮日月為太常王建太常穆天子傳曰

日之旗七星之文河圖曰彗星者天地之旗也楚辭

以爲旗青雲為紛紛紅蜺為纓屬之乎崑崙之虛韋

也爾雅曰河出崑崙虛纓下犬切屬之欲切虛音墟

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善曰濤水之波言廣大也

淫淫與與前後要遮善曰淫淫與與皆行貌也櫟槍為闔明月為候

孟康曰闔戰闔自障蔽如城門外女熒惑司命天弧發

射張晏曰熒惑法使司命不祥天弧虛上二星善曰樂

皆曰命漢書曰狼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服虔曰鮮扁戰

下有四星曰弧鮮扁陸離駢衍必路服虔曰鮮扁戰

行軍壘駢衍也晉灼曰必滿徽車輕武鴻網捷獵晉灼

也善曰扁音篇必頻一切徽車輕武鴻網捷獵晉灼

疾貌也音揮善曰廣雅曰武健也鴻網相連貌殷殷軫

也縑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縑音捷殷殷軫

也縑獵相次貌也鴻胡弄切網徒弄切縑音捷殷殷軫

軫被陵緣岷窮負極遠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善曰殷軫盛貌

也或為羽騎營營助分殊事羽騎營營助分殊事韋昭曰騎負羽也蘇林

傳曰營營往來貌助分謂羽騎續紛往來輻輳不絕若

明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孟康曰輻輳連屬貌也於是

天子乃以陽晁始出乎玄宮善曰陽朝陽明之撞鴻鍾

建九旒善曰尚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則撞六白虎載靈

輿善曰杜業奏事曰輿車駕白虎四蚩尤並轂蒙公先

驅善曰韓子曰黃帝駕象車異方並轂蚩尤居前楚辭

公髦頭也晉灼曰此多說立歷天之旂曳捎星之旂昭

曰歷千也霹靂烈缺吐火施鞭應劭曰霹靂雷也烈缺

言威德之盛役使百神故霹靂烈萃從沈溶淋離廓落

戲八鎮而開關應劭曰四方四隅為八鎮如瀉曰不言

溶淫鬻從先勇切沈以求切溶音容戲音麾飛廉雲

師吸鼻瀟率鱗羅布烈攢以龍翰善曰楚辭曰後飛廉

風伯也雲師已見吳都賦說文曰吸喘息也羅羅若鱗之羅也攢以龍翰

若龍翰之聚也鄭玄尚書大傳注啾啾踳踳入西園切神

光善曰郭璞三蒼解詁曰啾啾衆聲也啾或為秋踳踳

名望平樂徑竹林張揖曰平樂館名晉

善曰蕙圃已見子虛賦服舉烽烈火轡者施技善曰轡

也方馳千駟狡騎萬帥晉灼曰狡健之騎也善曰虓

虎之陳從橫膠鞮焱拉雷厲驥駢駘磔服虔曰焱音孝

善曰毛詩曰嘒如燧虎拉風聲也嘒火交洶洶旭旭天

切鞮音葛驥疋人切駢音萌切駘力莖切動地吸善曰洶洶旭旭鼓動之聲也韋昭曰羨漫半散

蕭條數千里外善曰羨漫半散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善曰

向毛萇詩傳東西南北騁者奔欲善曰言各隨其音欲

地蒼狶跋犀犛蹶浮麋韋昭曰跋蹶也應劭曰蹶頓也

過麋也跋步末斲巨挺搏玄猿韋昭曰斲斲也側略切

切蹶居月切騰空虛距連卷張晏曰巨挺獸名也善

曰廣雅曰搏擊也蹕天矯娛澗間張晏曰蹕天矯之枝也

國尚書傳曰距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森林叢為之生塵善曰莫

也丑風塵之及至獲夷之徒蹶松柏掌蕢藜服虔曰獲夷能獲

貌也履般首帶脩蛇謂踐履之也班班首虎之頭也善曰履鉤

爾雅曰茨蒺藜獵蒙龍麟輕飛善曰蒙龍已見上文

赤豹擗象犀韋昭曰擗古牽字趾巖阮超唐陂如淳曰趾超

巖山小而銳車騎雲會登降闔闔善曰闔闔衆盛泰華為

旒熊耳為綴張晏曰旒幡綴旌也善曰綴亦旒也司馬

赤氣為幡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如淳曰還音旋言山為

言賦曰長劍儲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服虔曰儲與相羊貌

耿介倚天外於是天清日晏善曰許慎

也與音餘逢蒙列眚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

之晏無雲逢蒙列眚羿氏控弦善曰吳越春秋曰黃帝

之處也

道傳昇昇傳逢蒙說文皇車幽輅光純天地服虔曰皇
日匈奴名引弓曰控弦
李奇曰純緣繞也善曰幽輅車聲也望舒彌轡服虔曰
方言曰純文也輅一轄切純之允切望舒彌轡望舒月
御也如瀉曰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馳善曰翼乎徐至於
彌轡按行貌也楚辭曰彌與弭古字通彌莫爾切翼乎徐至於
上蘭晉灼曰上蘭觀移圍徙陣浸淫蹇部善曰部軍之
詩傳曰蹇促也蹇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壁
古字通子育切也蹇曲隊堅重各按行伍善曰隊徒內壁
壘天旋神扶電擊善曰言威之盛也逢之則碎近之則
破善曰六韜太公曰當鳥不及飛獸不得過善曰高唐
未及起走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
獸未及發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善曰言殺獲皆盡野地
緯注曰驚動也廣雅曰駭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
起也刮古滑切掃先早切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善
罕畢罕也聿皇輕疾貌蹈飛豹繡鳴陽善曰鳴陽即狒狒也追天

寶出一方應劭曰天寶寶陳寶也晉應駟聲擊流光野盡
山窮囊括其雌雄如鴻曰陳寶神來下時駟然有聲又
然後得其雌雄也善曰太康記曰秦文公時陳倉人獵
得獸若羆而不知其名道逢二童子曰此名爲羆弗述
攢弗述亦語曰彼二童子名爲寶雞得雌者王得雄者
霸陳倉人舍攢弗述逐二童子化爲雉雄止陳倉化爲
石雌如楚止南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晉灼曰口之上
陽也攢浮謂切切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晉灼曰口之上
獸也攢走倦極皆遙張喉吐舌於三軍茫然窮兇關與
絃網之中也善曰彖其略切也三軍茫然窮兇關與
也善曰孟康之意言窮其行止皆無逸漏如瀉曰窮音
穹亢者懈怠也晉灼曰關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三軍
茫然懈怠容貌關與而舒緩也今依如晉之說也三軍
郎切亢音濞關觀夫剽禽之絀踰犀兕之抵觸韋昭
於庶切與音濞關觀夫剽禽之絀踰犀兕之抵觸韋昭
音但善曰古但字繼與趾同已見熊羆之挐獲虎豹之
上文文子曰兕牛之動以抵觸也熊羆之挐獲虎豹之

包山山下有洞庭道也言乘巨鱗騎京魚善曰京魚大魚也字或為

潛行水底無所不通也

大魚也浮彭蠡目有虞應劭曰彭蠡大澤在豫方推夜

光之流離剖明月之珠胎善曰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

直追切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鄭玄曰彭咸也

賢大夫自投水而死宓妃已見上子胥已見吳都賦

於茲乎鴻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韋昭曰俄印也車有

前昭光振耀鄉習如神善曰蠻習疾也蠻與響同仁聲惠於北

狄武誼動於南鄰善曰南鄰是以前旃裘之王胡貉之長

移珍來享抗手稱臣如淳曰以物與人曰移善曰周禮

貉捷為舍人爾雅注曰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毛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抗手舉手而拜者也貉

莫白前入圍口後陳廬山孟康曰單于南庭山群公常伯陽朱墨

翟之徒善曰常伯侍中也已見籍田賦陽朱墨翟取古賢以為喻

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

茲善曰周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夫古之觀東嶽禪梁

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善曰東嶽泰山也梁上猶謙讓

而未俞也張晏曰俞然也方將上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

如淳曰三靈日月星垂象之應也服虔曰發黃龍之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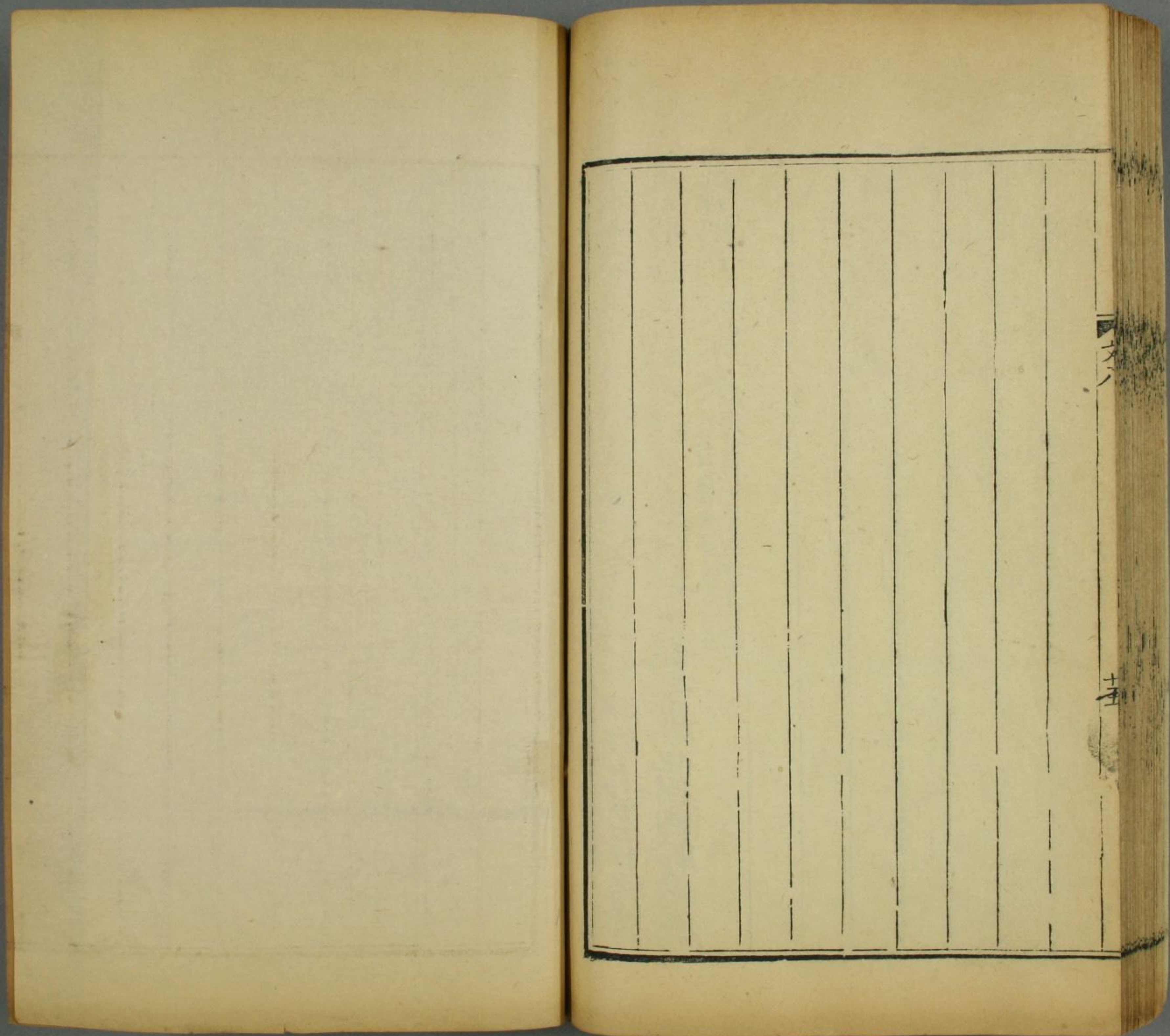
窺鳳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諸

善曰言以雲夢孟諸為奢侈而非之也雲夢楚數澤名也左氏傳曰楚靈王與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夢孟諸宋

數澤也又曰楚穆王欲伐宋昭公導以田孟諸也非章華是靈臺善曰言以楚章華為
非而以周之靈臺為是左傳楚子成章華之臺罕徂離宮而輟觀游善曰罕徂言希往也
士事不飾木功不彫善曰晏子曰土木事不鏤丞民乎農桑勸
之以弗怠善曰聲類曰丞亦拯字儕男女使莫違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儕等也莫違謂以時為婚無違於期也毛詩序曰男女多違儕士階切恐貧窮者不
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
虞善曰虞與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群臣之有亡善曰
言馳弋神明之囿與以齊其聖德觀其有無而加恩施放雉兔收置罟麋鹿芻蕘
與百姓共之善曰毛萇詩傳曰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
洪邕之德豐茂世之規善曰邕與暢同暢通也加勞三旨助勤五

帝不亦至乎乃祗莊雍穆之徒善曰祗敬也雍和也立君臣之節
崇賢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回軫還衡
背阿房反未央善曰麗光華也鄭玄禮記注曰靡奢侈也

文選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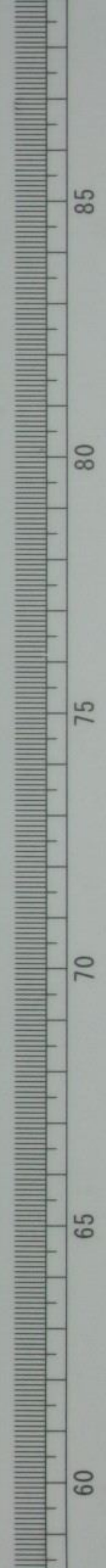






文選第四冊 卷九至卷十一

棉田文庫
文庫11
D 82
4



文庫 11
D 82
4

文選卷第九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
順
應

彭
澤
縣
志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畋獵下

楊子雲長楊賦一首并序

潘安仁射雉賦一首

紀行上

班叔皮北征賦一首

曹大家東征賦一首

畋獵

文九

010190555050

48-11779

長楊賦一首并序

楊子雲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即校獵之年也

班欲叙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客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求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求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上綏和在校獵後四歲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二年賦又疑七略誤蔡邕曰上者尊位所在呂忱曰誇大言也說文曰誇誕也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

善曰冬將校獵故秋先命之也

爾雅曰命告也漢書曰武帝以

右內史更名右扶風扶風在涇州界南山終南山也

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臨漢

善曰褒斜谷名已見上漢書有弘農郡武帝置又有漢中郡秦置

張羅罔罟罾捕熊

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

善曰山海經曰竹山有獸其狀如豚白毛尾大

如笄而黑端以毛射物名豪羆也廣雅曰狢雖也尾長四五尺郭璞爾雅曰獾似獬猴豹形如虎而圓文鄭

玄曰鳥罟曰羅狢

載以檻車

善曰劉熙釋名曰檻車上施欄檻以格猛獸亦囚禁罪人

之車也漢書音義曰或曰檻車有封檻也

輸長楊射熊館

善曰三輔黃圖曰長楊宮有射熊館

在盤以網為周陸

李奇曰陸遮禽獸圍陣也陸音祛

縱禽獸其中令胡

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

服虔曰令胡客自取其得也善曰廣雅曰

搏擊也

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

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

以風

韋昭曰翰筆也善曰翰林文翰之多若林也詩大雅曰有壬有林君也此云林即文翰林猶儒林之義也胡廣云博士為儒雅之林是也說文曰毛長者曰翰詩序曰下以風刺上

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王之養民也仁霑而恩洽動不為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

右褒斜

顏師古曰動不為身言憂百姓也山海經曰松梁之山在弘農縣華陰西

也長安東故言左高五千仞廣

十里善曰太華已見西都賦 柞截薛而為弋紆南山

以為罨

服虔曰截薛山名也孟康曰在池陽北顏師古曰

紆誦也

柞音卓 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

陸錫戎獲胡

漢書音義曰蹕聚也顏監曰蹕足蹕也善

胡戎一也

變文耳蹕音 搯熊罷拖豪豬

擁槍鼎

以為儲胥 顏師古曰胥須也言有儲畜以待所須

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塵至矣而功不圖

善 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

泊與憺怕同

今樂遠出以露威靈

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

蒙竊惑焉

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

其詳

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晏曰切近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

不以為乾豆之事豈為民乎哉

善曰禮記曰天子無事

且人君以玄默為神澹泊為德

善曰玄默謂幽玄恬默

已見子虛賦

數搖動以罷

若客所謂

知其一未睹其二見其外不識

其內也

僕嘗倦談不能一二

其詳

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

晏曰切近也

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

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應劭淮南子注云堯之時竄竄封豕鑿齒皆為人害

食人李奇曰以喻秦貪婪殘食其人也晉灼曰鑿齒之徒謂六國竄鳥黠切竄音庚

擾羣黎為之不康甚也廣雅曰虞若雲之擾言亂之

曰康安也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

關服虔曰隨天斗極運轉也善曰毛詩曰乃瞻西顧孔

令維書曰聖人受命必順斗極宋均尚書中候注曰順

斗機為政也爾雅曰北極謂之北辰天官星占曰北辰

牽牛神一名天關又星經曰橫鉅海漂昆侖善曰橫度大海也

提劍而叱之所過麾城斬邑下將降旗顏監曰斬舉

篇曰斬拍取也善曰鄭玄禮記注一日之戰不可殫記

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飢不及餐善曰頭蓬髮是蓬生

蟣蝨介冑被露汗善曰說文曰蟣蝨首鎧也韓子曰攻

介被甲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冑蟣蝨也以為萬

姓請命乎皇天善曰淮南子曰高皇帝奮袂執銳以為

道謂之命王肅曰分廼展人之所詘振人之所乏善曰

於道始得為人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善曰高祖五年誅羽自六年

密靜逮至聖文隨風棄流方垂意於至寧善曰杜預左氏

祖之風躬服節儉緇衣不弊革鞜不穿善曰言不穿不

書東方朔曰孝文皇帝身衣弋緇之衣履革舄六大厦

韜曰堯衣履不弊盡不更為服虔曰鞜舄也音沓

不居木器無文善曰晏子曰土事不鏤於是後宮賤瑋瑁而

疏珠璣善曰廣雅曰疏亦賤也字書却翡翠之飾除彫琢之

巧善曰爾雅曰玉謂之琢也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

善曰廣雅抑止絲竹晏行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善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晏衍邪聲也禮記曰鄭衛是以

玉衡正而太階平也韋昭曰玉衡北斗七星第五曰玉衡元命苞曰常

一不易玉衡正太階平出黃帝六符經其後熏鬻作虐東夷橫畔服虔曰熏

奴也東夷東越也善曰橫自縱也胡孟切羌戎睚眦閩越

相亂晉灼曰睚眦睚目貌也又猜忌不和貌善曰漢書

胡為南越王閩越王又曰武帝建元四年尉他孫

郢興兵擊南越邊邑遐眠為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昭

萌人也於是聖武勃怒爰救其旅善曰毛詩曰王赫

廼命驃衛應劭曰驃驃驃霍去病也衛衛青也善曰漢

日衛青字仲卿為大汾沔沸渭雲合電發善曰汾沔沸

汾音紛雲音雲焱騰波流機駭逢軼善曰爾雅曰扶搖謂之機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輶破穹廬輶應劭曰

奴車也音義曰穹廬旃帳也服虔曰輶輶百二腦沙幕

十步兵車或可寢處善曰輶扶云切輶輶於云切腦沙幕

髓余吾服虔曰破其頭腦塗沙幕也余吾水名北山經曰

水在朔方北鄭氏曰折其骨使髓膏遂躡乎王庭孟康

奴王庭善曰躡踐也毆橐駝燒燠張晏曰燠蟲乾酪母

楚辭注曰躡踐也毆橐駝燒燠張晏曰燠蟲乾酪母

也張揖曰燠蟲山名分勢單于磔裂屬國韋昭曰勢

燠音覓蟲來戈切

五

黎顏師古曰凡言屬國者存其國號而屬朝善曰單于匈奴王號漢書曰單于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廣雅曰磔張也漢書曰置屬國以處匈奴夷阮谷拔鹵

莽刊山石

善曰毛詩傳曰夷平也鹵莽中生草莽也說文曰鹵西方鹹地也鄭玄禮記注曰刊削也

按莽削石

蹂屍與厮係累老弱師古曰蹂尸踐尸也顏

以通道

破傷者輿而行如溜曰輿厮輪踐其厮徒也善曰啍啍賈達國語注曰係繫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累係也啍啍

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

善曰啍啍曰啍括也孟康曰瘡

氏之說以為箭括及鋌所中皆為創瘡於馬者孟氏以為耆被金鏃過傷者甚眾也服虔曰耆鬣傷者或予攢內未出其瘡如含然或箭插其項未拔鬣若鬣焉孔安國尚書傳曰淫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啍辭充切皆稽顙樹頤扶服蛾伏樹上向也韋昭曰頤音蛤善曰說文曰匍匐手行也扶服與匍匐音義同蛾伏如蟻之伏也蛾古蟻字

敢惕息

善曰漢書曰漢不復出兵擊匈奴三年武帝崩前此者漢兵深入窮邊二十餘年匈奴極苦之

單于常欲和親賈逵國語注曰惕疾也說文曰息喘也

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善

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

迴戈邪指南越相夷善曰漢

越王胡上書曰今東越擅興兵侵臣天子為興師往討閩越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廣雅曰夷滅也靡

節西征羌轅東馳

服虔曰轅夷名也善曰漢書音是以

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

善曰絕自上仁所不化茂德

所不綏

善曰尚書曰有夏莫不蹻足抗首請獻厥珍服

使海內澹然

善曰廣雅曰澹也徒濫切澹求亡邊城之災

五革之患

善曰史記土為日邊城少寇禮記子夏

廷純仁導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

溢八區

善曰英華草木之美者故以喻帝德焉沈浮言多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得其英華王者得其根

方之區也

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難蜀父老曰羣生濡濡

矣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為事罔隆而

不殺物靡盛而不虧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文子曰物盛則衰故

平不肆險安不忘危

服虔曰肆奔也顏監云肆放也不放心於險也善曰孫卿子曰平則

慮險安則慮危遇時以有年出兵整輿竦戎

善曰言時不常也穀梁傳曰有年五

穀皆熟為有年方言曰西秦之

振師五柞習馬長楊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作音作簡力狡獸校武票禽善曰爾雅曰簡

擇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習也廣雅曰狡健也賈逵國語注曰校考也票禽輕疾之禽也四妙切

登南山瞰鳥弋

晉灼曰萃集也服虔曰三十六國鳥弋最在西西域傳曰去長安萬二千二百

里其地暑熱莽平近日所

西厭月蝓東震日域服虔曰

入善曰廣雅曰瞰視也月所生也善曰何休公羊傳注曰厭服也爾雅曰震懼也日域日出之域也厭一涉切

又恐後代

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

而不禦也

顏監曰禦止也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二世天下土崩韓詩曰無矢我陵薛君

章句曰四平曰陵爾雅曰禦禁也

是以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

散屬而還

韋昭曰不暇稅駕支車也張晏曰從者彷彿委釋而迴旋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

日未靡旃言日未移旌旗之影也委屬而還謂委釋其事連屬而迴還也張以釋為委軻如振切彷彿或作髣

髣散古委字也屬之欲切亦所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善曰太

也爾雅曰復三王之田及五帝之虞

善曰三王之田文王三驅是也已見

上文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

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韋昭曰耰所以覆種音憂顏監

曰摩田器也晉灼云以耒推塊曰耨善曰工女功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工女下機婚姻以時男

女莫違善曰毛詩序曰婚姻失時男女多違也出凱弟行簡易善曰毛詩曰愷悌君

子人之父母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矜劬勞休

力役善曰毛詩傳曰矜憐也毛詩曰之役無奪農時見百

年存孤弱善曰禮記曰百年者就見之說文曰存恤幼孤帥與之

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磬之虞孟

曰碣磬之簾刻猛獸為之故其形碣磬而盛怒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鞀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碣

一鞀切磬音拮隔鳴球掉八列之舞韋昭曰拮擲也鳴

為擊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掉搖也八列酌允鑠肴樂胥

入脩也拮居點切球音求掉徒釣切酌允鑠肴樂胥張揖曰允信也鑠美也言酌信美以當酒帥禮樂以為有善曰毛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又曰於鑠王師又

曰君子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善曰毛詩曰雍

樂胥又曰受天之祐爾歌投頌吹合雅服虔曰聲其勤若

雅曰祐福也音怙此故真神之所勞也張揖曰詩云愷弟方將俟元符晉

曰元符大瑞也以禪梁甫之基增泰山之高史記管子曰古者禪梁父

之封加梁甫之事延光于將來比榮乎往號張晏曰往號三五也善

三王延光至今不絕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黎

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眾庶盛狎獲之收多麋鹿之獲

哉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浮過也說文曰秔稻屬也聲

秔類以為秔不黏稻也漢書東方朔曰涇渭之南又有芻說文曰芻草薪也毛萇詩傳曰詡大也且盲者不見

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善曰莊子南榮越曰盲者不

能自見賈逵國語注曰八寸

曰思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越音樞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亦已獲其王侯善曰說文曰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善曰牀猶法也廼今日發矇廓然已昭矣善曰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矇與蒙古字除貌

射雉賦

潘安仁

善曰射雉賦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實善射聊以講肄之餘暇而習媒翳之事遂樂而賦之也

徐爰注

媒者少養雉子至長狎人能招引也晉邦過江斯藝乃廢歷代迄今寡能厥事嘗覽茲賦昧而莫曉聊記所聞以

備遺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

樂羽翻之類或羣或飛飲啄恣性也善曰

七發曰游涉乎雲林薛君韓詩章句

曰青靜也鸚鵡賦曰羽族之可貴者

聿采毛之英麗兮

有五色之名翬

聿述也述序羽族之中采飭英麗莫過

成章曰翬英者雄果之目名者聲聞

之稱也一本聿作偉善曰翬見爾雅

厲耿介之專心兮

厲耿介之專心兮

多雄豔之姱姿

厲嚴整也耿介專一也多豐也姱好也

其雄豔之貌見敵必戰不容他雜此之謂英麗也多赤

氏切姱苦瓜切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雉耿介之鳥也

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

巡行也言周行丘陵墳衍以爲疆界

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也青幽之間土高且大者通之曰

墳雉一界之內要以一雄爲主餘者雖衆莫敢鳴鵠也

此以上言雉之形性也善曰左傳楚無宇曰天子經略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

廣雅曰巡略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分其圻界圻與畿

同於時青陽告謝朱明肇授時四月也善曰爾雅曰春

青春受謝王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具草木初莖蔚其曜新

陳柯槭以改舊柯變其舊色言新舊成茂也槭影柯貌

也所天泱泱以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音英涓涓清古之善

通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溜水流貌與英古字

麥漸漸以擢芒雉鷺鷥而朝鷦漸含秀之貌也微

雉聲也又云雉之朝鷦尚求其雌雉不得言鷦鷯延

年以潘為誤用也案詩有鷺鷥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鷦

也此以上序節物氣候雉可射之時也鷺鷥以少切巧箱

籠以揭驕睨驍媒之變態揭驕志意肆也箱籠竹器盛

圓而疎盛媒器籠形者養鳥宜圓也箱密者不欲令見

明也言感辰景之韶淑樂山梁之榮茂悟羣雉之奮逸

奮勁骹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睵

意楚辭揭驕字作拮矯揭居桀切睵音詣善曰楚辭曰

意恣睢以拮矯王逸曰奮勁骹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睵

縱心肆志所意願高也奮勁骹以角槎隣悍目以旁睵

骹之脛也角邪也槎所也悍戾也隣視貌睵視也奮其堅

勁之脛以利邪也槎所也隣視其剛戾之目以旁視其敵也骹

苦交切槎千荷切隣詩曰悍目發朱光鷺鷥綺翼而輕撾灼

切善曰曹植關雎詩曰悍目發朱光鷺鷥綺翼而輕撾灼

繡頸而袞背鷺鷥文章貌也詩云有鷺其羽翼如綺文輕

袞章言五采備也輕勑也繡頸而袞背鷺鷥文章貌也詩云有鷺其羽翼如綺文輕

切撾都瓜切善曰牝音陸繡頸而袞背鷺鷥文章貌也詩云有鷺其羽翼如綺文輕

能鬱暴怒也軒起望也方言云翥舉也鬱然暴怒軒舉

怒代爾乃擊場挂翳停僮葱翠擊者開除之名也今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場挂翳於草停僮翳貌也葱翠綠

翳色也擊步何切挂株庾切善曰廣雅曰擊除也葱翠綠

柏參差文翻鱗次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衣之以葉上

則蕭森下則繁茂而實綱哀料戾以徹墜表厭躡以密
輕利也婉轉綢繆之稱而密也翳外觀密緻與草木
經無別內視洞徹多所觀見也此以上序翳之形飾厭
於輒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謂之游游者言可
與游也言既芟場挂翳又恐媒起不早野雉
希至原禽雉也雉不處下濕故曰原禽也
企想分倦日以寓視為企想雉出專視草際心為之疲目
楚獲之意也善曰說文曰企舉踵也此以上言挂翳之後遲
架邈疇類而殊才桀俊逸也言邈絕疇類殊異才氣也
善曰何疑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手中叫鳴也
將欲媒雉振布令有聲媒便
清叫野雉聞即應而出也
徐來其制未聞也今則以板矣言聞野雉應媒之聲知
問之辭也

其必出開翳戶長視已見踉蹌徐來也踉蹌乍行乍止不
迎疾之貌也善曰踉蹌欲行也廣雅曰蹌走也踉蹌蹌蹌
七亮
切
廣雅曰搗舒也藻翰翰有
華藻也搗舒知切藻許力
猶縹緲也言雉身采如綠色頸藥素身拈繡繪方言曰
也繪畫文也言雉身采如綠色頸藥素身拈繡繪方言曰
蘭綵也言雉尾間也莎草名楚辭曰青莎雜樹則莎色青
秋蘭之色也綵同也宋衛之閒謂混為綵或蹶或啄時
也蹶音秋善曰小雅曰雜采曰綵音混為綵或蹶或啄時
行時止蹶皆得意之形容也善曰賈逵曰蹶走也鄭玄曰
一啄百步一飲也蹶居衛曰啄鳥食也莊子曰澤雉十步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廣雅曰蹶蹶蹶蹶班尾揚翹雙角特
起貌也善曰說文曰翹尾之長毛也良遊呢喔引之規
裏良遊媒也言媒呢喔其聲誘引令入應叱愕立擢身
裏可射之規內也呢於隔切喔於角切應叱愕立擢身

竦峙峙立也既入可射之內來迅不止因便叱之雉聞
驚捧黃間以密殼屬剛罽以潛擬張衡云黃間弩名也
也名黃肩善曰說文曰殼張弓弩也屬謂注矢於弦也剛
罽弩矢鏃也以鐵為之形如十字各長三寸方似罔罽
故曰罽焉罽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射應也禽
而反落弩聲猶未山驚悍害疾迅已甚驚冠雉似山雞而
歌言其矢來疾也扶搖謂之焱謂暴風從下上也善曰字書曰焱愚也呼
甘切越壑凌岑飛鳴薄廩驚性悍慙聞媒聲便越澗凌
切中盛飲食處今俗呼鷩名曰倉也鷩且飛且鳴逕來鷩前也廩
善曰薄至也方言曰慙惡也禪列切鯨牙低鏃心平望
審鯨當作擊舉也舉弩牙低矢鏃以射之毛體摧落霍
善曰禮記曰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也毛體摧落霍
若碎錦雉當不止於飛中射之毛逸羣之雉擅場挾兩

逸羣雉異之雉不但欲擅一場而已又挾兩雉也善曰
西京賦曰秦政利箭長距終得擅場說文曰擅專也
櫟雌姪異條來忽往櫟擊搏也聞他雉鳴擊搏其雌條
荷衣芳蕙帶條而來芳忽而逝六韜曰條然而往忽然而來
之儻朗言其忌聲而畏光也饗音鐵狀屏發布而累息
徒心煩而技憊屏除其布不敢散氣意者恐微有所聞
不定空煩而技憊有伎藝欲逞曰技憊也音養善曰
難蜀父老曰心煩於慮應劭風俗通曰高漸離變姓易
名庸保於宋子之家久作苦聞其伊義鳥之應敵啾攫
家堂客擊筑伎養不能毋出言也伊義鳥之應敵啾攫
地以厲響義鳥媒也為致敵故名曰義媒見野雉紛
地爪持也三彼聆音而逕進忽交距以接壤彼野雉聞
蒼曰啾聲也來聞交距蹶地土壤相接善曰廣雅曰壤塵也
形盈窻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

形赤也盈滿也言其光彩滿當於窓美取其意而發矢
又曰既與媒戰形當翳窓發弩極美正射其頸首頽向
却臆仰也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墳大防今呼為塘也夷靡也頽弛也易
脩也農不脩壠此言田塘荒穢穢也梯菽藁稌稌也藿菁藿菁也
類也菽豆也謂勞豆之屬野生也田既荒廢雜草繁茂
翳蒼菁深穢貌菁蒲動切菁如隴切善曰孫子兵法
曰林木翳蒼菁西京鳴雄振羽依于其家豕山巔也爾雅
賦曰萃萑葦葦野之雄雉振其羽翼鳴雄振羽高墳捫降丘以馳敵雖形隱
之上善曰毛詩曰莎雞振羽而草動捫疾貌也言雉鳴於高丘之頂捫然降下向敵
切捫而專切善曰宅土瞻挺稊之傾掉意忿躍以振踊草莖
尚書是降丘宅土躍踊逸也善曰忿失丹切躍失藥切嗽出苗以入場
也掉動也觀草莖傾動與雉將出意忿愈情駭而神悚觀草動與雉當至嗽然而出果其所願

驚動望厭黑合而翳合唯翳翳然獨顯仍斂翼旋反也人斂身謂之翳然獨顯
烏簾切善曰說文曰翳顯也漢書公孫瓖曰脅有低首
呂氏春秋管仲曰車不結軌士而點項雉既反歸乃從後射正亦有目不步體邪眺旁
不旋踵點項中項也顛頭也倣音欣微余志之精銳擬青顛
別目不步體視與體違也倣音欣微余志之精銳擬青顛
說文曰惕驚也國語單襄公曰晉侯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
別與惕古字通靡聞而驚無見自驚驚音脈字亦從
謂點為鬼點言周環回復繚繞磐辟皆回從復不正
雉性驚鬼點者磐辟雅拜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執處也言轉翳內所
曰何武所舉戾翳旋把縈隨所歷執處也言轉翳內所
旋隨雉所趣取其便于中輟馥焉中鎬輟止也鎬矢
也善曰戾力結切于中輟馥焉中鎬輟止也鎬矢
鎬也馥中鎬聲也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官往于兮中輟
今本並云于中輟張衡舞賦曰蹇兮官往于兮中輟

以文勢言之徐氏誤也前刺重膺傍截疊翻正橫射也刺割也
翻也刺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雉性怯而多疑膽劣
魯跌切也內無固守出不交戰內心也固堅也心無堅
古縣切也來若處子去如激電子曰民無恥外不可以應敵內不
可以固守賈逵國語注曰交共也處子處女也莊周云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綽約若處
子來若處女之畏人去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
法曰始如處女若激電之迅疾也善曰司馬兵
賓戲曰風颭電激闕問薊葉頓歷不見薊麥稍也謂
葉間闕問於外乍見乍隱不敢出場也問於是算分銖
丑占切善曰繡與稍並同古玄切頓音覓
商遠邇分銖弩牙後刻畫定矢所至遠近之處也雉既
不出將就草射之故計其分銖商其遠近也
揆懸方騁絕技懸刀弩牙後刀也一名機揆度也籌量
弩牙外曰郭下曰懸刀其形然也西京賦如輶如軒不
曰妙材騁伎薛君韓詩章句曰騁施也

高不埤言至平也善曰毛詩曰如輕如軒輶與輶同鄭
玄周禮注曰埤短也埤與庫古字通輶竹二切
埤貧當味值習裂膝破膚射面也膝喉受食處也
美切當味值習裂膝破膚也裂喉破喙也字書曰味鳥
口也味竹秀夷險殊地馴麕異變地有平險之殊雉有
切膝音素夷險殊地馴麕異變馴麕之異隨變而應
不可為吳不暇食夕不告勸言樂之者昔賈氏之如皐
一准也始解顏於一箭善曰左氏傳曰昔賈大夫惡取妻三年
笑始言列子始一列子師老商氏五醜夫為之改貌憾妻
年之後夫列子始一列子師老商氏五醜夫為之改貌憾妻
為之釋怨言笑則愁恨者怨其夫之醜也今見獲雉而
也憾胡彼遊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騫言驚疾也田獵也
閭切馬飛鷹走犬陵山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善曰
越澗常乘危險也何斯藝之安逸羌禽從其已豫
藝極安從禽最逸豫言清道而行擇地而住驚故僻除
禽來就已故豫不勞

人從清道而行擇善地而住為場也善曰司馬相如上
疏曰清道而後行班固漢書贊曰馮參鞠射履方擇地
而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求御豈唯阜隸此焉君舉
舉音據善曰說文曰鑣馬銜也董巴輿服志曰馬並以
黃金為義髦挿以翟尾先多用雉尾周禮王后六服有
綸翟闕翟翟儀禮上大夫庶羞有雉兔鷩鷩左氏傳臧僖
伯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則公不射若夫山林川澤之
實阜隸之事非君所及若乃耽槃流遁放心不移樂
又曹劌曰君舉必書及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
曰東京賦曰君舉必書及忘其身恤司其雄雌恤憂也司主
遁志返於心不覺也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
傳虞人箴曰忘其樂而無節端操或虧善曰東京賦曰
國恤思其鹿牡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
以端操此則老氏所誠君子不為老子曰馳騁畋獵
歸田賦曰感老氏之遺誠孫卿子曰此
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以不為也

紀行

北征賦

流別論曰更始時班彪避難涼
州發長安至安定作北征賦也

班叔皮

漢書曰班彪字叔皮扶風安陵人也
性好奇莊老况成帝時為越騎校尉

父稚哀帝時為廣平太守彪年二十遭王莽敗劉聖公立未定乃去京師往天水郡
歸隗囂囂時據隴擁眾囂不禮彪彪後知囂必敗乃避地於河西就大將軍竇融勸
融歸光武光武問融曰比來文章所奏誰作荅云班彪也融知彪有才舉茂才為徐
令卒亦為望都長

余遭世之顛覆兮罹填塞之厄災

毛詩序曰閔周室之顛覆孔安國尚書傳

填塞也王逸楚辭注曰險阨傾危也

舊室滅以丘墟

兮曾不得乎少留

呂氏春秋燭過曰子胥諫而不聽故吳為丘墟楚辭曰欲少留此靈瑣

遂奮袂以北征兮超絕迹而遠遊

淮南子曰奮袂執銳莊子曰絕迹易廣雅

曰絕滅也楚辭曰朝發軔於長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宮

願輕舉而遠遊楚辭曰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長都長安也

晉灼漢書注曰有宮觀故稱都楚辭曰夕宿兮帝郊爾

雅曰周有焦獲郭璞曰音護今扶風池陽縣瓠谷中是也

按瓠谷玄宮皆地名在長安西羽獵賦曰處於玄宮

歷雲門而反顧望通天之崇崇雲陽古縣在池陽西北

忽反顧而遊目通天臺名已見上文乘陵崗以登降

息郇邠之邑鄉漢書右扶風枸縣有郇邠詩國公劉所治

畢原豐郇文之昭也郇侯賈伯伐晉是也臣瓚曰按汲

郇然則當在晉之境內不得在右扶風之界也今河東

有郇城即古郇國也廣雅曰乘陵也爾雅曰大阜曰陵

郇音荀邠與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尚書曰

幽同方曼切篤前烈也毛詩序曰行葦忠厚也詩曰敦彼行葦牛羊勿

踐彼何生之優渥我獨罹此百殃毛詩曰既優既渥鄭

也毛詩曰我生故時會之變化兮非天命之靡常故時

之後逢此百殃言此乃時君不能修德致之故使傾覆非天命無常也

時亦世也言人吉凶乃時會之變化豈天之命無常乎爾

雅曰時會也毛詩曰侯服于周登赤須之長坂入義渠

之舊城赤須坂在北地郡義渠城名在北地王莽改爲

流注羅水然坂因水以得名忿戎王之淫狡穢宣后之

也漢書北地郡有義渠道失貞嘉秦昭之討賊赫斯怒以北征

氏號宣太后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

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渠而

得其地杜預左氏傳注曰紛吾去此舊都兮騏遲遲以

狡獪也赫怒已見上注歷茲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

歷茲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謂心緒亂也楚辭曰紛

吾乘兮玄雲舊都北地郡也說文曰騏騏馬也毛

詩曰騏騏馬也

詩曰騏騏馬也

詩曰行道遲遲楚辭遂舒節以遠逝兮指安定以為期舒
曰喟憑心而歷茲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
將行舒其志節也淮南子曰縱志舒節以馳大區漢書
安定郡武帝元鼎三年置在涇渭之間去長安三百五
里涉長路之縣縣兮遠紆回以穆流毛萇詩傳曰縣縣
遂初賦曰路脩遠而縣縣紆屈也穆流曲折貌也穆音蚪過泥陽而太息兮悲
祖廟之不脩漢書北地郡有泥陽縣漢書曰班壹始皇
泥奴切釋禾馬於彭陽兮且弭節而自思孝武帝傷李夫
椒丘楚辭曰步余馬於蘭皋漢書安定郡有彭陽即今
彭原是也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
曰弭節安日晡晡其將暮兮觀牛羊之下來楚辭曰
志也下而類說文曰晡晡不明也於感切毛詩云日寤曠怨之
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行役如之何勿思寤曠怨之
傷情兮哀詩人之歎時思君子為怨曠嗟行役為歎時
毛詩序曰大天久役男女怨曠

廣雅曰越安定以容與兮遵長城之漫漫楚辭曰遵水
歎傷也漫與曼曼其脩遠劇蒙公之疲民兮為疆秦乎築怨
說文曰劇甚也史記曰蒙恬齊人也為秦將拜為內史
秦使蒙恬築長城劉歆遂初賦曰劇疆秦之暴虐兮
舍高亥之切憂兮事蠻狄之遼患宋耀德以綏遠顧厚
固而繕藩言不光耀道德以綏遠方反為厚固繕藩而
祭公謀父諫曰不可昔我先王耀德首身分而不寤兮
不觀兵杜預左氏傳注曰繕脩也
猶數功而辭僭何夫子之妄說兮孰云地脉而生殘史記
曰趙高者諸疏遠屬也為中車府令事公子胡亥始皇
崩高得幸胡亥欲立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以罪賜蒙
恬死蒙恬喟然太息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良久徐曰
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
不能母絕地脉哉乃登鄣隧而遥望兮聊須臾以婆娑
恬之罪也吞藥自殺

蒼頡篇曰障小城也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間
說文曰障塞上亭守烽火者也篆文從火古字通詞醉
切班固漢書贊曰不脩障障其義並同障或為墜說文
曰墜古文與之貌也須臾少時也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
婆娑容與之貌也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
毛詩曰市也婆娑閔獯鬻之猾夏兮弔尉卬於朝那
史記文紀曰匈奴謀入邊為寇攻朝那塞殺比地都尉
卬徐廣曰姓孫尚書曰蠻夷猾夏漢書曰安定郡有朝
那縣姚察從聖文之克讓兮不勞師而幣加惠父兄於
南越兮黜帝號於尉他聖文文帝也尚書曰允恭克讓
南越王尉他自立為武帝上召他兄弟以德報之他遂
去帝稱臣又曰南越王尉他者真定人姓趙氏為南海
尉然為尉故曰尉他史記曰吳王濞自立為越王降几杖於藩
令使南越王值秦亂遂不歸自立為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
國兮折吳淠之逆邪史記曰吳王濞自立為吳王濞高帝兄劉仲之子
臣之禮稱病不朝天子賜吳王惟太宗之蕩蕩兮豈曩
几杖老不朝其謀亦益不解也

秦之所圖言文帝知加幣以懷邊豈如疆秦繡藩而禦
為帝者太宗之廟尚書曰秦繡藩而禦
王道蕩蕩曩猶向時也秦繡藩而禦
峨漢書安定有高平縣野蕭條以莽蕩迴千里而無
家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爾雅曰迴遠風焱發以漂遙
也劉歆遂初賦曰迴百里而無家風焱發以漂遙
兮谷水灌以揚波言水灌注且以揚波也管子曰山水
水揚波兮飛雲霧之杳杳涉積雪之皚皚楚辭曰杳杳王逸曰
杳杳冥冥貌也說文曰皚皚霜雪白之貌也牛哀鴈邑
切劉歆遂初賦曰漂積雪之皚皚涉凝露之隆霜鴈邑
邕以羣翔兮鷦鷯鳴以嘒嘒鷦鷯毛詩曰雍雍鳴鴈楚辭曰
聲也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
音喏遊子悲其故鄉心愴恨以傷懷漢書高祖曰遊子
愴恨傷懷愴恨傷懷
嘯歌傷懷嘯歌傷懷
蒼頡篇曰懷抱也撫長劒而慨息泣漣落

而霑衣

左氏傳曰晉子朱怒撫劍從之說文曰慨太攬息也周易曰泣血漣如古詩曰淚下霑衣裳攬

余涕以於邑

哀生民之多故而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

不可止又曰哀生人之長勤國

夫何陰暄之不陽兮嗟

久失其平度

陰暄喻昏亂也楚辭曰欲俟時而須史日

切諒時運之所為

兮求伊鬱其誰愬爾雅曰諒信也

獨鬱結其誰語說文曰愬亦訴字

亂曰夫子固窮遊藝

文兮樂以忘憂惟聖賢

兮遊於藝又曰樂以忘憂

達人從事有儀則

兮行止屈申與時息兮

靜不失其道光明家語孔子曰君子之行已也可以屈

則屈可以伸則伸消息是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也

君子履信無不居兮雖之蠻

貊何憂懼

兮周易曰履信思乎順論語曰子張問行

東征賦

作東征賦流別論曰發洛至陳留述所

曹大家

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姬年十四聘世

叔和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貴人師事焉號

曰大家兄固修漢書不終而死大家續之

惟永初之有七

兮余隨子乎東征惟是也東觀漢記時

孟春之吉日

兮撰良辰而將行禮記曰孟春之月日在

偃師

左氏傳曰偃師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

也漢書河南郡有偃師

縣在洛陽東三十里洛陽

故事云帝嘗所都後為西亳即古之易遂去故而就新

周秦之世為偃師盤庚所遷處也

兮志愴恨而懷悲楚辭曰愴恨明發曙而不寐兮

心遲遲而有違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酌樽酒以弛念

兮喟抑情而自非漢書東方朔曰銷憂者莫若酒諒不

登櫟而極蠡兮得不陳力而相追登櫟極蠡謂上古未

知火化之時也言信不能同於上古登櫟而極蠡得不陳力就列而相追

乎禮記曰昔者未有宮室夏則居橧巢韓子曰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

衆人不勝禽獸蟲蛇聖人作構木為巢以羣居天下號

以化腥臊天下號曰燧人氏鄭玄周禮注曰燧擊也淮

南子曰古者人茹草飲水食羶腥之肉陳思王遷都賦

曰覽乾元之兆域兮本人物乎上世紛混沌而未分與

禽獸乎無別極蠡蠶而食疏撫皮毛以自蔽然陳思之

言蓋出於此也尸子曰卵生曰蛭胎生曰乳蛭與極蠡

與羸古字通蠡力戈切蛭力兮切蛭蒲講切論語子謂

且從衆而就列兮聽天命之所歸

力就列不能者止

論語曰吾從衆就列已見上注墨子

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也

求捷徑欲從誰楚辭曰夫唯捷徑以窘乃遂往而徂逝

兮聊游目而遨魂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韓詩歷七邑

而觀覽兮遭鞏縣之多艱周史記曰秦莊襄王滅東西

七縣河南洛陽穀城平陸偃師鞏緱氏漢書河望河

洛之交流兮看成阜之旋門郭璞曰山海經注曰洛水

曰交合也漢書河南郡有成皋縣旋既免脫於峻嶮兮

歷滎陽而過卷漢書河南郡有滎陽縣應劭曰卷食原

武之息足宿陽武之桑間漢書河南郡有涉封丘而踐

路芳慕京師而竊歎漢書陳留郡有封丘縣應劭曰即

臨九侯西伯聞之竊歎也小人性之懷土芳自書傳而有焉論語子

懷德小人懷土孔遂進道而少前芳得平丘之北邊家

安國曰懷安也曰孔子適齊驅而少前入匡郭而追遠芳念夫子之厄

勤彼衰亂之無道芳乃困畏乎聖人論語子畏於匡又

曰孔子將適陳過匡匡人聞之以為悵容與而久駐芳

魯之陽虎虎嘗暴於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忘日夕而將昏韓女賦曰時容與以微動漢書門卒謂

韓延壽曰明府久駐未出蒼頡篇曰駐也到長垣之境界察農野之居民漢書陳留郡有長垣縣也睹蒲城

之丘壘芳生荆棘之榛榛丘墟已見上文漢書臣見宮中生荆棘惕覺寤而顧問芳想

子路之威神衛人嘉其勇義芳訖于今而稱云長門賦曰惕

韓詩外傳曰周公無所顧問史記徐廣注曰長垣縣有

匡城蒲鄉史記曰子路為蒲邑大夫論語子曰君子有

勇而無義為亂又曰民蘧氏在城之東南芳民亦尚其

丘墳蘧氏蘧瑗也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鄉有蘧

伯玉冢廣雅曰墳高也春秋說題辭曰丘者墓也唯令德為不朽芳身既没而名存毛詩曰顯顯令德

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惟經典之所美芳貴道德與仁賢

朽論語曰文王既沒其言信而有徵左氏傳曰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

子未有患也又叔向曰君後衰微而遭患芳遂陵遲而

子之言信而有徵不興史記衛世家曰成侯貶號曰侯平侯子嗣君更貶號曰君朝

魏魏殺懷君至君角秦二世廢為庶人衛絕祀孫

卿子曰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

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勿踰乎漢書劉向上書曰周室

多禍遂陵夷不能復興王肅知性命之在天由力行而

近仁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家語孔子曰形

忠恕而與人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論語子貢問

於明神毛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

庶靈祇之鑒照兮祐貞良而輔信楚辭曰

亂曰君子之思必成文兮盡各言志慕古人兮子楊

智法言曰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論先君行止則有作

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先君謂彪也有作謂北征賦也

兮雖其不敏敢不法兮論語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

矣語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論語子

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周易

曰履道坦坦孫卿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

其脩短之運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靖恭已

時冠子曰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縱軀委命敬慎無怠思謙約兮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毛詩曰敬慎威儀尚書曰無怠無荒周易曰人道惡盈

而好謙謙與謙音義同苦兼切封禪書曰上猶謙讓而

未俞也老子曰清淨為天下正論語曰子路問

成人子曰若公綽之不欲馬融曰孟公綽也

文選卷第九

文選卷第十

梁昭明太子撰



森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紀行下

潘安仁西征賦一首

西征賦

臧榮緒晉書曰岳為長安令作西征賦述行歷論所經人物山水也

潘安仁

岳榮陽中牟人晉惠元康二年岳為長安令因行役之感而作此賦岳家

在鞏縣東故言西征

歲次玄枵

許

月旅蕤賓丙丁統日乙未御辰

岳傷弱子序曰元康

二年五月余之長安以歷推之元康二年歲在壬子乙未五月十八日也爾雅曰太歲在子曰困敦左氏傳梓

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亥枵杜預曰歲歲星也亥枵在子虛危之次也然亥枵歲星所歷困敦太歲所次今論太歲而曰亥枵疑誤也鄭玄周禮注曰旅猶處也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鄭玄曰中猶應也仲夏氣至則蕤賓律應也呂氏春秋曰仲夏其日丙丁高誘曰丙丁火日也然夏為火德故以丙丁統夏也左氏傳云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預曰一歲日月十二會所會謂之辰配日謂子丑配甲乙也然其日值乙未也鄭玄禮記注曰潘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潘子岳自謂也馮子御猶主也馮子憑軾西征自京徂秦行揚節賦曰馮子魏都賦爾雅曰徂往也見廼喟然歎曰古往今來邈矣悠哉寥廓惚恍化一氣而甄三才論語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寥廓惚恍未分之貌也鵬鳥賦曰寥廓忽荒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變而為一又曰一者形變之始也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中和之氣者為人張湛曰所謂易者竊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作化故寄名變耳甄已見魏都賦易曰兼三才而兩之此三才者天地人道漢書音義曰陶人作瓦器謂之甄

唯生與位謂之大寶

周易曰天地之大寶曰位

生有脩短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神莫能要聖智弗能豫

東征賦曰

脩短之運愚智同通塞猶窮達也班固覽海賦曰運之脩短不豫期也

當休明之盛世託

菲薄之陋質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旌弓於鉉台讚庶績於帝室

臧榮緒晉書曰岳弱冠辟太尉府掾孟子曰夫招士

以旂大夫以旌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春秋漢含華曰三公在天法三台也尚書曰庶績其凝應劭漢官儀曰帝室猶言王嗟鄙夫之常累固既得而患失無柳季之直道室者也

佐士師而一黜

臧榮緒晉書曰岳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論語子曰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

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又曰柳下惠為士師三黜武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武

皇忽其升遐八音遏於四海

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

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遐尚書曰帝乃徂落三天子

載四海遏密八音孔安國尚書傳曰遇絕密靜也

寢於諒闇百官聽於冢宰

位禮記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于寶晉紀曰楊駿為太

彼負荷之殊重雖伊周其猶殆

伊尹之相太甲致桐宮

流言之謗左氏傳曰子產曰其父析

一姓之或在七姓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庾亮表曰

盡敗聲類曰疇亦疇

無危明以安位祗居逼以示專陷

亂逆以受戮匪禍降之自天

言無見危之明以安其位

寶晉紀曰駿被誅禮記曰明於順然後能守危鄭玄曰

能守自危之道周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毛詩曰亂匪

降自天生

孔隨時以行藏蘧與國而舒卷苟蔽微以繆

章患過辟之未遠

言孔蘧有知微知章之鑒故隨否泰

蔽繆於斯術故患此過常之辟未遠其身也周易曰隨

唯我與爾有是夫又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

無道可卷而懷之周易注曰君子知微謂幽昧知章謂

不離其身也辟匹亦切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

反班固漢書贊曰山林陋吾人之拘攣飄萍浮而蓬轉

言已關行藏之明而有蔽繆之累故悟山潛之為是陋

落危素郊之累殼甚玄堽曼之巢幕心戰懼以兢悚如臨

深而履薄

說文曰偶壞敗之貌洛罪切灌亦壞貌七罪

切累郊已見魏都賦左氏傳吳公子札曰夫

子在此猶驚巢幕上也杜預曰夫子孫文子也毛夕獲

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穀苦角切

歸於都外宵未中而難作王隱晉書曰潘岳為揚駿府

朱振代匪擇木以棲集鈔林焚而鳥存賦爾雅曰見魏都

也遭千載之嘉會皇合德於乾坤聖主得賢臣頌曰上

會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乾坤天地也張超宣丘

頌曰合量乾坤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弛秋霜

之嚴威流春澤之渥恩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荀悅申

勅侯文曰今鷹隼始擊當從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

威古長歌行曰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輝洞簫賦曰

蒙聖主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宋均尚書緯注

之渥恩甄大義以明責反初服於私門曰甄表也楚辭

曰進不入以離尤芳退將復脩吾初服戰皇鑒揆余之

國策蘇子說魏王曰破公家而成私門楚辭曰皇鑒揆

忠誠俄命余以末班余於初度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

頃也牧疲人於西夏攜老幼而入關周禮曰以嘉石平

賦曰恨西夏之不綱戰國策曰丘去魯而顧歎季過沛

而涕零伊故鄉之可懷疚聖達之幽情韓詩外傳曰孔

其行也漢書曰上過沛留置酒沛宮乃起舞忼慷傷懷

泣下數行謂沛父老曰遊子悲故鄉爾雅曰疚病也舞

賦曰幽情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爾雅曰矧況

形而外揚矧匹夫之安土邈投身於鎬京也漢書元帝

詔曰安土重遷黎人之猶犬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曹植責躬表曰王居鎬京之戀主竊託慕於闕庭

之情東都賦曰闕庭神麗眷輦洛而掩涕思纏絲

於墳塋華洛二縣名也河南郡圖經曰潘岳父冢鞏縣

任彥堅書曰纏絲思好庶蹈高蹤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漢書音義如淳曰塋冢田也音營爾乃越平樂過街郵

秣馬臯門稅駕西周澤西有一原古舊亭處即街郵也

文十

石卷瀆口高三丈謂之臯門橋左氏傳曰秣馬利兵毛
萇詩曰秣粟也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上稅馬而牧
法言曰仲尼之駕稅矣李軌曰遠矣姬德興自高辛
稅舍也失銳切西周見下注解
思文后稷厥初生民率西水潁化流岐函祚隆昌發舊
邦惟新左氏傳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史記曰帝
號曰后稷別姓姬氏黃帝曾孫也姜嫄為帝嚳元妃生弃
厥初生人時維姜嫄又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
潁至於岐下史記曰后稷之孫慶節立國於邠後古公
為戎狄攻之遂去邠止於岐下公季子昌立曰文王
文王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毛詩曰周旋牧野而歷茲
雖舊邦其命惟新倍與譽同亦與幽同
愈守柔以執競尚書曰武王與受戰于牧野茲此也
老子曰守柔曰強毛詩曰執競武王無競維
夜申旦而烈鄭玄曰競強也能持強道者惟有武王爾
不寐憂天保之未定楚辭曰獨申旦而不寐史記曰
武王望商邑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曰曷為不寐王曰惟泰山其猶危祀八百而餘
我未定天保何暇寐也
慶言武王滅商雖有泰山之固尚以為危故能載祀八百
猶有餘慶也郭璞爾雅注曰惟發語辭也戰國策呂
不韋曰周凡三十七王八百六十七年然今言
鑒亡王八百舉全數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
之驕淫竄南巢以投命坐積薪以待然方指日而比盛士王謂桀也言武王居安而慮危而桀處險而逾泰也
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范晔後漢書趙壹曰奚異沙
海之失施坐積薪而待然尚書大傳曰伊尹入告於王
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曰天之有日猶吾之有人日有
亡哉曰亡吾亦亡鄭玄曰自比於人度量之乖舛何相
天言常在也此於日言去復來也
越之遼迴人謂武王與桀也安危異情故曰乖舛也喻
齊也爾雅曰迴遠也
考土中于斯邑成建都而營築既今協韻為呼順切
定鼎于郊鄩遂鑽龜而啓繇尚書曰成王欲宅洛邑周
公曰王來紹上帝自復于

土中毛詩曰考卜惟王鄭玄曰考稽也東都賦曰建
都河洛左氏傳曰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十世三
十十年七百杜預左氏平失道而來遷緊三國而是祐
傳注曰繇上北辭也平失道而來遷緊三國而是祐
史記曰平王東遷于維也左氏傳鄭也左氏傳桓公曰
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杜預左氏傳注曰緊語助也
豈時王之無僻賴先哲以長懋之言行但賴前聖之德所
以長茂也左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
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漢書策詔曰大禹能士
失德夏以懋懋望圉北之兩門感號鄭之納惠討子頽
之樂禍尤闕西之効戾言鄭伯以子頽樂及徧舞為樂
闕西備樂是乃効其為戾也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頽子頽有寵及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
頽享五大夫樂及徧舞鄭伯聞之見號叔曰寡人聞之
哀樂失時殃咎必至今王于頽歌舞不倦樂禍也蓋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圉門
入號叔自北門入殺子頽鄭伯享王于闕西辟樂備原

伯曰鄭伯効尤其亦將有咎包咸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論語注曰尤過也爾雅曰戾罪也重戮帶以定襄弘大
順以霸世晉侯迎王王入于城取太叔於溫殺之鄭玄
毛詩箋曰弘廣也靈壅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重晉文侯重耳靈壅川以止關晉演義以獻說國語
王二十二年穀洛二水關欲毀王宮王欲壅之太子晉
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人不隳山不防川今吾執政實
有所辟而禍夫二川之神賈逵曰關者兩會似於關小雅曰演廣遠也
凌遲而彌季俾庶朝之構逆歷兩王而干位孔安國尚
嗟也左氏傳曰王子朝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
之喪職秩者以作亂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子朝奔
京王子朝入於王城單子即位王子朝告急晉智驪帥師納王子
朝奔楚王人殺子朝于楚杜預曰悼王之子猛也敬王
猛母弟子丐也賈逵國語注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也爾
雅曰迄至也呼乞切丐音蓋毛詩序曰禮義凌遲左氏
傳晏子曰此季世也毛詩曰我日構禍毛萇曰構成也

左氏傳衛彪奚曰魏踰十葉以逮赧邦分崩而為二竟

子千位以令大事

橫噬於虎口輸文武之神器

史記曰景王崩子悼王立

崩子定王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子自

立為考王崩子威烈王立崩子安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子自

為顯王崩子慎觀王立崩子報王立崩子烈王立崩子自

徙都西周初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桓公卒威公立卒子

惠公立乃封其少子于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秦莊襄

王滅東西周爾雅曰逮及也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虎

口喻秦也漢書曰秦二世拜叔孫通為博士通出曰我

幾不免虎口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澡孝水而濯纓嘉美名之在茲澡水經注作濟字林曰孝水在

餘里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毛萇詩傳曰濯滌也

天赤子於新安坎路側

而瘞之亭有千秋之號子無七旬之期雖勉勵於延吳

實潛慟乎余慈傷弱子序曰三月壬寅弱子生五月之

弱子天乙已瘞于亭東廣雅曰天折也書曰若保赤子字

書曰瘞埋也猗例切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

其長子死葬於贏博之間其坎深不至於泉列子曰魏

有東門吳者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也天下

無有子死而不憂者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時同吾奚憂也戰國策以吳

為眇山川以懷古悵攬轡於中途虐項氏之肆暴坑降

卒之無辜激秦人以歸德成劉后之來蘇事回次而好

還卒宗滅而身屠東都賦曰慨長思而懷古楚辭曰攬

也又記曰章邯降項王秦吏卒多竊言曰今能入關破

秦善即不能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聞其計以

羽敗垓下至烏江自剄尚書曰后來其蘇韓詩曰謀猷

回次薛君曰回邪僻經澠池而長想傳余車而不進漢

也老子曰其事好還舞賦曰遠思長想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弘農郡有澠池縣

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舞賦曰遠思長想

秦虎狼之彊國趙侵弱之餘燼超入

險而高會杖命世之英蘭

戰國策楚王曰秦虎狼之國也左氏傳齊賓媚人曰請收

合餘燼背城借一杜預曰燼火餘之木也高會已見吳都賦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廣雅曰命名也李陵恥東瑟之偏鼓提西缶而接刃辱十書曰命世之才

城之虛壽奄咸陽以取雋

史記曰趙王與秦王會於渢池秦王曰寡人聞趙王善為秦聲

請奏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為秦聲請奏缶秦王怒不許相如曰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叱之皆罷秦王不懌為一擊缶秦之羣臣請以趙十五城為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咸陽為趙王壽秦王終不能加勝於趙爾雅曰盎謂之缶呂氏春秋曰兵不接刃而人人服化說文曰奄覆也取雋自取雄雋也
出申威於河外何猛氣之咆勃入屈節於廉公若四體之無骨

史記曰廉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蘭相如徒以口舌為勞而位居我上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出

河外謂之渢池史記曰秦王使使告趙王為好會於西河外渢池咆勃怒貌也

見廉頗引車避匿荀悅中鑒曰高祖申威於秦項宋玉笛賦曰悲猛氣兮飄疾家語子夏曰今夫子欲屈節以救父母之國論語丈人曰四體不勤尸子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也
處智勇之淵偉方鄙

去之忿恚雖改日而易歲無等級以寄言

智勇相如也忿恚廉頗也言

以相如之比廉頗雖以一日之促方一歲之永猶未足智謀太史公曰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去之萌復存乎心戰國策張儀曰秦忿恚含怒之久也
當光武之蒙塵致王誅于赤眉異奉辭以伐罪初垂翅於回谿不尤昔以掩德終奮翼而高揮

公孫拜為征西將軍與赤眉相踵上命諸將士屯渢池為赤眉所乘反走上回谿阪異復合兵追擊大破之穀

東觀漢記曰馮異字

底璽書勞異曰垂翅回谿奮翼渢池左氏傳臧文仲曰天子蒙塵于外東都賦曰天人致誅東觀漢記曰樊崇欲與王莽戰恐其眾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別識由是號曰赤眉尚書曰奉辭伐罪左傳秦穆公曰吾不
皆掩

大德西京賦曰遊鵠高翬薛建佐命之元勲振皇綱而

更維佐命已見西都賦答賓戲曰廟帝絃維猶連結也登峻坂之威

夷仰崇嶺之嵯峨韓詩曰周道威夷薛君曰見上文皐記墳於

南陵文違風於北阿蹇哭孟以審敗襄墨縷以授艾曾

隻輪之不反綵三帥以濟河左氏傳曰秦穆公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襲鄭蹇

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穀穀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皐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

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還晉文公子墨縷經敗秦

帥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

帥公許之杜預曰公未葬故襄公稱子公羊傳曰晉人敗秦師于穀匹馬隻輪而無反者值庸主之

矜懷殆肆叔於朝市任好綽其餘裕獨引過以歸已

明三敗而不黜卒陵晉以雪恥豈虛名之可立良致

霸其有以言若值庸主矜而懷諫殆戮三帥陳之市朝而

庸常也鄭玄禮記注曰矜自尊大也左氏傳曰慶鄭曰復諫違

卜杜預曰懷戾也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玄

曰陳其尸曰肆史記秦繆公曰任好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

有餘裕哉左氏傳曰秦伯不廢孟明曰孤之罪也又曰秦孟明

視伐晉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又曰晉先且居伐秦取

及郊晉人不出封穀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然止二敗言

三未詳史記秦穆公謂三將曰子其悉雪恥古詩曰虛名復何

益楚辭曰名不可以偽立毛詩曰何其久也必降曲嶠而憐號

有以也鄭玄曰必以有功德也卒或為難非也

託與國於亡虞貪誘賂以賣鄰不及臘而就拘垂棘反

於故府屈產服于晉輿德不建而民無援仲雍之祀忽

諸劉澄之地理書曰有有純石或謂石有如涪漢書注

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官

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還館於虞遂

襲虞滅之穀梁傳曰後晉舉虞荀息牽馬操壁而前曰
壁猶是馬齒加長矣燕丹子夏扶曰馬無服輿之伎則
未可與決良左氏傳曰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
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哀哉杜預曰忽然而
亡也史記曰武王求仲雍之後得
虞仲封於周之北故夏墟之地
我祖安陽言陟陝郭

行乎漫瀆之口憩乎曹陽之墟

漢書弘農郡有陝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橐水出

橐山北流出谷謂之漫澗與安陽溪水合又西經陝縣故城南又合一水謂之瀆谷水漫澗水北有逆旅亭謂之漫口客舍弘農郡圖經曰曹陽桃林縣東十二里美哉邈乎茲土之舊也固乃

周邵之所分二南之所交麟趾信於關雎騶虞應乎鵲

巢公羊傳曰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周公

巢

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故繫之基愍漢氏之剥亂朝

流亡以離析卓滔天以大滌劫宮廟而遷迹俾萬乘之

盛尊降遙思於征役顧請旋於僊汎既獲許而中惕追

皇駕而驟戰望玉輅而縱鐻

魏志曰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爲相國卓以山東豪傑

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洛陽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董卓將李儼郭汎擅朝政儼質天子於營儼將楊奉叛儼僭衆稍衰天子乃得出至新豐楊奉董卓承以天子還洛陽儼汎悔遣天子復相與追及天子於弘農之曹陽大戰奉兵敗左氏傳子朝曰單旗劉狄剝亂天下手詩曰民卒流亡離析已見上注孔安國尚書傳曰滌除也左氏傳晉趙括謂楚曰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痛百迹於鄭淮南子曰雖有盛尊之親萬乘已見上文痛百寮之勤王咸畢力以致死分身首於鋒刃洞胷腋以流矢有褰裳以投岸或攘袂以赴水傷桴楫之褊小撮舟中而掬指
華嶠後漢書曰李儼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乃得進承先具舟船帝以綃挽而下餘人匍匐岸側或自投死范曄後漢書獻帝下登船諸不得渡者皆爭攀

船船上人刃操其指舟中之指可掬左氏傳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東觀漢記太史曰忠臣畢力尉繚子曰未有不勤得其力而致其死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子虛賦曰洞曾達腋禮記曰流矢在白肉毛詩曰褰裳涉洧又曰攘袂而興左氏傳曰晉升曲沃而惆悵惜兆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

亂而兄替枝末大而本披都偶國而禍結左氏傳曰晉

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干畝之戰生命之曰成師服曰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復封桓叔于曲沃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天子建國諸侯世家今晉甸侯也本既弱矣其能久乎後曲沃莊伯伐翼殺孝侯曲沃武公伐翼獲翼侯然孝侯翼侯仇之後也莊伯武公桓叔成師之後也翼晉都也曲沃在河東聞喜縣酈善長水經注曰春秋晉侯使詹嘉守桃林之塞處此以備秦時以曲沃之官守之故有曲沃之名然此曲沃在西因彼曲沃而得今因名而說彼楚辭曰惆悵而私自憐爾雅曰替廢也左氏傳申無宇曰末大必折漢書曰田蚡曰枝大於幹脛大於股不折必披或云枝本大而末披

左氏傳辛伯曰大都臧札飄其高厲委曹吳而成節何莊

武之無恥徒利開而義閉左氏傳曰吳子諸樊將立季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范曄後漢書李固奏記梁商曰夫義路開則利門開利門則義路閉躡函谷之重阻看天險之衿帶迹諸侯

之勇怯筭羸氏之利害廣雅曰躡履也函谷已見西都賦鸚鵡賦曰崎嶇重阻周易曰

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衿帶或開關以延敵競

遜逃以奔竄言其利也過秦論曰諸侯以百萬之衆叩

進也而不敢有嚙門而莫敢不窺兵於山外策范曄謂秦王

曰秦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穰侯為國謀不忠大王計有所失也楚辭曰嚙閉而不言然嚙亦閉也

禁巨連雞互而不棲小國合而成大言小國異乎連雞也戰國策秦惠王

謂寒泉子曰蘇秦約于諸侯諸侯之不豈地勢之安危

信人事之否泰言峭函之險未嘗暫改或開關延敵或

也湯曰吾欲因其地勢所有而敵之否泰周易二卦名

無漢六葉而拓畿縣弘農而遠關六葉武帝也難蜀父

應劭漢書注曰拓廣也漢書元鼎三年厭紫極之閑敞

甘微行以遊盤長傲賓於柏谷妻觀貌而獻餐疇匹婦

其已泰胡厥夫之繆官紫極星名王者為官以象之曹植上

賦曰體爽豈以閑敞蒼頡篇曰敞高顯也漢武帝故事曰帝

即位為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

旅翁要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劍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

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

多與其夫夫醉嫗自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

雞作食平旦上去還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

斤擢其夫為羽林郎疇猶訓也昔明王之巡幸固清道而後往懼銜檠

之或變峻徒御以誅賞東觀漢記曰西巡幸長安司馬

將有銜檠之變漢書音義張揖曰銜勒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檠駢馬口中

長銜也檠巨月切淮南子曰峭法刻刑許慎曰峭峻也毛詩曰徒御不驚

彼白龍之魚服挂豫且之密網輕帝重于天下奚斯漸

之可長白龍已見東京賦帝重帝位之重也言輕帝弔

戾園於湖邑諒遭世之巫蠱探隱伏於難明委讒賊之

趙虜加顯戮於儲貳絕肌膚而不顧作歸來之悲臺徒

望思其何補漢書曰戾太子據與江充有隙會巫蠱事

自明乃斬江充與丞相劉屈氂戰兵敗東至湖邑自縊

而死車千秋訟太子冤上憐太子無辜乃作思子宮為

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宣帝即位謚曰矣以湖邑閔鄉為
矣園又太子罵充曰趙虜乃亂吾父子也蒼頡篇曰委
任也尚書王曰弗迪有顯戮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
君宋均元命苞注曰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王命論曰
高四皓之名刻肌膚之愛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幽通賦曰雖覆醢其何補紛吾既邁此全節又繼之以
盤桓問休牛之故林感徵名於桃園言吾紛然行此全
節之野又繼之以
盤桓而前楚辭曰紛吾乘兮玄雲北征賦曰紛吾去
此舊都騑遲遲而歷茲爾雅曰邁行也全節即漢書全
鳩里矣太子死處圖經曰全節閔鄉縣東十里鳩澗西
廣雅曰盤桓不進也周易曰初九盤桓尚書武成曰放
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東征記曰發閔鄉而警策
全節地名其西名桃原古之桃林也
憩黃巷以濟潼眺華岳之陰崖覲高掌之遺蹤漢書湖縣
名今號州
閔鄉湖城縣皆其地也曹子建應詔詩曰僕夫警策鄭玄周禮注曰警勅戒之
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憩向也憩與遡古字通獻帝春秋
曰興平二年十一月丙寅車駕東行到黃巷亭庚午到
弘農述征記曰河自關北東流水側有坂謂之黃巷坂

雍州圖經曰潼水在華陰縣界水經曰北流注河河西京
賦曰綴以二華巨靈負高掌遠蹠以流河曲閔音聞
憶江使之反壁告二期於祖龍史記曰秦始皇帝三十
至華陰之野有持與使者壁曰為我遺鑄池君因言曰
明年祖龍死置壁而去忽不見始皇使人視壁乃二十
八年渡江所沈壁也蘇林曰祖
始也龍人君之象謂始皇也**不語怪以徵異我聞之**
於孔公語論語曰子不愠韓馬之大愍阻關谷以稱亂晏
論語注曰愠怒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將馬超
韓遂等反超等屯潼關尚書曰元惡大愍孔安國曰愍
惡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阻恃也關谷潼關函
谷也尚書曰敢行稱亂孔安國曰稱舉也**魏武赫以**
霆震奉義辭以伐叛彼雖眾其焉用故制勝於廟筭魏
志曰曹公西征與超等夾關為戰大破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左氏傳
隨武子曰伐叛刑也柔服德也又屈完曰雖君之眾無所用之孫
子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又曰夫未戰而廟勝得
筭之多者也漢書楊雄即趙充國圖畫而頌之曰料敵制勝殲揚桴

以振鹿繡瓦解而冰泮超遂遁而奔狄甲卒化為京觀

字書曰碑大聲也魏志曰韓遂馬超走涼州楚辭曰揚

桴兮拊鼓左氏傳曰援枹而鼓說文曰枹鼓椎也東觀

漢記馮衍說吳漢曰得道之兵鼓不振塵鄭玄禮記注

曰振動也繡破聲也呼麥切春秋運斗樞曰不能宣德

天下瓦解漢書曰徐樂上書曰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

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境外之

助此之謂瓦解淮南子曰冰泮而農桑起左氏傳潘黨

曰君盍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

普耕切倦狹路之迫隘軌踦踞以低仰如倦極也司馬相

中之隘狹廣雅也蹈秦郊而始闢豁爽塏以宏壯黃壤千

里沃野彌望華實紛敷桑麻條暢班固高紀述曰粵

州厥土惟黃壤杜篤論都賦曰沃野千里原隰彌望保

植五穀桑麻條暢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時華實乃榮

扶疎廣雅曰暢長也邪界褻斜右濱汧隴已見上文

寶雞前鳴甘泉後涌寶雞甘泉並已見上文面終南而背雲陽跨

平原而連嶠冢漢書武功山有太一古文以為終南此

於前則終南太一山明矣漢書左馮翊有雲陽九峻

嶽嶽太一龍從並已見上文吐清風之颺戾納歸雲之鬱葍

孔叢子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四

子講德論曰虎肅而風寥戾思玄賦曰馮歸雲而遐逝

楚辭曰望谿南有玄灞素滻湯井溫谷玄素水色也霸滻

臨沅相之玄淵又曰舍素水而蒙深湯井溫湯也雍州圖

曰溫湯在新豐縣界溫谷即溫泉也雍州圖曰溫泉在藍

田縣北有清渭濁涇蘭池周曲清渭異三輔黃圖曰蘭池

觀在城外長安圖曰周氏曲咸陽縣東南三浸決鄭白渠

十里今名周氏陂陂南一里漢有蘭池宮

漕引淮海之粟鄭玄周禮注曰浸者可以為陂灌漑者鄭白

已見上文西都賦曰通溝大漕控引淮湖與

十四

海通林茂有鄠之竹山挺藍田之玉並已見上文班述陸海

珍藏張叙神臯隩區此西賓所以言於東主安處所以

聽於憑虛也可不謂然乎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臯勁

松彰於歲寒貞臣見於國危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

貞臣有入鄭都而抵掌義桓友之忠規竭股肱於昏主赴

塗炭而不移世善職於司徒緇衣弊而改爲史記曰鄭

周厲王少子也犬戎殺幽王於酈山下并殺桓公鄭人

共立其子爲武公抵掌已見蜀都賦左氏傳荀息曰竭

其股肱之力尚書帝曰臣作股肱又曰民墜塗炭毛詩

序曰緇衣美武公也父于並爲周司徒善於其職詩曰

緇衣之宜兮弊履犬戎之侵地疾幽后之詭惑舉僞烽

以沮衆淫嬖褒以縱慝軍敗戲水之上身死驪山之北

赫赫宗周威爲亡國

史記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

褒姒爲后褒姒不好笑幽王爲烽火燧大鼓有寇至舉烽

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

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廢后之父申侯乃與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

驪山下毛萇詩傳曰沮止也又曰慝邪也國語里革曰

厲流于彘幽滅于戲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毛萇

曰威呼又有繼於此者異哉秦始皇之爲君也傾天下

以厚葬自開闢而未聞匠人勞而弗圖俾生理以報勤

外罹西楚之禍內受牧豎之焚漢書劉向疏曰秦始皇

遊館生埋工匠後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其後牧兒亡羊

入其鑿中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櫛自古至今

葬未有盛始皇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

之禍豈不哀哉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勞而不圖言

匠人勞苦而不圖謀其賞生埋報勤語曰行無禮必自

及此非其効與

左氏傳君子曰志有之所謂行無禮必自及者也

乾坤以有親

可以君子以厚德載物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

又曰君子以厚德載物方論高祖之德故以乾坤為喻

焉觀夫漢高之興也非徒聰明神武豁達大度而已也

漢書班固高紀述曰寔是天生德聰明神武

乃實慎終追

舊篤誠款愛澤靡不漸恩無不逮

論語曰慎終追遠左氏傳季孫行父

曰明允篤誠廣雅曰款誠也說苑晏子謂景公曰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也

率土且弗遺而

況於隣里乎況於卿士乎斯時也乃摹寫舊豐製造新邑故社

易置粉榆遷立街衢如一庭宇相襲渾雞犬而亂放

各識家而競入里高祖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

為新豐西京雜記曰高祖既作新豐并徙舊社故犬羊

雞鴨於通途亦競識其家孟子曰變置社稷趙岐曰更

置立之漢書曰高祖禱豐粉榆社張晏曰粉白榆社在

豐東北十五里尚書曰欲遷其社孔安國尚書傳曰襲

胡本切籍舍怒於鴻門沛跼蹐而來王范謀害而弗許

陰授劍以約莊擗白刃以萬舞危冬葉之待霜履虎

尾而不噬寔是要伯於子房

漢書曰項羽欲西入關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遂至戲於

是饗士旦日合戰羽季父項伯素善張良夜馳見良具

告事實良與項伯俱見沛公沛公曰吾豈敢反願伯明

言不敢背德戒沛公早自來謝沛公曰旦見羽鴻門因留

沛公飲范曾數目羽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

曰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女屬且為所虜莊

拔劍起舞項伯亦起舞常翼蔽沛公周書武王曰吾舍

怒深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

跼尚書曰四夷來王毛詩曰莫敢不來王擗挺也力刃

切周易曰履虎尾不噬人亨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鄭玄注本為噬噬齧也音誓樊抗憤以卮酒咀彘肩以

激揚

漢書曰樊噲聞事急乃持楯撞入項羽目之問之

酒且

不辭豈特厄酒乎又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不

也

忽蛇變而龍據雄霸上而高驤曾遷怒而橫撞

碎玉斗其何傷

史記曰褚先生曰丈夫龍變傳曰蛇化

書曰

元年十月沛公獻璧羽受之又獻玉斗於范曾曾怒撞

其斗曰

吾屬今為沛公虜矣嬰習組於軹塗投素車而

論語曰

不遷怒又曰何傷乎

肉袒

漢書曰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降軹道傍

杜預曰

肉袒示服為臣僕也

疎飲

飲於東都畏極位之盛滿疎漢書曰

仲翁為

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廣謂受曰吾聞知足

不辱知

止不殆今官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遂上疏乞

骸骨上

皆許之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蘇

林曰長

安東門也毛詩曰飲饒于禰毛萇曰祖而舍鼓

飲酒於

其側曰錢漢書曰劉德妻死霍

光欲以

女妻之德不敢取畏盛滿也

峻嶮

峭以繩直金城而萬雉嶮謂棧嶮嶮貌也繩直已見

東京

賦

庚飲

馬之陽橋踐宣平之清閭爾雅曰庚至也長

渠有飲

馬橋夏侯嬰冢在橋南三里陽橋之陽也三輔

黃圖曰

長安東出北頭第一城門名宣平門清謂華而

且清

都中雜運戶千人億華夷士女駢田逼側展名京

之初儀

即新館而蒞職勵疲鈍以臨朝勗自強而不息

長安舊

都故曰名京潘子初臨故曰新館蒞職謂釐政

也毛萇

詩傳曰蒞臨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又曰

勗勉也

周易曰君於是孟秋爰謝聽覽餘日楚辭曰青

子以自

強不息

於是

孟秋爰謝聽覽餘日

楚辭曰

青子以自強不息

覽餘閑

舞賦曰餘日怡蕩巡省農功周行廬室街里蕭

條邑居

散逸營宇寺署肆廛管庫最芮於城隅者

百不處一

言今之寺署最茂在於城隅方之昔時雖復其宮室營宇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

漢書百官表少府有諸僕射署鄭玄周禮注曰肆市中陳物處鄭司農周禮注曰廛市中空地禮記曰管庫之士鄭玄曰管管鍵也庫物所藏也字林曰最聚貌也音銳切處一或為一處非也所謂尚冠脩成黃棘宣明建

陽昌陰北煥南平皆夷漫漫滌蕩云其處而有其名皆里名也

漢書曰宣帝舍長安尚冠里又曰武帝同母姊金王孫女號脩成君餘未詳爾乃階長樂登

未央汎太液凌建章縈馭娑而款駘盪轡朽詣而轢

承光徘徊桂宮惆悵柏梁已上並見西京賦驚雉雉於臺陂狐

兔窟於殿傍何黍苗之離離而余思之甚驚雉雉已見射雉賦黍苗已見魏

都賦尚書曰予思日孜孜洪鍾頓於殿廟乘風廢而弗縣史游急就章曰乘風縣鍾

華祠禁省鞠為茂草金狄遷於灞川如淳漢書注曰本名禁中漢儀

注孝元皇后父名禁避之故曰省毛詩曰蹶蹶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潘岳關中記曰秦為銅人十二董

卓壞以為錢餘二枚魏明帝欲徙詣洛載到霸懷夫蕭城重不可致今在霸城次道南銅人即金狄也

曹魏邴之相並已見西京賦辛李衛霍之將漢書曰辛慶忌字子真為左將軍匈奴

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本狄道人又曰李廣隴西人也為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衛霍已見銜使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漢書孫寶

職在刺舉又曰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徙武北海無人處

節牧羊武留匈奴凡十九歲乃還拜為典屬國又曰張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騫以校

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教敷而彝倫叙兵舉而

皇威暢敷教蕭曹也舉兵衛霍也尚書曰彝倫攸叙臨危而智勇奮投命而

高節亮

臨危張騫也智勇已見上文投命蘇武也吳子

命也

史記曰魯暨乎稔侯之忠孝滔深漢書曰暨及也

連好持高節

字翁叔本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武帝拜為侍中駙馬都

尉莽何羅矯制發兵明旦上卧未起何羅從外入日

奏何羅心動立入坐内戸下何羅腹白刃從東廊上日

抱何羅呼曰何羅反得禽縛之繇是著忠孝節封為稔

侯音

陸賈之優游宴喜漢書曰陸賈楚人也高祖拜賈

二百金令為生產賈常乘安車駟馬從歌鼓瑟侍者十

人謂其子曰與女約過女女給人馬酒食後陳平乃以

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

此游漢庭公卿間各聲籍甚答賓戲曰陸子優游新語

以興毛詩曰吉甫長卿淵雲之文子長政駿之史長卿

燕喜既多受祉

王子淵楊子雲也史記曰司馬遷字子長為太史令修

史記歷黃帝以來至太初凡百三十篇漢書曰劉向字

子政元帝擢為宗正著疾讓摘要救危及世頌凡八篇

又著五行傳列女傳新序說苑又曰劉歆字子駿為中

壘校尉趙張三王之尹京定國釋之之聽理廣漢字子

都涿郡人守京兆大尹發姦擿伏如神又曰張敞字子

高河東人也守京兆尹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又曰王遵

字子貢涿郡人也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又曰王章字仲卿泰山人也章以選為

京兆尹又曰王駿琅邪人也為京兆尹趙廣漢張敞王

章至駿皆有能名故京師稱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又

曰于定國字曼倩東海人也為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惟輕朝廷稱之又曰張釋之字子平南陽

人也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汲長孺之正直鄭當

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下稱之也

時之推士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

每朝候上開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終童

之上唯恐後班固贊曰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推賢終童

山東之英妙賈生洛陽之才子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

士弟子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死時年二十

餘故世謂之終童又曰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

詩屬書稱於郡中文帝召以為博士時年二十餘曹植自試表曰終軍以妙年使越

玉以出入禁門者眾矣鄭玄禮記注曰緩纓之飾也禮記曰君子行則鳴珮玉東觀漢記曰伏湛宜出或被髮左衽奮迅淫滓

論語曰吾其被髮左衽矣凡人沈於卑賤故曰淫滓東觀漢記曰趙喜奮迅行伍李陵與蘇武書曰言為瑕穢動增淫滓說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文曰萍澱也或從容傳會望表知裏

從容平勃之間附會將相尚書大傳或著顯績而嬰時孔子謂子夏曰子見表未見其裏

戮謂廣漢或有大才而無貴仕

烈垂令聞而不已

烈垂令聞而不已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

勢也乃熏灼四方震耀都鄙

事上遂謙讓無所專鳳薨從弟音代鳳為司馬車騎將軍又曰弘恭沛人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明習法令故事

石顯已見西京賦漢書谷永曰許班之貴熏灼而死之四方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寵靈顯赫光震都鄙而死之

日曾不得與夫十餘公之徒隸齒才難不其然乎

景公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十餘公之徒謂蕭曹之屬也張湛列子注曰隸猶羣輩也一云徒隸賤人也漢書賈誼曰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乎高誘望漸

呂氏春秋注曰齒列也論語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望漸

臺而扼腕梟巨猾而餘怒

殺莽取其綬史記曰天下之士莫不扼腕而言西揖不

疑於北闕軼擣里於武庫

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公車以聞丞相二千石至者莫敢發言不疑後到此從吏收縛曰昔蒯瞶違命出奔輒距而不納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史記曰擣里子者名疾

秦惠王之弟也卒葬于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武庫正酒池鑒於商辛追覆車而不寤漢書贊曰西其墓也池肉林賈逵國語注曰鑒察也六韜太公曰桀紂王天下之時積糟為阜以酒為池脯肉為山林晏子春秋曰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賈誼過曲陽僭於白虎化奢淫而秦曰三主惑而終身不寤也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大脩第室起土山漸臺洞門高廊百姓歌之曰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無度漢書曰王根為曲陽侯五侯初起曲陽最怒壞決高都連竟外杜土山漸臺象命有始而必終孰長生西白虎毛詩序曰遊蕩無度而父視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之終也武雄略其焉在近惑文成而溺五利文成將軍李少翁五利將軍樂大皆方術士說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武帝作宮觀以延神仙帝耽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淮南子曰大丈人何也倖造化以制作窮山海之奧秘無為與造化逍遙靈若翔於神島奔鯨浪而失

水爆鱗豁於漫沙隕明月以雙墜擢仙掌以承露千雲漢而

上至西都賦曰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致却蒔其奚難惟余欲而

是恣縱逸遊於角觝絡甲乙以珠翠忍生民之減半勒東岳

以虛美班固漢書西域贊曰考武之時感蒟醬叩竹杖則開牂柯越

漢書曰武帝登封泰山封禪書曰勒功中岳續漢書曰羣臣上言宜封

泰山詔曰遠遣吏上壽盛稱虛美餘並已見上文超長懷以遐念若循環之無賜尚書

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方言曰賜盡也較面朝之煥炳次後庭之倚

靡言先明面朝次至後庭也廣雅曰較明也周禮曰壯當熊之

忠勇深辭犖之明智漢書曰孝元馬昭儀上幸虎園闢獸熊

皆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當

熊婕妤對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身當之元帝嗟嘆

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皆漸又曰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乎楚辭曰招貞良與明智衛髮以光鑒趙輕體之纖麗漢武故事曰衛子夫得幸頭解上見其美髮悅之左傳叔向母曰昔有仍氏生女黥黑而甚美光可以鑑廣雅曰鑑照也荀悅漢紀曰趙氏善舞上悅之事由體輕咸善立而聲流亦寵極而禍侈故曰聲流緣廢自裁故曰禍侈津便門以右轉究吾境之所暨漢書武帝紀曰三年作便門橋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掩細柳而撫劍快孝文之命帥周受命以忘身明戎政之果毅距華蓋於壘和案乘輿之尊轡肅天威之臨顏率軍禮以長擡輕棘霸之兒戲重條侯之倨貴方曰掩止也掩與揜同漢書曰孝文後六年匈奴大入邊遣宗王劉禮軍霸上祝茲侯徐厲軍棘門河內守周亞夫軍細柳帝勞軍至霸上棘門直馳入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持滿上至不得入於是上使使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壁門士謂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天子乃案轡徐行至中營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文帝曰嚮者霸上棘門軍如兒戲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六韜曰為將者受命忘家當敵忘身左氏傳君子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華蓋已見上文壘營也和軍營之正門也左氏傳齊侯曰天威不遠顔尺說文曰擡拜舉手下也因利切漢書曰丞相條侯至貴倨也杜預左傳注曰倨傲也索杜郵其焉在云孝里之前號惘輟駕而容與哀武安以興悼爭伐趙以徇國定廟筭之勝負扞矢言而不納反推怨以歸咎未十里於遷路尋賜劍以刎首嗟主闇而臣嫉禍於何而不有杜郵亭名在咸陽西今謂之孝里辛氏三秦記曰畢陌西北有孝里畢陌西有白起墓惘猶罔罔失志之貌也楚辭曰遵赤水而容與史記曰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為武安君秦使王陵攻趙邯鄲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曰邯鄲未易攻也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終不肯行秦圍邯鄲弗能

拔武安君曰不聽臣言今何如矣秦王聞之怒遣白起不得留
咸陽中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劍
自殺昭王昭襄王也廟號已見上文尚書曰率籲衆感出矢言
何休公羊注曰刎割也孫卿子曰主闇於上臣詐於下俱害之
道杜篤吊比干文曰聞主之在上豈忠諫
之是謀西京賦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

窺秦墟於渭

城冀闕緬其堙盡見陞殿之餘基裁岐蛇以隱

麟聲

曰墟故所居也史記曰秦孝公作爲咸陽築冀闕緬盡
貌也亡衍切岐蛇類貌也司馬相如哀二世曰登岐蛇

麟絕起貌想趙使之抱壁劉睨楹以抗憤

得趙壁無意

償趙城相如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
却立倚柱曰臣觀大王無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

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
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乃辭謝劉睨目清貌也燕圖窮

而荆發紛絕袖而自引

史記曰荆軻獻燕督亢之地圖
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

而起袖絕以其匕首搥秦王不中搥丁鴻切筑聲厲而

高奮狙潛鈔以脫臚

史記曰荆軻之客高漸離變名姓
近之高漸離乃以鈔置筑中舉筑扑秦皇帝不中遂誅

論衡曰高漸離舉筑擊秦王中臚秦王病瘡死蒼頡篇
曰狙伺候也七豫切尚書刑德放曰臚者脫去人之臚

也郭璞三蒼解詁曰臚據天位其若茲亦狼狽而可愍

膝蓋瞞音各一音格字

尚書曰伊尹曰天位艱哉文字集略曰狼狽猶狼跋也

孔叢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

狼狽失據塊然簡良人以自輔謂斯忠而鞅賢寄苛制

於捐灰矯扶蘇於朔邊

史記曰商君者衛之諸庶孽子
灰於道者又曰李斯者上蔡人也始皇以斯爲丞相始

皇長子扶蘇監兵上郡始皇崩與趙高謀詐爲受始皇

命立子胡亥爲太子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扶蘇不孝其

賜劔以自殺扶蘇爲人仁即自殺賈逵國語注曰苛煩

矯稱詐以爲是儒林填於坑穽詩書煬而爲煙

生為始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案問諸生諸
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四人皆坑之咸陽又曰李斯曰臣
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詣守尉雜
燒之廣雅曰穽阮也才性切郭璞方言注曰今江東呼火熾
猛為煬余亮切國滅亡以斷後身刑輟以啓前商法焉得以宿
黃犬何可復牽史記曰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
告商君反商君亡至開下欲舍客舍人
不知其是商君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嘆曰嗟
乎為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秦惠王車裂商君鄭玄周禮注曰
車裂曰輶史記曰李斯具五刑出獄與其子俱執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
可得乎遂夷三族商鞅李斯各有食邑故野蒲變而成
脯苑鹿化以為馬風俗通曰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東蒲
為脯二世不覺史記曰趙高欲為亂
恐羣臣不聽乃先驗持鹿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也假讒逆以天權
鉗眾口而寄坐春秋元命苞曰赤受命持
天權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兵在頸而顧

問何不早而告我願黔黎其誰聽惟請死而獲可國語

單襄公曰兵在其頸不可久東征賦曰惕覺寤而顧問史記曰趙
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與其女婿閻樂謀易置上樂遂斬衛令二
世怒召左右皆惶擾不關傍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
曰公何不蚤告我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
得至今閻樂前即告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吾願得郡
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願與妻子為黔首弗許閻樂
麾其兵陵二世乃自殺兵在頸已見東京賦健子嬰之果決敢討賊以紓禍
勢土崩而莫振作降王於路左史記曰趙高立公子嬰
為秦王子嬰與其子二
人謀曰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
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果自往子嬰遂刺殺高於齋
宮廣雅曰果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紓除也漢書徐樂
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秦之末世是也人困
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賈蕭收圖以相
達國語注曰振救也子嬰降已見上文
劉料險易與眾寡史記沛公至咸陽蕭何獨先入收
秦丞相御史圖書藏之漢所以具

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說文曰
料量也孫卿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又曰識衆寡之用者
勝羽天與而弗取冠沐猴而縱火史記曰客有說張耳
也答又曰或說項王關中可都項王見秦皆已燒殘破又
心懷思欲東歸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
晏曰沐猴彌猴也漢書曰羽屠咸陽貫三光而洞九泉
燒其宮室楚辭曰若縱火於秋蓬
曾未足以喻其高下也鄧析子曰賢愚之相覺若九地
舍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三光日月星也燕丹子曰死懷恨入於九泉感市閭之叢井歎
尸韓之舊處丞屬號而守闕人百身以納贖豈生命
之易投誠惠愛之洽著許望之以求直亦余心之所惡
思夫人之政術實幹時之良具苟明法以釋憾不愛才
以成務弘大體以高貴非所望於蕭傳漢書曰韓延壽字長公燕

人也爲東郡太守爲天下最代蕭望之爲左馮翊望之
遷御史大夫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會御史問
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知即案劾望之在馮翊
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上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
實而延壽竟坐弃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百姓莫不
流涕說文曰葢麻蒸也阻留切然葢井即渭城賣蒸之
市也延壽被誅丞屬無守關者而趙廣漢就戮則有之
恐潘誤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論語子貢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許以爲直者說文曰許面相斥罪左氏傳
穆叔曰齊人釋憾於弊邑之地又魏驥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周易曰開物成務莊子曰襄公之應司馬曰
夷知大體者也漢書曰蕭望之左遷太子太傅造長
山而慷慨偉龍顏之英主習中豁其洞開羣善湊而必
舉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又曰高祖葬長陵三秦記
曰秦名天子冢曰長山漢曰陵故通名山陵漢書曰
高祖意豁如也王命論曰英雄陳力羣善必舉也存威
高祖之大略也潘元茂九錫文曰羣善必舉也
格乎天區亡墳掘而莫禦臨揜坎而累抃步毀垣以延

佇尚書周公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范曄後漢書曰赤眉焚西京宮室發掘園陵又光武詔曰脩復西京園陵爾雅曰揜蓋也郭璞曰謂覆蓋王逸越安陵而楚辭注曰擊手曰扑楚辭曰結幽蘭而延佇無譏諒惠聲之寂寞漢書曰惠帝葬安陵穀梁傳曰公弔爰絲之正義伏梁劔於東漢而絕端薛君韓詩章句曰寂無聲之貌也漢靜也郭漢書曰爰盜字絲楚人也為楚相病免家居梁孝王欲求為嗣盜進說王以此怨盜使人刺殺盜安陵郭門外盜訊景皇於陽亡奚信譖而矜謔隕吳嗣於局下蓋發怒於一博成七國之稱亂翻助逆以誅錯恨過聽而無討茲沮善而勸惡廣雅曰訊問也何休公羊傳注曰戲謔也漢書曰景帝葬陽陵又景帝為太子吳太子侍飲博奔爭道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吳太子殺之景帝即位吳錯說上令削吳地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七國反

書聞爰盜曰吳楚相遺書言賊臣晁錯擅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為名而共誅錯方今計獨斬錯發使赦七國則兵可無血刃上從其議遂斬錯又鄧公謂上曰錯患諸侯強大請削之地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帝曰公言善吾亦恨之又曰晁錯穎川人為御史大夫錯七故切今協韻七各切漢書成帝曰過聽將作大匠解萬年言昌陵三年可成無討謂不誅盜也左氏傳子鮮曰賞罰無章何以沮勸沮才與切漢書谷永曰虧德沮善些孝元於渭壑執奄尹以明貶毛萇詩傳曰沮止也些孝元於渭壑執奄尹以明貶漢書曰元帝葬渭陵奄尹謂弘恭石顯也班固漢書述曰閹尹之此穢我明德韋昭曰此病也疾移切鄭玄禮記注曰此毀也子爾切何褒夫君之善行廢園邑以崇儉褒猶贊美也夫君元帝也漢書曰元帝罷衛思園及戾園又詔曰初陵勿置縣邑過延門而責成忠何辜而為戮陷社稷之王章俾幽死而莫鞠漢書曰成帝葬延陵爾雅曰辜罪也漢書曰成帝時日有蝕之王章奏封事召見言王鳳不可任用帝謂章曰微京

兆直言吾不聞社稷計後上不忍退鳳章遂為鳳所陷
章罪至大逆死獄中爾雅曰俾使也漢書曰趙王幽死
張晏漢書曰鞠窮也謂窮問因情也恠淫嬖之勾忍勦皇
也一日勒毛萇詩傳注曰勒告也

統之孕育

小雅曰紐怙也淫嬖謂趙飛燕也漢書曰司
隸解光奏言許美人及宮史曹宮皆御幸孝

成皇帝產子隱不見又掖庭中御幸生子者輒死又飲
藥傷情者無數左氏楚令尹子上曰蜂目而豺聲忍人
也杜預曰忍行不義也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是也張舅氏之姦漸
其命孔安國曰勦截也截絕其命是也

貽漢宗以傾覆

廣雅曰張開也舅氏諸王也爾雅曰刺
貽遺也左氏傳呂相曰傾覆我國家刺

哀主於義域僭天爵於高安欲法堯而承着求終古而

不刊

漢書曰哀帝葬義陵王莽奏曰王者父事天故爵稱天子又曰封董
賢為高安侯已見西京賦論語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楚辭曰長無

絕芳終古鄭玄禮
記注曰刊削也

瞰康園之孤墳悲平后之專絜殃厥

父之篡逆蒙漢恥而不雪激義誠而引決赴丹燭以

明節投宮火而焦糜從灰燼而俱滅

漢書曰平帝葬康陵又曰孝平王皇

后莽女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
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后不合葬故曰孤墳

橋而旋軫歷敝邑之南垂

潘岳關中記曰秦作渭水橫
橋橫音光雍州圖曰在長安

北二里橫

門磁石而梁木蘭芳構阿房之屈竒疏南山

以表關倬樊川以激池役傭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為

工徒斲而未息義兵紛以交馳宗祧汗而為沼豈斯宇

之獨墮

三輔黃圖曰阿房前殿以木蘭為梁磁石為門
懷刃者止之史記曰始皇南山之巔以為關毛

萇詩傳曰倬大也三秦記曰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
為秦川一名樊川漢武上林唯此為盛史記由余曰役
鬼為之則神怒矣使人為之則人亦苦矣鄭玄周禮注
曰傭與庸通漢書高祖曰吾以義兵誅殘賊禮記曰遠
廟為祧又邾婁定公曰臣弑君殺其人壞其室洿
其宮而渚焉汙與洿古字通音烏方言曰墮壞也由偽

新之九廟夸宗虞而祖黃驅吁嗟而妖臨搜倭哀以拜

郎漢書王莽下書曰定有天下號曰新又王莽九廟一曰黃帝二曰虞帝三曰陳王四曰齊敬王五曰濟北

惠王六曰濟南伯王七曰元城孺王八曰陽平頃王九

曰新都顯王又曰鄧睦于匡起兵南鄉莽愈憂不知所

出崔發曰周禮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乃率羣臣至

南郊搏心大哭諸生甚悲哀及能誦策文除以為郎也

誦六藝以飾效焚詩書而面牆心不則於德義雖異術

而同亡漢書曰王莽立樂經徵天下通一藝皆詣公車焚詩書已見上文尚書曰不學牆面左氏傳富

辰曰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班固漢書王莽贊曰昔秦

焚詩書以立私義莽誦六藝以文效言同歸殊塗俱用

滅宗孝宣於樂游紹衰緒以中興漢書音義應劭曰宣

亡贊曰可謂中興侔不獲事于敬養盡加隆於園陵兆惟

德殷宗周宣矣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隱王母之非命縱

聲樂以娛神漢書孝武衛皇后生戾太子太子納史良娣產子男進號

人男是為孝宣帝即位乃葬衛后追謚曰思后故太子謚曰戾史良娣

曰戾夫人史皇孫曰悼母曰悼后悼園稱奉明園潘岳關中記曰宣帝

父曰悼皇考母曰悼夫人墓曰奉明園后曰思后以倡優雜伎千人樂

思后園今所謂千人鄉者是也兆塋也詢宣帝名也毛詩曰召彼故老

訊之占夢毛萇詩傳曰隱痛也王雖靡率於舊典亦觀過而知爾雅

母思后也爾雅曰父之妣為王母循也尚書曰舊典時式論語子曰人憑高望之陽隈體川陸之汗隆

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廣雅曰憑登也長安圖曰高望堆延興門南入里隈

厓也鄭玄周禮注曰體分也漢書音義或曰汗下也開襟乎清暑之

館游目乎五柞之宮曹植閑居賦曰愬寒風而開襟清暑謂甘泉也西

清暑楚辭曰忽反顧而游目五柞在盤厓交渠引漕激湍生風曹渠已見上文乃有昆明池乎其中

漢書武帝發謫穿昆明池其池則湯湯汗汗滉漾彌漫浩如河漢西都賦曰集乎豫

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

之無厓古詩曰皎皎河漢女

日月麗天出入乎東西旦似湯參類

虞淵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西京賦曰日月於乎出象扶桑與濛汜淮南子曰日出湯谷又曰日入虞淵之汜曙於濛谷之浦

昔

豫章之名字披玄流而特起

三輔黃圖曰上林有豫章觀西京賦曰神也靈沼黑水玄止豫章珍館揭焉中

峙儀景星於天漢列牛女以雙峙

儀謂法象之也毛萇詩傳曰京大也大戴禮曰漢天漢宮閣疏曰昆

明池有二石牽牛織女象也

岳萬載栗傾奄摧落於十紀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武帝元狩三年

擢百尋之層觀今數仞之餘趾

周禮注曰八尺曰尋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說文曰趾基也

振鷺于飛鳬躍鴻漸

毛詩曰振鷺于飛鴻漸而下曰漸

乘雲頡頏隨波澹淡

毛萇詩傳曰飛而上曰頡頏而下曰漸

驚波唼喋蔭茨

漢書出沒之兒高唐賦曰浮淫汎濫隨波澹淡

於淶沼青薈蔚乎翠瀨

說文曰薈草茂也夫袁切

伊茲池之肇穿肄水戰

於荒服志勤遠以極武良無要於後福

釋穿池之意也言志在勤於遠略以極武功良無要於已後之福也福謂

有贍乎原陸在皇代而物土故毀之而又復

尚書曰海物惟錯字書曰贍足也皇代謂晉也言在皇代物其土宜故前毀之而今又復左氏傳賓媚人曰先

情同整檝權收罟課獲引繳舉效鰥夫有室愁民以樂

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廣雅曰課第也謂品第也謂品第其所獲也杜預左氏傳曰效致也謂其舉所致

徒觀其鼓柁迴輪灑釣投網垂餌出入挺義

來往言欲迴輪必先鼓柁也郭璞方言曰今江東人呼或為綸毛萇詩傳曰綸也灑亦投也挺拔

織經連白

也義取魚義也西京賦曰義族之所攬掬

織經連白

織經連白

織經連白

織經連白

鳴根厲響貫鰓尾掣三牽兩

以白羽連綴網也連白

上於水中二人對引之說文曰根高木也以長木叩舷為聲言曳纖經於前鳴長根於後所以驚魚令入網也淮南子曰魚者扣舟而擊也音的字書曰掣牽也

於黏微

杜預注曰網者為大網以綴繫鉤羅屬著網鉅鉤也說文曰黏相著也女廉切又曰微

大索也言魚黏於網故曰黏微也華魴躍鱗素鱖揚

鬚

鬚已見雍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霍霍霍

周禮曰內饗中士鄭玄曰饗者割烹煎和之稱也鸞刀已見東京賦紅鮮紛其初載賓旅

竦而遲御既餐服以屬厭泊恬靜以無欲迴小人之腹

為君子之慮

傅毅七激曰膾其鯉魴積如委紅張衡七辨曰鞞洛之鱗割以為鮮薛君韓詩章句

曰載設也毛萇詩傳曰南方有魚遲之也然遲思待之也毛詩曰以御賓客左氏傳曰梗陽有獄其大宗賂以

女樂魏子將受閭沒女寬將諫饋入三歎曰始至恐其

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

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獻子辭梗陽人賂廣雅曰恬泊靜也老子曰我好靜而民

自正我无欲爾乃端策拂茵彈冠振衣

言將還也詩慎淮南子

而民自朴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也毛詩曰文茵暢轂楚辭曰新徘徊豐鎬如渴如飢心

翹慙以仰止不加敬而自祗

思曰君若飢渴待賢企佇

也毛詩曰高山仰止禮記曰豈三聖之敢夢竊十亂之

或希

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

曰吾不復夢見周公尚書曰子有亂臣十人馬融論語

注曰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

生南宮适其一人謂文經始靈臺成之不日惟豐及鄩

母也廣雅曰希庶也仍京其室庶人子來神降之吉積德延祚莫二其一

已見上文毛詩曰作邑於鄴又曰宅是鎬京左氏傳季
梁曰人和而神降之福史記曰古公積德行義國人皆
戴之漢書翼奉上書曰永世延祚不亦優乎莫二其一
謂周祚延之長唯有其一莫能為二蔡邕胡黃公頌曰
參其求惟此邦云誰之識越可略聞而難臻其極言誰
二也言難識也馬融廣成頌曰三五以來子贏鋤以借父訓
越可略聞周禮嘉量銘曰允臻其極子贏鋤以借父訓
秦法而著色耕讓畔以閑田沾姬化而生棘蘇張喜而
詐騁虞芮愧而訟息漢書賈誼曰商君遺禮義秦俗日
敗借父耰鋤慮有德色音義曰假
與父鋤而德之尚書傳曰虞人與芮人質其成於文王
入文王之境則見其人萌讓為士大夫入其國則見士
大夫讓為公卿二國相謂曰此其君亦讓以天下而不
居也讓其所爭以為閑田毛萇詩傳曰耕者讓畔行者
讓路蘇秦張儀已見上文由此觀之士無常俗而教有定式上之遷
下均之埏埴漢書董仲舒曰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
之在鈎唯甄者之所為如滴曰陶家作器

於鈎上杜預左氏傳注曰均平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
埏埴河上公曰埏和也埴土也謂和土以為器也埏失然切
力切五方雜會風流溷淆情農好利不昏作勞密邇獫
狁戎馬生郊漢書曰秦地五方雜錯風俗不純富人則
曰情農自安不昏作勞左氏傳曰以魯國之密邇仇而
制者必割實存操刀言在於化也漢書賈誼曰黃帝云操
刀必割左氏傳子產曰大官大邑而
使學者制焉猶未人之升降與政隆替杖信則莫不用情
能操刀而使之割左氏傳子展曰杖德莫如信杖信以
無欲則賞之不竊待晉不亦可乎論語子曰上好信則
人莫敢不用情又曰季康子患盜孔雖智弗能理明弗
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也雖智弗能理明弗
能察信此心也庶免夫戾言已雖無才能然任其才信
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如其禮樂以俟來哲論語冉求

樂以俟君子幽通賦
日訊來哲以通情

文選卷第十

文選卷第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韻賜胡氏
果尔少枝

廣圀

彭州
張鑒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遊覽

王仲宣登樓賦一首

孫興公遊天台山賦一首并序

鮑明遠蕪城賦一首

宮殿

王文考魯靈光殿賦一首并序

何平叔景福殿賦一首

遊覽

登樓賦

盛弘之荆州記曰當陽縣城樓王仲宣登之而作賦

王仲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獻帝西遷粲從至長安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後太祖辟為右丞相掾魏國建為侍中卒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

以銷憂 馮衍顯志賦曰伏

秀之華英孫卿子曰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賈逵國語注曰暇閑也暇或為假楚辭曰遷逡次而勿驅聊假日以消時邊讓章華臺賦曰冀彌日以覽斯宇之所處

芳實顯敞而寡仇

說文曰屋宇邊謂樓之宇也西京賦曰顯敞禁室靜幽蒼頡篇曰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

敞高顯也爾雅曰仇匹也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挾猶帶也爾雅曰仇匹也

背墳衍之廣陸兮臨阜隰之沃流

杜預左氏傳注曰陸沃灌也北彌陶牧西接昭上

北彌陶牧西接昭上

爾雅曰彌終也謂終極也盛

陶朱公冢其碑云是越之范蠡而終於陶爾雅曰郊外日牧荆州圖記曰當陽東南七十里有楚昭王墓登樓則見所華實蔽野黍稷盈疇

春秋文耀鉤曰春致其謂昭上華實蔽野黍稷盈疇時華實乃榮說文曰疇耕治之田也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

留

楚辭曰雖信美而無禮北征賦曰曾遭紛濁而遷逝留不得乎少留說文曰曾謂辭之舒也

芳漫踰紀以迄今

紛濁喻代亂也楚辭曰吸精粹而吐

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毛詩曰以迄于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

韓詩曰眷眷懷顧毛詩曰豈不懷歸毛憑軒檻以遙望

其曰懷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任當也

兮向北風而開襟

言感北風逾增鄉思也小雅曰馮依也漢書曰天子自軒檻上墜銅丸韋

昭曰軒檻殿上欄軒上板也風賦曰平原遠而極目兮

有風颭然而至王乃披襟而當之

蔽荆山之高岑楚辭曰目極千里傷春心漢書臨沮縣

路透迤而脩迴兮川既漾而上而濟深曰迤迤長貌也爾雅

江之漾矣不可方思薛君曰漾長也悲舊鄉之壅隔兮

毛詩曰濟有深涉爾雅曰濟渡也涕橫隊而弗禁楚辭曰忽臨睨夫舊鄉漢中

之在陳兮有歸歟之歎音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曰

歸歟鍾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左氏傳曰晉侯

儀問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

使稅之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樂

操土風不忘舊也史記曰陳軫適楚秦惠王曰子去寡

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昔越人莊舄仕楚執珪

有頃而病楚王曰舄故越之思故在其病也彼思越則

貴矣亦思越不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也

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人往聽之猶尚越人情同於懷

士兮豈窮達而異心窮謂鍾儀達謂莊舄論語子曰小

秋曰道德於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

此窮達一也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尚書

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賈逵國語注曰觀望也翼王

孔安國曰王道平直也高衢謂大道也懼匏瓜之徒懸兮畏

井渫之莫食鄭玄曰井渫不食為我惻惻鄭玄曰謂已浚

仕而得祿周易曰井渫不食為我惻惻鄭玄曰謂已浚

渫也猶臣脩正其身以事君也張璠曰可為惻然傷道

未行也然不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

以被任用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毛詩

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曰步徙倚風蕭瑟而並興兮天

慘慘而無色

楚辭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通獸狂

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

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大戴禮夏

小正曰鳴也

原野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者相命也

但有人征夫而已周易曰闕其戶闕其無心悽愴以感發

兮意忉忉

達丁感切而惜惻惻

恒恒毛萇曰恒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曾臆

恒猶忉忉也

彪上林賦注曰除樓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交夜參半

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公泊濮水夜分而聞有鼓瑟

者毛詩曰耿耿不寐易曰初九盤桓利居

貞廣雅曰盤桓不進也毛詩曰展轉反側

遊天台山賦并序支遁天台山銘序曰余覽

孫興公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章安令稍遷散騎常

侍領著作郎尋轉廷尉卿卒

天台山者蓋山嶽之神秀者也

廣雅曰涉海則有方丈蓬

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

方丈蓬萊皆海中名山也爾雅

曰天台四明相接連四皆玄聖之所遊化靈仙之所窟

宅

名山略記曰天台山即定夫其峻極之狀嘉祥之

美

毛詩曰嵩高維嶽極窮山海之環富盡人神

之壯麗矣

瑋蒼曰瑰所以不列於五嶽闕載於常典

者

爾雅曰太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豈不

以所立冥奧其路幽迴

冥奧者冥冥深奧或倒景於重

溟或匿峯於千嶺重溟謂海也山臨水始經魑魅之塗

卒踐無人之境杜預左氏傳注曰魑山神魅怪舉世罕

能登陟王者莫由裡祀劉北穀梁注曰舉盡也楚辭曰

傳曰精意以故事絕於常篇名標於奇紀廣雅曰絕

常典也廣雅曰標書然圖像之興豈虛也哉非夫遺世

翫道絕粒茹芝者烏能輕舉而宅之列仙傳曰赤松

穀孔安國尚書傳曰米食曰粒音立列仙傳讚曰吞水

須茹芝莖斷食休糧以除穀氣廣雅曰茹食也讓慮切

楚辭曰願輕非夫遠寄冥搜篤信通神者何肯遙想

而存之言非寄情遐遠搜訪幽冥篤信余所以馳神運

思晝詠宵興俛仰之間若已再升者也莊子老聃謂

王弼周易注曰若辭也臞音劬方解纓絡永託茲嶺將方猶

纓絡以喻世網也說文曰嬰繞也纓不任吟想之至聊奮藻

以散懷翰墨以奮藻

太虛遼廓而無閼運自然之妙有太虛謂天也自然謂道也

言大道運彼自然之妙一而生萬物也管子曰虛而無形謂

之道鵬鳥賦曰寥廓忽荒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

莫知所出故曰自然王弼曰自然無義之言窮極之辭也又

曰妙者極之微也老子曰道生一王弼曰一數之始而物之

極也謂之為妙有者欲言有不見其形則非有故謂之妙欲

言其物由之以生則非無故謂之有也斯乃無中之有謂之

謂之太極春秋謂老子論曰道者自然易融而為川瀆結而為

山阜老子曰三生萬物鍾會曰散而為萬物也融猶銷也嗟

台嶽之所奇挺寔神明之所扶持廣雅曰挺出也魯靈光

殿賦序曰豈非神明依

文十一

憑支持者也 蔭牛宿以曜峯託靈越以正基天台越境故云牛宿也漢書曰越地牽牛

之分 結根彌於華岱直指高於九疑結猶固也南都賦曰結根竦本華岱九疑

皆山名也劉瓛周 應配天於唐典齊峻極於周詩配猶對也左氏

傳周史謂陳侯曰姜太嶽之後也山嶽則配 邈彼絕域幽邃

窈窕 室逸楚辭注曰邈遠也絕遠也魯靈光賦曰璇 近智

以守見而不之之者以路絕而莫曉近智猶小智也爾雅

所見而不之假有之者以其路斷 晒夏蟲之疑冰整輕翻

而思矯融言淺近小智同乎夏蟲今既晒之故整翻思矯也馬

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司馬彪曰理無隱而不彰啓二

奇以示兆劉向列女傳曰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 赤城霞

起而建標早瀑布飛流以界道支遁天台山銘序曰往

徑孔靈符會稽記曰赤城山名色皆赤狀似雲霞懸雷

千仞謂之瀑布飛流灑散冬夏不竭天台山圖曰赤城

山天台之南門也瀑布山天台之西南南峯水從南巖懸

注望之如曳布建標立物以為之表識也戰國策曰舉

標甚高界道謂為道疆界也法 覩靈驗而遂徂忽乎

吾之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尋不死之福庭楚辭曰仍羽

留不死之舊鄉王逸曰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 苟台嶺

之可攀亦何羨於層城薛君韓詩章句曰羨願也淮

有層城九 釋域中之常戀暢超然之高情老子曰域

重是也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老子 被毛褐之森森振金策之鈴

鈴七啓曰余好毛褐未暇此服 披荒榛之蒙龍陟峭

鈴也金策錫杖也鈴鈴策聲

披荒榛之蒙龍陟峭

披荒榛之蒙龍陟峭

崿之崿嶸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孫子曰草樹蒙

濟栖由溪而直進落五界而迅征顧愷之啓蒙記注曰

謝靈運山居賦曰凌石橋之莓苔越櫓溪之紫紆注曰

所居往來要經石橋過櫓溪人迹不復過此櫓字雖殊

並酉留切落邪行也五界五縣之界孔靈符會稽記曰

此山舊名五縣之餘地五縣餘姚鄞句章剡始寧服虔

漢書注曰跨穹隆之懸磴鄧臨萬丈之絕冥穹隆長曲

曰閣道穹隆懸磴石橋也顧愷之啓蒙記曰天台山石

橋路逕不盈尺長數十步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冥幽

也踐莓苔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莓苔即石橋之上石壁

之名也異苑曰天台山石有莓苔之險孔靈符會稽記

曰赤城山上有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橋上邊有過

運纜容數人仲長子昌言曰攬居木之長蘿援葛

斧帳翠屏之不坐莓音梅求萬鬼之飛莖顧愷之啓蒙記注曰濟石橋者搏巖壁

萬鬼之飛莖援女蘿葛莖之莖毛詩曰南有樛木葛

苗蘿系之毛萋曰木下曲曰樛爾雅曰雖一冒於垂堂乃求

存乎長生漢爰盎諫上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老

流丹服子必契誠於幽昧履重嶮而逾平幽昧謂道也鍾

之長生冥晦昧故既克濟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言其道嶮曲

稱爲玄篤首陽山賦曰九折萎嶮而恣心目之寥朗任緩步之

從容列子曰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曰恣目之所欲

虛空也毛萋詩傳曰朗明也列子曰子藉慈萋萋之

華之容緩步閑視尚書曰從容以和藉夜萋萋之

纖草蔭落落之長松以草薦地而坐曰藉楚辭曰春

長松落落卉木蒙蒙覲翔鸞之裔裔聽鳴鳳之嗷嗷也爾雅曰

嗷嗷和也過靈溪而一濯疏煩想於心曾靈溪溪

聲之和也

名也廣

雅曰濯洗也賈逵國語注曰疏除也蕩遺塵於旋流發五蓋之遊蒙因一

假言也六塵虛假而能不住故曰蕩雖遣而未盡故曰遺中論曰六塵色聲香味觸法高誘淮南子注曰旋

流深淵也身意皆淨而能不離故曰發五蓋非真而蔽己善行故曰遊大智度論曰五蓋貪欲瞋恚睡眠調戲

疑悔禮記曰昭然發蒙五蓋或為神表追羲農之絕軌躡二老之玄蹤義

伏羲神農也廣雅曰軌跡也又曰躡履也二老老子老萊子也史記曰老子者楚苦縣人名耳字聃姓李氏見

周之衰乃遂去西至關關令曰子將隱矣強為我著書乃著上下二篇言道德之意又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

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脩道而養壽也劉向別錄曰老萊子古之壽者陟降信宿迄于仙

都毛詩曰陟降廷止毛萇曰陟降上下左氏傳曰凡師

海島中有石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雙闕雲竦以夾路瓊臺中天而懸居朱闕玲瓏於林間玉堂陰映于高隅

注曰天台山列雙闕於青霄亭上有瓊樓瑤林醴泉仙

物畢具十洲記曰承淵山金臺至玉樓流精之闕瓊華之

室西王母之所治真官仙靈之所宗也晉灼漢書注曰玲瓏明兒貌彤雲斐亶以翼櫺

暎鳥日爛晃於綺疏斐亶文貌翼猶承也櫺窓閒子也

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薛綜西京賦注曰疎刻穿之也然刻為綺文謂之綺疎也八桂森

挺以凌霜五芝含秀而晨敷其大也賁隅音番禺神農本草經曰桂葉冬夏常青不

枯又曰赤芝一名丹芝黃芝一名金芝白芝一名玉芝

馮衍顯志賦曰食五芝之茂英惠風佇芳於陽林醴泉

涌溜於陰渠注曰陽林生於山南史記曰崑崙山上有醴泉建木滅

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泉狀如醴陰渠山北之渠建木滅

景於千尋琪樹璀璨而垂珠淮南子曰建木在廣都

衆帝所自上下日中無

景呼而無響蓋天地之中也山海經曰神人之亡有建木百仞無枝又曰崑崙之墟北有珠樹文玉樹玕琪樹

俱切瓊七罪切王喬控鶴以冲天應真飛錫以躡虛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餘年後人於山上見之告我家於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頭毛萇詩傳曰控引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不蜚蜚乃冲天百法論曰并及八輩應真僧然應真謂羅漢也大智度粵神變論曰菩薩常應二時頭陀常用錫杖經傳佛像馬神變之揮霍忽出有而入無變出於衆有而入無爲也淮南

子曰出於無爲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王逸楚辭注有入於無爲於是遊覽既周體靜心閑曰閑靜也害

馬已去世事都捐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黃帝曰請問爲天下

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但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郭璞曰馬以過分爲害歸田賦曰與世事乎投刃皆虛目牛無全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屠牛長辭

臣好者道進乎技矣臣始解牛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凝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今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也凝

思幽巖朗詠長川廣雅曰凝止也爾乃羲和亭午遊氣

高褰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法鼓琅

以振響衆香馥以揚煙鼓法華經曰擊大鼓法肆觀天宗

爰集通仙天宗謂老君也通仙謂衆仙也其通猶通挹

以玄玉之膏嗽以華池之泉毛萇詩傳曰挹斟也山海

之所出郭璞曰言玉膏中又出散以象外之說暢以無

生之篇象外謂道也周易曰象者像也荀彖列傳彖答

之意故蘊而不出矣無生謂釋典也維摩詰悟遣有之

不盡覺涉無之有間言道釋二典皆以無爲宗今悟

無為是而涉之涉之而有聞言皆滯於泯色空以合跡

忽即有而得玄道教忽於有而得於玄郭象莊子注曰

泯平泯也又曰本末內外暢然俱得泯然無跡維摩經

喜見菩薩曰色色空為二色即是空非色滅空色性自

空如是受想行識識空為二識即是空非識性自空於

其中通而達者為入不二法門有謂有無為本然王以

注曰凡有皆以無為本無以有為功將欲寤無必資於有故

凡有皆有而得玄也王弼釋二名之同出消一無於三幅

又曰玄冥黑無有也二名即有名物無名物母也言二

釋謂解說令散也二名即有名物無名物母也言二

名雖異釋之令同出於道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有

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微此

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王弼曰兩者謂之始與母也

同出於玄也異名所施不同也在首則謂之始終則謂

之母也訓暢令盡也三幅色一也色空二也觀三也言

三幅雖殊消令為一同歸於無也欲敬觀與謝慶緒書

論三幅義曰近論三幅諸人猶多欲既觀色空別更觀

識同在一有而重假二觀於理為長然敬輿之恣語樂

意以色空及觀為三幅識空及觀亦為三幅

以終日等寂默於不言夫言從道生道因言暢道之因

不言莊子曰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也又渾萬象以

曰言無言終身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

冥觀元同體於自然是已不見物之為物故渾齊萬像

以冥觀元然同體於自然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

象咸載冥昧也言不顯視也元無知之貌也自然已見

蕪城賦四言集云登廣陵故城漢書曰廣陵

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鮑明遠約

非廣陵厲王皆都焉

宋書鮑昭字明遠文辭贍逸世祖時昭為

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昭

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昭才

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瑱為荊州昭為前

軍掌書記之任子
填敗為亂兵所殺

湔弭迪以平原湔相連漸平之貌也廣雅曰南馳蒼梧

漲張海北走聲紫塞鴈門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

陳茂常渡漲海如滄漢書注曰走音奏趨也崔豹古今

注曰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

有鴈施以漕渠軸以崐崗左氏傳曰施引也漕渠邗溝也

杜預曰通糧道說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

崗廣陵之鎮平也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崐崗

或為陸軸或為袖重江復關之隩四會五達之莊江曰

重濱帶江南曰復蒼頡篇曰隩藏也洛陽記曰銅駝當

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當

昔全盛之時車挂轆衛人駕肩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

車轂擊人肩摩說文曰轆車軸端也杜

預左氏傳注曰駕陵也謂相迫切也

沸天鄭玄周禮注曰塵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開閭也

孳茲貨鹽田鏹利銅山海聲類曰孳蕃也孳滋古字通也

削平也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才力雄富士馬精

銅山吳王鼻盜鑄錢煮海水為鹽

妍班固傳贊曰材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曄後漢故能多

秦法佚周令軼通西都賦曰覽秦制跨周法劃崇墉刻

濬洫圖脩世以休命字林曰佳刀曰劃刻謂除消其土

注墉謂城洫池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其有國家令問

長世尚書曰俟天休命春秋元命苞曰命者天之命也

是以板築雉堞之製井幹寒烽櫓之勤郭璞曰板築牆上

下板築杵頭鐵脊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

杜預左氏傳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

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格高五嶽袤廣三墳

飭也郭璞上林賦注曰櫓望樓也

蒼頡篇曰格量度也五嶽已見天台賦南北曰袤三墳
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
莫大於河墳 崒崒若斷岸直聳六似長雲 崒崒高峻也製
此蓋三墳

磁石以禦衝糊頰壤以飛文三輔黃圖曰阿房宮以磁石為門懷刃者止之廣雅

日衝突也字書曰糊黏也戶徒切毛 觀基局之固護將

萬祀而一君說文曰局外閑之關也凡文士之言基局

言牢固也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王逸廣

經曰郡城吳王濞所築然自漢迄于晉末故云出入三

代五百餘載也漢書賈誼上疏曰高帝瓜分天下王功

也澤葵依井荒葛冒塗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壇羅

虺蜺盛逼階闕磨居 魑王逸楚辭注曰為鬼為蜺為蠱毛萇曰蠱短狐

也公羊傳曰有麋而角劉兆曰麋 木魅莫山鬼野鼠城

狐說文曰魅老物精也莫愧切楚辭九歌有祭山鬼漢

城有狐兔高 風嘩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狼

墟多鳥聲 鷹厲吻寒鳴厲摩也鄭玄周禮注曰吻口邊也

赫火燎切郭璞爾雅注曰雛 伏賦藏虎乳血殮膚字書

生而能自食者謂鳥子也 崩榛塞路崢嶸古道漢書

爾雅曰豺白虎豺戶甘切 崩榛塞路崢嶸古道漢書

注曰榛木叢生也廣雅曰崢嶸深冥也韓詩曰肅肅兎

且施于中道薛君曰中道道中九交之道也仇悲切

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

稜稜霜氣蔌蔌風威稜稜霜氣嚴冬之貌蔌蔌鹿切孤蓬自

振驚砂坐飛無故而飛 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

廣雅曰灌叢也王逸楚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通池

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城濠

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城濠

辭注曰草木交曰薄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城濠

也峻隅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王逸楚辭注凝思寂

聽心傷已摧凝思高山賦曰若夫藻扃黼帳歌堂舞閣之

基琰淵碧樹弋林釣渚之館藻扃扃施藻畫也司馬相

帳高張琰淵玉池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楚辭

也碧樹玉樹也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跋跋又曰爵馬同轡皆薰歠

燼滅光沉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草東都妙姬南

國麗人蕙心紈質玉貌絳脣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

京洛即東都也曹子建詩曰南國有佳人華容若桃李

左九嬪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好色賦曰腰如束

素蘭蕙同類紈素兼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頰頰臻玉貌起楊雄蜀都賦曰姚朱頰離絳脣莫

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

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龍出入與天

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

琴按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歌曰

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

遂遂上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

有徑

宮殿

魯靈光殿賦并序

王文考范曄後漢書曰王逸字叔師南郡宜

城人也子延壽字文考有雋才遊魯

作靈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

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而止後溺

水死時年張載注

二十餘

十三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

善曰漢書景帝十三王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

傳曰程姬生魯恭王餘

漢書曰恭王徙魯好治宮室毛詩曰命于下國韋昭國語注曰曲沃在絳下故曰下國然以天子為上國故諸侯為下國

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昔魯僖公使大夫公子奚斯上新姜嫄之廟下

治文公之宮故曰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

善曰史記季友奉公子申立是為釐公釐公釐與僖同爾雅曰兆域也

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突唐突也詩云昆夷突矣

自西京未央建章

之殿皆見隳壞

未央建章西京二殿之名杜預左氏傳注曰隳毀也

而靈光巋然獨存

巋然高也善曰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

意者豈非神明

依憑支持以保漢室者也

善曰廣雅曰意疑也然其規矩制度上

應星宿

音秀亦所以永安也善曰上應星宿謂紫微垣也賦曰規矩應天上憲紫微

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

南鄙荆州也廣雅曰鄙國也藝六經也魯有周公孔子在焉

覩斯而貽

丑吏切愕視曰貽本為藝而來見此驚也

嗟乎詩人之興感

物而作

為作詩作賦

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

存乎辭德音昭乎聲

善曰韓詩曰新廟奕奕奚斯所

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左氏傳司馬侯曰先王務脩德音以享神人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

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濬哲欽明

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

者帝也濬深也哲智也又有深知欽明詩云濬哲維商

明書云放勳欽明善曰書曰粵若稽古帝堯又曰濬哲文明

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

善曰殷盛也五代周

於五代純熙之道而紹帝堯火德之運毛詩曰時純熙矣爾雅曰純大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爾雅曰紹

文十一

繼也詩含神務曰慶都生伊堯孔安國尚書傳曰堯以唐侯升為天子李尤德陽賦曰若炎唐稽古作先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又馮衍說鮑永曰社稷復存炎精更輝荷天衢以元亨

廓宇宙而作京衢道也易曰荷天之衢道大行也元善由為宙也善曰方言曰張小使大謂之廓鄭玄周易注曰人君在上位負荷天之大道鄭創業協神道而大寧皇極皇建其有極謂得中也協和謂可繼也周易曰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於是百姓昭明

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侯于魯善曰尚書曰百姓昭明詩曰九族高祖玄孫之親也爾雅曰命告也毛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介大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瑞信也諸侯錫大圭以為瑞信又以為寶

申伯之封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古者附庸百里魯五百里之封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功錫二十四等附庸方

七百里以是開居也善曰毛詩曰錫之山乃立靈光之川土田附庸又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

秘殿配紫微而為輔詩云秘宮有血紫微至尊宮斤京誠圖曰思比象於紫微春秋合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善曰言承漢明堂而在少陽之位其光昭列山郡奉高縣有明堂武帝造又曰少陽東方也又曰魯地奎婁之分野也一曰春秋說題辭曰心為天明堂以布政教言靈光承天之瞻彼靈光之為狀也則嵯峨隗切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危荒切鬼隗切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危荒切嵯峨切皆其形也善曰皆高峻之貌危荒切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國尚書傳曰吁疑怪之辭迢嶢倜儻豐麗博敞洞轆轤乎其無垠也又其形也博廣也邈希世而特

曰迢嶢高貌也倜儻非常也上林賦曰張邈希世而特樂乎膠葛之寓郭璞曰言曠遠深邈貌

文十一
十五

出羌環譎而鴻紛

羌辭也羌亦乃也善曰瑰異譎也

山峙以紆鬱隆崛

勿魚勿平青雲

屹隆屈也

此物上逮青雲善曰廣雅曰峙止也鬱塊

北點以增

耕七宏削力助繒綾陵而龍鱗

無齊限之貌

增屹深空貌繒綾汨筆磴磴五以璀璨赫

燁燁而燭坤

貌皆其形貌光輝也善曰汨淨貌磴磴高

下狀若積石之鏘鏘

又似乎帝室之威神也善曰積石

山名西都賦曰

激神岳之嶙嶙帝室天崇墉岡連以嶺

屬朱闕巖巖而雙立

陽墉墉也善曰李尤德高門擬于

閭闔方二軌而並入

閭闔天門也王者因以為門善曰

方併也周禮曰應門二轍

於是乎乃歷夫太階以造其

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

造其堂觀其狀而賦之善曰

形彩之飾徒何為乎

皓皓汨汨流離爛漫

而電燁霞駁雲蔚若陰若陽

其色狀也善曰皓白也

柱彫牆燁光盛

灌漑燐亂燁燁煌煌

音獲隱陰夏以中處

寥寥以崢嶸

寥寥崢嶸皆幽深之貌

善曰陰夏向

燿燿以燿閭闔蕭條而清冷

明也善曰燿燿燿燿

之貌燿苦晃切

燿燿燿燿

切燿土黨切閭音朗

動滴瀝以成響

驚

善曰言簷垂滴瀝繞成小響室內應之其聲似雷之驚也說文曰滴瀝水下滴瀝之也

耳嘈嘈

以失聽目

瞶瞶而喪精

言眩耀也瞶瞶目不正也善曰

視也洞簫賦曰

瞶瞶

駢密石與琅玕齊玉璫與璧英

珠也似玉尚書曰

球琳琅玕

善曰李軌法言注曰駢並也國語曰天子之室加密石焉韋昭曰密密理謂砥也

然彼以密石磨琢此亦為飾也西都賦曰裁金壁以飾璫壁英璧王之英也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玉有英華之色

遂排金扉而北入霄霤霤而晦曖

言深邃也

旋室嫵

娟以窈窕洞房叫窅而幽邃

善曰淮南子曰傾宮旋室

在崑崙閭闔之中徐幹七

喻曰連觀飛榭旋室迴房旋室曲屋也嫵娟迴曲貌西

楚辭曰嫵容脩態亘洞房西序也

脚蹠以閑宴

西序也脚蹠連閣傍小室也閑清

連貌毛萇傳曰宴

東序重深而奧祕

東序東廂也互言

曰東西廂謂之序善曰廣雅

屹鏗瞑以勿罔屑壓翳翳

以懿渟

寂莫之形也善

魂悚悚其驚斯惇惇而發悸

驚斯於此驚也善曰蘇林漢書注曰惇惇懼貌

察其棟宇觀其結構欲安心定意審其事也善曰高誘

規矩應天上憲

應天文星宿也憲法也善曰爾雅

定之方中作為楚宮毛萇曰定

倨佹雲起欽崙離樓

營室也紫微子移切陬子瑜切

其泉賦曰大夏雲譎波詭離樓衆木交加之貌長門賦

樓力三間四表八維九隅

室每三間則有四表四角

楹叢倚磻磻相扶

楹柱也善曰五

浮柱昭曄以星懸漂

嶢峴而枝拄枝柱言無根而倚立也善曰甘泉賦曰抗

浮柱之飛棟漂輕貌嶢峴不安之貌峴五

十七

結切蒼頡篇曰飛梁偃蹇是以虹拍揭遽遽而騰湊善
柱枝也誅僂切飛梁偃蹇是以虹拍揭遽遽而騰湊善
其泉賦歷倒景而絕飛梁西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崔
駟七依曰夏屋遽遽高也音渠王逸楚辭注曰湊聚也
層櫨磔塊以岌我曲枅要紹而環句善曰說文曰櫨櫨
枅柱上方木然枅櫨為一此重言之蓋有曲直之殊爾
要紹曲貌芝櫨櫨羅以戢香枝
掌枅枅而斜據各長三尺掌或作枅字善曰說文曰枅
枅上梁蒼頡篇曰櫨聚也戢香眾貌香乃立切說文曰
掌柱也取孟切枅枅參差之貌枅楚加切枅音牙毛萇
詩傳曰傍夭矯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特出之貌矯糾
據依也傍夭矯以橫出互黜糾而搏負特出之貌矯糾
表切黜於糾切搏負負荷而攢搏也下第蔚以確錯上崎嶇而重注善曰
特起貌崎嶇錯眾盛貌第扶弗切崎嶇捷獵鱗集支離分
危嶮貌崎音綺音嶇音蟻音嶇音嶇音嶇音嶇音嶇音嶇
赴善曰捷獵相散也從橫驂驛各有所趣善曰從橫四散
貌支離分散也

爾乃懸棟結阿天窗綺踈天窓高窓也綺文也踈刻鏤
阿屋四垂也綺圓淵方井反植荷藻反植者根在上而
踈已見上文圓淵方井反植荷藻葉在下爾雅曰荷
美葉種之於負淵方井之中以為光發秀吐榮菡萏披
敷綠房紫葍窈窕垂珠綠房美葉之房刻鏤為之綠色
珠珠之實窈窕也善曰爾雅曰荷其華菡萏胡感切
菡萏感切葍與芳同音的說文曰窈窕物在穴中兒張滑
切咤亦窈窕也雲藻藻龍櫨龍櫨鏤雲節畫雲氣為山節也
文龍櫨畫綠椽為龍善曰爾雅曰櫨謂之節郭璞曰節櫨
也藻與節同論語曰山節藻梲包咸曰梲者梁上櫨畫
為藻文鄭玄禮記注曰櫨謂之節郭璞曰節櫨
梁楚辭曰仰觀刻櫨畫龍蛇飛禽走獸因木生姿為
形也善曰高唐賦曰奔虎攬攀以梁倚仡奮豐而軒髻
狀似走獸或象飛禽羽獵賦曰熊羆之攀攬張揖漢書
善曰攬攀相搏持也羽獵賦曰熊羆之攀攬張揖漢書
注曰梁倚相著也仡舉頭也郭璞曰髻背上鬣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曰龍騰驤以蛇壇領若動而躩踞善曰杜預

上紀開闢遂古之初

更盡太古開闢之時帝王之君也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天地開闢曜

滿舒光楚辭曰遂

五龍比翼人皇九頭善曰春秋命歷

古之初准傳道之

皇叔皇季皇少五姓同期俱駕龍周密與神通號曰五龍又

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

人也提羽蓋乘雲車出賜谷分九河宋均曰九頭九

蓋鳥之羽

伏羲鱗身女媧蛇軀曰伏羲女媧蛇身而人面

有大聖之德

鴻荒朴略厥狀眡眡質也略野

略上古之世為鴻荒之世也盡其形亦質而略眡眡質也略野

之形善曰法言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尚書璇璣鈴曰帝

譽以上朴略有象難傳西京賦曰眡

煥炳可觀黃帝唐

虞至於煥炳可觀唯黃帝堯舜以來易曰黃帝堯舜垂衣

軒冕以庸衣裳有殊車曰軒冠曰冕庸用也作此車服

上曰衣下曰裳有功者

下及三后嫫妃亂主皆盡其形也三

曰國語史蘇曰昔夏桀妹嬉有寵而亡夏殷辛

烈士貞女

忠臣屈原子胥之等孝子申生伯奇之等賢愚成

敗靡不載叙

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也惡以誠世善以

示後

善曰家語曰孔子觀於明堂觀四墉有堯舜桀紂之象而

史書之以示後也善

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馳道馳馬

而市毛萇詩傳曰年不順成馳道不脩善曰馳道

陽榭外望

高樓飛觀

大殿無內室謂之榭春秋傳

延

長途升降閣道上下也軒檻所以開明也善曰漸臺

臨池層曲九成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也屹然特

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

高徑所徑高亢上至

登華蓋兮乘陽谷答賓戲飛陛揭孽緣雲上征善曰揭

中坐垂景頻視流星言臺之高自中坐而乘曰景千門

相似萬戶如一也善曰漢書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巖突洞出逶迤詰屈善曰子虛賦曰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

或二或三為數非正之辭也論何宏麗之靡靡咨用

語孔子曰加我數年可以學易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力之妙勤善曰小雅曰靡靡細好也妙勤精妙功勤也非夫通

神之俊才誰能刻成乎此勲善曰移太常博士曰聖上德

襄聞王褒有俊才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善曰

爾雅曰勲功也善曰包陰陽之變化含

元氣之烟煴烟煴天地之蒸氣也善曰孫卿子曰陰陽大

則天地八卦淳周易曰善曰玄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宇而下

天地細縕萬物化醇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

秦醴泉出地故曰陰溝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天樞

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勲儵阿那皆茂盛之貌善曰尚書

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芝常生鄭玄曰主調和也伏儼

斗樞曰搖光得陵黑芝朱祥風翕習以飈灑激芳香而常

芬風之散物如灑然及激灑草木出其芳滋故云翕習以

習盛貌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善曰甘泉賦

扶傾爾雅永安寧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

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善曰喪服傳曰天子至尊高唐

宜爾子孫賦曰延年益壽千萬歲毛詩曰

振振兮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毛萇詩傳

振振兮云言也

爾雅曰
珍美也

亂曰彤彤靈宮歸巖穹崇紛彪鴻兮

善曰皆高大之貌

莫董切鴻

則劣磁釐岑岑金嶠疑駢龍從兮

善曰皆峻嶮之貌

胡董切

貌則助力切劣音力磁音疑

連拳偃蹇嶠菌蹇嶠傍歌

傾兮

善曰皆特起之貌倫音倫菌音產

歎歎幽藹雲覆霍

善曰皆幽邃之貌歎許乞切歎

霽洞杳冥兮

善曰皆幽邃之貌霽許乞切霽

葱翠

紫蔚礪礪環瑋含光晷兮

善曰蔚文貌瑋蒼曰礪礪

郭璞山海經注曰礪礪大石也音洛埤蒼曰瑋瑋珍琦也

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

之有兮

善曰周易曰上棟下宇以庇風雨

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

朽兮

景福殿賦

洛陽宮殿簿曰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何平叔

金典略曰何晏字平叔南陽人也尚貌魏明帝將東巡恐夏熱故許昌

作殿名曰景福既成命人賦之平叔遂有此作平叔為散騎常侍遷尚

書主選後曹爽反為司馬宣王斬於東市

大哉惟魏世有哲聖武創元基文集大命

武武帝文文帝並見魏都賦毛詩曰

世有哲王尚書伊尹曰天監厥德用集大命孔安國曰集王命於其身

皆體天作制順時立政

東都賦曰體元立制順時立政謂依月令而行也禮記曰凡舉事必順其時尚書有立政篇

至于帝皇

遂重熙而累盛

魏志曰明皇帝諱叡字元仲文帝太子也生數歲而有歧嶠之姿武皇異之文帝崩

即皇帝位東都賦曰至乎遠則龍衣陰陽之自然近則本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也

人物之至情

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阮籍通老子論曰道法自然漢書晁錯對策曰計安天下

莫不本於人情也

上則崇稽古之弘道下則闡長世之善經稽

已見靈光殿賦尚書序曰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左氏傳曰北宮文子曰有其國家令問長世又隨武子曰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庶事既康天秩孔明尚書咎繇曰庶事康哉又曰天秩有禮毛詩曰祀事

明故載祀二三而國富刑清歲三月東巡狩至于許昌

魏志明紀曰太和六年三月行幸東巡四月行幸許昌宮春秋說題辭曰國富民康周易曰聖人以順動則刑

罰清班固漢書述曰國富刑清尚望祠山川考時度方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祠山川考時度方

存問高年率民耕桑禮記王制曰歲二月東巡狩望祠山川問百年者就見之考時月定

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史記曰撫萬民度四方王齊曰隔定四方而安撫之司馬彪續漢書曰凡郡國掌治民常

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越六月既望林鍾紀律大火昏正桑梓繁

應大雨時行

尚書曰惟五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又越於也禮記曰季夏之月昏

火中又曰律中林鍾是月也三事九司宏儒碩生三事

也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九司九卿也春秋漢含

莘曰九卿象河海劇秦美新曰耆儒碩老爾雅曰宏碩

也感乎溽暑之伊鬱而慮性命之所平禮記曰季夏是月也

伊鬱煩熱貌周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家語孔子對魯哀公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

道始得為人也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惟岷越之不靜寤征行之未

寧岷越吳蜀二境也尚書曰西土人亦不靜也乃昌言曰昔在蕭公暨子孫

卿皆先識博覽明允篤誠尚書曰禹拜昌言蕭公何也荀卿子曰宮室基榭以避燥

濕養德別輕重也長笛賦序曰博覽典雅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莫不以爲不壯

不麗不足以一民而重威靈不飭不美不足以訓後而

求厥成

漢書曰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令

後世有以加也賈逵連珠曰夫君人者不飾不美不足以一民國語屈建曰不可以訓後嗣不可以私欲干國

毛詩曰我客戾止永觀厥成故當時享其功利後世賴其英聲杜預

傳注曰享受也史記司馬季曰助上且許昌者乃大運

之攸戾圖識之所旌獻帝紀曰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

高者昌於許當塗高者魏也今魏基昌於許漢微絕於

許春秋元命包曰許昌為周當塗春秋說題辭曰大運

傳注曰戾定也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苟德義其如

斯夫何宮室之勿營帝曰俞哉廣雅曰何問也尚書帝

玄輅既駕輕裘斯御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論語子曰衣

輕裘蔡邕月令章句曰乃命有司禮儀是具禮記曰乃

凡衣服加於身曰飾

書景帝詔曰禮官具禮儀審量日力詳度費務漢書曰王延世功費

曰必先筭鳩經始之黎民輯農功之暇豫左氏傳郊子

爾雅曰鳩聚也毛詩曰經始靈臺孔安國尚書傳曰黎

衆也又輯集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芟夷我農功國語

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因東師之獻捷就海孽之賄

韋昭曰暇間也豫樂也

賂賀於成山殺賀東師獻捷蓋謂此也左氏傳曰齊侯

來獻戎捷漢書曰蟲豸之妖謂之孽以吳僻居立景福

海曲而稱亂故曰海孽魚列切爾雅曰賄財也

之秘殿備皇居之制度魏志明紀曰脩許昌宮起景福

爾乃豐層覆之耽耽建高基之堂堂西京賦曰大廈

國堂堂之大也羅䟽柱之汨汨王越肅坻直鄂各之鏘鏘

羅列也

柱也汨越光明貌坻殿基也鄂飛欄翼以軒翥及宇轡

魚以高驤西京賦曰反宇業業飛欄轡轡又曰鳳流羽

毛之威蕤垂環玼之琳琅言宮室以羽毛為飾又垂環

揚火齊威蕤羽毛之貌爾雅曰肉好若參旗九旒從風飄

言旒數可以相明也皓皓肝肝丹彩煌煌皆盛貌

故其華表則鎬鎬樂樂赫弈章灼若日月之麗天也

其奧秘則翳蔽曖昧髮髣退概若幽星之纒連也

幽深不明也西序重深而奧秘翳蔽曖昧髮髣退概皆謂

力氏既櫛比逸明而攢集又宏璉以豐敞櫛璉未詳一日

兼苞博落不常一象

耀天文迫而察之若仰崇山而戴垂雲廣雅曰倚舒也

之鬱乎似積雲就而察之對乎若太山荒瑗瑋以壯麗

紛或或其難分此其大較角也詳南都賦曰紛郁郁其難

國尚書傳曰若乃高夢崔嵬飛宇承霓薛綜曰霓

也縣蠻其感霽會隨雲融泄韓詩曰縣蠻黃鳥薛君曰

鳥企山峙若翔若滯言星形高竦如鳥

舉踵也去或切魯靈光殿賦曰屹山峙以紆鬱峨峨

業嶭罔識所屆捷業罔識所則雖離朱之至精猶眩曜

而不能昭晰也

趙岐孟子章句曰離朱即離婁也淮南子曰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箴

古針字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

貌說文曰昭晰明也晰之逝切爾乃開南端之豁達

張筍虛之輪函

凡正門皆謂之端門春秋說題辭曰血書魯端門豁達門通之貌輪函其形也

華鍾杙其高懸悍獸

以儼陳華鍾又植悍獸為筍以懸

負之乞然相對而陳列之東都賦曰饗華鍾獸負鍾已見西京賦何休公羊傳注曰乞然壯勇貌賈逵國語注

曰儼偶也體洪剛之猛毅聲訇

安礫其若震音真毛詩傳

儼力計切

也於爰有遐狄鏐質輪菌

美者謂之鏐郭璞曰音遼廣雅

菌然也爾雅曰白金謂之銀

曰質軀也輪音倫菌其曼切

坐高門之側堂彰聖主

之威神

主言為金狄坐於高門側堂之中以明聖芸若充

庭槐楓被宸

禮記曰仲冬之月芸始生鄭玄曰芸香草也若杜若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充蒲也槐楓

宸屋宇也音辰

綴以萬年綵以紫榛賈逵國語注曰綴

華林園萬年樹十四株綵猶雜也

或以嘉名取寵或以

美材見珍

萬年嘉名之屬結實商秋敷華青春禮記

秋之月其音商楚辭曰青春爰謝

藹藹萋萋馥馥芬

芬爾其結構則脩梁彩制下褰上奇

脩梁跨迴故曰褰衆彩殊制故曰奇

徐爰射雉賦注曰褰

析梧複疊勢合形離

開也說文曰奇異也

南距陽榮北極幽崖

音悟

任重道遠厥庸孔多

榮而北至幽崖故云任重道遠其功甚多多當為趨廣

於是列縣彤之繡楠垂琬琰之文璫

雅曰趨多也紙移切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在

任重而道遠

南曰陽論語曰

任重而道遠

於是列縣

彤之繡楠垂琬琰之文璫

任重而道遠

於是列縣彤之繡楠垂琬琰之文璫

言楠以髹漆飾之而為藻繡以琬琰之玉而為文璫漢書曰殿上髹周禮曰王之喪車髹飾鄭玄曰赤多黑少謂之髹韋昭曰刷漆為髹尚書曰弘蜺若神龍之登鮮琬琰在西序上林賦曰華榱璧璫蜺若神龍之登降灼若明月之流光薛綜西京賦注曰蜺龍貌爰有禁楠補勒分翼張楠附陽馬之短楠也說文曰楠署也楠義則一也扁與楠同音必縣切冊楚責切勒分翼張言如獸勒之分鳥翼之張釋名曰勒與肋古字通承以陽馬接以負方馬衆材相接或負方也禁楠列布承以陽西第賦曰騰極斑間賦白踈密有章廣雅曰斑分也毛受檐陽馬承阿斑間賦白踈密有章長詩傳曰賦布也毛考工記曰畫繪之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飛柳之形類鳥事亦與白謂之章飛柳鳥踊雙轅是荷飛柳之形類鳥任承檐以荷衆材今人名屋四阿拱曰轅柳切赴險凌虛也劉梁七舉曰雙轅覆井菱荷垂英柳吾郎切

獵捷相加

其衆材相或或凌虛之貌皎皎白間離離列錢間

青瑣之側以白塗之今猶謂之白間列錢晨光內照流金缸也西京賦曰金缸銜壁是為列錢

景外燧晨光日景也日光照於室中而流景外發而延起也西都賦曰激日景而納光燧起貌式延切

烈若鉤星在漢煥若雲梁承天星言宮殿烈然光明若鉤星之在河漢煥然高廣

又似雲梁而承於天也廣雅曰辰駟徙增錯轉縣成郭星或謂之鉤星雲梁以雲為梁也駟徙增錯轉縣成郭

文錯若蠅之徒遞轉縣之各成郭郭茹莖倒植吐被芙藻爾雅曰荷芙藻其莖茹其本莖郭璞曰莖下繚了以藻日藕在泥中者莖音密蒼頡篇曰植種也

藻井編以綵會疏紅葩華甲華直丹綺離婁力俱反廣雅也西京賦曰蒂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又曰何工巧之瑰璋交綺豁以疏寮綵疏謂繪五彩於刻鏤之中

離婁刻鏤之貌劉向熏爐苗苞葩翕纖縟紛敷見上文

額與苗同說文繁飾累巧不可勝書廣雅曰勝舉也於日縟采飾也

繁飾累巧不可勝書言不可勝而書於

是蘭栢積重疊數矩設蘭木蘭也以木蘭為栢言蘭

數故借其名焉蘇林漢書注曰窠窠櫨各落以相承

樂拱天矯而交結櫨即櫨也薛綜西京賦注曰櫨柱上曲木

兩頭受櫨者拱樂類而曲也天金櫨齊列玉鳥承跋金

矯樂拱長壯之貌櫨其天切跋也西京賦曰彫櫨玉鳥廣

雅曰礪礪也禮記曰燭不見跋鄭玄曰跋本也方未切

青瑣銀鋪是為閨闥言以青瑣銀鋪是為閨闥之飾漢

也長門賦曰擠雙枚既脩重桴乃飾雙枚屋內重檐也

謂之雙枚在外謂之重桴言重檐既長因櫨栢緣邊周

流四極言以櫨栢緣屋邊隅周而流移至於四極說文

侯衛之班藩服之職藩言櫨栢之居四極若五服之鎮外

也溫房承其東序涼室處其西偏溫房涼室二殿名也

望舒涼室義和溫房然卡何同時開建陽則朱炎豔啓

金光則清風臻建陽門在東金光在西白虎通曰炎者

光崇柔惠於建陽故冬不凄寒夏無炎燁言寒暑猶門

患毛萇詩傳曰凄寒風也國語太子晉曰水鈞調中適

可以求年呂氏春秋曰求年之術墉垣碣基其

光昭昭爾雅曰墉謂之墉說文曰墉周制白盛今也惟

縹墉之色也周禮曰掌蠶共白盛之蠶鄭玄注曰盛猶

縹也謂飾墉使白之蠶也今東萊用鈴謂之義灰劉

縹壁紫柱紅梁落帶金釭此焉二等落帶壁帶也而交

為二等漢書曰昭陽舍其壁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漢書曰

帶往往為黃金釭函藍田璧明珠翠羽往往而在昭陽舍

文十一

二八

往往明珠翠羽飾之欽先王之允塞悅重華之無為尚書曰重華濬

塞孔安國曰舜有深智文明溫恭之德信充塞命共工

四表上下也論語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歟便作績明五采之彰施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鄭玄切圖象古昔以當箴規

曰績讀曰繪凡畫者為繪胡對切韋昭國語注曰箴箴刺王闕鄭玄毛詩

箋曰規正圓之器以思親正君曰規也是儀

治國之佞臣列女傳曰齊虞姬者名損之齊威王之姬

專權擅勢嫉賢妬能即墨大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

肖反日譽之虞姬謂王曰破胡諛譏之佞臣也不可不

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於道可置左右王乃封即墨

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收故侵地齊國大

治見姜后之解珮寤前世之所遵列女傳曰周宣王姜

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

才妾之淫心見矣致君王失禮賢鍾離之謹言懿楚樊

之退身列女傳曰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也為人極

膝曰殆哉殆哉宣王願乞一見宣王召見之乃舉手扞

南有強楚之讎春秋四壯勇不立此殆也漸臺五層

萬民疲困此二殆也賢者伏匿山林諂諛強於左右此

三殆也酒漿沉湎以夜繼日女樂俳優縱橫大笑此四

殆也宣王喟然而歎寡人之殆幾不全拜無鹽君以為

王后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謹言聲類曰

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旦與賢

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晏也幸得充後宮妾所

進者九人今賢於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

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

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嘉班妾之

辭輦偉孟母之擇鄰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嘗與班婕妤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之列女傳曰三代末主乃有

子母也號曰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

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去舍市

傍其子嬉戲為買又曰此非所以居處子也乃舍學宮

以居子遂居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故將廣智

必先多聞國語曰晉公使趙襄為卿辭曰胥臣多聞臣

不若多聞多雜多雜眩真雜惟聖人為不雜賈逵國語

注曰眩不眩焉在乎擇人左氏傳士文伯謂晉侯曰

或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賢言將欲立德必先近仁

人也故將立德必先近仁賢言將欲立德必先近仁

立德禮記曰力欲此禮之不讐乾去是以盡乎行道之先

行近乎仁也民大戴禮記曰禮義之不讐何恤人言禮記孔子朝觀

民曰行道之人國語曰古曰在昔昔曰先民也朝觀

夕覽何與書紳言朝夕觀覽圖畫何如書紳若乃階除

連延蕭曼雲征蕭曼雲蕭條曼延言高遠也西京賦曰

緣雲上征櫺檻邛張鉤錯矩成綜曰櫺檻臺上欄也邛或為

丕孔安國尚書傳曰丕大也鉤以正曲矩以正方楯類

也莊子曰曲者不以鉤方者不以矩錯猶治也

騰蛇楣音似瓊英榮楯彫鏤形類騰蛇衆楣文采又似

夫文種於是作榮楯嬰以白璧鏤以黃金狀龍蛇以

獻吳王一曰應劭漢書注曰楯欄橫也司馬彪莊子注

曰楣械楔也瓊英玉英也此既施之於櫺如螭之蟠如

蚪之停角廣雅曰蚪龍蟠已見上文玄軒交登光藻昭明

彪上林賦注曰軒楯下板也上玄軒交登故曰玄軒楯

階除之欄故曰交登鄭玄周禮注曰登升也玄軒楯

承獻素質仁形傳曰騶虞白虎黑文毛詩序曰仁如騶

虞

虞則王道成矣劉熙孟子注曰獻猶彰天瑞之休顯照

軒軒在物上之稱也廣雅曰質地也

遠戎之來庭瑞司馬相如封禪書騶虞頌曰厥塗靡從天

是以北陰堂承北方軒九戶憲在北故曰陰堂也方軒併

狄賓也右个清宴西東其宇宴殿名韋誕景福殿賦曰離殿別

館繁如列星安昌連以永寧安昌臨圃洛陽宮殿簿曰

七間安昌殿十遂及百子後宮攸處美韋誕景福殿賦曰

休祥之令名鄭玄毛詩箋曰大姒十子處之斯何窈窕

衆妾則宜百子其殿之名蓋取於此

淑女毛詩曰窈窕淑思齊徽音聿求多祜大任文王之

母又曰大姒嗣徽音則百斯其祜伊何宜爾子孫宜爾

男又曰靡有不克自求伊祜蔡邕橋玄碑曰克明克哲實

上見克明克哲克聰克敏獻實聰毛詩曰農夫克敏

永錫難老兆民賴止飲旨酒永錫難老尚書曰一人有

賴之於南則有承光前殿賦政之宮洛陽宮殿簿曰

七納賢用能詢道求中詩傳曰親戚之謀為詢也疆理

宇宙甄陶國風左氏傳齊賁媚人謂晉人曰先王疆理

李聃曰埏埴為器曰甄陶天下其和王疆理

者亦甄陶其民也埏失然切雲行雨施品物咸融曰雲

行雨施品物流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楚鞠者

形融猶通也其西則有左城右平講肄之場楚鞠者

傳言黃帝所作王宮中必左城而右平城猶國也言

有國當治之也楚鞠亦有治國之象左城而右平侯權

景福殿賦曰乃造彼鞠室講肄謂二六對陳殿翼相當

習武也賈逵國語注曰肄習也

二六蓋鞠室之數而室有一人也李尤鞠室銘曰圓鞠

言相僻脫似承敵人之便以象戎兵習戰之術也七略
曰蹋鞠兵勢也漢書音義曰摔胡若今相僻卧輪之類
僻切察解言歸璧諸政刑將以行令豈唯娛情言察之
赤切言察之各言歸斯實譬之政刑非為戲樂而已七略曰蹋鞠其
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戲以講練士至今軍士羽林無事
使得蹋鞠歸田鎮以崇臺寔曰永始居也韋仲將景福
賦曰聊以娛情鎮以崇臺寔曰永始居也韋仲將景福
始知稼穡之艱難壯農夫之克敏複閣重闌猖狂是
侯莊子曰猖狂之行也京庾之儲無物不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
積穀也西京賦不虞之戒於是焉取言有不虞之戒取
曰于何不有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
戎器戒不虞爾乃建凌雲之層盤浚虞淵之靈沼凌
層盤名也為之以承甘露也虞淵靈沼名也韋仲將
景福殿賦曰虞淵靈沼浚水決決毛詩曰王在靈沼清
露瀼瀼淶淶水浩浩清露瀼瀼而羊切尚書曰浩浩滔天樹以

嘉木植以芳草西京賦曰嘉木悠悠玄魚確確白鳥
子孔子歌曰黃河洋洋悠悠之魚毛詩曰白鳥確確
鳥翬翬毛萇曰翬翬肥澤也翬與確音義同沈浮翺翔
樂我皇道言魚鳥若乃蚪龍灌注溝洫交流言為蚪龍
灌注以成溝洫交橫而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
東征賦曰望河洛之交流陸設殿館水方輕舟爾雅曰
舟郭璞曰篁棲鴟鷺瀨戲鰕鮒音由服虔漢書注曰篁
併兩船篁棲鴟鷺瀨戲鰕鮒二魚豐俸淮海富賑山
名豐俸淮海富賑山裕民且有富厚山叢集委積焉可殫籌鄭玄周禮
之積矣爾雅曰賑富叢集委積焉可殫籌委多曰積儀禮
注曰籌筭也雖咸池之壯觀夫何足以比讎春秋漢
咸池主五穀宋均曰咸池取水灌注生物以為名也
元命包曰其星五者各有職以蓄積為作恃五穀爾雅
曰讎匹也於是碣以高昌崇觀表以建城峻廬薛綜東
視周切

曰高昌建城二觀名也韋仲將景福
殿賦曰北看高昌邪睨建城碣揭同
峇堯岑立崔嵬巒

居郭璞曰山小而高曰岑又曰巒山墮飛閣干雲浮堦

乘虛西都賦曰脩塗飛閣西京賦曰遙目九野遠覽長

圖謂建城也淮南子曰上通九天貫九野高誘曰九

地之圖野類眺三市孰有誰無謂高昌也韋仲將景福殿

經田野京市周禮曰大市曰廩而市朝市朝時為市夕市夕時為市孟子曰古之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覩

農人之耘耔亮稼穡之艱難惟饗年之豐寡思無逸

之所歎毛詩曰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尚書無逸周公曰

曰我聞在昔殷王中宗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之享國

五十有九年自是厥後立王生則逸或五六年或四三

年感物衆而思深因居高而慮危謂三市也感猶思也

子安而不忘危惟天德之不易懼世俗之難知曰周易

曰爾亦弗知天命不易也觀器械之良窳以察俗化之

誠偽文子曰器械不惡而職事不慢也鄭玄禮記曰器

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瞻

貴賤之所在悟政刑之夷陂晏子春秋景公謂晏子曰

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景公

繁於刑晏子對曰踊貴而履賤公是以省刑孔安國尚

也陂險也亦所以省風助教豈惟盤盪樂而崇侈靡

省風觀器械也國語伶州鳩曰天子省風以作樂助教

察政刑也班固漢書述曰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子虛賦

曰奢言淫樂屯坊列署三十有二星居宿陳綺錯鱗比

而顯侈靡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辛

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

星散也列位布散也宿星宿也比比相次也扶至切

壬癸甲為之名秩辛壬癸甲十干之名今取房室齊均

堂庭如一出此入彼欲反志術廣雅曰惟工匠之多端

固萬變之不窮楚辭曰亦多端而膠加又物無難而不

知乃與造化乎比隆列子曰穆王見偃師歎曰人之巧

注讎天地以開基並列宿而作制制無細而不協於規

景作無微而不違於水臬五結切無細不合皆言合也無

建國水地以縣置塾以縣眡其景為規識曰出之景與

日入之景鄭玄曰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高

下既定乃為位而平地也塾古文臬假借字也於所平

之地中樹八尺之臬以縣正之眡之其景將以正四方

也故其增構如積植木如林區連域絕葉比枝分離背

別趣駢田胥附駢背別趣各有所施也縱橫踰延各有

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技巧也孔安國尚

書傳曰荒廢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

匠伯不顧司馬彪曰匠石既窮巧於規摹何彩章之未

殫爾乃文以朱綠飾以碧丹言既極規摹之巧而未盡

而飾之以碧丹也傳毅七激曰點以銀黃爍以琅玕謂

黃金漢書曰楊光明熠以燭藥文彩璘班說文曰熠盛光

璘文貌清風萃而成響音朝日曜而增鮮雖崐崙之

靈宮將何以乎侈旃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規矩既

應乎天地舉措又順乎四時太玄經曰天道成規地

置不可不審順乎四是以六合元亨九有雍熙呂氏春

時即順時立政也

通乎六合高誘曰四方上下為六合元亨已見上文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尚書曰黎家懷克讓之風人詠康哉之詩尚書曰允恭克讓又咎繇乃歌曰莫不優游以自得故淡泊而無所思安止也東都主人曰莫不優游自得王潤而金聲淮南子曰所謂有天下者自得而已老子曰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說文曰泊無為也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歷列辟而論功何慮則知道黃帝曰無思慮則知道也歷列辟而論功無今日之至治賦曰披典籍以論功蓋罔及乎大漢觀子曰容成氏大庭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禪封氏若此時至治也彼吳蜀之湮滅固可翹足而待之禪書曰湮滅而不稱新序趙良謂商君曰然而聖上猶孜孜靡忒求天下之所以自悟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

鄭玄毛詩箋曰武變也家語魯君曰微夫子寡人無由自悟也

招忠正之士開公直之路

漢書谷永上書曰崇諫路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

想周公之昔戒慕咎繇之典

謨周公昔戒謂康哉之歌也

除無用之官省生事之故史

曰吳起如楚指不急之官漢書蕭望之曰生事於外夷漸不可長公羊傳曰遂者何生事也何休曰生猶造也賈逵國語注絕流通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淮南子曰故謀也

絕流通之繁禮反民情於太素

淮南子曰凡亂

之所由生者皆在流通流通之所生者五或遁於木或遁於水或遁於土或遁於金或遁於火此五者一足以亂天下也說文曰遁遷也尚書曰禮煩即故能翔岐陽

之鳴鳳納虞氏之白環

國語周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

母獻白蒼龍觀於陂塘龜書出於河源魏志文紀曰陂魏略文紀曰神龜出於靈池東京賦曰醴泉涌於池龜書界姒班固漢書贊曰漢使窮河源也

圃靈芝生於上園

魏志曰延康元年醴泉出芝草生於樂平郡

摠神靈之貺

祐集華夏之至歡

王逸楚辭注曰摠合也春秋元命包曰通三靈之貺長楊賦曰受神人之

福祐爾雅曰貺賜也祐也尚書曰華夏蠻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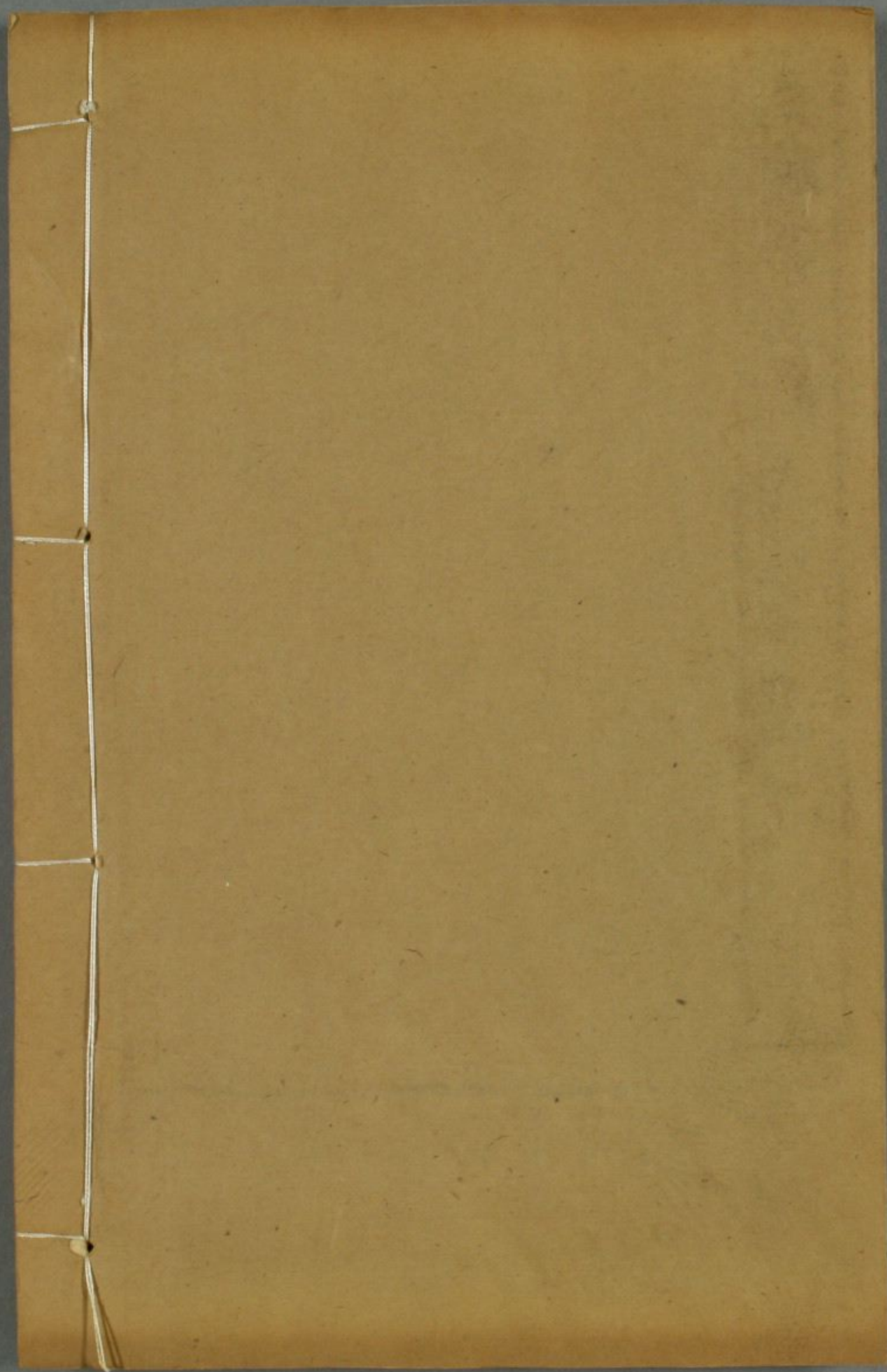
方四三皇而六五帝曾何周夏

之足言

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燕丹子夏扶謂荆軻曰何以教太子軻曰高欲令四三王下欲令六五

霸於君何如也

文選卷第十一





文選第五冊 卷十二至卷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5

60

65

70

75

80

85

文庫11

文庫11
D 82
5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5068

48-11780

文選卷第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德

彭州

太林郎守李有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江海

木玄虛海賦一首

郭景純江賦一首

海賦

木玄虛

今書七志曰木華字玄虛華集曰爲揚
駿府主簿傳亮文章志曰廣川木玄虛
麗足繼前良爲海賦文甚雋

昔在帝嬀

爲古巨唐之代
帝嬀謂舜也尚書序曰昔在帝
堯尚書曰釐降二女于嬀汭孔

安國曰舜所居嫫水之汭也左氏傳季文子使太史克
對宣公曰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杜預曰為堯臣也
天網淳湑湑出以為凋為瘵紀淳湑沸涌貌桓子新論曰
夏禹之時鴻水湑湑說文曰滴水涌出也又說文曰周
半傷也爾雅曰瘵病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
害也割洪濤瀾汗萬里無際瀾起洪濤貌西京賦長波濤
也氏延八裔相連也八裔猶八方也於是乎禹也乃
鏹臨崖之阜陸決陂潢而相浹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
之舉舜舜使禹疏九河踰濟漯濬濬濬濬篇曰鏹削平也淮
南子曰禹有洪水之患陂塘之事高誘曰陂畜也塘堤
也說文曰潢積水也也說文曰潢積水也啓龍門之峯嶺壑陵巒而嶄
鑿尚書璇璣璣曰禹開龍門導積石鄭玄注曰龍門山
名也峯嶺高貌峯助格切嶺五格切廣雅曰壑治也
之壑與壑音義同廣雅曰鵠謂羣山既略百川潛淥切孔

安國尚書傳曰治山通水故以山名尚書曰嶠夷既略
孔安國曰用功少曰略周書曰禹濬七十川大利天下
尚書大傳曰說文曰百川趨於海爾雅洪思泐莫澹徒汴騰波
赴勢澄深也說文曰汴音汴江河既導萬穴俱流尚書曰
曰導河積石淮南音汴荷居拔五嶽竭涸九州荷拔竭涸言
而出竭涸而乾也荷引也廣雅曰荷出也五嶽泰華瀝
霍恒嵩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尚書序曰禹別九州瀝
滴滲淫林蒼外蔚雲霧消流決黨灋朗莫不來注說
日灋滴水水下滴灋也滲淫小水津液也滲音侵蒼蔚雲
霧灋潤也毛詩曰蒼蔚小水津液也滲音侵蒼蔚雲
灋灋潤也毛詩曰蒼蔚小水津液也滲音侵蒼蔚雲
有填淤反灋之害說文曰屯氏河羨溢於廓靈海長為委
輸毛萇詩傳曰於歎辭也爾雅曰廓大也孟子曰舜使
或源或委鄭玄曰委流所聚淮南禮記曰三王之祭川也
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崐崙之輸也其為廣也其

為怪也宜其為大也爾其為狀也則乃激由湊亦激

豔以浮天無岸激湊流行之貌激豔相連之貌玄中記

浮汎也沖沖泐泐沉廣瀆余渺渺彌彌炭炭漫漫廣廣之貌渺渺湍湍

遠之貌也波如連山乍合乍散莊子曰白噓噓噴噴急急百川洗

滌淮漢淮漢之流小而且穢故洗滌之襄陵廣廣鳥膠交

蕩蕩浩汗尚書曰懷山襄陵又曰海濱廣深之貌若乃

大明撫彼轡於金樞之穴言月將夕也大明月也周易

猶攬也月有御故言轡金西方也河圖帝覽嬉曰日月者

金之精月有窟故言穴伏韜望清賦曰金樞理轡素月

告望義出於此翔陽逸駭於扶桑之津淮南子曰日出也翔陽日也

日中有鳥故言翔陽駭言出疾也廣雅曰駭起也影遙

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

沙磧苦石蕩風島濱言此二時風尤疾也易通卦驗曰

疾貌說文曰島海中往往有山可居曰島於是鼓怒

溢浪揚浮上林賦曰沸乎暴怒更相觸搏飛沫起濤

蒼頡篇曰狀如天輪膠戾而激轉呂氏春秋曰天地如

日輪轉也上林賦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河圖括地象

曰宛渾膠盤又似地軸挺拔而爭迴曰地軸下有四

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岑嶺飛騰而反覆五嶽鼓舞而

相迫丁迴反岑嶺五嶽言波濤之形遞相觸激故或反

猶激也謂潰淪而溜六漂他鬱鬱沕沕迭而隆貌頽貌

貌貌沕沕迭迭疾疾貌貌隆隆頽頽貌貌不平貌盛盤盤盪盪于于激激而成窟貌消貌

湍湍含含深深桀桀而為魁曰傑特立也深與傑同賈逵國語注

湍湍含含深深桀桀而為魁曰傑特立也深與傑同賈逵國語注

湍湍含含深深桀桀而為魁曰傑特立也深與傑同賈逵國語注

湍湍含含深深桀桀而為魁曰傑特立也深與傑同賈逵國語注

荷然尚書曰負罪引慝杜預左氏傳則有海童邀路

馬銜當蹊邀吳歌曰仙人齋持何等前謁海童爾雅曰

角而龍形杜預左氏傳則有海童邀路

閃式屍髮髯見不誤也楚辭曰時彷彿以遙見國語仲

魁魁韋昭曰罔象食人罔象木之怪變羣妖遘迺眇眇

沼冶夷爾雅曰遘遇也小雅曰迂犯決帆摧撞江戕風

起惡去聲撞百尺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廓如靈變惚

恍幽暮廓猶開也言廓然暫開如神之變惚恍之頃氣

似天霄愛愛費雲布言海神吐氣類於天霄布風動

霍儻昱絕電百色妖露霍昱疾貌妖露也呵嗽勿掩

鬱瞶居失無度呵嗽掩鬱不明貌說文曰飛勞勞相

礫楚楚勢相沕楚大波也郭璞方言注曰湊錯也湊與礫

同切摩也崩雲屑雨泐泐火也郭璞方言注曰湊錯也湊與礫

李尤辟離賦曰興雲動雷飛屑風風似雲之崩如雨之屑也

雨泐泐泐泐波浪之聲也泐音宏泐泐泐泐泐泐泐泐泐

沸潰渝溢潰亂流也渝亦溢也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雲沃日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霍

詩傳曰無定毛萇或屑沒於鼃鼃之穴或挂胃於岑藪教

之峯言被漂溺死非一所也屑猶碎也禮記曰或掣

制掣洩制洩於裸人之國或汎汎悠悠於黑齒之邦掣

洩洩任風之貌汎汎悠悠隨流之貌淮南子曰自西南

至東南有裸人國黑齒民許慎曰其民不衣也其人黑

也或乃萍流而浮轉或因歸風以自反謝承後漢書鄭玄戒子書曰黃
中為害萍浮南北徒識觀怪之多駭乃不悟所歷之近遠蒼頡
駭驚也說文爾其為大量也則南澮朱崖北灑天墟音
廣雅曰澮漬也東都主人曰南東演析木西薄青徐
耀朱垠垠亦崖也爾雅曰北陸虛也曰析木謂之天津
海在青徐之東故云西薄小雅曰薄迫也尚書曰海岱
惟青州又曰海經途瀾冷莫萬萬有餘鄭玄周禮
岱及淮惟徐州里數也瀾溟猶吐雲霓含龍魚淮南子曰四隱鯢鱗
絕遠杳冥也潛靈居鯢鱗或為昆崙山方壺豈徒積太顛之寶
貝與隨侯之明珠琴操曰紂徙文王於羑里擇日欲殺
水中大貝以獻紂立出西伯將世之所收者常聞所未
墨子曰和氏之璧隋侯之珠

名者若無言世之所收者常聞其名且希世之所聞惡鳥
審其名言希世乃一聞之故不能審其名故可仿像
其色變於靈氣其形仿像爾其水府之內極深之
庭劉劭趙都賦曰其東則則有崇島巨鼇庭岷結孤
亭壁洪波拍太清崇島五嶽也巨鼇大鼇也列仙傳曰
曰渤海之東名曰歸墟其中有五山帝命禺強使巨鼇
十五舉首載五山峙而不動說文曰海中有五山可
依止曰島崕崕高貌山居海中故云擘峻極際天故云
指鄭眾周禮注曰擘破裂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冥海洪
波百丈鵬冠子曰竭磐石栖百靈鄭玄禮記注曰竭猶
上及奉清下及太寧也百靈賜凱風而南逝廣莫至而北征言巨鼇多力
衆仙凱風北方曰廣莫風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呂氏春秋曰南方曰其垠銀則有天琛水怪鮫人之室

天琛自然之寶也尚書曰天球在東序水怪奇石生乎
水濱也尚書曰鈆松怪石曹子建七啓曰戲鮫人劉淵
林吳都賦注曰**瑕石詭暉鱗甲異質**說文曰瑕玉之
較人水底居**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
暉別色說文曰詭變也異質軀也若乃雲錦散文於沙汭之際
綾羅被光於螺蚌之節言沙汭之際文若雲錦螺蚌之
崖也苒與油通曹植齊瑟行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
曰蚌蛤被濱崖光采如錦紅繁采揚華萬色隱鮮
曰隱**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言其陽則有不治之冰其陰
蔽也**陽冰不治陰火潛然**則有潛然之火也晏子春秋
寸陰冰凝陽水厚五**熇熇**炭重熇熇吹燭永九泉熇熇
有光也廣雅曰熇熇也重熇猶重然也吹燭永九泉熇熇
趙氏無吹火焉說文曰燭光也言火之光下照九泉地
有九重故**朱熹**綠煙腰一眇蟬蛸煙豔飛騰之貌熹熇
曰九泉**魚則橫海之鯨突抗孤遊**郭璞山海經注曰橫
與爛同

塞也突**夏嚴敷偃高濤**夏猶如鱗甲吞龍舟食也莊子
曰吞舟之魚矐而失水高濤及波則洪漣踳踳吹潑則
誘淮南子注曰龍舟大舟**喻**波則洪漣踳踳吹潑則
百川倒流劉劭趙都賦曰巨鼉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
或乃蹭躑躅窮波陸死鹽田邊也張揖上林賦注曰海
海水之崖巨鱗插雲髻鬣刺天郭璞上林賦注曰鰐
多出鹽也**巨鱗插雲髻鬣刺天**魚背鬣也南都賦
曰森蓊蓊**顱**骨成嶽流膏爲淵廣雅曰顱謂之顱
而刺天**顱**骨成嶽流膏爲淵廣雅曰顱謂之顱
曰宋海有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鯢時死岸上若乃巖
膏流九頃春秋元命包曰積骨成山流血成淵若乃巖
坻直之隈沙石之欽音欽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說
毛翼產殼剖卵成禽爾雅曰生哺殼郭璞曰鳥
雛雛雛所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間
雛雛雛所鶴子淋滲所今反西京雜記曰太液池其間

羽始生 羣飛侶浴戲廣浮深翔霧連軒洩世余洩淫淫

之貌 軒舉也洩洩淫 翻動成雷擾翰為林翻動貌漢書趙王

淫飛翔之貌 國尚書傳曰撥亂也王 更相叫嘯詭色殊音詭異 若乃

三光既清天地融朗淮南子曰夫道紘宇宙而章三 不

沈陽侯乘蹻去喬絕往 波逆流而擊曹植苦寒行曰乘蹻

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抱朴子曰乘蹻可以周流天觀安

期於蓬萊見喬山之帝像列仙傳曰安期先生謂始皇

記曰武帝祭黃帝冢橋山上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 羣

仙縹妙匹 眇餐玉清涯賦音宜縹眇遠視之貌魯靈光殿

水玉 履阜鄉之留舄被羽翾之縹今縹所宜反列仙傳曰赤

邪阜鄉人自言千歲秦始皇與語賜金數千萬於阜鄉

亭皆置去留書以赤玉舄一量為報言仙人以羽翾為衣

漢書曰天道將軍衣羽 翔天沼戲窮溟莊子曰窮髮之

池甄古然 有形於無欲永悠悠以長生言衆仙雖表有形

也 視長生也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淮南子曰有

類莫尊於水莊子曰同乎無欲老子曰常無欲以觀其

妙又曰長生 且其為器也包乾之奧括坤之區周易曰

久視之道 坤為地孔安國尚書傳 惟神是宅亦祇是廬神祇衆

曰與內也又曰區域也 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說文曰 芒

芒積流含形內虛班彪覽海賦曰余有事於淮浦觀

無以成河海含形內虛言水能含衆形內虛似乎謙也

孫卿子曰水清則見物之形周易曰君子以虛受人

曠哉坎德卑以自居周易曰坎為水家語金人銘曰江

海雖左長百川以其卑也周易曰

謙謙君子卑以自牧管子曰夫人皆赴弘往納來以宗

高水獨赴下卑也而水以為都居也

以都書曰江海而往弘之而令大海經曰和山實惟河之九

都郭璞曰九水品物類生何有何無生何所不有類相

而無言其多也韓詩外傳曰夫水羣物以生品物以正

李尤翰林論曰木氏海賦壯則壯矣然首尾負揭狀若

文章亦將由未成而然也

江賦釋名曰江者公也出物不私故曰公也風俗

通曰江者貢也為其出物可貢晉中興書曰

璞以中興王宅江外乃郭景純曰郭璞字景

著江賦述川瀆之美

純河東人璞性放散不脩威儀為佐著

作後轉王敦記室參軍敦謀逆為敦所

害又云有人見其睡

形變鼉云是鼉精也

咨五才之並用寔水德之靈長左氏傳宋子罕曰天生

五材人並用之廢一不

可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淮南子曰夫水者

大不可極深不可測無公無私水之德也

道江初發源乎濫觴惟發語之辭也岷山導江東別為

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於江

津不舫舟不避風則不可以涉王肅曰觴所以盛酒者

言其微也

聿經始於洛沫隴萬川乎巴梁薛君韓詩章句

廣漢郡雒縣有漳山雒水所出入前維與洛通前音煎

說文曰沫水出蜀西塞外東南入江沫武蓋切隴猶括

束也巴郡名也衝巫峽以迅激躋江津而起漲盛弘之荆

陵縣西二十里有巫峽方言曰躋登也酈元水經

注曰馬頭崖北對大岸謂之江津漲水大之貌

極泓

宏量而海運狀滔天以森茫鄭玄禮記注曰極窮也莊

尚書曰浩浩滔天

摠括漢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禮

汲引沮漳水出魯國卞縣至臨淮下相縣入淮孟子

文十二
曰禹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景福殿賦曰兼苞博落
郭璞山海經注曰湘水出酃陵營道縣陽朔山過秦論
曰并吞八荒之心山海經曰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
洞庭中應劭漢書地理志曰武陵郡充縣歷山澧水所
出沅水經云入江說文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
睢水出焉南注于沔江又曰荆山漳水出焉而東南流
注于睢沮源二分於岨居岨來流九派乎潯陽曰岨山
與睢同東北百四十里岨山江水出焉又東百五十里岨
水出焉而東流注于大江郭璞曰岨山岨山岨山岨山
山北江所出也水別流為潯陽分爲九也漢書廬江郡有
潯陽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乎柴桑洪濤曰凌赤岸
縣或曰赤岸在廣陵興縣廣雅曰淪沒也餘波濤之餘波
也言濤之餘波至柴桑而盡也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
漢書豫章郡網絡羣流商推角消玄漕商度也許慎淮
有柴桑縣網漕推粗略也消淪消小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南子注曰揚推粗略也消淪消小表神委於江都混流宗
流也爾雅曰注溝曰漕也

而東會

委及宗並見上文漢書曰廣陵國有江

注五湖

以漫漶灌三江而溯

普沛

並會反墨子曰禹治天下南

之處以利荆楚于越之民史記太史公曰余登姑蘇望
五湖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也周行五百餘
里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自彭瀾道汗

六州之域經營炎景之外

六州益梁荆江揚徐臧榮緒

巴東郡益州梁州之南地部蜀郡江州本荆州之東界
揚州之南境也海岱及淮惟徐州部廣陵郡上林賦曰
經營于其內南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言江
方火故曰炎景所以作限於華裔壯天地之嶮介言江
濬既作限於華夷天地嶮介因之益壯也吳錄曰魏文
帝臨江嘆曰天所以隔南北也周易曰天嶮不可升地
嶮山川丘陵郭璞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
爾雅注曰介閤也呼吸萬里吐納靈潮自然往復或夕
或朝呼吸萬里言其疾也抱朴子曰麋氏激逸勢以前

驅乃鼓怒而作濤峨嵋為泉陽之揭玉壘作東別之標

峨嵋玉壘二山名也泉陽即陽泉也顧野王輿地志云益州陽泉縣蜀分縣竹立揭標皆表也水經曰江水又

東別為沱開明之所鑿尚書曰岷山衡霍磊落以連鎮導江東別為沱戰國策曰舉標甚高

巫廬鬼魚岷危而比嶠周禮曰荆州之鎮山曰衡山鄭玄曰在湘水南鎮山各安

地德者也爾雅曰霍山為南岳郭璞曰今在廬江西南書曰南郡巫縣巫山在西南釋慧遠廬山記曰山在江

高曰嶠其廟切協韻音橋而協靈通氣漬忿薄相陶

流風蒸雷騰虹揚霄莊子曰川谷通氣故飄風老子曰陰陽陶治萬物韋昭國語注曰

也蒸升出信陽而長邁淙淙大壑與沃焦信陽即信陵之陽也臧榮

緒晉書曰建平郡有信陵縣吳都賦曰寂寥長邁說文曰淙水聲也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萬億里有大壑

無底之谷其下無底名歸墟玄中記曰天下之大者東海之沃焦焉水灌之而不已沃焦山名也在東海南方

三萬里若乃巴東之峽夏后疏鑿盛弘之荆州記古歌曰

三聲淚沾裳禹疏絕岸萬丈壁立赧駁赧駁如赧之駁

三江已見上文乙魚萃萃荆門關竦而磐薄盛弘

虎牙嶸禁豎樹以屹乙魚萃萃荆門關竦而磐薄盛弘

州記曰郡西沂江六十里南岸有山名曰荆門北岸有山名曰虎牙二山相對楚之西塞也虎牙石壁紅色間

有白文如牙齒狀荆門上合下開開達山南有門形故因以為名嶸特立貌屹峙高峻貌關竦如關之竦也西

京賦曰園關竦以貌圓淵九回以懸騰湓普流雷响而造天磐礪廣大貌

電激淮南子曰騰水涌也蒼頡篇曰盆水聲也聲類曰响

嗥也谷賓戲曰遊電激駭浪暴灑驚波飛薄飛騰蕩薄也說之徒風颶電激

迅復扶增澆涌湍疊躍復復流也音伏王逸楚辭注

冰普巖鼓作崩普湑呼聚胡潏仕角反冰水激巖之

冰普巖鼓作崩湑呼聚角潏仕角反冰水激巖之湑呼聚角潏仕角反冰水激巖之

時曰順爾其水物怪錯則有潛鵠魚牛虎蛟鉤蛇

雜錯也舊說曰潛鶴似鵠而大山海經曰魚牛其狀如

牛陵居蛇尾有翼又曰虎蛟其狀如魚身而蛇尾有翼其

音如鴛鴦郭璞在水中海經注曰今永昌郡有鉤蛇倫

長數丈尾跡在釣取斷岸人及牛馬啖之蛇倫屬也

團鰲候媚鰲粉鰲鰲迷魔音麻說文曰輪蛇屬也

興雲致雨山海經曰鰲魚其狀如鮐而鬣尾郭璞曰音

團如扇之團廣志曰鰲魚似便面雌常負雄而行失雄

則不能獨活出交趾南海中臨海水土物志曰鰲似

中食益人顏色有愛媚又曰鰲龜形薄頭緣似鵞指爪

端有毒又曰初寧縣多鰲龜形薄頭緣似鵞指爪

龍魔與龜辟相似形大如麋生乳海邊曰沙中肉極

好中王珧姚海月土肉石華郭璞山海經注曰珧

物志曰海月大如鏡白色正圓常死海邊其桂如搔頭

大肉食又曰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中有腹無

口目有三十足炙食又三蛟子江鰻螺力旋旋

曰石華附石生肉中啖

而小花反臨海水土物志曰三蛟似蛤舊說曰江似蟹

頭向其腹視似鵝鵝故以焉璅蛭蛭腹蟹水母目蝦

南越志曰璅蛭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

榆莢合體共生俱為蛭取食又曰海岸間頗有水母東

海謂之蛇正白蒙蒙如沫生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

避人常有蝦依隨之蝦見人則驚此物亦隨之而沒蛇

音蟾二字紫虻如渠洪蚌甘呼專車漢書曰尉佗獻紫

並除嫁切紫虻如渠洪蚌甘呼專車漢書曰尉佗獻紫

貝五百尚書大傳曰文王囚於羑里散宜生之江淮之

浦而得大貝如車渠以獻紂鄭玄曰渠罔也臨海水土

物志曰蚌氏其骨節專車賈逵曰專蒲也瓊蚌晞曜

以瑩珠石蚌居應節而揚葩如玉晞曜向日也揚雄蜀

都賦曰蚌含珠而擘裂南越志曰石蚌形如龜脚居

得春雨則生花花似草華廣雅曰葩花也蚌音劫居

蟾諸森裘以垂翹玄蠃滯硯罪礫罪而礫懷礫亞南越志

日蛭蝓一頭尾有數條長二三尺左右有脚狀如蚕可食森裘垂貌翹尾也臨海水土物志曰蠓長七尺南越志曰蠓形如馬蹄或泛激於潮波或混淪乎泥沙

貌廣雅曰混轉也水波上及也混淪輪轉之若乃龍鯉一角奇鵠倉九頭魚一角也劉駒駭玄根賦曰一足之變

九頭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海經曰三足鼈岐之鶴有鼈三足有龜六眸莫侯反山海經曰三足鼈岐

日今吳興郡陽羨縣山上有池賴鼈肺廢躍而吐璣文

鮐鮐鳴以孕珍目六足有珠郭璞曰鮐音鼈南越志曰珠鼈吐珠山海經曰文鮐之魚其狀如肺而有首而翼魚尾音如鼈之聲是生珠玉郭璞曰音毗條

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郭璞曰音條容說文曰蟪屬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黑蟪神蛇也潛於神泉蟪蟪行

貌驛沒馬騰波以噓踪牒水兕雷咆交平陽侯曰驛馬牛尾白身一角其音如虎郭璞曰音勃黃伯仁龍馬賦

日噓天慄慄南越志曰西鞏縣東暨于海其中多水兕形似牛說文淵客築室於巖底鮫人構館于懸流賦曰

淵客慄慄而泣珠電布餘糧星離沙鏡言衆多也鮫人見海賦電布餘糧星離沙鏡言衆多也

本草經曰禹餘糧生東海池澤傳玄擬楚青綸競糾縈篇曰光滅星離舊說曰沙鏡似雲母也紫菜熒畦以叢被

組爭映海爾雅曰綸似綸組似組東紫菜熒畦以叢被綠苔髮所髮沙平研上紫菜色紫狀似鹿角菜而細生海

一名海苔生研石上風土記曰石髮水苔也青綠色皆生於石通俗文曰髮亂曰髮髮說文曰研滑石也研與硯

菜或為莢切石帆平蒙籠以蓋嶼序萍實時出而漂沫音詠劉逵吳都賦注曰石帆生海嶼石上草類也又

物大如斗負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使聘魯
問孔子孔子曰此所謂萍實也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
霸者為能得焉王肅曰萍水草也其下則金礦丹礫

雲精燭銀說文曰礦銅鐵璞也古猛切丹礫丹砂也

穆天子傳曰乃披圖視典曰天子之寶瑤麗琕璿瑰

水碧潛瑋美中反說文曰瑋瑋屬力計切又曰瑋石

之山爰有瑋瑰郭璞曰瑋瑋亦玉名也旋回兩音山海

鳴石列於陽渚浮磬肆乎陰濱石郭璞曰晉永康元

年襄陽郡上鳴石似玉色青撞之聲聞七八里或煩迴

彩輕連或焞焞曜崖鄰焞已見上文說文曰鄰水林

無不潯岸無不津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

也其羽族也則有晨鵠天雞鵠鵠於鵠教鷗鷗曰山海經

音如晨鵠郭璞曰晨鵠猶晨鵠也爾雅曰鷗鷗曰山海經

赤尾郭璞曰音窈窕之窈窈窕其狀如鳥青身而朱目

徒計切之鈇陽鳥爰翔于以玄月尚書曰彭蠡既豬陽鳥

郭璞曰國語云千類萬聲自相喧聒說文曰聒濯濯

疏風鼓翅許翹鳥許月反疏理也禮記曰鳳以爲畜故

貌翻與猶同揮弄灑珠拊拂瀑沫洞簫賦曰揚素波而

也蒲集若霞布散如雲豁產能積羽往來勃碣反字

書曰卷落毛也延與能同音唾竹書曰穆王北征行流

伏琛齊地記曰勃海郡力杞積忍薄於潯浹協棟

東有碣石謂之勃碣也力杞積忍薄於潯浹協棟

連

森嶺而羅峯

檉杞二木名也字林曰檉稠櫬也薄

潯水涯也音尋楊榿

桃枝簣

簣當

實繁有叢

林蜀都賦注曰桃枝竹屬也可為杖又

葭蒲雲蔓櫻

以蘭紅雲蔓言多而無際也櫻采色相

紫茸而容反稿白也

紫茸

蔭潭隩

被長江

爾雅曰

郭璞曰今江東呼

繁蔚

芳薜隱藹

水松

薜蘿江薜香

薜蘿水松藥

涯灌芊

見力

潛薈

葱龍

草名也

薈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名曰鯢

鯢

路

踟

於垠

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而不盈尾閭濞標之以翠
之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出也

藟泛之以遊菰標猶表識也藟草之藟薈也菰蔣也浮於水上故曰遊也播匪藝

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

禮注曰芒種稻麥也禮記曰凡祭廟之禮
稻曰嘉蔬鄭玄曰嘉善也稻苽蔬之屬
鱗被菱荷

攢布水蓀 力果反鱗被如鱗之被言多也蒼頡篇曰攢聚也應劭漢書注曰木實曰果草實曰蓀

翹莖漢問芳藥濯潁散裹說文曰漢水浸也匹問切廣雅曰藥華也潁穗也裹謂草

實也高唐賦隨風猗萎危於與波潭沲潭沲隨波之貌

潭音覃
徒我切
流
光
潛
映
景
炎
染
霞
火
潛
映
波
瀾
景
色
外

發於火
其旁則有雲夢雷池彭蠡青草澤名

也吳錄曰雷池在皖尚書曰彭蠡既豬孔具區洮姚溺

朱漣丹具區亦澤名也風土記曰陽羨縣西有

核又曰朱湖在溧陽又曰沔水又東得漣湖水周
三四百里丹湖在丹陽巢湖在居巢又東得漣湖水周
亟望

數百沆朗胡瀦余胡兩白香漾余少反七發曰極望成林鄭玄禮

之貌深白爰有包山洞庭巴陵地首替壑旁通幽由旁

窀郭璞山海經注曰洞庭地穴在長沙巴陵吳縣南太湖中有苞山山下有洞庭穴

通號爲地脉達水中穴道交通者

金精玉英瑱見他**其裏瑤珠**聖石**卒其**

表穆天子傳河伯曰示汝黃金之膏郭璞曰金膏其精

孫卿子曰琬玉璫珠不知佩山海經曰荀林之多怪石郭璞曰怪石似玉也瑱瑱謂文采相雜小雅曰雝雝

徒見切綽與綽同騶渠幽糝居其址止梢雲冠其標必

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宋袁太玄經注曰

文十二

至則出若樹木梢梢然也標山巔也方眇切海童之所
巡遊琴高之所靈矯遊冀州已見上文列仙傳曰琴高浮
赤鯉魚來出泊一月復入水去方冰夷倚浪以傲睨言曰矯飛也言飛而去來其中
江妃含嚔而睒馮夷也莊子曰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傲睨於萬物
睒睒自寬縱不正之貌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遊江濱
鄭交甫所挑者孟子注嚔感而言嚔感憂貌撫凌波而
睒眇遠視貌法言曰眇睒作炳睒睒音絲
鳧躍吸翠霞而天矯廣雅曰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
跳沫廣雅曰吸飲也陵陽子明經曰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出之赤氣天矯自謂之宇說文曰宙舟
澄寂八風不翔文子曰四方上下謂之宇說文曰宙舟
廣莫風洞簫賦曰翔風蕭蕭而逕其末舟子於是搦角

棹涉人於是搦魚榜補郎反毛詩曰招招舟子人涉
王逸楚辭注曰榜併船也漂飛雲運餘舳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飛雲
補孟切一曰榜併船也漂飛雲運餘舳劉淵林吳都
吳樓船之有名者左氏傳曰楚敗吳師舳舳相屬萬里
連檣說文曰檣舟尾也舳舳相屬萬里
毛詩曰汧汧而下曰汧汧也才羊切汧汧或漁或商
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汧汧也才羊切汧汧或漁或商
漁或赴交益投幽浪平聲交益二州名也周禮曰東竭
南極窮東荒淮南子曰章亥自北極步爾乃霽霽紛侵
子於清旭許慎曰五兩之動靜預方言曰霽視也音隸杜
陰於清旭玉覘勅五兩之動靜預方言曰霽視也音隸杜
日霽亦氣字也鄭玄禮記注曰霽陰陽氣相浸漸以成
災也毛萇詩傳曰旭日始出也鄭玄禮記注曰霽陰陽
也勅廉切兵書曰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入兩建五丈旗
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許慎淮南子注曰統候風也楚

人謂之五兩 **長風** 鬼于 **以增扇廣莫颺** 麗 **而氣整** 唐高

也統音桓 **賦曰長風至而波起** 颺大風貌音葦廣莫風已 **徐而不**

颺 見上文郭璞山海經注曰颺颺急風貌音戾 **疾而不猛** 遲也音隈 **鼓帆** 平 **迅越超** 陌 **漲** 張 **截**

洞 音迴帆已見上文趙猶越也 **凌波縱施電往杳冥**

覓冷反楊雄方言曰船後曰舳郭璞曰今江東施呼為舳也王逸荔枝賦曰飛匡上下電往景還匡勤往切

霽如晨霞孤征眇若雲翼 **絕嶺** 霽征貌徒對切晨霞朝霞也莊子曰大鵬

翼若垂天之雲故 **倏忽數百千里** **俄頃** 楚辭曰往來儵

注曰俄者頃臾之間司馬彪莊子注 **飛廉無以晞其蹤**

渠黃不能企其景 史記曰飛廉善走廣雅曰晞視也穆天子傳曰天子之八駿曰渠黃毛詩

曰跋予望之鄭玄曰舉 **於是蘆人漁子擯落江山** 謂採蘆捕

魚之子也擯落謂被斥擯而漂 **衣則羽褐食惟蔬魚**

落也司馬彪莊子注曰擯棄也 **為泮夾深** 公羅奎

思延切鄭玄毛詩箋曰渴 **枿** 見澱廷 **為泮夾深** 公羅奎

毛布也聲類曰鱸小魚也 **枿** 見澱廷 **為泮夾深** 公羅奎

說文曰枿以柴木壅水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淀如淵

而淺澱與淀古字通爾雅曰枿謂之泮郭璞曰今作枿

叢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以薄捕取之也枿蘇感切

泮字廉切說文曰深小水入大水也筌捕魚之器以竹

為之蓋 **簫灑連鋒** 雷 **比船** 舊說曰簫灑皆釣名

魚筍屬 **或揮輪於懸碕** 奇 **或中瀨而橫旋** 輪釣輪也埤蒼

切 **忽忘夕而宵歸** **詠採菱以叩舷** 淮南子曰夫歌採菱發

而去王逸曰 **傲自足於一嘔** **尋風波以窮年** 字書曰傲

叩船舷也 **爾乃域之以**

盤巖豁之以洞壑 **疏之以沲** 河度似 **鼓之以朝夕** 尚

紛紛西京賦曰窮年忘歸猶不能徧也

文十一
日沲潛既導孔安國曰沲江別名也汜已見上文漢川
書枚乘上書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也

流之所歸湊雲霧之所蒸液賦曰蒸靈液以播雲淮南

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珍怪之所化產瑰奇之所窟宅高唐賦曰

子虛賦曰珍怪鳥獸說文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

魄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曰鑄凝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

壽配列真說文曰真知五曰鑄凝馮衍爵銘曰富如江海

人並出孝經援神契曰五岳之精雄四瀆之精仁左氏

傳樂祁曰心之魄播靈潤於千里越岱宗之觸石公羊傳

精爽是謂魂魄祭大山河海山川有能潤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者唯太山雲爾

海潤于千里何休曰雲氣觸石理而出為雨及其譎變

無膚寸之地而不徧也河海興雲雨及千里

儵恍符祥非一動應無方感事而出曰孔安國尚書傳

女論語注經紀天地錯綜人術則言以綜為喻也符祥上

人術漢書五行志曰厥風絕經紀如高曰壤絕匹帛之

屬周易曰錯綜羣數王肅曰錯交也綜理事也仲長子

昌言曰錯綜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

綜人情妙不可盡之於言事不可窮之於筆若乃岷

精垂曜於東井陽侯邈形乎大波河圖括地象曰岷山

曰五星聚於東井陽侯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楊國

侯溺死於水其神能為大波莊子曰其死登遐三年而

邈奇相去得道而宅神乃協靈爽於湘娥謂之奇相西

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駭黃龍之負舟識伯

禹之仰嗟呂氏春秋曰禹南省方濟平江黃龍負舟舟

於天竭力以養民生性也死命也壯荆飛之擒蛟終成氣

乎太阿呂氏春秋曰荆有飲飛者得寶劍於干遂反涉

江至于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舡飲飛拔寶劍曰

此江中腐肉朽骨也赴江刺蛟殺之荆王聞之仕以執
珪高誘曰干遂吳邑越絕書曰歐冶子作鐵劍二曰太
阿悍要離之圖慶在中流而推戈廣雅曰悍勇也呂氏春秋曰要離走往見
王子慶忌忌於衛慶忌喜要離曰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
子慶忌忌要離俱涉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掉而投
之於江浮出又取而投之於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掉而投
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名要離不死歸吳矣悲靈
均之任石嘆漁父之權歌楚辭曰名余曰正則字余曰靈均又曰望大河之洲渚悲
申徙之抗直驟諫君而不聽重石之何益又曰懷沙賦
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史記曰屈原作懷沙賦
懷石自投汨羅懷沙即任石也義與王逸不同楚想周
辭曰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纓想周
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鼃鼃鼃鼃以爲梁列子曰周穆王遠遊命駕八駿之乘驂騑
綠耳赤驥白儀渠黃踰輪盜驪山子張湛曰儀渠古義字
感交甫之喪珮悠神使之嬰羅廣雅曰感傷也韓詩內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

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珮二女與交甫交甫受
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
亡矣莊子曰宋元君夜半夢人被髮而窺阿門曰予自
罕露之泉爲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
鑽而無遺策司馬彪曰鑽命也元君乃刳龜以卜七十
大塊之流形混萬盡於一科莊子曰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
自然也周易曰品物流形混萬盡於一科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
歸於一科也孟子曰品物流形混萬盡於一科勞我以生司馬彪曰大塊
進放乎四海趙保不虧而求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
岐曰科坎也保不虧而求固稟元氣於靈和春秋
包曰水者五行始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元命
焉元氣之湊液也考川瀆而妙觀實莫著於江河元命
漢書贊曰中國川原以百數
莫著於四瀆而河爲宗也

文選卷第十二

文選卷第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果宋少校

廣圻
南園

彭澤
榮齋

物色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宋玉風賦

潘安仁秋興賦

謝惠連雪賦

謝希逸月賦

鳥獸上

賈誼鵬鳥賦

禰正平鸚鵡賦

張茂先鷦鷯賦

物色
色四時所觀之物色而為之賦又云有物有文曰
色風雖無正色然亦有聲詩注云風行水上曰

文選卷第十三

漪易曰風行水上渙

風賦劉熙釋名云風者汎也為能汎博萬物又云風者放也動氣放散曾子書曰陰陽偏則風

物理志曰陰陽擊發氣也

宋玉賦史記曰楚有宋玉景差之徒皆好辭而少賦見稱王逸楚辭序曰宋玉屈原弟子

楚襄王游於蘭臺之宮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又曰楚有頃襄王曰

王緒綴蘭臺徐廣曰緒縈也七見切宋玉景差侍有風颭然而至景差亦楚大夫

說文曰颭風聲楚辭曰風颭颭兮木蕭蕭王廼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寡

人所與庶人共者邪宋玉對曰此獨大王之風耳庶人

安得而共之王曰夫風者天地之氣溥暢而至不擇貴

賤高下而加焉河圖帝通紀曰風者天地之使也五經通義曰陰陽散為風風氣無根也管子

曰風漂物者也風之所漂不避貴賤美惡今子獨以為寡人之風豈有說乎

宋玉對曰臣聞於師枳句來巢空穴來風枳木名也枳句言枳樹多

句上說文曰句曲也古侯切似橘屈曲也考工記曰橘踰淮為枳莊子曰騰猿得枳棘句之間振動悼慄又

曰空閑來風桐乳致巢此以其能苦其性者司馬彪曰門戶孔空風善從之桐子似乳著其葉而生其葉似箕

鳥喜巢其中也其所託者然則風氣殊焉者下或有因字非也王曰夫風

始安生哉宋玉對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蘋之末莊子曰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雨雅曰萍

其大者曰蘋郭璞曰水萍也侵淫谿谷盛怒於土囊之

口春秋元命包曰陰陽怒而為風侵淫漸進也土囊大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佷山縣有山山有穴口

囊當此之類也緣泰山之阿舞於松柏之下阿曲也

忽泐滂激颭嫖怒泐滂風擊物聲泐火飛也俾堯切滂普之聲說文曰嫖火飛也俾堯切滂普

郎耿耿雷聲迴穴錯迕切雅曰侯萌切埤蒼曰耿耿風聲廣
北海上有風聲響如雷上對天之西北門也凡事
不能定者迴穴此即風不定貌錯迕雜錯交迕也
伐木梢殺林莽劬動也伐擊也漢書音義應
也被麗披離衝孔動捷被麗披離四散之貌眇煥粲爛離
散轉移眇呼縣切故其清涼雄風則飄舉升降乘
凌高城入于深宮邸華葉而振氣說文曰邸觸也徘徊
於桂椒之間翺翺於激水之上將擊芙蓉之精廣雅曰
精與菁獵蕙草離秦衡獵歷也秦香草也衡杜衡也又
古字通出於隴西天槩新夷被萸楊楚詞曰露甲新夷飛林薄
水芳香也即上林賦雜以留夷也易曰枯楊生稊迴穴衝陵蕭條
七弼曰梯者楊之秀也稊與萸同徒奚切

衆芳然後倘常伴羊中庭北上玉堂倘伴猶徘徊也躋于羅帷
經于洞房迺得爲大王之風也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
曰姁容修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清涼增欬素問
態豆洞房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清涼增欬若
汗出逢虛風其中人也楚詞曰慄慄增欬鄭玄曰慄憂
也說文曰慄痛也錯感切寒貌毛萇詩傳曰慄冽寒
氣也慄理吉清清冷冷愈病析醒清清冷冷清涼之貌
切欬欣醜切發明耳目寧體使人此所謂大王
秦尊柘漿析朝醒應之雄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
對曰夫庶人之風塤然起於窮巷之間堀窟堞堞揚塵
塤然風起之貌也一孔切堀堞堞風動塵也廣雅曰堀突也
淮南子曰揚堞而弭塵許慎曰堞塵也廣雅曰堀突也
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勃鬱煩冤風迴旋之貌司動沙堞

吹死灰

塋或為馱

馱溷濁揚腐餘

廣雅曰馱起也言風之來既起溷濁之處又舉

揚腐臭之餘家語孔子曰惜其腐餘而邪薄入甕牖至

於室廬

禮記孔子曰儒

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溷鬱邑

毆溫致濕

慄徒對切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惡也言此風入於人身體令惡也慄溷煩濁之貌字林曰

溷亂也王逸楚詞注曰鬱邑而憂也毆古驅字素問曰

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曰中央生濕濕生土也言此風

中心慄慄生病造熱

慄慄憂勞也慄錯感切方言曰慄痛也素

問黃帝問岐伯曰人傷於寒而轉為熱何也曰夫寒盛則生於熱也

中脣為脣

軫得目為

蔑

說文曰脣脣也呂氏春秋曰氣鬱處目則為蔑為盲高誘曰蔑眊也蔑與瞶古字通亡結切眊充支切

啗齧嗽獲死生不卒

啗齧嗽獲中風人口動之貌風疾既甚言死而未即死言生而又有疾

也故云不卒說文曰啗食也齧齧也士白切嗽吮也山角切聲類曰嘍大喚也宏麥切獲與嘍古字通卒七忽切

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秋興賦并序

潘安仁

劉熙釋名曰秋就也言萬物就成也興者感秋而興此賦故因名之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

十四年晉武帝太始十四

年也左氏傳宋襄公曰不禽二毛杜預曰二毛頭白有二色也

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

將寓直于散騎之省

臧榮緒晉書云賈充為太尉又曰岳為賈充掾漢書曰期門僕射秩

比千石平帝更名虎賁郎置中郎將寓寄也世說曰桓

玄既纂將改置直館問左右虎賁中郎將省合在何處

有人荅云無省當時殊迂旨問何以知無荅曰潘岳秋

興賦叙云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玄咨嗟稱

善劉謙之晉紀云玄欲復虎賁中郎將疑訪之僚屬咸

莫能定參軍劉荀之對昔潘岳秋興賦叙云兼虎賁中

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以言之是也玄從之

高閣連雲陽景罕曜

言閣之高而且深故

日罕曜其中耳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邕獨斷曰侍
班伯與王許子弟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鸚鵡賦曰
之感平生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禮記曰唯
之遊處漢書曰王霸隱居止茅屋蓬戶論衡曰山種棗栗名曰
酒呂氏春秋田替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聞也范曄後
茂林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胡
厥百穀禮記曰上農夫食九人攝官承乏猥廁朝列
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傳韓厥謂齊侯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蒼頡
篇曰厠次也雜也禮記曰爵祿有列於朝風興晏寢
匪遑底寧又曰不遑寧處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
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翰筆毫也說文曰慨
士不得志也許既切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命篇鄭玄周禮注曰其

辭曰四時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莊子黃帝曰陰
得其序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兮代序鵬鳥賦曰萬物迴薄覽花蔕之時育兮
察盛衰之所託切字林曰時更別種上吏感冬索而春敷
兮嗟夏茂而秋落孔安國尚書傳曰索盡也又曰敷布
氣至則草木產秋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氣至則草木落雖末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
曰有榮悴者必未愁悴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為
氣也聊王逸注曰寒氣蕭瑟兮風瑟兮陰氣促急草木搖落花葉
肥潤而變衰枝枯槁也慄兮息念卷戾若在遠行
遠出之他方登山臨水視江高遠望送將歸族親別還故鄉已
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言懷思慕遠行有羈旅之憤左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臨川感流以歎逝兮登山懷遠而
臣杜預曰羈寄旅客
悼近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包曰
遊於牛山臨齊國乃流涕而歎曰奈何去此堂堂之國
而死乎使古而無死不亦樂乎左右皆泣晏子獨笑曰
夫盛之有衰生之有死天之數也物有必至事有當然
曷有悲老而哀死之有死無死古之樂也君何有焉懷遠悼
近齊景公之謂也
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毛詩曰既來
之謂也
疾鄭玄曰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
疾病也
隰有翔隼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鷺擊手之鳥通呼曰隼
不得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杜預左氏傳注曰木葉槁得風乃
落於是廼屏輕篋甲所釋纖絺非愛篋也清有餘也高誘
傳曰篋扇也孔安國尚書也藉莞蒹若御袷衣鄭玄毛詩箋
傳曰纖細也絲細葛也藉莞蒹

也胡官切說文曰蕭蒲子以為華庭樹械以灑落兮勁
風戾而吹帷械枝空之貌所隔蟬嘒嘒而寒吟兮鴈飄
飄而南飛毛詩曰鴈鳴鴈嘒嘒毛萇詩曰嘒嘒天晃
朗以彌高兮日悠陽而浸微陽曰入貌杜篤弔王子比干曰
霞霏尾而四除言是朗而高明楚辭曰天氣高朗是朗明貌悠
而氣清禮記曰仲秋殺氣浸盛陽氣曰衰何微陽之短晷
覺涼夜之方永尚書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毛詩月朧朧以
含光兮露淒淒以凝冷腫徒東切腫朧朧欲明也熠燿燿於階闥
兮蟋蟀鳴乎軒屏毛詩曰蟋蟀在堂毛萇曰
蟋蟀養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燿也蟋蟀養也崔豹古今注曰熠燿燿也
之食蚊蚋又曰蟋蟀名養初秋生得寒則鳴噪濟南謂
婦也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毛詩曰七月流
火毛萇曰大火

也流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王逸楚辭注曰耿介執節守度

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又曰悠哉悠哉展轉反側悟時歲之邁盡兮慨俛首

而自省楚辭曰適急也列子曰師曠俛首而聽之曾子曰廣雅曰適急也

君而自省也斑鬢影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俗文曰髮垂而影方料切說文曰白黑髮雜而影字

林亦同周禮曰士弁服白虎通曰皮弁冠名仰羣雋之

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

炯高閣連雲升之以攀雲漢也言羣雋自致高遠老子曰衆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漢書谷永對詔曰

戴金貂之飾執常伯之職也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廣雅曰炯炯光也

舍之殊塗兮庸詎識其躁靜六韜太公曰夫人皆有性舍異路莊子王倪曰吾庸詎知吾所謂知非不知邪

司馬彪曰庸猶何用也老子曰重爲輕根靜爲躁君聞

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以指喻指之

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也

象曰夫自是而非彼我之常情也故以我指喻彼指則

彼指還喻我指獨爲非彼指矣此以喻指之非指也若覆以

喻指之非指也則我指明矣此以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

喻則彼之非指也我指明矣此以彼指復爲非指矣此以非指

天下無是與我既同於自是則天下無非何以明其然於相非則

果是則天下不得復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亦不得復

偏見而一也今是耳無主紛然惑亂明此區區各信其

當其分同於自得彼知安而忘危兮故出生而入死

於生而卒於死始之謂出卒之謂入故曰出生入死韓子曰人始

行投趾於容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

猴援而不履

言人之行投趾在乎容跡之地近不踐而獲安若以足外為無用欲闕之及泉雖則

捷若猴援亦不能履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

莊子曰知無用而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

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側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于

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郭璞

爾雅注曰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

底止也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莊子曰

水楚王使二大夫往聘莊子曰願以境內累子莊子持

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中笥而藏

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

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

吾將曳尾矣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紱以高厲

也楚辭曰颯耕東臯之沃壤兮輸黍稷之餘稅

取其春意漢書鄭明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張

晏曰隱耕臯澤之中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輸黍

稷之稅說文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蒞

日稅租也泉涌湍於石間兮菊揚芳於崖蒞

有黃澡秋水之涓涓兮玩游鯈之漰漰

人銘曰涓涓不壅將成江河莊子曰莊子與惠子遊於

濠梁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

魚安知魚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逍遙乎山川之阿

不知魚之樂也漰漰遊貌也匹曳切逍遙乎山川之阿

放曠乎人間之世莊子有逍遙游篇司馬彪曰言逍遙無

馬彪曰言處人間之宜居亂世之理與又有人間世篇司

人然人間之事故世世異宜唯無心而不自用者為能

雪賦

說文曰雪凝雨也釋名曰雪嫫也水下遇寒

而凝嫫嫫然下也曾子曰陰氣凝而為雪五

為雨寒凝為雪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謝惠連陳郡陽夏人也幼

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

謝惠連

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

謝惠連

而聰敏年十歲能屬文族兄靈運深加

知賞本州辟主簿不就後為司徒彭城王
法曹為雪賦以高麗見奇年二十七卒

歲將暮時既昏

毛詩曰歲亦暮止劉向七言
寒風積愁

雲繁

莊子曰風積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
力傳玄詩曰

軒而結

睇對愁雲之浮沈然疑此賦
梁王不悅游於兔

園

此假主客以為辭也漢書曰梁孝王
文帝子也西廼

置酒命賓友召鄒生延枚叟

漢書梁孝王待士鄒陽
從孝王游又曰枚乘為

弘農都尉相如末至居客之右

漢書曰相如客游梁又
曰田叔等十人漢廷臣

無能出

俄而微霰零密雪下莊子曰俄而死
王肅王廼

歌北風於衛詩詠南山於周雅

毛詩衛風曰北風其涼
雨雪其滂又小雅信南

山曰上天同授簡於司馬大夫

言大夫尊之也國語越
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

之言爾雅曰簡謂之畢

也郭璞曰今簡札也
曰抽子秘思騁子妍辭俾色揣

稱為寡人賦之

鄭玄周禮注曰倅等也莫侯切說文曰
揣量也初委切爾雅曰稱好也老子曰

孤寡不穀相如於是避席而起逡巡而揖

避席公羊曰
避席公羊曰

雅曰逡巡却退也廣

曰臣聞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
西域

西域

孟喜曰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劉熙曰雪宮
岐周所居昌文王

發詠於來思姬滿申歌於黃竹

岐周所居昌文王
名也毛詩曰昔我

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姬周姓也滿穆王
名昭王子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申重也穆天子傳曰天

章以哀人夫我徂黃竹貞闕寒乃宿於黃竹

曹風以麻
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

衣比色楚謠以幽蘭儷曲

毛詩曹風曰蜉蝣掘閱麻衣
如雪宋玉諷賦曰臣嘗行至

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賈逵曰儷偶也

盈尺則呈瑞

於豐年表文則表沴於陰德左氏傳曰凡平地尺為大雪

必有積雪金匱曰武王伐紂都洛邑未成雨雪十餘日深丈餘漢書曰氣相傷謂之沴沴臨莅不和意也春秋潛潭巴曰大雪甚厚後必有女主天雪連月陰作威宋均曰雪為陰臣道也

雪之時義遠矣

哉請言其始若廼玄律窮嚴氣升禮記曰季冬之月日

曰孟冬之月天地始肅鄭玄曰肅嚴急之氣也孟冬之月天氣上騰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玄澤閉凝

焦溪涸護湯谷凝酈元水經注曰焦泉盛弘之荊州記

曰南陽郡城北有紫山東有火井滅溫泉冰

博物志曰一水冬夏常溫因名湯谷也

火井滅溫泉冰博物志曰

諸葛亮往視後火轉盛以盆貯水煮之得鹽後人以火

投井火即滅至今不燃又曰西河郡鴻門縣亦有火井

祠火從地出張衡溫泉沸潭無湧災風不興酈元水經

賦曰遂適驪山觀溫泉沸潭無湧災風不興酈元水經

名井曰沸井潭曰沸潭炎風在南海外常有火風夏日

則蒸殺其過鳥也呂氏春秋曰何謂北戶瑾扉裸

八風東北曰炎風高誘曰一曰融風北戶瑾扉裸

垂繒毛詩曰穹窒熏鼠塞向瑾戶毛萇曰向北出牖也

林曰繒帛於是河海生雲朔漠飛沙淮南子曰四海之

雲以雨九州公羊傳曰河海潤千里何休曰河海與雲

雨及千里說文曰北方流沙漢書李陵歌曰徑萬里兮

既定沙漠范曄後漢書袁安議曰今朔漠連氛累霧拚日

韜霞詩傳曰揜覆也於嚴切杜預左氏傳曰韜霞也

切霰淅瀝而先集雪紛糅又而遂多韓詩曰先集惟霰

英夏侯孝若寒雪賦曰集洪霰之淅瀝煥摧磊以羅其

為狀也散漫交錯氛氲蕭索王逸楚辭注

藹藹盛貌聯翩飛灑徘徊

委積始緣薨而冒棟終開簾而入隙

杜預曰薨屋棟也毛詩曰下土是冒

傳曰冒覆也字林云隙壁際孔從阜傍二小夾日也

初便娟於墀廡末縈盈於帷

席

便娟好貌說文曰廡堂下周屋也釋名曰大屋曰廡

既因方而為珪亦遇圓而成璧眇隙則萬頃同縞瞻山

則千巖俱白於是臺如重壁逵似連璐

廣雅曰縞練也穆天子傳曰為

盛姬築臺是曰重壁之臺劉公幹清廬賦曰蹈琳珉庭

列瑤階林挺瓊樹

瑤階玉階也見西京賦說文曰挺拔也

皓鶴奪鮮白鵬失素

相鶴經云鶴千六百年形定而色

白復二千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

白鵬鳥名也西

純袖慙冶玉顏掩姱

說文曰純素也冶妖也范子純素出

齊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楚辭曰美人皓齒嫋嫋與姱同好貌

若迺積素未虧白日朝

鮮爛芳若燭龍銜耀照崑山

山海經曰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而蛇身其暝

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楚辭曰日安不飛

燭而照之山海經曰鍾山之神名曰燭陰郭璞曰即燭

龍也詩含神務曰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故有龍銜火

爾其流滴垂冰綠雷承隅

王逸楚辭崑山已見上文

宇粲兮若馮夷剖蚌列明珠

莊子曰夫道馮夷得之以遊大川抱朴子釋鬼篇曰

馮夷華陰人以八月十五日度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

說文曰蚌蜃也司馬彪以為明月珠蚌蛤也蜀志秦宓

積之勢飛聚疑曜之奇固展轉而無窮嗟難得而備知

若迺申娛翫之無已夜幽靜而多懷風觸楹而轉響月

承幌而通暉

包氏論語注曰枕者梁上楹也說文曰楹柱也承上也文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

酌湘吳之醇酎御狐貉之兼衣

吳錄曰湘川鄱陵縣水以作酒有名吳興烏程

縣若下酒有名醇酎已見魏都賦論語曰狐貉之裘晏子居晏子春秋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晏子

入公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飢溫而知寒公曰善出裘發粟以與飢人夏侯孝若寒

雪賦曰既增覆而累對庭鵠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京

鎮又加裘而兼衣對庭鵠之雙舞瞻雲鴈之孤飛京

雜記曰公孫乘月賦曰鵠雞踐霜雪之交積憐枝葉之

相違馳遙思於千里願接手而同歸杜篤衆瑞頌曰千

毛詩曰攜鄒陽聞之蕙然心服莊子曰子貢蕙然慙又

忤說文曰蕙煩也著有懷妍唱敬接末曲於是廼作而

賦積雪之歌歌曰攜佳人兮披重幄援綺衾兮坐芳褥

燎薰鑪兮炳明燭酌桂酒兮揚清曲漢武帝秋風辭曰

劉向有薰鑪銘楚辭曰奠桂酒又續而為白雪之歌歌

兮椒漿薰火煙二出也字從黑

曰曲既揚兮酒既陳朱顏酤兮思自親楚辭曰美人既

色也徒何切願低帷以睭枕念解珮而褫紳褫近也

注曰孔安國論語怨年歲之易暮傷後會之無因君寧見

階上之白雪豈鮮耀於陽春楚辭曰無衣裘以御冬歌

卒王迺尋繹吟翫撫覽扼腕毛萇詩傳曰繹悅也方言

鄭玄曰腕掌後節也史記曰顧謂枚叔起而為亂亂者

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

之終也亂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

兮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

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未若茲雪因時興滅時隨

告子告子以為三白之性同

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未若茲雪因時興滅時隨

藏玄陰凝不昧其潔太陽曜不固其節蔡雍述行賦曰

也零雨集之秦秦正節豈我名潔豈我真憑雲陞降從風

飄零值物賦象任地班形任猶素因遇立汚隨染成汚

相染也縱心皓然何慮何營歸田賦曰苟縱心於城外孟

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鴻安丘嚴平頌曰無營無

淵清月賦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

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謝希逸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

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三十六謚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

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假設陳王應劉以起賦端也

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塵凝樹言無復娛遊故綠苔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

疎郭璞爾雅注曰蒼苔水衣使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

榭臺上起屋也悄焉疚懷不怡中夜毛詩曰憂心悄悄

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于中夜廼清蘭路肅桂苑蘭路

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騰吹寒山

弭蓋秋阪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弭按也臨濬壑

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于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禮曰

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

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

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韋昭曰躔白露曖空素

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躔歷行也

月流天長歌行曰昭昭素沈吟齊章殷勤陳篇楚辭曰

在我聞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抽毫進牘以

命仲宣此假王仲宣也毫筆毫也文賦曰仲宣跪而稱

曰聲類或含毫而藐然說文曰牘書版也

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

恩明說文曰憺目切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尚書曰沈

氏傳子太叔曰子產云禮天之經地之義日以陽德月

以陰靈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辨終備曰日之既

月者陰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也東沼扶桑之光

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昧谷也月盛於東故曰擅扶光

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

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末有

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

引玄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憲曰月者陰精

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為言闕也兩說蟾蜍與兔者陰陽

雙居明陽之制陰陰之倚陽張泉觀象賦曰漸臺可升

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

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

泉觀象賦曰寥寥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

元命苞曰太

肉眇警闕眇示冲說文曰眇眇然也尚書五

月見西方也眇月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

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眇眇則王侯肅鄭玄曰眇條達行疾貌

也警闕謂胸眇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眇魄

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

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胸女六切眇大鳥切眇芳

尾順辰通燭從星澤風

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從左

切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尚書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以風以雨孔安國尚書傳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然

增華台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

則多雨也委照而吳業昌淪精而漢道融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臣和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名

夢月入懷漢書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為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若夫氣霽地表

雲斂天末說文曰霽雨止也西京賦曰洞庭始波木葉

微脫楚辭曰洞庭波兮木葉下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於江瀨禮記

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主高四墮曰椒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升清質之

悠悠降澄輝之藹藹楚辭曰白日出兮悠悠長門賦曰望中庭之藹藹若季秋之降霜

列宿掩縹長河韜映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縹繁采飾也毛詩曰倬彼雲漢毛萇

曰雲漢柔祇雪凝圓靈水鏡柔祇地也連觀霜縞周除

冰淨觀飛樹說文曰徐幹七喻曰連君王迺狀晨懽樂宵宴

收妙舞弛清縣賦曰磬襄弛縣周禮曰妙舞麗於陽阿長笛

曰弛釋也字林曰弛去燭房即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

迺涼夜自淒風篁成韻篁竹叢生也風親懿莫從羈孤

遞進親懿親也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

從遊而羈旅聆臯禽之夕聞聽朔管之秋引詩曰鶴鳴

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練

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與絃桐琴也埤蒼曰練擇也練

也說文曰管十二月位在北方故云朔秋引商聲也練

農始削桐為琴練絲為絃侯瑛筆賦曰察其徘徊房露

風采揀其聲音鄭玄禮記注曰選可選擇也

惆悵陽阿防露蓋古曲也文賦曰寤防露與桑間又雖

菱發陽阿鄙人聽之聲林虛籟淪池滅波此言風將息也聲

而大波滅牽秀相風賦曰幽林絕響巨海息波莊子曰子

綦謂子游曰夫大塊噫氣其名曰風是以無作則萬竅

怒號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厲風作則衆竅實及其止則

衆竅虛薛君韓詩章句曰從流而情紆軫其何託愬皓月而

長歌楚辭曰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王逸曰紆曲歌

曰美人邁兮音塵闕隔千里兮共明月楚辭曰望美人

歸賦曰絕音塵於江介託影響乎洛湄淮南子曰臨風

歎兮將焉歇川路長兮不可越楚辭曰臨風歌響杳終

餘景就畢滿堂變容迴遑如失說文曰滿堂飲酒莊子

失色范曄後漢書曰戴良見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欲

晞歲方晏兮無與歸楚辭曰歲既佳期可以還微霜霑

人衣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張又曰微霜兮夜降陳王

曰善迺命執事獻壽差璧左氏傳原成叔曰敢私於執

魯連壽韓詩外傳曰楚襄王敬佩玉音復之無斁毛詩

遣使持白璧百雙聘莊子周無斁爾雅曰斁我有

鳥獸爾雅曰兩足而羽謂之禽四

鵬鳥賦并序

賈誼漢書曰賈誼洛陽人也年十八屬文稱

賈誼於郡中河南太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

門下甚幸愛後文帝召為博士為絳灌馮敬之屬害之於是天子疎之以為長沙王

誼為長沙王傳

漢書云誼為長沙王太傅三年鵬入誼舍又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拜為梁王

傳然文帝之世王長沙者唯有吳芮之子孫耳經史不載其謚號故難得而詳也又景帝十三王傳曰長沙定

王發母唐姬無寵故王卑濕國

三年有鵬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鵬似鴉不祥鳥也

晉灼曰巴蜀異物志曰有鳥小如雞體有文色上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

出域鴉誼既以謫居長沙謫譴也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廼為賦以自廣

自廣自寬也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

爾雅曰太歲在卯曰單閼徐庚子日斜

兮鵬集子舍

李奇曰日西斜時也止于坐隅兮貌甚閑暇

異物來萃兮私怪其故

萃集也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

日讖驗也有徵驗之書河洛所出書曰讖曰野鳥入室兮主人將去請問于

鵬兮予去何之

善曰讖于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

淹遲也速疾也謂鵬廼歎息舉首奮翼

只不能言請對以臆

請以臆中之萬物變化兮固無休

息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

如

蘇林曰轉徙固無休息形氣轉續兮變化而蟪

蛄蟬之蛻化也或曰蟪音蟬如

言

冠子曰變化無窮何可勝言

言

倚福兮禍所伏鶡冠子曰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

過責己脩善則禍去福來也中人憂喜聚門兮吉凶同

域鶡冠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或作最亦聚也董仲

也同域彼吳強大兮夫差以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

子曰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

稽句踐霸世史記曰越王句踐其先允常與吳王闔閭

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為越王闔閭間允常死

乃與師伐越越王句踐使士挑戰射傷吳王闔閭間且死

告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

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王

曰已決之矣遂與師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越敗之夫椒越王

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吳師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

不聽子故至於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

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

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為臣

妻為妾吳王將許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吳王不聽卒

許越平句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吳因留圍之三年越遂

棲吳王於姑蘇山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面曰吾

無以見子胥也高誘淮南子

注云山處曰棲越滅吳稱霸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應

日李斯西游於秦身登相位二傳說胥靡兮廼相武丁

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爰立

作相孔安國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

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夫禍之與福兮

之莊子曰夫道傳說得之以相武丁

何異糾纏字林曰糾兩合繩纏三合繩應劭曰禍福相

也糾索也鶡冠子曰命不可說兮孰知其極終則有始

孰知其極老子道德經曰孰知其極河上公注曰水激

禍福更相生死孰知其窮極時也顏監曰極止也

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迴薄兮振盪相轉言矢飛水流

物所激或旱或遠斯則萬物變化烏有常則乎鶡冠子

曰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迴薄振盪相轉悍與旱同

並戶但切呂氏春秋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黃帝素問曰激矢遠激水旱

為雲天氣下為雨韋大鈞播物兮塊北無垠如淳曰陶昭國語注曰蒸升也

也其氣塊北非有限齊也善曰陰陽造化如鈞之造器

天不可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鵬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且夫天地為

命兮焉識其時鵬冠子曰遲速止息必中且夫天地為

鑪兮造化為工莊子子黎曰今一以天地為大鑪陰陽

為炭兮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則莊子曰人之聚

也聚為生散為死鵬冠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何足控搏控搏愛生之意也孟康曰化而未有極忽然為人兮

每生莊子曰善曰鵬冠子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每生莊子曰善曰鵬冠子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每生莊子曰善曰鵬冠子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每生莊子曰善曰鵬冠子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每生莊子曰善曰鵬冠子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每生莊子曰善曰鵬冠子曰夸虛名也孟康曰每貪也莊子曰貪生

失怙迫之徒兮或趨東西

孟康曰怙為利所誘怙也迫迫貧賤也東西趨利也趨音

娶怙音戌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

地大人者與天合其德愚士繫俗兮

窘若囚拘

莊子曰不肖繫俗窘囚拘之貌求殞切

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

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孔子謂老聃曰形體若槁木似遺物而立於獨也

鵲冠子曰聖人捐物又曰至

人不遺動

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億李奇曰惑惑東西也

也鵲冠子曰衆人

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文子曰得天

之感迫於嗜慾

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莊

之真人也莊子曰虛靜恬淡

寂漠無為者道德之至也

云仲尼問於顏回曰何謂坐忘

忘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

形去智同於大道此謂坐忘

忘司馬彪曰坐而自忘其身

老子曰嗟乎我悲人之自喪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

寥廓忽荒元氣未分之貌廣雅曰寥

乘流則逝兮得坻

深也廓空也鵲冠子曰與道翱翔

則止

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張晏曰坻水中

冠子曰乘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己

鵲冠子曰委命與時往來其生

兮若浮其死兮若休

莊子曰其死若休澹乎若深泉之靜

泛乎若不繫之舟

莊子曰其居也淵而靜其唯人

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

鄧展曰自寶自貴也鄭氏

莊子曰汎若不繫德人無累知命不憂

莊子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

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也又曰聖人循天之理

細故帶

芥何足以疑

鵲冠子曰細故裂蓑蓑與蓆

鸚鵡賦

并序山海經曰黃山有鳥其狀如鸚鵡青羽

舌脚指前後各兩

鸚鵡莫口切

彌正平

范曄後漢書曰彌衡字正平原人也少有才辯而尚氣傲曹操欲見之不肯

往操懷忿而以才名不欲殺之送劉表後復侮慢於表表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衡與之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於衡射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札於衡前曰願先生賦之衡攬筆而作辭彩甚麗後黃祖殺之時年二十六

時黃祖太子射

亦賓客大會有獻鸚鵡者舉酒於衡前曰

彌處士

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也

今日無用娛賓竊以此鳥自遠而至

明慧聰善羽族之可貴

典引曰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願先生為之賦使四坐

咸共榮觀不亦可乎

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

衡因為賦筆不停

綴文不加點其辭曰惟西域之靈鳥兮挺自然之奇姿

體金精之妙質兮合火德之明輝

西域謂隴坻出此鳥也老子曰以輔萬物

之自然河上公曰輔萬物自然之性也西方為金毛有白者故曰金精南方為火觜有赤者故曰火德歸藏毀筮

曰金水之子其名曰羽蒙是生百鳥蔡邕月性辯慧而

今章句曰天官五獸前有朱雀鵠火之體也

能言兮才聰明以識機

禮記曰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王

故其嬉游高峻栖峙幽深

說文曰嬉樂也時立也

飛不妄集翔必

擇林紺趾丹觜綠衣翠衿

說文曰紺深青而揚赤也

采采麗容咬咬

好音

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韻略曰雖

同族於羽毛固殊智而異心配鸞皇而等美焉比德於

眾禽於是羨芳聲之遠暢偉靈表之可嘉命虞人於隴

坻詔伯益於流沙

漢書音義應劭曰天水有大阪曰隴坻尚書帝曰益汝作朕虞孔安國曰

伯益也掌山澤官也尚書跨崑崙而播弋冠雲霓而張

羅雖網維之備設終一日之所加羅文子曰有鳥將來張

之一目也今為一日且其容止閑暇守植安停鵬鳥者羅

之羅即無以得鳥也閑暇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逼之不懼撫之不驚鵬冠子曰迫之寧

順從以遠害不違迂以喪生毛詩序曰君故獻全者受

賞而傷肌者被刑爾廼歸窮委命離羣喪侶委命已見

曰離羣閑以雕籠翦其翅羽淮南子曰天下以為之籠

以盛鳥說文流飄萬里崎嶇重阻埤蒼曰崎嶇不平也

踰岷越障載羅寒暑岷障二山名續漢書曰岷山在蜀

名也毛詩曰二月初吉載女辭家而適人臣出身而事

離寒暑一曰障亭障也主有以託意也時為曹操所迫故寄意以申情家語曰

女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漢書郵都曰已背親而出

身固當奉職也彼賢哲之逢患猶棲遲以羈旅毛詩曰衡門之

適人臣事君逢禍患尚棲矧禽鳥之微物能馴擾以安

處馴順也漢書音義應劭曰擾馴也眷西路而長懷

望故鄉而延佇楚辭曰情慨慨而延佇忖陋體之腥臊

亦何勞於鼎俎晉侯曰予忖度之七本切國語舅犯對

尚書傳曰嗟祿命之衰薄奚遭時之險巖禮斗威儀曰

得極其數楚辭曰何周道之平易然豈言語以階亂將

不密以致危周易孔子曰亂之所生則言語以為階痛

母子之永隔哀伉儷之生離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杜

預曰儷偶也伉敵也楚匪餘年之足惜慙衆雛之無知

辭曰悲莫悲兮生別離

爾雅曰生蜀雞謂鳥子初背蠻夷之下國侍君子之光

儀毛詩曰命于下國非雞也懼名實之不副恥才能之無奇

莊子許由曰美西都之沃壤識苦樂之異宜西都長安

名者實之賓長安樂自古有懷代越之悠思故每言而稱斯斯此也此

之未詳所見言類彼鳥馬而懷代越之思故亦每言而若廼少昊司

辰蓐收整轡禮記曰孟秋之月其嚴霜初降涼風蕭瑟

楚詞曰冬又申之以嚴霜長吟遠慕哀鳴感類毛詩曰哀音聲悽以

激揚容貌慘以顛顛漢書谷永上疏曰贊命之臣靡聞

之者悲傷見之者隕淚毛詩曰涕既隕之放臣爲之屢

歎棄妻爲之歔歔王逸楚詞注曰歔歔啼聲感平生之

游處若壘麓之相須論語曰君子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竹曰麓何今日之兩絕若胡越之異區淮南子曰自

瞻胡越也高誘順籠檻以俯仰闕戶牖以踟躕說文曰

之疏也櫛欄檻也王逸楚詞注曰從曰檻橫曰櫛說文

曰牖穿壁以爲牕也韓詩曰搔首踟躕薛君曰踟躕說文

切踟躕腸誅切想崑山之高嶽思鄧林之扶疏班固漢書

競走渴死棄其杖化爲鄧林上林賦曰夸父與日顧六

翻之殘毀雖奮迅其焉如韓詩外傳蓋乘曰夫鴻鵠心

懷歸而弗果徒怨毒於一隅毛詩曰豈不懷歸苟竭心

於所事敢背惠而忘初左氏傳曰不敢忘初之厚德託輕

鄙之微命委陋賤之薄軀楚詞曰微命力何固期守死以報德

甘盡辭以效愚

論語子曰守死善道毛詩曰欲恃隆恩報之德司馬遷書曰效其癡愚

於既往庶彌久而不渝

渝變也感恩久不變也

鷦鷯賦

并序毛詩曰肇允彼桃蟲詩義疏曰桃蟲今鷦鷯微小黃雀也鷦鷯音焦鷦音遼又方

言曰桑飛郭璞注曰即鷦鷯也自關而東謂之工雀又云女工一云巧婦又云女匠

張茂先

咸榮緒晉書曰張華字茂先范陽人也少好文義博覽墳典為太常博士轉兼

中書郎雖極處雲閣慨然有感作鷦鷯賦後詔加右光祿大夫封壯武郡公遷司空為趙

王倫所害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

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

漢書音義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老子曰人之輕死以其

生生之厚易繫辭曰生生之謂易也色淺體陋不為人用

形微處卑物莫之害

呂氏春秋曰高節厲行物莫之害

繁滋族類乘居

匹游

列女傳姜后曰雖鳩之鳥猶未常見其乘居而匹遊翩翩然有以自樂也

自得之貌毛詩

彼鷽鷽鷽鷽孔雀翡翠

說文曰鷽鷽黃頭赤目五色皆備

鷽鷽也山海經曰景山多鷽鷽黑色多力鷽狀如鷽而文

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鷽雌曰翠異物志曰鷽赤色大

異非雄雌異名也或凌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

天邊之地也楚辭曰載赤霄而

翰舉足以冲天

以自衛

王弼周易注曰翰高飛也史記楚莊王曰有鳥

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然皆負矰嬰繳羽毛

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

繳繫箭線也尚書

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故賦之云爾

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易曰天地造生萬物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道遙楚辭曰多端膠惟

加老子曰道生萬物河圖曰地有九州以包萬類

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莊子曰善攝生者不

於陰育翮翮之陋體無玄黃以自貴字林曰翮疾飛也

呼緣毛弗施於器用肉弗登於俎味左氏傳臧僂伯曰

羽不登於器鳥獸之肉不登鷹鷂過猶俄翼尚何懼於

罽衡尉尉左氏傳然明曰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

詩曰側弁之俄箋云俄傾翳蒼蒙籠是焉游集孫子兵

貌罽罽皆網也鷽之然切翳蒼蒙籠是焉游集法曰林

木翳蒼草飛不飄颻翔不翕習翕習盛貌其居易容其求易

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莊子曰鷽鷽巢林不

食曰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蔭

蘭動翼而逸投足而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委命已見

子曰守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莊子曰鳥高飛

道順理伊茲禽之無知何處身之似智以避矰弋之害

以招累左氏傳曰虞叔有玉虞公求之弗獻既悔之曰

其害杜預靜守約而不矜動因循以簡易文子曰約其

書曰汝惟不矜孔安國曰自賢曰矜淮南子曰任自然

以為資無誘慕於世偽慕然已見上文文子曰去其誘

為害真性傳殺七激曰鷽鷽介其觜距鷽鷽軼於雲際

穆天子傳曰青鷽執犬羊食豕鹿郭璞曰今鷽亦能食

麋鹿山海經曰燁諸之山多鷽郭璞曰似雉而大青色

有角闕死乃止出上黨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
言因背距而為人用也鷓鴣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遐裔
彼晨鳧與歸鴈又矯翼而增逝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
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解嘲曰矯翼厲威美羽而豐肌故
翻淮南子曰鳳皇曾逝萬仞之上徒銜蘆以
無罪而皆斃文子曰羽翼美者傷其骨骸司徒銜蘆以
避繳終為戮於此世淮南子曰鴈銜蘆而翔以備矰繳
結陣以却虎史記太史公曰蒼鷹執鳥而受縶鸚鵡惠而
英布不克於身為世大戮蒼鷹執鳥而受縶鸚鵡惠而
入籠李陵詩曰有鳥西南飛熠燿似蒼鷹上逸楚詞注
籠屈猛志以服養塊幽繫於九重淮南子曰塊然獨處
門兮變音聲以順旨思摧翻而為庸戀鍾岱之林野慕
隴坻之高松鍾岱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

代國也東方朔十洲記曰北海外雖蒙幸於今日未若
有鍾山鸚鵡賦曰命虞人於隴坻雖蒙幸於今日未若
疇昔之從容左氏傳曰羊斟云疇昔之羊子為政杜
鳥鷄表鷄居避風而至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
夫廣川之鳥獸常知而避其災是歲海多大風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漢書曰條
海有提挈萬里飄飄逼畏漢書曰左夫唯體大妨物而
形瓌足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文子老子曰陰陽陶
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鷁鰓巢於蚊睫接大鵬彌乎天隅
晏子春秋景公曰天下有極細者乎對曰有東海有蟲
巢於蚊睫再飛而蚊不為驚臣不知其名而東海有通
者命曰鷁鰓莊子曰北溟有魚其名曰將以上方不足
而下比有餘莊子曰長者不為不足普天壤以遐觀吾又

安知大小之所如莊子北海若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
小之則萬物莫不小則差數觀矣歸田賦曰安知榮辱之所如

文選卷第十三

文選卷第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廣圻

彭澤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鳥獸

顏延年赭白馬賦并序

鮑明遠舞鶴賦

志上

班孟堅幽通賦

鳥獸

赭白馬賦

劉芳毛詩義證曰彤白雜毛曰駁彤赤也即赭白也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

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為秘書監太常卒

驥不稱力馬以龍名

論語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豈不

以國尚威容軍馱

音伏馱迅而已傳玄乘輿馬賦曰功用

顯又曰文榮其德武耀其威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

天山崩風盪河漢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馱顏庾同時

未詳所見毛詩曰四牡有騶毛長

實有騰光吐圖疇德

瑞聖之符焉

尚書中候曰帝堯即政七十載脩壇河洛

龍馬賦曰或有奇貌絕足蓋為聖德而生疇昔也黃伯仁是

以語崇其靈世榮其至我高祖之造宋也

諱裕字德興彭城縣人後封宋王受晉禪

五方率職四隩入貢

禮記曰中國

侯以時

入貢

尚書曰王府則有周書曰犬戎文馬赤身左乃有

乘輿赭白特稟逸異之姿妙簡帝心用錫聖阜

誅曰妙簡帝心用錫見下文司馬彪莊子注曰假皇服

御順志馳驟合度

衰而藝美不忒

恩隱周渥

歲老氣殫斃于內棧

樂曰我善治馬編之以阜棧也少盡其力有惻上仁

馬彪曰棧若樛牀施之濕地也

詩韓

外傳曰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問其御者此何馬也曰公家畜也疲而不用故出之子方喟然嘆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帛乃詔陪侍奉述中旨而贖之長楊賦曰自上仁所不化乃詔陪侍奉述中旨

末臣庸蔽敢同獻賦其辭曰我宋文帝十七年也沈惟宋二十有二載盛烈光乎重葉宋文帝十七年也沈約宋書曰文帝諱義

隆武帝第二子也烈業也自武至武義粵其肅陳文教文故曰重葉毛萇詩傳曰葉世也南鄰尚書曰泰階之平迄已優洽偃武脩文曰孔安國曰脩文教也

可升興王之軌可接泰階已見上國語訪國美於舊史考方載於往牒兩都賦序曰國家之遺美西京賦曰學

書音義曰四方之昔帝軒陟位飛黃服阜春秋命歷序飛黃服阜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角乘之壽三千歲

也后唐膺錄赤文候曰

注漢道亨而天驥呈才杜預曰左氏傳注曰亨通也天馬

帝元鼎四年馬生渥注水界中李斐曰南陽新野有暴利奇異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羣野馬中有

水旁後馬既習久之代土人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魏德林而澤馬効質魏志曰文帝黃

初中於上天馬歌澤馬伊逸倫之妙足自前代而間出孫

弘贊曰異並榮光於瑞典登郊歌乎司律瑞典吐圖也

之司郊祀也所以崇衛威神扶護警蹕魯靈光殿賦曰

神漢儀曰皇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精曜協從靈物咸秩精曜也尚書曰龜筮協從又曰咸秩無文秩序也

暨明命之初基聲九區而率順爾雅曰暨及也明命謂高祖也九區九服也尚

書伊尹曰先王顧謨天之明命劉駒有肆險以稟朔或

踰遠而納賁肆險人慕化也長楊賦曰故平不肆險魏

賁蒼頡篇曰賁財貨也聞王會之阜昌知函含夏之充物

也說文曰賁會禮也阜盛也周書王會曰成周之會鄭玄曰王城既成大會

諸侯及四夷也漢書郊祀歌曰敷華就實既阜既昌揚

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服虔曰函諸夏也漢摠六服以

收賢掩七戎而得駿收賢取賢善之馬也周禮曰王畿

斯為六服爾雅曰九夷八狄七戎蓋乘風之淑類實先

景之洪脣崔駰七依曰服飛兔之西蓋乘風之淑類實先

先景之乘劉邵魏明帝詩故能代駮象輿歷配鈎陳鄭

伯坐養信聖祖之蕃錫留皇情而驟進帝祖高祖也皇文

魏都徒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相馬經曰良馬可以

賦者髮額上毛也尾欲梢而長梢所交切張敞集曰蒼蠅

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相馬經曰頭似削成尾如植髮

目中清明如鏡或云兩目中旋童子中人頭足皆見言

馬經曰頰欲圓如懸壁因謂之雙壁其盈滿如月異相

馬頌曰雙壁似月異體峯生殊相逸發峯生若山超據

絕夫塵轍驅騶迅於滅沒劉歆遂初賦曰馬龍騰以超

之年長矣子之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

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

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簡

告天下之馬也李尤馬鞍銘曰驅騶馳逐騰踊覆踐簡

偉塞門獻狀絳闕塞紫塞也見燕城賦有開故曰門

絳關旦刷幽燕書秣荆越馬江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

預曰以粟飯馬曰秣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經

幽燕荆越四地名也教敬不易之典訓人必書之舉經

惟祖爰游爰豫孟子曰一游一飛輶軒以戒道環轂騎

而清路鍾文曰必令河伯戒道道先也清路已見射雉

賦勒五營使按部聲八鸞以節步按部薛綜東京賦注

曰馬步齊則鸞聲和應劭漢官儀曰大駕鹵簿五營具

服金組兼飾丹雘曰卓衆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左氏傳

丹雘二色也郭璞山海經曰雘為甲也寶鉸星纏鏤章

霞布鉸裝飾也章采文也素宏進迫遮迺却屬輦輅

謂之遮迺漢書音義晉灼曰迺古列字欽聳擢以鴻驚時

渡略而龍翥薛綜西京賦注曰欽忽也說文曰欽有所

驚鴻甘泉賦曰迺渡略綏綦張景弭雄姿以奉引婉柔

心而待御既畢先輅乃發至於露滋月肅霜戾秋登禮

雅曰孟秋之月天地始肅爾王于興言闡肆威稜毛詩曰

出宿聲類曰帝報李廣曰威稜儼乎鄰國又曰興言臨廣

望坐百層市劉梁七舉曰鴻臺百層于雲參差料武藝品

驍騰字林曰料量也夏侯渚馳射賦曰參武藝流藻周

以遊遨說文曰驍良馬也廣雅曰騰奔也

施和鈴重設

流藻周流藻畫也應場馳射睨影高鳴將

超中折

相馬經曰馬有分馳迴場角壯永埒南都賦曰

馳乎沙場曹毗馬射賦曰脩埒坦其平舒

別輩越群絢練負絕

絕捷趨夫之敏手促華鼓之繁節

國尚書傳曰躡健也敏疾也

言射有常儀鼓有常節今以馬馳之疾故加捷促也應

場馳射賦曰繪動鼓震讚聲雷潰魏略司馬景王與許

允書曰震華經玄蹄而電散歷素支而冰裂

鼓建朱節也皆射帖名也言馬既良射者亦中故玄蹄電散素

支冰裂也邯鄲淳藝經曰馬射左邊為月支二枚馬蹄

三枚膺門沫赭汗溝走血深相馬經曰膺門欲開汗溝欲

流赭應劭曰大宛馬汗血濡也流蹤迹回唐畜怒未

沫如赭也如涓曰沫或作類音悔乾心降而

洩方言曰洩歇也南都賦曰收驩命駕分背

洩回唐東都主人曰馬既餘足士怒未洩

微怡都人仰而朋悅

乾喻文帝也周易曰乾妍變之態

既畢凌遽之氣方屬

凌遽已見西京賦鄭跼鑣縛之牽

制隘通都之圈束

字林曰跼蹐行不申也得通都馳騁

文曰圈養眷西極而驤首望朔雲而蹠足

漢書天馬歌

西極又曰武帝得烏孫馬名天馬後更名西極馬鄒陽

上書曰交龍驤首曹顏遠感舊賦曰胡馬仰朔雲越鳥

良馬蹠足又圍棊賦曰將使紫燕駢衡綠地衛轂

民治則馬有紫燕蘭池劉邵趙都賦曰良馬則飛兔奚斯常

驪紫燕衡車衡也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鄭玄曰赤文

而綠地纖驪接趾秀騏齊

李斯上書曰乘纖離之馬尸子曰

文也音其覲王母於崑墟要帝臺於宣嶽

史記曰造父取

駮京媚切

林盜驪驊騮駮獻之繆王繆王使造父為御西巡狩見王

母樂之忘歸列仙傳西王母在崑崙崑崙山海經曰鼓鍾之

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跨中州之轍迹窮神行之

軌躅帝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世有大人於中州列子曰黃

其步神行而巳轍迹穆王也然而般于遊畋作鏡前王曰文

見下文軌躅已見魏都賦王不敢盤于遊畋孟子曰詩云殷鑑不遠肆於人上取

悔義方肆敢也左氏曰師曠諫晉悼公曰天之愛人甚

表曰為國取悔左氏傳石天子乃輟駕迴慮息徒解裝

孔叢子曰孔子歌曰喟然曰慮題彼泰山嵇康贈秀才

詩曰息徒蘭圃王逸荔枝賦曰慮裝不及解許慎淮南子

注曰裝鑒武穆憲文光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有車轍

束也馬迹焉漢書武帝好大宛馬使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曰孝文皇帝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

後吉行日三十山行日五十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

於是乃還其馬東觀漢記光武紀曰是時名都王國有

獻名馬振民隱脩國章小雅曰振救也國語祭公謀父

駕鼓車振民隱脩國章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韋昭曰

隱痛戒出豕之敗御惕飛鳥之時衡趙簡子曰王子期為

也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期齊轡策而進之

若鳩翩飛而時於衡御者斃之古文周書曰穆王田有黑鳥

於乘傷帝左股案漢明帝起居注云帝向太山至榮陽

有鳥鳴輒中郎將王吉引弓射殺之將以示帝曰鳥鳴

輒彎弓射洞宵腋陛下壽萬歲臣受二千石乃賜帛二

百匹東觀漢記朱勃上書理馬援曰飛故祗慎乎所常

鳥時衡馬驚觸虎物類相生亦無不有故祗慎乎所常

忽敬備乎所未防王弼周易注曰敬慎防備於人之倏忽

輿有重輪之安馬無泛駕之佚重輪已見東京賦漢書

之而已應劭處以濯龍之奧委以紅粟之秩盧植集曰

曰泛覆也鄭玄尚書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廐馬三百匹鄭玄尚書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累加之也鄭玄周禮注曰秩祿稟也紅粟已見吳都賦

服養知仁從老得卒鳥鵲賦曰屈猛志以服養嵇康養
加弊帷收什質禮記孔子曰弊帷不棄為埋馬也天情周皇恩畢魏都賦曰

皇恩畢

亂曰惟德動天神物儀兮尚書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先致白

狐白虎諸於時駟駿充階街兮佳駟說文曰駟壯也言駟

神物乃下於時駟駿充階街兮魏都賦曰冀馬填廐而駟駿名也稟靈月駟祖雲螭兮春秋

王逸楚詞注曰駟駿馬名也稟靈月駟祖雲螭兮記云地生月精為馬漢書曰漢中星為天駟黃伯仁龍

馬賦曰資玄螭之表像似靈則之矩則郭璞遊仙詩曰雲螭非雄志倜儻精權奇兮漢書天馬歌曰倜儻卓異也

我駕既剛且淑服鞿羈兮周禮曰師曠見太子太子曰詩云

好脩姁以鞿羈兮王逸曰羈效足中黃殉驅馳兮曹植

琳書曰驥駟不常步應良御而効足漢書舊儀曰中黃

門駟馬又大宛馬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曹植令曰今皇

帝損乘車之副願終惠養蔭卒枝兮漢書疎廣曰此金

竭中黃之府老臣毛詩曰竟先朝露長委離兮朝露至危而又先之

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曹子建自試表曰常恐先朝露

楚詞曰遂萎絕而離異禮記曰哲人其萎乎家語為委

萎與委古字通

舞鶴賦

鮑明遠

散幽經以驗物偉胎化之仙禽相鶴經者出自浮丘公

子者學仙於子晉得其文藏於嵩高山石室及淮南八

公採藥得之遂傳於世鶴經曰鶴陽鳥也因金氣依火

精火數七金數九故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千六百

年形定而色白又云二年落子毛易黑點三年頭赤七

年飛薄雲漢又七年學舞復七年應節晝夜十二鳴六

十年大毛落茸毛生色雪白泥水不能汚百六十年雄

雌相見目精不轉孕千六百年飲而不食食於水故喙
 長軒於前故後短栖於陸故足高而尾周翔於雲故毛
 豐而肉疎行必依洲嶼止必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
 人之騏驥也隆鼻短口則少眠露眼赤精則視遠頭銳
 身短則喜鳴四翎亞膺則體輕鳳翼雀毛則善飛龜背
 鼈腹則能產軒前垂後則善舞洪髀纖趾則能行
 鍾浮曠之藻質抱清迴之明心曹植曰鍾當也指蓬壺而
 翻翰望崑閬而揚音蓬壺崑閬見上崑市日域以迴鶻窮天步而
 高尋相鶴經曰一舉千里不崇朝而徧四方者也長揚賦曰東震日域毛詩曰天步艱難陸機擬古詩曰
 衆衆光天步然文雖出彼踐神區其既遠積靈祀而方
 而意並殊不以文害意也精含丹而星曜頂凝紫而烟華
 多壽踰千歲故云方多精相鶴經曰露目引負吭之纖婉頓脩趾之洪嬌吳都賦
 相鶴經曰高脚疎節則多相鶴經曰高脚疎節則多壘霜毛而弄影振玉羽而臨
 赤精則視遠相鶴經曰高脚疎節則多

霞閔鴻羽扇賦曰同皦素朝戲於芝田夕飲
 乎瑤池田十洲記曰鍾山在瑤池之中地仙家數千萬耕
 母于瑤池之上厭江海而游澤掩雲羅而見羈新序曰晉文公
 鵠保河海之中厭而從之小澤必有去帝鄉之岑寂歸
 人寰之喧卑莊子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歲崢嶸而愁
 暮心惆悵而哀離物之高雅曰崢嶸高貌歲之將盡猶於是
 窮陰殺節急景凋年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神農
 之月殺氣浸盛涼沙振野箕風動天風易卦通驗曰巽氣至則大
 行離於箕者風易緯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
 日箕風飄石折樹嚴嚴苦霧皎皎悲泉冰塞長河雪
 滿羣山海賦曰羣既而氛昏夜歇景物澄廓廣雅曰星

翻漢迴曉月將落

魏文帝雜詩曰天漢迴西流

感寒雞之早晨憐霜

鴈之違漠

雪賦已見

臨驚風之蕭條對流光之照灼

詩曰一紀如流光

唳清響於丹墀舞飛容於金閣

王故鶴聲也八

賦曰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力計切丹墀又七年舞應

節始連軒以鳳蹕終宛轉而龍躍

海賦曰翔霧連軒相

尚書曰鳥獸踳踳龍躍已見吳都賦

躑躅徘徊振迅騰摧

或飛騰或摧折驚身蓬

集矯翅雪飛

如蓬之集如雪之飛相鶴經曰毛落茸毛生色雪白

離網別赴合

緒相依

綱緒謂舞之行列也言或將與中止若往而歸

颯沓矜顧遷延遲暮

颯沓羣飛貌矜顧矜莊相顧也遷延徐退也高唐賦曰遷延引身楚

詞曰恐美人之遲暮王逸曰暮晚也逸翻後塵翺翥先路

在路之先楚詞曰吾導夫先路

指會規翔臨岐矩步

會四會之道岐路也四會已見燕

城賦爾雅曰二達謂之岐郭璞曰岐道傍出

態有遺妍貌無停趣奔機逗

徒

節角矇

代力

分形

機節舞之機節奔獨赴也說文曰長揚

緩驚並翼連聲輕迹凌亂浮影交橫

交橫而

衆變繁姿

參差洊

見密傳玄乘與馬賦曰繁姿

煙交霧凝若無毛質

毛羽與煙霧同

風去雨還不可談悉

愈風雨既除而色

散魂而盪目迷不知其所之

韓詩曰聊樂我魂

而雲罷整神容而自持

星離分散也雲罷俱止也韓子曰

持自整持也神女賦曰頰薄怒而自持

仰天居之崇絕更惆悵以驚思

述行賦曰皇家赫赫而

當是時也燕姬色沮巴童心恥

文十四

左氏傳曰齊侯伐北燕人歸燕姬巴童巾拂兩停丸劍

巴渝之童也毛萇詩傳曰沮猶壞也

雙止項沈約宋書曰晉初有公莫舞今之巾舞也相傳云

袖之遺式又江左初有拂舞舊云拂雖邯鄲其敢倫豈

舞吳舞西京賦曰跳丸劍之揮霍

陽阿之能擬漢書有邯鄲鼓負古樂府曰黃金為君門

阿已入衛國而乘軒出吳都而傾市左氏傳曰衛懿公

見上云軒大夫車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有女王與

注云軒女會食蒸魚王嘗半女怨曰王食魚辱我不忍久

夫乃自殺闔閭痛之葬於邦西閭門外鑿池積土為山

石為擲金鼎玉盃銀樽珠襦之寶以送女乃舞白鶴於

吳市中萬人隨觀遂使男女與守馴養於千齡結長悲

鶴俱入墓門因塞之以送死

於萬里鵠相隨飛隨飛適荒裔雙翻浸長風須臾萬里逝

志上

幽通賦

漢書曰班固作幽通賦以致命遂志賦云觀幽人之髣髴然幽通謂與神遇也

班孟堅

系高項之玄胃兮

曹大家曰系連也胃緒也高高陽氏

顓頊之子孫也水北方黑行故稱玄也高陽氏中

葉之炳靈漢書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故曰炳靈

文初生於夢澤中虎乳之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風

號秦滅楚遷晉代之間因氏焉毛詩曰昔在中葉

飄風而蟬蛻今雄朔野以颺聲曹大家曰飄風朔方也言

己先人自楚徙北至朔方也如蟬蛻之剖後為雄桀揚

其聲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漢書曰始皇

孝惠高后時以財雄北邊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

上京晉灼曰皇漢皇也應劭曰紀世也鴻鳥也漸進也

言先人至漢十世始進仕有羽翼於京師也成帝

之初班况女為婕妤好父子並在長安巨滔天而泯夏兮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
考遘愍以行謠應劭曰王莽字巨君曹大家曰滔漫也
行歌謠意欲救亂也詩云我歌終保己而貽則兮里上
且謠象恭滔天行謠言憂思也
仁之所廬終猶竟也言考能自保己又遺我法則也莊
大家曰貽遺也里廬皆居處名也言我父早終遺我善
法則也何謂善法則乎言為我擇居處也孔子曰里仁
美為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前烈先祖也言己
先祖窮遭王莽達則必富貴濟渡民人惠利之風有令
名於後世也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呂
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一也咨孤蒙之眇眇兮
樂非窮達異也道得於此窮達一也
將圯皮絕而罔階言已孤生童微陋鄙薄將毀絕先祖
之迹無階路豈余身之足殉兮達世業之可懷項岱曰

曹大家曰達恨也懷思也達或作悻悻亦恨也靖潛處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自茲以降世業不替也
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不
居忽復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之不玷應劭曰拾更
與鄉人更進也曹大家曰庶此異行不玷先人魂煢煢
之道也毛詩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拾巨業切魂煢煢
與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曹大家曰言人之晝所思想
夢登山而迴眺兮觀幽人之髮髯項岱曰幽人神人也曹大
家曰登山遠望見深谷攬葛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越
之中有人髮髯欲來也
勿墜曹大家曰言夢臨深谷欲眇眇兮瞻思韋昭曰音
心矇矇猶未察仰曹大家曰眇眇旦明也言已旦黃神
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應劭曰黃黃帝也作占夢
書邈遠也言黃神邈遠無

所質問依其遺識文以留臆為對也曰乘高而選神兮
淮南子曰黃神嘯吟遺識謂夢書也
道遐通而不迷遇曹大家曰選遇也言己緣高而葛絲絲
於膠木兮詠南風以為綏有曹大家曰詩周南國風曰南
福履綏之象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祇曹大
安樂之象也
祇敬也大雅曰人亦有言進退維谷小雅既訊爾以吉
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此皆敬慎之戒也
象兮又申之以惴惴也爾雅曰訊告也曹大家曰惴惴
孟晉以迨羣兮辰倏忽其不再勉也晉進也迨及也條
過也言何不勉也而及羣時早得進用日承靈訓其虛
月條忽將復過一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承靈訓其虛
徐兮屹盤桓而且俟曹大家曰靈神靈也虛徐狐疑也
其虛其徐周易曰惟天地之無窮兮鮮生民之晦在曹
初九盤桓利居貞

家曰鮮少也晦亡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
一百二十年少者亡幾耳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有
時紛屯遭與蹇連兮何艱多而智寡漢書音義曰世艱
曹大家曰屯蹇皆難也周易
之所禦曹大家曰往蹇來連上聖迂而後拔兮雖群黎
絕糧皆觸難然後自拔張晏曰豈眾人之所能預昔
自防止耶曹大家曰寤為迂也毛詩有曰羣黎百姓
衛叔之御音訝昆兮昆為寇而喪予國奈何文公遂衛
侯而立叔武叔武立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
終殺叔武何休曰叔武訟治於晉文公令曰叔武篡我
侯使還管轅弧欲斃讎兮讎作后而成己左氏傳曰呂
邾將殺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變化故而相詭兮
劉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之
孰云預其終始誰能預知其始終吉凶也
雍造怨而

先賞兮丁繇惠而被戮漢書曰六年春正月己日封功臣二十餘人上居南宮從複

道上見諸將往往偶語以問張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為不足徧封而恐以過失誅故相聚謀反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羣臣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上曰雍齒與我有故數窘我張良曰今急先封雍齒羣臣見雍齒先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封雍齒為什方侯什音十又丁公為項羽將逐窘漢王漢王謂丁公曰兩賢豈相阨哉丁公引兵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漢王**栗取弔于道**音由也吉兮

王膺慶於所感應劭曰孝景栗姬也孝景立栗姬男為太子蚤失母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立王婕妤好為愈患以憂死又曰孝宣王皇后初為婕妤好許后薨上憐

養太子**叛迴亢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曹大家曰皇后令母

也迴邪也亢僻也禍福相反韓詩曰謀猶迴亢淮南子曰塞上之人有善馬者其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

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何遽不為禍乎家富馬其子好騎墮而折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

足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變化單治裏而不可測鶡冠子曰禍乎福所倚福乎禍所伏**單治裏而**

外凋兮張脩爆博而內逼曹大家曰治裏謂導氣也爆

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行年七十而猶嬰兒之色不幸遇饑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懸薄無不趣義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聿中龢為庶幾**

兮顏與冉又不得曹大家曰聿惟也顏淵也冉冉伯

早夭伯牛被疾俱不得其死也論語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又曰伯牛有疾**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

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隱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孔丘之徒

數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安惴惴而
 之且與其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
 不肥兮卒墮身乎世禍言子路不避惴惴亂貌
 身於世遊聖門而靡救兮雖覆醢其何補路曹大家曰子
 之禍也無救禍防患之助既身死於衛覆醢不食何補益
 乎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引使者而問其故使者曰
 曰醢之矣固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應劭曰
 遂命覆醢固行行胡其必凶兮免盜亂為賴道應劭曰
 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論語曰子路行行如也子路
 若由也無得其死然又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
 有勇而無義為盜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胃而零茂
 義為盜形氣發於根柢帝兮柯葉彙胃而零茂
 本也應劭曰彙類也曹大家曰零落也張晏曰言人稟
 氣於父母吉凶天壽非獨在人譬諸草木華葉盛與零
 落由本恐魍魎之責景兮羌未得其云已應劭曰諸子
 逢災路害或疑其身或非其師是由魍魎問景乃未得

非三子之行殊不知吉凶之由命也故云恐罔兩之責
 景羌未得其實言也莊子曰罔兩問景曰曩子行今子
 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景曰吾有待而然黎
 者也郭象為罔兩司馬彪為罔浪罔浪景外重陰也黎
 涪耀于高辛兮辛氏疆大於南汜重黎有大明之德於
 孫故楚彊大於南汜也國語曰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
 為高辛氏火正以涪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
 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涪大也耀明也章顯也
 史記曰楚之先祖出自重黎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
 汜楚姓贏取威於伯儀兮姜本支乎三趾應劭曰贏秦
 伯益在唐虞為有儀鳥獸百物之功秦所由取威於六
 國也姜齊姓也趾禮也齊伯夷之後伯夷為虞舜典天
 地人鬼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劉德曰人
 道之禮也既仁得其信然兮仰天路而同軌
 馮衍顯志賦曰惟天路之同軌東鄰虐而殲仁兮王
 合位乎三五曹大家曰東鄰謂紂也殲盡也仁謂三仁
 也周易曰東鄰殺牛國語曰冷周鳩對景

王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
辰在斗柄星在天龍星與日辰之位在北維顓頊之所
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龍及析木者有建星及
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姓伯陵之後逢公所馮神也
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五
位歲日月星辰也三年逢公所馮周分野所在農祥也
經緯也**戎女烈而喪孝兮伯祖歸於龍虎**驪姬也烈酷也
老也子申生也左氏傳曰晉獻公娶驪姬為夫人生奚齊
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速祭之太子祭歸胙于公姬真
毒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縊
于新城姬諧諸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應劭曰伯文
公也孟康曰歲在卯出歷十九年過一周歲在酉入卯
東方為龍酉西方為虎也國語晉侯問簡子曰吾其濟
乎對曰公以辰出而以參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
入皆晉祥也必伯諸侯也**發還師以成命兮重醉行而**
自耦曹大家曰發武王名也項岱曰重晉文公重耳也
王觀兵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
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左氏傳曰晉公子及齊桓公妻之

公子安之姜與**震鱗鱗**繼于夏庭兮匝三正而滅姬應
曰震為龍鱗蟲之長鱗沫也曹大家曰三正謂夏殷周
也史記曰夏后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
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發而觀之龍亡而鱗流于庭化為
龜童妾而遭之既笄而孕生子懼而棄之有收之奔褒
褒人有罪入棄子以贖罪謂之褒姒幽王廢申后立褒
姒為后廢后父申侯怒攻**翼羽化于宣宮兮彌五辟而**
成災曹大家曰易巽卦為雞雞羽蟲之屬故言羽也應
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莽篡也五辟謂王后元
帝也成帝也哀帝也平帝也辟君也故云終五辟而成
災**道脩長而世短兮負冥默而不周**曹大家曰負遠貌
也長遠人世促短當時冥默不能見徵應也周至也言天道
之所至也劉德曰冥默玄深不可通至**胥仍物而鬼詎**
侯兮乃窮宙而達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詎謀也易
侯乃窮宙而達幽曰人謀鬼謀百姓與能往古來今

曰宙聖人須因卜筮然後**媯巢姜於孺筮**曰筮祀于謀鬼神極古今通幽微也

契龜應劭曰媯陳姓也巢居也姜齊姓也旦周公名也完奔齊又曰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也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異國必姜姓也又曰懿氏卜妻姜氏其妻占之曰有媯之後將育于姜杜預曰敬仲陳公子完也左氏傳王孫滿曰周宣王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毛詩曰爰契我龜**宣曹**

興敗於下夢魯衛名謚於銘謠也曹大家曰宣周宣王衆維魚矣大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維豐年宣王竟中興左氏傳曰初曹人夢衆魚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強許之及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己背晉而好宋宋人代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又曰師己曰吾聞文成之世童謠有之禍父喪勞宋父以驕杜預曰禍父昭公宋父定公也應劭曰昭公死于野井定公即位而驕也莊子曰衛靈公卜葬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有銘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理之靈之爲靈

夫矣**妣聆呱而劾**何石**芳許相理而鞠**條應劭曰妣叔子字林曰呱子啼聲也左氏傳曰叔向娶申公巫臣氏生伯石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非是莫喪羊舌氏杜預曰姑叔向之母也應劭曰刻其必滅羊舌氏本或爲劾項岱曰舉罪曰劾漢書曰周亞夫爲河內守許負相之曰縱理入口此餓死法也後亞夫封條侯爲丞相人上變告子事連亞夫亞夫詰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毛**道混成而自然**芳術同原而分流大曹萇詩傳曰鞠告也

家曰大道神明混沌而成言人生而心志在內聲音在外骨體有形事變有會更相爲表裏合成一體此自然之道至於術學論其成敗考其貧賤觀其富貴各取一槩故或聽聲音或見骨體或占色理或視威儀或察心志或省言行或考卜筮或本先祖如水道法自然也**神**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道法自然也

先心以定命芳**命隨行以消息**曹大家曰言人之行各故爲徵兆於前也雖然**幹流遷其不濟**芳故遭罹而羸亦在人消息而行之

縮項岱曰幹轉也遷徙也羸過也縮不及也遭遇也罹禍相三樂同於一體兮雖移易而不忒應劭曰晉大夫及也子盈書賢而覆壓惡而害盈曹大家曰天命祐善災惡非有差也然其道廣大雖父子百葉猶若一體也左氏傳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壓能及人武子之施沒矣而壓之惡洞參差其紛錯兮斯衆兆之所惑曹大家曰衆庶也兆人也報應參差不齊所哈周賈盪而貢憤兮齊死生與禍福周賈誼曰周莊潰也憤亂也盪盪不知所守也莊周賈誼有好智之才而不以聖人為法潰亂於善惡遂為放盪之辭莊周曰生為徭役死為休息賈誼曰忽然為抗爽言以矯情兮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信畏犧而忌鵬項岱曰抗極過差之言以矯枉其情耳莊子曰或聘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

犧牛平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鵬鳥已見上文所貴聖人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曹大家曰至論謂五經六藝所義斷之不可貪苟生而失名物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論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守孔約而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不貳兮乃輔德而無累曹大家曰孔甚也輔輕也言聖人所守甚約而無二端則平心立而思慮輕矣輔德德輕而易行也毛詩曰德輔如毛民鮮克舉之曹大家曰以乃為內晉灼曰與萬物無害也三仁殊於一致兮夷惠并而齊聲項岱曰三仁所行曹大家曰柳下惠以不去辱身為善伯夷以高逝為賢言去留適等也論語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又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降志辱身也以蕃魏兮申重繭以存荆木段干木也蕃魏已見魏都賦呂氏春秋曰田贊說荆王

曰若夫偃息之義則未之識也高誘曰段干木偃息以安魏也淮南子曰申包胥重繭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國高誘戰國策注曰重繭累胝也繭古典切胝竹遲紀焚躬以衛上兮皓頤志而弗傾漢書曰項羽圍漢切楚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信乃乘王車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紀信王得與數十騎出遁羽見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去矣羽燒殺信項岱曰皓出遁羽見信問也漢書曰索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侯草木之區別兮苟能實其必榮曹大家曰侯雖深山張晏曰苟能有仁義之道必有榮名也要沒世論語子夏曰君子之道譬諸草木區以別矣

而不朽兮乃先民之所程論語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先大夫藏文仲既歿其言立此之謂不朽觀天網之絃覆毛詩曰匪先人是程毛萇曰程法也

兮實斐謀而相訓曹大家曰斐輔也忱誠也相助也訓教也項岱曰天網大覆人上非不信

也誠欲有誠實於世間亦當相輔助教也尚書謨先聖曰天威斐忱謀與忱古字通也訓或為順

之大猷兮亦鄰德而助信曹大家曰謨謀也猷道也言為鄰人所助也孔子曰天所助順也人所助信也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論語曰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素文信而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孔子作春秋素王之王文以明示禮度之信而致麟封其後為紹嘉公係殷為二代之客也春秋緯曰麟出周亡故立春秋制素王授當興也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氣而入微曹大家曰養誠則通於天地有生之最神靈也誠能致其養流睇而

援號兮李虎發而石開曹大家曰睇眄也淮南子曰楚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援抱樹號矣流或為由非也漢書曰李廣居右北平獵見草中石以為虎

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非精誠其焉通兮苟無實其

孰信曹大家曰非精誠操末技猶必然兮矧耽躬於道

真項岱曰矧况耽樂也言由基李廣奮精誠於末技感

子曰道之真登孔昊而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

也孔夫子也羣龍喻羣聖也自伏羲下訖孔子朝貞觀而

夕化兮猶誼己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誼忘也易曰天

聞大道而夕死可也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若脣彭而偕老兮訴

來哲而通情言人若欲脣彭祖之年偕老聯之壽當訊

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亂曰天造草昧立性命

兮曹大家曰亂理也天道始造萬物草創於冥復心引

道惟聖賢兮

曹大家曰明道在人身誠能復心而弘之

心乎孔子曰人能渾元運物流不處兮曹大家曰渾大

物萬物也言元氣周行終始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

言人生能保其身死有遺名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曹大

取誼以道用兮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

也憂傷天物忝莫痛兮曹大家曰憂傷生耻辱也橫天於物皓

爾太素曷渝色兮曹大家曰皓白也素質也渝變也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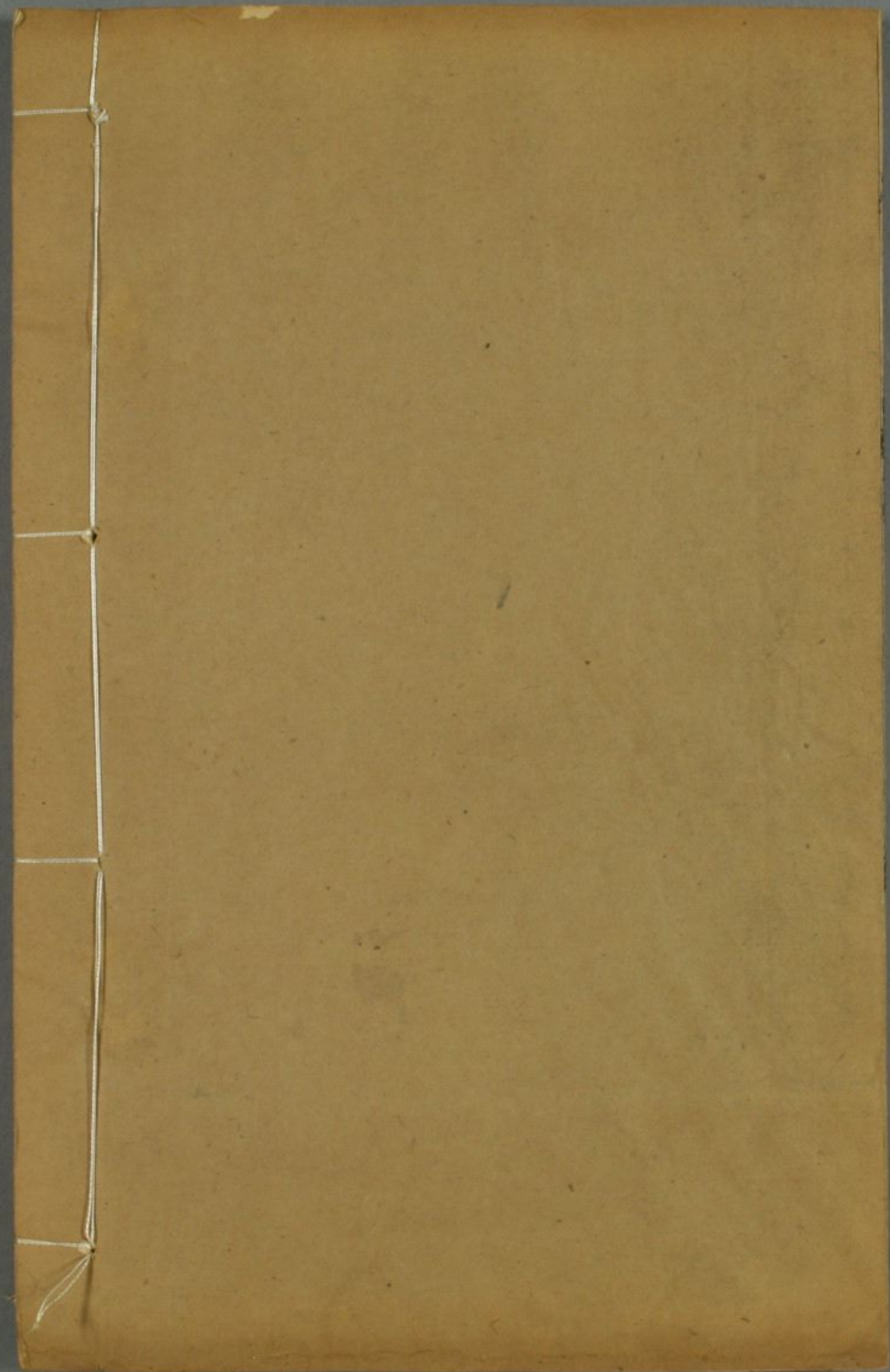
流俗是為白爾天質尚越其幾淪神域兮曹大家曰大

何有渝變之色也尚越其幾淪神域兮素不染神色

不變則庶幾於神道之幾微而入

於神明之域矣子曰知幾其神乎

文選卷第十四





文選
第六冊
卷十五至卷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6

60

65

70

75

80

85

文庫 11
D 82
6

文選卷第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定

張讀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中

張平子思立賦一首

歸田賦一首

思立賦

平子名衡南陽西鄂人也漢和帝時爲侍中順和二
帝所讒蔽意不得志欲游六合之外勢既不能義又不可
但思其立遠之道而賦之以申其志耳系曰回志竭來從
立謀獲我所求夫何思立而已
舊注善曰未詳注者姓名
老子曰立之又立衆妙之門
詳其義訓甚多踈略而注又稱愚以
爲疑非衡明矣但行來既久故不去

仰先哲之立訓芳雖彌高而弗違

訓教也彌終也違避也
善曰論語顏回曰仰之

文十五

010190555076

48-11981

彌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里宅皆居也焉猶安也善曰論語曰里仁為美

潛服膺以永靚兮繇日月而不衰善曰禮記曰服膺拳拳方音曰靖思也靖與靚同

字林曰伊中情之信脩兮慕古人之貞節脩善也貞誠也善曰楚靖審也

曰原生受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竦立也止禮也善曰楚詞曰遵繩墨而不

頗廣雅曰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搏搏垂貌善曰戰國策楚王曰寡人心搖

搖然如懸旌毛詩曰勞心團團憂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勞也又曰心之憂矣如或結之

枝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縹幽蘭之秋華兮又旌明也製裁也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縹幽蘭之秋華兮又

綴之以江離縹系也幽深也善曰楚辭曰結深蘭之亭又曰扈江離與

曰婦人之憚謂之縹今之香囊在男曰憚在女曰縹縹一名縹爾雅然則縹者即繫囊之繩也說文曰縹網中繩縹音縹

芳允塵邈而難虧縹積衣縫也允信也塵久也邈遠也虧歇也善曰子虛賦曰縹積縹縹上林賦曰酷烈淑郁楚

辭曰芳菲菲芳難虧既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姱大也麗好也鮮寡也攸所也

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奮動也幽獨守此大陋兮敢

怠遑而舍勤怠懈也遑暇也勤勞也善曰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尚書帝曰明明揚仄陋毛詩曰不敢怠遑左氏傳曰

人生幸二八之選虞兮嘉傳說之生殷二八八愷八元也選遇也善曰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

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言此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長也八愷者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倉舒隕愷禱鉞

大臨庖降庭堅仲容叔達言此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尚書曰高宗夢得說

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尚前良之遺風兮惘後辰而無

及尚庶幾也良善也惘痛也言我後時將無及也惘他公切善曰楚辭曰竊慕詩人之遺風

予不羣而介立楚辭曰介特也善曰毛詩曰獨

棲兮悲淑人之希合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山海經曰蛇

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彼無合而何傷兮患眾偽之冒真合無

鷺為廣雅曰鷺鳳屬也猶不遇也旦獲譴于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善曰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乃流言

於國曰公將弗利於孺子秋大熱未獲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滕見

之書乃得周公代武王之說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乃信周公

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覽觀也蒸眾也僻邪也辟法也毛詩曰民之多僻無自立

辟善曰毛萇傳曰辟法也民之行多為邪辟此言無遺增煩毒以

為法也尚書曰蒸民乃粒楚辭曰寧正言不諱以危身增煩毒以

迷惑兮羌孰可為言己憤而舒情又曰中替亂兮迷惑

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湛深也懷思也續紛亂

毅發沈憂結願竭力以守誼兮雖貧窮而不改竭盡也執彫虎而

試象兮貼焦原而跟趾彫虎象獸名也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

心試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今二三子以為義矣

將惡乎試之夫貧窮太行之獲也疏賤義之彫虎也而吾曰遇之亦

足以試矣貼臨也焦石名也跟踵也尸子又曰莒國有石焦原者廣五

十步臨百仞之谿莒國莫敢近也有以勇見莒子者獨却行齊踵焉所

以稱於世夫義之為焦原也亦高矣賢者之於義必且齊踵此所以服

一時也善曰彫虎以喻貧試象以喻竭力焦原以喻義言己以執彫虎

之貧窮願竭試象之力而守焦原之義上句為此張本漢書曰賈誼曰安天下貼危若是而上不驚者臣墳曰安臨危曰貼庶斯奉以

周旋兮惡既死而後已善曰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俗

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負方遷移也渝變也泯滅也規圓也矩方也善曰楚辭曰因時俗之

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也蕭艾草名

草也禮記曰簞笥問人者並盛食器貢曰簞方曰笥西施而弗御兮

執繫腰裏以服箱斤却也西施越之美女也御幸也繫羈也服服

漢書音義應劭曰腰裏古之駿馬也赤喙玄身日行五千行頗僻

里毛詩曰既彼牽牛不可以服箱馬中立切今賦作繫字行頗僻

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頗傾也離遭也殃咎也蕭該音本作

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波布義切禮記曰商亂曰波鄭玄曰

波傾也周易曰无平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
不陂黃雅曰波邪也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鄭玄
日惟思也善曰楚辭曰惟天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
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
航航航也善曰賈逵曰抑止也孫卿子曰偷合苟容以持祿周書陰
航符曰四輔不存若齊河無舟矣楚辭曰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
無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于求也嘗行也善曰楚辭曰
樂襲襲温恭之黻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襲衣也黻黼也五色
君子至止辯貞亮以為輦兮雜伎藝以為珩辯交織也輦所
黻衣繡裳辯貞亮以為輦兮雜伎藝以為珩以帶珩也手伎
曰伎體才曰藝珩珩也善曰說文曰辯交也又曰輦覆衣大巾也從巾
般聲或以為首飾字林曰輦輦也禮記曰男輦輦鄭玄曰輦巾囊盛帨
巾者說文曰珩所行也從玉行聲字林曰珩珩玉所以節行大昭綵
戴禮曰下車以珩玉為度上有雙衡下有雙璜珩與衡音義同昭綵
藻與瑀球兮璜聲遠而彌長綵文綵也藻華藻也字林曰半
者君佩玉尊卑有序及秦以采組連瑀曰瑀善曰董巴輿服志曰古
結於綵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淹淹棲遲以恣欲兮耀靈

忽其西藏耀靈日也善曰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楚辭恃己知

而華子兮鷓鴣鳴而不芳鷓鴣鳥名也以秋分鳴善曰楚辭曰歲

夫百草為之不芳臨海異物志曰鷓鴣一名杜鵑至三月鳴晝夜不止夏

末乃止服虔曰鷓鴣一名鷓鴣伯勞順陰陽氣而生賊害之鳥也王逸以為

春鳥鷓鴣鷓鴣一年之三秀兮適白露之為霜說文曰適迫也善曰楚

逸曰三秀謂芝草也毛詩曰兼葭蒼蒼白露為霜爾雅曰茵芝郭璞曰芝一歲三華瑞草時時

可與乎比伉咨姑嫜之難竝兮想依韓以流云誰也伉儷也

咨嗟也嫜好也韓衆獲道輕舉故思依之以流云也善曰楚辭曰時

流云姑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

惡也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而不彰漸進也善曰楚辭曰

而無成心猶豫而狐疑兮即岐趾而臆情臆陳也善曰楚辭

曰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孟子文君為我端著兮利

曰昔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臆力於切

飛遁以保名

文君文王也遁卦名也上九曰飛遁無不利謂去而還也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此筮得遁之咸其

遁卦艮下乾上上九爻辭云肥遁最在卦上居無位之地不為物所累而保名史記曰著百莖一根劉歷泉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

聲

從初至三為艮艮為山故曰歷泉山從二至四為巽巽為風故曰翼迅風善曰謂遁卦也楚辭曰歷泉山而日遠又曰聊浮遊於山

隱又曰步周流於江畔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遁下體是艮說卦云為山假言泉爾下互體得巽巽為風故曰揚聲二女感於

崇岳兮或冰折而不營

崇高也岳五岳也遁上九變為咸咸感為乾乾為冰故曰冰折而不營遁上九變為兌說卦云巽為長女兌為少女也俱在艮上艮即是山故云感二女於崇岳岳即山也說卦曰乾

為冰而變為兌故曰冰折物也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

互體四至乾變為兌兌為澤天為澤言天高尚為澤雖復險巇世路可知誰言其路不通者乎欲其行也善曰周易曰乾為天兌為澤

暫強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

勸勉也乾為玉故曰蹈玉階玉階天子階也言我雖欲去

猶戀玉階不思去言尚欲進忠賢勸士衍切善曰周懼筮氏之長

短兮鑽東龜以觀禎

長短謂卜筮也左氏傳曰筮短龜長周禮

龜左睨不煩郭璞曰行顯左睨也今江東所謂左食以甲上審鄭玄周禮注曰東龜青說文曰禎祥也

鳥兮怨素意之不逞

介大也逞快也善曰言卜而遇大鳥之卦也素意不逞謂辭辭也毛詩曰鶴鳴于九

臯字林曰遊塵外而暫天兮據冥翳羽而哀鳴

暫我見也善逞盡也

曰遠也暫匹洩切鵲競於貪婪兮我脩絜以益榮

善曰鵲競進以貪婪兮變力含切

寧

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玄鳥謂鵲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玄鳥唯歸於道而後獲寧寧也古文周書曰周穆王姜后晝寢而孕越姬嬖竊而育之斃以玄鳥二七塗以彘血寘諸姜后處以告王王恐發書而占之曰蜉蝣之羽飛集于戶鴻之戾止弟弗克理皇靈降誅尚復其所問左史氏史豹曰蟲飛集戶是日失所惟彼小人弗克以育君子史良曰是謂闕親將留其身歸于母氏而後獲寧無而

藏之厥休將振王與令尹冊而藏之於櫝居三月越姬死七日而復言其情曰先君怒予甚曰爾夷隸也胡竊君之子不歸母氏將寘而大戮及王子於治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占既吉其子河上公曰道爲天下物母也韓子解老曰母者道也旦余沐於清而無悔兮簡元辰而俶裝俶始也裝束也周易源兮晞余髮於朝陽晞乾也山東曰朝陽善曰楚辭曰朝陽晞髮於朝陽善曰晞余髮於朝陽善曰晞余髮於朝陽善曰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善曰楚辭曰咀飛泉之微液兮走乎八荒廣雅曰翺飛也淮南子曰四海之外有八荒善曰走音奏過少皞之窮野兮問三丘于句芒少皞金天氏居窮桑在魯北三丘謂蓬萊方丈瀛洲句芒木正也左氏傳曰少皞氏有四子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木正該爲蓐收金正修及熙爲玄冥二子相代爲水正也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杜預曰窮桑少皞氏之號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之功死皆爲民所祀也史記云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傳在

海中去人不遠及何道真之溘粹兮去穢累而飄輕不澆曰溘穢德之累也善曰幽通賦曰矧躬躬於道真楚辭曰昔三后之溘粹又曰除穢累而反真登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抃手搏也善曰列仙傳曰巨鼇負蓬萊山而抃於滄海之中留瀛洲而采芝兮聊且以乎長生瀛洲海中仙山也善曰玄中記曰東南之大者海之東有大壑其山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洲五曰蓬萊山高下周圍三萬里其頭平地九千里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常隨潮流上下帝命封禺使巨龜十五舉頭而載之迭爲三番六萬歲一交龍伯國人一釣而連六龜於是岱輿員嶠沉於大海楚辭曰飲沆瀣兮歸雲而遐逝兮夕余宿乎扶桑傳穀七激曰仰歸雲憩遊風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拂於扶桑海外東經曰黑齒國北暘谷上有扶桑十洲記曰扶桑葉似桑樹又如樅樹長大大二千圍兩兩同根生更相依倚是飲青岑之玉醴兮食沆瀣以爲糧青岑山名上瀝夕霞也糧糧也廣雅曰沆瀣常氣也善曰楊雄太玄經曰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楚辭曰食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食

朝霞陵陽子經曰夏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昔

有木禾焉其穗長五尋山海經曰帝之下都崑崙之墟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郭璞曰木禾穀類也說文曰嘉穀也二月朝吾行

於湯谷兮從伯禹乎稽山湯谷曰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

風之食言食偽也善曰國語曰吳伐越噶會稽獲骨節專車吳

山防風後至禹乃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為大矣韋昭曰羣神謂主山川之君為羣神之主故謂之神防風汪芒氏君之名也違命後至故禹殺之陳尸為戮左氏傳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尚書曰朕不食言指長沙之邪徑

兮存重華乎南鄰重華舜也善曰尚書曰重華協于帝山海經

長沙界中說哀二妃之未從兮翩續處彼湘濱二妃堯之二女娥皇女英舜妻

文曰存恤也也善曰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蓋二妃未之從也鄭玄曰離騷所謂歌湘夫人也舜南巡狩死於蒼梧二妃留江湘之間濱水湄也山海經曰洞庭

之山多黃金其下多銀鐵帝之二女是常游江川灋沅之側交游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出入必以飄風暴雨郭璞曰今長沙巴陵縣西入洞庭而

通江水離騷曰遺吾道兮洞庭洞庭風兮木葉下皆謂此也天帝之女而處江為神即列仙傳云江妃二女離騷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

圖王版曰聞之堯二女舜妻也而喪此傳云二妃死於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死於

江湘遂號為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眺視也衡山名也阿山下也黎

湘夫人也高辛氏之火正謂祝融也圯毀也楚靈王之世衡山崩而祝融之墓壞中

有管丘九頭圖矣善曰馮衍顯志賦序曰遊情宇宙流目八紘左氏傳昭

十九年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圯房鄰切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阪以孤魂託寄也

正懷歸也預曰黎為火愁鬱鬱以慕遠兮越卬州而遊遨卬州正南

海圖曰交廣南有卬州其處極熱善曰楚辭曰愁鬱鬱之無快印五郎切躋日中于昆吾兮憩炎火

之所陶鄭玄曰躋升也善曰淮南子曰出于暘谷至于昆吾是謂

外有火山之山爾揚芒燂而絳天兮水泣沄而涌濤濤風熾也

雅曰再成曰陶丘雅曰再成曰陶丘揚芒燂而絳天兮水泣沄而涌濤沄沄沸貌

濤水波也善曰爾雅曰沄沄也芒芒也標
火飛也揚雄冀州箴曰冀土糜沸沄沄如湯
鬱悒其難聊說文曰翕熾也善曰淮南子曰南方之極自北戶之
國名也爾雅曰怒思也乃的切楚辭曰心
鬱悒余侘傺賈逵曰聊賴也協韻為勞
能乎留茲顧獨也霸寄也旅客也善曰左氏傳陳敬仲曰霸顧金天
而歎息兮吾欲往乎西嬉金天少昊位也善曰家語孔子曰
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尚書曰右秉白
樂也前祝融使舉麾兮纚朱鳥以承旗以指攝也秦漢以來即以所執之旌名曰麾謂麾幢曲蓋躔建木
於廣都兮撫若華而躊躇躔息也撫拾也若華樹名也善
南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韓詩
曰愛而不見搔首躊躇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方言曰撫取也躊直
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

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善曰海外西山經曰軒轅之
歲龍魚陵居在北狀如狸在汪野北其為魚
也如狸汪氏國在西海外此國足龍魚也
思九土之殊風兮從
蓐收而遂徂九土九州蓐收金正該也徂往也善曰好色賦曰周覽
所司郭璞曰蓐收金神
也人面虎身右手執鉞欻神化而蟬蛻兮朋精粹而為徒欻
舉貌善曰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又曰吸精粹
而吐氛濁漢書音義韋昭曰蟬蛻出於皮殼也
蹶白門而東馳兮云
台行乎中野漢書音義韋昭曰蹶蹶也爾雅曰台我也善曰淮南子
故曰白門楚辭曰行
中野而散之台音夷
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渚爾
日絕流曰亂郭璞注曰直橫渡也書曰亂于河逗止也華太華也山北曰
陰善曰山海經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川環之郭璞曰其水不勝鴻
毛字林曰潺湲流貌
號馮夷俾清津兮擢龍舟以濟子號呼
漢書京兆有華陰縣
令傳曰河伯華陰潼鄉人也姓馮氏名夷浴於河中而溺死是為河伯太
公金匱曰河伯姓馮名脩裴氏新語謂為馮夷淮南子曰馮夷服夷石而

水仙注曰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人服八石而水會帝軒之未

歸兮悵徜徉而延佇黃帝葬於西海橋山神未東歸也應劭曰上

歷序曰帝軒受圖維授歷楚辭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

戒女息也偉異也詩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善曰

傳曰秦秦至盛也也黃靈詹詹而訪命兮穆天道其焉如黃靈

也詹至也訪謀也也日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六籍神

達昧其難覆兮疇克謀而從諸九交道曰達覆審也疇

也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昆其必噬牛哀魯人牛哀也昆

日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其兄怒而食之也鼈令殪而尸亡兮取

蜀禪而引世鼈令蜀王名也殪死也禪傳也引長也善曰蜀王本紀

鼈令其尸亡隨江水上至郢與望帝相見望帝以

兮雖司命其不瞞瞞昭晰也善曰禮記曰王立七祀曰司命

在骨體雖司命無奈之何瞞之也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

祚而繁廡善曰漢書曰孝文實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出宮人以

遣官者吏必置趙籍之伍中官者忘之誤置代籍伍中當行寶姬涕泣

怨其官者不欲往相強乃肯行至代代王獨幸寶姬生景帝後立為皇

王肆侈於漢庭兮卒銜恤而絕緒善曰漢書曰孝平王

以女配帝遣劉歆奉乘輿法駕迎后于莽第及莽即真后常稱疾不

朝會莽誅自投火中死國語曰肆侈不違韋昭曰肆恣也毛詩曰出

則銜尉尨眉而郎潛兮逮三葉而遘武尉官名也尨蒼也

顏駟不知何許人漢文帝時為郎至武帝嘗輦過郎署見駟尨眉皓髮

上問曰叟何時為郎何其老也答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而臣好

武至景帝好美而臣貌醜陛下即位好少而臣已老是

以三世不遇故老於郎署上感其言擢拜會稽都尉

董弱冠而

文十五

司衮兮設王隧而弗處

善曰漢書曰董賢年二十二為三公哀帝崩賢自殺家惶恐夜葬之葬疑其詐

死有司奏賢造冢墓不異王制賢既見發羸診其尸因埋獄中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左氏傳曰晉侯請隧杜預曰掘地通路曰隧王葬禮也

夫吉凶之相仍兮恒反仄而靡所

仍因也穆屬

天以悅牛兮豎亂叔而幽主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屈至也左氏傳曰穆叔孫穆子名豹魯大夫

有罪走向齊及庚宗遇婦人通之有子在齊夢天壓已不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假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旦而瞻其徒無之後穆子還過庚宗婦人獻雉穆子問之曰女有子乎曰余子已能捧雉而從我矣而見之則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使為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叔孫疾牛詐謂外人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使實饋于介而退牛不進叔孫覆器空而還之示君已食穆子遂餓而死

祛而忌伯兮聞謁賊而寧后

善曰國語曰初獻公使寺人勃鞞斬其祛及入勃鞞求見於是呂甥與芮畏逼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遽見之伯楚以呂郊之謀告公韋昭曰寺人掌內人祛袂也勃鞞

字伯楚通人闇於好惡兮豈昏惑而能剖

剖分羸適

識而戒胡兮備諸外而發內

蒼頡篇識書河洛書也說文曰識驗也秦語曰秦三十二年燕

人盧生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使將軍蒙恬將兵三十萬北擊胡取河南地遂築長城以為塞三十六年始皇南游還至平原津病始皇惡言死無復言死事病甚乃璽書賜蒲蘇使與喪會咸陽而葬以書付行符璽令趙高未授使者丙寅始皇崩於沙丘惟少子胡亥從丞相李斯恐天下有變不敢發喪棺載還咸陽趙高素與亥善留所賜蒲蘇書密謂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蒲蘇書蒲蘇即位為皇帝太子無尺寸之地胡亥曰為將奈何高曰非與丞相謀事不能成乃謂李斯曰蒲蘇即位必召蒙恬為相於君不亦疎乎於是李斯然趙高言乃許受始皇詔立胡亥為太子更作書賜蒲蘇曰朕巡天下憐祀名山以延年壽而數上書非我所為日夜怨望不得為人子不孝其賜自裁將軍恬與蘇君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知亦賜死蒲蘇為人仁得書泣即死胡亥即位為二世葬始皇於壽山善曰史記曰盧生使人奏錄圖曰亡秦者胡也使將軍蒙恬北擊胡略取河南地又曰或輦賄而違車兮孕行產而為對

車人名也孕懷子也昔有周驥者家其貧夫婦夜田天帝見而矜之問司

命曰此可富乎司命曰命當貧有張車子財可以假之乃借而與之期曰車子生急還之田者稍富致貲巨萬及期忌司命之言夫婦輦其賄以逃

與行旅者同宿逢夫妻寄車下宿夜生子問名於夫夫曰生車間名車子也從是所向失利遂便貧困鄭玄曰孕任子也善曰見鬼神志及搜神記

慎竈顯以言天兮占水火而妄訊

慎者魯大夫梓慎竈者鄭大

昭公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剋勉必甚能無旱乎秋八月大雩旱也叔孫之言驗也則梓慎之言不驗又昭公十八年夏五月火始昏見丙子風裊言于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火若我用瓊華玉璫禳之猶必不火子產不予裊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爾及也何以知之竈焉知天道遂不與亦不復火今言梓慎裊是顯明天道之人占於水火亦有妄為言事之難知也

梁叟患夫黎丘兮丁厥子而刺

占謂自隱度而言也訊息對切

刃

善曰呂氏春秋曰梁國之北地名黎丘有奇鬼焉善効人之子姪昆弟

人歸酒醒而謂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諱是必奇鬼固嘗聞之矣明日復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往迎之丈人望見之拔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高誘曰謂讓也漢書蒯通曰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韋昭曰北方人呼插物地中為刺側吏切爾雅曰丁當也

親所睨而弗識兮矧幽冥之可信

矧視也

己兮思百憂以自疹

母勿也縣寧係貌倖引也疹疾也善曰

天監之孔明兮用裴枕而祐仁

監視也孔甚也裴輔也忱誠也祐助也善曰尚書曰天監厥德

又曰周公若

湯蠲體以禱祈兮蒙庖禡以拯民

湯帝乙也蠲紮

淮南子曰湯時大旱七年卜用人祀天湯曰我本卜祭為民豈乎自當之乃使人積薪翦髮及爪自潔居柴上將自焚以祭天火將然即降大雨呂氏春秋曰湯剋夏大旱七年乃以身禱於桑林自以為犧牲用祈

慮以營國兮熒惑次於他辰

景謚也慮謀也熒惑火星也次舍

司星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君當之若祭可移於相公曰相寡人之股肱豈可除心腹之疾移於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者國之本國無民何以為國如何傷本而救吾身乎曰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蓄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命二十一年視之信一舍七度三十七度

魏顥亮以從治兮鬼亢回以敝死秦

善曰

左氏傳曰初魏武子有嬖妾武子有疾命顓曰必嫁是妾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顓嫁之及輔氏之役顓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曰顓而顓故獲之夜夢曰余乃所嫁婦人之父也傳宣公十五年秋七月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輔氏即晉地使魏顓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魏顓所以敗秦師者專由魏嬖妾之父也他年魏武子武子即嬖也嬖妾無子武子疾病命顓曰必嫁是妾及武子疾甚困則更命顓曰必殺以爲殉葬及武子卒顓嫁之不殺殉葬曰疾病則心亂吾從其治時也及今年有輔氏之役顓領兵拒秦師之日忽見一人在前結草以亢禦杜回杜回遂躡而顓故獲杜回於是秦師遂敗獲杜回之夜夢曰余咎繇邁而種德汝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也咎繇邁而種德兮樹德懋于英六邁行也英六國也楚末乃滅善曰尚書禹曰咎繇邁種德史記曰帝禹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桑末寄夫根生兮卉既凋而已育桑末木名也根生寄生也卉草木凡名也育生也凋落也善曰舊注之意以卉即桑末也言桑末寄夫根生桑末既凋而寄生已茂以喻皋繇之後封於英六衆國已滅而英六獨存言積德之後必有餘慶也有無言而不酬兮又何往而不復復返也善曰邁德有言必酬有往必復也毛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禮記曰往而不來非禮也周易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蓋遠迹以飛

聲兮孰謂時之可蓄善曰言何不遠迹以飛聲遊六合而訪道誰謂時之可蓄而不可行乎言時易逝也鄭玄論語注曰盍何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仰矯首以遙望兮魂懔懔而無儔儔匹也善曰甘泉賦曰仰矯首以高視楚辭曰悵悵懔懔兮永思王逸曰懔懔悵悵失望志錯越也逼區中之隘陋兮將北度而宣遊賈逵曰逼迫也爾雅曰宣徧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悲世俗之逼隘楚辭曰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徬徨行積冰之磴磴兮清泉汙而不流汙凍也善曰淮南子曰八紘北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所積名積冰也方言曰磴磴堅也牛哀切寒風淒其永至兮拂穹岫之騷騷騷騷傳曰騷動也善曰騷騷風勁貌王逸曰騷愁也合韻玄武縮于殼中兮騰蛇蜿而自糾龜與蛇交曰玄武縮切漢舍孽曰太一常居後玄武蔡雍月令章句曰北方玄武介蟲之長爾雅曰騰蛇龍類能興雲霧而遊其中文子曰騰無足而騰也淮南子曰奔蛇廣雅曰蜿曲也魚矜鱗而并凌兮鳥登木而失條凌冰也善曰矜雅曰蜿曲也

寒貌凌坐太陰之屏室兮慨含唏而增愁善曰楚辭曰選見神於太陰兮漢書

力證切屏與屏古字通又曰不泣曰唏何休曰歛悲也火既切怨高陽之

相寓兮仙顓頊而宅幽高陽帝顓頊也相視也寓居也仙小貌也善曰家語孔子曰顓頊者黃帝之孫

昌意之子高陽配水山海經曰北海之內庸織路於四裔兮斯

與彼其何瘳瘳愈也南至炎火樹影邑無聊比至積冰含歛增愁此

有似於望寒門之絕垠兮縱余縲乎不周善曰楚辭曰蹕絕垠乎寒門又

織也曰登閭風而縲馬王逸曰縲繫也楚辭曰路不周以左轉王逸曰不周

山名也在崑崙西北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軼先驅於寒門注寒門

天北門也左氏傳曰臣負羈縲縲馬絆也大荒經西北海之外大荒隅

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淮南子曰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共工怒而觸

不周山天維絕地柱折迅焱瀟瀟其騰我兮鴛翩飄而不禁

故今此山缺壞不周迅焱瀟瀟其騰我兮鴛翩飄而不禁

瀟疾貌騰送也翩飄疾貌瀟音肅善曰越咍囁之洞穴兮漂通

爾雅曰風飄謂之焱字林曰瀟深清也越咍囁之洞穴兮漂通

川之琳琳經重唐乎寂寞兮慙墳羊之深潛咍囁大貌漂浮

也琳琳深貌重陰地下也寂寞靜貌唐古陰字墳羊土精怪也善曰上

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春秋外傳國語曰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中有

羊焉使問仲尼曰吾聞穿井得狗何也對曰以丘所聞墳羊也丘聞木

石之惟夔罔兩水之惟龍罔象土之惟墳羊唐固云墳羊雌雄未成者

也淮南子曰水生罔象木生畢方井生鱗羊追荒忽於地底兮

軼無形而上浮善曰荒忽幽昧貌甘泉賦曰窺地底於上回楚辭

曰覽方物之荒忽春秋說題辭曰元氣以為天混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

形無出石密之闇野兮不識蹊之所由蹊路也由自也善曰山

黃帝取密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速燭龍兮執炬兮過鍾山

陰然下既有鍾山此石密疑是密山速燭龍兮執炬兮過鍾山

而中休速微也善曰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山海經曰鍾山之神

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瞰瑤谿之赤岸兮弔祖江之見

劉瞰瞻也瑤谿赤岸謂鍾山東瑤岸也祖江人名也劉殺也善曰山海

經曰鍾山有子曰敷其狀人面而龍身欽鵒殺祖江于崑崙之陽帝

文十五

乃戮之於鍾山之東曰瑤岸欽鵒聘王母於銀臺芳羞玉

化爲大鵒郭璞曰鵒音不鵒音愕芝以療飢王母西王母也銀臺王母所居羞進也療愈也善曰史記

芝之本草經曰白戴勝愁其既歡芳又謂余之行遲戴勝謂

芝一名玉芝戴勝愁其既歡芳又謂余之行遲戴勝謂

也愁笑貌謂讓也善曰字林曰愁謹敬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

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有人

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王母又曰西王母其狀如戴太華之玉女芳

人戴勝是司天之屬郭璞曰勝玉勝魚鰓切

召洛浦之宓妃浦涯也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

中體生毛所止巖中有鼓琴聲楚辭曰迎宓妃下

伊咸姣麗以蠱媚芳增嫫眼而蛾眉嫫好也善曰楚辭曰嫫

目其笑舒妙婧之纖腰芳揚雜錯之桂徽妙婧細腰貌善

眉曼舒妙婧之纖腰芳揚雜錯之桂徽妙婧細腰貌善

之裾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青絳爲之緣袿古攜切爾雅曰婦人

之微謂之綺郭璞曰即今香縵也妙音妙說文曰婧妍婧也財性切一音

精離朱脣而微笑芳顏的礫以遺光離開也的礫明貌善

日神女賦曰朱脣的

其若丹上林賦曰

宜笑的礫音歷

環環現與琛綺芳申厥好以玄黃環珠也

琛寶也綺今之香縵玄黃玉石之色善曰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珮者表惠

見所能也故循道無窮則佩環能本道德則佩珮薛君韓詩章句曰綺帶

也尚書曰厥篚玄黃琨音昆綺音離雖色豔而賂美芳志皓蕩而不嘉豔美

善曰賂美謂環琨玄黃也雖又材悲於不納芳並詠詩而清歌

楚辭曰怨靈脩之皓蕩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和烟煴

善曰雙材謂王女宓妃也劉歆列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和烟煴

女傳頌曰材女脩身廣觀善惡歌曰天地烟煴百卉含葩和烟煴

葩華也善曰周易曰天地烟煴萬物化醇廣雅曰綢繆元氣也毛萇詩

傳曰卉草也郭璞曰草物名也說文曰蕩古花字本誤作蕩音爲詭切

非此之鳴鶴交頸鳴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鳴鳩在

用也鳴鶴交頸鳴鳩相和善曰周易曰鳴鶴在陰詩曰關關鳴鳩在

春精魂回移善曰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

如何淑明

忘我實多淑善也淑明謂衡也王女宓妃言忘棄我實多善曰論

何忘我將荅賦而不暇芳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

實多將荅賦而不暇芳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

也善曰毛詩曰

將荅賦而不暇芳爰整駕而亟行爰於是也亟疾

也善曰毛詩曰

也善曰毛詩曰

也善曰毛詩曰

爾之亟行瞻崑崙之魏魏兮臨紫河之洋洋魏魏高貌紫紆也言河之

皇脂爾車曲也善曰史記大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毛詩曰河水洋洋毛萇曰洋洋盛大也伏靈龜以負坻兮

巨螭龍之飛梁坻所以止船也善曰楚辭曰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登閭風之層

城兮構不死而為牀閭風崑崙山名也善曰淮南子曰崑崙虛有此城高一萬一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北角曰閭風之顛山海經曰崑崙開明北有不死樹食之長壽郭璞曰言常生也古今通論曰不死樹在層城

屑瑤藥以為糗兮斟白水以為漿屑碎也糗糲也斟酌也善曰瑤藥也說文曰糗乾食糧也楚辭曰精瓊糲以為糧王逸曰廟屑也毛萇詩傳曰糗食也又曰斟挹也爾雅曰斟酌也楚辭曰朝吾將濟於白水

兮王逸淮南言白水在崑崙之源也藥而隨切斟居于切抨巫咸作占夢兮乃貞吉之

元符抨使也善曰言我昔夢木禾今令巫咸占之楚辭曰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王逸曰巫咸古神巫也當殷中宗之時也

滋令德於正中兮含嘉秀以為敷滋敏也當殷中宗之時也

言已有令德類禾之有嘉秀也尚書曰惟爾令德孝恭既垂穎而顧本兮亦要思乎

故居穎穗也善曰言禾垂穎以顧本猶人之思故居也淮南子曰孔子見禾三變始於粟生於苗成於穗乃歎曰我其首禾乎高誘曰禾穗向根故君安和靜而隨時兮姑純懿之所廬懿美也廬居也善曰

韓詩曰靜貞也周易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杜預曰姑且也戒庶僚以夙會兮僉供職而並

訝庶僚即下豐隆列缺等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僉皆也豐隆

軒其震霆兮列缺暎其照夜豐隆雷公也軒聲貌震霆雷也列缺電也暎光貌

雨沛其灑塗雲師雨師也善曰楚辭曰雲師雨師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

輶琰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善曰爾雅曰輶車輶切

賦別言雲師明豐隆為雷也故留舊說以廣異聞爾雅曰暴雨謂之凍

注曰今江東人呼夏月大暴雨為凍雨楚辭曰使凍雨兮灑塵

切

輶琰輿而樹葩兮擾應龍以服路

之輶郭璞曰輶車輶

上環轡所貫也。珣與珣玉之與爾。雅曰：玉謂之珣。葩蓋之金華也。獨斷曰：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擾馴也。廣雅曰：有翼曰應龍。路車也。
百神森其備從。兮屯騎羅而星布。森聚貌。屯聚也。善曰：楚辭曰：百神翳其備從。
降振余袂而就車。兮脩劍揭以低昂。揭，舉也。冠，品品其貌。
映蓋兮珮絺纚以輝煌。絺纚，盛貌。品品，冠貌。輝煌，珮光貌。僕善曰：品五咸切。絺音林。纚音離。
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驤。僕夫謂御車人也。儼，敬也。八乘，公上得從車八乘。善曰：楚辭曰：僕夫懷余心悲。又曰：撰余轡而正策。又曰：駕八龍之蜿蜒。又曰：超驤。
飄以飛颺。揚，氣也。善曰：氣旋氣氣為旋也。楚辭曰：連五宿兮建旋。天旋少陰。白日西靡高。撫軫軼而還睨。兮心兮灤其若湯。
唐賦曰：蜺為旌。溶音勇。灤，熱貌。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軫。軼，車輪小穿也。又曰：睨，邪視也。楚辭曰：夕灤其若湯。忍臨睨夫舊鄉。又曰：心涓沸其若湯。軫音零。軼之氏切。勻布灼切。涓音換。羨上。都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志。羨，欲也。赫戲，盛貌。迷，惑也。何惑舊故而不忘新。

愚以為當去己之迷故之心也。善曰：言己願上都之赫戲是何。左青
迷己之故而不能忘。謂不忘上都也。楚辭曰：涉登皇之赫戲兮。
珣之捷芝兮右素威以司鉦。青，珣也。右，白虎也。說文曰：捷，豎也。鉦，鏡也。捷，巨偃切。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
青龍而右白虎也。說文曰：捷，豎也。鉦，鏡也。捷，巨偃切。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衡乎玄冥。
長離朱鳥也。委，屬也。水衡官名也。善曰：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前長離後裔皇如淳曰：長離朱鳥也。禮記曰：前行朱鳥而後玄武。又曰：鳴鳩拂其羽。家語季康子曰：吾聞玄冥為水正。此即五行之主也。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左玄冥而右黔雷。屬箕伯以函風。
兮懲渙忍而為清。函，含也。懲，騰也。清，靜也。善曰：風俗通曰：風師者者伯之故曰風伯也。楚辭曰：切渙。忍，之流俗兮王逸曰：渙，忍垢濁也。拽雲旗之離離兮鳴玉鸞鳥之
聖皇。鸞鳥，鸞也。聖，聖也。善曰：楚辭曰：載雲旗之委蛇。又曰：鳴玉鸞鳥之聖皇。
遐兮浮蟻蠓而上征。霄，微雲也。善曰：楚辭曰：涉青雲而汎濫。蟻蠓而搬。天淮南子曰：蟻蠓磴而雨春而風言羣而上下至疾曰溢埃風而上征。
紛翼翼以徐戾兮。

焱回回其揚靈

焱至也回回光明貌善曰說文曰焱火華也言光之盛如火之華楚辭曰皇剡剡其揚靈王逸曰揚其光

靈也靈也帝閭使闢扉兮觀天皇帝于瓊宮

開也扉宮門闔也觀

見也天皇帝也善曰楚辭曰吾令帝閭開關兮揚雄甘泉賦曰選巫咸兮叫帝閭聆廣樂之九奏兮展

洩洩以彤彤

聆聽也廣樂樂名也展信也洩洩彤彤皆樂貌善

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左氏傳曰鄭莊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彤彤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杜預云融融

和也洩洩舒散也考治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律十融與彤古字通

均所均聲也建立也善曰琴道曰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治亂也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助以立五均均者亦律調五聲之均也宋

均曰均長八尺施惟般逸之無數兮懼樂往而哀來安孔

絃以調六律五聲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

國尚書傳注曰戮獸也善曰念哉建始念終也素素女也太容黃帝樂師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素女黃帝時方術之女也善曰史記曰秦帝使素女鼓五十

絃瑟舊注本素下無女字既防溢而靖志兮追我暇以翱翔

靖靜也追及也廣雅曰翱翔浮游也善曰字林出紫宮之肅肅兮

集太微之閭闔

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泰一常居也旁三環衛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善曰紫宮太微二星名也春秋合誠圖曰紫

宮帝太宮也又曰太微其星十二字林曰閭闔高貌甘泉賦曰閭闔其寥廓

閭音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將善曰春秋元命苞曰漢中四星

天騎一曰天駟旁一星王良主天馬也漢書天文志曰王良車騎古善馭者漢書曰營室為清廟又曰離宮閭道建圜車之

幕幕兮獵青林之芒芒

善曰圜車畢星也青林天苑也河

苑為天彎威弧之拔刺兮射嶠冢之封狼彎引也威弧

彎弓貌善曰楊雄河東賦曰獵天狼之威弧漢書曰狼下有四星

日弧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曰撥刺不正也河圖曰嶠冢山名此山之精上為星名封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

狼拔方割切刺力達切

良

壁營壁也壘中壘也北落星名也伐擊也河鼓星名也磅礮聲也

石

善曰漢書曰羽林天軍西為壘或曰鉞傍一大星曰北落爾雅曰

河鼓謂之牽牛

今荆人呼乘天潢之汎汎兮浮雲漢之湯

湯

天潢天津也汎汎流貌也雲漢天河也湯湯水流也善曰樂緯曰

倚招搖攝提以低徊

劉流兮察二紀五緯之綱繆通

皇

二紀日月也五緯五星也攝提星名形似車禮記曰以日星為紀

劉流

繆通也漢書曰攝提直斗柄所指以建時節故曰攝提越絕書范

蠡曰天貴持盈不失日月星辰紀綱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

宋均曰和栗氣和而嚴正綱

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

貌也

天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

雜沓叢

貌也

天矯自縱恣貌也婉跳也連卷長曲貌婉匹萬切

賴颯以方驤

善曰衆多之貌賴音悴

鹹汨

飄淚沛以罔象兮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爛漫

麗靡藐以迭過

貌罔象即仿像也楚辭曰沛罔象而

爛漫

麗靡藐以迭過

電之淫裔

凌乘也淫裔電貌善曰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

踰

飛鴻於宕冥兮貫倒景而高厲

飛鴻宕冥皆天之高氣

天度

飛鴻宕冥皆天之高氣

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凌陽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

在下楚辭曰颯颯節而高厲

莫孔切鴻胡孔切宕徒浪切

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

天外

宋玉大言賦曰長據開陽而頽眡兮臨舊鄉之暗藹

善曰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六

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悄悄

而思歸

楚辭曰將以遺夫離居字林曰悄悄憂貌

馬倚輶而徘徊

輶車輶也善曰韓詩曰眷顧爾僕雖遊娛以媮樂兮

豈愁慕之可懷

善曰楚辭曰聊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

假日而媮樂兮

出閭闔兮降天途乘焱

假日而媮樂兮

忽兮馳虛無

閭闔天門也降下也善曰楚辭曰倚閭闔而望兮又曰乘迴風而遠遊服虔甘泉賦注曰焱風也上

震余旗

楚辭曰雲菲菲而承宇眇眇遠貌周禮曰鳥隼為旗爾雅曰錯鳥隼為旗此謂合剥鳥皮毛置之竿頭即禮記所謂

載鴻及

續連翩兮

紛暗曖儵眴兮反常閭

目視不明貌善曰眩音懸眩音云

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

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逸豫無期楚辭曰神要眇以淫放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修初服之娑

娑兮長余佩之參參

善曰楚辭曰退將復修吾初服又曰長余佩之陸離

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六藝之珍駕兮遊道德之

平林

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毛詩曰依彼平林

為禽

儒家者述聖道之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強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尚賢為用善曰歐音驅墨墨家流也

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善曰孫卿子曰四時代御陰陽交化周易曰四時變

化毛詩曰大姒嗣徽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欽崙

善曰琴

耕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事孔子十有餘年晨覺眷然念二親年衰養之不備於是援琴鼓之曰歎歎歸耕來兮安所耕歷山盤兮

夜而不貳兮固終始之所服

不貳不差貳也服所服事也善曰毛詩曰夙夜在公楚辭曰事君而

無貳夕惕若厲以省儆兮懼余身之未勅

勅整也善曰周易曰君子夕惕若厲

無咎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忍

善曰楚辭曰苟余情之端直又曰國無人兮莫

我知小雅曰小憯為怨女六切默無為以凝志兮與仁義乎逍遙

德無為楚辭曰超無為以志清上林賦曰馳騁乎仁義之塗

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

遠以劬勞

善曰老子曰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河上公曰聖人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所以見天下矣毛

詩曰之子于野系曰

系繫也言繫一賦之前意也

天長地久歲不留善曰老子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俟河之清

祗懷憂祗適也善曰左氏傳子駟曰周諺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京房易傳曰河千

年一願得遠渡以自娛上下無常窮六區善曰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六

區上下四方也周易曰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遙神舉逞所欲

說文曰天不可階仙夫稀善曰周髀曰天不可階而升栢舟悄悄玄不飛

栢舟詩篇名也注愠怨也悄悄憂貌羣小衆小人在君側也玄恨也其

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又曰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注不如鳥奮翼而

飛去臣不遇於君猶松喬高時孰能離松赤松子喬王喬離附也結精遠

遊使心攜攜離也善曰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公迴志竭來從

玄謀竭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疎獲我所求夫何思也夫復

歸田賦

張平子

歸田賦者張衡仕不得志欲歸於田因作此賦凡在曰朝不曰歸田

遊都邑以永久無明略以佐時徒臨川以羨魚俟河清

乎未期都謂京都永長也久滯也言久淹滯於京都而無知略以

匡佐其時君也字林曰羨貪欲也淮南子曰臨河羨魚不

如歸家織網高誘曰羨願也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清

清三日變為赤赤變三日鄭玄曰聖王為政治平之所致感蔡子

之慷慨從唐生以決疑史記曰蔡澤燕人遊學于諸侯不遇從

唐舉相舉熱視而笑曰先生倡臯戴有

難願蹙頰頰頤膝攀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乃曰富

貴吾所自取吾不知者壽也願聞之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十三歲澤笑而謝去謂御者曰吾持梁刺齒肥躍疾驅懷黃金之印

結紫綬於霄揖讓入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一足矣及入秦昭王

召見與語大說拜為客卿遂代范雎為諒天道之微昧追漁

父以同嬉諒信也微昧幽隱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楚

辭曰屈原既放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漁

父悠爾而笑鼓枻而去王逸楚辭序曰漁父避世隱身釣魚江湖欣

足嬉樂也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世務紛濁以喻塵埃莊子曰遊乎塵埃之外

於是仲春令月時和氣清儀禮曰令月吉日鄭玄曰令善也原隰鬱鬱

茂百草滋榮王雎鼓翼鷦鷯哀鳴雎鳩王雎也郭璞曰雎類也爾雅曰

倉庚黃鸝也鷦鷯音利交頸頡頏關關嚶嚶頡頏上下也毛萇詩傳曰頡頏飛而下

丁丁嚶嚶相切直也注嚶嚶兩鳥鳴也於焉逍遙聊以

娛情毛詩曰於焉逍遙廣雅曰道遙優游也爾乃龍吟方澤虎嘯山丘言已

從容吟嘯類乎龍虎春秋元命苞曰杓星高則羣龍吟淮南子曰龍吟而景雲至虎嘯而谷風臻仰飛纖繳俯

釣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鈎觸矢射也吞鈎釣也楚辭曰知貪餌而近斃落

雲間之逸禽懸淵沈之魴鰕列子曰詹何以獨繭為綸芒針為鈎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楚王問其故詹何曰蒲且子之弋弱弓纖繳連雙鵠於青雲之際臣因學釣五年始盡其道毛萇詩傳曰魴鰕也字指曰鰕魴屬

于時曜靈俄景係以望舒廣雅曰曜靈日也王逸楚辭極般注曰望舒月御也俄斜也極般

遊之至樂雖日夕而忘劬尚書曰般遊無度感老氏之遺誠將迴

駕寧蓬廬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注曰精神安靜馳騁呼吸精散氣亡故發狂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巖石之下彈五絃之妙指詠周孔之圖書五絃琴也禮記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

風鄭玄注曰南風長養之風也毛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者象五行也周周公孔揮翰墨以奮藻陳三皇之軌模賈逵國語注曰軌法也鄭玄毛詩箋曰模法也

莫奴切苟縱心於物外安知榮辱之所如班固漢書述賈鄒枚路曰榮如辱如有機

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

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文選卷第十五

文選卷第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志下

潘安仁閑居賦

哀傷

司馬長卿長門賦

向子期思舊賦

陸士衡歎逝賦

潘安仁懷舊賦

寡婦賦

江文通恨賦

別賦

志下

閑居賦

并序閑居賦者此蓋取於禮篇不知世事閑靜居坐之意也

潘安仁

晉武帝時人也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題以

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

漢書汲黯傳曰黯姊

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班固司馬遷贊曰遷有良史之才李陵書曰能不慨然史記太史公曰始齊之蒯通讀樂毅報燕王書未嘗不廢書而泣漢書司馬安黯姊子也與長孺同傳為人諂佞善事上下故四至九卿之位

班固曰安文善巧故每讀其傳而歎息黯於減切字林曰慨仕不得志許既切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

然言誠有巧宦之理拙固亦有之西顧常以為士之生也非至聖無

軌微妙玄通者

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周易曰用無常道事無軌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河上公則必立功立事効當年之用

曰玄天也言其節志精微與天通也漢書平當書曰建功立事可以求年延篤與張奐書

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効致也是以資忠履

信以進德脩辭立誠以居業

周易曰履信思乎順又曰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誠所以居

業也僕少竊鄉曲之譽

燕丹子夏扶白士無鄉曲之譽則未可與論行也

忝司空太尉之命

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為郎

臧榮緒晉書曰賈充字公問封

魯公為司空轉太尉薨贈太宰謚武公又曰岳弱冠太尉舉秀才爾雅曰忝辱也命謂舉命之爾雅曰命告也凡尊者之言曰命孝經曰則周公逮事世祖武皇帝臧榮緒晉書武紀曰帝諱炎字安其人也

世崩上號世祖禮記曰逮事父母為

河陽懷令

臧榮緒晉書曰岳出為河陽令轉懷令漢書河內郡有懷縣河陽縣也

尚書郎廷尉平

臧榮緒晉書

岳頻宰二邑勤於政績調補尚書郎遷廷尉平為公事免官漢書曰宣帝初置廷尉左右平秩皆六百石平皮命切

今天子諒闇之際

天子惠帝也諒闇今謂凶廬領太傅主簿府

主誅除名為民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為太傅輔政高選吏佐引岳為太傅主簿駿誅除名俄而復官

除長安令

何休公羊傳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漢書音義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遷博士未召

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

禮記曰二十曰弱冠論語子曰五十而知天命

孔安國曰知天命之終始

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二不拜職遷者三而已

矣

八徙官謂舉秀才為郎河陽令懷令尚書郎廷尉平領太傅主簿長安令遷博士也一除名謂太傅主簿府誅除名為民也一不拜

職謂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也一進階謂徙懷令為尚書郎也再免謂任廷尉平以公事免遷博士以去官免也三遷謂廷尉平領太傅主簿及遷博士也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効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漢書楊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廣

雅曰効驗也

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

論衡曰傳覽古今者為通人臧

榮緒晉書曰和嶠字長輿莊子謂惠子曰夫

子固拙於用大尚書周公曰予多才多藝稱多則吾豈敢言拙

信而有徵

論語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左氏傳叔向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

工惟時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尚書曰俊乂在官又曰百工惟時孔安國曰百工皆是言政無非拙者可以

絕意乎寵榮之事矣

太夫人在堂有言羸老之疾漢書曰列侯太夫人

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

列侯死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左氏傳荀瑩曰余羸老矣王隱晉書曰岳母寒以數戒焉尚何能

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筭之役乎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曰嚴論語子夏問

孝子曰色難左氏傳晉侯謂汝叔齊曰魯侯善禮叔齊曰而屑屑焉習儀以聖方言曰屑屑不靜也論語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鄭玄曰筭竹器也容斗二升表宏後漢紀郭林宗於是覽止足之分庶浮雲之

志

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注知足之人絕利去欲不辱於身也知可止則止則財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於耳目終身不危殆也論語孔子

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
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毛詩曰築室百堵漢書景

帝詔曰藝種樹可衣食物莊子善卷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自得之志池沼

足以漁釣春稅足以代耕說文曰稅租也禮記灌園粥蔬以供

朝夕之膳列女傳曰於陵子仲為人灌園字書曰粥牧羊酤酪以俟

伏臘之費鄭玄周易注曰牧養也廣雅曰酤賣也古護切釋名曰酪乳

伏者何也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

夏火代木木生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至於立秋以金代火火畏水故至

庚日必伏庚者金故也臘者風俗謂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

蜡漢改爲臘臘獵也言獵取禽獸以祭其先祖故曰臘也秦孝公始置伏

始皇改臘曰嘉平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爲政也論語或謂孔

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包

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善於兄弟也施行也所行有政

道即與爲乃作閑居賦以歌事述情焉韓詩序曰勞者歌其事

政同也

其辭曰

傲墳素之場圃步先哲之高衢左氏傳楚靈王曰左史倚相能

三墳三皇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七索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墳大也言

三皇之大道孔子作春秋素王之王也上林賦曰翔翔乎書圃登樓賦曰

假高衢雖吾顏之云厚猶內媿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

不愚尚書曰顏厚有怙怙楚漢春秋韓信曰臣內媿於心論語子曰

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又

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管子

拙者不足於是退而閑居于洛之溪楊佺期洛陽記曰城南七里名

福在洛之溪毛萇身齊逸民名綴下士論語子曰逸民伯夷叔齊虞仲

者節行超逸也禮記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禮陪京沂伊面

記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陪京沂伊面

郊後市南都賦曰陪京之陽薛綜東京賦注曰沂向也楊佺期洛陽記

曰洛水之南名曰伊水周禮曰面朝後市鄭玄儀禮注曰面前

也陸機洛陽記曰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公觀之西城浮梁黝以

中馬市在大城之東洛陽縣市在大城南然此市洛陽縣也

徑度靈臺傑其高峙河南郡縣境界薄曰城南五里洛水浮橋爾雅

射雉賦注曰峙立也地謂之黝說文曰黝微青黑色於糾切楚辭曰不能凌波以徑度陸機

新語曰楚王作乾谿之臺闢天文謝承後漢書曰姚俊左明圖緯秘奧字

法陰陽之會易曰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徽其西宅之西

也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禁營謂五營也陸機洛陽記曰五營校尉前

後左右將軍府皆在城中陸機既不言所處難得而詳也鄭玄禮記注曰

徽旌旗也谿子巨黍異黍同機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谿子巨黍者皆

夷柘弩皆善材也孫卿子曰繁弱巨黍古之良弓異黍同機言弩黍雖異

而同一機也漢書音義張晏曰連弩三十黍共一臂然黍弩弓也李奇曰

秦弓也字林曰秦音卷孔安國尚書傳礮石雷駭激矢蚩飛礮石

日機弩牙也本或為異卷同歸誤也

拋石也皆匹孝切廣雅曰駭起也呂氏春秋曰激矢遠法言曰羿激矢范

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為機發行三百步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蚩箭以攻

赤眉廣雅曰蚩飛箭名也方言曰凡箭三鏃謂之羊頭三

鏃長六尺謂之飛蚩郭璞曰此謂今之射箭也鏃稜也

我先皇威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西其東則有明堂辟離清穆

敞閑陸機洛陽記曰辟離在靈臺東相去一里俱魏武所從三輔黃圖

又足樂乎環林紫映圓海迴淵三輔黃圖曰明堂辟離水四周於外

其敞閑也環林紫映圓海迴淵象四海也仲長昌言曰溝池自周竹

木自環白虎通曰天子立辟雍者所以行禮樂宣教化辟者象璧圓以法

天雍者擁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班固東都賦曰曷若辟雍海流

聿追孝以嚴父宗文考以配天毛萇詩傳曰聿述也南都賦曰奉先

父莫大於配天又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

上帝文考謂晉文王也尚書曰惟予文考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

以崇年言尊祖父以配天所以明順也養三老五更所以崇年也韓詩

三老於明堂所以教諸侯孝也禮

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弟也

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七發

是背秋涉冬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楚辭曰青春爰謝王逸曰謝去也莊子曰隨四時之施漢書曰陰陽之施化萬物之終始施猶布也

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

左氏傳宰孔曰天子有事於文武杜預曰有祭事也爾雅

曰祭天曰燔柴郭璞曰既祭積薪燒之周禮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司農曰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燔燎而生煙以報陽也禮記曰周人禘饗而郊稷鄭玄曰禘郊祖宗謂祀祭以食也左氏傳曰天子非展義不巡狩張鈞天之廣

樂備千乘之萬騎

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所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九奏萬舞蔡邕獨斷曰大法駕馬備千乘萬騎

服振振以齊玄管啾啾而並吹

左氏傳卜偃曰童謡云衿服振振音真服虔曰衿服黑服也杜預曰

振振威貌也說文曰衿玄服也音均風俗通曰竹曰管郭璞爾雅注曰管長尺圍寸併吹之有底賈氏以為如饒六孔風俗通曰漢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仲於冷道舜祠下得玉管後人易之以竹王逸楚辭注曰啾啾鳴聲也煌煌乎隱隱乎

林賦曰煌煌扈扈隱隱盛也又茲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巨麗也

春秋考異郵曰飾禮容成文法史記曰孔子陳俎豆設禮容漢書龔遂曰坐則誦詩書立則習禮容史記曰天下之壯觀上林賦曰君未覩夫巨麗

兩學齊列雙宇如一

郭緣生述征記曰國學在辟廱東北五里太學在國學東二百步魯靈光殿賦曰萬戶如一

右延國胄左納良逸

爾雅曰延進也國學教胄子太學招賢良太學在國學東尚書曰夔教胄子李尤明堂銘曰夏

進賢祁祁生徒濟濟儒術

安革孟詩曰祁祁我徒毛詩曰來假祁祁又曰濟濟多士班固公孫弘贊曰蕭望之

以儒術進或升之堂或入之室

家語衛將軍文子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成之以文德蓋入室升堂七十餘人

教無常師道在則是

尚書曰德無常師主善為師蔡邕勸學篇曰人無貴賤道在則尊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

何常師之有道在則是

言有道則可以為師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

爾雅曰髦俊也漢書曰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西京賦曰懷璽藏紱

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上之風必偃此里仁所以為美

論語曰里仁為美鄭玄曰里者人之所居也居於仁者之里是為善也

孟母所以三徙也

列女傳曰孟母舍近墓孟子嬉戲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去舍市旁其子嬉戲為賈

街孟母又曰此非所以居子處也乃舍學宮之旁其子嬉戲為賈退揖讓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

爰定我居築室穿池毛詩曰築室百堵莊子孔子曰長楊映沼芳

枳樹籬馮衍顯志賦曰游鱗鱗潛菖敷披巨石溺之淺澗毛萇詩

傳曰菖竹木藟藟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樺之柿

廣志曰洛陽北芒山有張公夏梨甚甘海內唯一樹大谷未詳西京雜

記曰上林苑有烏樺木廣志曰梁國侯家有烏樺甚美世罕得之樺方彌

切周又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志曰周文王時有弱枝之棗甚美

禁之不令人取置樹苑中王逸荔枝賦曰房陵縹李荆州記房陵縣有

棗甚美仙人朱仲來竊大山肅亦稱學問讀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杖策

之杖世本容成造靡不畢殖蒼頡篇曰三桃表櫻胡之別二柰曜

丹白之色漢書音義曰櫻桃含桃也爾雅曰荆桃今櫻桃也冬桃子冬

有胡桃出西域廣志曰張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石

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石榴蒲陶之珍磊落蔓衍乎其側梅杏郁棣之

屬繁榮麗藻之飾郁今之郁李棣實似櫻桃也張揖上林賦注曰

櫻桃實似華實照爛言所不能極也春秋文耀鉤曰春菜則葱韭

蒜芋青筍紫薑薑薺甘白蓼葵芬芳毛詩曰薑茶如飴毛萇

儀禮注曰菹廉薑也韻略曰蓼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蓼

蓼香菜也相惟切與蓼同蓼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蓼

地依陰而生也鄭玄儀禮注曰藿豆葉蓼荷依陰時藿向陽崔豹古今注曰蓼

也藿子建武親表曰葵藿之傾葉太陽綠葵含露白薺負霜於是

凜秋暑退熙春寒往楚辭曰竊獨悲此涼秋字書曰凜寒也左氏傳

如登春臺河上公注熙熙淫情欲也熙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微雨新

晴六品清朗呂氏春秋曰太夫人乃御版輿升輕軒禮記曰諸侯曰

扶也言能以禮自扶版輿車名傳暢晉諸公贊曰傳祇以足疾版輿上殿

版輿一名步輿周遷與服雜事記曰步輿方四尺素木為之以皮為櫛

之自天子至庶遠覽見王畿近周家園周禮曰方千

人通得乘之體以行和藥

以勞宣

爾雅釋言曰宣徇徧也郭璞注曰皆周徧也杜預左傳注曰宣散也

常膳載加舊病有痊

說文曰痾病也莊子曰今余病少痊司馬彪曰痊除也

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

曹子建名都篇曰列坐竟長筵言屈軌不行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結軌還轅張揖曰結猶屈也

陸摘紫房水挂

賴鯉

馬融高第頌曰黃果揚芳紫房潰漏張載安石榴賦曰紫房獨熟毛萇詩傳曰賴赤也

或宴于林或禊

于汜

史記曰武帝禊祓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故事取於清絮也爾雅曰窮瀆曰汜郭璞注曰水無所通也爾雅曰水決復入曰汜

昆弟班白兒童稚齒

王隱

晉書曰兄御史釋弟燕令豹禮記曰班白不提挈爾雅曰幼稚也方言曰稚小也

稱萬壽以獻觴咸一懼

而一喜

毛詩曰萬壽無疆史記曰武安君起為壽如清曰上酒為稱壽黃香天子頌曰獻萬年之王觴論語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孔安國曰見其壽則喜見其衰老則懼

壽觴舉慈顏和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浮杯

樂飲絲竹駢羅

說苑曰公承不仁舉大白浮君廣雅曰浮罰也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風俗通曰絲曰絃竹曰管西

京賦曰蓬萊而駢羅

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奮袖低仰頓足起舞傳武

仲儻賦曰抗音

人生安樂孰知其佗

佗謂榮貴也國語曰晉文公適齊齊

侯妻之女甚善焉文公

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

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

論語子曰且就業夕而自省

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

列

論語考比識賜問曰格言成法亦可以次序也幾陋身

之不保尚奚擬於明哲

爾雅曰幾近也孟子曰士庶人不仁

身此安仁不自保何更擬於

仰眾妙而絕思終優遊以養

拙

老子曰玄之又玄眾妙之門毛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哀傷

長門賦一首并序

司馬長卿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

外戚傳曰陳皇后者長公主嫖女也曾祖嬰與項羽起後歸漢為唐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尚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為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為妃及帝即位立為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坐女子楚服等為皇后巫蠱祠祭呪詛罷退歸長門宮嫖匹妙切聞蜀郡成都司馬相

如天下工為文奉黃金百斤為相如文君取酒漢書曰卓氏女文君

既奔相如相如與俱之臨叩賣酒舍文君當壚相如身自滌器於市因于解悲愁之辭鄭玄儀禮注曰

于為而相如為文以悟主上說文曰悟覺也陳皇后復得親幸林

曰幸吉而免凶也其辭曰

夫何一佳人兮步逍遙以自虞神女賦曰夫何神女之妖麗何休公羊傳注曰

據疑問不知者曰何佳人謂陳皇后也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說文曰佳善也廣雅曰佳好也爾雅曰虞度也

郭璞曰謂測度也言付所為被退在長門宮之事魂踰佚而不反兮形枯槁而

獨居言精魂踰佚形體枯槁悲悴之甚也蒼頡篇曰佚揚也楚辭曰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槁古老切言

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我武帝也言帝昔許朝往暮來幸臨於已今以

飲食恣樂而忘於周禮注曰謙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交在得意相親而已謙字或從火非爾雅曰心自察也憊移而不省故兮交得意而相親鄭玄

慢愚兮懷貞慙之懽心蒼頡篇曰懷抱也說文曰懽謹也鄭玄禮記注曰懽愿也空角切願賜

問而自進兮得尚君之玉音願君問已因而自進也尚猶奉也毛詩曰無金玉爾音奉虛

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言奉君虛言而望為誠實離宮即長門宮也在城南脩薄

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專精兮天漂漂而疾風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楚辭曰悲愁窮感兮獨處禮記曰記曰臨親也廊獨潛而

而遙望兮神悅悅而外淫

王逸楚辭注曰悅失意也又曰不安之意也韓子曰神不淫放則身全廣雅曰淫游也

名

浮雲鬱鬱而四塞兮天窈窈而晝陰

毛萇詩傳曰鬱積也楚辭曰日窈冥兮羌

宜晦說文曰

雷

而響音起兮聲象君之車音

言似君之車音也毛詩曰殷其雷

雷聲飄風迴而起閨兮舉帷幄之檐檐

楚辭曰堂衣檐檐以含風王逸曰檐檐搖貌

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閭閭

酷烈閭閭香氣盛也閭魚斤切孔雀集

而相存兮玄援嘯而長吟

說文曰存恤問也

翡翠脅翼而來

萃兮鸞鳳翔而北南

鸞鸞也萃集也

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

而攻中

憑噫氣滿貌字林曰噫飽出息也乙戒切管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攻中言攻其中心

下蘭臺而

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

好色賦曰周覽九土尚書曰從容以和

正殿塊以造

天兮鬱鬱並起而穹崇

孔安國尚書傳曰造至也郭璞注曰鬱鬱壯大也穹崇高貌間徙

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

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間項也謂下蘭臺少項也郭璞

璞方言注曰靡靡細好也

擠玉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鍾音

字林曰擠

排也子計切說文曰撼搖也胡感切金鋪以金為鋪首也噌吰聲也噌音曾吰音宏

刻木蘭以為榱兮飾

文杏以為梁

木蘭似桂木文杏亦木名

羅丰茸之遊樹兮離樓梧而

相撐

丰茸衆飾貌遊樹浮柱也離樓攢聚衆木貌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為梧字林曰撐柱也直庚切施瑰

木之櫛櫨兮委參差以櫛梁

方音曰櫛櫨也言以瑰奇之木以爲櫛櫨委積參差以承虛梁

說文曰櫛櫨柱上栢也方言曰櫛櫨也櫛與櫛同音康

時仿佛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

將

楚辭曰時仿佛而不見心滄熱其若湯說文曰將彡見不審謾也尚書曰導河積石將七羊切

五色炫以相

曜兮爛耀耀而成光

理蒼曰炫光貌廣雅曰曜照也賈逵國語注曰曜明也

緻錯石之

瓊甍兮象瑇瑁之文章

鄭玄禮記注曰緻密也錯石雜衆石也言衆石令之密緻以爲瓊甍采

色間雜象瑋瑋之文章也爾雅曰瓦甌張羅綺之幔帷兮垂

謂之甌郭璞注曰今江東呼甌為甌甌楚組之連網尚書曰制州而維立纁纁組孔安國曰組緩類也周禮

撫柱楣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爾雅曰楣謂之梁三輔黃圖曰未央東有曲臺殿中央廣

貌白鶴敷以哀號兮孤雌峙於枯楊廣雅曰日黃昏而望

絕兮悵獨託於空堂說文曰悵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

於洞房楚辭曰憇容脩態亘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

宋玉風賦曰援琴而鼓之七略曰雅琴琴之言禁也雅案流徵以却

轉兮聲幼妙而復揚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幼音要貫歷覽其中操兮

意慷慨而自印言依曲次第貫穿而歷覽見之志其中操也中操操之中也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琴道曰琴有伯夷

之操窮則獨善其身不失其操故謂之操自印激厲也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不自激印加瀄注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五郎切左右悲

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自眼出曰涕流離涕垂貌舒息悒而增欷兮

蹉履起而彷徨息歎息也悒於悒也楚辭曰潛懷增欷蒼頡篇曰欷泣餘聲也臣瓚漢書注曰蹉跟為跣挂趾為蹠說文

日之堡壘說文曰揄引也爾雅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

而就牀廣雅曰頽壞也言搏芬若以為枕兮席荃蘭而蒞香

若君之在旁琴操曰攝政之妻曰攝政出遊惕寤寐而夢想兮魄

兮魂迢迢若有亡行王逸曰迢迢惶遽貌莊子曰君倘然若有

眾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楚辭曰目眇觀眾星

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之行列兮畢昂出於東方言將曉也淮南子曰西方其星昂畢今出東方謂五月六月也爾雅

日大梁昂也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藹藹月

之貌禮記曰季夜曼曼其若歲兮懷鬱鬱其不可再更光微闇

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又曰望孟夏之短夜何明晦之若歲曼曼長

也一作漫漫又曰心鬱鬱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而增傷鄭玄周禮注

曰鬱鬱不舒散也越絕書計倪曰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

復明說文曰澹搖也李奇曰澹猶動也偃蹇佇立貌也楚辭曰思不

日月之光益以荒矣然荒欲明貌亭亭遠貌一云將至之意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

忘管子婦對桓公曰妾人聞之非有內思舊賦一首并序

向子期臧榮緒晉書曰向秀字子期河內懷人也始有不

洛太祖問曰聞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秀曰以

後為黃門郎卒

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臧榮緒晉書曰嵇康為竹林之遊預

東平人也其人並有不羈之才鄒陽上梁孝王書曰使然嵇志遠

而疎呂心曠而放其後各以事見法呂安東平人與阮籍山

濤及兄巽友善康有潛遜之志不能被褐懷寶矜才而上人安巽庶

弟俊才妻美巽使婦人醉而幸之醜惡發露巽病之告安謗已巽於

鍾會鍾會有寵太祖遂徙安邊郡遺書與康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云

鍾會惡之追收下獄康理之俱死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

會至不為禮會深恨之康與東平呂昭子巽友弟安親善會巽婦安

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引康為證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

鼓既而曰雅音於是絕矣時嵇博綜技藝於絲竹特妙王肅周

綜理臨當就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之國語曰先人就世方

事也

曰嵇康臨死顏色不變謂兄曰向以琴來不兄曰已來康取調之為太
平引曲成歎息曰太平引絕於今日邪康別傳臨終曰袁居嘗從吾學
廣陵散吾每靳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就死命
也曹嘉之晉紀曰康刑於東市顧日影援琴而彈
余逝將西邁
經其舊廬言昔逝將西邁今返經其舊廬毛詩曰逝將去汝
于時日薄虞淵寒冰

淒然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淒冷也**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

昔遊宴之好感音而歎故作賦云

將命適於遠京兮遂旋反而北徂論語曰將命者出鄭玄曰將命傳辭者鄭玄毛詩箋

曰將奉也徂行也毛詩曰不能旋反爾雅曰適往也**濟黃河以汎舟兮經山陽之舊居**國

曰秦汎舟於河漢書瞻曠野之蕭條兮息余駕乎城隅西都賦曰

河內郡有山陽縣**踐二子之遺跡兮歷窮巷之**

原野蕭條列子曰孔子自衛反魯**空廬**賦曰起於窮巷之間**歎黍離之愍周兮悲麥秀於**

殷墟毛詩序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周見周墟盡為禾黍故歌黍離之詩毛詩正義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又方

禾黍油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蘼蘼此父**惟古**

母之國志動心悲作雅聲曰麥秀漸兮黍米暉暉彼狡僇兮不我好**昔以懷今兮心徘徊以躊躇**方音曰惟思也說文曰懷**棟宇存而**

弗毀兮形神逝其焉如家語孔子謂魯哀公曰君仰視棟宇存而

往也**昔李斯之受罪兮歎黃犬而長吟**史記曰李斯者楚上

小吏見吏舍廁中鼠食不絮近人犬數驚焉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

積粟居大廡下不見人犬之憂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

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已成度楚王不足事六國皆弱無

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卿曰今秦王欲吞天下此布衣馳騁之時

而遊說者之秋也故斯將說秦矣乃拜斯為客卿卒用其計謀官至

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用趙高之言以屬中

郎令趙高按治斯居囹圄中仰天歎曰嗟乎不道之君何可為計

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而心未寤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冠至咸

陽趙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自負其辯有功

實無心反二世乃具斯五刑論要斬咸陽斯出獄與其中子三川守

由俱執願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夷三族拜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悼嵇生之來辭兮顧日影而彈琴託託運遇於領會兮寄
餘命於寸陰運遇五行運轉遇人所遇之吉凶也領會冥理相會也鄭玄禮記注曰領理也司馬彪曰領會言人
運命如衣領之相交會或合或開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聽鳴笛之慷慨
芳妙聲絕而復尋洞簫賦曰其妙聲則清淨猗停駕言其
將邁芳遂援翰而寫心言駕將邁遂傳不行毛詩曰駕言出遊廣雅曰將欲也胡廣弔夷齊文曰
援翰錄弔以舒懷芳毛詩曰我心寫芳

歎逝賦一首 并序

陸士衡

王隱晉書曰陸機字士衡吳郡人也少為牙門將軍吳平太傅楊駿辟為祭酒轉太子洗馬後成都王穎以機為司馬參大將軍軍事遂為穎所害臨刑年四十有三歎逝者謂嗟逝者往也

言日月流邁人世過往傷歎此事而作賦焉

昔每聞長老追計平生同時親故

論語曰久矣不忘平生之言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

或凋落已盡或僅有存者

何休曰僅方也賈逵國語注曰僅猶言纔能也余年方四

十而懿親戚屬亡多存寡

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昵交密友

亦不半在

爾雅曰昵近也孫林曰親之近也或所曾共遊一塗同

宴一室十年之外索然已盡

索盡貌以是思哀哀可知矣

孔子謂哀公曰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乃作賦曰

伊天地之運流紛升降而相襲

伊惟也升降謂天地氣上下也禮記曰地氣上齊天氣下

降而百化興焉鄭玄曰齊讀曰躋躋升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日望空以駿驅節循虛而

警言立

警猶驚也言日月望空駿驅而去時節循虛驚動而立嗟人生之短期孰長年

之能執能執言不能執持得長年也素問雷公曰請問短時時飄

忽其不再老晚其將及楚辭曰時不可兮再得思玄賦曰

其將入晚對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也字林曰對怨

言日將暮也對瓊蕊之無徵恨朝霞之難挹也字林曰對怨

而含朝霞毛長詩傳曰挹輒也挹音揖輒音俱望湯谷以企予惜

此景之屢戢山海經曰湯谷上於扶桑上一日方至一日方出郭

代也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鄭玄曰跂足則可望見之悲夫川

企與跂同字林曰企舉踵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戢藏也

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高誘淮南子注曰滔滔江漢世閱人

而為世人冉冉而行暮夫世之得名緣於君上人之父子相繼

言人之年老也楚辭曰冉冉人何世而弗新世何人之能故

冉而逾絕廣雅曰冉冉進也喻人何世而弗

滅亡而野每春其必華草無朝而遺露喻人何世而弗

新草無朝而遺露喻世何人之能故夫露之在草無一朝有經終

餘以喻人之居世無一時而能故也王逸楚辭注曰遺餘也經終

古而常然率品物其如素楚辭曰長無絕兮終古周易曰品

譬日及之在條恒雖盡而弗寤言命之行逝譬乎日及雖至

僅櫬木僅郭璞注曰別二名似李樹素朝生夕隕可食或呼為

不寤其可悲心惆焉而自傷廣雅曰惆痛也亮造化之若茲吾安

取夫久長爾雅曰亮信也淮南子曰痛靈根之夙隕怨具

爾之多喪靈根祖禍也具爾兄弟莫遠具爾箋曰莫無也具猶俱也

爾謂進之也王與族人燕兄弟悼堂構之隕瘁慙城闕之上

之親無遠無近王俱揖而進之荒尚書曰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荒瘁猶毀也毛詩曰在城闕兮親彌懿其已逝交何戚而

不忘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爾雅曰咨嗟也芒芒猶

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

殆視天夢夢鄭玄曰夢傷懷悽其多念戚貌瘁而甚歡
夢亂也爾雅曰殆危也
蒼頡篇曰瘁憂也瘁與悴
幽情發而成緒滯思叩而興端
古字通爾雅曰渺少也
舞賦曰幽情
形而外揚
慘此世之無樂詠在昔而為言
毛詩曰自
居

充堂而衍宇行連駕而比軒彌年時其詎幾夫何往

而不殘充滿於堂盈衍於宇何往而或冥邈而既盡或寥

廓而僅半半平聲協韻說文曰冥窈信松茂而栢悅嗟芝

焚而蕙歎毛詩曰如松之茂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苟性命

之弗殊豈同波而異瀾言人之性命脆促不殊瞻前軌之

既覆知此路之良難此路即死路也晏子春啓四體而深悼

懼茲形之將然論語曰曾子有疾召門毒娛情而寡方怨

感目之多顏廣雅曰毒痛也歸田賦曰聊以娛情方術也多顏

也諒多顏之感目神何適而獲怡爾雅曰尋平生於響

像覽前物而懷之夫響以應聲像以寫形今形聲既亡故尋

步寒林以悽惻翫春翹而有思翹茂盛貌毛詩觸萬類

以生悲歎同節而異時言春秋與往同然存亡異時河圖

年彌往而念廣塗薄暮而意迕楚辭曰年洋

愈索貌索落稀貌靡靡盡顧舊要於遺存得十一於千百

舊要猶久要也遺餘也言顧久要於遺存之中得十一於千

百之內十一者謂通千百而計之十分而得其一言亡多而

存寡也久要樂隤心其如忘哀緣情而來宅忘失也宅

已見上注

易失而哀易居也薛君託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為客
韓詩章句曰嘖猶遺也說文曰契約也論語子將欲老死與汝為客也
曰後生可畏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然後弭節安
懷妙思天造楚辭曰夕弭節于北渚王逸曰弭安也論衡曰
精浮神淪忽在世表表外也言精神不定寤大暮之同寐
何矜晚以怨早寤覺也大暮猶長夜也原夫生死之理雖則
者何足矜早夭者何傷也繆熙伯挽歌曰大暮安可晨寐猶死也古詩曰潛寐黃泉下
茲情之足攪言既寤之則彼死日之方除豈能亂我情乎言
亂也長曰攪感秋華於衰木瘁零露於豐草在殷憂而弗
違夫何去乎識道言達人之志混齊死生今反感木衰之秋華
道乎言未識也毛詩曰零露團兮又曰在彼豐草韓詩曰耿耿不
寐如有殷憂毛萇曰違去也法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觀

其識道也將頤天地之大德遺聖人之洪寶言將養生而遺
養也遺棄也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解心累於末迹聊優遊以娛老
末迹喻老言解世俗之心累於末聊優游卒歲以娛老年莊子曰
解心之繆去德之累容動色治氣意六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
樂六者累德者也累猶負也優遊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述曰疏克有終散金娛老
懷舊賦一首并序懷舊賦者懷思也
潘安仁謂思於親舊而賦也

余十二而獲見于父友東武戴侯楊君臧榮緒晉書曰岳
岳楊肇碑曰肇字秀初榮陽人父比琅邪內史潘
封東武伯薨謚曰戴比音毗始見知名遂申之以婚姻言
有名譽為肇所知漢書曰官皇帝知名者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楊
肇女適潘岳左氏傳晉呂相絕秦曰相好勦力同心申之以婚姻
爾雅曰壻之父而道元公嗣亦隆世親之愛賈弼之山公表注
母相謂為昏姻

太中大夫次韶字公嗣射聲司馬臣松之注魏志引劉曄不幸短

傳曰楊暨字肇晉荊州刺史子譚字道源次韶字公嗣

命父子凋殞論語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云余既有

私艱且尋役于外私艱謂家難也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不歷嵩上之山者九年于茲矣陸機洛陽記曰嵩高今而經

焉慨然懷舊而賦之曰啟開陽而朝邁濟清洛以徑渡

洛陽記曰大興在開陽門外應劭漢官儀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

夜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南門一柱飛去光武使視之

因刻記其年月日以名門焉晨風淒以激冷夕雪高以掩路

楚辭曰不能復陵波以徑渡輶含冰以滅軌水漸軻以凝洹顏延年纂要解

也掩覆也輪謂之軻王逸楚辭注曰軻支輪木也廣雅

曰漸漬也字林曰凝冰也杜預曰互開也塗艱屯其難進日

晚晚而將暮周易曰屯難楚辭曰仰晞歸雲俯鏡泉流毅傳

白日晚晚其將暮

七激曰仰歸雲遡遊前瞻太室傍眺嵩上山海經曰太室之山

風西都賦曰鏡清流郭璞曰即中嶽嵩高

山也今在陽城縣西漢書曰太室嵩高也戴延之西征記曰嵩高中

嶽也東謂太室西謂少室揔名嵩也小說曰昔傅亮北征在河中流

或人問之曰潘安仁作懷舊賦曰前瞻太室傍眺嵩上嵩上太室一

山何云前瞻傍眺哉亮對曰有嵩丘山去太室七十里此是寫書誤

耳河南郡圖經曰嵩東武託焉建瑩啓疇如淳漢書注曰瑩

丘在縣西南十五里疇豕田也賈逵國語

注曰一巖巖雙表列列行楸崔豹古今注曰堯設誹謗之木

井為疇望彼楸矣感于予思尚書曰予

亦施之於墓爾雅曰楸大而散既興慕於戴侯亦悼元而哀嗣墳壘壘而接龍栢森

森以攢植古樂府詩曰還望故鄉鬱何壘廣雅曰壘重也說文曰

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何逝沒之相尋曾舊草之未

屬森森一作榛榛壘平聲異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余總角而獲見承戴侯之

清塵

毛詩曰總角中兮孔安國尚書傳曰承奉也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

名余以國士眷余以

嘉姻

史記豫讓曰智伯以國士遇我我故以國士報之

自祖考而隆好逮二子而世

親歡攜手以偕老

庶報德之有鄰

毛詩曰君子偕老家語孔子曰詩云皇皇上帝

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

今九載而一來空館聞其無

論語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陳芟被于堂除舊圃化而為薪

禮記注曰宿草陳根也方言曰芟根也音皆說文曰除殿階也

步庭廡以徘徊涕泣流而霑

巾

說文曰廡堂下周屋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張平子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霑巾泣胡大切

宵展轉而不

寐驟長歎以達晨

毛詩曰展轉伏枕漢書曰劉向或夜觀星宿不寐達旦

獨鬱結其

誰語聊綴思於斯文

楚辭曰遭沈濁而汚穢兮獨鬱結其誰語

寡婦賦一首

并序寡婦者任子咸之妻也子咸死安仁序其寡孤之意故有賦焉少而無夫曰寡

潘安仁

樂安任子咸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任護字子咸奉車都尉

有韜世之量與余少而

歡焉

廣雅曰韜藏也言度之大包藏一世也

雖兄弟之愛無以加也

范曄後漢書曰姜肱與二

弟仲海季江友愛天至

不示弱冠而終

不示弱冠並已見上

良友既沒何痛如之

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孫卿子曰夫人必將擇良友而友之

其妻又吾姨也

公表注曰楊肇次子適任護爾雅曰妻之姊妹同出為姨郭璞曰同出謂俱已嫁也毛詩曰邢侯之姨左氏傳曰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侯將歸過蔡蔡侯曰是吾姨也杜預注曰妻之姊妹曰姨

少喪父母適人而所天又殞

家語曰女年十五有適人之道適謂往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婦人在室則父天出則夫天喪服傳曰父者子之天夫者婦之天蔡伯喈女賦曰當三春之嘉月

孤女藐焉始孩

潘岳集任澤蘭哀辭曰澤蘭者任子咸之女也涉三齡未沒喪而殞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推與諸子縣貌廣雅曰

殞余聞而悲之遂為其母辭左氏傳晉獻公使荀息侍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大夫其若之何注曰言其幼稚推與諸子縣貌廣雅曰

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孟子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趙岐曰孩提謂二三歲之開始孩笑可提抱者禮記內則曰子生三月孩而名斯亦生民之至艱而荼毒之極哀也尚書曰不忍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昔阮瑀既歿魏文悼之並命知舊作寡婦之賦魏文帝序曰陳留阮元瑜與余有舊薄命早亡故作斯賦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並作之余遂擬之以叙

其孤寡之心焉其辭曰

嗟予生之不造兮哀天難之匪忱毛詩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天難匪忱言天行禍難不由誠信也爾雅曰忱信也少伶俜而偏孤兮痛怛以摧心伶俜單子貌也古猛虎行曰少年惶且怖伶俜到他鄉伶力丁切俜匹成切毛詩曰勞心怛怛又曰勞心怛怛毛萇曰怛怛憂勞也又怛怛猶怛怛也覽

寒泉之遺歎兮詠蓼莪之餘音寒泉謂母存也蓼莪謂父母俱亡也毛詩曰爰有寒泉在蓼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音陸莪音俄情長感以求慕

兮思彌遠而逾深長笛賦曰長感感不能閑居兮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伊女子之有

行兮爰奉嬪於高族毛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尚書曰嬪于虞孔安國曰奉行

承慶雲之光覆兮荷君子之惠渥慶雲喻父母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蕭索輪菌是謂慶雲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詩傳曰渥厚也

顧葛藟之蔓延兮託微莖於樛木葛藟二草名也言二之託夫家也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毛萇曰水下曲曰樛纍猶蔓也藟力水切樛居虬切纍力追切懼身輕而施

重兮若履冰而臨谷曹植鸚鵡賦曰怨身輕而施重恐往惠之履冰而臨淵毛詩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又曰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導義方之明訓兮憲女史

之典戒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訓如川之流毛萇詩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奉蒸嘗以效

順兮供洒掃以彌載禮記曰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杓夏禘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

秋嘗冬蒸又曰女於大夫曰備掃灑毛

長詩傳曰灑掃也又曰教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毛長詩傳曰洒灑同班婕妤自傷賦曰供灑掃於帷幄未終死以爲期爾雅曰彌終也彼詩人之收歎兮徒願言而心悔伯毛詩曰願言思長傳曰痾何遭命之奇薄兮遘天禍之未悔魏文帝善哉病也音妹薄少離山殃爾雅曰遘遇也言夫之早墮者遇天未悔禍之時言天降禍于己未有悔之心也左氏傳曰天其悔禍于我榮華其始茂所將奄其俱泯楚華睦其始茂兮良人忽以捐背丁儀妻寡婦賦曰榮華辭曰及榮華之未落王逸曰榮華喻顏色也孟子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歌酒肉而後反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孔安靜闔門以窮居兮塊然獨而靡依丁儀妻寡婦賦曰靜闔門以窮居婦賦曰靜闔門以窮居易錦茵以苦席兮代羅幃以素帷儀妻寡婦賦曰刷朱闕以白堊易玄帳以素幃桓子新論曰吾謂楊子曰君數見乘輿錦繡茵席禮記曰父母之喪寢苦枕塊爾雅曰蓋謂之苫注茅苫也江東呼爲蓋楚辭曰蒨阿拂壁羅幃張爾雅曰幃謂之帳纂要曰在上曰帳在旁曰帳單帳曰幃幃丈尤切命

阿保而就列兮覽巾簪以舒悲列女傳曰齊孝孟姬曰后妃其房列之位也簪扇也嗚咽以失聲兮淚橫迸而霑衣韓詩外傳曰長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家語曰公文文伯卒其妻妾行哭失聲丁儀妻寡婦賦曰涕流迸以淋浪字書曰迸散走也波諍切愁煩冤其誰告兮提孤孩於坐側誰告言告誰也丁儀妻寡婦賦曰自慰王粲寡婦賦曰提孤孩於坐側時曖曖而向昏兮日杳杳而西匿楚辭曰時曖曖其將罷王逸曰曖曖昏昧貌楚辭曰日杳杳植贈白馬王詩雀羣飛而赴楹兮雞登棲而斂翼秦嘉贈婦詩曰啾啾雞雀羣飛赴楹丁儀妻寡婦賦曰雞斂翼以登棲雀分散歸空以赴羣爾雅曰雞棲於弋爲櫟鑿垣而棲爲櫟棲雞宿處歸空館而自怜兮撫衾裯以歎息楚辭曰私自怜兮何極毛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毛詩傳曰衾被也思纏綿以瞋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張昇與任彥稠單被也思纏綿以瞋亂兮心摧傷以愴惻堅書曰纏綿

恩好庶幾高蹤楚辭曰中替亂兮迷惑又曰曜靈晔而遯邁兮四

節運而推移楚辭曰曜靈晔而西征廣雅曰曜靈日也易乾鑿度

速也古歷九秋篇曰寒暑推移遯速也天凝露以降霜兮木落葉

而隕枝毛萇詩傳曰隕墜也仰神宇之寥寥兮瞻靈衣之披披曹植九

於牀垂楚辭曰日暮黃昏羌幽悲王粲耳傾想於疇昔兮目

仿佛乎平素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杜預曰疇昔猶前

宮城心存平素字林曰仿相似也佛雖冥冥而罔覲兮猶依依

以憑附冥冥幽昧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痛存亡之殊制

兮將遷神而安厝丁儀妻寡婦賦曰痛存亡之異路將遷靈以

輜儼其星駕兮飛旒翩以啓路丁儀妻寡婦賦曰駕龍輜於

緇廣充幅長尋曰旒禮記有龍輜鄭玄注曰龍輜畫轅為龍也說

志焉設旒夏也然旒喪柩之旌也爾雅曰廣幅輪按軌以徐進

兮馬悲鳴而踟顧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楚辭曰僕夫悲余懷

潛靈邈其不反兮殷憂結而靡訴殷憂見上文毛詩曰心之

所告文曰晞望也廣雅曰晞視也左氏自仲秋而在疚兮踰履霜以

踐冰丁儀妻寡婦賦曰自銜恤而在疚履霜春冬之四節韓詩曰惇

履霜堅冰至雪霏霏而驟落兮風瀏瀏而風興丁儀妻寡婦賦

勁雪翩翩以交零毛詩曰雨雪霏霏楚雷泠泠以夜下兮水濂

辭曰秋風瀏以蕭蕭王逸曰瀏風疾貌

濂以微凝丁儀妻寡婦賦曰霜凄凄而夜降水濂濂而晨結意

忽恍以遷越兮神一夕而九升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

夕而九升楚辭曰惟郢路之遠遠魂一

浸遠願假夢以通靈兮目炯炯而不寢陳琳神女賦曰儀營

通精楚辭曰夜炯炯而不寐炯炯公冷切夜漫漫以悠悠兮寒凄凄以凜凜漫夜

涕交橫而流枕丁儀妻寡婦賦曰氣憤薄而交橫而下云魂

逝而永遠兮時歲忽其適盡丁儀妻寡婦賦曰神爽緬其日永

適盡毛萇詩傳曰適容貌偶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慙家語

終也廣雅曰適忽也容貌偶以頓頓兮左右悽其相慙曰偶

平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偶偶鄭玄曰偶羸貌鸛鳴曰容貌慘以

顛顛丁儀妻寡婦賦曰顧顧貌之艷艷對左右而掩涕洞簫賦曰桀

敗也洛罪切艷普檻切感三良之殉秦兮甘捐生而自引詩毛

秦風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左氏傳文公

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杜

預曰以人從葬為殉妻言願亦如三良死從於夫鞠稚子於懷抱

也自引自殺也漢書主簿謂王嘉曰君侯宜引決鞠稚子於懷抱

兮羌低徊而不忍王案寡婦賦曰欲引刃以自裁顧弱子而後

出入腹我毛萇曰鞠養獨指景而心誓兮雖形存而志隕詩韓

也鄭玄曰腹懷抱也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楚辭曰辭靈脩而隕志重曰仰皇穹兮歎息私自憐兮何極

天也省微身兮孤弱顧稚子兮未識如涉川兮無梁若

陵虛兮失翼周易曰利涉大川楚辭曰江河廣而無上瞻兮

遺象下臨兮泉壤象謂形像也以其窈冥兮潛翳心存兮

目想魏太祖祭橋玄文曰奉虛坐兮肅清朝空宇兮曠朗

幽靈潛翳心存目想

想亦 廊孤立兮顧影塊獨言兮聽響楚辭曰廊抱影而獨倚

影為儔 顧影兮傷摧聽響兮增哀遙逝兮逾遠緬邈兮

長乖國語聲子曰椒舉奔鄭緬然四節流兮忽代序歲暮

兮日西頽楚辭曰日月忽其不淹春與秋兮代序毛詩曰霜被庭

兮風入室夜既分兮星漢迴韓子曰衛靈至濮水夜分而聞

迴西 夢良兮來遊若閭闔兮洞開楚辭曰倚閭闔而望怛

驚悟兮無聞超愀怛兮慟懷方言曰怛痛也悟覺也莊子慟

懷兮奈何言陟兮山阿爾雅曰大墓門兮肅肅脩龍兮峨

峨毛詩曰墓門有棘方言曰無墳孤鳥嚶兮悲鳴長松萋兮振

柯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哀鬱鬱結兮交集淚橫流兮滂

沲楚辭曰鬱鬱結紆軫兮又曰涕流交集班婕妤好蹈恭姜兮明誓

詠栢舟兮清歌毛詩序曰栢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早死終歸

骨兮山足存憑託兮餘華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願歸骨要吾

君兮同穴之死矢兮靡佗毛詩曰栢舟恭姜自誓也衛世子

不許注恭伯僖侯之世子也曹植文帝誄曰願投骨於山足報恩養

恨賦意謂古人不稱其

江文通劉璠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執丹

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

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

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

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材思稍

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卒贈醴泉侯謚憲子宋

桂陽王舉秀才齊興為豫章王記
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

試望平原蔓草紫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叔曰

中壽爾墓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人生到此天道寧論於

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誅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

恨而死至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茅焦上諫始皇按

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華山為城

紫淵為池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因河為池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雄圖既溢武力未

畢方架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

十七年伐紂大起九師東至于九江叱鼉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一旦魂斷宮車晚出

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三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

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
今忽崩墮則為晏駕

若乃趙王既虜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

山木之嘔聞者莫不墮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嘔歌曲也薄暮心動昧旦

神興楚辭曰薄暮雷電高唐賦曰使人心動左氏傳曰昧旦不顯別豔姬與美女喪金輿

及玉乘杜預左氏傳注曰美色曰豔史記曰為之金輿鑣衡以繫其飾玉乘玉輅也置酒欲飲悲來

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

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領步

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盡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拔劍擊柱漢書曰

併天下尊為皇帝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弔影慙魂曹子建表曰形影相弔晏子春秋曰君子獨寢不慙於魂

情往上郡心留鴈門漢書有上郡鴈門郡並秦置裂帛繫書誓還漢恩

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蘇武等在某澤中李陵書曰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朝

露溘至握手何言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曰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

漢書元

那夫人誅曰臨命相決交腕握手

帝竟寧

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廡為關氏應劭曰王廡王氏之

女名廡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

十七獻元帝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謂

然而嘆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觸文帝諱

改之戰國策曰樊於

期仰天太息流涕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

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

相和歌有度關山曲

搖風忽起白日西匿

爾雅曰颯颯謂之颯颯音扶颯與搖同登樓賦

曰白日忽其西匿潘岳寡婦賦曰日杳杳而西

隴鴈少飛代雲寡色

漢書曰凡望雲氣勃

可以長矣李陵書曰生為異域之人

望君王兮何期

至乃敬

通見抵罷歸田里

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以衍才過其實

說陰就書曰衍異先事自歸上書報歸田里漢書曰時

多上書言便且輒下蕭望之問狀下者或罷歸田里

閉關却掃塞

門不仕

司馬彪續漢書曰趙壹閉關却掃非德不交

稚子

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

妻曰孺人稚子見寡婦賦

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杜預左氏傳注

國語注曰略簡也楊雄

自叙曰雄為人跌宕

齋志沒地長懷無已

馮衍說陰就書曰懷

抱不報齋恨入冥鵲

及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

臧榮緒晉書曰

夫東平呂安家事繫獄疊閱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康

王隱晉書曰嵇康妻魏武帝孫穆王林女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

不蕩乎外漢書谷永上疏

曰贊命之臣靡不激揚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

嵇康與山巨源

彈琴一曲又贈秀才詩

秋日蕭索浮雲無光

鄭玄禮記注

曰習習谷風吹我素琴

青霞之奇意入脩夜之不暘

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臨園賦曰

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於山椒奄脩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

公誄曰玄室冥冥脩夜彌長孔安國尚書傳曰暘明也音陽

或有

孤臣危涕孽子墜志

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登

樓賦曰涕橫墜而弗禁字林曰孽子庶子也然

心當云危涕當云墜江
氏愛奇故互文以見義
遷客海上流成隴陰

漢書曰匈奴乃徙蘇武北海上無人處使

牧羝羊史記曰妻
此人但聞悲風汨起血下沾衿

敬齊人也成隴西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悲風鳴條則傷心矣毛

詩曰鼠思泣血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衿

亦復含酸茹

歎銷落湮沈

廣雅曰茹食也又曰若迺騎疊跡車屯軌

榮貴

之子車騎之多也吳都賦曰躍馬疊跡

黃塵市地歌吹四起

公載

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

煙斷火

已矣哉

孔安國尚書傳

春

草暮芳秋風驚秋風罷芳春草生綺羅畢芳池館盡

琴瑟滅芳丘壟平

琴道雍門周曰高臺既已傾曲池

自古

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

論語子曰自古皆有死穆天子傳

七萃之士曰古有死生張奐與崔

元始書曰匈奴若
非其罪何肯吞聲

別賦

江文通

黯黯銷魂者唯別而已矣

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黯魂將離

魂散則形離今別而散明恨深也說文曰黯深黑也楚

辭曰魂魄離散家語孔子曰黯然而黑賈逵曰唯獨也楚

絕國復燕宋芳千里

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

之或春苦芳始生乍秋風芳暫起

言此二時

是以行子腸斷百感

悽惻

鮑昭東門行曰野風

風蕭蕭而異響雲漫漫而奇色

荆

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尚書大

傳帝唱曰卿雲爛兮體漫漫芳

舟凝滯於水濱車逶遲於山側

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淹迴水以凝滯廣雅曰

凝止也毛詩曰周道逶遲毛萇曰逶遲歷遠貌

擢容與而詎前馬

寒鳴而不息

楚辭曰噉齊揚以容與

掩金觴而誰御橫玉柱而霑軾

韋

詩曰旨酒盈金觴清顏發朱華毛萇詩傳曰御進也論曰鼓琴者於結設柱然琴有柱以玉爲之表叔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楚辭

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

軒檻版也

見紅蘭之受露望青楸之

離霜巡曾楹而空拊撫錦幕而虛涼

曾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典略曰衛夫人

南子在錦帷中廣雅曰帷

知離夢之躑躅意別魂之飛揚

躑躅足也躑與躑同馳戰切躑躅錄切曹植悲命賦曰哀魂靈之飛揚

故別雖一緒事乃萬族

書傳曰

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

周禮曰馬八尺已上爲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

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遊龍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煥燭翠蓋空踟躕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鄭玄曰軒

輿也士以朱飾之軒車通稱也魯連子門客謂陳無宇曰君車衣文繡

帳飲東都送客金谷

漢書曰高祖過

沛帳飲三日又漢書曰疎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廣兄子受字公

子廣爲太子太傅公子爲少傅甚見器重朝庭爲榮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稱疾篤上疏乞骸

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

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辭決而去蘇林

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

持節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內縣金谷澗中

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澗中

簫鼓陳燕趙歌芳傷美人

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

與綺芳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聳淵魚之赤鱗

言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

牙鼓琴而淵魚出聽

琴巴鼓琴而六馬仰秣成公綏琴賦曰伯牙彈而駟馬仰子野揮而玄鶴鳴

造分手而銜涕感

寂漠而傷神

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闥

乃有劍客慙

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韓

郭解以軀藉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讎

韓國

趙廁吳宮燕市

史記曰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濮陽嚴仲子事

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驩聶政拔劍至韓直
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
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
又曰專諸者棠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
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
又曰荆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荆軻
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窮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
匕首見因以匕首擡秦王割慈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
拔血相視伏虔通俗文曰與死者辭曰訣史記曰今太子請辭訣
曰拔拭也泣血已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軹遂發就
見恨賦拔武粉切驅征馬而不顧見行塵之時起軹遂發就
車不顧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裏言銜感恩遇故効命於
中也尉僚子吳起曰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
一劍之任非將軍也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燕丹太子
武陽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鍾並發群臣皆呼萬歲武陽大恐
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聶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

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能知者與千金久

之莫知政姊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揚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

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軹深井里聶政自殺於尸旁晉楚齊聞之曰非

獨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夫哀莫大於心死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

日士負羽楊子雲羽獵賦曰蒙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

楯負羽拔鏑邪而羅者以萬計遼水無極鴈山參雲水經曰遼山

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所生在鴈山鴈出其間

孟子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承後漢書劉翽曰程夫人富貴參雲

閨中風暖陌上草薰薰香日出天而耀景露下地而騰

文鏡朱塵之照爛襲青氣之烟煴楚辭曰經堂入與朱塵筵

日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襲人易通卦驗曰震東方也或

也主春分日出青氣出震此正氣也司馬彪注曰震東方也攀桃李

芳不忍別送愛子兮雲羅維裙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

子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至如一赴絕國詎相見期琴道曰雍門周以琴

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無故生離遠赴絕國

無相見期臣爲一揮琴而太息未有不悽愴而流涕者絕國絕遠之

國視喬木兮故里決北梁兮永辭王充論衡曰睹喬木知舊都孟子曰故國者非爲喬木有

世臣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世臣之謂注非但見其木當有累世脩德之臣也楚辭曰濟江海兮蟬蛻決北梁兮永辭

芳魂動親賓兮淚滋蘇武詩曰淚爲生別滋可班荆兮贈恨唯罇酒兮

叙悲左氏傳曰楚聲子與伍舉俱楚人舉將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而坐相與食蘇武詩曰我有一罇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值秋鴈兮飛日當白露兮下時怨復怨兮遠

山曲去復去兮長河湄毛詩曰居河之湄爾雅曰水草交曰湄又若君居淄右妾

家河陽漢書有淄川國又河內郡有河陽縣淄或爲塞同瓊珮之晨照共金爐之夕

香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期將期玉瓊珮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金爐香薰黼帳周垂君結綬兮千

里惜瑤草之徒芳結綬將仕也顏延年秋胡詩曰脫巾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宋王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士封于巫山之

臺精魂爲草寔曰靈芝山海經曰姑瑤之山帝女死焉名曰女尸化爲

臺草其葉胥成其花黃其實如兔絲服者媚於人郭璞曰瑤與臺並音遙然臺與瑤同慙幽閨之琴瑟晦高

臺之流黃張載擬四愁詩曰佳人贈我筒中布何以報之流黃素環濟要略曰間色有五紺紅縹紫流黃也春宮

閱此青苔色秋帳含茲月光毛詩曰閨空有恤毛萇詩傳曰閨閉也班婕妤自傷賦曰應門

開兮王階苔劉休玄擬古詩曰羅帳延秋月夏簾清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

張嚴席賦曰席爲冬設簾爲夏施夏侯湛缸燈賦曰秋曰既逝冬夜悠長織錦曲兮泣已盡迴文詩

兮影獨傷織錦迴文詩序曰竇韜秦州被徙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州臨去別蘇誓不更娶至沙漠便娶婦蘇氏織錦端

中作此迴文詩以贈之符國時人也儻有華陰上士服食還山列仙傳脩羊者魏人也華陰山下石室中

有龍石段其上取黃精食之後去不知所之術既妙而猶學道已寂而未傳方言曰寂安靜

也守丹竈而不顧鍊金鼎而方堅南越志曰長沙郡瀏陽縣東有王喬山山有合丹竈

不顧不顧於世也鍊金鼎鍊金為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駕鶴上漢驂鸞騰天列仙傳曰王子晉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方堅其志方堅也聞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緱氏山頭果乘白鶴住山下望之不能得到舉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緱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鸞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鶴憩於此張僧鑒豫章記曰洪井有鸞岡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岡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神仙傳曰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過處惟世間芳重別謝主人芳依然說文曰謝辭也下有芍藥之詩佳人之詞詩溱洧章刺亂也兵革不能今子始至於此乃語窮豈不陋哉馬明先生隨神女還岱見安期生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於安息西海之際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桑中衛女上宮陳娥

衛陳二國名也毛詩桑中章曰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於淇之上注桑中淇上上宮所期之地箋云此思孟姜之愛厚已也此我期於桑中要我於上宮期我於淇水之上又竹竿章衛女思歸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箋云行道也女子之道當嫁耳不以答違婦道也又燕燕章衛莊姜送歸妾也注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為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送於野作詩以見己志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春草碧色春水淥波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楚辭美手芳東行送美人兮南浦至乃秋露如珠秋月如珪陸雲芙蓉詩曰盈盈之別思心徘徊是以別方不定別理千名千名言多也南都賦曰百種千名有別必怨有怨必盈蔡琰詩曰心吐思芳留憤盈使人意奪神駭心折骨驚亦互雖淵雲之墨妙嚴樂之筆精漢書曰王褒字子淵金閨之諸彥蘭臺之羣英言時務上召見乃拜樂安皆為郎中

金閨金馬門也史記曰金門宦者署承明金馬著作之庭東方朔曰公孫弘等待詔金馬門蘭臺臺名也傳毅班固等為蘭臺令史是也論衡曰孝明好文人並徵賦有凌雲之稱辯有雕龍之聲趙史記荀卿蘭臺之官文雄會聚十始來游學於齊鄒衍之術迂大而閎辯奭也文難施齊人為諺曰談天衍劉向別錄曰鄒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書言天事故曰談天彫龍赫赫修鄒衍之術文飾誰能摹暫離之狀寫求訣之情之若彫鏤龍文故曰彫龍赫者乎

文選卷第十六

文選卷第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鄒陽胡氏

廣平

彭澤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論文

陸士衡文賦一首

音樂上

王子淵洞簫賦一首 傅武仲舞賦一首

論文

文賦并序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字士衡吳郡人祖遜吳丞相父抗吳大司馬機少襲領父兵為牙門將

軍年二十而吳滅退臨舊里與弟雲勤學積十一年與言流京華聲溢四表被徵為太子洗馬與弟雲俱入洛司徒張華素重其名舊相識以文華呈天才綺練當時獨絕新聲妙句係蹤張蔡機妙解情理心識文體故作文賦

余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

作謂作文也用心言士用心於文莊子堯曰此

吾所

可得而言

文之好惡可得而言論也范曄後漢書趙壹刺世疾邪曰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

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

然妍蚩亦好惡也

每自屬文尤見其情

論衡曰幽思屬文著記美言屬綴也杜預左氏傳曰

之難能之難也

尚書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

故作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

爾雅曰逮及也蓋非知

因論作文之利害所由

利害由好惡孔安國尚書傳曰藻水草之有文者故以喻文焉 佗日殆

可謂曲盡其妙

言既作此文賦佗日而觀之近謂委曲盡文之妙理

也至於操斧伐柯雖取則不遠

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注則法也伐柯

必用其柯大小長短近

若夫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

言作之難也文

言者具於此云

蓋所言文之辭

蓋所能

者具此賦之言

佇中區以玄覽願情志於典墳

漢書音義張晏曰佇久俟待也中區區中也字書曰玄幽遠也老子

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

遵循也循四時而歎其逝往之事攬視萬物盛衰而思慮紛紜也淮南子曰四時者

春生夏長

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

秋暮衰落故悲春條敷暢故喜也淮

南子曰木葉

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懷懷危懼貌眇眇高

落長年悲

心懷懷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

遠貌懷霜臨雲言高

縈也說文曰懷懷寒也孔融薦祢衡表曰詠世德之駿烈誦先人之清

芬言歌詠世有俊德者之盛業先民謂先世之人有清美芬芳之遊文章

之林府嘉麗藻之彬彬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孔慨投篇而援

筆聊宣之乎斯文韓詩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國霸楚史援筆

筆以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收視反聽言不視聽也耽思傍

雅曰訊問也精驚八極心遊萬仞精神爽也八極萬仞言高遠也淮

論語注曰其致也情瞳眬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爾雅曰致至也

明也說文曰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楊子法言曰或問羣

昭晰明也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言之長曰羣言之長

禮言也宋袁曰羣非一也周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言思慮

處不至故上至天淵於安流之中下至下泉於潛浸之所劇秦美新曰

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佛悅難浮藻聯

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翰高飛也說文曰繳生絲縷

也謂縷繫也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論語子曰吾猶

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華秀以喻文也觀古今於須

臾撫四海於一瞬高唐賦曰須臾之間司馬遷曰卒卒無須臾之間

曰萬世猶一瞬說文曰然後選義按部考辭就班小雅曰抱暑者

咸叩懷響者畢彈言皆擊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孔安

書傳曰順流而下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言或本之於隱而

易而便得難之或虎變而獸擾或龍見而鳥瀾周易曰大人虎變

或為未非也來若龍之見煙雲之上如鳥之在波瀾之中應劭

曰擾馴也莊子曰君子尸居而龍見大波曰瀾或妥帖而易施或咀

嶮而不安

愛帖易施貌公羊傳曰帖服也廣雅曰帖靜也王逸楚辭序曰義多垂異事不妥帖嶮嶮不安貌楚辭曰圓鑿而方枘者

帖吐協切

助舉切嶮魚呂切

盤澄心以凝思眇衆慮而爲言

萬物而爲言者也

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淮南子曰太一

說文曰挫折也

韓詩外傳曰薛文士之

始躑躅於燥吻終流離於濡

翰廣雅曰躑躅

躑躅也鄭玄毛詩箋云志往謂躑躅也躑與躑同躑躅與

劉公幹詩曰敘意於濡翰

毛萇詩傳曰濡漬也理扶質以立幹文垂條

而結繁

言文之體必須以理爲本垂條以樹喻也

信情貌之不差故

每變而在顏

楚辭曰情與貌其不變

思涉樂其必笑方言哀而已歎或

操觚以率爾或含毫而邈然

觚木之方者古人用之以書猶今

觚木簡也論語先進篇子路帥爾而對毫謂筆毫也王逸楚辭注曰銳毛爲毫也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

伊茲事

之可樂固聖賢之所欽

茲事謂文也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足

行不遠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

春秋說題辭曰虛生有形

函縣邈於尺素吐滂沛乎寸心

毛萇詩傳曰函舍也古詩曰中

吾見子之心矣

言恢之而彌廣思按之而逾深

言思慮一發

播芳蕤之馥馥發青條之森森

說文曰蕤草木華

華曰蕤字林曰森多木長貌以喻文

粲風飛而焱豎鬱鬱雲起乎

翰林

爾雅曰風飄謂之森長體有萬殊物無一量

衆物之形無一定之量

紛紜揮霍形難爲狀

紛紜亂貌揮霍疾貌

揮辭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爲匠

衆辭俱湊若程才效伎取捨

德司契論衡曰能雕琢文書謂之史匠也

在有無而僂僂當淺深而不讓

毛詩曰何

有無僂

俛求之俛僂由勉強也論雖離方而遯負期窮形而盡相方圓謂規

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矩也言文章在故夫夸目者尚奢恆心者貴當其事既殊為文亦異故欲夸目

有方圓規矩也故夫夸目者尚奢恆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言其窮賤者立說無

者為文尚奢欲快心者為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詩以言志故曰緣情

非湫隘其論通達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

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綺靡精妙之言瀏亮清明碑披文以相質誄纏之稱漢書甘泉賦曰瀏清也字林曰清瀏流也

絲而悽愴碑以叙德故文質相半銘博約而溫潤箴頓挫而清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

壯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頌優遊以彬蔚論精微而朗暢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

而朗暢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為主故優遊彬蔚論以評議臧否以平徹以閑雅說煒晁而譎誑奏以陳情叙事故平徹閑雅雖區

平徹以閑雅說煒晁而譎誑奏以陳情叙事故平徹閑雅雖區分之在茲亦禁邪而制放要辭達而理舉故無取乎冗長

子曰辭達而已矣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如勇切言文章體要在辭達而理舉也

其為物也多姿其為體也屢遷萬物萬形故曰多姿文非一則故曰屢遷琴賦曰既豐贍以多姿周易曰為道也屢遷

巧其遺言也貴妍豎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章若五色相宣而為繡也爾雅曰豎及也又曰迭更也論衡曰代而成文

之無常固崎嶇而難便言雖逝止無常唯情所適以其體多變固楚辭曰嶠嶠崎嶇

後會恒操末以續顛言失次也謬玄黃之袂敘故渙浥而不鮮言韻失宜類繡之玄黃謬敘故渙浥垢濁而不鮮明也禮記曰朱綠之

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廣雅曰條科條也凡為文之體先

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周易曰比輔也說文曰妨害也離之則雙美合之則

兩傷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

漢書音義項岱曰殿負也最善也韋昭曰第一

為最極下曰殿又曰下功曰殿上功曰最鄭玄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黃鍾之一篇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然百黍重一銖也應劭漢書注曰十黍為一銖十銖為一兩

思毫芒之內音義曰芒稻芒毫毫毫

當言銓衡所裁荷有輕重雖應繩墨須必除之聲類蒼頡篇曰銓稱也曰銓所以稱物也七全切漢書曰衡平也平輕重也尚書曰惟

木從繩則正莊子曰匠石治木直者應繩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適極無兩致盡不

可益言其理既極而無兩致其言又盡而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

喻馬也言馬因警策而彌駿以喻文資片言而益明也夫駕之法以策駕乘今以一言之好最於衆辭若策驅馳故云警策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繞朝贈士會以馬策曹子建應詔

而效績必待警策之言以效其功也家語公亮功多而累寡故父文伯之母曰男女效績愆則有辟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

取足而不易言其功既多為累蓋寡故以取足而不改易其文或藻思綺合清麗千

眠說文曰謂文藻思如綺會千眠光色盛貌炳若綉繡悽若繁絃

邕琴賦曰繁絃既抑雅音復揚必所擬之不殊乃閤合乎曩篇

曩久也謂雖杼軸於予懷怵佗人之我先

杼軸以織喻也雖出自己久舊也苟傷廉而愆義亦雖愛而必捐

受曰廉說文或若發穎豎離衆絕致若草之若也言作文利害理

穎豎離於衆辭絕於致思也毛詩傳曰若陵若也孫形不可逐響難

為係難言方之於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聲而響塊孤立而特峙非

常音之所緯文之綺麗若經緯相成一句既佳心牢落而無

偶意徘徊而不能掃牢落猶遼落也言思心牢落而無偶掃之意徘徊而未能也蔡邕琴師賦曰時牢落以失

次等絃蹇而陽絕說文曰掃取也他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狄切協韻他帝切或為禘禘猶去也

雖無佳偶因而留之譬若水石之藏珠玉山川為之輝媚也尸子曰水中折者有玉圓折者有珠孫卿子曰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岸不枯高氏注玉陽中之陰故能潤澤草珠陰中之陽有明故岸不枯廣雅曰韞裏也

集翠 榛櫟喻庸音也以珠玉之句既存故榛櫟之辭亦美毛詩綴

下里於白雪吾亦濟夫所偉 言以此庸音而偶彼嘉句譬以下里鄙

然且以益夫所偉也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

宋玉笛賦曰師曠為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降白

雪五十絃瑟樂曲名下里俗之謠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歌說文曰偉猶奇也協韻禹貴切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短韻小文也言文小而事寡故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曰窮迹迹窮而無偶故曰孤興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寡而無偶俯求之則寂寞而無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友仰應之則寥廓而無所承或託言於短韻對窮迹而孤興

句以成文猶眾絃之成曲今短韻孤起譬偏絃之獨張絃之獨張含清

唱而無應韻之孤起蘊麗則而莫承也毛萇詩傳曰靡無也應於興切

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 瘁音謂惡辭也靡美也言空

美而不光華也班固漢書贊

曰纖微憔悴之音作而民思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妍謂

憂薛君韓詩章句曰靡好也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為瑕妍謂

蚩謂瘁音既混妍蚩共為一跡翻累良質而為瑕也

禮記曰玉瑕不掩瑜鄭玄曰瑕玉之病也胡加切象下管之偏疾

故雖應而不和 言其音既瘁其言徒靡類乎下管其聲偏疾升歌

象類也禮記曰升歌清廟下管象武舞也或遺理以存異徒尋虛以

逐微言寡情而鮮愛辭浮漂而不歸漂猶流也不歸猶絃公

而微急故雖和不悲 說文曰公小也於遙切淮南子曰鄭忌一微

微悲雅俱有所以成樂琴而威王終夕悲許慎注曰鼓琴循絃謂之

直雅而無悲則不成或奔放以諧合務嘈囋而妖冶聲兒啼與囋

及囋同才徒悅目而偶俗固高聲而曲下言聲雖高而曲下

心以悅目廣雅曰耦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未詳一

諧也耦與偶古字通寤防露與桑間又雖悲而不雅防露未詳一

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

靈運有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為防露也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

國之音也鄭玄曰濮水之上地或清虛以婉約每除煩而去濫左氏有桑間先亡國之音於此水上

子曰臣除煩而去惑闕大羹之遺味同朱絃之清汜雖一唱而三歎固既

雅而不豔豔言作文之辭必湏文質相半雅豔相資今文少而質多故既雅而不豔豔言雅而不豔比之大羹而闕其餘味方之古樂而同清汜

言質之甚也餘味謂樂義皆古不能備其五聲五味故曰有餘也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者矣大饗之禮尚玄酒而俎

腥魚大羹不和有遺味者矣鄭玄曰朱絃練朱絃也練則聲濁越瑟底孔畫跡之使聲遲唱發歌句者三歎三人從而歎之大羹肉湊不調以塩菜

也遺猶餘也然大羹之有餘味以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廣雅曰約儉也

為古矣而又闕之甚甚之辭也

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毛萇詩傳曰適之也楚辭曰結微情以陳辭說文曰微妙也或言拙

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汙濁而更清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禮記曰明王以相訟鄭玄曰汙猶因述也

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王粲七釋曰邪脫鼓下亢音赴節左氏傳

曰投袂而起杜預曰投振也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問桓公敢問公之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之言曰聖人在乎公曰死矣輪扁曰然則君之所

讀者聖人之糟魄耳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

矣不徐不疾得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也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郭子

玄云言物各有性効學之無益也李頤曰齊桓公也扁言音篇又扶緬切斲丁角切謂斲輪之人扁其名也魄音普莫切李頤曰酒滓曰糟司

馬彪曰爛食曰魄甘緩也苦急也李曰數術也王充論衡曰虛談普辭竟於華葉之言無根之深安危之際文人不與徒能華說之効也

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尚書帝曰律和聲孔安國曰律六律也禮記子曰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

不失練世情之常尤識前脩之所淑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尤非也楚辭曰蹇

吾法夫前脩非時俗之所服淑善也雖濬發於巧心或受岐於拙目言文之難不能無累雖復巧心濬發

或於拙目受蚩蚩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瓊敷玉藻以喻文也毛詩

日中原有菽庶人采之毛萇曰中同橐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

原原中也菽藿也力采者得之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河上公曰橐籥中空

虛故能育聲氣也王弼曰橐籥排橐籥樂器按橐籥治鑄者用以吹火使炎熾

說文曰橐籥也雖紛謁於此世嗟不盈於子掬毛詩曰終朝采綠音託籥音藥

綠王芻兩患挈餅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挈瓶喻小智之人以注在上何休曰

尚書帝曰禹亦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王逸楚辭注曰屬續也故蹠

蹠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廣雅曰蹠蹠無常也今人以不定為蹠蹠

以一足蹠蹠而行爾無如矣謂脚長短也蹠勅甚切恒遺恨以終篇

豈懷盈而自足戲曰孔終篇於西狩懼蒙塵於叩缶顧取

笑乎鳴玉金瓦器而不鳴更蒙之以塵故取笑乎王之鳴聲也文

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紀綱紀也周易曰不出戶庭知通塞也來不可遏去不

可止莊子曰其來不可却其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枚

上書曰景迹絕王命論曰越時如響起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莊子蛇曰今

司馬彪曰天機自然也又大宗師曰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也劉思風

發於骨髓言泉流於脣齒論衡曰吾言紛威蕤以馭還唯

毫素之所擬威蕤盛貌馭還多貌封禪書曰紛綸蕤蕤毫筆文徽

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延篤仁孝論曰煥乎爛兮其溢及其

六情底滯志往神留春秋演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絕於申宋均

謂之六情國語曰夫人氣縱則底兀若枯木豁若涸流莊子曰形固

底則滯韋昭曰底著也滯廢也心固可使如死灰郭象注莊子曰遺身而自得雖揆然而不持坐忘行忘而

為之故行若曳枯木止若聚死灰是以云其神凝也向秀曰死灰枯木取

其寂寞無情耳爾雅曰涸竭也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自

國語泉涸而成梁涸水盡也

於文也楚辭曰營魂而升遐周易曰探賾索隱鉤深致遠理翳翳而

愈伏思乙乙其若抽方言曰翳奄也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

嘗欲從子雲學賦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爲之矣譚慕子雲之文嘗精思

於小賦立感發病彌日瘳子雲說成帝祠甘泉詔雄作賦思精苦困倦小

意而寡尤左氏傳趙武曰范會言於晉國竭情無私淮南子曰人輕

雖茲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勦物事也勦并也言文之不來非

賈逵曰勦力併力也故時撫空懷而自惋吾未識夫開塞之所由

謂六情底滯天機駿利塞伊茲文之爲用固衆理之所因恢萬里而無

閼通億載而爲津言文能廓萬里而無閼假令億載而今爲津

如書軌曰昏目所不見忘念心所不了小雅曰閼限也俯貽則於來葉仰觀象乎古人

也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尚書曰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

泯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尚書畢命曰彰善癉惡樹

而不彌理無微而弗綸法言曰彌綸天地之事記久明遠者莫如

道王肅曰彌綸纏裹也配霑潤於雲雨象變化乎鬼神論衡曰山大者雲

被金石而德廣流管多太山不崇朝辨

絃而日新金鍾鼎也石磬也言文之善者可被之金石施之樂章禮

未衰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聲可託

之於管絃毛詩曰漢廣德廣所及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

音樂樂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

猶文章也又曰聲成文謂之音

洞簫賦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

簫釋名簫簫也言其聲蕭蕭然清也大者二十三

文十七

管長三尺四寸小者十六管一名籟

王子淵

漢書曰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為諫議大夫帝太子體不安苦忽忽不樂詔使褒等告之太子宮娛侍太子朝夕誦書奇文及自所造作疾平復乃歸太子嘉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益州有金馬渠雞之寶使褒祀焉於道病卒

原夫簫幹之所生兮于江南之丘墟

廣雅曰原本也江圖曰慈母山此山竹作簫笛有妙

聲丹陽記曰江寧縣慈母山臨江生簫管竹王褒賦云于江南之丘墟即此處也其竹圓異眾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後見此奇故歷代常給樂府而呼鼓吹山幹小竹也王逸楚辭注曰幹體也洞條暢而罕節兮標敷紛以扶疎條暢通暢也罕稀也言竹節稀疎而相去標竹之末也宋玉笛賦曰奇篠異幹罕節簡支敷紛茂盛扶疎四布徒觀其旁山側

兮則嶇嶇嶺嶠倚巖迤嶭誠可悲乎其不安也

嶇嶇嶺嶠皆山險峻

之貌迤嶭邪平之貌言竹生其旁故欹側不安嶭音靡

彌望儻莽聯延曠湯受足樂乎其

敞閑也

儻莽曠湯寬廣之貌敞閑大貌言竹生敞閑之處又足樂也

託身軀於后土兮經萬

載而不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后

精之滋熙兮稟蒼色之潤堅

為蒼

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周易曰震

其竹感陰陽之變化兮附性命乎皇天

風蕭蕭而逕其末兮迴江流川而漑其山

風賦曰翔翔乎激水之上荆軻歌曰風蕭

蕭兮易水寒

言風蕭蕭經過其末回江謂江回曲也說文曰漑猶灌也言江之流注灌漑其山也

揚素波而揮連珠

兮聲磴磴而澍淵

呂忱曰波水涌也漢武帝秋風辭曰橫中流兮揚素波杜預左氏傳注曰揮前也前音贊字指

日磴大聲也說文曰注

灌也澍與注古字通朝露清泠而隕其側兮玉液浸潤而承其

根

說文曰液津孤雌寡鶴娛優乎其下兮春禽羣嬉翔

翔乎其顛

說文曰嬉樂也秋蜩不食抱樸而長吟兮玄猿悲嘯搜

爾雅曰蝟螭蝟方言曰楚謂蟬爲蝟家語子夏曰蟬飲露而不食蝟徒獨切抱音附蒼頡篇曰朴木皮也上林賦曰

貌
處幽隱而奧辟兮密漠泊以獫狫

屏同嶠。嶠竹密貌。獠獠相連延。貌字書獠獠。惟
百切。泊與岫同。亡百切。獠獠陳切。獠獠負切。

兮宜清靜而弗誼方言曰素靜也言審初竹之本體清而不謹謹也

謚號也實二方言得謚
爲簫而恒施用之豈非

可謂惠而不費者因天性之自然論語子曰因人所利而利之斯不亦

物無可以稱之者故其自然之體

於是般匠施巧

墨子曰公輸爲雲梯鄭云曰船伎巧者莊子曰匠石之斲具枘
社樹匠伯不顧司馬虎曰匠石字伯尚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

詳也一云變列帶以名豕牙提其會合提同也言以象牙

之際言鏤鏤離灑綸屑錯雜鏤之貌綸屑謂簫孔以

鄰菌繚糾羅鱗捷獵

把內擗擗膠緻理比以切擗女立切擗於頰切擗如協切於

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闇於白黑之貌

淮南子曰夫盲者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矣憤伊鬱而酷忍

之喪精義立禮記注曰憤怒氣充實也伊鬱不通酷猶甚也
蒼頡篇曰配憂貌如谷切廣雅曰眼珠子謂之眸趙

寡所舒其思慮兮專發憤乎音聲

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故叻吮值夫宮商兮辭紛離其

形旖旎以順吹

咕以紆撻
言蕭聲與發形旖旎以隨之漢書音義張揖曰旖旎猶阿那也司馬相如賦曰又猗猗以

鬱結紆軫王逸曰紆曲也啗與頤劉並音含啗音胡氣旁迂

以飛射兮馳散渙以逕律

旁迂言氣競旁出遞相逆迂也飛射氣出迅疾也散渙分布也逕律出聲貌

張律切

趣從容其勿述兮驚合還以詭譎

勿述無所逆誤之貌合還盛多貌封禪書曰奇物譎

詭譎譎猶奇怪也

或渾沌而潺湲兮獵若枚折

聲或渾沌不分潺湲或復其聲模無似枚之折也雜

字曰潺湲浸水流貌獵聲也詩曰伐其條枚毛萇詩傳曰枚幹也廣雅曰獵折也

或漫衍而駱驛兮沛焉競

漫衍流溢貌駱驛聲也詩曰伐其條枚毛萇詩傳曰枚幹也廣雅曰獵折也

溢相連延貌沛多貌

懔懔密率掩以絕滅

懔懔寒貌恐懼也風賦曰懔懔密率掩以絕滅

止息貌

嚶嚶踴躍跳然復出

嚶嚶踴躍跳然復出胡急切嚶或為騾同助急切跳徒彫切

若乃徐聽其曲度兮廉察其賦歌

廉察其賦歌廉亦察也

行鍤鉦以蘇囉

進貌蘇囉聲也必嘯聲出貌行猶且也胡庚切鍤鉦聲不

鉦如

風鴻洞而不絕兮優嫫嫫以婆娑

鴻洞相連貌嫫嫫柔弱也婆娑分散貌廣雅曰

嫫奇

翩跹連以牢落兮漂乍棄而為他

說文曰漂浮也芳妙切他謂奇聲也言聲漂結

而去棄其舊調而更為奇聲

要復遮其蹊徑兮與謳謠乎相齟

謳謠已發蕭聲於其蹊徑要復

和也齟古和字

故聽其巨音則周流汜濫并包吐含若慈父

之畜子也

韓詩曰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也含下閤切

順叙卑述若孝子之事父也

妙聲聲之微妙也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應深遠也音翳字林曰

佗戾切

科條譬類誠應義理澎湃慷慨一何壯士

言聲之慷慨慨壯士不得志於心也慷慨壯士澎湃

故其武聲則若雷霆較輶佚豫以沸懼

較輶大輿也佚豫安貌輶輶力萌切輶呼萌

切沸或為潰扶

其仁聲則若颿風紛披容與而施惠

呂氏春秋颿風颿風長物故曰施惠容與寬裕之貌

或雜還以聚斂兮或拔擢以奮棄

雜還衆多貌拔

手擊曰擢拔扶割切擢蘇割切

悲愴怵以惻憾兮時恬淡以綏肆

文十七

十三

楚辭曰愴怳懷兮惻惻傷痛也廣雅曰恬靜也
說文曰淡安也緩遲也王肅尚書注曰肆綏也
被淋灑其靡靡兮

時橫潰以陽遂孔安國尚書傳曰被及也淋灑不絕貌靡靡聲之細好也橫潰旁決貌陽遂清通貌言其聲或盛壯而細密時

復橫潰而清通也橫音于孟切鄭玄周
禮注曰陽清也又禮記注曰遂達也
哀悄悄之可懷兮良醴醴而

有味毛詩曰中心悄悄說文曰憂煩悄悄邑憂貌字林曰悄悄含怒也於玄切又曰醴甜同長味也大含切故貪饕餮者聽

之而廉隅兮狼戾者聞之而不對尚書曰叨憤曰欽孔安國曰貪饕餮急憤禮記曰儒者有砥礪廉隅戰國策曰張儀去趙王

剛毅彊戾反仁恩兮嘽嘽逸豫戒其失

梁之妻不能為其氣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志在太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洋洋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人為鼓琴者按列女傳齊杞殖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

無五屬之親既非所歸乃就其夫之屍於其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

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杞梁字殖名也鄭玄注禮魯襄公

二十九年齊侯襲莒是也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左氏傳曰師

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字書曰愕驚也琴操曰杞梁妻嘆

者齊邑芭梁殖之妻所作也殖死妻嘆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

將何以立吾亦死而已援琴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水而死芭與杞同也

師襄嚴春不敢窺其巧兮浸淫叔子遠其類家語曰孔子學鼓琴於師襄七

略有莊春言琴宋玉笛賦曰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叔子浸淫猶漸冉相親附之意也毛萇詩傳曰昔顏叔子獨處于室隣之嫠婦又

獨處室夜暴風雨至屋壞婦人趨而至叔子納之而使執燭放於平旦蒸

盡摘屋而繼之自為避嫌不審矣趙岐孟子章句曰放至也方往切

囁頑朱均惕復惠兮桀跖鬻博偶以頓顙左氏傳富辰曰心不

不道忠信之言為囁史記曰堯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復惠復黜

曾史囁夏育也古字同博申博也末詳其始陸機夏育贊曰夏育之猛千載所希申博角勇臨額奮推偶羸疾貌顙即愁顙也

吹參差而入道德兮故求御而可貴楚辭曰吹參差兮誰思王逸曰參差洞簫時奏狡弄則

彷徨翱翔埤蒼曰彷徨猶仿佯也或留而不行或行而不留言逝止無常狡急也弄小曲也

老切恍間草切瀾漫分散也上林賦曰瀾漫遠

然也莊子曰黃帝遊赤水之北遺其玄珠罔

象求之故知音者樂而悲之不知音者怪而偉之故聞其悲而得

戲欲悲也技亦拭也亡粉切

貌阿那腰膝舒

曰蠼螋螋也郭

璞曰促織也爾雅曰蠨蛸也郭璞曰今蜘蛛也周書曰蝻行吟蟬鳴蟬
息說文曰蚘徐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蚘蚘音奇說文曰喘疾息也

方言曰南楚謂蠅爲蝱蝱升假切爾雅曰蝱蝱與蟻同爾雅曰蜎蜎蝱蝱於典切蝱徒典切蠅蝱

睨邪視也睨邪視

頸以聽說文曰喙口也許穢切或爲味魚

口也都遶切蛩轉動貌埤蒼曰瞪直視也直耕切曹視不審諦也莫耕切況感陰陽之龢而化風俗之倫

哉家語曰人也者天地之德陰陽之交亂曰狀若捷武超騰踰曳迅漂巧兮狀聲之狀

也捷武言捷巧曳亦踰也或爲趾鄭
德曰趾度也弋制切漂疾也妨妙切
又似流波泡洩汎漣趨戲道

泡洩盛多貌汎洩微小貌又云波急之聲方言曰泡盛也薄交切洩所求切汎房法切埤蒼曰洩裁有水也所獵切蟻道發蟻之道哮呶

呿喚躋躋連絕屈殄沌兮
言其聲之大呿呿呿喚或躋或躋時連時絕屈然相亂殄沌不分也埤蒼曰呿

嚇大怒也呼交切杜預左氏傳注曰躡升也將雞切漢書音義韋昭曰躡頓也竹利切涵胡忽切徒損切攪搜擿捎逍遙

踊躍若壞頽兮攬搜擣水聲也壞頽言如物崩壞頽毀也優游

流離躊躇稽誼亦足耽兮

遂往長辭遠逝漂不還兮類唐陸墜貌本或無此十二字賴蒙聖化從容中

道樂不淫兮
中於道德雖樂不荒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爲之歌頌曰遷而不淫樂而不荒
條暢洞達

言簾中少誤而曲將盡尚

貌漂匹遙切擊匹曳切連

并序按周禮舞師樂師掌教舞有兵舞有一舞不三
舞有旄舞呂氏春秋曰堯時陰氣滯伏陽氣閉塞使

范曄後漢書曰傳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也少博學建初中肅宗博召文學之士以毅爲蘭臺令史

高唐賦序曰荆襄
王與宋玉遊於雲

雲夢觀名在南郡
容縣高唐觀名此並

王曰臣

尚書曰歌詠言孔安國曰歌詠其義以長其言毛萇詩序曰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

是以論其詩不如

謂詠歌之不足故手舞足蹈也言不如視其舞

張晏曰激楚歌曲也
列女傳曰聽激楚之

遺風結風亦曲名上林賦曰鄔鄔繽紛激楚結風文穎曰激衝激急風也
結風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依激結之急風爲

節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兮淮南子曰夫足蹀陽阿之舞又曰歌采黃
發陽阿鄭人聽之曰不若延露以和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高誘曰陽阿

材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乎

弗寤之聲。王曰：「如其鄭何？」樂記曰：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恐其同於鄭舞，當如之何？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

王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韓詩曰舞則簫箏等薛君曰言其舞應雅樂也弛張

是以樂記千戚之容雅美

蹲蹲之舞

禮記曰千戚羽旄謂之樂鄭玄曰千楯也戚斧也武舞所執也毛詩小雅曰坎坎鼓我蹲蹲舞我一本或云旌旄之

舞禮設三爵之制頌有醉歸之歌

禮記曰君子飲酒也禮三爵而油油以退鄭玄曰油油悅貌

毛詩魯頌曰振振鷺鷥于飛

夫咸池六英所以陳清廟協神人也

鼓咽咽醉言歸于賓樂兮

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頌頌樂曰五莖帝舉樂曰六英宋均曰能為天地四時六合之英華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尚書曰八音克諧神人

以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

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餘日怡蕩

非以風民也其何害哉

餘曰聽覽之餘日也怡蕩怡悅放蕩也爾雅曰怡樂也毛詩序曰風教也王曰

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閑夜兮明月爛以施

光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朱火暍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熺洞

房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廣雅曰熺熺也虛疑切楚辭曰嬌容脩態絙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

鋪首炳以焜煌

司馬相如美人賦曰黼帳周垂祛猶舉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幔帳兮垂楚組之連網漢書曰鋪首鳴說

文曰鋪著門拂首

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

毛詩曰文茵暢轂鄭玄注曰茵

蓐也詩曰我姑酌彼金罍鄭玄曰君黃金罍王觴玉爵也周禮曰朝覲有玉几玉爵

騰觚爵之斟酌兮漫既

醉其樂康

儀禮曰騰觚于賓又曰小臣請騰爵鄭玄曰今文騰皆作騰禮記禮器篇注曰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毛詩曰既醉

以酒楚辭曰君欣欣兮樂康毛萇詩傳曰康樂也

嚴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

曰懌

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

言皆欲騁其材能效其技也左

氏傳曰致

簡情跳踑般紛拏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

果為毅

踑簡怠惰也埤蒼曰踑跳也先聊切紛拏相著牽引也毛詩曰其心塞淵毛萇曰塞實也淵深也

於是鄭女出進二

八徐侍

楚辭曰二八齊容起鄭舞淮南子曰鼓舞或作鄭舞高誘注曰鄭褒也楚王之幸姬善歌舞名曰鄭舞楚辭曰二八迭奏女樂

些姣服極麗姁姁致態

姁姁和悅貌態謂姿態也姁況于切姁以朱切貌姣妙以妖

蠱兮紅顏暍其揚華

毛萇詩傳曰姣好貌理紹切妖蠱淑豔也揚華揚其光華眉連娟以

增繞兮目流睇而橫波

連娟細貌繞謂曲也言眉細而益曲也上林賦曰長眉連娟橫波言目邪視如水之

橫流也神女賦曰望余幃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

珠翠的皪而炤耀兮華袿飛鬋而雜纖

羅珠翠珠及翡翠也說文曰的皪珠光也劉熙釋名曰婦人上服謂之袿上林賦曰飛纖垂鬋司馬彪曰鬋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纖羅垂霧縠司馬彪曰縠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馬彪曰縠燕尾也衣上假飾子虛賦曰雜

以爲芳香也七發曰榆流波雜杜若

動朱脣紆清陽動朱脣將歌也神女賦曰朱脣的

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

亢音高歌爲樂方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

歌曰攄予意以弘

觀兮繹精靈之所束攄散也弘大也言精靈有所窘束

弛緊急

之絃張兮慢末事之飢曲言將觀舞故緊急之絃先已張者今廢弛之末事之飢曲者今輕慢之周禮曰

弛懸也鄭玄曰弛釋下也說文曰緊纏絲急也蒼頡篇曰飢曲也於詭切言鄭衛之末事而委曲順君之好無益故廢而慢之

舒恢矣

之廣度兮闊細體之苛縵恢矣廣大之貌苛縵煩數之貌言度之

恢矣者更令舒緩體之煩數者使之疎

闊楚辭曰收恢台之孟夏兮哀與台古字通賈逵國語注曰苛煩也質多切鄭玄喪服注曰縛數也言舒廣大之度則細體之事不利於德者

昧而嘉關雎之不淫兮哀蟋蟀之局促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

毛詩曰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古詩曰蟋蟀傷局促小見之貌

啓泰真之否

隔兮超遺物而度俗太真太極真氣也否隔不通也言所否閉隔絕

道壅塞乃作舞宣道之莊子孔

揚激徵騁清角激徵清角皆雅曲名

子謂老聃曰先生似遺物離人

於足躡節鼓陳舒意自廣言舞人躡鼓以

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莊子曰乘物以遊心晉灼曰垠崖也

仰若來若往雍容惆悵不可爲象

象形象也謂停節之間形態頓乏如惆悵失志也變態不

極不可盡述其少進也若翺若行若竦若傾元動赴度指顧應聲

其形象也元然而動赴其節度羅衣從風長袖交橫王孫子曰衛靈公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韓

手拍目顧皆應聲曲駱驛不絕貌殿揭屈折鷗鷖燕居

子日長駱驛飛散殿揭合并貌與曲度相合并也鷗鷖燕居

神善舞鷗鷖飛散殿揭合并貌與曲度相合并也鷗鷖燕居

拉搭鷗鷖鷗鷖輕貌拉搭飛綽約閑靡機迅體輕綽約美貌閑

美赴曲機疾體自輕少上林賦曰便娟綽約莊子曰綽約若

處子埤蒼曰嫺雅也機迅體輕言舞之回折如弩機之發迅

之妙能懷慈素之絜清神女賦曰懷貞亮之絜清說文曰脩儀操

以顯志兮獨馳思乎杳冥脩治儀容志操以自顯心志杳冥謂遠

在山峨峨在水湯湯與志遷化容不虛生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

峨峨乎若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湯湯然若江河伯牙所念鍾

子期必得之言舞人與志遷化亦如此者容不虛生必有所象也湯音

洋明詩表拍噴息激昂歌中有詩舞人表而明之拍而合節表明

噴太息也噴與噴同漢書王章妻謂章曰今在困厄不自激仰如滔曰激厲抗揚之意也印我郎切

霜言既高觀者增歎諸一莫當工樂師也於是合場遞進按次而

俟遞迭也俟待也言待次第而出也埒材角妙夸容乃理晉灼漢書注曰埒等言闕

飾軼態橫出現姿譎起眄般鼓則騰清眸吐哇咬則發皓齒

瑰美也譎異也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遞蹈之而為

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鍾聲盡為鏗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歷七盤

而徒躡又曰般鼓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疇人儼其齊俟

掄皓袖以振策竦并足而軒時邪睨鼓下伉音赴節安翹足以徐擊馭頓

身而傾折下蘭許昌宮賦曰振華足以却蹈若將絕而復連鼓震動而不

亂足相續而不并婉轉鼓側蛟蛇丹庭與七盤其遞奏觀輕捷之翺翺義

並同也說文曰哇諂聲也於佳切咬淫聲也鳥交切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兮

使之齊整經營往來之貌摘佗歷切相摩切也鄭玄禮記注曰儼猶

神動迴翔竦峙子虛賦曰若神仙之彷彿擊不致筴蹈不頓趾

比也魚里切級引也言舞人舉引皆有所比擬也廣雅曰級引也

彷彿彷彿

彷彿彷彿

蹈鼓而足趾不頓言輕且疾也翼爾悠往闇復輟已言翼然而往闇而復止闇猶奄也古人呼闇殆與奄同方言曰

奄遠也及至迴身還入迫於急節已輟止復迴身旋入舞場逼迫於曲之急節也浮騰累

跪跗蹋摩跌言舞者之容也浮騰跳躍也累跪進跪貌跗蹋摩跌或反足跗以象蹈或以足摩地而揚跌也鄭玄禮記注曰

跗足趾也方于切字書紆形赴遠灌似摧折言要之曲折灌然以摧折紆曲其形以踴其身

也灌折貌纖縠蛾飛紛若絕纖縠細縠也蛾飛如蛾之飛也紛七罪切超逾鳥集縱弛殛殛殛殛舒緩貌言舞勢超

禮曰食桑者有絲而蛾郭璞爾雅注曰蠶蛾也超逾鳥集縱弛殛殛殛殛舒緩貌言舞勢超

弛之際又且舒緩弛捨也字林螭蛇妍媚雲轉飄習說文曰委蛇邪行去也妍媚長

貌螭與透同於危切蛇音移妍如劍切媚音弱如雲轉之疾也體如遊龍袖如素蜺遊龍素蜺喻美麗也宋玉神女賦曰婉若遊龍

龍袖如素蜺從風翔翔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垂絳幡之素蜺梨收而拜曲度究畢言舞將罷徐收斂容態而拜曲度於是究畢蒼頡

篇曰遷徐也遷與黎同力奚切曹憲曰瞭瞭而拜

上音庚下居蚪反今檢玉篇目部無此二字遷延微笑退復次列舞畢退次行列也好色賦曰遷延引身觀

者稱麗莫不怡悅於是歡洽宴夜命遣諸客言權情已洽而宴迫於夜

故命遣諸客也擾攘就駕僕夫正策埤蒼擾疾行貌史記曰天下攘攘僕夫執駕者策轡也大戴禮曰驪駒在

門僕夫車騎並狎龍從逼迫狎謂多而相排也龍從聚貌龍力董切從音摠良駿逸足

踰捍凌越駿馬也逸疾也爾雅曰踰捍凌越也龍驤橫舉

揚鑣飛沫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鑣馬勒旁鐵也馬材不同各相

傾奪傾奪謂馳競也或有踰埃赴轍霆駭電滅列子伯樂曰天下之馬絕塵弭轡言馬踰越於

塵埃之前以赴車轍如雷霆之聲忽驚忽滅也蹠地遠羣闇跳獨絕許慎淮南子注曰蹠踏也遠出於羣言疾速之

甚也鄭玄尚書五行傳曰闇跳行疾貌闇跳獨絕言行急無比也或有宛足鬱怒般桓不發言馬按足

緩步鬱怒氣遲留不發也後往先至遂為逐末言逸材之馬雖後往而能先至遂為

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

馳逐者之末也逐者以發足為本

或有矜容愛儀洋洋習習鄭玄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云習

調貌言遲速承意控御緩急遲速承意言遲速任意也毛詩曰又良御忌抑聲

其所為進退緩急異也語孔子曰御者同是車馬車音若雷騫驟相及長門賦曰雷隱隱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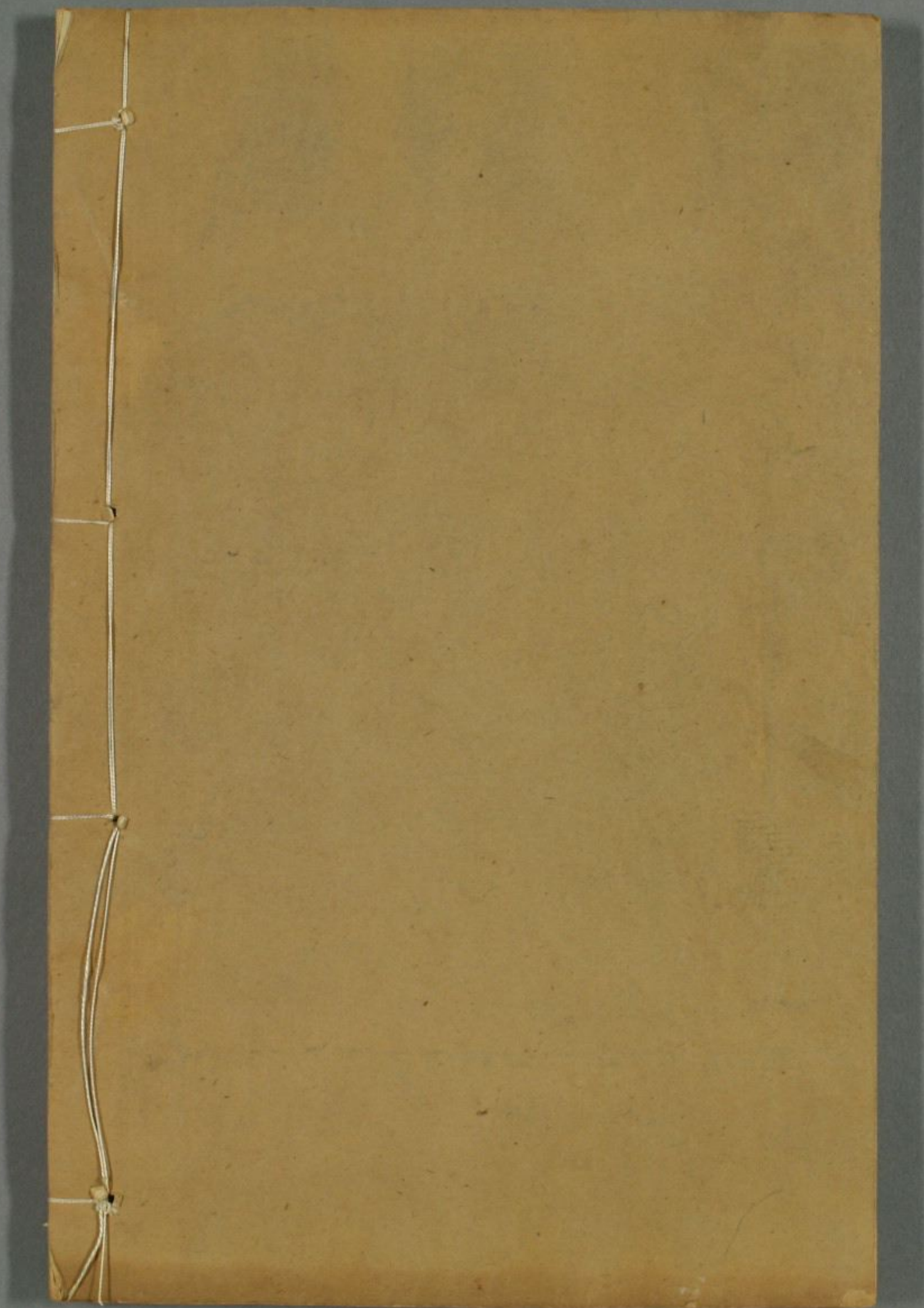
言車聲隱隱如遠雷之音相連屬也駱漠而歸雲散城邑駱漠駱漠駱驛紛漠奔馳之貌

然而空有同雲散也天主燕胥樂而不泆毛詩曰籩豆有且侯氏燕胥胥皆

溢娛神遺老求年之術優哉游哉聊以永日優哉游哉聊以家語孔子歌曰

卒歲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求日

文選卷第十七





文選第七冊 卷十八至卷二十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7

文庫 11
D 82
7

文選卷第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鄒陽胡氏
果尔少林

廣
南

彭
漢

孫郎李為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音樂下

馬季長長笛賦一首

嵇叔夜琴賦一首

潘安仁笙賦一首

成公子安嘯賦一首

長笛賦并序

周禮笙師掌教吹笛說文曰笛七孔長一尺四寸今人長笛是也風俗通曰笛滌也蕩滌邪志

納之雅正

馬季長

范曄後漢書曰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容貌有俊才好吹笛為校書郎順帝時遷南郡太守免與馬皇后親坐高堂施絳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鄭玄盧植皆其弟子後拜議郎卒

文十八

010190555084

48-11782

融既博覽典雅精核數術

仲長子昌言曰精核是非議之嘉也說文曰數考實事也核與覈古字通漢書

曰術數者皆義和卜史之職韋昭曰歷數占術也

又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

無留事

韋昭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殿糾攝之也辨位曰言督郵書錄者郵過也此官不自造書主督上官所下所過之書也史記

齊威王語即墨大夫曰

獨卧郿平陽郿中有雒客舍逆旅

漢書

自子之居即墨無留事

右扶風有郿縣平陽郿聚邑之名也郿烏古切毛詩曰王饒于郿毛萇曰地名說文曰郿小障也一曰庫城在阜部服虔通俗文曰營居曰郿左氏

傳荀息曰今號為

吹笛為氣出精列相和

歌錄曰古相和歌十不道保於逆旅

魏武帝集有氣

融去京師

京師謂洛陽也

踰年暫聞其悲而樂之

追慕王子淵枚乘劉伯康傳武仲等簫琴笙頌唯笛

獨無

王子淵作洞簫賦枚乘未詳所作以序言之當為笙賦文章志曰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簫賦傳毅字武仲作琴

賦故聊復備數作長笛賦其辭曰

惟鍾籠之奇生兮于終南之陰崖

字林曰惟有也戴凱之竹譜曰鍾籠竹名毛詩曰終

南何有毛萇曰周之山名尚書大傳曰觀乎南山之陰謂山北

託九成之孤岑兮臨萬仞之

石磧

山海經曰桓山四成郭璞曰成亦重也言九者數之多也爾雅曰山小高曰岑孔安國曰八尺曰仞包氏曰七尺曰仞爾雅曰山嶺

無所通谿尸子曰焦

特箭豪而莖立兮獨聆風於極危

箭

原者臨萬仞之谿

二竹名也言似二竹或生而莖立或生於極危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方言注曰箭者竹名也鄭玄周禮注曰箭幹謂之稹尚書

曰惟箭簫措鄭玄曰箭簫

秋潦漱其下趾兮冬雪揣封乎其

枝

說文曰潦雨水也鄭玄周禮注曰漱齧也爾雅曰趾足也鄭玄毛詩箋曰團聚貌揣與團古字通徒觀切漢書音義孟康曰揣持也

根時之執木則兮感迴飈而將頽

頽墜也執木則危貌感觸也爾雅曰頽謂之疾疾與頽同

頽落也執木則危貌感觸也爾雅曰頽謂之疾疾與頽同

夫其面旁則重巘增石簡積頽

玉面也爾雅曰重巘陳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巘巘曰甌山狀似之因以石名也又曰簡大也說文曰頽頭落也五隕切字林曰石齊頭也牛六切

兀婁標鬚傾具倚伏

兀婁標鬚發峻之貌婁力于切標助細切鬚魚飢切

摩窳巧老港

洞坑谷

摩窳巧老深空之貌港洞相通也摩苦交切窳郎交切巧老依字港胡貢切

嶰壑澮峽峭窞

巖窞

爾雅曰小山別大山曰嶰又兩山夾澗也澮峽峭即坎也周易曰入於坎窞凶王弼曰最處峭底也說文曰窞坎中小坎也徒感切巖深巖也說文曰巖岸也巖窞不平也廣雅曰窞窟也字從尤從復扶福切

穿汝岡連嶺屬

運衰迴旋相纏也穿汝岡曲不

林簫蔓荆森

慘柞樸

說文曰條小竹也簫與條通本草經曰蔓荆實味苦森慘木長貌鄭玄毛詩箋曰柞櫟也子落切樸包木也補木切於

是山水猥至溇澇潰

廣雅曰猥衆也溇澇也音岑賈逵國語韓詩章句曰溇澇池也音岑賈逵國語

頤淡滂流確投澆穴

頤淡水搖蕩貌頤胡感切淡徒敢切確投似確之所投也

爭湍萃榮汨活澎溟

湍湍水疾也萃榮迴旋之貌汨活疾貌字林

波瀾鱗淪窞

波瀾鱗淪窞

隆詭戾

爾雅曰大波爲瀾郭璞曰言蘊淪也鱗淪相次貌說文曰詭邪下也戾隆高下貌詭戾乖違貌窞鳥瓜切

噴沫犇逐碣突

噴沫也犇逐也碣突也碣徒郎切

搖演其山動杙其根者

搖演其山動杙其根者

歲五六而至焉

說文曰搖動也賈逵國語注曰演引也張揖注漢書上林賦曰杙搖也字林曰至到也

是以

間介無蹊人迹罕到

孟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杜預注左

氏傳曰介猶間也間介一也蹊徑也言山間隔絕

援雌晝吟鼯鼠

夜叫

爾雅曰鼯鼠一名夷鴟狀如小狐似蝙蝠肉翅亦謂之飛生聲如

呼寒熊振頷特霞昏眚

振動也方音曰頷頷也胡感切爾雅曰鹿

振髦昏眚夷

山雞晨羣棲雉晁雉

晁雉

毛詩曰雉之朝雉尚求其雌說文曰雄雞之鳴爲雉

求偶鳴子悲號長嘯由衍識道

嘯嘯謹譟

鄭玄周禮注曰譟謹也

經涉其左右咤聒其前後者無晝

夜而息焉

左右謂林之左右國語管子曰曰民雜處則其言虐詭聒雜聲也說文曰聒謹語也

夫固危殆

險巇之所迫也

險巇猶傾側也

衆哀集悲之所積也故其應

清風也纖末奮稍鍾鐘營嗃

方言曰稍動也稍與稍同所交切營嗃並謂其仿聲也鍾鐘聲

也鍾士庚切說文曰鍾金聲鐘與鐘同音宏字林曰營小聲也呼音切埤蒼曰嗃大呼也呼交切

若絙瑟促柱號

鍾高調

淮南子曰張瑟者小絙大絙緩高氏注曰絙急也楚辭曰絙瑟兮交鼓又曰破伯牙之號鍾王逸曰絙急張絙也博物志曰鑑骨號

鍾善琴名

於是放臣逐子棄妻離友彭胥伯奇哀姜

孝己

彭彭咸胥伍子胥也琴操曰尹吉甫周上卿人也有子伯奇伯奇母死更娶後妻生伯邦乃諸伯奇於吉甫曰見妾有美色然有邪

心吉甫曰伯奇爲人慈仁豈有此也妻曰試置空房中君登樓而察之後妻知伯奇仁孝乃取毒蜂綴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伯奇於

野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作歌感之於宣王宣王曰此放子辭吉甫乃求伯奇射殺後妻左傳曰魯哀公夫人姜氏歸於齊將行哭而過市曰天

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帝王世紀曰高宗有賢子孝己其母早死高宗惑後妻之言放之而死天下哀之尸子曰孝己事

親一夜而五起視衣厚薄枕之高下也家語曰曾子遺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己尹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及吉甫庸知得免於非乎

擯乎下風收精注耳

收精不窺注耳專聽

雷歎頽息掐膺擗

標

歎聲若雷息聲若頽也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雷與雷古今字也爾雅曰焚輪謂之頽郭璞曰暴風從上下也埤蒼曰掐爪也說文曰膺

臂也國語曰無掐膺韋昭曰掐叩也苦洽切魏書程昱傳曰昱於魏武前忿爭聲氣忿高邊人掐之乃止毛詩曰寤寐有標毛萇曰擗擗心貌

泣血泣淚交橫而下

毛詩曰鼠思泣血禮記曰高子臯之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楚辭曰橫垂涕兮泣淚

通旦忘寐不能自禦

淮南子曰病疵瘕者通旦不寐鄭玄周禮注曰禦禁也

於是乃使魯

般宋翟構雲梯抗浮柱

魯宋二國名也淮南子曰魯般古之巧人注公輸班也爲木爲而飛論衡曰魯班刻

木爲爲飛三日不下爲母作木車木人爲御機關一發遂去不還人謂班母亡翟墨子之名也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垂成大山四起所謂善攻其

也必取宋於是墨子見公輸般而止之張湛列子注曰雲梯可以凌虛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樓按墨子削竹以爲鵲鵲三日不行韓子云爲木爲

三年不飛一日而敗抱朴子曰墨子名翟宋人或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後今案其人在七十弟子後也

蹉纖根跋篋

縷言以足蹉跎纖根又跋躅細縷也蹉七何切一作搓埤蒼曰搓擲也

之處皆生細根如相結故名縷今俗呼鼓箏草而幼童對銜

之手鼓中央則聲如箏因以名彼雖草名抑亦義兼似縷也

腹陘阻言以膺服於陘陘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曰岸陘者必陘許

山中斷也陘音刑連逮乎其上前匍匐伐取挑截本末規摹襲矩

律子櫟協呂鄭玄周禮注曰比次也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呂六律陽

聲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六呂陰聲大呂應鍾南呂林鍾中呂夾

鍾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曠晉樂太師子野也孟子曰師曠之

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十二畢具黃鍾為主呂氏春秋曰黃帝命伶倫為律

別十二律以比黃鍾之宮故黃鍾官律之本也高誘曰六律六呂各有管

也故曰十二簫漢書律歷志曰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律者黃帝之所

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陽取竹解谷生其薄厚均者斷兩

節間吹之以為黃鍾之律本氣至則應六律六呂者述十二月之音氣也

黃鍾律呂之長故曰為主橋採斤械剗揆度擬蒼頡篇曰橋正也鄭玄周禮注

曰斤斫木又曰械治也字林曰剗裁也大丸切又曰剗銳

也周易曰揆木為矢揆與剗音義同度擬量度比擬也

程表朱裏說文曰鋹大鑿中木也然則以木通其中皆曰鋹也蘇董

落也說文曰程示也張晏漢書注曰表猶外也定名曰笛以觀賢士陳於東

階八音俱起儀禮大射禮曰樂人宿縣于階東周禮曰播之

雍徹勸侑君子徹去也蔡雍禮樂志曰天子中樂殿中食舉樂也周

禮曰及徹而歌徹鄭玄曰歌之者歌雍也周禮曰王以樂侑食鄭玄曰侑助也

漢書音義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為理重丘宋灌名師郭張漢

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日平原郡有重丘縣名師有

名師也宋灌郭張皆其姓也工人巧士肄業脩聲巧也賈逵國語

注曰肄於是遊間公子暇豫王孫國語優施曰我教暇豫之事君韋

習也

文十八

五

昭曰閒暇也服虔曰諸公閒遊戲若依服解閒當工莫切韋昭曰優游閒暇也按史記貨殖傳有遊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此則韋說勝閒音閑豫也樂五聲之和耳比八音之調左氏傳曰五聲六律杜預曰五聲宮商角徵羽乃相

與集乎其庭詳觀夫曲眉之繁會叢雜何其富也曲也字或為引蔡雍琴操有思歸引衛女之所作富謂聲之富也紛葩爛漫誠可喜也紛葩盛多貌

波散廣衍實可異也毛萇詩傳曰衍溢也穿距劫選又足怪也言聲之相逆還也說文曰掌柱也鄭玄禮記注曰劫脅也郭璞穆天子傳注曰選觸也五故切啾咋嘈啐似華羽兮絞

灼激以轉切蒼頡篇曰啾衆聲也鄭玄周禮注曰咋咋然聲大也仕方萬物華羽焉故調以羽絞灼激聲相繞激也切猶磨切也震鬱怫以憑怒兮聒礪駭以

奮肆楚辭曰怫鬱兮弗陳王逸曰蘊積也怫扶弗切左氏傳蹶由曰今君震電憑怒杜預曰憑大也埋蒼曰聒聲貌礪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氣噴勃以布覆兮乍踣蹠以狼戾蒼頡篇曰噴吒也普寸切或作憤防

粉切勃盛貌布覆周布四覆也踣蹠言其聲踣時立如有所蹠踣也狼戾乖背也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雷叩鍛之岌

岌兮正瀏漂以風冽言音如雷之叩鍛岌岌為聲也蒼頡篇曰鍛說文曰瀏清也瀏漂清涼貌冽寒貌薄湊會而凌節兮馳趣期

而赴躡孟康曰瀏清也毛萇詩傳曰漂寒也說文曰冽清也瀏漂清涼貌冽寒貌爾乃聽聲類形狀似流水

又象飛鴻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鍾子期曰洋洋乎若江河琴道曰伯夷操似鴻鴈之音汜濫溥漠

浩浩洋洋汜濫任波搖蕩之貌說文曰汜濫也上林賦曰汎濫溥漠汎淫汜濫溥漠以翻撫水之貌謂飛鴻之狀也長轡遠

引旋復迴皇孟康漢書注曰轡視也莫干切廣雅曰引伸也李尤七疑曰迴皇競集充屈鬱律瞋

菌礫挾皆衆聲鬱鬱積競出之貌屈音攝瞋尺鄰切菌去倫切礫於迴切挾烏郎切豐琅磊落駢田磅

唐衆聲宏大四布之貌鄭普耕切琅力耕切磅唐廣大盤礴也宋玉笛賦曰磅唐千仞取予時適去就有

方莊子曰去就取予能知六者塞道者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中適也毛萇詩傳曰方則也洪殺衰序希數

必當

鄭玄周禮注曰殺滅也所屆切左氏傳魏獻子

微風纖妙若

存若亡

老子曰若存若亡

蓋滯抗絕中息更裝

方言曰燼餘也蓋與燼同在進切喪服子

夏傳曰抗極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調更裝而奏之

奄忽滅沒眊然復揚

方言曰奄遽也眊盛貌

或乃聊慮固護專美擅工

聊慮固護精心專一之貌說文曰擅專也

漂凌絲簧

覆冒鼓鍾

漂凌謂漂蕩凌駕也覆冒謂掩覆冠冒也風俗通曰簧笙中簧也大笙謂之簧

或乃植持縱

繆佖儼寬容

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繆也說文曰縱以長繩繫牛也徐緇切漢書音義張晏曰二股謂之糾三股

謂之繆佖儼寬容之貌

簫管備舉金石並隆

毛詩曰既備乃奏簫管備舉漢書曰

石曰磬金曰鍾鄭玄禮記注曰隆盛也

無相奪倫以宣八風

尚書曰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呂氏春秋曰舜以

變為樂正於是正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杜預左氏傳注曰八風八方之風金乾三聲其風不周石坎主鼓其風廣莫革艮主笙其風明庶匏震主簫其風條竹巽主祝故其風清明木離主瑟琴其風景絲坤主鍾其風涼土兌主壎其風闐闐

律呂既和哀聲

五降

左氏傳醫和對晉平公曰先王之樂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杜預曰聲成五降而息也降罷退也

曲終闋盡

餘絃更興

鄭玄禮記注曰

繁手累發密櫛疊重

左氏傳醫和曰於是

有煩手淫聲惛惛心耳乃忘平和君子不聽也手煩不已則雜聲並奏記傳所謂鄭衛之聲謂此也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雜樂發聲以濫溺而不止鄭音好濫淫志衛音促速煩志言鄭衛之聲煩手雜也密櫛密如櫛也毛詩曰其比如櫛

躡蹻攢仄蜂聚

躡蹻迫蹻貌攢仄攢聚貌坤曰躡蹻地聲也字林曰躡蹻不進躡音複蹻子六切

衆音猥積以送

厥終然後少息暫是怠雜弄間奏易聽駭耳有所搖演

言變易人之視聽也搖動也演引也言有所動引於心

安翔駘蕩從容闡緩

毛萇詩傳曰

曰惠施之材駘蕩而不得駘蕩安翔貌蒼頡篇曰闡開也漢書曰闡諧慢易之音作

惆悵怨對窳圉寔赧

字林曰憊怨也窳圉聲下貌圖於洽切寔赧聲緩也寔恥聲切赧女善切

危自放若頽復反紛緼繡紆經寃蜿蟺

紛緼繡紆聲相糾紛貌紛扶云切緼

於文切經寃蛇蟪盤屈搖動貌鄭玄曰蛇委也經音因蛇於阮切蟪音善民笏抑隱行入諸變民笏抑

孔之貌毛萇詩傳曰行往也鄭玄周禮注曰變猶更也樂成則更奏絞既汨湟五音代轉絞既汨湟

貌言聲相絞槩如水之聲汨湟水流貌絞古巧切槩古愛切汨于筆切湟音黃按拏按臧遞相乘遞相乘

切臧猶抑也適適迴也張連切一云適當為躡司馬彪莊子注曰躡蹈也按拏按臧遞相乘

女展反商下徵每各異善反商猶變商也淮南子曰變宮生徵變徵生商變商生羽琴道曰下徵七絃摠

會樞極沈約宋書曰下徵調法林鍾為宮南呂為商注云第三孔也本正聲黃鍾之羽今為下徵之商也故聆曲引者觀

法於節奏察變於句投以知禮制之不可踰越焉雅廣

曰聆聽也引亦曲也蔡邕琴操曰思歸引者衛女之所作也琴引者秦時倡屠門高之所作也禮記曰文采節奏聲之飾也說文曰逗止也投與逗

古字通音豆投句之所止也聽遙弄者遙思於古昔虞志於怛惕以

知長戚之不能閒居焉遙弄蓋小曲也說文曰遙倬字如此故

論記其義協比其象傍徨縱肆曠漢敞罔老莊之

既杲也老子已見遊天台賦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其要本歸於老

溫直擾毅孔子孟之方也尚書曰皋陶曰擾而毅直而溫言正直而有

名丘字仲尼姓孔氏魯昌平鄉陬邑人又曰孟軻鄒人也序詩書述仲尼之意激朗清厲隨光之介也

激切明朗清而能厲厲列也莊子曰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之卞隨曰非吾

再來漫我以其辱行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瞍曰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尊我乎乃負石而自沈廬水高士傳曰湯伐桀求道于卞隨隨不應

及滅讓於卞隨隨曰君以我為食天下遂投廬水而死湯又讓務光光亦投水而死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牢刺拂戾諸

賁之氣也牢刺牢落乖刺也說文曰刺戾也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

不避節解句斷管商之制也史記曰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任政

虎狼名鞅姓公孫氏好刑名之條決續紛申韓之察也決續紛能分

學秦封之於商號商君

條決續紛申韓之察也

理也史記曰申不害者京人也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又曰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見韓稍弱數以書諫韓王王不能用乃觀王者得失之變作孤憤五蠹說林十萬言秦王見其書曰嗟乎寡人得見與之游死不恨

繁縟駱驛范蔡之說
辭言繁縟又相連續也說文曰縟彩飾也范睢蔡澤見歸田賦

龍之惠也
胡麥切左氏傳曰鄭駟敬殺鄧哲而用其竹刑杜預曰鄧哲鄭大夫也史記曰公孫龍趙人為堅白同異之辨晉太康地記曰汝南西平縣有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以為為堅白以為利也或辯之曰白所以為上擬法於韶箏南箏

淶水
宋玉諷賦曰臣援琴而鼓之作幽蘭白雪之曲

露巴人
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延露以和

卑都鄙賢愚勇懼
毛萇詩傳曰子都世之美好者鄙陋也呂氏春秋曰愚智勇懼可得而知

鼈禽獸聞之者莫不張耳鹿駭熊經鳥申鳴眎狼顧
樹而引

拊譟踴躍
熊經而鳥申此養形之人也莊子音義曰熊經若熊之舉氣也

各得其齊人盈所欲
禮記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皆反中和以美風俗

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徒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澹臺

反中和以美風俗
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

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徒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澹臺

反中和以美風俗
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

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徒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澹臺

反中和以美風俗
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

適樂國介推還受祿
言各反其常性也屈平屈原也必適樂國而求仕不沈湘流以殞身也史記屈原者名平楚人同姓為懷王左司徒為上官大夫心害其能讒平及懷王卒襄王立又為令尹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襄王王怒而遷之原至江南乃作懷沙賦於是懷石因投汨羅以死也今言屈平聞此笛聲即還之楚國不投汨羅而死下他皆放此毛詩曰適彼樂國左氏傳僖二十四年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內外奔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其母曰能如是乎與汝皆隱遂死而晉侯求之不獲以綿上為之田

澹臺

反中和以美風俗
禮記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漢書王尊曰廣教化美風俗

博物志曰澹臺滅明之子溺死於江弟子欲收而葬之明止之曰螻蟻何親魚鼈何仇

長萬輟逆謀渠彌不復惡

左傳曰莊十二年長萬南宮萬也弑宋閔公於蒙澤蒙澤宋地

梁國有蒙縣南宮氏長萬名也左傳曰桓十二年傳云初鄭伯將以高渠
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辛卯殺昭公而立公子亶
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注曰公子
達魯大夫復重本爲昭公所惡而復殺君重也昭公鄭莊公子忽姓高渠
彌名也鄭家
大將欲爲卿
崩
瞋能退敵不占成節鄂
左傳曰定十四年
衛靈公逐太子蒯
瞋太子奔宋至哀公二年衛靈公卒而立蒯瞋之子輒爲衛侯晉趙鞅乃
納蒯瞋于戚至哀三年衛石姑帥師圍之父子爭國爲讎敵也韓詩外傳
云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弑莊公陳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
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敵在數百里外而懼怖如是雖往其益乎占曰死君

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
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我可謂志士矣愕直也從邑者乃地名也非此
所施也字林曰鄂直言也謂節操蹇鄂而不怯懦也王公保其位隱處安林薄
薄王逸曰草木交曰薄

宦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

淮南子曰古者至德之時農安其業大夫安其職而

處士脩其道鱣魚喁於水齋仰馬四而舞玄鶴

韓詩外傳曰昔伯牙
鼓琴而淫魚出聽瓠

巴鼓琴而六馬仰沫淮南子瓠巴鼓瑟而淫魚出聽注曰瓠巴楚人也亦善於瑟淫魚出頭於水而聽之淮南子水濁則魚噉噉政苛則人亂注楚人噉噉魚出頭也淮南子伯牙鼓琴而鳴馬仰秣即頭去謂馬笑韓子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三奏延頸而鳴舒翼而舞尚書大傳曰虞舜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于時也縣駒吞聲伯牙毀絃孟子湛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瓠巴耳柱磬襄弛懸列子曰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伯牙已見上孫卿子曰昔瓠巴鼓琴潛魚出聽江遠文釋曰瓠巴齊人也說文曰聃安也丁鑑切論語曰擊磬襄入于海周禮曰大憂令弛懸鄭玄曰弛釋下也懸鍾格也留眎眎眎

貽累稱屢讚

視貌丑庚切字林曰矐直視貌蒼頡篇曰矐直下

失容墜席搏

拊雷抃

廣雅曰搏擊也說文曰抃撫手也雷抃聲如雷也

焦眇睢維涕洟流漫

焦眇睢維

目開合之貌焦子小切方言曰眇小也亡小切聲類曰睢大視也字林曰睢仰目也許惟切字林曰維持也周易曰齋咨涕洟王弼曰齋咨嗟嘆之聲也說文曰洟鼻液也勅計切

是故可以通靈感物寫神喻意

喻曉也禮記曰樂和故萬物皆化言可以通於神靈感致萬致誠効志率作興事也尚書咎繇

物舒寫精也曉喻志意也

致誠効志率作興事

也尚書咎繇

曰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孔安國曰憲法也天子率臣下句起治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也

既盥汙瀝澡雪垢

滓矣

毛長詩傳曰既滌也古載切本或為槩音義同禮記曰食於質者

昔庖羲作琴神農造瑟

神高誘淮南子注曰雪拭也說文曰滓滌也滓壯里切澗音殿

即伏義也琴操曰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天真也淮南子曰神農之初作瑟以歸神反望及其天心也

辛為埴

禮記曰女媧之笙簧世本曰女媧作笙暴辛為埴宋均曰女媧黃帝臣也暴辛周平王時諸侯作埴有三孔郭璞爾雅注

日埴燒土為之大如雞卵埴虛表切

倕之和鐘叔之離磬

禮記曰倕之和鐘叔之離磬鄭玄曰垂堯之共工也

世本曰叔舜時人和離謂次序其聲縣也

或鑠金龍石華琬切錯

皆理器之名也樂

鐘四時九乳鑠金雖出樂緯此金謂黃金摠飾眾器非止鐘也賈逵注傳曰消鑠也說文曰金有五色黃為長鑠與鑠同國語張老曰天子之室斷其椽而鑠之加密石焉韋昭曰鑠磨也力東切禮記曰華而琬大夫之簣與鄭玄曰華畫也說者以琬為刮節目也琬胡縮切爾雅曰骨謂之切屏謂之割毛長詩傳曰治骨曰切尚書

日錫音磬錯孔安國曰治玉曰錯

丸挺彫琢刻鏤鑢竿

韓詩

栢丸九薛君曰取松與栢然則九取也漢書音義如治曰挺擊也舒連切一作挺老子曰挺埴以為器河上公注曰埴和也埴土也和土為食飲之器也淮南子曰陶人克埴埴許重曰埴埴也埴土為也爾雅玉謂之彫石謂之琢郭璞曰治玉石也爾雅曰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郭璞曰治器之名也說文曰鑢所以穿也又曰鑢穿木也國語臧文仲曰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竿韋昭注為竿而賈逵注為鑢然竿與鑢音義同也鑽子丸切窮

妙極巧曠以日月然後成器其音如彼

解嘲曰曠以日月

唯笛

因其天姿不變其材伐而吹之其聲如此

天姿天然

蓋亦簡

易之義賢人之業也

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

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 若然六器者猶以二皇聖

則賢人之業此言簡易不煩劇也 哲黈益 六器琴瑟黃墳鐘磬淮南子曰二皇鳳至於庭高誘曰二皇伏羲神農也聖哲謂女媧暴辛垂叔之流黈猶演也作斗切

況笛生乎大漢而學者不識其可以裨助盛美忽而

不讚悲夫 說文曰裨益也婢移切 有庶士仲言其所由出而不知

其弘妙 尚書曰庶邦庶士風俗通曰笛武帝時仲所作 其辭曰近世雙笛從羌起羌

人伐竹未及已 風俗通曰笛元羌出又有羌笛然羌笛與笛二龍器不同長於古笛有三孔大小異故謂之雙笛 龍

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 見胡鍊切 剡其上孔通

洞之裁以當適便易持 鹿麕者曰櫪細者曰枚言裁笛以當適故便而易持也適馬策也竹瓜切裁或為材

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

謂商聲五音畢 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漢武帝時人也修易尤好鐘律知五聲然京房修易故曰易京笛本四孔京加

一孔於下為商聲故謂五音畢沈約宋書曰笛京房備其五音言易京者猶如莊周蒙人謂蒙莊及聲義宋翟之此

琴賦并序

尸子曰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南風之薰芳可以解吾人之惛是舜歌也白虎通曰琴者禁也禁人邪惡歸於正道故謂之琴

嵇叔夜

臧榮緒晉書曰嵇康字叔夜譙國人幼有奇才博覽無所不見拜中散大夫以呂安事誅

余少好音聲長而翫之 杜預左氏傳注曰翫習也 以為物有盛衰而此

無變 文子曰夫物盛則衰 滋味有狀而此不勸 莊子曰聲色滋味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左氏傳閭沒

情志 管子曰導導血氣而求長年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 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

於音聲也 孟子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 是故復之而不足則吟詠以

肆志吟詠之不足則寄言以廣意 毛詩序曰言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

之舞之杜預左氏傳注曰然八音之器歌舞之象歷世才士肆申也尚書曰詩言志

並為之賦頌其體制風流莫不相襲淮南子曰晚世風流俗敗禮義廢仲長子

昌言乘此風順此流而下走誰復能為此限者哉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稱其材幹則以危苦為

上賦其聲音則以悲哀為主美其感化則以垂涕為

貴麗則麗矣然未盡其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麗美麗也推其所由

似元不解音聲覽其旨趣亦未達禮樂之情也禮記曰趣意也

故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眾器之中琴德最優桓譚新論曰八音廣博琴德最優馬融琴賦曰曠三奏而

神物下降何琴德之深哉故綴叙所懷以為之賦其辭曰

惟椅梧之所生兮託峻嶽之崇岡毛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毛萇曰椅梓屬也史記

曰龍門有桐樹高百尺無枝堪為琴披重壤以誕載兮參辰極而高驤披開也重

壤謂地也泉壤稱九故曰重也毛萇詩傳曰誕大也載生也含天地之

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謂包含天地醇和之氣引日月光鬱紛

紘以獨茂兮飛英蕤於昊蒼說文曰蕤草木花貌汝誰切夕納景于虞

淵兮旦晞幹於九陽納藏也淮南子曰日入于虞淵之汜又曰入于虞淵是謂黃昏高誘曰視物黃也晞乾也

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王逸曰九陽謂九天之崖也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時而

永康論語子曰我待價者也且其山川形勢則盤紆隱深

嵒嵬岑崒盤曲紆屈隱幽深窅也崔嵬高峻之貌岑崒危峻之形字林曰嵬山巖也互嶺嶢巖岵

岨嶇嶮皆山石崖巖嶮峻之勢丹崖嶮巖青壁萬尋若乃重巘

增起偃蹇雲覆偃蹇高貌言高在上貌隆崇以極壯崛

巍巍而特秀巍巍高大貌廣雅曰秀出也蒸靈液以播雲據神淵

而吐溜

蒸氣上貌言山能蒸出雲以沾潤萬物播布也孔子曰夫山者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說文曰津液也溜水流也

爾乃顛波奔突狂赴爭流觸巖嚴觝隈鬱怒彪休

彪休怒貌也隈水曲也

洶涌騰薄奮沫揚濤節汨澎湃蜚蜚蟺相糾

去疾貌澎湃相戾之形也蜚蜚展轉也蟺蟺相糾汨汨糾繚也蜚於阮切蟺音善糾已糾切

放肆大川濟乎中州

肆猶放肆也

安回徐邁寂爾長浮

安回波靜遠去象上林賦曰安期徐回又曰寂寥無聲

洋洋紫抱山丘

說文曰澹水搖也

詳觀其區土之所產毓奧宇

之所寶殖廣雅曰奧藏也毛詩傳曰宇居也

珍怪琅玕瑤瑾翕施

高唐賦曰珍怪奇偉尚書曰琅玕皆美玉名說文瑾玉名翕翕施貌詩傳曰施赤色貌

叢集累積奐衍於其

側蒼頡篇曰奐散貌衍溢也

若乃春蘭剛被其東沙棠殖其西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

涓子宅其陽玉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而黃華赤實其味如李而無核名曰沙棠御水人食之使不溺

醴涌其前

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術著天地人經三十八篇

淮南王少得文不能解其音

其琴心三篇有條理焉楊雄泰玄賦曰茹芝英以禦飢飲玉醴以解渴宋玉笛賦曰丹水涌其左醴泉流其右

雲蔭其上翔鸞集其巔清露潤其膚惠風流其間

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

竦肅肅以靜謐密微微其清閑

爾雅曰謐靜也微微幽靜

也夫所以經營其左右者固以自然神麗而足思願愛

樂矣

東都主人曰於是遊世之士榮期綺季之疇

周易曰

闕庭神麗

問列子曰孔子遊於泰山見榮啓期行乎邾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

孔子曰先生何以爲樂曰天地萬物惟人爲貴吾得爲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爲男二樂也生有不見日月不充纁祿者吾年九十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班固漢書曰漢興有東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時避世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即四皓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四皓皆河內軹人一曰在

乃相與登飛梁越幽壑

飛梁橋也甘泉賦曰歷側景而絕飛梁

援瓊枝陟

援瓊枝陟

峻嶒以遊乎其下

莊子曰南方生樹名瓊枝

周旋求望邈若凌飛

凌飛左氏傳史克曰奉君以周旋

邪睨崑崙俯闕海湄

說文曰睨邪視也崑崙山名也闕視也毛萇詩

傳曰水草交曰湄

拍蒼梧之迢遞臨迴江之威夷

漢書有蒼梧郡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

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漑其山韓詩曰周道威夷

悟時俗之多累仰

箕山之餘輝

高士傳曰堯讓位於許由由辭曰鷦鷯巢在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隱乎沛澤堯讓不已於是遁

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死因葬於箕山之巔十五里堯因就封其墓號曰箕公子仲武陽城槐里人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

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羨斯嶽之弘敞心慷慨以忘歸

曰穆天子見西王母樂之忘歸情舒放而遠覽接軒轅之遺

音

軒轅黃帝也遺音謂琴也慕老童於騏隅欽泰容之高吟

童居之其音常如鐘磬音郭璞曰音童老童也顧頤之子山海經曰顧頤生老童思玄賦曰太容吟曰念哉一騏隅山在三危西九十里

梧而興慮思假物以託心

莊子曰不以身假物

乃斲孫枝准量所任

斲也張衡應問曰可剖其孫枝鄭玄周禮注曰孫竹枝根之未生者也蓋桐孫亦然

至人攄思制為雅琴

郭象曰無已故順物順物而至劉向有雅琴賦

乃使離子督墨

匠石奮斤

孟子曰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玄珠使離婁索之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離子離朱也淮南子曰離朱

之明察鍼末於百步之外按慎子為離珠周禮禁督逆祀者鄭玄曰督正也字書曰督察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觀者如市匠石

不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夔襄薦法般倕騁神

夔及師襄班垂並已見上文鏤會哀厠朗

密調均

鏤會謂鏤鏤其縫會也哀厠謂哀纏其續

華繪彫琢布

藻斐文

孔安國尚書傳曰繪錯以犀象籍以翠綠犀象二獸名會五彩也胡慎切

絃以園客之絲徽以鍾山之玉

列仙傳曰園客者濟陰人也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

有五色神蛾止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時有美女夜至自稱我與君作妻道覺狀客與俱蠶得百頭繭皆如雍瓦繆繭六十日乃盡

訖則俱去莫知所如淮南子曰譬若鍾山之玉許慎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出美玉
爰有龍鳳之象古人之
形西京雜記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為龍螭鸞鳳古賢列女之像
伯牙揮手鍾期聽聲
曰揮動也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太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賞音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聽伯牙鼓琴每奏鍾期輒窮其趣伯牙捨琴而嘆曰善哉子之聽夫志相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
華容灼爚發采揚明何其麗也
說文曰灼明也又曰爚火光也伶倫比律田連操張
漢書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音以比黃鍾之宮皆可以生之是為律本韓子曰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撒下而不成曲或口成連古之善音者琴操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先生曰吾能傳曲而不能移情吾師有方子春善於琴能作人之情今在東海上子能與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從乃進御君子新聲
廖亮何其偉也
廖亮聲清微貌及其初調則角羽俱起宮徵相證
王逸楚辭注曰

參發並趣上下累應蹀躞磔硌美聲將興
廣雅曰蹀躞無也磔硌壯大貌
固以和昶而足耽矣
廣雅曰昶通也勅兩切
爾乃理
正聲奏妙曲揚白雪發清角
淮南子曰師曠奏白雪而神禽下白雪五十弦瑟樂曲未詳韓子曰昔衛公之晉於濮水上宿夜有鼓新聲者召師涓撫琴寫之公遂之晉晉平公曰試聽之師曠援琴一奏有玄鶴二八來舞再奏而列三奏延頸鳴舒而舞音中宮商師曠曰不如清角師曠奏之有雲從西北方起之大風起天雨隨之此言感天地清角為勝宋玉對問曰其為陽春白雪韓子師曠曰清微之聲不如清角
紛淋浪以流離
吳淫衍而優渥
粲奕奕而高逝
馳岌岌以相屬
廣雅曰奕奕盛貌王逸楚辭注曰岌岌高貌
沛騰還而競
趣翕韡韡而繁縟
韓韡盛貌繁縟聲之細也郭璞爾雅注曰還相觸還也
狀若崇山
又象流波浩兮湯湯鬱兮
戔戔
列子曰伯牙鼓琴志在登高水已見上文
拂懣煩冤紆餘波安娑
山鍾子期曰善哉哉哉若扶味切懣音渭風賦曰勃鬱

煩寃上林賦曰紆餘委蛇陵縱播逸霍濩紛葩言聲陵縱播布而起霍濩然貌霍濩然

貌霍濩然檢容授節應變合度兢名擅業安軌

徐步洋洋習習聲烈遐布含顯媚以送終飄餘響

乎泰素含顯媚之聲以送曲終也若乃高軒飛觀廣夏閑房

軒長廊之有窓冬夜肅清朗月垂光新衣翠粲纓微流芳子虛賦曰

翕呬翠粲張揖曰翠粲衣聲也班婕妤自傷賦曰紛翠粲兮紉素聲洛神賦曰披羅衣之璀璨字雖不同其義一也爾雅曰婦人之微謂之縞

郭璞曰今之香纓也於是器冷絃調心閑手敏毛萇詩傳曰閑習也觸槐如志唯

意所擬說文曰批反手擊也與槐同初涉淶水中奏清徵淶水已見上文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入集廊門雅祖唐堯終詠微子七略雅暢第十七曰琴道曰堯暢逸又曰達則

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祖與暢同又曰微子操微子傷殷之將亡終不可奈何見鴻鵠高飛援琴作操寬明弘潤優遊

踏時踏時躡拊絃安歌新聲代起楚辭曰翔江州而安歌王逸曰安意歌吟也漢書曰李延

年善歌為新變之聲謂曰凌扶搖兮態瀛洲要列子兮為好仇爾雅曰扶搖風

也莊子曰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史記曰瀛洲海中神山也列子曰勃海之中有山曰瀛洲莊子列子御風冷然者風仙也劉向上列子表曰列子者

鄭人與鄭繆公同時漢書曰列子名禦寇先餐沆瀣兮帶朝霞眇

翩翩兮薄天遊鄭玄曰餐沆瀣食也說文曰餐食吞也楚辭曰餐六氣而

溼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廣雅曰溼至也齊萬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莊

有齊物篇楚辭曰漠靈靜以恬愉澹無為而自得服鳥賦曰縱軀委命不私與已激清響以赴會何絃歌

之綢繆會節會也論語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毛詩傳曰綢繆猶纏綿也於是曲引向闌衆音

將歇引亦曲也半在改韻易調奇弄乃發揚和顏攘皓腕

舞賦曰嚴顏和而怡懌洛神賦曰攘皓腕於神辭飛纖指以馳驚紛儼言以流漫儼言

聲多也。阻不及也。師立切。或徘徊顧慕，擁鬱抑按，盤桓毓養。

從容秘翫。廣雅曰：盤桓不進貌。從容，舉動也。毓，與育同。闐爾奮逸，風駭雲亂。闐，疾貌。七

發曰波湧。牢落凌厲，布濩半散。牢落，猶遼落也。洞蕭賦曰：翩聯連而雲亂。

豐融披離，斐韓魚爛。豐融，盛貌。風賦曰：被麗披離。斐，明貌。韓，切。韓，離斐韓明貌。斐，敷尾切。韓，離斐韓明貌。斐，敷尾切。韓，離斐韓明貌。

英聲發越，采采粲粲。廣雅曰：英，美也。或

間聲錯糅，狀若詭赴。言其狀若詭詐而相赴也。雙美並進，駢

馳翼驅。駢，併也。翼，疾貌。蒼頡篇曰：隨後曰驅。初若將乖，後卒同趣，或曲而不

屈，直而不倨。左傳：吳公子季札聞歌，頌曰：直而不屈，杜預曰：倨，傲也。居預切。或相凌而不

亂，或相離而不殊。左氏傳曰：武城人斷其後之本。時劫倚以

慷慨或怨，嬗而躊躇。說文曰：倚偏引也。嬗，嬌也。子庶切。或作姐。古字通假借也。姐，子也。切。韓詩曰：愛而不

見搔首躊躇，躊躇或踏猶躑躅也。忽飄飄以輕邁，乍留聯而扶疏。言扶疏也。或

參譚繁促，複疊攢仄。參，譚相隨貌。參七感切。譚，徒感切。一音從

橫駱驛奔，遯相逼。魯靈光殿賦曰：從橫駱驛。拊，嗟累讚間不容息。

若乃閑舒都雅，洪纖有宜。說文曰：閑，雅也。毛詩傳曰：都，閑也。清和條昶

案衍陸離。案，衍不平貌。上林賦曰：陰淫案衍之。穆溫柔以怡

懌婉順叙而委蛇。毛詩傳曰：婉然美貌。委蛇，委曲自得之貌。或乘險

投會邀隙，趨危邀要也。嚶言若離，鷗鳴清池，翼若游鴻

翔曾崖。蒼頡篇曰：嚶，言嚶鳥聲也。琴道曰：操似鴻鴈詠之。紛文斐

尾，慊繆離纒。紛，文斐尾文彩貌。微風餘音，靡靡猗猗

七伯廿八 文十八

靡靡順風貌

或樓槐櫟捋縹緲漵列

樓槐櫟捋皆手撫絃之貌爾雅曰樓牽也劉熙孟子

注曰樓牽也力頭切說文曰槐反手擊也廣雅曰櫟擊也毛詩曰薄言捋之傳曰捋取也縹緲漵列聲相糾激之貌說文曰縹纏也上林賦曰轉騰

漵列漵列水波輕行浮彈明燿際慧

說文曰燿靜好也疾而不

速留而不滯

左氏傳吳公子札觀頌曰處而不滯

翩緜飄邈微

音迅逝遠而聽之若鸞鳳和鳴戲雲中迫而察之若

衆葩敷榮曜春風

古木葩字爲此莞郭璞三蒼爲古花字今讀音于彼切字林音于彼切張衡思玄賦曰天地烟

煇百卉含葩鳴鶴交頸雖鳩相和以韻推之所以不惑

既豐贍以多姿又善始而令終

無窮

西京賦曰盡

若夫三春之初麗服以時

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

夏之初纂要曰一時三月謂之三春九乃攜友生以遨以嬉

毛詩曰十日謂之九春西京賦曰麗服揚菁

弟不如友生又曰以遨以遊說文曰嬉樂也

涉蘭圃登重基

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之基背長林

翳華芝

甘泉賦曰登夫臨清流賦新詩

楚辭曰竊賦詩之所

明王逸曰賦鋪也

嘉魚龍之逸豫樂百卉之榮滋

樂動聲儀孔子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歸田賦曰百

卉滋

理重華之遺操慨遠慕而長思

重華謂舜也琴道曰舜操者昔虞舜聖德玄遠

遂升天子喟然念親巍巍上帝之位不足保援琴作操

若乃華堂曲宴密友近賓蘭肴

兼御旨酒清醇

邊讓章華臺賦曰蘭肴山竦椒酒淵流毛詩曰旨酒思柔醇厚也

進南荆發

西秦

南荆即荆豔楚舞也古妾薄命行歌

紹陵陽度巴人

宋玉對問曰既而曰陵陽白雪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然集所載與文選不同各隨所用而引之又對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始曰巴人變用雜

而並起竦衆聽而駭神料殊功而比操豈笙簧之能倫

若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東武太山

廣陵等曲今並猶存未詳

所起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傳玄琴賦曰馬融譚思於止息魏武帝樂府有東武吟曹植有太山梁甫吟左思齊都賦注曰東武

飛龍鹿鳴

太山皆齊之士風謠歌謳吟之曲名也然引應及傳者明

古有此曲轉以相證耳非燕康之言出於此也佗皆類此

鷓鴣遊絃漢書曰房中樂有飛龍章毛詩序曰鹿鳴宴羣臣也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

隱故彈絃風諫古相和歌更唱迭奏聲若自然高唐賦曰流楚

竊窳懲躁雪煩言流行清楚窳窳之聲足以懲下逮謠俗

蔡氏五曲歌錄曰空侯謠俗行蓋亦古曲未詳本末俗王昭楚妃

千里別鶴猶有一切承間造之亦有可觀者焉琴操曰王襄女漢元

帝時獻入後宮以妻單于昭君心念鄉土乃作怨曠之歌歌錄曰石崇楚妃歎歌辭曰楚妃歎莫知其所以楚之賢妃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

唯樊姬焉故令歎詠聲永世不絕疑必爾也相鶴經曰鶴一舉千里蔡

邕琴操曰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兄欲為改娶牧子援琴鼓之歎

別鶴以舒其憤懣故曰別鶴操鶴一舉千里故名千里別鶴也崔豹古

今注曰別鶴操商陵牧子所作也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將為之改娶妻

者不能與之閑止莊子老聃曰其非夫放達者不能與之無

矣說文曰矣非夫至精者不能與之析理也周易曰非天下

與於此莊子曰判天若論其體勢詳其風聲器和故響音逸

張急故聲清說苑曰應侯與賈子坐聞有鼓瑟之聲應侯曰

張急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良材而卑官之能無怨乎蔡

邕月令章句曰凡絃之緩急為清濁琴緊其絃則清緩則濁

遼故音庫絃長故微鳴間遼謂絃間遼遠也絃長謂微闊而絃

高琴瑟之體間遼而音卑義與此同鄭玄周禮注曰庫短

也音婢傳毅雅琴賦曰時促均而增徽接角徵而控商

性絜靜以端理含至德之和平禮記曰絜靜精微易教也孝經曰昔者先

誠可以感盪心志而發洩幽情矣

說文曰泄除去也舞賦曰幽情形而外揚

是故懷

戚者聞之莫不慤慤悽悽愴愴傷心

字林曰慤毒也漢書音義郭璞曰慤變色貌說文曰

愴傷也慤七感切悽七敢切愴七小切

含哀悞悞不能自禁

字林曰悞悞內悲也列子曰喜懼并舞不能自禁悞

於六切

其康樂者聞之則欬愉懽釋抃舞踊溢

說文曰欬笑貌也況干切

留連瀾漫嗷嗷終日

服虔通俗篇曰樂不勝謂之嗷嗷嗷鳥沒切嗷巨略切

若和平者聽

之則怡養悅念淑穆玄真

廣雅曰養樂也

恬虛樂古棄事遺身

曰虛靜恬惔者道德之至也又曰棄事則形不勞

是以伯夷以之廉頗回以之仁

論語子曰伯夷

叔齊餓於首陽之下又曰顏回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列

比干以

論語子曰比干

之忠尾生以之信

論語曰比干諫而死莊子盜跖曰尾生與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高誘注淮南子曰尾生魯

人與婦人期於梁下不至而水溺死

惠施以之辯給萬石以之訥慎

莊子曰惠施多方其書五

車高誘曰惠施宋人仕魏為惠王相漢書曰萬石君奮恭謹舉朝無比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

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廼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建郎中令奏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廼四不足一

譴死矣其為謹雖佗皆如是服虔曰作馬字下四而為五建上書奏誤作四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策數馬舉手曰四馬

孔安國曰

其餘觸類而長所致非同歸殊途或文或質

訥遲鈍也

統物咸日用而不失

禮記曰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周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感人

動物蓋亦弘矣

禮記曰樂其感人深

于時也金石寢聲匏竹屏氣

孟子曰宿于晷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

孔安國曰屏除也

王豹輟謳狄牙喪味

孟子曰宿于晷曰昔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說文曰謳齊歌

也淮南子曰溜澠之水合狄牙嘗而知之

天吳踴躍於重淵王喬披雲而下墜

山海經曰朝陽之谷有神名曰天吳是為水伯其形首足尾並人面而色青楚辭曰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太清

鸞鷟於庭階游女飄焉而來萃

說文曰鸞鷟鳥屬神鳥也國語曰周文王時鸞鷟

鸞鷟鳴於岐山韓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薛君曰游女漢神也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列女傳曰游女漢水神鄭大夫交甫於

漢皋見之聘之橘柚張衡南都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感天地以致和況蛟行之衆類

賦曰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禮記曰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應地此則樂者天之和也洞簫賦曰蟋蟀蛸蠖蛟行喘息垂喙蛩蛩轉瞪曹志食說文曰蛟行也凡

生之類行皆曰蛟嘉斯器之懿茂詠茲文以自慰永服御而不

厭信古今之所貴懿美也傳毅雅琴賦曰明乍

亂曰悒悒琴德不可測兮劉向雅琴賦曰遊子心以廣觀

悅貌聲類體清心遠邈難極兮良質美手遇今世兮紛

日靜貌綸翕響冠衆藝兮識音者希孰能珍兮古詩曰不惜

知音能盡雅琴唯至人兮賈逵曰唯獨也

笙賦周禮笙師掌教笙鄭衆曰笙十三簧爾雅曰大笙謂之

簧郭璞曰列管匏中施簧管端白虎通曰笙者太簇之

氣衆物之生也

潘安仁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

故曲沃也崔豹古今注曰匏瓠也

有柄曰縣匏可爲笙曲沃者尤善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

焉漢書魯國有鄒縣有汶陽縣杜預曰汶水太山出萊蕪

蔓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

翔集之嬉鄭玄毛詩箋曰隅角

得而略之也賈逵國語注

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

短長周禮曰審曲面勢以飾五材鄭司

農曰察五材曲直方面形勢之宜

刺生簞裁熟簧也

文十八

三

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

鄭玄毛詩箋曰泄出也厭

猶拾也於頰切亦作揪謂拍揪也

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

長門賦曰聲幼要而

復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為笙

言其管各守一聲以主相應統物也鄭玄禮記注曰

魁猶首也大魁謂匏首插定所也苦回切今古怪切

基黃鍾以舉韻望鳳儀以擢形

毛萇詩傳曰基本也漢書黃帝使伶倫取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黃鍾律呂之長故言基也說文曰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尚書曰

鳳皇來儀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

列管以象鳳翼也列仙傳曰王

子喬好吹笙作鳳鳴鸞鳳類故通言之

如鳥斯企翾翾歧歧

司馬彪曰企望也景福殿賦曰鳥企

山時翾翾字林翾翾初起也歧歧飛行貌漢書音義曰歧歧將行貌

明珠在味若銜若垂

注曰味鳥口也音晝

脩樞內辟餘簫外透

脩樞長管也辟開也餘簫并衆管也透透迤邐邪之貌馬

田鴛擺鯉鯨參差

駢田聚也鴛擺不齊也擺音歷鯉鯨裝飾重疊貌鯉音押鯉助甲切於是

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永懷乎故貴

杜預左氏傳注曰泰奢也約儉也家語孔子曰激憤厲之志始桓子新論琴道曰雍門周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

亦能令人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於是雍門揮琴而孟嘗君流涕衆滿堂而

飲酒獨向隅以掩淚

說苑曰古人於天下譬一堂之上今有滿堂飲酒有一人獨索然向隅泣則一

堂之人皆不樂韓詩外傳曰衆或滿堂而飲酒有人向而悲泣則一堂為之不樂王者之於天下也有一物不得其所則

為之悽愴心傷盡祭不舉樂焉援鳴笙而將吹先嗚噦以理氣

言將欲吹笙理氣也說文曰嗚咽也又曰噦氣氣悟也嗚於忽切噦紆月切嗚噦或為溫穢謂先溫煖去其垢穢調理其氣也初

雍容以安暇中佛鬱鬱以怫懣

懣鬱鬱不安貌終嵬嵬以蹇愕

又飈還而繁沸

蹇愕正直之貌罔浪孟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

浪孟皆失志之貌又云孟浪虛誕之聲也肆放也言聲將絕而復故慍慍擻糴以奔邀似將放而

中匱

檄羅疾貌卑蒼劉

愀愴惻滅虺韓煜煜

愀愴惻滅悲傷貌虺韓煜盛多

貌滅與憾同

況逼切廣雅曰煜熾也

汎淫汎豔雪晬

音育說文曰煜盛光也煜以入切

疾貌雪素合切

晬貌雪晬急

或按行夷靡或踈踴烈急

夷靡貌雪素合切晬于怯切

平而漸

或既往不反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葺襲

葺襲也

重貌

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弗及

言以笙聲為主故舞者足蹈中止而待之

歌者將撫節

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

列子秦青曰昔

韓娥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不能自禁

擗纖翻以震幽

擗纖翻以震幽

簧越上箏而通下管

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

謂隨氣勃慄慨以慄亮顧躊躇以舒緩曰慄亮聲清也聲類

倫制十二箏說文曰

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

謂隨氣勃慄慨以慄亮顧躊躇以舒緩曰慄亮聲清也聲類

謂隨氣勃慄慨以慄亮顧躊躇以舒緩

應吹噏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

謂隨氣勃慄慨以慄亮顧躊躇以舒緩曰慄亮聲清也聲類

廣雅曰躊躇猶豫也

輟張女之哀彈流廣陵之名散

閔洪琴賦曰汝南鹿鳴張女羣

彈然蓋古曲

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

魏文帝園

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古咄咄

歌曰棗下何

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輪不行古咄咄歌曰棗下何

當仰視之攢聚貌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

毛詩曰其

纂與攢古字通

歌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

毛詩曰其

離離宛其落矣化為枯枝

人生不能行

毛詩曰宛其死矣

樂死何以虛謚為

爾乃引飛

楊惲與孫會宗書曰人生行

龍鳴鵠雞雙鴻翔白鶴飛

子喬輕

飛龍鵠雞已見上文

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歎而增悲

四曲王昭君

楚妃歎楚王吟王昭君

古辭荆王喬其辭猶存

夫其悽戾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

古辭荆王喬其辭猶存

之鳴子也

含嘲譁諧雍雍喈喈若羣鷦之從

爾雅曰關關

七

文

八

母也

洞簫賦曰嘖嘖以紆鬱禮記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爾雅曰雍雍和也毛萇詩傳曰嘒嘒和

聲遠聞也

歌曰鳳凰鳴秋秋一母從九雛

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泓宏聲大貌

哇咬嘲喏一何察惠

融齋聲長貌說文曰泓下深也

哇咬嘲喏一何察惠

哇咬則發皓齒說文曰哇詔聲也咬淫聲也楚

詠厲悄切又

何磬折

磬折言其聲若磬形之曲折也

川送離

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莊子曰暖酒酣徒擾樂閑

日移

漢書音義應劭曰不醒不醉曰酣

疲

韓子曰穰歲之秋踈客畢食文穎漢書注

填屏簾

杜預左氏傳注曰弛解也韜藏也絃謂琴瑟也孔

六寸六分五絃瑟二十七弦也爾雅曰大塤謂之簫郭璞注曰簫如笛三孔而狹小廣雅曰七孔大塤謂之簫郭璞注曰

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稱鍾六孔小者如雞子

大鰲謂之新郭璞曰鰲竹為也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三

寸分右翹橫吹之小者尺

爾乃促中筵攜友生解嚴顏擢

幽情

舞賦曰嚴顏和而怡

尚書曰厥包橘柚說文曰縹青白色字林瓷白瓶長頸大罍

披黃包以授甘傾縹瓷以酌

和鳴

華光華飾也歧衆管也以其分別故謂之歧或作伎謂光

曲

晉野悚而投琴況齊瑟與秦箏

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縈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熳燭燭放

注曰悚懼也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歌錄

有美人篇齊瑟行風俗通曰箏蒙恬所造楚辭曰扶秦箏而彈微

豔鬱蓬勃以氣出

燭燭光明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蓬勃泰出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豔鬱蓬勃泰出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豔鬱蓬勃泰出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豔鬱蓬勃泰出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豔鬱蓬勃泰出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豔鬱蓬勃泰出貌

豔鬱蓬勃以氣出

豔鬱蓬勃泰出貌

朝日

魏文帝燕歌行曰秋風蕭瑟天氣涼傳玄長蕭歌有日光篇魏文帝善哉行有朝日篇言既奏天光又奏朝日故曰

重也重

大不踰宮細不過羽

鄭玄月令注曰大不過宮細不過羽國語泠州鳩對景王曰臣聞琴

逐龍切

唱發章夏導揚韶武

樂動聲儀曰堯樂曰大章禮記曰大章章

尚宮鍾尚羽大不

之也鄭玄曰言堯德章明也樂動聲儀

協和陳宋混一齊楚

曰舜樂曰大韶禹曰大夏武曰大武

樂動聲儀曰樂者移風易俗所謂聲俗者若楚聲高齊聲下

所謂事俗者若齊俗奢陳俗利巫也又曰先魯後殷新周故

宋然宋商俗也張衡舞賦

邇不逼而遠無攜聲成文而節有

叙左氏傳昭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來聘魯人為奏四代樂

守有叙凡人邇近者好在逼迫此樂中乃有不逼之聲凡人

相遠者好在攜離此頃中乃有遠不携離之音毛詩序曰聲

成文謂

彼政有失得而化以醇薄

呂氏春秋曰其治厚者其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

俗莫善於樂

故絲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

俗莫善於樂

故絲

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

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又

音鄭玄注曰濮水之上地有

也能揔衆清之林

言衆若林能揔之禮記曰唱和清濁遞

也能揔衆清之林

相爲經鄭玄曰清謂蕤賓至應鍾濁謂

黃鍾至

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

禮記曰鄭衛之音

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禮記曰順

和樂興焉又曰德音之謂樂周易

曰非天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

嘯賦

鄭玄毛詩箋曰嘯感口而出聲也籥

成公子安

臧榮緒晉書曰成公綏字子安東郡人也

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絕棄人事

文子曰傲世賤

書曰張良願棄人間

睎高慕古長想遠思

謝承後漢書曰陳

事欲從赤松子遊

睎高慕古長想遠思

謙睎高視遠清舉

矯俗馮衍顯志賦曰獨耿介將登箕山以抗節浮滄海以游

而慕古舞賦曰遠思長想志箕山已見上文論語子曰道不於是延友生集同好尚書

與我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奧正性命管子曰虛無

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應德馳射賦曰窮百氏之玄奧

先覺禮記曰不從流俗老子曰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孟子伊

狹世路之阨僻仰天衢而高蹈史記曰不從流俗王之阨

僻孔融薦禰衡表曰龍躍天衢左氏邈姱俗而遺身乃

慷慨而長嘯身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于時曜靈俄景

流光濛汜廣雅曰耀靈日也俄邪也歸田賦曰於時曜靈

入處逍遙攜手踟躕步趾廣雅曰躑躅踟躕也踟躕與踟

若步玉趾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神女賦曰朱

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姱響抑揚而潛轉氣衝鬱而嫋起言聲在喉

曰潛也嫋起言疾字林曰嫋飛火也協黃宮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黃宮謂

聲清角已見上文宋玉風賦曰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

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言所

而致雲泰清天也鵠冠子曰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曲既終而

響絕遺餘玩而未已良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

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周易曰近動脣

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大而不滂細而不沈

滂漫也琴道曰大聲不震謙而流漫細聲不湮滅而不聞清激切於等笙優潤和於瑟

琴玄妙足以通神悟靈精微足以窮幽測深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

門禮記曰夫禮樂通乎鬼神窮高收激楚之哀荒節北里

之奢淫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遠而測深厚精微已見上文

洪災於炎旱反亢陽於重陰言有洪水之災濟之以炎旱有亢陽之災反之於重陰說

苑曰湯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靈寶經曰禪黎世界墜王有

女字姓音生仍不言年至四歲王惟之乃棄女於南浮桑之

人會於丹陵之舍柏林之下姓音右手題赤石之上語姓音

汝雖不能言可憶此文也遣朱宮靈童下教姓音治弟之術

授其采書八字之音於是能言於山出還國中國中大枯

旱地下生火人民焦燎死者過半穿地取水百丈無泉王恹

懼女顯其真為王仰嘯天降洪水至十丈於是化形隱景而

去唱引萬變曲用無方鄭玄論語注和樂怡懌悲傷摧

藏摧藏自抑挫之貌言悲傷能挫於人琴時幽散而將絕

中矯厲而慨慷矯舉徐婉約而優遊紛繁驚而激揚

情既思而能反心雖哀而不傷毛詩序曰關摠八音之至

和固極樂而無荒毛詩曰好若乃登高臺以臨遠披文軒

而騁望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喟仰抃而抗首嘈長

引而慘亮慘亮已見上文或舒肆而自反或徘徊而復放孔安國

緩也曰肆或冉弱而柔撓或澎潏而奔壯說文曰冉弱長貌上

橫鬱鳴而滔洄冽飄眇而清昶滔洄如水之滔漫或竭涸也

雅曰涸竭也字逸氣奮湧繽紛交錯列列飈揚啾啾響

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古詩曰胡又似鴻鴈之

將鷁羣鳴號乎沙漠似鴈之音已見琴賦字林曰鳴聲也

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匈奴之南界傳瓚沙土曰幕今案

決幕漫也西域傳曰難睨國以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然則漫幕同義古詩曰此
匈奴中沙漫地也崔浩謂之河底故李陵歌曰徑萬里兮度
沙漠是也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故能因形
爽今書或作漠音訓同諺文曰漠北方流沙

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怫鬱衝流參譚

雲屬怫扶勿切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物若離

若合將絕復續飛廉鼓於幽隧猛虎應於中谷楚辭曰後飛廉

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南箕動於穹

蒼清風振乎喬木毛詩曰維南有箕春秋緯曰月失其行

散滯積而播揚蕩埃藹之溷濁國語泠州鳩曰太族所以金奏

陽之至和移淫風之穢俗禮記曰夫禮樂行乎陰陽又曰

注曰播散也風賦曰駭溷濁揚腐餘諒文曰溷亂也變陰

人和若乃遊崇崗陵景山臨巖側望流川坐盤石漱清泉景山

陰陽大山也聲類曰盤大石藉阜蘭之猗靡蔭脩竹之蟬蛩

也說文曰漱蕩口也蘭被徑斯路漸猗靡隨風之貌楚辭曰乃吟詠而發散聲駱

驛而響連絕驛不舒蓄思之悵憤奮久結之纏絲論語子曰

不悌不發字書曰悌心誦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莊

也芳匪切纏絲已見上注若夫假象金華擬則陶匏孔安國

曰聖人無天災無物累淮衆聲繁奏若笳若簫礚礚震隱訇

礚礚字林曰礚大聲也礚芳宏發徵則隆冬熙蒸騁羽

則嚴霜相夏凋動商則秋霖春降奏角則谷風鳴條列子

師文學琴於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請嘗試之於是當

春而叩商絃以召南呂涼風摠至草木成實及秋而叩角絃以激

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絃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絃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師襄曰雖師曠之清角鄰衍之吹律無以加之張湛曰商金音屬秋南呂八月律角木音屬春夾鍾二月律羽水音屬冬黃鍾十一月律徵火音屬夏蕤賓五月律鄭玄禮記音均不恒曲無定制鵲冠子曰五聲不同均然其可喜一也晉灼子虛賦注曰文章假借可以協韻均與韻同行而不流止而不滯上文隨口吻而發揚假芳氣而遠逝音要妙而流響聲激曜而清厲激曜清疾貌曜音崔信自然之極麗羌殊尤而絕世杜預左氏傳注曰尤異也越韶夏與咸池何徒取異乎鄭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韶夏鄭衛已見上文于時縣駒結舌而喪精王豹杜口而失色孟子曰王豹處淇而善謳綿駒處唐而齊右善歌言二人以歌謳化齊衛之國鄭析子曰左右結舌西京賦曰喪精亡魄漢書鄧公曰內杜忠臣之口莊子曰見夫子之失色虞公輟聲而止歌甯子檢手而歎息晏子春秋虞公善歌以新聲惑景公晏子退朝而拘

之漢興又有虞公即劉向別錄曰有人歌賦楚漢興以來善雅歌者魯人虞公發聲清哀遠動梁塵其世學者莫能及淮南子曰甯戚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達於是為商於齊宿于郭門之外桓公郊迎開門辟住車爇火甚盛從者甚眾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而疾商歌曲甯戚衛人商金聲清故以為曲歌曰出東門兮厲石班上有松栢兮青且蘭鹿布衣兮緼縷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桓夜迎客甯戚疾擊其角商歌曰南山差我白石欄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甯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瞑與何時旦七略曰漢興善歌者魯人虞公發聲動梁上塵呂氏春秋曰甯戚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友至闔門甯戚飯牛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史鍾期棄琴而改聽記春申君曰秦楚臨韓必斂手鍾期棄琴而改聽孔父忘味而不食論語曰子在齊聞韶樂之盛故忽忘肉味王肅曰不圖作韶樂之至於此此齊也百獸率

舞而抃足鳳皇來儀而拊翼尚書虞曰於予擊手石拊
鳳皇來儀孔安國曰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乃知長嘯
也儀有容儀也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
之奇妙蓋亦音聲之至極晉書阮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容兒壞傑志氣宏放
尤好莊老嗜酒能嘯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栖神道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於
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文選卷第十八

文選卷第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弘明

彭濟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賦癸

情

宋玉高唐賦一首

神女賦一首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

曹子建洛神賦一首

詩甲

補亡

束廣微補亡詩六首

四言

述德

謝靈運述祖德二首 五言

勸勵

韋孟諷諫一首 四言 張茂先勵志一首 四言

賦癸

情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色之別名事於最末故居於癸

高唐賦一首并序

漢書注曰雲夢中高唐之臺此賦蓋假設其事風諫媼惑也

宋玉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

史記曰楚懷王薨太子橫立為頃襄王漢書音義張揖曰

雲夢楚薨也在南郡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

崒兮直上

忽兮改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

爾雅曰崒者屨屨注謂山峯頭崦嵫然言雲氣形似於山

王問

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

者先王嘗遊高唐怠而晝寢

鄭玄曰寢臥息也

夢見一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

襄陽耆舊傳曰赤帝女曰姚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神遇自稱是巫山之女王因幸之遂為置觀於

巫山之南號為朝雲後至襄王時復遊高唐

為高唐之客

唐之客

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

薦進也欲親進於枕席求親昵之意也

王因幸之去

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

山南曰陽土高曰丘漢書注曰巫山在南郡巫縣阻險也

旦為朝雲暮為行雨

朝雲行雨神女之美也

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

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

也玉對曰其始出也曄兮若松櫨

曄茂貌如暉曉也徒對切櫨直豎貌音時其少進

也晰兮若姣姬揚袂鄣日而望所思

晰昭晰謂有光明美色揚袂舉袖也如美人之舉袖望所

思忽兮改容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

韓詩曰偈桀挺也疾驅貌周禮曰析羽為旂謂破五色鳥

羽為之也言氣變改或如駕馬建旗也建立也偈居竭切

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

處所

湫兮涼貌詩曰風雨淒淒爾雅曰濟謂之霽郭璞注曰今南陽人呼雨止為霽音齊

王曰寡人方今可以

遊乎王曰可

方今猶正今也廣雅曰方正也

王曰其何如矣王曰高矣顯矣臨望

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

廣間也普徧也祖始也言萬物皆祖宗生此土為萬物神靈之祖最有異也

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為寡人賦

之王曰唯唯

禮記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鄭玄曰應唯恭於諾也皇侃曰唯謂今之爾是也

惟高唐之

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曾

累

言殊異於常無物可儀比凡類也赫然盛貌道路交互曲折曾重也謂橫斜而上

登巉巖而下望兮

石勢不臨大抵之稽水

說文曰秦謂陵阪曰抵丁兮切周禮曰以遇天生草木

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漚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

並入

百谷者眾谷雜水集至山之下字林曰漚水暴至聲也說文曰洶洶涌也謂水波騰貌洶洶切潰水相交過也淡以冉切安流平貌

滂洋洋而四施兮翳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

麗山之孤畝

翳然聚貌湛湛深貌弗止謂不常靜或行郭象莊子注曰麗著也爾雅曰如畝丘郭璞曰丘有隴界如

田畝素問岐伯對黃帝曰卒風暴雨風吹水勢波落而隴起言風吹水勢浪文如孤壟之附山勢薄岸而相擊

兮隘交引而卻會

廣雅曰隘隘也言水之勢既薄岸而相激至迫隘之處其流交引而卻相會謂水口急隘不得

前進則却退復會於上流之中止

崕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

崕聚也謂兩浪相合聚而中高也言水怒浪如海邊之望碣石孔安國注尚書曰碣石海畔山也

礫礫礫而相摩兮嶸

震天之磴磴

相摩言水急石流自相摩礫聲動徹天說文曰礫小石也礫礫眾石貌嶸聲也火宏切字林曰磴大聲也

巨石溺溺之澆澆兮沫潼潼而高厲巨石大石也溺溺沒也澆澆也

水高低貌潼潼高貌厲起也埤蒼曰澆澆水流聲貌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

溶說文曰澹澹水搖也紆回也淫淫去遠貌溶溶猶蕩動也音容裔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

之霈霈言水之奔揚踊起而相擊其狀若雲又興聲霈霈然上林賦曰穹隆雲繞義出於此纂文曰雲若大波霈霈浦大切

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

雕鶚鷹鷂飛揚伏竄妄謂不覺東西漫走竄走也說文曰鷂鷂鳥也與照切字林曰鷂逃也七外切非關協韻

一音七股戰脅息安敢妄摯股戰猶股慄也脅息猶翕息也於是水蟲盡暴

乘渚之陽水蟲魚鼈之屬驚而陸處方言曰曬暴也蒲下鼃鼃

鱣鱣交積縱橫振鱗奮翼蛟蛟蛇蛇中阪遙望謂張其鱗甲翼

魚腮邊兩鬣也蛟蛟蛇蛇龍蛇之貌上言水中蟲盡暴玄木冬榮

煌煌熒熒奪人目精爛兮若列星曾不可殫形榛林鬱

盛葩華覆蓋雙椅垂房糾枝還會煌煌熒熒草木花光也榛林栗林也葩花

栗花長與葉間生自相覆蓋也雙椅椅桐屬也垂房花作房生也房椅實也還會交相也糾枝枝曲下垂也毛詩曰其桐其椅

注椅椅屬爾雅曰下句曰糾徙靡澹淡隨波閭闔徙靡言枝往來靡靡然澹淡水波小文也

閭闔者言木蔭東西施翼猗猗豐沛東西施翼者謂樹枝四向施布如鳥翼然

言東西則南北可知其林木多也猗猗柔弱下垂綠葉紫裏丹

莖白蒂裏猶房也纖條悲鳴聲似竿籟清濁相和五變

四會左氏傳晏子曰先王和五聲也清濁小大以相濟也吹小枝則聲清吹大枝則聲濁五變五音皆變也禮記曰聲相應故

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四會四懸俱感心動耳迴腸傷氣孤子寡

婦寒心酸鼻言上諸聲能迴轉人腸傷斷人氣禮記王制曰小而無父謂之孤寒心謂戰慄也酸鼻鼻辛酸

出也 長吏墮官賢士失志 尚書曰服眩惰哉萬事隳哉孔安國曰墮廢也許規切失其本志不

為 愁思無已歎息垂淚登高遠望使人心瘁 此下謂至

山上高處未至 盤岸嶺岈振陳磴磴 王逸楚辭注曰嶺岈山貌也瘁病也

振李奇曰振整也陳列也 盤石險峻傾崎嶇 埤蒼曰崎嶇不

磴磴高貌方言曰磴堅也 陬互橫梧背穴偃 壞也說文

曰墜下也 巖岈參差從橫相追 勢如相追

蹠廣雅曰蹠角也側溝切梧五故切偃蹠言山石之形背穴偃蹠如

背卻也穴孔也卻 交加累積重疊增益 交加者言石相交如累

又當山之孔穴 狀若砥柱在巫山下 砥柱山名在水中如柱然此岈

重益其高 仰視山顛肅何千千炫燿虹蜺 說文曰俗望山谷草青也千

其俯視 其俯視靖嶸窳窳窳冥 廣雅曰靖嶸深直貌窳窳窳窳窳窳

上 見其底虛聞松聲 言山下杳遠不見但空聞松聲

既將傾水流又迅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傾 傾岸洋洋立而熊經 言

岸之勢其水洋洋避立之處如熊之在樹 久而不去足盡汗出

謂傾岸之勢阻險之處人所懼 悠悠忽忽怛怛自失 悠悠遠

見心自戰懼足下流汗而出也 悠悠忽忽怛怛自失 悠悠遠

迷貌言人神悠悠然遠迷惑不知所斷楚辭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曰怛怛而自悲王逸曰怛怛貌怛怛恥驕切 使人心動無故自恐

動驚也言無有 賁育之斷不能為勇 孟賁夏育決斷之士今見此

故對此而驚恐 卒愕異物不知所出 卒七忽切爾雅曰還見也卒故切愕與還同

從 縱縱莘莘若生於鬼若出於神 縱縱莘莘衆多之貌說文曰縱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萇曰莘衆多也 狀似走獸或象飛禽譎

莘所中切字或作訖往來貌若出於神 詭奇偉不可究陳上至觀側地蓋底平箕踵漫衍芳草羅

生自此已前並述山勢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底平也箕 秋蘭茝蕙江

踵前開後狹似箕衍平貌言山勢如簸箕之踵也

五

離載菁

廣雅曰菁華也載則也

青荃射干揭車苞并

見本草夜干一名鳥翳今江東為鳥

蓮史記為射干漢書音義曰揭車香草也苞并叢生也

薄草靡靡聯延天天越香掩掩

靡靡相依倚貌天天少長也越香言氣發越掩掩同時發也掩同也

衆雀嗷嗷雌雄相失哀鳴相

號雀鳥之通稱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

王鳴鵲黃正冥楚鳩姊歸思婦垂雞

高巢其鳴啾啾

爾雅曰王睢郭璞曰鵲類今江東通呼為鵲詩云而黃因名之一曰鵲鵲方言曰或謂鵲黃為楚雀廣雅曰楚鵲一名

鳴啾爾雅曰鵲周郭璞曰子鵲鳥出蜀中或曰即子規一名姊歸鵲胡圭切思婦亦鳥名也地理志曰夷通鄉北過仁里有觀山故老相傳云昔有婦登北山絕望愁思而死因以為名垂雞未詳高巢巢高也

當年遨遊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更唱迭和赴曲隨流赴曲者鳥之哀

鳴有同歌曲故言赴曲隨流者隨鳥類而成曲也

有方之士羨門高谿史記曰方士左氏傳注曰方法術也史記曰秦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高誓谿疑是誓字漢書郊祀志曰充尚羨門高最後皆燕人為方令道

形辭銷化玉充尚羨門高二人

上成鬱林公樂聚穀蓋亦方士也未詳所見又鬱然仙人盛多如林木公

進純犧禱琰室進謂祭也禱祭也尚書曰穀食也聚食於山阿神祇之犧牲牲用孔安國曰色純曰犧淮南子曰崑崙之山醯諸神禮太一醯祭也子肖有領宮琰室高誘曰以玉飾宮也

傳祝已具言辭已畢王乃乘玉輿駟倉螭垂旒立太一而

旌旆合諧絢大絃而雅聲流冽風過而增悲哀傳祝已具具言辭即祝所傳辭也畢竟也旌旆謂建太常十二旒雅聲正不淫邪字林曰冽寒風也絢引也音抽

於是調謳令人懔悷懔懔脅息增欷並悲傷貌脅息縮氣也增益也懔力甚切悷力計切

縱獵者基趾如星傳言羽獵銜枚無聲相傳言語偏告衆士漢書音義李奇

曰羽林騎士張晏曰以應獵負羽周禮銜枚氏軍旅田

弓弩不發役令鄭玄以為枚止言語囂譁也枚狀如箸橫銜之

果罕不傾涉潏潏馳革革潏潏水廣遠貌爾雅曰革賴蕭郎璞曰今賴蒿也邪生亦可食說文

六

六

六

六

六

六

曰華華草貌音平

飛鳥未及起走獸未及發何節奄忽蹄足灑血

何問辭也言何節奄忽之間而獸之蹄足已皆灑血節所執之節也舉功先得獲車已實王將

欲往見必先齋戒差時擇日毛萇詩傳曰差擇也簡與玄服建雲旆

蜺為旌翠為蓋冬王水色黑故衣黑服簡略也省也翠翡翠也以羽飾蓋風起雨止千

里而逝蓋發蒙往自會素問黃帝曰發蒙解惑未思萬方足以論也會與神女相會

憂國室開賢聖輔不逮開導賢聖令其進仕用其謀策九輔己不逮此又陳諫於王也

竅通鬱精神察滯文子曰九竅者精神之戶牖氣者五藏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延年益壽千萬歲

之精氣鬱高誘曰鬱滯不通也

神女賦一首并序

宋玉

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浦使玉賦高唐之事其夜王

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玉曰其

夢若何玉曰晡夕之後精神恍惚若有所喜紛紛擾擾未

知何意晡日跌時也恍惚不自覺知之意所喜忽然喜悅紛擾喜也目色鬢鬢乍若有記見一婦

人狀甚奇異寐而夢之寤不自識罔兮不樂悵然失志於

是撫心定氣復見所夢玉曰狀何如也如有可記識也鬢鬢

覽也見神女也玉曰茂矣美矣諸好備矣盛矣麗矣難測究矣上

古既無世所未見瓌姿瑋態不可勝贊勝盡也贊明也其始來也

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東方之日薛君曰詩人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其

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毛詩曰月出皎兮毛萇曰喻婦人有美白皙也須臾之間

美艷橫生睡若如華溫乎如瑩

毛詩曰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又曰尚之以瓊瑩乎而注瓊瑩石似玉也音榮逸論語曰如玉之瑩說文曰瑩玉色也為明切睡盛貌

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

馳施也

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紈綺縠盛文章

綺五色也

也蒼頡篇曰縠似纂色赤胡憤切

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

人上服謂之袿

禮不短纖不長

說文曰濃衣厚貌如恭切

步裔裔若曜殿堂忽

兮改容婉若遊龍乘雲翔嬈被服佻薄裝

裔裔行貌毛萇詩傳曰婉

美貌方言曰嬈美也他卧切說文曰佻好也與婉同他外切又佻可也言薄裝正相堪可

沐蘭澤含若芳性

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

沐洗也以蘭浸油澤以塗頭旁宜侍王旁卑柔弱也

王曰

若此盛矣試為寡人賦之玉曰唯唯

夫何神女之姣麗若含陰陽之渥飾

言神女得陰陽厚美之飾被華藻

之可好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嬈鄒

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

慎子曰毛嬈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者皆走

易之以玄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嬈音牆

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

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尚

近看既美復宜遠望孰誰也私克能也誰者能尚言無有也

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踈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

狀其狀我我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若苞溫潤之玉顏

暢申也未可申暢已志也豐盈肥滿也莊嚴也方言曰姝好也毛萇詩傳曰姝美色也禮記曰玉溫潤而澤仁也眸子炯

其精朗若瞭多美而可觀

字林曰瞭明也鄭玄周禮注曰瞭明目也力小切眉聯

娟以蛾揚若朱脣的其若丹

聯娟微曲貌

素質幹之醲實若

志解泰而體閑既婉孌於幽靜若又婆娑乎人間

言志操解散奢

泰多閑不急躁也謂在人中最好無比也婆娑猶盤桓也說文曰
婉靖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嬾好也音畫說文靜審也韓詩靜貞也
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
墀聲之珊珊珊珊聲也翼放縱貌如鳥之翼隨望余帷而延
視兮若流波之將瀾流波目視貌言舉目延奮長袖以正衽
兮立躑躅而不安說文曰衽衣衿也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沈
詳而不煩澹清靜貌情和也嫵淑善也言志度靜而和淑也不煩
韓詩曰嫵悅也說文曰嫵靜也蒼頡篇曰嫵密也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
意似近而既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原本也其意欲似近而心
可親之意更遠也謂復更遠也字林曰旋回也褰余幃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
鄭玄毛詩箋懷貞亮之絜清兮卒與我兮相難陳嘉辭而

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接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
神獨亨而未結兮魂晃晃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喟
揚音而哀歎頽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精神也結
晃晃然無有端次不知何計分當也言神女之意雖含諾猶不
當其心廣雅曰頽色也匹零切方言曰頽怒色青貌切韻匹迴
切歛容也蒼頡篇曰薄微也捉顏色而自矜持也於是搖珮飾鳴玉鸞敕正衣服歛
容頽顧女師命太傅古者皆有女師教以婦德今神女亦有
母漢書音義曰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為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
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遷延却行去也廣雅目略微眄
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怖覆禮
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遽目略輕看精神光采
相授與也猶未即絕

怖覆謂恐怖而反覆也左氏傳豎頭須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遽急也言去不住也
徊腸傷氣顛倒
失據毛萇詩傳曰據依也聞然而暝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
惆悵垂涕求之至曙

登徒子好色賦一首并序

此賦假以為辭諷於姪也

宋玉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王短宋玉曰

大夫官也登徒姓也子者男

至楚楚獻象牀登徒送之高誘淮南子注曰短說其罪闕也

玉為人體貌閑麗口多微辭

又性好色

閑靜也麗美也微妙也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論語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願王勿與

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宋玉玉曰體貌閑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

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遺自解說也

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玉曰天

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

莊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

膏如束素齒如含貝

莊子孔子謂盜跖曰將軍齒如

齊貝貝海

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王逸楚辭注曰嫣然笑貌廣雅曰嫣然故歡喜也陽城

下蔡二縣名蓋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

然此女登牆闚臣三年至今未許

也字林曰窺傾頭門內視也又小視也

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攣耳齟脣

歷齒

莊子曰蓬頭突鬢爾雅曰攣病也力專切說文曰齟張口見齒也牛善切歷猶疎也

旁行踽踽

又疥且痔

踽踽偃偃也廣雅曰偃偃曲貌偃央矩切僕力主切說文曰疥瘰也痔後病也

登徒子悅

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
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鄰之女以為美色愚
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章華楚地名大夫楚人入仕於秦時使襄王一云食邑章華因以為號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章華大夫自謙不如彼之登徒徒所說也言宋玉之所說鄰女美色愚臣守德猶不如登徒之說況宋玉乎臣章華大夫自謂且夫南楚窮巷之妾焉足為
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
人說之大夫曰唯唯

臣少曾遠遊周覽九土足歷五都九土九州之土五都五方之都出咸陽

熙邯鄲從容鄭衛溱洧之間熙戲也廣雅曰從容舉動也毛詩曰溱與洧方渙渙兮毛萇曰溱洧鄭兩水名洧于軌切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鷦鷯喈喈羣女出

桑毛詩曰倉庚喈喈又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

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祛

此郊即鄭衛之郊毛詩曰靜女其姝又曰遵大路兮攬子祛之祛兮大路詩篇名也遵循也路道也謂道路逢子之美願攬子之袂與俱歸也稱此詩者此本鄭詩故稱以感動贈以芳華辭其妙折芳草之為辭甚妙於是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

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視流眄謂折芳草之花以贈之欲贈芳

華恐不受故先與妙辭以進之處女未嫁者悅失意貌體疏相離殊遠謂異於未贈花前所視復稱詩曰寤

春風兮發鮮榮絜齊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

無生司馬彪注漢書子虛賦曰復答也顏師古注復音伏寤覺也鮮榮華也喻少年之盛齋莊也言自潔貌矜莊而待惠音聲如此謂贈以芍藥欲結恩情而女不受毛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鄭玄曰則己之生不如不生無生恨之辭也因

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
顏心顧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
稱善宋玉遂不退微辭謂向所陳辭甚妙者若即折登徒
言多微詞宋玉雖不逮大夫之顧義而

洛神賦一首

并序漢書音義如淳曰宓妃
宓義氏之女溺死洛水為神

曹子建

記曰魏東阿王漢末求甄逸女既不遂太
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不平晝思夜想

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甄后玉鏤金帶
枕植見之不覺泣時已為郭后讒死帝意亦尋
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仍以枕資植植還度輟輟
少許時將息洛水上思甄后忽見女來自云我
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在家時從嫁
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權情
交集豈常辭能具為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羞
將此形貌重覩君王爾言訖遂不復見所在遺

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珮悲喜不能自勝
遂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

黃初三年余朝京師還濟洛川

黃初文帝五年號京師洛陽
也洛川洛水之川也洛水出

洛山濟
度也

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對楚王神

女之事遂作斯賦其辭曰

余從京域言歸東藩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植為鄴城王四年
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紀曰黃初

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宮然京域謂雒陽東蕃即
鄴城魏志及諸詩序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一云魏志二年
不言植朝蓋昔伊闕越轅轅伊闕轅轅已
見東都賦經通谷陵景山延

洛陽記曰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
谷河南郡圖經曰景山維氏縣南七里

日既西傾車殆馬煩爾

迺稅駕乎衡皋秣馬乎芝田

衡杜衡也皋澤也嵩高山記
曰山上神芝十洲記曰鍾山

仙家耕田
種芝草

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精移神駭忽焉

思散俯則未察仰以殊觀觀一麗人于巖之畔廼援御
者而告之曰爾有覲於彼者乎彼何人斯若此之豔也
陽林一作楊林地名生多楊因名之移變也情思消散
如有所悅未察猶未的審所觀殊異毛詩曰彼何人斯御者
對曰臣聞河洛之神名曰宓妃然則君王所見無廼是乎
其狀若何臣願聞之余告之曰其形也翩若驚鴻婉若遊
龍邊讓章華臺賦曰體迅輕鴻榮曜春華神女賦曰婉若
曜秋菊華茂春松朱穆鬱金賦曰比光榮於秋菊齊英茂於春松髮髣髴兮若
輕雲之蔽月飄飄兮若流風之迴雪遠而望之皎若
太陽升朝霞正歷曰太陽日也迫而察之灼若芙蕖出淥波
濃纖得衷脩短合度神女賦曰濃不短纖不長肩若削成腰如約

素削成已見魏都賦登徒子好色賦延頸秀項皓質呈
露楚辭曰小霄秀項若鮮卑說文曰項頸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皓質呈露呈見也延秀皆長也芳澤無
加鉛華弗御楚辭曰粉白黛黑施芳澤鉛華粉也博物志曰燒鉛成胡粉張平子定情賦曰思在面爲鉛華
而無光雲髻我我脩眉聯娟毛詩曰鬢髮如雲神女賦曰眉聯娟以蛾揚我我高
如雲也脩長丹脣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睐靨輔承權
神女賦曰眸子其精朗離騷曰靨輔奇牙宜笑瓌姿豔
逸儀靜體閑神女賦曰儀靜安靜也體閑謂膚體閑暇也柔情
綽態媚於語言奇服曠世骨像應圖宋弱也綽寬也神女賦曰骨法多奇
應君之相應披羅衣之璀璨兮珥瑤碧之華琚瓌姿豔
圖應畫圖也
經曰沃人之國爰有璿瑰瑤碧郭璞曰名玉也又曰和山其上多瑤碧毛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毛萇曰琚佩玉名

音戴金翠之首飾綴明珠以耀軀司馬彪續漢書曰太皇

翠為毛羽步搖貫白珠入劉胸駢玄根賦曰踐遠遊之文履

戴金翠珥珠璣劉熙釋名曰皇后首飾曰副踐遠遊之文履

曳霧綃之輕裾此言未詳其本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綃

輕縠微幽蘭之芳藹兮步踟躕於山隅於是忽焉縱體

以遨以嬉左倚采旄右陰桂旗建雄虹之采旄又曰辛夷

車兮結桂旗攘皓腕於神滸兮采湍瀨之玄芝爾雅曰岸上曰

地也毛詩曰在河之滸毛萇曰許水厓也漢書音義應劭余情

曰瀨水流沙上也傳瓚曰瀨湍也本草曰黑芝一名玄芝余情

悅其淑美兮心振蕩而不怡無良媒以接懽兮託微波

而通辭毛詩曰子願誠素之先達兮解玉佩以要之嗟

佳人之信脩先習禮而明詩抗瓊瑋以和予兮拍潛

淵而為期要屈也佳人信脩整習禮謂立德明詩謂善言

徒帝切潛淵辭古人拍水為信如有如白水之類也瑋玉也

謂所居也執眷眷之款實兮懼斯靈之我欺感交甫

之弃言兮悵猶豫而狐疑神仙傳曰切仙一出遊於江濱

而桃之女遂解佩與之交甫行數步空懷無佩女亦不見爾

雅曰猶如鹿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則

恐人來害之每預上樹久久無度復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

故不決者稱猶焉一曰隴西俗謂犬子隨人行每預前待人

不得又來迎候故言猶豫也狐之為獸其性收和顏而靜志

多疑每渡水行且聽且渡故疑者稱狐疑

兮申禮防以自持韓詩曰靜貞也於是洛靈感焉徙倚傍

徨申展也子建自防持也謝靈運山居神光離合乍陰乍陽

竦輕軀以鶴立若將飛而未翔陰去陽來也邊讓章華臺

鶴鳥之失羣言如踐椒塗之郁烈步蘅薄而流芳

香也郁烈超長吟以求慕兮聲哀厲而彌長爾迺眾靈雜

還命儔嘯侶或戲清流或翔神渚或采明珠或拾翠

羽從南湘之二妃攜漢濱之游女厲急也雜還衆貌二妃已見上文毛詩曰漢有

游女不可求思注漢上游女無求思者歎匏瓜之無匹兮詠牽牛之獨處

史記曰四星在危南匏瓜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天官星占曰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牽牛一名天鼓

不與織女值者陰陽不和曹植九詠注曰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河鼓之旁七月七日乃得一會阮瑀

止慾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俱有此言然無匹之義未詳其始揚輕珪之猗靡兮

翳脩袖以延佇體迅飛鳧飄忽若神陵波微步羅韞生

塵陵波而韞生塵言神人異也洛靈即神而言若者夫神萬靈之摠稱言若所以類彼非謂此為非神也淮南子曰聖

足行於水無跡也衆生行於霜有跡也說文曰韞足衣也動無常則若危若安進止難

期若往若還轉眄流精光潤玉顏神女賦曰苞溫潤之玉顏含辭未吐

氣若幽蘭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華容婀娜令我忘食張衡七辯曰

那宜顧杜篤禋祝曰懷李女使不殮婀娜鳥可切娜奴可切於是屏翳收風川后靜波王逸

注曰屏翳雨師名虞喜志林曰韋昭云屏翳雷師喜云雨師然說屏翳者雖多並無明據曹植詰洛文曰河伯典澤屏翳司風

植既皆為風師不可引他說以非之川后河伯也已見上文馮夷鳴鼓女媧清歌馮夷女媧並已見上

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騰升也文魚有翅能飛故使警乘警言戒也楚辭

曰文魚兮上瀨又曰將騰駕兮皆逝玉鸞已見上文六龍儼其齊首載雲車之容裔

春秋命歷序曰有神人右耳蒼色大肩駕六龍出輔號曰神農儼矜莊貌春秋命歷序曰人皇乘雲車出谷口博物志曰漢武

帝好道西王母七月七日漏七刻王母乘紫雲車來鯨鯢踊而夾轂水禽翔而為衛

於是越北沚過南岡紆素領迴清陽北海魚非洛川所有然神仙之川亦有爾

雅曰水中渚曰汴孔安國尚書注曰山脊曰岡動朱脣以徐

毛詩曰領如蝤蛸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言陳交接之大綱恨人神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當抗

羅袂以掩涕兮淚流襟之浪浪盛年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

后之情楚辭曰惝如蕙以掩涕兮沾予襟之浪浪淚下貌悼良會之永絕兮哀一逝而

異鄉無微情以効愛兮獻江南之明璫良會夫婦之道鄉猶方也淮南

子曰禮豐不足以効愛服虔通俗文曰耳珠曰璫雖潛處於太陰長寄心於君王

太陰衆神之所居忽不悟其所舍悵神宵而蔽光漢書音義孟康曰宵化也於

是背下陵高足往神留遺情想像顧望懷愁楚辭曰思舊故而想

像傅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異靈體之復形御輕舟而上溯浮長川

而忘反思縣縣而增慕夜耿耿而不寐霑繁霜而至

曙

遡逆流向上也縣縣密意也毛詩曰耿耿不寐又曰正月繁霜

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

東路攬騑轡以抗策悵盤桓

不能去

說文曰騑騑駕也毛萇詩傳曰騑騑

行不止之貌廣雅曰盤桓不進也

詩甲

補三詩六首

四言并序補亡詩序曰哲與司業疇人肄脩鄉飲之禮然所詠之詩或有義無辭音

樂取節闕而不備於是遙想既往存思在昔補著其文以綴舊制

東廣微

王隱晉書曰東哲字廣微平陽陽平人也父惠馮翊太守兄璩與哲齊名嘗覽古詩惜其

不補故作詩以補之賈謐請為著作郎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毛詩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子夏序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矣聲類曰陔隴也

循彼南陔言采其蘭

采蘭以自芬香也循陔以采香草者將以供養其父母喻人求珍異以歸

眷戀庭闈心不遑安

庭闈親之所居眷戀思慕也

彼居之

子罔或游盤

居謂未仕者言在家之子無有縱樂須供馨養此相戒之辭也尚書曰乃盤游無度

爾夕膳絜爾晨食

馨芬香也絜鮮靜也教其朝晚供養之方循彼南陔厥草

油油

草油油而從風喻己亦當柔色以承親史記微子之歌曰麥秀之漸漸禾黍之油油鄭玄禮記注曰油然物始

生好貌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

言承望父母顏色須其柔順也論語子夏問孝子曰色難色難謂承

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

眷戀庭闈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

羞

羞有滋味者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

禮記曰孟春之月魚上冰獺祭魚獺將食之先以祭

又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此喻孝子循陔如求珍異歸養其親也

凌波赴汨噬魴捕鯉

字林曰汨深水也于筆切廣雅曰噬齧也

爾雅曰魴魴也郭璞曰今呼魴魚為魴

嗷嗷林鳥受哺

于子

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鳥也毛詩曰相彼反哺尚在翔禽

養隆敬薄惟禽之似

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劉熙曰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言鳥亦能報恩但不知禮敬耳今人雖有供養而無禮敬禽獸何異乎勗增爾虔以介丕祉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言孝子養父母常自絜如白華之無點汙也子夏序曰白華廢則廉恥缺矣

白華朱萼被于幽薄

毛詩曰鄂不韡韡鄭玄曰承華者鄂也纂要曰草叢生曰薄此喻兄弟比於華

萼在林薄之中若孝子之在衆雜方於華萼自然鮮絜

粲粲門子如磨如錯

禮曰正室謂之門子鄭玄曰正室適子將代父當門者

毛詩曰絜衣絜周終晨

三省匪愆其恪

論語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陳思王魏

德論曰位冠萬國不愆厥恪

白華絳趺在陵之陬

鄭玄毛詩箋曰跗鄂足也跗與趺同陬山足也

蒨蒨于子涅而不渝

蒨蒨鮮明貌論語子曰不緇渝變也竭誠盡

敬豐豐志劬

毛萇詩傳曰豐豐勉勉也云匪切

白華玄足在仁之曲堂

堂處子無營無欲

論語曾子曰堂堂乎張也處子處士也

無欲澹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孝經鉤命決曰名毀行廢

爾淵清點汗也點與玷古字通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子夏序曰華黍廢則畜積缺矣

黹黹重雲輯輯和風

黹黹雲色不明貌徒感切輯輯風聲和也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曰

習習和舒之貌輯與習同

黍華陵巔麥秀仁中

毛詩曰黍稷方華微子有麥秀之歌鄭玄

曰高田宜黍稷

靡田不播九穀斯豐

尚書曰播厥百穀周禮曰三農生九穀鄭

玄曰九穀稷黍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也

弈弈玄霄濛濛甘雷

鄭玄毛詩箋曰奕奕光也玄黑

也霄雲也毛萇詩傳曰濛濛雨貌凡水下流曰雷

黍發稠華亦挺其秀

蒼頡篇曰稠衆

也廣雅曰稠概也直留切概居致切毛詩曰實發實秀

靡田不殖九穀斯茂無高不播無

下不殖芒芒其稼參參其穡

芒芒多貌參參長貌種曰稼斂曰穡參所今切穡我

王委充我民食

公羊傳曰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委尚書八政一曰食

玉燭陽明顯猷

翼翼

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郭璞曰道光照也廣雅曰翼翼明貌猷道也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由從也庚道也言物並得從陰陽道理而生也子夏序曰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

蕩蕩夷庚物則由之

尚書曰王道蕩蕩毛萇詩傳曰夷常也萬物由之以生也喻王者之德羣生仰之以

安春蠶蠢庶類王亦柔之

毛萇詩傳曰蠢動也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孔安國尚書傳曰柔

安道之既由化之既柔木以秋零草以春抽

言萬物既由於道羣黎又

安於化故草木遂性而零茂隨四時也

獸在于草魚躍順流

言皆得其時也

謝八風代扇

淮南子曰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八風已見上

纖阿案晷星變其躔

淮南子曰纖阿月御也頽延年纂要曰景曰晷呂氏春秋曰五

不逆六氣無易尚書云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時五是來備各以

六氣陰陽風雨晦明易其序庶草蕃庶左氏傳秦醫和謂晉侯曰天有

改也謂不改其常行也惜惜我王紹文之跡左氏傳右尹革曰

時也文周文王也言能繼文王之跡也崇上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物不遂其性矣崇上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皆遂其性得極其高大也子夏序

瞻彼崇上其林藹藹植物斯高動類斯大藹藹茂盛貌周

鄭玄曰物根生之屬周風既洽王猷允泰猷允塞猶猷古字通漫漫

方輿回回洪覆淮南子曰以天為蓋以地為輿何類不繁何

生不茂物極其性人求其壽易乾鑿度曰統者在上方物

書公孫弘對策曰故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天恢恢大圓芒芒九壤老子曰天網恢恢

傳曰芒芒九土資生仰化于何不養資取也言取生者皆仰德而化也

其性咸生長也人無道天物極則長老子曰終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

無天折之道也易曰小人道消君子道長言物極則歸長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言萬物之生各由其道得其所儀

宜得所也子夏序曰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

肅肅君子由儀率性爾雅曰肅肅敬也郭璞曰容儀明明

后辟仁以為政爾雅曰明明察也郭璞曰聰魚游清沼鳥萃

平林毛詩曰依彼平濯鱗鼓翼振振其音賓寫爾誠主竭

其心賓謂羣時之和矣何思何脩時既和平矣何所思慮何

臣也文十九

慮王弼曰一以貫之不慮而盡也莊子老聃曰至文化內輯
人之於德也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夫何脩之為
武功外悠輯和也言以文化輯和於內
用武德加於外遠也悠遠也

述德

述祖德詩二首

五言陳郡謝錄曰玄字幼度領徐州牧符
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符堅臨陣殺
符融封康樂公靈運述祖德詩序曰太元中王
父龕定淮南負荷世業尊主隆人逮賢相祖謝
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東山
事同樂生之時志期范蠡之舉

謝靈運

沈約宋書曰謝靈運陳郡人也博覽羣書文
章之美江左莫逮初辟琅邪王大司馬行參
軍後為臨川郡守為有司所糾徙付廣州遂
令趙欽等要合鄉里健兒於三江口篡取謝
要不及有司奏依法收
罰詔於廣州行棄市刑

達人貴自我高情屬天雲

呂氏春秋曰陽朱貴己尚誘曰
輕天下而重己也天雲言高也

曹植七啓曰獨馳
思乎天雲之際

兼抱濟物性而不纓垢氛

纓繞也垢滓也氛
氣也謂世事此惡

不相纓繞不雜塵務嵇康書曰子文
三登令尹是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段生蕃魏國展季救魯

人柳下惠妻誄之曰蒙恥救人德彌大焉遂謚曰惠
段生干木也已見上展季柳下惠也劉向列女傳曰

弦高犒

晉師仲連卻秦軍

春秋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伐魯北鄙公使
展喜犒師齊侯未入境喜從之公曰魯人恐

平對曰小人則恐君子則否齊侯曰野無青草室如懸磬何恃而
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賜
之盟曰世世子孫不相侵害齊侯乃還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
展禽呂氏春秋曰秦將與師伐鄭賈人弦高遇之曰此必襲鄭乃
矯鄭伯之命以勞之曰寡君使臣犒勞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帥
對曰寡君使丙也術也視也於邊候暗之道也迷惑陷入大國之
地再拜受之高誘曰暗國名也音晉今為晉字之誤也漢書音義
服虔曰以師枯槁故饋之猶食勞苦謂之勞也廣雅曰犒勞也史
記曰魯仲連齊人也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
垣衍說趙尊秦昭王為帝仲連責而歸之新垣衍起再拜請出秦
將聞之為臨組作不綵對珪寧肯分史記曰平原君欲封魯連
卻十五里臨組作不綵對珪寧肯分連不肯受左太冲詠史詩

曰臨組不肯縹對珪不肯分說文曰組綬屬也王逸楚辭注曰縹繫也據仲連文雖不見分珪之事古者封爵皆隨其爵之輕重而賜之珪辭執以為瑞信今仲連不受惠物辭所賞勵志故絕人物而不受賞賜言勉其志不與眾同故言

絕人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

茗茗歷千載遙遙播清塵清

塵竟誰嗣明哲時經綸明哲謂祖玄也清塵已見委講綴道論

改服康世漢書曰太史公習道論於黃子左氏傳齊侯謂韓

難既云康尊主隆斯民莊子曰語大功立大名此朝廷之士尊主強

中原昔喪亂喪亂豈解已晉中興書曰中原亂中宗初鎮江東中

等賊破洛陽懷帝沒於平陽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王隱晉書曰懷帝即位年

號太元號太元河外無反正江介有賊圯河外西晉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莫

敝邑補小介於大國杜預曰介閒也毛萬邦咸震懾橫流賴君子

元詩曰今也盛國百里爾雅曰圯敗覆也

懾懾也謝靈運山居賦自注曰余祖車騎建大功淮肥

左右得免橫流之禍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拯溺由道情

龕暴資神理拯濟也溺沒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莊子曰

誄曰人事既關聰鏡神理秦趙欣來蘇燕魏遲文軌尚書曰侯予后后來

賢相謝世運遠圖因事止賢相即太傅也山居賦注曰太

曰遠圖者忠也曹大家上疏謂兄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裏

賦注曰便求解駕東歸以避君側之亂舜分天下為十二州時

晉有七故云七州也張勃吳錄曰五湖者太湖之別名周行五

百餘里隨山疏濬潭傍巖藝粉梓山居賦注曰選神麗之所

也楚人謂深水遺情捨鹿物貞觀丘壑美正見丘壑之美

為潭藝樹也

勸勵勸者進善之名

諷諫一首四言并序

韋孟善曰漢書曰韋賢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為楚元王傳

孟為元王傳傳子夷王及孫王戊戌荒淫不遵道作詩諷

諫曰善曰漢書曰楚元王交字遊高祖同父少弟也高祖即位立交為楚王薨子郢客嗣是為夷王薨子戊嗣

肅肅我祖國自丕韋應劭曰左氏傳曰在商為丕韋氏杜預曰國名東郡白馬縣南有韋城黼衣

朱黻四牡龍旂善曰應劭曰黼衣衣上畫為斧形而白與黑為采龍旂旗上畫龍為之朱黻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

以皮為之古者上公服之毛詩曰朱黻斯皇又曰四牡翼翼又曰龍旂承祀

彤弓斯征撫寧遐荒言受之賜於此得專征伐善曰毛詩曰彤弓昭兮荒荒服也勳績惟光

應劭曰國語曰大彭豷豷為商伯迭至于有周歷世勳績惟光

會同顏師古曰繼為諸侯預盟會之事也善曰會同已見東京賦王赫聽譖寔絕我邦

應劭曰王赫周末王聽譖受譖潤絕豷豷氏我邦既絕厥政斯逸

放也管子曰令不行謂之放顏師古曰墳說是也賞罰之行非繇

王室善曰尚書曰以蕃王庶尹羣后靡扶靡衛顏師古曰庶尹后諸侯也善曰尚書曰庶尹允諧又曰

肆觀羣后尹正也羣后天下諸侯也五服崩離宗周以墜應劭服謂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也墜失也真魏切

善曰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宗周已見西征賦我祖斯微遷于

彭城顏師古曰言我先祖遂微善在予小子勤唉厥生應劭曰聲唉唉顏師古曰唉歎聲善

日方言曰唉歎辭也許其切阨此嫚秦耒耜斯耕顏師古曰言遭秦暴嫚無

耕十野悠悠嫚秦上天不寧乃眷南顧授漢于京顏師古曰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

於赫有漢四方是征顏師古曰於南顧言以秦之京邑授與漢也靡適不懷萬國攸平

言漢兵所往無不歸懷故萬國乃命厥弟弟謂元王也元建侯于楚俾我小臣惟

所以皆平

傳是輔矜矜元王恭儉靜一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戒慎恭儉靜守一道也惠此黎

民納彼輔弼享國漸世垂烈于後應劭曰元王立二十七年而薨垂遺業於後嗣漸世沒世

也善曰迺及夷王克奉厥緒夷王名郢咨命不永惟王統祀

漸沒也善曰夷王立四年薨戊乃嗣左右陪臣斯惟皇士顏師古大雅曰

故言不永統祀纂統宗祀也左右陪臣斯惟皇士皇正也善曰毛

詩曰思皇多士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顏師古曰

皇士美士也如何我王不思守保不惟履冰以繼祖考古曰

惟亦思也言不思念敬慎如履薄冰之義用繼祖考邦事是廢逸

之業也善曰守其富貴保其社稷履冰已見寡婦賦邦事是廢逸

游是娛犬馬悠悠是放是驅顏師古曰驅與悠同行務此鳥獸

忽此稼苗蒸民以匱我王以愉善曰馳騁犬馬悠悠然遠也愉

賈而王反所弘匪德所親匪俊唯囿是恢唯諛是信顏師古

以為樂也也諛諂諭諭諂夫諤諤黃髮如淳曰諭諭目媚貌史記曰不如

言也也諛諂諭諭諂夫諤諤黃髮周舍之等與諤同諭以朱切

諤諤正直貌黃髮老人髮落更生黃者如何我王曾不是察既藐下臣追欲縱

逸應劭曰藐遠也言疏遠忠賢之輔追情欲縱逸遊也臣贊彼

顯祖輕此削黜善曰尚書曰昭乃顯祖

嗟嗟我王漢之睦親顏師古曰睦密也言服屬近善曾不夙夜

以休令聞善曰尚書曰穆穆天子照臨下土善曰毛詩曰天子穆

臨下土明明羣司執憲靡顧顏師古曰靡無也言執天子正遐由

近殆其茲怙善曰茲此謂此親也言欲正遠人先從近嗟嗟我王

曷不斯思匪思匪監嗣其罔則善曰言王不思鑒鏡之彌彌其

逸岌岌其國應劭曰彌彌猶稍稍也罪過滋甚岌岌欲毀壞之意顏

師古曰岌岌危動貌五谷切又鄧展曰岌孟子曰天

下殆哉岌乎司馬致冰匪霜致隊匪嫚應劭曰易曰履霜堅冰至

彪以為岌岌危也言非一日之寒也晉灼曰

致冰無不先由微霜致望無不先由驕慢瞻惟我三時靡不練善曰時是也練委也言王

也興國救顛孰違悔過善曰言欲與其邦國救其追思黃髮

秦繆以霸顏師古曰秦繆公伐鄭為晉所敗而歸乃作秦歲月其

徂年其逮耆顏師古曰逮及也耆者老人面色如耆善曰徂往也

耆老也於赫君子庶顯于後顏師古曰於歎辭也昔之君子庶我

王如何曾不斯覽顏師古覽視也叶韻音濫黃髮不近胡不時鑒顏師古曰

者斥遠耆老之人近音其靳切善曰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于後

勵志一首

此詩茂先自勸勤學

張茂先

大儀幹運天迴地游大儀太極也以生天地謂之大成形之始謂

轉也春秋元命包曰天左旋地右動河圖曰地有四游冬至地上行北而西三萬里夏至地下行南而東三萬里春秋二分是其中矣地常動

不止而人不知譬如閉舟而行不覺舟之運也四氣鱗次寒暑環周禮記曰四氣之和以著

曰攢羅鱗次差池雜還范子曰度如環無有端周迴如循環未始有極星火既夕忽焉素秋星火火

見上爾雅曰秋為涼風振落熠燿宵流其一涼風已見上毛吉士思

秋寔感物化思悲也謂鴻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之類毛詩曰有女

日與月與荏苒代謝毛詩曰日居月諸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而騰馳

逝者如斯曾無日夜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嗟爾庶士胡寧

自舍其二言逝川之流不舍日夜亦當仁道不遐德輔如羽求焉

斯至眾鮮克舉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大猷玄漠將抽

厥緒毛詩曰秩秩大猷說文曰玄幽遠也又曰漠寂也廣雅曰漠泊也說文

先民有作貽我高矩其三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雖有淑

又匪先民是經先民周公孔子也

姿放心縱逸田般于游居多暇日

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也

如彼

梓材弗勤丹漆雖勞朴斲終負素質

其四尚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腹

養由矯矢獸號于林

淮南子曰楚恭王遊于林中有白猿緣木而矯王使左右射之騰躍避矢不能中於

是使由基撫弓而矚援乃抱木而

捕盧縈縈繳神感飛禽

捕盧舊說云即

長號何者誠在於心而精通於物

末伎之妙動物應心研精

軌道安有幽深

其五物獸與禽也尚書序曰研精覃思答賓戲曰浮英華軌道德

安恬蕩棲志

浮雲體之以質彪之以文

莊子曰恬淡寂寞道德之篤也淮南子曰使神恬蕩而不失其充答賓戲曰仲

尼抗浮雲之志說

如彼南畝力未既勤蔗蓐致功必有豐殷

文曰彪虎文貌

其六以農喻也左氏傳趙文子謂祁午曰譬如農夫是

水積成淵載

瀾載清土積成山歆蒸鬱冥

荀卿子曰土積成山風雨興焉水積成川蛟龍生焉種善德而

神明自得聖心循焉尸子曰土積成岳則棟桷豫章出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傳毅顯宗頌曰蕩蕩川瀆既

瀾且清張揖字詒

山不讓塵川不辭盈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

高士不厭學

勉爾含弘以隆德聲

其七周易曰含弘光大蔡邕袁喬碑曰于茲德聲發聞遐邇

高以下基洪由纖起

老子曰高必以下為基又

川廣自源成人

在始

禮記曰王者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鄭玄曰始於一勾卒成不測論衡曰自源發流安得不廣國語晉趙武冠見

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成人在始與善敬之哉

累微以著乃物之理

孫卿子曰盡小

牽之長實累千里

其八凡言物之大必資於小故此言若輕於小亦累於大戰國策段干越謂韓相新城君曰昔

王良弟子駕千里之馬過京父之弟子京父之弟子曰馬千里之馬也

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纏牽長故纏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今臣雖不肖於秦亦萬分之一也而相國見臣不

憚者是纏牽長也千里之馬繫以長索則為累矣人雖有容貌不脩德

如千里復禮終朝天下歸仁

論語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馬也口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孔安國曰復

及也身能及禮則為仁也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於終身若金受礪若泥在鈞大戴禮曰君子學不可以已矣是故金就礪則利在鈞已見西征賦謂陶家泥輪以能成器也老子曰埏埴以為器進德脩業暉光日新易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又曰君子之光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陽朋仰慕予亦何人其九莊子曰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仲父之病病矣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對曰陽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朋慕管之德華言陽朋猶慕德我是何人而不慕

文選卷第十九

文選卷第二十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弘明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獻詩

曹子建上責躬詩一首

四言并表

應詔詩一首

四言

潘安仁關中詩一首

四言

公讌

曹子建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公讌詩一首

五言

應德璉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皇太子讌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一首

四言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四言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

四言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顏延年應詔曲水讌詩一首

四言

皇太子釋奠會詩一首

四言

丘希範侍讌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應詔樂遊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

祖餞

曹子建送應氏詩二首

五言

孫子荆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

五言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一首

五言

謝宣遠王撫軍庾西陽集別作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

謝玄暉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

沈休文別范安成詩一首

五言

獻詩

上責躬應詔詩表魏志曰黃初四年植朝曹子建

臣植言臣自抱豐歸藩植集曰植抱罪徙居京師後歸本國而魏志不載蓋魏志略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賈逵國語注曰豐兆也謂罪萌兆也刻肌刻骨孝經鉤命決曰削肌刻骨挈挈

勤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而寢爾雅曰戾罪也韓子

分聞有誠以天網不可重罹聖恩難可再恃老子曰天網恢恢

鼓琴者蕭賦曰蒙聖竊感相鼠之篇無禮端市死之義也毛詩

主之淫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形影相弔五情愧赧如簡

禮胡不遄死爾雅曰遄速也文子曰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以罪棄生則違古賢夕改

章人有五情說文曰被面慙也之勸忍垢苟全則犯詩人

胡顏之譏即上胡不遄死之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胡何

出於此伏惟陛下應劭曰陛下升堂之階王必不敢指

斥故呼在陛下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德象天地恩隆

父母漢書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漢書音義曰暢通也蘇順陳公誄曰化侔春風澤配甘雨

風賦曰不擇貴賤高下而加焉呂氏春秋曰甘露時雨不

私一是以不別荆棘者慶雲之惠也史記曰若煙非煙

紛蕭索輪困七子均養者鳴鳩之仁也毛詩曰鳴鳩在

是謂慶雲舍罪責功者明君之舉也桑其子七毛

下暮從下上其均平如一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論

貴賢加意賤愚不察乎是以愚臣徘徊於恩澤而不敢自棄者也

左氏傳士貞伯曰鄭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離志絕

伯其死乎自棄也已

自分黃耆永無執珪之望分謂甘愜也毛詩序曰尊事

禮曰上公之禮執桓圭諸侯之禮執信圭史記陳軫曰越人莊烏仕楚執珪不圖聖詔猥垂

齒召猥猶曲也尚書曰降霍叔于庶人三年至止之日馳

心輦轂毛詩曰至止肅肅胡廣漢官解詁注僻處西館未

奉闕庭東京賦曰闕庭神麗踴躍之懷毛詩曰踴躍用

及又曰展轉反側不勝犬馬之情毛詩曰踴躍用謹拜

表并獻詩二篇詞不不采覽貴露下情冒顏以

聞臣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漢書音義張晏

責躬詩一首 四言

於穆顯考時惟武皇毛詩曰於穆清廟禮記曰王立七

皇謂曹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毛詩序曰文王受命作周

下也傳毅明帝頌表曰朱旗所拂九土披攘李陵與蘇

鼓動天朱旗翳日登徒子好色賦曰周覽九土玄化滂流

荒服來王廣雅曰玄道也謂道德之化也蔡邕陳留超商

越周與唐比蹤唐虞禪讓故云比蹤篤生我皇奕世載

聰我皇文帝也毛詩曰篤生武王武則肅烈文則時雍

毛詩曰相土烈烈毛萇曰相土契孫也鄭玄曰威武之受

禪于漢君臨萬邦魏受漢禪已見魏都賦尚書萬邦既

化率由舊則毛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鄭玄曰率循也廣命懿親以藩王

國爾雅曰命告也尊君令謂之命左氏傳富辰諫王曰昔周公封建親戚以藩屏周不廢懿親毛詩曰生此王國

帝曰爾侯君茲青土魏志曰建安十九年植封臨淄侯臨淄屬齊郡舊青州之境尚書帝曰

爾諧漢書封齊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

王曰受茲青土奄有海濱方周于魯毛詩曰奄有龜蒙

注曰方比方也毛詩曰車服以庸爾元子俾侯于魯車服有輝

旗章有叙尚書曰車服以庸爾元子俾侯于魯車服有輝

貴賤鄭玄曰章幟也應劭漢官典職楊喬曰威儀有序濟濟雋乂我弼我輔毛詩曰濟濟多士尚書曰雋乂在官尚書

大傳曰天子有四鄰左輔右弼伊余小子恃寵驕盈毛詩曰閔予小子班固漢書景十三王述曰膠東不亮常山驕盈

孔經其所以治天下國家一也作蕃作屏先軌是隳孔安國

曰隳廢也傲我皇使犯我朝儀魏志曰黃初二年植就國使

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國有典刑我削我黜植集曰

議可削爵士免為庶人尚書曰象將寘于理元兇是率

魏志曰有司請罰植罪廣雅曰將欲也周易曰寘于叢棘毛

理治獄之官儀明明天子時惟篤類魏志曰鄭玄禮記注曰

禮曰率導也明明天子時惟篤類母弟骨肉之親外而

不殊其改封植毛詩曰明明天子令問不已又曰不忍我刑

暴之朝肆殺陳其尸曰肆論語子服景伯曰吾力猶違

彼執憲哀予小臣雄交州箴曰牧臣司交敢告執憲靡顧楊

正辭改封充邑于河之濱魏志曰帝以太后故貶爵安

城屬東郡舊兗州之境尚書曰濟河惟股肱弗置有君無

兗州植表曰行至延津受安鄉印綬

臣尚書大傳曰荒淫之闕誰弼予身

韋孟諷諫詩序曰王戌荒淫不遵道

作諷詩莞莞僕夫于彼冀方

植集曰詔云知到延津遂復來求獵表曰臣自招罪豐徙居

京師待罪南宮然植雖封安鄉侯猶作冀州也時魏都鄴

禮曰驪駒在門僕夫具存毛萇詩傳曰于往嗟余小子乃羅斯

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

表曰雖免大誅得歸本國毛詩曰

赫赫在上周易曰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曲成萬物而不遺冠我玄冕要我朱紱

我榮我華

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儵儵

是加

魏志曰黃初三年立為鄴城王四年封雍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

左氏傳曰父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

高祖封三王

皇恩過隆祗承怵惕

西京賦曰皇恩溥尚

惟厲咨我小子頑凶是嬰

說文曰逝慙陵墓存愧闕庭

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沒齒

班固漢書述

也昊天罔極生命不圖

言生之天壽不可預謀也毛詩

嘗懼顛沛抱罪黃墟

論語曰顛沛

願蒙矢石建旗東嶽

庶立毫釐

微功自贖

漢書音義曰十毫為釐班超

免戾

論語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自陳効危軀授命知足

免戾

左氏傳太史克曰庶幾免於戾乎甘赴江湘奮

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左氏傳呂相曰天誘其衷杜預曰衷中也遲奉聖

顏如渴如飢遲猶思也張奐與許季師書曰不面之關

心烈烈載心載渴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史記

子韋謂宋景公曰天高聽卑爾雅曰皇君也又曰肯可也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願隆照微之明信日吳之聽

應詔詩一首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爾雅曰肅敬也東都賦曰下明詔又曰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會

星陳夙駕秣馬脂車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言秣其馬又曰既脂爾車

命彼掌徒肅我征旅鄭玄禮記注肅戒也朝發鸞臺夕宿

蘭渚鸞臺蘭渚以美言之漢宮闕名曰長安有鸞臺鸞殿公孫乘月賦曰鸞雞舞於蘭渚芒芒原

隰祁祁士女毛詩曰宅殷士芒芒經彼公田樂我稷黍

日雨我公田又曰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毛詩曰爰有寒黍與與我稷翼翼爰有樛木重陰匪息毛詩曰爰有寒黍與與我稷翼翼

雖有糗糧飢不遑食毛詩曰乃裹糗糧木不可休息

望城不過面色不遊鄭玄周禮注音侯吳越記采葛婦人

僕夫警策平路是由舞賦曰僕夫正策鄭玄駟藹

藹揚鑣漂沫廣雅曰藹藹盛也舞賦曰鑣飛沫流風翼翼輕雲

承蓋甘泉賦曰雲霧霏而承宇涉澗之濱緣山之隈孔

導彼河澣黃坂是階毛詩曰在河之隈

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西關南伊闕谷即大谷

駢駟倦路再寢再興韓詩曰兩駢駟行薛君曰兩駢駟

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駑指日遄征

楚辭曰吾令羲和弭節兮司馬彪上林賦注曰弭節安志也蔡琰詩曰端征日遐邁毛萇詩傳曰端疾也

前驅舉燧後乘抗旌毛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西京賦曰升觴舉燧薛綜曰燧火也漢書終軍曰驃騎抗旌昆邪

輪不輟運鑾無廢聲毛詩曰鑾聲鏘鏘鄭玄周禮注為旌

爰暨帝室稅此西墉毛詩曰召伯稅猶舍也又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毛萇詩傳曰覲見也仰瞻城闕

俯惟闕庭說文曰闕門楣也長懷永慕憂心如醒楚辭曰情慨而長懷毛詩

曰憂心如醒誰秉國成

關中詩一首四言岳上詩表曰詔臣作關中詩輒奉詔竭愚作詩一篇案漢記孝明時

護羌校尉竇林上降羌顛岸以為羌豪岸兄顛吾復降問事狀林對前後兩屈坐誣調下獄死齊萬年編戶隸屬為日久矣而死潘安仁生異辭必有詭謬故引證喻以懲不恪

於皇時晉受命既固毛詩曰於皇時周又曰天立厥配受命既固鄭玄曰受命受天命以

王天三祖在天聖皇紹祚高祖文皇帝號曰太祖武帝號曰

下也德博化光刑簡枉錯易

曰世祖聖皇惠帝也毛詩曰三后在天王配于京爾雅曰紹繼也

微火不戒延我寶庫其一王隱晉書曰

德之上論語曰五辭簡孚正于五刑潛夫論曰簡刑薄威此舉直錯諸枉

秦蠶爾戎狄狡焉思肆毛詩曰蠶爾蠻荆傳

累代之寶虞我國嘗窺我利器左氏傳莒子曰孰以我為

臣曰夫狡焉思啓其封疆賈逵國語注曰肆恣也謂思

懷理二尚書傳曰晉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岳牧慮殊威

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曰器兵甲

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

尚書傳曰晉過也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

以示人國語曰利其器用韋昭曰器兵甲

魏絳曰戎狄事晉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於

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將無專策兵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何以主盟將無專策兵

不素肄

注以實切其二賈達國語

翹翹趙王請徒三萬

朝議惟疑未逞斯願

傳暢晉諸公讚曰司馬倫字子都督雍梁晉諸軍事倫誅羌大酋數十人胡遂反朝議召倫還朱鳳晉書曰宣帝桓夫人生趙王倫位至相國倫請三萬人往平齊萬年朝議不許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恒翹翹而西顧賈達國語注曰逞快也

桓桓

梁征高牙乃建

西討氏尚書曰梁玉形為征西大將軍牙旗也兵書曰

旗蓋相望偏師作援

其三漢書曰冠牙旗將軍之旗

韓獻子曰以偏師陷罪孰大

虎視眈眈威彼好時

焉又曰要結大援援助也

素甲日曜玄幕雲起

春秋趙中大夫曰臣聞越王句踐素甲三千曹植辨問曰赫然而日曜之漢書五行志曰雲起於山中誰其

繼之夏侯卿士

王隱晉書曰齊萬年帥羌胡圍涇陽遣子產為政與人誦之子產若死誰其嗣之又曰惟系惟

楚伐吳子魚先死楚師繼之毛詩曰皇甫卿士惟系惟

處列營基時

其四王隱晉書曰解系字少連濟南人朝廷以處忠烈欲遣討氏乃拜建威將軍謝承後漢書曰西夷蠢動姦雄基時

夫豈無謀戎士

承平

漢書師丹曰守有完郭戰無全兵

上鋒交卒奔孰免孟明

杜篤衆瑞頌曰猛將與虜交

飛檄秦郊告敗上京

又曰子墨衰經敗秦師于散獲百

其五王隱晉書曰周處解系與賊戰於六陌軍敗漢書

奏事云邊有警輒露插羽以檄急之意也左氏傳曰王

師敗績于茅戎又曰王人來告敗邊讓章華臺賦曰聲

肅恭乎周殉師令身膏氏斧

上京年為亂處仰天嘆曰古

者將受命鑿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臧榮緒晉書曰氏西戎別名

之云一貞節克舉毛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盧播

違命授界朝土孫盛晉書曰陽秋曰振威盧播伐萬年王

北平廣雅曰違背也毛詩曰為法受惡誰謂荼苦其

左氏傳曰孔子曰趙宣子為法受哀此黎元無罪無辜

惡毛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鉤命決曰天有顏昞之義受圖于黎元孔安國尚書傳

曰黎衆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元元善也毛詩曰無罪無辜

辜讒口肝腦塗地白骨交衢檄蜀文曰肝腦塗地古出夏北

門行曰白骨不覆疫癘淫行魏許夫行妻寡父出子孤

昌碑表曰白骨既交橫於曠野

鄭玄孝經注曰五十無夫曰俾我晉民化為狄俘切芳于

寡禮記曰少而無父謂之孤

其七詩曰覆俾我悖賈逵亂離斯瘼日月其稔言亂離

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

此將散論其日月為惡又熟言必亡也韓詩曰亂離斯

瘼病也今此既引韓詩宜為莫字左氏傳曰周毛得殺

毛伯過蕞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日也杜預曰稔

也天子是矜肝旦食晏寢左氏傳曰安國尚書傳曰矜憐也

其肝食乎杜主憂臣勞孰不祗懍史記范雎曰臣聞

預曰肝晏也

死周書曰君憂臣勞主辱臣愧無獻納尸素以甚其八

死孔安國尚書傳曰懍危也

賦序曰朝夕獻納薛君韓詩章句曰何謂素餐素餐者

質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

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焉皇赫斯怒爰整精銳王詩

赫斯怒爰整其旅戰國策季良謂魏命彼上谷指日遄

王曰恃兵之精銳而欲攻邯鄲也

逝郡公及關中氏反諸將敗退乃遣觀也曹植應詔詩

日指日親奉成規稜威遐厲皆管之漢書武帝與李廣

遄征

文二十

書曰威稜憐恤乎鄰國王逸楚辭首陷中亭揚聲萬計
注曰厲烈也廣雅曰厲惡也
其九孫盛晉陽秋曰孟觀為建威將軍擊氏羌於中亭
大破之陷猶敗也萬計謂所誅之數羽獵賦曰仗鎬邪
而羅者**兵固詭道先聲後實**言觀揚聲合於詭道也
以萬計**兵固詭道先聲後實**司馬兵法曰兵者詭道
故能而示之不能漢書廣武君**聞之有司以萬為一**有
謂韓信曰兵固有先聲後實
司疑觀之詐故觀言**紂之不善我未之必**以紂喻觀也
誅萬有司以之為一
而同紂之不善我未以為必然疑有司抑之太**虛晶胡**
甚也論語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如**德謬彰甲吉**其十說文曰晶顯也蒼頡篇曰晶明
羌號也德吉其名也言觀虛明誅二羌之功此觀之過
也虛晶繆彰其義一耳但交相避東觀漢記曰金城隴
西甲南勒姐種羌反出塞外說文曰湍水出西河美稷
縣故羌人因水為姓漢沖帝時羌湍孤奴歸化是其先
也左氏傳曰晉人滅赤狄甲氏**雍門不啓陳汧危逼**漢
杜預注曰甲氏赤狄別種

右扶風有雍縣陳倉縣汧縣
左氏傳曰申息之北門不啓觀遂虎奮感恩輸力隱
晉書曰孟觀身當大敵功蓋一時左**重圍克解危城載**
氏傳樂盈曰昔陪臣輸力於王室
色晉中興書曰觀從中立亭北出何憚領二萬人以繼之雍
圍解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曰日兮月兮既重圍毛詩
曰載色載笑毛**豈曰無過功亦不測**其十一過謂虛晶湍
其曰色溫潤也
序曰豈曰無衣黃石公記情固萬端于何不有范曄後
禹曰變故萬端西京賦公**紆齊萬亦孔之醜**謂爭萬年
曰林麓之饒于何不有公
書曰初夏侯駿上言斬氏帥齊萬年及孟觀至大戰數十
生送萬年紛紆亂貌長桓賦曰紛紆沸渭毛詩曰日有食
之亦孔**曰納其降曰梟其首**駿曰梟首漢書音義曰懸
首於木**疇真可掩孰心可久**其十二言誰為真事而
上曰梟疇真可掩孰心可久其十二言誰為真事而
久施乎言真偽之理立即可明觀言為真駿言既徵爾辭既
為偽爾雅曰疇孰誰也楚辭曰孰虛偽之可長

蔽爾訟

謂有司考驗之也左氏傳子犯曰盟徵其辭周禮曰司寇斷獄蔽訟則以五刑之法鄭司農曰蔽斷

其獄

當乃明實否則證空

其言當者明示以事實其理

箋曰否不通也

好爵既庶顯戮亦從

言賞罰之法在乎功過當者既靡之

以好爵否者亦從之以顯戮周易曰我有

不見賓林伏尸

漢邦其十三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實林奉使羌

漢邦

其十三此喻駿也東觀漢記曰護羌實林奉使羌

復詣林言其第一豪問

事狀林對前後兩屈林以誣調

詣獄上不忍誅免官後涼州刺史奏林賊罪復收繫羽林

監遂死

周人之詩

寔曰采薇北難儉狁西患昆夷

序曰采薇遣戍役也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儉狁之

難鄭玄曰昆夷西戎也儉狁今匈奴也晉灼曰堯曰薰

粥周曰儉狁秦曰匈奴舊說疏曰黃帝曰薰

粥唐舜曰蠻貊殷曰鬼方周曰匈奴秦曰胡以古況今

何足曜威

言古弱而患今疆而勝之抑亦常理何徒愍

斯民我心傷悲

其十四不足曜威而為詩者為愍斯民

斯民如何荼毒于秦

毛詩一王生民如何尚書曰不師旅

既加饑饉是因

論語子曰加之以饑饉

元康七年正月周處死七月雍州疫大早關中飢米斛

疫癘淫行荆棘成榛

萬錢詔骨肉相贖者不禁

鄭玄周禮注曰癘疫氣不和

之疾也古出夏北門行曰一疫癘淫

絳陽之粟浮于渭濱

其十五謂運絳陽之粟以賑關中也漢書河東郡有絳縣

耳曰余從狄

明明天子視民如傷

傳明明已見上文左氏

申命羣司保爾封疆

尚書曰申命義叔韋孟諷

知瑩曰而帥偏

靡暴于血永無陵于強

以強而陵弱韓子曰其理國也也使強

惴惴寡弱如熙春

不陵弱衆不暴寡蒼頡篇曰陵侵也

陽其十六謂關中民也君羊司既整寡弱免於陵暴心皆
寡弱已見上文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
神農本草曰春為陽陽溫生萬物惴惴或煦噓也

公讌

公讌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荅雜詩子建在仲宣
之後而此在前疑誤

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公子謂文帝時武帝清夜

遊西園飛蓋相追隨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參差字

曰澄湛也說文曰景光秋蘭被長坂朱華冒綠池朱華

也楚辭曰宣遊兮列宿輕輦隨風移解嘲曰客徒飄飄放志意千秋長若斯

曰毛萇詩傳潛魚躍清波好鳥鳴高枝神風接丹轂

曰犀首為張儀千秋之祝國策

公讌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爾雅曰夏為昊天毛詩

草摠名也楚辭曰上葳蕤以防涼風撤蒸暑清雲却

炎暉孔安國論語注曰撤去也蒸熱氣也南方為高會

君子堂並坐蔭華棖漢書曰漢王置酒高會毛詩曰

華棖嘉肴充圓方旨酒盈金罍毛詩曰嘉肴脾臠

玆充溢圓方毛詩曰旨酒管絃發徽音曲度清且悲

孔安國尚書合坐同所樂但慙杯行遲慙與常聞詩

人語不醉且無歸毛詩曰厭厭夜今日不極懽令情欲

待誰漢書曰田蚡卒飲極懽而去含情謂含其歡情而

見眷良不翅

升

守分豈能違

言上見恩遇不翅過於本望已守常分豈敢違

越乎言不敢也家語子曰愛人之謂德教何翅惠哉不翅猶過多也論語摘襄聖承進識曰徐衍守分身云

人有遺言

君子福

所綏

左氏傳正義曰夫子有遺言夫子謂魯季桓子毛詩曰樂只君

子福履綏之

願我賢主人

與天享

巍巍

巍巍

主人謂太祖也

克符周公業

奕世不可追

史記

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

克符周公業

奕世不可追

史記

日周公旦輔翼武王用事居多奕世已見上文此詩侍曹操識

公讌詩一首

五言

劉公幹

魏志曰東平劉楨字公幹少有學太祖辟丞相掾蜀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命

甄氏出拜坐中皆伏楨獨平視太祖聞之收楨減死輸作著文賦數十篇卒

永日行遊戲懽樂猶未央

示小曰長日也尚書曰日永日生火毛詩曰日以永日毛

與洛蘇武詩曰懽樂殊未央遺思在玄夜相與復翱翔

秦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毛詩曰河上平翱翔

輦車飛素蓋從者盈路傍

古詩曰日出東南行觀者滿道傍

月出照園中珍木鬱蒼蒼

新語曰

章立則為衆木之珍風俗通曰太山松鬱鬱蒼蒼

清川過石渠流波為魚防

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堰豬畜流水之陂防豬旁隈也

芙蓉散其華菡萏溢金塘

毛萇詩傳曰菡萏荷華也金塘猶金堤也

靈鳥宿水裔仁獸遊飛梁

楚辭曰蛟何為兮水裔思玄賦曰巨螭龍之飛梁

華館寄流波豁達來風涼

平未始聞歌之安能詳

毛萇詩傳曰詳審也

不可忘

翰筆毫也

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一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十六年

正月天子命公世子
至為五官中郎將

應德璉

魏志曰汝南應瑒字德璉太祖辟為丞相掾屬後為五官將文學卒

朝鴈鳴雲中音響旦何哀

以鴈自喻也毛詩曰鴈鳴嗃嗃問子

遊何鄉戢翼正徘徊

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言我寒

門來將就衡陽棲

淮南子曰北極之山曰寒門西京賦曰南翔

衡陽北棲鴈門尚書

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管子

鴻鵠春北而秋遠行

蒙霜雪毛羽日摧頽東觀漢記

犯霜雪古臨高臺辭曰

常恐傷肌骨身隕沈黃泥簡

珠憤沙石何能中自諧

簡珠喻賢人也沙石喻羣小

垢土爾雅曰簡大

欲因雲雨會濯翼陵高梯樂動

曰風雨感魚龍仁義動君子范曄後漢書鄧騭上疏

曰披雲雨之涯澤高梯喻尊位也賈逵國語注曰梯

猶階良遇不可值伸眉路何階漢書曰左馮翊薛宣

曰君自圖進退公子敬愛客樂飲不知疲漢書曰

具樂飲和顏既以暢乃肯顧細微鄭玄禮記注曰

曰以識贈詩見存慰小子非所宜思曰猶步玉趾而

慰存之鄭玄周禮注曰存省也為且極歡情不醉其

無歸已見上文凡百敬爾位以副飢渴懷毛詩曰凡

敬爾儀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

皇太子宴玄圃宣猷堂有令賦詩首四言王

曰愍懷太子適字熙祖惠帝即位立為皇太子楊佺期洛陽記曰東宮之北曰玄圃園

陸士衡

三正迭紹洪聖啓運

三正夏殷周也周建子爲正月殷建丑爲正月夏建寅爲正月

尚書大傳曰正色三而復者也春秋合誠圖曰赤受天運宋均曰運錄運也

自昔哲王先天

而順

尚書曰在昔殷先哲王周易曰大人者先天而羣天弗違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辟崇替降及近古

國語藍尹亶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

廢也班固漢書項羽讚曰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黃暉旣渝素靈承祐

魏爲德曰黃晉爲金行曰素于寶搜神記曰魏推五德之運以土承漢又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建安

五年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野遼東殷道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譙沛之間其鋒

不可當至此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晉世祖武皇帝姓司馬名炎字安世受魏陳留王禪以金

德王都洛陽金於西方爲白故曰乃眷斯顧祚之宅土素靈爾雅曰渝變也祐福也

毛詩曰乃眷西顧惟此與宅左氏傳衆仲曰祚之以土而命之氏尚書曰降丘宅土三后始基

武丕承

三后謂宣景文也世武世祖武皇帝也國語太子晉曰自后稷始基靜民尚書伊尹曰肆嗣王

基緒協風傍駭天畧仰澄

國語曰虞幕能聽協風以和也廣雅曰駭起也說文曰畧成樂生物者也韋昭曰協

日景也言曰澄清也謂不薄蝕溈曜六合皇慶攸興

國語史伯對鄭桓公曰夫黎爲高辛氏火正以溈曜敦大光照四海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自彼河

汾奄齊七政

晉在河汾之陽毛詩曰自彼氐羌尚書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七政

日月五星各異政也時文惟晉世篤其聖

周禮栗氏量銘曰言是文德之君思求可以爲民立法者

揚成命

尚書曰世篤忠貞毛萇詩傳曰篤厚也欽翼昊天對

區克咸讌歌以詠

劉駒駭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周化洽九區尚書夔曰戛擊鳴球搏拊

琴瑟以詠
皇上纂隆經教弘道
皇上惠帝也爾雅曰纂繼也經猶理也論

祖考來格
于化既豐在工載考
毛詩曰在宗載考鄭玄曰考成也

釐庶績仰荒大造
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孔安國曰釐理也毛萇詩傳曰荒大也

左氏傳呂相曰我有大造
儀刑祖宗安綏天保
毛詩

于西也杜預曰造成也
儀刑祖宗安綏天保
毛詩

刑文王又曰
篤生我后克明克秀
我后謂太子也機為洗馬故稱我后

毛詩曰篤生武王
體輝重光承規景數
尚書曰昔武王宣重光爾雅曰景大也尚書周公曰王

嗣無疆大歷服又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
茂德淵冲

天姿王裕
尚書曰有夏先后方懋厥德家語齊大夫子與見孔子曰今知海淵之為大字書曰冲虛

也桓子新論曰聖人天然之姿所以絕人遠者
葛爾小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臣邈彼荒遐
左氏傳子產曰諺云葛爾小國儀禮曰撫寧遐荒

負檐振纓承華
臧榮緒晉書曰楊駿誅徵機為太子洗馬左氏傳陳公子完曰施於負檐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整也洛陽記
匪願伊始惟命之嘉

左氏傳周子曰孤始願
不及此爾雅曰嘉善也

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一首
四言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

字章度趙王倫篡位穎與
齊王同誅之進位大將軍

陸士龍
王隱晉書曰陸雲字士龍少與兄機浚儀有惠政機被收并收雲

被收并收雲

皇書帝祐誕隆駿命
毛詩曰皇皇后帝又曰既受帝祉又曰受天之祐薛君韓詩章

句曰誕信也毛詩曰宜監于
四祖正家天祿保定
四祖宣景文武

也周易曰正家而天下定尚書曰天
睿哲惟晉世有明聖

祿永終保定即天保定爾已見上文

尚書曰明作哲睿作如彼日月萬景攸正其一尚書
聖毛詩曰世有哲王
考若日月之照臨傳立歌詩曰日
中萬影正夕中萬景仰義與此同
魏巍明聖道隆自
天從而隆毛詩曰有命自天命此
文王則明分爽觀象
洞玄孝經曰仰則觀象於天又曰天玄而地黃陵風協
紀絕輝照淵言風教上升協於辰極光炎絕遠下照深
決曰皇德協極極注曰極北辰也封禪書曰末
光絕炎劇秦美新曰炎光飛響盈塞天淵
肅雍往播
福祿來臻其播揚也毛詩曰肅雍顯相杜預左氏傳注曰
在昔姦臣稱亂紫微姦臣謂趙王倫也法言曰上
敢行稱亂紫微喻帝位也春秋合誠圖曰北
辰其星七在紫微中又曰紫宮大帝室也
神風潛
駭有赫茲威帝臨下有赫靈旗樹旆如電斯揮甘泉

賦曰樹靈旗楚辭曰靈旗兮電
驚韓康伯周易注曰揮者散也
致天之届于河之沂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穎遣趙驤為前鋒倫遣孫會
等前驅未及溫十餘里大戰孫會先退諸軍相次奔
潰穎尋過河入于京師毛詩曰致天之届毛
有命再集
皇輿凱歸其三趙王倫廢帝於金墉城既敗倫於溫
既集楚辭曰恐皇輿之敗
頽綱既振品物咸秩
說文曰振舉也周神道見素遺華反質周易曰聖
易曰品物咸亨
設教素樸素也莊子曰同乎無欲是謂素樸鄭玄禮
記注曰凡物無飾曰素華謂采章質謂淳樸也遺棄
也
辰畧重光協風應律國語曰次序三辰賈逵曰
重光張晏曰重光謂日月也協
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風已見上文應律應律而至也
函夏無塵海外有謐
其四揚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東觀漢記曰祭彤為
遼東太守胡夷皆來內附野無風塵毛詩曰海外有截

爾雅曰芒芒宇宙天地交泰左氏傳曰芒芒禹跡淮南子曰虛廓生宇宙宇宙生

天地交泰王在華堂式宴嘉會毛詩曰王在靈囿又曰嘉賓式宴以

會足以及禮玄暉峻朗翠雲崇靄玄天冕弁振纓

服藻垂帶其五尚書曰藻火粉米鄭玄孝經注曰大

祁祁臣僚有來雍雍祁祁已見上文毛薄言載考承

顏下風毛詩曰薄言采之載考已見上文漢書雋不疑

俯觀嘉客仰瞻玉容毛詩曰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而慈潤施已唯約于禮斯豐魏文帝典論曰君

接物淮南子曰禮天錫難老如嶽之崇其六言賜之

也毛詩曰永錫難老難老合壽考

晉武帝華林園集詩一首四言洛陽圖經曰

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園齊王芳改為華

林干寶晉紀曰泰始四年二月上幸芳林

園與羣臣宴賦詩觀志孫盛晉

陽秋曰散騎常侍應貞詩最美

悠悠太上民之厥初毛萇詩傳曰悠悠遠貌太上太古

曰太上之道生萬物而皇極肇建彝倫攸敷尚書曰

不有毛詩曰厥初生民皇極肇建彝倫攸敷建用皇

極又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五德更運膺錄受符

七略曰鄒子有終始五德言土德從所不勝木德繼之金

徵合符膺錄次相代春秋漢含陶唐既謝天歷在虞其

孽曰天子受符以辛日立號

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濟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故號陶唐氏天歷天之歷數也已見上文虞謂舜也於時上帝乃顧惟眷孔安國尚書傳曰時

帝又曰乃眷西顧此惟與宅光我晉祚應期納禪魏禪晉已見魏都隆徽張步曰皇天祐漢聖哲應期尚書位以龍飛文以刑德放曰河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

虎變周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又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玄澤滂流仁風潛扇化滂聖恩也曹子建責躬詩曰玄其二尚書曰宅心知訓孔安國曰常以天垂其象地曜

其文周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見其象地見其形聖人則之春秋元命苞曰天見其象

鳳鳴朝陽龍翔景雲毛詩曰鳳鳴矣于彼朝陽注曰山東曰朝陽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出孫柔之曰一名慶雲文子曰景雲光潤嘉禾重

穎蕡蕡載芬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地則嘉禾九穗田佚子曰堯為天子莫炎生于庭為帝成歷率土咸序人胥悅欣其三胥

詩曰率土之恢恢皇度穆穆聖容恢恢而天網恢濱莫非王臣恢恢皇度穆穆聖容恢恢而天網恢

記曰天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尚子曰穆穆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斯明在聽斯聰尚

也明必精審聰必微諦論語曰君子視思聰思聰貌思恭言登庸以德明試以功又曰明尚書帝曰若時登庸

其恭惟何昧旦不顯左氏傳饒鼎之銘曰無理不經其恭惟何昧旦不顯左氏傳饒鼎之銘曰無理不經

無義不踐行捨其華言去其辯禮記曰理發乎外而謂言行也陸賈新語曰義者德之經履之者聖也老子曰理處其實不處其華尚書曰君無以辯言亂舊政辯捷也口捷給則數為人所憎故云去其辯

游心至虛同規易簡游心于寂

實老子曰致虛極王弼曰言至虛之極也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周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簡易而天下之理得矣
六府孔修九有斯靖其五尚書曰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毛詩曰奄澤靡不被化罔不加聲教南暨西漸流沙尚書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幽人肆險遠國志遐
越裳重譯充我皇家故平不肆險服虔曰肆棄也越裳重譯而來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朝也鄭玄曰欲其轉相曉也何休公羊傳注
我列辟赫赫虎臣曰充蒯也典引曰盛哉皇家
內和五品外威四賓尚書臣列辟毛詩曰進厥虎臣
脩時貢職入覲天人周禮曰謂五品不遜孔安國曰五品脩時貢職入覲天人施貢分職以任邦國毛詩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備言錫命羽蓋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

朱輪其七毛詩曰備言燕私又序曰不能錫命以禮尚服號曰命諸侯鄭玄儀禮注曰命加爵服之名
會不常厥數史記曰秦王告趙王欲為好會數猶神
心所受不言而喻神心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
於時肄射弓矢斯御呂氏春秋曰天子
發彼五的有酒斯飫其入毛詩曰發彼
文武之道厥猷未墜論語子貢曰文武之在
昔先王射御茲器示武懼荒過亦為失周禮曰弓矢者器也
凡厥羣后無懈于位其九毛詩曰不懈
為失也用之過亦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

書曰宋武帝為宋公在彭城九日出項羽戲馬臺至今相承以為舊準沈約宋書曰孔靖字季恭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讓不受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百寮咸賦詩以述其美

謝宣遠

宋書七志曰謝瞻字宣遠東郡人也幼能屬文宋黃門郎以弟晦權貴求為豫章太守卒高祖遊戲馬臺命僚佐賦詩瞻之所作冠于時

風至授寒服霜降休百工

禮記曰孟秋之月涼風至又曰仲秋之月盲風至命

有司衣服有量必脩其故鄭玄曰盲風疾風也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禮記曰季秋之月霜始降則百

工繁林收陽彩密苑解華叢巢幕無留鷺遵渚

有來鴻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上國宿于戚聞孫林父擊鍾曰夫子之在此猶鷺之巢幕上杜預曰

夫子孫文子也毛詩曰鴻飛遵渚禮記曰九月之節鴻鴈來賓輕霞冠秋日迅商薄

清穹

迅商商風之迅疾也楚辭曰商風肅而害之百草育而不長王逸曰商風西風也秋氣起則西

風疾又曰薄附也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聖心眷嘉節揚鑾戾行宮

鄉孫

雅曰積善德而聖心備焉左氏傳曰錫鑾和鈴爾雅曰戾至也東觀漢記曰濟陽有武帝行過宮

四筵霑

芳醴中堂起絲桐

儀禮曰旨酒令芳西京賦曰促中堂之密坐史記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忌

曰夫理國家而彌人倫皆在其中扶光迫西汜歡餘讌有

窮

淮南子曰日出暘谷次于濛汜楚辭曰出自暘谷次于濛汜

逝矣將歸客養素

克有終

歸客謂靖也嵇康幽憤詩曰養素全真王隱晉書周馥教曰參軍杜夷優遊養素周易曰謙亨

君疏克有終吉班固漢書述臨流怨莫從歡心歎飛蓬

言已率於時役未果言歸臨流念鄉已結莫從之怨而

以侍宴暫歡之志重歎飛蓬之遠也楚辭曰臨流水而

太息王逸曰念舊鄉也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列子
宋元君曰適值寡人有懽心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
而行千里乘風之勢

樂遊應詔詩一首

也

沈約宋書曰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少好學爲高祖相國掾稍遷至太

崇盛歸朝闕
虛寂在川岑

黃屋非堯心

黃屋非堯心論語子曰山梁雌雉得時鄭玄毛詩箋曰梁石絕水
之梁也漢書曰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
以黃繒爲裏堯以位禪務光許由故非堯心所悅郭象注
莊子曰徒見聖人載黃屋佩軒駕時未肅文囿降照臨
玉璽便謂足以纓紱其心矣

言未戒軒駕而訪道且降文囿而愛物也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方明爲御昌寓參乘鄭左豐記生曰肅哉也

下土流雲起行蓋晨風引鑾音原薄信平蔚臺閒

黃圖曰蘭池觀在城外漢書成紀曰三尊者攀蒙密道

無近尋廣雅曰睇視也王弼老子注曰滌除邪聞道雖已飾至于極覽鄭玄禮記注曰壺者盥也

苦短恨頽年之方促探已謝丹黻感事懷長林詩毛

備服之象
蕭與蕭古字通
江賦曰感事而出

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季秋邊朔苦旅鴈違霜雪

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孔安國尚書傳曰違避

也淒淒陽升腓皎皎寒潭絜

韓詩曰秋日淒淒百卉俱腓薛君曰腓變也俱

變而黃也腓音肥毛萇曰

良辰感聖心雲旗興暮節

楚辭曰吉日兮良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爾雅曰感動也楚辭曰載雲旗兮逶迤

鳴葭矣朱

宮蘭卮獻時哲

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傳玄西都賦曰彤彤朱宮漢書曰百末旨

酒布蘭生晉灼曰芬芳布列若蘭之生應劭曰卮鄉餞飲酒禮器也受四升鄭玄毛詩箋曰主人酌賓為獻餞

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

薛君韓詩章句曰送行飲酒曰餞周易曰有孚飲酒無咎

毛詩序曰鹿鳴在宥天下理吹萬羣力悅莊子曰聞廢則和樂缺矣

不聞在治天下也司馬彪曰在察也宥寬也郭象曰宥使自在則治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

形氣不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

歸客遂海隅

脫冠謝朝列

廣雅曰遂往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凡仕則冕弁謝職故曰脫冠閑居賦序曰猥廁朝

列弭棹薄枉渚指景待樂闕

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楚辭曰朝發枉渚王

逸曰枉曲也指景指日也已見上文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

河流有急瀾浮驟

無緩轍

言彼去河有急瀾而不止已旋驟無緩轍而不

豈伊川途念宿心愧將別

孔以養素為榮而已以戀位為辱故云愧也周禮曰兩山

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間必有塗焉趙壹報羊陟書

彼

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毛詩曰彼美孟姜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

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閑居賦曰信用薄而才劣

應詔譙曲水作詩一首

曲水武帝引流轉酌賦詩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于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顏延年

道隱未形治彰既亂

老子曰大象無形又曰道隱無名王弼曰有形則亦有分有分

者不溫則涼故象者非大象也又曰夫道物以之成而不見形故隱而無名也河上公曰道潛隱使人無能名也太玄經曰亂不極則治

帝迹懸衡皇流共貫

合誠圖曰黃帝有迹必稽功務法宋均曰迹行迹謂功績也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若懸權衡以稱輕重所以一羣臣也長楊賦曰逮至孝文隨惟王創物永錫洪風乘流孔安國尚書傳曰萬國共貫

仁固開周義高登

世哲業光列聖

爾雅曰融長也毛詩曰世有哲王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太上正位

天臨海鏡

太上謂文帝也漢書薄昭書曰欲以親戚之正位于內男正位于外潘岳魯公詩曰如天之載如天之臨孫綽望海賦曰因湛亮以靜鏡俯遊目於淵庭

制以化裁樹之形性

周易曰化而裁之謂之變莊子曰流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

儀則謂之性惠浸萌生信及翔泳

其二史記文帝詔曰萬物之萌生翔泳謂

實莫尚

言崇尚虛假諒非有徵積累成實則莫能尚也演連珠曰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

不能移心杜預左氏

豈伊人和寔靈所賦

言化之所感豈止人

完其朔月不掩望

漢書曰天下太平日航琛越水輦

賁踰障

其言遠夷納貢也毛萇詩傳曰琛寶也孟子

璞曰山

帝體麗明儀服

言太子附帝故有明德也

上平

曰文帝立皇子劬為太子喪服傳曰長子正體於上

周易曰

黃離元吉鄭玄曰離南方之卦離為火土託

位焉

士色黃火之子喻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

文王

之子發旦是也毛萇詩傳曰儀匹也辰比辰也

典引曰

辰居其位齊王攸太君彼東朝金昭玉粹

子箴曰

尊以弘道固以貳己

東宮也

潘岳贈陸機詩曰縷縷東朝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粹

德有潤身禮不愆器身又曰禮器鄭玄曰禮器

言禮也

使人成器如柔中淵映芳猷蘭祕其四周易曰其

耒耜之為用也

柔中淵映芳猷蘭祕其四周易曰其

猷堂詩曰

茂德淵冲字書昔在文昭今惟武穆言昔者

曰祕者

謂蘭芳之幽密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

之子為

王同於文王之昭今帝之子為王又同武王之穆

言其成也

左氏傳富辰曰畢原豐鄒文之昭也杜預曰皆

文王子也

邢晉應韓武之穆也杜預曰皆武王子也漢

書韋玄成議曰

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穆父子之

迭號于祀而一也

晉於赫王宰方旦居叔宰輔比之周

文王諱昭改為

韶

旦而亦居叔也

沈約宋書曰彭城王義康為司徒毛詩

曰於赫湯孫韓詩外傳周公誡伯禽曰

吾成王叔父也

有睟睿蕃爰履莫牧

禮謂諸王者蕃也孟子曰仁義

於面二蕃謂

江夏衡陽二王也爰履莫牧謂於所履之

地能鎮定其

郊牧也爾雅曰爰於也左氏傳管仲曰賜

我先君履杜預曰履所履之界也諸侯得祀名山大川

故曰莫牧尚書曰莫高山大川爾雅曰郊外謂之牧

寧極和鈞屏京維服

其五和鈞謂王宰也屏京謂蕃

三曰禮典以和邦國

四曰政典以肅

均萬民又曰凡邦國大小相維

肅魄雙交月氣參變

肅魄雙交謂三日也凡肅魄之交皆在月三日之夕今

月未夕故以前之文唯止有二故曰雙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肅明也月三日明生之名說文曰魄月始生魄然

也月氣參變謂三月也月氣每月一變故曰參也周書

曰凡四時成歲各有孟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月中氣以著時應開榮灑澤舒虹爍電時言

將降又曰虹始見又曰仲春之月始電化際無間皇情爰

眷言既太平故眷斯嘉節解嘲曰纖者伊思鎬飲母惟

洛宴其六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毛詩曰王在在鎬飲酒樂

因流水以汎酒故逸郊餞有壇君舉有禮錢已見上

曹劇曰君幙帷蘭甸畫流高陞廣雅曰幙帳也蘭甸

畫流分分庭薦樂析錫波浮醴莊子曰分

事兼出濟其七孟子夏諺曰吾王不豫仰閱豐豆施降

惟微物閔猶數也微物自謂也薛三妨儲隸五塵朝黻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徙尚書儀曹郎太子中舍人轉正員外郎徙員外常侍出為始安太

守徵中書侍郎途泰命屯恩充報屈泰屯二卦名周易

屯如有悔可悛滯瑕難拂其八周易曰野豫有悔位不

也廣雅曰瑕穢也毛萇詩傳當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悛改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一首四言裴子野宋略曰文

太子劭釋奠于國學禮記曰凡學春官釋奠于

先師秋冬亦如之鄭玄曰官謂禮樂詩書之官

周禮曰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

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也若漢禮有高堂生

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釋奠

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之事

顏延年

國尚師位家崇儒門漢書元帝詔曰國之將興尊師而

不使處臣位也漢書儒林傳曰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

嚴彭祖顏安樂各專門教授

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

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

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

稟道毓德講藝立言王

贈文叔良詩曰溫溫恭人稟道之極周易曰君子以振
民毓德西都賦曰講論乎六藝左氏傳范宣子曰其次
立浚明爽曙達義茲昏以日喻道也大明之道既以爽
曰夙夜浚明有家馬融曰浚大也魏都賦曰昏情爽曙箴
規顯之毛萇詩傳曰爽差也然義與魏都賦曰微異不以文
害意也禮記曰先王修道以達義桓子新論曰學永瞻先
者既多蔽暗而師道又復缺然此所以滋昏也
覺顧惟後昆其一言大義漸乖永瞻先覺之意顧思後昆
也尚書曰垂裕後昆大人長物繼天接聖周易曰利見
尸子曰天地之道莫見其所以長物而物長聖人時屯必
之道亦然漢書曰庖羲繼天而王為百王先首
亨運蒙則正周易曰屯元亨利貞王弼曰剛柔始交是
也周易曰蒙亨利貞王弼曰不交則否故屯乃大亨也運錄運
曰蒙之所利乃利貞也
偃閑武術闡揚文令王尚書曰
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孔安國曰庶士傾風萬流仰鏡
闡修文教賈逵國語注曰偃息也

其二尚書曰庶邦庶事嵇康高士傳孔子問項橐曰居
何在曰萬流屋是也注曰言與萬物同流匹也維書曰
秦失金鏡喻明道也
虞庠飾館睿圖炳晬禮記曰有虞氏
金鏡喻明道也
睿圖孔聖之圖畫也炳懷仁憬永集抱智膺上至懷
丹青色也晬已見上文
謂包韞也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又曰儒有戴
仁而行抱義而處毛詩曰憬彼淮夷毛萇曰憬遠行貌左
氏傳焉啓疆謂楚子曰求踵門陳書躡躡獻器莊子
諸侯而躡至杜預曰躡群也
孫休者踵門而詫扁子司馬彪曰踵至也陳書謂陳列
其書而進之也史記曰虞卿躡躡躡躡躡躡也漢書
曰河閒獻王修學好古或有先祖澡身玄淵宅心道祕
舊書多奉與獻王來朝獻樂器也
其三禮記曰儒有澡身而浴德王逸妍放蚩曰窮
聖人之祕奧測六義之淵玄宅心已見上文
伊昔周
儲聿光往記禮記曰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曰三鷄
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
之及暮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

色憂行不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漢書疎思皇世
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孔安國尚書傳曰聿述也
哲體元作嗣毛詩曰思皇多士東都賦曰體元立制繼
資此夙知降從經志成資猶藉也毛詩曰誰風知而暮
彼前文規周矩值其四爾雅曰過遠也尚書大傳曰聖
當也正殿虛筵司分簡日
郊子曰玄鳥氏司分尚席函杖丞疑奉帙
尚也爾雅曰簡擇也尚席函杖丞疑奉帙
尚疑疑丞也禮記曰虞夏商有師保有疑丞侍言稱辭
惇史秉筆馮衍德誥曰仲尼言語不習則子貢侍禮
曰臣秉妙識幾音王載有述
筆事君載事也孔叢子曰使
肅曰載事也孔叢子曰使肆議芳訊大教克明
談者有述焉為之奈何肆議芳訊大教克明

肆議芳訊非庸聽所善孔安國尚書
傳曰肆陳也鄭玄毛詩箋曰訊言也敬躬祀典告奠聖
靈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又曰凡
薦歌笙周易曰觀盟而不薦王弼曰可觀者莫盛乎
歌南有嘉魚昭事是肅俎實非馨
尚書成王曰黍稷獻終龍衣吉即宮廣燕
非馨明德惟馨獻終龍衣吉即宮廣燕
乃卜三龜一襲吉孔安國曰襲因
也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宗周堂設象筵庭宿金
懸劉楨瓜賦曰更鋪象牙之席吳都賦曰桃笙象
兼徽皇戚比彥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與
曰美士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為彥肴乾酒澄端服整弁
不敢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眡命九賓相儀
不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六官眡命九賓相儀

六卿也周禮曰典命掌諸侯之五儀其衣服禮儀各賦其命之數漢書曰羣臣朝十月儀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東京賦曰伯纓笏市序巾卷充街纓笏垂纓秉笏也夷起而相儀纓笏市序巾卷充街皆朝臣之服故舉服以明人爾雅曰東西牆謂都莊雲動野燄風馳爾雅之序巾中箱也所以盛書曰六達謂之莊劇秦美新曰雲動風偃韓詩曰施于中道薛君曰中道道中九交之道也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雜倫周伍漢超哉邈猗其八鄭玄禮記注曰倫襲並至倫周伍漢超哉邈猗比也說文曰伍相祭伍也蔡邕胡黃二公頌曰清暉在天容光必照清暉喻日超哉邈猗莫參其二物性其情理宣其奧周易曰子去日月有明容光必照趙岐曰容光小隙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為乾元何能通物之始不性其情何能久行其正是故始而亨者必乾元也利而貞者必性情也此意性情者正也言人君在上以道被物各存其性情偽情矯志不入於心老子曰道者萬物之奧廣妄先國曹側聞邦教嘉中延之遷國雅曰奧藏也

子祭酒司徒左長史尚書曰命汝典樂教胄子徒愧微賈誼弔屈原曰側聞先生尚書曰司徒掌邦教徒愧微

冥終謝智効其九微冥微賤而闇冥也家語哀公曰寡人愚冥莊子曰智効一官

侍宴樂遊苑送張徐州應詔詩首五言劉璠梁典曰張

謨字公喬齊明帝時為北徐州刺史謨霜六切丘希範梁史曰張

希範吳興人八歲能屬文及長辟徐州從事高祖踐祚拜中書郎遷司徒從事中郎

卒集題曰兼中書侍郎丘遲上

詰去旦閭闔開馳道聞鳳吹左氏傳曰詰朝將見杜賦曰表曉闕於閭闔薛綜曰紫微宮門曰閭闔漢書曰

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道天子道也呂氏春秋曰伶倫制十二箏聽鳳鳥之鳴以別十二律蔡邕月令章句

曰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等笙填簾皆以鳴吹者也輕黃承玉輦細草藉龍騎毛詩曰自牧歸黃毛萇

曰黃茅始生也藉田賦

曰天子御玉輦服虔漢書注曰藉薦也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

風遲山尚響雨息雲

猶積

集本

巢空初鳥飛荇

杏

亂新魚戲

毛詩曰參差荇菜

惟北門重匪親孰為寄

史記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駘

曰齊之北門也史記田肯謂上曰非親子弟莫使王齊

參差別念舉肅穆恩波被

荀悅漢紀曰大會羣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

小臣信多幸投生豈酬義

傳羊舌職曰諺曰人之多幸國之不幸西征賦曰豈生命之易投

應詔樂遊苑餞呂僧珍詩一首

五言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為左衛

將軍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

沈休文

劉璠梁典曰沈約字休文吳興人少為蔡

興宗所知引為安西記室梁興稍遷至侍中丹陽尹建昌侯薨謚曰隱

丹浦非樂戰負重切君臨

六韜曰堯與有苗戰于丹水之浦高誘曰春秋注曰丹水在

南陽浦崖也莊子曰兵革之士樂戰鄧析子曰明君之御人

若履冰而負重孟子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左氏傳子

囊曰赫赫楚

我皇秉至德忘己用堯心

國而君臨之

接上下論語曰

失飛沈

言失常也東京賦曰區宇以寧推轂二嶠咀揚

旆九河陰

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

切西都賦曰左據函谷二嶠之阻籍田賦曰九

超乘盡三

屬選士比日百金

左氏傳曰秦師過周北門超乘者三百

漢書曰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如淳曰上身穿一髀禪一

之良將也匈奴入牧選百金之士五萬擊之

柳餞席樽上林

尚書曰武王戎車三百兩漢書曰匈奴

文

三十一

上命師誅後服授律緩前禽公羊傳曰何喜于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

先強周易曰王用函輟方解帶武稍披襟函函谷也

解帶披襟言將降附也漢書音義應劭曰崑山之關也李

奇曰在上洛北文穎曰武關在洛西李充函谷關銘曰函

谷險要襟伐罪芒山曲弔民伊水潯尚書曰奉辭伐罪

帶咽喉北芒洛陽北芒嶺靡迤長阜自滎陽山連嶺脩亘暨于東

垣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伊水名也許慎淮

南子注曰將陪告成禮待此未抽簪尚書曰柴望大告

遺榮賦曰散髮抽簪永縱一壑通俗文曰憤道曰簪會

祖餞崔寔四民月令曰祖道神也黃帝之子好遠

步登北芒坂遥望洛陽山北芒已見上文洛陽何寂寞宮室

盡燒焚說文曰寂無人聲也獻帝紀垣牆皆頓擗荆棘

上參天漢書伍被曰臣今見宮中生荆不見舊耆老但

覩新少年側足無行徑荒疇不復田東觀漢記馬援

蕭條千里無人煙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風俗通曰南

條而寒寥廓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火念我平常居氣結不能言古詩

清時難屢得嘉會不可常李陵與蘇武書曰策名清

天地無終極人命若朝霜莊子曰天與地無窮人死者

朝露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朝方毛詩曰嬾婉之求又曰

生如朝露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朝方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朝

朝露願得展嬾婉我友之朝方我友敬矣又曰城彼朝

方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爾雅曰昵近也漢書中饋

豈獨薄賓飲不盡觴周易曰在中饋王弼曰婦人職中饋儀禮有饋食之禮鄭玄周禮注

曰進物於尊者曰饋愛至望苦深豈不愧中腸所言恩愛至情之極

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愛至者其求詳鄭玄注禮記曰病愧謂罪苦也山川阻且遠別促會日

長毛詩曰山川悠遠又曰道阻且長願為比翼鳥施翻起高翔古詩曰願奮翼起高飛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候作詩一首五言

孫子荆臧榮緒晉書曰孫楚字子荆太原人也征西扶風王駿與楚舊好起為參軍梁令衛軍司馬為馮翊太守卒

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李陵與蘇武詩曰欲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毛詩曰

零雨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傾猶盡也三命皆有極

嗟安可保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八十鄭玄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蒼頡

切王弼周易注曰嗟憂嘆之辭

莫大於殤子彭聃猶為

夭莊子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郭象曰夫以形相對則

太山大於秋毫若各據其性分物冥其極則形大未為

有餘形小未為不足苟各安其性則秋毫不可稱小其小

太山不獨大其大矣若以性足為大則天下之足未有

過於秋毫也若性不足者非大則雖太山亦可稱小矣

故曰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為小太山為小則天下

無大矣秋毫為大則天下無小矣無大無小無壽無夭

是以蟪蛄不羨大椿而欣然自得斥鷃不貴天池而榮

願已足列仙傳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

百史記曰老子字聃列仙傳曰李耳生於殷時為周守

藏吏積八十餘年後之流沙莫知所終蓋百六十餘歲

或言二百餘歲吉凶如糾繆憂喜相紛繞漢書音義應劭曰禍福相為表裏如

糾纏索相附會也按糾纏索也糾兩股索纏三股索言禍福之相糾如此鵬鳥賦曰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又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神女天地為我爐萬物一何小天賦曰紛紛擾擾未知何意地為爐陶冶萬物居其間一何微小言不足達人垂大自愛也鵬鳥賦曰天地為鑪萬物為銅觀誠此苦不早此謂愛生也達人大觀死生若一故戒此愛生苦于不早言能早戒之不以經慮也鵬冠子曰達人大觀乖離即長衢惆悵盈乃見其理古詩曰立身苦不早乖離即長衢惆悵盈懷抱楚辭曰惆悵兮私自憐王孫子孰能察其心鑒之以蒼昊齊契在今朝守之與偕老說文曰契大約也毛詩曰君子偕老金谷集作詩一首五言酈元水經注曰金谷水出河南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謂之金谷水東南流經石崇故居潘安仁

王生和鼎實石子鎮海沂石崇金谷詩序曰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眾賢共送澗中賦詩以叙中懷應劭漢官儀曰太尉司空司徒長史號為毗佐三台助鼎和味尚書曰海岱惟青州又曰徐州淮沂其又蔡邕陳琳碑曰遠鎮南裔親友各言邁中心悵有違毛詩曰還曰行道遲遲何以叙離思攜手游郊畿曹子建雜詩曰朝發晉京陽夕次金谷湄晉京洛陽也爾雅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七發曰依絕區兮臨迴谿韓詩迴谿縈曲淡淡青柳何依依東京賦曰綠水澹澹依薛與淡同韓詩盛濫泉龍鱗瀾激波連珠揮爾雅曰濫泉正出正出湧貌水文成蛟龍允音公街音牙前庭樹沙棠後園植烏洞簫賦曰揚素波而揮連珠

柳上林賦曰沙棠櫟儲西京雜記曰上林有烏柳沙棠樹靈囿繁若榴茂林列芳

梨毛詩曰王在靈囿廣雅曰石榴若飲至臨華沼遷坐

登隆坻毛詩曰舍其坐遷鄭玄詩箋曰坻水中之高也玄醴染朱顏但想杯行

遲邊讓章華臺賦曰激玄醴於清池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王仲宣公譙詩曰但想杯行遲揚桴

撫靈鼓蕭管清且悲楚辭曰揚桴兮撫鼓毛詩曰蕭管備舉王仲宣公譙詩曰管絃發微

音度曲春榮誰不慕歲寒良獨希春榮喻少歲寒喻老清且悲

春道生萬物榮論語曰歲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阮

為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分猶志也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奔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漢書曰石

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易曰殊途而同歸世說曰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

為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始知不免後收石崇同日

取岳石先送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耶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岳金谷集詩乃成其識

王隱晉書曰岳父文德為琅邪太守孫秀時為小吏給岳岳於秀不以仁遇也

王撫軍庾西陽集別時為豫章太守庾被徵還

東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王弘為豫州之西陽新蔡諸軍事撫軍將軍江州

刺史庾登之為西陽太守入為太子庶子集序曰謝還豫章庾被徵還都王撫軍送

至湓口南樓作謝宣遠瞻時為豫章太守

祇召旋北京守官反南服言庾被召而旋帝京已守官而蒞南服也左氏傳仲尼曰

守道不如守官南服南方舟新舊知對筵曠明牧爾雅曰大

璞注曰方舟並兩船也楊仲武詩曰惟我與爾對筵舉

觴矜飲餞指途念出宿劉琨答盧湛詩序曰舉觴對陸毛詩曰出宿于濟飲餞于禰陸

士衡贈弟詩曰來晨無定端別晷有成速頽陽照通津

夕陰暖平陸楚辭曰日暝而卜頽榜人理行艫輜軒命歸僕張

子虛賦注曰月令曰命榜人榜人舡長也說文曰艫船

頭也吳都賦曰輜軒夢擾毛詩曰輜車鑿鑿揚雄答劉

歆書曰嘗聞先因分手東城闔發櫂西江澳說文曰闔

也爾雅曰澳隈也郭璞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言離

曰今江東人呼浦為澳離會雖相親逝川豈往復言離

會雖有相親之理但逝川之流豈有往復之義差年命

之速而會難也呂氏春秋曰離則復合則復離親或

為難誰謂情可書盡言非尺牘周易曰書不盡言言不

非也敬申弔于比干寄長懷於尺牘說文曰牘書版也

西 謝靈運

鄰里相送方山詩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靈運為永嘉郡守丹

祇役出皇邑相期慙甌越役所益之職也王充論衡曰

發皇邑毛萇詩傳曰慙息也史記曰東越王搖解纜力

都東甌時俗號東甌王徐廣曰今之永寧也解纜力

及流潮懷舊不能發吳志曰更增舫纜然纜維船索

析就襄林皎皎明秋月含情易為盈遇物難可歇王仲

謙詩曰含情欲待誰積病謝生慮寡欲罕所闕說文曰

古詩曰所遇無故物資此永幽棲豈伊年歲別郭璞山海經

老子曰少思寡欲日新志音塵慰寂蔑周易曰日新其德陸機思歸賦曰

新亭渚別范零陵詩一首

五言十洲記曰丹陽

郡新亭在中興里吳

芳轍兮何其寂日新志音塵慰寂蔑絕音塵於江介荀組七哀詩曰輟

茂茂一作滅

舊亭也梁書曰范雲謝玄暉蕭子顯齊

字玄暉陳郡人也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解

謁豫章王行參軍稍遷至尚書吏部郎兼

知衛尉事江祐等謀立始安王遙光

眺不肯祐白遙光遙光收眺下獄死

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

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

之是常遊於江淵漣沅風交瀟湘之川郭璞曰言二女

游戲江之淵府則能鼓動五江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

言其靈變也楚辭湘君曰帝子降兮北渚王逸曰帝謂

堯也娥皇女英隨舜不反雲去蒼梧野水還江漢流藏

死於湘水因為湘夫人停驂我悵望輟棹子夷

猶鄭玄毛詩注曰驂兩騂也蔡邕初平詩曰暮宿河南

大梁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言范同廣平而聲聽

猶望天陰雨雪滂滂楚辭曰君不行兮夷猶王逸曰

夷猶猶廣平聽方籍茂陵將見求方向籍已當居茂陵

豫也

別范安成詩一首五言梁書曰范岫字樊

賓齊代為安成內史

沈休文

生平少年日分手易前期言春秋既富前期非遠分手

書灌夫傳曰生平慕之論語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孔安國曰平生少時也賈充上與李夫人書曰每至當

別未嘗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言年壽衰暮死日將

以為易及爾同衰暮非復別離時言年壽衰暮死日將

時也蜀志曰宋預聘吳孫權捉預手勿言一樽酒明日

曰今君年長孤亦老恐不復相見也

離憂楚辭曰思公

子兮徒離憂

之下將於彼而見求王隱晉書曰鄭表字林叔為中郎

散騎常侍會廣平太守缺宣帝謂表曰賢叔大匠渾垂

稱於平陽魏郡蒙惠化且盧子家王子邕繼踵此郡欲

使世不乏賢故復相屈在郡先以德化善為條教百姓

愛之鄭玄毛詩箋曰方向也漢書

曰司馬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

心事俱已矣江上徒

離憂

子兮徒離憂

文二十

三七

難重持

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將以贈遠人

夢中不識路何以慰相思

襲

嘉夢賦曰心灼爍其如陽不識道之焉如韓非子曰六國時張敏與高惠二人為友每相思不能得見敏便於夢中往尋但行至半道即迷不知路遂回如此者三

文選卷第二十





文選第八冊

卷二十一至卷二十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8

文庫11
D 82
8

文選卷第二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廣圻

彭澤

森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詠史

王仲宣詠史詩一首

曹子建三良詩一首

左太冲詠史詩八首

張景陽詠史詩一首

盧子諒覽古詩一首

謝宣遠張子房詩一首

顏延年秋胡詩一首

五君詠五首

鮑明遠詠史詩一首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一首

文二十一

010190555092

48-11783

百一

應休璉百一詩一首

游仙

何敬祖游仙詩一首

郭景純游仙詩七首

詠史

詠史詩一首

五言

王仲宣

自古無殉死達人共所知

禮記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子如我死使召二婢子夾我

乾皆死其子曰殉葬非禮也杜預左氏傳

注曰以人從葬為殉鵲冠子曰達人大觀秦穆殺三良

惜哉空爾為

左氏傳曰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毛萇詩傳

曰三良三善臣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鄭玄禮記注曰爾語助也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

不些言

漢書曰霍光以結髮內侍又王生謂蓋寬饒曰臨

歿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劉德漢書注曰黃鳥之

門泣兄弟哭路垂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

古縻美悲切

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蠲我良人鄭玄曰穴謂塚壙也說文曰綆汲井綆也縻牛轡也人生

各有志終不為此移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說文曰

包咸論語注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毛詩曰維此奄

玄曰百夫之最雄俊者也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漢書項羽謂樊噲曰壯士也

三良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功名不可為忠義我所安

言功立不由於己故不可為也呂氏春秋曰功名之立天

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孝經注曰死君之秦穆先

下世三臣皆自殘列女傳柳下惠妻誅曰愷悌君子永

語注曰沒生時等榮樂既沒同憂患應劭漢書注曰秦

身爲殘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誰言捐軀易殺身誠獨難

奄息等許諾及公薨皆從死楚辭曰美人兮攬涕

捐棄也攬涕登君墓臨穴仰天歎而靖臨穴已見上文

說文曰歎長夜何冥冥一往不復還李陵詩曰嚴父浩

太息也東觀漢記鄧太后報鄧閭黃鳥爲悲鳴哀哉傷肺肝禮

焦肺古歌曰大憂摧人肺肝心

弱冠弄柔翰卓犖觀羣書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詠史八首

五言

左太沖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劉向楊雄傳極羣書同著論準

過秦作賦擬子虛賈誼作過秦論司邊城苦鳴鏑羽檄

飛京都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災漢書曰冒頓乃作爲

書檄徵天下兵雖非甲冑士疇昔覽穰苴尚書曰善救

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史記曰司馬穰苴者田完

和因自爲齊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其後田

號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法而附穰苴其中因

穰苴曰激感也東鈐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

吳謂孫氏也鈐刀貴一割夢想騁良圖東觀漢記班超

漢威神吳劭鈐刀一割之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雅

馬融論語注曰盼動目貌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漢

曰卿食其長揖不拜毛詩曰中田有廬漢書疏廣曰吾自有舊田廬

鬱鬱澗底松離離山上苗古詩曰鬱鬱園中柳毛以彼

徑寸莖蔭此百尺條史記魏王曰寡人有徑寸之世

躡高位英俊沈下僚韓詩內傳曰高百尺而無枝子何言世

也謂卿大夫子弟也廣雅曰躡履也地勢使之然由來

非一朝周書湯曰吾欲因一勢一夕之故其有所而獻之列子俞

張籍舊業七葉珥漢貂班固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

也七葉自武至平也又張湯傳贊曰張氏之子孫相繼

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

巴與服志曰侍中中常侍冠武弁貂尾為飾馮公豈不

偉白首不見招漢書馮唐曰父老何自為郎說文曰偉

奇也荀悅漢紀曰馮唐白首屈於郎署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廣雅曰希庶也干木已見魏

藩魏吾慕魯仲連談笑却秦軍史記曰魯仲連好奇偉個

趙孝成王時秦使白起圍趙魏王使將軍新垣衍說趙尊

秦昭王為帝魯連適遊趙謂平原君曰梁客新垣衍安在

吾請為君責而歸之乃見新垣衍起再拜當世貴

不羈遭難能解紛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史記曰秦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謝終不肯受平原君乃置酒酒

酣起前以千金遺魯連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

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

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班固說東平王蒼曰

光名宣於當世鄒陽上書曰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史

記曰魯仲連好持高節遊於趙論語顏回曰如有所立

卓臨組不肯練對珪不肯分辭注曰練組綬屬也禮稽命徵

爾臨組不肯練對珪不肯分辭注曰練組綬屬也禮稽命徵

曰諸侯執珪解連璽耀前庭比之猶浮雲將加之宮必
朝日析人之珪仲連為書遺燕將燕將自殺田單欲爵之仲連逃海上
再封故言連璽鄭玄周禮注曰璽印也論語子曰不義
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濟濟京城內赫赫王侯居毛詩曰濟濟多威儀也吳質書曰陳威

發憤思入京城毛詩曰赫赫冠蓋蔭四術朱輪竟長衢

西都賦曰冠蓋如雲廣雅曰術道也楊惲朝集金張館

書曰乘朱輪者十人古詩曰長衢夾巷暮宿許史廬

帝母元帝封外祖父廣漢為平恩侯又曰史良娣宣帝南鄰擊鐘磬北里吹笙竽

擊磬墨子曰彈琴瑟寂寂楊子宅門無卿相與

人聲也漢書楊雄自叙曰雄寥寥空宇中所講在玄虛

廣雅曰寥深也空廓也楚辭曰閔空宇之孤子漢書曰

雄方草創太玄有以自守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管子曰虛無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法應之謂之道言論準宣尼辭賦擬相如

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又曰先是時蜀

以為悠悠百世後英名擅八區百世可知也魏志程昱

式劉備有英名說文曰擅專也皓天舒白日靈景耀神州

曰崑崙東南地方列宅紫宮裏飛宇若雲浮正紫宮於

未央桓寬鹽鐵論曰梓匠營我我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宮室上成雲氣下成山林我我高門內藹藹皆王侯

廣雅曰我我容也我與娥同古字通漢書鮑宣曰豈徒

欲使臣重高門之地哉毛詩曰藹藹王多吉士廣雅曰

藹藹自非攀龍客何為欵來遊揚子法言曰攀龍鱗

盛也注曰欵者被褐出閭闔高步追許由附鳳翼薛綜西京賦

言忽也何如子曰國無道隱者可也晉宮闕名曰洛陽城閭闔

門西向皇甫謐高士傳曰許由武陽城槐里人也隨沖

虛學于齧缺許由為堯所讓振衣于仞崗濯足萬里流

由是退隱遜耕於中嶽下荆軻飲燕市酒酣氣益振孔安國尚書傳曰樂酒曰哀

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史記曰荆軻之燕與屠狗及高

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雖無壯士節與世亦殊倫

高眇邈四海豪右何足陳臣贊漢書注曰邈縣邈也張

衡四愁詩序曰豪右兼并之家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

鈞埃塵言輕千鈞喻重也列子楊朱曰貴非所貴賤非

所賤齊貴齊賤漢書曰十六兩為一斤三十斤為一鈞主父宦不達骨肉還相薄史記或說主父偃曰太橫主

身不得遂親不以為子昆弟不收杜預左氏傳注曰宦

仕也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

謂骨肉之親薄輕鄙之買臣困采樵伉儷不安宅漢書

買臣家貧常刈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妻亦

負戴相隨數止買臣無謳歌道中買臣愈益疾歌妻羞

汝苦日久待我富貴報汝功五十當富貴也今已四十餘矣

死溝中耳能何富貴買臣不能底其伉儷杜預曰伉儷偶也伉

氏之婦怒施氏曰己不能底其伉儷杜預曰伉儷偶也伉

也陳平無產業歸來翳負郭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

然門外多長者車轍方言曰翳夢也郭璞曰長卿還成

謂蔽夢也音愛鄭玄禮記注曰負之言背也都壁立何寥廓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

成史記曰卓文君奔司馬相如相與馳歸

成都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貧窮也楚辭

文二十一

曰嗟寥廓而無處廣雅曰廓空也四賢豈不偉遺烈光篇籍班固說東平王

蒼曰遺烈著於無窮漢書當其未遇時憂在填溝壑孟子

曰吳起商鞅垂著篇籍志在溝壑英雄有屯邐由來自古昔周易曰屯如遭如

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孫子曰何才之無施

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說文曰習習數飛也鸚冠

鄭玄毛詩箋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言士之居窮

云隅角也賦曰廓抱影而獨倚出門無通路枳棘塞中塗王仲

哀詩曰出門無所見孔叢子孔子計策棄不收塊若枯

池魚東方朔六言曰計策棄捐不外望無寸祿內顧無

斗儲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而無尋尺之祿鄭玄毛詩

親戚還相蔑朋友日夜踈鄭

華咄嗟復彫枯史記曰蘇秦北遊說李斯西上書俛仰生榮

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後去趙之燕陽為得罪於燕

而士自燕之齊齊宣王以客卿後齊大夫多與蘇秦

爭寵者而使入刺蘇秦又曰李斯西入秦說秦王後秦

王以斯為客卿又曰始皇以斯為丞相二世下斯吏斯

有愁悴蒼頡篇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文子曰身有榮華心

丁忽切啐倉憤切飲河期滿腹貴足不願餘巢林棲一

枝可為達士模莊子曰鵲巢林不過一

詠史一首五言張景陽

道不競以屬詠自娛少辟公府後為黃門侍郎

因託疾遂絕人事終於家

昔在西京時朝野多歡娛漢書劉向上疏曰衆賢和於

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藹藹東都門羣公祖二疎

曰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朱軒曜金城供帳臨長衢尚

毛詩曰仲山甫出祖鄭玄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鐵論曰秦達人知止足

遺榮忽如無鍾會遺榮賦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鍾會遺

散髮抽簪永絕一丘倉頡篇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孟

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

生行人爲隕涕賢哉此丈夫漢書楊宣上書曰行道之

憂矣涕揮金樂當年歲暮不留儲韓康伯周易注曰

既隕之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顧謂四坐賓多財爲

累患說文曰顧還視也古詩曰四坐莫不歎漢書曰疏

字公亦以賢良爲太子家令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

辱知止不殆今仕至二千石功成名立如此吾聞知足不

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

乎遂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故鄉許之加賜黃金二

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設祖道

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百兩辭訣而去道路觀者曰賢

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既歸鄉里日令家共具

謂其昆弟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居歲餘廣子孫竊

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曰子孫幾及君時頗立產

孫哉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

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悅服皆以壽終累猶負也累

愚爲愚者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曰建鴻德

連與燕將書曰業與三吐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

王爭流名與天壤俱弊吐此蟬冕客君紳宜見書說文

相謂也蔡邕獨斷曰太尉已下冠惠文侍中加貂蟬
論語曰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覽古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徐廣晉紀曰盧諒字子諒范陽人也有才理顯
宗徵為散騎常侍段末波愛其才託以道險終
不遣之末波死諒依石季龍

趙氏有和璧天下無不傳

蔡邕琴操曰楚明光者楚王
大夫也昭王得瑠氏璧欲以

貢於趙王於是遣明光奉璧之趙瑠古和

字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共傳寶也

秦人來求市

厥價徒空言

史記曰趙惠王得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
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史記漢王

曰空言虛語非所
守也價或作償

與之將見賣不與恐致患簡才備行

李圖令國命全

史記曰趙王得秦
王書與大將軍廉頗

欺欲勿與即患秦兵之來司未定求令報秦者未得毛
萇詩傳曰將且也見賣謂將賣已也爾雅曰簡擇也左

氏傳燭之武謂秦伯曰行李之往來供其乏困杜預
曰行李使人孫卿子曰人之命在天國之命在禮藺

生在下位繆子稱其賢

史記曰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

周易曰在下位而不憂家語曰
顏回以德行著孔子稱其賢秦辭馳出境伏軾逕入

關史記曰趙王遂令相如奉和璧西入秦尚書曰奉辭
關罰罪鄭玄禮記注曰辭言語也莊子曰宣尼伏軾而

難化也秦王御殿坐趙使擁節前
臺見相如秦王坐章

壁秦秦王大喜毛萇詩傳曰御進也鄭玄禮
記注曰節所以明信輔君命也令趙使者擁節也揮袂

睨金柱身玉要俱捐

王無意償趙城也史記曰相如視秦

指示王王授璧相如相如持璧却立倚柱怒髮上衝冠
曰臣觀大王無償趙城意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

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
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請以十五都與趙燕丹子曰荆

軻拔匕首擲秦王決耳入銅柱
火出然銅有金故稱曰金柱

連城既偽往荆玉亦真

還史記曰相如度秦王特以詐僞為與趙城實不可得

亦終不與璧愛在澠池會二主克交歡爾雅曰秦王欲

為好會於澠池趙王遂與秦王會澠池又曰嚴仲子謂

聶政曰故進百金者得以交足下權漢書曰郭解入關

賢豪昭襄欲負力相如折其端史記曰秦武王死無子

列子曰不猶愈於負其力乎漢書曰秦王政負皆血下

力怙威鄭玄周禮注曰負恃也方言曰端緒也皆血下

霑衿怒髮上衝冠目視虎背裂血出列士傳曰朱亥瞋

見上西缶終雙擊東瑟不隻彈西缶東瑟已捨生豈

不易處死誠獨難公曰非死者難言處死者難也稜威

章臺顛彊禦亦不干鄰國毛詩曰不畏彊禦孔安國

尚書傳曰屈節邯鄲中俛首忍迴軒如功大拜為上卿

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為之下

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不肯與會出望見廉頗相如

引車避匿家語子貢曰夫子欲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

屈節以救父母之國節猶操也廉公何為者負荆謝厥

讐史記曰於是舍人相與諫相如曰今君與廉君同列

雖駕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所以不敢加兵於

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自鬪其勢必不供生吾

所以為此也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

袒負荆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也廉頗聞之

軍寬之至也卒相與歡為刎頸之交晉灼漢書注曰以

辭相告曰謝尚書曰思免厥讐孔安國尚書傳曰讐過

也智勇甚愚代施張使我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

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

張子房詩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姚泓新立關中

討軍頗留項城

經張良廟也

謝宣遠

王儉七志曰高祖遊張良廟並命僚佐賦詩瞻之所造冠于一時

王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

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

思毛詩曰顧瞻周道又序曰厲小

洛陽隆替興亂罔不

尚書曰予朝至于洛師小惟洛食韋昭國語注曰替

洛以爲此天下中自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力政吞

九鼎苛慝暴殄二殤

政力謂秦也墨子曰反天意者力

侯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而遷

西周禮記曰孔子過泰山側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

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

集朱光

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小息肩纏民思靈鑒

東京賦曰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漢毛詩曰靈鑒無私

天鑒在下有命既集曹植離友詩曰靈鑒無私

伊人感代工聿來扶興王人

謂張良也毛詩曰所謂伊人感猶應也尚書咎繇曰無

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毛詩曰聿來胥宇孔安國尚書

傳曰聿遂也陸機遂志賦曰扶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

興王以成命延衰期乎天祿婉婉幙中畫輝輝天業

昌婉婉和順貌也漢書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吾不如

子房易曰靈圖曰攝天之業使之理鄭玄曰天業得

其鴻門消薄蝕垓下殲擒急擊沛公項伯素善張良

夜馳見良具告事實良乃與項伯見沛公曰早自來謝

沛公擊沛公羽不應有頃公從間道走軍使張良留謝

又曰漢王追羽至陽夏不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

用良計諸侯皆圍羽垓下薄蝕擒皆喻羽也京房

易飛候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爾

雅曰彗星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也爵仇謂封雍齒

爲攬槍爵仇建蕭宰定都護儲皇也爵仇謂封雍齒

漢書曰良從上出奇計及立蕭相國音義曰何時未爲

相國勸高祖立之漢書婁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如

入關上問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西都長安又曰欲廢
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恐不知所為或謂呂
后留侯善畫計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良曰顧上
有所不能致者四人令太子為書卑辭安車請以為客
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
愈欲易太子及置酒太子侍四人從上乃驚曰吾求公
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乎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竟不易太子者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又疏廣曰
太子國儲肇允契幽叟翫飛指帝鄉言初即合契幽
副君也鄉漢書曰良從容步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
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此良夜半往有頃父亦
來喜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旦視其書乃太公
兵法又曰願棄人閒事欲從赤松子遊耳廼學道欲輕
舉莊子曰華封人謂堯曰千歲厭世去而不上僊乘彼白
雲至于帝鄉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鄭立曰肇
始也允信也薛君韓惠心奮卑祀清埃播無疆有孚惠
詩章句曰翻飛貌惠心奮卑祀清埃播無疆有孚惠
心勿問元吉清埃猶清塵也李尤武功神武睦三正裁
歌曰清埃飛連日月毛詩曰惠我無疆

成被八荒神武謂宋高祖也尚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
書曰三正子為天正丑為地正寅為人正周易曰睦和也漢
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漢書曰監八方被八荒
明兩燭河陰慶霄薄汾陽明兩慶霄皆喻宋高祖燭幽
堯舜二帝所居也言以高祖譬舜則高祖光明又以方
堯則堯可輕薄也周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
四方鄭玄曰明兩者取君明上下以明德相承其於天
下之事無不見也孟子曰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然河
南則河陰也慶霄即慶雲也王逸楚辭注曰海內之鑒
政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也鑒
於歷頽寢飾像薦嘉嘗宋略曰大軍九月次彭城鑒
聖心豈徒甄惟德在無忘大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
陸機高祖頌曰念功惟德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逝
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逝者如可作揆子慕周行謂
死也死者可起之而今仕度子之志亦慕此周行周行
喻宋也國語曰趙文子與叔譽遊於九原曰死者若可

作也吾誰與歸毛詩曰嗟我懷人實濟濟屬車士粲粲

彼周行毛詩曰行列也周之列位

翰墨場墨以奮藻賓戲曰婆娑乎術藝之場項岱曰場

圃講經瞽夫違盛觀竦踊企一方瞽夫宣遠自謂也毛

子叔連曰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四達雖平直蹇步

愧無良禮記曰周道四達尚書曰王道正直孔安國曰

足不良能行毛詩食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莊子曰聖

詩傳曰良善也食和忘微遠延首詠太康人其於人

也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郭象曰各自得斯飲和矣豈

待言哉微遠亦自謂也阮瑀止欲賦曰飲延首以極視

魏明帝野田黃雀行曰四夷重譯貢百姓謳吟

詠太康琴操伍子胥歌曰庶此太康皆召力兮

秋胡詩一首

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其家見路傍有美婦人方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今吾

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奉二親其母其母使人呼其婦婦曰束髮脩身辭親往仕五年乃得還當見親戚今也乃悅路旁婦人忍見不孝之人遂去而走自投河而死

顏延年

椅梧傾高鳳寒谷待鳴律

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

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曰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鸞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鳥言椅梧竹鳳而溫至生黍也影響豈不懷自遠每相匹鳥言椅梧竹鳳谷資吹律而成煦類乎影響豈不相思故夫婦之儀自遠相匹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鵲冠子曰影則隨形響則應聲毛婉彼幽閑女作嬪君子室毛詩曰影則貌又曰窈窕幽閑峻節貫秋霜明豔侔朝日貫猶連也爾雅曰嬪婦也

有女篇曰容華既以豔志節擬秋霜鄭玄周禮注曰作等也詩曰東方之日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其陸機美如東方之日
嘉運既我從欣願自此畢
日在昔燕居未及好良人顧有違又毛詩曰或燕燕居息蒙嘉運
日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毛詩曰行道遲遲中心有違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
千里外結綬登王畿於陳故脫巾而結綬也東觀漢記曰江革養母幅巾屐履漢書蕭育與朱博為友長安談曰蕭朱結綬言其相薦達也秋胡仕陳而曰王畿詩緯所起也
戒徒在昧旦左右來相依車小人戒徒左氏傳曰讒鼎之銘驅車出郊郭行路正威遲策駕馬毛詩曰昧旦不顯
貌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倭於危切
沒為長不歸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嗟余怨行役三陟窮

晨暮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我我馬嚴駕越風寒解鞍犯霜露鄭玄禮記注曰越躡也漢書李廣令曰下馬解鞍左氏原隰多悲涼迴颺卷高樹宋均春秋緯離獸起荒蹊驚鳥縱橫去阮籍詠懷詩注曰涼愁也
悲哉遊官子勞此山川路書其三漢書薄昭與淮南王下
毛詩曰山川悠遙遙行人遠宛轉年運徂楚辭曰超消又曰愁脩夜而婉轉莊子老聃曰良時為此別日月方
向除往矣日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毛詩曰昔我月為除廣雅孰知寒暑積僂僂見榮枯程曉女典曰春榮冬枯自
然之理歲暮臨空房涼風起座隅陸機青河畔草詩曰空房來悲風

鵬鳥賦曰寢興日已寒白露生庭蕪其四毛詩曰言念

正于坐隅王賦曰主人女歌曰歲已勤役從歸願反路遵山河

昔醉秋未素今也歲載華蠶月觀時暇桑野多經過

援高柯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薛君韓詩章傾城誰不

顧弭節停中阿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

往誠思勞事遠闊音形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曹子建

平生贈顧彥先詩曰形影曠不接所說雖為五載別相與昧

聲與音聲音日夜闊何以慰吾心雖為五載別相與昧

也少時捨車遵往路鳬藻馳目成周易曰舍車而徒義

之路也李陵詩曰行人懷往路班彪與州賦曰感鳬藻

以進樂兮楚辭曰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王逸

相親成爲親也南金豈不重聊自意所輕毛詩曰元龜

金鄭玄毛詩箋曰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其六潘岳

聊且略之辭也義心多苦調密比金玉聲

義心清尚莫之與鄰調猶辭也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

毛詩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高節難久淹竭來空復

辭列女傳曰齊母乃作詩以砥礪女之心高其節劉向

遲遲前塗盡依依造門基上堂拜嘉慶入室問何之

閑居賦曰太夫人在堂蘇亥織女詩曰時來嘉慶集室

妻之所居女史箴曰正位居室楚辭曰浮雲兮容與導

余兮日暮行采歸物色桑榆時物色桑榆言日晚也東

何之東隅收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之桑榆美人望昏至慙歎前相持其七楚辭曰美有

懷誰能已聊用申苦難毛詩曰有懷于衛靡日離居殊

年載一別阻河關楚辭曰折疎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

春來無時豫秋至恒早寒爾雅曰明發動愁心閨中

起長歎毛詩曰明發不寐曹子建慘懷歲方晏日落遊

子顏其入言情之慘懷在平歲之方晏曰之將落愈思

方向也漢書高祖高張生絕弦聲急由調起高張生於

立節期於效命聲急由乎調起以喻辭切與於恨深楊

雄解嘲曰弦者高張急徵物理論曰琴欲高張瑟欲下

聲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弦說苑曰應侯與賈子

坐聞有琴聲應侯曰今日琴一何悲賈子曰夫張急調

韻也謂音聲之和自昔枉光塵結言固終始繁欽與魏

韻事速訖旋侍光塵公羊傳曰結言而退楚辭如何久

曰解佩纓以結言周易曰歸妹人之終始也

為別百行僞諸己孔臧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飭百行

諸己君子失明義誰與偕沒齒家語孔子曰淫亂者

則夫婦失義昏禮聘享者所以別男女愧彼行露詩甘

明夫婦之義也論語曰沒齒無怨言

之長川其九貞女不犯霜露而違禮而我貪生以棄

不夙夜謂行多露鄭玄曰豈不知當早夜成婚禮謂

道中之露太多故不行耳爾雅曰水決復入河為汜

五君詠五首好五言沈約宋書曰顏延年領步兵

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年甚怨憤

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

顯被黜詠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詠阮咸

曰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詠劉伶曰韜

精曰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蓋自序也

顏延年

阮步兵

袁宏竹林名士傳曰阮籍以步兵校尉

甚奇

阮公雖淪跡

識密鑒亦洞

廣雅曰淪沒也識心之別言

謂之識廣雅曰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鑒照也洞深也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相不以政事為務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便成作五言詩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託諷終始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蘇門山有隱者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論五帝三王之義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嘯清韻響亮蘇門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嘗歸家籍相見與別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越康司馬長卿讚曰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放誕不拘禮教發言玄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疑定立俗迂流議尋山治隱淪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也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八歲康甚愛之數聞流議神

沈醉似埋

照寓辭類託諷

遠口不評論職否人物魏氏春秋曰籍時率

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返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俗呂氏春秋曰嵇康性不偶

形解驗默仙吐論知疑神

鮑觀通靈士也東海徐寧師

之寧夜聞靜室有琴聲

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

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茲

中散傳曰嵇康作養生論

難之不得屈莊子曰藐姑射

郭象曰行若曳枯木心若聚

疑定立俗迂流議尋山治隱淪

也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

八歲康甚愛之數聞流議神

也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

八歲康甚愛之數聞流議神

也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

八歲康甚愛之數聞流議神

也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

八歲康甚愛之數聞流議神

也爾雅曰迂逆犯也五故切

仙傳曰王烈年已二百三十

八歲康甚愛之數聞流議神

山遊戲採藥桓子新論鸞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曰天神人五二曰隱淪鸞翻有時鍛龍性誰能馴
別傳曰康美音氣好容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淮南子
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左氏傳曰劉累學擾龍
于豢龍氏服虔漢書注
曰擾馴也鍛所例切

劉參軍表宏竹林名士傳曰

劉靈善閉關懷情滅聞見言道德內充情欲俱閉既
緒晉書曰靈潛嘿少言老子曰善閉者無聞見皆滅滅榮
開王弼曰因物自然不設不施故不用關鍵繩約而不可
無所見耳無所聞汝神遊守形形乃長生鼓鍾不足歡
榮色豈能眩夫鍾鼓以悅耳榮色不足以悅目今聞見既滅
能眩也賈逵國語注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廣雅曰
曰眩惑也戶徧切韜精日沈飲誰知非荒宴韜藏也
賈逵國語注曰精明也臧榮緒晉書曰靈常乘鹿車攜
一壺酒尚書曰義和沈湎于酒孔安國曰沈謂醉冥也

毛詩曰好樂無荒鄭玄曰荒廢亂也頌酒雖短章深衷自此見頌酒即酒
謂中心也蒼頡篇曰表別外之辭也

阮始平表宏竹林名士傳曰阮咸字仲容籍之兄

仲容青雲器貴累生民秀青雲言高遠也史記太史

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代哉達音何用深

識微在金奏荀勗所造樂聲高則悲士國之音哀以

思今聲不合雅懼非德政中和之善必古今長短之所
致後掘地得古銅尺歲久欲腐壞以此尺度於勗今尺
短四分時人明成爲解班固匈奴傳贊曰遠見識微周
官曰鍾師掌金奏凡樂事以鍾鼓奏九夏杜預左氏傳
注曰擊鍾

郭齊已心醉山公非虛觀樂名士傳曰阮咸哀
而奏樂

原郭齊見之心醉不覺歎服列子曰有神巫自齊而來
處於鄭命曰季成列子見之而心醉向秀曰迷惑其道

也山濤啓事曰咸若在官之職必妙絕於時鄭玄毛詩箋曰觀見也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曹嘉之晉紀曰山濤舉咸爲吏部郎三上武帝不麾也傳暢諸公讚曰勗性自矜因事左遷咸爲始平太守

向常侍

向秀甘淡薄深心託豪素說文曰淡薄味也文賦曰唯豪素之所擬探道好

淵玄觀書鄙章句謂注莊子也世說曰初注莊子者數十家莫能究其指要向秀於舊

注外爲解義妙析奇致大暢玄風王逸楚辭注曰鄙耻也漢書曰費直治易長於卦筮無章句交呂既鴻軒攀秋亦鳳舉向秀別傳曰偶鍛於洛邑與呂子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王仲宣贈蔡子篤詩曰歸鴈載軒軒飛貌張衡獨流連河裏遊惻愴山陽賦漢書班伯曰

雅所以流連也服虔曰荒樂也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與河內向秀相友善遊於竹林思舊賦曰濟山陽之舊居

詠史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五都矜財雄三川養聲利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

市長皆爲五均司市師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矜夸也漢書曰班壹當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戰國策云張儀曰

爭名於朝市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百金不市死明

經有高位史記陶朱公曰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漢

明其取青紫京城十二衢飛甍各鱗次西都賦曰立十

賦曰飛甍軒互李尤仕子影華纓遊客竦輕轡七啓曰

辟雍賦曰竦羅鱗次明星晨未稀軒蓋已雲至毛詩曰

八冥廣雅曰竦上也

關鄭玄曰明爛然也說文曰希疎也希與稀通說苑曰
翟璜乘車載華蓋田子方怪而問之對曰吾祿厚得此
軒蓋尚書中候賓御紛飈沓鞍馬光照地傳曰安國尚書
曰青雲浮至吳質答東阿王書寒暑在一時繁華及春媚
日情踊躍於輦馬君平獨寂漠身世兩相棄言身
書一暑應璩與曹長思君平獨寂漠身世兩相棄言身
而不仕世棄身而不任漢書曰蜀有嚴君平卜於成都
市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楚
辭曰野寂寞其無人莊子曰夫欲勉
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矣

詠霍將軍北伐一首

五言

虞子陽

虞義集序

擁旌為漢將汗馬出長城班固述人伐鼓漢書公孫弘曰
臣愚驚無汗馬之勞史記曰秦使蒙恬築長城長城地勢嶮萬里與雲平涼秋

八九月虜騎入幽并

宋子侯詩曰高秋八月

飛狐白日晚

瀚海愁陰生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墳曰飛狐
臨瀚海如瀉曰瀚海海羽書時斷絕刀斗晝夜驚即羽
檄也楚漢春秋曰黥布反羽書至上大怨漢書曰李廣
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一斗晝
炊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刀斗今乘墉揮寶劍蔽日引高
旂周易曰乘其墉弗克攻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
於雅曰揮動也越絕書曰楚王使風湖子歐冶子干將
作劍曰太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圍楚之城三年不解
於是楚王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之三軍為之破敗史
記曰陸賈寶劍直百金楚雲屯七萃士魚麗六郡兵
機從軍行曰胡馬如雲屯穆天子傳曰天子賜七萃之
士郭璞曰萃聚也亦猶傳有七與大夫皆眾聚集有智
力者為王爪牙也左氏傳曰王伐鄭鄭原繁為魚麗之
陣漢書曰趙充國以六郡良家子善騎射補羽林服虔

曰金城隴西天水胡笳閑下思羌笛隴頭鳴李陵書曰胡笳互動
安定北地郡也
沈約宋書有胡漢舊箏笛錄有曲不
詎所出長笛賦曰近世雙笛從羌起
次云精懼也漢書匈奴有骨都侯又曰匈奴龍言焉文穎曰恐
喪精玉門罷斥候甲第始修營漢書曰龍勒有玉門關
遇害又曰賜霍光甲第一區又曰上為霍去
病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位登萬庚
積功立百行成論語曰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
已見天長地自久人道有虧盈老子曰天長地久莊子
上時爾雅未窮激楚樂已見高臺傾楚辭曰宮庭震驚
曰虧毀也言樂眾並會復作激楚之聲也桓子新論琴
楚清聲也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
道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
又已當令麟閣上千載有雄名漢書甘露三年單于始
平

圖畫其人於麒麟閣
法其形貌叙其姓名

百一

百一詩一首

五言張方賢楚國先賢傳曰汝南

應璩詩一首
以示在事者咸皆怪愕或以為應楚棄之何
晏獨無怪也然方賢之意以有百一篇故曰
百一李充翰林論曰應休璩五言詩百數十
篇以風規治道蓋有詩人之旨焉又孫盛晉
陽秋曰應璩作五言詩百三十篇言時事頗
有補益世多傳之據此二文不得以一百一
篇而稱百一也今書七志曰應璩集謂之新
詩以百言為一篇或謂之百一詩然以字名
詩義無所取據百一詩序云時謂曹爽曰公
今聞周公巍巍魏之稱安知百慮有一失乎百
一之名蓋
興於此也
應璩
歷官散騎侍郎曹爽多違法度璩為詩以諷焉典著
作卒文章志曰璩汝南人也詩序曰下流應侯自誨也

下流不可處君子慎厥初論語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

下之惡皆歸焉尚書仲名高不宿著易用受侵誣韓子

之以名高史記曰灌夫亦得寶嬰通列侯前者墮官去

有人適我間高唐賦曰長吏田家無所有酌醴焚枯魚

漢書楊惲書曰田家作苦蔡邕與袁公問我何功德三

入承明廬陸機洛陽記曰吾常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

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所占於此土是謂仁

智居言今所佔之土是謂仁智之所居乎亦問者之辭

語曰智者樂山文章不經國筐篋無尺書典論論文曰文

新序孫叔敖曰府庫之藏金玉筐篋之素簡書說文曰

燕用等稱才學往往見歎譽言文章既不經國筐篋又

學往往而見譽避席跪自陳賤子實空虛孝經曰曾子

問者之辭也宋人遇周客慙愧靡所如言已妄竊崇班

王邑請召賓於梧臺之側藏之以為大寶周客聞而觀焉主人齋石

日端冕立服以發寶華匱十重巾十襲客見免而掩口

盧胡而笑曰此特燕石也其與瓦甓不殊主人大怒曰

商賈之言醫匠之心藏之愈固守之彌謹杜預左氏傳曰如從也

遊仙

遊仙詩一首五言

何敬宗

青青陵上松亭亭高山柏贈從弟詩曰青青陵上柏劉公幹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字敬宗陳國人也博學多

聞善屬篇篇章初為相國掾稍遷尚書左僕射薨

二

亭高
貌
光色冬夏茂根祗無凋落莊子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在冬夏青青爾雅

曰抵本也焦貢易林曰吉士懷貞心悟物思遠託揚志溫山松柏常茂不凋落

玄雲際流目矚巖石尚書曰庶常吉士七啓曰抗志

昔王子喬友道發伊洛迢遞陵峻岳連翩御飛鶴列仙傳曰

王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聞

道人浮丘公接以土嵩高山三十餘年後求之於山上

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縑山頭果乘白鶴

山下文子曰三皇五帝輕天下細萬物上與道爲友下

與化爲人張湛曰止能友於道友或爲反呂氏春秋曰

君子反道以修德思玄賦曰續連抗跡遺萬里豈戀生

翻兮紛暗曖說文曰御使馬也民樂廣雅曰抗舉也楚辭長懷慕仙類眩然心縣邈逸

楚辭注曰縣縣細微

之思也又曰邈遠也

遊仙詩七首 五言

郭景純

凡遊仙之篇皆所以滓穢塵網錙銖纓紱食
雷倒景餌玉玄都而璞之制文多自叙雖志
見非前識良有以哉

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遯棲西京賦曰都邑遊俠張趙

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久矣郭璞山海經注曰山

居爲棲又曰遯者退也周易曰龍德而隱遯世無悶朱

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捨韜隱

史記曰李少君謂武帝曰臣常遊臨源挹清波陵崗掇

海上見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也

丹萸毛萸詩傳曰挹斟也又曰掇拾也都活切本草經

黃故曰靈谿可潛盤安事登雲梯靈谿谿名也庾仲雍

丹萸

里公靈谿水雲梯言仙人昇天因雲而上故曰雲梯墨

子曰公翰般爲雲梯必取宋張湛列子注曰班輸爲梯

子

可以漆園有傲吏萊氏有逸妻史記曰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嘗為蒙漆園吏楚威王聞莊子賢使使厚幣迎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王聞莊子無污我列女傳曰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或言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之居亂世為人制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制投其進則保龍見退為觸藩抵謂求仙也退謂處俗也周易曰九二見龍在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退不能遂無攸利
高蹈風塵外長揖謝夷齊左氏傳曰魯人之皐使我高蹈莊子曰孔子彷彿塵垢之外說文曰謝辭別也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父欲立叔齊及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
青谿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吏仲雍荊州記曰臨沮縣有青谿山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遊仙詩嗟青谿之美**雲生梁棟間風出窓戶裏借**

問此何誰云是鬼谷子

史記曰蘇秦東事師於齊而習於鬼谷先生徐廣曰潁川陽城

有鬼谷子言其自遠也然鬼谷之名隱者通號也

翹迹

企潁陽臨河思洗耳

廣雅曰翹舉也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潁陽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請屬天下於

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其耳

閭闔西

南來潛波渙鱗起

閭闔風已見西京賦高誘曰允靈妃為閭闔風周易曰風行水上渙靈妃

顧我笑粲然啓玉齒

靈妃必如也毛詩曰顧我則笑鄭玄曰顧猶視也穀梁傳曰軍人粲然皆笑莊子曰女商謂徐無鬼曰吾齒笑也

要之將誰使

楚辭曰吾令豐隆乘雲兮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脩以為理王逸曰古賢蹇脩而媒理也廣雅曰將欲也

要之將誰使

蹇脩時不存

也廣雅曰將欲也

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

言珍禽芳草遞相輝映可悅之甚也蘭苕蘭秀也

綠蘿結高林蒙籠蓋一山陸機毛詩草木疏曰松蘿蔓女蘿施于松栢毛

中有冥寂士靜嘯撫清絃冥玄放情

陵霄外嘖蕊挹飛泉楚辭曰放遊志乎雲中淮南子曰

赤松臨上游駕鴻乘紫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

神農時雨師也服水玉教神農能入火不燒至崑崙山

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隨風雨上下漢武內傳王母侍

者歌曰遂乘萬龍椿馳騁九野嵇康答難曰偃佺以

栢實方目赤松以水玉乘煙古白鴻頌曰茲亦耿介矯

翻紫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列仙傳曰浮丘公接文

煙拍拊也昔白切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

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日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

洪崖先生借問蜉蝣輩寧知龜鶴年大戴禮夏小正曰蜉蝣

先生龜鶴壽有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鶴曲頸

而息龜潛匿而噓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六龍安可頓運流有代謝楚辭曰貫鴻蒙以東竭兮維

轡於扶桑以留日幸得延年壽也莊子黃帝曰陰陽四

時運行各得其序淮南子曰二者代謝外馳高誘曰代

更也謝時變感人思已秋復願夏爾雅曰淮海變微禽

叙也吾生獨不化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

夫雖欲騰丹谿雲螭非我駕魏文帝典論曰夫生之必

乘風雲與螭龍共駕適不死之國國即丹谿其人浮

遊列缺翔倒景然死者相襲丘壟相望逝者莫反潛

以莫形足愧無魯陽德迴日向三舍淮南子曰魯陽公

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臨川哀年邁撫心獨悲

託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尚書曰日月逾邁孔安

也楚辭曰憂不暇兮寢食增歎兮如雷

逸翮思拂霄迅足羨遠遊

逸迅思拂霄及遠遊以清源喻仙者願輕舉而高蹈

無增瀾安得運吞舟

清源不能行運吞舟之魚以喻塵俗不足容乎仙者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方塘含清源楚辭曰谿谷嶄巖水增波韓詩外傳孟子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汚世

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

珪璋明月皆有特達之美而明月皆喻難闇投以喻仙者雖有超俗之譽非無捕影之譏禮記孔子曰珪璋特達德也鄒陽上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

莫不案劍相眄者

潛穎怨青陽陵苕哀素秋

仙而怨天施之偏又歎浮生之促類潛穎怨青陽之晚

爾雅曰春爲青陽又曰苕陵苕也素秋已見上文悲來

惻丹心零淚緣纓流

悲俗遷謝故惻心惻諸葛亮與李平教曰詳思斯戒明吾丹心淮南子曰雍門子以哭見孟嘗君流涕霑纓

雜縣寓魯門風煖將爲災

國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

祭之展禽曰越哉臧文仲之爲政也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爲國典難以言仁且知矣今茲海鳥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常知風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文仲曰信吾過也賈逵注曰爰居雜縣也

舟涌海底高浪駕蓬萊神仙排雲出但見金銀臺

吞舟之魚

已見上文漢書齊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州此三神山者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而黃金白銀爲宮闕未至

陵陽挹丹溜容成揮玉杯

列仙傳曰陵陽子明者銓鄉人也好釣魚於澠溪釣得白魚腸中有書教子明服食之法

子明遂上黃山採玉石脂服之三年龍來迎去抱朴子曰流丹者石芝赤精蓋石流黃之類也事見太一玉英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善補道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老子亦云老子師揮謂以手揮之神仙傳曰茅君學道於齊不見使人金案玉杯自來

姮娥揚妙音洪崖領其頤

淮南子曰昇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

竊而奔月許慎曰常娥昇妻也逃月中蓋虛上夫人是也史記蘇秦曰妙音美人以充後宮洪崖已見上列子曰領其頤動則歌合律廣升降隨長煙飄飄戲九垓傳曰晉封子者黃帝時人也積火自燒而隨煙上下淮南子曰盧敖游乎北海至于蒙穀之上見一士焉盧敖仰視之乃與語曰唯敖為背羣離黨窮觀於六合之外者非教而巳今卒觀夫子於是始可與教為交乎士笑曰汗漫期於此而語窮六合豈不可以久居士舉臂而竦身遂入雲中盧敖視奇齡邁五龍千歲方嬰孩鄭玄禮記注之弗見乃止甲開山圖榮氏解曰五龍皇后君也昆弟五人皆人面而龍身長曰角龍木仙也次曰徵龍火仙也次曰商龍金仙也次曰羽龍水仙也次曰宮龍土仙也父與諸子同得仙治在五方孔安國論語注曰方比方也燕昭使人文曰孩小兒笑也燕昭無靈氣漢武非仙才燕昭使人形慢神職雖當語之以至道殆恐非仙才也

晦朔如循環月盈已見魄說文曰朔月一日始也晦月若循連環禮記曰四時和而後月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尚書曰惟三月哉生魄孔安國曰十六日明消生也蓐收清西陸朱義將由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神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秋朱義曰也楚辭曰吾令義和弭節兮王逸曰義和日御也河圖曰立秋秋分月從白道漢書云月有九行立秋秋分月道左傳曰分同道謂春分秋分月同道也白露拂陵茗女蘿辭松栢淮南子曰斗指辛則寒露陵茗已見女蘿葛曰葛寄生也薜榮不終朝蜉蝣豈見夕序曰朝菌者時人以爲薜華莊生以爲朝菌其物向晨而結絕日而殞毛萇詩傳曰蜉蝣朝生夕死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液外國圖曰圓丘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東歲芝及神草靈液謂玉膏之屬也曹王孫列八珍安期植苦寒行曰靈液飛波蘭桂參天

鍊五石王孫列八珍以傷生安期鍊五石以延壽言優劣殊也漢書票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周禮曰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列仙傳曰安期生自言千歲抱朴子曰五石者丹砂雄黃白礬石曾青礬石也
長揖當塗人去來山林客當塗即當仕路也漢書武帝制曰守文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山林已見上文孟子曰公孫丑問曰當仕路也路於齊管晏之功可復許乎趙岐曰當仕路也

文選卷第二十一

文選卷第二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學士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招隱

左太沖招隱詩二首

陸士衡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反招隱詩一首

遊覽

魏文帝芙蓉池作一首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謝叔源遊西池詩一首

謝惠連泛湖出樓中翫月詩一首

謝靈運從遊京口北固應詔詩一首

曉出西射堂詩一首

登池上樓詩一首

遊南亭詩一首

遊赤石進帆海詩一首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登石門最高頂詩一首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詩一首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一首

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一首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詩一首

鮑明遠行藥至城東橋詩一首

謝玄暉遊東田詩一首

江文通從建平王登廬山香鑪峯詩一首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宿東園詩一首

遊沈道士館詩一首

徐敬業古意酬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一首

招隱

招隱詩二首

五言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

左太冲

雜詩左居陸後而此在前誤也

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

魯連子曰連却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說文曰

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之難踐鄭玄周禮注曰荒蕪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

塞巖穴無結構丘中有鳴琴

光殿賦曰觀其結構尚書也

大傳子夏曰弟子受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巖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尚彈琴其中歌先王之風則可以

發憤矣

白雪停陰岡丹葩曜陽林

尚書大傳曰相與觀乎南山之陰高

誘戰國策注曰山北曰陰爾雅曰山脊曰岡鄭玄周禮注曰陽木生於山南也石泉漱瓊瑤纖

鱗亦浮沈

楚辭曰飲石泉兮蔭松柏漱澗

非必絲與竹

山水有清音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

傳曰其肅也歌又曰集于灌木毛萇詩

秋菊兼糗糧幽蘭

間重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毛萇詩曰乃裹糗糧毛萇曰糗食也楚辭曰紉秋蘭

以爲佩然蘭可爲

躊躇足力煩聊欲投吾簪

言世務勞

佩故以間襟也韓詩曰搔首躊躇阮嗣宗詩曰負薪疲病足力不彊鄭玄毛詩箋曰聊且略之辭蒼頡篇曰簪笄也

冠也

經始東山廬果下自成榛

王隱晉書曰左思徒居洛城東著經始東山廬詩毛詩曰

經始靈臺高誘淮南子注

日叢木曰榛小栗小棘曰榛前有寒泉井聊可瑩心神

周雅曰井冽寒泉廣

峭蒨青葱間竹柏得其真

峭蒨鮮明貌孫卿子曰桃

李蒨繁於一時時至而後殺至於松栢經隆
冬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弱葉棲霜

雪飛榮流餘津爵服無常玩好惡有
言爵服之榮

有奸惡隨之屈伸管子曰將立朝廷則爵服不可不
貴也爵服加於不義則人賤爵服矣家語孔子曰君子

之行已也可以屈則屈可以伸則伸息兮結綬生纒牽彈冠去
伸束征賦曰行止屈伸與時息兮結綬生纒牽彈冠去

埃塵言人出仕非一途或結綬以生纒牽之憂或彈冠
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蕭朱結綬王貢

彈冠言其相薦達也說文曰纏繞也淮南子曰王喬赤
松去塵埃之間離羣

惠連非吾屈首陽非吾仁謂柳下
物之紛可謂養生矣

惠少連降志辱身矣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論
語子貢問曰伯夷叔齊何人也子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子相與觀所尚道遙撰良
曰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辰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所尚則義不虧矣廣雅曰尚
辰高也謂中心之所高尚也莊子曰逍遙乎無事之業

東征賦曰撰
良辰而將行

招隱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明發心不夷振衣聊躑躅
毛詩曰明發不寐楚辭曰心

新序曰古老振衣而起杜預左氏傳注曰
振整也說文曰躑躅足也躑躅與躑同

幽人在浚谷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

夕息西山足
毛詩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採其薇毛萇詩輕條象雲構密葉成翠幄
劉公幹詩曰

齊都賦曰翠幄浮遊杜
激楚佇蘭林回芳薄秀木

逸楚辭注曰薄附也遊蘭皋與蕙林王
山溜何泠泠飛泉

漱鳴玉
枚乘上書曰泰山之雷穿石楚辭曰吸
哀音附

靈波頽響赴曾曲至樂非有假安事澆醇樸莊子曰天
無有哉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
樂之謂至人又曰唐虞始爲天下樂淵散朴許慎淮南
子注曰澆薄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論語子曰富而
也也渠與澆同富貴苟難圖稅駕從所欲可求也雖執鞭
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稅駕喻辭榮也史
記李斯曰當今人臣之位無居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
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
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

無有哉老聃
樂之謂至人
子注曰澆薄
也與澆同

之士吾亦爲
記李斯曰當
未知所稅駕
車曰稅脫輿

反招隱詩一首

王康琚

小隱隱陵藪大隱隱朝市伯夷竄首陽老聃伏柱史

曰老子名耳字聃列仙傳曰李耳字伯陽生於周
周柱下史又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
隱於首陽山昔在太平時亦有巢居子皇甫謐逸士傳曰巢
父堯時隱人常山居

不營世利。年老以樹爲巢。而寢其上。故時人號曰巢父。今雖盛明。世能無中林士也。班固漢書序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放神青雲。

外絕迹窮山裏

難郭象曰不行則易也王隱晉書李
重奏曰陳原絕迹窮山韞積道藝
鳥雞先晨鳴哀風

迎夜起共商曰雞鳴而悲鳴崔琦七曰再奏致哀風凝霜凋朱顏寒泉傷

玉趾楚辭曰漱凝霜之雰雰又曰容則秀稚朱顏毛詩

周才信衆人偏智任諸已以出仕爲周才隱居爲偏智傳

子曰君子周才難論
子曰君子求諸已推分得天和矯性失至理
劉向列子目錄

者此之謂太平大宗與天和者也淮南子曰顏回天死

孫朝曰矯性命以招名弗若死矣又曰均天下之至理

張湛曰物事皆均則理無不至歸來安所期與物齊終
始萬物之所始孫卿子曰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遊覽

芙蓉池作一首 五言

魏文帝 魏志曰文帝諱丕字子桓太祖太子
也為五官中郎將太祖薨嗣位為丞

相魏王受漢
禪即皇帝位

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 呂氏春秋曰乘輦于宮
中毛萇詩傳曰乘升也雙渠
相溉灌嘉木繞通川 西京賦曰嘉木樹庭上
蓋脩條摩蒼天 子虛賦曰上拂羽蓋東方朔
驚風扶輪
載飛鳥翔我前 張衡羽獵賦曰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言法

日明星皓皓 華藻之力也 上天垂光采五色二何鮮壽命非松喬誰能得神

仙列仙傳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喬王子喬即 遨遊
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快心意保己終百年 保己焉養生經黃帝曰中壽百年

南州桓公九井作一首 五言 水經注曰淮南郡

即南州矣庾仲雍江圖曰姑孰至直瀆十里
東通丹陽湖南有銅山一名九井山山有九
井井與江通何法盛桓玄錄曰

桓玄字敬道出姑孰大築府第

殷仲文 檀道鸞晉陽秋曰殷仲文字字仲文
之姊夫玄僭立用為長史帝反正出為
東陽太守愈益憤怒後照鏡不見其面
數日 禍及

四運雖鱗次理化各有準 莊子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
各得其序李尤辟雍賦曰攢

羅鱗次字書獨有清秋日能使高興盡潘安仁有秋興賦鄭玄周禮注

日興者託景氣多明遠風物自淒緊言猶實也爽籟警

幽律哀壑叩虛牝言風之疾也激爽籟而叩其虛牝也爾雅曰爽差也

籟管非一故言爽焉莊子南郭子綦謂子游曰汝聞地

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郭象曰人籟籟也夫籟管

參差宮商異律故有長短高下萬殊之聲鄭玄禮記注

日警起也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大戴禮曰丘陵爲

牡谿谷歲寒無草秀浮榮甘風頌爾雅曰秀雅曰不榮而實謂

爲輕何以標貞脆薄言寄松菌故貞脆菌脆也松菌殊質

薄言采之毛萇曰薄辭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莊子曰朝菌不知晦朔哲匠感蕭

晨肅此塵外軫匠謂桓玄也蕭晨言秋晨也言秋晨蕭

萬物之形廣雅曰感傷也鄭玄禮記注曰肅戒也莊子

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爲之業郭象曰所謂塵

垢之外非伏於山林而已鄭玄考工記廣庭散汎愛逸

注曰軫輿後橫木也言軫軫所以明車也廣庭散汎愛逸

爵紆勝引引勝語子曰汎愛衆而親仁說文曰紆屈也勝

引勝伊余樂好仁惑祛吝亦泯左氏傳曰族穆子曰請

好仁杜預曰蘇晉賢人也蘇言韓起好仁也田蘇遊而曰

書黃叔度傳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

則郵客之萌後存乎心薛君韓詩猥首阿衡朝將貽匈

章句曰祛去也爾雅曰泯盡也猥首阿衡朝將貽匈

奴哂將阿衡喻玄也言己以凡猥妄首朝端匈奴聞之理

不惠于阿衡意旬月取宰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曰

以一言寤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

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

雅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爾

游西池一首 五言

謝叔源

臧榮緒晉書曰謝混少有美譽善屬文為尚書左僕射以黨劉毅誅沈約

悟彼蟋蟀唱信此勞者歌聲類曰悟心解也毛詩曰蟋蟀在堂歲聿云暮今我不樂

日月其除韓詩曰伐木自苦其事故以道缺勞有來豈不疾者歌其事詩人伐木自苦其事故以道缺勞有來豈不疾

良遊常蹢躅非我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白日潛

暉楚辭曰驪垂逍遙越城肆願言屢經過也鄭玄禮記

注曰肆市中陳物處也趙李相經過回阡被陵闕高臺

眺飛霞廣雅曰被加也言加惠風蕩繁囿白雲屯曾阿

邊讓章華臺賦曰惠風春施廣雅曰屯聚也景具鳴禽集水木湛清華蒼頡

流也褰裳順蘭沚徙倚引芳柯毛詩曰褰裳涉溱鄭

潘岳河陽詩曰歸鴈映蘭詩美人愆歲月遲暮獨如

何遲暮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無為牽所思南

榮誠其多莊子庚桑楚謂南榮越曰全汝形抱

泛湖歸出樓中翫月一首注曰五言靈運山居賦謝惠連

日落泛澄瀛星羅游輕橈楚辭曰倚沼畦瀛兮遙望博

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楚辭曰憩榭面曲汜臨流對

迴潮韓詩外傳曰憩息也爾雅曰決出復入為汜輟策

共駢筵並坐相招要注曰駢並也哀鴻鳴沙渚悲援響

山椒漢武帝李夫人賦曰釋予馬於山椒孟康亭亭映

江月瀏瀏出谷飈疾貌寡婦賦曰風瀏瀏而風興斐斐

氣幕岫泫泫露盈條斐斐輕貌近矚祛幽蘊遠視盪誼

知罷從夕至清朝李奇漢書注曰法開散也王逸楚辭注曰蘊悟言不

從游京口北固應詔一首毛詩曰晤對也悟與晤同

謝靈運京城西北有別嶺八江三面

玉璽戒誠信黃屋示崇高信聖人佩玉璽所以崇戒誠

析子曰為之符璽以信之蔡邕獨斷曰璽印也信也古

者尊卑共之秦以來天子獨以印解璽又獨以玉也漢

書曰紀信乘王車黃屋左纛事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言上二事乃

用而其事至道實神理而超然也文子曰聖人所由曰道

詠曰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曹植武帝昔聞汾水游今見塵

外鑣莊子曰堯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塵外已

鳴笳發春渚稅鑾登山椒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表

已見張組眺倒景列筵矚歸潮吳都賦曰張組帷構流

景於重溟王彪之遊仙詩曰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

蓬萊陰倒景崑崙罩曾城並以遠遊絕塵霧輕舉觀滄溟

遠巖映蘭薄白日麗江皋蘭薄即蘭林也楚辭曰朝

楚辭曰朝騁驚芳江皋王逸注異不可以王義非之

柳墟囿散紅桃也挑則華萼與穉音義同廣雅曰墟居

也皇心美陽澤萬象咸光昭莊子舜謂堯曰昔者十日

言陽光麗天則無不鑒孝經鉤顧已枉維執撫志慙場

苗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毛詩曰皎皎工拙各所宜終

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末今朝

以反林巢

呂氏春秋曰至治之世賢不肖各反其質若此則工拙愚智可得而知矣巢已見上文

曾是繁舊想覽物奏長謠

毛詩曰曾是位舊想謂隱居之志也歎逝賦曰覽

前物而懷之劉琨答盧湛詩曰引領長謠

晚出西射堂一首

五言末嘉郡射堂

謝靈運

步出西城門遙望城西岑

劉公幹贈徐幹詩曰步出北寺門遙望西苑園爾雅曰山

小而高

連鄣疊巘嶠青翠杳深沈

爾雅曰山正郭嶠嶠崖之別名爾雅

曰重巘

陳文字集略曰嶠崖

曉霜楓葉丹夕曛嵐氣陰

也王逸楚辭注曰杳深冥也楚辭曰與曛黃而為期王逸曰黃昏時也夏侯湛山路吟曰道逶迤芳嵐氣清埤蒼曰嵐山風也嵐祿含切

節往戚不淺感來念已深羈雌戀舊侶迷鳥懷故林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

曰暮則羈雌迷鳥宿焉含情尚勞愛如何離賞心言鳥

尚知勞愛況平人而離於賞心也

撫鏡華緇鬢攬帶緩促衿孫綽子曰撫明鏡則

好醜之貌可見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收

安排徒空言幽

獨賴鳴琴

言安排之事空有斯言幽獨不悶唯賴鳴琴

入於寥天一郭象曰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惟一也楚辭曰幽獨處乎山中琴賦曰處窮獨而不悶者莫近於音聲也

莫近於音聲也

登池上樓一首

五言末嘉郡池上樓

謝靈運

潛虬媚幽姿飛鴻響遠音薄霄愧雲浮棲川怵淵沈

虬以深潛而保真鴻以高飛而遠害今已嬰俗網故有愧虬鴻也說文曰虬龍有角者淮南子曰蛟龍水居又

曰鳥飛於雲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古字通馬融論

作慙也進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周易子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尸子

曰為令尹而不喜退耕而徇祿反窮海卧病對空林趙
不憂此孫叔敖之德也孟子注曰徇從也窮海謂傾耳聆波瀾舉目眺嶇嶇
求嘉郡也說文曰病病也書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
曰傾耳而聽之廣雅曰聆聽也李陵初景革緒風新陽
書曰舉目言笑洞簫賦曰嶇嶇歸崎改故陰
也楚辭曰款秋冬之緒風王逸曰緒餘草園柳變鳴禽
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池塘生春
改故陰居易求久離羣難處心
持操豈獨古謝靈運
無悶徵在今莊子罔兩責影曰曩子坐今子起
何其無持操與周易曰遜世無悶

遊南亭一首

五言求嘉郡南亭

謝靈運

時竟夕澄霽雲歸日西馳淮南子曰季夏之月大雨時

文曰霽雨止也曹子建詩曰朝雲不歸山
霖雨成川澤然雨則雲出晴則雲歸也
遠峯隱半規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簷清有餘也張載
歲夕詩曰白日隨天迴暇暇負如規
痾昏墊苦旅館眺郊歧毛萇詩傳曰痾病也尚書禹曰
言天下民昏墊溺皆困水災澤蘭漸被遲芙蓉始發
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旅客會也
池辭曰芙蓉始發雜詩斯路漸廣雅曰漸稍也楚
青春好已覩朱明移楚辭曰青春受謝白日感感感物
感感感物
歎星星白髮垂楚辭曰長歌行曰感物懷所思左思白髮賦
生於鬢垂藥餌情所止衰疾忽在斯衰病蒼頡篇曰
也漸將候秋水息景偃舊崖
毛詩曰逝將去汝莊子
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影曰火與日吾屯也陰
與夜吾代也彼吾所以有待也而況乎以有待者乎彼

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與之往司馬彪曰屯聚也火
日明而影見故曰吾聚也陰闇則影不見故曰吾代也
夜代謂使也我志誰與亮賞心惟良知也尚書曰時惟
得休息也良顯哉

遊赤石進帆海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永寧安固二縣中路東南便

謝靈運

首夏猶清和芳草亦未歇爾雅曰首始也歸田賦曰仲春令月時和氣清水宿淹晨暮陰霞屢興沒日崐
以歌而不比杜預左氏傳注曰歌盡也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
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周覽倦瀛壖況乃陵窮髮登徒子好
色賦曰周覽九土史記騶衍曰區中者乃有一州如此

緣河邊地鄭玄禮記注曰陵躡也顧啓期婁地記曰浪
川后時安流天吳靜不發洛神賦曰川后靜波楚辭曰朝

月臨海志曰石華附石肉可啖又曰海月大如鏡冥漲
無端倪虛舟有超越莊子曰北海有魚其名為鯢海運

故以冥為名謝承後漢書曰陳茂常度漲海莊子曰有虛舟
來覆舟孔安國向仲連輕齊組子牟眷魏闕齊組而之

年春魏闕史記曰田單攻聊城恐有輕朝廷之讖故云子
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得書乃自殺遂屠聊城歸而
言魯仲連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呂氏春秋曰中山
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柰何
高誘曰子牟魏公子一說魏象魏也言身在江海之上

心乃在矜名道不足適已物可忽韓子白圭曰宋君少
王室也莊子注曰德之所以流蕩矜名故也請附任公言終然
史記曰莊子其言汪洋自恣以適已謝天伐莊子曰孔子圍於陳太公任往弔之曰直木先
謝天伐伐甘泉先竭子其意者飾智以驚愚脩身以明
汚昭昭若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孔子曰善乃逃大澤
之中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沉人乎王
逸楚辭注
曰謝去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一首

五言精舍今讀書齋是也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湖三面悉高山枕水渚山溪澗凡有五處南第一谷今在所謂石壁精舍

謝靈運

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
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王逸曰娛樂也憺安也出谷日尚早入舟陽已微

左氏傳趙宣子將朝尚早正歷曰日太陽也楚林壑斂
暝色雲霞收夕霏霏雲貌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杜預

傳注曰稗草之似穀者薄櫟切披拂趨南逕愉悅偃東
阮籍詠懷詩曰寒鳥相因依

靡莊子曰雲者風起北方一西一東孰居無事而披
澹物自輕意愜理無違淮南子曰澹然無慮許慎曰澹

輕矣廣雅寄言攝生客試用此道推楚辭曰願寄言於
曰恆可也
生者不然劉淵林吳都賦注曰攝持也左氏傳劉子
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為命說文曰推排也為推
排以
求也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澗六處石門迴水

謝靈運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樓

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駭郭璞遊仙詩曰山林隱遯樓

疏峯抗高館對嶺臨迴溪

廣雅曰疏治也西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廣雅曰抗舉也

長林羅戶穴積石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徑迷來

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

景福殿賦曰欲反志術魏武帝苦寒行曰迷惑失故路

活夕流駛噉噉夜援啼

毛詩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廣雅曰噉

也沈冥豈別理守道自不攜

漢書曰蜀嚴湛冥久幽而嚴君平沈深玄默無欲言幽深難測也尸子曰

守道固窮則輕王公賈逵國語注曰攜離也

心契九秋幹目翫三春萬

已見南

居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

都賦

居常待終何憂哉莊子曰老聃死秦失弔之曰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

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憂樂不能入也安

惜無同懷客共登青雲梯

陸機詩曰感念同懷

上文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一首

五言靈運山

南北兩居水通陸阻又曰永歸其路迺

之也又曰大小巫湖中隔

謝靈運

朝旦發陽崖景落憩陰峯

尚書大傳曰相與舍舟眺

迴渚停策倚茂松側逕既窈窕環洲亦玲瓏

曹植贈石

賦曰和氏玲瓏晉灼曰明貌

俛視喬木杪仰聆大壑

漾

毛詩曰南有喬木楚辭曰聽大壑之波聲薛綜西京賦注曰壑坑谷也毛詩曰鳬鷖在渚毛萇曰渚水會

也與石橫水分流林密蹊絕蹤解作竟何感升長皆

丰容周易曰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

茂貌郭璞曰初篁苞綠籜新蒲含紫茸服虔漢書注曰

謂蒲華也江賦曰葦草貌然此葦海鷗戲春岸天雞弄和

風南越志曰江鷗一名海鷗漲海中隨潮上下爾雅撫

化心無厭覽物眷彌重郭象莊子注曰聖人遊於變化

物已見上文不惜去人遠但恨莫與同言獨在山中無

也孤遊非情歎賞廢理誰通言已孤遊非情所歎而賞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一首

五言靈運遊名山志

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

謝靈運

猿鳴誠知曙谷幽光未顯元康地記云猿與獼猴不共

也巖下雲方合花上露猶泣廣雅曰始也逶迤傍隈隩若遽

陟陁峴說文曰隈山曲也爾雅曰隈隈也郭璞曰今江

類曰峴山嶺小高也峴與陁同賢典切過澗既厲急登

棧亦陵緬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

道廣雅曰陵乘也韋昭川渚屢逕復乘流翫迴轉楚辭

國語注曰緬猶貌也蘋萍泛沈深菰蒲冒清淺毛萇詩傳

鳥賦曰乘流則逝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說文曰企舉踵也毛

也又曰企石挹飛泉攀林摘葉卷楚辭曰挹擲也猶

今言酌也飛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眼楚辭曰若有人

泉已見上文

荔芳帶 握蘭勤徒結折麻心莫展
女蘿已履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茗折蘭茗已履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然握蘭摘茗咸以相贈問也楚辭曰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曰石蘭香草也案據逸民賦曰沐甘露兮離滋握春蘭兮遺芳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王逸曰疎麻神麻也司馬彪莊情用賞為美事昧竟子注曰展申也又漢家侍中握蘭誰辨言事無高詭而情之所賞即以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有以自得也郭象莊子注曰將大不類莫若無心既遣是非又遣其所遣遣之以至於無遣然後無所遣而是非去也

應詔觀北湖田收一首

遊五言丹陽郡圖經曰樂築隄壅水名為北湖集曰元嘉十一年也太祖改景平十二年為元嘉

顏延年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左氏傳右尹子革對楚王曰昔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

下將皆有車轍馬跡焉尚書禹曰予乘四載隨山槩孔安國曰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輶山乘櫟
周御窮轍跡夏載歷山川
追切蓄軫豈明懋善遊皆聖仙蓄軫不行豈是欽明懋
書劉安奏曰安皇帝聖德明懋聖謂夏禹仙謂周穆帝
暉膺順動清蹕巡廣塵
儀注曰皇帝輦動出則傳蹕止人清道漢書曰楊雄有田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孔一塵晉灼曰塵一百畝也樓觀眺豐穎金駕映松山安國尚書傳曰穎穗也金駕金輅也飛奔互流綴緹殼代迴也言上樓看穗也映猶蔽也
環飛奔車也陸景典語曰飛車策馬橫騰超進越絕書
金吾吳都賦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
列子黃帝夢遊日穀騎煒煌神行埒浮景爭光溢中天華胥國其神行而巳孟康漢書注曰埒等也張孟陽七哀詩曰浮景忽西沈史記曰與日月爭光可也列子曰穆王築臺號曰

中天開冬眷徂物殘悴盈化先言開冬而視徂落之物
之臺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
悴之先言可觀也開冬猶開春開秋也楚辭曰開春發
歲羽獵賦曰玄冬孟春萬物始落於外孔安國尚書傳
曰眷視也白虎通曰春萬物始生也陽陸團精氣陰谷曳寒
煙吳越春秋越王曰崑崙乃天地之鎮柱也五帝攢素
既森藹積翠亦葱仨廣雅曰攢聚也息饗報嘉歲通急戒無年
禮記曰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黃衣
黃冠息田夫也又曰國無六年之畜曰急三年耕必有
凶旱水溢人無菜色周禮曰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鄭
玄曰無歲無贏儲也急要也通溫渥浹與隸和惠屬後
廷左氏傳曰溫仁也毛萇詩傳曰渥厚也字書曰浹洽也
逮也屬觀風久有作陳詩愧未妍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

疲弱謝凌遽取累非縲牽言已才疲弱而謝急遽其所
禽凌遽戰國策段干越謂新城君曰王良子弟駕千里
之馬過京父之弟子曰駕千里之馬而不能取千里何
京父弟子曰縲牽長故縲牽於事萬分之一也而難千里之行

車駕幸京口侍遊蒜山作一首

嶺北臨江集曰元嘉二十六年也蒜山在潤州西二里京口在潤州

顏延年

元天高北列日觀臨東溟

莊子曰關奔之隸與殷翼之
人於造物共之元天之上元天者其高四見列星司馬
彪曰元天山名也漢書儀曰泰山東南曰觀者雞一鳴
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言日觀者望見長安其高如
視浮雲孫綽答許詢詩曰倒景淪東溟元天山最高在
東北日出即見入河起陽峽踐華因削成長城制險塞起臨洮

至遼東於是度河據陽山王逸楚辭注曰陘山側峽與
陘通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山海經曰泰華之山削成四
方巖險去漢宇衿衛徙吳京言巖險之固去彼漢宇衿
地故曰吳京也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流池自化造山
帶易守吳都賦曰山川不足以及周衿
關固神營鄭玄周禮注曰能生非類曰園縣極方望邑
社揔地靈帝詔曰徙人以奉園陵今所為陵者勿置縣
邑然陵傍置園起縣邑也公羊傳曰天子有方望之事
無所不通何休曰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
星辰及五岳四瀆也廣雅曰揔皆也大戴禮禮天地
祝曰皇皇上天照臨下土集地之靈降甘風雨宅道
炳星緯誕曜應神明孔安國尚書傳曰宅居也道經界
衡霍吳都賦曰固其經略上當星紀誕曜浮曜也禮斗
威儀曰君秉水而王辰星揚光尚書曰洪範五行傳曰
辰星者北方水精也宋為水德故云應也睿思經故里巡駕而舊垆爾雅曰

之陟峯騰輦路尋雲抗瑤薛君韓詩章句曰騰乘也
傳曰抗極也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
尋雲電杜預左氏傳注曰夢屋棟也春江壯風濤蘭野
茂稊英宣遊弘下濟窮遠凝聖情楚辭曰宣遊兮列宿
天道下濟而光明晉中興書孝
武詔曰躬儉以弘下濟之惠
征國語曰齊桓公嶽濱諸侯莫不來服尚書曰新作大
先王卜征五年歲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昔老謂司
卜其祥祥習則行周南悲昔老留滯感遺氓
氓自謂也言帝方卜征以登封而已巖耕以謝職不獲
預觀盛禮所以悲同昔人漢書曰天子始建漢家之封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曰今天子接千歲統
封泰山而予不得從行是命也如淳曰周南洛陽也
空食疲廊肆反稅事巖耕空食猶素餐也王逸楚辭
廊朝廷所在也文穎漢書注曰巖廊殿下小屋杜預左
氏傳注曰肆列肆也說文曰稅租也楊子法言曰谷口

鄭子真不誦其志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乎京師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遊曲阿後湖作一首

五言水經注曰晉陵郡之曲阿縣下陳敏引水為湖水周四十里號曰曲阿後湖集曰元

嘉二十六年也

顏延年

虞風載帝狩夏諺頌王遊

尚書虞書曰歲二月東巡狩載謂載之於策也孟子夏諺

曰吾王不遊

春方動辰駕望幸傾五州

禮記曰東方曰春論語子曰為

政以德譬如北辰

故謂天子為辰也司馬相如封禪文

曰太山梁父設壇望幸

尚書有十二州

宋得其七故謂

北境云

山祗蹕嶠路水若警滄流

山祗之神也管子曰

長尺人物具焉

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見且走馬前導

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令海

若舞王逸曰

神御出瑤軫天儀降藻舟

瑤軫王輅也藻舟畫舟也王符

羽獵賦曰天子乘碧瑤之彫軫建曜天之華旗東

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上疏曰賜奉朝請咫尺天顏

萬軸

脩行衛千翼汎飛浮

萬軸謂車也千翼謂舟也越絕書

艘廣一丈五尺二寸

長一丈五尺二寸

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九尺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二寸

雲麗琤蓋祥飈被綵旂

天台賦曰彫雲斐疊以翼標

日君政頌平則祥風

江南進荆豔河激獻趙謳

吳都賦曰荆豔

楚舞列女傳曰趙津女媭者趙河津吏之女也初簡子

南擊楚將渡河用楫者少一人媭攘袂操楫而請簡子

造之遂與渡中流為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河

兮而觀清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

兮妾心驚罰既釋兮漬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交龍

助兮主將歸呼來權兮行勿疑簡子大悅以為夫人金

練昭海浦笳鼓震溟洲

金練金甲組練也蔡邕女琰詩

氏傳曰被練三千

西京賦曰驚聲

貌盼觀青崖衍漾

震海浦列子曰北極之北有溟海

觀綠壽

藐盼窮藐顧盼也衍漾遊行漂漾也杜預左氏傳注曰並畔為壽

人靈騫都野

鱗翰聳淵丘

鱗翰皆驚懼之意也都野民靈所居淵丘鱗翰所處也

禮既普洽川嶽徧懷柔

尚書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孔安國曰道至普洽其德惠施乃

浸潤生民毛詩曰以洽百禮鄭玄曰洽合也毛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毛萇曰懷來也柔安也喬高也鄭玄

曰王行侍來安羣神也

行藥至城東橋一首

五言

鮑明遠

雞鳴關吏起伐鼓早通晨

史記曰關法雞鳴出客

嚴車臨迴陌延

瞰歷城闔

楚辭曰嚴車駕兮戲遊神女賦曰望余帷而延視廣雅曰瞰視也毛萇詩傳曰闔城曲也

蔓草緣高隅脩楊夾廣津

隅城隅也迅風首旦發平路塞飛

塵

楚辭曰軼迅風於清涼又曰為余先乎平路

擾擾遊官子營營市井人

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

裝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官事人列子林類曰吾又安知營營而求生之非惑乎莊子仲尼曰商賈旦於市井以求其贏司馬彪曰九夫為井井有市

懷金近從利撫劍

遠辭親子曰夫程鄭王孫羅哀之徒乘肥衣輕懷金挾

王者為之倒屣說文曰懷藏也左氏傳曰子辭親往仕爭

先萬里塗各事百年身

王羲之答許詢詩曰爭先非吾事靜照在忘求百年已見上文

開芳及稚節含采吝驚春

以草喻人也草之開芳宜及少節既以含彩理惜驚春夫

草之驚春花葉必盛盛必有衰固所當惜也陸機桑賦曰豐稚節以夙茂蒙勁風而後凋曹毗治城賦曰含彩

可以寶珍曰吝惜也尊賢永昭灼孤賤長隱淪

請耆老尊賢與之共治范曄後漢書黃香上疏曰江淮孤賤愚昧小生隱淪謂幽隱沈淪也容華坐

消歇端為誰苦辛

陸機長歌行曰容華宿夜零無故自消歇古詩曰輶軻長苦辛

游東田一首 五言

謝玄暉 眺有莊在鍾山東游還作

感感苦無惊攜手共行樂 感感已見上文漢書廣陵王胥歌曰出入無惊為樂丞韋

昭曰惊樂也魏文帝折楊柳行曰端居苦無惊駕遊博望山惊裁宗切楊惲報孫會宗書曰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尋雲陟累榭隨山望菌閣 尋雲已見上文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王逸曰層

累皆重也尚書曰隨山刊木楚辭曰菌閣兮蕙樓 遠樹曖仟仟生煙紛漠漠 廣雅

日芊芊盛也 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不對芳春酒還

望青山郭 言野外昭曠取樂非一若不對茲春酒還則悲行曰遊客芳春林毛詩曰為春酒

從冠軍建平王登廬山香爐峯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冠軍將軍湘州刺史劉琨梁典曰江淹年二十以五經授宋建平王景素待

以客禮遠法師廬山記曰山東南有香爐山孤峯秀起游氣籠其上即樊蘊若煙氣

江文通

廣成愛神鼎淮南好丹經 神仙傳曰廣成子者古之仙人也居崆峒之山石室中抱朴子曰服九轉丹內神鼎中夏至之後暴之神仙傳曰淮南王劉安者漢高皇之孫也好道術之士於是入公

乃往遂授以丹經 此山具鸞鶴往來盡仙靈 張僧鑒豫州記曰洪井西有鸞嶺云王子

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憩處也鸞嶺西有鸞嶺云王子 瑶草正翳施玉樹信葱

青 瑶草玉芝也本草經曰白芝一名玉芝琴瑟絳氣下縈賦曰瑶瑾翳施甘泉賦曰翠玉樹之青葱

薄白雲上杳冥 楚辭曰杳冥冥而薄天 中坐瞰蜿

虹俛伏視流星 西京賦曰瞰蜿虹之長鬚魯靈光殿賦曰中坐垂景頻視流星 不尋遐

怪極則知耳目驚

言未盡尋遐怪則知其至此耳目必驚也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

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

句曰陰者密雲也藉蘭素多

意臨風默含情

多意多佳意也含情情未申也隱顯交

辭曰臨風况芳浩歌王仲宣公謙詩曰今

方學松柏隱

羞逐市井名

方猶將也言將隱而棄榮利也楚辭曰山中

見上幸承光誦末伏思託後旋

後旋猶後乘也

鍾山詩應西陽王教一首

五言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

裴子野宋略曰孝武封

沈休文

靈山紀地德地險資嶽靈

說苑齊景公曰天不雨寡人欲祠靈山可乎鄭玄周禮注

曰鎮名山安地德者也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王終南

表秦觀少室邇王城

毛詩曰終南何有有條有枚史記

終南也爾雅曰觀謂之闕戴延之西征賦曰嵩中嶽也

東謂太室西謂少室相去十七里嵩高總名也漢武帝

作登仙臺在少室峯下東翠鳳翔淮海衿帶繞神垆

京賦曰然後以建王城

淮海喻宋之興也東京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李斯

上書曰今陛下建翠鳳之旗然但引翠鳳之文不取旗

義也衿帶神北阜何其峻林薄杳葱青

北阜陸機擬古詩曰西山何其

峻又赴洛詩曰林薄杳阡眠發地多奇嶺千雲非一

狀子虛賦曰其山則交合沓共隱天參差互相望

廬山詩曰密隴有合沓揚雄蜀都賦曰蒼山隱天子虛

賦曰岑峯參差尚書曰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注

言相望也鬱律構丹巘峻嶒起青嶂

靈光殿賦曰削勢隨九疑高氣與三山壯

疑山海經曰南山崑崙其氣魂魂漢書曰蓬萊方丈瀛
州此三神山者遷人在焉九疑山在長沙零陵三山在
海即事既多美臨眺殊復奇即事即此山中之事也列
畫則事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
山中咸可悅賞逐四時移春光發壟首秋風生桂枝其
多值息心侶結架山之足大灌頂經曰息心達本源故
八解鳴澗流四禪隱巖曲維摩經曰入解之浴池定水
三禪四禪山海經曰和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
山五曲郭璞曰曲迴也窈冥終不見蕭條無可欲老子
然而萬物由之不可得見以定其真故曰窈冥終不見
有精老子曰不見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其四家語
可欲使心不亂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聲之樂所願從之遊寸心於此足仲尼相若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

地虛 君王挺逸趣羽旆臨崇基說文曰挺拔也旆旌旗
故云羽旆陸機樂府詩曰羽旗樓瓊鸞之垂者旆旗以羽為飾
崇基山也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白雲隨玉趾青
霞雜桂旗玉趾已見上文曹毗臨園賦曰青霞淹留訪
五藥顧步佇三芝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周禮鄭玄
行曰顧步咸可懽蒼頡篇曰顧旋也王逸楚辭注曰步
徐行也抱朴子曰參成芝木渠芝建實芝此三芝得而
服之白於焉仰鑣駕歲暮以為期其五歲暮喻年老也
日升天聿其暮薛君曰暮晚
也言君之年歲已晚

宿東園一首 五言 沈休文

陳王闕雞道安仁采樵路陳思王名都篇曰闕雞東郊
郊歎不得志也出自東郊憂心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
搖搖遵彼萊田言采其樵

步七啓曰雍容閑步野徑既盤紆荒阡亦交互子虛賦曰其山則盤紆

槿籬踈復密荆扉新且故謝靈運詩曰插槿當列墉鄭玄禮記注曰華門荆竹織門

也般仲堪詩曰荆門盡掩樹頂鳴風颺草根積霜露驚麀去不息征

鳥時相顧毛詩曰征鳥厲號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氏春秋曰征鳥厲號高誘曰征猶飛也鄭玄

毛詩箋曰顧茅棟嘯愁鴉平岡走寒兔任預雪詩曰寒鴉嚮雲嘯悲鴻竟夜

數夕陰帶曾阜長煙引輕素飛光忽我適寧止歲暮

古董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毛詩曰歲聿云暮若蒙西山藥頽齡儻能度魏文帝詩

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九藥光輝有五色服藥四五日曾臆生羽翼陸

機應詔曰悲來日之苦短悵頽年之方侵

遊沈道士館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秦皇御宇宙漢帝恢武功過秦論曰始皇振長策而御宇內漢書曰武帝征討四夷

銳志懽娛人事盡情性猶未充何休公羊傳曰銳意三山

上託慕九霄中銳意已見上注西征賦曰切託慕於闕庭潘岳書曰長自絕於埃塵超遊身乎

九既表祈年觀復立望仙宮穆公所造望仙宮在城外秦

所造寧爲心好道直由意無窮漢武內傳曰帝曰余好長生之道

知止足是願不須豐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遇可淹留

處便欲息微躬淹留已見上文山嶂遠重疊竹樹近蒙籠開

衿濯寒水解帶臨清風曹子建閑居賦曰所累非外物愜寒風而開衿

爲念在玄空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是故外物不累其內廣雅曰玄道也然道體

無形故曰空朋來握石髓賓至駕輕鴻素彥伯竹林名士傳曰王烈服食養性嵇

康甚敬信之隨入山烈嘗得石髓柔滑如飴即自服半
餘半取以與康皆凝而為石郭璞遊仙詩曰駕鴻乘紫
煙都令人逕絕唯使雲路通吳都賦曰逕路絕風雲通
霄之路可一舉陵倒景無事適華嵩漢書谷永曰及言
升而起終之藥遙與輕舉登遐倒景如清日在日月之上日月
反從下照故其景倒廣雅曰陵乘也列仙傳曰呼子先
者漢中關下卜師也壽百餘年夜有仙人持二竹竿來
至呼子先子騎之乃龍也上華陰山又曰王子喬好笙
浮丘公接寄言賞心客歲暮爾來同歲暮平
以上嵩山

古意訓到長史漑登琅邪城詩一首

五言何之元

字茂灌為司徒長史沈約宋書曰琅邪郡
琅邪國人隨晉元帝過江大興三年立懷德
縣隸丹楊無土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
鎮江乘縣境立郡鎮興地圖曰梁武改南琅
邪為琅邪郡在潤州
江寧縣西北十八里

徐敬業

府於郡

何之元梁典曰徐勉第三息悱字
敬業晉安內史有學業最知名卒

甘泉磬烽候上谷拒樓蘭

漢書楊雄上疏曰孝文時匈奴
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烽火

通甘泉又曰上谷郡秦置又曰鄣善
國本名樓蘭王治杆泥城杆音烏

此江稱豁險茲山

復鬱盤

蜀都賦曰豁險吞若巨防子
虛賦曰其山則盤紆第鬱

表裏窮形勝襟帶

盡嚴巒

左氏傳咎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漢書田肯
賀上曰秦形勝之國也衿帶已見上文說文曰

而高

脩篁壯下屬危樓峻上干

河上干已見上注登

陴起遐望迴首見長安

左氏傳曰鄭子產授兵登陴杜
預曰陴城上陴睨也王仲宣七

哀詩曰南登霸陵
岸迴首望長安

金溝朝灞漚角道入鴛鴦

戴延之西
征記曰御

金谷水出藍田縣西終南山西入灞水小水入大水曰

朝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甬道閣道也淮南子曰鮮車甬道相連潘岳關中記曰未央殿東有鴛鴦殿
驚華轂汗馬躍銀鞍范曄後漢書曰蜀地饒富吏民鮮車轂汗馬躍銀鞍以財貨自達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又公孫弘曰臣愚驚無汗馬之勞辛延年羽林郎詩曰銀鞍何煜煥翠蓋空踟躕
少年負壯氣耿介立衝冠韓子曰耿介之士史記曰蘭相如懷紀燕山石思開函谷丸范曄後漢書曰軍與北單于戰于磣落山破之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威德又曰隗囂據天水王元說囂曰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
豈如霸上戲羞取路傍觀直馳入帝曰鄉者霸上軍如兒戲古樂府日出東南隅行曰兄弟兩三人中子侍
寄言封侯者數奇良中郎黃金絡馬頭觀者滿路傍漢書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擊匈奴廣未嘗可歎不在其中而諸將校尉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

不為人後然終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又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數所具切奇居宜切

文選卷第三十二

文選卷第二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

彭

詠懷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阮嗣宗詠懷詩十七首

謝惠連秋懷詩一首

歐陽堅石臨終詩一首

哀傷

嵇叔夜幽憤詩一首

曹子建七哀詩一首

王仲宣七哀詩二首

張孟陽七哀詩二首

潘安仁悼亡詩三首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顏延年拜陵廟作一首

謝玄暉同謝諮議銅雀臺一首

任彦昇出郡傳舍吳范僕射一首

贈答

王仲宣贈蔡子篤一首

贈士孫文始一首

贈文叔良一首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贈徐幹一首

贈從弟三首

詠懷

詠懷詩十七首

五言顏延年曰說者阮籍在晉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阮籍字嗣宗陳留

濟辟為掾後謝病去為尚書郎遷步兵校尉卒

顏延年沈約等注

夜中不能寐起坐彈鳴琴薄帷鑑明月清風吹我衿廣雅

照也孤鴻號外野朔鳥鳴北林廣雅曰號鳴也徘徊將何見憂思獨傷心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

二妃遊江濱逍遙順風翔交甫懷環珮婉孌有芬芳倚

靡情歡愛千載不相忘列仙傳曰江妃二女出游江濱交甫遇之餘與韓詩內傳同已

容好結中腸漢書李延年歌曰一顧傾人城登徒子好色賦曰臣東家之子顰然一笑惑陽城迷

蔡感激生憂思下援草樹蘭房膏沐為誰施其雨怨朝

陽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毛詩曰焉得

其雨果言樹之背又曰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又曰其雨

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則復不來也伯且君子字如

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沈約曰婉孌則千載不忘金石

色善曰漢書曰楚王使武涉說韓信曰足下雖

自以為與漢王為金石交然今為漢王所禽矣

嘉樹下成蹊東園桃與李顏延年曰左傳季孫氏有嘉樹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贊曰

言下自成蹊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沈約曰風吹飛

零落之日華實既盡柯葉又彫無復一毫可悅善

有憔悴堂上生荆杞言無常也文子曰有榮華者必有

為憔悴山海經曰雪夕之山驅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下為荆杞郭璞曰杞枸杞西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

欲從之以避世禍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沈約曰榮

人本無保身之術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

況復妻子者乎凝霜被野草歲暮亦云已沈約曰歲

時徒然而已耳善曰繁霜已凝歲亦暮止野草殘悴身

亦當然楚辭曰漱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冰堅也毛詩

曰歲聿云暮蒼頡篇曰已畢也

昔日繁華子安陵與龍陽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

陵君纏得寵於楚恭王江乙謂纏曰吾聞以財事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事人者色竭則愛衰子安得長被幸乎會王出獵江渚有火若雲蜺兒從南方來正觸王驂善射者射之兕死於車下王謂纏曰萬歲後子將誰與樂纏泣下沾衣曰大王萬歲後臣將殉恭王乃封纏車下三百戶故江乙善謀安陵善知時龍陽君釣十餘魚而弃因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又欲弃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兕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所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曩之所得魚也亦將弃天天桃李花矣安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敢言美人者族天天桃李花灼灼有輝光毛詩曰桃之夭灼灼其華悅懌若九春馨折似秋霜春秋元命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陽數極於九故三月一時九十日宋衷曰四時皆象此類不唯春也

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罄其

流盼發姿媚言笑吐芬芳

神女賦曰陳嘉

辭而云對吐芬芳其若蘭

攜手等歡愛宿昔同衣裳

廣雅曰願為雙

飛鳥比翼共翱翔

建安中無名詩曰中有

丹青著明誓

永世不相忘

以財助愛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交絕以財助愛人者財盡則交絕以色助人者色盡則交絕

安陵君所以悲魚也亦豈能以嬖女不弊席嬖男不弊輿蓋以俗衰教薄方直道喪謔手笑言代之所重者乃足傳之求代非止耻會一時故託二子以見其意不在分桃斷袖愛嬖之權丹青不渝故以方誓善曰東觀漢記光武詔曰明設丹青之信廣開束手之路

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

漢書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

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而來春秋非有託富貴焉常保馬本出西北忽由東道況富之與貧貴之與賤易

至平善自鄭玄禮記 清露被皋蘭凝霜露野草 迅疾也楚辭

注曰託止也 兮斯露漸凝霜已見上 朝為媚少年夕暮成醜老自非

王子晉誰能常美好 見上文

登高臨四野北望青山阿 應劭風俗通曰葬於郭松柏

翳岡岑飛鳥鳴相過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感懷辛

酸怨毒常苦多 蒼頡篇曰懷抱也史記太史公曰怨李

公悲東門蘇子狹三河求仁自得仁豈復歎嗟 沈約

南河東河北秦之三川郡古人呼水皆為河耳蘇子以

兩周之狹小不足逞其志力故去佩六國相印也云二

子豈不知進趨之近禍敗哉常以交利貨賂禍故冒而

行之所謂求仁得仁也松栢岡岑丘墓所在也古有皆

死之義莫有免者焉達者安小大之涯各遂分內之樂

委天任命以至於俱為一丘之土夫何異哉故因此望

山阿而發此句明祖謝之理雖同天逝之途則異也感

慨之來誠逝者所不免至於顛沛逆天怨毒求生蘇子

李斯張本也善曰李斯已見西征賦蘇秦已見左太冲

論語子貢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

之賢人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必怨

開秋北涼氣蟋蟀鳴牀帷 開秋蟋蟀鳴牀帷

侯秋吟毛詩曰十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蟋蟀

月蟋蟀入我牀下 感物懷殷憂悄悄令心悲 古詩曰蟋蟀

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

毛詩曰憂心悄悄惓惓于羣小 微風吹羅袂明月耀

清暉晨雞鳴高樹命駕起旋歸 辭孔叢子雞鳴高樹顛古

車命駕將適唐都 毛詩曰薄言旋歸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 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

素謹輕薄兒誤
之孝孫劉嘉字
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
於二帝也善曰史記曰秦作咸陽徙都也
娛樂未終

極白日忽蹉跎驅馬復來歸反顧望三河黃金百溢盡資

用常苦多北臨太行道失路將如何

路失財盡同平太行之子當如之何乎戰國策曰魏王
欲攻邯鄲季梁聞之曰道而反衣焦不信頭塵不浴往
見王曰今者臣來見人於太行乃北面而持其駕告臣
曰我欲之楚楚臣曰之楚將奚為北面曰吾馬良臣曰雖
良此非楚之道也曰吾用多臣曰雖多此非楚之良臣曰
也曰吾善御此數者逾善而離楚逾遠耳今王動欲成
霸王舉欲信於天下恃王國之大兵之精銳而欲攻邯
鄲以廣地尊名王之動逾數而離王逾遠耳猶至楚而
北行也高誘曰面向也駕馬也之至也
用資也賈逵國語注曰一溢二十四兩

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軛距阡陌子母相拘帶五

色曜朝日嘉賓四面會

軛當為眇宋衷太玄經注曰眇

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子母五色俱謂瓜也史記曰邵

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

美故時俗謂之東陵瓜從邵平始也漢書曰膏火自煎

熬多財為患害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時多財爵貴及種瓜青門匹夫耳寔由善於其事故以

味美見稱連軛距陌五色相照非唯周身瞻己乃亦坐

致嘉賓夫得固易失榮難久恃膏以明自煎人以財興

累布衣可以終身豈寵祿之足賴哉善曰莊子曰山木

自覆也膏火自煎也漢書疎廣曰愚而多財則益其過

左氏傳曰石碯曰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又宋華元曰不

能治官致賴寵乎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

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

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

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齊尚不食周粟況取之以不義者乎善曰史記曰武王平殷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顏延之曰史記龜

策傳曰無蟲曰嘉林良辰在何許凝霜霑衣襟寒風

振山岡玄雲起重陰沈約曰良辰何許言世路險薄非良辰也風霜交至凋殞非一玄雲

重陰多所擁蔽是以寄言夷齊望首陽而嘆息善曰東征賦曰撰良辰而將行王仲宣詩曰白露沾衣

鳴鴈飛南征鵙鵙發哀音沈約曰此鳥鳴則芳歇也芬芳

曰鴈邕邕而南遊又曰恐鵙鵙素質遊商聲懷愴傷我

之先鳴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心應沈約曰致此彫素之質由於商聲用事秋時也遊字

音商鄭玄曰秋氣和則音聲調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書詩論語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

耳被褐懷珠玉顏閔相與期家語子路問於孔子曰有

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袞冕而執玉

登高望所思仁墓蔽山岡萬代同一時為丘王逸楚辭

注曰小千秋萬歲後榮名安所之乃悞羨門子噉噉今

自蚩沈約曰自我以前祖謝者非一雖或稅駕參差同

夫被褐懷玉託好詩書開軒四野昇高永望志事不同

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准

南子曰死有遺業生有榮名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史記曰始皇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

曰古仙人也說文云嗤笑也嗤與蚩同

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

也又陳留郡有浚綠水揚洪波曠野莽茫茫毛詩曰率

儀縣故大梁也

辭曰莽茫之無涯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鵙

毛萇曰茫茫廣大貌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鵙

走獸交橫馳飛鳥相隨翔是時鵙

火中日月正相望

左氏傳曰晉侯伐虢公問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剋之其九月十月之交

乎鵲火中必是時也杜預曰夏之九月十月月相望也尚

書曰惟二月既望孔安國曰十五日日月相望也朔風

厲嚴寒陰氣下微霜

爾雅曰朔北方也杜預曰陰氣騰則凝為霜

霜羈旅無疇匹俛仰懷哀傷

左氏傳曰陳敬仲曰羈旅之臣也小人計

其功君子道其常豈惜終憔悴詠言著斯章

沈約曰豈惜終憔悴

蓋由不應憔悴而致憔悴君子失其道也小人計其功而通君子道其常而塞故致憔悴也因乎眺望多懷兼

以羈旅無匹而發此詠善曰孫卿子曰天有常道君子有常體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

炎暑惟茲夏三旬將欲移

故謂夏月為炎暑也薛君韓

詩章句曰惟辭也鄭玄

芳樹垂綠葉清雲百逶迤

志厲清雲楚辭曰四時更代謝日月遞差馳

孫卿子曰

四時徘徊空堂上怵惛莫我知

毛詩曰勞心怵惛楚辭曰國無

人兮莫

願覩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言四時代移日月遞

我知

故云願卒歡好不見悲別離

灼灼西隤日餘光照我衣

楚辭曰日杳杳而西頽

迴風吹四壁寒

鳥相因依周周尚銜羽蛩蛩亦念飢

韓子曰鳥有周周

欲飲於河則必顛乃銜羽而飲今人之所有飢不足者

不可不以不索其羽矣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印

磬折志所歸豈為夸譽名憔悴使心悲

沈約曰天寒即

相依周周銜羽以免顛仆蛩蛩負蜃以美草而當路者

知進趨不念暮歸所安為者惟夸譽名故致憔悴而心

悲也善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晏之功

可復許乎蔡母遂曰當仕路也磬折已見上文呂氏春

秋曰古之人有不肯富貴者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質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夸虛名也鄭玄禮記注曰名令

寧與鸛雀翔不隨黃鵠飛黃鵠遊四海中將安

歸沈約曰若斯人者不念己之短翻不隨燕雀為侶而欲與黃鵠比遊黃鵠一舉冲天翔翔四海短翻追而

不逮將安歸乎為其計者宜與燕雀相隨不宜與黃鵠齊舉善曰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玄雲決鬱將安歸

獨坐空堂上誰可與歡者出門臨水路不見行車馬登

高望九州悠悠分曠野孤鳥西北飛離獸東南下日暮

思親友晤言用自寫毛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鄭玄曰晤對也

北里多奇舞濮上有微音史託曰紂使師涓作新聲北里之舞禮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也

輕薄閑遊子俯仰乍浮沈捷徑從狹路僂倂趣

荒淫輕薄之輩隨俗浮沈棄彼大道好從狹路不尊恬淡競赴荒淫言可悲甚也漢司馬遷書曰從俗浮

沈與時焉見王子喬乘雲翔鄧林獨有延年術可以慰

我心子喬離俗以輕舉全性以保真其人已遠故云焉見其法不滅故云可慰心楚辭云譬若王喬之乘雲兮載赤雲而陵太清山海經曰夸父與日競逐而渴死其杖化為鄧林楚辭曰延年不死兮壽何所止方言

懷以慰其心毛萇曰慰安也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楚辭曰湛湛江上有楓樹

皐蘭被徑路

青驪逝駿驥皐蘭已見上文楚辭曰青驪結駟齊千乘毛詩曰駕彼駟牡載驟駿驥毛萇曰駿驥

遠望令人悲春氣感我心三楚多秀士朝雲進

荒淫孟康漢書注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呂氏春秋曰舜耕於歷山秀士從之高唐賦曰妾旦

朱華振芬芳高蔡相追尋一為黃雀哀涕下

誰能禁戰國策曰劇辛諫楚王曰郢必危矣王獨不見黃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與

人無爭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以其頸爲的
晝遊茂樹夕調酸醎耳黃雀其小者也蔡聖侯因是已
南遊高陂北陵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視幼
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
不知夫子發受命于宣王繫已以朱絲而見之也蔡聖
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自因是已左州侯從鄢陵與壽
陵君飯封祿之粟載方府之金與之馳乎雲夢之中而
不以天下國家爲事不知夫穰侯方謀受命乎秦王填
澠池之塞內投已澠池塞之外襄王聞顏色變四體戰
慄於是乃執珪中授之封以爲陽陵君延叔堅戰國策
論曰因是已因事已復有是也茹谿谿流所沃者美好
也孔叢子賈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禁
禁止也

秋懷一首

謝惠連

平生無志意少小嬰憂患

如何棄苦心

古詩曰晨風懷苦心
淮南子曰秋士哀也

皎皎天月明
弈弈河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
子興見夜明星有闌
蕭瑟含風

蟬寒喚度雲鴈

燈暖幽幔寒商

介繁慮積展轉長宵半

謀倚昧前筭

夷險鶻冠子曰
所倚福考禍

不自持禮也熱康

莫尚頗悅

議郎告歸因稱

人號爲白衣尚書

文三

命觴朋來當染翰

秋興賦序曰染翰操紙慨然而賦

高臺驟登踐清淺

時陵亂

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

頽魄不再圓傾義無兩旦

魄月魄也義義

和謂日也

金石終消毀丹青暫彫煥

張綱集曰書功金石圖形丹青

各勉玄

髮歡無貽白首歎

阮籍詩懷詩曰玄髮發朱顏

因歌遂

成賦聊用布親串

爾雅曰串習也古患切

臨終詩一首

五言

歐陽堅石

王隱晉書曰石崇外生歐陽建渤海人也為馮翊太守趙王倫

之為征西撓亂關中每匡正不從私欲由是有隙及平倫篡立勸淮南王允

誅倫未行事覺倫收崇建及母妻無少長皆行斬刑孫盛晉陽秋曰建字堅石臨刑作

伯陽適西戎子欲居九蠻

列仙傳曰老子西遊尹喜見之與老子俱之流沙之西魏

武飲馬

長城窟行曰四時隱南山

苟懷四方志所在可

遊盤

左氏傳姜氏謂晉公子曰子有

況遭屯蹇顛沛遇

災患

平聲周易曰屯如遭如又曰往蹇來連孔叢子

古人達機兆策馬遊近關

不得

入遂行從近關出也

咨余冲且暗抱責守微官

潛圖密已構成此禍福端

爾雅曰圖謀也莊子曰則去

不獲安

載老子曰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山海經曰紘維也解嘲曰

恢恢六合間四海一何寬天網布紘綱投足

不獲安

若王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不獲安

欲行者擬松柏隆冬悴然後知歲寒孫卿子曰松柏經冬而不彫論語子
足而投迹松栢隆冬悴然後知歲寒淮南子曰何
曰歲寒然後知不涉太行險誰知斯路難為九山曰太
松栢之後周曰太行今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
行羊腸高誘曰太行今縣真偽因事顯人情難豫觀窮達
上黨太行河內野王縣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達
有定分慷慨復何歎平聲則兼善天下呂氏春秋曰百里奚
處虞而虞士處秦而秦霸有其上負慈母恩痛酷摧心肝
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說文曰負受貨不償然受恩不報亦謂之下顧所憐女
負也方言曰傳云慈母怒子折菱以答之下顧所憐女
惻惻中心酸鄭玄毛詩箋二子棄若遺念皆黃凶殘毛
日將安將樂不惜一身死惟此如循環薛君韓詩章句
棄余如遺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執紙五情塞揮筆涕洟瀾文子
循連環周則復始也者中黃子曰色有五色文章人有五情漢書息夫躬絕
命辭曰涕泣流芳桂蘭墳曰桂蘭涕泣關于桂與洟同

哀傷

幽憤詩一首

四言魏氏春秋曰康及呂安事為詩自責呂安事已見思舊賦班固史遷

述曰幽而發憤乃思乃精

愁叔夜

嗟余薄祐少遭不造蔡邕書曰邕薄祐早喪二親毛詩曰
不造言家哀莞靡識越在緇縲左氏傳后成叔曰聞君
道未成也王幼在緇縲之中張華博物志曰緇縲縲為之廣八寸長
丈二以約小兒於背上韋昭漢書注曰緇縲若今時小兒腹
衣李奇曰綠母兄鞠育有慈無威穆氏譜曰康兄喜字公
小兒大藉也宗正卿母孫氏毛萇詩傳曰鞠養恃愛肆姐不訓不師賈
也毛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國語注曰肆恣也說文曰姐爰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矯也嬌與姐同耳姐子豫切愛及冠帶馮寵自放抗心希
古任其所尚廣雅曰希庶也趙岐孟子章句曰各崇託好

老莊賤物貴身

嵇喜謂康長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准

而保真欲再言之而通則賤物而志在守樸養素全真

老子曰見素抱樸少私寡欲河上公曰抱守也薛綜東京

賦注曰樸質也莊子盜跖謂孔子曰子之道非可以全真

者也又曰真者曰余不敏好善聞人

精誠之志也子王之敗屢增惟塵

穆子左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

終朝而畢大夫也左氏傳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

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薦賈尚幼後至不

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于王之敗

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毛詩曰無將大車維大人

塵冥冥鄭玄曰喻大夫進舉小人適自作憂患也

含弘藏垢懷恥

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

宗謂晉侯曰國君含垢說文曰懷藏也

杜預曰忍民之多僻政不由己

立辟鄭玄曰民之多僻無自

僻者汝君臣之過無自謂惟此褊心顯明臧否

得法度論語曰為仁由己若創痛

言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蒼頡篇曰瘡毆傷也方

毆擊人剥其皮膚起欲寡其過謗議沸騰

青黑無創者謂疥癩病

子孔子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

也漢賈山曰古者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毛詩曰百

騰弗性不傷物頻致怨憎

昔斬柳惠今愧孫登初康采藥於中山北見隱者孫登

康欲與之言登默然不對踰年將去康曰先生竟

無言乎登乃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也

內負

宿心外愿良朋

步書曰惟君明叡平其宿心爾雅曰愿

慙也毛詩曰仰慕嚴鄭樂道閑居

每有良朋

漢書曰谷口有鄭子

真蜀有嚴君平皆脩

文二十三

十三

身保性成帝時元舅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訕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賤業而可以惠眾日閑數人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論語子曰貧而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與世無營神氣晏如蔡邕釋誨曰安貧樂戚與世閑居與世無營神氣晏如無營淮南子曰古人神氣不蕩於外漢書曰楊雄室咨予不淑嬰累多虞毛萇詩傳亡儋石之儲猶晏如也左氏傳趙孟曰以晉國之多虞匪降自天寔由頑疎毛詩左氏傳民為孽匪降自天孽理弊患翠致囹圄注杜預左氏傳禮記曰仲春省囹圄鄭玄曰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己以守禁繫者秦曰囹圄漢曰獄對荅鄙訊繫此幽阻己對荅之辭鄙於見訊也張晏注書曰訊者三日復問知之與前辭同不也杜預左氏傳曰注曰繫拘執也鄙俚也訊問實耻訟免時不我與論語曰與文雖出此而意微殊也亦不以文害意也雖曰義直神辱志沮壞也才與切免或為冤非也

澡身滄浪豈云能補孟子濡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吾足

奮翼北遊順時而動得意忘言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自取嗷嗷鳴鴈

鴻鵠秋南而不失時又曰嗟我憤歎曾莫能儔毛詩曰雍雍鳴鴈有文曰曾儔之事與願違遘茲淹留淹留謂因繫而留也

窮達有命亦又何求王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古人有言善莫近名莊子曰為善莫近名謂我何求古人有

於形也郭象曰忘善惡而奉時恭默咎悔不生尚書曰道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曾子萬石周慎安親保

榮漢書曰萬石君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

建自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
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此論語摘輔像議曰曾子
未嘗不問安親之道也孔世務紛紜祇攪予情嚴安徐
安國尚書注曰周至也樂上書言世務毛詩曰祇
攪我心攪亂也祇適也安樂必誠乃終利貞家語金
樂必警戒也無行所悔王肅曰雖處安煌煌靈芝一年三
秀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楚辭曰采予獨何為有志
不就楚辭曰云有志而無懲難思復心焉內疚潘元茂
曰懲難念功毛詩曰就成也往庶勛將來無馨無臭爾雅曰
既來我心永疚疾病也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操許由曰散髮優
載無聲無臭上天之采薇山阿散髮巖岫操許由曰散髮優
遊所以安己不懼也范曄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
後漢書曰素閑散髮絕世永嘯長吟頤性養壽杜篤連
離光明之顯長吟永嘯爾雅曰頤養也東方朔非有先
生論曰故養性受命之士莫肯進禮記曰百年曰期頤

鄭玄曰頤
猶養也

七哀詩一首 五言

曹子建

贈答子建在仲宣之
後而此在前誤也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夫皎月流輝輪無輟照以其
為文外傍情

新言當矣 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古詩曰慷慨借問
歎者誰言是客子妻君行踰十年孤妾常獨棲君若清

路塵妾若濁水泥漢書民歌曰涇水浮沈各異勢會合

何時諧爾雅曰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古詩曰從風

莫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史記驪姬曰以賤

莫不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妾之故廢嫡立庶

七哀詩二首 五言

王仲宣

西京亂無象豺虎方遘患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班固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為豺虎遘與構同古字通也道經曰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曰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遠身適荆蠻

荆蠻已見登樓賦毛詩曰蠹爾蠶也親戚對我

悲朋友相追攀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路有飢婦人

抱子棄草間顧聞號泣聲揮涕獨不還

言迴顧雖聞其子號泣之聲但

知揮涕獨去不復還視也家語曰文伯卒敬姜曰二未

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

此婦人之辭也驅馬棄之去不

忍聽此言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

漢書曰文帝葬霸陵悟彼下

泉人喟然傷心肝

毛詩序曰下泉思治也曹人思明王賢伯也

荆蠻非我鄉何為久滯淫

國語曰底著滯淫賈逵曰淫久也

方舟溯大

江日暮愁我心

爾雅曰大夫方舟郭璞曰併兩舟也爾雅曰逆流而上曰溯流山崗有

餘暎巖阿增重陰

通俗文曰陰曰暎狐狸馳赴穴飛鳥翔故林

皆言不忘本也文子曰鳥飛之鄉依其所主也楚辭曰鳥飛之故鄉狐死必首丘

流波激清響

候猿臨岸吟迅風拂裳袂

白露霑衣袂楚辭曰擊迅風於清涼禮記曰

孟秋之月白露降說苑衣獨夜不能寐攝衣起撫琴

漢書

公起攝衣延鄼食其也韓子曰師涓靜坐撫琴絲桐感人情為我發悲音

史記

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為絲桐之間也

羈旅無終極憂思壯難任

見上文

七哀詩二首

五言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字孟陽武邑人也有才華起家拜著作佐郎稍遷

領著作遂稱疾抽簪告歸卒於家

北芒何壘壘高陵有四廣雅曰壘重也古樂府詩曰

名也壘壘塚相次之兒借問誰家墳曰漢世主恭文遙相望原

陵鬱鬱靈帝于文陵又曰葬孝安皇帝于恭陵又曰葬

肥美也季世喪亂起賊盜如豺虎左氏傳曰叔向曰齊

世也韋昭國語注曰季毀壤過一便房啓幽戶前少

也漢書張釋之曰假令愚人取長陵一珠押離玉體珍

寶見剽虜魏文帝典論曰喪亂以來漢氏諸陵無不發

曰漢帝及王侯送死皆珠襦玉匣金銀體骨并盡西京雜記

金銀校乘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說文曰剽劫人也又

虜獲也漢書注曰虜與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

鹵同如高曰鹵鈔掠也園寢化為墟周墉無遺堵漢書

高祖下至宣帝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便殿

又曰自貢禹建迭毀之議遂毀惠景廟及太上寢園廢

而為墟爾雅曰牆謂之墉毛萇蒙籠荆棘生蹊逕登童

豎狐兔窟其中蕪穢不俊掃除廣雅曰掃除也餘見下

注掃蕪顏隴並墾發明詩曰俊發爾私鄭玄

老切君今為丘山土萬乘之主方言曰豕大者為丘淮南子

曰吾死也有感彼雍門言悽愴哀往古桓子新論曰雍

一棺之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孤兔尤其中

貴如何成此乎孟嘗君謂然嘆息淚下承睫

秋風吐商氣蕭瑟掃前林王逸楚辭注曰商風西風也

曰涼風陽鳥收和響寒蟬無餘音陽鳥春鳥也禮記曰

蕭瑟鳥則天涼故謂之寒蟬楚白露中夜結木落柯條森呂氏

辭曰蟬寂寞而無聲朱光馳北陸浮景忽西沈朱光日也楚辭曰

則草木落漢書云日行北陸謂之冬杜預左氏傳注曰陸道

也孔安國尚書注曰浮行也說文曰景日光也顧望

無所見惟覩松栢陰松栢上墓肅肅高桐枝翩翩栖孤

禽禮記曰草木皆肅鄭玄仰聽離鴻鳴俯聞蜻蛚吟通

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一名俗哀

人易感傷觸物增悲心秦嘉答婦詩曰丘隴日已遠纏

綿彌思深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張升與任憂來令髮白

誰云愁可任古詩曰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徘徊向

長風淚下霑衣衿楚辭曰長風以徘徊又曰向長

悼亡詩三首五言風俗通曰慎終悼

荏苒冬春謝寒暑忽流易荏苒猶漸也冉冉歲月流貌

子日寒之子歸窮泉重壤永幽隔之子謂妻也毛詩曰

琴賦曰披重私懷誰克從淹留亦何益神女賦曰情獨

說文曰懷念思也楚倜傥恭朝命迴心反初役毛詩曰

事不敢告勞役謂所任也望廬思其人入室想所歷語

王充論衡曰充罷州役帷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廣雅

樹說文曰思其人愛其帷屏無髮髻翰墨有餘跡廣雅

帳也聲類作幃說文曰彷彿相似見流芳未及歇遺挂

猶在壁洛神賦曰步綺薄而悵恍如或存周遑忡驚惕

王逸楚辭注如彼翰林鳥雙栖一朝隻曹植善哉行曰

矣天王弼周易注曰翰鳥飛也曹植如彼遊川魚比目

中路析爾雅曰東方有止春風緣隙來晨雷承檐滴文說

承水也寢息何時忘沈思各盈積宋玉笛賦曰武庶幾

有時衰莊缶猶可擊郭璞爾雅注曰庶幾微幸也莊子妻

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惠子

甚乎莊子曰不然其死也我獨何能無察其始

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氣人

見偃然寢於巨室而我數毀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

命故

皎皎窓中月照我室南端室南端室清商應秋至溽暑

隨節闌秋風為商已見上文禮記曰季夏土潤溽暑

凜涼風升始覺夏衾單古詩曰涼歲云暮毛豈曰無

重纊誰與同歲寒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歲寒無

與同朗月何朧朧毛詩曰叔兮伯兮靡所與展轉眄枕

席長簾竟牀空見上文牀空委清塵室虛來悲風莊子

容桓子新論曰武帝所幸李夫人死方士李少君言能

帳坐也還撫衿長歎息不覺涕霑霑漢書公孫攬曰累

歌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蜀月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蜀月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蜀月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蜀月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蜀月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行曰延頸長歎息魏文帝雷蜀月安能已悲懷從中起

史記曰文帝意慘悽悲懷魏寢興自存形遺音猶在耳

武帝短歌行曰憂從中來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禮記曰色不忘乎目楊脩

傷天賦曰悲體貌之潛翳兮目常存乎遺形左氏傳曰魏有

終言猶在耳穆羸曰今君雖上慙東門吳下愧蒙莊子東門吳者死

子而不憂莊子蒙賦詩欲言志此志難具紀尚書曰詩

人故云蒙莊子紀猶錄也命也可奈何長戚自令鄙歌曰有志無時命

也奈何論語曰小人長戚戚長笛賦曰長戚之士能閑居

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逝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焉藏廣雅

運旋夫何逝之速也莊子天運篇曰淒淒朝露凝烈烈夕風天其運乎郭子玄曰不運而自行也

厲毛詩曰秋風淒淒又曰奈何悼淑儷儀容永潛翳左氏傳

婦曰已不能底其仇麗杜預曰麗偶也魏念此如昨日誰智太相祭橋玄文曰幽

卒歲蒼頡篇曰昨隔日也毛詩改服從朝政哀心寄私制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茵幬張故房朔望臨爾祭鄭玄禮記注曰茵幬也爾祭毛詩箋曰幬床帳也

詎幾時朔望忽復盡衮裳一毀撤千載不復引爾雅曰

疊疊暮月周戚戚彌相愍楚辭曰時疊疊而過中悲懷又曰居戚戚而不解

感物來泣涕應情噴詩曰涕既噴之駕言陟東阜望毛詩曰

墳思紆軫毛詩曰紆軫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去復不忍禮記曰紆軫言出遊又楚辭曰徘徊墟墓間欲去復不忍

知踟躕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落葉委埏側枯荂帶墳隅聲類曰楚辭曰步徙倚而遐思

孤魂獨煢煢安知靈與無曹子建贈口魂煢煢兮不遑寐詩曰孤魂煢煢兮不遑寐投心遵朝命揮涕強就車已見

上誰謂帝宮遠路極悲有餘毛詩曰誰謂宋遠莊子曰
文聞諸天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
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
知反帝宮禮記子路曰吾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廬陵王墓下作一首

五言
宋武帝子義真封廬陵王末之藩而高祖崩朝廷謀廢立之事次在廬陵言廬陵輕詔不任上社稷因其與少帝不協徐羨之等奏廢廬陵爲庶人徙新安郡羨之使使殺廬陵也後有讒靈運欲立廬陵王遂遷出之後知其無罪追還至曲阿過丹陽文帝問曰自南行來何所制作對曰過廬陵王墓下作一篇

謝靈運

謝靈運

曉月發雲陽落日次朱方

越絕書曰曲阿爲雲陽縣

役村預曰朱方吳也吳地
記曰吳改朱方曰丹徒
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楚辭曰還顧高丘泣
如麗青鳥于相鄰書曰天子葬高山諸侯葬連崗
含悽泛廣川灑淚眺連崗
史記曰春

懷君子沈痛結中腸毛詩曰眷言顧之阮藉道消結實

蘓運開申悲涼道消少帝之日運開文帝之初也沈約宋書曰少帝諱義符武帝長子即位爲

邢安泰所害周易否卦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白虎通曰天子崩赴諸侯何緣臣子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諸侯者也春秋說題辭曰天子崩黎庶殯涕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神期恒若在德音初

不忘家語曰今之言五帝三王者威靈若存王肅曰其威與明靈常存也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徂謝易永久松栢森已行尚書曰帝乃徂落毛詩曰我行永久曹植寡婦詩曰葛藟

延州協心許楚老惜蘭芳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

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使於晉顓反則徐君死於是

劍帶徐君墓樹而去漢書曰龔勝者楚人也字君賓勝卒有一老父來吊其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先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徐州先賢傳曰楚老者彭城之隱人也解

文二十三

三

劍竟何及撫墳徒自陽

解劍已見上注潘岳虞茂春誄曰煥撫墳兮告辭皆莫能兮仰

視顧愷之拜宣武墓詩曰

平生疑若人通蔽互相妨

遠念羨昔存撫墳哀今亡

謂延州及楚老也令德高遠是通也解劍撫墳是蔽也

論語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桓子新論曰漢高祖建

立鴻基俾功湯武及身病得良醫弗用專委婦

人歸之天命亦以誤矣此必通人而蔽者也

情慟定非識所將

言已往日疑彼三人迨乎今辰已亦

心識之所能行也王隱晉書曰荀粲與傅嘏善夏侯玄

亦親常調嘏玄曰子等在世業間功名玄必勝我識減

我耳嘏難曰能成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

有餘者粲曰功名局之所獎然則志自一物耳固非識

之所獨齊我以能復子等為貴未能

齊子所為也毛萇詩傳曰將行也

特兼常

莊子曰其生也柔脆其死也

空名揚

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

舉聲泣已灑長歎不

死孝經曰揚名於後世

成章

孟子曰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拜陵廟作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漢儀上陵

帝崩後諸侯始有謁陵辭陵事蓋率情而

舉非京洛之舊自元嘉已來每正月輿駕

必謁初寧

陵復漢儀

顏延年

周德恭明祀漢道尊光靈

周書曰各助王恭明祀東觀

送光烈皇后衣一篋今魯國孔氏尚有

哀敬隆祖廟崇

樹加園塋

漢書房中歌曰乃立祖廟敬明

投迹階王庭

休命始高祖之初也禮記曰逮事父母尚

往投迹者眾周易

陪厠迴天顧朝譙流聖情

曰夫揚于王庭

明爾德時

無背無側爾德不明時無陪無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

卿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

早服身義重晚達生戒

輕服服事也早服恩淺也故以存身之義為重也達官
車達也晚達恩厚故以養生之戒為輕也王逸晉書曰
孔坦上表曰士死
知遇恩令命輕
也否泰易二卦名也言王之德澤既竭人之悔吝形見
班固西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周易曰悔吝者憂
虞之象也列子曰公孫朝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
吝周易曰否之匪人不和利君子貞又曰泰君子道長小
人道
勅躬慙積素復與昌運并
濟汲汲莘莘者四子講德
論曰非有積素累舊之權春秋孔演圖曰
帝當會昌成封岱宗宋均曰應會之期耳
榮會在逢迎
策論語糾滑識曰漸漬以道廢消乃行戰國
鳳御嚴清制朝駕守禁城東紳入西寢伏軾出東垆
帶也論語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西寢廟在
西也莊子曰宣丘伏軾而嘆東垆陵所在也衣冠終冥
漢陵邑轉葱青
月一遊衣冠魏武文曰悼總帳之冥

漢書景帝紀曰作陽陵張晏曰景帝
作壽陵起邑南都賦曰章陵鬱以青葱松風遵路急山
烟冒壠生
秦晉之間塚謂之壠
聲
皇心謂文帝也司馬彪續漢書曰根車旋載容衣被
曲以為歌聲也然此言人
之思慕被在歌謳之聲
萬紀載絃吹千載託旒旌
詔曰制禮作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又曰聖王已
沒鍾鼓管絃之聲未衰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
鄭玄曰銘明旌也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識之以別貴賤故云表德也天子各有建也
遠已同淪化萌
言帝澤被天下威靈若存故未殊帝世
也幼壯困孤介末暮謝幽貞
漢書音義臣瓚曰介特
軌喪夷易歸軫慎崎傾
以車之行喻己之仕也發軌弱
收遐致發軌將先起封禪書曰軌迹夷易易
遵也歸軫暮年也楚辭曰觀軫丘芳崎傾

同謝諮議銅雀臺詩一首

五言集曰謝諮議

五年冬作銅雀臺魏武遺令曰吾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六尺床總帳朝脯上脯繡之屬月朝十五日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

謝玄暉

總幃飄井幹樽酒若平生

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今南陽有鄧總淮

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有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也司馬彪莊子注曰井幹井欄然井幹臺之通稱也

鬱西陵樹詎聞歌吹聲

以樹言之也芳襟染淚迹嬋媛

空復情

楚辭云心嬋媛而傷懷芳王逸曰嬋媛牽引也

玉座猶寂寞沉迺妾身

輕易是謀類曰假威出坐玉床鄭玄曰坐玉床處天位也寡婦賦曰懼身輕而施重

出郡傳舍哭范僕射一首

五言劉璠梁典曰天監二年僕射范

雲卒任助自義興貽沈約書曰永念平生忽為疇昔然此郡謂義興也劉熙釋名曰傳舍也使人所止息而去後人復來轉相傳也風俗通曰諸有傳信乃得舍於傳也

任彦昇

劉璠梁典曰任助字彥昇樂安人年四歲誦古詩數

平生禮數絕式瞻在國楨

國楨謂范雲也左氏傳曰名

我故人情

莊子曰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史記范雎謂須賈曰戀戀有故人之意

一朝萬化盡猶

待時屬興運王佐俟民英

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班固漢書曰劉向稱董仲

舒有王佐之才也袁子正書曰立德

結懽三十載生死

交情

左氏傳曰楚子使椒舉如晉曰寡君願結懽於二三君史記太史公云下邳翟公曰一死一生

乃知携手遁衰薛接景事休明衰薛齊東昏侯也休明梁武帝也班固漢

書述曰携手遊于秦鄭玄毛詩箋曰薛支庶也抱朴子曰携手而遊接景而處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運阻衡言革時泰主階平曾子曰天下有道則君子訢然以交同天下無道則衡言

不革孔安國尚書曰衡平也言平常之言也彼言不濬革此言革言亂之甚也長楊賦曰玉衡正而泰階平濬

冲得茂彦夫子值狂生官時江夏李重字茂曾汝南李

穀字茂彦重以清尚毅淹而通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用夫子謂范雲狂生助自謂也梁

典曰范雲為吏部尚書又曰助為吏部侍郎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也新鑒者玄德故為

狂生臺古握字也漢書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人

謂范雲也綜核人物涇渭殊流非余狂生能揚清激濁也毛詩曰涇以渭濁湜湜其汙孫綽曰涇渭殊流雅鄭

異調曹子建贈丁儀將垂不忍別欲以遺離情之初不

忍便訣欲留少選之不忍一辰意千齡萬恨生言昔日將

項以遺離曠之情也辰之意況今千齡永隔萬恨俱生者乎毛萇詩傳曰辰

時也應璩與許子後書曰前別倉卒情意不悉追懷萬恨已矣平生事詠歌盈篋笥新序孫叔敖曰筐篋之兼

復相嘲謔常與虛舟值蒼頡篇曰嘲調也字書曰嘲亦

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舟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怒也何時見范侯還叙平生意

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左氏傳曰日月之會是謂辰

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辭曰美人既醉朱顏酡

知安歌日非君撤瑟晨楚辭曰猶憤積而哀娛兮翔江

寬慰也儀禮曰有疾病者齊撤瑟琴已矣余何歎輟春哀國均史記趙良

五穀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春者不相杵毛詩曰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毛萇曰均平也

贈答上

贈蔡子篤詩一首

四言晉官名曰蔡睦字子篤為尚書

王仲宣

翼翼飛鸞載飛載東

翼翼飛貌也鸞喻子篤也楚辭曰高翔翔之翼翼毛詩曰載飛載鳴

我友云徂言戾舊邦

蔡氏譜曰睦濟陽人毛詩曰我友敬矣又曰周雖舊邦 舫舟

翩翩以沂大江

楚辭曰將舫舟而下流舫與方同 蔚矣荒塗時行靡通

董仲舒士不遇賦曰懼荒塗而難踐 慨我懷慕君子所同

毛詩曰悠悠南行數封渾書曰懷 濟岱江行

而慕也 悠悠世路亂離多阻

毛詩曰又曰亂離瘼矣 風流雲散一別如

邈焉異處

濟岱近兗州子篤所往江 風流雲散一別如

雨

鸛鵲賦曰何今日以兩絕陳琳檄吳將校人生實難

願其弗與

張奐與崔子書曰人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又曰 瞻望遐路允企伊佇

鄭玄曰跂足可以望見之跂與企同 烈烈冬日肅肅

淒風

毛詩曰冬曰烈烈左氏 潛鱗在淵歸鴈載軒

候也毛詩曰魚潛淵鄭玄曰寒則逃於淵史記 苟非

曰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軒飛貌 鴻鵬孰能飛

慕予思罔宣

法言曰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瞻望東路慘

愴增歎率彼江流

於德尚書曰予思日孜孜 瞻望東路慘

于時

毛詩曰言笑晏晏 及子同寮生死固之

林父止之曰同官為寮 何以贈行言授斯詩

晏子春秋 行晏子送曰嬰聞贈人以財不若以言請以言乎夫蘭

本三年成而湛之以酒則君子不近湛之糜醢貨以匹

馬願子剋
求所湛
中心孔悼涕淚連瀉毛詩曰中心是悼周易
傳注曰而
嗟爾君子如何勿思毛詩曰君子行

贈士孫文始一首

四言三輔決錄趙岐注曰
有才學年十五能屬文初董卓之誅也父
瑞知王允必敗京師不可居乃命萌將家
屬至荆州依劉表去無幾果為李儼等所
殺及天子都許昌追論誅董卓之功封萌
為澹津亭侯與山陽王粲善萌當就國
粲等各作詩以贈萌于今詩猶存也

王仲宣

天降喪亂靡國不夷

毛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

也我暨我友自彼京師

爾雅曰暨與也毛

宗守邊矣越

用遁違

杜預左氏傳注曰越遠也鄭玄禮記注

遷于荆

楚在漳之湄

山海經曰荆山漳水出焉毛詩曰居河之湄

在漳之湄亦剋宴

處

劉歆七略曰宴處從容觀詩書

和通簾塹比德車輔

毛詩曰伯氏吹

既度禮義卒獲笑語

毛詩曰儀卒度笑語卒獲

庶茲末日無

讐厥緒

毛詩曰且以喜樂且以

雖曰無讐時不我已

鄭

大江淹彼南汜

楚辭曰橫大江兮揚靈王逸曰橫度大

橫此

同心離事乃有逝止

張衡怨詩曰同心

橫此

惟彼南汜君子居之

論語曰君之

悠悠我心薄言慕

之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人亦有言靡日不思

之

毛詩曰采芣苢薄言采之

詩

又曰采芣苢薄言采之

毛詩曰采芣苢薄言采之

詩

曰人亦有言靡詰不愚又矧伊嫵婉胡不懷而毛詩曰
曰有懷于衛靡日不思矧伊人
矣又曰人無兄晨風夕逝託與之期毛萇詩傳注曰晨
歸鳥而致詞焉瞻仰王室慨其求歎毛詩曰瞻仰昊天
迅高而難當瞻仰王室慨其求歎毛詩曰瞻仰昊天
我思肥泉茲之末歎良人在外誰佐天官毛詩曰維此
迪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曰四國方阻俾爾歸
人代天理官不以天官私非其材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蕃爾之歸蕃作式下國毛詩曰四國于蕃又曰俾爾多
鄭玄毛詩箋曰式法無曰蠻裔不虔汝德賈逵國語注
也毛詩曰命于下國慎爾所主率由嘉則毛詩曰慎爾出話又曰不懋不忘
維龍雖勿用志亦靡忒周易曰潛龍勿用陽在下德柔嘉
澹澹鬱鬱彼唐林荆州圖曰漢壽縣城南一百步有澹水
出縣西陽山又曰澹陽縣蓋即澹水為

名也在郡西南接澧水晉書曰天門有零陽縣南平郡
有作唐縣盛弘之荆州記曰零陵東接作唐然此三縣
連延相接唐林雖則同域邈其迥深爾雅曰迥遠也
即唐地之林也白駒遠志
古人所箴允矣君子不遐厥心既往既來無密爾音毛詩
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無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又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贈文叔良一首

荆州從事文叔良良作移零陵文而案集又云為
有贈叔良詩獻帝初平中王粲依荆州劉
表然叔良之為從事蓋事劉表也王仲宣
詳其詩意似聘蜀結好劉璋也

翩翩者鴻率彼江濱

臨此洪渚伊思梁岷

如何勿勤君子敬始慎爾所主

孟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孟子曰吾聞之觀近臣以其

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趙岐曰近臣當為遠方謀言必賢

錯說申輔鄭玄禮記注曰賢善也所言說延陵有作僑盼是

與公孫僑子產也羊舌肸叔向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聘于

將行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先民遺跡來

世之矩書毛詩曰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尚既慎爾主亦迪

知幾探情以華觀著知微華喻貌越絕書子胥曰聖視

明聽聰靡事不惟論語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董褐荷

名胡寧不師國語曰吳晉爭長未成吳王董褐請事曰

兩君偃兵接好日中為期今大國越境而造於弊邑之

貢獻莫入上帝鬼神而不可以之告孤用視聽命於藩

離之外董褐既致命乃告趙鞅曰觀吳王之色類有大

憂小則嬖妾嫡子死不則國有大難大則越入吳將毒

不可與戰主其許之然而不可徒許也趙孟許諾晉乃

令董褐復命曰曩君之言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

今君奄王東海以淫名聞於天下有短垣而自踰之況

蠻荆則何有於周室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若

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從君命長弟

昭曰董褐晉大夫司馬寅也毛詩曰胡寧忍子衆不

可蓋無尚我言家語金人銘曰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

梧宮致辯齊楚構患說苑曰楚使使者聘於齊齊王饗

江海之魚必吞舟大國之樹必巨圍使者何恠焉使者

曰然昔者燕攻齊楚雍門飲馬于淄澠定獲於琅邪王

與太后奔莒逃於成陽之山敢問當此之時梧之大小何

如王命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貂勃貂勃對曰使者

為問植梧之始邪昔楚無道殺子胥之父子胥奔吳吳

胥親射宮門鞭平王之墳當此之時梧始成功有要在

衆思歡

尚書帝曰成允成功惟

人之多忌掩之實難

左

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

瞻彼黑水滔滔其流

尚

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書

曰華陽黑水惟梁州毛詩

江漢有卷允來厥休

言彼二

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

而來自美非汝之功也漢書劉敬說高祖曰今陛下信服而來

卷蜀漢

二邦若否職汝之由

言彼二國若懷不順此汝

定三秦

山甫明之毛萇詩傳曰若順也否猶臧否也謂善惡也

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也

也

緬彼行人鮮克弗留

注曰緬思貌也左氏傳曰賈逵國語

使人也毛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

尚哉君子于異他仇

左氏傳楚子木

德王曰尚矣哉能欲神人杜預曰

人誰不勤無厚我憂

尚者上也毛萇詩傳注曰仇匹也

楚辭曰惟天地之無窮哀

惟詩作贈敢詠在舟

言爲詩

生民之長勤我黎自謂也

有在舟之義憂患同也鄧析子

曰同舟渡海中流遇風救患若一

贈五官中郎將四首

五言

劉公幹

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

元后謂曹操也至南鄉謂征

戴張衡思立賦曰爰整駕而亟

行毛詩曰維汝荆楚居國南鄉

過彼豐沛都與君共翺

羽謂五官也毛詩曰將翺將翔

涼四節已見潘安仁悼亡詩周易曰

四節相推斥季冬風且

暑相推而歲成焉廣雅曰斥推也

衆賓會廣坐明燈

熾炎光

辭史記侯嬴曰公子自是迎羣衆廣坐之中楚

明貌火其切

清歌製妙聲萬舞在中堂

毛詩曰公庭萬

也

金壘含甘醴羽觴行無方

毛詩曰我姑酌彼金壘

觴也

長夜忘歸來聊且爲大康

毛詩曰無已大

康職思其居

四牡向路

三十

馳歎悅誠未央四牡謂驪駒也漢書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無庸歸音義曰逸詩

篇名

余嬰沈痼疾竄身清漳濱禮記曰身有痼疾說文曰痼久也漢書曰魏郡武始縣漳

水至邯鄲入漳山海經曰少山自夏涉玄冬彌曠十餘

旬楊雄羽獵賦曰玄冬季月天地隆烈杜預常恐遊岱

宗不復見故人援神契曰太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所尚書曰至于岱宗太山為四岳宗也

親一何篤步趾慰我身左氏傳為啓強曰清談同日久

情眇叙憂勤毛詩曰朝夕思便復為別辭遊車歸西隣

素葉隨風起廣路揚埃塵逝者如流水哀此遂離

分論語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追問何時會要我以陽春楚辭

望慕結不解貽爾新詩文蔡邕贊

勉哉脩令德北面自寵珍左氏傳曰忠為令德

秋日多悲懷感慨以長歎毛萇詩傳曰終夜不遑寐叙

意於濡翰毛詩曰不遑寐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明鐙曜閨

中清風淒已寒白露塗前庭應門重其關楚辭曰白露

四節相推斥歲月忽欲殫禮記曰歲

壯士遠出征戎事將獨難壯士謂五官也漢書高祖曰

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文帝立為五官中郎將典略曰

有鎮孟津及黎陽而無所征伐故疑出征謂在孟

涕泣

灑衣裳能不懷所歡涕泣乾自謂也

涼風吹沙礫霜氣何皚皚易通卦驗曰巽氣不至則大風揚沙礫小石也說文曰皚

皚霜雪貌劉歆遂初賦曰皚皚雪之皚皚牛哀切明月照緹幕華燈散炎輝緹

色也華燈之皚皚牛哀切賦詩連篇章極夜不知歸論衡曰興論立說已見上文

鴻儒君侯多壯思文雅縱橫飛漢儀注曰列侯為丞相

也辭少師之任儀禮曰小臣正小臣信頑鹵俛安能追辭李尤東觀賦

文論語曰參也魯孔安國曰魯鈍也魯與鹵同

贈徐幹一首五言

劉公幹

佳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掖門西

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史記曰景帝居禁中掖門西

侍御不得入楚辭思子沈心曲長歎不能言毛詩曰在

我抒中情而為詩起坐失次第一日三四遷步出北寺門其板屋亂

遙望西苑園風俗通曰尚書侍御御史謁者所止皆曰寺也細柳夾道生方塘

含清源思立賦曰旦輕葉隨風轉飛鳥何翩翩楚辭曰

其上乖人易感動涕下與衿連仰視白日光皦皦楚辭曰

懸毛詩曰皦皦也楚辭曰晞白日兮皎皎兼燭八紘內物類

無頗偏韓子曰朱孺對衛靈公曰夫日兼燭天下下一物

能燭六合耀八紘音義曰八方之綱我獨抱深感不得

與比焉

贈從弟三首五言

劉公幹

汎汎東流水磷磷水中石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楊之水白石磷

磷毛萇傳曰清徹也蘋藻生其涯華紛何擾弱采之薦宗廟可以

羞嘉客蘋藻以喻從弟也左氏傳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蕰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

於王公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嘉客豈無園中葵懿此出深澤古詩曰青青園中葵

朝露待日晞爾雅曰懿美也

亭亭山上松瑟瑟谷中風風聲一何盛松枝一何勁冰

霜正慘愴終歲常端正楚辭曰霜露潛懷而交下豈不羅凝寒松柏

有本性凝嚴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雪霜將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鳳凰集南嶽徘徊孤竹根鳳生丹穴故曰南嶽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竹實不

食亦喻從弟也於心有不厭奮翅凌紫氛豈不常勤苦羞與

黃雀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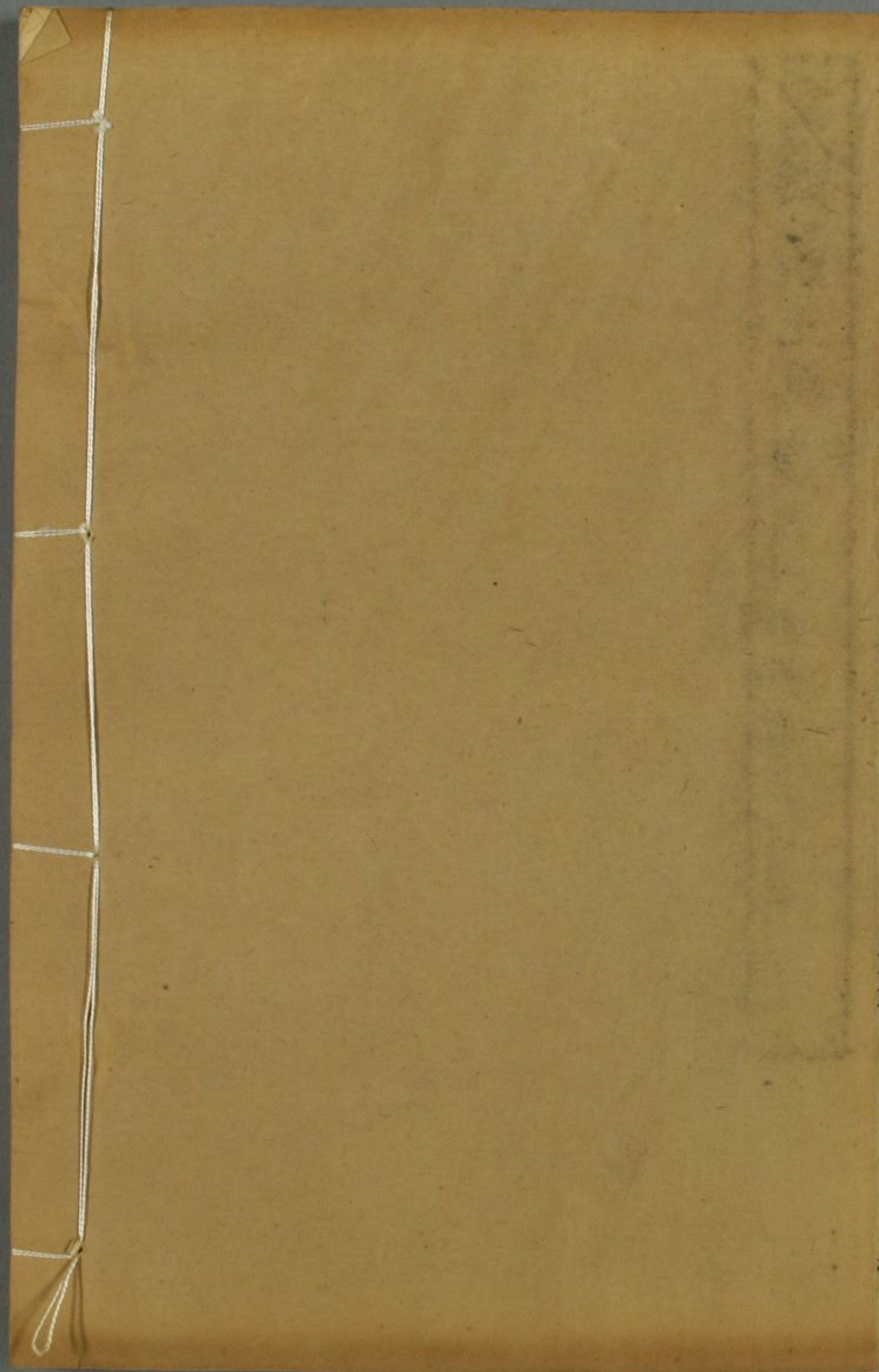
黃雀喻俗士也

何時當來儀將須聖明君

尚書曰鳳凰來儀孔安國

曰聖人受命則鳳凰至

文選卷第二十三





文選第九冊 卷二十四至卷二十六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9

文庫11
D 82
9

文選卷第二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鄒陽胡氏

廣圻

彭澤

文林郎守右內率府錄事叅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二

曹子建贈徐幹一首

贈丁儀一首

贈王粲一首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贈白馬王彪一首

贈丁翼一首

嵇叔夜贈秀才入軍五首

司馬紹統贈山濤一首

張茂先荅何劭二首

何敬祖贈張華一首



010190555106

48-11784

陸士衡贈馮文罷遷斥上令一首

荅賈謐一首并序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

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

贈交趾太守顧公真一首

贈從兄車騎一首 荅張士然一首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贈馮文罷一首

又贈弟士龍一首

潘安仁為賈謐贈陸機一首

潘正叔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贈河陽一首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贈徐幹一首五言 曹子建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夫日麗於天風生乎地而言

餘光杳杳似若飄然古步出夏門 圓景光未滿眾星聚

以繁圓景月也論衡曰日月之體狀如正圓鄭玄毛詩

共之廣雅 志士營世業小人亦不閑論語子曰志士仁

孔叢子曰仲尼大聖 聊且夜行遊遊彼雙闕間文昌鬱

雲興迎風高中天劉淵林魏都賦注曰文昌正殿名也

書曰迎風觀在鄰列子曰周 春鳩鳴飛棟流焱激樯軒

爾雅曰扶搖謂之颿郭璞曰暴風從上下者焱與颿同古字

通說文曰樯樅間子也徐幹齊都賦曰窓樯參差景納陽軒

長廊之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蓬室士謂徐幹也蒼

有窓也 顧念蓬室士貧賤誠足憐顧篇曰顧旋也列子

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薇蕨弗充虛皮褐猶不全墨子曰古之人其為

食也足以增氣充虛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足忼慨有

悲心興文自成篇說文曰忼慨壯士不得志於心寶棄怨

何人和氏有其愆寶以喻幹和氏喻知已也韓子曰楚

之武王武王使王人相之王人曰石也明和氏左足武

王薨成王即位和又獻之王人又曰石也明其右足成

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璞而哭於楚山之下王使玉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名曰和氏之璧音則孔安國尚

書傳曰彈冠俟知已知已誰不然言欲彈冠以俟知已

愆過也而能相萬乎漢書曰蕭育與朱博友往者有王陽貢公

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晏子春秋越石父曰

士者申乎知已良田無晚歲膏澤多豐年良田膏澤喻有德也

榮也漢書曰翟義請破下良田國語子餘曰無晚歲多豐年喻必

君若膏澤之使能成嘉穀毛詩曰豐年穰穰亮懷璵璠

美積久德逾宣爾雅曰亮信也蒼頡篇曰懷抱也左氏

虎將以璵璠斂杜預曰璵璠美王君所佩也璵音餘璠音煩親交義在敦申章復何

言莊子曰親交益疏孔安國尚贈丁儀一首五言集云與都亭侯丁翼今云

初秋涼氣發庭樹微銷落漢書孝武傷李夫人凝霜依

玉除清風飄飛閣楚辭曰凝凝霜之紛紛字書曰凝水

都賦曰玉除彤庭又曰脩塗飛閣朝雲不歸山霖雨成川澤廣雅曰八

歸左氏傳曰凡雨黍稷委疇隴農夫安所獲注曰委棄

也說文曰疇耕治之田在貴多志賤為恩誰能博言俗

也毛詩曰帥時農夫

文二十四

三

情孤白足禦冬焉念無衣客言服狐白者不念無衣以喻處尊貴者多忘貧賤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雨雪三日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謂晏子曰雨雪三日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楚辭曰無衣裘思慕延陵子寶劍以禦冬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贈王粲一首

五言

曹子建

端坐苦愁思攬衣起西遊古詩曰攬衣起徘徊樹木發春華清池激長流中有孤鴛鴦哀鳴求匹儔鴛鴦喻粲也毛萇詩傳曰鴛鴦匹鳥也楚辭曰覽可與兮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言願執鳥而無輕舟以喻己之思粲

而無良會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欲歸忘故道顧望但懷愁傳毅七激曰無物可樂顧望懷愁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悲風鳴我側羲和逝不留楚詞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曰羲和日御也墨子曰時不可及日不可留重陰潤萬物何懼澤不周重陰以喻太祖蔡邕月令章句曰陰者密雲也誰令君多念自使懷百憂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又贈丁儀王粲一首

五言集云答丁敬禮王仲宣翼字敬禮今云儀

誤曹子建

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魏志曰建安二十年公西征張魯漢書弘農縣故秦函谷關毛詩曰驅馬悠悠山岑高無極涇渭揚濁清毛萇詩傳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壯哉帝王居住佳麗殊百城漢書曰高祖南過曲逆曰壯哉縣高誘戰國策注曰佳大

也麗美也謝承後漢書曰負闕出浮雲承露既泰清黃琬拜豫州威邁百城
賦曰園闕竦以造天淮南子曰魏闕之高上際青雲西
都賦曰抗仙掌與承露廣雅曰挖摩也槩與挖同古字
通鵠冠子曰上及皇佐揚天惠四海無交兵皇佐太祖
泰清下及太寧華賦曰建皇佐之高勳飛仁聲之顯赫左氏傳箴尹克
黃曰君天也家語孔子曰君惠臣忠楚漢春秋吳廣說
陳涉曰王引兵西權家雖愛勝全國為令名權家兵家
擊則野無交兵呂尚其事多兵權與奇計孫子兵法曰用兵法全國為
上破國次之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鄭玄禮記
注曰名君子在末位不能歌德聲君子謂丁王也琴操
令聞也不踰時德聲謂太丁生怨在朝王子歡自營歡怨非貞
祖令德之聲也
則中和誠可經言歡怨雖殊俱非忠貞之則惟有中和
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曰言王政中和
在官者樂其職鄭玄周禮注曰經法也

贈白馬王彪一首

後徙封楚集曰於圜城作又曰黃初四年
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
氣日不陽任城王薨至七月與白馬王還
國後有司以二王歸蕃道路宜異宿止意
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
用自剖與王辭焉憤而成篇曹子建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

廬問張公云魏明帝作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後宮
曰逝將去汝舊疆鄆城也時植雖封雍亡仍居鄆城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

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
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楚詞曰道壅塞而不汎舟越洪濤

怨彼東路長

怨彼東路長京賦曰起洪濤而揚波顧瞻戀城關引領

情內傷

情內傷其一毛詩曰顧瞻周道又曰在城關方左氏傳
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楚詞曰求

懷芳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薛綜東京賦注曰太谷在洛陽西南風俗通曰

泰山松樹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魏志曰黃初四年七月大雨伊洛溢

鬱鬱蒼蒼流毛詩傳曰中達絕無軌改轍登高崗毛詩曰肅肅

行潦流潦也達廣雅曰脩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其二毛詩曰陟彼

軌迹也長曰玄馬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楚詞曰願假簧以

病則黃釋王逸曰紆鬱紆將難進親愛在離居楚詞曰將以

屈也鬱愁也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毛詩傳曰鴉梟鳴衡扼豺狼當

路衢鴉梟豺狼以喻小人也毛詩曰懿厥哲婦為梟為

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放乎路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

踈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汙白使

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廣雅曰間毀也

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其三楚辭曰攬騏驎而踟躕

亦何留相思無終極漢書息夫躬絕命詞曰秋風發微涼

寒蟬鳴我側蔡邕月令章句曰寒蟬應陰而

條白日忽西匿楚辭曰山蕭條而無獸歸鳥赴喬林翩

翩厲羽翼毛詩曰翩翩者雛厲疾貌

孤獸走索群銜草不遑食尚書

遑暇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詩其四廣雅曰感傷也古

辭曰師襄乃撫心高蹈楚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鄭玄

注曰命所受天命也楚辭曰屬天命而委之咸池王逸

曰咸池天神也古詩曰同袍與我違毛詩傳曰違離

也謂不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魏志曰武皇帝卞皇

耦也王植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杜預曰罕子皮駟子哲

豐公孫段也三家本同母兄弟也漢書武帝詔曰梁王

文二十四

親慈同生願以邑分弟孤魂翔故城魏志城靈柩寄京師漢書貢禹上書

歸不存者忽復過士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

晞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若如此年

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仲長子昌言曰捷疾馳影響人間也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其五鄭

箋曰顧念也古詩曰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說文曰

咄咄也丁兀切聲類曰惜大呼也子夜切言人命叱呼

之間或至天喪也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

猶比隣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鄧析子曰遠而親者

何必同衾幃然後展慙勤毛詩曰抱衾與裯毛萇曰衾

字同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毛詩曰心之憂矣疢如

辛其六李陵書曰前書倉卒骨肉謂兄弟也蘇子苦辛

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班固楚

帝閭宓妃虛無之語論衡曰傳稱赤松王喬好道為仙

度世不死是又虛也魏武帝善哉行曰痛哉世人不見欺

仙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漢書谷永曰三郡所奏皆

災也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

過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蔡琰詩曰念別無會期毛

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君

慎疾加飡重愛玉體杜預左氏傳收淚即長路援筆從

此辭楚史援筆而書於策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贈丁翼一首五言文士傳曰翼字敬禮儀之弟也為黃門侍郎

曹子建

嘉賓填城關豐膳出中厨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毛詩曰我有嘉賓城關已見上文

吾與二三子曲宴此城隅論語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毛詩曰侯我

於城秦箏發西氣齊瑟揚東謳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微隅史記蘇秦說秦王曰臨菑甚富其民

無不吹竽鼓瑟說文曰謳齊歌也有來不虛歸飭至

反無餘我豈狎異人朋友與我俱毛詩曰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爾雅曰狎習

也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也大國多良材譬海出明珠禮斗威儀

金而王則江海君子義休倚小人德無儲言君子之義出大貝明珠美而且具小

人之德寡而無儲也說文曰倚待也積善有餘慶榮枯立一日具也儲謂蓄積之以待無也

可湏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滔蕩固大節世俗多

所拘淮南子曰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又曰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而束於教君子通大

道無願為世儒論衡曰說經者為世儒

贈秀才入軍五首四言集云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劉義慶集林曰穆

舉秀才公穆嵇叔夜

良馬既閑麗服有暉毛詩曰良馬四之又曰君子之馬麗好也楊雄反騷曰

素初時厥麗服兮左攬繁弱右接忘歸載繁弱之弓

忘歸之矢以風馳電逝躡景追飛四子講德論曰風馳射兕於雲夢

琵琶賦曰飄風電逝舒疾無凌厲中原顧盼生姿劉歆

賦曰登句注以凌厲廣雅曰凌馳也厲上也風俗通曰顏色厚所顧盼若以親密也攜我好仇載

我輕車

毛詩曰君

南凌長阜北厲清渠

廣雅曰凌乘也王逸楚辭注曰

厲度

仰落驚鴻俯引淵魚盤于遊田其樂只且

西京賦曰盤于

游畋其樂只且

輕車迅邁息彼長林春木載榮布葉垂陰習習谷風吹

我素琴

毛詩曰習習谷風秦嘉婦徐氏書曰芳香既珍素琴又好

咬咬黃鳥顧疇弄

音

毛詩曰交交黃鳥古歌曰黃鳥鳴相追咬咬弄好音

感悟馳情思我所欽古詩曰馳

情整

心之憂矣永嘯長吟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中帶

長吟

浩浩洪流帶我邦畿

毛萇詩傳曰畿疆也

萋萋綠林奮榮揚暉魚

龍澆澗山鳥羣飛

樂動聲儀曰風雨動魚龍仁義動君子上林賦曰澆澗實墜劉向七言曰

山鳥羣鳴我心懷

駕言出遊日夕忘歸

毛詩曰駕言出遊楚辭

思我良朋如渴如飢

毛詩曰每有良朋曹植責躬詩曰遲奉聖顏如渴如飢

願言

不獲愴矣其悲

張衡詩曰願言不獲終然永思曹植責躬詩曰心之云慕愴矣其悲

息徒蘭圃秣馬華山

蘭圃蕙圃也毛詩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毛萇詩傳曰秣養也華山

山有光

流磻平臯垂綸長川

鄭玄文曰磻以石著弋繳也華山

為之

目送歸鴻手揮五絃

漢書曰周亞夫趨出上以妙送之歸田賦曰彈五絃於妙

指俯仰自得游心泰玄

楚辭曰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泰玄謂道也淮南子

曰自得者全其身者也

嘉彼釣叟得魚忘筌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

水之上又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意而忘筌者所以

在兔也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吾

焉得夫忘言之哉郢人逝矣誰與盡言過惠子之墓顧謂

從者曰郢人聖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聲而斲之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當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

閑夜肅清朗月照軒

舞賦曰夫何激激之閑夜明月列以施光軒已見曹子建贈徐幹詩注

微風動桂組帳高褰

禮方言曰桂謂之裾音圭桂或為幃周禮曰帟平帷也綴組束玉璜為帷帳也王逸

與交歡

郭詩曰旨酒欣欣漢書曰

鳴琴在御誰與鼓彈

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仰慕同趣其馨若蘭

六韜曰同好相趣薛綜西京賦注曰趣猶

之意也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佳人不在能不求歎

楚辭曰聞佳人兮召予毛詩曰假寐永歎

贈山濤一首

五言

司馬紹統

臧榮緒晉書曰司馬彪字紹統少篤學初拜騎都尉太始中為

秘書郎轉丞後拜散騎侍郎終於家

茗茗椅桐樹寄生於南岳

椅桐彪自喻也毛詩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馬融琴賦曰

惟椅梧之所生在衡山之峻坡

上凌青雲霓下臨千仞谷

蒼頡篇曰凌侵也呂氏春

秋曰若決積水於千仞之谿

處身孤且危於何託余足

毛詩序曰孤危將亡漢書賈山

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

鸞毛詩曰鳳凰之性非梧不栖非竹實不食也說文曰鸞鸞鳳屬屬

神鳥也

今者絕世用倥傯見迫束

新語曰梗梓仆則為世用楚辭曰悲

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

班山陸王逸曰倥傯困苦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及牙曠皆喻執政也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鄭玄禮記注曰般伎巧者也莊子曰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伯不

顧司馬彪曰匠石字伯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列子曰
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
樂太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琴者有任真卿虞長倩
能傳其度數妙曲遺聲冉冉三光馳逝者一何速廣雅曰冉冉進
道含吐陰陽而章三光許慎曰中夜不能寐撫劍起躑
躑毛詩曰耿耿不寐左氏傳曰子朱忽撫劍同感彼孔聖
躑從之說文曰躑躅住足也躑躅與躑躅同
歎哀此年命促春秋說題辭曰天嘗有血書魯端門作
逝者如斯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天道悠昧人理促
已見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神龍喻壽也山海經曰
上文身其瞑乃晦其視乃明是燭九陰是謂燭龍

荅何劭二首 五言

張茂先

吏道何其迫窘然坐自拘班彪與金昭卿書曰遠在東
繫俗窘若囚拘纓綏爲微纒文憲焉哥踰纓綏制人同於微纒
禮記曰冠纓纓鄭玄曰綏纓飾也周易恬曠苦不足煩
曰繫用微纒孔安國尚書傳曰憲法也恬曠苦不足煩
促每有餘廣雅曰恬靜也良朋貽新詩示我以遊娛
良朋已見上文徐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曰穆如灑清風
貽爾新詩又思玄賦曰雖遊娛以愉樂穆如灑清風
奐若春華敷毛詩曰吉父作誦穆如清風淮南子曰自
昔同寮案於今比園廬臧榮緒晉書曰惠帝即位劭爲
子少傅然考乎其時事正相接故曰同寮也左氏傳曰
先蔑之使也荀林父止之曰同官爲寮吾嘗同寮敢不
盡心乎爾雅曰采僚官也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逸
南都賦曰園廬舊宅也衰夕近辱殆庶幾並懸輿逸
楚辭注曰夕以喻衰言日夕將暮己已衰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

其安車傳子傳孫也散髮重陰下抱杖臨清渠鍾會遺榮賦曰散髮抽簪屬耳

聽鷓鴣鳴流目翫鯀魚毛詩曰耳屬于垣鄭玄曰屬耳於

猶悅也莊子曰鯀魚出游從容是魚樂也從容養餘日

取樂於桑榆漢書疎廣曰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

亦可乎桑榆已見上文

洪鈞陶萬類大塊稟羣生洪鈞大鈞謂天也大塊謂地

稟受其形也鵬鳥賦曰大鈞播物廣雅曰陶化也河圖

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漢書明闇信異姿靜躁亦

殊形劉歆遂初賦曰非積習之生常固明闇之所別老

重小不能鎮大不行者使行不動者自予及有識志不

在功名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立操未

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靜以恬愉漢書忝荷既過任白

日已西傾白曰西傾以喻年老也道長苦智短責重困

才輕論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

劉寬曰任重責大憂心如醉曹植上表曰爵重才輕周

任有遺規其言明且清論語孔子云周任有言曰陳力

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負乘為我戒夕惕坐

自驚周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

尚書傳曰惕懼也是用感嘉貺寫心出中誠也感猶荷

帝書曰嘉發篇雖溫麗無乃違其情西都賦曰啓發篇

貺益腴章漢書曰司馬相

如作賦甚弘麗溫雅廣雅曰違背也

贈張華一首 五言

何敬祖

四時更代謝懸象迭卷舒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

周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淮南子曰陰陽羸縮卷舒淪於不測暮春忽復來和風與

節俱論語曰暮春者春服既成毛詩曰習習谷風毛萇傳曰習習和舒之貌楊泉物理論曰春氣騰其風

和俯臨清泉涌仰觀嘉木敷西都賦曰嘉木樹庭周旋我陋園西

瞻廣武廬臧榮緒晉書曰吳滅封張華廣武侯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既貴不忘

儉處有能存無毛萇詩傳曰有謂富無謂貧鎮俗在簡約樹塞焉足

摹周易曰簡則易從廣雅曰約儉也論語曰或問管仲知禮乎孔子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在

昔同班司今者並園墟同班司已見張華答詩私願偕黃髮逍遙

綜琴書黃髮已見上文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舉爵茂陰

下攜手共躊躇韓詩曰搔首躊躇躑躅也薛君曰躊躇躑躅也奚用遺形骸忘筌

在得魚莊子曰申徒兀者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

不亦過乎得魚忘筌已見上文

贈馮文罷遷斥丘令一首 四言晉百官名曰

云文罷為太子洗馬遷斥丘令贈以此詩關駟十三州記曰斥丘縣在魏郡東八十里

陸士衡

於皇聖世時文惟晉毛詩曰於皇時周禮栗氏量銘曰時文思索鄭玄曰言是文德之

君思求可以受命自天奄有黎獻謂武帝也毛詩曰有為命自天奄有黎獻

日奄有四方毛萇曰奄大也尚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孔安國曰黎眾也獻賢也閭闔既闢承

華再建

謂惠帝也晉宮閣名曰洛陽城闔闔門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宫在太宮東薄室門外中有承華

門再建謂立愍懷太子國明明在上有集惟彥詩其一毛儲以對闔闔故謂之再也

明在下赫弈弈馮生哲問允迪方言曰自關而西凡美赫在上

迪厥德謨明弼諧孔安國曰天保定子靡德不鑠毛詩迪蹈也言信蹈行古人之德

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邁心玄曠矯志崇邈爾鑠德懿和之風爾雅曰鑠美也

曰邁行也王逸楚辭注曰邁舉也爾雅曰崇高也遵彼承華其容灼灼詩其二毛

灼其華嗟我人斯戢翼江潭毛詩曰嗟我懷人又曰梁戢其左翼楚辭曰遊於江潭

有命集止翬飛自南周易曰大君有命又曰有命既集

又曰翬飛惟鳥出自幽谷及爾同林謂俱為洗馬也臧榮緒晉書曰楊駿

又曰凱風自南詩曰有命既集

誅徵機為太子洗馬毛詩雙情交映遺物識心猶照也詩曰有命既集

人亦有言交道實難毛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漢書

為難有頍者弁千載一彈毛詩曰有頍者弁實維伊何

彈冠已見上文杜預左氏傳注曰弁亦冠也故通言之頍丘藥切與跬同音

齊歡言我及子雖與王貢曠世而實齊其歡也范曄後漢班固議曰以漢興已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

也利斷金石氣惠秋蘭其四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如金

黎未綏帝用勤止毛詩曰羣黎百姓長楊賦曰羣黎為

之我求明德肆于百里毛詩曰肆陳也陳其功烈也漢書曰

縣大率百里其人僉曰爾諧俾民是紀尚書僉曰汝諧毛詩

稠則盛稀則曠也乃眷北徂對揚帝祉箋曰四方是維俾民不迷鄭玄毛詩

其五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對揚王休又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壽昔之遊好合纏綿

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毛詩曰妻子借曰未
好合張升與任彥堅書曰纏綿恩好庶蹈高蹤

洽亦既三年知毛詩曰借曰未居陪華幄出從朱輪應璩

塵叔潛書曰入侍華幄出典禁闈司馬方驥齊鑣比迹同

日和其光之子既命四牡項領毛詩曰駕彼四遵塗遠

蹈騰軌高騁四子講德論曰未若遵塗之疾慶雲扶質

清風承景廣雅曰嗟我懷人其邁惟永我懷人毛詩曰嗟

懷思否泰苟殊窮達有違否泰周易二卦名也列子西

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及子春華後爾秋暉言否

與賈逵國語注曰違異也也蘇武詩曰努力愛春華

逝將去我陟彼朔垂逝將去汝已見上文毛詩曰陟彼

也說文曰非子之念心孰為悲其入

蒼曹長淵一首四言并序王隱晉書陸士衡

余昔為太子洗馬漢書曰太子屬官有先馬賈長淵以

散騎常侍東宮積年高誘曰前驅也先或作洗余出補

吳王郎中令臧榮緒晉書曰吳王晏字平度武帝第二

郎中元康六年入為尚書郎臧榮緒晉書曰機魯公贈

詩一篇作此詩蒼是云爾

伊昔有皇肇濟黎蒸爾雅曰伊惟也郭璞曰發語辭也

封禪書曰覺悟黎蒸先天創物景命是膺周易曰先天而天弗違

文二十四

曰君子萬年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也降及羣后迭毀迭興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興者用事小雅曰遞迭更也邈矣終古崇替有徵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國語藍尹壘謂子西曰吾聞君子唯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左氏傳曰君子之言信而有徵在漢之季皇綱幅裂皇綱語注曰季末也皇綱以綱為喻也答賓戲曰廓帝絃恢皇綱毛萇詩傳曰張之曰綱魏志崔琰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大辰匿耀金虎習質明堂大星天王蒼龍房心為幅裂大辰匿耀金虎習質房心尾也石氏星經曰昂者西方白虎之宿也太辰白者金之精太白入昂金虎相薄主有兵亂雄臣馳騫義夫赴節解朝曰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釋位揮戈言謀王室其二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居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說文曰揮奮也左氏傳曰會于洮謀王室也王室之亂靡邦不泯毛詩曰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毛萇曰泯滅也如彼墜景

曾不可振丁德禮寡婦賦曰日蓋蓋乃眷三哲俾乂斯民三哲劉備孫權曹操也尚書帝曰下啓土雖難改物其三尚書曰建邦啓土國語王謂晉侯曰叔父若承天能更姓改物以創天下禮記明堂陰陽錄曰王者承天統爰茲有魏即宮天邑禮記孔悝鼎銘曰即宮于物也敢求爾于吳實龍飛劉亦岳立宗周尚書曰周公曰肆予天邑商吳實龍飛劉亦岳立龍飛白水干戈載揚俎豆載戢毛詩曰載戢干戈毛萇曰戢聚也論語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民勞師興國玩凱入其四毛詩曰民亦勞止玩與歌同天厭霸德黃祚告豐神記曰魏惟五德之運以土承漢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徵黃精接期天下歸獄訟違魏謳歌適高賈逵國語注曰豐兆也言禍有非獄訟違魏謳歌適晉孟子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天與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避丹朱於南河之南天

下朝觀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天子之位焉

陳留歸蕃我皇登禪

魏志曰陳留王諱奂字景明武帝孫燕王字子也奉皇帝璽綬

策禪位于晉嗣王魏世

庸岷稽顙三江改獻

其五庸岷

國名也岷山名也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三江吳境也尚書曰三江既入

赫矣隆晉奄宅

率土

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毛詩曰宅殷土芒芒又曰率土之濱

對揚天人有秩

斯祐

對揚已見上文司馬相如封禪文曰天人之際已交毛詩曰嗟爾烈祖有秩斯祐爾雅曰祐福也

惟公太宰光翼三祖

以賈充為司馬右長史及世祖受禪轉太宰左氏傳康王論晉

誕育洪胄纂戎于魯

其六

范會曰且夫子之光輔五君誕育洪胄纂戎于魯其六緒晉書曰謚父韓壽河南尹母賈充少女也充平生不議立後充後妻郭槐輒以外孫韓謚為黎民子襲封槐自表陳是充遺意也帝許之以謚為魯公毛詩曰誕彌厥月毛萇曰誕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在其母終於人

道十月而生毛詩曰續我祖考鄭玄曰戎汝也毛詩曰俾侯于魯

東朝既建淑問我哉

謂愍懷太子也毛詩曰淑問如皋陶

我求明德濟同以和

侯曰唯據與我和晏子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如羹焉宰夫和之濟其不及以漆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

君臣亦然杜預

魯公戾止

衣服委蛇

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毛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思媚皇儲高步承華

曰謚以賈后之妹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姜又曰媚于天子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嗣君承華已

昔我逮茲時惟下僚

下僚謂洗馬也

及子棲遲同林異條

俱在東宮故曰同林而貴賤殊隔故曰異條毛詩曰或棲遲偃仰

年殊志比服鮮義稠

服章服也尊卑殊制故曰鮮也說文曰稠多也

命出納無違

尚書曰祗承于帝論語曰樊遲問孝子曰無違

往踐蕃朝來步

紫微

蕃朝吳也紫微至尊所居謂為尚書郎

升降祕閣我服載暉謝承後漢書曰

謝承父嬰為尚書侍郎每讀高祖及光武之後將相名臣策文通訓條在南宮祕於省閣唯臺郎升復道取急因得開覽序云入為尚書郎

作此詩然祕閣即尚書省也孰云匪懼仰肅明威其九尚書

命將天明威分索則易攜手實難鄭玄禮記注念昔良

遊茲焉求歎劉楨黎陽山賦曰良遊未厭公之云感貽

此音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蔚彼高藻如玉之闌其十

貌周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楚辭曰文彩耀於玉石

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彩也蘭

力旦切協惟漢有木曾不踰境惟南有金萬邦作詠謂

橙也賈謐贈詩云在南稱柑度北則橙故答以此言木

度北而變質故不可以踰境金百鍊而不銷故萬邦作

詠賈戒之以木而陸自勗以金也穀梁傳民之肯好狂

日婦人既嫁不踰境毛詩曰大賂南金

猶厲聖爾雅曰骨相也謂相戒勗以所好尚也論語子

者有所不為尚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儀形在

昔子聞子命其十一毛詩曰儀形文王萬邦

作孚左氏傳晉克曰臣聞命矣

於承明作與士龍一首五言集云與士

龍於承明亭作

陸士衡

牽世嬰時網駕言遠徂征鄒陽上書曰豈拘於俗牽於

網毛詩曰飲餞豈異族親戚弟與兄毛詩曰飲餞于

駕言徂東婉孌居人思紆鬱遊子情方言曰婉歡也婉與婉

他明發遺安寐寤言涕交同古字通說文曰變慕

也班固漢書述哀紀曰婉孌董

公惟亮天工紆鬱已見上文

纓毛詩曰明發不寐又曰獨寐寤言淮南分塗長林側

揮袂萬始亭佇盼要遐景傾耳玩餘聲家語孔子曰傾

得而聞杜預左氏南歸憇永安北邁頓承明毛萇詩傳

頓止舍也永安有昨軌承明子棄予予毛詩曰棄俯仰悲林薄

慷慨含辛楚范曄後漢書劉瑜上書曰竊懷往歡絕端

悼來憂成緒言和悅纔往歡已絕端哀悼暫來憂便成

絕端方言感別慘舒翮思歸樂遵渚舒翮謂鵠遵渚謂

於舒翮之飛鵠思歸之志樂於遵渚之征鴻也蘇武詩曰

黃鵠一遠別贈尚書郎顧彥先二首五言王隱晉書曰顧

尚書郎陸士衡

大火貞朱光積陽熙自南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

曰大火心也在中昃最明故時

候主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貞正也朱光朱明也爾雅

曰夏為朱明尚書傳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淮南子曰積

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爾雅曰望舒離金虎

熙興也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也

屏翳吐重陰言月離畢天將雨也楚辭曰前望舒使先

尚書考靈耀曰西方秋虎漢書曰參白虎三星又曰觜

觜為虎首孔安國尚書傳曰昂白虎中星然西方七星

畢昂之屬俱白虎也毛詩曰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楚辭

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曹子建贈王粲

詩曰重陰淒風迄時序苦雨遂成霖左氏傳申豐曰春

潤萬物淒風迄時序苦雨遂成霖無淒風秋無苦雨

杜預曰苦雨為人所患苦也小雅曰迄朝遊忘輕羽夕

犯也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息憶重衾輕羽謂扇也傳毅有感物百憂生纏綿自相

尋已見上文與子隔蕭牆蕭牆隔且深論語子曰吾

在蕭牆之內也形影曠不接所託聲與音音聲日夜闊何用慰

吾忌

毛詩曰仲山甫求懷以慰其心

朝遊遊層城夕息旋直廬

張晏漢書注曰廬也

迅雷中宵激

驚電光夜舒

論語曰迅雷風烈必變楚辭曰凌驚雷軼駭電兮

玄雲拖朱閣振

風薄綺疏

說文曰風以動物故謂之振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

除

王逸楚辭注曰雷屋宇也說文曰潦雨水也又曰除殿階也

停陰結不解通衢化

為渠沈稼湮梁穎流民泝荆徐

廣雅曰湮沒也梁穎二地名也毛萇詩傳曰泝

向也荆徐

春言懷桑梓無乃將為魚

毛詩曰春言顧之二州名也

恭敬止左氏傳曰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館於維

泖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

贈顧交趾公真一首

五言晉百官名曰交州刺史顧祕字公真

陸士衡

顧侯體明德清風肅已邁

周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鄭玄曰體生也尚書曰先王

既勤用明德胡廣書

發迹翼藩后改授撫南裔

潘后吳氏譜曰祕為吳王郎中令南裔謂交趾也解朝曰驃騎

周禮注曰

伐鼓五嶺表揚旌萬里外

漢書曰秦北為長撫安也

之成裴淵廣州記五嶺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

辭小立德不在大功而大庇民焉又穆叔曰大上有立德

其次高山安足凌巨海猶縈帶

衣惆悵瞻飛駕引領望歸旆

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帶領西望曰庶幾乎

庶幾乎

文三十四

二十

贈從兄車騎一首

五言集云

陸士衡

孤獸思故藪離鳥悲舊林

周禮曰藪牧養蕃鳥獸鄭玄曰澤無水曰藪

遊宦子辛苦誰為心

漢書薄昭與淮南王書曰遊宦事人髮髯谷水陽婉

變岷山陰

楚辭曰時髮髯以遙見陸道瞻吳地記曰海鹽縣東北二百里有長谷昔陸遜陸凱居此

梁傳曰

水北曰陽婉變已見上文營魄懷茲土精爽若

飛沈

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載辭也經護為營形氣為魄謂魂魄經護其形氣使之長存

樂論語

子曰小人懷土左氏傳寤寐靡安豫願言思所

欽

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念毛詩曰願感彼歸塗艱使

我怨慕深

孟子萬章問曰舜往于田曰號泣於旻天何謂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集本云歸塗順

也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衿韓詩曰焉得諠草言斯言

豈虛作思鳥有悲音

答張士然一首

五言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少以文章與陸機友善

陸士衡

絜身躋祕閣祕閣峻且玄

四子講德論曰絜身脩思吊魏武曰機出補著作遊平祕

閣然祕書省亦為祕閣說文曰玄幽遠也謂祕閣之幽遠也

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遑

瞑

毛詩曰不遑假寐毛詩曰敬祭明祀禮記曰拜至所以致敬也毛逍遙春王圃

躑躅千畝田

晉宮閣銘曰洛陽宮有春王園躑躅千畝與躑躅同禮記曰天子為籍田千畝

繞曲陌通波扶直阡

風俗通曰南北嘉穀垂重穎芳樹曰阡東西曰陌

發華顛

尚書曰農殖嘉穀廣雅曰顛末也

余固水鄉士惣轡臨清淵

鄉水

謂吳也漢書曰武功中水鄉人三舍塾戚戚多遠念行
為池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惣轡

行遂成篇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五言集云為全彥先作今云顧彥先誤也且此

上篇贈婦下篇答而俱云贈婦又誤也

陸士衡

辭家遠行遊悠悠三千里

鸚鵡賦曰女辭家而適人蔡琰詩曰悠悠三千里何時復

來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毛萇詩傳曰緇黑也脩身悼憂苦感

念同懷子

孟子曰古之人不得志脩身見於世列子曰卑辱則憂苦

隆思辭心曲沈

歡滯不起

薛君韓詩章句曰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隆毛詩曰亂我心曲

歡沈難勉興

心亂誰為理願假歸鴻翼翻飛浙江汜

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

鸞舉六翻而輕飛毛詩曰江有汜

東南有思婦長歎充幽閨

曹子建七哀詩曰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

借問歎何為佳人眇天末

西京賦曰眇天末以遠期

歸山川脩且闊

見上文

形影參商乖音息曠不達

左氏傳子

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曠林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音息音問消息也廣雅曰曠久也離合非有常譬彼弦與括

金石軀慰妾長飢渴

金石已見上文李陵贈蘇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

願保

昔與二三子遊息承華南

二三子及承華已見上文

拊翼同枝條翻

飛各異尋

班固漢書曰撫翼俱起

苟無凌風翻徘徊守故林

莊子曰鵲

巢於高榆之巔

慷慨誰為感願言懷所欽

所欽已發軔

清洛汭驅馬大河陰

尚書曰東至于洛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立望朔塗悠悠迴且深

馮在丘丘故云朔塗毛詩曰佇立以泣王粲贈士孫文始詩曰

雖則同域

分索古所悲志士多苦心

古詩曰晨風懷苦心悲情臨

川結苦言隨風吟

張平子書曰酸者愧無雜珮贈良訊

代兼金

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趙岐曰兼金其價兼倍於

惡金

夫子茂遠猷款誠寄惠音

尚書曰遠爾猷秦嘉贈婦詩曰何用叙我心遺

思致款誠好色賦曰繫齋侯芳惠音聲

贈弟士龍一首

五言

陸士衡

行矣怨路長愁焉傷別促

論語曰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怨彼

東路長詩曰我心憂傷愁焉如擣方言曰溺憂也自關而西秦晉之間或曰愁並奴的切曹子建送應氏詩曰

別促會

指途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我若西流水子為東

時岳

言已逝如西流之不息慷慨逝言感徘徊居情育

逝機自謂也居謂雲也言慷慨不平逝者之言多感徘徊與戀居者之志彌生安得携手俱契

闊成非服

毛詩曰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又曰携手同行

玄毛詩箋曰兩服中央夾轅也

為賈謐作贈陸機一首

四言

潘安仁

肇自初創二儀烟煴

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易曰天地烟煴萬

物化

粵有生民伏羲始君結繩闡化八象成文

劇秦美新曰爰

初生民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又曰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
德以類萬物之情包犧氏即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左
伏犧也聲類曰闢大開也芒芒九有區域以分其左
絳曰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杜預云芒芒遠
貌也毛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毛萇曰九有九州也
神農更王軒轅承紀史紀曰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
古之王者易代改號取法五
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也
在黃帝畫壘分州得百姓之國萬區史紀
曰黃帝二十五年子得其姓者一十四人
夏殷既襲宗
周繼祀楚辭曰思堯舜兮襲周綿綿瓜瓞六國平峙其二
曰綿綿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
漆六國謂韓燕趙魏齊楚也
強秦兼并吞滅四隅
曰秦始皇初并天下班固漢書述曰孝武行師吞滅海
隅淮南子曰經營四隅還反於樞高誘曰隅猶方也
子嬰面觀漢祖膺圖楚子嬰漢祖並已見上文左氏傳曰

面縛銜璧大夫襄經士輿觀東京賦曰高靈獻微弱在
祖膺錄受圖曹植大魏篇曰大魏膺符
沮則渝帝崩無子即皇帝位又曰孝獻皇帝諱宏肅宗玄孫也桓
中子也靈帝崩即皇帝位曾子曰沙在泥與之皆黑趙
岐孟子章句曰白沙入泥不染自黑爾雅曰渝變也
三雄鼎足孫啓南吳其迷三三雄是敗漢書蒯通說韓信
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南吳伊何僭號稱王吳志曰黃龍元
春秋命歷序曰吳楚駒勝僭號稱王
大晉統天仁風遐
揚始謂武帝也周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
歸壘偽孫謂皓也吳志曰孫皓字元宗和子也孫休薨
已見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
上句婉婉長離凌江而翔其四長離喻機也楚辭曰駕
挾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
鳥也離與麗古字通
長離云誰咨爾陸生毛詩曰

思又曰各爾殷商鶴鳴九臯猶載厥聲毛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又曰厥聲載路
況乃海隅播名上京海隅謂吳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范
名海內孔安國尚爰應旌招撫翼宰庭其五臧榮緒晉
書傳曰播布也
撫翼已見上文宰謂駿也宰或為紫非也傳楊駿辟機為祭酒孟子曰夫招去旂大夫以旌
簡惟良漢書疏廣曰太子師友必之天下英俊爾雅曰
臣則君顯英英朱鸞來自南岡鸞亦喻機也毛萇詩傳
明於世
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曜藻崇正玄冕丹裳謂為洗馬
子毛詩曰我來自東
命講孝經於崇政殿周禮曰大夫玄冕禮記曰君朱鞞
環濟要略曰如彼蘭蕙載採其芳其六藩岳作鎮輔我京
室謂吳王也班固盧縮述曰縮自同開鎮旋反桑梓帝

弟作弼桑梓已見上文作弼或云國宦清塗攸失漢書
有淮南衡山之謀作左官之律應劭曰人吾子洗然恬
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
淡自逸其七莊子曰庚桑子之始來也吾洒然異之鄭
文曰淡安也徒敢切毛詩曰澹然自逸廊廟惟清俊又是
倣我友自逸陳太丘碑曰澹然自逸
延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爾雅曰室有東西廂曰廟
觀之所故曰俊又是延也尚書曰擢應嘉舉自國而遷
俊又在官鄭玄周禮注曰廷進也擢
方言曰齊魯羣龍光讚納言謂為尚書郎也楊雄河東
擢拔也
悉總之以羣龍韋昭曰比羣賢也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納言應劭漢書注曰納言如今尚書官機為郎故曰光
讚也鄭玄周禮優遊省闈珥筆華軒其入毛詩曰優遊
注曰贊佐也
寶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韋昔余與子縉縉東朝
昭漢書注曰檻殿上欄軒上板
二十五

傳藏昭伯曰繾綣雖禮以賓情同友僚嬉娛絲竹撫鞞
從公無通外內也舞韶尚書曰韶韶九成孔安國曰韶舜樂名也脩日朗
月携手逍遙其自我離羣一周于今禮記曰子夏曰吾
自我不見雖簡其面分著情深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于今三年雖簡其面分著情深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
丹青子其超矣實慰我心獲我心發言為詩侯望好
音詩其十毛詩序曰在心為志發言為音欲崇其高必重其
層郭璞山海經注立德之柄莫匪安恒之柄也恒德
之固在南稱甘度北則橙居甘以移植而易名恐人徙
也子曰江南橘樹之江北而化為橙博崇子鋒穎不頽不
物志曰橘柚類甚多甘橙枳皆是也摯伯陵答司馬遷
崩其十一鄭玄禮記注曰崇猶尊也摯伯陵答司馬遷
書曰有能者見鋒穎之秋毫毛詩曰如南山之壽不

騫不崩

贈陸機出為吳王郎中令一首

四言

潘正叔

文章志曰潘正叔字正叔少有清才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父終乃出仕位終大常

東南之美曩惟延州

爾雅曰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左氏傳曰吳子使屈狐庸聘

于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顯允陸生於今甚

果立乎杜預曰延州來季札邑也顯允陸生於今甚

儔子毛詩曰顯允君振鱗南海濯翼清流高唐賦曰振鱗

章臺集詩曰娑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答賓戲曰娑娑

濯翼陵高梯娑娑翰林容與墳丘其一答賓戲曰娑娑

趨過王曰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入索九丘玉以瑜潤隨

以光融瑜不揜瑕忠也鄭玄曰瑜其中間美者隨隨珠

已見上文杜預左乃漸上京乃儀儲宮周易曰鴻漸于

氏傳注曰融朗也乃漸上京乃儀儲宮陸其羽可以為

文正

二十六

儀玩爾清藻味爾芳風玩猶愛也祢衡顏子冰之彌廣

挹之彌冲其二毛詩曰漢之廣矣冰之游之毛萇曰潛

虛也人固桑對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岷山此三寶

皆無足而致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說文曰瑤玉美

石之美者及爾同僚具惟近臣康初拜太子舍人機仕

僚東京賦曰具惟帝臣國語曰近臣盡規予涉素秋子

登青春素秋喻老青春喻少也劉楨與臨淄侯謝愧無老

成廁彼日新其三毛詩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曰新其德祁

祁大邦惟桑惟梓毛詩曰祁祁衆多也穆穆伊人南國

之紀毛詩曰穆穆魯侯又曰所謂伊帝曰爾諧惟王卿

士尚書帝俯優從命爰恤奚喜其四左氏傳孟僖子召

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其祖弗父何始有國而授厲公

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恭敬其鼎銘曰一命而僂

再命而偃三命而俯我車既巾我馬既秣周禮巾車下

循牆而走莫余敢侮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伯歌

秣馬已見上文星陳夙駕載脂載轄尚書大傳八伯歌

曰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又婉孌二宮徘徊殿閣醪澄莫

饗孰慰飢渴其五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孔叢子昔子

忝私貽我蕙蘭陸集有贈今子徂東何以贈旃徂東謂

毛詩曰駕言徂東寸晷惟寶豈無璵璠淮南子曰聖人

又曰何以贈之重寸之陰難得而易失也說彼美陸生可與晤言其六

文曰晷景也璵璠美玉也言鄭玄曰晤猶對也

贈河陽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密生化單父子奇莅東阿

呂氏春秋曰密子賤治亶父彈鳴琴身不下堂亶父治巫

馬期以戴星出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亶父亦治巫馬期以問於密子密子曰我之任人子之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逸說苑曰子奇年十八齊君使治阿既行齊君悔之遣使追使者返曰子奇必能矣共載者皆白首者也子奇至阿鑄庫兵以爲耕器魏聞童子爲君庫無兵倉無粟乃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桐鄉建遺列武城播弦歌漢書曰朱邑字仲舒桐鄉人其父廉平不苛後爲大司農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人愛我必葬我桐鄉西郭外人果共立爲邑起冢立祠祭至今不絕班固說東平王蒼曰遺烈著於無窮論語曰子之武城聞弦歌
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洪波驥龍喻岳也
弱冠步鼎鉉既立宰三河岳早辟貢充府出爲河陽令禮

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居之官職也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論語曰三十而立漢書東方朔曰漢
流聲馥秋蘭摘藻艷春華

去三河之地止霸漣以西
秋蘭兮青青說文曰摘舒也摘藻春華已見上文徒美

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風俗通曰太尉掾范滂天姿聰敏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終亦亡矣

贈侍御史王元貺一首 五言

潘正叔

崑山積瓊玉廣厦構衆材

崑山出玉已見上文慎子遊

鱗萃靈沼撫翼希天階遊鱗龍也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毛詩曰王在靈沼楚辭曰攀天階而
膏蘭孰爲銷濟治由賢能漢書曰龔遂卒有父老下視

以明王侯厭崇禮迴迹清憲臺漢書上謂嚴助曰君厭承明之廬張孟陽魏都賦注曰聽政殿左崇禮門蠖屈固小往龍翔迺大來漢官儀曰御史為憲臺也往大來吉郭璞方言注曰尺蠖又呼為步屈也又曰泰小協心毗聖世畢力讚康哉尚書曰三后協心毛詩曰天春秋曰百官有司之事畢力竭智矣尚書咎繇乃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文選卷第二十四

文選卷第二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翻陽胡氏

廣弘明

彭州

文林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贈答三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一首

郭泰機答傅咸一首

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答兄機一首 答張士然一首

劉越石答盧湛一首 并書

重贈盧湛一首 盧子諒贈劉琨一首

贈崔溫一首 荅魏子悌一首

謝宣遠荅靈運一首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謝靈運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

登臨海嶠與從弟惠連一首

酬從弟惠連一首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傳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也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 國子祭

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 並以明德

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 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

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 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孫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

良友而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

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濟 二賢相得甚歡咸亦

慶之 漢書曰灌夫寶嬰兩然自恨閭劣雖願其繾綣而

從之末由 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 歷試無效且

有家艱 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蓼賦詩申懷以貽之云

爾 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

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 赫赫大晉朝明明

闢皇闡 左氏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闡公

寔省 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

肉舊恩其龍飛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

鳳翔實其分也書也王逸楚詞序曰蚪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

麗前挾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 攜

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賓曰王

鼓瑟曹植娛賓賦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與服

日丹帷璫以四張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斯

榮非攸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與豈不企高

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表陽碑

振振臨川靡芳餌何為空守坻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

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

日任公為大釣糖牛以為餌淮南子曰黃帝化天下也

漁者不 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前也毛詩曰

爭坻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 違君能無戀尸素當

言歸韓詩曰何謂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

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歸身蓬華廬樂道以忘飢劉

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

雅琴賦曰潛坐蓬廬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華門圭竇

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

論語曰退但願隆弘美王度曰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

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

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傅咸一首五言 郭泰機傳咸集曰河南

門之士不知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

用之才而況沈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

文三十五

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答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

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傳咸贈詩曰素絲豈不絜寒

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汗曹植閑居賦曰願同衾於寒女

寒女雖巧妙不得

秉杼機

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

速況復鴈南飛

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辭曰鴈雍雍而

遊衣工秉刀尺弃我忽若遺

衣工喻傳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

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

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

言凡人皆不

取之於身故世間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

況復已朝餐曷由知

我飢

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彥先贈婦二首

五言集亦云為顧彥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

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

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

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聚聚都人子

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聚聚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

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

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雅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詩曰

巧笑倩兮楚辭曰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美人皓齒嫵以嬌

遠蒙眷顧言銜恩

非望始

毛詩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

垂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為水遊林難為觀

京林海以喻上京也言遊上

海者難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皎皎

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

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西城善雅儷

揔章饒清彈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嘗鳴簧發丹脣

陽秋傳隆議曰其揔章技即古之女樂朱絃繞素腕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

神賦曰輕裾猶電揮雙袂如霧散華容溢藻幄哀響入

俾瞥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雲漢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

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古

歌聲震林木響遏行云張

湛曰二人薛泰之善歌者

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棄置比

辰星問此玄龍煥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弃

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

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眾姬

即指西城揔章宮人不諭於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

賤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後相弃背

悠遠塗可極別促怨會長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怒焉

也曹子建送應氏銜恩戀行邁興言在臨觴機詩曰

詩曰別促會日長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言已

有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時

答兄機一首五言

陸士龍士衡前為太子洗馬

岳故云南北以報之楚
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言已形雖
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悲參商之隔左氏傳子
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
尋于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
為商星遷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
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
衡軌若殊迹牽牛非服箱機詩曰安
得同攜手契闢成駢服故荅云衡軌若殊其迹則
類牽牛不以服箱也毛詩曰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荅張士然一首

五言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飄冒風塵

新序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曰蒙霧

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

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仁榛西都實曰與海通波

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

脩路無窮迹井

邑自相循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

良鄰

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萬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鄰則見君子也

感念桑梓城髮髯眼中人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必敬

魏文帝詩曰迴頭四望眼中無故人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輶軒長辛苦

荅盧湛詩一首并書

王隱晉書曰劉琨字越石中山靜王之後也初辟太尉隴西秦王府未就尋為博士未之職求嘉中為并州刺史與盧志親善志子湛

荅盧湛詩一首并書

四言

劉越石

湛求為匹碑別駕湛詩與琨故有此荅後琨竟為匹碑所害也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

張平子書

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執玩反覆不能釋手
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玩猶愛也
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蒼頡
弄也
檢法度也薛君韓詩
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
章句曰括約束也
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曠
緒晉書曰阮籍放誕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
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
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
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
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
樂之自頃輒張困於逆亂輒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
謂也
輒與侏古字
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崔鴻前趙錄曰劉聰
通張由切
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
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
負杖行吟則自憂俱

至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塊然獨坐則哀

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

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

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傳夫

才生於世世實湏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和氏之

璧焉得獨曜於鄧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淮南

子曰隨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孫卿

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

恨耳然後知聃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孔安國

曰誕昔騷騷倚輶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戰

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轡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轡轅也古今地名曰真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連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兔驥馮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智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揚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勛之而已傳曰勛勉也書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儀禮注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也稱亦證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毛詩傳曰琨頓首頓首久罹厄運故述喪厄運初邁陽文在六也言晉之遇災也毛詩傳曰遘成

上九亢龍有悔乾象棟傾坤儀舟覆乾坤謂天地左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氏傳子產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橫厲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構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後漢書岑彭曰四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燎洪流以喻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干彼黍離離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天下彼黍離離彼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謂皆為芻狗也已見下句禍淫莫驗福善則虛書尚善禍淫逆有全邑義我無完都義逆謂劉聰英藥夏落毒卉冬敷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

物以比如彼龜王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
讒佞也如彼龜王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
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最得乎其二老
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
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棄芻狗也然此與
談老者不同彼咨余軟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
美而此怨耳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軟奴亂切
軟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怨豐仍彰榮
寵屢加預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杜威之不建禍延凶
播威之不建謂為聰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珉自謂
也言遭凶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切聲類曰播散也
忠墮于國孝愆于家忠於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
孝杜預左氏氏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
傳曰德失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
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郁穆舊姻嫵婉新婚

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湛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裏糧攜
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嫵婉之求又曰觀爾新婚裏糧攜
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裏糧坐甲固敵是求毛
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王隱晉書
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道等琨求救荷盧未至太原
太守高嶠反應聰逐琨琨父母年老不堪牽馬步擔不
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錄曰劉琨聚悉害謀父母三孽謂
琨之兄子也張晏漢書曰孺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
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
而復特生喻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木斬
孽猶樹之長慙舊孤求負冤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舊
孽生者也王隱晉書曰琨遺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演於
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粟上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
盡為所虜也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宋玉笛賦曰倚篠異幹
王逸楚辭注綠葉繁縟柔條脩罕也宋玉笛賦曰罕
曰伴侶也

節簡 朝採爾實夕捋爾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

逸珠盈碗豐豆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

滿其五去謂之匹碑之所也逝將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

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碑秋棘現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謂鳳

也毛詩曰肇允彼 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皇

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懷音以賞奏味以殊珍

明言言以暢神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

達其情也 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毛詩曰之子于征澄

醪覆觴絲竹生塵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

莫啓幄無談賓謂文也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其光光段

生出幽遷喬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碑自號大將軍

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 資忠履信武烈文昭

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漢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

日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

烈旂弓駢駢輿馬翹翹孟子曰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

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 乃奮長麻系是

轡是鑣廣雅曰鑣馬勒傍鐵也說文何以贈子竭心公朝

詩何以贈之鸚鵡賦曰苟竭心於所事曹 何以叙懷引

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也

六言四十六 文十五

六言四十六 文十五

領長謠

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

重贈盧諶一首

五言藏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略

以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懸壁本自荆山璆

懸壁懸黎以為璧以喻諶也琴操卞和歌曰攸攸沂

水經荆山兮亢山采玉王難為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

功芳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王也

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于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

將大得非龍非鰲非熊非羆非呂尚坐茅以漁天遺汝師文王

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天遺汝師文王

望兆動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仲東觀漢記曰鄧禹字

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

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

長吏生遠來寧欲仕耶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白登幸

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

曲逆鴻門賴留侯

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

單于闕氏解圍以待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

平為曲逆侯又曰冒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涪曰平

城旁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

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

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

子魏犇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

也左氏傳曰乾時之役

管仲射桓公也黨謂五

賢離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

數子謂

下也言數子皆能陳謀以

靜亂故已想之而共遊

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

文十五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

毛萇

詩傳

曰云言也左氏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

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宣尼悲獲麟西

狩涕孔丘

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

面涕泣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

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

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

詩曰時不

我與雲浮言疾也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

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

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何於帝側說文曰輶輶也

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

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

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

傳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

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諶稟性短

弱當世罕任

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

因其自然用安

靜退

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在木闕不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

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傍而

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

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

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已所當得也

生懷之

又曰審武子邦無道則愚

匠者時時不免騞

賓

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時不免騞賓也莊子惠子謂弟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

不顧廣雅曰騞進食也饌與騞同仕眷切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

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謨明之効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近小人也詩曰彼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宋伯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則謙私之歡雅日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曰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父曰士者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荆軻慕燕丹之義政聶申乎知已已見別賦荆軻意氣之間靡非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

氣刳頸楚辭曰子胥諫而糜軀比干忠雖微達節謂之而剖心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可庶達節已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委身猶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經歷遠直道夷險杜預事與願違當忝外役別駕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遘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達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會也廣雅曰迫急也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歔哉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衿是以仰惟先情俯覽

今遇先謂謚父也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

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

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

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

楚辭注曰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

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

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錫以

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

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

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維 謚之

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 謚死罪死罪

濬哲惟皇紹熙有晉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

振厥施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施廢也蒼頡 有來

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 三台摘朗四岳增峻其

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

不齊為乖說文曰摘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漢舍

法三能台與能同也 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

王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 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尚

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于休 苟非異德曠世同流琨

班固議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 加其

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

有微猷伊謀陋宗昔邁嘉惠爾雅曰邁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

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

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

喪師私門播遷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契左氏傳會于洮謀王師謂為劉聰所敗也左氏傳南國之師

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

散也望公歸之視險忽艱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

深視險若夷茲願不遂中路阻顛阻顛謂謀父為仰悲

先意俯思身愆其大鈞載運良辰遂往鵬鳥賦曰大鈞

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瞻彼日月迅

吉曰芳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

過俯仰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

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曠曩其五毛詩

知蒼頡篇曰昨隔日疇曩伊何逝者彌踈呂氏春秋曰

踈者彌溫溫恭人慎終如初恭人謂現也毛詩曰溫溫恭

始則無覽彼遺音恤此窮孤壁言彼樛木蔓葛以敷其

遺音謂謙父之言也窮孤謙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

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范曄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

節省浮費賑恤窮孤樛木喻現妙哉蔓葛得託樛木

妙猶也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承倅卞和質非

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

而獻之眷同尤良用乏騏驎其七左氏傳曰晉趙鞅納

武王也

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

文五

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

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

也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養鄭玄儀禮注曰珍寶也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

靡成良謀莫陳尚書曰謨無覲狐趙有與五臣

之從晉文猶謀之事劉氏無敢望同孤趙之立大功有

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覲望也羈致切

五臣已見上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

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已

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已

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義由恩深分隨昵加分猶網

繆委心自同匪他武其九綱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

兄弟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孟其孝悌忠信也尤

彼意氣使是節士言已昔以意氣而殞命皆非正道故

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情以體生感以

昂有鴻漸浮雲之志慎子曰世高節士情以體生感以

情起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趣舍固要窮達斯已

其十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

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夫人皆有性趨舍

不同喜怒不等趨猶向也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

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

之得道者窮亦樂達志也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

道德於此則窮達一也日碑効忠飛聲有

漢金日碑已見西征賦思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

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

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小雅曰塗炭既濟寇

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

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別駕也

張璠漢記曰玉堂為汝南太守教掾上懼任天下欣施

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實祗高明敢忘

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相

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鳥矣猶求友聲小孰是

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謀父母見害之心也國語國人

每憑山海庶覲高深山海以喻現也李斯上書曰太

不擇細流故遐眺存亡緬成飛沈注其十三韋昭國語長

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被匹磾所碎類乎徽

說文曰收迹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曷云塗遼曾

不咫尺賈逵國語注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路其十四毛

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繇繇女蘿施于松標

自喻松標謂現也毛詩曰葛藟荒之稟澤洪幹晞陽

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根淺難固莖弱

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飈其十五纖質寔微衝飈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

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致者物之

不見得魚亦忘厥

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

寄之深識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兀者未嘗知吾兀者也今

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先民頤意潛山

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

隱机毛詩曰先民有作爾雅曰頤養也莊子曰仰熙丹

崖俯澡綠水說文曰熙燥也謂暴燥也無求於和自附衆美莊子曰

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慷慨遐蹤

有愧高旨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爰造異論

肝膽楚越謂琨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

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惟同大觀萬殊一轍

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惟同大觀萬殊一轍

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見其符文子曰

也死生既齊榮辱奚別愚列子揚朱曰生齊死齊齊賢齊

混齊榮辱也處其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

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福為禍

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大地盈

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

夫差不祀豐在勝齊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勾踐敗吳

越王遂自剄死勾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以喻琨也

吳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胾九命為伯又邈矣達度唯

道是杖謂琨也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

義曰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

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上弘棟隆下塞民望其二

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溫一首五言集曰與溫太真崔道儒何法

盛晉錄曰溫嶠字太真又曰崔悅

文三十五

十八

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遊豫

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遊豫

平芳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

垂沙漠平陸引長流崗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阿起雲

霧屬疾遊子恒悲懷舉目增求慕

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求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

楚辭曰伊胡鄙多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

楚辭曰伊胡鄙多而舒情思兮往古朔鄙多

俠氣豈惟地所固

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

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

史記曰李牧者趙之

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念思也

趙奢正疆場

秦人折北慮

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

與之圍而歸左氏傳

日疆場之患一彼一此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

左氏傳

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恨以篤

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塞姿徒煩飛子御

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

使主馬及畜善養息之大仁人言之周孝王召亦既弛

負擔忝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

左氏傳

文二十五

七

去漢書曰何武為大司空其所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
素鄭玄禮記注何以敷斯辭惟以二子故崔溫也

答魏子悌一首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

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多士成大業羣賢濟

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遇蒙時來會聊齊

朝彥迹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顧此腹背羽愧彼

排虛翮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

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

加之毛腹下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

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寄身蔭四嶽託好憑三益四嶽謂劉琨

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陽

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

朝而畢李固與賓卿書曰開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

羊斟曰疇昔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韻以赤切俱

涉晉昌艱共更飛狐厄王隱晉書曰惠帝以數煌土

護匈奴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為此職謀在碑所

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

自代飛狐口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契闊已見上

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燕丹

楚治兵以與君周旋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謀

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乖離令我感

悲欣使情惕毛萇詩傳曰惕理以精神通匪日形骸

隔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
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
蹟小雅曰恨無隨侯珠以酬荆文壁荆文壁隨侯珠已見上文
人下和得璞玉於荆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壁也傳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壁世所無

荅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妻
餘也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以臨也蜀都賦曰高
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謂以已爲物
役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歎彼行
旅艱深茲眷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伊余雖寡慰

殷憂暫爲輕

長門賦曰伊余志之懷慢愚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

牽率訓

嘉藻長揖愧吾生

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干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

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荅靈運一首

五言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

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荅

謝宣遠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

阮德猷荅東道彥詩曰華體直響正源深流清

宗誕吾秀之子紹前脣

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

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傳曰誕大

網繆結風微烟煴吐芳訊

網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

義芳訊鄭玄禮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其一鴻漸

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
顓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
高墮者折有碎脛高誘曰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
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與者諭弟以敬事
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
其鳴之志似親親子敦予賢賢吾爾賞禮記曰君子
於求友也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
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長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
一日長
平爾
榮條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殉業謝
成操復禮愧貧樂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
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幸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許慎淮南子
注曰果成也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履運傷荏苒
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遵塗歎緬邈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
贈馮文熊詩曰遵塗遠蹈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其
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沈
荅劉楨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肇允雖同
規翻飛各異槩謂異量也凡槩以平量故言槩而顯
量焉楚辭曰一迢遞封畿外竊窕承明內宣遠為安城
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
日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尋塗塗既睽
即理理已對賢愚異任是理對也絲路有恒悲矧迺在
吾愛其四絲路已見上跬行安步武鍛翻周數仞漢書
禮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濟日跬以一足行為
跬空藥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

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焉其名爲鵬搏扶搖羊
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
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
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
阮籍詩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
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舍之往吝窮
也
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
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
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
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
量已畏友朋勇退
不敢進
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
難進而行矣勵令猷寫誠訓來訊
傳曰五孔安國尚書
詩曰賔寫爾誠曹植與吳重
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

注曰獻猶進也又曰古
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
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
趣向
成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
許慎淮南子注曰裝
也
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芳
總駕奉玉英芳自脩爾雅曰陶喜也
瞻塗意少悵還顧
情多闕
注其章昭漢書
哲兄感此別相送越垌林
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
以加毛詩曰有女此離慨其莫矣毛萇曰此別也四視
切爾雅曰野外郭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
錢于彌范
昨後漢書曰郭
懷懷留子言眷眷浮客心
韓詩曰眷
安國尚書傳
迴塘隱艦棹遠望絕形音
其二南都賦
日浮行也
說文曰艦船頭也韋
昭漢書注曰棹機也
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遥悲
楚辭
戚戚而
悲遥但自弭路長當語誰
楚辭曰汎容與而還
不解

杜預左氏傳注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

也古詩曰行行思遠誰其行也昨發浦陽今宿浙

赴洛詩曰行行思遠誰其行也昨發浦陽今宿浙

江湄其三鄺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

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屯雲蔽曾嶺驚

風涌飛流雲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浮氛

晦崖巘積素惑原疇爾雅曰重曲汜薄停旅通川絕

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

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臨津不得濟佇楫阻

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

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

歌積憤成疾痾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焉得萱草

我心痾薛君曰誼草忘憂也萱與誼通痾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沈約宋

年徐羨之等誅徵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

漢書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

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

又曰琅邪郡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

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擅道鸞

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靈

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文帝何意衝飈激烈火縱炎烟焚

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

王發崑峯餘燎遂見遷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

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

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衝臆已見上投

文尚書曰火炎崐崗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沙

沙理既迫如叩願亦愆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

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叩從昆弟假貸猶

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叩第但也

長與懽愛別來絕平生緣緣也因浮舟千仞壑摠轡萬

尋巔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赴千

身以摠轡琴賦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列子曰孔子

日青壁萬尋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使弟

子並水而承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

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閩中安可處日夜念

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事蹟

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

躡兩如矢直而已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

漢書注曰躡頓也謂顛仆也說文曰躡跌也論語子曰

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

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躡音致

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

盛明湯氛昏貞休康屯遭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

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遭之俗也解朝曰曹盛明之世

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

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殊方咸成貸微物豫采甄沈

也周易曰逌如遭如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

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

曰殊方偏國老子曰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

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微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

緯注曰感深操不固質弱易版纏荷情深也楚辭曰

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在位曩基即

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仲長子曰

而養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劉歆甘泉賦曰桂木

莊王築層臺延石雖非休憩地聊取永日閑毛詩曰且

千王延壤百里引也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趺曰願

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

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生謂

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詩夫子照情素探懷

授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

所歡願醉不顧身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

和之一首

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

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穎川荀雍太山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覲杪與子別山阿含

酸赴脩軫軫當為眇說文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

詩傳曰判分也毛顧望脰未怕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

詩曰彷徨不忍去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怕說文

絕望舟驚棹逐驚流海賦曰驚欲抑一生歡并奔千

里遊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

戚戚多日落當樓薄輟系纜臨江樓纜維舟索也吳志

思復日增舸纜謝靈

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餘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

豈惟夕情歛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

憶舊歡芳增新悲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

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巒山嶺郭璞曰

巒戚戚新別心悽悽久念攢攢聚之也攢念攻別心旦

發清溪陰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

會稽有剡縣吳錄地里志曰剡縣有天姥岑剡植琰切姥莫古切

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感此還

淹儻遇浮丘公長絕子微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

毛詩曰太如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寢瘳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瘳病也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絕賞心望長懷莫與

同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顏披心胷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晚

節末路應亭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善養曰余逍遙於天地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莊子

之間而心意自得也凌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文說

衣也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悟對

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

成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

延爾雅曰延長也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逢猶思也辛勤

風波事款曲洲渚言

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秦嘉

洲渚既

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

廣雅曰

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猶復惠來章

祗足攪余思

梁祗攪我心

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

時

其四陶喜也

暮春雖未交仲春善遊遨

未交謂暮春氣節與

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

山桃發紅萼野蕨漸紫苞

爾雅曰欒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孔安國曰漸進長苞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草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

叢生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

鳴嚶已見上文禮記

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

夢寐佇歸

舟釋我吝與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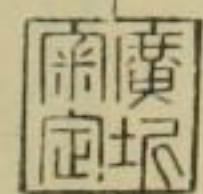
謂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

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第二十五

文選卷第二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贈荅四

顏延年贈王太常一首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和謝監一首

王僧達荅顏延年一首

謝玄暉郡內高齋閑坐荅呂法曹一首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首

訓王晉安一首

陸韓卿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范彥龍贈張徐州一首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任彥昇贈郭桐廬一首

行旅上

潘安仁河陽縣作一首

在懷縣二首 潘正叔迎大駕一首

陸士衡赴洛二首 赴洛道中作二首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作一首

謝靈運初發都一首 過始寧墅一首

富春渚一首 七里瀨一首

登江中孤嶼一首 初去郡一首

初發石首城一首 道路憶山中一首

入彭蠡湖口一首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贈荅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顏延年

玉水記方流璇源載圓折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蓄寶

每希聲雖祕猶彰徹老子曰大音希聲左氏傳君子

聆龍睒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

驪龍頷下說文曰睒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鳳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

豈多工唯然觀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

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

人極之敷言秋興賦曰猥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耆

聽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側同幽人居郊扉常

晝閑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林間時晏開亟迺

長者轍仲堪詩曰荆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間時晏開亟迺

庭昏見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

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

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

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豫往誠歡歆悲來

非樂閔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

悲鄭玄禮記屬美謝繁翰遙懷具短札謝猶慙也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集曰從

宗車長沙字仲遠

顏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闕塵紛淮南子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

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閑息也杜預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國語注曰偶對也側聽風薄木遙睇月開雲風薄于山之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夜蟬當夏急陰蟲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

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系卦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

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賡賡而過中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寶嬰謝病屏居田南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叙桓玄鸚鵡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九逝非空思七襄無成文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遼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荅鄭尚書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

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荅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寰極設險祗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

仙宣室玉堂壁言衆星之環極泮赫義以輝煌周易

兩闡

阻通軌對禁限清風

兩闡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

日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

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

毛詩

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日謡鄭玄儀禮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爲中臺

在南故寢興鬱鬱無已起觀辰漢中

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

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爲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

也河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鑒照也踟躕清防密徙

倚恒漏窮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冲荅潘岳詩曰相思

步徙倚而遙思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義芳訊古詩

漏窮言曉也懷所感物惜無丘園秀景行彼高松賈逵國語注曰惜

丘園東帛多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

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

然後知松栢知言有誠貫美價難克充實舊貫美價

難以後彫也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

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何

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左氏傳鄭子產如陳曰陳

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唯捷寡

徑以窘步窘求墮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寡

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強

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

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

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伊昔邁多幸秉筆侍

兩閨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

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雖慙丹腹施未謂玄素睽

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丹腹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

丹腹翟垂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書曰惟其塗

腹徒遭良時諛王道奄昏霾謂少帝之日也潘岳

河陽縣詩曰徒恨良

時泰蒼頡篇曰諛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人神幽明

絕朋好雲雨乖人神幽明絕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

乎散心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謂之始安郡也賈誼

塞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野倚巖

聽緒風攀林結留夷楚辭曰倚石巖以流涕又曰款

車王逸曰留夷香草也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文衡山名也

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晔會

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

越絕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更名茅山曰會稽

沈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

葛龔與張略書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

崔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

藜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

日脩庭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

樹蓬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孤狸剪其荆棘

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

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

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親仁敷情昵興賦究

辭棲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

愛也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

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鄭玄曰越猶揚也盡言非報

章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

也

荅顏延年一首

五言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

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

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

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君

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竦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

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賦曰

蓋遠迹以飛聲陸景小典語曰清氣結遊略年義篤顧

棄浮沈

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沈猶盛衰也寒

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

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

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曰榮屋南簷也聿來歲序暄

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宵宇麥壟多秀色楊園流

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歡此

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

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幽衷何用慰翰墨

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鳳梧

故曰難誦以求周旋匝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

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閑坐答呂法曹一首五言郡是宣城郡謝玄暉

結構何迢遞曠望極高深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

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遞

列遠岫庭際俯喬林曹子建詩曰日出衆鳥散山暝孤

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玉觴嵇康贈秀才詩

吹我素琴非君美無度孰爲勞寸心毛詩曰彼己之子美無度

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執掌謂叔龍

華音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若遺金門步見就玉山

岑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

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閭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五言集曰沈尚書約也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漢書曰季布爲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

也君耳又曰拜汲黯爲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連陰盛農

節簞笠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異連陰之時退想

緇撮毛萇曰簞所以御雨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

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見上文珍簞清夏室輕扇動涼颼楚辭曰溢颼嘉

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

蟻在上洗然鄭玄夏李沈朱實秋藕折輕絲魏文

毛詩箋曰方且也

吳質書曰沈
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佳謂沈也言會
許而今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詩曰良辰在何許凝
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
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須明行之楚辭曰與
佳期兮夕張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坐嘯徒
可積為邦歲已暮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
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瑨音津睡音質論語子曰善
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
而已可也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論語曰子游為武
三年有成絃歌終莫取撫机令自嗤城宰聞絃歌之聲
陸機赴洛詩曰撫机不能寐
阮籍詠懷詩曰嘵嘵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隨王子隆文學
子隆在荊州好辭賦數集僚友眺以寸文尤
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眺年少相動密以啓
聞世祖勅眺可還都眺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

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

央已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

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

阻險顏延年秋胡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

秋河天漢也耿耿光

也毛詩曰蒹葭蒼蒼

引顧見京室宮雉正相望

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

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

金波麗鳩鵲玉繩低建

章

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鳩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

曰玉衡北兩星為王繩星漢書

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

陽

古詩曰驅車策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郊鄆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豕

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荊州圖記曰當陽東也馳暉不可接何況隔

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

兩鄉

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風雲有鳥路

江漢限無梁

南中八志曰交趾郡治龍編縣自與古常

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

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

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

寄言尉羅者寥廓已高翔

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父老曰猶鷦鷯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

訓王晉安一首

五言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

之泉

謝玄暉

稍稍枝早勁塗塗露晚晞

爾雅曰稍稍權也郭璞曰

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

南中榮橘柚寧知鴻

鴈飛

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檮則柚字也鴻鴈南樓衡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

知拂霧朝青閣日肝坐彤闈

左氏傳趙鞅曰日肝悵

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

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

日百慮何為

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

言春草萋萋

至安在我

言春草萋萋

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

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

西歸

奉荅內兄希叔一首

五言顧氏家譜曰肝字

陸韓卿

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

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

秀才選太子

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躡履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子

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書儀曰恭承子為王長門賦曰躡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公孫

有異才也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張

秀才也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謂

晏曰門樓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孟嘗尊孟嘗喻太傅也

公孫弘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溫其一左太冲詠史詩曰陳

溫喻貴但落固云是寂蔑終始斯賦曰萬物徂落也羽獵

賤也荀組七哀詩杜門清三逕坐檻臨曲池漢書曰王陵杜

參差蜀都賦曰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古樂府

采蓮蓮葉何田田毛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臣

詩曰河水清且漣漪那顯字

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顯防閑以禮無所屈撓由是不

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那顯北土之彥而楨禮遇

殊特顯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

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以

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離宮

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下壺議曰

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

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

往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墳簫激於華屋魏志曰平日

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

上林苑日入伊水濱其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

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

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

閒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

元瑜書記翩翩相如慙溫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臯

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

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慙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

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胥舌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

轍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

柴車可得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

與向秀遊於竹林號曰七賢曹植送平原十日飲中散

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平原十日飲中散

千里遊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

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

君遂入秦見昭王于寶具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

命駕之渤海方滯留城誰獻酬言已之事竟陵猶徐

里從之

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天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滯帶賈

逵曰滯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

毛詩曰獻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屏居南山下已見

酬交錯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也惜哉時不與日暮

無輕舟其五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

王仲宣詩曰有彼孤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稷一首五言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

時聞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還

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懷王稚子蘭呂氏

也柴扉即荆扉也鄭玄禮記

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

儂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注曰華門荆竹織門也

儂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

吳都賦曰賓從奕奕廣雅曰賓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並以珠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軒蓋照墟落傳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瑞生光輝師曠謂晉平公曰五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

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止欲賦曰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物情

棄疵賤何獨顧衡闈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闈衡門也或以衡闈為絃韋非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

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親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失期者言未絕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

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

霏霏日雨雪寄書雲間鴈為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上林中得鴈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五言集曰覽古范彥龍

攝官青瑣闥遙望鳳皇池王融答詩題云雜射報范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

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儀水間脉脉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儀儀

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又漢書有琅邪郡音義曰屬

徐遷子琅邪之阜虞後徙于臨沂逸翻凌北海搏飛出

南皮

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

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搏國也園飛而上若扶搖也

明後來棲桐樹枝

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

不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

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

維葉莫莫又曰其

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

豈如鷦鷯者一粒有餘貲

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

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

五言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

集曰郭桐廬時

任彦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

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涿令行春反冠蓋溢川坻

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

涿令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任郡職兼領六縣流愛于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

坻岸也坻或為湄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

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音重以夜援悲客心幸

自弭中道遇心期

楚辭曰聊抑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

辭

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款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

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

曰蟬翼在疾妨賢路再升上宰相言己在病以妨賢路

為輕也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猥荷公叔

舉連陪廁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

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昇諸公子

臣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

而長嘯說文曰耒耨耨耨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

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

卑高亦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

也徒恨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

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譬如野田蓬幹流隨風飄商君

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昔倦都邑

游今掌河朔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登城眷南顧凱

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洪

流何浩蕩脩芒鬱若嶢述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郭綠生

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誰

謂邑宰輕令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人生天

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頽如槁石火瞥

若截道颶爾雅曰頽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

日鑿金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目若齊

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颶塵瞥乎說切

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

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德而稱焉漢書曰

朱邑為桐鄉番夫廉平不苛及死子

福謙在純約害盈

猶矜驕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鱗雖

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怵

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

桃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

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

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歸鴈映蘭時游魚動圓波

史記曰楚

繳加歸鴈之上韓詩曰宛在水

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

華

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

路在伐柯

左氏傳穆叔曰季秋菊有黃華

引領望京室南

芒鬱嵯峨

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

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

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峨

楚辭曰紛摠摠兮九州王逸曰摠聚也七發曰擾

類浮萍寄松似懸蘿

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

施于松栢曹植雜詩曰寄

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

曹官屬多哀衣大詔不中節度自今掾吏衣皆去地三

節皆如楚趙詔音紹紹袴也

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民和史記曰秦更名人曰黔首左氏

子賤歌

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

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

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

猶未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

啓新節隆暑方赫羲

崔寔四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

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朝想慶雲興

夕遲白日移

遲猶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

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

靈園耀華果通衢列高椅

靈園猶靈園也東征賦曰

瓜峽蔓長苞薑芋紛廣畦

韓詩曰絲絲瓜峽薛君曰

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稻栽肅仟仟黍苗何離離禮記

俗以五十畝爲大畦也稻栽肅仟仟黍苗何離離禮記

微名日卑

朝子曰工商游食區區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

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

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輶下喻

日以迄于今毛

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

慎子曰廊

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

徒懷越鳥志眷

戀想南枝

古詩曰越春秋代遷逝四運紛可喜楚辭曰

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陽四時運行

本難爲思

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辱爲下得之

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

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感此還期

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

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

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白水過庭激綠槐

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登樓賦曰

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卷然顧輦洛山川邈離異

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輦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輦洛墳

塋已見西征賦楚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毛詩曰願

辭曰終免獨離異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子論語

毛詩曰簡書戒命也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

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縈被廣隰

爾雅曰縈繚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

暮無所宿柶歸雲乘攄浮淒風尋帷傳毅七激曰仰歸雲

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道逢深識士舉手對

吾揖王命論曰超然世故尚未夷峻函方嶮澀假為深識

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崤

函之狐狸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侯文謂孫寶曰豺

翔鳳嬰籠檻驥見維繫日驥驥伏匿而不見鳳皇

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咀昔嘗聞軍旅素未

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也故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謂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

戈干

赴洛二首

五言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宮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

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

江潭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肅有命假檝越

游於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

江潭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渡也楚辭曰

日揮涕者淚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

以手揮之同行又曰寤寐求歡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漠聲必

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

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

主也迹或為積非也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淮南

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

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賦曰

海若遊谷風拂脩薄淖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

於玄渚作疊疊孤獸騁嚶嚶思鳥吟疊疊走貌也曹子建詩曰

雲嚶嚶感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雜詩曰離思一何深佇

立愜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慨我寤歎惜無懷歸

志辛苦誰為心歸志已見上文

羈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

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漢書

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

赴洛道中作二首

五言

陸士衡

揔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

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

也毛萇詩傳曰嗚咽不能息也

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

身江偉答軍司馬詩曰羈縻繫繫世

求歎遵北渚遺思結

南津求歎遵北渚遺思結

人辭曰野寂寞其無人

山澤紛紆餘林薄杳

野寂寞其無人

虎嘯深谷底雞鳴高樹顛

風至樂錄曰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

沈思鬱纏綿

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煒然

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

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

歲亦憂苦欲何為纏綿習與臆

暮止憂苦欲何為纏綿習與臆

樓賦曰氣交憤於宵臆

仰瞻陵霄鳥望次爾歸飛翼

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

曰弁彼鸞斯歸飛提提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誘

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楚辭曰願輕舉而遠遊秦嘉妻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巖

而君振策陟崇仁案轡遵平莽

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是越振策陟崇仁案轡遵平莽

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

楚辭曰廓抱影而獨

倚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

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清露墜素

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

新序曰老古振衣而起舞

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

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

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闡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

立崇賢門於東也

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

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鶉鶉棲翔鳳之

條龍龍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

玄冕無醜志治服使我妍

夫玄冕

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

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

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

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

誰謂伏事

淺契闊踰三年

周禮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

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

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

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

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

夙駕尋清軌遠遊

越梁陳

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見上文

感物多遠念慷慨

懷古人

毛詩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臧焘宋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

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

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家語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檐石之儲晏

如也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投策命晨

旅暫與園田踈

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縹緲緜緜之不可紆王逸曰縣縣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我行豈不

遙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或夫負妻戴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言魚鳥咸得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於水鳥飛于雲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

以入山澤

拘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聊且

憑化遷終爰班生廬

郭象曰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化日終保己而貽則里上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

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已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白沙陽縣下

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

左氏傳趙襄曰郊穀

悅禮樂而敦詩書纏子董無如何舍此去遙遙至西荆西荆時京都在東故也

謂荆州為西也叩棧新秋月臨流別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棹而去王逸曰叩船

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涼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

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天宇闊晶晶川幸淮南子曰甘暝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

寥天宇清說文曰懷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曰不遑寐中宵尚孤征

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審威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

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南秋聲也莊子下隨投冠旋舊墟不

日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

為好爵榮周易曰我有好養真衡茅不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

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也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

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沈約

末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

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

身述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

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

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秋岸澄

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秋岸澄

夕陰火旻團朝露秋為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

夕陰火旻團朝露

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頽暮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

若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

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

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

過曾子曰人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

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
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
此三費也**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
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躡**
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
步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
壽於前捍七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
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
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
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
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雖
也魏都賦曰邯鄲躡步
有疾皆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文曰余亦支離依方
左氏傳曰驢糞惡杜預曰惡貌醜也
早有慕莊子曰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
離不全正也名疏莊子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
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

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
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
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
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
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
音括撮租括切解步米切
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言見
休明英達謂廬陵王也
平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
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
曰魏王賜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
其堅不自舉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
也吾為其無用括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
能據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
也枵然大貌括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
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戶郭切枵許喬切括方
切部**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
日歸路寧故**將窮山海迹求絕賞心悟**言今遠遊將窮山
海之迹賞心之對

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

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髮懷耿介逐物遂推遷

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髮屬授明

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矣溜磷謝清曠疲繭慙貞堅

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溜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繭然疲而拙疾相倚

薄還得靜者便

拙謂拙官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

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

日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洄

爾雅曰逆

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洄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緜

廣雅曰峭

高也又曰稠穠也三輔故事曰連緜四百餘里

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

清漣已見

上文

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

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既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

地基也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

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

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

且為樹枌櫨無令

孤願言

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櫨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櫨欲自為櫨也

富春渚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

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

定山緬雲

霧赤亭無淹薄

吳郡緣海四縣記曰錢唐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

中壽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唐已達富春赤亭定溯流
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觸驚急臨圻阻參錯也溯流已見上文埤蒼曰崎曲岸頭
差交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
錯也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
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
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遂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闕青天下潛黃泉揮斤入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
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
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鼃鼃魚鼃之不能游也
游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周易曰水洊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絕故水洊至也
以坎為隔絕相仍而至習平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
易曰兼山艮又曰平生協幽期淪躋困微弱久露于祿
請始果遠遊諾論語曰子張學于祿果猶遂也鄭玄毛

則盡諾以報之宿心漸申為萬事俱零落趙壹報羊陟書曰
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懷抱既昭曠外物徒
事銷亡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龍蟠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
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羈心積秋晨晨積晨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孤客
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
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
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
曜楚辭曰觀流水芳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
曜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

膏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

音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

光而不汙其弊同塵而不渝其真不亦既秉上皇心豈

屑末代銷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

世鎖才考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後漢書曰嚴光字

智孔寡大夫不屈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

曰任公子為大釣巨綸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

海旦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

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

河以東蒼梧以北誰謂古今殊異世可同調郭象莊子

莫不饜若魚也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

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嘉江也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懷雜道

轉迴尋異景不延爾雅曰延長也亂流趨正絕孤嶼

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雲日相輝映

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為傳鄭玄禮記注

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蘊想像崑山姿緬邈區中緣

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始

母在崑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迫區中之隘陝

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

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

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

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
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
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
耶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遺榮賦或可
優負競豈足稱達生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
馬彪曰愧讀曰瑰瑰大也伊余秉微尚拙訥謝浮名禮
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盧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
孔子曰恥名盧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曰子房之巖
之浮於行也下之卑位禮記曰夫祿足以代其耕顧已雖自許心迹
棲列女傳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顧已雖自許心迹
猶未并者莊子曰夫神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子論語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畢娶類尚
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
子薄遊似邴生邴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
相開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
向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勸斷家事尚向不同未

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曼容養志自
修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意促裝及柴荆
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牽絲及元興解龜舊景
簡元辰而促裝柴荆已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舊景
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
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誤牽朱絲
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為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
綬付吏又曰黃金負心千載於今廢將迎詩曰內負
印龜細文曰章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
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鴛脩垆
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遡溪終水
越洛詩曰求歡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垆遡溪終水
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
泉攀林寒落英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戰勝驩者肥
止監流歸停戰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知嚙也韓子
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

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胃臆故懼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
肥也爾雅注曰臠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
潦而監於止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即是義唐花獲

我擊壤聲義庖義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
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
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遙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
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
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
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也

初發石首城一首

表其異志靈運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顓乃
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內史
伏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
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
傳曰緇也雖抱中孚各猶勞貝錦詩乃應乎天毛詩曰萋

兮非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己過寸心若不亮

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
命在絲髮鄭玄毛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茲日月喻

詩箋曰察省也葛龔薦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

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善成說文曰貸施也

出宿薄京畿晨裝搏魯颶搏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重經

平生別再與朋知嘉再謂前之永故山日已遠風波豈

還時古詩曰相去日以遠家語孔子蒼蒼萬里帆茫

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浩茫莊子遊當羅浮行息必

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
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

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越海凌三山遊湘歷九嶷東方

二山名也已見江賦朝集

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欽聖若旦
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暮懷賢亦懷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皎皎明發心不爲歲寒欺毛詩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
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

楚辭曰涉江採菱發揚荷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

府江南辭曰

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

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

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

斷絕雖殊念俱

王逸

爲歸慮款

廣雅曰款扣也

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

楚辭

注曰言己情憤懣也

追尋棲息時偃卧任縱誕

崔寔答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

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止爲誰之所繼哉言不爲人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

得性非外求自已爲誰纂

言

常苦夏日短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

今協韻爲

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暝

言春暝當喜爲含悲而忘之字書曰

叵不可也莊子

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

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

璩與劉孔才書曰

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

危柱謂琴

聽廣陵之清散

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阮

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間促而聲高也阮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

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

乘月聽哀狔浥露馥芳蓀

乘月猶乘日也

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狔之響音濕露路而行爲翫芳叢之馥狔雖也說文曰浥濕也

春晚綠野

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

石鏡牽葉入松門

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里窮於松

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

露物公珍怪異人祕

精鬼

孔安國尚書傳曰衆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人

魂

精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溫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

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

徒作千里曲絃絕念彌敦言

曲與以消憂絃絕而念逾甚故曰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別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絕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

五言謝靈運山居圖曰華

祿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爲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

楚辭曰嘉南州之炎

銅陵映

碧潤石磴瀉紅泉

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

運自注云即近山所

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遯賢

桓子新

出然銅陵亦近山

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

爾雅曰山絕險家

無不利肥遯

遂登羣峯首貌若

論曰周

升雲烟

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

羽人絕髮髻丹丘

徒空筌

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

圖牒復摩滅

碑版誰聞傳

蘇林漢書注曰碑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

莫辯百世

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棄月弄潺湲

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

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

恒充俄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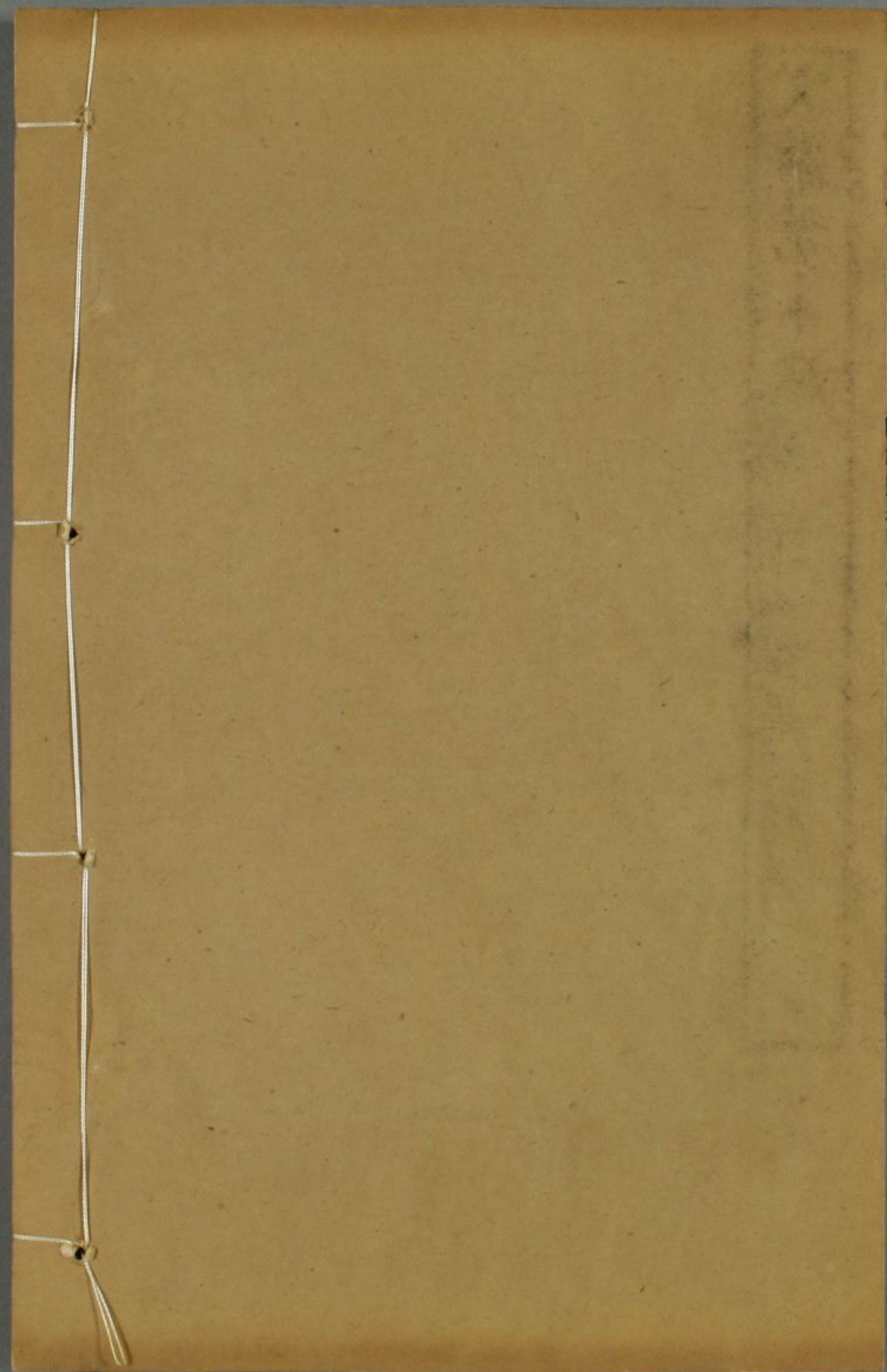
也

用豈為古今然

言古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

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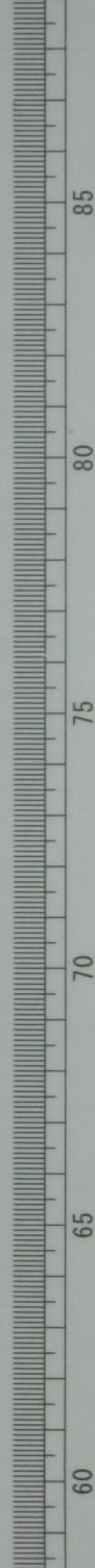
文選卷第二十六





文選第十冊 卷二十七至卷二十九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0



文庫 11
D 82
10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果尔手校

廣城
廣應

彭州
漢書

文林郎守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亭山詩一首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御田泉文庫

010190555114

48-11785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魚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三首

班婕妤怨謠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行旅下

北使洛一首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爲豫章世子中軍行軍參軍
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

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

二十

改服飭徒旅首路踣險難

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

承後漢書序曰徐淑戎車首路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

不踣毛萇詩傳曰踣曲也鄭玄曰踣可畏懼之言也

振櫂發吳州秣馬陵楚山

阮籍詠懷詩曰朱鼈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

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由周鄭

間音義曰沛公乃道陽

前登陽城路日夕望三川

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

在昔輟期運經

始闊聖賢

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之數抱朴子曰聞之

前志聖人生

伊穀絕津濟臺館無尺椽

伊穀也曹植毀故

煙王猷升八表嗟行方暮年

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

日補我袞闕闡我王猷毛詩

陰風振涼野飛雪翳窮

天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

氏春秋曰季冬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

窮于次月窮于紀

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酒沛官

韓詩曰周道威遲洛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亦然

言已蓬蓬心復同之自傷之辭也

莊子謂惠子曰夫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郭象曰蓬非直達者曹植吁嗟篇曰吁嗟此轉蓬居世

之亦然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眇然軌路長惟悴征戍勤楚辭曰登石巖兮遠望路

勤左氏傳曰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瞻東路

傾側不及羣陸機赴洛詩曰振策陟崇息徒顧將夕極

望梁陳分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故國多喬木

空城凝寒雲論衡曰觀喬龍填郭郭銘志滅無文木

石局幽闔黍苗延高墳說文曰局惟彼雍門子吁嗟孟

嘗君愚賤同堙滅尊貴誰獨聞桓子新論曰雍門周

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

如是乎毛詩曰吁嗟女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

曰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曷為久遊客憂念坐自殷

賢愚好醜無不消滅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延之為負外常侍出為

江漢分楚望衡巫莫南服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

孔安國曰奠定也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盛弘之荆

水北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

觀其一未見其餘郭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

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經塗延舊軌登闡訪川陸

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經塗所亘鄭玄周禮注

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塗所亘鄭玄周禮注

日延進也陸機豫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復陸機答張

章行曰川陸殊塗水國周地嶮河山信重復陸機答張

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嶮已却倚雲夢

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害也

却倚雲夢

毛詩曰憂心殷殷

林前瞻京臺囿

尚書曰荆州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含露檻

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荆臺司清馬子期諫曰荆臺左洞庭右彭蠡荆或為京囿于有切

氛霽岳陽曾暉薄瀾澳說文曰氛亦氣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

日山南曰陽淒矣自遠風傷哉千里目潘安仁在懷縣詩曰涼颼自遠

爾雅澳隈也集楚辭曰湛湛江水兮河上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

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起伏即存沒竟何人烟介在明淑蒼頡篇曰烟明也劉

楚辭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介大也取與烟同古迴切請從上世人歸來藝

桑竹論衡曰上世之人質樸易化毛萇詩傳注曰藝樹也

還都道中作一首

五言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

昨夜宿南陵今旦入蘆洲

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三十里庾仲雍江

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客行

惜日月崩波不可留江賦曰駭崩波而相礪言客行既惜日月崩波之上不可少留

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鱗鱗夕雲起獵獵曉風

道廣雅曰騰沙鬱黃霧翻浪揚白鷗鷗水登艦眺淮甸

掩泣望荆流漢書音義李斐曰艦船前頭刺絕目盡

原時見遠煙浮楚辭曰長太息而掩涕絕目盡

毛詩曰一日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遊周易曰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

離家千里客復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

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五言 鄺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

三山又幽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江路西南來歸流東北驚

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

賦曰大水小水東流歸海也上林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

樹俗通曰太山巖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搖

搖孤遊昔已屢

毛詩曰中心搖搖謝靈運既權懷祿情

復協滄州趣

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

道浮遊謝靈運遊南

亭詩曰賞心惟良知

謂晏子曰子之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列女傳曰陶三

年名譽言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昔年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敬亭山詩一首

五言宣城郡圖經曰敬亭山宣城縣北十里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相紛薄而

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

隱淪既已託靈異俱然

棲桓子新論曰天下神人五

上干蔽白日下屬帶迴谿

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干青

交藤荒曼蔓

枝聳復低

木曲曰樛獨鶴方朝唳飢飈此夜啼入王

曰陸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唳

淩雲已漫漫多雨亦淒淒

魏都賦曰窮岫淩雲日月常翳楚辭

我行雖紆紲兼得

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

尋幽蹊

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文曰紆屈也一日

芳九緣源殊未極歸徑宵如迷

聲類曰宵遠也楚辭曰道幽路

趣即此陵丹梯

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曰暮春春

皇恩竟已矣茲理庶無睽

賦曰

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五言休沐也沐洗也漢書

曰五日得

謝玄暉

薄遊第從告思閑願罷歸

漢文將退耕於野平薄遊

歌賦似休汝車騎非

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

於朝平漢書曰蘇林曰第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還邛

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為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

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

車歸

霸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賦伊川已見上文潘岳

關中記曰霸陵文帝陵也汀葭稍靡靡江茨復依依

毛詩曰葭茨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茨亂也田鶴遠相叫

高唐賦曰薄草靡靡韓詩曰楊柳依依

沙鵠忽爭飛雲端楚山見林表吳岫微

枚乘樂府詩

端表猶

試與征徒望鄉淚盡沾衣

古詩曰淚

外也

酌含景望芳菲

嵇康秀才詩曰旨酒盈樽陸機

日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

勞何事沾沐仰清徽志狹輕軒冕恩甚戀重闈

管子

曰先王制軒

冕以著貴賤

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

楚辭曰進

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延之
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晝閑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五言山謙之丹陽
記曰江寧縣北十

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
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涘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王粲七哀詩曰南登灞陵
岸迴首望長安潘岳河陽

縣詩曰引領望京

白日麗飛甍參差皆可見

吳都賦
曰飛甍

室南路在伐柯

漸臺中起列館參差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喧鳥

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伍處玄詩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

何為久滯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旋歸哉佳期

悵何許淚下如流霰張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
有知情望鄉

誰能續不變

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
廣雅曰續黑也古詩曰還顧望舊鄉張

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白毛萇
詩傳曰鬢黑髮也續與鬢同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枚乘七發曰擾擾若三軍
之騰裝尚書曰戒車三百

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

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曉星正寥落晨光復

泱泱

書曰泱泱不之貌也字

猶霑餘露團稍見朝霞上

毛詩曰野有蔓

故鄉貌已負山川脩且廣

班固燕山銘
曰負其貌兮

草零露團兮

文奏方盈前懷人去心賞勅

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

日復其貌兮

躬每踟躕瞻恩唯震蕩

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
奏陛下躬仁慈毛詩曰嗟我

懷人鮑照白頭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鉤命決曰勅躬

未濟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踟謂地蓋厚不敢不踟
楚辭曰心怵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陸機贈弟詩曰
惕而震蕩行矣倦路長無由稅歸鞅

文曰鞅頸韉也又曰韉柔革也鞅於兩切韉都達切

望荆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奉義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沈約宋書曰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荆州刺史江淹授景

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南關繞之荆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桐柏西嶽出魯陽

尚書曰導淮自桐柏漢書曰魯陽山

寒郊無

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

周易曰撓萬物者莫

疾于風說文曰撓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歲晏君如何

零淚沾衣裳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

含霜

袁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玉柱之鳴箏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土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

曰衣納納而掩露一聞苦寒奏更使豔歌傷

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魏帝辭又

曰羅敷豔歌行古辭也

旦發魚浦潭一首 五言

丘希範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

漁潭赤亭已見謝靈運富春渚詩

櫂歌發中

流鳴鞞響沓障

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謳字林曰鞞小鼓也爾雅曰山正曰障村

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像嶄絕峯殊狀

張衡

七辯曰蹊路詭怪森森荒樹齊析析寒沙漲

謝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

起將成藤垂島易陟崖傾嶼難傍

說文曰島海中有山劉淵林吳都賦

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信是求幽棲豈徒暫清曠

謝靈運方山詩

石說文曰傍附也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坐嘯昔有委卧治今可

尚

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夙齡愛遠壑晚莅見奇山

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標峯綵虹外置嶺

白雲間

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曰自出傾壁忽斜豎

絕頂復孤負

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

歸海流漫漫出浦水淺淺

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石賴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

荃

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採三秀徘徊望九仙

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消子者齊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遊好一首

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浙江

沈休文

眷言訪舟客茲川信可珍

廣雅曰洞澈隨深淺皎鏡無

冬春千仞寫喬樹百丈見遊鱗

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

外抱朴子曰扶南金

滄浪有時濁清濟涸無津

楚辭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蘇秦曰齊有清

賈逵國語注曰涸竭也字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賦曰乘流則逝毛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纓上塵

雜子曰滌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

自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從軍有苦樂但聞所從誰

漢書曰李廣程不識擊刁斗吏治軍簿至

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所從神且武焉

得久勞師

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

曰古之神武

相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

不殺者夫

曰王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一舉滅獯虜再舉服羌夷

漢書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西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

收邊地賊忽若俯拾遺

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陳賞

越丘山酒肉踰川坻

六韜曰賞如高山罰如深溪左氏傳

肉如坻寡君中

軍人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杜預左氏傳注曰飫獸也

此為諸侯師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論語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

也

拓地三千里往返速若飛

虞丘壽王驃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

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漢書

郡有鄴城縣家語孔子曰無聲之樂所願志從之

盡日處大朝日暮薄言歸

詩毛

旋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禽獸憚為犧良苗實

已揮

左氏傳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為犧也還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

乎異於是矣良苗穀也遠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君之禮使子餘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

崔駰七依曰需若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論語曰長沮桀溺耦

而孰覽夫子詩信知所言非子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

與竇犢之見殺迴輿而趣為操曰翔翔于衛復我舊居

厲節而求仕有異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

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我君順時

發桓桓東南征穀梁傳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

征彼東南毛詩曰桓桓于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垆國語曰秦汎

日林外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戀情拊襟倚舟檣眷眷思

鄴城漢書公孫瓚曰檣韓詩曰眷眷懷歸哀彼東山人喟

然感鸛鳴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

陰雨九鄭玄曰鸛水鳥也將陰雨而鳴行於日月不安處人誰獲

常寧國語姜氏謂晉公子曰昔人從公旦一徂輒三

齡毛萇詩序曰周公今我神武師暫往必速平弃余親

睦恩輸力竭忠貞左氏傳樂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

偶也忠也送往事居懼無一夫用報我素餐誠毛詩曰彼

素餐夙夜自忤性思逝若抽縈廣雅曰忤忤切將秉先

登羽豈敢聽金聲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

日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方舟順廣川薄暮未安坻

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古步出夏門行

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桑蟋蟀夾岸鳴孤鳥翩

翩飛毛詩曰七月蟋蟀在野征夫心多懷惻愴令吾悲記

之必有懷愴之心下船登高防草露沾我衣防隄也

春秋元命苞曰露所以潤草迴身赴牀寢此愁當告誰

楚辭曰居愁期誰告身服干戈事豈得念所私孔安

古詩曰愁思當告誰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論語子曰

也所私情所親也即戎有授命茲理不可違善人教民

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曰見危授命亦可以成人矣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漢書酈食其曰逍遙河堤

上左右望我軍毛詩曰河連舫踰萬艘帶甲千萬人

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呂尚為右將以四十七艘舫

日艘船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勳毛詩曰率彼曠野戰

一舉而伯王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漢書高祖曰夫

之名可成也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運籌策於帷幄

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謀帷幄之中恨我無時謀譬諸

具官臣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鞠躬中

堅內微畫無所陳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觀漢

衣中堅同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史記曰秦伐韓趙

心之士也許歷為完士一言獨敗秦使趙奢救之令軍

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

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

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謹受令許歷曰請就

鉄鑽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

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

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秦軍完謂全具也

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我有素餐責誠

誠為完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愧伐檀人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其之河之干兮彼君子

雖無鉞刀用庶幾奮薄身東觀漢記班超曰負素餐責矣

擗朽摩鈍鉞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四望

無煙火但見林與丘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城郭生榛棘蹊

徑無所由高誘淮南子注薜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

日夕涼風發翩翩漂吾舟寒蟬在樹鳴鸛鵲摩天遊禮

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魏志曰武皇雞鳴達四境黍

子歌曰黃鵠摩天極高飛客子多悲傷淚下不可收

稷盈原疇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館宅充

廛里女士蒲莊堦韓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堦爾雅曰

自非聖賢國誰能享斯休孔安國尚書傳曰享當也詩人美樂土

雖客猶願留毛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四言

顏延年

夤威寶命嚴恭帝祖尚書曰周公曰嚴恭寅畏又曰

先祖炳海表岱系唐胄楚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

靈監睿文民屬睿武曹植離友詩奄受敷錫宅中拓

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曰高祖彭城人楚元王之後也彭城徐州之境

宇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欽是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東

開拓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

土宇作皇孝經鉤命決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月竈來賓日

際奉土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

賦春周禮注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寢充芮切曹植玄暢

疆賦曰緇日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

開元首正禮交樂舉布化禮元康頌曰禮交動乎上樂交

應乎下和六典聯事九官列序邦治一曰以官府之聯事

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

典二曰禮典三曰教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

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

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

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也凡九官也有牲在滌有絜在俎掌繫祭祀之

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日鄭玄曰滌牢中所搜除處

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刑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

者或泰將薦饗王衷以苓神祐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

而進也受神人之福祐

維聖饗帝維孝饗親禮記曰唯聖人為能饗親皇平備矣

有事上春漢書郊祀歌曰大孝備矣休德昭清左氏傳

禮上春生禮行宗祀敬達郊裡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

種稷之種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金枝中樹廣樂四陳書

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趙簡子病寤寐曰我與百神聽於鈞天廣樂矣步配

在京降德在民記毛詩曰三后在天陟配在京禮奔精昭

夜高燎煬晨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

奔精星流也史記曰漢家常以正月上

辛祠甘泉昏時夜祠到明而終常有流

星經於祠壇東京賦曰颺標陰明浮爍沈崇深淪言宋
燎之炎煬致高煙於太一沈崇所祭沈淪而
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崇星是謂陰明
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禮記曰升中于天鄭玄曰祭名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
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
室臣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信呂安謂體
賦曰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甘泉宮賦注曰釐福也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
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扶輪王濟
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風調謂其扶輪遙興
遠駕曜曜振振漢書房中歌曰振振盛貌遠駕乘駕也
樂府上漢書曰武帝定郊樂府三首古辭五言言古詩不知作

飲馬長城窟行

飲馬長城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可飲馬古詩也言征戍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邊草縣縣思遠道

言良人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

辭注曰縣縣細微之思也遠道不可思夙昔夢見之廣雅曰昔夜也夢見在

我傍忽覺在佗鄉佗鄉各異縣輾轉不可見輾轉字書曰

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枯桑無枝

尚知天風海水廣尚知天寒入門各自媚誰肯相為

言但人行役豈不離風寒之患乎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

魚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鄭玄禮記注素生帛也長跪讀素

書書上竟何如說文曰跪拜也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毛詩

曰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風吹閨闥羅帷自飄颺毛萇詩傳曰攬

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長門賦曰履起而彷徨東西安所之徘徊

徊以彷徨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翔翔悲聲命儔匹哀鳴

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吟舒憤訴

穹蒼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於家不得舒憤毛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李巡爾雅

注曰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長歌行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

下首直叙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傅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行日晞毛詩曰湛湛露斯匪陽陽

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楚辭曰恐死不見乎陽淮南子曰光暉萬物常恐秋

節至焜黃華藥衰焜黃黃色衰貌也胡本切百川東到海何時復西

歸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

怨歌行一首五言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婕妤好帝

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居增成舍後趙飛燕寵盛婕妤好失寵希復進見成帝崩婕妤好充園陵薨班婕妤

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

素出齊荀悅曰齊國獻純裁為含歡扇團團似明月詩古

素綃天子為三官服也裁為合歡被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蒼頡篇曰懷

恩幸之常恐秋節至涼風奪炎熱古長歌行曰常恐秋

時也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熱氣也

樂府二首 短歌行 魏武帝魏志曰太

沛國譙人姓曹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使舉孝廉為郎遷南頓令封魏王文帝

追謚曰武皇帝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左氏傳曰侯河譬如朝露去日苦

多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

皇帝時宰人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青青子衿悠悠我

心但為君故沈吟至今古詩曰馳車整帶沈吟聊躑躅呦呦鹿鳴食野之

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毛詩小雅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

相招以盛禮也鄭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

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不可絕越陌度阡枉用相存應劭風

里語云越陌度阡更為客主契闊談讌心念舊恩毛詩

生契闊漢書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

依客月明已見上句喻山不厭高海不厭深管子曰海不

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周公吐哺天下歸心韓詩

明主不貳人故能成其衆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

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

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素王受命識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爲之摧

春秋曰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樹木何

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

民雪落何霏霏

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春秋曰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

楚辭曰怫鬱言望舊鄉也

水深橋梁絕中路正徘徊迷惑失故路薄暮無

宿栖

楊雄琴清英曰當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獨居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檐囊

行取薪斧冰持作糜

莊子曰檐囊而趨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

哀

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

樂府二首

燕歌行

七言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

古辭起自此也

魏文帝

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爲霜

楚辭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

芳草木搖落而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

羣燕辭歸鴈南翔念君客遊

思斷腸

禮記曰仲秋之月鴻鴈來玄鳥歸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

遊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爲淹留寄佗方

鄭玄禮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

也口賤妾煢煢守空房煢單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

下霜衣裳古詩曰淚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

長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

西流夜未央古詩曰明月何皎皎照我羅牀牽牛織女

遙相望爾獨何辜限河梁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牽牛之

注曰牽牛為夫婦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善哉行四言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古出夏門

魏文帝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暮苦飢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

貧衣單薄腸中常苦飢谿谷多風霜露沾衣說苑曰濡子不野雉

羣雛猴猿相追毛詩曰雉還望故鄉鬱何壘壘廣雅曰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言高山之有

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

枝心悅君人生如寄多憂何為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

也楚辭曰傷今我不樂歲月如馳毛詩曰今我不湯湯

川流中有行舟隨波迴轉有似客遊策我良馬被我

輕裘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輕裘載馳驅聊以忘憂

毛詩曰載馳驅歸唁衛侯楚辭曰聊喻

樂府四首五言笙篴引漢書曰塞南越禱祠

聲也應劭曰使樂人侯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笙篴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遊

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

尊顯也中厨辦豐膳烹羊宰肥牛

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美物曰珍聲類

日宰治也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

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民無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溜其民無不鼓瑟也陽阿奏奇舞京洛出名謳

漢書曰孝成趙皇及壯屬陽阿主

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

禮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

言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

州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

久要不可忘薄終

義所允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

謙謙

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周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

折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盛時不可再百年忽我遭

生在華屋處零落歸山丘

舞賦曰耀華屋而燿洞房古董逃行曰年命冉冉我道零

落詩傳曰歸山丘毛萇

先民誰不死知命亦何憂

左氏傳曰誰不死周易曰樂

天知命故不憂

美女篇

歌錄曰美女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間

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柔妖冶閑都又曰閑幽閑也

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

卷袂也環也頭上金爵釵要青佩翠琅玕

釧也環也頭上金爵釵要青佩翠琅玕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

琅玕也明珠交玉體珊瑚間木難

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大

日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起

羅衣何飄飄輕裾隨

鳥沫所成碧色珠也大秦國珍之

風還顧眄遺光采長嘯氣若蘭神女賦曰吐行徒用
息駕休者以忘餐慎子曰毛廣西施衣以玄錫則行借
問女安居乃在城南端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
也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漢書枚叔上書曰游曲臺
富人高樓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神女賦曰耀乎若
臨大路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薛君曰媒氏
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美如東方之日出也媒氏
何所營玉帛不時安爾雅曰安定也佳人慕高義求
賢良獨難楚辭曰聞佳眾人何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
處房室中夜起長歎蘇武荅李陵詩曰低頭還自憐盛
而嘆

白馬篇歌錄曰白馬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古羅敷行曰青絲繫馬尾黃
借問誰家子幽并遊俠兒幽并二州名班固漢書贊少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幽通賦曰雄朔野以揚聲宿昔
秉良弓楛矢何參差墨子曰良弓難張然可以及高入
控絃破左的右發摧月支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絃貫
的的射質也邯鄲滹藝經曰馬
射左邊為月支三枚馬蹄二枚仰手接飛猱俯身散馬
蹄凡物飛迎前射之狡捷過猴猿勇剽若豹螭螭猛獸
西都賦方言剽輕也邊城多警急胡虜數遷移長楊賦曰末
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凌鮮卑漢

日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棄身鋒刃端
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凌侵也
性命安可懷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鄭玄毛詩箋名
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呂氏春秋
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
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名都篇歌錄曰名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寶劍直千金被

服光且鮮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關雞東郊道走

馬長楸間漢書陸弘少時馳未能半雙兔過我前攬

弓捷鳴鏑長驅上南山儀禮曰司射摺三挾一鄭玄曰

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左挽因右發一縱兩禽連

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餘巧未及展仰手

接飛鳶毛詩曰鳶飛戾天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舞賦

曰觀者我歸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膾鯉膾胎鰕寒鼈

炙熊蹯毛詩曰炮鼈膾鯉蒼頡解詁曰鰕少汁臠也子

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鳴儔嘯匹旅列

坐竟長筵連翩擊鞠壤巧捷惟萬端漢書曰霍去病

蹴鞠也如溜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王明君詞一首并序五言

石季倫

臧榮緒晉書曰石崇字季倫渤海人也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秀勸倫殺崇遂害被

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焉

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王

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

臧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

宮良家子昭君配焉

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曰詔采良家女

也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漢書曰烏孫使使獻馬願得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烏孫焉其送明君亦必

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

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辭訣未

及終前驅已抗旌

曹子建應詔曰前僕御涕流離轅馬

悲且鳴

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御已多亡長門賦哀鬱

傷五內泣淚濕朱纓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行

行日已遠遂造匈奴城

魏文帝苦哉行曰行行延我於

穹廬加我閼氏名

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

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旃帳也殊類非所安雖貴非所

榮

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

韓邪死子

陶莫阜立為復系若殺身良不易默默以

苟生

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賈誼弔屈原曰可

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苟生亦何聊積思常

曩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

憤盈

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在心

願假飛鴻

翼棄之以遐征

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身於鴻鸞舉六

飛鴻不我顧佇立以屏營

毛詩曰佇立以泣國語申

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日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傳語後世人

遠嫁難為情

漢書張禹曰有愛女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第二十七

文選卷第二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鄱陽胡氏

廣圻

彭澤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樂府下

陸士衡樂府十七首

謝靈運樂府一首

鮑明遠樂府八首

謝玄暉鼓吹曲一首

挽歌

繆熙伯挽歌一首

陸士衡挽歌三首

陶淵明挽歌一首

雜歌

荆軻歌一首

漢高帝歌一首

劉越石扶風歌一首

陸韓卿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

樂府下

樂府十七首

猛虎行

雜言古猛虎行曰飢不從猛虎食暮

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為誰驕

陸士衡

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陰惡木豈無枝志士多

苦心

尸子曰孔子至於勝母暮矣而不宿過於盜泉渴

耿介之心不飲惡其名也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

處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見之論語

曰志士仁人古詩整駕肅時命杖策將遠尋思玄賦曰晨風懷苦心

駕而亟行時君之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策馬過也廣雅曰將欲也

野雀林日歸功未建時往歲載陰日而逸切言日以屢

語曰以義建功神農本草曰秋冬為陰崇雲臨岸駭鳴條隨風吟爾雅曰

廣雅曰駭起也桓子新論雍靜言幽谷底長嘯高山岑

門周曰秋風鳴條則傷心矣急絃無懦響

毛詩曰靜言思之又曰出自幽谷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

亮節難為音侯璞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調改曲賈逵

貞信之節言必人生誠未易曷云開此衿言人生既多

懔慨故曰難也眷我耿介懷俯仰愧古

宣贈蔡子篤詩曰人生實難君子行五言古君子行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

今夫蘊耿介之懷者必高蹈風塵之表今乃

天道夷且簡人道嶮而難莊子曰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

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又曰簡略也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尚書

曰休徵咎徵杜預左氏傳注曰乘登也廣雅曰躡履也去疾苦不遠疑似實生患

左氏傳伍員曰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賈逵國語注曰疾惡也呂氏春秋曰使人迷惑者物之相似者也

人主之所患患石似玉者近火固且熱履冰豈惡寒言

疑似之道不可不察也慎所習也論衡曰夫近水則寒近火則溫遠之纔微何

則氣之所加遠近有差也火位在南水位在北北邊則

寒南極則熱毛掇蜂滅天道拾塵惑孔顏說苑曰王國

詩曰如履薄冰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愛後母欲其子為太子言王曰

伯奇愛妾王上臺視之後母取蜂除其毒而置衣領之

中往過伯奇奇往視袖中殺蜂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

者就袖中有死蜂使者白王王見蜂追之已自投河中

呂氏春秋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藜羹不糝七日不嘗

粒書寢顏回索米得而來麤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攪

其甑中而飯之少選間食熟謁孔子而進食孔子起曰

今者夢見先君食絮故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食煤

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飯之孔子笑曰所信者目矣目

猶不可信所恃者心矣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之知人

固不易夫子所以知人難也高誘也逐臣尚何有弃友

曰食煤煙塵也焉足歎傳曰屈原放逐在沅湘之間毛詩谷風序曰天下俗

薄朋友道絕焉鄭玄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

曰道絕者弃恩舊也福鍾恒有兆禍集非無端言禍福

皆有漸也枚叔上書曰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傳子銘也天

曰福生有兆禍來有端小雅曰鍾聚也言無端緒也損未易辭人益猶可懼

非言禍福之有端兆故天損之至之來非已所求故受之可為懼也

莊子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者唯安

之故易也所在皆安不以損為損斯待天而不受其損

也無受人益難者物之儻來不可禁禦至人則立同天

下故天下樂推而不戢相與社而稷之斯無受人益之

所以為難矣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彼以榮辱同途故

安之甚易此以吉凶
朗鑒豈遠假取之在傾冠荀悅申
異轍故辭之實難
弁垢顏不鑒於明鏡矣抱朴子曰明鏡
舉則傾冠見矣以其遞相祖述故引之
近情苦自信君
子防未然言小人近情苦自信而遇禍君子遠慮防未
防於未然子曰慮能

從軍行五言

苦哉遠征人飄飄窮四遐南陟五嶺巔北戍長城阿漢書
曰秦北為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史記曰
始皇以謫遣戍謫罰獄吏不直者築長城也
底崇山鬱嵯峨列子曰夏革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
奮臂攀喬木振迹涉流沙史記曰武臣曰陳王奮臂
喬木尚書曰導隆暑固已慘涼風嚴且苛
弱水入于流沙賈誼旱雲賦

無聊說文曰慘毒也宋均
春秋緯注曰苛者切也
夏條集鮮藻寒冰結衝波文
曰夏條可結毛詩
胡馬如雲屯越旗亦星羅鄒陽書曰
闕於邯鄲杜篤論都賦曰斬白蛇屯黑雲廣雅曰屯聚
也國語越王曰吳為不道敢問諸大夫戰奚以而可大
夫種曰審物則可以戰韋昭曰物旌旗物
色徽幟之屬也羽獵賦曰渙若天星之羅飛鋒無絕影
鳴鏑自相和張衡翼體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漢書
朝食不免胄夕息常負戈戰國策曰衛行人燭過免胄
負戟而長歎孔安國
論語注曰戈戟也
苦哉遠征人拊心悲如何列子曰
撫心
高蹈

豫章行五言古豫章行曰白楊

汎舟清川渚遙望高山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列子
伯牙遊於泰山之陰

陸殊途軌懿親將遠尋

廣雅曰軌道也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

封建親戚以蕃屏

三荆歡同株四鳥悲異林

古上留田行曰出是上獨西門

三荆同根生一荆斷絕不長兄弟有兩三人小弟塊摧獨

貧家語曰孔子在衛時旦晨興顏回侍側聞哭者之聲

甚哀子曰回汝知此哭何者子曰回以此哭之聲非但為

死者而已矣又為生離別者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

完山之鳥生四子焉羽翼既成將分乎四海其母悲鳴

而送之哀聲有似於此為其往而不返回竊以音類知

之孔子使問哭者果曰夫死家貧賣子樂會良自古悼

葬之與之長決子曰回善於識音矣

別豈獨今鄭玄毛詩箋曰悼傷也古詩曰今日良宴寄

世將幾何日具無停陰間寄也寄者固歸也左氏傳曰

人壽幾何周易曰日具之離前路既已多後塗隨年侵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促促薄暮景疊

前路後塗喻壽命也言前路已多而罕至後塗隨年侵而又盡言無幾何也

疊鮮克禁景之薄暮喻人之老也流行不息鮮能止

而過曷為復以茲曾是懷苦心言何為復以此暮景不

苦之心乎毛詩曰曾是在位苦心見上文遠節嬰物淺近情能不深說文曰

行矣保嘉福景絕繼以音景影也言形影若絕當繼之以惠音

苦寒行五言或曰北上行

北遊幽朔城涼野多嶮難尚書曰宅朔方曰幽都毛

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入穹谷底仰陟高山盤韓詩曰在彼穹谷王弼周

易注曰盤山石之安也凝冰

結重澗積雪被長巖爾雅曰巖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巖陰雲興

巖側悲風鳴樹端不覩白日景但聞寒鳥喧猛虎憑林

嘯玄猿臨岸嘆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小

雅曰憑依也上林賦曰玄猿素雌

宿喬木下慘愴恒鮮歡渴飲堅冰漿飢待零露餐周詩曰履霜堅冰至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曹子建雜詩曰零露團兮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

詩曰零露團兮離思固已久寤寐莫與言獨寐寤言劇哉行役人慊慊恒苦寒說文曰劇甚也鄭玄禮記注曰慊恨

不滿足之貌也

飲馬長城窟行五言

驅馬陟陰山山高馬不前漢書侯應上書曰臣聞北邊塞有陰山往問陰

山候勁虜在燕然解嘲曰西北一候范曄後漢書曰實憲征北單于登燕然山戎車

無停軌旌旆屢徂遷鄭玄考工記注曰軌轍跡也仰憑積雪巖俯

涉堅冰川冬來秋未反去家邈以縣魏遠獫狁亮未夷

征人豈徒旋獫狁匈奴也毛詩曰赫赫南末德爭先鳴

仲獫狁于夷毛萇曰夷平也

凶器無兩全吳越春秋范蠡曰夫人君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國之末也莊子曰三軍五

謂齊侯曰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師克薄賞行軍沒微軀

捐李陵書曰薄將遵甘陳迹收功單于旃漢書曰甘延壽字君況北

地人也為郎中諫大夫使西域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

郵支單于封義成侯又曰陳湯字子公山陽人也為西

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同斬單于首賜爵關內侯班固漢書述曰博望仗節收功大夏旃旌旗也振旅

勞歸士受爵杜毅梁傳曰入曰振旅毛詩序曰杖

漢書陳湯上疏曰斬郅支單于首及名王以下宜懸

頭豪街蠻夷邸間晉灼曰黃圖在長安城門內邸

謂傳舍也

門有車馬客行五言

門有車馬客駕言發故鄉毛詩曰駕言出遊念君久不歸濡

迹涉江湘

毛萇詩傳曰濡漬也

投袂赴門塗攬衣不及裳

左氏傳曰楚子

溫涼

列子曰撫膺而無恨楚辭曰長太息以掩涕

借問

邦族間惻愴論存亡

尸毛詩曰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親友

多零落舊齒皆彫喪

曹子建箋引曰親友從我遊

落殆盡黃石公記曰

王聘舊齒萬事乃理

市朝互遷易城闕或丘荒

古出夏

市朝人易千歲墓平

墳壠日月多松栢鬱芒芒

仲長

言曰古之墓松柏

天道信崇替人生安得長

國語藍尹

獨居思前世之崇

慷慨惟平生俛仰獨悲傷

說文曰慷慨壯士不

得志於心莊子

曰俛仰之間

君子有所思行

五言

命駕登北山延佇望城郭

孔叢子孔子歌曰巾車命塵

里一何盛街巷紛漠漠

鄭德漢書注曰塵

甲第崇高闥

洞房結阿閣

漢書音義曰有甲乙次第故曰甲第楚辭

軒轅鳳皇巢阿閣鄭玄周

曲池何湛湛清川帶華薄

楚辭曰高堂邃

日坐堂伏

邃宇列綺牕蘭室接羅幕

楚辭曰高堂邃

桂為梁楚辭曰翫阿拂壁羅幃張

淑貌色斯升哀音承

顏作

顏衰貌而作也論語曰色斯舉矣

人生誠行邁容

華隨年落

楚辭曰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

善哉膏粱士

營生與且博

國語藥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

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止也韋宴安消靈根酖

毒不可恪昭漢書注曰生業也廣雅曰奧藏也宴安酖經曰玉池清水灌靈根靈根堅固老不衰老然靈根謂身也左氏傳曰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爾雅曰恪敬也

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公說文曰肉食者已慮之矣對曰忽使肉食失計於廟堂藿食寧得不肝腦塗地也

齊謳行五言漢書禮樂志

營丘負海曲沃野爽且平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鄭玄地僻遠負海地大人衆鄭玄禮記曰營丘晁錯新書曰齊書曰沃野千里左氏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請更諸爽塏洪川控河濟崇山入高冥戰國策蘇秦曰齊有之地獨濟濁河傳毅洛都賦曰弋高冥之東被姑尤側南界

聊攝城左氏傳晏子曰聊攝以東姑尤以西其爲人也郡東南入海也聊攝齊西界也平原聊縣東北有攝城然西南不同者其地既非正方故各舉一隅言之也

海物錯萬類陸產尚千名尚書曰海岱惟青州禹貢海陸產也其醢水物也南都賦曰百品千名加豆孟諸吞楚

夢百二倖秦京子虛賦曰齊浮渤海游孟諸吞若雲夢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秦持戟百萬秦得百二

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十中之二焉秦得百二焉又曰設有所謂東西秦也李斐云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然李斐之意以百惟師恢東表

桓后定周傾毛詩曰惟師尚父時維鷹揚左氏傳曰季公乎又曰公及齊侯桓公會于首止謀寧周也公天道有迭

魯僖公也齊侯桓公也也孟諸吞楚

代人道無久盈

符孫卿子曰日月遞照四時代御王 郇哉

牛山歎未及至人情

論語曰景公問曰廉頗翟公再盈再虛

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獨笑公

勇也見不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莊子曰不離於真謂 爽鳩苟已徂吾子安得停

長安有狹邪行

伊洛有歧路歧路交朱輪

爾雅曰二達謂之歧旁郭璞曰岐道旁出也楊惲書曰乘

朱輪者十人曹植妾薄輕蓋承華景騰步躡飛塵 鳴玉豈樸儒憑軾皆俊民

華曜也 康烈心厲勁秋麗服鮮芳春

客豪彥多舊親

家語曰孔子之鄉鄰程子於塗傾蓋而語雞旦明與鳴 守一不足矜歧路良可遵

通也 矩步蘇子曰行務應規步

慮投矩廣雅曰曠遠也 投足緒已爾四時不必循

行矩步既無所及故投足前緒且當止矣猶如四時異節不必相循解嘲曰欲行者擬足而投迹爾雅曰緒事也孫卿子曰日月將遂殊塗軌要子同歸津周易曰天遞照四時代御

長歌行 五言

逝矣經天日悲哉帶地川范晔後漢書曰上黨太守田邑與馮衍書曰日月經天河海帶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言日無停景川不旋波以喻時難得而易失也說文曰晷景也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年往迅勁矢時來亮急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釋名曰矢指也其有所指迅疾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急絃已見上遠期鮮克及盈數固希全管子曰任之重者莫如身卜偃曰萬盈數也然此之盈盈數謂百年也列子楊朱曰人得百年之壽千中無一疾病哀苦居其半矣毛詩曰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鄭玄曰汝有萬年之壽矣又助汝大福也容華夙夜零體澤坐自捐無故自捐茲物苟難停吾壽安得延爾雅曰俛仰逝將過倏忽幾何間俛仰已見上文毛詩曰逝將去倛慨亦焉訴天道良自然但恨功名薄竹帛無所宣四子講德論曰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墨子曰以其所行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迨及歲未暮長歌承我閑毛萇詩傳曰迨及也韓詩曰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楚辭曰願乘閑而自寧

悲哉行 五言歌錄曰悲哉行魏明帝造

遊客芳春林春芳傷客念和風飛清響鮮雲垂薄陰
蕙草饒淑氣時鳥多好音毛詩曰曉曉黃鳥載好其音翩翩鳴鳩羽

啾啾倉庚吟禮記曰季春之月鳴鳩拂幽蘭盈通谷長

秀被高岑幽蘭生平通谷而長秀被乎高岑言有託也

行漢武秋風辭曰女蘿亦有託蔓葛亦有尋

有尋託而已獨無所以增思也毛詩曰葛與女蘿施于

松栢毛萇曰女蘿松蘿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荒之鄭

蔓之尋猶緣也傷哉遊客士憂思一何深言已客遊不

思逾目感隨氣草耳悲詠時禽寤寐多遠念緬然若

飛沈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願託歸風響寄言遺所欽

李陵答蘇武書曰時因北風復惠德音嵇康贈秀才詩曰思我所欽

楚妃且勿歎齊娥且莫謳楚妃樊姬齊娥齊后也歌錄

吳趨行五言崔豹古今注曰吳趨曲吳人以謠其地也

歎莫知其所由楚之賢妃如能立德著勲垂名於後唯樊

姬焉故今歎詠之聲永世不絕孟子淳于髡曰昔綿駒

間美貌謂之娥說文曰謳齊歌也四坐並清聽聽我

歌吳趨吳趨自有始請從昌門起吳越春秋曰大城立

楚門也昌門何峨峨飛閣跨通波吳地記曰昌門者

名爲闔閭門高樓閣道西都賦重櫨承游極回軒啓曲

曰脩除飛閣又曰與海通波重櫨承游極回軒啓曲

阿言長牕開於屋之曲阿也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鄭

玄周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也藹藹慶雲被泠泠祥風過史記曰若煙

謂慶雲風賦曰清泠泠山澤多藏育土風清且嘉左

操曰晉侯曰鍾儀樂泰伯導仁風仲雍揚其波史記曰

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有聖

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

荆蠻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
之奔荆蠻自號句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典引曰仁
風翔於海表楚辭曰穆穆延陵子灼灼光諸華毛萇詩
汨其泥而揚其波
穆美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其出聘也通嗣君也
廣雅曰灼灼明也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
比于王迹蹟陽九帝功興四遐孟子曰王者之跡息而
諸華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
之會者也東都賦曰軒轅氏之所謂陽九之厄百六
富春矯手頓世羅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吳富春人也薨
也世羅猶皇綱也言大皇生
自富春矯手而整天綱也
范歷序曰彼己之子邦之彥兮春秋命
邑最為多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八族未足侈四姓
實名家張勃吳錄曰八族陳桓呂竇公孫司馬徐傅也
四姓朱張顧陸也漢書劉歆曰徙齊諸田豪桀

名文德熙淳懿武功侔山河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
謂盛多也謝丞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才學優裕漢
書曰漢興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若礪國以永
存爰及禮讓何濟濟流化自滂沱毛萇詩傳曰濟濟多
苗裔
三以天下讓毛詩曰淑美難窮紀商摧為此歌公羊
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萬曰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何休曰淑美也美好也賈逵
國語注曰紀猶錄也廣雅曰商度也許慎淮南子注曰
商摧其粗略也言
商度其粗略也

短歌行 四言

置酒高堂悲歌臨觴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王人壽
幾何逝如朝霜左氏傳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時無重
至華不再陽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
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
蘋以春暉蘭以秋

芳禮記曰季春萍始生鄭玄曰萍華來日苦短去日苦

長曹植苦短篇曰苦樂有餘魏今我不樂蟋蟀在房詩

日蟋蟀在堂歲聿其暮樂以會興悲以別章豈曰無感

憂為子忘我酒既旨我有既臧毛詩曰爾酒既短歌有

詠長夜無荒史記曰紂為長夜之

日出東南隅行五言或曰羅敷豔歌

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也秦氏
邯鄲人有女名羅敷嫁為邑人千乘王仁為
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
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巧
彈箏乃作陌上
之歌以自明焉

扶桑升朝暉照此高臺端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
木者扶桑也十日所浴新語

曰高臺百仞臺
端猶室端也高臺多妖麗濬房出清顏呂氏春秋

高謂侍者曰我奚若侍者曰公妖且麗王逸
楚辭注曰妖好也琴道雍門周曰廣廈深房淑貌曜皎

日惠心清且閑韓詩曰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

易曰有孚惠心
廣雅曰閑正也美目揚玉澤蛾眉象翠翰毛詩曰美

辭曰蛾眉曼睂目騰光王逸曰曼澤也睂視貌也言美
女之貌娥眉王貌曼好目曼澤睂音錄登徒子好色賦

曰眉如翠羽鄭玄尚
書大傳注曰翰毛也鮮膚一何潤秀色若可餐張衡七

性窈窕秀
色美豔窈窕多容儀婉媚巧笑言毛詩曰窈窕淑女

暮春春服成粲粲綺與紈論語曾點曰暮春者春服
既成毛詩曰粲粲衣服

金雀垂藻翹瓊珮結瑤璫釋名曰爵釵頭及上施
爵也楚辭曰砥室翠翹王

逸注曰翹羽名也毛詩曰珮玉瓊
琚杜預左氏傳注曰璫璫美玉也方駕揚清塵濯足

洛水瀾

西京賦曰方駕授綬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司馬相如諫獵書曰狂屬車之清塵楊雄太玄賦

日踞弱水

藹藹風雲會佳人何繁

風雲言多也過秦論曰天下雲會響

應

南崖充羅幕北渚盈軒軒

蒼頡篇曰清川含藻景

高崖被華丹

藻景華

馥馥芳袖揮泠泠纖指彈

蘇武詩

我蘭芳又曰誰為遊

悲歌吐清響雅舞播幽蘭

見上文

韓詩曰舞則莫芳薛君曰言其舞則應雅樂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播揚也宋玉風賦曰臣援琴而鼓之為幽蘭

白雪丹脣含九秋妍迹陵七盤

洛神賦曰丹脣外朗廣雅曰陵乘也南都賦曰

結九秋之增傷怨西荆之折盤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展躡

赴曲迅驚鴻蹈節如集

鸞集綺態隨顏變沈姿無乏源乏或俯仰紛阿那顧步

咸可懽

張衡七辯曰蟪蛄之領阿那宜顧蒼頡篇曰顧視也王逸楚辭注曰步徐行也遺芳結

飛颺浮景映清湍

爾雅曰扶搖謂之颺說文曰湍水疾也

冶容不足詠春

遊良可歎

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淫

前緩聲歌

五言

遊仙聚靈族高會曾城阿

淮南子曰掘崑崙墟以下地中有層城九重其高萬一千

里一十四步二尺六寸

長風萬里舉慶雲鬱嵯峨

慶雲已見上文

興洛浦王韓起太華

楚辭曰迎宓妃於伊洛魏文帝詩曰王韓獨何人翱翔隨天塗神

傳曰衛叔卿歸華山漢武帝令叔卿子度求之見其父與數人博度曰向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王

子晉薛容也又曰劉根初學道到華陰見一人乘白鹿從十餘玉女根頓首乞一言神人乃住曰爾聞有韓眾

不答曰實聞有之神曰即北徵瑤臺女南要湘川娥爾我是也尚書曰至于太華

日徵召也楚辭曰望瑶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西
京賦曰懷湘娥王逸楚辭注曰堯二女娥皇女英墮湘
水之中為蕭蕭宵駕動翩翩翠蓋羅毛詩曰蕭蕭飛
相夫人也蕭蕭宵駕動翩翩翠蓋羅毛詩曰蕭蕭飛
龍篇曰芝蓋翩翩甘泉羽旗棲瓊變鳥玉衡吐鳴和琴道
賦曰咸翠蓋而鸞旗羽旗棲瓊變鳥玉衡吐鳴和琴道
周曰水嬉則建羽旗瓊鸞以瓊為鸞以施於旗上鸞鳥
故曰棲也鸞旗已見上注楚辭曰鳴玉鸞之秋秋又曰
枉玉衡於炎火王逸曰衡車衡也鄭玄周禮注曰鑾太
和皆以金為鈴也應劭漢書注曰鑾在軾和在衡注曰
容揮高絃洪崖發清歌思玄賦曰太容黃帝樂師廣雅曰揮動也
曲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詩
薛綜曰三皇時伎人也獻酬既已周輕舉乘紫霞詩
曰獻酬交錯漢書谷永揔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楚辭
曰遙與輕舉登霞倒景揔轡扶桑枝濯足湯谷波楚辭
余馬乎咸池揔余轡乎扶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南
桑又曰朝濯髮於湯谷清輝溢天門垂慶惠皇家南
子曰馮夷大禹之御也乘雲車排闥闔淪天門高誘曰
天門上帝所居紫宮門也蔡雍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

居萬方徂
而星集

塘上行五言歌錄曰塘上行古辭或云甄皇后
造或云魏文帝或云武帝歌曰蒲生我

池中葉何
一離離

江離生幽渚微芳不足宣張揖漢書注曰江離香
草也郭璞曰似水薺也被蒙
風雲會移居華池邊周易曰龜黿遊乎華池發藻玉臺
下垂影滄浪泉西京賦曰西有玉臺連以昆德孟
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沾潤
既已渥結根與且堅毛詩曰既沾既渥毛萇曰渥厚也
古詩曰冉冉孤生竹結根太山阿
奧猶深也四節逝不處華繁難久鮮淑氣與時殞餘芳隨風
捐天道有遷易人理無常全司馬遷悲士不遇賦曰男
天道悠昧人理促兮男
權智傾愚女愛衰避妍莊子曰喜怒相疑愚智相欺仲
長子昌言曰彊者勝弱智者欺

文二十八

十五

愚不惜微軀退但懼蒼蠅前毛詩曰營營青蠅止于丘樊鄭玄曰蠅之為蟲汚白使黑汚黑使白喻願君廣末光照妾薄暮年封禪書使黑汚黑使白喻日之末光暮年喻老也

樂府一首

會吟行五言

謝靈運

六引緩清唱三調佇繁音

沈約宋書曰控揜宮引第一商引第二徵引第三羽引第一

四古有六引其宮引本第二角引本第四也並無歌有三瑟調第四楚調第五側調然今三調蓋列筵皆靜寂清平側也爾雅曰佇立也郭璞曰稽久也列筵皆靜寂

咸共聆會吟

廣雅曰聆聽也

會吟自有初請從文命敷

尚書曰若稽古

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敷績壺異始刊木名曰文命孔安國尚書傳曰敷陳也敷績壺異始刊木至江汜尚書曰禹敷土隨山刊木孔安國曰敷布也又

詩曰江有汜

列宿炳天文負海橫地理

前漢書地理志曰吳地斗分野論衡曰天晏列

宿炳負海已見上文宋衷易緯注

曰天文者謂三光地理謂五土也

連峯競千仞背流

各百里

上林賦曰蕩乎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

漉池既粳稻輕雲曖松杞

毛詩曰漉池北流浸彼稻田毛萇曰

漉流貌也王逸楚辭曰暖闇昧貌也

兩京愧佳麗三都

豈能似

詩曰佳麗西二京也曹子建贈丁儀

層臺指中天

高墉積崇雉

楚辭曰層臺累榭臨高山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天之臺周易曰公用射

隼于高墉之上爾雅曰崇重也王肅

飛燕躍廣途鷁

首戲清沚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首有良馬九匹一名

渚也

肆呈窈窕容路曜便娟子

周禮曰立市為其肆鄭玄

淑女枚乘兔園賦曰若採桑之女連袖方路磨隨長髻便娟數顧阮籍詠懷詩曰路端便娟子常恐日月傾王

逸楚辭注曰自來彌年代賢達不可紀爾雅曰句踐善

便始好貌也史記曰吳伐越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

廢興越叟識行止踐平吳周元王賜句踐胙命越叟蓋

越公也越絕書曰子胥戰於雋李闔問傷馬軍敗而還

動靜不失其師事越公錄其術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

而歎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

欲用之於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

夷子漢書曰梅福字子真九江人也少學長安至元始

中王莽顯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為仙其

後人見福於會稽者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傳曰

變姓名為吳市門卒東方就旅逸梁鴻去桑梓傳曰

東方朔者楚人也久在吳中為書師武帝時上書拜為

郎至宣帝初棄郎去以避亂政置冠幘官舍風飄之去

後見會稽賣藥旅逸謂為客而放逸也杜預左氏傳注

曰旅客也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

關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廬下為人賃舂伯通異之

乃舍之家鴻著書十餘篇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

牽綴書士風辭殫意未已

左氏傳晉侯曰鍾儀

樂府八首

東武吟

五言左思齊都賦注曰

絃歌謳吟

鮑明遠

主人且勿誼賤子歌一言

漢書曰王邑請召

僕本寒鄉

士出身蒙漢恩始隨張校尉占募到河源

漢書曰張騫

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不乏占謂

自隱度而應募為占募也吳志曰中郎將周祗乞於鄱

陽占募班固漢書曰自張騫後逐李輕車追虜窮塞

使大夏之後窮河源也

垣漢書曰李廣從弟蔡為郎事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

追虜出塞而還蔡邕上疏曰秦築長

安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

密塗亘萬里寧歲

猶七奔

孔安國尚書傳曰密近也方言曰亘竟也國語

曰姜氏告於公子曰自子之行晉無寧歲左氏

傳曰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乃通吳於晉吳始伐楚
子重奔命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

肌力盡鞍甲心思歷涼溫孟子曰既竭心思將軍既下

世部曲亦罕存列女傳曰柳下惠妻曰愷悌君子永能厲芳吁嗟惜哉乃下世芳司馬彪續漢

書曰大將軍營五部校尉一人時事一朝異孤績誰復論

荅客難曰少壯辭家去窮老還入門古長歌行曰少壯不努力漢書婁護

託身於我晉鍾繇葵藿倚杖牧雞犬說文曰鍾鏗切昔

如韝上鷹今似檻中猿東觀漢記桓虞謂趙勒曰善吏如良鷹矣下韝即中淮南子曰

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徒結千載恨空負百年怨言

在已若棄席思君幄疲馬戀君軒願垂晉主惠不愧

田子魂言已窮老而還同夫棄席疲馬願垂晉主之惠

也晉主言惠田子言愧互文也然田子久謝故謂之魂
韓子曰文公至河令曰籩豆捐之席蓐捐之手足胼胝
面目犁黑者後之咎犯聞之而夜哭公曰寡人出士二
十年乃今得反國咎犯聞之不喜而哭意者不欲寡人
反國邪咎犯對曰籩豆所以食也而君捐之席蓐所以卧
也而君棄之手足胼胝面目犁黑有勞功者也而君後
之今臣與在後中不勝其哀故哭之文公乃止韓詩外
傳曰昔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
曰此何馬也御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用故出放之田
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東皐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韓詩曰縞衣綦巾聊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

出自薊北門行五言漢書曰薊故燕國也

羽檄起邊亭烽火入咸陽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

火風俗通曰文帝時匈奴犯塞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

徵騎屯廣武分兵救朔方臣瓚漢書注曰律說勒兵而住曰屯班固漢書贊曰聚

天下兵軍於廣武又曰太原郡有廣武縣又酈食其曰

楚人聞則分兵救之嚴秋筋竿勁虜陣精且強漢書曰匈奴秋又有朔方郡武帝開
馬肥大會蹄林周禮曰弓人為弓筋也天子按劍怒使者所以為深也竿箭幹也並公旱切
者遙相望說苑曰秦帝按劍而望於道鴈行緣石逕魚貫度飛梁為鴈行上石山先登周易曰貫魚以宮人寵無
不利王弼曰駢頭相次似貫魚也甘泉賦曰貫倒景而歷飛梁簫鼓流漢思旌甲被胡
霜疾風衝塞起沙礫自飄揚易通卦驗曰大風揚沙春
馬毛縮如蝟角弓不可張西京雜記曰元封二年大雪
縮如蝟韋曜集曰秋風揚沙塵寒露露衣裳角弓持急絃鳴鳥化為鷹時危見臣節世亂
識忠良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焉投軀報明主身死為國殤國殤為國
戰亡也楚辭祠國殤曰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結客少年場行

曹植結客篇曰怨洛北芒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嘗為部吏所侵結客報之也

驄馬金絡頭錦帶佩吳鉤

古日出東南行曰黃金絡馬頭觀者滿道傍禮記曰居士

錦帶吳都賦曰吳鉤越棘也

失意杯酒間白刃起相讎

桓範世要論曰觴酌遲速

使用失意淮南子曰今有美酒嘉肴以相賓

至負劍遠行遊漢書曰祖會追兵至燕丹太子聽秦

王姬人鼓琴琴聲曰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廣雅曰鹿盧之劍可負而拔

升高臨四關表裏望皇州

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四關東為城阜南伊闕北孟津西

函谷表裏猶內外也左氏傳子犯曰表裏山河九塗平若水雙闕似雲浮周禮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古詩曰雙闕百餘

尺史記曰三神山黃金白銀為宮闕
望之如雲崔駰達旨曰冠蓋雲浮
扶宮羅將相夾道
列王侯漢書曰宣帝登長平坂日中市朝滿車馬若川
流周易曰日中為市致天下之人聚天下之擊鍾陳鼎
食方駕自相求左氏傳曰宋左師每食擊鍾聞鍾聲公曰
萬鍾列鼎而食方駕已見今我獨何為埴堞懷百憂康
幽憤詩曰予獨何為楚辭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曰
惟鬱鬱之憂獨芳志坎壈而不違王逸曰坎壈不遇貌
也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

東門行歌錄曰日出東門行古辭也

傷禽惡弦驚倦客惡離聲戰國策魏加對春申君曰
可乎春申君曰臣能虛發而下鳥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

更羸曰可有鴻鴈從東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
曰射之精可至此乎更羸曰此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
之對曰其飛徐者其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
息而驚心未忘聞弦音引而高飛故創怯今臨武君常
拒秦之將也離聲斷客情賓御皆涕零涕零心斷絕
將去復還訣訣與一息不相知何況異鄉別說文曰遙
遙征駕遠杳杳落日晚左氏傳童謡曰鸛鵲之巢遠哉
居人掩閨卧行子夜中飯野風吹秋木行子心腸斷食
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淮南子曰百梅足以為百人酸
寒風也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禮記曰絲竹樂之器
商氏五年之後夫子長歌欲自慰彌起長恨端鄭玄禮
也彌益

苦熱行曹植苦熱行曰行遊到日南經歷

赤阪橫西阻火山赫南威漢書西域傳杜欽曰又歷大

阪今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東方朔神異經曰南荒外

有火山焉長四十里廣四五里其中皆生木晝夜火燃

雖暴風雨身熱頭且痛鳥墮魂來歸官屬曰吾在浪泊

火不滅 湯泉發雲

仰視鳥鵲跼跼墮水中楚辭曰魂兮來歸南

方不可以止離題黑齒得人祀其骨為醢

潭焦煙起石圻王歆之始興記曰雲水源泉涌溜如沸

熱氣也南越志曰興寧縣有熱水山焉其下有焦石

蒸之熱恒數四丈楚辭曰觸石礪而衡遊埤蒼曰礪曲

岸礪與 日月有恒昏雨露未嘗晞魏都賦曰窮岫滌

感時賦曰惟淫雨之求降曠三旬而未晞毛詩曰白露

未晞毛詩曰晞乾也東觀漢記馬援曰吾在浪泊之時

下潦丹蛇踰百尺玄蜂盈十圍

之夫九疑五萬里楚辭

日赤嘆若象玄峰若壺

百尺十圍言其長大也

含沙射流影吹蠱痛行暉千寶

記曰有物處于江水其名曰蜮一曰短狐能含沙射人

所中者頭痛發熱劇者至死毛詩義疏曰蜮短狐一名

射影吹蠱即飛蠱也顧野王輿地志曰江南數郡有畜

蠱者主人行之以殺人行食飲中人不覺也其家絕滅

斃行暉行旅之光暉也 鄣氣晝重醴茵露夜沾衣吳志

華覈表曰蒼梧南海歲有藹風鄣氣宋永初山川記曰

寧州鄣氣茵露四時不絕茵草名有毒其上露觸之肉

即潰爛 飢援莫下食晨禽不敢飛銅澗泉源沸涌謂之

毒水飛禽走獸經之者殞晉書勞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曹植七哀詩曰南方有鄣氣晨

鳥不 毒涇尚多死渡瀘寧具腓況今毒癘平諸葛渡瀘

得飛 寧有俱病也左氏傳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濟涇

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諸葛亮表曰五月渡瀘

深入不毛毛詩曰秋日淒淒百卉具

腓毛萋曰腓病也瀘音盧腓音肥

生軀蹈死地昌志

登禍機

列女傳曰楚子發之母謂子發曰使人入於死

日軍事

險危故為死地也莊子曰其發若機括其司是

非之謂也

司馬彪曰言生以是非臧否交接則禍敗之

來若機括

曰禍如發機固戈船榮既薄伏波賞亦微歸漢書曰

漢書述曰

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軍旅

嚴為戈船

將軍出零陵下離水范曄後漢書曰交趾軍旅

子徵側反

拜馬援為伏波將軍擊交趾斬徵側振軍旅

還京師朝

見財輕君尚惜士重安可希燕相齊還遂罷

位次九卿

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

歸舍召門

尉田饒等問曰大夫誰與我赴諸侯乎皆伏

不對宋燕

曰何士易得而難用也田饒對曰君執素錦

繡從風而

獎士曾不得緣衣夫財者君所輕

死者士所

重君不能用所輕欲使士致重乎

白頭吟

為妾文君記曰司馬相如將娉茂陵一止

直如朱絲

繩清如玉壺冰朱絲而疏越桓子新論曰神

壺必求其

以盛干將必求其以斷何慙宿昔意猜恨

坐相仍

漢記段熲曰武連書曰敢不露陳宿昔之意東觀

猜疑也

爾雅曰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朋友道絕

因也猜干

才切仍人情賤恩舊世議逐衰興朋友道絕

鄭玄曰道

絕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李尤載銘曰山

者奔恩舊

也毫髮一為瑕丘山不可勝李尤載銘曰山

芒仲長子

昌言曰事求絲髮之豐孫盛曰劉琨王浚雖

耻起於絲

髮豐敗成於丘海文子曰禍福之至雖丘山

無由識

食苗實碩鼠玷白信蒼蠅食我苗蒼蠅之為鼠無

之矣

汙白使黑鳥鵲遠成美薪芻前見陵韓詩外傳曰田饒

己見上文

察謂哀公曰夫雞頭戴冠文也足有距武也見敵敢闘

勇也有食相呼仁也夜不失時信也雖有五德君猶曰籛

而食之者以其所從來近也夫黃鵠一舉千里出君園

池食君魚鼈啄君稻梁無此五者而貴之以其所從來

遠也故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公曰吾書子之言文子曰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

虛無因循常後而不先譬若積薪燎後者處上也蒼頡

篇曰陵侵也史記曰汲黯謂武帝曰申黜褒女進班去

趙姬昇周王日淪惑漢帝益嗟稱毛詩序曰幽王取申

而黜申后孔安國尚書傳曰淪沒心賞猶難恃貌恭豈

易憑心猶不足恃尚書曰貌曰恭古來共如此非君獨

撫膺列子曰昔人有知不死之道者齊子

放歌行古辭曰放歌行

蓼蟲避葵董習苦不言非楚辭曰蓼蟲不徙乎葵藿王

不徙葵藿食小人自齷齪安知曠士懷漢書酈食其曰

禮也雞鳴洛城裏禁門平旦開史記曰雞鳴一號平明東觀

冠蓋縱橫至車騎四方來素帶曳長飈華纓結

遠埃禮記曰大夫帶素爾雅或為此焱騰日中安能止

鍾鳴猶未歸日中為市已見上文崔元始正論永寧夷

世不可逢賢君信愛才郭象注曰世有夷險左氏傳曰

才明慮自天斷不受外嫌猜禮李尤上林苑銘曰顯宗備

克黃曰君天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猜疑也一言分珪爵片善辭草萊漢書

珪擔人之爵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豈伊白

璧賜將起黃金臺史記曰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

碑討石勒進屯故安縣故燕太子丹金臺上谷郡圖經

延天下之士二說今君有何疾臨路獨遲迴

升天行

家世宅關輔勝帶宦王城

關關中也漢書曰右扶風左

賦曰然後備聞十帝事委曲兩都情

也論衡曰漢家三

百歲十德倦見物興衰驟觀俗屯平

周易曰難也翩翩類迴掌

恍惚似朝榮

迴掌言疾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有天下

榮芳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

春秋合誠圖曰黃帝請

久斃

從師入遠岳結友事仙靈

莊子曰從師不

道乃可成

五圖發金記九籥隱丹經

郭象曰任其

抱朴子曰余聞鄭君言道書之重莫尚於三皇文五岳

真形圖也又曰鄭君唯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仙經九轉

丹金液經皆在崑崙五城之內藏以玉函尚書曰啓籙

見書鄭玄易緯注曰齊魯之間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

籙以藏經而丹有風餐委松宿雲卧恣天行

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不食五穀吸冠霞登綵閣解玉飲椒庭

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

遊仙詩曰振髮戴翠霞解褐禮絳霄陸機雲賦曰似長

城曲婉綵閣相扶椒庭取其芬香也洛神賦曰踐椒塗

之郁

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

吾一舉千萬里吾猶未

之能馬明先生別傳曰先生隨神士還代見安期先生

語神女曰昔與女郎遊于安息憶此未久已二千年矣

鳳臺無還駕蕭管有遺聲

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

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之遂教弄玉作鳳鳴居數

十年吹似鳳聲鳳皇來止其屋為作鳳臺夫婦止其上

不下數年一旦皆隨鳳皇飛去故秦氏作鳳女詞

與爾曹啄腐共吞腥

如涓漢書注曰曹輩也孔

鼓吹曲一首

五言集云奉隋王教作古人朝曲

鑊歌黃帝岐

謝玄暉

伯所作也

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爾雅曰江南曰揚州佳麗已見上文吳錄曰張紘言於孫

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為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金陵有王者氣故斷連崗改名秣陵也曹植贈王粲詩

曰壯哉帝王居逶迤帶淥水迢遞起朱樓王逸楚辭注曰逶迤長貌

佳麗殊百城也吳都賦曰亘以淥水劉逵注曰迢遞遠望懸絕

飛甍夾馳道垂楊蔭御溝吳都賦曰飛甍舛互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道也洛

陽記曰天淵南有石溝御溝水也崔豹古今疑筵翼高蓋

疊鼓送華輶徐引聲謂之凝小雅曰翼送也老子曰駟馬高蓋小擊鼓謂之疊西京賦曰龍輶華

獻納雲臺表功名良可收兩京賦序曰朝夕論思日

宗詔賈逵入講尚書南宮雲臺

解嘲曰蘭先生收功於章臺

挽歌詩一首 五言

繆熙伯

文章志曰繆襲字熙伯魏志曰襲東海人有才學多所敘述官至尚書光祿勳

生時遊國都死没弃中野歸田賦曰遊都邑以承久周

葬之朝發高堂上暮宿黃泉下論衡曰親之生也生之

中野黃泉之下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白日入虞淵懸車息駟

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也造化雖神明安

能復存我淮南子曰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形容

稍歇滅齒髮行當墮自古皆有然誰能離此者穆天子傳

七萃之士曰自古有死生

挽歌詩三首 五言

陸士衡

卜擇考休貞嘉命咸在茲

儀禮曰筮若不從筮擇如初儀又曰卜若不從卜擇如初

儀鄭玄曰擇地而筮之也鄭玄毛詩箋云考稽也鄭衆周禮注曰大貞大卦也廣雅口命名也風駕驚

徒御結轡頓重基毛詩曰星言夙駕又曰徒御不驚龍

幌被廣柳前驅矯輕旗禮記曰飾棺君龍帷三池振容

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然龍荒龍畫龍於荒也在傍曰帷

史記曰周氏置季布於廣柳車中劉熙釋名曰輿棺之

車其蓋曰柳晉灼漢書曰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禮記

曰以死者為不可別也故以其旗識之賀循葬禮曰在

今之旄也古以緇布為之絳繒題姓殯宮何嘈嘈哀

響沸中闈釋名曰於西壁下塗之中闈且勿謹聽我

薤露詩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出田橫門人

露易晞滅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曰

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

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

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龜

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為挽歌也

當有時范曄後漢書曰唐姬詩曰死生各異兮從此乖

行始也其序載而後飾白虎通曰祖者始也始載於庭

轎車辭祖禰故名曰祖載也白虎通與鄭說不同故俱

引舍爵兩楹位啓殯進靈輅儀禮曰遷于祖用輅正柩

請啓期鄭玄曰請啓殯之期也說文曰輅喪車也禮記

孔子曰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鄭玄曰是夢

坐奠於兩楹之間而見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詩

饋食言奠者以為凶也飲餞觴莫舉出宿歸無期詩

日出宿于涕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

飲餞于禰帷衽曠遺影棟宇與子辭鄭玄禮記注曰

國尚書傳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國曰曠空也周親咸奔湊友朋自遠來尚書王曰雖有周

素騏毛詩曰乘其四駱載驟駸駸又曰按轡遵長薄送

子長夜臺詩曰冥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呼子子不

聞泣子子不知歎息重櫬側念我疇昔時杜預左氏

也楚鎮切左氏傳羊斟三秋猶足收萬世安可思

日不見如殉沒身易亡救子非所能臣贊漢書注曰亡

三秋芳含言言哽咽揮涕涕流離劉表與袁譚書曰聞之

而從橫

重阜何崔嵬玄廬窳鼠其間曹植曹嗇誄曰旁薄立四

極穹隆放蒼天爾雅曰東至於泰遠西至於邠國南至

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側聽陰溝漏卧觀天井懸之

薄而向乎上故天裏地

葬者於廣中為天象及江河陰溝江河也天井天象也

魯靈光殿賦曰玄醴騰涌於陰溝史記曰始皇治鄠山

以水銀為江河上具天文天廣霄何寥廓大暮安可晨

官星占曰東井一名天井

張奐遺令曰地底人往有反歲我行無歸年呂氏春秋

冥冥長無曉期昔居四民宅今託

病桓公往問之對曰今臣將有遠行

胡可以問之高誘曰行謂即世也

萬鬼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正民也海水經

枝名曰鬼門昔為七尺軀今成灰與塵淮南子曰吾生

萬鬼所聚吾死也有一棺之土韓子曰死者始而灰金玉素所佩

已而土李尤九曲歌曰肥骨消滅隨塵去

鴻毛今不振漢書郊祀歌曰曳珂錫佩珠玉鄭玄喪服

輕於鴻毛豐肌饗螻蟻妍姿永夷泯司馬相如美人賦曰死有

死弟子欲厚葬之莊子曰吾以天地為棺弟子曰恐鳥

鳶之食夫子也莊子曰在上為鳥鳶食在下為螻蟻食

奪彼與此何其偏也廣雅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楚辭
日夷滅也爾雅曰泯盡也壽堂延螭魅虛無自相賓楚辭
日塞將澹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王逸曰壽宮供神之
處也左氏傳曰王孫滿對楚子曰螭魅魍魎莫能逢之
杜預曰魍魎山神獸形魅怪物也周禮曰五州蠻貊爾何
為鄉使之相賓鄭玄曰賓賓客其賢者也螭螭爾何
怨螭魅我何親拊心痛荼毒永歎莫為陳拊心已見上
之貪亂寧為荼毒又曰假寐未歎

流離親友思惆悵神不泰流離已見上文楚辭素驂佇
輻軒玄馬驚飛蓋哀鳴興殯宮迴遲悲野外殯宮已見上文魂
輿寂無響但見冠與帶周禮曰薦車直東榮鄭玄曰進車
者象生時將行陳駕備物象平生長旌誰為旆禮記曰
今時謂之魂車也明器者備物而不可用悲風微行軌傾雲結流藹爾雅
周禮曰大喪供銘旌

止也或作鼓軌車也結猶積也文字振策指靈丘駕言
集略曰靄雲雨狀也藹與靄古字同振策指靈丘駕言
從此逝秦嘉詩曰振策陟長衢曹植感節賦曰豈吾

挽歌詩一首

陶淵明

荒草何茫茫白楊亦蕭蕭

古詩曰四顧何茫茫東風搖百草又曰白楊何蕭蕭松柏

夾廣路楚辭曰風

嚴霜九月中送我出遠郊

楚辭曰冬

嚴霜爾雅曰

四面無人居高墳正嵯峨

嵯峨高貌也馬為

仰天鳴風為自蕭條

蔡琰詩曰馬為立踟躕漢書息

幽

室一已閉千年不復朝千年不復朝賢達無柰何向來
相送人各已歸其家親戚或餘悲佗人亦已歌死去何
所道託體同山阿

雜歌

歌首

并序荆軻史記曰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

燕太子丹使荆軻刺秦王丹祖送於易水上

崔寔曰民月令曰祖

道神祀以求

高漸離擊筑

鄧展漢書注曰筑音竹應劭曰狀似琴而大頭安絃以竹

擊之故名

荆軻歌宋如意和之曰

風蕭蕭兮易水

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歌一首

并序

漢高祖

高祖還過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

應劭漢書注曰助行酒也

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

注曰酣上擊筑自歌曰

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

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風起雲飛以喻羣兇競逐而天下亂也威

加四海言已靜也夫安不忘危故思猛士以鎮之

扶風歌一首

五言

劉越石

集太扶風歌九首然以兩韻為一首今此合之蓋誤

朝發廣莫門莫宿丹水山

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高都縣莞谷丹

水所出也

左手彎繁弱右手揮龍淵

左氏傳衛子魚曰分魯公以封父之

繁弱杜預曰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也戰國策蘇

秦說韓曰韓之劍戟龍淵太阿皆陸斷馬牛水擊鴻鴈

顧瞻望宮闕俯仰御飛軒

鄭玄毛詩箋曰迴首曰顧據鞍長歎息

淚下如流泉繫馬長松下發鞍高岳頭烈烈悲風

起泠泠澗水流揮手長相謝哽咽不能言

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

曰謝哽咽已見上文浮雲為我結歸鳥為我旋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秋風為我吟
浮雲為我去家日已遠安知存與亡古詩曰相去日已遠
我陰知存與亡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宮絕曠身
藏麋鹿遊我前後猴戲我側資糧既乏盡盡蔽蔽安可
食史記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攬轡命徒侶吟嘯絕巖中楚辭
陵書曰吟嘯成羣君子道微矣夫子故有窮周易曰
消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矣論語曰夫子在陳絕糧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
曰君子固窮小惟昔李騫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獲罪人窮斯濫矣
漢武不見明李陵降匈奴已見恨賦周易曰歸妹愆期
我欲競此曲此曲悲且長宋子侯歌曰吾欲競此曲此曲愁人腸棄置勿

重陳重陳令心傷魏文帝雜詩曰棄置勿復陳

中山王孺子妾歌一首五言 陸韓卿

漢書曰詔賜中山靖王曾及孺子妾并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如淳曰孺子幼少稱也孺子也

如姬寢卧内班婕坐同車史記侯嬴謂魏公子毋忌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魏王

卧内而如姬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漢書洪波陪飲帳

林光宴秦餘韓詩外傳曰趙簡子與諸大夫飲於洪波

秦餘然秦餘漢帝所幸洪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爾雅

波非魏王所遊疑陸誤也子瑕矯後駕安陵泣前魚韓子曰昔

曰別名芙蓉也郭璞有寵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明彌子母病人

聞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於門君聞賢之曰孝

文二十八
哉為母之故犯明罪明古刑字也說文曰矯擅也戰國策曰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龍陽君釣得十餘魚而棄之泣下王曰有所不安乎對曰無王曰然則何為涕出對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欲棄前之所得也今以臣凶惡而得拂枕席今爵至人君走人於庭避人於塗四海之內其美人甚多矣聞臣之得幸於王畢褰裳而趨王臣亦同曩者所得魚也亦將棄矣得無涕出乎王乃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然泣魚是龍陽非安陵疑陸賤妾終已矣君子定焉如曰已矣絕望之辭也誤也思玄賦曰穆天道其焉如

文選卷第二十八

文選卷第二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城

彭澤

文林郎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詩上

古詩十九首

李少卿詩三首

蘇子卿詩四首

張平子四愁詩四首

王仲宣雜詩一首

劉公幹雜詩一首

魏文帝雜詩二首

曹子建朔風詩一首

雜詩六首

情詩一首

嵇叔夜雜詩一首

傅休奔雜詩一首

張茂先雜詩一首

情詩二首

陸士衡園葵詩一首

曹顏遠思友人詩一首

感舊詩一首

何敬祖雜詩一首

王正長雜詩一首

棗道彥雜詩一首

左太冲雜詩一首

張季鷹雜詩一首

張景陽雜詩十首

古詩一十九首

五言並云古詩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詩云

驅馬上東門又云遊戲宛與洛此則辭兼東都非盡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編在李陵之上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楚辭曰悲莫莫相去萬餘里各

在天一涯

廣雅曰涯方也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

毛詩曰邈

阻且長薛綜西京賦注曰安焉也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韓詩外傳曰詩曰代

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

古樂府歌曰離

帶日趨緩衣

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

浮雲之蔽白日以喻邪佞之毀

忠良故遊子之行不顧反也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陸賈新語曰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郭日月古楊柳

與此同也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思君令人老歲月忽

已晚棄捐勿復道努力加餐飯

青青河畔草鬱鬱園中柳

鬱鬱茂盛也

盈盈樓上女皎皎當

牖

草生河畔柳茂園中以喻美人當牖牖也廣雅曰羸容也盈與羸同古字通

娥娥紅粉

粧纖纖出素手

方言曰秦晉之間美貌謂之娥韓詩曰纖纖女手可以縫裳薛君曰纖纖女手

之貌毛萇曰摻
摻猶纖纖也
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史記曰趙王遷母倡也說文曰倡樂也
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列子曰有人去而不歸者世謂之為狂蕩之人也

青青陵上栢磊磊礪中石言長存也莊子仲尼曰受命於地唯松柏獨也在冬夏常

蔓蔓青楚詞曰石磊磊兮葛蔓蔓字林曰磊磊衆石也

人生天地間忽如遠行客言

列子曰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韓詩外傳曰枯

魚銜索幾何不盡二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鄭玄毛

親之壽忽如過客

聊粗略驅車策駑馬遊戲宛與洛廣雅曰駑駘也謂馬

之辭也

洛東都也洛中何鬱鬱冠帶自相索春秋說題辭曰齊

賈逵國語注長衢羅夾巷王侯多第宅魏王奏事曰出

日索求也

道者名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蔡質漢官典職曰南

日第

極宴娛心意戚戚何所迫楚辭曰居戚戚而不可解

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毛萇詩傳曰良

響新聲妙入神劉向雅琴賦曰窮善也陳猶說也

其真左氏傳宋昭公曰光昭先君之令德莊子曰是以

者真猶齊心同所願含意俱未申富貴也

奄忽若飈塵爾雅曰飄飄謂之疾風爾雅或為此賦

策高足先據要路津謂高上足也亦

辛楚辭曰年既過太半然輶輶不遇也輶與輶同苦閭切輶輶賀切

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此篇明高才之人仕宦未達知人者稀也西北乾位君之

居交疏結綺牕阿閣三重階薛綜西京賦注曰疏刻穿也
刻鏤以象之尚書中候曰昔黃帝軒轅鳳皇巢阿閣周
書曰明堂成有四阿然則閣有四阿謂之阿閣鄭玄周
禮注曰四阿若今四注者也薛上有絃歌聲音響一何
悲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之聲誰能為此曲無
乃杞梁妻琴操曰杞梁妻嘆者齊邑杞梁殖之妻所作
子將何以立吾節亦死而已援琴清商隨風發中曲正
而鼓之曲終遂自投淄水而死
徘徊宋玉長笛賦曰微一彈再三歎慷慨有餘哀說文曰
也又曰慷慨壯士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賈逵國語
也孔安國論語願為雙鳴鶴奮翅起高飛楚辭曰將奮
注曰稀少也雅曰高

涉江采芙蓉蘭澤多芳草采之欲遺誰所思在遠道楚辭
曰折芳馨還顧望舊鄉長路漫浩浩鄭玄毛詩箋
兮遺所思離居憂傷以終老周易曰二人同心楚辭曰將以遺兮
明月皎夜光促織鳴東壁春秋考異郵曰立秋趣織鳴
功急故趣之禮記王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春秋運斗
曰季夏蟋蟀在壁王衡指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然上
七星第五曰玉衡明是漢之孟冬非夏之孟冬矣漢書
云促織下云秋蟬白露沾野草時節忽復
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易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
為歲首漢之孟冬今之七月矣秋蟬鳴樹間玄鳥逝安適
易降禮記曰孟秋之月白露
也謂去蟄也呂氏春秋曰仲秋之月玄鳥歸鄭玄曰玄鳥鷩
適之也復云秋蟬玄鳥者昔我同門友高舉振六翮論
此明實候故以夏正言之

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鄭玄曰同門曰朋韓詩外傳蓋桑曰夫鴻鶴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不念

攜手好棄我如遺跡楚閩且語其弟曰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南箕北有斗牽牛不負軛毛詩曰維南有箕如遺跡焉不可以斂楊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睨彼牽牛不以服箱良無盤石固虛名復何益良信也聲類曰盤大石也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竹結根於山阿喻婦人託身

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毛詩傳曰女蘿松蘿也

松而生而枝正青兔絲草蔓聯草上黃赤如金與松羅殊異此古今方俗名草不同然是異草故曰附也兔

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蒼頡篇曰宜得其所以千里遠結婚悠悠

隔山陂說文曰陂阪也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

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楚辭曰秋草榮

而夜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爾雅曰亮信也

庭中有奇樹綠葉發華滋蔡質漢官典職曰攀條折其

榮將以遺所思遺所思已馨香盈懷袖路遠莫致之王

楚辭注曰在衣曰懷毛詩曰豈不送詣也此物何足貢但感別

經時賈逵國語注曰貢獻也

迢迢牽牛星皎皎河漢女牽牛已見上文毛詩曰維天

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織織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織

已見上文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不成章已見上句注毛

雨河漢清且淺相去復幾許盈盈一水間脉脉不得語

爾雅曰脉相視也郭璞曰脉脉謂相視貌也

迴車駕言邁悠悠涉長道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四顧

何茫茫東風搖百草莊子曰方將四顧王逸楚辭注所

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盛衰各有時立身苦不早人生

非金石豈能長壽考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奄忽隨物化

榮名以為寶物化謂變化而死也不忍斥言其死故言隨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城高且長故登之以望也王

迴風動地起秋草萋萋已綠四時更變化歲暮一何速周

曰四時變化而能久成毛詩曰歲聿云暮晨風懷苦心

尸子曰人生也亦少矣而歲往之亦速矣

蟋蟀傷局促毛詩曰蟋蟀傷局促

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燕趙二國名也楚辭曰聞佳人

顏被服羅裳衣當戶理清曲如淳漢書注曰今樂家音

響一何悲絃急知柱促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中帶中

帶將欲從之毛萇詩傳曰丹朱中衣思為雙飛鸞銜泥

巢君屋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上東門已見阮籍詠懷詩應

求諸幽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白虎通曰庶人無墳

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下有陳死人杳杳即

之葬者松栢梧桐以識其墳也

長暮莊子曰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也郭象曰陳潛久也楚辭曰去白日之昭昭襲長夜之悠悠

寐黃泉下千載永不寤服虔左氏傳注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浩浩陰

陽移年命如朝露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秋冬為陰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如寄已見上文萬歲更相

送聖賢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

被服紉與素范子曰白紉素出齊

去者日以疎生者日以親呂氏春秋曰死者弥久生者弥疎出郭門直

視但見丘與墳白虎通曰葬於城郭外古墓初牛為田

松栢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悲殺人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又曰秋風兮蕭蕭

思還故里間欲歸道無因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孫卿子曰人生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為樂當

及時何能待來茲呂氏春秋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曰茲年愚者愛惜費

但為後世嗤說文曰嗤笑也仙人王子喬難可與等期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凜凜歲云暮螻蛄夕鳴悲說文曰凜寒也歲暮已見上注方言曰南楚或謂螻蛄為

涼風率已厲遊子寒無衣禮記曰月涼風至杜預左氏傳注曰厲猛也毛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錦衾遺洛浦同袍與

我違毛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獨宿累長夜夢想見

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良人念昔之懽愛故枉駕而迎己惠以前綏欲

容輝良人惟古懽枉駕惠前綏

令升車也故下云攜手同車孟子曰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厭酒肉劉熙曰婦人稱夫曰良人禮記曰婿出御婦車周願得常巧笑攜手同車歸巧笑倩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歸見上注既來不須更又不處重闈楚辭曰何須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爾雅曰晨風鷓鴣也莊子曰鵲凌風而起引領遙相睇徙倚懷感傷垂涕沾雙扉

孟冬寒氣至北風何慘慄毛詩曰二之日栗冽寒氣也愁多知

夜長仰觀衆星列三五明月滿四五詹兔缺禮記曰地

山川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春秋元命苞日月之爲言闕也兩說以詹諸與

兔然詹與占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札牒也上言長

相思下言久離別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韓詩外傳曰趙簡子

少子名無恤簡子曰爲書牘使誦之居三年簡子坐一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其書於左袂令誦習焉一

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李陵與蘇武書曰區區之心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綺已見上文相去萬餘里故人心

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文綵雙鴛鴦裁爲合懽被

著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鄭玄儀禮注曰著謂充之以

曰緣飾邊也以膠授漆中誰能別離此韓詩外傳子夏

膠與漆君子不可不留意也以膠授漆中誰能別離此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幃毛詩曰月憂愁不能寐攬衣

起徘徊毛詩曰耿不寐客行雖云樂不如早旋歸毛詩曰言

出戶獨彷徨愁思當告誰毛詩序曰彷徨不忍去引領還入房淚

下沾裳衣

引領已見上文

與蘇武三首

五言

李少卿

漢書曰李陵字少卿少時為侍中建

章監善射愛人降匈奴為右校王病死

良時不再至離別在須臾

論語摘輔像識曰時不再及宋均曰及亦至也須臾已見

上屏營衢路側執手野踟躕

國語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毛詩曰執子之手

又曰搔首踟躕

仰視浮雲馳奄忽互相踰風波一失所各在天

一隅

言浮雲之馳奄忽相踰飄飄不定逮乎因風波長蕩各在天之一隅以喻人之客遊飛薄亦爾

當從此別且復立斯須

禮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鄭玄曰斯須猶須臾也

因晨風發送子以賤軀

晨風早風言欲因風發而已乘之以送子也楚辭曰乘回風

遊兮遠

嘉會難再遇三載為千秋

琴操曰鄒虞者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

會

臨河濯長纓念子悵悠悠

川故增

遠望悲風至對酒不能酬行人懷往路何以慰

我愁

毛萇詩傳曰懷思也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

綢繆纏綿之貌也

攜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

楚辭曰浮雲兮容徘徊蹊路與道予兮何之也

側悵悵不得辭

廣雅曰悵悵也

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

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

劉熙釋名曰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

也望月滿之名也月大十六日月小十五日在東月在西遙相望也

努力崇明德皓首

以為期

周易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毛萇詩傳曰崇終也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聲類曰顥白首貌

也皓與顥
古字通

詩四首 五言

蘇子卿

漢書曰蘇武字子卿為移中監使匈奴十九年歸拜為典屬國病卒

骨肉緣枝葉結交亦相因

骨肉謂兄弟也漢書帝謂燕王旦曰今王骨肉至親古詩

日結交四海皆兄弟誰為行路人

論語子夏謂司馬牛曰四海之內皆為兄弟

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家語曰子游見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火也

況我連枝樹與子同

一身昔為鴛鴦今為參與辰

毛詩曰鴛鴦于飛畢之羅之鄭玄曰言其止則

相偶飛則為雙尚書大傳曰書之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法言曰吾不睹參辰之相比也宋衷曰辰龍星也

參虎星也我不見龍虎俱見

昔者常相近貌若胡與秦

淮南子曰肝膽胡越許慎

曰胡在北方越居南方惟念當離別恩情日以新鹿鳴然胡秦之義猶胡越也

思野草可以喻嘉賓

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華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我有一

樽酒欲以贈遠人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黃鵠一遠別千里顧徘徊

韓詩外傳曰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黃鵠一舉千里

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

胡馬已見上文依依思戀之貌也

何況雙飛龍

翼翼臨當乖

雙龍喻已及朋友也

幸有絃歌曲可以喻中懷請為

游子吟冷冷一何悲

琴操曰楚引者楚游子龍丘高出游三年思歸故鄉望楚而長歎故

篇曰吟嘆也絲竹厲清聲慷慨有餘哀

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王逸楚辭注曰厲烈也謂清烈

長歌正激烈中心愴以摧欲展

清商曲念子不能歸

清商已見上文

俛仰內傷心淚下不可揮

爾雅曰揮竭也郭璞曰揮振去水亦為竭莊子曰俛仰之閒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

仲之閒家語曰公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子無揮涕也願

為雙黃鵠送子俱遠飛

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

結髮始成人也謂男年二十女年十五時取笄冠為義也

漢書李廣曰結髮而與匈奴戰也

歡娛在今夕嫵婉及良時

孟子曰霸者之人歡

娛如也毛詩曰今夕何夕又曰嫵婉之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

毛詩曰征

夫又曰夜如何其夜未央毛萇曰其辭也

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曉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

毛詩曰嗟余子行役戰國史記繆賢曰燕王私握

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

臣手生別已見上文

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

春華喻少時也

生當復來歸死當長

相思

燭燭晨明月馥馥我蘭芳

蒼頡篇曰燭照也韓詩曰馥芬芬祀薛君曰馥香貌也

芬馨良夜發隨風聞我堂

秋月既明秋蘭又馥遊子感時彌增戀本也

征夫

懷遠路遊子戀故鄉

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

寒冬十二月晨起踐

嚴霜

漢書武帝太初元年改從夏正此或改正之後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

俯觀江漢

流仰視浮雲翔良友遠離別各在天一方

江漢流不息浮雲去靡依

以喻良友各在一方播遷而無所托楚辭曰仰浮雲而求歎

山海隔中州相去悠且

長

楚辭曰蹇誰留兮中州

嘉會難兩遇懽樂殊未央

嘉會已見上文

願君

崇令德隨時愛景光

令德已見上文景光即光景也楚辭曰借光景以往來

四愁詩四首

并序

張平子

張衡不樂久處機密陽嘉中出為河間相時國王驕奢

不遵法度

范曄後漢書順帝紀曰改元嘉七年為陽嘉元年改陽嘉五年為永和元年又曰順帝初

黃作再李陸修卷

衡復為太史令陽嘉元年造候風地動儀求和初出為
河間相而此云陽嘉中誤也范曄後漢書曰和帝申貴
人生河間孝王開立四十二年順帝永建六年薨子惠
王政嗣傲很不奉法憲然考其年月此是惠王也
又多豪右并兼之家漢書曰魏郡豪右李竟文類曰有
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役衡下車治威嚴能內察屬縣
小民富者兼役貧民也班伯為定襄太守其
下車作威吏民竦息姦滑行巧劫皆密知名下吏收
捕盡服擒諸豪俠遊客悉惶懼逃出境郡中大治爭訟
息獄無繫囚時天下漸弊鬱鬱不得志楚辭曰心鬱鬱
永歎而增傷鄭玄考工為四愁詩屈原以美人為君子
記注曰鬱鬱不舒散也以珍寶為仁義以水深雪零為小人思以道術相報貽
於時君而懼讒邪不得以通其辭曰

一思曰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艱言王者有
東封泰山故思之太山以喻時君梁父以喻小人也漢
書曰有太山郡又武帝登封太山之梁父音義曰梁父
太山下側身東望涕霑翰楚辭曰願側身而無所美人
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漢書曰王莽鑄大錢又
漢書曰佩刀諸侯王黃金錯鐔謝承後漢書曰詔賜應
奉金錯把刀毛詩曰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又曰尚
之以瓊瑤路遠莫致倚道遙何為懷憂心煩勞
英乎而古詩曰路
二思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漢書曰鬱
桂林郡海南經曰桂林入樹在番禺東又曰側身南望涕
湘水出零陵舜死蒼梧葬九疑故思明君側身南望涕
沾襟楚辭曰泣歔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
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古詩曰委身玉盤路遠
中歷年異見食應劭漢官儀曰封禪壇有白玉盤

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煩傷楚辭曰惆悵

三思曰我所思兮在漢陽欲往從之隴阪長漢書曰天水郡明帝

改曰漢陽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阪秦州記曰隴坂九曲不知高幾里側身西望涕沾

裳古長歌行曰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明月珠

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蟬說文曰直裾謂之路遠莫

致倚踟躕何為懷憂心煩紆楚辭曰志紆鬱其難

四思曰我所思兮在鴈門欲往從之雪紛紛漢書有鴈

曰雪紛紛側身北望涕沾巾說文曰美人贈我錦繡段

何以報之青玉案錦繡有五采成文章玉案君所憑倚

青玉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路遠莫致倚增歎何為

懷憂心煩惋楚辭曰吒增歎兮如雷

雜詩一首五言雜者不拘流例王仲宣

日暮遊西園興寫憂思情曲池揚素波列樹敷丹榮楚辭

曰坐堂伏檻臨曲池列女傳津吏女歌曰水揚波兮杳冥冥上有特棲鳥懷春向我

鳴毛詩曰有女懷春褰袵欲從之路嶮不得征說文曰袵衣衿

徘徊不能去佇立望爾形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風飈揚塵起

白日忽已冥鄭玄毛詩箋曰冥夜也迴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幽

賦曰精誠發於宵寐人欲天不違何懼不合并尚書王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

雜詩一首五言劉公幹

職事相填委文墨紛消散漢書功臣皆曰蕭何也馳翰未

暇食日晏不知晏翰墨已見上尚書曰自沈迷簿領書

回回自昏亂簿領謂文簿而記錄之史記曰問上林尉

兮盤紆釋此出西城登高且遊觀方塘含白水中

鳬與鴈楚辭曰乘白水而高安得肅肅羽從爾浮波瀾

毛詩曰鴻鴈于飛肅肅其羽

雜詩二首五言集云枹中作魏文帝

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楚辭曰終長夜之曼曼毛詩

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毛詩曰展轉不寐彷徨忽已

久白露沾我裳白露已見上文說苑曰俯視清水波仰

看明月光天漢迴西流三五正從橫河圖括地象曰河

日嘒彼小星三五在東毛萇

草蟲鳴何悲孤鴈獨南翔

毛詩曰嘒嘒草蟲耀耀阜蟲毛萇曰鬱鬱多悲思縣

縣思故鄉古詩曰縣思遠道願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葛龔與

翼楚辭曰悠悠憂夢想願飛無

向風長歎息斷絕我中腸

西北有浮雲亭亭如車蓋亭亭迴遠無依之貌也易通

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何休公羊傳吹我東南行南

行至吳會當時實至廣陵未至吳會吳會非我鄉安能

久留滯楚辭曰然輅棄置勿復陳客子常畏人

朔風詩一首四言曹子建

仰彼朔風用懷魏都願騁代馬倏忽北徂代馬見上文凱風

永至思彼蠻方毛萇詩傳曰南方曰蠻毛詩曰用過蠻方願隨

越鳥翻飛南翔古詩曰越鳥巢南枝四氣代謝懸景運周爾雅曰四氣和

謂之玉燭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周易曰懸象著明別如俯仰脫若三秋毛詩

日不見如昔我初遷朱華未希今我旋止素雪雲飛詩

三秋兮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希與稀同古字通也俯降千仞仰登天阻

莊子曰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天阻山也范曄後漢書郭林宗論蘇不韋曰城關天阻官府幽絕風

飄蓬飛載離寒暑商君書曰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毛詩曰載離寒暑千

仞易陟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別同袍見上文子好芳

草豈忘爾貽古詩曰蘭葉繁華將茂秋霜悴之方言曰君

不垂眷豈云其誠言君雖不垂眷己則豈得不誠著頌篇曰豈異也秋蘭可

喻桂樹冬榮楚辭曰秋蘭兮青青又曰麗桂樹之冬榮

絃歌蕩思誰與消憂言絃歌可以蕩滌悲思臨川暮思

何為汎舟言臨川日暮而又相思何為汎舟而豈無和

樂遊非我鄰言豈無和樂以蕩思乎誰忘汎舟愧無榜

人言豈忘汎舟以相從乎愧無榜人所以不濟也

雜詩六首

曹子建

此六篇並託喻傷人為人竊勢別京已後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

新語曰高臺喻京師悲風言

言狹比喻小人新

之子在萬里江湖迴且深

江湖喻小人隔蔽毛

詩曰之子于征爾雅曰迴遠也方舟安可極離思故難任爾雅曰大夫

併兩船也毛萇孤鴈飛南遊過庭長哀吟見上文翹

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翹猶也形影忽不見翩翩傷我心

轉蓬離本根飄飄隨長風說苑曰魯哀公曰秋蓬惡其

本拔何意迴颺舉吹我入雲中爾雅曰扶搖謂高高上

無極天路安可窮呂氏春秋曰風平其高無極也仲長

其所登子若類此遊客子捐軀遠從戎毛褐不掩形薇

藿常不充淮南子曰布衣掩形鹿裘禦寒言貧人冬則

聖人食足以充虛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去去莫復道

西北有織婦綺縞何繽紛小雅曰縞之精明晨秉機杼

日昃不成文言憂甚太息終長夜悲嘯入青雲妾身守

空閨良人行從軍良人謂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歲一

羣楚辭曰聲噉噉以寂寥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

南國有佳人容華若桃李楚辭曰受命不遷生南國謂

薄朱顏誰為發皓齒楚辭曰容則秀雅稚朱顏俛仰歲

將暮榮耀難久恃歲暮已見上文邊讓章華

僕夫早嚴駕吾將遠行遊楚辭曰僕夫懷兮心悲又曰

嚴車駕兮出戲遊又曰願輕

舉芳遠遊欲何之吳國為我仇說苑楚王謂淳于髡曰吾有仇在吳國子能為

之乎報將騁萬里塗東路安足由廣雅曰江介多悲風淮

泗馳急流楚辭曰哀江介之悲風泗水名也願欲一輕

濟惜哉無方舟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

居范曄後漢書梁竦歎曰閑居可以養志毛詩曰甘心首疾

飛觀百餘尺臨牖御櫺軒古詩曰雙闕百尺爾雅曰觀謂之闕御猶憑也說文曰櫺

楯欄也韋昭漢書注遠望周千里朝夕見平原烈士多

悲心小人媮自閑風俗通曰烈士國讎亮不塞甘心思

喪元塞謂杜絕也孟子曰拊劍西南望思欲赴太山氏

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太山東岳接吳之境西喻絃急

悲聲發聆我慷慨言古詩曰音響何太悲絃急知柱促

情詩一首五言曹子建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楚辭曰陽杲杲兮朱光

遊魚潛淥水翔鳥薄天飛言得所也大戴禮曰眇眇客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行士遙役不得歸言不如魚鳥也楚辭曰始出嚴霜結安眇眇兮無所歸薄

今來白露晞嚴霜已見上文毛詩曰遊子歎黍離處者

歌式微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慄慄對嘉

賓悽愴內傷悲毛詩曰我有嘉賓又曰我心傷悲

雜詩一首四言嵇叔夜

微風清扇雲氣四除漢書張竦為陳崇作奏皎皎亮月

麗于高隅

古詩曰明月何皎皎亮明也周禮曰城隅之制九雉

興命公子攜手同

車

攜手同車已見上文

龍驤翼翼揚鑣踟躕

毛詩曰四牡翼翼舞賦曰揚鑣飛沫

肅肅宵征造我友廬

毛詩曰肅肅宵征

光燈吐輝華幔長舒鸞

觴酌醴神鼎烹魚

毛詩曰且以醴醴又曰誰能烹魚

絃超子野歎過綿

駒

杜預左氏傳注曰子野師曠字也孟子

流詠太素俯

讚玄虛

列子曰太初形之始太素質之始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管子曰虛無形謂之道史記太

史公曰老子所貴道

孰克英賢與爾剖符

言詠讚妙道虛無應用變化無方能以英賢之德與爾分符而仕乎班固漢書述曰漢興柔遠與爾剖符然文雖出彼而意微殊東觀漢記韋彪

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與千里

雜詩一首

五言

傅休奔

臧榮緒晉書曰傅玄字休奔北地人勤學善屬文州舉秀才稍遷至司隸校尉卒

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長

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古詩曰志士人無求長

仰觀衆星列

攝衣步前庭仰觀南鴈翔

漢書沛公攝衣迎酈食其玄景隨

形運流響歸空房清風何飄飄微月出西方

禮記曰月繁生於西

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蟬鳴高樹間野鳥號東箱

古詩曰蟬鳴高樹間王逸楚辭注

日牆序之東爲東箱也纖雲時髣髴渥露沾我裳

論曰纖雲不形陽光赫戲劉楨詩曰皦月垂素光玄雲爲髣髴露沾裳已見上文

良時無停景

北斗忽低昂常恐寒節至凝氣結爲霜

曾子曰陰氣勝則凝爲霜落

葉隨風摧一絕如流光

雜詩一首

五言

張茂先

覺度隨天運四時互相承

說文曰覺景也孫卿子曰四時代御東壁正昏

中固陰寒節升

禮記仲冬之月日昏東壁中左氏深山窮谷固陰沍寒繁霜降

當夕悲風中夜興

毛詩曰正朱火青無光蘭膏自坐自

凝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楚辭曰蘭膏明重燭華容備王逸注曰以蘭香煉膏也無故自凝曰坐重

衾無暖氣挾纈如懷冰

左氏傳曰楚子圍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

伏枕終遙昔寤言莫予應

韓安國尚書傳曰纈細綿也

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

詩曰昔夜也毛詩曰獨寐寤言

楚辭曰未思芳內傷國語藍尹亶曰君子獨居思前世之崇替列子曰撫膺而恨

情詩二首

五言

張茂先

清風動帷簾晨月照幽房佳人處遐遠蘭室無容光

古詩

曰盧家蘭室桂為梁曹植離別詩曰人遠精魂近寤寐夢容光襟懷擁靈景輕衾覆空

牀

抱也猶居歡愒夜促在感然宵長

拊枕獨嘯歎感慨心內傷

云居歡愒夜促爾雅曰惓貪也苦蓋切

遊目四野外逍遙獨延佇

楚辭曰忽反顧以遊目又曰結幽蘭而延佇蘭蕙

緣清渠繁華蔭綠渚佳人不在茲取此欲誰與巢居

知風寒穴處識陰雨

春秋漢舍孽曰穴藏先知雨陰暄未集魚已噉喁巢居之鳥先知風

樹木搖鳥已翔韓詩曰鸛鳴于垤婦歎于室薛君曰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

之長鳴而喜不曾遠別離安知慕儔侶

園葵詩一首

五言

陸士衡

晉書趙王倫篡位遷帝於金墉

城後諸王共誅倫復帝位齊王冏諧機為倫作禪文賴成都王穎救

之免故作此詩
以葵為喻謝穎

種葵北園中葵生鬱萋萋朝榮東北傾夕穎西南晞

子聖人之於道猶葵之與日雖不與終零露垂鮮澤

始哉其鄉之誠也高誘曰鄉仰也誠實也朗月耀其輝

毛詩曰零露瀼瀼時逝柔風戢歲暮商焱飛

管子曰東曾雲無溫液嚴霜有凝威

鄭玄幸蒙高墉德玄景蔭素

慶彼晚彫福忘此孤生悲

思友人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臧榮緒晉書曰曹據字顏

遠譙國人篤志好學參南國中郎將遷高密王左司馬流人王適等冠掠

城邑據與戰
軍敗而死

密雲翳陽景霖潦淹庭除

周易曰密雲不雨左氏傳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

說文曰潦雨水也嚴霜彫翠草寒風振纖枯

鄭玄禮記文曰除殿階也也凜凜天氣清落落卉木踈

古詩曰凜凜歲暮松落落毛

萋詩傳曰感時歌蟋蟀思賢詠白駒

毛詩曰蟋蟀在堂

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求今朝毛萋曰情隨玄

賢者有乘白駒而去鄭玄曰絆之繫之欲留也陰滯心與迴

風俱思心何所懷懷我歐陽子

陽堅石詩精義測神奧清機發妙理

周易曰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

論語崇塞裳不足

難清陽未可俟

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又曰有美一人清陽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莫曰清陽眉目之間也

延首出階檐佇立增想似

阮瑀止欲賦曰佇延首以極視

日之意謂是而復非莊子徐無鬼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而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茲久者思人茲深乎

感舊詩一首

五言

曹顏遠

此篇感故舊相輕人情逐勢

富貴他人合負賤親戚離鵲冠子曰家富踈廉蘭門

易軌田實相奪移

史記曰蘭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

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况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漢書曰竇太后怒免丞相竇嬰太尉田蚡嬰蚡以侯居家蚡雖不任職以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士趨勢晨風集茂林棲鳥去枯枝

利者皆去嬰而歸蚡也

曰鵲彼晨風鬱彼北林國語優施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鳥鳥鳥皆集於苑已獨集于枯黃石公兵書曰樹杌者鳥不棲也

今我唯困蒙郡士所背馳

濟濟蔭光儀

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鸚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頌有客舉觴詠露斯

毛詩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繫以繫其馬又曰湛湛露斯匪

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今鄉人情重皆頌詠此詩臨樂何所歎素絲與路歧禮記曰執紼不笑臨樂不歎淮南子曰楊子見塗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

雜詩一首

五言

何敬祖

贈荅何在陸前而此居後誤也

秋風乘夕起明月照高樹

賈逵國語注曰乘陵也陵亦侵也閑房來清

氣廣庭發暉素

暉素月光也古長歌行曰靜寂愴然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

歎惆悵出遊顧

惆悵已見上文

仰視垣上草俯察階下露

垣草見上文

階露易墮

心虛體自輕

飄飄若仙步

言既悟二物故當全形養生列子曰

言可傷也

南郭子綽

充心虛張湛曰心虛瞻彼陵上栢想與神人

則形全劉梁七舉曰霍爾躡輕

遇

古詩曰青青陵上栢文子

道深難可期精微非所慕

魏武帝秋胡行曰道深未可得名山歷觀

行禮記曰德產之綴也精微鄭玄曰綴密也

勤思終遇夕

永言寫情慮

永言寫情慮

尚書曰歌永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正長

臧榮緒晉書曰王讚字正長義陽人也博學有俊才辟司空掾歷散騎侍郎卒

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蔡琰詩曰北風厲兮肅胡寧

三事離我志殊

久分析靡靡忽至今

毛詩曰胡寧忍子

又曰行邁靡靡

隔過商參

毛詩曰王事靡盬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參辰

更見已

昔往鷓鴣鳴

今來蟋蟀吟

毛詩曰春日遲遲倉庚喈喈聖主得賢臣

頌曰蟋蟀

人情懷舊鄉

客鳥思故林

鄉依其所生

侯秋吟

消久不奏誰能宣我心

韓子曰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而宿夜分而聞有鼓新聲者而說之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其狀似鬼神子為我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

明日報曰臣得之矣

雜詩一首

五言

雜詩一首

五言

棗道彥

今書七志曰棗據字道彥潁川

人弱冠辟大將軍府遷尚書郎太尉賈充為伐吳都督請為從事中

郎遷中庶子卒

吳寇未殄滅亂象侵邊疆左氏傳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可必乎對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天子命上宰作蕃于漢陽上宰賈充也毛詩曰

價人為藩毛萇曰價善也藩屏也左氏傳晉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穀梁傳曰水北曰陽漢陽漢水之

陽開國建元士玉帛聘賢良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

也八十一元士王逸楚辭注曰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聘而

遺之呂氏春秋曰聘名士高誘曰聘問之也將與興化

致治子非荆山璞謬登和氏場韓子曰楚人和氏得

也質復虎文燕翼異假鳳翔楊子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

既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曹子建贈白馬王千里既悠

邈路次限關梁楚辭曰關梁僕夫罷遠涉車馬困山岡

僕夫已深谷下無底高巖既穹蒼列子夏革曰渤海

見上文惟無底之谷杜預左氏傳注曰豐草停滋潤霧露沾衣

裳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玄林結陰氣不風自寒涼

草露沾衣裳已見上文高唐賦曰顧瞻情感切惻愴心哀傷廣雅曰士生則懸

弧有事在四方禮記曰國君太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

曰士使之射不能則辭以疾懸弧之義也韓詩內傳曰

男子生桑弓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

也安得恒逍遙端坐守閨房引義割外情內感實難忘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雜詩一首五言左太沖沖于時賈充徵為

年老故作此詩秋風何冽冽白露為朝霜毛詩曰蒹葭蒼柔條旦夕勁

蒼白露為霜

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
劉楨詩曰 綠葉日夜黃明月出雲崖

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軒長廊之鴈也毛詩曰 軒臨前庭嗷嗷晨鴈翔

四海塊然守空堂
尸子曰入極為局淮 四海塊然守空堂

暮常慨慷
廣雅曰歲年也 暮常慨慷

雜詩一首 五言

張季鷹
今書七志曰張翰字季鷹吳郡

人也文藻新麗齊王問辟為東曹掾觀天下亂東歸卒於家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
西京賦曰嘉卉薈薈黃華如散金 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

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
西京賦曰嘉卉薈薈黃華如散金 嘉卉亮有觀顧此難久耽

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
呂氏春秋曰天下莫不 延頸無良塗頓足託幽深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歡樂不 榮與壯俱去賤與老相尋

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毛詩曰 照顏慘愴發謳吟謳吟何嗟及古人可慰心

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又曰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嗟及矣又曰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雜詩十首 五言

張景陽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
飛蛾拂明燭 秋夜涼風起清氣蕩暄濁蜻蛚吟階下

獨見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離居幾何時
鑽燧忽改木 獨見君子謂夫也毛詩曰未離居幾何時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房櫳無行跡庭草萋以綠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淮南 青苔依空牆蜘蛛網四屋

窮谷之洿生以蒼苔說文曰鼃龜鼃也
魏文帝詩曰 窮谷之洿生以蒼苔說文曰鼃龜鼃也

蜘蛛繞戶牖野草當階生論衡曰蜘蛛結絲以網飛虫

人之用計
安能過之
感物多所懷沈憂結心曲
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沈憂已見上文

毛詩曰亂我心曲

大火流坤維白日馳西陸
毛詩曰七月流火毛萇曰火南又曰斗指西南維為立秋續漢書曰日浮陽映翠林

迴飈扇綠竹
也陽日飛雨灑朝蘭輕露棲叢菊龍蟄

暄氣凝天高萬物肅
周易曰龍蛇之蟄以求伸也禮記止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天高而氣清毛詩曰九月

肅霜毛萇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也尸子曰西方

為秋秋肅也萬物草弱條不重結芳蕤豈再復
文子曰木肅敬禮之至也

折夏條可結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
史記鄒衍曰難得而易失中國名赤縣

瀛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

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
川上之歎逝前脩以自勗
論語

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蔡琰詩曰竭心自勗厲

金風扇素節丹霞啓陰期
西方為秋而主金故秋風曰色水赤水之氣上蒸為霞陰而赫然

騰雲似涌煙密雨
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丹霞夾明月

如散絲寒花發黃采秋草含綠滋閑居玩萬物離羣

戀所思
閑居已見上文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

案無蕭蕭氏牘庭無
漢書曰蕭蕭與朱博為友著聞當時人為之

貢公綦
漢書曰蕭蕭與朱博為友著聞當時人為之

高尚遺王侯道
文曰牘書版也班婕妤賦曰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綦晉灼曰綦履跡也

積自成基
周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文子曰積道德者天與之地助之莊子曰無為無治謂之道

基至人不嬰物餘風足染時
莊子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南伯子綦曰吾與之

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嬰

朝霞迎白日丹氣臨湯谷丹氣謂赤水之氣也翳翳結

繁雲森林散雨足毛詩曰晞晞其陰毛萇曰如常陰

為雲繁雲為翳蔡雍霖賦曰瞻輕風摧勁草凝霜竦高

玄雲之晦晦懸長雨之森森木楚辭曰漱凝密葉日夜踈叢林森如束疇昔歎時遲

晚節悲年促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歲暮懷百

憂將從季主史記曰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

主請東市宋忠與賈誼遊於市中謁司馬季

昔我資章甫聊以適諸越章甫以喻明德諸越以喻

甫而適諸越越人敦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曰敦行行

入幽荒歐駱從祝髮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勾

漢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為東甌王徐廣曰騶

一作騶穀梁傳曰吳夷狄之國祝髮文身范甯曰祝斷

也鄭玄毛詩窮年非所用此貨將安設冠無所設以喻

京賦曰窮瓠夸瓊璫魚目笑明月雅言流俗之失也爾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瓊璫斂維書不見郢中

歌能否居然別陽春無和者巴人皆下節宋玉對問曰

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

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是其曲彌高者其

和彌寡尹文子曰形之與名居流俗多昏迷此理誰能

察禮記曰不從流俗鄭

朝登魯陽關狹路峭且深庾仲雍荊州記曰其北有流

四關魯陽伊關之屬也

澗萬餘文園木數千尋

酈元水經注曰魯陽關水出魯陽關分頭山說苑曰齊王曰大

國之樹必巨圍應劭咆虎響窮山鳴鶴聒空林

漢書注曰入尺曰尋淒風為我嘯百籟坐自吟

淒也杜預左傳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

風為我吟莊子子游曰地籟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

則衆竅是無故自吟曰坐也感物多思情在險易常

竭來戒不虞挺轡越飛岑

劉向七言曰竭來歸耕永自

不王陽驅九折周文走岑岑

漢書曰琅邪王陽為益州

史至其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遵為刺

其馭曰驅之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然此言王陽驅

九折蓋驅馬而去之也公羊傳曰百里奚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殺之廡嚴是文王之所避風

雨者也何休曰其處阻險故文王過之驅馳常若避風

雨經阻貴勿遲此理著來今

漢書杜業上書曰深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吾將不食故不徙也西家高吾宮卑潦注吾宮也今故
 不禁也荆適與兵攻宋尹施歸諫而止孔子聞之曰夫
 修之廟堂之上折衝千里之外其司城子罕之謂乎高
 誘曰攀出也輓後也孫武兵法曰奇正還相生若環之無
 端也折衝樽俎間制勝在兩楹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
 也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令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
 徹去之范昭不悅而起儻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
 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
 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外晏
 謀孔子聞之曰善哉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
 子之謂也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折衝者衝車所以衝突
 也敵之軍能陷破也欲攻己者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
 外不敢來也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折還其衝車於千里之
 勝李奇漢書注曰制折也漢書杜鄴說王音曰所接雖在楹
 階俎豆之間其於為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兩楹賓主
 之位也巧遲不足稱拙速乃垂名孫子兵法曰陸賈新語曰
 也建大功於天下者也

述職授邊城羈束戎旅間

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見其身述其

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

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五圓

車下

已見上文楚辭曰前望舒

借問此何時胡蝶飛南園

莊

然司馬彪曰胡蝶栩栩也

流波戀舊浦行雲思故山閩越

衣文蛇胡馬願度燕

漢書曰漢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

比風君子於其國也懷愴

土風安所習由來有固然氏

傷於心度燕即依北風也

學晉侯曰鍾儀樂操土風東賦曰凡人心是所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

鄭玄周禮注曰藪大澤也

庭寂以閑幽岫峭且深淒風起東谷有淦興南岑

淦興南岑有淦淦與淦同音奄說文曰山有穴曰岫雖無箕畢期膚寸自成

霖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孔安國曰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多雨公羊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唯太山澤雉登龍雖寒猿擁條雲也何休曰膚寸四指為膚澤雉登龍雖寒猿擁條吟莊子曰澤雉十步一飲溪壑無人跡荒楚鬱蕭森長笛賦曰人迹罕到說文曰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左氏傳曰楚公森林叢木也投耒循岸垂時聞樵采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春秋不采藝杜預曰藝種也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運斗樞曰山者地基顧子曰登養直尚無為道勝貴高使人意遐臨深使人志清

陸沈曹植辨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王逸楚辭注曰守真玄默也莊子曰天無為之以清地無為之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人孰得無為哉韓子解老子曰所以貴無為無思為虛者謂其意無所制也慎子曰夫道所以使賢無柰不肖何也所以使智無柰愚何也若此則謂之道勝矣又曰道勝則名不彰莊子曰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丘曰是陸沈者也其市南宜僚邪郭象曰人中隱者譬

如無水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風俗通曰劉向為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長楊賦曰籍翰林以人為主

黑蜨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淮南子曰犧牛駢毛宜於廟之鳥飛集黑蜨也潛於神泉能致雲雨家語曰齊有一足

飛廉應南箕豐隆迎號屏楚辭曰後飛廉兮使奔屬豐隆乘雲兮王逸曰豐隆雲師也楚辭曰屏號起雨何以典之王逸曰屏屏翳雨師名也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呼則雲起雲根臨八極雨足灑四溟淮南子曰八紘而雨下也

極之雲是雨天下高誘曰八霖歷過二旬散漫亞九齡

言今淫雨霖歷已過二旬水流散漫亞平九齡階下伏

也鄭玄詩譜曰堯之末洪水九年萬國不粒

泉涌堂上水衣生高誘淮南子注洪潦浩方割人懷昏

墊情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孔安國曰割害也水方為

墊孔安國曰昏菴沈液漱陳根綠葉腐秋莖漱蕩也鄭

可拔陳根里無曲突煙路無行輪聲漢書徐福上書曰環

堵自頽毀垣間不隱形墉垣墻也釋名曰墉容也所以

蔽隱形尺燼重尋桂紅粒貴瑤瓊國策曰蘇秦之楚

容也三月乃得見王談卒辭行楚王曰先生不遠千里而臨

寡人曾弗肯留願聞其說對曰楚國食貴於玉薪貴於

桂謁者難見於鬼王難見於帝今令臣食玉炊桂因鬼

壑名說苑曰子思居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

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役聞志與不如遺棄物於

溝壑役雖貧不忍身為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蟪蛄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

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蟪蛄也李實有虫食之

過半言仲子曰辟練絲曰縕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

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縕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

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曰

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

君子守固窮在約不爽貞

論語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

傳晉成鱗曰居利思義在約思純

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左氏

爾雅曰爽差也周易曰貞正也

雖榮田方贈慙爲溝

壑名說苑曰子思居衛緇袍無裏二旬九食田子方使

之吾與人如弃之子思辭曰役聞志與不如遺棄物於

溝壑役雖貧不忍身為溝壑故不敢當卒不肯受

取志於陵子比足黔婁生

孟子章句曰陳仲子豈不誠廉

聞目無見井上有李實蟪蛄食者過半矣匍匐往將而食

之劉熙曰陳仲子齊一介士也蟪蛄也李實有虫食之

過半言仲子曰辟練絲曰縕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

緝績其麻曰辟練絲曰縕也列女傳曰黔婁先生死曾

在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妻曰

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爲國相而辭不爲是其有餘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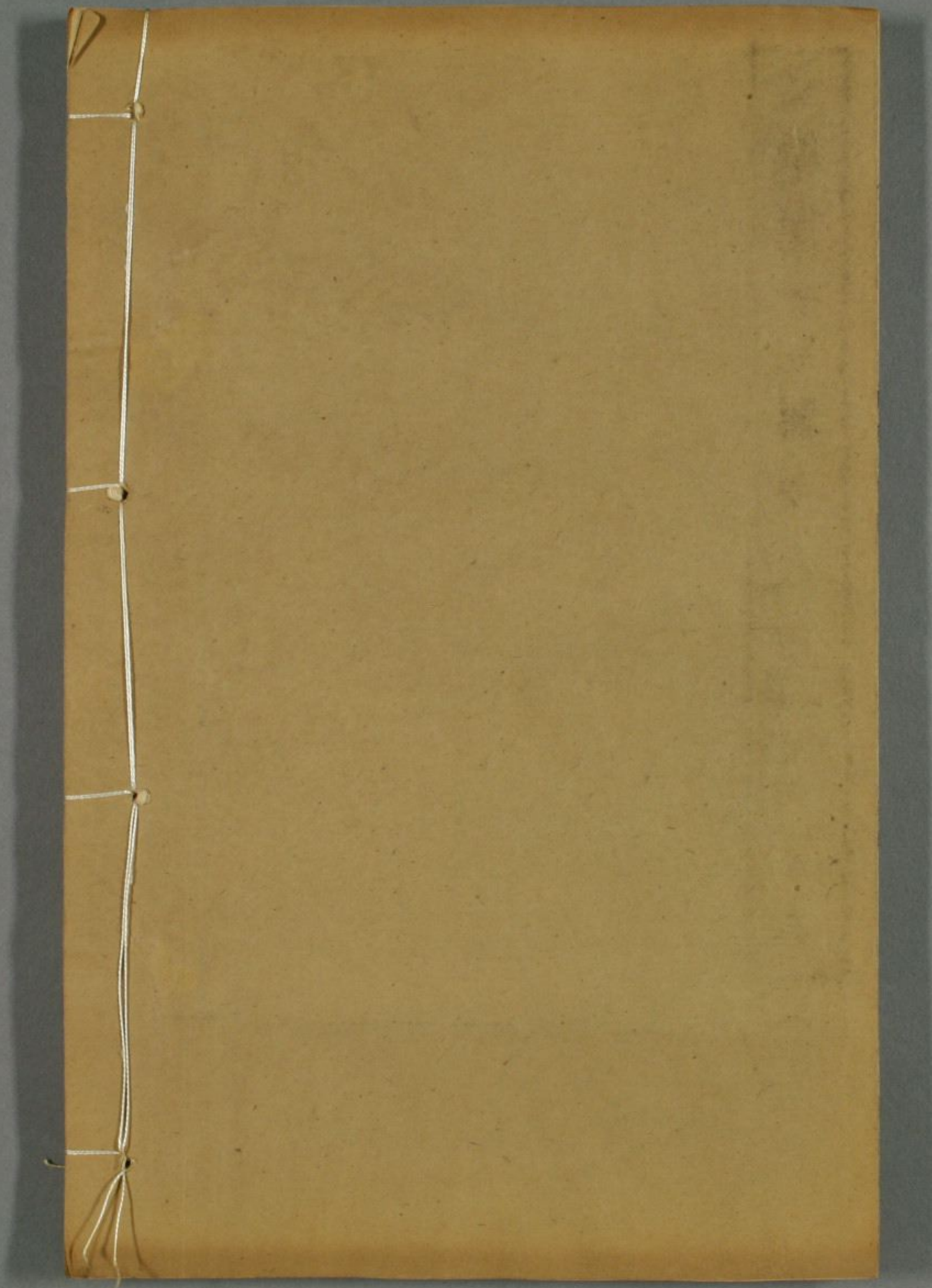
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其謚

爲康不宜何也皇甫謐高士傳曰黔婁先生者齊人也

修清節
不求進

文二十九

文選卷第二十九





文選第十一冊 卷三十至卷三十二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1

文庫 11
D 82
11

010190555122

48-11786

文選卷第三十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介手校

廣圀

彭
素齋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雜詩下

盧子諒時興詩一首

陶淵明雜詩二首

詠貧士詩一首

讀山海經詩一首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一首

擣衣詩一首

謝靈運南樓中望所遲客詩一首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詩一首



齊中讀書詩一首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
詩一首

王景玄雜詩一首

鮑明遠數詩一首

翫月城西門解中詩一首

謝玄暉始出尚書省詩一首

直中書省詩一首

觀朝雨詩一首

郡內登望詩一首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詩一首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一首

和徐都曹詩一首

和王主簿怨情詩一首

沈休文和謝宣城詩一首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詩一首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五韻詩一首

直學省愁卧詩一首

詠湖中鴈詩一首

三月三日率爾成詩一首

雜擬上

陸士衡擬古詩十二首

張孟陽擬四愁詩一首

陶淵明擬古詩一首

謝靈運擬鄴中詩八首

雜詩下

時興一首 五言

盧子諒 謹

疊疊圓象運悠悠方儀廓

楚辭曰歲疊疊而過中曾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

在天成象故曰圓象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也賈逵國語注曰悠悠長也爾雅曰廓大也忽忽歲云

暮游原采蕭藿

楚辭曰歲忽忽而逝盡毛詩曰歲聿暮采蕭藿菽藿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

荻藿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荻藿也北踰芒與河南臨伊與洛

露蔓草悲風振林薄

楚辭曰激凝霜之紛紛又曰哀江介之悲風撼撼芳

葉零蕊蕊芬華落

撼已見射雉賦字書下泉激冽清

曠野增遼索

毛詩曰冽彼下泉毛萇曰冽寒也司馬彪

萇曰曠空也

登高眺遐荒極望無崖嶠

文字集略曰嶠崖也形變隨時

化神感因物作

莊子曰形變而有生又曰一龍一蛇與

作吾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

也子曰以觀其復王弼曰作生也澹乎至人心恬然存玄

莫言已澹乎同彼至人意存玄漠而已莊子曰澹而靜

曰不離於真謂之至人又曰至人之用心若鏡淮南子

雜詩二首

陶淵明

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

結猶構也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

偏

鄭玄禮記注曰爾助語也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

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

管子曰夫鳥之飛必還山集谷也

此還有真

意欲辯已忘言

楚辭曰狐死必首丘夫人孰能反其真情王逸注曰真本心也莊子曰言者所

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

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

文字集略曰裛衾衣香也然露衾衾花亦謂之裛也毛萇詩

傳曰掇拾也

汎此忘憂物遠我達世情

邀毛詩曰微我無酒以

無酒可以忘憂也潘岳秋菊賦曰汎流英於清醴似一

浮萍之隨波纏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一

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羣動息歸鳥趨林鳴

莊子

曰余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尸子曰晝動而夜息天之道也杜育詩曰臨下覽羣動曹子建贈白馬王彪詩曰歸

鳥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俗羅得此生劉瓛易注

詠貧士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

孤雲喻貧士也陸機鼂賦曰揔美惡而兼融播萬族乎一

區楚辭曰憐浮雲之相伴王

逸注曰相伴無依據之貌也

曖曖虛中滅何時見餘輝

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昏昧貌

陸機擬古詩曰照之有餘輝

遲遲出林翮未夕復來歸

喻衆人也

貧士量力守故轍豈不

寒與飢

左氏傳晉荀吳曰量力而行又向

已矣何所悲楚辭曰已矣國無人兮莫我知

知音苟不存

讀山海經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孟夏草木長繞屋樹扶疎

上林賦曰垂條扶疎

衆鳥欣有託吾

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且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

迴故人車

漢書曰張負隨陳平至其家乃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門外多長者車轍韓詩外傳楚狂接輿妻曰門外深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

乃周毛詩曰為此春酒

微雨從東來好風與之俱

微雨新晴汎覽

周王傳流觀山海圖

周王傳穆天子傳也

俛仰終宇宙

不樂復何如

莊子老聃曰其疾也俛仰之間再撫四海之外又善卷曰余立於宇宙之中毛詩曰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七月七日夜詠牛女一首

五言齊諧記曰桂陽城武丁有仙道常在

人間忽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渡河諸仙悉還宮吾向以被召不得停與爾別矣弟問織女何事渡河兄何當還答曰織女暫詣牽牛吾去後三千年當還耳明旦失武丁所在世人至今猶云

謝惠連

落日隱櫺楹升月照簾櫳

毛詩曰如月之升說文曰櫳房室之疏也

葉露析析振條風

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楚辭曰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蹀足

循廣除瞬目曬曾穹

呂氏春秋曰惠盎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聲歎聲類曰蹀躞也徒頻切

有靈匹彌年闕相從

毛詩曰倬彼雲漢曹植九詠注曰牛女為夫婦七月七日得一會同

也毛詩傳曰彌終也

遐川阻昵愛脩渚曠清容

曹植九詠注曰織女牽牛之星

各處河之旁爾雅曰昵近也孫炎

弄杼不成藻聳聳轡

織女牽牛之星

驚前蹤

古詩曰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

秋已兩今聚夕無雙

昔離迄今會而秋已兩

幹款顏難久悰

傾河天漢也陸機擬古詩曰天漢東南傾邊讓章華臺賦曰天河既迴歡樂未

終如涓漢書注曰翰轉也字林曰沃若靈駕旋寂寥雲
款誠也意有所欲廣雅曰棕樂也
幄空機毛詩曰我馬維駉六轡沃若陸留情顧華寢遙心
逐奔龍子龍仙者所駕故遙心以逐之莊沈吟為爾感情
深意彌重古詩曰馳情整中帶沈吟聊躑躅鄭玄毛詩
盡也

擣衣一首 五言

謝惠連

衡紀無淹度晷運倏如催漢書曰用昏建者杓夜半建
爾雅曰星紀斗牽牛也漢書音義曰二十八舍列在四
方日月行焉起於星紀也說文曰晷日景也周易曰日
行月運
白露滋園菊秋風落庭槐蕭蕭莎雞羽烈烈寒蟬
啼毛詩曰六月莎雞振羽一名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
蟀論衡曰夏末寒蟬蜩鳴將感陰氣也許慎淮南子

注曰寒蟬蟬屬也子羊切

夕陰結空幙霄月皓中閨美人戒裳服端飾

相招攜

楚辭曰美人皓齒嫋以姁左氏傳曰招攜以禮何休公羊傳注曰攜提將也

簪玉出

北房鳴金步南階

魏臺訪議曰以玉為笄也古曰笄今

臂雙

欄高砧響發楹長杵聲哀郭璞曰砧木質也然此

金環

集略曰砧杵之質也猪微芳起兩袖輕汗染雙題說文

額

紉素既已成君子行未歸詩曰未見君子裁用笄中

刀縫為萬里衣

古詩曰相盈篋自余手幽絨候君開

絨

說文曰篋笥也又曰腰帶準疇昔不知今是非左氏傳

疇昔之羊

子為政

南樓中望所遲客一首

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始寧又北轉一汀七

里直指舍下園南門樓
自南樓百許步對橫山

謝靈運

杳杳日西頽漫漫長路迫

楚辭云日杳杳以西頽路長迫窘無所舒志也

登樓為誰思臨江遲來客

楚辭曰

迫窘無所舒志也

與我別所期期在三五夕

陸機贈馮文羆詩

猶思也

禮記曰月者三五謂十五日也

圓景早已滿佳人猶未適

曹子建贈徐幹詩曰圓景光未滿衆星繁已繁魏文帝

適歸

秋胡行曰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杜預左氏傳注曰

也

即事怨睽攜感物方悽戚

列子周之尹氏有老役

夫畫則呻呼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周易曰睽乖也賈

逵國語注曰攜離也古詩曰感物懷所思鄭玄論語注

曰方

常也

孟夏非長夜晦明如歲隔

楚辭曰望孟夏之短

華未堪折蘭若已屢摘

楚辭曰折疎麻芳瑤華將以

杜衡折芳馨

路阻莫贈問云何慰離析

楚辭曰媒絕路

贈也毛萇詩傳曰問遺也又曰慰安也

杜育金谷詩曰既而慨爾感此離析

搔首訪行人引

領異良覲

毛詩曰覲見也良覲謂見良人也

田南樹園激流植援一首

五言

謝靈運

樵隱俱在山由來事不同

臧榮緒晉書曰何琦曰胡孔

山在山則同所以

不同非一事養病亦園中

高處與

山則異豈不信乎

中園屏氛雜清曠招遠風

范曄後漢

日欲卜居清曠以樂

室倚北阜啓扉面南江

西都賦

路而

激澗代汲井插槿當列墉

群木既羅衆山亦

對

牕靡迤趨下田迢遞瞰高峯

西京賦曰

寥欲不期勞

即事罕人功

此老子曰少私寡欲即事即

唯開蔣生逕求

懷求羊蹤

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隱於杜陵舍中三

懷詩傳曰

賞心不可忘妙善真能同

莊子曰顏成子遊謂東郭子綦曰自

吾聞子之言也八年而不知死生九年

齋中讀書一首

五言求嘉郡齋也

謝靈運

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

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漢書班嗣書曰夫嚴子者漁

釣於一壑萬物不干其志棲遲於一丘天下不易其樂也

知迺歸山川心跡雙寂漠

爾雅曰矧況也楚辭曰野寂漠兮無人

虛館絕諍訟空庭來鳥雀

張衡四愁詩序

曰諍訟息鬻子曰禹治天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

下朝廷之閒可以羅雀也卧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

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

文賦曰觀古今於須臾毛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

笑沮溺苦又哂子雲閣執戟亦以疲耕稼豈云樂

論語曰長

沮桀溺耦而耕漢書曰王莽既以符命自立即位之後

欲絕其源以神前事而甄豐子尋劉歆子棻復獻之莽

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楊雄校書

上自授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漠自萬事難並歡

達生幸可託

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司馬彪曰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脩竹茂林

詩一首

五言

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卧石門

方言曰躋登也論衡曰幽居

風起北方一西一東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

山賦曰

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踐莓苔之滑石又曰援葛藟之飛莖毛萇詩傳曰捫持也娟娟秋風過萋萋春草
繁楚辭曰娟娟兮秋風王逸注曰娟娟美人遊不還佳
期何由敦楚辭曰望美人兮未來又曰與芳塵凝瑶席
清醕滿金樽席更闌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疎楚辭曰瑶
樽貌也曹子建樂府詩曰金樽玉璫毛詩曰飲此醕矣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又
影念邈若霄漢孤影獨處莫與忘憂蔡琰詩曰煢煢對孤
影恒咤廢肝肺毛萇詩傳曰緩忘也張翰詩曰單形依
影孤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猿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暎
楚辭曰暎將出兮東方王逸注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
曰始出其形暎暎而盛大也
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言悲感已往而天壽紛錯故慮有迴復妙理若來而

物我俱喪故情無所存往謂適彼可悲之境也庶持乘日車得以慰營魂莊子
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也車或為居楚
辭曰載營魂而升霞鍾會匪為衆人說異與智者論老子注曰經護為營也
司馬遷書曰可為智者說難為俗人言

雜詩一首 五言

王景玄沈約宋書曰王微字景玄少好學無不通覽年十六舉秀才除南平

王鐸右軍咨議微素無官情並陳疾不就江湛舉為吏部郎中

思婦臨高臺長想憑華軒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東南有思婦舞賦曰遠思
長想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珥筆華軒韋昭漢書注曰軒檻上板也弄絃
不成曲哀歌送苦言左太冲詠史詩曰哀歌和漸離張平子書曰酸者不能不苦於言也

箕帚留江介良人處鴈門

箕帚婦人所執也國語曰吳王夫差伐越越王勾踐乃命

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備

姓於王宮說文曰箕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

厭酒肉劉渠曰婦人稱夫曰良人漢書有鴈門郡詎憶

無衣苦但知狐白溫足曹植贈丁儀詩曰狐白日闇牛羊

下野雀滿空園虎行日日暮不從野雀棲孟冬

寒風起東壁正中昏禮記曰仲冬之月昏東壁中

自愁怨辭曰廊抱景而獨倚誰知心曲亂所思不可

數詩一首 五言

鮑明遠

一身仕關西家族滿東

家語孔子曰恭敬忠信四者可

有又曰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也 二年從車駕

齊祭甘泉宮 漢書曰元延二年行幸甘泉賦曰正月從

言車駕漢書曰武帝作甘泉宮 三朝國慶畢休沐還舊

邦 漢書谷永上書曰食於三朝之會周禮曰國有福事

詩曰侯四牡曜長路輕蓋若飛鴻 崇還京詩曰迅風翼

華蓋飛飄飄 五侯相餞送高會集新豐 漢書曰成帝悉封

王逢王商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又曰

豐沛商人立 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 周禮曰凡六樂

鄭玄曰此固所以存六代之樂史記侯嬴曰公子自

迎羣羣衆廣坐之中嵇康贈秀才詩曰組帳高褰 七

盤起長袖庭下列歌鍾 張衡舞賦曰歷七盤而從躡七

袖善舞國語曰鄭伯納女八珎盈彫俎綺肴紛錯重禮
樂二入歌鍾已見魏都賦八珎盈彫俎綺肴紛錯重禮
食醫掌和王八珍之齊莊子曰祝宗人說彘曰汝奚惡
死吾將加汝肩尻乎彫俎之上應璩與公琰書曰繁俎
綺錯羽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尚書曰敦叙九族孔
爵飛騰九族共瞻遲賓友仰徽容安國曰九族高祖玄
孫之親也張載送鍾祭軍詩
曰善見理不接聞道播微容十載學無就善官一
朝通漢書曰張釋之事文帝十年不得
調又曰司馬安巧善官四至九卿

翫月城西門解中一首

五言 鮑明遠

始見西南樓纖纖如玉鉤西京雜記公孫乘月賦曰值
圓巖而似鉤末映東北墀娟娟似蛾眉說文曰墀塗
地也禮天子
赤墀上林賦曰長眉連蛾眉蔽珠櫳玉鉤隔瑣窻以珠
飾疏也瑣窻窻為瑣文也范曄後漢書
曰梁冀第舍窻牖皆有綺疏青瑣也三五二八時千

里與君同

二八十六日也釋名曰望滿之名月大十六
日月小十五日淮南子曰道德之論譬如日

月馳驚千里夜移衡漢落徘徊帷戶中衡斗中央也漢
天漢也已見上

不能改其處文曹植七哀詩曰明月
照高樓流光正徘徊歸華先委露別葉早辭風言
華先委為露所墮別葉早辭為風所墮華落向本故曰
歸本葉下離枝故云別葉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翼氏
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

客游厭苦辛仕子倦飄塵陸機答張士
然詩曰飄飄

休澣自公日宴慰及私辰禮記曰晏子澣衣以朝
字林曰醺私宴飲也方

蜀琴抽白雪郢曲發陽春相如工琴而處蜀故
曰蜀琴客歌郢中故

有乾酒未缺金壺啓夕淪雪國中屬而和者不
之漏已啓夕波未止金壺

迴軒駐輕氏傳注曰有乾而不食爾雅曰小波為淪陸
機漏賦曰伏陰蟲以承波吞恒流其如揖

蓋留酌待情人

始出尚書省一首 五言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眺兼

惟昔逢休明十載朝雲陛尚書殿中郎高宗輔政以眺為諮議領記室高宗明帝也

顯齊書曰眺解褐豫章王行參軍然王故朝也休明蕭子左思七牧曰開甲第之廣袤建雲陛之嵯峨

閨籍復酌瓊筵醴金閨即金門也解嘲曰歷金門上玉堂應劭漢書注曰籍者為二尺竹牒

記其年紀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袁宏夜酣賦曰開金扉坐瓊筵漢書楚元王敬禮穆生等

酒常為穆生設醴也宸景厭照臨昏風淪繼體宸比辰位也厭照臨謂武帝崩也繼統謂鬱林王昭業也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惠太子長子武帝崩王即位毛詩

日明明上天照臨下土尚書曰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廣雅曰昏亂也又曰淪沒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

之法度 紛虹亂朝日濁河穢清濟漢書息夫躬絕命辭曰虹霓耀兮日

微張晏曰虹蜺邪陰之氣也而有照耀以蔽日月方讒言流行忠良浸微也戰國策張儀說秦王曰清濟濁河足

以為阻孔安國尚書注曰濟水入河並流十數防口猶里清濁異色混為一流亦喻讒邪之穢忠正也

寬政餐茶更如薺言防衆口實由寬政雖遇餐茶之苦更同如薺之甘時明帝輔政故曰寬

也國語召公諫厲王曰防人之口甚於防川左氏傳陳公子完謂齊侯曰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仲

長子昌言曰有軍興之大役焉有凶荒之殺用焉如此則清脩絜皎之士固當食茶鹽膽枕籍菁棘毛詩曰誰

為荼若其英衮暢人謀文明固天啓英衮謂明帝也初

甘如薺蕭子顯齊書曰明帝以太后令廢鬱林王及海陵王而

即帝位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周易

氏傳曰晉侯賜畢萬魏卜偃曰見龍在田天啓之矣青

精翼紫軼黃旗映朱邸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之時五星聚房房者蒼神之精周據而興

然青即蒼也齊木德故蒼精翼之孔安國尚書傳曰翼
輔也方言曰韓楚之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
恒為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史記曰諸侯朝天
子於天子代邸諸王立宅舍曰邸漢書曰
東都禮尉三輔官府吏東迎雒陽見更始以上為司隸校
尉十輩皆冠幘而衣婦人之衣大為長安所笑見司隸官
屬皆相指視之極望老吏或垂涕粲然復見官府儀體
賢者蟻中區咸已泰輕生諒昭洒覽賦文曰佇中區以左
附也
禮趨事辭官闕載筆陪旌祭謂出殿中而為記室也漢
切面趨事如是慎子曰趨事之有司賤也禮記曰史載
筆士載言司馬彪續漢書曰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
人皆帶劔繫戟為前行章邑里向踈蕪寒流自清泚冠
昭漢書注曰榮戟也音啓邑里向踈蕪寒流自清泚冠
燕歲也說文曰泚清也且禮切
衰柳尚沈沈凝露方

泥泥沈沈茂盛之貌也毛詩曰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沈沈廣雅曰方正也毛萇曰泥泥沾濡也零落悲

友朋歡虞讌兄弟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識零落殆也既秉丹石心寧流素絲涕丹石言不可破而不可奪其堅

丹可磨而不可奪其赤韓子曰上下相德守道者皆懷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淮南子曰墨子見

閱其化也曹顏遠感時詩曰素絲與路歧乘此終蕭散

垂竿深澗底孫惠龜賦曰汎舟於清冷之淵垂竿於巖澗之下如清漢書注曰乘因也

直中書省一首五言蕭子顯齊書謝玄暉

紫殿肅陰陰彤庭赫弘敞紫殿紫宮也漢書成紀曰神

肅至陽赫赫西都賓曰玉階彤庭西京賦曰赫赫彤庭風動萬年枝日華承露

掌晉宮闕名曰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漢書曰日華曜宣明又曰武帝作柏梁銅柱承露盤僊人掌也

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晉灼甘泉賦注曰玲瓏明見
綾綺連錢楚辭曰綴網戶朱綴刻方連王逸注曰窻有四面
日網綺文縷也綴綠也網與罔同而義異也紅藥當階
翻蒼苔依砌上淮南子曰窮谷茲言翔鳳池鳴珮多清
響晉中興書曰荀勗徙中書監為尚書令賀之乃發
則鳴信美非吾室中園思偃仰登樓賦曰雖信美而非
佩玉佩玉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
仰朋情以鬱陶春物方駘蕩有怵悵莊子曰惠施之材
駘蕩而不得逐物不反司安得凌風翰聊恣山泉賞
馬彪曰駘蕩猶施散也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詩曰如飛如翰鄭玄曰如鳥之飛翰也

觀朝雨一首

五言

謝玄暉

朔風吹飛雨蕭條江上來既灑百常觀復集九成臺張景

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西京賦曰通天眇以竦峙勁
百常而莖擢薛綜曰臺名也爾雅曰觀謂之闕呂氏春
秋曰有蛾氏有二佚女為空濛如薄霧散漫似輕埃平
九成臺飲食必以鼓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
明振衣坐重門猶未開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新序曰
析耳目暫無擾懷古信悠哉毛詩曰悠哉悠哉而懷古
悠思戢翼希驤首乘流畏曝魚思成公緩慰情賦曰惟替
也影鄒陽上書曰斂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沐鵬鳥賦曰
乘流則逝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傍有山水陸不
通龜魚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動息無兼遂歧路
多徘徊動息無兼遂歧路
南可方同戰勝者去翦北山萊韓子子勝仕也方猶將也
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於智臆故驪
也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毛詩曰南山有臺北山

有萊毛萋
曰萊草也

郡內登望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
眺出為宣城太守

謝玄暉

借問下車日匪直望舒圓

張景陽詩曰
昨日望舒四五圓

寒城一

以眺平楚正蒼然

毛詩曰翹翹錯薪言刈其楚說文曰
楚叢木也鄭玄毛詩箋曰蒹葭在衆

蒼然也

山積陵陽阻溪流春穀泉

江賦曰幽澗積阻
沈約宋書曰宣城

郡太康中分丹陽立陵陽子明得仙於廣陽縣山戰國

策曰飲茹溪之流漢書曰丹陽郡有春穀縣水經注曰

又合春穀縣北

威紆距遙甸巉巖帶遠天

威紆威夷紆
餘流長之貌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距

切切陰風暮桑柘起寒煙悵望

心已極悵悵塊屢遷

悵望已見上文楚辭曰招悵悵而
永懷招徠驕切悵况壤切悵况往

切結髮倦為茲平生早事邊

漢書霍光結髮內侍論
語于日久要不忘平生

之誰規鼎食盛寧要狐白鮮

家語曰子路南遊於楚
列鼎而食晏子春秋曰

景公被狐白之

方棄汝南諾言稅遼東田

續漢書曰汝
南太守南陽

宗資任用范滂時人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
主畫諾魏志曰管寧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至于遼東
皇甫謐高士傳曰人或牛暴寧田
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飲食也

和伏武昌登孫權故城一首

五言徐勉伏曼容
墓誌序曰曼容為

大司馬諮議參軍
出為武昌太守

謝玄暉

炎靈遺劔璽當塗駭龍戰

炎靈謂漢也典引曰蓄炎
上之烈精漢儀禮志曰皇

太子即位中黃門以斬蛇寶劔授異苑曰晉惠帝元康
三年武庫火燒漢高斬白蛇劔吳書曰初黃門張讓等
作亂劫天子出奔尚璽投井中春秋保乾圖曰漢以魏
徵當塗在名世行四方獻帝紀太史丞許芝奏故白馬
令李雲上事曰許昌氣見於當塗高者魏也象魏者兩
觀闕是也當道而高大者魏也當代漢周易曰龍戰于

野其血 聖期缺中壤霸功興寓縣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論衡曰孟子云五百年

者以為天出聖期也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者法度曰寓籀文 鵲起登吳山鳳翔陵楚甸莊子曰鵲上城之

城壞巢折陵風而起故君子之居時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司馬彪曰塢最高危限之處也起飛也東都

賦曰龍飛白水鳳翔參墟孫氏初基武昌後都建鄴故云吳山楚甸也塢居毀切 衿帶窮巖險

帷帟盡謀選西京賦曰巖險周固衿帶易守漢書高祖趙成中行吳皆諸侯之選也鄭玄毛北拒溺驂鑣西龕

收組練北拒謂禦曹操西龕謂敗劉備也春秋感精符魯地名也時齊與宋鄭戰敗相殺血溺驂宋均曰龍門

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龕與戡音義同左氏傳曰甲組三百被練三千馬融曰組 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

盼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木而王其政象揆崇離殿帝亦如之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孔安國尚書傳曰類事類也又曰北五帝於四郊四類亦如之曰卜云其吉終然允臧毛萇曰凡建國必卜之毛詩曰

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毛萇曰揆度也度日出入以知西東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毛萇詩傳曰崇立也西都

賦曰外則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吳志曰孫權於武離殿別寢 釣臺臨講閱樊山開廣昌臨釣臺飲酒大

歡國語號文公曰一時講武公羊傳曰大閱者何簡車馬也水經曰武昌郡治城南有表山即樊山也北背大

江上釣臺顏延年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左氏釋奠詩曰即宮廣譙 文物共葳蕤聲明且葱蒨傳藏

哀伯曰夫德儉而有度文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國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 三光厭分景書軌欲同薦三

祀忽寂漠市朝變魏都賦曰非有期乎世祀忽謂忽忽

然而去也古出夏北門行曰市朝易

下車同軌書同文杜預左氏傳注曰薦獻也參差世

名呂頌曰三光參分宇宙暫隔禮記子曰今天

人千載 舞館識餘基歌梁想遺轉燕城賦曰歌堂舞閣之基西征賦曰覓陞

墓平燕趙之餘基歌有繞梁故曰歌梁淮南子曰秦楚故林衰

木平荒池秋草徧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睠武昌也言

孫氏雄圖悵然如此幽客滯江臯從賞垂纓弁自謂也

言從賞而垂纓弁遊也楚辭曰朝馳騁兮江臯王逸注曰臯清危阻獻酬良書限聞見

良書謂伏詩也鄭玄禮記注曰厄酒器也毛詩曰獻酬交錯墨子曰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

幸籍芳音多承風采餘絢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願承風之遺則馬融論語注曰絢文貌

也于役儻有期鄂渚同游衍毛詩曰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楚辭曰乘鄂渚而反顧兮王

逸注曰鄂渚地名也毛詩曰昊天曰旦及爾遊衍毛萇曰遊行也衍溢也鄭玄曰常與汝入往遊溢相從也

和王著作八公山一首

五言淮南子曰淮南王安養士數千人中有高

才八人蘇非李上公吳陳由伍被雷被毛被晉昌為八公神仙傳曰雷被誣告

安謀反人告公曰安可以去矣乃與登山即日升天八公與安所踐石上之馬跡存焉

謝玄暉

二別阻漢坻雙嶠望河澳左氏傳曰吳子伐楚子常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于大別

穀有二陵已見西征賦爾雅曰小汜曰坻又曰澳隈也茲嶺復嶺分區莫淮服

字林曰嶺岍銳山也潘岳贈陸機詩曰東限琅邪臺西區域以分孔安國尚書傳曰莫定也

距孟諸陸山海經曰琅邪臺在渤海間琅邪之東孔安國尚書傳曰距至也周禮曰正東曰青州其

藪曰孟諸爾雅曰宋有孟諸郭璞曰今在梁國睢陽縣東北然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山

以避上文耳謂仟眠起雜樹檀欒蔭脩竹楚辭曰遠望

山在澤東是也日隱澗凝空雲聚岫如複出沒眺樓雉

兔園賦曰脩竹

檀欒夾池水

遠近送春日

王肅家語注曰高丈長曰堵三堵曰戎州

昔亂華素景淪伊穀

登亂華謂苻堅也左氏傳曰我姬姓

也何戎之有焉又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素景謂

陽谷東北入洛也 貼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

伊水已見上文 宗衮謝安

也晉中興書曰時盜賊強盛浸寇無已朝議求文武

良將可以鎮北方者衛將軍謝安曰唯兄子玄可堪此

任於是拜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

事漢書賈誼上書曰安有天下貼危者若是臣瓚曰臨

危曰貼或曰貼屋檐也論語子 長蛇固能剪奔鯨自此

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曝八公山謝玄敗苻堅之處也長蛇喻融奔鯨喻堅也

羣謝錄曰玄領徐州苻堅傾國大出玄為前鋒射傷

苻堅陣殺苻融左氏傳申苞胥如秦乞師曰吳為封豕

長蛇以荐食上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

鯢而封以為大戮杜預曰鯢鯢大道峻芳塵流業遙

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也

年運儵

陸機大暮賦曰播芳塵之馥馥莊子老 平生仰

令圖吁嗟命不淑 子平生眺自謂也左氏傳汝叔齊曰君

薛君韓詩章句曰吁嗟歎辭也毛詩曰子之不淑揚泉

五湖賦曰底功定績蓋寓令圖不淑已見嵇康幽憤詩

浩蕩別親知連翩戒征軸

楚辭曰志浩蕩而傷懷思再

遠館娃官兩去河陽谷 方言曰吳有館娃之宮石崇思

風煙四時犯霜雨朝夜沐 淮南子曰禹沐淫雨櫛疾風

高誘曰以雨為沐浴也以疾風為梳篦 春秀良已凋秋場

庶能築

孫子曰秋霜被不凋其

和徐都曹一首

曹勉昧旦出新渚

謝玄暉

宛洛佳遨游春色滿皇州

古詩曰驅車策駑馬游戲宛

裏望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楚辭曰結余軫於西山

皇州結軫青郊路迴瞰蒼江流周禮曰東方謂之青蜀

都賦曰列綺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楚辭曰華已見上文

踈以瞰江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楚辭曰光風轉

蕙汎崇蘭王逸注曰光風謂桃李成蹊逕桑榆陰道周

班固漢書贊曰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楚辭曰鳴鳩

棲於桑榆毛詩曰有扶之杜生于道周毛萇曰周曲也

東都已倣載言歸望綠疇毛詩曰以我覃耜倣載南畝

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毛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詩曰言旋言歸賈逵國語注曰一井為疇

謝玄暉

掖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漢書元紀曰賜單于待詔掖

庭聘絕國長門失歡宴庭王廙為閼氏應劭曰名廙

小字昭君娶女曰聘據單于而言也琴道雍門周曰一起

絕國掖庭王昭君所居也長門陳皇后所居也南都賦曰

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糜蕪辭寵悲班扇古樂府詩曰上山採

接歡宴於日夜相逢詠糜蕪辭寵悲班扇蕪下逢故夫班

婕妤怨詩曰新製齊紈素鮮絜如花叢亂數蝶風簾入

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雙燕徒使春帶賒坐惜紅粧變賒緩也生平一顧重宿昔

千金賤鄭玄毛詩箋曰顧迴首也列女傳曰楚成鄭子

千金賤晉者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子晉不顧

王曰顧吾與女千金子晉遂行不顧曹植詩曰一顧故

千金重何必珠玉錢阮籍詠懷詩曰宿昔同衾裳

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古樂府曰相去萬餘里故人心

人心尚爾故人心不見尚爾鄭玄毛詩箋曰尚猶也字

詞也

和謝宣城一首

沈休文

王喬飛鳬鳥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官侶避世不避喧范

王喬飛鳬鳥東方金馬門從官非官侶避世不避喧范

後漢書曰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時為葉令喬有神術
每月朔望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
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東南飛來於是伺鳧
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雙焉乃詔尚方詐視則四年中
所賜尚書官屬履也史記曰武帝時齊人有東方生名
朔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沈於俗避世金馬門
揆余發皇鑒短翮屢飛翮楚辭曰皇鑒揆予于初度丁
鳳並晨趨朝建禮晚沐卧郊園漢書典職曰尚書郎晝
休沐宿至下塵榻憂來命綠樽謝承後漢書曰徐稚字
也不起時陳蕃為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稚不免之既謁而
退蕃在郡不接賓唯稚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應休璉
與曹長思書曰紅塵蔽於机榻傳玄雜詩曰机榻昔賢
委塵埃漢書東方朔曰臣聞銷憂者莫若酒也
侔時雨今守馥蘭蓀字林曰侔齊等也孟子曰君子之
守即眺也潘正叔贈河陽詩曰流聲神交疲夢寐寐路
馥秋蘭王逸楚辭注曰蓀香草名也

遠隔思存

列子曰夢有六候此六者皆魂神所交也莊子曰子

也毛詩曰雖則

牽拙謬東汜浮情及西崑梁書曰隆昌

如雲匪我思存

少陽太守明帝即位徵為五兵尚書以日之早晏喻年之

情浮名情懈也

西崑顧循良菲薄何以儷璠璫鄭玄毛

謂崑崙日之所入也

顧念也楚辭曰質菲薄而無由馬融論語注曰菲薄也

廣雅曰儷偶也

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璠璫斂

璠璫美玉也

璠璫將隨渤澥去刷羽汎清源雀渤澥之鳥吳都

賦曰刷蕩漪瀾

說文曰刷刮也劉公幹詩曰方塘含清源

應王中丞思遠詠月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王中丞思遠為御史中丞

沈休文

月華臨靜夜靜滅氛埃魏明帝詩曰靜夜不能寐方

楚辭曰辟氛埃而清涼

方

暉竟尸入圓影隙中來

淮南子曰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

於宇宙平說文

高樓切思婦西園游上才

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

曰隙壁際也

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歎有餘哀魏文帝芙蓉池詩曰乘輦夜行遊逍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

出雲網軒映珠綴應門照綠苔

楚辭曰綠苔此當為朱綴今並為珠疑傳寫之誤漢書曰班婕妤好自傷賦曰潛

庭菱芳

洞房殊未曉清光信悠悠哉

楚辭曰楚辭曰姱容脩態亘

綠草生

遠貌也

洞房毛萇詩傳曰悠

也

冬節後至丞相第詣世子車中一首

五言蕭子顯齊書曰

豫章王嶷太祖第三子也薨贈丞相揚州牧長子廉字景藹為世子蔡邕獨斷曰諸

侯適子

沈休文

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

史記曰廉頗失勢之時故客

潛夫論曰昔魏其之客流於武安長平

貴賤猶如此況

乃曲池平

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

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桓子新論雍門周說高車

塵未滅珠履故餘聲

漢書曰方共治之于國父于公問門壞父

問門令容駟馬高蓋說文曰高車其蓋高立

賓階綠錢

滿客位紫苔生

家語曰公自昨階孔子由賓階升堂立

今注曰空室無人行則生苔蘇或青或紫一名綠錢禮

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又曰殯於客位祖於庭

誰當九原上鬱鬱望佳城

禮記趙文子曰晉卿大夫之

墓地在九原西京雜記曰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踣地入

肯前皆以前脚踣地久之滕公懼使卒掘馬所踣地入

三尺所得石擲有銘焉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
吁嗟滕公居此室滕公曰嗟乎天也吾其即安此乎遂
葬焉漢書曰夏侯嬰號滕公也

學省愁卧一首

五言學省國學也梁書曰齊明帝即位約遷國子祭酒

沈休文

秋風吹廣陌蕭瑟入南闌

廣雅曰愁人掩軒卧高牕時

動扉

楚辭曰愁人兮奈何掩猶閉也軒長廊也

虛館清陰滿神宇曖微微

謝靈運齊中詩曰虛館絕諍訟曹植九詠曰蔓葛滋兮冒神宇王逸楚辭注曰曖曖暗昧貌南都賦曰清廟肅以微

微網蟲垂戶織夕鳥傍欄飛

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戶屋魏文帝詩曰蜘蛛繞戶

牖纓珮空爲忝江海事多違

爾雅曰忝辱也莊子曰就

數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

攀桂枝而聊淹留也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莫薛君曰莫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

詠湖中鴈一首

五言

沈休文

白水滿春塘旅鴈每迴翔

劉公幹雜詠詩曰方塘含白

迴翔穀梁傳曰掩禽旅范審曰衆禽也

喙流牽弱藻歛

翻帶餘霜

建章臺集詩曰鴈皆遠行蒙霜雪

單汎逐孤光

上林賦曰鴻鵠浮乎其上

懸飛竟不下亂起未成行

呂氏春秋曰鴈羣鳥翔而不下

刷羽同搖漾一舉還故鄉

千鳥孫公主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麗日屬元巳年芳具在斯

南都賦曰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開花已匝樹

三月三日率爾成篇一首

五言

沈休文

流嬰復滿枝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

阮籍詠懷詩曰昔日繁華子安

陵與龍陽范曄後漢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

聞告于鄧禹曰孝孫素謹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嘉

字孝孫嬰東出千金堰西臨鴈鶩陂

於耕切西去城三十五里堰上有穀水塢朱超石與兄書曰千

金堤舊堰穀水魏時更脩謂之千金塢廣雅曰堰潄堰

也謂潛築土以壅水也一作塢音竭塢鳥古切堰一建

陂承昆明游絲映空轉高楊拂地垂綠幘文照耀紫燕

下流也光陸離主家因留第中偃母以賣珠為事隨母入館陶公

日出照耀紫燕已見緒白清晨戲伊水薄暮宿蘭池

馬賦楚辭曰玉璫兮陸離寶瑟金瓶汎羽卮

何憂廣雅曰薄至也漢書曰渭城有蘭池宮象筵鳴

府詞曰金瓶素綆汲寒將水羽卮即寧憶春蟄起日暮桑

羽觴也楚辭曰瑶漿密勺實羽觴欲羨蠶飢中人望奈何

日長袂拂面善留客宋玉諷賦曰主人之女為臣炊彫

胡之飯露葵之羹來勸臣食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愛而不可見宿昔減容儀

獨何為於無有之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太息將何為

且當忘情去歎息且當忘情去歎息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

徽日夜離細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王鮪已見

雜擬上

擬古詩十二首

擬行行重行行

陸士衡

悠悠行邁遠戚戚憂思深此思亦何思思君徽與音音
徽日夜離細邈若飛沈王鮪懷河岫晨風思北林

東京賦晨風

遊子眇天末還期不可尋驚飈塞反信歸

雲難寄音

楚辭曰願寄言於浮佇立想萬里沈憂萃

我心攬衣有餘帶循形不盈衿去去遺情累安處撫

清琴

擬今日良宴會

閑夜命歡友置酒迎風館

迎風已見齊僮梁甫吟秦娥

張女彈

南都賦曰齊僮唱芳列趙女蔡邕琴頌曰梁甫

雨雪凍旬月不得歸思其父母作梁山歌應瑒神女賦

日夏姬曾不足以供妾御况秦娥與吳娃方言曰秦俗

美兒謂之娥張哀音繞棟宇遺響入雲漢昔韓娥東之

女彈已見笙賦齊驚歌假食既去而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又曰薛談學

謳於秦青辭歸青箴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

行雲張湛曰三人薛秦韓之善歌者也四坐咸同志羽觴不可筭高談一

何綺蔚若朝霞爛

霞或為華

人生無幾何為樂常苦晏

秦嘉

詩曰憂艱常早譬彼伺晨鳥揚聲當及旦

尸子曰使雞

異郵曰鶴知夜半雞應曷為恒憂苦守此貧與賤

列子

擬迢迢牽牛星

昭昭清漢暉粲粲光天步

晏子春秋曰星之昭昭不

粲粲鮮盛也步行也言行牽牛西北迴織女東南顧

大

止之盛微步而光耀於天華容一何冶揮手如振素

治或為

禮夏小正曰七月初昏織女正東而向怨彼河無梁悲此年歲暮跂彼無良緣睨焉不得度

彼

已見上毛詩
日曉彼牽牛引領望大川雙涕如霑露

擬涉江采芙蓉

上山采瓊藥穹谷饒芳蘭采采不盈掬悠悠懷所歡
毛詩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故鄉一何曠山川阻且難沈思鍾萬里
躑躅獨吟歎

擬青青河畔草

靡靡江離草熠燿生河側江離已見子虛賦皎皎彼姝女阿那
當軒織粲粲妖容姿灼灼美顏色良人游不歸偏棲
獨隻翼空房來悲風中夜起歎息

擬明月何皎皎

安寢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餘暉攬之不盈手

淮南

子曰天地之間巧歷不能舉其數手微惚恍不能攬其光也高誘曰天道廣大手雖能微其惚恍無形者不能攬得日月之光也涼風繞曲房寒蟬鳴高柳踟躕感節物我行
未已久游官會無成離思難常守

擬蘭若生朝陽

嘉樹生朝陽凝霜封其條執心守時信歲寒終不彫美
人何其曠灼灼在雲霄枚乘樂府詩曰美人隆想彌年
在雲端天路隔無期月長嘯入飛颿引領望天末譬彼向陽翹

擬青青陵上栢

冉冉高陵蘋習習隨風翰

山海經曰崑崙之丘有草名曰蘋如葵字書曰蘋亦蘋字

也人生當幾何譬彼濁水瀾言濁水之波易竭也戚戚多滯念置

酒宴所歡方駕振飛轡遠遊入長安名都一何綺城闕

鬱盤桓史記曰公仲謂韓王曰飛閣纓虹帶曾臺冒

雲冠虹帶已見吳都賦高門羅北闕甲第椒與蘭西京賦曰

北闕甲第當道直啓椒蘭俠客控絕景都人驂玉軒列

蓋取其嘉名且芬香也魏書曰張繡降而復反上所乘馬名絕景為流矢所中

都人已見上國語叔向曰遨遊放情願慷慨為誰歎

擬東城一何高

西山何其峻曾曲鬱崔嵬零露彌天墜蕙葉憑林衰

尚書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寒暑相因襲時逝忽如頽三閭結飛

轡大耋嗟落暉離騷引曰屈原者為三閭大夫離騷曰

日吳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曷為牽世務中心若有違毛詩曰

遲中心有違京洛多妖麗玉顏倅瓊蕤古詩曰燕趙多佳人美者顏如玉閑

夜撫鳴琴惠音清且悲長歌赴促節哀響逐高徽一唱

萬夫歎再唱梁塵飛七略曰漢興魯人虞公善雅歌發聲盡動梁上塵思為河

曲鳥雙游豐水湄

擬西北有高樓

高樓一何峻蒼蒼峻而安綺窓出塵冥飛陛躡雲端綺

飛陛已見上文佳人撫琴瑟纖手清且閑芳氣隨風結哀響馥

若蘭玉容誰得顧傾城在一彈玉容傾城並已見上佇立望日昊

躑躑再三歎不怨佇立久但願歌者歡思駕歸鴻羽
比翼雙飛翰

擬庭中有奇樹

歡友蘭時往蒼蒼匿音徽虞淵引絕景四節逝若飛虞淵已見上文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歸躑躑遵林渚惠風入我懷感物戀所歡采此欲貽誰

擬明月皎夜光

歲暮涼風發昊天肅明明招搖西北指天漢東南傾春秋曰季秋之月招搖指戌大戴禮夏小正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漢案戶者直戶也李陵詩曰招搖西北馳天漢東南流朗月照閑房蟋蟀吟戶庭翻翻歸鴈集嘒嘒

寒蟬鳴

歸鴈已見鷦鷯賦嘒嘒已見上文疇昔同宴友翰飛戾

高冥

毛詩曰匪鷽匪鷽翰飛服美改聲聽居愉遺舊

情織女無機杼大梁不架楹

言有名無實也織女已見上爾雅曰大梁昂也

擬四愁詩一首

張孟陽

我所思兮在營州欲往從之路阻脩登崖遠望涕泗流
我之懷矣心傷憂佳人遺我綠綺琴何以贈之雙南金
傳玄琴賦序曰齊桓公有鳴琴曰號鍾楚莊有鳴琴曰繞梁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有焦尾皆名琴也

擬古詩一首

五言 陶淵明

日暮天無雲春風扇微和佳人美清夜達曙酣且歌尚

日酣歌于室歌竟長歎息持此感人多明明雲間月灼灼葉中花豈無一時好不久當如何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八首五言并序謝靈運

建安末余時在鄴宮朝遊夕讌究歡愉之極天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者難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諸彦共盡之矣古來此娛書籍未見何者楚襄王時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時有鄒枚嚴馬遊者美矣而其主不文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遊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思夫子之徒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客遊梁漢武帝徐樂諸才徐樂已見別賦備應對之能而雄猜多忌豈獲晤言之適晤言已見上文不誣方將庶必賢於今日爾歲月如流零落

將盡撰之懷人感往增愴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撰其遺文却為一集其辭曰

魏太子

百川赴巨海眾星環北辰百川北辰已見上文照灼爛霄漢遙裔

起長津天地中橫潰家王拯生民橫潰以水喻亂也家王謂魏太祖也陳思

行女哀辭曰家王征蜀漢司馬相如難蜀文曰拯生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區宇既滌蕩

羣英必來臻東京賦曰區寓又寧謝承後漢書曰黃向對策為羣英之表忝此欽賢

性由來常懷仁況值眾君子傾心隆日新論物靡浮說

析理實敷陳莊子曰判天地之美析萬物之理羅縷豈闕辭窈窕究天

人王延壽王孫賦曰羌難得而羅縷羅或為觀天人已見應吉甫華林園詩澄觴滿金壘連

榻設華茵急絃動飛聽清歌拂梁塵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詞改曲抱

朴子曰瓠巴操琴翔禽為之下聽
梁塵已見陸機擬東城一何高詩
可珍
何言相遇易此歡信

王粲

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

幽厲昔崩亂桓靈今板蕩幽厲周二王也桓靈後漢二帝也

版鄭玄曰版反也反先王之道也毛詩曰伊洛既燎煙

函嶠沒無像盡燒焚王粲七哀詩曰洛陽何寂寞宮室整

裝辭秦川秣馬赴楚壤王粲七哀詩曰復棄中國去遠

日出身秦川沮漳自可美客心非外獎沮漳已見登樓賦小雅曰獎勸

也常歎詩人言式微何由往子建情詩上宰奉皇靈

侯伯咸宗長上宰魏太祖也棗道彥雲騎亂漢南紀郢

皆掃盪王肅格虎賦曰羽騎雲布蘭車排霧屬盛明披

雲對清朗盛明清朗喻太祖也王隱晉書曰樂廣為尚

人瑩然若開雲霧之觀青天之命諸子造焉曰每見此

日一得披玄雲望白日唯力是視敢有二心慶泰欲重

疊公子特先賞曹植也不謂息肩願一旦值明兩息肩

東京賦明兩謂文帝也明並載遊鄴京方舟汎河廣魏

帝與吳質書曰同綢繆清讌娛寂寥梁棟響陸機集

子清宴詩梁棟響則歌聲繞也既作長夜飲豈顧乘日

陳琳

養史記曰紂為長夜之飲乘

哀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

皇漢逢屯遭天下遭氛慝西都實曰皇漢之初經董氏營也屯如遭如已見上

淪關西表家擁河北董卓表紹並單民易周章窘身就

羈勒豈意事乖已永懷戀故國相公實勤王信能定螫

賊相公魏太祖也王仲宣從軍戎詩曰相公征關右勤賊王已見西征賦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諸侯用寧

喻賊遠屏晉之力也杜預曰螫賊喻災害也食根曰螫食節曰賊復覩東都輝重見漢

朝則已見謝玄暉始餘生幸已多矧迺值明德愛客不

告疲飲讌遺景刻曹子建公讌詩曰公子敬愛客終讌不知疲刻漏刻也夜聽極

星闌朝遊窮曛黑毛詩曰子興視夜明星有爛曛已見上哀哇動梁埃急

觴盪幽默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梁塵已見上張敏神女賦曰既澹泊於幽默楊覺寐而中

驚也財且盡一日娛莫知古來惑范曄後漢書曰楊秉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

徐幹

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

室多故余懼及焉

伊昔家臨淄提攜弄齊瑟臨淄已見置酒飲膠東淹留

憩高密漢書膠東國故齊宣帝更為高密國又此歡謂可終

外物始難畢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搖蕩箕濮情窮年迫

憂慄箕山許由所隱也濮濮水莊周所釣也莊子末塗

幸休明棲集建薄質已免負薪苦仍游椒蘭室禮記曰君

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大戴禮曰
與君子遊必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
陸機詩曰甲清論事究萬美話信非一曹植四言詩曰
道原話已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魏文帝與吳質書
見秋興賦行觴奏悲歌永夜繫白日魏文帝與吳質書
朗華屋非蓬居時髦豈余匹希叔詩髦士已見陸韓卿贈顧中
飲顧昔心悵焉若有失說苑曰晉靈公欲殺趙宣孟而
南子曰悵然有喪漢書曰戴良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

劉楨

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潘勗玄達賦曰匪
偏人之自肆訴諸

貧居晏里閑少小長東平漢書泰山郡有東平縣
音義曰泰山郡屬兗州河充

當衝要淪飄薄許京謝承後漢書李燮
曰涼州天下要衝廣川無逆流招

納厠群英管子曰善為君者宜法江海不逆
細流故為百谷長羣英已見擬太子詩北渡

黎陽津南登紀郢城漢書音義臣瓚曰黎陽津名也杜預左
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既覽古今事頗識治亂情歡友

相解達敷奏究平生解達言相談說而進
達也方言曰解說也矧荷明哲顧

知深覺命輕王逸晉書孔坦表曰
士死知遇恩令命輕朝遊牛羊下暮坐括

揭鳴毛詩曰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牛羊下括毛萇
曰雞棲於桀為桀括至也桀與揭音義同終歲

非一日傳厄弄新聲辰事既難諧歡願如今并唯羨肅

肅翰續紛戾高冥

應瑒

汝穎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

嗷嗷雲中鴈舉翮自委羽毛詩曰鴻鴈于飛哀鳴嗷嗷淮南子曰鴈龍在鴈門北第

于委羽之山不見日高誘曰求涼弱水湄違寒長沙渚

成公綏鴈賦曰濱弱水之陰岸弱水已見上列子曰禽獸之智違寒就溫漢書曰長沙國屬荊州然則彭蠡之

所顧我梁川時緩步集穎許漢書曰汝南穎川許皆魏

梁為一旦逢世難淪薄恒羈旅天下昔未定託身早得所

官度厠一卒烏林預艱阻魏志曰公還軍官渡袁紹進

大潰漢書音義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為鴻溝即今

官渡水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薄沂縣公江一百里南岸

名赤壁周瑜黃蓋此乘大艦上破魏武兵晚節值眾賢

會同庇天宇列坐陰華棖金樽盈清醕馬融樗蒲賦曰

臨激水之清流金樽清醕並已見上始奏延露曲繼以闌夕語延露已調

笑輒酬荅嘲謔無慙沮傾軀無遺慮在心良已叙

阮瑀

管書記之任有優渥之言

河洲多沙塵風悲黃雲起繁欽述行賦曰芒芒河濱實

淮南子曰黃泉之埃上為黃雲金羈相馳逐聯翩何窮已說文曰羈馬絡頭也慶

雲惠優渥微薄攀多士慶雲喻太祖也王逸楚辭注曰慶雲喻尊顯也念昔渤

海時南皮戲清沚漢書渤海郡南皮縣魏文帝與吳質

今復河曲游鳴葭泛蘭汜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駕而

路文學託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躡步並坐並已見

乘於後車躡步陵丹梯並坐侍君子上丹梯丹墀也

妍談既愉心哀弄信睦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傾醑係
芳醕酌言豈終始毛詩曰君子有自從食萍來唯見今
日美毛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毛萇曰萍萍也

平原侯植

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然頗有憂生之嗟

朝游登鳳閣日暮集華沼傾柯引弱枝攀條摘蕙草
徙倚窮騁望目極盡所討楚辭曰白蘋兮騁望又曰目極千里西顧太行
山北眺邯鄲道太行已見上漢書曰文帝指慎平衢脩
且直白楊信裊裊裊裊風貌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謂文帝也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也良游匪晝夜豈云晚與早衆賓

悉精妙清辭灑蘭藻哀音下迴鵠餘哇徹清昊下迴鵠謂
師曠也徹清昊謂秦中山不知醉飲德方覺飽中山有美酒已
醉見魏都賦毛詩曰既願以黃髮期養生念將老左氏傳
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音塗

文選卷第三十

文選卷第三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雜擬下

索陽源効白馬篇一首

効古一首

劉休玄擬古二首

王僧達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鮑明遠擬古三首

學劉公幹體一首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范彥龍効古一首

江文通雜體詩三十首

効曹子建樂府白馬篇一首 五言 袁陽源

孫巖宋書曰袁淑字陽源陳郡人少好屬文彭城王起為祭酒後遷至左衛率山劭當行篋逆淑諫見害

劍騎何翩翩長安五陵間史記曰游閑公子飾冠劍連

眺五秦地天下樞八方湊才賢戰國策范子見秦王曰

誘曰樞要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荆魏多壯士宛洛

富少年呂氏春秋客有語周昭文君曰宛洛少年邯鄲遊士意

氣深自負肯事郡邑權謝承後漢書曰楊喬曰侯生為

解之勢應劭曰負恃也班固漢書游俠傳贊曰郡國豪傑處處各有又郭解曰奈何從他縣奪人邑賢大夫權

也籍籍關外來車徒傾國鄠籍籍關外來謂被徙關中

也漢書武帝曰事籍籍如此鄭玄禮記注曰鄠市物邸舍也今云鄠以明市也五侯競書幣羣

公亟為言漢書曰樓護字君卿為京兆史王氏五侯兄

明遠數詩古人相遺幣必書之於刺故曰書幣戰國策秦王謂趙使涼毅曰吾所使趙國者小大皆聽吾言則

受書幣漢書曰郭解河內軹人自喜為俠及徙豪茂陵衛將軍為言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此

其家不貧解徙諸義分明於霜信行直如弦義分則分

公送出者千餘子曰禮樂則脩分義則明仲長子昌言曰潔若清水嚴

若秋霜應劭風俗通曰順帝之末京師謠曰直如弦死

道邊曲如交歡池陽下留宴汾陰西漢書曰郭解入關

鈞反封侯漢書曰酤留飲食也西音先協韻也一朝許人諾何

能坐相捐諾者必然許之辭也老子曰輕影節去函谷投

珮出甘泉公羊傳曰曹子標劍而去之劉兆嗟此務遠

日標辟也

文三十一

圖心為四海懸

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莊子曰心若懸於天地之間郭象曰所希企者

高而但營身意遂豈校耳目目前

列子楊朱曰慎耳目之

意也嵇康養生論曰嗜好常在一時聲類曰遂從

當年之至樂不得目肆於一時聲類曰遂從

聞古來共知然

漢書曰楚田仲以俠聞傳暢晉諸

効古一首

五言

表陽源

訊此倦遊士本家自遼東

訊猶問也漢書曰司馬長卿故倦游又曰有遼東郡也

昔隸李將軍十載事西戎

將軍李廣也西戎匈奴也毛詩序曰備其兵甲以討西戎

也結車高闕下極望見雲中

莊子曰車軌結於千里之

交也漢書曰將軍衛青至高闕臣瓚注曰山名

也七發曰極望成林漢書有雲中郡秦置也

千里從橫起嚴風

陸機從軍行曰寒燠豈如節霜雨多

異同

毛詩傳曰

夕寐北河陰夢還甘泉宮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

徐廣曰戎地之河上穀梁傳曰水南曰陰

勤役未云已壯年徒為空廼知古

時人所以悲轉蓬

曹植雜詩曰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類此客遊子指軀遠從戎

擬古二首

五言

劉休玄

沈約宋書

王鑠字休玄文帝第四子也少好學有文才元兇弒立以為中軍將軍世祖入討歸世祖

進侍中司空後以藥內食中毒殺之

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長道遙遙行遠之

楚詞曰路眇眇以默然廣雅

遠哉迴車背京里揮手從此辭

古詩曰迴車駕言邁劉

相謝說文曰揮奮也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堂上流塵生庭中綠草滋

雍誅曰流塵飄蕩魂安歸寒蜚翔水曲秋兔依山基淮南子曰兔走歸窟寒蜚翔水
各哀其所生高誘曰芳年有華月佳人無還期魏文曰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日夕涼風起對酒長相思李陵贈蘇武詩
對酒不悲發江南調憂委子襟詩古樂府江南辭曰
青子襟悠能酬臥覺明燈晦坐見輕紈縑陸機為顧彥先贈
塵素衣化為縑淚容不可飾幽鏡難復治曹植七哀詩曰
願垂薄暮景照妾桑榆時陸機塘上行曰願君廣末
以喻人之將老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擬明月何皎皎

落宿半遙城浮雲藹曾闕鄭玄詩箋玉宇來清風羅帳

延秋月

曹植芙蓉賦曰退潤玉宇進文帝庭羅帳羅帷
來清風古詩曰明月結思想伊人沈憂懷明發毛詩曰
何皎皎照我羅牀帷武毅發沈誰為客行久屢見流芳歇岳
人宋玉笛賦曰明發不寐憂結毛詩曰河廣川無梁山高路難越楚辭曰江河廣
悼亡詩曰流芳未及歇
徐氏答嘉書曰高山巖嚴而君是越斯亦難矣

和琅邪王依古一首

五言

王僧達

少年好馳俠旅宦遊關源既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楚辭

日長無絕今終古訊與信通易隆周為數澤皇漢成山
乾鑿度曰興亡殊方各有其祥
樊漢書楊雄河東賦曰脈隆周之大寧難蜀父老曰羅
彭陽曰公閱休夏則休乎山久沒離宮地安識壽陵園
樊者也毛萇詩傳曰樊藩也

甘泉賦曰往往離宮服以相燭張晏漢書注曰
景帝作壽陵也又元帝詔曰徙民以奉園陵 仲秋邊

風起孤蓬卷霜根白日無精景黃沙千里昏顯軌莫

殊轍幽塗豈異魂郭象注莊子曰待隱謂之死待顯謂

幽塗延萬鬼聖賢良已矣抱命復何怨桓範世要論

神房集百靈知有終之命必至之理不可以智
力避列子曰怨年我逝不知命也

擬古三首 五言

鮑明遠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

氍帶佩雙鞬象弧插彫服搜神記曰太康中以氍為豹

有武力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方言曰所以藏箭謂之服所

以盛弓謂之鞬毛詩曰四牡翼翼象弭魚服鄭玄曰弭弓

之末驚者以象骨為之獸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魏文

馬勒鞚孫子曰平陸平處鞚口送切朝遊鴈門上暮還

樓煩宿郡有樓煩縣石梁有餘勁驚雀無音闕子曰

使工人為弓九年乃成公曰何其遲也工人對曰臣不

復見君矣臣之精盡於此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景

公登虎圈之臺援弓東面而射之矢踰於西霜之山集

于彭城之東其餘力逸猶飲羽于石梁帝王世紀曰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羿曰生之平殺

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抑首而

媿終身不忘故羿漢虜方未和邊城屢翻覆留我一白

羽將以分虎竹白羽矢名國語曰吳素甲白羽之矰望

符五也魯客事楚王懷金襲丹素魯客假言揚子法言或曰使

軌曰金金印也司馬彪上林賦注曰襲服既荷主人恩

也毛詩曰素衣朱襮毛萇曰丹朱中衣也

又蒙令尹顧

主人謂君也王仲宣公譙詩曰顧我賢主

其餘國

日晏罷朝歸鞍馬塞衢路宗黨生光華賓僕

遠傾慕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

論語曰富與貴是人所欲不以其道得

之不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

儒生自謂也漢書叔孫

矣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伐木青江

未虧孔安國尚書傳曰誤謬也沈淪謬誤也

湄設置守兔兔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

丁丁又曰趨趨

兔兔遇犬獲之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

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韋昭漢書注曰翰筆也

弱冠參多士飛步遊秦宮

今惟三飛步有匹特側覩

君子論預見古人風

魏志太祖謂毛玠兩說窮舌端五

車摧筆鋒

兩說謂魯連說新垣衍及下聊城史記曰秦

尊秦昭王為帝秦必罷兵去魯連聞之乃責垣衍新垣

衍請出不敢言帝秦將聞之為却五十里又曰田單

攻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聊城城中燕將得

書自殺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

辯士之舌端莊子曰惠羞當白壁恥受聊城功韓詩

施其書五車道踏駁也羞當白壁恥受聊城功韓詩

莊子不許史記田單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

逃隱於晚節從世務乘障遠和戎節末路漢書曰至其晚

海上也守也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解佩

襲犀渠卷袂奉盧弓

國語曰平王錫晉文侯盧弓十始願

力不及安知今所終

左氏傳周子曰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

終司馬彪曰誰知

禍之所終者也

學劉公幹體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胡風吹朔雪千里度龍山

范曄後漢書蔡琰詩曰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楚辭曰

增冰峨峨飛雪千里又曰北有寒山連龍絕然王逸曰連龍山名

集君璠臺裏飛舞兩楹

前楚辭曰望璠臺之偃蹇今鄭玄禮記注曰兩楹之間人君聽治正坐之處

茲辰自為美當

避豔陽年

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

豔陽桃李節皎潔不成妍 呂氏春秋

日仲春之月桃李華

代君子有所思一首 五言

鮑明遠

西出登雀臺東下望雲闕

鄴中記曰鄴城西立臺名銅雀臺劉歆甘泉賦曰雲闕

蔚之巖巖衆星接之皚皚

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

王逸楚辭注曰層重也蔡雍述

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漢書曰太子不敢絕馳道應劭曰天子之道毛詩曰彼君子女綢直如髮 繡甍

結飛霞璇題納行月

西京賦曰雕楹玉舄繡栢雲楣甘泉賦曰珍臺間館璇題玉英築

山擬蓬壺穿池類溟渤

蓬壺二山名溟渤二海名選色遍齊代徵聲

市叩越

齊代叩越四地名

陳鍾陪夕譙笙歌待明發 楚辭曰陳

新歌魏文帝東門行曰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儀禮曰歌魚麗笙由庚明發已見上文

年貌不可

還身意會曷歇

列子西門子謂東郭先生曰北宮子蟻年貌言行與子並身意已見上文

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

傳玄口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聞蟻孔潰河溜穴傾山絲淚淚

之微者金骨之堅喻親之篤者言讒邪之人但下如絲之淚而金骨為之傷毀也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淚如

絲芳鄒陽上書曰衆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 沒家語曰

口鑠金積毀消骨

器惡含滿歆物忌厚生 沒家語曰

於魯桓公之廟有歌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虛則

敬中則正滿則覆明君以為至誠故常置於坐側顧謂弟子曰試注水實之中而正滿則覆夫子喟然而歎曰

鳴呼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老子曰人之生生之智
厚動皆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也
哉衆多士服理辯昭昧莊子曲求問於仲尼曰古猶今也昔
日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
也神者先受之今昧然也且又爲不神者求耶郭象曰
思求更致不了

効古一首 五言

范彥龍

寒沙四面平飛雪千里驚雪千里已見上文風斷陰山樹霧失

交河城漢書侯應上書曰呂聞陰山草木茂盛又曰車
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

朝馳左賢陣夜薄休屠營漢書李將軍廣出右北平
擊匈奴左賢王陣又曰驃

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昔事前軍幕今逐嫖姚兵漢書
隴西得休屠祭天金人

曰大將軍大擊匈奴李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
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又曰霍去病善騎射再從大將軍

受詔予壯士爲失道刑既重遲留法未輕漢書曰李廣
嫖姚校尉

其合軍出東道或失道大將軍問廣失道狀廣曰校尉
無罪乃我者自失道引刀自剄又曰宣帝命虎牙將軍

田順出五原虜去塞八百餘里不進上以虎牙不至期
逗留不進下吏自殺音義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

不進遲或所賴今天子漢道日休明太史公自序曰作
作逗音豆

皆云今天子班固漢書文紀述曰登我今上本紀其述事

雜體詩三十首五言雜詩序曰關西鄴下既
已罕同河外江南頗爲異法今

作三十首詩教其文辭雖不
足品藻淵流庶亦無乖商榷江文通

古離別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鴈門郡已見上以黃雲蔽千

里遊子何時還黃雲已見謝靈運擬鄴中詩古詩曰浮
雲蔽白日遊子不顧反江之此製非直

學其射而亦兼用其文故各自引送君如昨日簷前露

已團張景陽雜詩曰下車如昨日望舒四不惜蕙草晚

所悲道里寒古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君在天一涯妾身長別

離古詩曰各在天一涯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李陵贈蘇

武詩曰思得瓊樹枝以解長飢渴兔絲及水萍所寄終不移爾雅曰女

毛詩曰葛與女蘿施於松柏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

木樹根於土地性也曹植雜詩曰寄松為女蘿依水

李都尉從軍

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蘇武詩曰我有一樽酒欲以贈遠人日暮浮雲

滋渥手淚如霰悠悠清川水嘉勛得所薦言魚處水而得所哉

萬里而離鄉歎魚之不若也毛詩曰河水悠悠釋名曰薦藉也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

見古詩曰相去萬餘里蘇武詩曰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袖中有短書願寄雙飛

燕桓子新論曰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

言於玄鳥玄鳥逝以差池古詩曰願為雙飛燕雙或為

南淮南子曰燕鴈代飛許慎曰鵲春南而鴈北虞義送

班婕妤詠扇

紈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班婕妤好怨詩曰新製齊紈素

團似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煙霧列仙傳曰蕭史者秦繆

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一且皆采色世所重雖新

不代故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班婕妤好怨詩曰常恐

又自傷賦曰華殿塵芳玉階苔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班婕妤怨詩曰棄捐篋笥

魏文帝遊宴

曹丕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曹子建詩曰置酒高殿上西

門行曰朝游高臺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曹子建公

側夕宴華池陰蘭芷生芳芙蓉披綠竹夾清水秋蘭被幽涯枚乘兔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兔園曹植公月出照園中冠珮相

追隨曹植公詩曰清夜客從南楚來為我吹參差

曰客從遠方來楚辭曰望夫淵魚猶伏浦聽者未云疲

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為陸

今日良宴會詩曰高談一何綺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

孫卿子曰小儒者謂大夫士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

林莊子曰至衆賓還城邑何以慰吾心曹子建名都篇

陳思王贈友

曹植

君王禮英賢不恡千金璧孔安國尚書傳曰恡惜也史

賜金百鎰白璧一雙莊子曰林雙闕指馳道朱宮羅第

宅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尺馳道已見上文傳

第從容冰井臺清池映華薄鄴中記曰銅雀臺北則冰

曲池何湛湛涼風盪芳氣碧樹先秋落論衡曰物至秋

朝與佳人期日夕望青閣魏文帝秋胡行曰朝與佳人

篇曰青樓
臨大路
寒裳摘明珠徙倚拾蕙若
毛詩曰寒裳涉秦洛神賦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謝靈運鄴中集曰攀條摘蕙草楚辭曰連蕙若以為佩
眷我二三子辭義麗
金鴈
曹子建贈丁翼詩曰吾與二三子楊雄解嘲曰昔人之辭乃玉乃金王仲宣誄曰吾與夫子義貫丹青說文曰延陵輕寶劍季布重然諾書曰季布楚人也楚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又
處富不忘貧有
道在葵藿
何敬祖贈張華詩曰既貴不忘儉處有能存無莊子曰無所不在陸機君子有所思曰無以肉食資取笑葵與藿

劉文學感遇

楨

蒼蒼中山桂團圓霜露色
言桂霜露而色不渝身經夷險而操不易也劉楨贈徐

幹詩曰亭亭山上
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
劉楨贈徐

聲一何盛松枝一何
橘袖在南國因君為羽翼
南雖珍

須君羽翼乃貴也楚辭曰后皇嘉樹橘來服受命
謬蒙聖

主私託身文墨職
洞簫賦曰蒙聖主之渥恩鄭玄禮記注曰私之猶言恩也劉楨雜詩曰職

事相填委文
丹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
華實乃在深山

竊聞君好我甘
華月照方池列坐金殿側
古歌辭曰上

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曹植天地篇曰復為時所拘羈縲作微臣東京賦曰洪恩

素畜人
心罔結

王侍中懷德

粲

伊昔值世亂秣馬辭帝京
王粲七哀詩曰西京亂既傷

蔓草別方知杜杜情
毛詩序曰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未流民窮於兵革男女失時

不期而會焉毛詩曰有林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嶠函復丘墟翼闕緬縱橫

嶠函嶠谷及函谷也呂氏春秋燭過曰吳為丘墟西征賦曰翼闕緬其堙盡倚棹汎涇渭日

暮山河清耀棹與耀同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毛詩曰七月在野八月在宇鄭玄曰謂蟋蟀毛詩曰若木晚矣鶴鷁在

幽草客子淚已零故鶴鷁在幽草語注曰若木晚矣鶴鷁在

山人喟然感鶴鳴毛詩去鄉三十載幸遭天下平楚辭

鄉離家來遠客鮑昭結客少年場曰賢主降嘉賞金貂

服玄纓求對詔曰戴金貂之時整為侍中故云金貂漢書谷天子玄冠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魏文帝與吳質書

玄纓也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日時駕而遊北遵

河曲曹子建公燕詩曰飛蓋相追隨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漢書李陵謂蘇武曰

人生如朝露楚辭曰竊哀兮浮萍汎濫兮無

根王逸注曰自北蘋隨水浮汎東下西君子篤惠

義柯葉終不傾新語曰君子篤義於惠禮記曰其在人雖貫四時而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王粲公宴詩曰

不改柯易葉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古人有遺言君

子福所綏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興也

嵇中散言志

康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嵇康幽憤詩曰恃愛肆姐不

之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左太冲詠史詩曰靈鳳振

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莊子老子

南方有鳥其名鳳居積石千里河海出下鳳皇居上

天為生樹名瓊枝高百二十仞大三圍以琳琅為實

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阮籍詩曰朝食琅玕

實夕宿丹山際衡山記曰空青崗有天津玉池傳玄擬

楚篇曰登崑
處順故無累養德乃入神莊子曰夫得者

安時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懸解也又曰欲

勉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又曰堯觀乎華華封

人請祝聖人使壽使富使多男子堯曰多男子則多懼

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養德也故辭周易曰

精義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謂文子曰四方上下

舟輿所極覆也鸚鵡哲人貴識義大雅明庇身毛詩大

賦曰冠雲霓而張羅反曰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也莊生悟無為老氏守其

真至也老子曰見素抱樸河上公曰見素者當抱素

守真不天下皆得一名實久相賓老子曰昔之得一者

以寧王侯得一以為天下正莊子曰堯讓許由以天下許由曰而

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咸

池鄉良爰居鍾鼓或愁辛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莊

子曰海鳥止於魯郊魯侯觴之

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眩視憂悲不敢

食一鬴不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司馬彪

曰海鳥柳惠善直道孫登庶知人柳下惠已見西征賦

爰居也詩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忠信行篤敬子張書諸紳

阮步兵詠懷籍

青鳥海上遊鸞斯蒿下飛阮籍詠懷詩曰雖云不可知

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

其父曰聞汝從青遊盍取來吾欲觀之其子明旦至海

上羣青翔而不下莊子曰北溟有魚化為鳥其名為鵬

齊諧曰鵬之徙南溟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其翼曰

笑之我決起而飛捨榆枋而止不至控地而已奚以之

九萬里而圖南為北溟有鳥焉其名為鵬搏扶搖而上

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

適也此小大之辯也司馬彪曰蜩蟬也鸞鳩小沈浮不相

鳥毛萇詩傳曰鸞斯鵙居鵙居雅鳥也音豫

宜羽翼各有歸

曹子建七哀詩曰沈浮各異世阮籍詠懷詩曰鸞斯飛桑榆海鳥運天池豈不

識宏大羽飄飄可終年沉湎安是非

阮籍詠懷詩曰逍遙

漾焉可能列子曰信理者亡是非莊子曰彼一是非也朝雲

非也此一是非也乘變化光耀世所希

阮籍詠懷詩曰三楚多秀士朝雲

無窮陸雲詩曰精衛銜木石誰能測幽微

阮籍清思賦

知音世所希東海之濱而翻飄於西山之傍山海經曰發鳩之山有

鳥名精衛赤帝之女姓女娃遊於東海溺而死反化為精衛常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也

張司空

華

秋月照簾籠懸光入丹墀

張華情詩曰清風動帷簾

賦曰俯視佳人撫鳴琴清夜守空帷

陸機擬古詩曰佳

夜撫鳴琴曹子建雜蘭逕少行迹玉臺生網絲

楚詞曰

徑斯路漸張景陽雜詩曰房櫳無行迹西京賦曰西有

玉臺張景陽雜詩曰蜘蛛網四屋論衡曰蜘蛛經絲以

網飛庭樹發紅彩閨草含碧滋

張景陽雜詩曰寒花延

虫佇整綾綺萬里贈所思

楚詞曰結幽蘭而延佇古詩

相去萬餘里故人心尚願垂湛露惠信我皎日期

毛詩

爾又曰欲以遺所思

湛露斯匪陽不晞又曰

謂予不信有如皎日

潘黃門

岳

青春速天機素秋馳白日

楚詩曰青春愛謝潘岳悼亡

詩曰曜靈運天機四節代遷

逝劉楨與臨淄侯書美人歸重泉悽愴無終畢

潘岳

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詩曰之子歸窮殞宮已肅清松柏轉蕭瑟

陸機挽歌

泉重壤永幽隔

嘈嘈寡婦賦曰虛坐芳肅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識其墳楚詞曰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

俯仰未能弭尋念非但楚詞曰聊抑志而自弭賈逵曰所憂撫襟悼寂寞恍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撫襟

非但一撫襟悼寂寞恍然若有失潘岳悼亡詩曰撫襟

見黃憲及歸罔然若有失也明月入綺窗髮髻弗想蕙

質潘岳悼亡詩曰歲寒無與同朗月何龍龍獨無李氏靈髮髻髴視不容古詩曰交疎結綯窓左九嬪武帝納

皇太后頌曰如蘭之茂消憂非萱草永懷寧夢寐毛詩得諼草言樹之背毛萇曰諼草令人志憂毛

詩曰終其未懷寡婦賦曰願假夢以通靈夢寐復冥

冥何由覲爾形潘岳哀永逝賦曰既目遇兮無兆曾寤寐

冥冥之外我斬北海術爾無帝女靈列異傳曰北海營陵有

見同郡人婦死已數年聞而往見之曰願令我一見死人不恨遂教其見之於是與婦人相見言語悲喜恩情

如生良久乃聞鼓聲悵悵不能出戶掩門乃走其裾為

戶所閉塹絕而去後歲餘此人死家葬之開見婦棺蓋

下有衣裾宋玉集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野望

朝雲之館有氣焉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此是何氣

也玉對曰昔先王遊於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自

云我帝之季女名曰瑶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聞

王來遊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乃言妾在巫山之陽高

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而

視之果如其言為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

之立館名曰朝雲駕言出遠山徘徊泣松銘毛詩曰駕

雨絕無還雲華落豈留英鸚鵡賦曰何日月方代序寢

興何時平潘岳悼亡詩曰四節代遷

陸平原韜宦

機

諸后降嘉命恩紀被微身漢書疏廣曰太子國儲副君

塞恩紀潘岳河陽翼明發眷桑梓永歎懷密親陸機贈顧

言懷桑梓又赴洛道中作詩
日鳴咽辭密親求歎見下注
陸機赴洛道中詩曰永歎遵北渚遺
思結南津杜預左氏傳曰滋水涯也
見梁陳詩毛詩曰驅馬悠悠陸機從梁陳服義追上列矯
迹廁宮臣陳詩曰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朱黻咸髦
士長纓皆俊人毛詩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鄭玄曰弗
與弗古字通毛詩曰蒸我髦士又曰髦士攸宜陸契闊
承華內綢繆踰歲年陸機從梁陳詩曰契闊踰三年又
綢繆子結日暮聊揔駕逍遙觀洛川陸機答張士然詩
繼臨徂沒多拱木宿草凌寒煙公羊傳曰秦伯謂蹇叔
矣禮記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遊子易感愴躑躅還自憐劉公

日乖人易感愴陸機道中詩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日佇立望故鄉顧影懷自憐願言寄三鳥離思非徒然
楚詞曰三鳥飛以自南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
兮去騷疾而不得陸機赴洛詩曰感物戀堂室離思一
深何

左記室 詠史

思

韓公淪賣藥梅生隱市門范曄後漢書曰韓康字伯休
藥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梅生梅福也漢書曰
梅福一朝棄妻子去其後人見於會稽者變名姓為吳市
卒百年信荏苒何用苦心塊張華勸志詩曰荏苒代謝
要死何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賈新語曰以義建功
為苦心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
河源匈奴之境山海經曰崑崙之東北隅實河海源也
崑崙之東北隅實河海源也
漢書夏侯勝曰士病不明經術
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
終軍才始達賈誼位方

尊漢書曰終軍至長安上書武帝異其文拜為謁者給事中又曰賈誼為博士文帝悅之超遷歲中至太中

大夫也金張服貂冕許史乘華軒左思詠史詩曰金張籍

朝集金張館暮宿許史廬漢書劉向曰王氏乘朱輪華轂王侯貴片議公卿重言太

平多歡娛飛蓋東都門張景陽詠史詩曰昔在西京時

祖二顧念張仲蔚蓬蒿滿中園曹子建贈徐幹詩曰

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明天官博學好為詩賦所居蓬蒿没人也

張黃門苦雨

協

丹霞蔽陽景綠泉涌陰渚曹子建情詩曰微陰翳陽景

又詩曰階下伏泉涌水鶴巢層甍山雲潤柱礎鄭玄毛詩箋曰

而鳴巢層甍未詳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廣雅曰礎礎也音楚有奔興春節愁霖貫

秋序張景陽雜詩曰有奔興變變涼葉奪戾戾颼風

舉楚辭曰溢颼風余上征高談玩四時索居慕疇侶曹子建求通

無所與陳禮記子夏曰吾離羣索居青苔日夜黃芳藋

成宿楚張景陽雜詩曰青苔依空牆又詩曰荒楚鬱蕭森說

文曰芳藋草歲暮百慮交無以慰延佇仲長統詩曰

木華盛貌安在我

劉太尉傷亂臧榮緒晉書曰琨

皇晉遘陽九天下橫零霧劉琨答盧諶詩曰厄運初遘

目班固漢書曰陽九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傳所

謂陽九日厄會也郭璞山海經注曰橫塞也楚詞曰望

時風之清激愈秦趙值薄蝕幽并逢虎據薄蝕虎據

霧霧其如塵

京房易飛候占曰凡日蝕皆於晦朔不於晦朔蝕者名曰薄戰國策曰蘇秦說楚威王曰王興師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據也

伊余荷寵靈感激殉馳驚

劉琨勸進表曰荷寵三世左氏傳曰

遠啓疆曰寵靈楚國劉琨詩曰鄧生何雖無六奇術冀感激解嘲曰世亂則聖哲馳驚而不足

與張韓遇

漢書曰陳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凡六出奇計輒益邑封

奇計或頗祕世莫得聞

寧戚扣角歌桓公遭乃舉

淮南子曰

左氏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

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空令日月逝愧無古人度

論語陽虎曰日月逝矣盧諶贈崔溫詩曰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出城濠北望沙漠路

千里何蕭條白日隱寒樹投袂既憤懣撫枕懷百慮

左氏傳曰楚子投袂而起曰虎通曰天子崩哀痛憤懣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遊百慮已

見上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功

陸機東宮詩曰柔顏時或苟有會治亂惟冥數

劉琨重贈盧諶詩曰時來苟冥

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陶淵明經曲阿詩曰時來苟冥

會冥幽冥也數歷數也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范曄後

漢書烏丸論曰天之冥數以至於是乎

盧中郎感交

大夏須異材廊廟非庸器

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崇臺

在懷縣詩曰器非廊廟姿爾雅

曰庸常也謂非凡常之器也

英俊著世功多士濟斯

位左氏傳衆仲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盧諶

位答魏子悌詩曰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眷顧成綢

文三十一
繆迺與時髦匹

毛詩曰眷言顧之盧諶答魏子悌詩曰愚蒙時來會敢齊朝彥跡姻媾

久不虛契閑豈但一

盧諶贈劉琨詩曰恩由契闊生但一已

見上

逢厄既已同處危非所恤盧諶答魏子悌詩曰共

同常慕先達觀古論得失

既志節也馮衍顯志序馬

服為趙將疆場得清謚

史記曰趙奢大破秦軍秦軍解

王賜奢號為馬服君左氏傳魯公曰疆場之

信陵佩魏

印秦兵不敢出

史記曰魏公子母忌為信陵君秦昭王

去遂救邯鄲存趙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

日夜出軍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請公子歸救魏魏王

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破秦軍於河

策徒慙素絲質 慨無幄中

以黑高誘曰閔其可以黃可

羈旅去舊鄉感遇喻琴瑟

贈崔溫詩曰羈旅及寬政委質與

自顧非杞梓勉力在

無逸

杞梓已見陸韓卿贈內兄希

更以畏友朋濫吹乖

名實

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

士請為王吹竽栗食與三百人等宣王死文王即位一

其善者田嚴對曰一一聽

郭弘農

遊仙

臧榮緒晉書曰璞

璞

崦山多靈草海濱饒奇石

郭璞遊仙詩曰圓丘有奇

令義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王逸

偃蹇尋青雲隱

淪駐精魄

江賦曰人無賢愚皆知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

則人病盡去則人死道人讀丹經方士鍊玉液道人方術之士已見擬潘黃門述哀詩
神仙傳曰淮南王好道術之士於是入公乃往遂授以
丹經漢書曰燕齊之方士傳玄求仙篇曰玉液涌出華
泉楚詞曰吮朱霞入窓牖曜靈照空際九光廣雅曰朱霞
玉液芳止渴靈日也說文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江賦曰冰夷倚
經曰紫芝一名木芝洛神賦曰凌波微步江賦曰水
碧潜瑤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
然萬里遊矯掌望煙客舉神仙傳曰若士謂盧敖曰吾一
鴻乘紫煙求得安期術豈愁濛汜迫生自言千歲楚辭
次出於濛汜鴻乘紫煙
張廷尉雜述
綽

太素既已分吹萬著形兆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

而使自已也司馬彪曰言天氣吹煦生養萬物形氣不
同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潛夫論曰太素之時元氣
窮冥未有寂動苟有源因謂殤子天言大道之要動寂
形兆也即壽夭異轍故以殤子為天也呂氏春秋曰一也者至
貴也莫知其源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
以為宗高誘曰道無匹敵故曰至貴莊子道喪涉千載津
南郭子綦曰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天
梁誰能了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
喪思乘扶搖翰卓然凌風矯莊子齊諧之言曰鵬之徙
耳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
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司馬彪曰齊諧人姓名也搏團也
扶搖上行風也園飛而上者若扶搖也毛詩曰如飛如
翰鄭玄曰如鳥之飛也翰其靜觀尺捶義理足未常少
中豪俊也廣雅曰矯飛也
莊子曰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
施相應於身無窮司馬彪曰若其可折則常有兩若其
不可折其一常存
故曰萬世不竭
囹圄秋月明憑軒詠堯老蒼頡篇曰囹

登樓賦曰憑軒檻以遙望堯老堯浪迹無蚩妍然後君

及老子玄宗之太師故莊生稱之浪迹無蚩妍然後君

子道浪迹無蚩妍然後君

歸一致南山有綺皓王度贈許詢詩曰妍蚩好惡也領略

也廣雅曰略要也周易子曰一致而百慮漢書曰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當秦之世避而入商維深山范

山四皓潛光隱曜交臂又變化傳火迺薪草莊子仲尼謂顏

回曰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哀與郭象曰夫變化不可執而留也故雖交臂相守而不能令傳若哀

死則此亦可哀者也今人未嘗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

莊子秦失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以此為哀奚獨哀死邪

盡也為薪猶前薪也前薪以指指盡前薪之理故火傳而不滅心得納養之中故命續而不絕明盡生也疊

疊玄思清曾中去機巧許詢農里詩曰疊疊玄思得濯濯情累除莊子曰子貢南遊於

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夫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力用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

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

圃者仰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

抽數如決湯名曰桔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

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物我俱

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子貢俯而不對也

忘懷可以狎鷗鳥莊子曰吾喪我郭象曰吾喪我我自忘矣我自忘天下何物足識哉又曰

海上有人好鷗鳥者旦而之海上從鷗鳥游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試取來吾從玩之曰諾明

旦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

許徵君自序晉中興書曰高陽許詢字玄度

寓居會稽司徒蔡謨辟不起詢有才藻善屬文時人皆欽愛之詢

張子闇內機單生蔽外像張毅單豹並一時排冥筌冷

然空中賞筌捕魚之器言魚之在筌猶人之處塵俗今既排而去之超在埃塵之外故冷然涉空得

中而留也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冷然而善旬有五
而反司馬彪曰冷然涼貌也郭象莊子注曰天下莫不
自是而相非故一是一非兩行無窮也遣此弱喪情資神
唯涉空得中曠然無懷乘之以遊也
任獨往莊子曰予惡乎知悅生之非惑耶予惡乎知惡
少失其故居為弱喪者遂於彼之所在而不知歸者耶郭象曰
鄉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
萬物而獨往者不復顧世採藥白雲隈聊以肆所養
也賈逵國語**丹葩耀芳蕤綠竹蔭閑敞**廣雅曰葩華也
注曰肆恣也
激鮮鱗石室有幽響鮮風過列仙傳曰赤松子常止西
室中石室也**去矣從所欲得失非外獎**陸機招隱詩曰稅駕
論曰得與失孰賢謝靈運擬鄴中至哉操斤客重明固
詩曰客心非外獎小雅曰獎勸也

已朗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
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
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
矣矣自夫子之死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向秀
以為質矣夫吾無與言也**五難既灑落超迹絕塵網**向秀
康養生論曰養生有五難名利不減此一難喜怒不除
此二難聲色不去此三難滋味不絕此四難神慮消散
此五難

殷東陽興曠

仲文

晨遊任所萃悠悠蘊真趣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方言

以持身謝靈運登江中
孤嶼詩曰蘊真誰為傳
帝得之以登雲天謝靈運田
南樹園詩曰賞心不可忘
廣雅曰秀美也鄭玄詩箋
曰承花者曰鄂鄂與萼同
極眺清波深緬映石壁素
昭

國語注曰 瑩情無餘滓拂衣釋塵務廣雅曰瑩磨也說文曰滓澌也謂鄙穢也 穢左氏傳曰叔求仁既自我玄風豈外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漢書灌嬰曰侯自我得之玄風謂道也李充玄宗賦曰慕玄風之遐裔余皇祖曰伯陽謝靈運憶山中詩曰得性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淮南子曰成化象非外求直置忘所宰蕭散得遺慮而弗宰高誘曰宰主也謝靈運越嶺溪行詩曰觀此遺物慮一悟得所遣

謝僕射遊覽

混

信矣勞物化憂襟未能整左氏傳商臣曰信矣莊子曰而生又化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旋而死也 薄言遵郊衢揔轡出臺省毛詩曰薄言旋而死者正身 淒淒節序高寥寥心悟永毛詩曰秋曰淒淒楚詞曰天高寥然空虛也聲類曰悟心解也 時菊耀巖阿雲霞冠

秋嶺

潘安仁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

眷然惜良辰徘徊踐落景

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東征賦曰

然顧之東征賦曰

卷舒雖萬緒動復歸有靜淮南子曰至道無爲

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莊子曰虛則靜靜則動動者得矣老子曰夫物云云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謂復命王弼曰凡有起於虛動於靜故萬物離靜而動作 曾是迫桑榆歲暮從所秉毛詩曰曾是位桑榆日所沒以喻人年老已晚也所秉謂心所執也毛詩歲聿其暮薛君曰言年歲日君子秉心鄭玄曰秉執也 舟壑不可攀忘懷寄匠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居有力者藏之壑澤非人意所求謂之固有力者或能取之郢人已見上文

陶徵君田居

潛

種苗在東臯苗生蒲阡陌

歸去來曰登東臯以舒嘯風俗通曰南北曰阡東西曰陌

雖有荷鋤倦濁酒聊自適陶潛詩曰晨興理荒穢帶月

酒聊自持莊子曰智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其志者一時日

之利者非埒井之蛙與又郭象注曰自適其志者一時日

暮巾柴車路闇光已夕歸去來曰或巾柴車鄭人望

煙火稚子候檐隙稚子候門問君亦何為百年會有役

莊子盜跖曰人上壽百歲陶潛但願桑麻成蠶月得紡

績陶潛詩曰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毛詩曰素心正

如此開逕望三益開蔣生逕求懷求羊蹤論語曰益者

三友友直友諒謝臨川遊山

靈運

江海經邅迴山嶠備盈缺楚辭曰入淑浦兮途邅迴爾

雅曰山銳而高曰嶠謝靈運

登廬山詩曰山行非前期弥遠不能輟但欲淹昏旦遂復經

盈缺春秋元命包日月盈而缺者詘鄉尊宋均曰詘還也尊

也靈境信淹留賞心非徒設賞心已平明登雲峯杳與

盧霍絕楚詞曰平明發兮蒼梧謝靈運訓惠連詩曰滅

迹入雲峯又初發石首城詩曰息必廬霍期

碧鄣長周流金潭恒澄澈碧鄣出碧之鄣即玉山也已

周流上林賦曰步欄周流臨海記桐林帶晨霞石壁映

初晰說文曰昭晰明也之逝乳竇既滴瀝丹井復寥

沈謝靈運山居賦曰訪銅乳於洞穴訊丹砂於經泉鮑

也抱朴子曰武陵舞陽有丹砂井王崑崙轉奇秀岑

崑還相蔽說文曰崑崙也五威切文字集略赤玉隱

瑤溪雲錦被沙汭瑤溪之赤岸海賦曰雲錦散文於沙

文三十一

二十四

汭之小孤亦謂之飛夜聞猩猩啼朝見鼯鼠逝蜀都賦曰猩猩夜啼郭璞爾雅注曰鼯鼠狀如
生聲如人呼南中氣候暖朱華凌白雪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南
州實炎德桂樹凌寒山王逸楚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
詞注曰南方冬溫草木常華
允國莊子市南宜僚謂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
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漢書曰司馬遷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也
終磨滅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莫辯且汎桂水潮映月
遊海滢楚詞曰桂水芳潏潏謝靈運入華子崗詩曰乘月弄潏潏攝生貴處順將為
智者說謝靈運還湖中詩曰奇言攝生客又登石門詩曰處順故安排又石門詩曰匪為眾人說莫與
論智者

顏特進侍宴

延之

太微凝帝宇瑤光正神縣淮南子曰太微者天一之廷孔安國尚書傳曰凝成也魏
都賦曰耽耽帝宇周禮曰匠人建國畫象諸日中之景
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鄭玄曰極星謂北斗也廣雅曰
北斗第七星為瑤光地理書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
名神州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
有九州禹之所叙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數揆曰祭書史
相都麗聞見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尚書序曰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孔安國
為都也列漢構仙宮開天制寶殿毛萇詩傳曰漢天河桂棟留夏
鸞蘭撩停冬霰楚詞曰桂棟芳蘭撩青林結冥濛丹巘被葱蒨
吳都賦曰迴眺冥濛毛萇詩傳曰鸞蘭撩
傳曰鸞蘭撩小山別於大山也山雲備卿藹池卉具靈變
尚書大傳曰百工相和而歌卿雲鄭玄曰卿當為慶魏
文帝東閣詩曰高山吐慶雲西京賦曰濯靈芝之朱柯
陳思王靈芝篇重陽集清氣下輦降玄宴楚詞曰集重陽入帝
日靈芝生玉池

官考造旬始而觀清都西京賦曰恣意所驚望分寰隧
幸下輦成宴尚書曰玄德升聞玄猶聖也驚望分寰隧
矚目盡都甸六鄉六隧倉頡篇曰矚矚視之貌也氣

生川岳陰煙滅淮海見中坐溢朱組步欄遙瓊弁魯靈賦曰中坐乘景禮記曰侯伯佩玄玉而朱組綴上林賦曰步欄周流長途中宿說文曰選雜字如此左氏傳曰楚子玉為瓊弁禮登佇睿情樂閑延皇眄爾雅曰登成也又曰

以樂閑鄭玄曰閑終也延引也測恩躋踰逸沿牒懜

浮賤興雅曰測深也愉逸耽樂縱逸也漢書長安令楊賤也禮記曰恥名浮於行也榮重魄兼金巡華過盈瑱

孟子曰齊王魏兼金一百而不受盈瑱盈尺之玉也說

文曰田父得寶玉至尺魏都賦曰尺璧有盈淮南子曰

崑山之玉敢飾輿人詠方慙綠水薦左氏傳曰晉侯聽

子曰手會渌水已見上文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淮南

謝法曹贈別

惠連

昨發赤亭渚今宿浦陽汭謝靈運富春渚詩曰赤亭無

浙江湄方作雲峯異豈伊千里別雲峯已見上文芳塵未歇席

涔淚猶在袂庾闡楊都賦曰結芳塵於綺停艦望極浦

弭棹阻風雪謝惠連獻康樂詩曰停楫阻風波毛萇詩

止也風雪既經時夜永起懷思汎濫北湖遊岩亭南

樓期謝靈運詩序曰於南山往北山經點翰詠新賞開

袞瑩所疑謝靈運答惠連詩曰陵摘芳愛氣馥拾藥

憐色滋色滋畏沃若人事亦銷鑠葉毛詩曰桑之未落其

鏢以汧約賈達國子襟怨勿往谷風誚輕薄毛詩曰青

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又詩序曰共秉延州信無

慙仲路諾延州信謂挂劒也已見謝靈運廬靈芝望三

秀孤筠情所託楚詞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云秀謂芝

也于貧切所託已慙慙祇足攪懷人謝靈運詩曰猶

攪余思毛詩今行嶠嶠外銜思至海濱孔融會稽記曰

思往尚書曰海濱廣斥嶠他乎切嶠食證切覲子杳

未俾款睇在何辰孔安國尚書曰俾見也士簡切字林

也雜珮雖可贈疏華竟無陳毛詩曰知子之來之雜

已見謝靈運越嶺溪行無陳心怕勞旅人豈遊遨毛詩

心怕幸及風雪霽青春滿江皋說文曰霽雨止也楚

馳驚乎解纜候前侶還望方鬱陶謝靈運相送方山詩

惠連詩曰幽煙景若離遠末響寄瓊瑤瓊瑤謂

居復鬱陶王徵君養疾微

窈藹瀟湘空翠碯澹無滋窈藹深遠之貌杜育薜

歷百草晦欬吸鷗鷄悲寂歷彫疎貌說文曰晦盡也謂

也凡草木華實榮茂謂之明枝葉彫傷謂之晦清陰往來遠

月華散前墀見上文鍊藥矚虛幌汎瑟卧遙帷說文

化金也鍊與鍊古字通又集略曰幌以帛萌水碧駢末

黷金膏靈詎緇水碧已見上文蒼頡篇曰黷垢黷也

葛詩傳曰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楚詞曰帝子降
縑黑色也北渚有帝子蕩漾不可期
兮愁予阮籍詠懷詩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淮南
曰蕩漾焉可能悵然山中暮懷痾屬此詩淮南
悵然若有所亡楚辭曰幽獨處
乎山中又曰抒中情而屬詩

表太尉從駕

淑

官廟禮哀敬粉邑道嚴玄

顏延年拜陵廟詩曰哀敬隆

祖禱豐粉榆社說文曰玄恭絜由明祀肅駕在祈年毛
幽遠也謂神道幽遠也
曰敬恭明祀又詔徒登季月戒鳳藻行川孔安國尚書
羽獵賦曰玄冬季月鳳皇車名甘泉賦曰乃登雲旒象
鳳皇兮翳華芝行川所行之川也行猶道也
漢徙宸網擬星懸高唐賦曰建雲旒宸網天畢也西京
星魯魯靈光殿賦曰朱耀麗寒渚金鏐映秋山朱耀麗以朱
浮柱岧嶢帶以星懸

蔡邕獨斷曰金鏐者羽衛藹流景綵吹震沈淵羽衛負

也綵發吹也淮南子曰鱗介也辯詩測京國履籍鑑都壘記

風孫卿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旺謠響玉律

邑頌被丹絃沈約宋書曰調樂金石有一定之聲故造

虎續漢書曰候氣之法殿中候用玉律十二唯二至乃

候靈臺用竹律六十顏延年曲水詩序曰途歌邑頌尚

賦大傳曰大琴朱絃蔡邕琴文軫薄桂海聲教燭冰天

禮記曰書同文車同軌尚書曰外薄四海孔安國曰薄

迫也言至海也南海有桂故云桂海上林賦曰經乎桂

燭照也淮南子曰八紘北地方曰積冰高誘曰北方寒冰

名積冰也和惠頌上笏恩渥浹下筵
以象顏延年觀

北湖田牧詩曰溫渥幸侍觀洛後豈慕巡河前尚書中

浹輿隸和惠屬後筵

文三十一

乙在毫東觀平維黃魚雙躍出躋于壇化為黑服義方
玉孝經鉤命決曰舜即位巡省中河錄圖授文服義方
無沫展歌殊未宣服義已見上文沫亡貝切廣雅曰沫已也楚詞曰展詩兮會舞王逸曰展舒也言舒展詩曲作爲雅樂者也

謝光祿郊遊

莊

肅舫出郊際徙樂逗江陰楚詞曰乘舫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王逸曰舫船窓

涼葉照沙嶼秋榮冒水潯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也說文曰潯深也

風散松架險雲鬱石道深松枝可以爲架靜默深也

鏡絲野四睇亂曾岑莊子曰靜默可以補病穀梁傳曰絲地千里氣清知鴈

引露華識猿音雲裝信解散煙駕可辭金雲裝雲衣也蒼頡篇

日紱緩也轂與紱通煙駕煙車也金金印也始整丹泉術終覲紫芳心抱朴

黃帝南到負隴采若乾之華飲丹靈之泉外國圖曰負丘有赤泉飲之不老紫芳紫芝也鄒潤甫遊仙詩曰紫芝列紅敷丹泉激陽瀆

鮑參軍戎行

昭

豪士枉尺璧宵人重恩光呂氏春秋傳曰文王飾其辭令幣帛以禮豪士以璧禮賢

已見上文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春秋孔演圖曰宵人之世多飢寒宋均曰宵猶小也鄭玄毛詩箋曰爲龍爲光言天子恩澤

殉義非爲利執羈輕去鄉莊子曰彼則俗謂之君子又曰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禮記曰執羈勒而從勒音的去鄉已見上文孟冬

郊祀月殺氣起嚴霜禮記曰孟冬之月天子迎冬於北郊又曰仲秋之月殺氣浸盛陽氣

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日襄楚詞曰冬戎馬粟不煖軍士冰爲漿又申之以嚴霜

漿晨上成阜坂磧礫皆羊腸薛綜東京賦注曰旋門坂

之坻高誘呂氏春秋注曰羊腸寒陰籠白日太谷晦蒼蒼侯

羊腸其山盤紆似羊腸何寥廓山樹鬱蒼蒼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蒼蒼昏

也息徒稅征駕倚劍臨八荒嵇康贈秀才詩曰息徒蘭

宋玉大言賦曰方地為輿負天為蓋長劒耿鷦鷯不能

飛玄武伏川梁樂緯曰鷦鷯狀似鳳皇身禮戴信嬰仁

日玄武縮於殼中鍛翻由時至感物聊自傷淮南子曰

許慎曰鍛殘羽也古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漢書高

詩曰感物懷所思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祖曰豎

儒幾敗乃公事韋昭曰豎猶小也論衡曰能說一經為

儒生論語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

夫有是

休上人

別怨

沈約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

俗本姓湯位至

西北秋風至楚客心悠哉日暮碧雲天佳人殊未來魏

帝秋胡行曰朝與佳露采方沉豔月華始徘徊曹子建

人期日夕殊不來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道學傳曰

流光明月照高樓寶書為君掩瑤琴詎能開夏禹撰真

靈之玄要集天官之寶書書以南和丹縉封相思巫山

渚悵望陽雲臺高唐賦曰妾在巫山之陽蔡邕詩序曰

陽之膏鑪絕沈燎綺席生浮埃鑪熏鑪也取其芬香故

之沈西京雜記鄒陽酒賦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因

日綃綺為席犀象為鎮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因

桂水以通情也桂水已見上文李陵詩曰浮雲日千里

洛神賦白託微波而通辭鍾會懷士賦曰記遠念於輿波

文選卷第三十一

文選卷第三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圻

崇禎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上

屈平離騷經一首

九歌四首

離騷經一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同列大夫

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流屈原原乃作離騷經不忍以清白

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投而死也

帝高陽之苗裔兮

苗裔也裔末也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于滕隍氏女而

生老僅是楚先其後熊繹事周成王封為楚子居於丹陽其孫武王求尊爵於周周不與遂僭號稱王始都於郢是時生子孫恩深而義厚為客卿因朕皇考曰伯庸朕皇美也

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已攝提

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孟始也惟庚寅吾以降

惟辭也庚寅日降下也寅為陽正庚為陰正言皇覽揆

已以太歲在寅正月始春庚寅之日下母之軀皇覽揆

余于初度兮皇皇考也覽肇錫余以嘉名也嘉善也言

已美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名余曰正則兮

皆合天地正中故始錫我以美善之名名余曰正則兮

正平也字余曰靈均靈神也均調也言平正可法則者

則法也高平曰原故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曰原以法地

夫人非名不榮非字不彰故子生父思善應而名字之

以表其德也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脩能脩

觀其志也又重之以脩能

也言已之生內含天地之美氣扈江離與辟芷兮扈披

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披

人名披為扈江離芷皆香細秋蘭以為佩細索也蘭香

草也辟為幽也芷幽而香細秋蘭以為佩細索也蘭香

佩飾也所以象德言已脩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汨

為衣被細索秋蘭以為佩飾博采眾善以自約束汨

余若將不及兮汨去貌疾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

去誠欲輔君心汲汲常若不及又朝搴阰之木蘭兮

恐年忽過不與我相待而身老朝搴阰之木蘭兮

搴取也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木冬

阰山名夕攬洲之宿莽攬采也水中可居者曰洲草木冬

旦起升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也夕入洲澤采取宿

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

死宿莽遇冬不枯屈原以喻讒人日月忽其不淹兮

雖欲困已已受天性終不可變易日月忽其不淹兮

也春與秋其代序然不父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

也春與秋其代序然不父春往秋來以次相代言天時

易過人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

年易老惟草木之零落兮零落皆墮也草

暮

遲晚也美人謂懷王也言天時運轉春生秋殺草木零落歲復盡矣而君不建立道德舉賢用士則年

暮

功不成而不撫壯而棄穢兮年德盛曰壯棄去也穢行之

之穢

穢穢佞佞亦亦爲爲何不不改改此此度度也也改更也言願君務及年

棄

遠遠讒讒佞佞無無令令害害賢賢改改此此乘乘騏騏驥驥以以馳馳騁騁兮兮騏驥駿馬也

智

言言乘乘駿駿馬馬一一日日可可致致千千里里來來吾吾道道矣矣先先路路言言已已如如得得

以

言言任任賢賢智智即即可可至至於於治治也也昔昔三三后后之之純純粹粹兮兮謂湯禹文王也

至

美美曰曰純純固固衆衆芳芳之之所所在在衆芳喻羣賢也言往古夏禹

而

有有聲聲明明之之稱稱者者皆皆舉舉用用衆衆賢賢使使雜雜申申椒椒與與菌菌桂桂兮兮申

也

極極香香木木其其芳芳小小重重之之乃乃香香豈豈維維紉紉夫夫蕙蕙苗苗紉索也蕙苗皆香草

也

以以喻喻賢賢者者言言禹禹湯湯文文王王雖雖有有聖聖德德猶猶雜雜彼彼堯堯舜舜之之耿耿

介

耿光也介大也既既遵遵道道而而得得路路遵循也路正也言堯舜所

以

脩脩用用天天地地之之道道舉舉賢賢何何桀桀紂紂之之昌昌披披兮兮昌披衣不帶貌

唯

捷捷徑徑以以窘窘步步捷疾也徑邪道窘急也言桀紂愚惑

邪

徑徑急急疾疾爲爲治治故故身身惟惟黨黨人人之之偷偷樂樂兮兮羣朋也論語曰

也

路路幽幽昧昧以以險險隘隘幽昧不明也險隘喻傾危也言已念

樂

不不知知君君道道不不明明國國豈豈余余身身之之憚憚殃殃兮兮憚難也恐皇輿

之

敗敗績績皇皇君君也也與與君君之之所所乘乘也也以以喻喻國國也也但但恐恐君君國國傾傾危危

以

敗敗先先王王之之功功忽忽奔奔走走以以先先後後兮兮及及前前王王之之踵踵武武踵繼也武迹

武

敏敏歆歆言言已已急急欲欲奔奔走走先先後後以以輔輔翼翼君君者者與與先先王王之之

德

繼繼續續其其迹迹而而廣廣其其基基也也奔奔走走先先後後四四輔輔之之職職也也詩詩曰曰

予

聿聿有有奔奔走走予予聿聿荃荃不不察察余余之之忠忠情情兮兮荃香草也以諭

有

先先後後是是之之謂謂也也君君也也人人君君被被服服

芬香故以香為諭惡數反信讒而齊怒齊疾也言懷王指斥尊者故變言荃也反信讒而齊怒不徐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余固知謇謇之為患謇謇忠言貌也也言而疾怒忍而不能舍也舍止也言已忠言謇謇諫君之過之故指九天以為正指語也九天謂中也夫唯靈脩之故也靈神也脩遠也能神明遠見者君德故以諭君言已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告語神明使平正之唯用懷王之初既與余成言兮後悔遁而有他始信任已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遁其情而有他志余既不難離別離遠也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曰別余既滋蘭之九畹滋蒔也十畹為畹又樹蕙之百畝操也易無常樹種也二百四十步為畝言已雖見放流猶畦留夷與

揭車兮

留夷香草也揭車亦香草一名芑與五十畝為畦

雜杜衡與芳芷杜衡皆香草名也言已積累眾善以自潔飾復植

留夷杜衡

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異枝葉之

峻茂兮

峻長也願竣時乎吾將刈刈穫也言已種植眾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獲取收藏而成其功也以雖萎

言君亦宜畜養眾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

絕其亦何傷兮萎病也哀眾芳之蕪穢言已所種芳草

絕其亦何傷兮

絕落也哀眾芳之蕪穢言已所種芳草

霜雪枝葉雖蚤萎病絕落何能傷我乎哀惜眾芳摧折

斥棄則使眾賢眾皆競進以貪婪兮貪愛食日婪憑

志士失其行也

不獸乎求索憑滿也楚人名滿為憑言在位之人無有

不獸乎求索

清絜之志皆並進取貪婪於財利中心雖

滿猶復求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羌楚人語詞也以各

興心而嫉妬

害賢為嫉害色為妬言在位之臣心皆貪

生嫉妬之心推棄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
清絜使不得用也人所以馳騫惶遽者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
我心之所急務衆急於利我獨急於義者也老冉冉
其將至兮冉冉行貌恐脩名之不立立成也言人年命冉冉
至恐脩身建德而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墜墜也夕食秋菊
之落英言已旦飲香木之墜露吸正陽之津液暮食芳
苟余情其信姱苦瓜以練要兮練簡也長顧領亦何傷顧領不飽
貌也言已飲食好美中心簡練而合道要雖長顧領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擘木根以結芷
兮擘持也貫薜荔之落蕊貫累也薜荔香草也緣木而
常擘木引堅據持根本又貫累香草矯直之實執持忠信不爲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
矯直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纚纚索好貌言已行

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已謇吾法夫前脩兮非時俗之所
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代遠雖不周於今之人
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
言已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人欲願依古之賢者彭咸餘法以自率厲也長太息以掩涕
兮哀人生之多艱言已自傷施行不合於俗將效彭咸
命而生遭遇多艱以隕其身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鞿羈以馬自喻
革絡頭曰羈言爲人所係累也謇朝諝而夕替諝諫也詩云諝予不顧
之智姱好之姿然以爲讒人所讒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既替余以蕙
纚兮纚佩帶也又申之以攬芷又復也言君所以廢棄已者
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芷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

未悔

悔恨也言已履行忠信執守清白亦我心中之怨

靈脩之浩蕩兮

靈脩謂懷王也浩猶浩蕩也終不察夫人

心

言已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其用心浩蕩驕敖放恣

國將傾

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衆女謂臣衆謠諑謂余以

善淫

謠謂毀也詠音咏猶謔也淫邪也言衆女嫉妬娥

臣妬嫉中正言已

淫邪不可任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

也圓曰規方曰矩錯置也言今時之工才知彊巧背去

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

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妄造必亂政化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

曲者競周容以爲度周合也度法也言百工不隨繩墨之

也以言人臣不脩仁義之道背棄忠直隨從佞苟忤

鬱邑余侘傺兮

忤徒昆切憂貌也侘傺失志貌也侘丑

人名住

吾獨窮困乎此時也

言我所忤忤而憂中心鬱邑

日僚隨從時俗屈求容媚故

寧溘死以流亡兮

溘猶余不忍

爲此態也

言我寧奄然而死形體流亡不驚爲鳥之不羣

兮

驚執也謂能執服衆鳥

自前代而固然

言驚鳥執志

羣以言忠正之士亦執分守節不

何方圓之能周兮夫

孰異道而相安

言何所有圓鑿受方枘而能合者誰有

屈心而抑志兮

抑案忍尤而攘詬也言已所以能屈案

心志含忍罪過而不去者欲以除去恥

伏清白以死直

兮固前聖之所厚

言士有伏清白之志以死忠直之節

伐紂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也悔相道之不察兮也恨也相視也察審也延佇乎

吾將反延君長也佇立貌也詩云佇立以泣言已自恨視

而望將欲還反迴朕車以復路兮迴旋也及行迷之未遠

迷誤也言及旋我之車以反故道反迷已誤欲去步余

馬於蘭皋兮步徐行也馳椒丘且焉止息四墮曰椒

丘言已欲還則徐徐行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遂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進不入以離

尤芳退將復脩吾初服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將復去

脩吾初始製芙蓉荷以為衣兮製裁也芙蓉荷也集芙蓉以為

裳芙蓉蓮華也上曰衣下曰裳言已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芙蓉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

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岌岌

貌長余佩之陸離陸離參差衆貌也言已懷德不用復

服飾以異芳與澤其雜糅兮芳德之臭也澤質之潤

唯昭質其猶未虧唯獨也昭明也虧缺也言我外有芬芳

在於己而不得施用故獨保明身無有虧失而忽反顧

已所謂道行則兼善天下不用則獨善其身

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

而去將遊目往觀四荒荒遠也言已欲進忠信以輔

其彌章菲菲猶勃勃也芳香貌也章明也言已雖欲之

而愈明不以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為常言萬

遠故改其行人生各有所樂或樂諂佞或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樂貪淫我獨好脩正直以為常行雖體解吾猶未變兮

豈余心之可懲懲艾也言已好脩忠信以為常女嬃之

嬋媛兮

嬋媛猶牽引也

申申其詈予

申重也言女類見

以見放流故來牽引也

曰鮌婞直以亡身兮

婞直曰女類詞也鮌

引數怒重詈我也

鮌婞音脛很也

終然天平羽之野

蚤死曰天言堯使

鮌治洪水婞很自

女類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

汝何博謇而好

修兮紛獨有此婞節

女類數諫屈原言汝何為獨博謇而好

同而見憎

賁婞施以盈室兮

賁婞施也婞王芻也施婞

惡於世

終朝采葦三者皆惡草

判獨離而不服

言判別貌也女類

也喻讒佞盈滿也

葦泉耳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

衆不可

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衆同故并奔也

衆不可

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

戶說人告誰當察

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楚獨而不予

我中情之善否

世並舉而好朋兮

夫何楚獨而不予

我中情之善否

聽

楚獨也詩曰哀此楚獨予我也言時俗之人皆行佞

依前聖之節中兮

節度

已所言皆依前代聖王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

喟憑心而歷茲

歷數

憤懣之心歷前代成敗之道而作此詞者也

以南征兮

沅湘水

就重華而陳詞

重華舜名也帝繫

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於沅湘之南言已依聖王法而行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

聖帝與聞秘啓九辯與九歌兮

要以下自開悟

啓九辯與九歌兮

啓禹子也九辯九歌禹

聖帝與聞秘啓九辯與九歌兮

有天下啓能承志續叙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

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次叙而可歌也左傳曰六府三

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用厚生謂之九歌水火

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九歌水火

娛以自縱

娛樂也縱放也

不顧難以圖後兮

五子用

失乎家巷

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

失乎家巷

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

失乎家巷

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

失乎家巷

聲放縱情欲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葉

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間巷失尊位也書序曰太羿

淫遊以佚田羿諸侯也又好射夫封狐言羿為諸侯

荒淫遊戲以佚田獵也固亂流其鮮終鮮少浞又貪夫厥

家浞寒浞羿相也厥不恤人事信之寒浞使為國相浞

行媚於內施略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

使家臣眾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羿以亂

得政身即滅亡澆身被服強圉澆寒浞子也縱欲而

不忍縱放其情不忍其欲以殺夏后相也日康娛而

自忘康安厥首用夫顛隕首頭也自上下曰顛隕墮

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卒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首顛

隕而墮也論語曰羿善射弄盪舟俱不得其死然自此

以上羿澆寒浞夏桀之常違言夏桀乃遂焉而逢殃殃咎也

上皆於天道下逆於人理乃后辛之菹醢辛殷之亡

遂以逢殃咎為殷湯所誅滅武王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

肉醬曰醢殷宗用而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

絕不得湯禹嚴而祇敬祇敬也周論道而莫差周周

差過也言殷湯夏禹周之文王受命之君皆畏天敬賢

論議道德無有過差故能獲神人之助子孫蒙福也

舉賢而授能左右循用先聖法度無有傾失故能脩繩墨而不陂陂傾也言三王選士不

為私所覽人德焉錯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無私阿皇天無私阿愛

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輔佐成其志也故夫維聖哲以茂

行哲智也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

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瞻前而顧後顧視相觀人之

事天下而為萬人之主

之知盛德之行故得用

瞻前而顧後

計極

相視也計謀也極窮也言前觀禹湯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

真夫孰非義而可用

孰非善而可服臣服事也言人臣誰有行仁義

而不可

任用誰有不信義而可服事者

死

危也覽余初其猶未悔言已正言危行身將危亡

所樂終

不量鑿而正不量鑿而正量度也固前脩以菹醢言工

其鑿而

方正其桀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量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也自前代脩名之人以獲

菹醢

龍逢曾歔歔余鬱邑言累也歔歔貌也哀朕時之不當

言我累

息而懼鬱邑而憂者自哀攬茹蕙以掩涕言

生不當

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日攬茹蕙以掩涕言

也

雷余襟之浪浪雷余襟之浪浪言雷濡也衣皆謂之襟浪浪流貌也言

浪浪而

流猶引取柔夷香草以跪敷衽以陳詞言敷布

吾既得此中正

耿明也言已觀禹湯文王脩德以興天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逢比

干執履忠直

身以菹醢乃長晚布衽俛首自省念仰訴於天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情合真人神與化游故

得乘雲駕龍

周歷天下馬玉蚪以乘鸞言有角曰龍以慰已情緩憂思也

鸞鳳皇別名

也山海溘埃風余上征言溘猶奄也埃塵也

乘玉蚪駕鳳

車淹塵埃而朝發軔於蒼梧言朝發帝舜之

上征去離時

俗遠羣小也朝發軔於蒼梧言朝發帝舜之

所夕余至乎

縣圃縣圃言縣圃在崑崙閼闔之中乃維上天言已朝發帝舜之

居夕至縣圃

言已朝發帝舜之

連璫楚王

日忽忽其將暮言已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閭

暮年歲且盡

吾令羲和弭節言羲和日御望崦嵫而勿

言已衰老也

吾令羲和弭節言羲和日御望崦嵫而勿

迫崦嵫日所入

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迫崦嵫日所入

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迫崦嵫日所入

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迫崦嵫日所入

之山也迫附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

近異及盛時路曼曼其脩遠兮脩長也吾將上下而求索

遇賢君也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徧飲余馬於

咸池兮咸池日浴也揔余轡乎扶桑揔結也扶桑日出所拂木

浴於咸池拂于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我乃往至東

極之野飲馬於咸池與日俱浴以絜己身結我車轡於

扶桑以留日行幸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崦嵫西極其

得不老延年壽聊須臾以相羊聊且也須臾相羊皆游也言已揔結日

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游以前望舒

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清白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

今以諭君命言已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後以告百姓

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凰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

仁知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吾令鳳皇飛騰兮又

適道而君怠愴告我嚴裝未具繼之以日夜言我使鳳皇明知之士飛行天下風風屯

其相離兮回風曰飄飄風無帥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

御迎也言已使鳳皇往來求同志之士欲與俱共事君反

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欲離己又遇佞人相帥來迎

欲使我變紛總總其離合兮總總猶傳聚貌也班陸離其上下

節以隨之紛總總其離合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

班亂貌也陸離分散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

讒佞傳相聚離合也言已游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

知之吾令帝閭開關兮帝謂天帝也倚閭闔而望予閭闔

天門也言已求賢不得嫉惡讒佞將上愬天帝使時曖

曖其將罷兮曖曖昏貌結幽蘭而延佇言時世昏昧無

極不遇賢士故結芳世溷濁而不分兮溷濁亂也好蔽美

而嫉妬言時世君亂臣貪不別善惡好蔽美德而嫉妬忠信朝吾將濟於白水兮

濟度也淮南子曰白水出崑崙之源飲之不死登閬風而縹馬閬風山名在崑崙上縹繫也言

我見中國溷濁則欲度白水登神山屯車繫馬而留忽

止白水絜淨閬風清明言已脩絜白之行不懈怠也

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

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溘吾遊此春宮兮溘奄也春宮

折瓊枝以繼佩物始生皆出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

行仁義志及榮華之未落兮榮華喻顏色相下女之可

彌固也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雲師求宓妃之所在宓妃

也解佩纓以結言也

兮纓佩帶也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

則解我佩帶之玉以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媒理也伏羲時渚朴故使其臣紛總總其離合

兮忽緯繡其難遷緯繡垂戾也呼麥切遷徙也言蹇脩

敗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夕歸次於窮石兮次

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夕歸次於窮石兮舍

也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淮南朝濯髮乎洧槃洧槃水名

曰洧槃之水出崑崙之山言宓妃體好清絜暮所歸保

厥美以驕傲兮倨簡曰驕日康娛以淫遊康安也言宓

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弃

而改求違去也改更也言宓妃雖有美德驕傲無禮覽相

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

望瑶臺之偃蹇兮

偃蹇高意

見有娥之佚女

有娥國名也佚美也謂帝

嚳之妃契母簡狄也簡狄配聖帝生賢子以喻貞賢也詩曰有娥方將帝立子生商呂氏春秋曰有娥氏有美

女爲之高臺而飲食之言已望瑶臺高峻睹有娥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鳩爲媒兮

鳩惡鳥也明有毒鳩告余以不好言我使鳩爲媒以殺人以喻讒賊

告我言不好雄鳩之鳴逝兮

逝往也余猶惡其佻巧使雄鳩銜命而往其性輕佻巧利多語

而無要實復不可信也

自適而不可惡又使雄鳩多言少實故中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聊浮遊以逍遙

言已既求簡狄復後高辛欲遠集他

意欲自往禮鳳皇既受詔兮恐高辛之先我

高辛嚳有又不可也

帝嚳曰高辛氏爲帝嚳次妃有娥氏女生契言已既得賢智之人若鳳皇受禮遺將恐帝嚳以先我得簡狄也

方又無所之故且遊戲觀望以忘憂也

及少康之末家兮留有虞之二姚

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也姓姚氏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

於緡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舊績屈原放至遠方之外博求衆賢索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少康留止有虞理弱而媒拙

兮拙恐導言之不固

言已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達言於君不能堅固復使

回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

再言時溷濁者懷下好蔽中正之士

閨中既邃遠兮

以筵筭兮

索取也瓊茅靈草也筵小破竹也楚命靈氛

為余占之

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已欲去則無所集

竹筵結而折之以卜去留

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曰兩美其必合兮孰信脩而

慕之

靈氛言以忠臣而就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

也思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

言我思念天下博

臣可曰勉遠逝而無疑兮孰求美而釋女何所獨無芳

止乎

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爾女也懷思也宇居也言何所獨

也此皆靈時幽昧以眩曜兮

眩曜惑孰云察余之美惡

氛之詞

屈原答靈氛曰當時之君皆暗昧惑亂不知善

惡誰當察我之善情而用已乎是難去之意

人好惡

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

黨鄉黨謂楚國也言天下

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

艾白蒿也

謂幽蘭其不可

佩

言楚人戶服白蒿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

也覽察草木其獨未得兮

察視豈瑾美之能當

相玉書言瑾大六寸其曜自照言時人無能識臧否

觀視眾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以為

草木易別於禽獸禽獸易別於珠

蘇糞壤以充幃兮

玉珠玉易別於忠佞知人最難

蘇糞壤以充幃兮

也充滿也壤土也幃

謂申椒其不芳

謂之騰騰香囊也

謂申椒其不芳

申椒臭而不香言近

小人而遠君子也

疑言已欲從靈氛勸去之

巫咸將夕降兮

疑占則心狐疑念楚國也

巫咸將夕降兮

之世降

懷椒糈而要之

椒香物所以降神精精美所以

下也

願懷椒糈要

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繽其並迎

之使筮吉凶

也

盛貌也九疑舜所葬也言巫咸得已椒糈則將百神
蔽日來下舜又使九疑之神紛然近我知已之意皇

剡剡其揚靈兮剡剡皇天也告余以吉故言皇天揚其

告我當去曰勉升降以上下兮勉強也上謂求矩矱之

所同矩法也矱於縛切度也言當自勉上求明君下湯

禹儼而求合兮儼敬也合匹也摯皐繇而能調摯伊尹名湯

臣也調和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苟中情其

好脩兮何必用夫行媒行媒諭左右之臣也言臣能中

左右薦達之舉用之不必須說操築於傳巖兮傳巖地名也武丁用

而不疑武丁殷之高宗也言傳說抱懷道德而遇刑罰

形像使求之因得說登以呂望之鼓刀兮呂太公之氏

遭周文而得舉言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

屠遂西釣於渭濱文王夢得聖人於寧戚之謳歌兮寧

是出獵而遇之遂載以歸用為師及年歲之未晏兮晏晚

賢舉用為卿備輔佐也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

其未央央盡也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翼及年未

也恐鷦鷯之先鳴兮鷦鷯一名買鷦鷯常以春使百草為

之不芳言我恐鷦鷯以先春分鳴使百草華英摧落芬

何瓊佩之偃蹇兮偃蹇衆衆蓼然而蔽之言我佩瓊

偃蹇而衆人蓼然而惟此黨人之不亮兮信亮恐嫉妬

而折之言楚國之人不尚忠信之行恐時續紛其變易

兮又何可以淹留

言時俗溷濁善惡變易不可以久留宜速去也

蘭芷變而不

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荃蕙皆香草也言蘭芷之草變其體而不復香荃蕙化而為茅失

其本性也以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些蕭

艾也

言往昔芬芳之草今皆直為蕭艾而

豈其有他故

兮莫好脩之害也

言士人所以變直為曲者以上不余

以蘭為可恃兮

蘭懷王少弟司馬

羌無實而容長

實誠也言

我以子蘭能進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委厥美以從

俗兮

委棄也

苟得引乎眾芳

言子蘭奔其美質正直之性

位而無進

椒專佞以慢諂兮

椒楚大夫子椒諂淫也掇又欲充其

佩

椒茱萸也似椒而非以喻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

之閒而行淫慢諂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既干進而

務入兮

干求也

又何芳之能祗

祗敬也言子蘭子椒苟欲

而巳復何能敬愛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覽椒蘭

行眾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疾之甚也

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椒子蘭變節若此

媚以容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歷逢也茲

內行忠正外佩眾芳此誠可貴茲

芳菲菲而難虧兮

難虧也言已所行芬芳誠

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

言我雖不見用猶和調已之行

游以求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上謂君下謂

同志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及年德方盛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

吉日乎吾將行善言靈氛既告我以吉占歷折瓊枝以為

羞兮羞也精瓊靡靡音以為糧音張精鑿也靡屑也糧糧也言

鑿玉屑以為儲糧飲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象香絜異以延年也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象象牙也言我駕飛龍乘明知之獸載象王之何離心

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知

疏而流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路脩遠以周

流言已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揚雲霓之

暍藹兮揚披也暍藹鳴玉鸞之啾啾鸞鸞鳥也以玉作

於天津兮天津東極箕斗夕余至乎西極言已朝發天

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鳳皇翼其乘旂兮翼敬

蛇為旂高翔翔之翼翼則鳳皇來隨我車敬乘旂旗

嘉忠正懷有德也忽吾行此流沙兮流沙沙流如水

入於遵赤水而容與遵循也赤水出崑崙容與遊戲貌

水而游戲雖行遠方動以清潔自洒飾也麾蛟龍使梁津兮舉手曰麾小

西皇使涉予詔告也西皇帝少皞也涉渡也言我乃麾

渡萬人能路脩遠以多艱兮艱難騰衆車使徑待騰

也言崑崙之路險阻多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路不

先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已所行車遠莫能及路不

周以左轉兮不周山名在崑崙指西海以為期指語也

言已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山而左行俱會
西海之上也過不周者言道不合於俗也左轉者言君
行左乖不與
屯余車其千乘兮屯陳齊王軼而並馳軼音大
馳左右從已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乘之君
駕八龍
之婉婉兮婉婉龍貌載雲旗之委移其狀婉婉又載雲旗委
移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
入方也載雲旗者言已德如雲雨能潤施抑志而弭節
兮神高馳之邈邈邈邈遠貌也言已雖乘雲龍猶自抑
能逮奏九歌而舞韶兮九歌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遇其時故假
聊假日以媮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舜禹以致太平奏
樂而巳日游戲媮陟升皇之赫戲平聲兮皇皇天也赫戲光明之貌忽臨睨夫舊
鄉鄉睨視也舊鄉楚國也言已雖陟崑崙過不周度西海

且思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
貌也屈原設去時離俗周天匝地意不忘舊鄉望見楚
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
失以辭自明也亂曰屈原舒肆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
文采紛華然後結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
括一言以明所趣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絕望
楚國無有賢人也屈原言已矣者我懷德不見用以
懷乎故都何爲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人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
居處也

九歌四首

屈平

王逸注

序曰九歌者屈原之所作也昔楚南郢之邑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樂鼓舞因

為作九歌之曲
託之以諷諫也

東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

日謂甲乙辰謂寅卯也

穆將愉兮上皇

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

皇太一也言已將脩祭祀必擇吉辰之日齊戒恭敬以宴樂天神

撫長劍兮玉珥

也珥持

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

璆鏘鳴兮琳琅

璆琳琅皆美玉名也鏘佩

聲也詩曰佩玉鏘鏘言已供神有道乃使靈巫佩持好劍以辟邪惡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五音而和

且有瑶席兮玉璫盍將把兮瑤芳

盍何不也把持也節度瑤席芳玉璫盍將把瑤芳璫玉枝也言已脩

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璫靈巫何不持乎乃把玉枝以為香

蕙肴蒸兮蘭藉蕙

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

奠桂酒兮椒漿

桂酒切桂以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已供待彌敬及以蕙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

揚枹兮拊鼓

拊擊也

疏緩節兮安歌

疏希也言膳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相

和以樂神也

陳竽瑟兮浩倡

浩大也言已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

蹇兮姣服

靈謂巫也偃蹇舞貌也姣好也服飾也

芳菲菲兮滿堂

也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芬芳菲菲盈滿堂室也

五音紛兮繁會

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也繁衆也

君欣欣兮樂康

欣欣喜貌康樂也言已重作衆樂合

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狀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多福也屈原以為神無形聲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

禮則敬其祀而惠降以祉自傷履行忠誠以事於君不見信任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

華采五色也若杜若也言已將脩饗祭以

事靈神乃先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

靈連蜷

反巨負

兮既留

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絜飾

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
迎神道引貌也既已也留止也
爛昭昭兮未央爛光

昭昭明貌也未央未已也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神顏
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安留見止見其光容爛然

無極已長
寒將憺兮壽宮寒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

壽宮也言雲神既至在於壽宮歆
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
與日月兮齊光齊光

明也言雲神豐隆爵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
夫雲興而日月暗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
龍駕

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

同服也聊翱游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

且游也
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而降下

也
焱遠舉兮雲中焱去疾貌雲中其所居也言雲神

還其
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間曰冀州餘猶他

冀州尚復
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

見他方也
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極勞心兮懔懔懔懔憂心貌也

也
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
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中心煩勞而懔懔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君謂湘君也夷猶猶豫也言湘君所在

游蕩既設祭祀使巫
寒誰留兮中洲寒誰留中洲寒詞也留待也中

居者為洲言湘君寒然難行誰留待於水中之洲乎以
為堯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

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
美要眇兮宜脩要眇好貌也言二

人也所留蓋謂此二女
好又宜脩飾也
沛
吾乘兮桂舟沛行貌也舟船也吾屈

澤之中猶乘桂木
令沅湘兮無波沅湘使江水兮安流

之船沛然而行

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歸來君謂湘君

吹參差兮誰思參差洞簫也言已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君當復誰思念駕飛

龍兮北征屈原思神略垂意念楚國駕飛龍北行還亟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

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安委曲之徑欲急至也

兮蕙綢薛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楚承莖橈兮蘭旌莖香

橈小楫也屈原言已居家則以薛荔搏飾四壁蕙草縛屋乘舟船則以莖為楫橈蘭為旌旆動以香絜自脩飾

望涔陽兮極浦涔陽者江陵名也近附橫大江兮揚靈

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海之遠浦附郢之崎以泄憂念橫度大江揚已精誠冀能感寤懷

王使還揚靈兮未極極已女嬋媛兮為余太息女嬋謂已也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言已遠揚精神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嬋牽引責之數為已太息悲毒欲使

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潺湲流貌也屈原感女嬋涕泣橫流隱思君兮徘徊君謂懷王也徘徊言已側陋之中桂櫂兮蘭棹櫂棹也棹船傍板斲冰兮積雪斲斫也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楫斲斲冰采薜荔兮水中

薜荔登山緣木而不可得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

則輕相與離絕也言已與石瀨兮淺淺音濺瀨湍也飛龍

兮翩翩屈原憂愁俯視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

在草野終無交不忠兮怨長交不忠也怨長不厚則長相怨恨也言已

所登至也

文三十二

三十一

執履忠貞雖獲罪過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間間暇
不敢怨恨於眾人君常與己期欲共為治後以讒言朝騁驚兮汙羣
之故更告我以不間暇遂以疏遠
朝以喻己盛也澤曲曰皋言已願及夕弭節兮北渚
朝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騁以行道德
弭安也渚水涯也夕以喻衰言日夕
將暮己已衰老弭情安意終於草野
次舍也過水周兮堂下中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
信為次也過水周兮堂下中周旋也言已所居在湖澤之
周旋已之堂下自傷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
與鳥獸魚鼈為伍也故與環即還遺余佩兮澧浦遺離也佩瓊瑤之屬
與玦即去也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采芳洲兮杜若芳草
於水涯冀君求已示有還意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時不可兮再得言日不
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之儔匹也言已願於芳芬絕
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

湘夫人

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戲也言天時不再至人
盛也聊逍遙兮容與年不再盛已既老矣不遇於時
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帝子降兮北渚

帝子謂堯女也降下也言堯二女娥皇

夫目眇眇兮愁予

眇眇好貌也予屈原自謂也堯二女

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而遇

娥皇

洞庭波兮木葉下

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

者傷矣登白蘋兮騁望

騁望望望也與佳期兮夕張謂佳期

秋蘋草初生望平之時脩設祭具夕早洒掃張施帷帳

與夫人期

鳥萃兮蘋中

萃集

曾何為兮木上

曾魚網也夫鳥

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留當在水中而沅有芷兮澧有蘭

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芷澧水之外有芬芳之思公子

兮未敢言也言已想若舜之遇二女二女雖死猶思其

神所以不敢達言者士慌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

鬼荒忽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麋何為兮庭中

蛟何為兮水裔蛟龍類也言麋當在山林而在庭中蛟

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

水涯自傷驅馳聞佳人兮召予自謂也將騰駕兮偕逝

偕俱也逝往也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翼湘夫人有命呼已則願騰駕而往不待侶偶也築室兮

水中葺之兮以荷蓋屈原因於世上願築室水葺室兮

紫壇以莖草飾室壁播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

木為蘭橑以木蘭為橑辛夷楣兮辛夷香草以作戶楣葯房葯白芷也

罔薜荔兮為帷罔結也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櫜兮既張擗折也

白玉兮為鎮以玉鎮坐席疏石蘭以為芳石蘭香草也芷葺

兮荷屋葺蓋也繚之兮杜衡繚縛束也杜衡香草也合百草兮實庭

以實庭也建芳馨兮廡門馨香之遠聞者也積之

九嶷九嶷山名續兮並迎舜所葬也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

續然來迎二女則百捐余袂兮江中袂衣也遺余襟兮澧

浦襟襜褕也屈原設託與湘夫人共鄰處舜復迎之而

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

也塞汀洲兮杜若

汀平也

將以遺兮遠者

遠者謂高賢隱士也言己雖欲

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采平洲香草以遺之共與修道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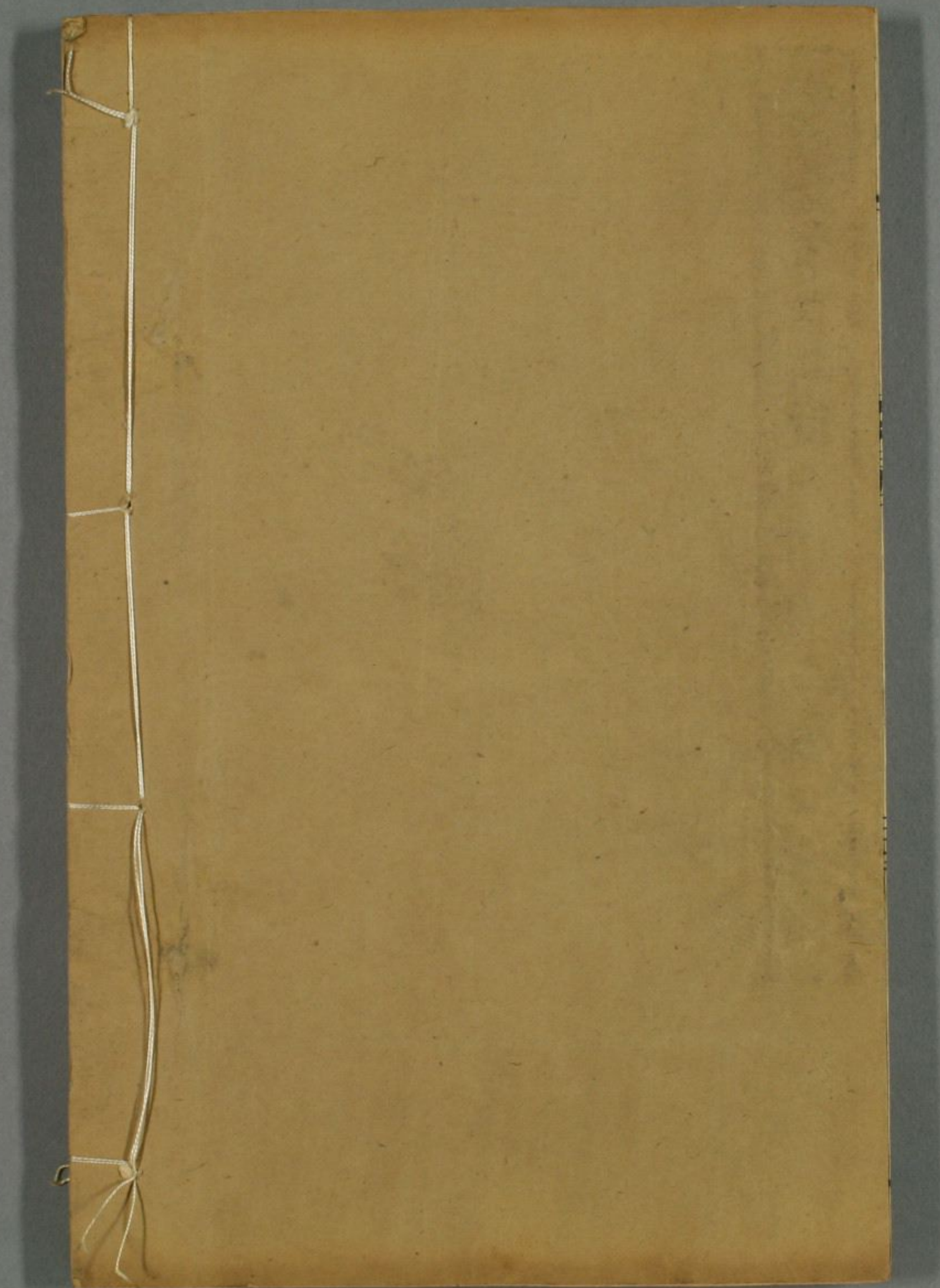
時不可兮驟得

驟得數也言富貴有命天時難值不可

也聊逍遙兮容與

數得聊且游戲以盡年壽也

文選卷第三十二





文選第十二冊 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2

文庫 11
D 82
12

文選卷第三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穴少枝

廣
廬

彭
漢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騷下

屈平九歌二首

九章一首

卜居一首

漁父一首

宋玉九辯五首

招魂一首

劉安招隱士一首

九歌二首

屈平

王逸注

少司命

010190555130

48-11787

秋蘭兮麝蕪言已供神之室閑而清靜衆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華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芳菲菲兮襲予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龍參予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盛吐葉垂華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夫人自有兮美子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孫何以兮愁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苦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秋蘭兮青青綠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滿堂兮美人忽獨與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余兮目成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入不言兮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出不辭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悲莫悲兮生別離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乃長歎曰人居世悲哀莫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始相知之時也屈原言已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被服香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揚波與汝沐兮咸池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晞汝髮兮陽之阿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望美人兮未來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臨風恍兮浩歌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望美人兮未來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孔蓋兮翠旌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登九天兮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撫彗星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竦長劍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兮擁幼艾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以誅絕惡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長也言司命持長劍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宜兮為民正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故宜為萬民之正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山鬼言已事神崇敬重種芳

若有人兮山之阿

有人謂山鬼也阿曲隅也

被薜荔兮帶女蘿

女蘿

也言山鬼彷彿若人見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菟絲為帶也薜荔菟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

衣之以既含睇兮又宜笑

睇微眄也言山鬼之狀體含為飾也

宜子慕予兮善窈窕

窈窕謂山鬼也窈窕好兒也詩云

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

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

桂旗

辛夷香草也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神

被石蘭兮

帶杜衡

石蘭杜衡皆香草也

折芳馨兮遺所思

所思謂清絜之士

鬼脩飾衆香以崇其神屈原履行清絜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

兮終不見天

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昧之內終不見天

險難兮獨後來

言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表獨立兮山之

上表特也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

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

晦

言山鬼所在至高雲出其下雖白晝猶冥晦

東風飄兮神靈雨

然而起則靈應之而雨以言陰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和也

留靈脩兮憺忘歸

歲既晏兮孰華予

晏晚也孰誰也言己宿留懷王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疲老誰當

復使我

采三秀兮於山間

三秀謂芝草也石磊磊兮葛蔓蔓

芝草以延年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磊葛蔓蔓或曰三秀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者喻所在深也

怨公子兮悵忘歸

公子謂公子椒也言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已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

也君思我兮不得聞

言懷王時思念我願不肯以聞暇之日召己謀議

芳杜若

山中人屈原自謂也

飲石泉兮蔭松柏

言己雖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芬芳

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

君思我兮然疑作

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

妄作故令雷填填兮雨冥冥援秋秋兮飠夜鳴風颯颯

兮木蕭蕭

言已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援號飠風

以興於君雲雨冥昧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或曰雷為諸侯以喻政木以喻人雷填填者君妄怒也雨冥冥者羣臣聚也援秋秋者讒夫弄口也風颯颯者政煩擾也木蕭蕭者民驚駭也

思公子兮徒離憂

九章一首

序曰九章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江南之野故復作九章章著也明也言已所陳忠信之道甚明著也

屈平

王逸注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

奇異也或曰年既老而不衰

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

帶長鋏之陸離兮

長鋏劍名也其所握長劍楚人名曰

長鋏也

冠切雲之崔嵬

崔嵬高貌也言已內修忠信之志

切青雲也

被明月兮佩寶璐

被明月之珠寶璐美玉也言已背

備行度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

溷亂也吾方高馳而不顧

言時世貪亂遭君蔽闇無有知我

吾與重華遊兮

重華舜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

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

吾與重華遊兮

重華舜之賢然猶高行抗志終不回曲也

石次玉也圃園也言已想侍虞舜

登崑崙兮食玉英

登崑崙崑崙山名也食玉英猶

坐明堂

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言已年與天地

同曜

哀南夷之莫吾知兮

屈原怨毒楚俗嫉害忠貞乃

賢者

旦余濟兮江湘

旦明也濟度也言已遭放棄以明

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刺君不明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之者紀時明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刺君不明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之者紀時明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刺君不明也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之者紀時明

乘鄂渚而反顧兮

乘登也鄂渚地名也

風歎歎也緒餘也言已登鄂渚高岸還望楚步余馬兮

山臯邱余車兮方林山臯邱舍也方林地名言我馬壯強行

誠無所載任也以言已才德方壯乘船船名堅牢捨於方

船有窓齊吳榜以擊汰乘吳榜船櫂也汰水波言已始去

入湖澤之中也或曰齊悲歌言愁思也而船容與而不進

兮淹回水而疑滯疑滯也滯留也言士衆雖同力引櫂

之者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辰陽地名言已乃

去日遠也或曰枉曲也渚汙也辰陽地名言已乃

明也言已將去枉曲之俗而處時明之鄉苟余念其端直

兮苟誠雖僻遠之何傷在遠僻之域猶有善稱無害疾

也故論語曰子入淑浦余儻徊兮名也迷不知吾之所

如迷惑也如之也言已思念楚國深林杳以冥冥兮草木

茂乃猿狖之所居非賢士山峻高以蔽日兮言嶮岨下

幽晦以多雨言暑濕霰雪紛其無垠兮涉冰凍雲霏霏

而承宇室屋沈沒與天連也或曰日以喻君山以喻日者

謂臣掩君明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羣下專擅施恩惠也

霰雪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仁賢也雲霏霏而承宇

者佞人並進哀吾生之無樂兮遭遇讒佞幽獨處乎山

中遠離親戚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隨枉曲也固將愁

苦而終窮身困極也接輿髡首兮桑扈羸行接輿楚

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體避世不仕也桑扈隱士也去

衣羸袒效夷也言屈原不容於世引比隱者以自慰

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用也伍子逢殃兮伍子伍子胥

也為吳王夫

差臣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比干菹醢比干紂之而自殺後越竟滅吳故逢殃也淫惑妲己作糟丘酒池長夜之飲斬朝涉剖孕婦比干正諫紂怒妲己曰聖人之心有七孔於是乃殺比干剖其心而觀之與前世而皆然兮謂行忠直而遇患害若比干子胥也吾又故言菹醢也何怨乎今之人言自古有迷亂之君若紂夫差不用忠信滅國志身當何為復怨今之君乎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董正也豫猶豫也言已雖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志不猶豫而有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心將重亂以命終年

卜居一首

序曰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原放棄乃往太卜之家卜已居俗何所宜行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三年

違去郢都處山林也

不得復見

道路僻遠所在深也

竭智盡

忠

建策謀披習心也

蔽郭於讒

遇諂佞也

心煩意亂

意憤悶也

不知所從

迷瞽眩也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

詹尹神明也鄭詹尹工師姓名也

曰余有所疑

願因先生決之

斷吉凶也

詹尹乃端策拂龜

整儀容也

曰君將

何以教之

願聞其要

屈原曰

吐詞情也

吾寧悃悃款款志純朴以

忠乎

竭誠信也

將送往勞來

追俗人也

斯無窮乎

不困省也

寧誅鋤草

茅

刈蒿也

以力耕乎

耕稼穡也

將遊大人

事貴戚也

以成名乎

榮譽立也

寧正言不諱

諫君惡也

以危身乎

被刑戮也

將從俗富貴

食重祿也

讎生乎

身安樂也

寧超然高舉

讓官爵也

以保真乎

守立也

將呶

訾慄斯

承顏色也

喔咿嚅唳

強笑也

以事婦人乎

詘體局也

寧廉潔

正直志如玉也以自清乎脩潔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

柔弱曲也以潔楹乎順滑寧昂昂志行高也若千里之駒乎才絕

將汜汜普愛衆也若水中之鳬乎羣戲與波上下隨衆高卑偷以

全吾軀乎憂患寧與騏驥抗軔乎冲天將隨駑馬之迹

乎安步徐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將與鷄鶩爭食乎糠

糟也此孰吉孰凶誰喜憂也何去何從安所世溷濁而不清賂

行也蟬翼為重近讒千鈞為輕遠忠黃鍾毀棄賢隱瓦釜

雷鳴愚謹讒人高張居朝賢士無名身窮吁嗟嘿嘿兮

世莫論也誰知吾之廉貞賢不別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明曰

夫尺有所短騏驥中庭寸有所長雞鶴知物有所不足虧地

東南角也智有所不明孔子厄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

不通夜照也用君之心慮也行君之意操也龜策誠不

能知此事君不能決

漁父一首序曰漁父者屈原之所作漁父避俗時遇屈原憐而問之遂相應答

屈平 王逸注

屈原既放身斥逐也遊於江潭側也行吟澤畔履荆棘也顏色憔悴

疇徵黑也形容枯槁癯瘦漁父見而問之屈原也

曰子非三閭大夫歟謂其故官何故至於斯易為遭此患也屈原曰

世人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忠潔衆人皆醉惑也我獨醒廉

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隱士聖人不凝滯於物困

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世皆濁人貪何不泥其泥其同
風而揚其波與沈眾人皆醉巧傳何不鋪其糟俗也而
歆其醕食其何故深思高舉獨行自今放為遠在屈原
曰吾聞之受聖新沐者必彈冠拂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
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已清受物之汶汶者乎塵垢寧赴
湘流自沈葬於江魚腹中身消安能以皓皓之白猶皎
也蒙世俗之塵埃乎被汙漁父莞爾而笑笑難鼓枻而
去叩船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可以濯我纓沐浴
滄浪之水濁兮喻世可以濯我足遁也遂去不復與言
合道
真也

九辯五首

序曰九辯者楚大夫宋玉之所作也
辯者變也九者陽之數也道之綱紀
也謂陳說道德以變說君也宋玉屈原弟子
閔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也

宋玉

王逸注

悲哉秋之為氣也寒氣蕭瑟兮陰令促急草木搖
落華葉墮零而變衰形體易色枝枯槁也憊慄兮
思念暴戾心自若在遠行遠客出去登山臨水兮升高
傷也送將歸族親別逝沈寥兮沈寥曠蕩而虛靜也或
河也天高而氣清秋天高朗體清明也言天高朗寂寥
音血源瀆順流兮源無聲也收潦而水清清無溢潦百川靜也言川水
之時懔懔增歎兮懔懔增歎薄寒之中人傷我肌膚愴
也

怳恍悵兮

中情愴悵意不得也

去故而就新

初會鉏鋸志未合也

坎廩兮

數遭

患禍身困窮也

貧士失職

逢寇賊也

而志不平

意未明也

廓落

兮

喪志失耦塊獨立也

羈旅而無友生

遠客寄居孤單特也

惆悵兮

後黨失

毒也

而私自憐

竊內念己自閔傷也

燕翩翩其辭歸兮

將入大海蟬

寂寞而無聲

蟬斂翅而伏藏也

鴈噍噍而南游兮

雄雌和樂

鷓鴣啁哳而悲鳴

奮翼呼而低昂也

夫燕蟬遇秋寒將

言無有候鴈鷓鴣之喜而有蟬燕之憂也

獨申旦而不寐兮

夜坐視瞻

哀蟋

蟀之宵征見蜻蛚之夜行自傷放棄與昆蟲為雙也或

月蟋蟀入我牀下

時

疊疊而過中兮

年已過半日進往是其宵征行也

王

寒淹留而無成

雖久壽考無成功也

王

疊疊而過中兮

年已過半日進往是其宵征行也

時

疊疊而過中兮

悲憂窮蹙兮

脩德見過

獨處廓

孤立特止

有美一人

兮

位尊服好

心不繹

常念並解

去鄉離家兮

背違邑里

來遠客

去鄣南征

超逍遙兮

遠出游逝

今焉薄

欲止無

專思君兮

執心壹意

不可化

同姓親聯

君不知兮

明

淺短志迷惑也

可奈何

頑器難啓

蓄怨兮

積思

結恨在心

愴兮忘食事

忽不食也

願一見兮

道余意

舒寫忠誠

之心兮與余異

方圓殊性

車駕兮

竭而歸

欲反國也

得見兮心悲

自傷流離

倚結軫兮

太息

伏車重軫而涕泣也

援兮霑軾

泣下交流

慷慨絕兮

不得

中心悲恨

兮迷惑

忘南北也

私自憐兮

何極

哀祿命薄

心怵怵兮

忘南北也

私自憐兮

何極

哀祿命薄

諒直志行忠正無所告也

皇天平分四時何直春生而秋殺也爾竊獨悲此凜秋微

淒愴寒白露既下降百草萬物羣生將被害也奄離披此梧楸秋痛傷木

又芟刈也去白日之昭昭違離天明而湮沒也龍襄長夜之悠悠冥而覆

蔽離芳藹之方壯去已盛美余委約而悲愁病而憂

窮秋既先戒以白露君不弘德冬又申之以嚴霜刑

刻峻而收恢上無仁恩以養民夫天制四

萬物秋殺冬藏亦順其宜而行刑罰故君賢臣忠政合

良被害草木枯落故宋玉援引天時託譬草木以茂然

坎係而沈藏民無住足葉菸邑而無色顏容變易

而蒼枝煩挐而交橫柯條糾錯頽淫溢而將罷形貌羸瘦

無潤也柯彷彿而委黃腹內空虛萌櫟櫟之可哀華葉已落

莖獨形銷鑠而瘵傷身體焦枯惟其紛糅而將落蓬

立也根恨其失時而無當不值聖主覽駢轡而下節茸

安步徐馬聊逍遙以相羊且徐低徊歲忽忽而適盡年

而勿驅也恐余壽之弗將懼我性命悼余生之不時傷

之若流也逢此世之狂攘卒遇諸讒澹容與而獨倚後

後三王也蟋蟀鳴此西堂自閔傷己心怵惕而震盪無

思慮惕動何所憂之多方內念君父仰明月而太息涕

上告昊天步列星而極明周覽九天仰觀星宿

愬神靈也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蕙草芬芳以與在位之賢臣也紛旖旌乎都

房被服盛飾於宮殿也旖旌盛兒也詩云旖旌其華留曾華之無實兮外貌若忠而心佞也

從風雨而飛颺德隨君嗜欲而回傾也夫風為號令雨為德惠所由出之也以為君獨服此蕙兮體受正氣而高明也羌

無以異於衆芳乃與佞臣同情也閔奇思之不通兮傷己忠策而高明也羌

將去君而高翔適彼樂土他域也心閔憐之慘悽兮內自哀念而逐放也

願一見而有明與分別忠惑也重無怨而生離兮身無罪過而逐放也

中結軫而增傷肝膽破裂心剖也豈不鬱陶而思君兮憤念

蓄積盈胃臆也君之門以九重門闢局閉路塞也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念

而在側也關梁閉而不通問人承指皇天淫溢而秋霖

兮久雨連日后土何時而得乾山阜濡澤草木茂也塊獨守此無

澤兮不蒙恩施獨枯槁也仰浮雲而永歎愬天語神

何時俗之工巧兮世人辯慧造詐偽也背繩墨而改錯違廢聖典背仁義也

兮法度也仁義者民之正路也繩墨用則曲木截仁義進則讒佞滅二者殊義不可不察也却騏驥而不乘

兮斤逐子胥與比干也策駑駘而取路言任豎刀當世豈無騏驥

兮家與有稷契與管晏也誠莫之能善御世無堯舜及桓文也見執轡者非其

人兮遭值桀紂之亂昏也故駒跳而遠去被髮為奴走橫奔也見鴈皆嗟夫

梁藻兮羣小在位食重祿也鳳愈飄翔而高舉賢者伏匿園鑿而

方枘兮正直邪枉行殊則也吾固知其鉏鋸而難入若粉墨也衆

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棲棲

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棲棲

鳥皆有所登棲兮羣佞並進處官爵也鳳獨遑遑而無所集棲棲

而困願銜枚而無言兮意欲括囊而靜默也常被君之渥洽前蒙寵遇

厄也錫祉太公九十乃顯榮兮然尚耆老誠未遇其匹合遭

文王功謂騏驎兮安歸躊躇吳坂謂鳳皇兮安棲梧棲

冠世也食竹變古易俗兮世衰以賢為愚今之相者兮舉肥不

實也才能視其驥伏匿而不見兮而隱藏也鳳皇高飛而不

下智者遠逝鳥獸猶知懷德兮慕歸堯舜何云賢士之

不處二老太公驥不驟進而求服兮干木闔門鳳亦不

貪饒而妄食而逃亡也君棄遠而不察兮介推割股

雖願忠其焉得申生至孝欲寂寞而絕端兮審武佯愚

竊不敢忘初之厚德識舊恩也獨悲愁其傷人兮念

纏結摧肺肝也馮鬱鬱其何極憤懣盈胃

招魂一首序曰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憐

哀屈原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也宋玉 王逸注

朕幼清以廉絜兮朕我也不求曰清不身服義而未沫

沫已也言我少小脩清絜之行身服主此盛德兮牽於

俗而蕪穢牽引也不治曰蕪多草曰穢言已施行常以

引德能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考校長離殃而愁苦

殃禍也言已履行忠信而遇閹主上則帝告巫陽帝謂

無所考校已盛德長遭殃禍愁苦而已謂賢人也則屈原

女曰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也宋玉上設天意祐

助貞良故曰帝告巫陽有賢人屈原在魂魄離散汝筮

於下方我欲輔成其志以厲黎民也

予之

魂者身之精魄者性之決也所以經緯五藏保守形體也著曰筮尚書曰決之著龜言天帝哀閔屈

原

魂離散身將顛沛使巫陽巫陽對曰掌夢天帝言

筮問

求索得而與之使反其身

招魂

者本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言天帝難從掌夢之

之官

所主職也

筮予

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謝去也巫陽言如

魄

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怠懈必卜乃下招曰

筮

之法不能復脩用但招之可也

命

因下招屈魂芳來歸還歸屈去君之恒幹恒常也幹

原

之魄也

貞者

事何為芳四方些言魂靈當扶人養命何為去君

之幹

也

或曰

去君之恒開開里也楚人名里曰開也舍君之樂

處而

離彼不祥些舍置也祥善也言何為舍君楚國饒

也

魂芳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託寄也論語曰可以託

其人

無義不可長人千仞唯魂是索些七尺曰何索求

以託

寄身也

人國

其高千仞主十日代出也代更流金鑠石些鑠銷也

求

人魂而食之也

有扶

系之木十日並在其上以次更彼皆習之魂往必

行

其勢酷烈金石堅剛皆為銷釋

釋些

其熱魂行到身必解爛也歸來歸來不可以託

些

言魂宜急來歸此魂芳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言南

俗

其人無信離題黑齒題額也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

醢些

醢醬也言南極之人離盡其額齒牙盡黑常食

蛇

綦綦積聚之兒封狐千里些封狐大狐也言炎土

走

千里求食不可逢遇也雄虺九首往來倏忽吞人以

歸來歸來不可久淫些

淫遊也言其惡如此鬼兮歸來

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流沙沙流而行也言西方之地

從橫千里又旋入雷淵

旋轉也靡散而不可止些

無舟航者也

靡散而不可止些

欲涉流沙則回入雷淵

淵室也幸而得脫其外曠宇

些其外復有曠遠之野無人

之土也赤蟻若象

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

柴棘為叢菅茅也言西極之

若羣牛也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

言西方之土溫暑而熱

無有源泉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

倚依也言欲防

依其野廣大行不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

賊害也魂

可極也彷徨

亡切

自予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

些言北方常寒其冰重累我戕如山涼歸來歸來不可

以久些言其寒殺人塊兮歸來君無上天些天不可

豹九關啄害下人些開閉言啄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

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言有丈夫一身九頭強梁多力

狼從目往來佻佻些狼之獸其目皆從奔走往來其聲

佻佻爭懸人以嬉投之深淵些

即啗食先懸其頭用之

嬉戲疲倦已後乃擲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

瞑也言後乃得眠卧也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

往則逢害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土伯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

幽都地下后土所治也

土伯后土之侯伯也約屈也鬻鬻
角利兒言地有土伯執衛門戶其

敦脈血拇敦厚也脈背也逐人駢駢此二

兒也言土伯之狀廣肩厚背逐其走捷疾以手中血濁汚人參目虎首其身

言土伯之頭其鬼如虎而有此皆甘人歸來歸

甘美也。災害也。此物食人。以爲甘美。往必自害。不旋踵。魂兮歸來。

楚都入郢門郢城門也宋王說呼屈原之魂歸工祝

巧工也。男巫曰祝，背倍也。言選擇名工，

綳也。鄭氏綳也。綳也。言爲

作綵縷鄭國招具該備末嘯呼些該亦堅而且好也

呼者陽也陰主魂陽主魄故必嘯呼以

又還也故古也言宜
急來歸還古昔之處
天地四

賊害茲惡也言天有虎豹地有土伯長人西有赤蟻南有雄虺北有增冰皆爲

法靜聞安此無聲曰靜空寬曰聞言乃爲君造設第室

高堂邃深也 遂宇宇屋也 檻層軒檻也 些從

也言所造之室其堂高懸屋層臺有樓板形容異制且鮮明也

臨高山此言復作巖重之勢

經戶朱綴綴戶然又金也朱丹也綴綠也刻方

冬有突

也。言云。於夏室寒些。則有大屋複

川谷徑復谷徑過也復反也流

十五

十五

潺湲些言所居之舍激導川水經過園庭光風轉蕙謂雨已日出而風草

木有光色轉搖也汜崇蘭些汜猶汎汎搖動兒也崇

奮發動搖草木皆令有光充經堂入奧謂西南隅朱塵筵

些朱丹也塵承塵也筵席也詩云肆筵設几言升殿過

可以休息也或曰朱塵筵謂砥室翠翹砥石名也翹羽也

承塵薄壁曼延相連接也曲瓊些結璚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

或曰儋室謂翡翠珠被雄曰翡翠雌曰爛齊光些齊同也

儋曲房也翡翠珠被翠被衾也蒹阿拂壁蒹蒹席也

之被則飾以翡翠之羽及與珠璣羅幃儔張些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蒹席

也羅幃儔張些薄羅綺屬也張施也言房內則以蒹席

也纂組綺縞纂組綴結璚璜些璜玉名也言幃帳之細

也束玉璜為室中之觀多珍惟些金玉為珍詭異為

幃帳之飾蘭膏明燭練膏也華容備些容貌也言曰

無不畢具香蘭之膏張施明燭以觀其銓銓雕二八侍宿二八二列

有二列之樂左傳曰晉悼公賜射遞代些射獸也詩云服之

魏絳女樂二八歌鍾二肆也射遞代些無射遞更也言使

好女十六侍君宴宿意有獸倦則九侯淑女淑善多迅

使更相代也或曰遞代夕暮也盛鬢不同制

眾些迅疾也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盛鬢不同制

鬢鬢也實滿宮些宮猶室也爾雅曰官謂之室言九侯

制法也實滿宮些之女工巧妍雅裝飾兩結垂鬢下髮

形兒詭異不與眾同容態好比比態姿也順彌代些彌久

皆來實滿充後宮也容態好比比親也順彌代些也言

美女眾多其貌齊同姿態好美弱顏固植固堅植

自相親比承順上意久則相代弱顏固植志也蹇其

有意些蹇正言貌也言美女內多廉耻弱顏易愧心嬌

志堅固不可侵犯則蹇然發言中禮意者也

容脩態

姱好兒也

姁

洞房些

姁竟也房室也言復有美好之女其兒姱好多

意長智羣聚羅列竟

娥眉曼睩

曼澤也睩視貌也

遺視聯些

遺竊視聯脉也言美女顏容脂緻身軀夷離滑中心聯脉時竊視安詳諦志不可動也商

榭脩幕

離別也脩長也幕大帳也

侍君之間

閑些女於離宮別觀帳幕之中侍君

間靜而宴游

翡翠幃飾高堂些

以樂

紅壁沙版

沙紅赤貌也

玄玉之梁些

之紅白又以丹沙盡飾軒

仰觀刻桷畫龍蛇些

承以黑玉之梁五采分別也

坐堂伏檻臨曲池些

蛇而有文章也

芙蓉始發

池可漁釣也

雜芰荷些

也

紫莖

也或曰紫莖言荷葉紫

文異豹飾

色也屏風謂葉郭風也

侍陂陀些

長陞也言侍從之人皆衣虎豹之文異采之飾侍君堂隅

軒

衛階陞也或曰侍陂池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

輶既低

輶輶也輶輶皆輕車

步騎羅些

屯止步騎士衆羅

蘭薄戶樹

列之陳埃須君命

瓊木籬些

造舍種樹蘭蕙附於門戶外以玉

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木為其籬落守禦堅重又芬香也

食多方些

而多歸也

室家遂宗

暍味故飲食之

稻粱稱麥

切

秣黃梁些

秣稂也言飯則以稻粱和而柔濡且香滑

大苦鹹酸

大苦**辛甘行些**辛謂椒薑也甘謂飴蜜也言取豉汁調
豉也**肥牛之腴**腴筋也**腴若芳些**牛之腴爛熟則言取肥
行也**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言吳人工作羹和調
也**濡鼈炮羔**羔羊也**有柘漿些**柘諸蔗也言復以飴蜜
也**鵠酸鴈鳧**鵠小鴈也切**煎鴻鵠些**鴻鵠鴈也
為漿飲也**露雞臠蠋**露雞雞也蠋雞也
言復以酢醬烹鵠為羹小鴈臠蠋
鳧煎熬鴻鵠令之肥美也
日羹無菜曰臠蠋
大龜也蠋以規切**厲而不爽些**厲烈也爽敗也楚人名
其味清烈不敗也**糒糒蜜餌有饔饔些**饔饔饔也
煎作糒糒糒黍作餌又**瑤漿蜜勺**瑤玉也**實羽觴些**實
有美錫衆味甘具也
也羽翠羽也觴觴也言食已復有
玉漿以蜜沾之滿羽觴以漱口
挫糟凍飲挫提也耐

清涼些耐醇酒也言盛夏則為覆處乾釀提去其糟但
飲**華酌既陳**升也**有瓊漿些**言酒尊在前華酌陳列復
歸來歸來反故室敬而無妨些妨害也言若魂急來歸
事恭敬長**有羞未通**羞魚肉為肴**女樂羅些**言肴膳已具
主之禮慤勤未通**陳鍾按鼓**按徐也**造新歌些**言乃奏樂
鍾徐鼓造為新曲**涉江采菱發楊荷些**楚人歌曲也言
入湖也采取菱菱發揚荷葉喻屈**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原背去朝堂隱伏草澤失其所也
朱赤也酡著赤色而鮮好也**娛光眇視**娛戲也目曾波
些**波華也**言美人醉樂顧望娛戲身有光文眺視**被文**
服織文謂綺繡也**麗而不奇些**麗美貌也不奇奇也猶

被服綺繡曳羅縠其長髮曼鬢前也曼澤豔陸離些豔好

容美麗誠足恠奇也左氏傳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

言美人長髮工結鬢髻滑澤其狀豔美儀兒陸離而難

形二八齊容也齊同起鄭舞些鄭舞鄭國舞也言二八美

奮袂俱起而舞也或袞若交竿撫案下些撫抵也言舞

掉搖回轉相拘狀如交竹竿瑟狂會也狂猶也填田鳴鼓些

竿以抵案而徐行者也又填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激清聲也言眾樂並會吹竽彈瑟又填擊鼓以進八音為之節也

震動驚駭復作激楚之聲以發其音也吳歃俞蔡謳吳

國名也歃奏大呂些大呂律名也周官曰舞雲門奏大

謳皆歌也進雅樂奏大呂五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言醉飽酣樂

音六律聲和調也放陳組纓也班其相紛些紛

女雜坐比肩齊膝恣意也調戲亂而不分別也

些鄭衛國名也妖玩好女也雜廁也陳列也言鄭

之結激感也結頭髻獨秀先些秀異也言鄭衛妖女工

楚人故秀異獨甚蔽象基甚玉蔽箒箒箒以玉飾之也

有六箒些乃設六箒箒落作箒象牙為箒妙且好也分

曹並進也曹偶道相迫些巧投箸行基轉相迫使不得

擇行也或曰分曹並進也成梟而牟倍勝呼五白些五白

也言已基已梟當成牟勝射張食基晉制犀比也制名

也比集費白日些犀角以助投者也言晉國工作箒基箒比集

鏗鐘搖箏鏗撞也契梓瑟些相樂堂下復鳴大鐘左右

歌吟鼓琴瑟娛酒不廢娛樂沈日夜些言雖以酒相娛

夜沈酒以忘憂也或曰娛酒不發發旦也詩曰明發不寐言歡娛日夜湛樂也又曰和樂且耽言晝夜以酒相

樂蘭膏明燭華鐙錯些言鐙錯些言鐙錯些言鐙錯些

思蘭芳假些人君能結撰博思至心以思賢人賢

人即人有所極同心賦些情賦誦也言衆座之人各欲盡

德耐飲既盡歡樂先故些故舊也言飲酒作樂盡已歡

舊魂兮歸來反故居些言魂神宜急來歸還楚國

獻歲發春兮也進汨吾南征些春氣奮揚萬物皆感

氣而生自傷放某蘋齊葉兮爾雅曰某白芷生些

逐獨南行也白芷生些言屈原

兮左長薄貫出也廬江長薄地名也言屈原行先出廬

倚沼畦瀛兮沼池也畦猶區也瀛池遙望博遙遠也博

江而行遂入池澤其中青驪結駟兮純黑為驪結連

千乘齊同也言屈原嘗與君俱獵於此官屬懸火延起

兮玄顏蒸懸火懸鐙也玄天也言已時從君夜獵懸鐙

黑色步及驟處兮驟走也誘騁先誘導也騁馳也言獵時

者有處止者分以圍獸抑驚若通兮抑止也驚馳引車

右還還轉也言抑止馳驚者順通與王趨夢兮課後先

夢澤中也楚名澤中為夢中左氏傳曰楚大夫鬬伯比

與鄭公之女淫而生子奔諸夢中言已與懷王俱獵趨

於夢澤之中課第君王親發兮發射憚青兕憚驚也言

羣臣先至後至也

親自射獸故馬青兒牛而不能制也言嘗侍從君田獵今乃放逐歎而自傷閔也朱明承夜兮

謂日也承續也時不見淹淹淹久也言歲月逝往晝夜相續也

蘭被徑兮也徑路也斯路漸漸沒也言澤中香草茂

者水卒增溢漸沒其道將棄捐也以言湛湛江水兮

賢人文處山野君不事用亦將墮顛也湛湛江水兮

貌上有楓楓木名也言湛湛江水浸潤楓木使之茂盛

所也或曰水旁林木中目極千里兮傷春心言湖澤博平

鳥獸所聚不可居也哀江南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

見千里令人愁思而傷心也或曰蕩春心蕩魂兮歸來

滌也言春時平望遠可以滌蕩愁思之心

哀江南言魂魄當急來以歸江南土地僻

招隱士二首序曰招隱士者淮南小山之所作

名德顯聞與隱處山澤無異故作招隱士之賦以彰其志也

劉安漢書

王逸注

桂樹叢生兮桂樹芬香以興山之幽遠去朝廷

卷兮容兒美好枝相繚信義枝結條理戎也以言才

氣隴從兮岑峯嵒嵒石嵯峨嵒嵒嵒嵒谿谷蘄巖

兮崎嶇間為險阻水曾波波流迅疾也鰥狔羣

嘯兮禽獸所居志樂虎豹嘯猛獸爭食欲相齧也以言

子之所處遠徙虎豹非虎豹非攀援桂枝兮

賢者之偶也豈下沒切攀援桂枝兮

便旋中野王孫遊兮隱士避世不歸遠望愁也聊淹留

立踟躕也王孫遊兮隱士避世不歸遠望愁也聊淹留

兮萬物蠢動萋萋垂條吐葉歲暮兮年齒已老不自聊

抽萌芽也萋萋垂條吐葉歲暮兮年齒已老不自聊

中心煩亂。蟋蟀鳴兮。螭蟬得夏。啾啾也。秋節將至。悲嘹。焦

絕也 洞荒忽亡妃匹也 罔 𠂔 𠂔精氣失也 𠂔 𠂔 𠂔心剝切也 虎 豹 𠂔𠂔穿

岬
 嶼
 困
 魂
 曾
 危
 崔嵬
 樹
 輪
 相
 紉
 兮
 交錯
 林
 木
 菱
 几
 枝
 葉

或騰或倚走住殊異狀貌嶮嶮我我頭角甚殊妻妻兮徙

此已上皆陳山林傾危草木茂盛麋鹿所居虎兕所聚不宜育道德養情性欲屈原還歸郢也攀援桂

Table 1

	1970-1980	1980-1990	1990-2000
Population growth rate (%)	1.2	1.1	1.0
GDP per capita (US\$)	1,200	1,500	1,800
Urban population (%)	60	65	70
Life expectancy at birth (years)	65	70	75
Fertility rate (children/woman)	4.5	3.5	2.5
Mortality rate (per 1,000 live births)	20	15	10
Health expenditure (% GDP)	2.0	2.5	3.0
Education expenditure (% GDP)	3.0	3.5	4.0
Government expenditure (% GDP)	15.0	16.0	17.0
Private expenditure (% GDP)	10.0	11.0	12.0
Total expenditure (% GDP)	25.0	27.0	29.0

王孫兮歸來旋反舊邑入故宇也山中兮不可以久留誠多患害難隱

— 100 —

文選卷第三十三

1

[illegible]

文選卷第三十三

1875

[illegible]

文選卷第三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坂

彭水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七上

枚叔七發八首

曹子建七啓八首

七發八首

七發者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猶楚詞七諫之流

枚叔

漢書曰枚乘字叔淮南陰人也爲吳王濞郎中善屬辭武帝以安車徵乘道死也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伏聞太子玉體不安亦

少閒乎

言玉美之也史記新垣衍謂魯連曰觀先生之玉貌論語曰子疾病閒孔安國曰少差曰閒也

太子曰僊謹謝客

謝文曰謝辭也

客因稱曰今時天下安寧四

宇和平太子方富於年

凡人之幼者將來之歲尚多故曰富也

意者久耽

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

言邪氣入內而為逆其堅若結也管

子曰邪氣襲內玉色乃衰素問岐伯曰邪氣內

著絕人長命說文曰轡車籍交革也轡音色也紛屯澹

淡噓唏煩醒

紛屯澹噓唏煩醒方言曰哀而不泣曰唏噓與

獻古字通噓煩散也毛萇詩傳曰季梁病矯氏曰

病由精慮煩散也毛萇詩傳曰季梁病矯氏曰惕惕怵怵

卧不得瞑

尚書曰惴惴惟厲中夜以興素問

虛中重聽

惡聞人聲

黃帝問曰何謂虛答曰精氣奪則虛

精神越渫

百病咸生

呂氏春秋曰精神勞則越高誘曰

聰明眩曜

悅怒不平

王逸楚辭注曰眩曜惑亂兒也

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

有是乎

鄭玄禮記注曰廢止也毛萇詩傳曰廢猶去也毛詩曰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太子曰

謹謝客賴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是也

言賴君之

平故久耽安樂時有此疾也

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

有保母外有傅父欲交無所

禮記曰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傅父內有慈母又曰

其次為保母鄭玄曰飲食則溫澹甘臠腥醢肥厚

保母安其居處者也曰飲食則溫澹甘臠腥醢肥厚

味之厚也韓子曰夫香美臠味甘口病形厚酒肥肉曼

理皓齒而損精說文曰臠臠臠易破也臠昌切臠肥肉

也池貞切說文曰衣裳則雜還曼煖燂燂執暑

燂燂燂也詳廉切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韓子曰雖與金石相弊兼天下未有日也高誘曰

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賈逵國語注曰鑠銷也況其

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

血脉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蹙痿之機呂氏春秋曰

則以輦務以自佚命曰怡蹙之機高誘曰怡至也蹙機

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游翔至於蹙機故曰務以佚

也枚乘引怡蹙而為蹙痿未詳乘之謬為

好奇而改之聲類曰怡嗣理切蹙渠月切

曰寒熱之媒呂氏春秋曰室大多陰臺高多陽多陰則

蹙逆寒疾也痿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呂氏春秋曰

蹙不能行也皓齒娥眉命曰伐性之斧靡曼皓齒鄭

衛之音務以自樂命曰伐性之斧高誘曰靡曼細理弱

肌美色也皓齒謂齒如孤犀也鄭國淫僻以其淫僻滅

性之斧也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呂氏春秋曰肥肉

曰爛腸之食高誘注老子云五味實口爽傷故謂

之爛腸之食廣雅曰脆弱也清歲切膿厚之味也

今太

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王逸楚詞注曰靡

能屈伸也血脉淫濯手足墮窳淫濯謂過度而且大也爾雅

曰淫過也又曰濯大也郭璞

漢書注曰墮懈墮也應劭切越女侍前齊姬奉後越絕書

飾美女西施鄭巴使大夫種獻之於吳王曰越王勾踐

竊有天之遺西施鄭巴越不敢當使獻之大王吳王

大悅齊姬齊女也毛詩曰豈其取妻必齊

之姜如涪漢書注曰姬衆妾之摠稱也往來游醺縱

恣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

從來者至深遠淹滯永久而不廢王逸楚詞注雖令扁

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史記曰扁鵲渤海鄭人也

禁方視病盡見五藏韓子曰扁鵲謂晉桓侯曰君有疾

在腠理猶可湯熨若在骨髓司命不能醫也桓侯初不

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強識禮記曰博聞強識

承間語事變度易意楚詞曰願承常無離側以為羽

翼高誘注呂氏春秋曰羽翼佐也淹沈之樂浩唐之心遁佚之志其奚

由至哉唐猶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

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

妙道說而去也言可無用藥石唯可用要言也莊子瞿

也而我以為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客曰龍門

之桐高百尺而無枝周禮曰龍門之琴瑟孔安國尚書

子曰東方有松樅中鬱鬱結之輪菌根扶疏以分離鬱鬱結

高千仞而無枝也上有千仞之峯下臨百丈

之谿包咸論語注曰輪菌委曲也湍流逝波又澹淡之也澹淡搖蕩之波

貌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

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感觸也莊子曰異朝則鸛黃鵠

鳴鳴焉爾雅曰鸛鵠黎黃高唐賦曰王雎鸛黃禮記曰

言注曰鳥似雞冬旦不鳴鄭玄曰旦求旦鳥也郭璞方

晨號乎其下楚辭曰鸛鵠於其下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鵠

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為琴野蘭之絲以為絃論語

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鄭玄曰師摯魯太師

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野蘭野

之珥以為約古樂府有孤子生行賈達國語注曰鈎帶

前長八分列女傳曰魯之母師九子之寡母也不幸早

失夫獨與九子居蒼頡篇曰珥珠在耳也珥人志切字

都狄切的琴徽也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為之歌師也韓

詩外傳曰孔子學鼓琴於師堂子京而不進師堂子京
 曰夫子可以進孔子曰丘已得其曲未得其數也琴道
 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列子曰伯牙善鼓琴也歌曰麥秀蘄兮雉朝
 飛宋玉笛賦曰麥秀蘄兮鳥華向虛壑兮背槁槐說文
 與槁古字通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
 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螭蝼蟻聞之挂喙而不能前
 周書曰蛟行喙息說文曰蛟行也凡生類之行皆謂之
 蛟又曰蟻蟻也居兆切方言曰南楚或謂蛄為蝼爾雅
 曰蟻蟻蟻也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強起聽之乎
 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牯牛之腴菜以荀蒲說文曰牯以芻莖養國牛也國語曰牯豢幾何物或為嫌

未詳說文曰腴腹下肥者毛肥狗之和冒以山膚楚苗

之食安胡之飮禮記曰士無故不殺犬豕和謂和羹也鄭玄禮記注曰芼菜也謂以菜調和之

也冒與芼古字通山膚未詳楚苗山出木可以為食淮

南子曰苗山之鉞高誘曰苗山楚山也安胡未詳一口

安胡彫胡也宋玉諷賦搏之不解一啜而散禮記曰無

切說文曰啜胡之飯

嘗也穿劣切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呂氏春秋曰

至味又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熊蹯之臠勺藥之

醬左氏傳曰宰夫膳熊蹯不熟方音曰臠熟也音薄耆

之炙鮮鯉之膾薄耆未詳一曰薄切獸耆之肉而以魚

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茹菜名也蘭英之酒酌以滌口漢

曰百味旨酒布蘭生晉灼山梁之餐豢豹之胎論語子

雌雄時哉時哉鄭玄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雄食其梁栗

杜預左氏傳注曰豢養也音宦六韜曰武王伐紂得二

大夫而問之曰殷國將有妖乎對曰有殷君陳王五小鉢
杯象箸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

大歎如湯沃雪說文曰歎飲也昌悅切湯沃雪言易也家語孔子曰人之棄惡如湯之濯雪焉

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漢書曰趙地鍾岱石北迫近山險之限在上黨曲陽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齒至也言以齒至馬駕車也戰國策曰前似飛鳥後類距

虛黃子曰駿馬有晨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也范子曰千里馬必有距虛呂氏春秋曰距虛鼠後

而免稱麥服處躁中煩外以稱麥分劑而食馬馬肥故曰稻粢穠麥服處黃梁左氏傳慶鄭謂晉侯曰羈堅轡附

今乘異產將與人易張脉憤興外強中乾

易路易平也於是伯樂相其前後王良造父爲之御秦缺樓

季爲之右呂氏春秋曰古之善相馬者若趙之王良秦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

之史記曰周繆王使造父爲御西巡狩秦缺未詳韓子

勞而易及輕獸今捨車輿則雖樓季之走無時此兩人

者馬佚能止之車覆能起之兩秦缺樓季之弟也家語顏

其馬將必佚也於是使射千鎰之重爭千里之逐史記曰田忌

謂田忌曰君弟重射臣能令君勝忌然之與射千金及

臨質孫子曰今以君之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之上駟與

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之下駟既馳三輩而忌一不勝而

再勝卒得千金賈達國語注曰一鎰二十四兩此亦天

韓子曰王子期爲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發也

下之至駿也太子能彊起乘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該王逸楚詞注練色娛目流聲悅耳爾雅曰練擇也於

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激文穎上林賦注曰

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

激結之急風為節其樂促迅哀切也淮南子曰揚鄭衛

之皓樂此齊民所以淫佚流湎也許慎曰鄭衛

新聲所出國也皓樂善倡也皓下或有齒字誤使先施

徵舒陽文段干吳娃問姬傳子之徒皆美女也先施即西

連謂孟嘗君曰君後宮十妃皆衣縞紵食梁肉豈毛廔

先施哉徵舒段干傳子皆未詳一曰左氏傳曰楚莊王

欲納夏姬徵舒母也淮南子曰不可今納夏姬貪其色也史記

慎曰陽文楚之好人也吳娃已見上文孫卿子曰問姬

子奢莫之媒韋昭漢書注曰問姬梁王魏嬰之美人

雜裾垂髻目窳與當司馬彪子虛賦注曰髻燕尾也窳

書注曰挑嬈也髻所交切揄流波雜杜若言引流波以自潔雜杜若

也髻所交切

也揄引蒙清塵被蘭澤列子曰穆王為中天之臺鄭衛之

賦曰沐蘭澤嫵服而御尚書大傳曰古者后夫人至于

舍若芳也此亦天下之靡麗皓侈廣博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

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軫之輿乘牡駿之乘

廣雅曰馴擾也說文曰騏驎馬騏文如暴也尚書大傳曰

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軫鄭玄曰如今窓車也力廷切

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彫弓今夏服已見子虛賦服即

虛賦又古考史曰拓樹枝長而勁烏集之將飛拓

起彈烏乃號呼此枝為弓快而有力因名也游涉

乎雲林周馳乎蘭澤弭節乎江潯雲林雲夢之林楚詞

日潯水掩青蘋游清風方言曰奄息也呂氏春秋曰崑

涯也

蕢似莎而大陶陽氣蕩春心薛君韓詩章句曰陶暢也陽氣春也神農本草曰春夏為陽楚
詞曰目極千里傷春心逐狡獸集輕禽言射而矢集於
王逸曰蕩春心蕩滌也於是極犬馬之才困
日楚君親集矢於其目關子日矢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文子曰無相御之恐虎豹懼驚
鳥爾雅曰逐馬鳴鑣魚跨麋角逐馬馳逐之馬鳴鑣鑣
也麋角執履游麋兔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窘
陵猶促也說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至
文曰窘迫也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李奇漢書注曰太子曰僕病未
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周書
有五氣喜氣內蓄雖欲隱之陽喜必見大宅未詳

客見太子有悅色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
鄭玄詩箋曰冥夜也廣雅曰薄至於旗偃蹇羽毛肅紛
也王逸楚詞注曰運轉也音旋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徼墨廣博觀望之有圻墨燒田
獸於燒田廣博之所而觀望之有圻圻也純粹全犧獻
墨或為墨也說文曰圻圻地圻圻也魚圻切之公門尚書父師曰乃壤竊神祇之犧全牲孔安國曰
詩曰獻太子曰善願復聞之
研于公客曰未既傳孔安國曰尚書於是榛林深澤煙雲闇莫見
虎並作莫閭貌也說文毅武孔猛袒裼身薄左氏傳曰
毛萇詩傳曰孔甚也毛詩曰袒裼暴虎毛萇白刃磴磴
日袒裼肉袒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矛戟交錯莊子孔子曰白刃交前視死若生者烈士收

獲掌功賞賜金帛

鄭玄周禮注曰掌主也

掩蘋肆若為牧人席

張揖

上林賦注曰掩覆也

旨酒嘉肴羞包膳炙以御賓客

毛萇詩傳曰肆陳也

毛詩曰旨酒思柔又曰嘉肴脾膾又曰魚鱉鮮魚鄭玄曰魚火熟之漢書東方朔曰生肉為膾毛詩曰以御賓

客涌觸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

貞信之色形于金石

毛詩序曰貞信之教

興家語孔子曰夫鍾鼓之音憂而擊手之則悲喜而

擊之則樂故志誠感之通于金石而況人乎哉

陳唱萬歲無斁

孔安國尚書傳曰斁厭也

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强

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為諸大夫累耳然而

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

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

與諸侯遠方交

游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

漢書廣陵吳也至則未見

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卹然足以駭矣

卹然驚貌

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汔

者

小雅曰駕陵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軼突也蒼頡篇曰擢抽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亂也古沒切溫汾轉之貌也爾雅曰滌汔也郭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

所由然也

略智也縷物

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

日恍兮忽兮其中有物聊慄恐懼之貌

忽兮恍兮俶兮儻兮

濳濳兮恍恍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

爾雅曰虫

洞兮蒼矣極慮乎崖涘

虹洞相連貌也莊子曰出於厓涘毛萇詩傳曰涘涯也虹胡洞

切流攬無窮歸神日母

言周流觀覽而窮然後歸神至日所出也春秋內事云日者陽

德之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方言曰汨疾貌也為畢切或

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言眾浪紛紜其流曲折或錯繆俱往而不迴流

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朱汜蓋地名未詳莫離散而

發曙兮内存心而自持莫離散謂精神不離散也發曙發夕至曙也說文曰曙旦明也

於是澡槃曾中灑練五藏毛萇詩傳曰灑練也莊子曰愁其五藏也澹澹手足類濯髮齒說文類洗面也類呼潰切揄

棄恬怠輸寫渙濁方言曰輸脫也王逸楚詞注曰渙垢濁也勅顯切分決狐疑

發皇耳目楚詞曰心猶豫以狐疑謚法曰明者曰皇也風賦曰發明耳目當是之時

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辟足發瞽披聾而觀望

之也廣雅曰偃曲也郁禺切淮南子曰遺況直眇小煩

變者屢然蹙蹙跛不能行也必亦切

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素問黃帝

日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

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神而非者三疾雷聞百里

言聲似疾雷而聞百里一也江水逆流海水上潮言能令二水逆山

出內雲日夜不止山內雲而日夜不止三也衍溢漂疾波涌而濤起

小雅曰衍散也說文曰漂浮也其始起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說文

日淋山下水也淋或為汙其少進也浩浩澶澶如素車

白馬帷蓋之張浩浩深廣之貌也山澶澶高白之貌也帷或為幃音韋幃帳也其波涌

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高唐賦曰奔揚踊而相擊雲興聲之需需雲亂

也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飄焉如輕車之勒

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

以蛟龍若馬而駕之其數六也淮南子曰昔馮遲太白之御六

雲霓游微霧驚忽荒許慎曰馮遲太白河伯也

純馳浩蜺前後駱驛

賈逵國語注曰純專

也浩蜺即素蜺也波濤之勢若素蜺而馳言其長也

顛顛印印据据彊彊莘莘將

將顛顛印印波高貌也据据彊彊相隨之貌据據於切彊

將漂章切莘莘多貌也將將高貌也莘所巾切莘或為萃

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

壘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行戶

剛切協韻也

旬隱旬磻軋盤涌裔原不可當

軋軋無垠貌也盤謂盤礴廣大

貌涌裔觀其兩傍則滂渤拂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律有似

勇壯之卒

律當為律

突怒而無畏蹈壁衝津窮曲隨隈

踰岸出追

說文曰隈水曲也上林賦曰觸穹石激堆礪郭璞曰沙堆也都迴切追亦堆字今為追古

字假借

遇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芟軫谷

分

或圍蓋地名也言涯如轉而谷似裂也一日涯如草

淮南子注

迴翔青箴銜枚檀桓

青箴檀桓蓋並地名也迴翔水復流也銜

枚水無聲也周禮曰銜枚氏鄭玄曰

弭節伍子之山通

止言暗顯謹也枚大如箸橫銜之也弭節伍子之山通

厲骨母之場

弭節已見上文史記曰吳王殺子胥投之楚辭注曰高厲遠行也越絕書曰闔閭旦

食鉏山書游於胥母疑骨母字之誤也

凌赤岸簪扶

桑橫奔似雷行

秋分朔輒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然並以

赤岸在廣陵而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說文曰簪

掃竹也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

誠奮厥武如振如怒

毛詩曰王奮厥武如震

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

沌沌渾渾狀如奔馬

沌沌渾渾波相隨之

貌也孫子兵法曰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也越絕書

曰王捐子胥於大江口勇士之執乃有遺鄙發憤馳騰

文三十四

氣若奔馬沌徒本切混混庵庵聲如雷鼓混混沌沌波浪之聲也越絕書越王
勾踐曰浩浩之水聲音若雷霆庵徒本切發怒座沓清升踰趾言初發怒礙止而涌沸少
選之頃清者上升遞相踰趾也說文曰座礙止也座竹
栗切座或為底古字也杜預左氏傳曰底平也埤蒼曰
沓金沸出也徒沓切如漢書注曰趾超踰也侯波奮振合戰於藉藉之口楚辭
陽侯大波也藉藉蓋地名也王逸曰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
及走高唐賦曰飛鳥未及發紛紛翼翼波涌雲亂廣雅曰
也毛萇詩傳曰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丘陵平夷西
畔言水之勢既蕩南山又擊北岸險險戲戲崩壞陂池
決勝乃罷合戰決勝而後乃罷澌澌潏潏援披揚流灑澌澌潏潏波相
水流疾也字書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
曰潏潏流貌也

援援蒲伏連延沈沈援援魚鰲顛倒之貌也蒲伏神物
恠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郭璞爾雅曰
回洄與此天下恠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
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為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孔安國論語注
漢書注曰若莊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呂氏春秋
資材量也中山公子牟謂詹何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
誘曰子牟魏公子也詹何子古得道者也淮南子曰雖有
鉤鉞芳餌加以詹何子宋玉集曰宋玉與登徒子偕受
釣於玄淵七略曰鮪子名淵楚使之論天下之釋微理
人也然三文雖殊其一人也萬物之是非也
萬物之是非也家語曰卜商好論精微時人無以尚孔老

覽觀孟子持籌而筭之萬不失一漢書張良曰臣借前箸以籌之音義曰以此案之萬不失一老或為左也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聞之乎於是太子據几而起曰渙乎若一聽聖人辯士之言忽然汗出霍然病已忍汗貌也莊子曰泚然汗出忍乃顯切霍疾貌也

七啓八首并序

曹子建

昔枚乘作七發傳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辯崔駰作七依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遂作七啓并命王粲作焉

玄微子隱居大荒之庭

玄微幽玄精微也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月所入是謂大荒之野中也

飛遜離俗澄神定靈

飛遜離俗澄神定靈飛九師道訓曰遜而能吉孰大焉淮南子

曰單豹背世離俗巖居谷飲也車輕祿傲貴與物無營莊子曰夫輕爵祿馬彪曰特身也蔡邕釋誨曰安貧樂賤與世無營也耽虛好靜羨此永生列子曰莫如虛靜也獨馳思於天雲之際無物象而能傾舞賦曰馳思於杳冥左氏傳韓簡曰物生而後有象於是鏡機子聞而將往說焉鏡機微也駕超野之駟乘追風之輿超野追風言疾也經迴漠出幽墟入乎泱泱之野遂屈玄微子之所居子虛賦曰過其居也左激水右高岑爾雅曰山小而高曰岑也背洞溪對芳林冠皮弁被文裘儀禮曰皮弁者白鹿皮為冠象文狐之裘也出山岫之潛穴倚峻崖而嬉遊爾雅曰山有穴為岫志飄飄焉嶢嶢焉似若狹六合而隘九州山海經曰地之所載六合之間

也若將飛而未逝若舉翼而中留於是鏡機子攀葛藟

而登距巖而立毛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順風而稱

曰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予聞君子不遯俗

而遺名智士不背世而滅勲周易曰遯世無悶幽通賦

玄毛詩箋曰遺忘也又禮記注今吾子棄道藝之華遺

仁義之英耗精神乎虛廓廢人事之紀經韓子曰精神

曰耗消也史記太史公曰春秋上明三譬若畫形於無

象造響於無聲言像因形生響隨聲發今欲無聲而造

之扣上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楊雄解難未之思乎何

所規之不通也論語子曰玄微子俯而應之曰噫有是

言乎

鄭玄禮記注曰噫悲恨之聲也

夫太極之初渾沌

未分萬物紛錯與道俱隆

漢書曰太極元氣初為一後為天地人

也春秋說題辭曰元清氣以為天渾沌無形體宋均曰

言元氣之初如此也渾沌未分也言氣在易為元在老

為道義蓋有形必朽有跡必窮列子曰形芒芒元氣誰

知其終春秋命麻序曰元氣名穢我身位累我躬莊子曰

名失己非士也又魏文竊慕古人之所志仰老莊之遺

風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毛詩序曰假靈龜以託喻

寧掉尾於塗中莊子曰楚王使大夫往聘莊子曰

其生而曳尾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曳尾塗中莊子曰

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也

鏡機子曰夫辯言之豔能使窮澤生流枯木發榮庶感

靈而激神況近在乎人情僕將為吾子說游觀之至娛

演聲色之妖靡羽獵賦曰遊觀侈靡小雅曰演廣也尚書仲虺曰惟王不迹聲色列子隰朋曰

妖靡盈庭忠良滿朝也論變化之至妙敷道德之弘麗願聞之乎

玄微子曰吾子整身倦世倦世倦於人間之世也探隱拯沈小雅曰探

取也難蜀父老曰拯民於沈溺說文曰出溺為拯不遠遐路幸見光臨將敬滌

耳以聽玉音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受命於周莫不玉音金聲

鏡機子曰芳菲精粹霜露露葵張揖上林賦注曰厥菰米也宋玉諷賦曰

主人之女為臣炊彫胡之飯說文曰稗禾別也稗與稗古字通薄懈切毛詩曰我行其野言采其遂鄭玄曰遂

牛頰遂與蓄音義通也宋玉玄熊素膚肥豢膿肌鄭

周禮注曰犬豕曰豢膿肥兒也女龍切蟬翼之割割纖析微蟬翼言薄也

為重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山鷄

斤鷄珠翠之珍鷄已見南都賦莊子曰鷄搏扶搖而上

翠珠柱也南方異物記曰採珠人以珠肉作鮓也寒芳

苓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寒今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

韓雞本出韓國所為寒與韓同史記曰有神龜在江南

也山林中常巢於芳蓮之上苓與蓮同西海飛鱗即文鰩

鰩魚常行西海而游於東海夜飛而多隳江東之潛鼉

隳漢南之鳴鵪說文曰隳肉羹也蒼頡解糅以芳酸甘

和既醇鄭玄禮記注曰糅少汁糅也子充切糅以芳酸甘

神玄冥北方水也尚書曰水曰潤下潤下作鹹禮記曰

西方其神蓐收西方金也尚書曰金曰從革從革作辛

紫蘭丹椒施和必節

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平則蘭常生鄭玄曰主給調和也張

衡七辨曰芳以木蘭

滋味既殊遺芳射越

越上林賦曰衆香發越郭璞曰香氣射

散

乃有春清縹酒康狄所營

毛詩曰爲此春酒鄭玄禮記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

釀

接夏而成也縹綠色而微白也博物志曰杜康作酒

戰

國策曰梁王請爲魯君舉觴魯君曰昔帝女儀狄作

酒

而美進之於禹禹飲而應化則變感氣而成淮南子

甘

之相應故東風至而酒汎溢高誘曰東風木風也木味

酸

入酒故酢而汎者沸蓋非類相感也春秋說題辭曰

黍

爲酒陽援陰乃能動故以麥黍爲酒宋衷曰麥陰

也

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援陰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彈

徵

則苦發叩宮則甘生禮記曰季夏之月其音宮其味甘

也

於是盛以翠樽酌以彫觴浮蟻鼎沸酷烈馨香香釋

謂

霍光曰今羣臣鼎沸上汎汎然漢書曰田延年可以

神

可以娛腸精神人之此肴饌之妙也子能從我而食之

乎

玄微子曰予甘藜藿未暇此食也韓子曰糲糧之

鏡

機子曰步光之劍華藻繁縟越絕書曰孔子從弟子

被

賜夷之甲帶步光之劍藻文采也說文曰縟繁采飾也飾以文犀彫以翠綠國語

文

犀綴以驪龍之珠錯以荆山之玉莊子曰千金之珠

之

渠領下韓子曰楚人和氏陸斷犀象未足稱雋隨波

截

鴻水不漸刃聖主得賢臣頌曰所治鑄干將之璞陸

劍

陸斷牛馬水擊鴻九旒之冕散耀垂文劉梁七舉曰

耀

垂文周禮曰弁師掌王之五冕諸侯繅九就鄭玄曰

就

成也每繅九成則九旒也應劭漢官儀曰冕公侯九

旒

者華組之纓從風紛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屬也小者

也

華組之纓從風紛紛紜禮記曰玄冠丹組纓屬也小者

以為冠纓又佩則結綠懸黎寶之妙微戰國策應侯謂曰纓冠系也符采照爛流景揚輝劉淵林蜀都賦注為天下名器也符采照爛流景揚輝劉淵林蜀都賦注為天下名器也也說文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景光也黼黻之服紗縠之裳孔安國尚書傳曰諸侯景光也書曰江充衣金華之帛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帛故動紗縠單衣也金華之帛動趾遺光言以金華飾帛故動劉欣期交州記曰金華出珠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緹佩崖如清漢書注曰遺餘也繁飾參差微鮮若霜緹佩緹如清漢書注曰遺餘也網繆或彫或錯說文曰緹織成薰以幽若流芳肆布文說曰薰火煙上出也若杜若也若稱幽若猶蘭曰幽蘭也擬古詩曰屢見流芳歇毛萇詩傳曰肆陳也雍容閑步周旋馳耀聖主得賢臣頌曰雍容垂拱左氏傳晉公子謂南威為之解顏西施為之巧笑戰國策曰晉文公得南威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列子曰列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西施已見上文毛詩曰巧

笑倩此容飾之妙也子能從我而服之乎玄微子曰子好毛褐未暇此服也鄭玄毛詩箋鏡機子曰馳騁足用蕩思游獵可以娛情子虛賦曰終下與又曰游獵之地饒樂若僕將為吾子駕雲龍之飛此者乎歸田賦曰聊以娛情馬飾玉路之繁纓禮曰凡馬八尺已上為龍又曰玉路錫樊纓鄭玄曰樊讀如鞞謂今之馬垂宛虹之長綏抗招搖之華旂楚詞曰建雄虹之綏旌禮記曰天子殺則旗也禮記曰招搖星於其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也捷忘歸之矢秉繁弱之弓儀禮曰司射搢三挾一箇鄭玄曰搢也楚甲切新序曰楚王載繁弱之弓忘歸之矢忽躡景而輕驚逸奔驥而超遺風以射隨兕於夢也

景日景也躡之言疾也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高誘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於是

礪填谷塞榛藪平夷緣山置罝彌野張罟鄭玄周禮注曰彌遍也

下無滿跡上無逸飛鳥集獸屯然後會圍廣雅曰獠屯聚也

徒雲布武騎霧散說文曰獠獵也韓子曰雲布風動羽獵賦曰武騎聿皇封禪書曰雲布霧

散丹旗耀野戈受皓旰曜南都賦曰野暎雲曳文狐揜狡兔禮儀威儀

李斯曰君乘土而王南海輪以文狐史記掩覆也捎鷗鷯拂振鷺

皆鳥之名振鷺振鷺當軌見藉值足遇踐西京賦曰當足見飛軒

電逝獸隨輪轉孫該琵琶賦曰飄翼無力翼不暇張足不及騰

西京賦曰鳥不暇舉獸不得發動觸飛鋒舉挂輕罾西都賓曰鳥驚觸絲獸駭

值鋒罾亦罔也班固漢書序曰搜林索險探薄窮阻雅

生曰薄騰山赴壑風厲焱舉古詩曰涼風率已厲楚辭曰焱遠舉兮雲中王

逸注云焱去疾貌機不虛發中必飲羽孔安國尚書傳曰機弩牙也子

基賦曰弓不虛發中必決皆呂氏春秋曰養由也於是人

稠網密地逼勢脅哮闕之獸張牙奮鬣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虒

怒也哮與虒同也志在觸突猛氣不懼上見乃使北

宮東郭之疇孟子曰思以宮勲之養勇也不膚撓不

岐曰北宮姓勲名也呂氏春秋曰齊有好事者一人居

東郭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

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生抽豹尾分裂羆肩爾雅

似狸形不抗手骨不隱拳小雅曰抗禦也服虔漢書注曰隱築也於瑾切批熊碎

掌拉虎摧王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野無毛

掌拉虎摧王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野無毛

掌拉虎摧王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野無毛

掌拉虎摧王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野無毛

掌拉虎摧王掌熊蹯也孟子曰熊掌亦我所欲野無毛

類林無羽群積獸如陵飛翻成雲羽獵賦曰創淫於是
賊鍾鳴鼓收旌弛旆周禮曰鼓皆賊鄭玄曰雷擊鼓曰
解頓網縱網罷獠回邁頓猶捨也說文曰縱緩也駿騶齊驤揚鑾飛
沫南都賦曰驤騶齊鑾舞賦曰俯倚金較仰撫翠蓋東京賦曰
戴翠冒倚金較說文曰較車上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
曲鈞高唐賦曰蜺為旌翠為蓋蓋雍容暇豫娛志方外國
閑也豫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方法也此羽獵之妙也
子能從我而觀之乎傳言羽獵玄微子曰子樂恬靜未
暇此觀也

鏡機子曰閑宮顯敞雲屋皓旰李充高安館銘曰增臺
班婕妤好自傷賦曰仰視崇景山之高基迎清風而立觀

基若景山言極高也毛萇詩傳曰崇立也毛
詩曰陟彼景山地理書曰迎風觀在鄴也彤軒紫柱

文櫜華梁劉梁七舉曰丹墀綺井含葩金墀玉箱金墀

祀也西京賦曰金祀溫房則冬服絺経清室則中夏含

霜劉駒駘玄恨頌曰前殿冬絺李尤華閣緣雲飛陞陵

虛魯靈光殿賦曰飛頰眺流星仰觀八隅魯靈光殿賦

頰音俯升龍攀而不逮眇天際而高居崔駰七依曰升龍

措其斧斤離婁為之失睛鄭玄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

之明目者也蓋黃帝時人麗草交植殊品詭類綠葉朱

榮熙天曜日熙光素水盈沼叢木成林楚辭曰含素飛

翻凌高鱗甲隱深於是逍遙暇豫忽若忘歸楚辭曰觀者澹予志
也歸乃使任子垂釣魏氏發機莊子曰任子為大釣巨緇
竿東海旦而釣暮年不得魚已而魚大食之牽巨釣陷
沒而下驚揚而奮鬚白波若山吳越春秋曰越王欲伐
吳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其射所起焉音曰黃帝
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
傳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吳越春秋芳餌沈水輕繳弋飛吳越春秋大夫
種曰深川之落翳雲之翔鳥援九淵之靈龜賈誼弔屈原
魚死於芳餌子虛賦曰外發芙蓉華許慎
神然後采菱華擢水蘋淮南子注曰擢引也毛萇詩傳
曰蘋弄珠蚌戲鮫人楊雄蜀都賦注曰蚌含珠而擘裂劉
大萍韓詩序曰漢廣悅人也
諷漢廣之所詠覲游女於水濱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
思薛君曰將耀神景於中沚被輕縠之纖羅毛詩曰宛
女謂漢神也

子虛賦曰遺芳烈而靖步抗皓手而清歌廣雅曰歌曰
雜纖羅也望雲際兮有好仇天路長兮往無由楚辭曰君誰須兮
子好仇枚乘樂府曰美佩蘭蕙兮為誰脩宴婉絕兮我
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心愁楚辭曰秋蘭為佩王逸注曰脩飾也毛詩曰燕
心愁楚辭曰求毛萇曰燕安也婉順也鄭玄曰本求燕婉
之人此宮館之妙也子能從我而居之乎玄微子曰予
也耽巖穴未暇此居也嚴允隱者所居黃石公記
鏡機子曰既游觀中原逍遙閑宮情放志蕩淫樂未終
亦將有才人妙妓遺世越俗漢書曰傳昭儀少為才人
遺離揚北里之流聲紹陽阿之妙曲史記曰紂使師涓
也之舞靡靡之樂淮南子曰夫歌采菱爾乃御文軒臨洞
發陽阿鄭人聽之不若延靈以和

庭

文畫飾也軒殿檻也洞庭廣庭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莊子曰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也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彫窻也

鍾鼓俱振

簫管齊鳴廣雅曰振動也毛詩曰振振也

被文縠之華

桂振輕綺之飄飄釋毛詩曰佼人僚兮服謂之

戴金搖之熠燿

揚翠羽之雙翹宋玉諷賦曰主入之

桂

戶西京雜記曰趙飛鸞為皇后其弟上遺黃金步搖毛

其詩傳曰熠燿

鮮明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太后入廟

先為花勝上為鳳凰

以翡翠為名也揮流芳燿飛文周易注

毛羽王逸楚辭注曰翹羽名也

散也歷盤鼓煥煥紛鼓煥以駢羅

雲

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

廣雅曰趨趨行也

今為騰古

字無定也廣雅曰蹀躞也

凌躍超驤蜿蜒揮霍楚辭

驤推阿

西京賦曰翔爾鴻翥滅然鳬沒爾雅曰翥舉也

跳丸劍之揮霍

也翔爾鴻翥滅然鳬沒爾雅曰翥舉也

立縱輕體以迅赴景

追形而不逮西京賦曰紛縱體而

切

子曰形影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

相應而生

飛聲激塵依違厲響七略曰漢興善歌者

上塵依違

徘徊也楚辭曰余思舊鄉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

辭曰余思舊鄉

心依違才捷若神形難為象

為象也於是為歡

未潔白日西頽方東都賦曰士怒未潔

以日香

散樂變飾微步中閨玄眉弛兮鈿華落收亂

髮兮拂蘭澤

鈿華已見洛神賦也形媚服兮揚幽若說文

南楚之外謂好

紅顏宜笑睇眄流光楚辭曰既含睇兮

貌時與吾子

携手同行我詩曰惠而好踐飛除即閑

房

司馬彪上林賦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

注曰除樓陛也

華燭爛幄幙張秦嘉贈婦詩曰飄飄

傳曰子產動朱脣發清商舞賦曰動朱脣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舟宋玉笛賦曰吟

清商也揚羅袂振華裳九秋之夕為歡未央九秋之夕言其長也

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蘇武詩曰權樂殊未央此聲色之妙也子能從我而

游之乎玄微子曰子願清虛未暇此遊也

鏡機子曰子聞君子樂奮節以顯義烈士甘危軀以

成仁張衡應問曰貫高以端辭顯義論是以雄俊之徒

交黨結倫重氣輕命感分遺身西京賦曰輕死重氣結黨連群分分義也鄭玄

禮記注曰故田光伏劍於北燕公叔畢命於西秦史記燕太子

遺士也田光曰丹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光

曰諾退見荆軻曰吾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己今太子

疑光非節使也欲自殺以激荆卿遂自到公叔未詳果毅輕斷虎步谷風左氏傳曰殺敵

為果致果為毅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威步春秋元命苞曰猛虎嘯而谷風起類相動也威帽

萬乘華夏稱雄漢書曰天子畿方千里出兵車萬乘稱

未及終而玄微子曰善

鏡機子曰此乃游俠之徒耳未足稱妙也若夫田文無

忌之儔乃上古之俊公子也田文孟嘗也皆飛仁揚義

騰躍道藝游心無方抗志雲際莊子曰應物無方晉灼漢書

放志游乎雲中也凌轢諸侯駢馳當世呂氏春秋曰凌

所踐也揮袂則九野生風慷慨則氣成虹蜺說文曰揮

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子若當此之時能從我而友之乎玄微子曰子亮願焉

尔雅曰然芳於大道有累如何

鏡機子曰世有聖宰翼帝霸世謂魏太祖孔安國尚書傳曰翼輔也同

量乾坤等曜日月乾坤天地也張超居父頌曰合量乾坤參曜日月也玄化參

神與靈合契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洽矣黔首用寧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今陛下令雖未出

化馳如神劇素美新曰與天剖靈符地合神契惠澤播於黎苗威靈震乎無外

國語曰少昊之衰九黎亂德韋昭曰九黎黎黎民九人尚

書帝曰禹惟時有苗不率汝徂征孔安國曰三苗之民

數于王誅崔駰七依曰仁臻於行葦惠及乎黎苗四子講德論曰威靈外覆公羊傳曰王者無外也超隆

平於殷周踵羲皇而齊泰東都賦曰即土之中有周成隆平之制焉東京賦曰踵二

皇之遐武薛顯朝惟清王道遐均民望如草我澤如春

綜曰踵繼也班固漢書文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河濱無洗耳

之士喬岳無巢居之民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毛詩曰墮山喬岳也巢居巢父也皇甫謐

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常山居以樹為巢而寢其

上時人號是以俊父來仕觀國之光尚書曰俊父在官

韋昭曰仕於晉也周易曰舉不遺才進各異方左氏傳

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不遺德刑杜預曰遺失也讚典禮於辟雍講文德於明

堂左氏傳曰隨武子曰典禮不易尚書曰帝正流俗之

華說綜孔氏之舊章流俗已見上華說已見文賦舊章

舊章不可忘也散樂移風國富民康樂風以詩書禮

記曰樂行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春秋神應休臻屢獲嘉

祥尚書曰休徵東京賦曰故甘靈紛而晨降景星宵而

祥總集瑞命備致嘉祥也

舒光

禮斗威儀曰其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時則甘露降鵲冠子曰聖人其德上及泰清下及泰寧景星

光潤史記曰天精明時有一黃星凡三星合為景星其狀中有兩黃星青方中有一黃星

無常出於有觀游龍於神淵聆鳴鳳於高岡

道之國也水而王龜龍被文而見神女賦曰婉若游龍周易曰潛

龍勿用又曰或躍在淵樂汁圖徵曰五音克諧各得其

倫則鳳皇至廣雅曰聆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聽也毛詩曰鳳皇鳴矣此霸道之至隆而雍熙之盛際

漢書宣帝曰漢家自有制度本霸王然主上猶以沈恩

道雜之東京賦曰上下共其雍熙

之未廣懼聲教之未厲

漢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湛恩汪濊

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廣雅曰厲高也

采英奇於仄陋宣皇明於巖穴

揚側陋東都賦曰散皇明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燭幽巖穴已見上文

此寧子商歌之秋而呂望所

以投綸而逝也

淮南子曰寧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

而悟秋猶時也史記朱亥謂魏公子曰

此是効命之秋也尚書中候曰王至礪溪之水呂尚釣

崖下趨拜尚立變名曰望毛詩曰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玄曰以綸吾子為太和之民不欲仕陶唐之世乎

問太和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

太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陶唐帝堯氏也於是玄微子

攘袂而興曰韓哉言乎近者吾子所述華淫欲以厲我

文選卷第三十四

文選卷第三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鄧陽胡氏

廣宏

崇禎

文林郎守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七下

張景陽七命八首

詔

漢武帝詔一首

賢良詔一首

冊

潘元茂魏公九錫文一首

七下

七命八首

張景陽

沖漠公子含華隱曜

沖漠沖虛恬漠也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南山四皓潛光隱曜世嘉其

也嘉遜龍盤翫世高蹈

周易曰嘉遜貞吉尚書大傳曰盤龍賁信越其藏鄭玄曰蟠屈

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

游心於浩然玩志乎衆妙莊子

人之阜使我高蹈也

物以游心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

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

塞于天地之間老子曰絕景乎大荒之遐阻吞響乎幽

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山之窮奧月所入是謂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大荒之山日

隱處於是殉華大夫聞而造焉

殉營也乃勅雲輅驂飛

黃白東京賦曰結飛雲之

越奔沙轅流霜劉

淵越流沙

凌扶搖之風躡堅冰之津莊子曰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

也司馬彪曰扶搖上行風

也列子曰堅冰立散旌拂霄堦軌出蒼垠子慎淮南

崖也天清冷而無霞野曠朗而無塵

臨重岫而攬轡顧

石室而迴輪

仲長子昌言曰聞上古之隱上或伏重岫

西王母遂適沖漠之所居

爾雅曰其居也崢嶸幽藹蕭

瑟虛玄

廣雅曰崢嶸深冥也溟海渾濩涌其後解谷聊

嘈張其前

色正黑謂之溟海渾濩涌其後解谷聊

又曰溟雷下貌也胡郭切漢書曰取竹之解音義曰

嶰谷崑崙北谷名嶰嶰深空之貌也嶰音解音義曰

音尋竹竦莖蔭其壑百籟群鳴龍耳其山

山海經曰

有岳山尋竹生焉郭璞曰尋竹大竹也莊子曰地籟則

衆竅是也聾其山謂衆聲既喧山爲之聾也蒼頡篇曰

聞也

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飄鹵沙石凝積

聞也

衝飈發而迴日飛礫起而灑天飄鹵沙石凝積

東京賦曰飛礫雨散

於是登絕巘

毛萇詩傳曰巘小山別大山者也薛綜西

京賦注曰

陳辯惑之辭命公子於巖中

論語子張曰敢問崇德辨惑

曰蓋聞聖人不卷道而背時智士不遺身而匿迹

釋賓曰聖人不違時而遜迹賢者不背俗而遺身功七啓曰感分遺身楚辭曰聊竄端匿迹也

華名於玉牒沒則勒洪伐於金冊

東觀漢記曰封禪其牒觀漢祕說文曰牒

札也陳琳韋端碑曰撰勒洪伐式昭德音金冊已見西京賦

今公子違世陸沈避地

獨竄

陸沈已見張景陽雜詩孔安國尚書傳曰避世其次避地

有生之

歡滅資父之義廢

漢書曰資於事父以生之最靈者也孝經曰資於事父以生之最靈者也

洽百年苦溢千歲

古詩曰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何異促鱗之游汀

渟短羽之棲翳薈

張升與任彥堅書曰今將老弱處于窮澤漸漬汀渟當何聊賴汀吐

冷切說文曰渟絕小水也奴冷切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也

今將榮子以天人之大

寶悅子以縱性之至娛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而游不逆萬物所好七

啓曰說游觀之至娛

窮地而游中天而居

列子曰穆

者中天乃止

傾四海之歡彈九州之腴

說文曰歡喜樂也又曰腴腹下

肥者西都賓曰華實之錯

屈轂之瓠解疏屬之拘子欲

之乎

解之也韓子曰難鑽疏屬之拘難解今欲以辯而鑽之謂仲曰轂有巨瓠堅如石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

仲曰堅如石不可剖而斲厚而無竅願效之先生田無用此瓠爲也屈轂曰然其棄物乎曰然今先生雖不

恃人之食亦無益人之國矣猶可棄之瓠也田仲若有乃枯之疏屬之山極其右足及縛兩手

不遺來萃荒外

毛萇詩傳曰萃集也

雖在不敏敬聽嘉話

孝經曰參

楚辭曰北
有寒山卓

孤生禮記曰
禾子百久之

既乃瓊巘增峻金

山也魯靈光賦曰崩峻嶒而龍
漸平貌也岬步迷切峭徒奚切

風谷右臨雲谿上無凌虛之巢下無跼蹐之蹊

虛而飛獸蹠實而走高誘曰實地也廣雅曰蹠履也跣與蹠同

危貌也茗邈高貌也茗莫冷切

晞三春之溢露朔九秋之鳴飈毛萇詩傳曰晞

乾也班固終南山賦曰三春之季孟夏之初愬
與朔同已見上文古樂府有歷九秋妾薄相行
零雪寫

其根霏霜封其條毛萇詩傳曰霏雪貌也木旣繁而

後綠草未素而先彫傳毅七激曰陽春後榮涉秋先彫於是構雲梯

墨子曰公輸般爲雲梯必取宋長笛賦曰構剪雲梯抗浮柱郭璞方言注曰岬嶮高峻也

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又曰季冬之月律中大

呂蒼頡篇曰剖析也周禮曰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玄曰陽木生於山南陰木生於山北也營匠

斲其樸，令倫均其聲。

石字伯說文曰斲斲也漢書曰黃帝使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皇

鍾之宮之音以比黃器舉樂奏促調高張禮記曰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揚雄解嘲曰

急徵楚辭曰操伯牙之號鍾
音朗號鍾韻清繞梁兮挾秦箏而彈

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
追逸響於八風采竒律

於歸昌風俗通曰聲所以五老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入風也淮南子曰律之初生也寫鳳之音韓

啓中黃之少宮發蓐收之變商

土色禮斗威儀曰少宮主政宋均曰聲五而已必加少
宮少商者以君臣任重為設副也劉向雅琴賦曰彈少
宮之際天援中徵以及泉禮記曰孟秋之月若乃龍火
其神蓐收淮南子曰漢書曰東宮蒼龍房心火為火故曰
西顏暄氣初收龍火也左氏傳曰仲尼曰火猶西流
禮記曰仲秋飛霜迎節高風送秋桓麟七說曰飛霜厲
陽氣日衰尤七歎曰季秋末霸旅懷士之徒流宕百罹之疇左氏
際高風森厲敬仲曰霸旅之臣論語曰小人懷土謝忱後漢書序
曰士庶流宕他州異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罹撫
促柱則酸鼻揮危絃則涕流賦曰寒心酸鼻廣雅曰揮
動也鄭玄論語注曰危高也侯瑾箏賦曰急絃促柱變
調改曲陸機前緩歌行曰大客揮高絃意與此同也
若乃追清哇赴嚴節曰張衡舞賦曰含清哇而吟咏蒼頡
銅九以擿鼓聲奏綠水吐白雪淮南子曰手會綠水之
中嚴鼓之節

宋玉風賦曰為激楚迴流風結上林賦曰激楚結風文
幽蘭白雪之曲迴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
歌樂者猶復依激結之急風為節也悲莫莫之朝落
悼望舒之夕缺成田係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
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詩箋曰悼傷也楚辭曰前望
御也古詩曰四五占兔缺瑽瑽為之擗擗孀老為之鳴
咽左氏傳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擗擗杜預曰
孀婦為擗擗毛萇曰擗擗心貌淮南
孀高誘曰寡婦曰孀婦人曰孀王子拂纓而傾耳六馬噓天而
仰秣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吹笙則鳳鳴
有噓天慷慨骨騰肉飛說文曰噓吹噓音虛秣賦曰或
也此蓋音曲之至妙子豈能從我而聽之乎舞賦曰天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蘭宮祕宇彫堂綺櫳

楚辭曰彷徨兮蘭宮魯靈殿說文曰櫳

房室之疏也

雲屏爛汗瓊壁青葱

禮記曰疏屏天子廟

賦云耀照形之玉壁

應門八龍表璇臺九重

乃立應

宮飾瑤臺韓子箕子曰紂必為九重高臺也

表以百

常之闕園以萬雉之墉

表標也百常而莖擢西都賦曰建金城

傳曰萬維毛萇詩

爾乃曉榭迎風秀出中天

也郭璞爾雅

注曰榭臺上起屋也曹子建七啓曰迎清風而立觀國語曰秀出於衆秀出貌也列子曰周穆王築臺號曰中

天之翠觀岑青彫閣霞連長翼臨雲飛陞凌山

禮記注曰榮屋翼也魯靈光殿賦曰飛陛揭孽綠雲上征望玉繩而結極承倒影而開

軒陵陽子明經曰倒影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

軒長廊頽素炳煥粉拱嵯峨

毛萇詩傳曰頽赤也說

之牕也

陰蚪負檐陽馬承阿

蚪龍也楚辭曰仰觀刻桷

賦曰騰極受檐陽馬承阿

錯以瑤英鏤以金華

廣雅曰

周書曰明堂咸有四阿錯以瑤英鏤以金華錯厠也

葩井反植荷藻賦曰懸棟結阿天聰綺疏圓淵方

重殿疊

起交綺對幌

字集略曰幌以帛明牕也

幽堂晝密明

室夜朗焦螟飛而風生尺蠖動而成響

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天

下有極細乎對曰東海有蟲名曰焦螟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覺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

目厭常玩體倦帷幄

列子曰聲色不可常玩聞攜公子而雙游時娛

觀於林麓

曹大家列女傳注曰

登翠阜臨丹谷華草錦

繁飛采星燭陽葉春青陰條秋綠華實代新承意

恣歡仰折神葩俯采朝蘭本草經曰白芷一名薜許妖切溯蕙風於衡

薄眷椒塗於瑤壇邊讓章華臺賦曰蕙風春施洛神賦曰踐椒塗之郁烈步衡薄而流芳漢書曰徧觀此眺瑤堂王逸楚辭注曰壇猶堂也爾乃浮三翼戲中沚越絕書伍子胥水戰

六尺小翼一艘長九丈毛詩曰宛在水中沚潛鯢

駭驚翰起蘇林漢書注曰鯢音魚鯢今呼魚謂之鯢猶呼車以為軫也鄭玄詩箋曰翰鳥中豪俊者

也沈絲結飛矰理毛詩曰其釣維何維絲伊緼毛萇曰矰矢用諸弋射鄭玄曰緼綸也鄭玄曰以絲為之綸周禮曰

結繳於矢謂之矰也挂歸翻於赤霄之表出華鱗於

紫淵之裏歸翻鴻鴈之屬也淮南子曰夫鴻鵠背負蒼天膺摩赤霄上林賦曰紫淵徑其北然

後縱棹隨風弭楫乘波杜預左氏傳曰縱放也毛萇詩傳曰弭止也吹孤竹

拊雲和周禮曰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鄭玄曰孤竹特生者雲和山名淵客唱淮南

之曲榜人奏采菱之歌淵客習水者也吳都賦淵客慷慨而泣珠漢書曰淮南鼓貞四

也淮南子曰榜人歌張揖曰船長歌曰乘鳧舟兮為水

嬉穆天子傳曰天子乘鳧舟郭璞曰舟為鳧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象也琴道雍門周曰水嬉則舫龍

舟臨芳洲兮拔靈芝楚辭曰采芳洲兮杜若西樂以忘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樂以忘

戚游以卒時論語子曰樂以忘憂家語孔子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窮夜為日畢

歲為期此蓋宴居之浩麗子豈能從我而處之乎毛詩曰或燕燕居息浩猶大也

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若乃白商素節月既授衣周禮曰西方白禮記曰孟秋之月其音商

劉植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天凝地閉風厲霜飛結也

秋則落毛詩曰九月授衣

禮記曰仲冬之月塗城闕柔條夕勁密葉晨稀將因氣

以效殺臨金郊而講師禮記曰季冬之月天子乃教於田獵劉向尚書五行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出軍行師西方為金故曰金郊也國語號文公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爾

乃列輕武整戎剛輕武戎剛四車名也司馬彪續漢書曰管仲之始治也桓公武車元戎已見上文輕武卒名也戎剛車名也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囂漢書曰衛

營張晏曰兵車也建雲髦建雲髦啟雄芒上林賦曰連雲旒旌也旒古字通子虛賦曰建千將之雄戟芒鋒

駕紅陽之飛燕駕紅陽之飛燕

駟唐公之驕驕駟唐公之驕驕紅陽飛燕未詳或曰駿馬圖有含陽侯驕驕駟馬馬融曰驕驕含即紅聲之誤也左氏傳曰唐成公有兩驕驕也馬似之

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屯羽隊於外林縱輕翼於中荒

爾乃布飛羆爾乃布飛羆

飛羅盧張脩民飛羅盧張脩民爾雅曰羆謂之羆或作民音曼夫然羆民端切

都賦注曰民羆網也然張氏都賦注曰民羆網也然張氏

州謂之羆畫長豁以為限帶流豁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州謂之羆畫長豁以為限帶流豁以為關既乃內無疏蹊

外無漏迹外無漏迹廣雅曰疏通也七啓曰

叩鉦數校舉麾旌獲叩鉦數校舉麾旌獲

周禮曰鼓鉦鳴鐃車皆行鄭玄曰鐃鉦也散為陣列而周禮曰鼓鉦鳴鐃車皆行鄭玄曰鐃鉦也散為陣列而

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之而待獲鄭玄曰待獲射者舉旌

以獲穀金機馳鳴鐃以獲穀金機馳鳴鐃說文曰穀張弓弩機弩牙也以金

義曰箭鏑也如剪剛豪落勁駟車騎競騖駢武齊轍義曰箭鏑也如剪剛豪落勁駟車騎競騖駢武齊轍

今鳴箭是也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今鳴箭是也武迹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轍車迹也翕忽揮霍雲迴

風烈風烈猶響之應聲影之隨形

舉戈林竦揮鋒電滅舉戈林竦揮鋒電滅賦曰

文三十五

戈矛若林廣
雅曰竦立也
仰傾雲巢俯
殫地穴
周禮有穴氏鄭玄曰穴搏蟄獸所藏者也

仰傾雲巢俯殫地穴

周禮有穴氏鄭玄曰
穴搏蟄獸所藏者也

乃有圓文之狎班題之從

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豨又鄭玄曰豕生三子曰豨然此

狎狎指諸獸也不專論豕也鼓鬣風生怒目電睒睒光也七從切口齧霜刃足

撥飛鋒說文曰撥除也廣雅曰齧骨也補達切胡狡切甌林蹶石扣跋幽叢

居月切孔安國論語注曰扣擊也毛萇詩傳曰跋躡也

於是飛黃奮銳賁石逞技史記曰蜚廉以材力事殷紂尸

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優而右搏雕虎說苑曰勇士
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吳越春秋曰夫差

使王孫聖占夢聖曰占之不吉王怒使力士石蕃以鐵椎殺聖張華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背負千二百斗

威封獠僨馮豕淮南子曰伍胥曰吳爲封獠脩蛇小雅曰封大也方言曰南楚人謂豬爲

狔爾雅曰儋僵也甫運切儋或爲拉𧪏𧪏挫獬廌爾雅曰𧪏

10

白虎黑虎張揖漢書注
獬廌似鹿而一角也
勾爪淮南子曰勾
摧鋸牙捍
牙捍淮南子曰勾

摯矣說文曰捍兩
 手摯也補賈切
 瀾漫狼藉傾榛倒壑
 說文曰草
 編狼藉也
 頽荷

挂山僵踣掩澤鄭玄周禮注曰四足死者曰肉爾雅曰僵仆也郭璞爾雅注曰踣前也張揖

上林賦注數爲毛林隰爲丹薄鄭玄周禮注曰澤無水曰數也廣雅曰草叢生

於是撤圍頓圜卷旆收爲鄭玄禮儀注曰撤徐也頓猶捨也禮記曰前有塵矣

虞人數獸林衡計鮮周禮有虞人又有林衡孔安國尚書傳曰鳥獸新殺

論最犒勤息馬韞弦張晏漢書注最功第一也西京賦曰犒勤賞功杜預左氏

有駟連鑣酒駕方軒說文曰鑣馬銜也西京賦曰酒車酌

授餐西千鐘電醺萬燄星繁孔叢子曰堯飲千鐘西京賦曰升觴舉燄既醺鳴鍾

飲酒盡也醕陵阜霑流膏谿谷厭芳煙歡極樂殫迴節

九

而旋鄭玄周禮注曰節信也此亦田游之壯觀子豈能從

我而為之乎封禪文曰天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楚之陽劔歐冶所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

將越有歐冶子寡人願齋邦之重寶請此二人作為鐵

劔可乎於是風胡子之吳見歐冶子將使之作鐵劔三

救一曰龍淵二曰太阿邪谿之鋌赤山之精越絕書曰

有寶劔五聞於天下客有能相劔者名曰薛燭王召而

問之對曰當造此劔之時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耶之

溪澗而出銅許慎淮南子注曰鋌銅銷踰羊頭鑊越鍛

鐵璞也徒鼎切精謂其中尤善者銷踰羊頭鑊越鍛

成淮南子曰苗山之鋌羊頭之鑊雖水斷龍髯陸剗兕

出羊頭之鑊白羊子刀也鑊或謂為鑊廣雅曰鑊鋌也

謝承後漢書曰孝章皇帝賜諸尚書劔手自署姓名尚

書陳寵濟南鍛成乃鍊乃鑊萬辟千灌說文曰煉冶金

蒼頡書曰鍛推也乃鍊乃鑊萬辟千灌也賈逵國語注

曰鑊銷也說文曰銷鑊金也辟謂疊之灌謂鑄之典論

數所質象豐隆奮椎飛廉扇炭越絕書薛燭曰當造此

擊橐蛟龍捧爐天帝裝炭思玄賦注曰豐神器化成陽

隆雷公也王逸楚辭注曰飛廉風伯也豐神器化成陽

文陰縵吳越春秋曰千將者吳人造劔二枚一曰千將

之作治也金鐵之類不銷夫妻俱入冶爐之中莫耶曰

先師親鑊身以成物妾何難也於是千將夫妻乃斷髮

揃爪投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漆以

成劔陽曰千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千將匿其陽出

其陰而獻之闔流綺星連浮綵豔發綺光色也越絕書

問闔閭甚重之流綺星連浮綵豔發曰王取純鈞薛燭

觀其劔爛如列星之行典論曰太子光如散電質如耀

雪莊子曰此劔一用如雷震之震也魏文帝大霜鐔

水凝冰刃露潔典論曰魏太子玉造素質堅而似霜造

水凝冰刃露潔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守書

水凝冰刃露潔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守書

水凝冰刃露潔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守書

水凝冰刃露潔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守書

水凝冰刃露潔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守書

水凝冰刃露潔七首理似堅冰聲類曰鐔刀刃也守書

曰凝冰之潔也越絕書曰王取純鈞薛燭觀其形冠豪

曹名珍巨闕越絕書曰越王取豪曹薛燭曰豪曹非寶劍也夫寶劍五色並見莫能相勝曹已擅

者金錫和銅而不離今巨闕已離矣非寶劍也指鄭則

三軍白首麾晉則千里流血越絕書曰楚王作鐵劍三師圍楚之城三年不解於是楚引太阿之劍登城而麾

豈徒水截蛟鴻陸灑奔四韓非子曰負長劍赴深淵斷蛟龍戰國策曰蘇秦曰韓卒之劍水擊鴻鴈越絕書曰勾踐示薛燭

吾引劍而指之駟駕斷浮翽以為工絕重甲而稱利云

爾而已哉韓王曰韓卒之劍當敵則斬堅甲若其靈

寶則舒辟無方奇鋒異模說文曰舒申也晉灼漢書注曰方常也鄭玄毛詩箋曰模

也形震薛蜀光駭風胡越絕書為燭吳越春價兼三鄉

聲貴二都越絕書勾踐示薛燭純鈞曰客有買之者有

日雖傾城量金珠玉滿河猶不得此一物况有市之鄉

者避下或馳名傾秦或夜飛去吳越絕書曰闔廬無道

文也行湊楚楚王卧而設湛盧之劍也秦王聞而求之不得

是以功冠萬載威曜無窮揮之者無前擁之者身雄

說文曰揮奮也漢書元可以從服九國橫制八戎過秦

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逃逃而不敢進史記趙爪牙景

良曰五穀大夫相秦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

附函夏承風毛詩曰祈父予王之爪牙崔琰大將軍夫

夏之大漢家語孔子曰此蓋希世之神兵子豈能從我

舜之為君四海承風

文三十五

而服之乎魯靈光殿賦曰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天驥之駿逸能超越天驥天馬也驥或為機傳

測其天機列子伯樂曰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孔安國

九方臯之所觀天機也稟氣靈淵受精皎月尚書傳

曰稟受也遜甲開山圖曰隴西神馬山有淵池龍馬所

生春秋考異郵曰地生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

月而眸睨黑照玄采紺發趙岐孟子注曰眸目瞳子也

生紺深青沫如揮紅汗如振血漢書天馬歌曰霑赤汗

而赤色汗血霑濡也流沫如赭也韓康伯周易注秦青不能識

曰揮散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振猶奮也秦青不能識

其衆尺方堙不能觀其若滅呂氏春秋曰古者善相馬

皆天下良士也若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方堙尤盡其

妙矣相馬經曰夫法千里馬有三十六尺四寸列子伯

樂曰天馬者若滅若沒若爾乃巾雲軒踐朝霧鄭玄周

士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轡爾乃巾雲軒踐朝霧禮注曰

巾猶衣也雲軒已見上赴春衢整秋御秋御秋駕也司馬彪莊

駒騰麟超龍者甘泉賦曰駒蒼麟兮六素蚪劉梁七

御以術儀攬轡舒節凌雲先騶尸子曰馬望山載奔視

有騶驎徑駿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駿望山載奔視

林載赴氣盛怒發星飛電駭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

也志凌九州勢越四海景不及形塵不暇起爾乃踰天

之馬影不及形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浮箭謂爾乃踰天

塵不暇興也浮箭未移再踐千里漏刻也爾乃踰天

垠越地隔過汗漫之所不游躡章亥之所未迹淮南子

吾與汗漫期於九垓之上若士舉臂竦身而遂入雲中

又曰禹乃使大章步自東極至於西極二億三萬三千

五百里七十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陽鳥為之頓羽夸

父為之投策

春秋元命苞曰陽成於三故日中有三足

飲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斯蓋天下之雋乘子豈能從我而御之乎公子曰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大梁之黍瓊山之禾大梁黍未詳瓊山禾即崑崙之上有木禾唐稷播其根農帝嘗其華尚書帝曰崑崙五畧大五圍

時百穀賈誼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人食穀者也爾乃六禽殊珍四膳異肴

曰庖人掌共六禽鄭司農注曰鴈鴒鴒雉鳩鴒鴒禮記曰孟春食麥與羊孟夏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稷

窮海之錯極陸之毛尚書曰海物惟錯禮記曰加豆陸產也穀梁傳曰凡地之

所生謂伊公爨鼎庖子揮刀伊公伊尹也韋昭漢書注曰爨灼也庖子庖丁

味重九沸和兼勺藥呂氏春秋伊尹說湯曰凡味之變為火之紀高誘曰紀節也味待火然後成故曰晨鳧

火為之節也文穎上林賦注曰勺藥五味之和

露鵠霜鷄黃雀說苑曰魏文侯嗜晨鳧霜露降鵠鷄美南都賦曰歸鴈鳴鷄楚辭曰煎鵠臠雀

王逸曰鵠黃雀也園案星亂方丈華錯鹽鐵論曰垂拱持案食勤也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偏視口未能偏封熊之

味也列女傳曰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也

藩翰音之趾左氏傳曰晉靈公宰夫膳熊蹯不熟禮記曰雞曰翰音呂氏春秋曰善學者若齊王

之食雞也食其趾驚髀猩脣髦殘象白呂氏春秋伊尹數千而後足也

者驚鷺之髀孫炎爾雅注曰雉胡圭切說文曰髀股外也

約高誘曰髦髦牛也在西方象象獸也在南方取其遠方物之美也髦象之肉美貴異味也殘白蓋煮肉之異名也崔駰

博徒論曰驚鷺羊靈淵之龜萊黃之鮐七啓曰寒方苓之巢龜鹽鐵論

殘炙鴈者鳧也

日江湖之魚萊黃之鮐不可勝也漢書東丹穴之鸚玄

豹之胎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鸚五采名

日鳳說文曰鸚鳥大鴈鵠列女傳陶荅子妻曰

文三十五

十三

南山有玄豹六韜曰殷君玉杯象箸
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也
燁以秋橙醑以春

燂以秋橙醑以春

梅左氏傳晏子曰和如羹焉水火醢醢鹽梅以烹魚肉
燀之以薪杜預曰燀之也博物志曰橙似橘而非

若柚而有芬香蜜染七舉曰醑以醑醑和以密飭麋雅
日沾溢也酤與沾同也他兼切尚書曰若作和羹爾惟

接以商王之箸承以帝辛之杯

立是爲帝辛天下謂之紂六韜曰殷君陳玉杯象箸
韓子曰紂爲象箸箕子曰象箸玉杯不盛菽藿者也范

公之鱗出自九溪

生之法五水畜第一所謂水畜老魚池也以六畝地爲池中有九洲即求懷子鯉魚以二月上旬庚日內池

中養鯉者鯉不相
食易長又貴也
賴尾丹鰓紫翼青髻
賴尾丹鰓
毛詩曰鰓
魚

見上文上林賦曰捷捷爾乃命支離飛霜鏐莊子曰朱

龍於支離益彈千金之家三平技成而無所用其巧司
馬彪曰朱姓也評漫名也益人名也評普彭切霜鏹已

卷之四

紅肌綺散素膚雪
文見上
又曰唯吉故宜
婁子之

豪不能則其細秋彈之翼不足疑其專孟子曰離婁者

視百步之外見秋毫之繁冬月既闕亦有寒豈蒼頡篇

也周禮曰朝事之簞鄭司農曰朝事商曰莫閼說

諱清孰不食先進寒具口實之憂也商山之果漢皋之

才賦漢皋已見南都賦韓詩外傳曰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郭璞上林賦注曰榛亦斤莖艮之號荆郢之受

擣之類也音湊或曰擣
劉淵林吳都賦注曰龍
眼如荔枝而小味甘又曰耶對

似檳榔實大如瓠裏有汁美如蜜核可作飲器殼即核也凡物內盛者皆謂之

穀苦角切協韻苦豆切
 選擇也孔安國尚方
 芳音萬選承意代奏
 禮注曰

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間有酒石反入多雨區

甘美與湘東鄴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鄴渌酒吳地理志

文三十五
上四

曰吳興烏程縣酒有名張華輕薄
篇曰蒼梧竹葉清宜城九醞酒
南都賦曰醪敷徑
寸浮蟻如萍
立石嘗其味儀氏進其法
博物志曰
山酒家酤酒家與之千日之酒戰國策魯
君曰昔帝女儀狄作酒而美進之於禹也
傾壘一朝

可以流酒千日
薛君韓詩章句曰齊顏色均衆寡謂之
流閉門不出客謂之酒漢書谷永曰流

酒媒嫚千日
單醪投川可使三軍告捷
黃石公記曰昔
已見上文

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衆迎流而飲之夫一簞之
醪不味一河而三軍思爲致死者以滋味及之也
斯

人神之所歆羨觀聽之所煒燁也
然歆羨說文曰歆神

食氣也方言曰煒盛也
子豈能强起而御之乎公子曰

郭璞曰暉盛貌也
耽口爽之饌甘腊毒之味
老子曰五味令人口爽廣雅

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賈逵
曰顛隕也腊久也言味厚者其毒久
服腐腸之藥御

亡國之器
呂氏春秋曰肥肉厚酒以務相彊命曰爛雖

子大夫之所榮故亦吾人之所畏余病未能也

大夫曰蓋有晉之融皇風也金華啓徵大人有作
杜預左氏傳

晉爲金德故曰金華周易曰利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注曰融朗也

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繼明代照配天光宅
兩作離大

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毛詩序曰思文后稷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

配天也尚書序曰昔在帝堯光宅天下
其基德也隆於姬公

之處岐
姬公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王處岐已見思立賦

其垂仁也富乎有殷之在亳
尚書仲虺曰惟王克寬克仁彰

之德尚書曰湯既
黜夏命復歸於亳南箕之風不能暢其化離畢之雲無

以豐其澤
尚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春秋緯曰
皇道

煥炳帝載緝熙
景福殿賦曰樂我皇道尚書舜曰有能

煥炳帝載緝熙
奮庸熙帝之載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

典導氣以樂宣德以詩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化陰多

肇縮作舞宣導之國語曰王將鑄無射問律於冷州鳩

對曰律所以立均度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儀

也教清於雲宮之世治穆乎鳥紀之時左氏傳曰郊子

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何故也郊子曰昔者黃帝氏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

適至故以鳥紀為王猷四塞函夏謚寧毛詩曰王猶允

鳥師而鳥名也丹冥投烽青微釋警丹南方朱冥也楚

見上文爾雅至青羌之野南至文陟丹粟范晔後漢書遼東遼外

人冠右北平張揖漢書注曰微塞却馬於糞車之轅銘德

於昆吳之鼎老子曰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王弼曰天

京賦曰却走馬以糞車墨子曰昔夏開使飛廉採金於

山以鑄鼎於昆吳蔡邕銘論曰呂尚作周太師而封齊

其功銘於昆群萌反素時文載郁素樸素也東京賦曰

吾之治也耕父推畔魚豎讓陸文子曰黃帝之化

代郁郁乎文哉樵夫恥危冠之飾輿臺笑短後之服

南子曰黃帝化天六合時邕魏魏蕩蕩

下漁者不爭坻唯劍士短後之謂莊周曰吾王所見

其長劍免其危冠左氏傳曰人有十等卑臣僕僕臣臺

莊子魏太子謂莊周曰吾王所見六合時邕魏魏蕩蕩

呂氏春秋曰神通乎六合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論語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魏巍乎其有

成功玄齧巷歌黃髮擊壤字通也大聊切列子曰堯

理天下乃微服游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壽也論衡曰堯時天下大和百姓解羲皇之繩錯陶唐

無事有五十之人擊壤於塗也之象周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尚書大傳曰唐虞之象

乃華裔之夷流荒之貊

左氏傳孔子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尚書曰五百里荒服又曰

二百里流孔安國曰要服之外五百里也

周書曰四夷九貉孔晁曰貊夷之別也

語不傳於輶

軒地不被乎正朔

風俗通曰秦周常以八月輶軒使採異代方言藏之秘府春秋說題辭曰

蠻服流遠正朔不及盛

莫不駿奔稽顙委質重譯

德則感越裳重譯至也

曰駿奔走在廟喻巴蜀曰稽顙來享禮記曰拜而後稽顙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重譯見上文

于時昆蛟感惠無思不擾

毛詩序曰文王德及鳥獸昆蛟

類行皆蛟也毛詩曰無思不擾馴也

苑戲九尾之禽囿棲三足

之鳥

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白虎通曰禽

軒者於茂林蔡邕曰鳥鳴鳳在林夥於黃帝之園

禮記

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園食竹實棲帝梧桐終不去漢書曰楚人謂多為夥有

龍游淵盈於孔甲之沼

左氏傳蔡墨曰有夏孔甲擾于

有雌雄也杜預曰孔甲

萬物烟燄天地交泰

周易曰天

少康之後九世之君也

義懷靡內化感無外

莊子徧謂周曰吾知

天地交泰

道近乎無內遠乎無

林無被褐山無韋帶

老子曰聖人被褐懷玉漢書賈

外

名於內成

皆象刻於百工兆發乎靈蔡

尚書曰高宗

紳濟濟軒冕藹藹

毛萇詩傳曰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

貴賤廣雅曰藹藹盛也

功與造化爭流德與二儀比大

淮南子曰大丈夫無為與造化逍遙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嚴君平老子指歸曰功與造化爭流德與天

地齊言未終公子蹶然而興莊子曰黃帝問廣成子廣成子蹶然而起司馬彪曰
蹶疾曰鄙夫固陋守此狂狷鄙夫已見西征賦司馬遷起貌
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蓋理有毀之而爭實之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公解莊子曰庚市子肩之毀玉也淮南子莊子后解曰
毀玉於其間言有怒之而齊王之疾痊呂氏春秋曰齊而聞者止
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病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於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履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
患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司馬彪莊子注曰也
除向子誘我以聾耳之樂棲我以蔀家之屋老子曰五音令人耳聾周易曰豐其屋蔀其家覆燬障光之田游物也既豐其屋又覆其家屋厚家覆燬之甚也
馳蕩利刃駿足既老氏之攸戒非吾人之所欲故靡得

應子

老子曰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

至聞皇風載韙時聖道醇

杜預左氏

傳注曰韙是也于匪切尚書曰舉實為秋摘藻為春韓詩外傳曰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謂簡主吾不復樹德簡主曰夫春樹桃李夏以得蔭其下秋得食其實今子樹其非人也
賓戲曰摘藻如春華下有可封之民上有大哉之君尚書大傳曰周人可比屋而封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民或為屋余雖不敏請尋後塵論語顏回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應瑗與桓元則書曰敢不策馳敬尋後塵

詔

詔一首

漢武帝

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蹏而致千里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蹏御之以道而致千里之塗聲類曰蹏蹏也杜計切士或有負

俗之累而立功名

晉灼曰被世譏論也善曰越絕書曰有高世之材者必有負俗之累也

夫泛駕之馬跡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應劭曰泛覆也馬有餘氣力乃

能敗駕泛方奉切如瀉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跡音拓或曰音尺

其令州縣

察吏民有茂才異等

應劭曰舊言秀才避光武諱改稱茂才異等者越等軼羣不與凡同

也善曰案觀也察審知然後薦之也

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

善曰桓子新論雍門

周曰遠赴絕國無相見期

賢良詔一首

漢武帝

朕聞昔在唐虞畫象而民不犯

應劭曰二帝但畫衣冠章服而民不敢犯

也善曰尚書大傳曰唐虞象刑而民不敢犯墨子曰畫衣冠而民不犯

日月所燭罔不率

俾

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出入日月罔不率俾孔安國尚書傳曰無不循化而使也周之成康

刑措不用德及鳥獸

善曰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措不用毛詩序曰文王

受命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

夷傳肅慎今挹婁地是也在夫餘之東北千餘里大海之濱善曰大戴禮孔子曰昔舜西王母來獻其白玉瑄

外肅慎挹婁於甲切北發渠搜氏羌來服

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應劭曰

禹貢析支渠搜屬雍州在金河關之西善曰北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氏羌來服鄭玄詩箋曰氏羌夷狄

國別在西方也星辰不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塞

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蝕星辰不孛麟鳳在郊藪河洛出

圖書

善曰禮記曰聖王所以順故鳳凰麒麟皆鳴呼何

施而臻此乎今朕獲奉宗廟夙興以求夜寐惓惓若涉

淵水未知所濟

善曰尚書曰予唯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

猗歟偉歟何

行而可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如瀉曰猶詩曰猗歟那猗也猗美也偉大也歟

辭也言美而且大

上參堯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遠德此子大

夫之所覩聞也

善曰國語越王勾踐曰苟聞子大夫賢之言賈逵曰親而近故曰子大夫也

良明於古今王事之體受策察問咸以書對著之于

篇朕親覽焉

冊

說文曰冊符命也諸侯進受於王象其禮一長一短中有二編也

冊魏公九錫文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曹操自為魏公加九錫韓詩外傳曰

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

戶七錫弓矢八錫鈇鉞九錫秬鬯謂之九錫也

潘元茂

文章志曰潘昂字元茂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拜尚書左丞病卒魏

錫昂所作

制詔

蔡邕獨斷曰制詔者王之言必為法制也詔猶詔也三代無其文秦漢有也

使持節丞

相領冀州牧武平侯

魏志曰建安元年天子假太祖節鉞封武平侯建安九年領冀州牧

也朕以不德少遭閔凶越在西土遷于唐衛

朕謂獻帝也左氏傳

楚子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又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又厚成叔弔于衛曰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

佗境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范曄後漢書獻帝紀曰初平元年遷都長安興平二年車駕東歸李傕復追戰王

師敗帝渡河幸安邑建安元年六月幸聞喜縣然自聞喜入洛必塗經河內河內本衛國河

當此之時若綴旒然公羊東本唐堯所封故曰唐衛也

綴也以譬者言為下所執持東西耳宗廟乏祀社稷無

位羣凶覬覦分裂諸夏

左氏傳師服曰民服事其上而無覬覦杜預曰下不與望上

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覬欲也

一人尺土朕無獲焉

孟子曰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

莫非其有也一民

即我高祖之命將墜於地朕用夙興假寐震悼于厥心

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毛詩曰夙興夜寐又曰假寐未數楚辭曰心

震悼而不敢曰惟祖惟父股肱先正其孰恤朕躬

尚書曰臣作朕股肱

乃

誘天衷誕育丞相左氏傳審武與衛人盟曰用昭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衷毛萇詩傳曰誕

大也鄭玄曰大矣后稷之生也

保我皇家弘濟于艱難朕實賴之

尚書周公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又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難左氏傳然明曰鄭國其實賴之

今將授君典禮其敬聽朕命音者董卓初興國難羣后

失位以謀王室君則攝進首啓戎行此君之忠於本

朝也

魏志曰董卓廢帝為弘農王而立獻帝將軍袁紹等同時但赴卓兵疆莫敢先進太祖遂引兵西左

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釋位以間王政又曰會于洮謀王室也服虔曰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後及

黃巾反易天常侵我三州延于平民君又討之剪除

其迹以寧東夏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青州黃巾衆有百餘萬入兗州遂轉

入東平太祖遂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破之黃巾至濟北乞降左氏傳太史克曰顓頊氏有不材子以亂天常

尚書曰蚩尤惟始作亂延及平民韓暹楊奉專用威命又賴君勲克

其難遂建許都造我京畿設官兆祀不失舊物天

梁屯拔地鬼神於是獲又此又君之功也

魏志曰建安元年洛陽殘破太祖都許至

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周禮曰設官分職又曰兆五帝於四郊鄭玄曰兆為壇之營域也左氏傳五貞曰少康祀夏配天不

失舊物

袁術僭逆肆于淮南懾憚君靈用丕顯

謀斬陽之役橋蕤授首魏志曰袁術字公路欲稱帝於淮南術侵陳公東征之術聞公

自來奔軍走留其將橋蕤公擊破蕤等斬之左氏傳曰肆於民上杜預曰肆施也斬縣屬沛在陳之東也

威南厲術以殞潰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術為太祖所敗欲至青州從袁譚

發病道死漢書武帝報李廣曰威稜懾乎鄰國鄭玄論語注曰厲嚴整也左氏傳曰民逃其上曰潰迴戈

東指呂布就戮魏志曰呂布字奉先五原人也為兗州牧建安三年公東征大破之布乃還固

守公遂決泗沂水以灌城禽布殺之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

乘軒將反張揚沮斃

眭固伏罪張繡稽服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張揚字稚叔雲中人董卓以為建義將軍建安四年公還昌邑張揚將楊醜殺揚以應

太祖揚將眭固殺醜將其眾欲北合袁紹太祖遣史渙

邀擊之殺固又曰張繡武威人驃騎將軍濟族子也濟死繡領其眾屯宛太祖南征軍有水繡等舉降左氏傳

曰楚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毛萇詩傳曰沮壞也

袁紹逆常謀危社稷憑恃其眾稱兵內侮魏志曰袁紹字本初汝南人天子以紹為太尉會太祖迎天子都許紹擇精卒十萬

騎萬匹將攻許也

當此之時王師寡弱天下寒心莫有固志

寒心已見上文周易曰執用黃牛固志也君執大節精貫白日論語曾子曰臨大節而不

可奪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奮其武怒運諸神策致屈

官渡大殲醜類魏志建安五年公軍官渡袁紹遣車運穀使馮子攸送之公擊瓊斬之紹眾大

潰紹奔軍走毛詩曰致天之罰屈于牧之野鄭玄曰致天所以罰殛紂也尔雅曰殲盡也醜眾也

俾我國家拯於危墜此又君之功也說文曰出溺為拯也

濟師洪河拓

定四州青與幽并也

袁譚高幹咸梟其首魏志曰紹出長子譚領青州又

曰建安十年公攻表譚破之斬譚又曰表紹以甥高幹領并州牧公征幹幹遂走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漢書音義曰懸首

於木上曰梟海盜奔迸黑山順軌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公東征海賊管承至涪于遣樂進擊破之承走入海鳴又曰黑山賊張燕率其眾降封為列侯

烏九三種崇亂二世表尚因之逼據塞北魏志曰三郡亂破幽州略有漢民表紹皆立其酋豪為單于遼西單于蹋頓尤強故尚兄弟歸之數入塞為害尚書周公曰

乃大降罰崇亂有夏東馬懸車一征而滅此又君之功孔安國云崇重也

也魏志曰君北征三郡烏丸表尚表熙與蹋頓遼西單于樓班右北平單于巨祗等數萬騎逆軍公縱兵擊

之虜眾大崩斬蹋頓尚奔遼東太守公孫康即斬尚熙等傳其首管子曰桓公征孤竹之君懸車束馬踰太行至卑耳

劉表背誕不供貢職王師首路威風先逝百城八郡交臂屈膝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三年公南征劉表表卒其子

琮降左氏傳楚伯州犁謂鄭行人惲曰子姑憂子哲之欲背誕也管仲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廣雅曰首向也戰國策張儀曰交臂而事齊

楚撥蜀文曰匈奴屈膝請和馬超成宜同惡相濟濱據河漢求逞所欲殄之渭南獻馘萬計遂定邊城

撫和戎狄此又君之功也魏志曰建安十六年關中諸屯潼關公西征與超等夾關戰公乃分兵結營於渭南

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斬成宜周書太公曰同惡相助同好相趨思賢賦曰飄飄神舉求逞所欲小雅曰殄盡也毛詩曰在泮獻馘鄭玄曰馘所格者左耳也羽獵賦

曰杖鎬錡而羅者以萬計長楊賦曰求無邊城之鮮卑災左氏傳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

鮮卑丁令重譯而至單于白屋請吏帥職此又君之功也

鮮卑丁令二國名重譯已見上文張茂先博物志曰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貊三曰密古四曰單于五曰白屋然白屋今之犛羯也單于今之契丹也本並以單于為單于疑字誤也單音必計切劉淵林魏都賦注曰

北羈單于白屋范曄後漢書曰單于謂耿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屋王漢書曰即策請吏比西南夷也又曰請漢為之置吏也君有定天下之功重以明德左氏傳史
趙曰舜重以明班叙海內宣美風俗旁施勤教恤慎刑
德宣德於遠也獄尚書曰旁作穆穆弗迷文武勤教又曰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又曰文王罔遺兼于庶獄庶慎也
無苛政民不回禮記曰孔子過山側有婦哭於墓者
夫又死焉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無苛政左
氏傳季文子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曰靖譖庸回邪服蒐
回隱杜預曰敦崇帝族援繼絕世舊德前功罔不咸秩
尚書曰敦叙九族鄭玄詩箋曰崇厚也論語曰繼絕
世周易曰食舊德貞厲終吉尚書曰咸秩無文
伊尹格于皇天周公光于四海方之蔑如也尚書曰時
尹格于皇天孝經曰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法
言曰俗稱東方生之盛其遺書蔑如也毛萇詩傳曰蔑

無朕聞先王並建明德肅之以土分之以民左氏傳曰
武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又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以土而命之氏又子魚曰武王分康叔殷人
族崇其寵章備其禮物所以蕃衛王室左右厥世也鄭
禮記注曰崇猶尊也禮記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
曰章識也尚書曰統承先王修其禮物又曰率由典常
以蕃王室又曰予其在周成管蔡不靖尚書曰武王既
欲左右有民弟乃流言於國又曰懲難念功乃使邵康公錫齊太公
西土之人亦不靖履東至于海西至於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五侯
九伯實得征之左氏傳管仲世胙太師以表東海左氏
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世胙太爰及襄王亦有楚人不
師以表東海杜預曰表顯也供王職又命晉文登為侯伯錫以二輅虎賁鈇鉞鉅鬯

弓矢大啓南陽世作盟主

左氏傳曰晉侯及楚人戰于城濮楚人敗績王策命晉侯

爲侯伯賜之大輅戎輅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又曰晉文侯朝王王與之陽樊欒蔓茅之田於是始啓南陽又范

宣子曰晉主夏盟杜預曰爲諸夏盟主也故周室之不壞繫二國是賴國

齊晉也左氏傳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今君稱丕顯

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杜預曰緊發聲也

德明保朕躬奉答天命導揚弘烈

尚書曰王曰公明保予冲子稱丕顯

德以予小子揚文綏爰九域罔不率俾

尚書曰王曰公明衆曰亡戲急韓

武烈奉答天命功高乎伊周而

詩曰方命厥后奄有九域薛君曰九域九州也尚書注曰海隅日出罔不率俾

賞單乎齊晉朕甚愿焉

漢書宣帝詔曰惟念朕切女六焉德報未殊朕甚愿焉

以眇身託于兆民之上

漢書宣帝詔曰託於兆民之上也

永思厥艱若涉淵水非君攸濟朕無任焉

尚書曰肆子冲人永思厥

艱又曰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子惟往求朕攸濟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

郡趙國中山鉅鹿常山安平甘陵平原凡十郡封君爲

魏公使使持節御史大夫慮授君印綬冊書金虎符第

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

魏志曰天子使御史大夫

文三十五

二四

文三十五

三五

伯姬姓也作上公為二伯外內之任君實宜之其以丞相領冀州牧

如故今更下傳爾肅肅將朕命以允華夏其上故傳武平

侯印綬應劭風俗通曰諸侯有傳信乃得舍於傳故既

又曰夙夜出納朕命今又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左氏傳宰

惟允爾雅曰允信也後命以君經緯禮律為民軌儀家語孔子曰唐

緯其民王肅曰經緯猶織以成叔封於晉以經之國語泠州鳩曰爾民軌儀也使安職業無或遷志是

用錫君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馬杜預左氏傳注曰大

君勸分務本晉民昏作左氏傳臧文仲曰與食省用

相濟也漢書詔曰農天下之本也而人或不粟帛滯積

大業惟興是用錫君衮冕之服赤舄副焉韋昭漢書注曰滯積

久也易曰富有之謂大業韋昭漢書注曰衮卷龍衣君

敦尚謙讓俾民興行杜預左氏傳曰尚上也孝經曰陳

而民不少長有禮上下咸和左氏傳晉侯觀師曰少長

上下無怨尚書曰是用錫君軒懸之樂六佾之舞周禮

胥掌正樂懸之位諸侯軒懸鄭司農曰軒懸去一面也

左氏傳曰公問羽數於眾仲眾仲對曰諸侯用六杜預

曰六六三君翼宣風化爰發四方尚書曰予欲左右有

方汝為毛詩曰賦遠人回面華夏充實劇秦美新曰海

政于外四方爰發向漢書班固昭紀贊曰是用錫君朱戶以居服虔漢書

天子之禮也朱戶赤戶也潘勗集曰君研其明哲思帝

制詔魏公朱戶納陛就所治作君研其明哲思帝

所難鄭玄周易注曰研喻思慮哲尚書咎繇曰在知人

禹曰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

官才任賢群善必舉尚書伊尹曰任官惟賢才論語是

用錫君納陛以登漢書音義如淳注曰刻殿基以為陛

基際為陛不使露也孟說是也尊君秉國之均正色處

者不欲露而升陛故內之雷也中維尚書王曰正色率下纖毫之惡靡不抑退謝承

後漢書曰李咸奏曰春秋之義是用錫君虎賁之士三

貶纖介之惡采毫毛之善百人虎賁三百人君糾虔天刑章厥有罪國語敬姜曰太史司載糾

虔天刑韋昭曰糾察也虔敬也刑法犯關干紀莫不誅

也尚書曰降災于夏以章厥罪是用錫

殛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統干國是用錫

殛之紀犯門斬關孔安國尚書傳曰殛誅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元鈇鈇各一蒼頡篇曰鈇槌也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

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周易曰虎揜討逆節折衝四海

視眈眈楚辭曰引八維以自導也

毛萇詩傳曰揜大也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割諸

侯則逆節萌起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

衝千里之外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茲弓十茲矢千

子之謂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彤赤也茲黑

也毛詩曰溫溫恭人惟德君以溫恭為基孝友為

德氏有子明明允篤誠感乎朕思左氏傳

允篤誠是用錫君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孔安國尚

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樽魏國置丞相以下群卿百僚

也以圭為杓謂之圭瓚皆如漢初諸王之制君往欽哉敬服朕命簡恤爾眾

時亮庶功用終爾顯德對揚我高祖之休命尚書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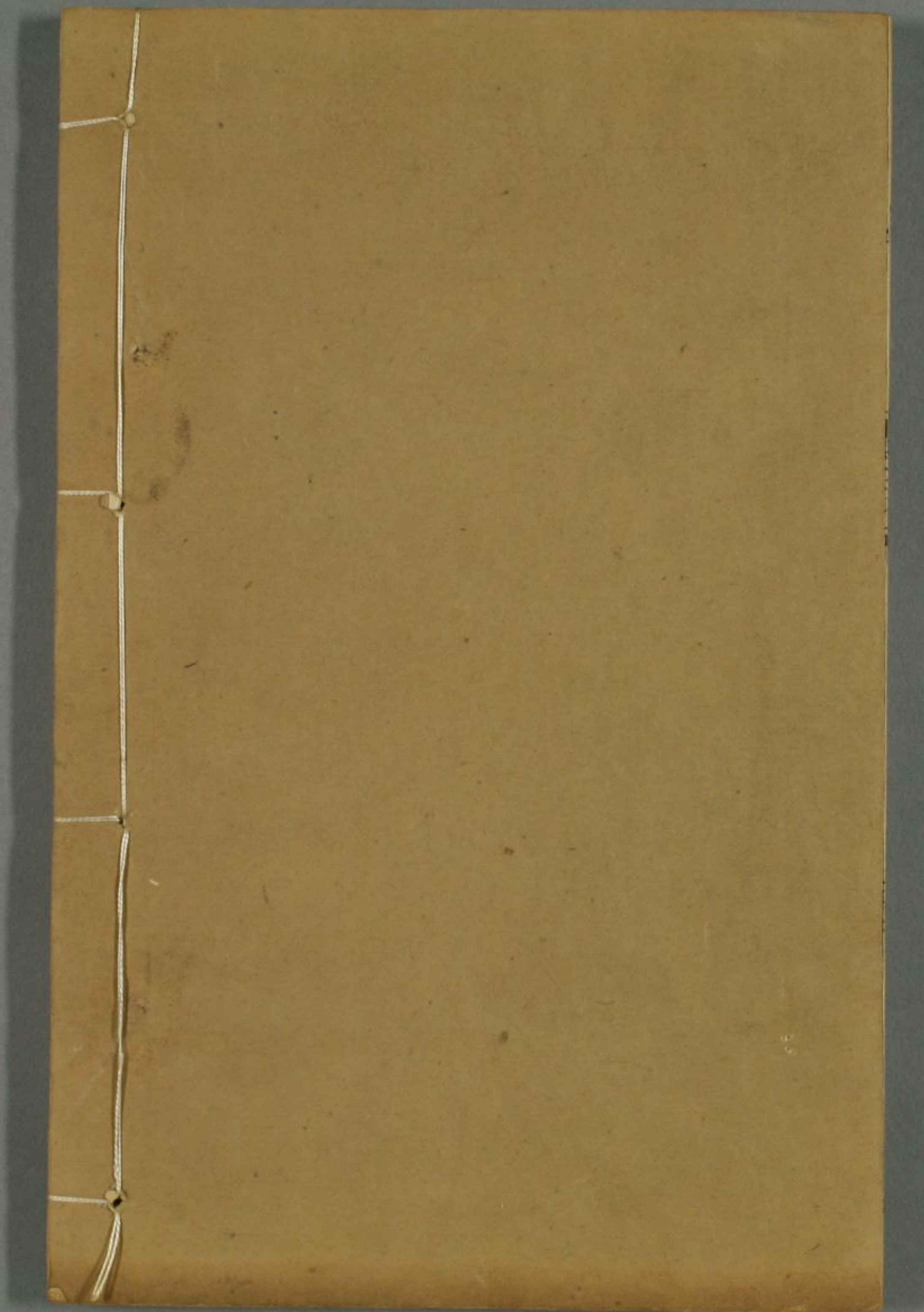
爾命用成爾顯德又曰惟時亮

天功又曰敢對揚天子休命

文選卷第三十五

文三十五

三十七





文選第十三冊 卷三十六至卷三十八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3

文庫 11
D 82
13

文選卷第三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鄧鵠胡氏
東山少枝

廣
庑

彭
澤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

令

任彥昇宣德皇后令一首

教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修楚元王墓教一首

文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柳田泉文庫

010190555149

48-11788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任彦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令

宣德皇后令一首

蕭子顯齊書曰文安王皇后諱寶明琅邪臨沂人也父暉之齊世祖為文惠太子納后鬱林即位尊為皇太后稱宣德宮梁王蕭衍定京邑迎后入宮稱制至禪位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立蕭穎胄為帝進梁王為相國封十郡為梁公表讓不受詔斷表宣德皇后勸令受封

任彦昇

宣德皇后敬問具位

典蓋闕

言功績既高在乎不賞故庸勲之論周書曰平州之臣功大弗賞諂臣曰貴史記

言梁武故

夫功在不賞故庸勲之

荆通說韓信曰功蓋天下者不賞左氏傳富辰曰庸勲親親昵近尊賢

施倖造物則謝德

之途已寡也

言恩施既隆倖於造物則造物者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魏志曰劉廙上疏曰物不

答施於天地而子不謝廙生於父母物不

要不得不彊為

之名使荃宰有寄

言德顯功高雖無酬謝之理要彊為寄也老子曰吾彊為之名曰大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

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也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

公實天生德齊聖廣淵

武詔曰誠存匪懈治道有寄

不改參辰而九星

班固漢書高祖述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尚書曰乃祖成湯齊聖廣淵

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仰止不易日月而二儀貞觀

陸賈新語曰堯舜不易日

亡天道不改而人道易也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

周公旦曰九星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之光

毛詩小雅曰高山仰止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王肅曰兩儀天地也又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

晦明隱鱗戢翼

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王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也曹

植矯志詩曰仁虎匿爪神龍隱鱗戢翼而匿景

志賦曰惟潛龍之勿用戢鱗翼而匿景

而讓齒乎一卷之師

謝承後漢書曰范丹博通群籍范

法言曰一巷之市必立之市不勝異價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異價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雲而屈迹於萬夫之下

魏志段灼理鄧艾曰艾勇氣凌

人之下下伸萬夫之

辯析天口而似不能言

上唯聖人能焉

人爲語曰天口駢天口者言田駢子不可窮其口若

擅彫龍而成輒削藁

說文曰擅專也七略曰鄒赫赫言鄒

衍之術文飾之若彫鏤龍文漢書曰孔光時

爰在弱冠

首應弓旌

禮記二十日弱冠漢書制曰褒然爲舉首左

孟子曰夫招士以

客游梁朝則聲華籍甚

何之元梁

旗大夫以旌

起家齊巴陵王法曹漢書曰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相

如見而說之客游梁朝淮南子曰聲華嘔符之樂其性

庭公卿間名聲籍甚音義或曰狼籍甚盛也薦名宰府

則延譽自高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遷儀同王儉東閣祭

使張老延君

隆昌季年勤王始著

蕭子顯齊書曰鬱

隆昌韋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傳曰狐偃曰求諸侯莫如勤王

建武惟新締構斯在

功隆賞薄嘉庸莫壽

陸機高祖功臣頌曰帝一馬之

田介山之志愈厲

言止有一馬之田以懷讓祿之志纔

卜者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一馬之田一金之

衣左氏傳曰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不及

史記曰文公環縣上山中而封六百之秩大樹之號斯
子推號曰介山廣雅曰厲高也
存漢書曰琅邪郡曼容養志以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
論功異常獨屏樹下及擁旄司部代馬不敢南牧何之
典曰司州刺史蕭誕被殺高祖監司州班固涿邪山祝
文曰杖節擁旄鉦人伐鼓沈約宋書曰明帝於南豫州
之義陽郡立司州韓詩外傳曰代馬依北
風過秦論曰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
推轂樊鄧胡
塵罕嘗夕起何之元梁典曰虜主拓跋宏既退高祖據
跪而推轂曰聞以內寡人制之聞以外將軍制之鄒陽
上書曰今胡數涉河北上覆飛鳥蘇林曰言胡來人馬
之盛揚塵上惟彼狡僇窮凶極虐何之元梁典曰東昏
覆飛鳥
祖兄懿弟暢尚書大傳微子歌曰彼狡
僇兮不我好兮鄭玄曰狡僇謂紂
衣冠泯絕禮樂
崩喪之家劇秦美新曰弛禮崩樂塗民耳目
既而

鞠旅誓眾言謀王室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密與呂僧
毛萇曰鞠告也尚書曰王明哲言眾士
左氏傳曰公會齊侯于洮謀王室也
白羽麾黃鳥底
定呂氏春秋曰武王至般係墮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
兵車以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
斧三軍之士靡不失色武王乃命太公把旄以麾之紂
軍反走尚書
甲既鱗下車亦瓦裂尚書大傳曰武王伐
曰震澤底定
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
甲如鱗下賀于武王
致天之屆拱揖群后毛詩曰致
牧之野典引曰欽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王命論曰帝
若上下拱揖羣后
豐功厚利無得而稱
太伯三以天下讓入無德而稱焉
是以祥光摠至休氣
四塞尚書中候曰帝堯文明榮光出河休氣
飛星入昴論語北考識仲尼曰吾聞帝堯率舜等升首
山觀河渚乃有五老游渚五老曰河圖將浮

龍銜玉苞刻版題命可卷金泥玉檢封書成知我者重
瞳黃姚視五老飛為流星上入昂注曰入昂宿則復為
星元功茂勲若斯之盛馮衍集曰定國家之大業成天
格乎皇天而地狹乎四履勢卑乎九伯左氏傳管仲曰昔召
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杜預曰復踐履也帝
有恩焉輜軒萃止帝寶融也輜軒萃止謂進封梁公
未殊朕甚恩焉楊雄答劉歆書曰常聞今遣某位某甲
先代輜軒之使毛詩曰有鴉萃止
等率茲百辟人致其誠致誠謂請無讓也毛詩曰百辟
庶匪席之旨不遠而復梁王固讓同乎匪席之旨百辟
詩曰我心匪席不可卷也
周易曰不遠復無祇悔
教蔡邕獨斷曰教

為宋公修張良廟教一首

裴子野宋略曰義熙十三年高祖北伐大

軍次留城令修張良廟

傳季友

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文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綱紀綱紀謂主簿也教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
沈豹綱紀雖陋故大
州之綱紀雖陋故大
遂士綱紀雖陋故大
禮記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也毛萇詩傳曰泯滅也
微管之歎撫事彌深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
吾其被髮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
左衽矣周易曰君子黃
子其殆庶幾乎風雲玄感蔚為帝師
周易曰雲從龍風

物觀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
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又良曰以三寸舌為王者師
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讀此為劉帝師也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廣雅曰夷滅也漢書王追
羽至陽夏諸侯不會用良計諸侯皆會圍羽垓下羽敗
自劉說文曰出溺為拯孟子曰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
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廣雅曰軌迹也伊伊尹望呂望也
平陶唐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若乃交神圯上道
契商洛皆答賓戲曰齊寧激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圯
遠張子房詩注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體分冥固道契
不墜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園公綺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漢
書曰上竟不易太子者良本召此四人之力也顯默
之際窅然難究淵流浩濳莫測其端矣言其度量深大不可測度也孫
綽桓玄城碑曰俯仰顯默之際優游可否之間莊子老
聃曰而知夫道窅然難言哉吳都賦曰瀕溶沆漾莫測

其深莫究其廣黃石公說序曰塗次舊沛佇駕留城漢書
張良慮若源泉深不可測也沛郡有留縣又曰張良為留
侯爾雅曰佇久也謂傳久也靈廟荒頓遺像陳昧范
後漢書曰薛苞與弟子分田廬取其荒頓者杜預左氏
傳注曰頓壞也夏侯湛東方朔畫贊序曰徘徊露寢見
先生之遺像廣撫事懷人永歎寔深毛詩曰嗟我懷人
雅曰昧闇也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京者亦流連於隨會
史記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為大梁夷門監者
太史公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者夷門城之東
門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京文子曰死者如可
作也吾誰與歸叔譽曰其陽處父乎文子曰利君不忘
其身謀身不忘其友我則隨武子乎鄭擬之若人亦足
少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京當為原擬之若人亦足
以云論語子曰君子哉若人可改構棟宇脩飾丹青蘋
蘩行潦以時致薦左氏傳君子曰蘋蘩蘊藻之菜抒懷

古之情存不刊之烈廣雅曰抒潔也西京賦曰慨長思而懷古左氏傳序曰經者不刊之書主者施行也

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一首宋公楚元王後故修治其墓

傅季友

綱紀夫懷賢崇德千載彌光禮緯曰天子辟雍所以崇有德懷有行鄭玄禮

記注曰尊本敬始義隆自遠魏志明帝詔曰追本敬始崇尊也

先祖者類之本也楚元王積仁基德啓藩斯境漢書曰貴始德之本也

交字游高祖同父異母少弟也漢立交為楚王王彭城賈子曰君子積於仁而民積於財刑罰廢矣國語太子

晉曰太上基德十素風道業作範後昆三國名臣贊曰素風愈鮮習鑿

齒襄陽耆舊記龐統曰方欲興長道業郗正釋本支之識曰割制作範匪時不立尚書曰垂裕後昆

祚實隆鄙宗毛詩曰本支百世楊脩遺芳餘烈奮乎

百世抱朴子曰嵇君道云郭有道沒則遺芳永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聞之餘烈孟子曰聞伯夷

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而丘封豎然墳塋莫翦

奮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也感遠存往慨然永懷李陵書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

慨然毛詩曰夫愛人懷樹甘棠且猶勿翦毛詩曰蔽芾維以不永懷

伐召伯所茇風俗通曰召公出為二伯止甘棠樹之追

甄墟墓信陵尚或不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禮記下聽訟決獄後人思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

而民哀漢書高紀詔曰秦始皇守況瓜畎所興開元自

本者乎毛詩曰縣可蠲復近墓五家長給灑掃便可

施行郭璞方言注

文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邪人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王版行軍參軍遷中書郎世祖疾融欲立竟陵王子良下廷尉於獄賜死

問秀才高第明經朕聞神靈文思之君聰明聖德之

后史記曰黃帝者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尚書序曰昔體在帝堯聰明文思孔安國曰言聖德之遠著也

道而不居見善如不及文子曰聖人體道反至動而無為老子曰聖人功成而弗居論

語孔子曰見善如不及是以崆峒有順風之請華封致乘

雲之拜莊子曰黃帝聞廣成子在崆峒之山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

而問曰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來吾語汝至道又曰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請祝聖人壽且富且

多男子堯皆辭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封人曰天之生人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

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

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封人去之堯隨之請問封人曰退然崆峒有拜乘雲為請今不同

者蓋請者必或揚旌求士或設簾待賢求士待賢皆謂拜故互文也

曰舜有告善之旌應劭漢書注曰旌幡也設之五達之道謂子

教寡人以道者擊鼓教寡人以義者擊鐘教寡人以事者振鐸語寡人以憂者擊磬語寡人以獄者揮鞀

用能敷化一時餘烈千古謝承後漢書序曰陰修敷化二都威教克平餘烈已見上

文朕夤奉天命恭惟永圖爾雅曰夤敬也尚書曰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又曰慎乃儉

德惟懷審聽高居載懷祗懼六韜曰王者之道如龍之

聽尚書曰予小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禮記曰動則子風夜祗懼

雖言事必史而象闕未箴左史書之言

則右史書之鄭玄周禮注曰象魏闕也范曄後漢書曰
靈帝熹平中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
者寤寐嘉猷延佇忠實毛詩曰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尚
蘭而延子大夫選名昇學利用賓王國語曰越王勾踐
言賈逵曰親而近之故曰子大夫也禮記曰司徒
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學曰俊士鄭玄曰學大學
也周易曰觀國之懋陳三道之要以光四科之首漢書
晁錯曰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國體人事直言也
崔寔政論曰詔書故事三公辟召以四科取士一曰德
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曉
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
才任三輔劇鹽梅之和屬有望焉尚書曰若作和
縣令又問昔周宣惰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
諫曰夫民之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言禮記曰躬耕
大事在農

推漢書曰文帝即位賈誼說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
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
姓良以食為民天農為政本漢書酈食其說漢王曰臣
為天尚書曰入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勸農業也金湯非
粟而不守水旱有待而無遷漢書蒯通說武信君曰皆
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朕式
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旱水溢民無菜色朕式
照前經寶茲稼穡范子計然曰五穀者萬祥正而青旗
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祥正土膏並已見東京賦禮記
旗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
秉耒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杏花芎葉耕穫不愆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
耕之輒藺之此謂一耕而五穫呂氏春秋曰冬至五旬
七日芎始生芎者草之先者也於是始耕高誘曰芎芎

蒲水清冽冷風述遵無廢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

也所以正其行通其風必中央師為冷風高誘曰冷風和風

也而釋耒佩牛相訟莫反鹽鐵論曰儒者釋耒耜而學

富浸以為俗漢書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訟緣也兼貧擅

子不以從令為孝後主固宜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是草浸以為俗豈不謬哉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

畝歲者為再易也周禮曰畝百為夫史起引漳水為灌鄴旁終古

易鹵可腴恐時無史白歌史記曰決漳水為灌鄴旁終古

陳厥謀尚書序曰咎繇矢厥

又問議獄緩死大易深規周易曰君子敬法卹刑虞書

茂典尚書虞書曰欽哉自萌俗澆弛法令滋彰莊子曰

為天下渠醇散朴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肺石少不

冤之人棘林多夜哭之鬼周禮曰肺石赤石也窮民天民之

窮而無告者漢書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為不冤周禮

男位焉楚辭曰荆棘聚而成林春秋元命苞曰樹棘槐

聽訟於其下尚書旋璣鈴曰鬼哭山鳴鄭玄曰鬼哭誅

無辜也山鳴聽不聰之異也王隱晉書司直劉隗奏

所以明發動容具食與慮毛詩曰明發不寐尚書曰文

食傷秋荼之密網惻夏日之嚴威鹽鐵論曰秦法繁於

秋荼網密於凝脂左

氏傳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襄趙盾孰賢對曰趙襄冬日可畏冬日可愛永
念畫冠緬追刑厝墨子曰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
貌也紀年曰成康之際天下徒以百鍰輕科反行李葉
安寧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尚書呂刑曰穆王訓夏贖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孔安
國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張孟陽七哀詩曰季葉喪亂
起四支重罰爰創前古呂氏春秋曰越王勾踐曰孤雖
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訪游禽於
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絕澗作霸秦基
韓子曰董闕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
曰嘗有人入此者乎對曰無有嬰兒盲聾狂勃有入此
者乎對曰無有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董
闕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無赦也猶入澗之
必死則民莫敢犯何為不治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
孕曰禽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共祖故雖趙亦號曰秦
歌鷄鳴於闕下稱

仁漢牘班固歌詩曰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
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號號小女
痛父言死者不復生上書詣北闕闕下歌鷄鳴憂心摧
折裂晨風激揚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誠百男何憤
憤不如一緹縈列女傳曰緹縈歌鷄鳴晨風之詩然鷄
鳴齊詩冀夫人及君早起而視朝晨風秦詩言未見君而心
憂也二途如爽即用兼通輕重二途似如差爽就其
所安朕將親覽尚書曰禹拜昌言孔安國曰昌當也漢
又問聚人曰財次政曰貨周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尚書曰八政一曰
食二曰泉流表其不匱貿遷通其有亡漢書曰貨
流於泉布
於布如淳曰流行如泉也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漢書
尚書帝曰貿遷有無化居既龜貝積寢緡緡專用
莽居攝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寢猶息也漢書曰武
帝初笨緡錢李斐曰緡絲以貫錢也管子曰凶歲糴釜
千緡孟康漢書注曰緡錢貫也世代滋多銷漏參倍言錢之銷磨缺漏
或復三分或至一

倍下貧無兼辰之業中產闕府歲之貲周書夏箴曰小人也

妻于非其妻子也班固漢史文帝贊曰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民十家產也左氏傳晉游

飢字書曰惟瘼邱隱無捨矜嘆語祭公謀父曰勤恤人

隱而除上帝溥臨賜朕休寶臨不異下防命卽斜之

谷開而出銅齊春秋曰永明八年蜀郡太守劉峻啓上

無極上且有後命事茲鎔範左氏傳曰王使宰孔賜齊

也禮記孔子曰然後範金合土鄭玄曰範鑄作模器用

也充都內之金紹圓府之職桓子新論曰漢宣已來百

於都內漢書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圓法但赤側深巧學

之患榆莢難輕重之權言今欲爲錢若赤側則奸巧學

難可準平漢書曰民多姦錢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

側一當五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漢書曰漢興以爲

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榆莢錢如淳曰如榆莢也國語

曰周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古者量貨幣權輕

重以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母權

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堪重則多作輕幣而行之亦不

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韋昭曰重謂母輕謂子權

平也若物直千二而母當一千則子二百平之也應劭

曰權其開塞所宜悉心以對淮南子曰通乎動靜之機

捨也尹文子曰書開塞之宜得周通之

又問治歷明時紹遷革之運毛詩曰去殷之惡就周之

德周易曰湯改憲勅法審刑德之原司馬彪續漢書永

武革命圖云三百年升歷改憲史官田太初鄧公平術有餘分

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繆錯旋璣不正文象

不稽冬至之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歷以爲牽牛中星先

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

已迂用望平和隨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宋均保乾圖注曰三陽而陽備則宜改憲憲法也周易曰雷電噬嗑先王分命顯於以明罰勅法淮南子曰冬至為德夏至為刑

唐官文條炳於鄒說尚書曰分命義仲宅嵎夷曰暘谷又曰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鄒說

詳及嵎夷廢職昧谷虧方夷昧谷已見上文

漢秉素

祇之徵魏稱黃星之驗言五德之次亡也漢書曰高祖乃前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魏志曰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毀廬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太

紛爭空軫疑論無歸方言曰祖破袁紹天下莫敵

朕獲纂洪基思弘至道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也頌曰武創洪基克光厥德

庶令日月休徵風雨玉燭尚書序曰恢弘至道

曰休徵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爾雅曰春為青陽夏為朱明秋為白藏冬為玄英四氣和謂之玉燭

明之旨弗遠欽若之義復還尚書曰克明俊德又曰欽若昊天

夫何如哉其驪翰改色寅丑殊建別白書之禮記曰夏

戎事乘驪鄭玄曰以建寅之月為正物生色黑黑馬曰驪禮記曰殷人尚白戎事乘翰鄭玄曰以建丑之月為正月物生色白翰白色馬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臣前所上對辭不別白指不分明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五首

王元長

問秀才朕秉錄御天握樞臨極尚書旋璣鈴曰河圖命

存亡之期錄代之矩錄與錄同也周易曰天地帝王終始御天易通卦驗曰遂皇氏始出握機矩鄭玄曰遂皇遂人也但持斗機運轉之法春秋運斗樞曰北斗七星第一星天樞論語素王受命識曰王者受命布政易俗以

御八五辰空撫九序未歌尚書咎繇曰撫于五辰庶績

極五行之時衆功皆成也又曰德惟善政改在養民永火

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序九序惟

歌至於思政明臺訪道宣室管子曰黃帝立明臺之義

思賈誼徵之至八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觀於賢也漢書曰文帝

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若墜

之惻每勤如傷之念恒軫尚書曰民墜塗炭孔安國曰

國之興也視人如傷許故卹貧緩賦省繇慎獄應劭曰

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幸四境無虞三秋式稔尚書曰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苞曰陽氣數成於三故時別三月宋衷曰四時而多黍多

皆象此類不惟秋也廣雅曰年稔秋穀熟也稌不興兩穗之謡張毛詩曰豐年多黍多稌東觀漢記曰

以致殷富有百姓歌曰桑無附枝無褐無衣必盈七月

麥穗兩歧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之歎毛詩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豈布政未優將罷民難

業毛詩曰敷政優優百禄是

錯曰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登爾於朝是屬宏議漢書

難蜀文曰必將崇論宏義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尚書

匡乃辟

又問惟王建國惟典命官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

位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和上

叶星象下符川嶽春秋漢含孳曰故三公象五岳九卿

斗必待天爵具脩人紀咸事孟子曰仁義忠信樂善不

人爵也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漢書詔策公孫

弘曰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子大夫習焉公孫弘對曰

天地無私親順之利起逆之害然後公才受職揆務分

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也

司揆度也爾雅曰是以五正置於朱宣下民不忒左氏傳郊子

皇華之立鳳鳥適至故紀於鳥鳥師而鳥名五雉為五
工正河圖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朱
宣宋均曰朱宣少昊氏九工開於黃序庶績其凝漢書
鄭玄孝經注曰武差也
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應劭尚書禹作
司空棄作后稷契作司徒咎繇作士垂作共工益作虞
伯夷作秩宗夔作典樂龍作納言凡九官皇甫謐帝王
世紀曰舜始即真改正朔以土承火色尚黃尚書中候
所謂建黃授正改朔尚書咎繇
曰庶績其凝孔安國曰凝成也周官三百漢位兼倍禮
書曰秦立百官漢因循不革自佐史至丞相十三萬三
百八十五人今云歷茲以降游惰寔繁孔叢子趙王曰
兼倍略言之耳
以降世業不替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徒若閑冗畢弃
士鄭玄曰惰游罷人也尚書曰寔繁有徒
則橫議無已荀悅申鑒曰正貪祿省閑冗與時消息昭
王不作諸侯放惠恤下文穎漢書注曰冗散也孟子曰聖
恣處士橫議
冕笏不澄則坐談彌積魏志郭嘉說太
祖曰劉表坐談

客何則可脩善詳其對家語孔子曰欲善則詳王肅曰
曰詳
審也

又問昔者賢牧分陝良守共治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

主之袁煥與曹植書曰召公與周公俱受分陝之任漢

書曰孝宣躬親萬機勵精為治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其

唯良二下邑必樹其風一鄉可以為績論語曰子之武

鄭玄曰武城魯之下邑尚書曰章善瘠惡樹之風聲一

鄉謂桐鄉也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

子葬之桐鄉人至有旦撫鳴琴日置醇酒呂氏春秋曰

為邑起冢立祠父彈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漢書曰曹參代蕭何為相

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

皆欲有言復飲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文而無害嚴而不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故能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殘漢書曰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音義曰文

無所枉害也漢書曰雋不疑為吏嚴而不殘

出人於貼危之域躋俗於仁壽之地公貼危已見謝眺八

上疏曰陛下臨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也是以賈誼有

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賈子曰吏能為善則人必能

罪項深汰珪符妙簡銅墨范曄後漢書曰詔書沙汰刺

史說文曰汰簡也汰達蓋切周禮曰上公之禮執珪

諸侯之禮執信珪諸伯執躬珪漢書曰文帝初與郡守

為銅虎符竹使符潘安仁夏侯湛誄曰妙簡邦良爾雅

曰簡擇也漢書曰縣令長皆秦官秩六百石以上皆銅

印墨而春雉未馴秋螟不散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

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

親往廉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童

兒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鵲親曰所以來者欲察

君之化迹爾今虫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

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具以狀言安范曄後漢書曰

宋均遷九江守山陽楚沛多蝗其飛至九江東界者輒

東西散入在朕前湊其智略出連城守關爾無聞漢

曰吾丘壽王為東郡尉詔賜壽王璽書曰子在朕前之

時智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職事並廢甚不稱在

前也豈薪樵之道未弘為網羅之目尚簡毛詩曰芄芃

之毛萇曰山木茂盛萬人得而薪之賢人眾國家得用

蕃興也曹子建書曰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

朔吾王設天網以該之文子曰有鳥將來張羅而得鳥

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即無時得鳥孔安國尚

書傳曰悉意正辭無侵執事漢書詔策晁錯曰大夫其

簡略也又問朕聞上智利民不迷於禮大賢彊國罔圖惟舊史

商君說秦孝公曰聖人苟可以彊國豈非療飢不期於

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鼎食拯溺無待於規行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鄭玄曰泌水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藥飢藥音義與療同家語曰子路南游於楚
列鼎而食抱朴子曰規行矩步不可以救火拯溺也
是以三王異道而共昌五霸殊風而並列淮南子曰五
霸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左氏傳賓媚人曰五伯
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杜預曰夏伯昆吾商伯大
彭豸韋周伯齊桓晉文戰國策趙王謂趙
文曰三代不同服而王五伯不同俗而政
今農戰不脩
文儒是競衡曰上書曰國待農戰而安君待農戰而尊論
生况文
弃本徇末厥弊茲多漢書詔曰農天下之大本
史也
故生不遂李奇曰
昔宋臣以禮樂為殘賊漢主比文章
本農也末賈也
於鄭衛宋臣墨翟也孫卿子曰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
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墨子非之幾遇刑
也墨子賤禮樂而貴勇力貪則為盜富則為賤治世反
是漢書曰宣帝數從王褒等所幸宮觀輒為歌頌議者
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辭賦大者與詩同義小
者辯麗可嘉譬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也
豈欲非

聖無法將以既道而權考經曰非聖人者無法論語子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公羊傳
曰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
今欲專士女於
耕桑習鄉閭以弓騎孝經鉤命決曰耕桑得利究年受
福史記曰趙武靈王胡服以習騎
射五都復而事庠序四民富而歸文學漢書曰王莽於
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五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
又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民者國之
其道奚若爾無面從尚書曰予違汝
石民也
又問自晉氏不綱關河蕩析班固漢書述曰秦人不綱
季龍死朝廷欲遂蕩平關河尚書
宋人失馭淮汴崩離盤庚曰今我民用蕩析離居
在蔡陽西南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
朕
思念舊民永言攸濟毛詩曰永言孝思尚書曰予惟
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

濟故選將開邊勞來安集

漢書嚴尤上疏曰武帝選將練兵深入遠戍又班固

曰武帝廣開三邊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加以納款通和布

德脩禮

納其款開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漢書曰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名王奉獻始和親呂氏春

秋曰季春之月天子布德和惠孫卿子曰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故脩禮者王為政者疆歌皇華

而遣使賦膏雨而懷賓

毛詩序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左傳曰季武子如

晉晉侯饗之范宣子為賦黍苗季武子再拜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集睦

豈惟獎邑周禮曰二日教所以關洛動南望之懷獯夷職以安邦邦國以懷賓客

遽北歸之念

王逸楚辭注曰遽競也

夫危葉畏風驚禽易落

上曰單于待命加慢今欲攻之如何王恢曰草木遭霜者不可以風過通方之士不可以文亂今擊之單于可禽淮南子曰使葉落者風之搖也戰國策魏謂春申君曰日者更羸謂魏王曰臣能虛發而下鳥有鴻鴈從東

方來更羸以虛弓發而下之王曰射爾至此乎更羸曰此薛也其飛徐者創痛也悲鳴者久失羣也故創未息而驚心未去聞弦音而高飛故創怯今無待干戈聊用辭辯臨武君嘗為秦孽不可為秦之將

片言而求三輔一說而定五州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左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

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天斯路何階人誰

或可

爾雅曰階因也

進謀誦志以沃朕心

日譚人掌誦王志導國之政事鄭玄曰以沃帝心也周禮事論說諸侯譚音探廣雅曰誦言也然彼言王志與此

微殊不以文害意也尚書曰啓乃心沃朕心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三首

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任彥昇

問秀才朕長驅樊鄧直指商郊

商喻齊也史記樂毅書曰輕卒銳兵長驅

至國漢書朱買臣曰發兵浮海直指因藉時來乘此歷

運魏志劉廙上疏曰臣遭乾當宸求念猶懷慙德禮記

放子當宸而立尚書曰成湯何者百王之弊齊季斯甚班

漢書贊曰漢承百衣冠禮樂掃地無餘言衣冠制度禮

王之弊季謂末年衣冠禮樂掃地無餘樂軌儀皆見廢

滅六國而上固漢書贊曰秦斷雕刊方經綸草昧漢

日漢興破觚而為圓斷珣而為樸蘇林漢書注曰天造

之利與刑剗同周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又曰天造

草昧宜建侯而不寧鄭玄曰採三王之禮冠履粗分因

六代之樂官判始辨周禮曰王官懸諸侯軒而百度草

創倉廩未實尚書曰百度唯貞論語曰裨諲若終畝不

稅則國用靡資國語曰王耕三推之庶人終于畝禮記

也百姓不足則惻隱深慮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

仁也惻隱者仁之端每時入芻蕘歲課田租漢舊儀曰

書曰百里納橐愀然疚懷如憐赤子禮記曰哀公敢

懷尚書曰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今欲使朕無滿堂

之念民有家給之饒說苑曰古人於天下也譬一堂之

向隅泣則一堂之人皆不樂也鄧析子曰聖漸登九年之

畜稍去關市之賦禮記曰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周禮

市謂占會百物也子大夫當此三道利用賓王賓王

已見斯理何從佇聞良說廢興之策秀才文曰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鍾離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

皇帝俱為諸生禮記孔子曰

文三十六

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閉戶自精開卷獨得楚國先賢傳曰孫敬
英丘未之逮而志焉入學閉戶生來不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語閉戶生來不忍欺也陶潛誠子書曰開卷有得便欣
然忘食九流七略頗常觀覽六藝百家庶非牆面漢書曰
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
家流雜家流農家流又曰劉歆總羣羣書而奏其七略故
有輯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
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
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
語子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雖一日萬機
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早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聽覽之暇
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弃日魏略曰
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上之化下草
歲之餘夜與陰者日之餘雨者月之餘

偃風從論語子曰君子之德風小惟此虛寡弗能動俗
蔡邕姜肱碑曰至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
德動俗已中化之韓子曰齊桓
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告管仲管仲曰
君欲止之何不誠勿衣也謂左右曰甚惡紫臭公曰
諾於是郎中莫衣紫其明日國中
莫有衣紫三日境內莫衣紫
長纓邨好且變鄒俗
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
左右左右對曰君好服之百姓亦多服是故貴鄒君因
先自斷其纓而出國
雖德漸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
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
也路然朕傾心駿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
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
百金君大怒之人曰死馬骨且市之況生馬乎天下必
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暮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
願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况賢於隗者乎又子張見

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室屋彫文盡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退走失其覓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好夫輜輶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表紹賓客所歸輜輶紫轂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輶紫轂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情位之服如似車載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而情

游廢業十室而九情遊已見上文抱朴子曰秦降鳴鳥及季杪天下欲反十室而九鳴鳥

蔑聞子衿不作言古者收教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苟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蔑如也詩序曰子衿刺學廢也兩都弘獎之路斯既然矣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勸猶其寂寞應有良規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問朕立諫鼓設謗木於茲三年矣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謗之木

此聖人也范曄後漢書曰詔問蔡邕宜披露得失指陳政要日伏青蒲罕能切直漢書曰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桓子新論曰切直忠正則汲黯之敢諫爭也將齊季多諱

風流遂往毛萇詩傳曰將且也老子曰天下多忌諱而林賦曰遂往將謂朕空然慕古虛受弗弘漢書曰王而不反矣

然自君臨萬寓介在民上左氏曰君子以虛受人

一言失旨轉徙朔方范曄後漢書曰蔡邕上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

邕洛陽獄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詔不得

以赦睚眦有違論輸左校

漢書曰原涉好殺眦睚於塵中論輸謂論其罪而輸作也漢書陳咸

字子康年十八以父萬年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

臣書數十上遷為左曹父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

睡頭觸屏風父大怒欲杖之曰乃公教戒汝汝反睡不聽吾言

何也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戒咸調也父廼不復言元帝

擢咸為御史中丞後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豪猾吏及

大姓犯法輒論輸府范曄後漢書曰李膺為河南尹時宛陵大

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職罪狼籍膺表欲罪元羣行賂宦而使直

豎膺反坐輸作左校漢書曰將作少府有左校令丞而使直

臣杜口忠謹路絕漢書曰京帝問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

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將恐弘長之道別有未

外為諸侯報仇聲類曰謹善言也周韓詩曰將恐將懼薛君曰將辭也檀道鸞為晉陽悉意以陳

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極言無隱漢書曰哀帝使傅喜問李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

失度星辰亂行災異仍重極言無有所諱周書曰慎

問其故無隱乃情

文選卷第三十六

文選卷第三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弘明

彭澤

文林郎李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 善注上

表上

表者明也標也如物之標表言標著事序使
之明白以曉主上得盡其忠曰表三王已前
謂之敷奏故尚書云敷奏以言是也至秦并
天下改爲表摠有四品一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曰表陳事曰表三曰奏劾驗政事曰奏四曰
駁推覆平論有異事進之曰駁六國及秦漢
兼謂之上書行此五事至漢魏已來都曰表
進之天子稱表進諸侯稱上疏魏已前天子
亦得上疏

孔文舉薦禰衡表

諸葛孔明出師表

曹子建求自試表

求通親親表

羊叔子讓開府表

李令伯陳情事表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劉越石勸進表

薦禰衡表

孔文舉

范曄後漢書曰孔融字文舉魯國人也幼有異才性好學舉高第拜御史歷官至將作大匠遷少府曹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

孟子曰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泛濫於天下尚

書曰湯湯洪水方割有能俾乂孔安國傳曰俾使乂治也

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尚書曰旁求天下

下孔安國曰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

世宗孝武廟號也李奇漢書注曰統

緒也班固漢書紀述曰

疇咨熙載群士響臻

尚書云帝曰疇咨熙載

世宗晁晁思弘祖業

時登庸又曰有能熙帝之載班固漢書述曰疇咨熙載

髦俊並作響臻如應而至也孫卿子曰下之和上譬響

之應也陛下睿聖纂承基緒

陸下謂獻帝也班固高紀述曰纂堯之緒爾雅曰纂繼也

遭遇厄運勞謙日仄

說文曰遇逢也周易曰勞謙君子

中具弗維嶽降神異人並出

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竊見處士

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

孟子曰得

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西都賓曰卓犖諸夏卓犖絕異也

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論語云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

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

淮南子曰所謂真者性合于

道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

漢書曰桑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拜侍中又曰張安世字少孺為郎上行幸河東嘗亡書三篋詔問莫能知唯安世識之具作其事後復購得書以相校無所遺失

忠果正直志懷霜雪

見善若驚疾惡若讎

國語楚藍尹亶謂子西曰夫闔廬聞一善言若驚得一士若賞謝承

後漢書曰張儉清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

呂氏春秋曰魏文侯飲問諸大夫寡人何如主也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克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

主賢者其臣直是以知君之賢也文侯悅文子曰傲世賤物士之抗行也廣雅曰抗舉也論

鵲鳥累百不如一鵲史記趙簡子曰鵲鳥累百不如一鵲使衡立朝必有可觀論語子曰赤

朝可使與賓客言又曰必有可觀者焉飛辯騁辭溢氣

空涌空涌貌也解疑釋結臨敵有餘七略曰解紛釋結反之於平安昔

賈誼求試屬國詭係單于漢書賈誼曰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

計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說文曰詭責賊終軍欲以長也白責必係單于也漢書曰况自詭滅賊

纓牽致勁越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

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弱冠慷慨前代美之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志於心賈

擢拜臺郎衡宜與為比典略曰路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為

振翼雲漢李陵詩曰策名於天衢班固漢書述曰揚聲攀龍附鳳並集天衢毛詩曰俾彼雲漢

紫微垂光虹蜺春秋合誠圖曰北辰星其七在足昭紫微中尸子曰虹蜺為析翳

近者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兩都賦序曰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尚書曰賓于四門

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史記趙簡子曰我之帝穆穆鈞天廣樂九奏万舞不類

帝室皇居必畜非常之寶應劭漢官

三代之樂其聲動心

文三十七

三

三

儀曰帝室猶古言王室尚書曰所寶惟賢則迹人安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

阿至妙之容掌技者之所貪楚辭曰宮庭震驚發激楚王逸曰激楚清聲也淮南

子曰足蹠飛兔騶鳥陽阿之舞裹絕足奔放良樂之所急也春秋

曰飛兔騶鳥裹古之俊馬也又曰古善相臣等區區敢

不以聞李陵書曰區區愛之心陛下篤慎取士必須效試

乞令衡以褐衣召見漢書劉敬曰臣衣褐衣褐見無可觀采臣等受

面欺之罪漢書曰上以張湯懷詐面欺

出師表蜀志曰建興五年亮率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

諸葛孔明蜀志云諸葛亮字孔明琅邪人也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謂先主

曰諸葛孔明乃卧龍也將軍豈欲見之乎先主遂詣見之及即帝位拜為丞相

後主即位
十二年卒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今天

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歲以秋為功畢故以喻時

之要也馮衍與田邑書曰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

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

遇謂以恩相接也史記豫讓曰以國士遇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

恢志士之氣漢書谷永上書曰王法納乎聖聽莊子盜跖曰此父母之遺德也不宜妄自

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郭璞曰微薄也宮中

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毛詩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何休公

羊傳注曰否不也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

中侍郎郭攸之費禕於宜董允等楚國先賢傳曰郭攸之南陽人以器業知名蜀志曰費禕字文偉江夏人也後主襲位亮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然攸之與禕俱為侍中又曰董允字

休昭後主襲位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

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也將軍向寵蜀志曰向寵襄陽人也建

興元年為中部督典宿衛兵遷中領軍性行淑均曉暢軍事廣雅曰暢達也試用

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

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

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

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

恨於桓靈也桓靈後漢二帝用閹豎所敗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

貞亮死節之臣也蜀志曰建興二年陳震拜尚書又曰諸葛亮出駐漢中張裔領留府長史

又曰蔣琬遷參軍統留府事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

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說苑唐且謂秦王曰王聞布衣之士怒乎苟

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論語子張曰在邦必聞又孔子曰在邦必

達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猥猶曲也言已曲蒙先帝自枉屈而來也三

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漢晉春秋曰諸葛亮家于南陽之鄧

縣荆州圖副曰鄧城舊縣西南一里隔沔有諸葛亮宅是劉備三顧處劉歆七言詩曰結構野草起室廬由

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趙岐孟子章指曰于猶有感激也後值傾

五

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

年矣

裴松之蜀志注曰案劉備以建安十三年敗遣亮使吳亮以建興五年抗表北伐自傾覆至此整整二十年然則備始與亮相遇在軍敗前一年也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

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業若

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受命以

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度瀘

深入不毛

蜀志曰建興元年南中諸部並皆叛亂三年春亮率衆征之其秋悉平漢書曰瀘水出牂

柯郡句町縣史記鄭襄公曰君王錫不毛之地使復得改事君王何休曰境壤不生五穀曰不毛句求俱切町

庭冷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爾雅

曰獎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者廣雅曰駑駘也謂馬遲鈍與勸也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

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

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

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必以章其慢蜀志載亮表云若

允等以章其慢今此無上六字於義有關誤矣陛下亦宜自課以咨諏足善道

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毛詩曰載

善為咨咨事為諷論語曰子所雅臣不勝受恩感激當遠

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求自試表

魏志曰太和二年植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無所施上疏求自試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士之生世入則事父出則事君

論語子曰出則事公

卿入則事父兄

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

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墨子曰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

父不愛無益之子

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量能而受爵

者畢命之臣也

史記樂毅報燕惠王書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孫卿子曰論德而定次

量能而授官君子之長也尸子曰君子量才而受爵量功而受祿

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

王符潜夫論曰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

虛授謂之謬舉虛受

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也

韓詩曰何謂素餐素者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

左氏傳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

官之奇諫曰虢仲虢叔王季之

穆也為王卿士勲在盟府孫卿子曰德厚者進廉節者起

旦奭不讓燕魯之封其

功大也

史記曰武王殺紂封周公旦於少昊之墟曲阜是為魯公又曰周武王封召公奭於燕

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

武明也正值陛下升平之

際

陸下明帝也孝經鉤命渙曰明王用孝升平致譽

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

厚幸矣

史記太史公成王作頌沐浴而位竊東藩爵在

上列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漢書中山靖王曰位雖卑也得為東藩

身被輕煖口

厭百味

孝經援神契曰甘肥適口輕煖適神墨子曰衣

膳展選百味

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爵重祿厚之所致

也

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退念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皆以

功勤濟國輔主惠民

爾雅曰濟益也

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

若此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己之譏

毛詩彼己之

是以上慙玄冕俯愧朱紱

周禮曰王之五冕玄冕朱裏

組綬蒼頡篇曰綬綬也

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

尚書大傳曰周

和四海然一統

顧西尚有違命之蜀東有不臣之吳使

邊境未得稅甲謀士未得高枕者

爾雅曰稅舍也漢書

統無山誠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

法言曰或問太和

東之憂

故啓滅有扈

而夏功昭

尚書曰啟與有

也李軌曰

成克商奄而周德著

尚書曰武王

三監及淮夷叛

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孔安國曰三監管蔡商也

淮夷徐奄之屬史記曰成王東伐淮夷徐奄

今陛

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繼成康之隆

假周之

喻魏之先王也臣瓚漢書注曰統總覽也毛詩序曰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春秋歷序曰成康之隆澧泉涌簡良授

能以方叔邵虎之臣鎮衛四境爲國爪牙者可謂當矣

爾雅曰簡擇也毛詩曰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又

挂於輕繳淵魚未懸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

高鳥淵魚喻

昔耿弇不俟光武亟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

君父也

東觀漢記曰耿弇討張步陳俊謂弇曰虜兵盛可且閉

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及出

故車右伏劍於鳴轂雍

門刎首於齊境

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

知爲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王田於囿左轂鳴車

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爲死車右曰爲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

此者工師之罪也子何爲死車右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

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

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齊王葬雍門
上卿若此二子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忿其慢主而陵君也
夫君之寵臣欲以除害興利尺子曰禹興利除害為萬民種也臣之事
君必以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
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
占其王羈致北闕賈誼終軍已見薦襴衡表爾雅曰占隱也郭璞曰隱度之此二臣豈
好為夸主而耀世俗哉志或鬱結欲逞才力輸能於明君
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
漢書文也固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趙歧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伏以二方

未尅為念戰國策曰秦王告蒙驁曰寡人一城圍食不甘味臥不便席伏見先武皇帝武
臣宿兵年耆即世者有聞矣左氏傳子朝曰太子壽早天即世雖賢不
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也史記曰王翦宿將始皇師之竊不自量志在
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出不世
之詔效臣錐刀之用文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以錐刀小用蒙見
宿留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之隊魏志曰太和二年遣大將軍曹真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師
大將軍營伍部校尉一人諸葛亮於街亭司馬彪漢書曰之任魏志曰太和二年大司馬曹休率諸必乘危躡險
騁舟奮驪禮記曰夏后尚黑戎事乘騅鄭玄云馬黑色曰騅突刃觸鋒為士卒
先漢書伍被曰大將軍當敵勇常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

雄率殲其醜類

鄭玄毛詩箋曰殲所獲之左耳必效須也爾雅曰殲盡也又曰醜衆也

史之捷以滅終身之愧

杜預左氏傳注曰捷獲也

使名挂史筆事列

朝榮雖身分蜀境首懸吳關猶生之年也

北征賦曰首身分而不寤

漢武帝遣使者告單于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

關傳武仲與荆文姜書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如微

才不試沒世無聞

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徒榮其軀而豐其體

生無益於事死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

視終於白首

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

此徒圈牢之養物非臣

之所志也

說文曰圈養獸也鄭玄周禮注曰牢閑也

流聞東軍失備師徒

小衄

漢書王音曰失行流聞魏志曰休至皖與吳將陸遜戰於石亭敗績衄猶挫折也

輟食棄

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鄭玄周禮注曰攘却

也謂却振衽也左氏傳曰子朱撫劍從之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

北出玄塞

七發曰凌赤岸簪扶桑山謙之南徐州記曰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濤至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漢

書燉煌郡龍勒縣有玉門關玄塞長城也北方色黑故曰玄

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

可謂神妙矣

孫子曰兵與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故兵者不可預言臨難

而制變者也

孫卿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

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

於聖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殉國

家之難

司馬遷書曰李陵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

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景

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拊心而歎息也

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

來圖敗晉攻魏賴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於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功書於竹帛傳遺後子孫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

魯以成其功

史記曰秦繆公使百里奚子孟明視蹇叔子西虜秦三將以歸後還秦三將穆公復三人官秩復使將兵伐晉大敗晉人以報穀之役又曰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敗三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公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曹沫三戰所亡盡復于魯

絕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說戰所亡盡復于魯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華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冠纓告王知之王曰賜人酒醉欲顯婦人之節吾不取也乃命左右勿上火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懼也羣臣纓皆絕盡懼而去後與晉戰引美人衣者五合五獲以報莊王呂氏春秋曰昔者秦繆公乘馬右服失之野人取之繆公自往求之見野人方將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笑曰食駿馬之肉不飲酒余恐傷汝也編飲而去韓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靡已扣公左驂矣野人嘗食馬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闘於車下遂大克晉及獲惠公以歸此秦而謂之趙者臣史記曰趙氏之先與秦共祖然則以其同祖故曰趙焉

竊感先帝早崩威王棄代

先帝謂文帝也魏志曰魏城王彰薨謚曰威臣獨

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

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如朝露列女

傳梁寡婦曰妾之墳土未乾而身名並滅

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土未乾李宏武功歌曰身

非金石名俱滅焉

臣聞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策戰國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

樂仰而長鳴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屈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

君長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

戰國策曰齊欲伐魏涪于下之壯犬也東郭俊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

俊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廢於後犬兔俱罷

大楚承其後有田父之功高誘曰韓國之盧犬古之名

狗也然悲號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任齊楚

之義未聞也

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

也孫卿子曰夫驥一日而千里也

志狗馬之微功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

邑而竊自痛者也楚辭曰長呼吸以於悵夫臨博而企

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說文曰博局戲

又曰企舉踵也竦猶立也說文曰抃拊也

以寤主立功史記曰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

二十人俱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前自讚於平原君

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遂曰三年于此

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

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勝未有聞毛遂曰臣乃

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

其末見而已也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平原君與

楚合從從日出而言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曰何

況巍巍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街

編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之

進曰街女不貞街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不真賢也干時求進者道家之

明忌也莊子曰功成者矜名成者虧而臣敢陳聞於陛

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呂氏春秋曰父

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氣血而異息痛疾相救冀

憂思相感生則相驩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也冀

以塵露之微補益山海謝承後漢書楊喬曰猶塵附泰

情猶不敢嘿也螢燭末光增輝日月淮南子曰人主之居是

以敢冒其醜而獻其忠必知為朝士所笑聖主不以人

廢言論語子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伏惟陛下少垂神聽臣則幸矣

求通親親表魏志曰太和五年植上疏

求存問親戚自因致其意也

曹子建

臣植言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無
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禮記子夏問曰何謂三江海稱其大者以無不容管子曰
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此之謂三無私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
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論語夫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
矣蓋堯之為教先親後疎自近及遠其傳曰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孔安國曰能明俊德之
孫之親也又曰既已也百姓百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
鄭玄禮記注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萇曰刑法也鄭玄云御治也寡妻寡有之妻文
王以禮接其妻至於宗族又能為政治於家邦 是以
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毛詩曰有來雍雍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左氏傳富辰曰周公弔
戚以藩屏周室馬融曰二叔管蔡也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左氏傳曰
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漢書
宣帝詔曰蓋聞象有罪舜封之骨肉之親繁而不殊如淳曰繁或為散爾雅曰爽差也親親之義
寔在敦固禮記曰君子賢其親而親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
親者也孟子曰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伏惟陛下咨帝唐
欽明之德尚書曰欽明體文王翼翼之仁毛詩曰惟此文
惠洽椒房恩昭九親漢舊儀曰皇后稱椒房詩椒聊之

族群后百僚番休遞上列子曰巨鼃迭為三番江偉上便宜曰上下郎吏計作四五番

休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通慶

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論語子貢問曰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三略曰良將恕己而治人又曰推惠施恩士力日新

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固明時臣竊自傷也左氏傳曰申公巫臣

奔晉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杜預曰禁固勿仕也錮與固通謝承後漢書曰桓礲鄙營氣類毛詩序曰成孝敬厚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求絕吉凶

之問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蘇子卿詩曰誰為行路人

隔閼之異殊於胡越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許慎曰胡在北方越在南方今

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漢書音義曰一切權時也至於注心

皇極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大極天

也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然天寔為之謂之何哉毛詩國風文退省

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毛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願陛下沛然

垂詔孟子曰沛然下雨雲沛然下雨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以叙骨肉

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子曰兄弟怡怡如也妃妾之家膏沐之

遺歲得再通毛詩曰豈無膏沐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

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思惟

豈無錐刀之用東觀漢記黃香上疏曰及觀陛下之以錐刀小用蒙見宿留

所拔授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

辭遠遊戴武弁蔡邕獨斷曰遠遊冠者王侯所服傳子曰侍中冠武弁

解朱組佩

青紱朱組綬已見自試表注漢書曰駙馬奉車趣得一號

漢書曰駙馬說文曰駙近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

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范曄後漢書岑彭謂朱鮪曰彭往者得執鞭侍從珥筆戴筆也漢書趙印曰張安世持橐籥筆從也出從華蓋入侍輦轂劉歆

張晏曰近臣負橐籥筆從也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胡廣漢官解故

注曰輦下論在輦轂之下京兆之中承答聖問拾遺左

右漢書曰議郎掌輦轂之下京兆之中乃臣丹情之至願不

離於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毛詩序曰鹿鳴中

詠棠棣匪他之誠毛詩序曰棠棣燕兄弟也毛下思伐

木友生之義毛詩序曰伐木燕朋友故舊終懷蓼莪罔

極之哀毛詩蓼莪曰父母生我母兮每四節之會塊然

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無

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漢書曰中

來朝天子置酒勝聞樂聲而泣對曰臣聞悲者不可為

不知泣涕臣伏以為大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

能動天崩城隕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列女

杞梁妻者齊杞梁殖之妻也齊莊公襲莒殖戰死杞梁

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就其夫屍

於城下而哭之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

信譖而繫之鄒子仰天而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為

之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淮南子曰聖人之於道猶葵

誠也臣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寔在

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

文子曰與道為際與德為隣不

為福始不為禍先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上漢上人也稱曰計然南遊於越范蠡師事

今之否隔

友于同憂而臣獨唱言者何也

廣雅曰否隔也尚書曰友于兄弟竊不

願於聖使有象施之物有象施之物必有慘毒之懷故柏舟有

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

毛詩柏舟曰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毛萇曰諒信也母

也天也尚不信我也又谷風曰將安將樂汝轉棄予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

尚書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孟子曰不以舜之

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

至於欲使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

尚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毛詩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章明已見上文尚書曰百姓昭明是臣

悽悽之誠竊所獨守

尚書傳曰悽悽謹慎也

寔懷鶴立企佇之心

敢復陳聞者

戰國策曰吳入郢樊冒勃蘇潛行十日而薄秦鶴立不轉

冀陛下儻發

天聰而垂神聽也

尚書曰天聰明神聽已見自試表

讓開府表

羊叔子

臧榮緒晉書曰羊祜字叔子太山人也能屬文為中書郎陳留王立

封鉅平子世祖受禪加散騎常侍後以祜都督荊州諸軍事又為車騎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祜表讓後以祜為征南大將軍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薨

臣祜言臣昨出伏聞恩詔拔臣使同台司

昨出為沐浴而出在外台

司三公也為台司故言儀同臣自出身已來適十數年

受任外內每極顯重之地

王隱晉書曰太祖引祜為從事中郎遷中領軍事兼內外

常以智力不可強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慄以榮為

憂

中謝裴氏新語曰若薦其君將有所乞請中謝言臣誠惶誠恐頓首死罪

臣聞古人之言

德未為眾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眾所

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管子曰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

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今臣身託外戚事遭運會晉書

帝為弘訓太后誠在寵過不患見遺而猥超然降發

中之詔加非次之榮猥猶曲也孔融答曹公書臣有何

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以身誤陛下辱高位傾覆

亦尋而至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寔疾顛願復守先人弊

廬豈可得哉莊子曰顏闔守陋閭左氏傳齊侯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有先人之弊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弔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左氏傳齊侯

威不違蓋聞古人申於見知晏子春秋越石父謂晏子

已而申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臣

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已來方漸

八年列子曰子產相鄭三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國語

王夫人側席而坐韋昭曰側然臣等不能推有德進有

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而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

板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

傅說舉於版築之間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牆上下板築

杵頭鐵杵也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

奸周西伯而令朝議用臣不以為非臣處之不以為

愧所失豈不大哉遺賢不薦而謬處崇班非直身殃抑

累朝矣處之又不以為愧已殃且臣忝竊雖久未若今

日兼文武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文武謂車騎及開

三臣所見雖狹據今光祿大夫李喜秉節高亮正身在

朝晉諸公讚曰喜字季和上黨人少有光祿大夫魯芝

絜身寡欲和而不同臧榮緒晉書曰魯芝字世英扶風

政弘簡在公正色王隱晉書曰李膺字宣伯遼東人也

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司徒領職

尚書曰正色率下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司徒領職

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

之望少益日月聖主得賢臣頌曰不足以塞厚是以誓

心守節無苟進之志左傳季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今道路未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

使臣得速還屯王隱晉書曰太始五年不爾留連必於

外虞有闕臣不勝憂懼謹觸冒拜表惟陛下察匹夫之

志不可以奪論語子曰匹

陳情事表

李令伯

華陽國志曰李密字令伯父早

母事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

平後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詔書累下郡

縣逼迫密上書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者也嘉其誠歟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祖母卒服終徙尚書郎為河內溫令左遷漢中太守一年去官卒密一名虔

臣密言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賈逵國語注曰釁兆也左氏傳楚少宰曰寡君少遭

閔生孩六月慈父見背

孟子曰孩提之童趙岐曰知孩笑可提抱也文子曰慈父之愛

求報行年四歲舅奪母志

莊子田開之曰單豹行年七十毛詩序曰衛世子蚤死其

妻守義父母

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

毛詩曰父兮我母兮鞠

我撫我畜我長我育

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

于成立

李陵贈蘇武詩曰遠處天一隅苦困獨伶丁國語曰晉趙文子冠韓獻子戒之曰此之謂成人論

既無伯叔終鮮兄弟

毛詩曰終鮮兄弟維予與女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

字書曰祚福也外無暮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

之僮

孫卿子曰仲丘之門五尺僮子羞言五伯煢煢獨立形影相弔

形影相弔五情愧報

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曾廢

離逮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

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

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

朱浮書曰同被國恩如涪漢書注曰凡言除者除故

官就新官也漢書曰太子屬官有洗馬如涪曰前驅也

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

隕首所能上報

廣雅曰猥頓也漢書谷永上書王鳳曰齊客隕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曰孟嘗

君相齊使其舍人魏子收邑三反而不致孟嘗君問其故對曰有賢竊假之數年或毀孟嘗孟嘗乃奔魏子所

與栗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不作亂請身盟遂自刎宮門以明孟嘗臣具以表聞辭不

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

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孔叢子孔子曰吾於狼狽見聖人之志荀悅漢紀論曰周勃狼狽失據塊然囚執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爾雅曰矜憐也况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官達不矜名節鄭玄禮記注曰矜謂自尊大也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賈逵國語注曰俘伐國取人曰俘過蒙拔擢寵命優渥毛詩曰既優既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周易曰初九盤桓利居貞貞但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楊雄反騷曰臨汨羅而自墮兮恐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左氏傳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其長也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鸚鵡賦曰匪母孫二人更

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養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葛龔喪伯父還傳記曰烏鳥之情誠竊傷痛毛詩曰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也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墮首已見上文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左氏傳晉大夫曰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願陛下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禮記曰子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保卒餘年臣生當墮首死當結草墮首已見上文

犬馬心

謝平原內史表

臧榮緒晉書曰成都王表理機起為平原內史到官上表

陸士衡

陪臣陸機言

蔡邕獨斷曰諸侯境內自相以下皆為諸侯稱臣於朝皆稱陪臣

今月九日魏

郡太守遣兼丞張含齋板詔書印綬假臣為平原內史

凡王封拜

謂之板官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

拜受祗竦不知所裁臣機頓首頓首死罪死

罪范曄後漢書陳蕃上疏曰臣誠悼心不知所裁

臣本吳人出自敵國

漢書蒯通說韓信曰敵國破謀

亡世無先臣宣力之効才非丘園耿介之秀

尚書舜曰予欲宣力四方汝為易曰賁于

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隱處丘園道德弘明必有束帛之聘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

皇澤廣被惠

濟無遠

四子講德論曰皇澤豐沛尚書曰無遠弗届

擢自群萃累蒙榮進國語曰群萃而同處

賈逵曰萃亦處也

入朝九載歷官有六身登三閣官成兩宮

臧榮

緒晉書曰太熙末太傅楊駿辟機為祭酒駿誅徵為太子洗馬吳王出鎮淮南以機為郎中令遷尚書中兵郎

轉殿中郎又為著作郎晉令曰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兩宮東宮及上臺也

服冕乘軒仰

齒貴游

左傳衛太子謂渾良夫曰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杜預傳注曰齒列也周禮曰服璫漢書注三德教國

子凡國之貴振景拔迹顧邈同列

臣璫漢書注邈凌邈也施重山

岳義足灰沒

葛龔讓州辟文曰恩重山岳言君遭國顛之義我身如灰之滅不足報也

沛無節可紀雖蒙曠濫臣獨何顏俛首頓膝憂愧若厲

中謝周易曰夕惕若厲

而橫為故齊王罔九所見枉陷誣臣與眾

人共作禪文

王隱晉書曰齊王罔字景治趙王倫篡位罔舉兵討倫臨陳斬之禪文倫受禪之文

幽執圜圜當為誅始幽圜圜之中

臣之微誠不負天

幽執圜圜當為誅始

幽圜圜之中

臣之微誠不負天

地倉卒之際慮有逼迫乃與弟雲及散騎侍郎袁瑜

晉書曰袁瑜字世都中書侍郎馮熊馮熊字文熊尚書右丞崔基廷尉

正顧榮顧榮字彥先汝陰太守曹武曹武字道淵思所以獲

免陰蒙避迴岐作區自列言密自蒙蔽避迴同黨岐嶇艱

片言隻字不關其間事蹤筆跡皆可推校王隱晉書曰

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而一朝翻然

更以為罪蕞爾之生尚不足云左傳子產曰諺云蕞爾

說文曰尚曾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云惜也區區本懷實有可悲李陵書曰區

此畏逼天威即罪惟謹天威已見上讓開府表公羊傳

漢書曰終軍詰徐偃請下御史徵偃即罪鉗口結舌不

敢上訴所天莊子曰鉗墨翟之口慎子曰臣下閉口左

左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何莫大之釁日經聖聽孝經

刑之屬三千而肝血之誠終不一聞所以臨難慷慨而

不能不恨恨者惟此而已重蒙陛下愷悌之宥陛下謂

毛詩曰愷悌君子杜預左傳注曰宥赦也迴霜收電使不隕越威如霜已見

申鑒曰人主威如雷電之震左傳復得扶老攜幼生出

獄戶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懷金拖紫退就散輩言曰使

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感恩惟咎五情震悼文子

解嘲曰紆青拖紫徒我切中黃子曰色有跼天踏地若無所容中謝毛詩曰謂天

五章人有五情跼天踏地若無所容蓋高不敢不跼謂

地蓋厚不敢不跼音局不悟日月之明遂

垂曲照雲雨之澤播及朽瘁尚書武王曰惟我文考若日

上疏曰被雲雨之渥澤也忘臣弱才身無足采哀臣零落罪有可察

苟削丹書得夷平民左傳曰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書曰延及平民則塵洗天

波謗絕衆口臣之始望尚未至是猥辱大命顯授符虎

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使春枯之條更與秋蘭垂芳陸沈

之羽復與翔鴻撫翼莊子曰孔子之楚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仲尼曰是陸沈者也班固漢書張陳述曰攜

手逐秦撫翼俱起雖安國免徒起紆青組漢書曰韓安國事梁

孝王爲中大夫其後安國坐法抵罪梁內史缺張敞亡

命坐致朱軒漢書張敞爲京兆尹坐與楊惲厚善不宜處位免爲庶人數月冀州部中有大賊天

子思敞功使使召敞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天子引敞見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命名也謂

所犯罪名已定而逃亡避之謂之亡命青組朱軒並二千石之車飾方臣所荷未足爲泰

豈臣蒙垢含羞所宜忝竊范曄後漢書陳蕃曰鄙公之萌復存于心方言曰貪而不

施謂之羞非臣毀宗夷族所能上報喜懼參并悲慙哽結拘

守常憲當便道之官如淳漢書注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寧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

問不得束身奔天稽顙城闕瞻係天衢馳心輦轂天衢已見

上薦禰衡表輦轂已見上求通親親表臣不勝屏營延仰謹拜表以聞國語

申胥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勸進表何法盛晉書曰劉琨連名勸進中宗嘉之晉紀曰劉琨作勸進表無所點

竄封印既畢對使者流涕而遣之

劉越石

建興五年

晉書曰建興閔帝年號

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

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

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

臣碑頓首死罪上書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

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牧黎元

左傳

公曰天生人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典引曰發祥流慶對

越天地左傳師曠曰天生人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

失性孝經鉤命決曰天有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易緯曰

顧盼之義授圖于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

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

不得已而臨之

東觀漢記馮異曰更始敗亡天下無主

社稷時難則戚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纂其祀所

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

韋秀衛公誄曰仰瞻遐風重三

五以降靡不由之

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臣琨臣碑頓

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皇帝肇基景命

王隱晉

皇帝河內溫人今上受禪追尊號曰宣皇帝尚書武

王曰至于大王肇基王迹詩曰景命有僕毛萇曰僕附

也鄭玄曰天之大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

世祖武帝廟

命又附著於汝三葉重光四聖繼軌

謂武帝也書曰昔我

肇造我區夏惠澤侔於有虞

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晉書曰惠

廣雅曰軌跡也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帝即位改

滿曰成王定鼎郊廓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帝即位改

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

帝即位改

文三十七

二十四

元曰永嘉之際氛厲彌昏永嘉懷帝年號宸極失御登遐醜裔
王隱晉書懷紀曰羯賊劉曜破洛皇帝崩於平陽宸極
喻帝位答賓戲曰周失其御禮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
登國家之危有若綴旒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
為下所執賴先后之德宗廟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
持東西爾賴王隱晉書懷紀曰洛陽破大司馬南陽王保於長安立
秦王為皇太子懷帝崩皇太子即位左傳伍員曰少康
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鄭誕授欽明服膺聰哲欽明已見
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誕授欽明服膺聰哲上求通親
親表禮曰王質幼彰金聲鳳振應劭漢官儀曰太子有
服膺拳拳王質幼彰金聲鳳振
王之質琢磨以道也孟子曰孔子之謂家宰攝其綱百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家宰攝其綱百
辟輔其治尚書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包成論語注四
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毛詩序曰宣王任賢

曰僕我后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左傳鄭伯曰天國
後來其蘇未忘難寇害尋興左傳富辰曰人未
都何法盛晉書胡錄曰建興敢肆犬羊凌虐天邑漢名
四年劉載載使劉曜寇長安臣奏
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為鮮卑隔在漠北犬
羊為群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臣茅奉表使
還仍承西朝以去年十一月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庭
于寶晉愍紀曰賊入掠京都劉粲冠于城下天子蒙塵
于平陽傳暢諸公讚曰葛蕃傳檄平陽求連和迎上上
於是見害謝承後漢書序神器流離再辱荒逆再謂懷愍二帝老子曰天
韋昭曰神器天子臣每覽史籍觀之前載小雅曰厄運
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左傳芋尹無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三略莫不叩心絕氣行號巷哭新
曰含氣之類咸願得志

子貢曰子產死國人之皆叩心流涕曰子產已死吾將安歸皆巷哭

位則鼎司

參軍父蕃太子洗馬侍御史鼎司謂司空也

謝承後漢書序曰王

承問震惶精爽飛越謝承後漢書

命精爽隕越

且悲且惋五情無主五情已見上謝平原

見龍失其魂

舉哀朔垂上下泣血謝承後漢書胡母班

魄五情無主

臣琨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

思泣血

否泰相濟晝明謂晝夜也文子曰春秋之代謝日月之

物不可終通

天命未改歷數有歸左氏傳王孫滿謂楚

未改書曰天之

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左

歷數在爾躬

傳曰楚使椒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

可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啓其疆土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獲

文公是以爲盟主也韓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啓聖

見下

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爲五伯之長左傳曰初齊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

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雍廩殺無知公伐齊納

子糾桓公

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左傳曰初

驪姬爲夫人夫人諸太子太子縊于新城遂謂二公子曰

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漢書路溫舒曰齊有無知

用伯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社稷靡安必

將有以扶其危定傾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

史記曰秦更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民名曰黔首伏惟陛下玄德通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

陛下謂元帝也書曰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孝經援神契

曰十世升平至德通神明兩儀天地也易曰易有太極

是生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兩儀

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者與其間必有名世者

也廣雅曰命名也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夫符瑞之

表天人有徵曰符瑞漢記群臣上奏世祖中興之兆圖識

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曹子建責躬詩曰得會京

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曰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衛服天下

蠢服夷服鎮服蕃服論語子曰邦分崩離析

雖然無所歸懷班固漢書贊曰海內雖有夏之遘夷羿

宗姐之離犬戎蔑以過之左氏傳曰魏絳對晉侯曰昔

于窮石因夏人以代夏政又曰夷羿收之杜預曰夷氏

也史記曰幽王嬖愛褒姒竟廢后立褒姒為后廢后父

申侯乃與西夷犬戎共攻幽王之下陛下撫寧江左奄有舊吳王

晉書曰元帝琅邪共王之長子永興元年就國二年加

揚州諸軍事韋孟諷諫詩曰撫寧遐荒江左江東也春

秋歷序曰東方為左柔服以德伐叛以刑左氏傳晉隨

毛詩曰奄有龜蒙

刑也柔服德也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宇內尚書曰我

將天明威漢書音義曰攝安也禮記曰天子以德為車

以樂為御諸侯以禮相與大夫以法相序天下之肥也

是謂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尚

大順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既暢則遐方企踵書

曰汝丕遠惟商裔成人宅心知訓百揆時叙于上四門

穆穆于下書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昔少康之隆夏訓以

為美談左氏傳伍員謂吳子曰昔有過澆滅夏后相后

正以收夏衆使女艾諜澆遂滅過戈復禹之宣王之興

周詩以為休詠毛詩序曰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况茂勲格

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尚書曰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

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蒼生翬然莫不欣戴尹文子曰堯德化布

生淮南子曰聖人呼吸陰陽之氣而群生莫不喁喁然仰其德以和順國語祭公謀父曰商王大惡庶人不忍欣戴聲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尚書曰朔南暨聲教史記張良曰百姓莫不願為臣妾王隱晉書曰元皇帝宣帝且宣皇之胤惟有陛下之曾孫左傳介之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億兆攸歸曾無與二人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晏子春秋晏子謂魯哀公曰君矯魯國化而為一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心君曾無與二何暇有三乎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之推曰天未絕晉必將有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漢書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文公人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无異望矣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南河之南天下朝觀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歸中國踐

天子之位焉詩曰君子有微猷答賓戲曰用納乎聖德天地之際既交華裔之情允洽封禪書曰天人之際已交上下之情允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春秋感精符曰麟一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孝經援神契曰德至草木則木連理尚書有休徵西都賓曰處乎斯列者蓋以數冠帶之倫要荒之衆冠帶謂中國也西蜀父老曰封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也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周書曰不謀同邪而羅者萬計矣是以臣等敢考天地之心因函夏之趣味死以上尊號漢書楊雄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願書又曰諸侯昧死再拜言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東觀漢記群臣上奏世祖曰大王社稷為計百姓為心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節小行以自託於鄉黨人主惟社稷固爾以黔首為憂不以克讓

為事恭書曰允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

之望詩曰乃眷西顧又曰溥天之下漢書翟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莢育豐肌於朽骨易曰枯楊生稊王弼曰稊

蓬子馮曰所謂神人獲安無不幸甚尚書帝曰夔命

生死而肉骨臣現臣碑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臣聞尊位不可久虛萬機不可久曠史記李斯曰明主

位東觀漢記諸將上奏世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

浹辰則萬機以亂公羊傳曰緣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

杜預曰浹辰十二日也方今鍾百王之季當陽九之

會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也漢書曰陽九之厄曰初入百六陽九狡寇窺窬伺國

瑕隙左氏傳師服曰民服其上下无觀觀杜預曰下不

文曰窺小視也又曰窺欲也毛齊人波蕩無所繫心安

可以廢而不恤哉漢書曰富人博戲亂齊人如淳曰齊

民也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陛

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百姓何公羊傳曰齊侯

後漢書馬武謂世祖曰大王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

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之志內以固闔境之情

故曰喪君有君群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左傳僖

十五年

晉與秦戰于韓原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許晉平晉侯使卻乞告瑕
呂飴甥且召之呂甥曰將若君何衆皆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
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莊子曰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前事
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

策命孫權曰前代之元龜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家語孔

謂聖者明並日月東都深謀遠慮出自曾懷過秦論曰

賦曰散皇明以燭幽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

及曩時之士也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

之路史記丞相翟青曰是以陳其乃誠布之執事左氏

使呂相絕秦曰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敢盡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

闕庭共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謹上臣琨謹遣兼

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王隱晉書曰溫嶠字泰真太原

空右司馬五年主簿臣辟閭訓臧榮緒晉書曰辟閭訓

琨使詣江南勒爲幽臣碑遣散騎常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

州刺史史高平亭侯臣榮劭晉百官名曰榮劭字茂輕車將軍

關內侯臣郭穆百官名曰郭穆奉表臣琨臣碑等頓首

頓首死罪死罪

文選卷第三十七

文選卷第三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 善注上

表下

張士然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庾元規讓中書令表 桓元子薦譙元彥表

殷仲文自解表

傅季友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任彥昇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

為蕭揚州薦士表

為褚綦讓代兄襲封表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為吳令謝詢求為諸孫置守冢人表

孫盛晉陽秋曰

謝詢河東人終於吳令

張士然

孫盛晉陽秋曰張俊字士然吳人也元康中吳令謝詢表為孫氏置守冢人俊為其文詔從之晉百官名曰俊為太子庶子

臣聞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尚書曰乃爾先祖成湯革

夏駿命漢書酈生曰昔湯放桀封其後於杞春秋征伐呂氏春秋曰武王入殷立成湯之後於宋

春秋征伐

則晉脩虞祀燕祭齊廟

左氏傳曰晉滅虢遂襲虞滅之而修虞祀歸其職貢於王傅子

曰樂毅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置吏屬燕為郡而修齊之宗廟

夫一國為一人興先

賢為後愚廢

成湯夏禹賢興國後桀紂無道而失國

誠仁聖所哀悼而不

忍也故三王敦繼絕之德春秋貴柔服之義

論語曰繼絕世柔服

已見劉琨勸進表

昔漢高受命追存六國凡諸絕祚一時並祀

漢書曰高祖撥亂猶修祀六國又詔曰秦皇帝楚隱王魏安釐王齊愍王趙悼襄王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

守冢三十家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令視其冢復亡與它事

親與項羽對爭存亡

逮羽之死臨哭其喪

漢書灌嬰斬項羽東城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

將以位

嘗侔尊力嘗均勢雖功奪其成而恩與其敗且暴興疾

顛禮之若舊

班固漢書項羽贊曰舜重瞳子項羽又重瞳子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國語單

襄公曰高位漢書曰初懷王封羽為殘戮之尸乃以公葬魯公乃以魯公禮葬

寔疾顛若使羽位承前緒世有哲王一朝力屈全身從命

則楚廟不隳有後可冀伏惟大晉應天順民武成止戈

應天順民已見上左氏傳楚子謂潘西戎有即序之人

京邑開吳蜀之館書曰織皮岷嶓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洛陽故宮名曰馬市在城東吳蜀二主館與興滅加乎萬國繼絕接于百世論語子曰興雖

三五弘道商周稱仁洋洋之義未足以喻是以孫氏雖

家失吳祚而族蒙晉榮子弟量才比肩進取懷金侯服

佩青千里懷金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佩青已見上求

漢記楊喬曰臣伏念當時受恩多有過望臣聞春雨潤

木自葉流根鵠鵠恤功愛子及室毛詩曰鵠鵠鵠鵠既

故天稱罔極之恩聖有綢繆之惠罔極已見上求通親

土綢繆追惟吳僞武烈皇帝吳志孫堅字文臺吳郡人

謚堅曰武遭漢室之弱值亂臣之強首唱義兵先眾犯

難破董卓於陽人濟神器於甄井吳志曰堅屯梁東為

堅復合戰於陽人大破卓軍漢書音義韋昭曰神器天

子璽符也吳書曰初堅入洛軍城南甄官井上每旦有

五色氣舉軍驚怪莫敢汲堅命人浚探得漢傳國璽文

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龍上一

角缺甄威震群狡名顯往朝桓王才武弱冠承業吳志

策字伯符堅子也權稱尊招百越之士奮鷹揚之勢漢

號追謚策曰長沙桓王西赴許都將迎幼

日故衡山王芮從百越之兵以佐諸

侯誅暴秦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

主雖元勳未終然至忠已著

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距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漢

帝未發為故吳郡太守許貢客所殺

夫家積義勇之基世傳扶危之業進

為徇漢之臣退為開吳之主而蒸嘗絕於三葉園陵殘

於薪采

為采薪者所踐毀也

臣竊悼之伏見吳平之初明詔追錄

先賢欲封其墓愚謂二君並宜應書

二君堅策也

故舉勞則

力輸先代論德則惠存江南正刑則罪非晉寇從坐則

異世已輕若列先賢之數蒙詔書之恩裁加表異以寵

亡靈則人望克厭誰不曰宜二君私奴多在墓側今為

平民乞差五人蠲其徭役使四時修護頽毀掃除瑩壟

永以為常

讓中書令表

諸晉書並云讓中書監此云令恐誤也

庾元規

何法盛晉書庾川庾錄曰亮字元規為中書郎肅祖欲使為中書監上疏

肅祖納亮言封永昌公後遷司馬錄尚書事薨

臣亮言臣凡庸固陋少無檢操昔以中州多故舊邦喪

亂

中州為洛陽庾氏賴川人近洛陽故云中州舊邦

隨侍先臣遠庇有道爰客

逃難求食而已

何法盛晉書曰亮父琛為會稽太守亮少隨父會稽又曰中宗為鎮東將軍鎮

建安論語季康子以就有道孔安國尚書序曰逃難解散

不悟徼時之福遭遇嘉運

先帝龍興乘異常之顧

先帝謂中宗元帝也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既眷同國

士又申之婚姻

何法盛晉書曰中宗欽亮名德故申婚姻又曰中宗娉亮妹為皇太子妃國士婚

姻已見懷舊賦

遂階親寵累忝非服弱冠濯纓沐浴玄風

孟子曰滄

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何法盛頻繁省闈出總六軍晉書曰

沐浴已見上求自試表注王敦表亮十餘年間位超先達無勞被遇無與臣比小

人祿薄福過災生止足之分臣所宜守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而偷榮昧進日爾一日謗讟既集上塵聖朝始欲自聞

而先帝登遐先帝謂元帝也登遐已見上文區區微誠竟未上達陛下

踐祚聖政維新臧榮緒晉書曰明帝諱紹字道幾元帝太子也禮曰成王幼不能莅祚周公作

相踐祚而治詩曰周維舊邦其命維新宰輔賢明庶寮咸允康哉之歌實

在至公康哉之歌已見景福殿賦仲長子昌言而國恩

不巳復以臣領中書臣領中書則示天下以私矣何者臣於陛下

后之兄也王隱晉書曰明穆皇后庾氏字文君琛第二女生成帝孫盛晉陽秋曰庾亮明穆皇后之

也兄姻婭之嫌實與骨肉中表不同雖太上至公聖德無

私老子曰太上知有之河上公曰太上謂太然世之喪

道有自來矣悠悠六合皆私其姻者也人皆有私則謂

天下無公矣是以前後二漢咸以抑后黨安進婚族危

向使西京七族東京六姓西京七族已見西京賦東京六姓章德竇后和熹鄧后安

不盡敗今之盡敗更由姻昵臣歷觀庶姓在世無黨於

朝無援於時植根之本輕也薄也苟無大瑕猶或見容

至於外戚憑託天地勢連四時根援扶疎重矣大矣而

財居權寵四海側目漢書曰列侯宗室見事有不允罪

五

不容誅身既招殃國為之弊其故何邪直由婚媾之私
群情之所不能免故率其所嫌而嫌之於國是以疏附
則信姻進則疑疑積於百姓之心則禍成重閭之內矣
此皆往代成鑒可為寒心者也夫萬物之所不通聖賢
因而不奪冒親以求一才之用未若防嫌以明公道韓詩
外傳曰公道達而私明塞今以臣之才兼如此之嫌而使內處心
督音外搃兵權尚書穆王曰今命汝作朕股肱以此求
治未之聞也以此招禍可立待也孫卿子曰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
雖陛下二相明其愚歟二相王敦王導也王隱晉書曰王敦字處仲中宗時為大將軍
謀逆肅祖以為丞相不受又曰王導字茂引中宗時為侍中肅祖即位敦平進太保不拜後為丞相朝士

百寮頗識其情天下之人何可門到戶說使皆坦然邪
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非家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見之楚辭曰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予之中情
尚書序曰夫富貴寵榮臣所不能忘也刑罰貧賤臣所
不能甘也今恭命則愈違命則苦臣雖不達何事背時
違上自貽患責邪實仰覽殷鑒量已知弊毛詩曰殷鑒
之身不足惜為國取悔是以恹恹屢陳丹款曹大家蟬賦曰復丹
款之未足留滯而微誠淺薄未垂察諒憂惶屏營不知
所厝屏營已見上謝平原內史表以臣今地不可以進明矣且違命
已久臣之罪又積矣歸骸私門以待刑書漢書曰彭宣
歸鄉里私門已見本篇注尚願陛下垂天地之鑒察臣
書曰哀矜折獄明啓刑書

之愚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矣

薦譙元彥表

孫盛晉陽秋曰譙秀字元彥巴西人譙周孫性清不交於俗李雄盜蜀安車徵秀秀不應躬耕山數桓溫平蜀反役上表薦秀

桓元子

何法盛晉書曰桓溫字元子譙國人為琅邪王文學後進位大司馬薨

臣聞太朴既虧則高尚之標顯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道喪時昏

則忠貞之義彰道喪已見江淹雜體詩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

俱無猜貞也故有洗耳投淵以振玄邈之風洗耳許由也琴操曰堯大許由

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不善乃臨河洗耳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

欲以其辱行慢我吾羞見之因自投清冷之淵亦有秉心矯迹以敦在三之節子為上卿辭曰戎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

國語曰晉武公伐翼殺哀侯止欒子曰苟無死矣吾令

之君食之章昭日三君父師也是故上代之君莫不崇重斯軌所以篤

俗訓民靜一流競魏書文帝令曰樹德垂聲崇化篤俗伏惟大晉應符

御世應符已見上文論語比考讖運無常通時有屯蹇

神州丘墟三方圯裂神州見吳都賦注兔置絕響於中林白駒

無聞於空谷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鄭玄曰兔置

白駒在彼空谷生斯有識之所悼心大雅之所嘆息者

也劉歆移書曰有識之所歎息阮瑀為曹公陛下聖德

嗣興方恢天緒何法盛晉書曰孝宗穆帝諱臣昔奉役有

事西土鯨鯢既懸思宣大化何法盛晉書曰李勢盜蜀溫

面縛請命鯨鯢喻李勢也鯨鯢已見上文謝眺八公山詩訪諸故老搜揚潛逸庶武

羅於羿浞之墟想王蠋

音於亡齊之境左氏傳魏絳曰昔后羿因夏人

以代夏政奔武羅伯因熊羆虎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虞羿于田以取其國家杜預曰四子皆羿之良臣也史記曰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母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為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則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無義固不如享名遂經竊聞巴西譙秀植操貞固易曰貞固抱德肥遯揚清渭波文子曰養生以經世抱德以終年可謂體道矣楚辭曰渥其泥而揚其波渭水已見西征賦于時皇極遘道消之會群黎蹈顛沛之艱謝道消顛沛已見中華有顧瞻之哀幽谷無遷喬之望毛詩曰顧瞻周道中心怛兮凶命屢招茲威仍

逼

孫盛晉陽秋曰李雄安車徵秀雄叔父驤驤子壽辟命皆不應也

身寄虎吻危同朝

露

莊子孔子曰丘幾不免虎口哉朝露已見上求自試表

而能抗節玉立誓不降

辱

琴操莊周歌曰避世俟道志潔如玉論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

杜門絕迹

不面偽庭進免龔勝亡身之禍退無薛方詭對之譏

漢書曰王莽既篡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及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龔勝勝自知不見聽即謂門人高暉曰吾受漢

室厚恩無以報今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時年

七十九矣又曰薛方字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

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雖園綺之棲商洛管寧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致說音悅

之默遼海

漢書曰園公綺季當秦之世避而入商洛深山管寧遼東已見謝眺郡內登望詩博物志

廉翻夢人謂己曰余孤竹君之子遼海漂吾棺槨也方之於秀殆無以過于今西

士以為美談西土夫旌德禮賢化道之所先崇表殊節

聖喆之上務方今六合未康豺豕當路遺黎偷薄義聲

弗聞漢書曰偷薄之政自是滋矣魏志崔益宜振起道

義之徒以敦流遯之弊若秀蒙蒲帛之徵漢書曰武帝初即位使

者束帛加璧安車以蒲輪駕駟迎申公也足以鎮靜頽風軌訓囂俗魏文帝

薄於當年風頽於百代幽遐仰流九服知化矣周書曰乃辨

解尚書表檀道鸞晉陽秋曰桓玄僭位仲文以佐命親貴帝初反正抗表自解

殷仲文

臣聞洪波振壑川無恬鱗魏略王脩奏記曰洧流之水無洪波之勢七發曰橫暴之

極魚鱉失勢顛倒偃側也驚飈拂野林無靜柯家語吾丘曰樹欲靜而風搖之何者

勢弱則受制於巨力質微則莫以自保於理雖可得而

言於臣寔所敢喻昔桓玄之世誠復驅迫者衆至於愚

臣罪實深矣進不能見危授命忘身殉國論語子張問

致命見利思義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退不能辭粟首

陽拂衣高謝史記曰伯夷叔齊恥武王伐遂乃宴安昏

寵叨昧偽封左傳曰宴安酖錫文纂事曾無獨固曾無

之節亦從於衆也晉中興書曰詔加桓玄為楚王名義

以之俱淪情節自茲兼撓宜其極法以判忠邪鎮軍臣

匡復社稷大弘善貸馮衍與田邑書曰左平

佇一戮於微命申三驅於大信楚辭曰蜂蛾

貸且成

三驛已見 既惠之以首領復引之以繫維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

東都賦之靈得保首領以于時皇輿否隔天人未泰用忘進退

惟力是視惟力是視已見上文是以僎俛從事自同全人毛詩曰何

有何無僎俛求之呂氏春秋曰任天下而不強今宸極

反正惟新告始反正已見謝靈運述祖德詩惟憲章既

明品物思舊禮曰仲尼憲章文武臣亦胡顏之厚可以

顯居榮次尚書曰予心乞解所職待罪私門私門已見

讓中書違謝闕庭乃心愧戀謹拜表以聞臣某云云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

晉五陵置守備

傅季友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旂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

居河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威懷已見潘岳關中詩太康

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梁河流湍疾道阻且長詩曰邇

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道阻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交廢蜀志許靖與曹公書曰

且長塞伐木通逕淹引時月東觀漢記曰岑彭伐始以今月

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墮頓

鍾簾空列觀宇之餘鞠為禾黍鞠為茂草已見西征賦

盡為禾黍塵里蕭條鷄犬罕音蕭條已見上西征賦東觀漢

聲感舊永懷痛心在目劉琨答盧諶詩曰哀以其月十

五日奉謁五陵

郭緣生述征記曰北邙東則乾脯山山西南晉文帝崇陽陵陵西武帝峻陽陵邙

之東北宣帝高原陵景帝峻平陵邙之南則惠帝陵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

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

集行河南太守毛脩之等

沈約宋書曰毛脩之字敬文榮陽人也高祖將伐羌為河

南河內二郡太守

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

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

翦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佇

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宋公求加贈劉前軍表

沈約宋書曰劉穆之字道冲東莞人

為前將軍卒追贈儀同三司高祖又表於天子於是重贈侍中司徒封南昌縣侯

傅季友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

王隱晉書衛瓘上言曰崇賢舉善而教用彰謝承後漢書

曰滕延拜京兆尹旌善為務

念功簡勞義深追遠

尚書禹曰惟帝念功論語曰慎終追

遠民德歸厚矣故司勳秉束在勤必記

周禮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德之

休明沒而彌著

左丘明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

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

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

裴子野宋略曰高祖潛謀匡復署穆之主簿委

以腹心

內竭謀猷外勤庶政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又曰庶政惟和

萬邦咸寧

密勿軍國心力俱盡

韓詩曰密勿同心不及登庸

朝右尹司京畿

沈約宋書曰穆之為尚書左僕射敷讚又曰加丹陽尹尚書曰若時登庸敷讚

百揆翼新大猷

尚書曰納于百揆毛詩曰頃戎車遠役

居中作捍

沈約宋書曰高祖北伐轉穆之左僕射甲仗五十人入居東城毛詩曰左旋右抽中軍作

好鄭玄曰居軍中為容好也撫寧之勲實洽朝野識量局致棟幹之

器也蜀志曰文帝察黃權有局量方宣讚盛化緝隆聖

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蜀志曰偉度姓胡為諸

葛亮主簿故見褒述尚書榮哀既備寵靈已泰論語子貢曰夫

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臣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

弭王隱晉書曰義熙安帝年號國語太子曰天禍至千今未弭乎外虞既殷內難亦荐

沈約宋書曰義熙五年慕容超數為邊患公抗表北伐

公之北伐也徐道覆乃有闕闡之志勸盧循承虛而下

循從之公羊傳曰君子時屯世故靡有寧歲周易曰屯剛柔始交

而難生又曰屯難也潘正叔迎大駕詩曰世故尚臣以

寡劣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勲豈惟謹言嘉謀溢

于民聽若乃忠規密謨潛慮帷幕造膝詭辭莫見其際

穀梁傳曰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范甯曰辟君也詭辭

而出不以實告人也風俗通曰禮諫有五諷為上故入

則造膝出則詭辭禮曰善則稱君過則稱事隔於皇朝

己王隱晉書曰樂廣任誠保素莫見其際

功隱於視聽者不可勝記所以陳力一紀遂克有成國語

孤偃曰畜力一紀可以遠矣又舅出征入輔幸不辱命

犯曰若克有成晉之柔嘉是甘

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左氏傳重耳曰微夫人之力之不及此

爾雅曰左右助也寧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易曰九三勞

濟已見曹植責躬詩每議及封爵輒深自抑絕所以勲高當年

吉王弼曰履得其位也

而茅土弗及三輔決錄曰茂陵撫事求念胡寧可昧謂

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忠貞之烈不泯於身後大賚

所及永秩於善人論語曰周有大臣契闕屯夷旋觀終

始金蘭之分義深情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是以獻

其乃懷布之朝聽所啓上合請付外詳議

為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蕭子顯齊書曰明皇帝始

安貞王道生子初太祖封西昌侯廢鬱林王海陵王封宣城郡公也

任彦昇

臣鸞言被臺司召以臣為侍中中書監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錄尚書事封宣城郡開國公食

邑三千戶加兵五千入臣本庸才智力淺短母丘儉表曰禹尚之

朝不畜庸才東觀漢記李通上太祖高皇帝篤猶子之

愛降家人之慈蕭子顯齊書太祖高皇帝諱道成道生

也蓋引而進之漢書曰齊悼惠王肥孝惠二年入世祖

武帝情等布衣寄深同氣蕭子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

興書庾亮上疏曰先帝謬顧情同布衣昔武皇大漸實

奉話言尚書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雖自見之明庸近

所蔽韓子曰楚莊王欲伐越莊子曰伐越何也王曰以

能自見其煩故愚夫一至偶識量已劉劭人物志曰一

曰自見之謂明實不忍自固

於綴衣之辰拒違於玉几之側尚書顧命曰出綴衣於庭越遂

荷顧託道揚末命又曰后憑玉雖嗣君棄常獲罪宣德

嗣君謂鬱林王也為宣太后所廢左傳申繻曰人棄
常而妖與漢書曰太后召昌邑王賀賀曰我安得罪而
召我王室不造職臣之由不造已見嵇康幽憤詩職汝

詩何者親則東牟任惟博陸漢書曰齊悼惠王子興居
封博徒懷子孟社稷之對何救昌邑爭臣之譏漢書霍

昌邑王賀不可以承天緒當廢皇太后詔可王曰聞天
子有爭臣七人雖无道不失天下光謝曰王行自絕於
天臣寧負王四海之議於何逃責且陵土未乾訓誓在
不負社稷

耳曹植求自試表曰墳土未乾而身名並家國之事一
至於斯謂鬱林獨蹙顛躓也孫盛晉陽春秋曰卻超假

於此非臣之尤誰任其咎庭誰敢執其咎將何以肅拜
高寢虔奉武園寢廟已見吳都賦園悼心失圖泣血待

旦左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寧容復徼榮於
家恥宴安於國危晉中興書曰卞壺表曰豈敢干祿位

驃騎上將之元勲神州儀刑之列岳漢書曰霍去病征

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班固衛青述曰長平恒桓
上將之元神州已見上薦譙元彦表鄭氏毛詩箋曰儀

則刑尚書古稱司會中書實管主言周禮曰司會中大
會主天下之事若今之尚書耳沈約宋書曰置且虛飾

寵章委成御侮復為虛飾之煩詩曰予曰有禦侮臣知不

愜物誰謂宜但命輕鴻毛責重山岳戰國策唐雎謂楚

鴻毛而積禍重於山岳陽泉養性賦曰况性命之幾微如
鴻毛之漂輕母丘儉之遼東詩曰憂責重山岳誰能為

我存沒同歸毀譽一貫莊子曰哀公曰何謂材命仲尼
檐存沒同歸毀譽一貫曰存亡毀譽是事之變吳志周

歸書曰為善不同同歸于治莊子老聃曰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也辭一官不減身累增一職已黷朝經曰位累我躬賈逵國語注曰黷慢朝經也家語孔便當自同子曰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者一也體國不為飾讓佐是謂股肱故曰國體也何休曰君之卿故特任使至於功均一匡賞同千室莫復飾讓左傳曰晉侯滅赤狄潞氏光宅近甸奄有全邦見吳都賦謝承後漢書曰周防及守近甸嘉瑞表應毛詩殞越曰奄有龜蒙漢書淮南王上書曰淮南全國之時殞越為期不敢聞命左傳齊侯對宰孔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亦願曲留降鑒即垂順許鉅平之懇誠必固永昌之丹慊獲申鉅平羊祜永昌庾亮並見上表乃知君臣之道綽有餘裕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又曰

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哉苟曰易昭敢守難奪故可庶心弘議酌已親物者矣不勝荷懼屏營之誠謹附某官某甲奉表以聞臣諱誠惶誠恐

為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范雲字彥龍與梁武同事齊竟陵王為八友又與雲住處相近更增親密及為天子以為吏部尚書甚敬雲嘗語其二弟曰我昔與雲情同昆弟汝當為我呼雲為兄

任彥昇

臣雲言被尚書召以臣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封霄城縣開國侯食邑千戶奉命震驚心顏無措臣雲頓首頓首

死罪死罪臣素門凡流輪翻無取張載贈裴子琰詩曰輔車運在輪飛骨湏六翻進謝中庸退

慙狂狷禮記仲尼曰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固嘗鑽

厲求學而一經不治漢書曰韋賢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

金滿籩不如一經篆刻為文而三冬靡就法言曰童子彫蟲篆

曰臣朔學書三負書燕魏空殫菽粟戰國策曰蘇秦說

不納去秦而歸負書擔囊孟子曰躡屩齊楚徒失貧

賤史記曰虞卿躡屩擔簦說趙孝成王徐廣曰躡草履

矣志不得則受履而適秦楚既而分虎出守以囊被見

耳安往而不得吾貧賤乎漢書文紀曰初與郡守為銅虎符漢書曰王陽父子

嗤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及遷徙去處所持斧作牧以蕙苾興謗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

載不過囊衣爾

牧范曄後漢書曰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欲殺青簡以

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

然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

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蕙苾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嫌

疑之閒誠先赭衣為虜見獄吏之尊秦赭衣半道群盜

賢所慎也蕭山又曰人有上書告周勃欲反下廷尉勃恐不知致

辭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曰以公主為

證勃既出曰吾嘗將百萬除名為民知井曰之逸盛晉

軍然安知獄吏之貴也陽秋曰劉弘顧望除名為民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廢於

家娶北地任氏女為妻忌不得畜勝妾兒女常自操井

也百年上壽既曰徒然莊子盜跖謂孔子曰人如其誠

說亦以過半亂離斯瘼欲以安歸其適歸薛君曰瘼散

也閉門荒郊再離寒暑詩曰載離寒暑兼以東皐數

畝控帶朝夕秋興賦曰耕東皐之沃壤輸關外一區悵

望鍾阜

漢書楊僕上書曰取為關外人又曰楊雄有宅一區蔡邕詩序曰暮宿河南帳望許慎曰鍾山

北陸無

雖室無趙女而門多好事

日之地

趙女也雅善鼓瑟漢書

曰楊雄

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祿微賜金而權同娛老

時有好事

者載酒肴從遊學

賜金娛老

謂疎廣也折艾燔枯此焉自足

已見張景

陽詠史詩折艾燔枯此焉自足

都釣魚大

澤折艾而坐以蒲薦肉瓠瓢

盈酒琴書

自樂焚枯已見應璩百一詩陛下應期萬世

接統千祀

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

三千景附

八百不謀

將渡河中

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渎以祭不謀

同辭不期

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豐等離心

功慙同德

泥首在顏

輿棺未毀

左氏傳介

之推曰竊人之財猶獄訟謳謠示民同志

謂之盜况

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獄訟謳謠示民同志

謳謠已見

劉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

越石勸進

表而隆器大名一朝揔集

與器不可以

假人

白水列宅

舊豐

南陽人故

親之漢書曰盧縮豐人也為人質厚少文上以其

里蕭曹等

特以事見禮至其親幸莫及縮也

之尤存諸

公之費

車駕幸祐

第問主人得無去我講乎祐曰不敢又曰上初學長

安南陽大

人賢者往來長安為之邸閣稽疑資用乏與同舍生

韓子合錢

買驢令從

者就給諸

公費

取青紫如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俛拾地芥

臣雲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夫銓衡之重關諸隆替

陸機顧譚誄曰遷吏部尚書遠惟則哲在帝猶難尚書

才長於銓衡而綜核人物曰在知人禹曰咸若時惟帝漢魏已降達識繼軌雅俗

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所歸惟稱許郭孫綽子或問雅俗曰判風流正位分涇

斯謂之雅俗矣范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性明知人

好獎訓士類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又曰許劭字子將

少峻名節好獎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拔十得五尚曰比肩

習鑿齒襄陽耆舊傳記曰龐統為郡功曹性好人倫每

所稱述多過其中時人怪問之統曰方欲興長道業不

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即為善者少今拔十失五猶

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自厲不亦可乎戰

國策曰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宣王曰寡人聞千里其

一士是比肩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人不亦衆乎其

餘得失未聞偶察童幼天機暫發顧無足算魏志曰王

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天機已見在魏則毛玠公方居

文賦論語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晉則山濤識量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為尚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以臣況之一何遼落世說表彥伯

選曹郎遷尚書居然有萬齊季陵遲官方淆亂毛詩序曰禮義陵遲莊

里勢亂鴻都不綱西園成市華嶠後漢書曰元和元年置鴻

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

賜爵者士君子皆耻與為列焉漢記曰靈帝即位太后

臨朝於西園賣官自關金章有盈筭之談華貂深不足

內侯以下入錢各有差之歎金章盈筭未詳虞預晉錄曰趙王倫篡位時侍中

曰貂不足草創惟始義存改作恭己南面責成斯在論

狗尾續淮南子曰舜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豈宜妄加寵私以

乏王事附蟬之飾空成寵章董巴輿服志曰侍中中常侍

為求之公私授受交失近世侯者功緒參差或足食關

中或成軍河內漢書曰蕭何以丞相留收巴蜀使給軍

後漢書曰上拜冠恂河內太守上謂恂曰河內完富吾

將因是而起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今吾委公以河內

後封雍或制勝帷幄或門人加親漢書高祖曰夫運籌

奴侯之外吾不如子房可封留侯東觀漢記曰拜前將軍

鄧禹為大司徒制曰孔子曰自吾有回也門人日以親封

禹為或與時抑揚或隱若敵國班固漢書叔孫通述曰

鄭侯介免曹禮義是創通為稷嗣君也東觀漢記曰吳漢自

初從征伐兵有不和利軍營不如意漢常獨繕檠弓戟上

時令人視吳公何為還言方作攻具上或策定禁中

曰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封漢廣平侯或策定禁中

或功成野戰東觀漢記曰殤帝崩惟安帝宜承大統車

書鄂千秋曰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或盛德如卓

特一時之事又曰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

茂或師道如桓榮

東觀漢記曰卓茂字子容南陽人也漢官儀注曰世祖中興特擢盛德南

陽卓茂為太傅封宣德侯東觀漢記曰桓榮字春卿沛

國人也治歐陽尚書事九江朱文剛窮極師道賜榮爵

侯或四姓侍祠已無足紀祠侯顏氏家訓曰四姓侍

謂之外戚有樊氏郭氏陰氏馬氏是為四姓五侯外戚且

非舊章漢書曰成帝昔封舅王譚王立王根王逢時而

王商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臣之所附惟在恩澤

漢書恩澤侯表曰公孫弘自海既義異疇庸實榮乖儒者帝疇爾庸後嗣是膺雖小人貪

幸豈獨無心臣本自諸生家承素業東觀漢記相者

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董仲舒不遇賦曰若

不反身於素業莫隨世而轉輪門無富貴易農而仕方

朔戒子書曰飽食乃祖玄平道風秀世晉中興書曰范

安步以仕易農

尚書徐充二州刺史
爰在中興儀刑多士
中興謂元位

裁元凱任止牧伯
尚書即古元凱也刺史即古牧伯也

人著舒嘖敬禱戴大臨尤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

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

豹季狸謂之八元高祖少連夙秉高尚
王僧孺范氏譜曰汪生少連所富者

義所乏者時
富義謂段干木已見魏都賦薄宦東朝謝

病下邑
王僧孺范氏譜曰少連太子舍人餘杭令先志不忘愚臣是庶且去

歲冬初國學之老博士耳今茲首夏將亞冢司
劉璠梁典曰齊

永元初雲為廣州刺史因廢家居久之為國子博士梁書曰天監元年雲遷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雖千

秋之一日九遷荀爽之十旬遠至
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永一相高

寢郎一月九遷為丞相者知武帝恨誅衛太子書訟之然日當為月字之誤也范曄後漢書荀爽字慈明獻

帝即位董卓輔政徵爽爽欲遁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

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為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

司空爽自被徵命及
登台司九十五日方之微臣未為速達臣雖無識惟

利是視至於虧名損實為國為身
尚書伊尹曰臣為知上為德為下為民矣

其不可不敢妄冒陛下不棄菅蒯愛同絲麻
左氏傳君子曰詩云

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儻平生之言猶在聽覽宿心素志

無復貳辭
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王隱晉書甄彬奏曰不宜違人之素志矜臣所乞

特迴寵命則彛章載穆微物知免臣今在假不容詣省

不任荷懼之至謹奉表以聞臣雲誠惶以下

為蕭揚州薦士表
蕭子顯齊書曰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劉璠梁典

曰齊建武初有詔舉士始安王表薦琅邪王暕及王僧孺

任彥昇

臣王言臣聞求賢暫勞垂拱永逸

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人而佚於治事

方之疏壤取類導川

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禹掘地而注之海國語太子晉曰伯禹疏川

導滯伏惟陛下道隱旒纁信充符璽

老子曰大象無形道隱無名河上公

注曰道潛隱使人無能指名也大戴禮孔子曰古者純而前旒所以蔽明也

統古續字音義並同莊子曰聖人治天下為符璽以信之

爰益謂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陛下從代乘六乘

傳馳不測之淵雖貴育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

向讓天子者三南向讓者再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

天下讓過許由四矣又曰今陛下騁六飛馳不測老子

曰和其光白駒空谷振鷺在庭白駒已見桓元子薦譙

飛于彼西雍我客猶懼隱鱗卜祝藏器屠保司馬遷書

庚止亦有斯容

師物色關下委裘河上

西遊先見其氣知尹喜內學老子色而遮之果得老子晏子曰治天下若委裘用賢委裘

之實桓公聽管仲而趙襄子信王登此之謂委裘然委

也嘗讀老子道德經漢孝文帝駕從而知其姓名

一狐諒求味於蕪采

王褒講德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張璠易注序曰蜜峰以蕪采

為味五聲倦響九工是詢

五聲聽治九工已見王元長策秀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說苑晉東郭氏曰肉食者失才文寢議廟堂借聽輿阜

地班固漢書匈奴贊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相與議事

於廟堂之上左氏傳曰晉侯聽輿人之誦輿阜已見射

賦臣位任隆重義蕪家邦實欲使名實不違徼倖路絕

鄧析子曰循名責實君之事也奉法勢門上品猶當格

宣令臣之職也徼倖已見李令伯表

以清談

說苑晏子曰陂池之魚入於勢門謝靈運宋書序曰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王隱晉書曰祖

約清談平裁

英俊下僚不可限以位貌

左太冲詠史詩曰世胄躡高位

英俊沈

竊見祕書丞琅邪臣王暕年二十一字思晦七

葉重光海內冠冕

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

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琬字思寂文憲公次子也王筠為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明梁典及碑誤

也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沈約宋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儉嗣也尚

書曰宣重光晉中興書庾亮神清氣茂允迪中和淮南

疏曰臣因循家寵冠冕當世神清者嗜欲不能亂氣洪張鎬狀曰鎬資氣早茂才幹

友叔寶理遣之談彥輔名教之樂

臧榮緒晉書曰衛玠字叔寶好言玄理拜

太子洗馬常以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容世說曰王平子胡毋彥國諸

人昔以放任為達或去衣裸體樂故以暉映先達領袖

後進

孫盛晉陽秋曰裴秀有風操十餘歲時人為之語曰後進領袖有裴秀

居無塵雜家

有賜書

韋昭吳書曰劉基不安交遊門無雜賓漢書曰班彪幼與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

遠方辭賦清新屬言玄遠

陸機陸雲別傳曰雲亦善屬文清新不及機而口辯持論

過之臧榮緒晉書曰阮籍雖放誕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

室邇人曠物踈道親

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尹文子曰處名位雖不肖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踈己親踈係乎勢利不係

仁賢也

養素丘園台階虛位

養素已見謝宣遠送孔令詩

朝萬夫傾望

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序則三代共之曹植求通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豈徒荀令可想李公不亡而已哉

臧榮緒晉書曰荀顗字景倩潁陽人也魏

太尉或之第六子黃初末除中郎高祖輔政見顗異之曰顗令君之子也近見袁侃亦曜卿之子也皆有父風

范曄後漢書曰李固字子堅漢中郡南鄭人司徒部之
子少好學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京師咸嘆曰是
復為李前晉安郡侯官令東海王僧孺年三十五字僧

孺理尚棲約思致恬敏劉璠梁典曰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郡人六歲解屬文梁興除鎮

軍記室稍遷蘭陵既筆耕為養亦傭書成學東觀漢記

太守卒於諮議貧為官傭寫書投筆嘆曰大夫獨不效傅介子立功絕

域之地以封侯安久筆耕乎東觀漢記耕或為研范曄漢

書曰班超為官傭書以供養吳志曰闕澤字德潤會稽

人家世農夫至澤好學無以資常為人傭書以供紙筆

所寫既畢誦至乃集螢映雪編蒲緝柳檀道鸞晉陽春

讀亦編子學而不倦貧不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

夜繼日焉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

遊不雜漢書曰路溫舒取澤中蒲截為牒編用寫書楚

國先賢傳曰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母然

後入學編楊先言往行人物雅俗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南宮故事胡廣漢官制度曰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

後所陳有補益著之南宮弘為尚書令弘前畫地成圖抵掌

可述漢書張安世子千秋為中郎將將兵擊烏桓還謁

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豈直廷鼠有必對之辯

竹書無落簡之謬摯虞三輔決錄注曰竇攸舉孝廉為

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鼯鼠也詔

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詔案秘書如攸言賜帛百

匹張騰文士傳曰人有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

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皙曰此明帝顯節陵策文

驗校果然朝廷士陳坐鎮雅俗弘益已多僧孺訪對不

休質疑斯在班固漢書董仲舒述曰讜言訪對為世純

始斯可謂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甘泉遺儀

子或問人物曰察虛實審真偽斷成敗定終甘泉遺儀

並東序之秘寶瑚璉之茂器

書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典引曰御東序之

祕寶論語曰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

誠言以人廢而才實

世資

論語曰子貢曰君子不以言舉人而不以人廢言解嘲曰

時宜器

臨表悚戰猶懼未允不任下情云云

為褚諮議蔡讓代兄襲封表

蕭子顯齊書曰

義興太守改封巴東郡表讓封貴子霽

詔許之官至前將軍卒然此表與集詳

任彥昇

臣蔡言昨被司徒符仰稱詔旨許臣兄貴所請以臣襲

封南康郡公臣門籍勲蔭光錫土宇臣貴世載承家允

膺長德

蕭子顯齊書曰褚淵長子貴字蔚先官歷散騎

曰奔世載德韋昭曰載成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左氏傳王子朝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

卜而深鑒止足脫屣千乘

乘遂乃遠謬推恩近萃庸薄能以國讓弘義有歸

子魚曰能以國

讓仁孰大焉

匹夫難奪守以勿貳昔武始迫家臣之

策陵陽感鮑生之言張以誠請丁為理屈

東觀漢記曰

建武初先詣闕封武始侯子奮字穉通兄根常被病純

病困勅家丞書詔司空無功爵不當傳嗣純薨大行移書

問嗣翁上書奪詔封奮奮上書曰根不病哀臣小稱病

今翁移臣又曰丁繇為陵陽侯薨長子鴻字季公讓位

於弟盛逃去鴻初與九江鮑駿友善及鴻亡駿遇於東

海陽狂不識駿乃止讓之曰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

父不滅之基可謂智乎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且先臣以大宗絕緒命臣出纂傍

統禮記曰繼別為宗鄭玄曰別子之嫡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稟承在昔理絕

終天天道無終而云終天永訣之辭也徐廣赴謝車騎葬還詩曰潛壙既掩扉終天隔幽壤潘岳哀永逝

終日今奈何芳一舉邈永惟情事觸目崩殞若使賁高延

陵之風臣忘子臧之節左傳曰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

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不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是廢德舉豈曰能賢左氏傳曰宋公疾附於子臧之節

屬殤公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豈曰能賢下察其丹款特賜停絕丹款已見不然投身草澤苟遂

愚誠耳謝承後漢書曰朱寵隱身草澤不勝丹慊之至謹詣闕拜表以

聞臣誠惶誠恐以下

為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吳均齊春秋曰良薨西昌侯以天子命假黃鉞太宰蕭子顯齊書曰建武中故吏范雲上表為事不行

任彥昇

臣雲言原夫存樹風猷沒著徽烈尚書曰彰善癉惡樹

軍書曰雀鼠雖愚猶知微烈既絕故老之口必資不刊之書西征賦曰兆惟

奉明邑號千人訊諸故老造自帝詢杜預傳序而藏諸名山則陵谷遷貿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書藏諸

之延閣則青編落簡劉歆七略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府

積如山故內則延閣廣內祕書然則配天之迹存乎泗

之府又曰尚書有青絲編目錄

水之上

漢書平紀曰郊祀高祖以配天酈善長水經注曰泗水南有泗水亭漢高祖廟前有碑延熹十

年素王之道紀於沂川之側

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生於衰周讚明易道以為法

或者天將欲素王之乎何其盛也沂水南有孔子舊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由是崇師之

義擬迹於西河

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

於夫子七略曰西河燕趙之間

尊主之情致之於堯禹

尊主謂伊尹也恥其君不如堯

舜已見曹子建通親親故精廬妄啓必窮鐫勒之盛觀表禹亦聖帝故連言之

漢記曰王阜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見聽荆州圖曰陰令劉喜魏時宰縣雅好博古教學立碑

君長一城亦盡刊刻之美

陳寔別傳曰寔卒蔡邕為立碑刻銘然寔是為太宰宰故曰

一城

況乎甄陶周召孕育伊顏周公召公伊尹顏回也典引曰孕育虞育夏甄殷

陶故太宰竟陵文宣王臣某與存與亡則義刑社稷漢書

文帝即位絳侯為丞相爰益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蓋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存與存

主亡與亡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嚴天配帝則周

公其人周孝經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

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體國端朝出藩入守進思必告之道退無

苟利之專

尚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公羊傳曰大夫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

之可也左氏傳曰子產曰苟利社稷死生以之

五教以倫百揆時序

尚書帝曰契汝作司

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

若夫一言一行盛德之風

孟子

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

琴書藝業述作之

茂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道非兼

濟事止樂善亦無得而稱焉

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東觀漢記曰上嘗問

東平王蒼曰在家何業最樂蒼對曰為善最樂上嗟嘆之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

人之云亡忽移歲序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鳴鵒東徙松檟成行

言成王未知周公之意類鬱林之嫌子良而周公居攝之情由子良有代宗之議故假鳴鵒以喻焉吳均齊

春秋曰鬱林王即位子良謝疾不視事帝嫌之又潘敞以仗防之子良既有代宗議憂懼不敢朝事而子良薨

毛詩序曰鳴鵒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乃作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鵒焉說苑曰梟與鳩相遇鳩曰子

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梟曰西方之人皆惡我聲鳩曰子鳴於是鳴鳩曰子改鳴則可不改子鳴雖東徙

猶惡子也左傳伍子胥曰樹吾墓檟六府臣僚三藩士女蕭子顯齊書曰

軍征虜將軍竟陵王鎮北將軍征北將軍護軍將軍斯謂六府子良又為會稽太守南徐州刺史又南兖州刺

史斯謂之三藩也人蓄油素家懷鈎筆油素已見吳都賦葛龔與梁相牋曰曹褒寢懷

鈎筆行瞻彼景山徒然望慕景山謂墳也毛詩曰陟彼景山劉楨贈五官中郎將

詩曰望慕結不解昔晉氏初禁立碑晉令曰諸葬者不得作祠堂碑石獸魏舒之

亡亦從班列而阮略既泯故首冒嚴科為之者竟免刑

戮致之者反蒙嘉嘆陳留志曰阮略字德規為齊國內史為政表賢黜惡化風大行卒於

郡齊人欲為立碑時官制嚴峻自司徒魏舒已下皆不得立齊人思略不已遂共冒禁樹碑然後詣闕待罪朝

廷聞之尤嘆其惠至於道被如仁功參微管本宜在常均之外

如仁微管並見上故太宰淵丞相疑親賢並軌即為成

傳季友修張良教規褚淵碑即王儉所制蕭子顯齊書曰豫章文獻王疑字宣儼薨贈丞相南陽樂藹為建立碑第二子恪託

沈約及孔稚珪為文乞依二公前例賜許刊立寧容使長想九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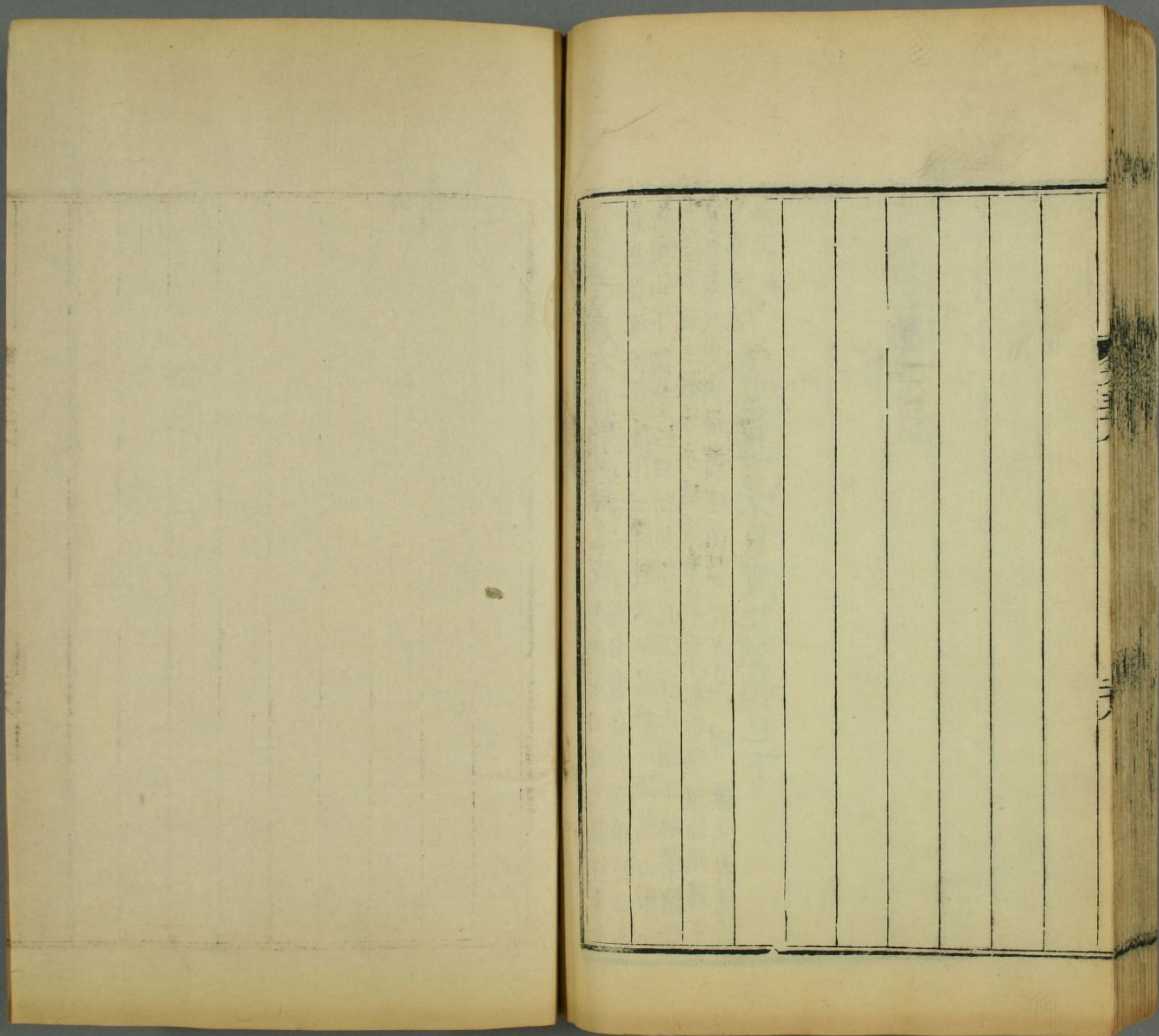
樵蘇罔識其禁駐驛長陵輜軒不知所適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

乎九原文子曰死者如可作也吾誰與歸戰國策顏蠋謂齊王曰秦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墓五十步樵採

者罪死不赦東觀漢記和帝詔曰高祖功臣里閭孤
蕭曹為首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隴感焉臣里閭孤
賤才無可甄值齊網之弘弛賓客之禁范曄後漢書曰建武中禁網尚
寬諸王既長策名委質忽焉二紀左氏傳狐突曰策慮各招引賓客
先犬馬厚恩不荅列女傳曰梁寡高行曰妾之夫不幸命於天而命長犬馬受命於天而命短妾之夫反先犬馬死矣而弊惟毀蓋未尋螻蟻
禮記仲尼曰吾聞之弊惟不棄為埋馬也弊蓋不棄為
埋狗也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犬馬臣願得式黃泉
蓐螻蟻延叔堅戰國策論曰為王珠襦玉匣遽飾幽泉
先用填黃泉為王作蓐以御螻蟻西京雜記曰漢帝及諸侯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縷皆鏤為蛟龍鸞鳳龜龍之形所謂交龍玉
匣陛下弘獎名教不隔微物使臣得駿奔南浦長號
北陵南浦迎喪北陵送葬既曲逢前施實仰覲後澤儻驗杜預山

頂之言庶存馬駿必拜之感襄陽記曰杜元凱好為身岸為谷深谷為陵作二碑叙其平吳勲一沈萬山下沈峴山下謂參佐曰何知後代不在山頭乎臧榮緒晉書曰扶風王駿字子臧宣帝第七子也都督雍涼州諸軍事後薨民吏樹碑讚述德範長老見碑無不拜之言其遺愛臨表悲懼言不自宣臣誠惶已下如此

文選卷第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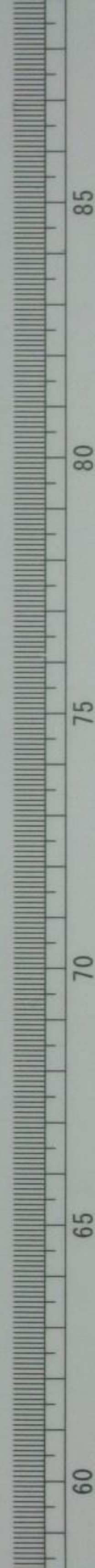






文選第十四冊 卷三十九至卷四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4



文庫 11
D 82
14

文選卷第三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鄒陽胡氏
果介少枝

廣城
廣城

彭澤
彭澤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上書

李斯上書秦始皇一首 鄒陽上書吳王一首

獄中上書自明一首 司馬長卿上疏諫獵一首

枚叔奏書諫吳王濞一首 重諫舉兵一首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一首

啓

任彦昇奉荅七夕詩啓一首

010190555157

48-11789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一首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一首

上書

上書秦始皇一首

李斯

史記曰李斯者楚上蔡人也西說秦秦拜斯為客卿會韓使鄭國來間秦以作溉渠已而覺秦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秦者祇為其主游間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始皇帝以斯為丞相後二世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

戎

史記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

東得

百里奚於宛

史記曰晉獻公以百里奚為秦繆公夫人繆公聞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子不許以五段羊皮贖之楚人許與之繆公與議國事大悅授之國政

蹇叔於宋

史記曰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

大夫來邠豹公孫支於晉

左氏傳曰晉邠豹迎蹇叔以為上

其定乎對曰今其言多忌克難哉

此五子者不產於秦

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

史記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干

西戎

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

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

史記曰獻公卒子孝公立又曰

內務耕稼外勵戰死之士賞罰三年

獲楚魏之師舉地

千里至今治彊

史記曰衛鞅擊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号商君

剛切五 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

郡南取漢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君立又曰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秦攻韓宜陽降之云孝王

十年納魏上郡張儀伐蜀滅之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

里置漢中郡史記云孝王納上郡此云惠王疑此誤也

又曰武王立張儀死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通車三川

窺周室使甘茂伐宜陽拔之然通三川是武王張儀已

死此云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疑

此誤也三川韓界也宜陽韓邑也包九夷制鄢郢九夷屬楚

楚二縣也蓋秦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縣名

令人據之也遂散六國之從六國韓魏燕趙齊楚也漢

書音義文穎曰關東為從使之西面事

秦功施到今史記曰惠王卒韓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

華陽史記曰孝王卒立異母弟為昭襄王又曰穰侯魏

弟曰穰侯姓魏氏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魏冉

為相國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權重諸侯昭王乃免相

國逐華陽君關外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春秋

淮南子注曰蠶食無餘也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

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負猶向使四君却客而弗納踈

士而弗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今

陛下致昆山之玉有和隨之寶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

南玉產於昆山此三寶皆無足而垂明月之珠服太阿

之劍越絕書曰楚王召歐冶子干乘纖離之馬建翠鳳

之旗樹靈蟬徒河之鼓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鄭此

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

可則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衛

之女不充後庭駿良馱馱馱不實外廐周書曰正北馱馱為馱

廣雅曰馱馱屬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

宮充下陳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娛心意悅耳目者

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切於元珠之簪傳璣之珥阿縞

之衣錦繡之飾不進於前言以宛珠飾簪以璣傳珥也說文曰珥珥也徐廣曰齊之

東阿縣繒帛所出者也此解阿義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舊注既少不足稱臣以別之他皆類此而

隨俗雅化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隨俗雅化謂開雅變化而能隨

俗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之聲

也說文曰甕汲瓶也於貢切說文曰鄭衛桑間韶虞武

在瓦器秦鼓之以節樂生甫友切鄭衛桑間韶虞武

象者異國之樂也禮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又曰桑間濮上亡國之音也樂動聲儀曰

舜樂曰簫韶又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武象象伐時用于戈徐廣曰韶一作昭今棄叩缶擊甕

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高誘曰適中適也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

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

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

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眾兵彊者則士勇是以太

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

管子曰海不辭水故成其大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王者不却眾庶故能明其

德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

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

曰高后割濟南郡為呂王台奉邑又割琅邪郡封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文帝乃立悼惠王六子為王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漢書曰文帝閉濟北逆亂自滅盡封悼惠王諸子為列侯後齊文王薨无子於是分齊為六將間為齊王惠為濟北王賢為淄川王雄渠為膠東王邛為膠西王辟光為濟南王也城陽顧於盧博孟康曰城陽王喜也喜父章與弟興居王興居文帝聞其欲立齊王更以二郡王之章失職歲餘薨興居誅死盧博濟北王治處喜故顧念而怨也二郡謂城陽章所封濟北興居所封興居誅死故喜顧念而恨也泰山郡有博縣濟北縣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張晏曰淮南厲王三子為三王念其父見乃立厲王三子安為淮南王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孟康曰不專救漢也如淳曰皆自私自怨宿憤不能為吳也若吳舉兵反天子來討謂四國但有意不敢相救也以孟康解其文故言不專救漢如淳胡馬遂解其意故云不能為吳二說相成義乃可明

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蘇林曰青陽水名也言胡越水陸共伐漢也善曰此同孟康之義也張晏曰還舟聚舟也言胡為趙難越為吳難不可恃也善曰此微同如淳之說秦始皇本紀曰荆王獻青陽之田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已而背約要擊我南郡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善曰大國謂趙也陽假言吳思助漢今胡越俱來伐之漢雖復使梁并淮陽之兵以遏越人之糧漢截西河以下而助於趙終無所益故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臣為大王患也然其意欲破吳計雖使當為乃使越人常為吳人輒當為禦言吳趙欲來伐漢漢乃使梁并淮陽之兵以止吳人之糧漢截西河以禦於趙如此則趙不得進吳不得深陽惡指斥故假胡越臣聞蛟龍驤首奮錯亂其辭自此以下乃致其意焉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脩德則游談之士

首以資敵國

郭象莊子注曰資者給齎之謂

却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

之士退而不敢西向

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

糧者也

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此所謂藉賊兵而齎盜食者也說文曰齎持遺也

夫物不產

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

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諸侯求國無危不可

得也

上書吳王一首

鄒陽

漢書曰鄒陽齊人也陽事吳王濞王以太子事陰有邪謀陽奏書諫為其事尚

隱惡不指斥言故先引秦為喻因道胡越齊趙之難然後乃致其意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

應劭曰始皇帝所治處也若漢家未央宮也三輔黃圖曰未央

有曲臺殿懸衡天下其上申子曰君必有明法正義我若

權衡以稱輕重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

路張耳陳勝連從容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

史記

曰陳勝字涉陽城人也勝為王號為張楚西擊秦又曰張耳大梁人也陳勝起斬以耳為校尉廣雅曰據引也

言相引以為援也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

北河之外

史記曰秦惠王遊至北河徐廣曰戎地之河上也

上覆飛鳥下不

見伏兔

蘇林曰覆盡也言胡上射飛鳥下盡地之伏兔

闔城不休救兵不至死

者相隨輦車相屬轉粟流輸去千里不絕

鄭玄禮記注曰流猶

行何則彊趙責於河間

應劭曰趙幽王為呂后所幽死文帝立其長子遂為趙王取趙

之河間立弟辟彊為河間王至子哀王无嗣國除遂欲復還得河間也

六齊望於惠后

歸義思名

善曰底與砥同底礪也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外客游談之士无敢自進於前漢書王莽傳曰遊者為之談說

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

如淳曰改易情思以謀慮之

則無國而不可奸

善曰爾雅曰奸求也奸與于同

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

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悅大

王之義

善曰新序公孫龍謂平原君曰臣居魯則聞下風高先生之知悅先生之行

故願大王

無忽察聽其至

善曰劉歆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

臣聞鷩鳥至鳥累百不

如一鷩

孟康曰鷩大鷩也如淳曰鷩鷩鳥比諸侯鷩比天子

夫全趙之時

服虔曰全趙趙未分之時

應劭曰後

武力鼎士絃縣

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

服虔曰大

盛玄黃服也臣墳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趙王之臺

不能止幽王之湛患

韋昭曰高帝子幽王

友也呂后殺之

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

厲王之西也

善曰漢書曰淮南厲王長謀反廢遷蜀韋昭曰徙蜀嚴道

然則計議不

得雖諸賁不能安其位亦明矣

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光享王轉設諸賓劍於

魚中以進抽劍以刺王說苑曰勇士

故願大王審書而

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寒心銷志不明求衣

臣墳以

入關而立以天下多難故乃寒心戰栗未明而起

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

東褒儀父之後

應劭曰天下已定文帝遣朱虛侯章東喻齊王嘉其首舉兵欲誅諸呂猶春秋

褒和儀父者也

深割嬰兒王之

應劭曰封齊王六子為王其中有小嬰兒兒孝文帝於骨肉厚也

壤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善曰此言文帝之時梁王揖代王參淮陽王武後梁王揖早薨

徙武為梁王也然參揖皆少故云壤也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壤也善曰方言云瑋其肥盛

晉書注以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善

漢書曰濟北王興居聞帝之代乃反棘捕侯擊之興居自殺又曰淮南王道死雍應劭曰二國有姦臣如新垣平等勸王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也善曰今天子景帝共反也

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

恐周鼎復起於漢如清曰新垣平詐言周鼎在泗水中

弗迎則不至為吳計者猶新垣過計於朝服虔曰則

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應劭

邯為雍王高祖以水灌其城破之燒棧道言高祖涉所燒之棧道也史記曰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也

兵不留行善曰言攻之易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

大破張晏曰項羽自水攻則章邯以三其城陸擊則荆

王以失其地如清曰荆亦楚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孟

曰言國家不可願大王熟察之庶幾得之也

獄中上書自明

鄒陽漢書曰陽以吳王不可說去之梁

乃從獄中上書書奏孝王立出之卒為

客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者

荆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如清曰白虹兵

畏其其不成也列士傳曰荆軻發後太子相氣見白虹貫日不徹曰吾事不成矣後聞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

也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昂昭王疑之蘇林

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欲遂滅趙遣衛先生說昭王益
兵糧為應侯所害事用不成其精誠上達於天故太白
為之食昂昂趙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夫精誠變天地
食者干歷也如淳曰太白天之將軍也
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張
曰盡其計議
願王知之
敢斥王也訊考三日問
之知與前辭同不也
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善曰韓
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下奉而獻之武王武王使人
相之玉人曰石也王則和左足武王薨成王即位和又
獻之玉人又曰石
也則其右足
相始皇崩胡亥立
斯具五刑者也
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
善曰史記曰紂淫亂不止箕子懼乃佯狂為奴論語
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願

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善曰以其
後母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鴟夷
之革浮之江中應劭曰取
馬革為鴟夷鴟夷搢形
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
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漢書音義曰或初不相
識相知至白頭不相知
傾蓋
如故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善曰家語曰孔
子之鄉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悅何則
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善曰史記曰荆軻見樊於期曰今聞秦購將軍首金千
斤邑萬家今有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首何如
於期曰為之奈何軻曰願得將軍首以獻秦王秦王必
喜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脅於期遂自剄徐廣
曰提丁
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却齊而存魏善曰
漢書

音義曰王奢齊臣也自齊亡之魏齊伐魏奢登城謂之
將曰今君之來不過以奢故也義不苟生以為魏累遂
到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
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
信於天下為燕尾生服虔曰蘇秦於秦不出其信於燕則出尾生之信也善曰史記蘇秦
曰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
中山張晏曰白圭為中山將亡六城殆欲誅之亡入魏文侯厚遇之還拔中山何則誠有
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善曰惡謂讒短也燕王按劍
而怒食以駃騠孟康曰敬重蘇秦雖有讒惡王更勝以珍奇之味也白圭顯於中山人
惡之於魏文侯善曰言白圭拔中山而尊顯而人說短於文侯文侯授以夜光
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

女無美惡入官見妬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
喜臞引臞脚於宋卒相中山善曰戰國策曰司馬喜三相人之臞也郭璞三蒼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解詁曰臞膝蓋也范雎摺脇折齒於魏卒為應侯善曰
曰范雎隨魏中大夫須賈使齊齊襄王賜范雎金十斤及牛酒頂賈以為持魏國陰事告齊以告魏相魏之諸公子魏齊使舍人答擊范雎折脇摺齒得此二人者
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
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服虔曰殷之末世人也如淳曰
莊周云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河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為雍言狄先蹈雍而後入河也雍一龍切徐
衍負石入海漢書音義曰徐衍周之末人也見列士傳
云身握石失軀宋均曰狸猶殺也力之切不容身於世新語曰窮澤之民身不容於世無紹介通之義

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

善曰言皆義不苟取比周朋黨在朝廷以

移主上之心妄求合也六韜曰結連朋黨比周為權杜預曰比近也周密也

故百里奚乞食

於路穆公委之以政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百里奚乞食於路而穆公委之以政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

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

角疾歌鄒子說苑鄒子說梁王曰甯戚扣轅行歌桓公任之以國

此二人豈素官於朝借

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

昆弟不能離豈惑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

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

善曰論語曰齊人饋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

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

夫以孔墨之

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眾口鑠金積毀

銷骨

國語冷州鳩曰眾心成城眾口鑠金賈逵曰鑠消也眾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毀銷骨謂積讒

善曰毀之言骨肉之親為之銷滅

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善曰言齊任子臧故威宣二王所以彊盛史記曰齊

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強立張晏曰子臧越人也

此二國豈拘於俗牽

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

善曰公聽言無私也並觀言無

偏也尸子曰論是非者自公心聽之而後可知也

故意合則胡越為昆弟由余子

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是矣

善曰史記曰舜弟象

傲帝常欲殺舜丹朱堯子讎敵未聞尚書曰周公位冢宰羣叔流言乃致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今人

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

易為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

賢

善曰史記曰燕王噲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齊因伐燕燕王噲死子之乃亡又曰齊田常殺簡公而立平公平公即位田常為相五年齊國政皆歸田常

應劭曰紂剗姪

者觀其胎產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

晉文公親其讎而彊霸諸侯

張晏曰寺人勃鞞也善曰鞞伐文公於蒲城文公踰垣寺人斬其袿及入寺人求見於是呂卻冀芮畏偏悔納公謀作亂伯楚知之故求韋昭曰寺人掌內袿袿也勃鞞字伯楚

而一匡天下

善曰左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用其仇鉤而使管仲相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彊天下而卒車裂之

善曰商鞅車裂已見西征賦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

國遂誅其身

善曰史記曰越王勾踐舉國政屬大夫種王范蠡乃去遺大夫種書種見稱疾不朝人或讒種作亂越王乃賜種劍而自殺是以孫叔敖

三去相而不悔

善曰史記曰孫叔敖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也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

之懷可報之意

善曰言士有功可報者思必報披心腹見情素

孝王竭知謀示情素

善曰戰國策曰蔡澤噫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

於士

善曰於士所求則桀之猶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

使刺由

善曰由許由也跖盜跖也韋昭曰言恩厚無非其主也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

音吠並同

音吠並同

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六王道哉

應劭曰荆軻為燕刺秦王

不成而死其七族坐之湛沒也張晏曰七族上至高祖下至曾孫善曰呂氏春秋曰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曰王誠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罪焉執其妻子燔而揚其灰高誘曰吳王偽加要離罪燒妻子揚其灰

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眾莫不按劍

相眄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

張晏曰

下本也輪囷離奇委曲盤戾也蘇林曰柢音蒂善曰廣雅曰蟠曲也困去倫切離薄其切奇音衣

而為萬乘

哭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

善曰器謂服玩之屬容謂雕飾杜預左氏傳注

曰容形

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祗足結

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

善曰

談或為游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

挾伊管之辯

善曰伊尹管仲

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

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開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

劍相眄之跡矣

善曰小雅曰開達也

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為枯木朽株之

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

張晏曰陶家名模下圓轉者為鈞以

其能制器為大小比之於天也善曰論語考比讖曰引五子以避俗遠邦殊域莫不向風

而不牽乎卑辭之語

不奪乎衆多之口

善曰聖人有深謀善計而即行之不為卑辭所牽制戰國策蘇秦曰卑辭以謝君眾口已見上

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

發

善曰戰國策曰荆軻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願舉國為內臣如郡縣又獻

燕督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秦王驚自引而起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通俗文曰匕首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便用

周文獵

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

六韜曰文王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而漁戰國策曰范雎謂秦王

日臣聞呂尚遇文王立為太師史記曰西伯獵果遇太公于渭俱為師也

秦信左右而亡周用烏集而

王善曰漢書音義曰太公望塗遘卒遇共成王功如烏鵲之暴集也

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

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諂諛之辭牽於帷牆

之制

善曰漢書音義曰言為左右便辟侍帷牆臣妾所見牽制說文曰牆垣蔽也然帷妾之所止牆臣之所居也

使不

羈之士與牛驥同皁

漢書音義曰皁食牛馬器以木作如槽善曰不羈謂才行高遠不可羈繫也

此

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

善曰列士傳曰鮑焦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

疏於道子貢難曰非其世而采其疏此焦之有哉

臣聞盛飾入朝

者不以私汙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砥

磨石也論語撰考識曰子罕言利利傷行也

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

晉灼曰史記樂書紂作朝歌之音朝歌者不時也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今欲使

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汙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上書諫獵

司馬長卿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

賁育

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子孟說皆至大官呂氏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謂要離曰吾嘗

以馬逐之江上而不能及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狼虎戰國策范雎曰夏育之勇焉而死

臣之愚暗竊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凌阻

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才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

塵

漢書音義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善曰車塵言清尊之意也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

功雖有烏獲逢蒙之伎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為難矣

善曰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以道傳羿羿傳逢蒙

是胡越起於轂下

而堯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所

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馳猶時有銜轍之變

張揖曰銜馬勒也轍駢馬口長銜也善曰家語子曰郊之日泥掃清路行者必止莊子伯樂曰我善調馬前有飾轍而後鞭策之威

而況乎涉豐草騁丘墟善曰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呂氏春秋吳

墟為丘前有利物之樂而內无存變之意善曰鄭玄禮記注曰利猶貪也

其為害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為安而樂出

萬有一危之塗以為娛臣竊為陛下不取也蓋聞明者

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无形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兆於未萌智者

避危於无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所忽者也故鄙諺

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張揖曰畏懼瓦墮中人也此言雖小可以喻

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上書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枚乘字叔淮南人為吳王濞郎中吳王初怨望謀為逆也乘奏書諫王不納遂去之從梁孝王遊後景帝拜乘弘農都尉卒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後誤也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善曰史記淳于髡說鄒忌子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舜

无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无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

之士不過百里善曰韓子曰舜无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史記蘇秦說趙王曰舜无咫尺之

地以有天下禹无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上不絕三

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善曰不絕其明言合度也高誘

淮南子注曰三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善曰父子喻君臣也孝經曰父子之

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无遺策功流萬世

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

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无極之

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

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

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善曰孔叢子曰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子貢曰今子士也位卑圖大殆

非子之任也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懸之於无極之高下垂於不測之深傍人皆畏其絕而造之者不

知其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絕重鎮之馬奔

車覆六轡不禁繫絕其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亥口吾

已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蘇林曰臣改計取福正在今日言其激切甚急善曰曾子曰律

歷迭相治也其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善曰孫卿子

安則慮危是必若所欲為危於累卵難於上天善曰說

靈公造九層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

加九鷄卵其棊上公曰危哉論語曰天不可階而升也變

所欲為易於反掌安於泰山善曰反掌言易也孟子曰

秋保乾圖曰安於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无穷之極樂

善曰弊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

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顏師古曰

奏音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却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

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

善曰莊子漢父曰人有畏影而迹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數

處陰以休影靜處以息迹愚亦甚矣孫卿子以為消蜀梁欲

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為欲湯之滄

漢書音義或曰

滄寒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

善曰呂氏春秋曰夫以湯止沸沸愈不止去火則止矣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由抱薪而救火也

善曰文子曰不治其本而救其末無異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也

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

善曰戰國策蘇

厲謂周君曰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

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

服虔曰基胎皆始也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自來

善曰自從也

太山之雷

力救切

穿石殫極之紆斷幹

晉灼

曰紆古縛字殫盡也極之縛幹幹井上四交之幹常為汲者所契傷也水非石之鑽索非

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

而度之至丈必過

張晏曰乘所轉四萬六千八十銖而至於石合而稱之必有盈縮也石

稱丈量徑而寡失

善曰文子曰夫事煩難治也法苛難行也多求難瞻也寸而度之至丈必

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故大較易為智曲辯難為惠也夫十圍之木

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

善曰尸子曰千丈之木始若蘖足易

去也莊子曰橡樟初生可抓而絕廣雅曰搔抓也字林曰搔先牢切抓壯交切據其未生先其

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善曰賈逵國語注曰龍磨也龍石力公切尚書

注砥磨石也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

其善有時而用弃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上書重諫吳王

枚叔

善曰漢書曰吳王舉兵西嚮以誅晁錯為名漢聞之斬錯以謝諸侯乘於

是復說

吳王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

善曰胡戎為難舉兵而却也漢書曰

金城郡有榆中縣

南距羌苻之塞東當六國之從

善曰漢書曰南夷自雋東

北君長十數苻都最大苻在洛切六國已見李斯書

六國乘信陵之藉

善曰漢書音義曰无

忌常摠五國却秦有地資也

明蘇秦之約厲荊軻之威并力一心以

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

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

眾修戎狄之義

顏師古曰修恩義以撫戎狄

而南朝羌苻此其與秦地相什而

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

善曰言地多秦十倍民多百倍

今夫讒諛之臣為

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為吳

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訾於漢

李奇曰訾量也

譬猶蠅蚋之附群牛腐肉之齒利劒鋒接必無事矣

說文曰秦謂之蚋楚謂之蠅蚋而銳切齒猶當也

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

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

善曰謂誅晁錯也錯為御

史大夫故曰三公

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

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

國

韋昭曰隱匿謂僻在東南

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

張晏曰漢時有二十四郡十七王也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輸四方更輸錯雜而出也

軍行數千

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

如淳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善曰錯

出張云錯互出攻則謂與軍遠行也軍一為轉粟西鄉

運錯出謂四方更輸交錯出獻之而行也

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

如淳曰言漢京師仰須山東漕運以

自給耳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

脩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園守禽獸不

如長洲之苑

服虔曰吳苑也韋昭曰長洲在吳東

游曲臺臨上路不如

朝夕之池

張晏曰曲臺長安臺臨道上蘇林曰以海水朝夕為池

深壁高壘副以

關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為大王樂也今大王還

兵疾歸尚得十半

善曰言王早還冀十分之中得半安全

不然漢知吳有

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

蘇林曰羽林黃

頭郎習水戰者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

善曰吳饗軍自海入河故

命魯國入東海郡以絕其道也

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

粟固守以徧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

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

晉灼曰吳楚反皆守約不從也

齊王殺身以

滅其迹

從後樂布等聞初與三國有謀欲伐之王懼自

殺善曰漢書曰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書與此必有一誤也

四國不得出兵

其郡

晉灼曰膠東膠西濟北菑川四國王也發兵應吳楚

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

已明矣

應劭曰漢將酈寄圍趙王於邯鄲與囚無異也善曰杜預注左氏傳曰掩匿也今大王

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

張晏曰吳地方千里梁下屯兵方十

里言王必見張韓將北地如涓曰張張羽韓韓安國也制於此地善曰將北地謂將兵在吳軍也之北弓高宿左右當也如涓曰宿軍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察焉

詣建平王上書

江文通

梁書曰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廣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上書景素覽書即出之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惠王信譖而繫

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為之降霜春秋庶女告天考異郵曰桓公殺賢吏民含痛流涕叩心

振風襲於齊臺淮南子曰庶女告天雷電下擊景公臺

子養姑姑無男有女利母財而殺母以誣告寡婦下

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

沈約書曰郡縣為封國者內史相並於國主稱臣

去任便止世祖孝建中始改此制為下官太史公曰始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

淮南子文也高誘曰士有同志同德其交接有一會而

分定故曰有信而見疑貞而為戮是以壯夫義士伏

死而不顧者此也史記曰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

義士猶或非之又曰君子曰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

死而爭李陵與蘇武書曰足下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

顧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

悲士不遇賦曰理不可據智不可恃鄒陽書曰臣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訊又曰願王熟察少加憐焉

下官本蓬戶桑樞之人布衣韋帶之士

淮南子曰處窮僻之鄉蓬戶甕

牖採桑以為樞此齊人所謂形植犁黑憂悲而不得志也高誘曰編蓬為戶採桑條為戶樞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嘗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伏尸二人流血五步

買名聲於天下

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巧上又曰周室衰而王道廢儒墨於是博學疑聖飾詩書以買名譽於天下

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

漢書帝賜嚴助書曰君猷承明之廬又曰班伯少受詩於師丹上方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

側身局禁者乎

詩序曰側身脩行班婕妤好自

之義復為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

末史記曰孟嘗君入秦昭王乃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謀欲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

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入獻之昭王無他裘孟嘗君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

幸姬姬為言昭王孟嘗君得出馳去至闕關法雞鳴出

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能為雞鳴遂得出之

如食頃追至闕已後孟嘗君乃還抱朴子軍術曰大將

軍當明案九宮視年在宮常就三居五五為死三為

生能知三五橫行天下司馬遷書曰使得奏薄伎

王惠以恩光顧以顏色

鄭玄詩箋曰為光言天子恩澤光耀被及己也曹植豔歌曰長

者賜顏色泰山可動移

實佩荆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

矣燕丹子曰荆軻之燕太子東宮臨池而觀軻拾瓦投龜太

臂痛耳史記趙襄子數豫讓曰子嘗事范中行氏智伯

滅之不為報讎臣事智伯死而子何獨為報讎也豫讓

曰中行氏眾人遇我我故眾人報之

常欲結纓伏劍少謝

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孟軻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又曰晉侯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莊子曰弇堙曰今於道秋毛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剖心摩踵以報所天

鄒陽上書自明曰剖心析肝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爲之

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

日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缺

楊惲書曰言固陋之愚也

迹墜昭憲身恨幽圉

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圉圉當

劉熙曰致至也左氏傳箴尹克黃
曰君天也何休曰君者臣之天
不圖小人固陋坐貽

謗楊惲書曰言 固陋之愚也 迹墜昭憲身恨幽圉陸機謝內史表曰幽執圉圉當

爲誅
履影弔心酸鼻痛骨
詩曰顧瞻周道中心弔兮高
唐賦曰孤子寡婦寒心酸鼻

太子丹謂麴武曰今秦王反
戾天常每念之痛入骨髓
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

之辱君子曰衆以虧形爲辱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李陵荅蘇

武書曰每一念
至忽然亡生
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

色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呂氏春秋曰行秋令則天多沈陰蔡邕月令

章句曰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身

也李陵與蘇武書曰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此陵所以仰天槌心而泣血也韓子曰卞和乃抱其璞而哭於

楚山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

矣燕丹子夏扶曰士无鄉曲之譽則未可以論行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卧於

巖石之下漢書曰谷口有鄭子真蜀有嚴君平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

子真耕於巖石之下名震京師鄭次則結綬金馬之庭

高議雲臺之上

東觀漢記曰建初元年詔賈逵
曰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
退則虜南越之君係單

于之頸漢書曰南越與漢和親乃遣終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闕下又賈誼曰

行臣之計請必係單

俱啓丹冊並圖青史

漢書曰高祖論功定封以

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又有

寧當爭分寸之末競錐

刀之利哉

左氏傳曰叔向諡子產書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下官聞積毀銷金

積讒磨骨

鄒陽上書曰衆口鑠金積毀消骨

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

則伯魚被名於不義

漢書曰直不疑南陽人爲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

金已而同舍郎覺妄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范曄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舉孝廉補淮陽醫工長後從王朝京師得會帝戲倫謂倫曰聞卿爲吏第婦公不過從兄飯寧有之耶倫對曰臣三娶妻皆无父少遭飢亂實不妄過人食帝大笑

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

史遷下室

司馬遷谷任少卿書曰絳侯誅諸呂囚於請室又曰而僕又茸以替蠹室

至如下

官當何言哉

司馬遷書曰如僕尚何言哉

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

史記曰秦使白起圍趙聞魯仲連責新垣衍秦軍遂引去平原君欲封仲連連謝終不肯受

接輿之

賢行歌而忘歸

楚狂接輿已見鄒陽書

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

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少有名與光武同游學及即位變

名姓隱身不見趙岐三輔決錄注曰張仲蔚扶風人也少與同郡魏景卿隱身不仕所居蓬蒿没人

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

身

莊子曰鉗墨翟之口燕丹子荆軻曰田光向軻吞舌而死

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

燕趙悲歌之士乎

左氏傳子方曰事子我而有私於其節吾將歷問之史記荆軻之燕高漸離悲歌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又曰趙大夫悲歌慷慨者也

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

尚書曰放

勛欽明管子曰天下有道人樂其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尚書中候曰成

壁禮畢王退俟至于日昧榮光並出幕河青雲浮洛青龍臨壇銜玄甲之圖吐之而去西泊臨洮

切土刀狄道北距飛狐陽原淮南子曰秦之時丁壯丈夫

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飛狐陽原高誘曰臨洮隴西之

縣洮水出北狄道漢陽之臨洮也飛狐蓋在代郡飛狐

山陽原蓋在太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已楊雄覈靈賦曰文

義會賢儼智儼音攢論語摘輔像曰帝率握炤而下官

景飲醴黃英為歷宋均曰炤景謂景星所炤也而下官

抱痛圓門含憤獄戶周禮曰以園土獄罷民一物之微

有足悲者家語孔子謂哀公曰一物失理仰惟大王少

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

骨晏子春秋曰景公田於梧丘夜坐睡夢見五丈夫倚

從稱無罪公問晏子曰昔先公靈公出畋有五丈夫

來驚獸悉斷其頭而葬之命曰丈夫丘命人掘之五頭

同穴公令厚葬之乃恩及白骨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安鵠巢亭

為亭長龔壽所殺及婢致富取其財物埋致樓下交趾

刺史周敞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列異傳曰鵠奔亭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

事以聞

啓

奉荅勅示七夕詩啓一首任昉集詔曰卿為七

歌卿雖訥於言辯於任彥昇

臣昉啓奉勅并賜示七夕五韻竊惟帝迹多緒俯同不

一春秋合誠圖曰黃帝布迹必稽功務法宋均託情風

一曰迹行迹謂功績也春秋保乾圖曰帝異緒

二

什希世罕工

毛詩題曰關雎之什魯靈光殿賦曰邈希世而特出

雖漢在四世魏

稱三祖

四世漢武帝也三祖謂魏武文明也魏志高寧貴鄉公詔曰昔三祖神武聖德應天受祚

寧

足以繼想南風克諧調露

家語曰昔者舜彈五絃琴造南風之詩其詩曰南風之薰

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

兮王肅曰薰風至貌也樂動聲儀曰時元氣者受氣於

天布之於地以時出入物者也四時之節動靜各有分

職不得相越謂調露之樂也宋均曰調露調和致甘露

也使物茂性與天道事絕稱言

章論語子貢曰夫子之文

長之樂也

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豈其多幸親逢旦暮

左氏傳羊舌職曰

可得而聞也

幸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

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也

臣早奉龍潛與賈馬而入

室

易曰潛龍勿用法言曰若以孔

晚屬天飛比嚴徐而

待詔

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

答賓戲曰泥蟠天飛者

應龍之神也漢書曰嚴安徐樂上疏言世務上召

見乃拜樂安借為郎中又

日東方朔待詔金馬門

惟君知臣見於訥言之旨

傳君子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論

語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取求不疵表於

辯才之戲

左氏傳曰初申侯有寵於楚文王文王曰唯我知

汝汝專利而不厭余取余求不汝疵瑕也裴

詭集有

謹輒牽率庸陋式訓天獎拙速雖効蚩鄙已彰

辯才論

孫子兵法曰兵聞拙速未睹工久陳琳牋曰蚩鄙

鄙益著閭閻上詩表曰勞者歌其事貴露蚩鄙

臨啓慚

惡切

罔識所真謹啓

為卞彬謝脩卞忠貞墓啓二首

蕭子顯齊書

曰卞彬字士

蔚官至綏建太守卒濟陰卞錄曰壺字

望之永嘉中除著作郎蘇峻稱兵為尚

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峻至東陵口六軍

敗績壺乘馬被甲赴賊二子眇眇見父去

隨從俱為賊所害贈侍中開府謚

忠貞公眇音真忍切肝休于切

二五

任彥昇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勅當賜修理臣亡高祖
晉故驃騎大將軍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
道所昧忠遺身危孝積家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
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湯聞而嘆曰父爲忠臣子爲孝丁忠孝之
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湯世說樂廣曰名教
中自有樂地桓于新論曰而年世貧遷孤裔淪塞廣雅曰
天下神人五二曰隱淪遂使碑表蕪滅丘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桓子新
門周以琴見孟嘗君曰臣切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感慨自
荆棘狐兔穴其中樵兒牧豎躑躅而歌其上也桓子新
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義非求
効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

於百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元命苞曰文王
姓也語子曰周任有言曰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侯薨於朝會加一等樵蘇之刑遠流於皇代戰國策顏觸
等死王事加二等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壟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
五十步樵採者罪死不赦悲荷之至謹奉啓事以聞謹啓

啓蕭太傅固辭奪禮一首

劉璠梁典曰昉爲尚書殿中郎父憂
去職居喪不知滋味冬月單衫廬于墓
側齊明作相乃起爲建武將軍驃騎記
室再三固辭帝見其辭切亦不能奪

任彥昇

昉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

圖泣血待旦

左氏傳楚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毛詩曰鼠思泣血尚書曰坐以待旦

君於品庶示均鎔造

鵬鳥賦曰鎔炭鑪所以行銷鐵也干祿

祈榮更爲自拔

論語曰子張學于祿虧教廢禮豈關視聽

正虧教而廢禮豈敢聞白於視聽哉

所不忍言具陳茲啓

言事迫情切口不忍言故陳此

啓公羊傳曰謂之新官不忍言也

昉往從末官祿不代耕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祿不

代耕非經

飢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

禮記曰命士已

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慈以旨甘鄭玄曰慈愛敬進之也又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

膝下之懽已同過隙

孝經曰故親生之膝下以養父母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二十五月

而畢若駟之過隙然

几筵之慕幾何可憑

孫卿子孔子謂魯哀公曰

而遂亟之則是无窮凡筵之慕幾何可憑謂魯哀公曰君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榱桷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士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矣左氏傳曰人壽幾

何且奠醑不親如在安寄

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奠聲類曰醑以酒祭地也醑

力外切論語子曰吾不與祭

晨暮寂寥聞

切苦覓若無主

埤蒼曰間靜也喪服傳曰无主者其无祭主王隱晉書曰傳咸遭繼母憂上書曰咸身无兄弟到官之日喪祭

无所守既無別理窮咽豈及多喻

呂安答嵇康論曰易主无

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

尚書曰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東京賦曰區宇以寧周

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

孟子曰沛然下雨是知孝

治所被爰至無心

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韓詩外傳曰阿谷之女謂子貢曰吾

鄙野之人僻陋无心

錫類所及匪徒教義

毛詩曰孝子不任

崩迫之情謹奉啓事陳聞謹啓

文選卷第三十九

文選卷第四十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圀

崇禎

文林郎守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彈事

任彥昇奏彈曹景宗一首 奏彈劉整一首

沈休文奏彈王源一首

牋

楊德祖荅臨淄侯牋一首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一首

陳孔璋荅東阿王牋一首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一首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阮嗣宗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謝玄暉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任彦昇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勸進今上梁高祖武皇帝牋一首

奏記

阮嗣宗奏記詣蔣公一首

彈事

奏彈曹景宗一首

任彦昇

梁典曰高祖即位昉為吏部郎遷中丞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將軍死綏咫尺步無却

法曰將軍死綏注曰綏却也有前一尺無却顧望避敵

逗撓奴教切有刑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撓當斬音至乃趙

母深識乞不為坐史記曰趙王將使趙括括為將其母上

決矣母曰王終遣之即有不魏王著令抵罪已輕魏志

稱妾得無坐乎王許諾是知敗

軍之將身死家戮爰自古昔明罰斯在魏志太祖令曰

而家受罪于內也漢書廣武君曰敗軍之將不可語

勇新序曰臣侮其主身死妻子為戮呂氏春秋曰民有

逆天之道者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竊尋獯獫侵軼

晉擾疆陲王師薄伐所向風靡

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

改稱魏王左氏傳曰比戎侵鄭鄭伯曰彼徒我車懼其

侵軼我也杜預曰軼突也毛詩曰於鑠王師又曰薄伐

玁狁至于太原晉起居注是以淮徐獻捷河兗凱歸尚

日檀道濟所向風靡

尚書曰濟河惟兗州周禮曰師有功則凱樂

東關無

一戰之勞塗中罕千金之費

亂所遂大破北軍歷陽郡圖經曰東關歷陽縣西南

一百里史記蔡澤曰白起一戰舉鄢郢吳志曰晉命鎮

東大將軍司馬向塗中伏滔北征記曰金城西沂

澗魏步道所出也文子曰起師十萬日費千金張湛曰

日有千金而司部懸隔斜臨寇境

沈約宋書曰宋世故

使狡虜憑陵淹移歲月

杜預左氏傳注曰狡狡猾也左

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衆憑

陵弊故司州刺史蔡道恭

劉璠梁典曰天監三年司州

刺史漢壽伯蔡道恭卒於圍

邑

道恭少以勇力聞及病猶自力行城數日不能起聞戰

鼓聲憤吒而卒衆猶拒守無有二心攻圍二年無有叛

者入秋霖雨洪澍一夜城頽壯士猶戰不降

及城陷潘安仁汧馬督諫曰率厲義勇奮

不顧命

潘安仁汧馬督諫曰率厲義勇奮

徂秋節保穀全城論語子曰守死善道

無窮亟摧醜虜

史記曰驃騎將軍轉戰過烏支方之居

延則陵降而恭守比之疎勒則耿存而蔡亡

英雄記曰袁術嚴兵則單于之首久懸北闕漢書宣帝為呂布作聲援

子斬樓蘭王安歸豈直受降可築涉安啓土而已哉書

首懸之北闕武帝遣因杆將軍公孫敖築塞外受降城杆音孟又曰武帝侯於單于以匈奴單于太子降尚書曰建那啓

土寔由鄂州刺史臣景宗受命致討不時言邁晉起居注

檀道濟奉命致討所向故使蝟音謂結蟻聚水草有

風靡毛詩曰旋車言邁依漢書曰賈誼曰高帝王功臣反者蝟毛而起吳志曰

依錢唐大帥神式等蟻聚為寇漢書曰獫狁獯粥居于

邊地逐水草遷徙方復按甲盤桓緩救資敵魏志曰司馬文王

甲而誕自困廣雅曰盤桓不進遂令孤城窮守力屈凶

威謝承後漢書胡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今足下情見力屈欲戰不拔左

氏傳晉溫季曰逃威也杜雖然猶應固守三關更謀進

取而退師延頸自貽虧劔劉縯梁典曰宣城王以冠軍

司州被圍詔荆郢發兵往援曹景宗為郢州刺史初

軍至三關頓兵不進聞司州沒即日退還延頸敵人縱

暴緣邊景宗不能禦遂失三關諸戎有司奏罰罪景宗

聞之輒去州伏闕泥首待罪帝一無所問三關延頸二

戎名也管子曰民無恥不可以固守漢書曰諸將曰楚

數進取如淳曰進取多所攻也毛詩曰自貽伊戚陳琳

檄豫州曰傷夷疆場侵駭職是之由左氏傳曰齊人侵

折劔劔折挫也疆場侵駭職是之由魯疆疆吏來告公

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又范宣子不有嚴刑誅賞安實

數諸戎曰言語漏洩則職汝之由景宗即主

景宗即主御史記曰繁法嚴刑而天下振西征賦曰峻徒

也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醉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

謹按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為句則臣當下讀也

謹案使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

湘西縣開國侯臣景宗擢自行間邁茲多幸漢書衛青曰臣幸得

待罪行間左氏傳羊舌職拍蹤非擬獲獸何勤漢書曰
日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蕭何為鄼侯功臣皆曰蕭何未有汗馬勞顧居臣等上
蕭何也上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上曰知獵狗乎曰知之
上曰夫獵追殺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
公徒能走得獸者功狗也而發蹤指示功人也羣
臣莫敢言賞茂通侯榮高列將漢書蘇武謂李陵曰武父子
者言其功德通於王室張晏曰後改為負檐裁施鍾
列侯列侯見序列也方言曰列班列也鼎遽列左傳曰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施於負檐君之
楚列鼎而食廣和戎莫効二八已陳左氏傳曰鄭人賂
雅曰列陳也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自頂至踵功歸造化孟子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也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淮南子潤草塗原豈獲
日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逍遙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自已喻巴蜀曰肝腦塗中原且道恭云逝城守累旬景

宗之存一朝棄甲史記曰沛令閉城守左氏傳曰宋華
腹棄甲而復生曹死蔡優劣若是惟此人斯有靦面目毛詩
何人斯居河之湄又曰有靦面目視人罔極昔漢光命
毛萇曰靦姑也鄭玄曰汝姑然有面目也將坐知千里東觀漢記曰代郡太守劉興將數百騎攻
復進兵恐失其頭首也詔書到興已為覽魏武置法案
所殺長史得檄以為國家坐知千里也以從事魏書曰太祖自作兵書諸將征伐皆以故能出
必以律錙銖無爽周易曰師出以律鄭玄禮記注曰八
伏惟聖武英挺略不世出漢書蒯通說韓信曰功無料
敵制變萬里無差趙充國頌曰料敵奉而行之實弘廟
筭西征賦曰彼雖衆其焉用故制勝於廟惟此庸固理

絕言提

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臣寔庸固

自逆胡縱逸久

患諸夏

劉琨勸進表曰逆胡劉曜縱逸西都

聖朝乃顧

將一車書

漢書匈奴傳贊曰久矣夷狄之為患

愍彼司圯致辱

非所

晉起居注曰大司馬表

早朝未嘆載懷矜惻致茲

虧喪何所逃罪宜正刑書肅明典憲

左氏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邢

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

臣謹以劾請以見事免景宗所居官下太

常削爵土收付廷尉法獄治罪其軍佐職僚偏裨將帥

註

胡卦切諸應及咎者別攝治書侍御史隨違續奏臣謹

奉白簡以聞云云

奏彈劉整一首

沈約齊紀曰整宋吳興太守兄子也歷位持節都督交廣越三州也

任彥昇

御史中丞臣任昉稽首言臣聞馬援奉嫂不冠不入汜

毓字孤家無常子

東觀漢記曰馬援事寡嫂雖在閨內必衣冠然後入見王隱晉書曰汜毓

字稚春濟北人也敦睦九族青土號其家

是以義士節

夫聞之有立

左氏傳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東京賦曰貞夫懷節班

固漢書贊曰孟子曰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

千載美談斯為稱首

公羊傳曰魯人至今

以為美談封禪書曰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也

臣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

齊故西陽內史劉寅妻范詣臺訴列稱出適劉氏二十許

年劉氏喪亡撫養孤弱叔郎整常欲傷害侵奪分前奴

教子當伯並已入眾又以錢婢姊妹弟温仍留奴自使

伯又奪寅息逡婢綠草私貨得錢並不分逡寅第二庶
息師利去歲十月往整田上經十二日整便責范米六斛
哺食米未展送忽至戶前隔箔攘拳大罵突進房中屏風
上取車帷準米去二月九日夜婢采音偷車欄夾杖龍
牽范問失物之意整便打息逡整及母并奴婢等六人
來至范屋中高聲大罵婢采音舉手查范臂求攝檢如
訴狀輒攝整亡父舊使奴海蛤到臺辯問列稱整亡父
與道先爲零陵郡得奴婢四人分財以奴教子乞大息
寅亡寅後第二弟整仍奪教子云應入衆整便留自使
婢姊及弟各准錢五千文不分逡其奴當伯先是衆奴整

兄弟未分財之前整兄寅以當伯貼錢七千共衆作田寅
罷西陽郡還雖未別火食寅以私錢七千贖當伯仍使
上廣州去後寅喪亡整兄弟後分奴婢唯餘婢綠草入
衆整復云寅未分財贖當伯又應屬衆整意貪得當伯
推綠草與逡整規當伯還擬欲自取當伯遂經七年不
返整疑已死亡不迴更奪取婢綠草貨得錢七千整兄
弟及姊共分此錢又不分逡寅妻范云當伯是亡夫私
贖應屬息逡當伯天監二年六月從廣州還至整復奪
取云應充衆准雇借上廣州四年夫直今在整處使進
責整婢采音劉整兄寅第二息師利去年十月十二日

忽往整墅停住十二日整就兄妻范求米六斗哺食范未得還整怒仍自進范所住屏風上取車帷爲質范送米六斗整即納受范今年二月九日夜失車欄子夾杖龍牽等范及息逡道是采音所偷整聞聲仍打逡范喚問何意打我兒整母子爾時便同出中庭隔箔與范相罵婢采音及奴教子楚玉法志等四人于時在整母子左右整語采音其道汝偷車校具汝何不進裏罵之既進爭口舉手誤查范臂車欄夾杖龍牽實非采音所偷進責寅妻范奴苟奴列孃去三月九日夜失車欄夾杖龍牽疑是整婢采音所偷苟奴與郎逡往津陽門糴米遇見采音

在津陽門賣車欄龍牽苟奴登時欲提取逡語苟奴已爾不須復取苟奴隱僻少時伺視人買龍牽售五千錢苟奴仍隨逡歸宅不見度錢並如采音苟奴等列狀粗與范訴相應重覈當伯教子列孃被奪今在整處使悉與海蛤列不異以事訴法令史潘僧尚議整若輒略兄子逡分前婢貨賣及奴教子等私使若無官令輒收付近獄測治諸所連逮結應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如法所稱整即主

昭明刪此文大略故詳引之令與彈相應也

臣謹案

新除中軍叅軍臣劉整問閭闔茸名教所絕

史記太史公曰李斯

自閭閻歷諸侯弔屈原曰闔茸尊顯讒諛得志世說曰王平子胡母彥國諸人皆任放爲達或有裸體樂廣曰

名教中自有樂 直以前代外戚仕因純袴漢書曰班伯出與王許子

弟為羣在綺襦紈 惡積釁稔親舊側目左氏傳其引曰毛得必亡是昆

誅漢書郅都傳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 理絕通問而

妾肆醜辭謂大罵也禮記曰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

口莠言自口毛 終夕不寐而謬加大杖後漢書曰或問

弟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

安寢吾子有病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

無私乎家語曰孔子謂曾子曰汝不聞乎昔瞽叟有子

曰舜舜事瞽叟也小捶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

犯不父之罪而舜 薛包分財取其老弱范曄後漢書曰汝南薛包字孟

嘗好學篤行弟子求分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

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

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後徵拜侍中 高鳳自

穢爭訟寡嫂東觀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也鳳年

鳳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與 未見孟嘗之深心唯敦文通

寡嫂詐訟田遂不仕 之偽迹顏延年詠向秀曰深心託毫素昔人睦親衣無

常主顏延年陶徵士誄曰睦親整之撫姪食有故人謂

米也西京雜記曰公孫弘起家徒步為丞相故人齊高

賀從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一肴豈可以臨天下於是朝右疑其矯

內厨五鼎外饋一肴何其不能折契鍾庾而檐惟交質

謂取車帷也漢書曰高祖從王媼武負貫酒兩家常折券

咸論語注曰十六斛為庾詩曰漸車帷裳毛萇曰帷裳

婦人車飾鄭玄曰帷裳童容也方言曰江淮謂檐褕為

童容也左氏傳曰鄭伯怨人之無情一何至此莊子惠

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文四
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實教義所不容紳冕所共
惠子曰人而無情何謂之人
棄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教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
嵇康絕交書曰世教所不容
整所除官輒勒外收付廷尉法獄治罪諸所連逮應
洗之源委之獄官悉以法制從事婢采音不款偷車龍
牽請付獄測實其宗長及地界職司初無糾舉及諸連
逮請不足申盡臣昉云云誠惶誠恐以聞

奏彈王源一首

沈休文

吳均齊春秋曰永明八年沈約為中丞

給事黃門侍郎兼御史中丞吳興邑中正臣沈約稽首
言臣聞齊大非偶著乎前誥辭霍不婚垂稱往烈左

傳曰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人問其故太子
曰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漢書曰雋不疑為京兆尹
大將軍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班固不
疑述曰不疑膚敏應變當理辭霍不婚遂巡致仕若
乃交二族之和辨伉合之義升降竊隆誠非一揆禮記
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代也左氏
傳施氏之婦怒施氏曰已不能庇其伉儷尚書曰道有
升降政繇俗革吳都賦曰竊隆異
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固宜本其門素不相
奪倫尚書曰八音克
耳至於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奉匜沃盥既而揮
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孫綽子曰或問雅俗曰涇渭
分流雅
鄭異調
自宋氏失御禮教雕喪答賓戲曰衣冠之族曰
失其序范曄後漢書霍諝奏記曰宋光衣冠子孫袁子
左氏傳鄭莊公曰周
之子孫曰失其序
姻婭淪雜罔計斯庶
音斯
庶
毛詩曰瑣
瑣姻婭則

無應仕毛萇曰兩婿相謂曰姪漢販鬻祖曾以為賈音

書曰有廩養卒如渚曰廩賤也音明曰腆顏曾無愧畏丁德禮厲志賦曰苟神祇之我

道居賣物曰賈音昭求明目而無怍孔安國尚書傳曰若夫盛德之脣世

業可懷左氏傳史趙曰盛德必自世懷樂卻之家前微未

遠左氏傳叔向曰樂卻胥原降在既壯而室竊貲莫非

阜隸禮記曰三十壯有室鄭玄曰有室有妻妻稱室也解嘲

阜又曰結褵以行箕箒咸失其所詩曰親結其褵九十

與臣隸母戒女施衿結褵國語曰越王勾踐志士聞而

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箒於王宮者也志士聞而

傷心舊老為之歎息論語子曰志士仁人自宸歷御寓

弘革典憲雖除舊布新而斯風未殄左氏傳曰有星孛

所以除舊布新也尚書曰商俗靡於紀

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朕下所以負宸

與言思清弊俗者也禮曰天子負斧依南而立鄭玄

哀與依同詩曰興言出宿尚臣實儒品謬掌天憲

書曰弊化奢麗萬世同流臣實儒品謬掌天憲

權臣口含天憲雖埋輪之志無屈權右

紀為侍御史順帝遣八使詢風俗餘人受命之部綱獨

將軍梁冀東觀漢記曰皇甫嵩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上言四姓權右咸各斂手也而狐鼠微物亦蠹大猷

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

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范曄後漢書虞延謂馬成曰尔

民之巨蠹久依城社不畏熏燒毛詩曰秩秩大猷也

風聞東海王源嫁女與富陽滿氏漢書曰尉佗曰風聞

賈逵國語注曰風采源雖人庸陋胃實參華曾祖雅

也采聽商旅之言也源雖人庸陋胃實參華曾祖雅

位登八命

檀道鸞晉陽秋曰王雅字茂德東海郟人爲牧也王之三

公亦八命也

祖少卿內侍帷幄父璿升采諸閭亦居清

顯

尚書曰亮采惠疇孔安國注曰采事也何法顯盛陳郡謝錄曰謝石以有大勳遂居清顯

府戎禁豫班通徹

侯應劭漢書注曰舊曰徹而託姻結好

唯利是求

左氏傳晉侯使呂相絕秦曰秦與晉出入秦惟利是視

爲甚

孝經鉤命訣曰名源人身在遠輒攝媒人劉嗣之

到臺辯問嗣之列

稱吳郡滿璋之相承云是高平舊族

寵奮眉曹

魏志滿寵字伯寧景初二年爲太尉薨子偉嗣世說曰偉弟子奮元康中至司隸校尉荀

綽冀州記曰

家計溫足見託爲息鸞覓婚漢書董仲舒奮高平人也

而食

王源見告窮盡即索璋之簿閱漢書朱博曰王卿厚祿

音義曰明其等曰

閭積功曰閱也見璋之任王國侍郎鸞又爲王慈吳

郡正閭主簿

吳均齊春秋曰王慈字伯寶早源父子因

共詳議判與爲婚璋之下

錢五萬以爲聘禮娶妻及納

周禮曰穀

圭以聘女源先喪婦又以所聘餘直納妾如其所列則

與風聞符同竊尋璋之姓

族士庶莫辨滿奮身殞西朝

胤嗣殄沒武秋之後無聞

東晉晉初都洛陽故曰西朝

榮緒晉書陳畧有譽

西朝干寶晉紀曰苗願殺司隸校尉滿奮荀綽異州記曰滿奮字武秋公羊傳曰紀子伯

者何謂無

其爲虛託不言自顯王滿連姻寔駭物聽漢

音義曰連親嬪也尚書大

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潘楊之睦有異於此仲武誅

試表曰古之受爵祿者有異於此

且買妾納媵因聘

為資

左氏傳鄭子產曰故志曰

施衿之費化充牀第

儀禮

曰女嫁母施衿結帨鄭玄曰帨佩巾也左氏傳曰趙武

過鄭伯有賦鵲之責賁趙孟曰帨第之言不踰闕杜預

曰第

鄙情贅行造次以之

鄙情欲因行止之際逼臣取

利也老子曰自伐無功自矜不長其在

簡裁源即主

糾慝繩違允茲

道曰餘食贅行王弼曰更為疣贅也

郡丞王源

忝藉世資得參纓冕

漢書音義曰無忌

者貌異人者心

列子曰夏桀殷紂魯桓齊穆狀兒

行媒同之抱布

禮記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詩曰

謀且非我族類

往哲格言董薰猶不雜聞之前典

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

其心必異論語考比識曰格言成法家語顏回曰回聞

薰猶不同器而藏汙

豈有六卿之胄納女於管庫之人

尚書曰六卿分職禮記曰晉文謂趙文子知人所舉

宋

子河魴同穴於輿臺之鬼

毛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

魚必河之鯉豈其娶妻必宋之子又曰穀則異

高門降

衡雖自己作

陸雲答兄書曰高

懣輕易也蔑

此風弗剪其源遂開黜世塵家將被比屋

尚書大傳曰周

宜寘以明科黜之流伍使已汚之族永

愧於昔辰方媾之黨華心於來日

賈子曰宋昭

議請以見事免源所居官禁錮終身輒下禁止視事如

故言禁止其視事之

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

臣約誠惶誠恐云云

牋

荅臨淄侯牋

楊德祖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謙恭材博自魏太子以下並爭與交好又

是時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脩荅牋後曹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

脩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

毛萇詩傳曰彌終也

豈由愛顧

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

易曰君子豹變其文

也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

說文曰諷誦也

若仲宣之擅

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

皆然矣

仲宣投劉表寓流楚壤故云漢表孔璋窘身表氏故云冀域偉長淹留高密故云青也公幹淪

飄許京故云豫德璉時居汝潁汝潁太祖食邑故云魏也

至於脩者聽采風聲仰德

不暇

尚書曰樹之風聲

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

家語曰孔子出乎四

門周章遠望曹植書曰足下高視於上京也

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

資有聖善之教

發武王名也旦周公名也毛詩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

毛詩曰宣昭義問又

曰人之秉彜好是懿德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

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

漢書桓譚曰楊子之書文義至深必度越諸子

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

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

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鍾會曰莫知所出故曰自

然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即

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論語子貢

日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脩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鵬

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植為鵬鳥賦亦命脩為之而脩辭讓植又作大暑賦而脩

亦作之竟見西施之容歸增其貌者也越絕書曰越王乃飾美女西施

鄭巴使大夫種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

定鄭玄禮記注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

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

凡庸也史記曰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

能贊一辭桓子新論曰秦呂不韋請迎高妙作呂氏春秋漢之淮南王聘天下辯通以著篇章書成皆布之都

市懸置千金以延不眾士而莫能有變易者乃其事約豔體具而言微也今之賦頌古詩之

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兩都賦序曰賦者古詩之脩流也文雖出此而意微殊

家子雲老不曉事强著一書悔其少作曹植書曰楊雄猶稱壯夫不為

楊子法言或問吾子少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少失照切若此仲山周旦

之儔為皆有讐邪毛詩序曰七月周公遭變陳王業之艱難然詩無仲山甫作者而吉父美

仲山父之德未詳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

竊以為未之思也楚辭曰吾聞作忠以造怨忽謂之過言論語曰未之思也若乃不

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曹植書曰采庶官之實錄成一家之言東京賦

曰志經國之長基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昔克路之役秦封禪書曰飛英聲

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景鍾韋昭曰景鍾景公鍾也墨子曰以其所

獲書於竹帛傳遺後世子孫也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瞍誦詠而已詩曰矇瞍奏工敢望惠施以忝莊氏曹植書曰其言之不慚侍惠子之知我也修言已豈敢望比惠施之德以忝辱於莊周之相知乎莊周喻植也惠施莊周相知者也故引之季緒璅璅何足以云劉曹植書曰詆訶文章魏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樂安太守反荅造次不能宣備脩死罪死罪

與魏文帝牋一首

繁休伯文章志曰繁欽字休伯潁川人少以文辯知名以豫州從事稍遷至丞相主簿病卒文帝集序云上西征余守譙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笳同音欽歲還與余而盛歎之雖過其實而其文甚麗

正月八日壬寅領主簿繁欽死罪死罪近屢奏牋不足自宣頃諸鼓吹廣求異妓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能喉轉引聲與笳同音白上呈見果如其言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即日故共觀試乃知天壤之所生誠有自然之妙物也潛氣內轉哀音外激大不抗越細不幽散廣雅曰抗高也聲悲舊嘉曲美常均樂汁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及與黃門鼓吹溫胡迭唱迭和漢書曰鄭聲尤集黃門集樂之所漢書音義如瀆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桓譚新論曰漢之三主內置黃門工倡喉所發音無不響應曲折沈浮尋變入節自初呈試中間二旬胡欲傲其所不知尚之以一曲巧竭

意匱既已不能

左氏傳韓宣子如楚叔向為介王欲傲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也

而此

孺子遺聲抑揚不可勝窮優遊轉化餘弄未盡暨其清

激悲吟雜以怨慕

既及也

詠北狄之遐征奏胡馬之長思

古詩曰胡馬依北風

淒入肝脾哀感頑豔是時日在西隅涼風拂

衽衣衿也

背山臨溪流泉東逝同坐仰嘆觀者俯聽

莫不泣泣殫涕悲懷慷慨自左驥史妯娌名倡

魏志文帝

令杜夔與左驥等於賓客之中吹笙鼓琴然驥與趙音同也其史妯娌蓋亦當時之樂人聲類曰妯娌細切

說文曰婿字或作姐古字假借也姐子也切

能識以來耳目所見僉曰詭異

未之聞也

李陵與蘇武書曰陵自有識以來士之竊惟立操未有如子卿者也說文曰詭變也

聖體兼愛好奇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也

是以因牋先白委曲

伏想御聞必令餘懽冀事速訖旋侍光塵寓目階庭與

聽斯調

左氏傳曰得臣與寓目焉

宴喜之樂蓋亦無量

詩曰吉甫宴喜

欽死罪

死罪

荅東阿王牋一首

陳孔璋

文章志曰陳琳字孔璋廣陵人也避亂冀州袁紹辟之使典密事紹死魏

太祖辟為軍謀祭酒典記室病卒

琳死罪死罪昨加恩辱命并示龜賦披覽粲然君侯體

高世之才秉青萍干將之器

漢書袁盎諫文帝曰陛下有高世之行三品氏春秋

曰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萍為衆乘青萍進視下豫讓却寢佯為死人叱青萍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萍曰少而與子友子今日為大事而我言之失相與之道子賊吾君而我不言失為人臣之道如我者

唯死之可也退而自殺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叔及論曰
青萍砥礪於鋒鐔庖丁剖犧於用刀越絕書曰楚令歐
冶子于將為鐵劍二枚吳越春秋曰于將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
者吳人遺劍二枚一曰于將二曰莫邪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說
曰西問過東渡河中流而溺船人接而出之問曰子何之過曰
欲說東諸侯船人曰子渡河而溺安能說東諸侯乎過曰獨不
聞于將莫邪拂鐘不鐸試物不知然以之綴履曾不如
兩錢之錐今于持櫟乘扁舟子所能也若試與于東說
諸侯王見一國之主于之蒙蒙然無異於未視荷也又
曰滔于鬚三稱鄒忌三知之影九等碎屈而去故所以尚
下將莫邪邪者此乃天然異稟非鑽仰者所庶幾也言天
貴於立斷然受於異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
也論語顏淵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音義既遠清辭
妙句焱絕煥炳華也蓋念切譬猶飛兔流星超山越海
龍驤所不敢追况於駑馬可得齊足驥襄古之駿馬也
流星言疾也李尤七嘆曰神奔電驅星流矢驚夫聽白
則莫若益野騰駒楚辭曰驢騾偃蹇而齊足

雪之音觀綠水之節然後東野巴人蚩鄙益著宋玉諷
援琴而鼓之為幽蘭白雪之曲淮南子曰子會綠水之
趨高誘曰綠水古詩也東野下里之音也宋玉對問曰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載懽載笑欲罷不能詩曰既見復
始曰下里巴人也論語顏淵曰夫子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欲罷不能曰有美玉於斯韞櫜而藏諸吟誦謂謳吟歌誦
琳死罪死罪謹韞櫜玩耽以為吟頌子貢

荅魏太子牋一首魏略曰魏郡大瘦故太子與質書質報之

吳季重魏志吳質字季重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為朝歌長官至振威將軍文帝為太子時重荅此牋也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楚辭曰老冉冉而逾施論語陽貨曰歲不我與

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懽漢書

曰武帝微行私出張晏曰騎出入市里若微賤之所爲故曰微行置酒樂飲賦詩稱壽

漢書曰陳平厚具樂飲太尉史記曰武安君起爲壽如淳曰上酒謂稱壽也自謂可終始相

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

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

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兩都賦序曰雍

容揄揚漢書曰嚴助侍燕從容若乃邊境有虞群下鼎沸軍書輻至羽

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漢書田延年曰群下鼎沸社稷將傾又息夫躬上疏

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積而狎至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

朔枚臯之徒不能持論即阮陳之儔也漢書東方朔枚臯

頗俳優畜之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

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漢書曰唯嚴助與吾丘壽王

竟坐棄市壽王後坐事誅論語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

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

焉漢書司馬相如常稱疾避事又長卿妻曰長卿時著書人又取去魏文書曰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爾雅曰尚庶幾也

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鵬鳥賦曰化爲異物又何足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

魏文書曰後生可畏來者難誣伏惟所天左氏傳箴尹克黃曰君天也優游典

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班固荅賓戲曰波安娑乎藝云術之場休息乎篇籍之囿項代曰場園講藝之

發言抗論窮理盡微周易窮理盡性孔安摘藻下筆鸞龍

之文奮矣鸞龍麟羽之有五彩設以喻焉荅賓戲曰摘藻如春華班固與弟超書曰傅武仲下筆不休雖年

齊蕭王才實百之

魏文書曰吾德不及蕭王年與之齊矣東觀漢記曰更始遣使者立光武

為蕭王漢書劉向上疏曰陳湯比於貳師功德百之

此眾議所以歸高遠近所

以同聲

周易曰同聲相應

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

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勅行

不蹈有過之地以為知己之累耳

莊子曰可以保身孔安國尚書傳曰勅正

也慎子曰久處無過之地則世俗聽矣

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

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

論語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

時邁齒載

徒結切尚書曰日月逾邁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耄耋老杜

預曰七十曰耄也

猶欲觸旬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

尚書曰悽悽敬也

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一首

吳季重

魏略曰質遷元城令之官過鄴辭太子到縣與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

鄭玄禮記注曰延進也

耀靈匿景繼

以華燈

楚辭曰角宿未旦耀靈焉藏廣雅曰耀靈日也楚辭曰蘭膏明燭華燈錯

雖虞卿適

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

史記曰虞卿者遊說

之士也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金百鎰再見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又曰秦昭王為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願與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

小器易盈先取

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

孔安國尚書傳曰沈謂醉冥也頓猶弊也即以前

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

言每事承前無所改然觀易也深淺猶善惡也

地形察土宜

左氏傳賓媚人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

西帶常山連岡平

代漢書有恒山郡張晏曰恒山在西漢書代郡有平邑及代二縣北鄰栢人乃高帝之

所忌也漢書上東擊韓信餘寇東垣還過趙趙相貫高縣名何曰栢人上禮其王陰謀欲殺上上欲宿心動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重以泚水漸漬疆宇漢書恒山郡元氏縣

有泚水首受中丘西山喟然嘆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窮泉谷入黃河泚音脂

安之失策漢書成安君陳餘背漢之趙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泚水上奇譎謂拔趙幟

立漢幟失策謂不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廉頗藺相如趙國之賢將

也故想其風邯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漢書文帝問馮唐曰吾居代時

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都人士女

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

服習禮教西都賦曰都人士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

計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議欲以下趙願假臣奇兵三萬人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

壘堅壁勿與戰吾奇兵絕其後兩將之首可致戲下成安君不聽也而質闇弱無以莅之

毛萇詩傳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尚書咎繇邁種德風聲已見上使

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咏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

詩曰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漢書酈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毛詩序曰吟咏情性至於奉

遵科教班揚明令爾雅曰科條也下無威福之吏邑無豪俠之

傑尚書曰臣無賦事行刑資於故實國語樊穆仲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

於遺訓而抑亦慄慄有庶幾之心孔安國尚書傳曰慄慄危懼兒往者

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

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

乎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上問所欲對曰願為會稽太守數年賜書制詔會稽太守君猷承明之廬出為郡

吏久不聞問助恐上書謝願奉三年計最詔許因留侍
中又曰吾丘壽王善格五召待詔拜侍中後為東郡尉
復徵入為光祿大夫侍中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
漢書曰張敞為膠東相與朱邑書曰值敞遠守劇郡馭
於繩墨曾臆約結固無奇矣又曰陳咸字子康為南陽
守咸數賂遺陳湯與書曰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彼豈虛
城死不恨矣後竟入為少府又曰陳湯字子公彼豈虛
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
古今一揆先後不賀爾雅曰賀易也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論語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為鄭冲勸晉王牋一首

阮嗣宗臧榮緒晉書曰鄭冲字文和滎陽人也位至太傅又曰魏帝封晉太祖為晉公太原等十郡為邑進位相國備禮九錫太祖讓不受公卿將校皆詣府勸進阮

籍為其辭魏帝高貴卿公也太祖晉文帝也

冲等死罪伏見嘉命顯至竊聞明公固讓冲等眷眷實有愚心以為聖王作制百代同風褒德賞功有自來矣

漢書武帝詔曰古者賞有功褒有德左氏傳叔孫曰叔出季處有自來矣昔伊尹有莘氏之

媵田證切臣耳一佐成湯遂荷阿衡之號說苑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史記曰伊尹欲干湯乃為有莘媵臣毛詩曰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周公藉已成之勢據既安之業光宅曲阜奄有龜蒙尚書曰光宅天下又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毛萇曰龜山蒙山也呂尚磻溪

之渙者一朝指麾乃封營丘尚書中候曰王即迴駕水畔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史記曰西伯以呂尚為太師武王東伐師尚父左伐黃鉞右秉白旄以誓武王以平商封尚父於齊營丘魏

書荀攸勸進曰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業呂自

是以來功薄而賞厚者不可勝數東觀漢記曹節上書

也然賢哲之士猶以為美談至今以為美談況自先相

國以來世有明德王隱晉書宣紀曰天子策命上為相

書曰明德惟馨翼輔魏室以綏天下朝無闕政民無謗

言南都賦曰朝無闕政風烈昭宣左氏傳前者明公西

征靈州北臨沙漠榆中以西望風震服羌戎東馳回首

內向王隱晉書文紀曰姜維出隴右上帥輕兵到靈州

榆中縣李陵書曰遠聽之臣望風馳命爾雅曰震懼也

長楊賦曰靡節西征羌焚東馳封禪文曰昆蟲闔澤回

回首內嚮喁喁如也東誅叛逆全軍獨尅禽闔閭之將

斬輕銳之卒以萬萬計威加南海名懾切之涉三越王隱

文紀曰諸葛誕反上親臨西園四面並攻頃更陷潰斬

送誕首魏志曰誕開城自守遣小子靚至吳請救吳遣

唐咨王祚來應誕及斬誕唐咨王祚皆降吳兵萬眾器

仗軍實山積孫子兵法曰用兵之法全軍為上破軍次

之闔閭吳王也以比孫權爾雅曰懼懼也郭璞曰

即懾字也漢書有三越謂吳越及南越閩越也宇內

康寧苛慝不作寧過秦論曰包舉宇內尚書五福三曰康

平君居陳蔡苛慝不作盜賊伏隱也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王化獻其樂舞故聖上覽乃昔以來禮典舊章開國

光宅顯茲太原毛詩曰率由舊章周易明公宜承聖旨

受茲介福允當天人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左氏元

功盛勲光光如彼國土嘉祚巍巍如此內外協同靡讐

靡違由斯征伐則可朝服濟江掃除吳會

國語曰齊教大成定三革

隱五刃朝服以濟河而無休惕焉文事勝矣

西塞江源望祀岷山

漢書曰江水祀蜀塞

特牲亦牛犢塞謂報神恩也禮記曰東巡狩望祀山川

漢書曰秦并天下令祠官祠瀆山瀆山蜀之岷山也

迴戈弭節以麾天下

長楊賦曰迴戈聊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棘東馳今以靡為弭誤

也遠無不服邇無不肅

國語祭公謀父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今大魏之

德光于唐虞明公盛勲超於桓文然後臨滄洲而謝支

伯登箕山而揖許由豈不盛乎

莊子曰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子

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支或為交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

遂之箕山之下

至公至平誰與為鄰

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莊子魯侯曰

其道幽遠而無何必勤勤小讓也哉冲等不通大體敢

以陳聞

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一首

謝玄暉

蕭子顯齊書曰謝眺為隋王子隆府文學世祖勅眺可還都遷新安王中

軍記室牋辭子隆世祖武皇帝

故吏文學謝眺死罪死罪即日被尚書召以眺補中軍

新安王記室參軍眺聞潢汗之水願朝宗而每竭

潢汗行潦之水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

駕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

班固王命論曰

駕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王逸楚辭注曰蹇跛也法言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李軌曰希望也詩曰我馬維

駉六轡沃若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

莊子仲尼謂顏回曰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而樂樂未畢也哀又繼之楚辭曰草木搖落而變衰又曰惆悵予兮私自憐歧路西東

或以歎喑

鳥合切淮南子曰楊子見歧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又曰雍門周見於孟嘗孟嘗君為之鳴

喑流涕歎與鳴同

況廼服義徒擁歸志莫從

言密服義之情也楚辭曰身服義而未沫

鄭玄儀禮注曰擁抱也孟子曰予浩

然有歸志曹植應詔詩曰朝覲莫從

邈若墜雨翩似秋

潘岳楊氏七哀詩曰淮如葉落樹邈然雨絕天論衡曰

帶雲散水墜成為雨矣郭璞遊仙詩曰在世無千月命

如秋

葉帶眺實庸流行能無算

鄭玄論語注曰算數也

屬天地休明山

川受納

天地喻帝山川喻王左氏傳王孫滿曰德之休明又伯宗曰川澤納污山藪藏疾

褒采

一介抽揚小善

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周書陰符表賦曰庶小善之有益

故捨耒場圃奉筆兔園

詩曰九月築場圃西京雜記曰梁孝王好宮室苑園

東亂三江西浮七澤

言常從子隆也蕭子顯齊書曰隋王

子隆為東中郎將會稽太守後遷西將軍荆州刺史三

江越境也七澤楚境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正絕流曰亂

尚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楚辭曰過夏

首而西浮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

契闊戎旃從

容讌語

毛詩曰死生契闊周禮九旗通帛曰旃劉向七

有與長裾日曳後乘載脂

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魏文帝與吳質書

曰文學託乘於後車毛詩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

曹植豔

曰載脂載牽還車言邁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

楚辭曰朝濯髮於湯谷

臆論報早誓肌骨

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責躬表曰抱壘歸蕃刻肌刻骨

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莊子曰鯢化而為鳥其名曰鵬海

也又曰莊周謂監河侯曰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

渤

日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

解方春旅翻先謝

滄溟渤澥皆以喻王波臣旅翻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澥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

藩房王府舊草眺舍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

左氏傳曰華門圭竇輕舟反溯弔影獨留言舟反而已
之人皆陵其上留也洛神賦
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責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滅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天穆
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
遠山川間之將于無死尚能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
浮顧龍門而不見王去德滋求思德滋深謂女商曰子
逸曰龍門楚東門也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知而喜去國旬
月見所常見於國中而喜及暮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
不亦去人滋深乎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艤於春渚朝而己
者思人滋深乎侯於江渚也杜預左氏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史記
傳注曰縣艘舟名也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
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蓬之心也夫
韓詩外傳簡王曰夫春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外傳
樹桃李秋得食其實也曰少原之野婦人刈著薪而失簪哭甚哀賈子曰楚昭
王亡其綺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

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奔者韓子曰文
公至河命席襜捐之咎犯聞之曰席襜所卧也而君奔
之臣不勝其哀鄭玄周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
禮注曰衽席乃單席也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
壑東觀漢記張湛謂朱暉曰願以妻子託朱生攬涕告
辭悲來橫集楚辭曰思美人兮攬涕而竚眙又曰涕橫
橫集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
臣不勝犬馬心

到大司馬記室牋一首

任彥昇

劉璠梁典曰宣德太后以公為大司馬錄尚書事以任昉為記室用舊也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

策

劉歆甘泉賦曰德顯功高光副四海東觀漢記明帝

或以德顯朱浮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含生之倫庇身有地對酒

詩曰匪報也國語申胥曰昔楚不勝荷戴屏營之情靈王獨行屏營謹

百辟勸進今上牋一首

任彥昇

何之元梁典曰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姓蕭氏本蘭陵郡縣中都里人

也劉璠梁典曰帝詔授公梁公加公九錫公辭於是左長史王瑩等勸進公猶謙讓未之許瑩等又牋並任昉之辭也帝謂寶融也史記曰司馬遷自序作今上本紀然遷以漢武見在故云今上也

近以朝命蘊策冒奏丹誠

方言曰蘊崇也謂尊崇而加策命也蘊與韞同奉被

還命未蒙虛受

易曰君子以虛受人搢紳顒顒深所未達司馬相如封禪

書曰因難搢紳先生之略術李奇曰搢插笏於紳紳大帶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愬論語子曰丘未

也蓋聞受金於府通人之弘致

呂氏春秋曰魯國之法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

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高蹈海隅匹夫之小節莊子曰舜以天

之農石戶之農以舜之德為未至於是大負妻戴攜子以入于海終身不反魏書荀攸勸進曰信匹夫細行攸等所懼是以履乘石而周公不以為疑尸子曰昔者武王崩

官履乘石假為天子七年周禮曰王行先增玉璜而太

公不以為讓

尚書中候曰王即田雞水畔至潯溪之水呂尚釣於崖尚立變名荅曰望鈞得玉璜刻曰姬受命呂佐旌德合昌來提撰爾維鈐報在齊宋均曰旌理也況世

哲繼軌先德在民

毛詩曰世有哲王晉中興書曰王綏伯曰欒武子之德在八世德名繼軌左氏傳晉士鞅謂秦

人如周人思召公焉經綸草昧嘆深微管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又曰天造草昧論語子曰管仲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加

以朱方之役荆河是依

劉璠梁典曰蕭順之生高帝及兄懿懿為豫州刺史鎮歷陽護

軍將軍崔慧景反破左興眾十萬於鍾山宮城拒守豫州聞難投袂而起戰於越城破慧景走追斬之除侍中杜預曰朱方吳邑也尚書禹貢曰荆河惟豫州班師振旅大造王室尚書曰班師振旅孔安國曰班還也兵入

西于 雖累繭救宋重抵存楚

說文曰蠶黑皴也古典切戰國策曰公輸般為楚設機械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王曰善哉請無攻宋高誘曰公輸般魯班之子百舍百里一舍也重繭累抵也淮南子曰申包胥累繭重抵七日七夜至于秦庭以見秦王曰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軍擊吳果大破之以存楚居今觀古曾何足云而惑甚盜鍾功疑國祇竹尼切呂氏春秋曰范氏士有得其鍾者欲負而走則大不賞鍾不可負以推毀之鍾慨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

已遽掩其耳惡聞其過亦由此也漢書蒯通謂韓信曰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皇天

后土不勝其酷

左氏傳晉大夫謂秦伯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是以玉馬駿

犇表微子之去金版出地告龍逢之怨

劉璠梁典曰東

豎尚書令懿於中書省飲鵠薨論語曰比考識曰殷感女姐已玉馬走宋均曰女姐已有美色也王馬喻賢臣奔去也論語陰禧識曰庚子之旦金版尅書出地庭中曰臣族唐王禽宋均曰謂殺閼龍之後庚子旦庭中地有此版異也龍同姓稱族明公據鞍輟哭厲三軍之志獨居王虐殺我必見禽也掩涕激義士之心劉璠梁典曰高祖告難於荊州行事悲感未視事張昭謂權曰方今天下鼎沸何得寢伏哀戚乃扶上馬陳兵而出范曄後漢書曰馬援據鞍顧盼三國名臣曰輟哭止哀東觀漢記曰光武兄齊武王以諸遇害上獨居不御酒肉坐臥枕席有涕泣處晉中興書劉楨謂邵續曰莫若亢大順以激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民之志故能使海若登祗

罄圖效祉

楚辭曰使湘靈鼓瑟兮今海若舞馮夷王逸曰海若海神名也管子曰登山之神有俞兒者長尺人物具焉霸王之君與登山之神

從

漢書郊祀志曰齊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東馬景

弔民一匡靖亂

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

侯曰君務靖亂無勤於行

一匡天下左氏傳宰孔謂晉

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為己力韓詩

外傳曰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聖

人仁人民之父母今為

且明公本自諸生取樂名教鍾

意別傳曰嚴遵與光武帝俱為諸生

道風素論坐鎮

雅俗

王隱晉書劉琨表曰李術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樵

異不習孫吳違茲神武

曹植上疏曰不取孫吳而闇與

武而不驅盡誅之氓濟必封之俗

史記周公曰後嗣王

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濟成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民比屋可封桀紂之民比屋可誅

也龜玉不毀誰之功歟

論語曰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

中是龜玉毀於櫝獨為君子將使伊周何地

謝承後漢書

曰蓬伯恥獨為君子

其等不達通變實有愚誠

使民不倦

不任恠款悉心重謁

膺典冊式副民望

左氏傳師曠謂晉侯曰夫

奏記

伏願時

詣蔣公一首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

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阮嗣宗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蔣濟聞籍有才雋而辟

之籍詣都亭奏記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阮嗣宗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於是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復為尚書郎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遂酣飲為常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於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已

籍死罪死罪伏惟明公以含之德據上台之位

尚書曰伊尹作咸有一德

泰階六符經曰中階上星謂諸侯三公漢書音義曰泰階三台

群英翹首俊賢抗足

易通卦驗曰萬

人聞鷄鳴皆翹首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為首

辟猶召也司馬遷書曰太史公牛馬走應劭漢書注曰走僕也

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

史記曰卜商字子夏禮記曾子謂子夏曰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呂氏春秋白圭曰魏文侯師子夏李奇漢書注曰擁篲為恭

也如今卒持箒也

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生黍七略曰方士傳言鄒子在燕其遊諸侯畏之皆郊迎而擁篲雪鄭玄周禮注曰陪乘參乘也

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為道

存也

鄒陽上書曰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說苑唐且謂秦王曰大王常聞布衣韋帶之士怒乎呂氏春秋曰王公大人從而化之此得之於學

也莊子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焉

籍無鄒卜之德

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

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

漢書武帝制曰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

以翼戴其世主者甚眾也

負薪疲病足力不强

孟子曰孟子有疾王曰昔者有王命有負薪之憂不能造朝列子曰非足力之所及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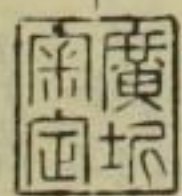
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文選卷第四十

文選卷第四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書上

李少卿荅蘇武書一首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一首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一首

孔文舉論盛孝章書一首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荅蘇武書一首

李少卿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曰陛下者群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

也及群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

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清時

左氏傳僖公二十三年狐突對晉惠公曰策名委質榮貳乃辟也策名謂君簡書臣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榮

問休暢幸甚幸甚

而得謂之幸遠託異國昔人所悲

新論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悲乎對曰所能令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

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

荅慰誨勲勲有踰骨肉陵雖不敏孝經曰參不敏能不愧然自

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

異類家語孔子曰舜之爲君暢於異類王肅曰異類四方夷狄也韋韞韞古豆切毛毳毛川切

幘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

說文曰幘臂衣也漢書董君綠幘傳幘注曰幘

形如射鞬以縛左右手以於事便也毛幘舉目言笑誰

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說文曰慘毒也但聞悲風

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

笳互動牧馬悲鳴杜摯菴賦序曰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也傳玄笳賦序曰吹葉爲聲說

文作葭毛詩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

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國語注曰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

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身大戮杜預曰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

負國恩爲世所悲背恩不報爲負恩也鄭子歸受榮我

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弃

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君謂其父當戶也

即廣之子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

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七亦切

心以自明切勿王逸注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離騷曰

已矣絕望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

孟子曰馮婦善搏虎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不入耳

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音令人悲增怛怛耳爾雅

憂也方言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七忽

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先帝謂武

帝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漢書武紀曰天漢二年

也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

無五將未審陵書之誤而武紀略之集表云臣以天漢

二年到塞外尋被詔書責也不進臣輒引師而裏萬里

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漢書蕭何

其稱甚美臣瓚按流俗語曰天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

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說文曰羈然猶斬將搴虜

旗追奔逐北史記曰斬將搴旗之士臣瓚按拔取曰搴

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張晏漢書注曰驍使三軍之士

視死如歸呂氏春秋管仲謂齊侯曰平原廣域車不結

不如王陵也不才希當大任呂氏春秋湄于髡曰臣意

子成父

謂此時功難堪矣

說文作戡戡勝也此堪是地名今傳俗用

匈奴既敗舉國

興師

劉兆穀梁注曰舉盡也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

合圍客主之形既不相如

而去切

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

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良切

痛決命爭首

漢書與單于連戰士卒矢傷三創者持兵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

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拍虜

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

徒火故切

言空首奮擊无復甲冑

爭為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

為陵飲血

血即淚也燕丹子曰太子唏噓飲淚

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

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賊臣謂管敢也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

尉咎之五十乃亡入匈奴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

蘭于山漢軍敗弓矢並盡陵於是遂降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

眾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

不食僅乃得免

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祕計始

得免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又況當陵者豈易為

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謂漢朝執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

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

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

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

李陵前與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

者冀其駢醜虜讎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誠以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

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

琴操曰重耳將自殺

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

不死三敗之辱卒

復勾踐之讎報魯國之羞

史記曰吳王發精卒擊

子律切五千保棲於會稽勾踐令大夫種行成於吳吳王赦

越勾踐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北會諸侯於黃

池范蠡曰可矣乃發兵伐吳吳師敗乃請成於越後四

年越復伐吳吳師敗吳王遂自殺又曰曹沫者魯人以

勇力事魯莊公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

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桓

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問

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墜壁境君其圖之區區之心切慕此耳何圖志

桓公乃許盡還魯之侵地

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

漢書曰公孫敖捕

于為兵以備漢於是陵

此陵所以仰天椎

直追

心而泣

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

乎昔蕭樊囚執繫韓彭蒯醢

史記曰相國蕭何為民請曰

願令民得入田收葉為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

財物乃請吾苑遂下廷尉械繫之又曰高祖病有人惡

樊噲黨呂氏即曰上一日宮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

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使陳平載絳侯代將

而即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請長安又曰陳孫友

鍾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后使武士縛信斬於長安

逢呂后從長安越反高祖赦之遷蜀道著青衣行至鄭

上曰彭越壯士也今徙蜀自遺患故昌邑后許諾既至白

告越反遂夷三族黥布傳薛公曰前年醢彭越往年殺

韓信說文曰

鼂錯受戮周魏見辜

鼂錯已見西征賦漢

餘月上乃免丞相就國歲餘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絳

侯勃自畏恐誅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自衛其後人有

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曰竇嬰景帝時吳楚反

拜嬰為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為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

田蚡不敬遂論嬰弃市

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

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

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之痛

心哉左氏傳曰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賈誼已見鵬鳥賦漢書曰周亞夫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

子為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侵之益怒遂入廷尉不食五日歐血而死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

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二子謂范蠡曹沫也言諸侯才能者被囚戮不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如二子之能雪恥報功也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

負戟而長嘆者也何謂不薄哉先將軍謂李廣也貴臣謂衛青也漢書曰元狩四年

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處乃自部精兵而令廣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

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色愠怒引

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

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謂其麾下曰結

髮與匈奴大小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

大將軍令廣部行迴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

十餘終不復對刀筆之吏遂引刀自剄音義鄭德曰以

刀割頸為切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

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切死朔北之野漢書

遣蘇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維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

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維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

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身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以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武氣絕半

日復息乃徙武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也漢書曰武壯之年

壯出及還鬚髮並白老母終堂生妻去惟漢書陵謂武

夫人已不幸陵送至陽陵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
也子卿婦年少聞以更嫁
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
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
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
論語曰導千乘之國漢書曰兵車千乘諸侯之大者
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漢書元始六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
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倂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
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
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
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言陵無功以報漢為孤恩漢
戮陵母為負德論語曰德不

孤必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言陵忠
誠能安
於死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
墨邪史記張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又願足下勿復望
功臣曰蕭何徒持文墨顯居臣上願足下勿復望
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
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故
謂任立政大將軍
霍光上官桀等
胡婦生子名通國楚辭曰賴皇
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勿以為念努力自愛老
子
自愛人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報任少卿書一首

司馬子長

漢書曰遷既被刑之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益州刺史任安乃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遷死後其書稍出史記曰任安榮陽人為衛將軍後為

益州刺史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也走猶僕也言已為司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如淳曰少卿任安字也

曩者辱賜書教以

順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

禮記曰儒有推賢而進

意氣懃懃懇懇

懃懃懇懇忠款之見也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

如此也

蘇林曰而猶如也禮記曰不

僕雖罷駑亦嘗側

聞長者之遺風矣

側聞謙辭也列子曰吾側聞自以

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

言舉動必為人欲益反損是以

之所尤過也

獨鬱悒而與誰語

鬱悒不通也楚辭

諺曰誰為為之孰

令聽之

誰為猶為誰也言已假欲為善

蓋鍾子期死伯

牙終身不復鼓琴

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意在太山鍾

水子期曰善哉湯湯乎若流水子期死伯牙何則士為

知己者用女為說已者容

戰國策曰晉陽之孫豫讓事

知伯豫讓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用女為悅已者容吾其報智氏矣

若僕大質已虧缺

矣雖才懷隨和行若由夷

隋隋侯珠也和氏璧也

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荅

點辱也往

書宜應荅但有

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

服虔曰從武帝

之事若煩務也如淳曰遷為中書令任職常知中

書時偶有賊盜之事晉灼曰賤事家之私事也

相見

文四十一

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

文穎曰卒卒促遽之意也間隙也

得竭至意今

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

如淳曰平居時不肯報其書今安有不測

之罪在獄故報往日書

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

諱

李奇曰薄迫也迫當從行善曰難言其死故云不可諱

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

以曉左右

廣雅曰懣懣也楚辭曰惟煩悶以盈曾

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

窮

謂任安恨不見報也

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僕聞

之脩身者智之符也

符信也

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

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

勇士當於此而果決之

立名者行之極

也

凡人能立志者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

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憊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所可憊者

惟欲之與利為禍之極也

痛者唯傷心之事而可為悲也

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

於宮刑

醜穢也先謂祖也詬音垢應劭曰詬恥也說文詬或作詢火近切禮記儒行曰妄常以儒相詬

病左氏傳宋元公曰余不忍其詬尋此二書其訓頗同

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

世也

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

曰孔子居衛月餘靈公與夫人同車出令官者雍渠乘使孔子為次乘遊過市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於是恥之去衛過曹

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

此言孔子適陳未詳史記商君曰我化秦孰與五刑大夫賢趙良曰五刑大夫荆之鄙

人也之見秦王也因變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又同

子參乘素絲變色

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

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同載於是上笑下趙

談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才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豪俊哉史記履紹曰臣刀鋸之餘不敢二心僕賴先人緒業廣雅曰緒末也司馬彪莊子注曰緒餘也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効信有奇策才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嚴宄之士外之又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効可見如此矣上之四事無一遂假欲苟合取嚮者僕常廁下大夫之列容亦無其所也史記蔡澤曰吳起言不苟合行不苟容

陪外廷末議

臣瓚曰太史令千石故下大夫也外廷即今僕射外朝也

不以此時引

維綱盡思慮今以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闡茸之中

闡茸也

也茸細毛也張揖訓詁以為闡瘠劣也呂忱字林曰闡茸不肖也

乃欲仰首伸眉論列

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

言哉尚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

長無鄉曲之譽

不羈言材質高遠不可羈繫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未可以論行也

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

服虔曰薄伎薄才也

出入周衛

之中

周衛言宿衛周密也韋昭曰天子有宿衛之官

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

言

戴盆則不得望天望天則不得戴盆事不可兼施言己方一心營職不假修人事也

故絕賓客之

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

禮記曰某之子不肖應劭

風俗通曰生子不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毛詩

似父母曰不肖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子語助也論語僕

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能相善也趣舍異路太公六韜

有性趣舍不同顏師古未嘗銜孟酒接慙慙之餘懽然

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

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顏師古

其素所蓄積也言其意中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

風推而為士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

斯以奇矣新序昭奚恤曰使皆赴湯火蹈白刃今舉事

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鄭玄周禮

行也臣瓚以為媒謂違合會之孽謂生其罪孽也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

卒不滿五千有五千言不滿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

胡地出馬故曰戎馬單于所居之處號曰王庭垂餌音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

之師說文曰挑相呼也李奇曰挑身獨戰不須眾挑茶

故曰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言半當虜救死扶

傷不給顧野王決曰所殺過半當言旃裘之君長咸震

怖旃裘謂匈奴所服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人

漢書曰匈奴至冒頓最強大置左右賢王以其善射故曰引弓之人一國共攻而圍之轉

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子智然陵

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孟康

音類善曰類古沐字言流面在面如盟類也說文曰類洗面也李登聲類云拳或作捲此言兵已盡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陳勝無將帥之兵師旅之衆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白起雖坑趙卒向使預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况三十萬被堅執銳乎類師古曰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冒白刃北嚮爭死敵拳也李奇曰拳者弩弓也

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史記曰陵至浚稽山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得士死力上甚悅之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史柱曰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都割悼誠欲効其款款之愚款款忠實之兒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絕少分能得人死力雖古

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張晏曰欲得相當也言欲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蒲沃切於天下矣謂摧破匈奴之兵其功足暴露見於天下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魚解切眦柴懈切之辭言欲廣主上之意及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遊說遂下於理漢書曰初上遣貳師李廣利出令陵功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而爲陵遊說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禮記子曰回得一善拳拳不失之矣鄭玄曰拳拳捧持之兒說文曰列分解也因爲誣上卒從吏議言衆吏議以爲誣上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

遊莫救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

深幽圜圜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

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其家聲蘇林曰家世為將有

而僕又侁之師古曰蠶室如淳曰侁次也若人相次也

隤墜也注景紀曰作密室廣大如蠶室故言下蠶室衛宏漢儀

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

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僕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

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

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

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螻蟻蛄也蟻蚍蜉也皆而世

又不與能死節者與如也言時人以我之死又特以為

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

也人固有一死或重於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

也燕丹子荆軻謂太子曰烈士之節死有重太上不辱

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理道也其次不辱辭

令辭謂言辭其次誡體受辱誡體謂其次易服受辱

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漢書曰箠長五尺說文

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謂肉最下腐刑極矣

蘇林曰

宮刑腐

刑也

臭故曰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禮記

腐刑文也東方朔別傳武帝問曰刑不上大夫何朔曰刑者所以止暴亂誅不義也大夫者天下表儀萬人法則所

以共承宗廟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尚書

日杜乃獲斂乃弄言威故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

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平臣瓚曰以為患吏刻暴

此疾苛吏之辭也文穎曰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

榜箠幽於圜牆之中廣雅曰榜擊也圜牆獄也當此之

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正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

且西伯伯也拘於姜里史記曰季歷卒子昌立是為西伯

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紂乃

囚西伯於羑里王制曰九州之長曰伯注曰伯長也

李斯相也具于五刑史記曰李斯楚上蔡人也從荀卿

十餘年竟并天下以斯為丞相二世立以郎中趙高之

諧乃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其

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曰當三族者皆先剗斬左右趾

答殺之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其誹謗罵詈者又斷舌

故言具其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謂五刑也淮陰王也受械於陳漢書曰韓信為楚王都

出入人有變告信欲反上聞患之用陳平謀偽遊雲夢

信謁上於陳高祖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

赦免死良狗烹上曰人告公反遂械信至洛陽彭越張

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史記曰高帝立彭越為梁王囚之

洛陽漢書曰趙王張耳高祖五年薨子敖嗣立尚高祖

長女魯元公主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旦暮自上

食禮甚卑有子婿之禮高祖箕踞罵詈甚慢之趙相貫高
趙午說敖曰天下豪傑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皇帝甚
恭皇帝遇王無禮請為殺之八年上從東垣過貫高等
乃壁人柏人柏人要之置廁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
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遂去貫高怨家知其謀反告
之於是逮捕趙王諸反者趙午十餘人皆自刎貫高獨
怒罵曰誰令公等為之今王實無反謀檻車絳侯誅諸
與詣長安高下獄曰吾屬為之王不知也
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史記曰絳侯周勃與陳平謀誅
李陵答蘇武書漢書音義如淳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請室請罪之室若今之鍾下也
關三木三木在項及手足也魏其侯已見李陵答蘇武
曰桎兩手同械曰桎桎在足曰桎韋昭曰**季布為朱家鉗**
桎兩手合也桎音告桎音拱桎之栗切
奴漢書曰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項籍使將兵數窘
匿於濮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臣敢進計布許之
乃髡鉗布衣褐致廣柳車中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

家賣之朱家心知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洛陽見汝陰
滕公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耳君何不從容為上
言之滕公許諾待間果言如朱
灌夫受辱於居室漢書
灌夫字仲孺潁陰人也為太僕時坐與衛尉竇甫飲輕重不
得從為燕相及竇嬰失勢兩人相與為引重夫過丞相田
蚡蚡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孺有服夫曰將軍廼
肯幸臨夫安敢以服為解請語魏其侯具將軍旦日蚤臨之
蚡許諾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帳具自旦候同至
日中蚡不來夫以語嬰嬰益牛酒夜酒掃帳具自旦候同至
行夫益怒遂以為隙元光四年蚡取燕王女為夫人太
后詔曰列侯宗室皆往賀嬰為壽夫行酒至蚡蚡半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乃嘻言曰將軍貴人也畢之時蚡
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灌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
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賢曰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
長者為壽乃効兒女曹咕聒耳語蚡謂夫曰今日眾辱程
將軍仲孺獨不為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知程李乎乃起蚡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也籍福起為
謝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蚡乃麾騎縛夫置傳舍
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於居室

如淳曰百官表居室
為保宮今守宮也 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

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

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強弱形也審矣何足

怪乎孫子兵法曰治亂數也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

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

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

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

已也言激於義理者則不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

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言已輕妻子故反問之

且勇者不必死節言勇烈之人不必死於怯夫慕義何

處不勉焉言怯夫慕義以自立名何處僕雖怯懦欲苟

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孔安

縲紲墨索也紲繫且夫臧獲婢妾晉灼曰臧獲敗敵所

也所以拘罪人羌人以婢為妻生子曰獲奴以善人為妻生子曰臧荆

楊海岱淮齊之間罵奴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

男而歸婢謂之臧女而歸奴謂之獲皆異方罵奴婢之醜稱也

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彩不表於後世也論語曰君

而名不稱古者富貴而名摩滅不可勝記唯倜儻非常之人

稱焉廣雅曰倜儻卓異也蓋文王拘而演周易周易曰易之興也

邪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邪史記本紀曰崇侯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善累德諸侯皆向之將有不利於帝

紂乃囚西伯於羑里西伯演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地理
志曰河內湯陰有羑里城西伯所拘韋昭曰羑音酉蒼
頤篇曰演仲尼厄而作春秋史記孔子曰吾道不行矣

魯史而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史記曰屈原名平楚之同
作春秋強志敏於辭令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心害其
能懷王使原為憲令原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其

之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不知每令出平
伐其功以為非我莫為王也王怒而疎之平病聽之不

聰作離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漢書曰國語左丘孫子臆
騷經

脚兵法脩列王史記曰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事魏惠
涓恐其賢於己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

齊使者田忌善客待之於是田忌進孫子於威王威王
問兵法而師之其後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齊威王欲

將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為將而孫子
為師居輜重中主為計謀田忌從之魏不韋遷蜀世傳

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魏軍

呂覽

史記曰呂不韋大賈人也莊襄王即位三年薨太

信陵楚有春申趙有平原齊有孟嘗皆下士喜賓以相

傾呂不韋以秦之強大招士厚遇之乃致食客三千人是

時諸侯多辯士如荀卿之徒著書布於天下不韋乃使

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為八覽十二紀三十餘萬言以

為備天下之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

懸千金其上延諸侯遊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與千金

及始皇帝壯太后通不韋恐禍及已私求嫪毐為舍人

詐令以腐罪告之遂得侍太后與太后通九年人有告嫪
毐實非官者下吏治之得情實事連相國秦王恐其為

變乃賜不韋書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
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後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者

與家屬徙處蜀飲鴆而死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韓非者
韓之公子也見韓稍弱以書諫王王不能用非心廉直

不容於邪枉之臣觀往者得失之變故作孤憤五蠹說
難十餘萬言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見

此人與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所著書秦因急攻
韓韓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毀之曰
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

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
過法誅之秦王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藥使自殺
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秦王後悔之使人赦詩三百篇大
而非已死矣說難孤憤韓子之篇名也詩三百篇大
底聖賢發憤之所為切于偽作也論語曰詩三百孔安國
璞曰音怡此人皆意有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
來者言故述往前行事思乃如左丘無目孫子斷足終
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謂文
章也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論語子曰唯女
見已情養也近之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
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于茲為十表本紀
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
此禍惜其不成已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
諸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其人謂與已同志者則僕償前辱
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為智者道難為俗人
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負累之下未易可居
流而訕上者也僕以口語遇此禍重為鄉黨所笑以汙烏外辱
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
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
所往莊子魯哀公問仲丘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他去
人尸居環堵之室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身直

為閨閣之臣寧得自引於深藏岩穴邪故且從俗浮沈
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聖人狂與惑者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
心刺力割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如淳曰曼美也戰國
策蘇秦曰夫從人飾辯曼辭高主之節行曼音萬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
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報孫會宗書一首

楊子幼

漢書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為常侍騎與太僕戴長樂相失坐事免為庶人惲見已失爵位遂即歸家閑居自治產業起室以財自娛歲餘友人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與惲書誡諫之言大臣廢退當杜門惶懼為可憐之意不當治

產業通賓客有稱舉惲乃作此書報之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

論語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氏曰彬彬文質相半之兒

也底

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

致也曰霍氏謀反惲先聞知霍氏伏誅惲封為平通侯

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

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

爾雅曰愬慙其厚然竊恨

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

猥猶曲也言鄙陋

之愚心則若逆指而文過

言逆會宗之指自文飾已之

文孔安國曰文飾其過不言實也

默而自守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

論語曰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

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

二千石皆得乘朱輪位在列卿爵為通

侯摠領從官

應劭曰舊曰徹侯避武帝諱故為通言與其功德通於王室也從天子侍從官也

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

群僚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

論語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知柳下惠之懷祿貪勢賢而不與立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不能自退曾子曰君子不安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

北闕妻子滿獄口語即戴長樂所告也如淳漢書注曰

尉北軍尉以法罰之楊惲上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

以塞責史記司馬欣謂章邯曰趙豈得全其首領復奉

先人之丘墓乎左氏傳宋公曰若以大夫伏惟聖主之

恩不可勝量君子遊道樂以忘憂史記曰陳平遊道曰

小人全軀說以忘罪楚辭曰與波上下竊自念過已大

矣行已虧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勸力

耕桑國語曰灌園治產以給公上蘇林漢書注曰不意

當復用此為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

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終謂終沒也既盡也

過三年臣見放逐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

伏臘漢書曰秦繆公作伏祠孟康曰六月伏日也風俗

臘通禮傳曰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故改為

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

雅善鼓琴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撫缶而呼嗚

嗚應劭漢書注曰缶瓦器也秦人擊之以節歌李斯其

上書曰擊甕扣缶而呼嗚嗚快耳者真秦聲也

詩曰田彼南山燕穢不治種一項豆落而為其

張晏漢書注曰

山高在陽人君之象也燕穢不治朝廷荒亂也一項百畝以喻百官也言豆者貞直之物零落在野喻已見放奔也其曲而不直言朝臣皆諂諛也臣瓚按田彼南山燕穢不治言於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項豆落而為其雖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

什一謂十中之一也尚書大傳曰王

者十一而稅此賈豎之事汙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

人眾毀所歸言處下流為人所舉不寒而慄雖雅知憚者猶隨

風而靡尚何稱譽之有楚辭曰世從容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董生不云

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

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夫皇皇求財利

常恐匱乏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人者大夫之意也故道不同不相為

謀今子尚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

論語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言今我親行賈豎之事安得責我卿大夫之制乎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

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史記李克謂翟璜曰魏成子東得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

皆師稟然皆有節旣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

謂去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

毛詩曰文王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鄭玄曰

昆夷西戎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

言豈隨懷安貪鄙之

俗而移人之本性者哉於今乃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

旃無多談

論盛孝章書一首

孔文舉

與魏太祖虞預會稽典錄曰盛憲字孝章器量雅偉舉孝廉補尚書郎遷

吳郡太守以疾去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憲素有名策深忌之初憲與少府孔融善憂其不免禍乃與曹公書由是徵為都尉詔命未至果為權所害子匡奔魏位至征東司馬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

國語文姜曰日月不居人誰不安傳毅詩曰徂年如流

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為始滿融又過二

公謂曹操言

十融過於二歲也

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尚存

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

孫氏已見上文毛詩曰樂尔妻孥孔安國尚書大傳曰孥

也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求年

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

之公羊傳曰邪亡孰亡之蓋狄滅也曷為不言蓋狄滅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

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執命不期於旦夕吾祖

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

論語子曰益

三友吾祖即謂孔子也後漢朱穆感世澆薄莫尚敦厚著絕交論以矯之公誠能馳一介之

使加咫尺之書

左氏傳晉行人子貢對鄭王子伯駢曰君有楚命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漢書廣武君曰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

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為有天下大名九

牧之人所共稱嘆

九牧猶九州也左氏傳王孫滿曰貢金九牧孫卿子曰文王鑒於殷紂此

其所以伐殷王而受九牧也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戰國策郭隗謂燕昭王曰臣聞古之人君賣千金之貨將市於他國未至而千里之馬已死使者乃以五百金買死馬之首以歸其君大怒曰所求者本不市死馬何故損金市死馬乎將誅之使者對曰死馬尚市之況生者乎天下必知君之好也馬將至矣於是昔年而千里馬至者三焉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術實湏得賢珠玉無脛胡定切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韓詩外傳曰蓋胥謂晉平公曰珠出於海玉出於山無足而至者好之也士有足而不至者君不好也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史記曰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卑身厚幣以禮賢者謂郭隗曰齊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知國

小力少不足以報然誠得賢士與共圖以雪先王之讎也願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居蟹切臨難而王不拯孟子曰當乘之國行仁政民悅而歸之猶解倒懸也又曰今則士燕虐其民而王征之人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比首音獸燕路者矣漢書廣武君曰夫比首燕路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玄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為幽州牧與彭寵書一首

朱叔元范曄後漢書曰朱浮字叔元沛國蕭人也初從世祖為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後乃為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浮少有才能頗欲勵正風迹收士心

辟召州中涿郡王岑之屬以為從軍事及
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乃多發
諸郡倉穀贍其妻子漁陽太守以為天下
未定不宜多置官屬以費軍食不從其令
浮客奏寵遣吏迎妻而不迎其母又受貨
賄殺害友人多聚兵穀意計難量寵既積
怨聞遂大怒舉兵
攻浮浮以書責之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
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

左氏傳曰鄭武公
姜氏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弗許及共叔段
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既而太叔令西鄙北鄙貳於已
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曰不義不昵厚將
崩太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段入于鄆公
伐諸鄆五月辛丑太叔出鄆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
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功名字謂聲譽遠聞也漢書曰陳遵
劉竦俱著名字佐命已見李陵書臨民親職愛惜倉

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

言朱浮所以招致賓
客者此亦權時救急

也二者皆為國耳即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為滅

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

蔡邕獨斷云朝廷者不
敢指斥君故言朝廷恩亦

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漢書大司農田延年謂
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匹夫媵母尚能致命一食

左氏
宣公二年傳曰初趙宣子敗于首山見靈輒餓問其病
對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
母之存否今近矣請以遺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既
而與為公介靈公比以趙盾驟諫伏甲將攻殺之靈輒
乃倒戟以禦之又戰國策曰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
二人荷戈而從之中山君顧二人曰子何為者對曰昔
臣之父嘗餓且死君拾食以鋪臣父臣之難中山君曰
山君有事汝必赴之是以今來死君之難中山君曰以

一杯羹而亡國以一食而獲二死士勝母未詳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

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三綬者古人兼官者一官一綬也范曄後漢書曰更

始使謁者韓鴻持節徇北州承制得專拜二千石以下鴻至薊以寵鄉閭故人相見大喜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世祖又以書招寵寵乃發步騎三千人伯通與吏歸世祖世祖承制封建忠侯賜號大將軍

民語何以為顏行步拜起何以為容坐卧念之何以為

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為人惜乎棄

休令之嘉名造梟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

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為世笑死為愚

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范曄後漢書曰吳漢說寵從世祖會上谷太守耿況

亦使功曹寇恂詣寵結謀共歸世祖又曰況字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

讓屢有降挹之言蒼頡篇曰挹損也而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

下孔安國尚書傳曰自功曰伐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

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

朝廷則為遼東豕也白頭豕未詳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張晏漢書

注曰齊燕楚韓趙魏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

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

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區區言小也公羊傳曰司馬子反謂楚王曰以區區

之宋猶有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

量也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日月也無

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

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

外信讒邪之諛言

東觀漢記曰浮密奏寵上徵之寵既自疑其妻勸寵無應徵今漁陽大郡

兵馬眾多奈何為人所奏而棄此去寵與所親信吏計議吏皆怨浮勸寵止不應徵長為羣后惡

法永為功臣鑒戒豈不誤哉

或本云永為羣后惡法今檢范曄後漢書有此一句

然東觀漢記亦載此書大意雖同辭旨全別蓋錄事者取舍有詳略矣

定海內者無私讎

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為親厚

者所痛而為見讎者所快

范曄後漢書曰寵齊獨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卧

寐共縛著牀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大驚昏夜後解寵

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去今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連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即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封為不義侯

為曹洪與魏文帝書一首

魏志曰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

陳孔璋

陳琳集曰琳為曹洪與文帝書

集序曰上平定漢中族父都護還書與余盛稱彼方土地形勢觀其辭如陳琳所叙為也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多意奢說事頗過其實

得九月二十日書

帝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

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為念欲遠以為懽故自竭老

夫之思

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

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

左氏傳司馬侯

曰四嶽三塗九州之險也杜預曰東嶽代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恒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

彼有精

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

漢書朱買臣曰一人守險

千人不得上

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

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力不能穿魯縞音義曰縞曲阜之地俗善作之既皆輕細故以喻之爾雅曰縞之細者曰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漢書淮南王安上書曰臣聞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莫之敢校不義而強古人常有左氏傳叔向謂趙孟曰不義而強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尚書舜典曰咎繇其弊必速周宣之盛亦讎大邦毛詩曰秦越爾蠻荆大邦為讎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為中才處之殆難倉卒司馬遷報任少卿書曰夫中才之來命陳彼妖惑之罪叙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蠱之政是夏殷所以喪苗邑所天兵神指師徒无暴樵牧不臨我之所以克彼

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左氏傳闕廉曰師之所聞也昔鬼方鼯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三科之中此等為下科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脩之軍盟津有再駕之役周易曰高宗之伐鬼方三年克之左氏傳曰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而脩德復伐之因壘而降尚書曰惟十有一年武王克殷又曰一月戊午師渡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尚書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焉有星流景集麟奪霆擊長驅山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彼張魯也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若中才不可得也而來示乃以為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鰲力而切猶

無所救竊又疑焉

文帝答曹洪書曰今魯罪兼苗桀惡稔厲莽縱使宋翟妙機械之巧田單

入陣之變猶無益也

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尚有賢

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

論語曰微子去

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曰周武王東觀

兵於孟津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知天命未可

也乃還師聞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於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

宮奇在虞晉不加戎

傳曰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虢宮奇之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其虞虢之

謂乎弗聽宮之奇以其族行曰

季梁猶在強楚挫謀

傳曰楚王侵隋隋使少師董成闕伯比言於楚子曰吾

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

以武臨之漢東之國隋為大隋張必奔小國小國離楚

之利也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注曰

季梁隋賢目也

暨至眾賢奔絀

勅律三國為墟明其無道有人

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紫帶為垣高不可登折箸為

械堅不可入

墨子曰公輸為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

攻城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出而曰吾知所

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者

吾不言之王問其故子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

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三百

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

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吾請無攻也

石門

周地圖記曰褒谷西有古陽平關劉

騁奔牛之權

北陣四曰壯陣五曰衝陣六曰輪陣七曰

浮沮陣八曰鴈行陣史記曰田單為將軍破燕城時以

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綵龍文束兵刃於角灌脂束

葦於尾燒之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

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

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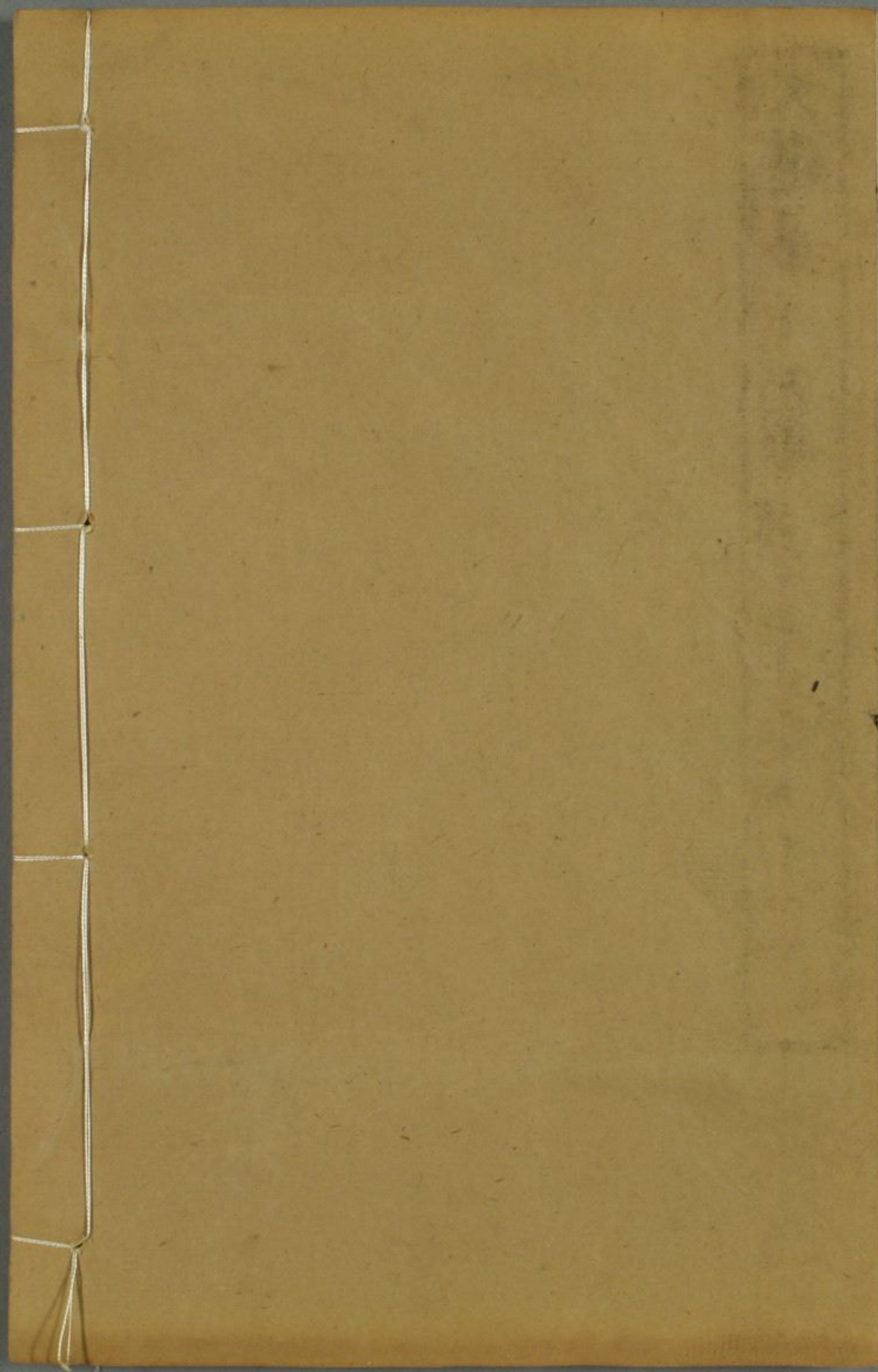
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

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大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叛燕歸田單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焉肯士崩魚爛哉漢書徐樂上書曰臣聞天下言梁士何自亡也魚爛而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止何休注曰魚爛自內發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即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禮記檀弓曰我未之蓋聞過高唐者効王豹之謳孟子子滴于髡曰昔王前聞蓋聞過高唐而齊女善歌按此文當過遊睢息惟渙者高唐者効絲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學藻績之綵陳留記曰襄邑渙水出其南睢水經其北月華蟲以奉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楊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司馬相如楊雄王褒也墨子曰二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

仁猶歧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以久也故頗奮文辭異於論語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他日怪乃輕其家上謂為倩七靖人學諸孫松松曰君以鄭君而舍之以鄭君為東家丘也原曰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垆雅曰野原曰驥垂兩耳服鹽車爾戢翼於汙池周禮有牧田鴻雀鳥之通稱也毛詩曰鴻鴈高飛不藝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鳥外廢之下乘也穀梁傳晉荀息曰君何不以此屈產之乘借道乎公及整蘭筋相馬經云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揮勁翻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爾雅曰晨風鸛也毛詩曰隰有六駮毛萇曰駮如馬倨牙食虎豹恐猶未信丘言必

大噓也洪白孟康漢書注曰丘空也此雖假孔子名而實以空為戲也或无丘言二字漢書曰趙李諸侍中皆談笑大噓說文曰噓大笑也

文選卷第四十一





文選第十五冊 卷四十二至卷四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5

文庫 11
D 82
15

010190555165

48-11790

文選卷第四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尔少枝

廣
席

彭
漢

書中

文林郎太子右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阮元瑜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

與吳質書一首
與鍾大理書一首

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一首

與吳季重書一首

吳季重答東阿王書一首

應休璉與滿公琰書一首

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一首

為曹公作書與孫權一首

吳書曰孫策初與魏武俱事漢

薨周瑜魯肅諫權曰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郡之眾兵精糧多何區區而受制於人也權遂據江東西連蜀漢與劉備和親故作書與權望得來同事漢也

阮元瑜

魏志曰阮瑀字元瑜宏才卓逸不羣於俗太祖為司空召為軍謀祭酒又管記室書檄多瑀所作又轉丞相倉曹屬蜀卒文章志曰陳留人也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

恩情已深

爾雅曰婿之父母曰姻婦之父母曰婚毛詩箋曰重婚曰媾吳志曰策并江東曹公力未能逞

且欲撫之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為子彰取貴違異女皆禮辟策弟權翊又命楊州刺史嚴象舉茂才

之恨中間尚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

心既忿恨意不

自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

漢書曰高祖徙信為楚王

後以為淮陰侯信知漢畏其能稱疾不朝由此日怨陳豨反高祖自將往信陰使人之豨所而為家人謀夜詐

赦諸官徒奴欲發兵襲呂后太子范曄後漢書曰光武至薊彭寵上謁自負功德光武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

平光武知之以問幽州牧朱浮浮對曰陛下昔倚為此道主人寵謂至當延閣握手交歡並坐今既不然所以

失望也盧綰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

漢書曰上立盧綰為燕王初上如邯鄲擊陳豨燕王盧綰亦擊其東北豨使王黃求救於匈奴匈奴勝於燕且緩豨而與胡和事寬得長王燕勝以為然廼不令燕兵擊燕綰疑勝與胡反上書請族勝勝還報具令匈奴兵擊燕綰廼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勝得為匈奴道所以為者綰寤廼詐論他人以脫勝家屬勝得為匈奴婢將降言燕王綰果反矣乃遣樊噲伐燕又曰黥布為淮南王漢誅梁王彭越盛其醢以徧賜諸侯至淮南王王大恐陰令人部聚兵伺旁郡警急責赫為布中大夫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淮南王疑其上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驗遂族赫家發兵反

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
楊州舊屬江南今魏徙楊州於壽春而孫權全有江南之地故云屬本州也江都圖經曰江西壽春屬魏魏楊州刺史鎮壽春捐舊或為捐奪誤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
馥字元

穎沛國人也太祖方有表紹之難謂馥可任以東南之事遂為楊州刺史後漢書曰朱浮為幽州牧奏漁陽守彭寵多買兵器不迎母寵遂反無匿張勝貨他改切故之變張勝有故於胡盧綰匿之而加恩貸也匪有陰構賁音肥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豐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為佞人所構會也史記謂齊王曰此弃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變觀戰國策曰曾參殺人人有告母又不信須臾又有人告之示之以禍難激之以耻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吳志曰周瑜云受制於人豈與南面稱孤同哉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為悔人之情也戰國策蘇秦為楚合從說韓王曰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尸不為牛從今西面交臂而臣事

秦何以異於牛從也夫以大王之賢也挾強韓之名臣切為大王羞之韓王忿然作色攘臂按劍仰天曰寡人雖死其不事秦廷叔堅戰國策注曰尸

雞中主也從牛子也從或為後非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嬖楚辭曰竊悲申包胥之氣盛宋均詩緯注曰緒業也既懼患至蕙懷忿

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疊連推而行之想暢本

心不願於此也周易曰推而行之存乎通孤之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家語注曰異類夷狄也喜得

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漢書谷永曰因而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為老夫苞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

之詐左氏傳趙孟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又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子羽與之言曰大國无

乃苞藏禍心以圖之韓子曰昔者鄭武公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君以娛其意因而問於群臣曰吾所用兵誰可

伐者大夫閔其思對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胡君聞之以鄭親已遂不備鄭鄭

人襲胡取之也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好事謂婚姻前二族俱榮流祚後嗣

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舡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

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赤壁地名在荊州下吳志曰曹公臨荊州權遣周瑜程普為左右督各領萬人與劉備俱進遇於赤壁大破曹公軍燒其餘舡引退士卒飢疫死者太半備瑜等復追至南郡公遂北還留曹仁於江陵瑜仁相守歲餘所殺傷甚衆仁委城走荆土本非已分我盡與君冀取其

餘言荆州之土非我之分今盡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

也列子孟孫陽謂禽子曰有侵若肌思計此變無傷於

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言我尚冀君之餘地何必

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榮美君之負

累豈如二子漢書高紀曰初田橫攻彭越項羽已滅橫

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鮪守之上令岑彭說鮪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

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

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況是以至情願

聞德音毛詩曰彼美孟姜德音不忘往年在此吾不食言

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濶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魏志曰建安十四年

二月軍至譙作輕舟治水軍自渦入淮出肥水吳志曰初曹公恐江濱郡縣為權所略微令內移轉相警備自

廬江九江蘄春廣陵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合肥以南唯有皖城裴松之吳志注曰濞祖了切非有

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為己榮左氏傳楚子曰安人之亂以為己榮

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

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金匱曰明者見於未萌智者避危於無形是

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禽漢書伍被

謂淮南王曰昔伍子胥諫吳王曰臣今見麋鹿遊姑蘇之臺也越絕書曰姑蘇臺名夫差所造高見三百里戰

國策曰智伯伐趙趙士則二君為之次二君乃與孟談陰約夜遣人入晉陽智果見二君說智伯曰二主色動而

變必背君矣不如殺之智伯曰不可智果見言之不聽出便易姓

為輔氏 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漢書

曰穆生不嗜酒楚王戊常設醴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
以逝矣遂謝病去後戊乃與吳王通謀遂應吳王反又
曰鄒陽仕吳吳王有邪謀陽奏書此四士者豈聖人哉
諫吳王王不納去之梁從孝王遊范子計然曰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見微知著以君之明觀孤
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
江之表宴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
令主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
為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
難衛也左氏傳曰越子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
越子為左右勾卒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
師分以禦之越子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
大亂遂敗之漢書曰韓信為左丞相進擊魏王豹魏王
豹盛兵蒲坂塞臨晉信迺益為疑兵陳舡欲渡至於臨
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甕渡軍襲安邑魏王豹驚張兵

迎信信遂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舊好而張形勢更
無以威脅重敵人重威重也言以威重迫脅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
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
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効古當自圖之
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漢書曰淮南王安謀反日夜與
出漢隗囂納王元之言范曄後漢書曰隗囂字季孟天
其衆自稱西州上將軍遣子恂詣關囂將王元說囂曰
天水完富天下士馬最強元請一丸泥東封函谷此萬
世一時也彭寵受親吏之計彭寵已見朱三夫不
然元計遂反寤終為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玄三賢既覺
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漢書曰梁孝王怨袁盎迺與
羊勝公孫詭之屬陰使人刺

殺袁盎天子意梁逐賊果梁使之遣使覆案梁事捕公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韓安國泣諫王王乃令出之勝
詭皆自殺梁王使韓安國因長公主謝上怒稍解范曄
後漢書竇融字周公扶風人也行西河五大郡大將軍
事遙聞光武即位心欲東向隗囂使辨士張玄遊說西
河曰今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
陀融召豪傑計議遂決策東向奉書獻馬光武
賜融璽綬為涼州牧封安豐侯後遷大司空
取子布外擊劉備吳志曰張昭字子布以効赤心用復前好則江
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
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
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婉猶
也二人劉所謂小人之仁大仁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為
備張昭也此也韓子曰行小忠則大忠之賊也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若憐子

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
後善史記曰王溫舒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廣雅曰從行也但禽劉備亦足為効
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楊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
為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吳志曰孫輔字國儀假節交州刺史遣使與曹
公相聞事覺權幽繫之數歲卒又曰劉繇字正禮避早並行人兵減損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
為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為左氏
秦飢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
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
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左氏傳曰

晉樂書伐鄭鄭使伯蠲行成晉人願仁君及孤虛心回
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
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毛詩曰袞

仲山甫補之周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勗之易曰牽復吉

與朝歌令吳質書一首典略曰所質為朝歌長大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爾雅曰恙憂也塗路雖局官守有

限爾雅曰局近也孟子曰吾聞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詩

曰願言思子杜預左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

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漢書勃海郡誠不可忘既妙思

六經逍遙百氏莊子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淮南子曰百家

異說各彈碁間設終以六博藝經曰碁正彈法二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

相當更先控三彈不得各去控一碁先補角世說曰彈碁出魏宮大射以巾角拂碁子也高談娛心

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儀禮曰尊士旅食于門鄭玄注曰旅眾也士眾

謂未得正祿所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

匿繼以朗月同乘竝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衆從無聲

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列女傳陶答子妻曰樂極

必哀莊子仲丘曰余頤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

為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司馬遷

又書曰則長逝者竟魄私恨無窮鵬鳥賦曰化為異物

聚散變化無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羣賓紀時景風

方皆異物也

扇物禮記曰仲夏之月律中蕤賓天氣和暖眾果具繁

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

車毛詩曰命彼後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老子曰道

之云遠我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老子曰聖

人自愛

與吳質書一首

典略曰初徐幹劉楨應瑒阮瑀陳琳王粲等與質並見友於太

子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太子與質書

魏文帝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且猶三年不

見東山猶嘆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毛詩曰我徂東

我不見于今三年杜預左氏傳注曰不支不能相支持也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

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

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湏臾相失每

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楊惲報孫會宗書曰

酒後耳熱仰天撫缶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

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

遺文都爲一集廣雅曰撰定也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

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

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尚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而

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

子者矣論語子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桓子新論雍門周曰身財高妙懷質抱真老子曰少私寡欲呂

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著中論二十餘

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

志曰徐幹字偉長北海人太祖召以為軍謀祭酒轉太子文學以道德見稱著書二十篇號曰中論司馬遷書

曰通古今之變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論語曰斐然成章又曰述

作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

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楚辭曰孤行吟而技淚

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適耳其五

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言其詩之善者元瑜書記翩翩

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言仲宣最少續彼眾賢

獨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弱謂之體弱也

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

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呂氏春秋曰

牙乃破琴絕絃禮記曰孔子哭子路於中庭有人弔者

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

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論語

子曰後生可畏焉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

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

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東觀漢記光

曰吾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武賜隗囂書

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法

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文子曰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賈子曰主之與臣若日月之
與星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為昔日遊也少
壯真當努力古詩曰少壯不努力老大乃傷悲年一過往何可攀援莊
北海若曰年不可攀攀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又始
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
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項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
秉燭遊秉或作炳

東望於邑裁書叙心楚辭曰長呼丕白

與鍾大理書一首

魏志曰鍾繇字元常魏國初建為大理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索使臨淄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

太子與繇書

魏文帝

丕白良玉比德君子珪璋見美詩人

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毛詩曰

如珪如璋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應侯謂秦王曰宋有結綠楚有和璞此二者而為天下之名器也價越萬金貴重都城尹文子曰魏有田父耕于野于野鄰人盜之以獻魏王魏王召玉工相之玉工賀曰敢賀大王得天下之寶臣所未嘗見王問其價玉工曰此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聊可一觀魏王立賜獻者千金長食上大夫之祿有稱疇昔流聲將來孔子家語曰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左氏傳曰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號虞公許之宮之奇曰虞不臘矣晉滅號號公醜奔京師旋館於虞滅之遂襲虞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節厲義通乎至德竊見玉書稱美玉白如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正部論曰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通俗文曰脂在腰曰肪音方側

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
所仰慕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然四寶邈焉已遠秦漢未聞有

良比也求之曠年不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孔叢子子思謂魯穆公曰君若飢渴待賢近日南陽宗惠叔稱君侯

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笑與林會說文曰扑拊手也當自白書恐

傳言未審未敢作書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荀氏家傳曰荀宏字仲茂為太時從容喻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周稱謂子文學

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匣跪發五內震駭縣在鄴城太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繩窮匣開爛然滿目延篤與李文德書曰吾誦伏犧氏之易煥兮

爛兮其滿目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一介

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

奪之誑史記曰趙惠文王得和氏之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

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王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之王授相如相如持璧倚柱怒髮上衝冠曰觀大王無償趙城色相如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與璧俱碎於柱矣嘉

貺益腆敢不欽承謹奉賦一篇以讚揚麗質丕白

與楊德祖書一首

典略曰臨淄侯以才捷愛幸秉意投脩數與脩書論諸才

人優劣

曹子建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為文章

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

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仲宣在荊州故曰漢南孔璋廣陵人

在冀州表紹記室故曰河朔仲長子昌言曰清如水碧
縈如霜露輕賤世俗高立獨步此士之次也毛詩曰惟
師尚父時惟鷹揚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徐偉長居北海
郡禹貢之青州也故云青土公幹東平寧陽人也寧陽
邊齊故云海隅呂氏春秋曰東方為海隅青州齊也
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許都故曰此魏脩
太尉之子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
故曰上京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曰隨侯見大蛇
抱荆山之玉傷斷以藥傳而塗之後蛇於大水中銜珠
以報之因曰隋侯之珠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
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文王使玉人治其璞而得寶
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
吾王謂操也崔寔本論曰舉弥天之網以羅海內之雄
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是有八澤八澤之外乃有八紘
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韓詩外傳蓋

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
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為狗也東觀漢記曰馬
効杜季良而不成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
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列子曰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
吾亦不能忘嘆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
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荀子曰
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
論語曰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僕自以才不過切古人辭不
為也若人謂敬禮也論語子謂子賤君敬禮謂僕卿何
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吾常歎此達言以為美談公羊傳曰魯人昔尼父之文

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禮記

與共者至于春秋于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過此而

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

媛于慈切為劉季緒張本戰國策曰晉平公得南威三

雅曰美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丁段割戰國策

韓王曰韓之劍戟龍淵大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虞

文章志曰劉表子官至樂而好詆丁禮訶呼歌文章摘

居綺切撫切利病說文曰訶大言也昔田巴毀五帝罪

三王紫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

杜口魯連子曰齊之辯者曰田巴辯於狙丘而議於稷

魯連謂劫曰臣願當田子使不敢復說七略曰齊有稷

城門也齊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者甚眾漢書鄧公謂

忠臣之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难

可無息乎毛萇詩傳人各有好尚蘭茝昌待蓀蕙之芳

眾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喻人評文章愛好不同

臭者其親戚兄弟妻妾知識无能焉居者自咸池六莖

之發眾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樂動

項作六莖樂墨子有非樂篇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

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漢書

作頌一篇以當野人擊轅之歌班固集曰擊轅相杵亦

足樂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我此一通同辭賦小道固

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楊子雲先朝執戟之

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漢書曰楊雄奏羽獵賦為郎然

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而侍也東方朔答客

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國語曰勳力一心四

惠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尚書王曰與國咸休永世

王曰君王德可刻金石豈徒以翰墨為勲績辭賦為君子哉若吾

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

班固漢書司馬遷贊曰有良史之才其文直其事該

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司馬遷書曰通古今雖未能藏

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司馬遷書曰僕誠以著此

古博雅君子與我切非要切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

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張平子書曰其言之明早

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與吳季重書一首典略曰質出為朝歌

曹子建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為密坐曹大家歌器

之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詩

終也彌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

體鳳歎虎視鷹揚已見上文足下謂季重也鳳以喻文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
飲食自歌自舞易曰虎視眈眈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史記曰荆軻與
高漸離歌於市已過屠門而大嚼楚辭曰雖不得肉貴且
快意桓子新論曰人聞長安樂則出門向當斯之時願
舉太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雲夢之竹以為笛斬
泗濱之梓以為箏尚書曰雲土夢作乂孔安國曰雲食
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莊子瀉芒謂苑風曰夫大壑之
竭淮南子曰今夫雷水足以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
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楚辭曰角宿未旦曜靈
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

曰實沈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因
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葉
參為晉星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楚辭曰貫鴻
維六龍於扶桑又曰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楚辭曰
以拂日兮聊逍遙以相佯王逸曰若木在崑崙言折取
若木以拂擊蔽日使之還却也楚辭曰出自陽谷次於
濛汜天路高邈良久無緣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懷戀
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晬若春榮瀏若清
風答賓戲曰摘藻如春華毛詩曰吉甫作申詠反覆曠
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謂治
歌也可令意切事小吏諷而誦之周禮曰諷誦言語鄭
曰誦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論語

堯舜其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
言驥及和氏以希為貴今若家有千里人懷盈尺即驥及和氏寧得珍貴乎呂氏春秋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之中遂名曰和氏之璧夫
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
為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
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
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法言曰學者所以有求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呂氏春秋曰古趙之王良秦之伯樂九盡其妙也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无恤御杜預曰郵无恤王良也
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戰國策曰趙告謂趙王曰臣聞之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

俗而勸史記曰循吏楚有孫叔敖鄭願足下勉之而已
有子產而二國俱治是不易之民也願足下勉之而已
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植集此書為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自不好伎何謂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值墨氏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今本以墨翟之好伎置和氏无貴矣之下蓋昭明移之焉季重之書相映耳

荅東阿王書一首

吳季重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
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眾山之邈迤也奉至
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法言曰觀書者譬如觀山也况介丘乎下句蓋季重自况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尚
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

慕猗頓之富

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孔叢子子產問子順曰臣匱於財聞猗

頓善殖貨欲學之然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答曰然我知之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
聞朱公富往之問術焉朱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
特於是乃適河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
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馳名于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下以與富於猗氏故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戰國策魯連說張相國曰猗頓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
鴻毛之輕也而不能自舉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玄武闕伏虛檻於前殿臨曲
池而行觴伏檻臨曲池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滌思列雖
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史記曰秦之圍
邯鄲使平原君
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士文武備具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餘无可取者毛遂自讚於平原君平
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俗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未立見今
在左右未有所稱誦是先生无所有也毛遂曰臣今日

請處囊中耳使遂早得處囊中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
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

無馮諼切

三窟之効

漢書曰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

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諾孟嘗問
門下諸客誰習會計能為文收債於薛者乎馮諼曰能
於是約車促裝單衣載契而辭問曰收債畢何市而反
孟嘗君曰視吾家所寡有者驅而之薛矯命以債賜諸
人因燒其券人稱萬歲長驅到齊孟嘗君見之曰何市
而反曰竊計君家所無不有所乏者義爾為君市義孟
嘗不悅後有毀孟嘗君於湣王孟嘗君就國于薛未至
百里老幼迎於道中孟嘗君顧馮諼曰先生為文市義
乃今見矣馮諼曰狡兔有三窟免其死耳今君有一未
得高枕而卧也請為君復鑿二窟孟嘗君乃與車五十
乘金五百斤西遊於梁梁惠王聘孟嘗君齊王聞之君
臣恐懼使太傅謝孟嘗君曰願君顧先王之宗廟姑反
國統民馮諼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
廟成還謂孟嘗君曰三窟已就請君高枕為樂矣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史記曰魏公子
置酒大會賓客

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衣冠直載公子
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亦足矣市人皆以
曰今日贏之為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贏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
之所以憤積於胃臆懷眷而悄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
未究傾海為酒井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
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封禪
天下之壯觀周易曰顏若質之志實在所天左氏傳箴
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君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
要言仲父仲尼也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毛詩
載清醕又曰老氏老子也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
嘉肴脾臄又曰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越絕書曰越王乃
夫種獻之於吳王楚辭曰西施婉而不得見斯盛德之
兮嫫母勃屑而日侍王逸曰嫫母醜女也

所蹈明哲之所保也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毛若乃近
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楚辭曰挾秦箏
八齊容起鄭舞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舞賦曰耀華屋
靈鼓起鄭舞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比懽肅慎
使貢其楷矢南震百越使獻其旨雉陳惠公賓之有隼
集庭而死楷矢貫之惠公使使如孔子之館問之孔子
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砮其長尺有咫
故銘其楷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陳王肅曰肅慎氏貢矢以分太姬配虞胡公而封諸
金匱曰武王伐殷四夷聞各以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
來貢越裳獻白雉重譯而至
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漢
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辭宗賦頌之首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

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

左氏傳曰趙武與諸侯大夫會過鄭鄭伯享趙

孟於垂隴七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賦武亦以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草虫伯有賦

鶉之奔奔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大叔賦野有蔓草叔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質小人

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賦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

尚書曰至于再至于三小雅曰面慙曰赧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

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毛詩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重惠苦言訓

以政事史記衛鞅曰苦言藥也甘言疾也惻隱之恩形乎文墨謝承後漢書曰

甄豐惻隱之恩發於自然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

舞淮南子曰曾子至孝不過勝母里墨子非樂不入朝歌鄒陽上書曰里各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

迴車毛詩曰雖无德與女式歌且舞式作或者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

之衆不足以揚名左氏傳伍員曰少康有衆一旅杜預曰一旅伍百人也步武之

間不足以騁跡司馬法曰六尺曰步禮記曰武跡也若不改轍

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

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

也淮南子曰兩絆驥而求其致千里置猿檻也中則與豚同非不巧捷也無所肆其能也不勝見恤

謹附遣白荅不敢繁辭吳質白

與滿公琰書一首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滿寵子炳字公琰為別部司馬

應休璉

公琰前日曾過休璉至明日欲遣書謝值公琰又使人來召璉璉別事不

得往故為報

璩白昨者不遺猥見照臨雖昔侯生納顧於夷門毛公

受眷於逆旅無以過也

夷門侯嬴也已見吳季重答東阿王書史記曰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魏公子欲見之兩人遊甚歡左氏不肯見公子聞所在乃間步往從此兩人遊甚歡左氏傳荀息曰今號為外嘉郎君謙下之德內幸頑才見誠不道保於逆旅

知己歡欣踴躍情有無量是以奔騁御僕宣命周求陽

書喻於詹何楊倩說於范武

說苑曰宓子賤將適單父陽書謂子賤曰吾少賤無

以送子今贈子以釣道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楊籛也其為魚味薄而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鮒其為魚味厚子賤至單父冠蓋逆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陽書所謂楊籛者也乃請耆老尊賢與之共化列子曰詹何楚人也以獨蠶為綸芒針為鉤荆棘為竿剖粒為餌而引盈車之魚韓子曰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懸幟甚高然而不售酒酸怪其故問其所知問長者楊倩曰汝狗猛日狗猛則酒酸美何故而不售日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携壺甕而往酤狗迎而齧之此酒所以酸不售也夫國亦然有道之士懷其術而

欲以輔萬乘之主大臣為猛狗迎而齧之人主之故使

鮮魚出於潛淵芳旨發自幽巷繁俎綺錯羽爵飛騰

日瑤漿蜜勺實羽觴兮漢書音義曰羽觴作生爵形儀禮曰請饌爵鄭玄曰今文勝多作騰牙曠高

徽義渠哀激列子伯牙善鼓琴左氏傳曰師曠侍於晉侯杜預曰師曠晉樂太師也許慎淮南子

注日鼓琴循絃謂之徽戰國策日義渠君當此之時仲之魏高誘日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

孺不辭同產之服孟公不顧尚書之期漢書日灌夫字仲孺夫嘗有姊服過丞相

田蚡蚡從容日吾欲與仲孺過魏其侯會仲孺有服夫日將軍乃肯幸臨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為辭又日陳遵

字孟公嗜酒好賓客每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侯遵需醉時

突入見遵母叩頭白日當對尚書徒恨宴樂始酣白日有期會狀母廼令刺史從後閣出去

傾夕驪駒就駕意不宣展

漢書日諸博士共持酒肉勞王式江翁謂歌吹諸生日歌

驪駒王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
諸君為主日尚早未可也服虔曰大戴禮篇客欲去
歌之文穎曰其辭曰驪駒在門追惟耿介迄于明發辭
僕夫具有驪駒在路僕夫整駕追惟耿介迄于明發辭
曰獨耿介而不隨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毛詩曰明發不寐適欲遣書會承來命知諸君子復有
漳渠之會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北有曠野之望伯陽即老
率彼曠野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沙場夷敞清風肅
穆是京臺之樂也得無流而不反乎淮南子曰令尹子
子瑕具於京臺莊王不往曰吾聞京臺者南望獵山北
臨方皇左江右淮其樂志歸若吾薄德之人不可以當
此樂也恐流而不能自反高誘適有事務須自經營何
日京臺高臺也方皇大澤也樂邑邑不因白不悉璩白
公羊傳注不獲侍坐良增邑邑邑邑不因白不悉璩白
日適遇也與侍郎曹長思書一首應休璉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闐闐有匪
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毛詩曰叔于田巷無居人
又曰雖則如雲匪我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思存闐音因闐音都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
魏志曰王肅字子雍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臧榮緒
晉書曰何曾字穎考陳國人也曾弱冠累遷散騎侍郎
給事黃門郎東觀漢記梁商上書曰猥復皆鷹揚虎視
超起宿德論語子曰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歛翼於故
枝桓子新論曰昔顏淵有高山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南
子曰卓然獨立塊然處禮記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
子夏曰吾離羣索居亦已久矣汲黯樂在郎署何武耻
為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漢書汲黯字長孺拜淮
印綬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臣之願也又曰何武字君
公為御史司空多所舉奏號為煩碎不稱賢公耻義未

詳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

漢書曰陳平家貧好讀書張負隨平至其家家貧郭

窮巷以席為門然學非楊雄堂無好事之客

門外多長者車轍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

者酒人稀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雄遊學

孟公無置酒之樂

漢書曰董仲舒廣川人以學春秋孝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遵過寡婦

左阿君置酒歌謳遵起舞跳梁樂之悲風起於閨闥

紅塵蔽於机榻幸有衣生時步玉趾

左氏傳楚宰蘧啓疆謂魯侯曰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已寡君也漢書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樵蘇後爨

師不宿飽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有似周黨之過

平閔子東觀漢記貢字仲叔與周黨相遇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

蔡含菽飲水無菜茹也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

周書正論曰皮朽則毛落水涸則魚逝其勢然也

太公曰春道生萬物榮秋道成萬物零

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為大弟陳

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與廣川長岑文瑜書一首

廣川縣時旱祈雨不得作書以戲之

應休璩

璩白頃者炎旱日更增甚沙礫銷鑠草木焦卷

呂氏春秋曰湯

時大旱七年煎沙爛石山海經曰十日所落草木焦卷處涼臺而有鬱蒸

煩浴寒水而有灼爛之慘宇宙雖廣無陰以憩雲漢之

詩何以過此

毛詩雲漢曰赫赫炎炎云我無土龍矯首

於玄寺泥人鶴立於闕里

淮南子曰聖人用物若用朱芻狗待之而求福土龍待之而得穀食玄寺道場也風雨而成穀故待土龍之神而得穀

俗通曰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故後代道場及祠宇皆取其稱焉淮南子曰西施毛嫱猶俱醜也高誘曰俱醜請雨土人也司馬彪續漢書梅福上書曰仲尼之廟不出闕里修之歷旬靜無徵効明

勸教之術非致雨之備也知恤下人躬自暴露拜起靈

壇勤亦至矣司馬彪續漢書曰郡國旱各掃除社稷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昔夏禹

之解陽盱殷湯之禱桑林淮南子曰禹為水以身解於陽盱之河湯苦旱以身禱於桑林之祭高誘曰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解讀解除之時

解陽盱河蓋在秦地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時紆言未發而水旋流辭未卒而澤滂沛說苑曰湯之時持三足鼎而祝山川蓋辭未已而天下大雨也今者雲重積而復散雨垂落而

復收得無賢聖殊品優劣異姿割髮宜及膚剪爪宜侵

肌乎呂氏春秋曰昔殷湯尅夏而大旱五年湯乃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擗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

上帝民乃甚悅雨乃大至鄭音酈周征殷而年豐衛伐邢而致雨左氏傳衛人伐邢於是衛大旱甯莊曰昔周飢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善否之應甚於影響未可以為不然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

影響想雅思所未及謹書起予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應璩白

與從弟君苗君曹書一首此書言欲歸田故報二從弟也

應休璉

璩報間者北遊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矇說文曰芒洛北

大阜也禮記曰昭然若發蒙矣如淳漢書注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人欲之耳

風伯掃途

雨師灑道韓子師曠曰黃帝合鬼神於太山之上風伯進掃雨師灑道列仙傳曰赤松子為雨師

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既至止酌彼春酒詩曰亦既見止又曰至止

止又曰至止

於江夏郡舉孝廉為郎尚書曰民墜塗炭而吾方欲秉耒耜於山陽沈鉤緡

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漢書河內郡有山陽縣又上黨郡高都縣有堯谷丹

水所出然山父不貪天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

其志也山父即巢父也譙周古考史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

飢則仍山而食渴則仍河而飲堯大其志禪為天子由

曰放髮優游所以安己不懼非以貪天下也孟子曾子

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之

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

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漢書賈誼上疏曰古者內有公卿大夫外有公侯伯子男

然後有官小史延及庶人徒有飢寒駿奔之勞尚書曰侯伯子男俟河之清人

壽幾何左氏傳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杜預曰言人壽促而河清遲也且官

無金張之援遊無子孟之資漢書金日磾贊曰夷狄亡其盛矣又張湯贊曰張氏子孫相繼自宣元已來為侍

中中常侍者凡十餘人功臣之後唯有金氏張氏漢書曰霍光字子孟驃騎將軍去病之弟也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

西之遊越人之射耳淮南子曰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之斗極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

譬若隴西之游愈躁愈沈又曰越人學遠射祭天而發適在五步之內不易其儀時已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

之勤左氏傳陳公子完曰追蹤丈人畜雞種黍論語曰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耘止子路宿

殺雞為黍而食之漢書鄭朗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為

可矣孝經曰立身行無或遊言以增邑邑禮記曰大人

道揚名於後世

玄曰遊浮也不可用之言郊牧之田宜以為意爾雅曰邑外曰廣開
土宇吾將老焉左氏傳曰隱公使營菟劉杜二生想數
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爾雅曰夏相見在近故不復
為書慎夏自愛璩白

文選卷第四十二

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

璩

書下

文林學士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子荆為石仲容與孫皓書

趙景真與嵇茂齊書

丘希範與陳伯之書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孔德璋北山移文

與山巨源絕交書

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

嵇叔夜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常謂之知言

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慚

其素志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嶽守潁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嶽守潁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

聞之以黃然經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

帝為知言也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

下議以吾自代

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

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

知足下故不知之言不知足下之情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言足下傍

通衆藝多言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厥德李軌曰應萬

變而不失其正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

耳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

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莊子曰庖人雖不治

組而手薦蠶勞漫平聲之羶腥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

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漫汙也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

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并謂兼善天

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

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

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

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敢短之哉

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又仲尼蕙愛不羞執鞭子文無

欲卿相而三登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

莊子仲尼謂老聃曰蕙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

窮則自得而無悶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巖棲

堯朝許由於霖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

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

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

賈逵國語注曰逵從國語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

附所安

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

班固漢書替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

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

左氏傳吳子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

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

想其為人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擔薪賣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向子

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向不同未詳又曰

臺佟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藥為

業佟徒冬切史記太史公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學性復疏懶筋駑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

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

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懶而慢相成孔

國論語注曰簡略也言而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

性簡略與禮相背也莊老重增其放放蕩故使榮進之心日積任實之情轉

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

頓纓赴蹈湯火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雖飾以金鑣饗以嘉

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毛詩曰芾厥豐草阮嗣宗不論

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唯飲酒

過差耳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

過差可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纔以相娛荒沈

不慎與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

持之耳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

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謂太祖宜投之四裔以繫王道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

慢弛之闕資材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

有好盡之累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

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

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延見如不

能言者好盡謂言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則盡情不知避忌

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

甚不可者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東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抱

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

坐一時痺必寐切不得搖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

作說文曰性復多虱瑟把蒲搔無已而當裏以章服揖痺濕病也

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

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

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為未見怨者所

怨至欲見中傷者

言人於己為未見有矜怨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瞿

音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之諫則瞿然欲

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新序小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亦

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不喜

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

杜預左氏傳注曰聒

也賢麗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

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也

毛詩或

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尚書曰一日二日萬機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

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

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又聞

道士遺言餌木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蒼頡篇曰餌食也本草經

日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

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

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莊子曰堯治天

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

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

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

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

耕而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家語曰孔子將行

不顧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兩無蓋門人曰商

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嗇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

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吝嗇其也

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

直曹公來征先主在楚

聞之率其眾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庶母

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

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

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曹公魏略曰庶名福華子魚

不强幼安以卿相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

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

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大

夫固辭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

不可以為輪曲者不可以為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

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為樂管子曰士農工

石民唯達者為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

甫强越人以文冕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

斷也章甫冠名也己嗜臭腐養鴛鴦以死鼠也莊子曰惠子相

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
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鴛雛子知之乎
夫鴛雛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
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鴛雛得腐鼠鴛雛過之仰天而視之
曰赫今子欲以吾項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
心於寂寞以無為為貴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
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言己所不能堪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
令轉於溝壑也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吾新失母兄
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况復多
病顧此悵悵向如何可言王隱晉書曰紹字延祖十歲而孤事母孝謹國語曰晉趙

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
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今但願
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叙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
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甥甥與嬖同奴了切之不置
不過欲為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
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言俗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若吾多病困欲離
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平欲

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為權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

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

獻之至尊列子曰宋國有田父常衣濕簾至春自暴於

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

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

豪取嘗之苦於口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李陵書曰

意區之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

嵇康白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

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

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

劭至吳不孫子荆敢為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周

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

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儻

璧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王親

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

克之鄭伯肉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

而許之平又曰晉公子重耳奔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

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

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

至冬齊師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

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苟以

夸大為名更喪忠告之實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今粗

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東觀漢記曰

耀或幽而光尚書曰桓靈失德災釁並興孝桓孝靈漢

天之歷數在爾躬詔策曰大禹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杜文

能亡失德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於是九州絕貫皇綱

昏德民墜塗炭茶與塗字通用解紐周禮曰職方乃辨九州之國使同四海蕭條非復

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春秋緯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征討暴亂克寧區夏尚書

肇造我協建靈符天命既集曹植大魏篇曰大魏應靈

區夏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曹植魏德毛詩曰武創洪基克土

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

有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世載淑美重

成王定鼎於郊鄒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光相襲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

相襲若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尚書曰九州

宅封禪書曰此事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魏志曰

天下之壯觀也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東侯

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

東太守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擁帶燕胡馮凌險

淵遂發兵逆於遼東自立為燕王遠左氏傳子產曰今陳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國語魏文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制其職各以其所能制其

貢各以其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

貢所以無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

志服也

九

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浮于海
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
狁自以為控弦十萬奔走足用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三十餘萬信能

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山海經曰

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兵強凌轢中原說

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沙漠

周易曰聖人南宣王薄伐猛銳長驅魏志曰景初三年

淵斬淵傳首洛陽戰國策曰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漢

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書

有遼東郡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左氏傳曰援桴而鼓

醜其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

列郡祁連山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毛詩序曰萬民庶

海經有大荒悅服殊俗款附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自茲遂隆九野

清泰淮南子曰所謂一者上通九天下東夷獻其樂器

肅慎貢其楛矢范曄後漢書曰東夷自少康已後世服

三年肅慎國遣使重譯來貢弓長三尺五曠世不羈應

化而至崔寔本論曰孝宣帝方外安靜單魏魏蕩蕩想

所具聞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吳之先主起

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

住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劉備震懼亦逃巴岷蜀

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州至涪璋勅諸將勿遂依

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丘陵積石之固張載劔閣銘曰巖三江五湖浩汗無涯

漢書曰吳有三假氣游魂迄于四紀魏明帝善哉行曰

江五湖之利也權實堅子備則亡

文四十三

虜假氣游魂

二邦合從

漢書合從連衡力

鳥魚為伍

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

與泰山共相終始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

其寧相國晉王輔相帝室魏志曰咸熙元年文武桓桓

志厲秋霜荀悅申鑒曰人廟勝之筭應變無窮孫子曰

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獨見之鑒與眾絕慮春秋元

明王獨見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

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

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采入其阻漢書曰武帝報李廣

曰采入其阻哀荆之并敵而奪其膽氣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

可奪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劔閣而姜維面縛魏

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

自陰平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

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大破之斬瞻進軍到雒劉禪遣使

奉皇帝璽綬為箋詣艾會統十餘萬眾分從斜谷駱谷

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破以其

眾東入巴劉禪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

君書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開地五千列郡

曰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三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穀梁傳曰伐不使竊號之雄

稽顙絳闕禮記曰拜而後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

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三十兩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左氏傳曰

公醜奔京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此皆

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又南

曰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中呂興深觀天命

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蟬蛻內向

願為臣妾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外失輔車唇齒

之援內有毛羽

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

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却指河山以自强大殊不知物有

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

史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

之固此魏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方今百僚濟濟

雋又盈朝

尚書曰百僚師師虎臣武將折衝萬里

厥虎臣闕如虢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國富兵強六

軍精練

新序曰孫叔敖思復翰飛飲馬南海

左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自頃國

家整治器械

禮記曰聖人異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

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

高誘曰氏春秋注曰太濬決河

洛則百川通流

尚書大傳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

曰江淮以南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

者也

周易曰黃帝堯舜剗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

舉今日之謂也

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興兵為天下除

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

曰愛人治國崇城自卑文王退舍

左氏傳子魚言於宋

能無知乎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

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

言配命自

求多 蹙然改容祇承往告漢書曰陸賈說尉佗佗於是蹙然起坐謝賈稱臣奉漢約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使嚴助往喻意南越王胡遣其子嬰齊入侍宿

北面稱臣伏聽告策禮記曰君之南鄉也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也答君也

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左氏傳王賜齊侯命曰世祚太師 豐報顯賞隆

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三州順流而東青徐戰

士列江而西荆楊充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征東即石苞也李陵詩曰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

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羽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檄

或為 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興師誅于商

萬國咸喜前歌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士卒奔邁其會如林尚書曰受

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

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左氏

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

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左氏傳曰晉景公夢疾為二豎子一曰居育之

上一曰居膏之下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

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

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鑿俞俞氏俞氏曰汝

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八朝

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

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
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
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
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
死郭璞穆天子傳注切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子常曰敢弗
良圖曾子曰君石苞白
子慎其所去就

與嵇茂齊書

趙景真

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

列子楊

朱南之沛老聃西游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
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問
其過老子曰唯唯而盱眙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梁鴻
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
北邙兮噫願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
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
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
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升却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文
也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周易曰
吉惟別之後離群獨游背榮宴辭倫好經迴路涉沙漠鳴
雞戒旦則飄爾晨征燕禮曰燕小臣戒盟者鄭玄曰警
戒旦長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漢書楊雄反騷曰恐日
庚告昏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
日唯余馬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踦踞交錯陵隰相望徘徊

九臯之內慷慨重臯之巔

毛詩曰鶴鳴九臯

進無所依退無所

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

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

移植根萌末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

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

喻身之危也根萌末樹故恐風波潛駭牙淺絃急故

懼危機密發也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

投人夜光鮮不按劍

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衆人莫不按劍也今將

植橘柚於玄朔蒂華藕於脩陵

曹植橘賦曰背江洲之氣煖處玄朔之肅清淮

南子曰夫以其所脩而游不用之鄉若樹荷山上畜火井中也

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

於龍龕俗固難以取貴矣

龍衮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

甫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肩吾曰龔者無以與乎鍾鼓之聲

夫物不我貴則莫

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

矣飄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前言

之艱懸牽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前言之艱謂經迴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

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遄征

正歷曰日夕惕若厲遄征日遄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

周易曰夕惕若厲肆目平隰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

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為貴也若廼顧影中

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

猛氣紛紜雄心四據

阮元瑜為曹公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思躡雲

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范曄後漢書田邑與馮衍書曰欲搖太山蕩北海蹴

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

吾之鄙願也劉駒駭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洽九區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周易曰明夷于飛垂其翼君鋒鉅靡加翅翮摧屈自非

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知命誰能不憤悵者哉周易曰樂天吾子植根芳苑擢

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

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

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眄綽有餘裕

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

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煢煢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

十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

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毛詩曰無金玉身雖胡越意存

斷金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各敬爾儀敦履

璞沈敬爾儀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與陳伯之書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珍寓書

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五

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

降不書伯之前史失之梁丘希範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

為世出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

器為棄鷺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史記曰陳涉嘗為

時出庸耕輟耕隴上

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曰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驚雀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賜使致命江州

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立功乃遣鄧元起前驅逼之伯之聞師近以應義師

立事開國稱孤延篤與張負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

侯自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史記蒯通說武信君曰今

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荀悅漢記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

高祖曰始陛下定如何一旦為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天下何其壯也

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漢書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

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主歌曰穹廬為室芳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

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

於沈迷猖獗以至於此劉公幹雜詩曰沈迷領簿書回國孤遂用猖獗至

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鄒潤甫為諸葛穆答于今日志猶未已

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信賊亦兩心

上勅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

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將軍之所知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不假僕一二談也談長楊賦曰僕嘗倦朱鮪涉與喋同血

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為疑魏君待之若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舊謝承後漢書曰光武攻洛陽朱繡守之上令岑彭說繡曰赤眉已得長安更始為胡殷所反害今公誰為

守乎鮪曰大司徒公被害鮪與其謀誠知罪深不敢降耳彭還白上上謂彭復往明曉之夫建大事不忌小怨今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春秋合誠圖曰戰龍門之下涉血相創如滔漢書注曰殺血滂沱為喋血尚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魏志曰建安二年公到宛張繡降既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四年張繡率眾降封列侯漢書曰蒯通說范陽令曰慈父孝子所不敢刺刃公之腹者畏秦法也李奇曰東方之人以物插地中皆為刺也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勲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路楚辭曰迴朕車而復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范曄後漢書明帝親之恩枉屈大法塩鐵論曰明王茂將軍松柏不剪親其德教而緩其刑罰網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仲長子昌言曰古之葬高臺未傾愛妾尚在子桓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千秋萬歲後高臺既已傾曲池又已平悠悠爾心亦何可言

毛詩曰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應劭漢官儀典行威儀有序郎鴈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魏書荀攸勸進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如滔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漢書曰漢王即皇帝之位論功而封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哀哉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曰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至高胥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康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尅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街壁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

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降李陵與

蘇武書曰

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姬周姓也漢書曰匈奴凡二

但見異類

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

魏收後魏書曰

其貴種也

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

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殷陟配天多

歷年惡積禍盈理至焦爛

故惡積而不積不積不足以滅身

文況偽孽昏狡自相夷戮

魏收後魏書曰世宗宣武帝

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

當宣武之日偽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

書曰朱旗南

部落攜離會豪猜貳

晉中興書曰胡俗以

指自相夷戮部落為種類屠各取

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酋國語伯陽父

曰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

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

漢書曰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方

首及名王以下宜懸

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鷲巢於

飛幕之上不亦惑乎

袁崧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

必也焦爛左氏傳曰吳季札曰夫

暮春三月江南草長

雜花生樹羣鳥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

絃登陴

婢移

豈不愴恨

袁宏漢獻帝春秋臧洪報袁紹

鼓感故交之綢繆撫弦擗矢不覺涕流之覆面也

所以

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

史記曰廉頗為趙將伐

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之頗怒攻樂乘遂奔魏

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

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

氏春秋曰吳起治西河王錯譖之魏武侯侯武使人召

吳起至岸門止車而立望西河而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

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吳起雪泣應

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畢能秦必可亡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

入秦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

子故無情乎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魏志明帝報王

言思聞良規多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解朝曰遭盛

福已見上文白環西獻楷矢東來西王母獻白

高后時天下安樂夜郎滇池解辭請職朝

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磐

鮮昌海蹶角受化髮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嵩昆明編

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綽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

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眾王滇池又

朝鮮王滿燕人孝惠高后時滿為外臣又曰西域有昌

蒲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

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屨地也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

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云狼子

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

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遑沙塞之事

中軍臨川殿下何之元梁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明

德茂親揔茲戎重北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勲重晉中興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書桓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

孟子曰湯始征自葛始誅其君弔其民尚書曰東至于

洛汭又曰奉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

秦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謝靈運詩

布所懷丘遲頓首

重荅劉秣陵沼書劉璠梁典曰劉沼劉孝標劉

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

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圉齊永

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
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
後隱東陽
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孝標

沼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後天之倫次尋而此君長逝化為

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

異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

悲其音微未沫昧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

曰沫已也孫卿子曰其器存其青簡尚新而宿草將列

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泣然不知

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泣然不知

涕之無從也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

哀而出涕曰予惡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

幾何也壁之猶駟而過郤也郤古隙字而秋菊春蘭

也陸機詩曰寸陰無停晷尺波豈徒旋而秋菊春蘭

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故存其梗槩更酬其旨京東

賦曰其梗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

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

死者為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

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圃車數百乘從數

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

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殪車中伏弋而死若書

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

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

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冢墓記曰東平思王冢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

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

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
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鯉一雙
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但懸劍空墮有恨如何劉向
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日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
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
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
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

并序

劉子駿

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莽篡位為羲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
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議諸儒博士或
不肯置對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氏而歆因移書太常
博士責讓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

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乃得其所

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修易序書

制作春秋以記帝王之道

論語識曰自衛反魯刪詩書修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

丘作春秋王道成

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而大義乖

論語

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

重遭戰國棄籙是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

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

陵夷至于暴

秦焚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

遂滅

漢書武帝制曰大道微缺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

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皇求仙藥亡
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
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

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漢書叔孫通曰

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惟有易卜未有他書漢書曰秦燔書

事傳者不絕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漢書曰孝惠四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意楚漢春

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

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

也然絳灌自一人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

受尚書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

晁錯往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漢書曰秦燔書禁

受之

藏之漢亡失求得二十九篇也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為置

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賈生賈誼也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

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漢書曰建元

號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

而成成經也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七略曰孝武皇帝

於壁中者獻之與博士使讚說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

缺簡脫朕甚閔焉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時漢興已七

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

未焚書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為宮而得古文於壞

之時也

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官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漢書曰仲尼天漢武帝年號也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

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愍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

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

或脫編漢書曰劉向以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問人

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

抑而未施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桓生說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審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

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

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慙士君子之所嗟痛

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

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

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

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

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禮記曰抑此三學以尚書為

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臣瓚漢書注曰當時

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

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

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以太公金匱曰夫人可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失而求諸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雠字長卿沛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

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曰梁丘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有大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北山移文

孔德璋

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

學有美譽舉秀才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鍾山之英草堂之靈

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

於鍾嶺雷次宗學館立

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馳煙驛路勒移山庭夫以耿介

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孫盛晉陽秋曰呂安志量開廣

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仿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雪以方絜于青雲而

直上吾方知之矣

孟子曰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子虛賦曰上干青雲若其亭

亭物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眴屣萬乘其如脫

爾雅曰芥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

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衰志閑舉天下

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屣

聞鳳吹於洛浦

值薪歌於延瀨固亦有焉

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

維之間薪歌延瀨未聞

豈期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子之悲

慟朱公之哭

終始參差岐路也蒼黃翻覆素絲也翟墨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

為其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閱其別與化也乍迴跡

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

蒼頡篇曰黷垢也

嗚呼尚生

不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

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

曰仲長統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倜儻默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世有周子雋俗之

士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山陰令稍遷國

子博士卒於官既文既博亦玄亦史然而學遁東魯習

隱南郭

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

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矣又曰南郭

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偶吹草堂濫

日荅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合切誘我

巾北岳偶吹即齊竿也偶匹對之名巾隱者之飾誘我

松桂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皋乃纓情於好爵楚辭曰將馳騫

好爵江皋周易曰我有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

百氏蔑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

王孫不遊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侯山潛之逸士

生芳談空空於釋部覈玄玄於道流蕭子顯齊書曰顯

理著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務光

何足比消子不能儔列仙傳曰琴服蒲葦根殷湯伐桀因

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

沈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消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

宕山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漢書注曰騶馬以

能風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

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髣髴鶴頭故有其

稱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

也製裁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

草木而如喪至其細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

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

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張英風於海甸馳妙譽於

浙右阮籍詩曰縣大率百里道帙長殯法筵

久埋敲扑誼躋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

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恹恹琴歌既斷酒賦無續

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紛於折獄

尚書王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魯於前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

尤異遷京輔都尉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

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

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螟

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

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

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

方有德也貢金九牧杜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成公

賦曰陵高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青松落陰白雲誰侶礪石摧絕無與歸石逕

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兮夜鵲

怨山人去兮曉援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

纓投簪疎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於是南

岳獻嘲北龍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遊子之我欺

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某故其林慙無盡

礪愧不歇秋桂遺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素

謁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

之陽稚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

促裝下邑浪拽制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拽而去王逸曰

日拽雖情投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呂氏春秋曰中山

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豈可使芳杜厚

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闕也

豈可使芳杜厚

顏薜荔無恥尚書曰余心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
於蕙路汙淥池以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
為堯所讓也以爲汙乃臨池而
洗耳耳宜岫幌掩雲關歛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谷口杜
妄轡於郊端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
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
傳曰逋亡也
晉灼漢書注曰
以辭相告曰謝

文選卷第四十三

文選卷第四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檄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上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一首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一首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鍾士季檄蜀文一首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一首

喻巴蜀檄一首

漢書曰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
通夜郎焚中徵發巴蜀吏卒千人郡

又多為發轉漕萬餘人用軍興法誅其渠率巴蜀人大驚恐上聞之乃遣相如責唐蒙等因喻告巴蜀人以非上之意也

司馬長卿

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安集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臂受事屈膝請和戰國策張儀曰儀交臂而楚事齊康居西域重譯納貢稽顙來享禮記王制曰五方方曰譯說文曰譯傳也傳四夷之語也漢書西域傳曰康居國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春秋說題辭曰盛德則感越裳重譯禮記孔子曰拜之而後稽顙毛移師東指詩曰自彼氏羌莫不來享爾雅曰享獻也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文穎曰弔至也番禺南至番禺故言右也顏師古曰南越為東越所伐漢以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太子朝所以云弔也非訓

至也太子即嬰齊也閩越地名也越有三此其一也南夷之君西棘之長言君者大之也

楚蒲北切文常效貢職不敢惰怠論語撰考識曰穿延

頸舉踵喁喁然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皆延延

歸德頸皆嚮風慕義欲為臣妾論語撰考識曰遠都殊殊

欲見鄉黨慕義史記張良曰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

能自致鄭玄禮記注曰夫不順者已誅而為善者未賞呂氏春秋

曰先王之法為善者賞故遣中郎將往賓之中郎將即發巴

蜀之士各五百人以奉幣帛衛使者不然張揖曰不靡

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乃發軍興制張揖曰發三軍之

起軍法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郡又擅為轉粟運輸皆非陛下

追將帥也

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

郡之士聞烽舉燧燔張揖曰晝舉皆攝弓而馳荷兵而

走攝謂張弓注矢而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

矢議不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編列謂編戶也淮南子曰編戶齊民

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

之封析珪而爵如淳曰析中分也白位為通侯處列東

第東第甲宅也居帝城之東故曰東終則遺顯號於後

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

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

潤野草而不辭也春秋考異郵曰枯骸收今奉幣役至

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抵至也亡逃而至於誅也

誅也如淳曰抵其罪而誅戮之也一日誅者亡不肯受誅也身死無名謚為至愚無

遠哉春秋合誠圖曰君恥及父母為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

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

刑戮不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

之如此故遣信使誠信之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

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漢書

詔曰置三老孝悌以道民焉方今田時重煩百姓重難也不已親見

近縣張揖曰檄以示巴蜀城旁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

到亟下縣道縣有蠻夷曰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為袁紹檄豫州一首魏氏春秋曰袁紹伐許乃檄州郡

陳孔璋魏志曰琳避難冀州表本初使典文章作此檄以告劉備言曹公失德不堪依附宜歸本初也後紹敗琳歸曹公曹公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曰矢在絃上不可不發曹公愛其才而不責之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蜀志曰先主歸陶謙謙表為左將軍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

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難蜀父老曰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功

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彊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已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

敗史記曰秦二世夢白虎噬其左驂馬殺之問占夢卜

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媼咸陽令閭樂數二世二世自殺張華曰望夷宮在長安西北長平觀故臺處是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也漢書曰王氏浸盛羣下莫敢正言祖宗焚滅汙辱至今永

為世鑒及臻吕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

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凌上替海內寒心漢書曰張辟

平請拜吕台吕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丞相如辟强計太后臨朝以吕侯子台為吕王台弟產為梁王建成侯昭國語注曰季末也左氏傳閔子騫曰下凌上替能無亂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於是絳侯朱虛與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

太宗

漢書曰產祿因謀作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知其謀使人告兄齊王令發兵章欲與太尉

勃內應以誅諸呂又曰呂祿呂產欲作亂朱虛侯章與

太尉勃等誅之大臣乃謀迎代王代王立是為孝文皇帝

帝

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

明表謂明白之表儀也

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

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

司馬彪續漢書曰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桓帝即位

加特進范曄後漢書曰左悺河南人也為小黃門徐璜下邳人也為中常侍左氏傳史克曰縉雲氏有不才子

天下之人謂之饕餮山海經曰鈎吾山有獸羊身人面其口腋下虎齒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鴝食人郭璞

云為物貪婪食人未盡還害其身象在禹鼎左氏傳所謂饕餮者也狍音咆

父嵩乞匄攜養

因賊假位

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本末司馬彪續漢書曰嵩字巨高說文曰匄乞也古

賴切

與金輦壁輸貨權門

漢書曰息夫躬交遊竊盜貴戚趨走權門為名

鼎司傾覆重器

周易曰鼎金鉉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文子老子曰天下之大器也

贅闔遺醜本無懿德

贅謂假相連屬也莊子曰附贅懸疣然疣贅假肉也贅之銳切疣音

尤獠狡鋒恟好亂樂禍幕府

董統雁鳥揚掃除凶逆

將軍何進與紹誅諸闔官進被殺紹遂勒兵捕諸闔人無少長皆殺之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諸闔人

拜大將軍於幕中因曰幕府

續遇董卓侵官暴國

董卓字仲穎隴西人為相國卓以山

東豪傑並起乃徙天子都長安燔燒宮室卓至西京呂布誅卓左氏傳樂鉞謂樂書曰侵官冒也失官慢也

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

魏志曰董卓呼

同諮合謀授以裨師

裨師偏師也漢書衛青傳曰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謂其鷹

犬之才爪牙可任

謝承後漢書陳龜表曰臣累世展鷹犬搏擊之用

至乃愚佻

短略輕進易退

字書曰佻輕也勅聊切

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

輒復分兵命銳脩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

謝承後漢

書曰袁紹以曹操為東郡太守劉公山為兗州公山為黃巾所殺乃以操為兗州刺史

被以虎文

獎臧威柄

被以虎文則羊質虎文也法言曰敢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魏志作獎臧臧成也言獎

成其威柄也

冀獲秦師一剋之報

左氏傳曰秦孟明帥師伐晉晉侯禦

之秦師敗績又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而操遂承資

跋扈肆行凶忒

謝承後漢書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懷反紹意毛詩曰操得兗州兵眾強盛內

援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賈逵國語曰肆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忒惡也

割剥元元殘

賢害善

太公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沈於殷久矣何乃急急於元元哉高誘戰國策注

書曰氣厲厲流行傷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

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

孥受灰滅之咎

魏志曰太祖在兗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臣瓚漢書注曰懸首於木曰梟尚書曰余則孥戮汝自是

士林憤痛民怨彌重

林喻多也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孔安國尚書傳曰民咨胥怨一夫奮

臂舉州同聲

史記武臣曰陳王奮臂為天下唱始周易曰同聲相應

故躬破於徐

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

魏志曰陶謙為徐州刺史太祖征謙

糧少引軍還又曰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太祖軍不利

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

不登叛人之黨

叛人謂呂布也漢書曰徙二千石高貴

幹弱枝非為奉山園也左氏傳曰圍宋彭城非宋地也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故復援

旌擐甲席卷起征

紹征呂布諸史不載蓋史略也左氏傳曰擐甲執兵杜預曰擐貫也胡慢

切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冰散席卷各爭恣妄

金鼓響振布眾奔沮

漢書曰膠西王叩頭

漢軍壁弓高侯執金鼓見之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謝承後漢書曰

操圍呂布於濮陽為布所破投紹紹哀之乃則幕府無

德於兗土之民而有造於操也左氏傳呂相絕秦曰

我有大造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魏志曰董卓徙大

於西也還雒陽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魏志曰冀州

伯安歛其眾攻紹禮記曰各司其局鄭玄曰局部分也

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脩郊廟翊衛幼主

操便放志專行脅遷當御省禁魏志曰天子還洛陽太

遷謂迫脅有天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家語孔子曰是

三臺專制朝政應劭漢官儀曰尚書為中臺爵賞由心

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宗亦族也漢書徐自

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家語曰宰予羣談者受顯誅腹

議者蒙隱戮漢書曰上既造白鹿皮幣令下顏異不應反

也百寮鉗口道路以目莊子曰鉗墨翟之口史記曰周厲

而巳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眦睚被以

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忒不顧憲網范曄後

彪字文先代董卓為司空又代黃琬為司徒時表術僭亂

書曰王莽誅翟義夷滅三族皆至同坑以五毒參并葬之

如滔曰野葛狼毒之屬韓詩外傳曰不肖者觸情縱欲也

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

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又梁孝王
 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
 親臨發掘破棺髹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漢書曰孝文皇帝實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曹瞞傳曰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昆或為弟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仲長子昌言操又特置發丘中郎將摸曰古之葬者松柏以識其墳
 金校尉所過隨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
 汙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
 奔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充豫有無聊之民帝
 都有吁嗟之怨戰國策蘇秦曰上下相怨民無所聊家語孔子曰今人之言惡者比之於桀紂民怨其虐莫不吁嗟歷觀載籍無道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為甚幕府方

詰外姦未及整訓鄭玄禮記注曰詰謂問其罪也去質切加緒含容冀可彌
 縫左氏傳展喜對齊侯曰桓公是以禍糾合諸侯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而操豺狼野心潛包
 禍謀劉向列女傳曰羊舌叔姬者叔向之母也長姒產男叔姬往觀之曰其聲狼也狼子野心非是莫滅羊舌氏乃欲摧撓棟梁孤弱漢室周易曰棟撓之凶不可有輔除滅忠正專
 為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魏志曰公孫瓚字伯圭董卓至洛陽遷瓚奮武將軍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
 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左氏傳曰凡師掩其不備也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
 魏志曰紹悉軍圍瓚瓚自知必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
 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為前登犬羊殘醜

涓淪山谷

范曄後漢書曰黑山賊于毒等覆鄴城紹入朝歌鹿腸山破之斬毒又擊左校郭太賢等遂及

西營屠各戰於常山晉中興書曰胡俗其入居塞者有屠各各種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於是操師

震懼晨夜逋遁屯據敖倉阻河為固

魏志曰袁紹將進軍攻薛公留于禁屯河

上公軍官度漢書音義曰敖地欲以蟪蛄之斧禦隆車之

名在滎陽西北上臨河有太倉

折衝宇宙

班孟堅與陳文通書曰奉國威靈信志方外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

外晏子之謂也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

之勢尸子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獲而右搏彫虎戰國策范雎說秦王曰烏獲之力焉而死夏育之勇焉而

死文子曰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鳥盡而良弓藏史記蘇秦說韓王曰天下之彊弓勁弩皆從韓出并州越

太行青州涉濟漯魏志曰表紹出長子譚為青州外甥高

羊腸高誘曰太行直河內野王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

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魏志曰劉表為荆州刺史北與袁紹相結左氏傳狄子駒支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諸戎掎之征伐軍有前後猶如捕獸人捉角一人戾足說文曰掎戾足也雷霆虎步並集虜庭李陵詩曰

幸託不肖軀若舉炎火以燎飛蓬覆滄海以沃熒炭有

何不滅者哉楚辭曰離憂患而廼寤兮若縱火於秋蓬黃石公三畧曰夫以義而誅不義若決江

河而溉焚火其尅必矣聲類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

自出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毛詩序曰男女

曠怨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眾呂布張揚已覆見九錫文

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為讎敵尚書曰父師曰召敵讎弗怠

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廣雅曰徽

帷也微與揮古通用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越之兵是也當此之時安土樂俗之人衆故諸侯無外境之助此之謂瓦解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遠方慕義兵不

血方今漢室陵遲綱維弛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折衝已見上文方畿之內

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所憑恃雖有忠義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操持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

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說文曰逆而奪取曰篡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

不勗哉喻巴蜀文曰肝腦塗中原漢書操又矯命稱制

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弱主違衆旅

叛漢書以旅爲助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

并青冀四州並進魏志曰紹以中子熙爲幽州書到荊州便勒見兵

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魏志曰張繡以軍功稱遷至州建忠將軍屯宛與劉表合州

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師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十萬部

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

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逼之難如律令風俗通曰法也皋陶謨虞云始造律時主所制曰令漢書著甲令夫吏者始也當先自正然後正人故文書下如律令言

不失律令也

檄吳將校部曲文一首

陳孔璋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魏志曰荀彧字文若潁川人也太祖進彧為漢侍中守尚書令

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

惟人所召左氏傳閔子騫之辭夫見機而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

也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

漢書曰江充因變制宜周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其唯君子乎王弼曰窮必通也漸漬荒沈往

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

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群河間獻王近之矣封禪書曰興必慮衰安必慮危小人臨禍懷

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孫權小子未辨菽麥

左氏傳曰晉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

以洿簡墨漢書音義服虔注曰易曰喪其齊斧未聞其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

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切凡師出必齊戒入廟受斧故曰齊斧也譬猶穀卵始生翰毛

爾雅曰生而自食曰雛待哺曰鷇郭璞曰鳥子須母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翰毛毛長大者而便陸

梁放肆顧行吠主西京賦曰怪獸陸梁戰國策刀勃謂謂田單曰跡之狗吠堯非其主也

為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

以在綱目爨鑊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

庭無三苗之墟子陽無荆門之敗尚書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三

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字子陽自立為蜀王遣任滿據荆門帝令征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大敗朝鮮之壘不刊南越

之於不拔

史記曰天子拜涉何為遼東部都尉朝鮮襲殺何天子遣左將軍荀彘擊朝鮮朝鮮人殺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

其王右渠來降定朝鮮為四郡又曰南越呂嘉反以主遂為九郡又曰東越王餘善反遣橫海將軍韓悅出句章越建成侯敖殺餘善以其眾降昔夫差承

闔閭之遠跡用申胥之訓兵棲越會稽可謂強矣史記曰吳

王闔閭死立太子夫差又樂毅遺燕惠王書曰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跡至郢韋昭國語注曰申胥

楚大夫伍奢之子子胥也名負負奔吳吳與地故曰申胥史記曰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

千人棲於會稽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都城屠於勾踐武卒

散於黃池終於覆滅身罄越軍毛萇詩注曰抗舉也鄭玄周禮注曰稱上曰衡

抗衡謂對舉以爭輕重也史記陸賈曰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又曰吳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

霸中國吳王與晉定公爭長乃長晉定公吳引兵歸國又曰吳與晉人相遇黃池之上吳晉爭強晉人擊之大

敗吳師越王聞之襲吳吳王聞之去晉而歸及吳王淠

與越戰不勝城門不守遂圍王宮而殺夫差

驕恣屈強猖獗始亂漢書曰吳王淠高帝兄仲之子也

陵左氏傳曰鄭子太叔卒晉趙簡子曰黃自以兵強國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

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而下滎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漢書

曰七國反書聞天子遣條侯周亞夫往擊楚敗之七國吳王淠楚王戊趙王遂膠西王卬濟南王辟光淄川王

賢膠東王渠鄭玄周禮注曰甫始也瓦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胷漢書曰吳王敗乃與戲下

徒保東越漢使人以利啗東越東越即給吳王吳王出勞軍漢使人鎡殺吳王漢書賈誼上疏曰適啓其口七

首已陷其胷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也且江

湖之眾不足恃也自董卓作亂以迄於今將三十載其

間豪桀縱橫熊據虎踞強如二袁勇如呂布二袁袁紹袁術也魏

志曰呂布便弓馬旅跨州連郡有威有名十有餘輩其

餘鋒捍特起鸛視狼顧爭為梟雄者不可勝數淮南子

虎顧鹽鐵論曰無然皆伏鈇嬰鉞首腰分離雲散原燎

鹿駭狼顧之憂罔有子遺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毛近者關中諸將復

相合聚續為叛亂魏志張魯據漢中遣鍾繇討之是時

秋李湛宜成等反遣曹仁討之超等屯潼阻二華據河

渭驅率羌胡齊鋒東向氣高志遠似若無敵丞相秉鉞

鷹揚順風烈火元戎啓行未鼓而破魏志曰公西征馬

未濟超赴船急戰丁斐曰放馬以餌賊賊亂取馬公乃

得渡循河為角而南賊追距渭口公乃分兵結營於渭

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進軍渡渭超等數挑戰不許

公乃與尅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

擊大破之斬宜成李湛等漢書元后詔曰連獨見之明

奮無前之威毛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遏又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伏尸千萬流血漂橈此皆天下所共

知也戰國策秦王謂唐且曰天子之怒伏口百萬是後

大軍所以臨江而不濟者以韓約馬超逋逸進脫走還

涼州復欲鳴吠魏志曰曹公斬宜成遂超走涼州典略曰

年建安二年逆賊宋建僭號河首同惡相救並為唇齒魏

曰初隴西宋建自稱河首平漢王聚眾又鎮南將軍張

魯負固不恭魏志曰張魯字公旗據漢中以鬼道教人

能征遂就寵魯為鎮民中郎將漢寧皆我王誅所當先

太祖征之周禮曰負固不服則攻之

加故且觀兵旋旆

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公征孫權攻破

兵至于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未可乃還師

復整六師長驅西征致天

下誅

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公西征張魯

偏將涉隴則建約梟夷旄首萬

里

魏志曰韓遂在顯親夏侯淵欲襲取之遂走

軍入散

關則群氏率服王侯豪帥奔走前驅

魏志曰公西征張魯自陳倉出散關

至河池氏王寶茂恃險不服攻屠之

進臨漢中則陽平不守

魏志曰西征張魯至陽平

魯使弟衛據陽平關公乃遣高祚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十萬之師土崩魚爛張魯遁竄走入

巴中懷恩悔過委質還降

魏志曰魯弟衛夜遯魯潰走巴中遣人慰喻魯盡家屬出降土崩已見上文公

羊傳曰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奈何魚爛而亡何休曰魚爛從內發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

巴夷王朴胡賓邑

侯杜濩各帥種落共舉巴郡以奉王職

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七姓巴夷

王朴胡賓邑侯杜濩舉巴夷賓民來附於是分巴郡以胡為巴東太守濩巴西太守孫盛曰朴音浮濩音護

鉦鼓一動二方俱定利盡西海兵不鈍鋒

戰國策司馬錯曰今伐蜀

利盡西海而諸侯不以為貪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又曰不挫一兵之鋒鈍與頓同

若此之事皆上天威明社稷神武非徒人力所能立也聖

朝寬仁覆載允信允文

春秋考異郵曰赤帝之精寬仁大度禮記曰天無私覆地無私

載毛詩曰允文允武昭假列祖大啓爵命以示四方魯及胡濩皆享萬

戶之封魯之五子各受千室之邑

子皆為列侯

胡濩子弟部曲將校為列侯將軍已下千有餘

魏志曰胡濩者皆封列侯又曰封魯及五

人百姓安堵四民反業

漢書曰高祖入關吏民皆安堵如故管子曰士農工商四民者

國之石民而建約之屬皆為鯨鯢

左氏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以

為大超之妻孥焚首金城魏志曰南安趙衢討超梟其妻子漢書有金城郡父

母嬰孩覆尸許市范曄後漢書曰建安元年遷都于許非國家鍾禍於彼

降福於此也逆順之分不得不然漢書消勳曰甚夫勢

鳥之擊先高攫勢之勢也牧野之威孟津之退也此述往年未伐之意

尚書序曰武王與受戰於牧野又曰惟十有一今者枳

棘翦扞戎夏以清枳棘以喻殘賊也翦扞翦除而防衛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扞衛也音捍

萬里肅齊六師無事故大舉天師百萬之眾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

年治兵遂與匈奴南單于呼完厨及六郡烏桓丁令屠

各湟中羌棘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匈奴南單于呼厨泉將其名王來朝待以客禮漢書曰諸羌言願得度湟水北然湟水左右羌之霆奮席卷自壽春

所居湟音皇丁令屠各已見上文

而南漢書九江郡有壽春邑又使征西將軍夏侯淵等魏志曰夏侯淵字妙

才博族弟也率精甲五萬及武都氏羌巴漢銳卒南臨

汶江搃據庸蜀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留夏侯淵屯漢中江夏襄陽諸軍橫

截湘沅以臨豫章樓船橫海之師直指吳會漢書曰東越反上遣

將軍楊僕入軍於越萬里尅期五道並入大舉天師至

道也使征西甲卒五萬二道也及武都至庸蜀三權之

期命於是至矣丞相銜奉國威為民除害元惡大憝必

當梟夷尚書成王曰元惡大憝至於枝附葉從皆非詔書所特禽

疾楊雄靈賦曰枝附葉從表立景隨故每破滅強敵未嘗不務在先降

後誅拔將取才各盡其用是以立功之士莫不翹足引

領望風響應

新序趙良謂商君曰君亡可翹足而待也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

乎尚書曰惟影響孔安國曰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昔袁術僭逆王誅將加則廬

江太守劉勳先舉其郡還歸國家

魏志曰建安四年袁術敗於陳術病死廬

江太守劉勳率衆降封爲列侯

呂布作亂師臨下邳張遼侯成率衆出

降

魏志曰張遼字文遠鴈門人也以兵屬呂布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衆降拜中郎將爵爲關內侯還

討睦固薛洪膠尚開城就化

魏志曰睦固屬袁紹屯射犬公進軍臨河使史渙曹

仁渡河擊之固使張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膠尚留守自將兵以迎紹求救與渙仁遇交戰大破之斬固公

衆降封爲列侯膠音留官渡之役則張郃高奐舉事立功

魏志曰公擊滔于瓊留曹洪守紹使張郃高覽攻曹洪郃等聞瓊破遂來降魏志云高覽此云奐蓋有二名郃烏

後討袁尚則都督將軍馬延故豫州刺史陰夔

射聲校尉郭昭臨陣來降

魏志曰公圍尚營未合尚懼遣故豫州刺史陰夔及陳琳

乞降公不許圍益急尚夜遯保岐山

圍守鄴城則將軍

蘇游反爲內應

魏志曰尚攻譚留蘇由守鄴公進軍到洹水由降游與由同審配兄

子開門入兵

魏志曰袁尚走中山盡獲其輜重印綬節

榮夜開所守東城門內兵配逆戰敗生禽配斬之

既誅袁譚則幽州大將焦觸

攻逐袁熙舉事來服

魏志曰建安十年袁熙大將焦觸叛熙尚奔三郡烏丸觸等舉其縣

降凡此之輩數百人皆忠壯果烈有智有仁悉與丞相

參圖書策折衝討難芟敵塞旗靜安海內豈輕舉措也

哉誠乃天啓其心計深慮遠

西京賦曰天啓其心司馬相如喻巴蜀文曰計深慮

遠急國家之難

審邪正之津明可否之分勇不虛死節不苟立

屈伸變化唯道所存故乃建仁山之功享不訾之祿容
難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朝為仇虜夕為上將所謂臨
賈遠國語注曰言言量也難知變轉禍為福者也說苑孔子曰聖人轉禍為福報怨以德若夫說誘
甘言懷寶小惠毛詩曰盜言孔甘泥滯苟且沒而不覺
隨波漂流與燹俱滅者亦甚衆多吉凶得失豈不哀哉
昔歲軍在漢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
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御雷霆難以冀矣魏志曰太祖
祖使張遼與樂進等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太祖征張魯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於是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
百人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千人斬
二將權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呼權不敢動權守合肥
十餘日城不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周易曰天之所助
可拔乃引退

也信事上之謂義親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吳志
曰權殺吳郡太守盛憲孫輔兄也而權殺之典略曰孫
會稽典錄曰憲字孝章能守江東因權出行東治乃遣人齎書呼曹公行人以
告權乃還為若不知與張昭共見輔權謂輔曰兄厭樂
耶何為呼他人輔云無是權授書與昭以示賊義殘仁
輔執慙無辭乃悉斬輔親近從輔置東吳莫斯為甚孟子齊王曰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曰賊仁者
聞誅一夫紂矣乃神靈之逋罪下民所同讎辜讎之人
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為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
賢尚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孫子曰
殷之興也伊摯在夏魏武曰伊摯伊尹也孟子曰周
公相武王誅紂驅飛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
廉於海隅而戮之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

海內虞文繡砥礪清節耽學好古周泰明當世雋彥德行脩明皆宜膺受多福保乂子孫尚書曰永膺多福又曰保乂王家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為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吳志曰虞翻字仲翔尚書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左氏傳鄭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將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効衆也而並見驅逐兩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陸賈新語曰有斧無柯何以治之相隨顛沒不亦哀乎蓋鳳鳴高岡以遠尉羅賢聖之

德也

毛詩曰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鷦鷯之鳥巢於葦苕苕

折子破下愚之惑也

韓詩曰鷽鷽鳥名也鷽鷽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

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蒿風至其窠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字林曰鷽鷽也上乃丁切下古穴切廣雅曰鷽鷽工雀也荀卿子曰南方鳥名蒙鳩為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苕折卵破巢非不牢所繫之弱也說文曰葦大葭也苕與蒿同今江

東之地無異葦苕苕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

重惜民命誅在一人与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

常之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曰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

乃霸夫烈士奮命

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未能如上之計竿量大小以存易亡亦

其次也

漢書鄒陽上書曰昔者鄭祭仲許宋人立公子

死以存

夫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踏

戰國策魏魁謂建

蹄者而得虎虎怒跌蹄而去虎之情匪不愛其踏也然

而不以環寸之踏害七尺之軀有權也今國家者非直

也願公早圖之也

壯士斷其節楚書曰項梁使使趨齊兵擊章邯田榮曰

假趙亦不殺角間齊王曰螻蟻手則斬手螻足則斬足

何者為害於身也田假田角田間於楚趙非手足之戚

何故不殺

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

蠱音釋

禍懷寧迷而忘復周易曰迷復之

反君道也

賢之去就毛詩大雅曰既明

且哲以保其身

忽朝陽之安甘折莠之末

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

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

焚

雖欲救之亦無及已

史記衛平謂宋王曰後雖悔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

募爵賞科條如左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檄蜀文一首

魏志曰景元四年令鍾會伐蜀會至漢中蜀大將姜維等守劍閣距

會會移檄檄蜀將吏

鍾士季

魏志鍾會字士季穎川人少敏慧風成為秘書郎遷鎮西將軍後為司徒謀反於蜀為眾兵所殺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

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

魏志曰有太武皇帝為魏太祖公羊傳曰君子曰為

春秋撥亂世反諸

拯其將墜造我區夏

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

魏志曰文帝為魏高祖周易曰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禮記曰成王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

幼不能莅祚周公相踐祚而治

恢拓洪業

魏志曰明皇帝為魏烈祖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曰昔我君文王武王宣重光

漢書武帝詔曰何行而可

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

毛詩以彰先帝之洪業休德

國異政率土齊民未蒙王化

難蜀父老曰割齊人以附夷狄如淳曰齊人齊等無

有貴賤故謂之齊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

劇秦美新若今言平人也懷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

主上陳留王奐也宰輔忠肅

明允劬勞王室

宰輔司馬文王也左氏傳史克對魯侯曰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布

政垂惠而萬邦協和

毛詩曰布政優優尚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施德百蠻而

肅慎致貢

毛詩曰因時百蠻大戴禮孔子曰昔舜教通于四海之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悼彼

巴蜀獨為匪民

毛詩曰哀我征夫獨為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

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

尚書曰予惟征西雍州鎮西諸

軍五道並進

魏志曰詔使征西將軍鄧艾督諸軍趨甘

高樓鎮西將軍鍾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

司馬會由駱谷伐蜀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曹操曰古者五王者

之師有征無戰

孫卿子曰王者有誅無戰漢書淮南王上書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莫敢校之

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

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周

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

尚書曰武商容之問散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車

尚書禹曰奉辭伐罪漢書孫寶曰臣幸得銜命奉使庶弘

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

國語曰祭公謀父曰有征罰之備有文告之辭元元已見

上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志

新序李克對魏武侯曰好戰窮武未有不

者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

毛詩曰告益州先主

以命世英才與兵新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

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蜀志曰先主姓

劉諱備字玄德涿郡人也靈帝末黃巾起先主率其屬討賊有功除安喜尉後領徐州呂布襲徐州虜先主妻

子乃求和於布後歸曹公曹公厚遇之以為豫州牧後

昔曹公歸袁紹漢書張良曰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能

制其死命也左氏傳子太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

叔曰棄同即異是謂離德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氏羌方國家

多故未遑脩九伐之征也周禮曰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

則侵之賊殺其親則征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政

鳥獸行則滅之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

兵一向孫子兵法曰併敵而巴蜀一州之眾分張守備

難以禦天下之師段公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

陣魏志曰姜維趣上邽鄧艾與戰于段谷大破之又曰

書曰王尊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黃帝出軍決曰始

立牙之日古氣來應旗幡指敵或從風而來金鐸之聲

揚以清鼓鞞之音婉而鳴是謂堂比年已來曾無寧歲

國語姜氏告於公子曰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託

庶民子來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

述授首於漢史記曰秦惠文君八年張儀復相九州之

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左氏傳司馬侯曰九

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太公金匱曰明者

危於無形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毛詩序曰有客微子來

見祖廟也鄭玄曰武王

文四十四

二十一

既黜殷命殺武庚微子代殷史記陳平背項立功於漢日陳

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之於廟平懼項王誅遂至脩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傳管

武降漢拜平為都尉敬仲曰宴安鳩毒不可懷也漢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

書楊惲曰懷祿貪勢不能自退無先惠後誅好生惡殺

輔弘寬恕之德禮記孔子曰天無往者吳將孫壹舉眾

尚書大傳成王問周公曰舜何以也周公曰其政也好生而惡殺

內附位為上司寵秩殊異吳志曰孫壹為江夏太守反

之妹夫也率部曲將盾妻奔魏魏以壹為車騎將軍封吳侯文

欽唐咨為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為我首咨困偏禽獲欽

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魏志曰文欽字仲

與母丘儉舉兵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臨淮討之諸葛誕

遂殺欽欽子鴛及虎踰城出自歸大將軍表鴛

虎為將軍各賜爵關內侯大將軍乃自臨圍四面進兵

同時鼓譟登城唐咨面縛降拜咨安遠將軍禮記子思

曰無為戎首鄭玄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况巴蜀賢

智見機而作者哉見機上文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

跡微子之蹤措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

姓士民安堵樂業安堵已見上文農不易畝市不迴肆呂氏春秋

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肆去累卵之危就求安之計豈

不美與說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

以其子置下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

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並已見上文各具宣布咸使

知聞

難蜀父老一首

漢書曰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國用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業已建之不敢諫乃著書假蜀父老為辭而已以語難之以諷天子因宣其使指令百姓知天子意焉

司馬長卿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六世謂自高祖至武帝威武紛

紘湛恩汪濊

韋昭曰湛音沈張揖曰汪濊深貌也善曰汪鳥黃切濊烏外切群生霑濡

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

不披靡因朝丹從駝定笮存邛

服虔曰冉駝笮邛皆蜀郡西部也應劭曰蜀郡

岷江本冉駝也文穎曰邛今為邛都縣笮今略斯榆舉為定笮縣皆屬越雋善曰駝蒙江切笮音鑿結軌還轅東鄉將

苞蒲鄭玄曰斯音曳張揖曰斯俞本苞蒲夷種也

報

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

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

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

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應劭漢官儀曰馬曰羈牛曰縻言四夷如牛馬之受

羈縻也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

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

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

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

孟子曰禹之相舜歷年茲多

仁者不以德來强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

猶不可

堪也以其不堪為用故棄之也

今割齊民以附夷狄

附謂令之親附也齊民已見上文

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

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

應劭曰巴蜀皆古蠻夷椎結左

衽之人也

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

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韋昭曰粗猶略也但古切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

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

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張揖曰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

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

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

汜濫衍溢

張揖曰溢溢也郭璞三蒼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四寸切古漢書為溢今為衍非也

民人升

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

張揖曰

灑沈澹災

張揖曰灑分也韋昭曰灑史紙切蘇林曰澹音淡言分其沈溺搖動之災也灑或作澹

字書曰漸水索也賜移切說文曰澹水搖也徒濫切顏師古曰沈深也澹安也言分散其深水以安定其災也

灑所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

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皮膚不生毛

張晏曰躬體也孟康

曰腠胝理也韋昭曰腠其中小毛也蒲葛切郭璞三蒼解詁曰胝胝也竹施切莊子曰兩袒女浣於白水之上

者禹過之而趨曰治天下奈何女曰股無胝脛不故休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胼步千切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稱浹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委瑣啞齟拘文牽俗

應劭曰啞齟急促之貌也善曰啞音握

脩誦習傳當

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

鄧展子曰字詁云宏字

創業垂

統為萬世規

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萬世規

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

思乎參天貳地

地與已并天是三也

且詩不云乎普

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毛詩小雅文濱涯也本或作賓
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
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
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
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孟子曰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
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
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
泣張揖曰為人所係戰國策曰韓魏父子老弱係虜於道路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
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
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孟子曰湯始征葛伯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雨戾夫為

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論語比考德宋均曰賜能言語故可使風諭以德也二方謂西夷南夷也鱗集相次也願得受號者以
億計故乃關沫若漢書音義曰沫水出蜀西徼外入于江若水出廣平徼外出旄牛入江沫音妹徼音牂牁張揖曰徼塞也以木鏤靈山梁
孫原張揖曰鑿通山道置靈道縣屬越雋郡孫水出登縣南至會無縣入若水李奇曰於孫水之本作獨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謂所駕者遠
使疏逖不閉習爽闇昧得耀乎光明韋昭曰習者遠之國不被壅閉習爽闇昧後得乎光明言化之所被者遠也郭璞三蒼解詁曰習旦明也字林音勿尚書曰甲子昧爽孔安國曰昧早旦也爽明也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

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

說文曰禔安也音支

夫拯民於沈溺

奉至尊之休德反表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

亟務也

凌夷即凌遲也史記張釋之曰秦凌遲而至于二世天下土崩漢書作陵夷至於二世

百

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

勤而終於逸樂者也

毛詩序曰始於憂勤終於逸樂

然則受命之符合

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

上減五下登三

李奇曰五帝之德比漢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

觀者未覩

聽者未聞音猶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

藪澤悲夫

樂緯曰鷦鷯狀如鳳皇爾雅曰寥深也空廓寥寥也

於是諸大夫茫然

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

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

而辭避

尚書大傳曰魏文侯問子夏子夏乃遷延而退

文選卷第四十四

卷之十四

上卷之十四

下卷之十四





文選第十六冊 卷四十五至卷四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6

文選卷第四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弘明

梁昭明太子撰

森學李有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對問

宋玉對楚王問一首

設論

東方曼倩荅客難一首 楊子雲解嘲一首

班孟堅荅賓戲一首

辭

漢武帝秋風辭一首

陶淵明歸去來一首

序上

卜子夏毛詩序一首

孔安國尚書序一首

杜元凱春秋序一首

皇甫士安三都賦序一首

石季倫思歸引序一首

對問

對楚王問一首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

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

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爲

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爲陽春白雪國中

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

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鯢曾子曰聞諸夫子曰羽蟲之精者曰鳳鱗蟲

慎曰鱗龍之屬也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翔乎杳

冥之上夫蕃籬之鷦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

發崑崙之墟爾雅曰河出崑崙墟色白郭璞曰墟山下基也暴鬣於碣石暮宿

於孟諸孔安國尚書傳曰碣石海畔山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

之大哉尺澤言小也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
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夫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
所為哉

設論

荅客難一首

東方曼倩

漢書曰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推意放蕩終不見用因著論卑以自慰諭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壹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
如淳曰都謂居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
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唇腐齒落服膺

而不可釋

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

好學樂道之効

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

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

郎位不過執戟

史記韓信曰臣事項王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

意者尚有遺

行邪

遺行已見上文也

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同胞胎

之胞言親兄弟也

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

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

孟子謂充虞曰彼一時也

此一

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

相擒以兵

慎子曰昔周室之衰也厲王擾亂天下諸侯力政人欲獨行以相兼

并為十二

國未有雌雄

張晏曰周千八百國在者十二謂魯衛齊宋楚鄭燕趙韓魏秦中山春秋孔演圖曰

天運三百歲

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

孔叢子子思謂

雌雄代起

曾子曰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

身處尊位

珍寶充内外有倉廩

蔡邕月令章句曰穀藏曰倉米藏曰廩

澤及後世子

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德流天下震懼諸侯賓服連四

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盂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居也晏如覆盂盂與杆同音于

天

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

異哉

列子曰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之掌禮記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

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

節効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馳說並

進輻湊者不可勝數

文子曰群臣輻湊

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

失門戶

言上書忤旨或被誅戮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

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

應劭漢書注曰掌故傳曰百石吏主故事者

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有賢者無

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

韓子曰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故曰時

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曰鼓鍾于宮聲聞

于外鶴鳴九臯聲聞于天

毛詩小雅文也毛萇曰有諸中必見於外也又曰臯澤也

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

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

說苑鄒子說梁王曰太公年七十而

相周九十而封齊此士所以日夜孳孳脩學敏行而不敢怠也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徒也譬若鵲鵲飛且鳴矣毛詩曰題彼鵲鵲載飛載

鳴毛萇曰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

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

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

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皆孫卿子文水至清則無

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黻纁充耳所以

塞聰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薛綜東京賦注曰黻纁以黃縣為九懸冠兩邊當耳不欲聞不急之言也

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

人之義也論語曰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尚書曰與人弗求備檢身若

及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

使自索之皆大戴禮孔子之辭也家語亦同王肅曰雖當直枉從容使自得也優寬和柔之使自求

其宜也揆度其法以開視之使自索得也趙歧孟子注曰使自得其本善性也蓋聖人之教化

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時

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

范蠡忠合子胥史記曰勾踐之栖會稽范蠡令卑辭厚禮以遺吳後欲伐吳勾踐復問蠡蠡曰

可矣遂天下和平與義相扶寡偶少徒固其宜也子何

疑於予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

齊史記曰樂毅去趙適魏聞燕昭王好賢樂毅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時以禮待之遂委質為臣下又曰秦卒

用李斯計謀競并天下以斯為丞相漢書酈食其謂上曰臣說齊王使為漢而稱東蕃上曰善乃說齊齊王田

廣以爲然歷下守戰之備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仁
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
以筦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鍾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
理發其音聲哉服虔曰筦音管張晏曰蠡瓠瓢也文穎曰筵音
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不亦小乎說苑趙
襄子謂子路曰吾嘗問孔子曰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
孔子不對何謂賢邪子路曰建天下猶是觀之譬言由鼃
之鳴鍾撞之以筵豈能發其音聲哉
鼃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如淳曰鼃音精服虔
曰鼃音劬李巡爾雅注曰鼃一名奚鼠應劭風俗通
曰按方言豚豬子也今人相罵曰孤豚之子是也說文
靡與糜古字通也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
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道也

解嘲一首 并序

楊子雲

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漢書曰定陶丁姬哀帝母也兄明爲大司馬又曰孝哀帝皇后

哀帝即位封后父晏爲孔鄉侯諸附離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漢書音義
離不以時雄方草創大立有以自守泊如也人有嘲雄

以玄之尚白

服虔曰玄當黑而尚白將無可用

雄解之號曰解嘲其辭曰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已

尚書曰先

王肇修人紀孔安國曰修爲人綱紀也孔叢子生必上

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珪儋人之爵懷人之符分人

之祿

說文曰儋荷也應劭曰文帝始與諸王竹使符

紆青拖紫朱丹其轂東觀漢記

曰印綬漢制公侯紫綬九卿青綬漢書曰吏二千石朱兩轡

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

曰待詔金馬門晉灼曰黃圖有大玉堂小玉堂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上說人

主下談公卿目如耀星舌如電光一從一橫論者莫當

史記秦王曰知一從一橫其說何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踈獨

說數十餘萬言曰扶踈四布也說文深者入黃泉高者出

蒼天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春秋命歷序曰元氣正

至微也淮南子然而出入無間曰出入無間侍郎擢纔給事黃門曰擢

之纔為給事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為官之拓落也拓落

黃門不長作楊子笑而應之曰客徒朱丹吾轂不知一跌

將赤吾之族也廣雅曰跌差也往昔周網解結羣鹿爭

逸服虔曰鹿喻離為十二合為六七張晏曰謂齊燕楚

韓趙魏為六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晉灼曰此直道其分

就秦為七士無常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

春秋保乾圖曰得矯翼厲翮恣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

橐或鑿鑿坏以遁服虔曰范雎入秦藏於橐中史記王稽

為誰王稽曰讓侯范雎曰此恐辱我我寧匿車中有頃

穰侯過淮南子曰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幣

先焉鑿鑿坏而遁是故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應劭曰齊

言多大事故齊人號談天鄒衍仕齊至卿蘇林曰頡音

提挈之挈頡頏奇怪之辭也鄒衍著書雖奇怪尚取世

資以為資而已為之師也言孟軻雖連聲蹇猶為萬乘師

資以避下文也頡頏苦浪切

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趙岐孟子章今大漢左東

指曰滕文公尊敬孟子若弟子之問師海應劭曰會右渠搜服虔曰連西戎國也應劭曰禹貢

西前番禺越王都也南海郡張晏曰番禺音潘後椒塗應劭曰陽之北界

東南一尉志云在會稽西北一侯如淳曰地陽關有侯也

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服虔曰制縛束也應劭曰束以繩

日墨索也公羊傳曰不忍加之鈇散以禮樂風以詩書

曠以歲月結以倚廬應劭曰漢律以為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結

嬰麤斬衰居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合魚鱗雜襲咸營乎八區史記

日天下之士雲合霧集家家自以為稷契人人自以為皋陶

尚書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戴縑垂纓而談者皆擬

於阿衡鄭玄儀禮注曰纓與縑同縑所氏切詩曰五尺

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孫卿子曰仲尼之門當塗者升

青雲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

夫譬若江湖之崖渤解之島乘鴈集不為之多雙鳬飛

不為之少方言曰飛鳥曰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仁

微子箕子比干孟子曰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子

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越霸史記曰吳既誅子胥遂伐

王聞乃歸與越平越王勾踐遂滅吳又曰越王勾踐返

國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行成爲質於吳後越大

破吳五殺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史記曰百里奚亡

也百里奚欲重贖之恐楚不與請以五殺皮贖之楚人許

與之繆公與語國事繆公大悅又曰樂毅伐齊破之燕

昭王死子立為燕惠王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遂西奔趙惠王恐趙用樂毅以伐燕也范雎以

折摺而危穰侯危穰侯已見李斯上書折摺已見鄒陽上書晉灼曰摺摺古拉字也力荅切蔡

澤以噤吟而笑唐舉史記曰唐舉見蔡澤熟視而笑曰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韋昭曰

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吟疑甚切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

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漢書賈誼曰

自適而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叔師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

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

為三公或倚夷門而笑應劭曰侯嬴也秦伐趙趙求救於魏無忌將百餘人往過嬴嬴無

說而不遇應劭曰孔丘也或立談而封侯史記曰虞成王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

或枉千乘於陋巷呂氏春秋虞卿譙周曰食邑於虞也或擁篲而先然士傲爵祿者固輕其主君傲霸王者亦

其舌而奮其筆室隙蹈瑕而無所詘也李奇曰君臣上下有瑕隙乖離之漸

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言世尚同而惡異爾雅曰辟罪

則可抵而取之室竹栗切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

也行趨步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

投跡言不敢奇異也故欲談者卷舌不言待彼發而同

日多物將往聲相應莊子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

甲科史記曰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行非孝廉舉非方

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言抗疏有所觸犯者帝報且吾聞之炎炎者滅隆隆

者絕觀雷觀火為盈為實如滿曰周易云雷雨之動滿

消滅為灰炭之實也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

瞰其室李奇曰鬼神攫拏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

自守者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淮南子曰天道

爰清爰靜游神之庭老子曰知清知惟寂惟漠守德之

宅莊子曰恬淡寂寞虛無世異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

時未知何如李奇曰或今子乃以鳴梟而笑鳳皇執螻

蟬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孫卿雲賦曰以龜龍為螻蟬

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史記中庶子謂扁鵲曰臣聞上

液法言曰扁鵲盧客曰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論語曰

成名仁惡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

折脅捐髀免於徽索埤蒼曰髀臂翕肩蹈背扶服入橐孟子

體也入橐已見上文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激印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

代之當也

如淳曰激印怒也善曰史記曰范雎至秦上書因感怒昭王昭王乃免相國逐涇陽君於關外又曰秦昭王母宣太后長弟曰穰侯姓魏名冉昭王同母弟曰涇陽君蘇林曰介者間其兄弟使疎也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紙

夫也顙顙折顙涕唾流沫西揖强秦之相搯其咽而亢其

氣據其背而奪其位時也

韋昭曰曲上曰顙欺甚切史記曰蔡澤聞應侯內慙乃西入秦應侯使人

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延入坐數日言於秦昭王曰客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昭王與語悅之應侯請歸相印遂

拜蔡澤為相說文曰顙鼻莖也於達切沫洒面也呼憤切廣雅曰咽嗌也一千切嗌音益

天下已定

金革已平都於洛陽

禮記子夏曰三年之喪卒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漢書曰高祖西都

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中國徙

之長安適也

漢書曰婁敬成隴西過洛陽高帝在焉敬脫輓曰臣願見上言便宜又說上曰陛下

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育以輓車也論語摘輔像曰子貢

掉三寸之舌動

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

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

左氏傳而鼓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序曰穆王訓夏贖刑禮記曰

國家靡敝鄧展曰靡音靡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

也

漢書曰相國蕭何摺撫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

故有造蕭何之律於唐

虞之世則慳矣

服虔曰慳猶繆也慳布迷切慳或作繆

有作叔孫通儀於

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

左氏傳曰召公糾合宗族于成周

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之間則

狂矣

金曰碑張安世許廣漢史恭史高也

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

出奇功若泰山響若坻隤

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隤坻其山堆傍着崩落作

聲聞數百里故曰坻墮坻丁禮切韋昭曰坻音若是理
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韓子曰泰山之功
長立於國家日月之雖其人之膽智哉亦會其時之
名久著於天地

可為也故為可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於不
可為之時則凶若夫蘭生收功於章臺晉灼曰相如
獻璧於此臺

四皓采榮於南山四皓已見上文采榮
公孫創業

於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孟康曰公孫弘對策於
金馬門史記曰弘至太

常對策為第一拜為博士又曰驃騎將軍霍
去病擊匈奴至祁連山捕首虜甚多司馬
長卿竊貲於卓氏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史記曰文君
夜亡奔相如

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君僮百人錢百萬為富人居漢
書曰伏日詔賜從官肉太官丞日晏不來東方朔獨拔
劍割肉即懷肉去太官奏之上曰先生起自責也朔曰
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

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
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割炙割損其炙
也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大玄

荅賓戲一首并序

班孟堅
永平中為郎典校祕書專篤志於儒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
學無功勞於時仕不富貴也又感東方朔

楊雄自喻以不遭蘇張范蔡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
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其辭曰

賓戲主人曰蓋聞聖人有一定之論烈士有不易之分
項岱曰謂庖羲堯舜文王周公孔子也論論道化也一
定五經垂之萬世後人不能改也分決也謂許由巢父

伯成子高夷齊吳札志自然之決不可變易亦云名而

已矣如淮南子曰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左氏傳淑

也夫德不得後身而特盛功不得背時而獨彰言德以

功以濟世故德不得後其身而特盛功不得背其時而獨彰言德以

棲棲遑遑言貴及時故不避棲遑之意也孔席不暝墨突不

黔韋昭曰暝溫也言坐不暝席也文子曰墨子無黔突

黔孔子無煖席非以貪祿慕位欲起天下之利除萬民

之害也小雅曰由此言之取舍者昔人之上務著作者

前列之餘事耳劉德曰取者施行道德今吾子幸遊帝

王之世躬帶紱冕之服師古曰帶大帶冕冠也項岱浮英華

湛道德英華草木之美故以喻帝德也浮沈言其洋溢

可游泳也禮斗威儀曰帝者德其英華湛古沈

字字或為耽於義雖同非古文也響龍虎之文舊矣孟康曰響被也蘇

衣也易曰大人虎變其文炳言文章之盛久也響莫版切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

鱗皆謂飛龍振拔洿塗跨騰風雲說文曰洿濁水使見

之者影駭聞之者響震言見之者雖影而必駭聞之者雖響而必

驚也爾雅曰震懼也徒樂枕經籍書紆體衡門上無所蒂下無所根

計切曰蒂都獨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毫芒之內項岱曰

芒毛之顛杪也潛神默記緬以年歲如淳曰緬音旦竟也古

為緬曰以旦然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効於一世劉德曰賈

古雖馳辯如濤波如淳曰潮水之摛藻如春華韋昭曰

摛施切藻水草之有文者猶無益於殿最也漢書音義

鹽鐵論曰文學繁於春華曰上功曰

最下功

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會之計使存有顯號

亡有美謚不亦優乎主人道爾而笑曰

項岱曰道寬舒顏色之貌也讀

若賓之言所謂見世利之華聞道德之實守安與之

熒燭未仰天庭而覩白日也

應劭曰爾雅曰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字林

曰窔一弔切

熒小光也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馭

項岱曰周王失牧御之化也

侯伯方軌戰國橫騖

項岱曰方併也軌轍也東西交馳謂之騖七國爭彊車既併轍騎復

橫於是七雄虓闕分裂諸夏龍戰虎爭

晉灼曰詩云闕如虓虎項岱曰

龍以喻人君周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虎以喻猛力爭不以任也遊說之徒風颭電激

並起而救之其餘焮飛景附雲煜其間者蓋不可勝載

韋昭曰颭風之聚猥者也音庖晉灼曰雲音晁爾之晁說文熒火飛也焮與熒古字通並必遙切雲煜光明之

貌也雲炎輒切煜也當此之時搢朽摩鈍鈇刀皆能一斷

韋昭曰搢也女握切韓詩外傳陳饒謂宋燕曰鈇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是故魯連飛一矢

而蹶千金

李奇曰蹶踣也虞卿以顧眄而捐相印

史記曰秦昭王遺趙王書持魏齊頭來魏齊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夫啾

發投曲感耳之聲

項岱曰啾口吟也合之律度淫蠲而

不可聽者非韶夏之樂也

李奇曰淫因勢合變遇時之

項岱曰容宜也或因際會之勢合變謫之事風移俗

易乖迂而不可通者非君子之法也及至從人合之衡

人散之

韋昭曰從人合之助六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

項岱曰委君之徒謂之亡命謂亡君命也善曰左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曰羈寄也旅客也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

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為三術

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

項岱曰奮發也時務謂六國更相攻伐爭為雄伯之務

彼皆躡風塵之會履顛沛

之勢

項岱曰彼謂商鞅李斯輩也風發於天以喻君上塵從下起以喻斯等

據徼乘邪以求一日

之富貴

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

朝為榮華夕為顛賴福不盈皆禍溢於

世李奇曰不當富貴之

山人且以自悔況吉士而是賴乎

項岱曰山人謂商鞅之輩臨死敗皆悔恨之言吉士班固以自託也尚書曰其惟吉士

且功不可

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韓設辨以激君呂行詐以賈國

服虔曰韓韓非設辨於始皇韋昭曰呂不韋立子楚以市秦利說難既適其身乃囚

貴厥宗亦墜

史記曰秦昭王子子楚質於趙呂不韋賈

下法式上書既終而為李斯所疾乃囚而死秦貨既

楚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遊秦獻華陽夫人立子

楚為嫡嗣秦王薨謚為孝文子楚代立為莊襄王以呂

志孟軻養浩然之氣

孔叢子子思曰抗志則不愧於道

浮雲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

天地之間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彼豈樂為迂闊哉道不可以貳

也

項岱曰迂遠也貳二也君子履端於始歸成於終擬

方今大漢洒掃群穢夷險芟荒

項岱曰紘張也皇君也善曰基

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也炎之如日威之如

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

說文曰炎火也謂光照也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其智如神就

之如日望之如雲朝錯新書曰臣是以六合之內莫不

聞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同源共流韋昭曰六合沐浴玄德稟仰太繇史記太公曰

之植山林鳥魚之毓川澤得氣者蕃滋失時者零落項

曰蕃盛也零凋病也言遇仕者昌盛

不遇者凋病如萬物於天地之間也

云人事之厚薄哉項岱曰參三也言漢家之施化今吾

子處皇代而論戰國曜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整敦而度

高乎泰山懷沈濫而測深乎重淵亦未至也服虔曰敦

也應劭曰爾雅曰前高整丘如覆敦者敦丘也爾雅曰

沈泉穴出穴出灰出也濫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服虔曰

郭璞爾雅注曰敦蓋也都回切

賓曰若夫鞅斯之倫襄

周之幽人既聞命矣項岱曰周襄王霸起鞅斯敢問上

古之士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乎主

人曰何為其然也昔者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尚書曰咎

歸又曰武王勝殷以箕子言通帝王謀合神聖殷說夢發

於傳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

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占之曰所獲非龍非虎

非熊非羆所獲霸王之輔西伯果遇太公渭濱齊寧激

聲於康衢漢良受書於邳垠說苑陳子說梁王曰甯戚

公得之而霸也爾雅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漢書曰張

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

王者師晉灼曰垠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故能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游新語以興

董生下帷發藻儒林

鄭玄曰優游不仕也史記高帝拜陸賈為太中大夫謂賈曰試為我

著秦所以失天下我所以得之者何陸生乃祖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號其書曰新語又曰董仲舒以治春秋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或莫見其面

言太玄

項岱曰司主也籍書籍也善曰漢書曰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每一卷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又曰楊雄譚思渾天又

誤十二卷象論語號曰法言渾天即太玄經也皆及時

君之門闡究先聖之壺奧

應劭曰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苦本切婆娑乎

術藝之場

項岱曰婆娑偃息也場圃講經藝之處也休息乎篇籍之囿以全

其質而發其文用納乎聖德烈炳乎後人斯非亞與

項岱曰聖德明君知賢而納用之也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

柳惠降志於辱仕顏潛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論語子曰

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左氏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春秋元命

包曰孔子曰丘作春秋始於元終於麟王道成也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

也項岱曰言若此之榮名且吾聞之一陰一陽天地之

方周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孔乃文乃質王道之綱

項岱曰或施質道或施文道此王者所以為綱維也善曰春秋元命包曰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天質而地文曰正朔三

而改文質有同有異聖哲之常項岱曰有同仕遇而進

再而復故曰慎脩所志守爾天符委命供已味道之腴

項岱曰符相命也腴道之美者也善曰文子曰不言之師不道之道若或通焉謂之天符桓譚答楊雄書曰子雲勤味道

也神之聽之名其舍諸項岱曰有神智君子行之如

善曰毛詩曰神之聽之式穀與汝賓又不聞和氏之璧韞於荆石隋侯之

珠藏於蚌蛤乎歷世莫眠不知其將含景曜吐英精曠

千載而流光也

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焉遂名曰和氏之璧淮南子曰隋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

塗之後蛇於江中銜大珠應龍潛於潢汙魚鼃媒之

以報之因名曰隋侯之珠

曰天有九龍應龍有翼服虔曰左氏

傳注曰蓄小水謂之潢不洩謂之汙

不覩其能奮靈德

合風雲超忽荒而遽昊蒼也

項岱曰忽荒天上也昊蒼

音戟據與據同謂之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

先賤而後貴者和隋之珍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真

也

項岱曰時暗未顯用時也久舊也章明也言君子懷

德雖初時未見顯用後亦終自明達如應龍蟠屈而

升天隋和先賤而後貴也如此是比君子道德之真言屈

伸如一無變也善曰淮南子曰君子之道久而章遠而隆

也若乃牙曠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

項岱曰牙

師曠也管鍾律之管絃琴瑟之調也毫分秋毫之末分也

善曰纏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可謂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推巧於斧斤

吳越春秋陳

弓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項

岱曰公輸若之族名班韋昭曰推猶專也

良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

秦穆公時人也軼過也王良善

御馬伯樂工相馬抗力力抗也三十斤曰鈞千鈞者三萬

斤善曰呂氏春秋薄疑說衛嗣君曰烏獲舉千鈞又况一

乎和鵲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

左氏傳曰晉侯

使醫和視之史記曰扁鵲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又曰

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韋昭曰研范

蠡之師計然之名也漢書曰桑弘

羊雒陽賈人子以心計為侍中也

走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

服虔曰走孟堅自謂

也爾雅曰密靜也

也

也

也

辭

秋風辭一首 并序

漢武帝

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
上歡甚乃自作秋風辭曰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禮記曰季秋之月草木黃落鴈

賓來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舫兮濟

汾河應劭漢書注曰作大舫上施樓故號曰樓舫橫中流兮揚素波列女傳

兮歌曰水揚波蕭鼓鳴兮發棹歌棹歌引歡樂極兮哀情

多列女傳陶荅子妻少壯幾時兮奈老何古長歌行曰

老乃悲傷

歸去來一首

陶淵明序曰余家貧又心憚遠役彭澤縣去

與之情自免去職因事順心命篇曰歸去來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毛詩曰式微胡不歸既自以心為

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淮南子曰是皆形神俱役者也楚辭曰惆悵兮而私自憐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論語楚狂接輿歌曰往矣迷

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迷途已見丘遲與陳伯之書

十而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舟遥遥以輕颺風飄

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毛詩曰駢駢

熹亦熙字也乃瞻衡宇載欣載奔毛詩曰衡門之僮僕

熙光明也

歡迎稚子候門周易曰得僮僕貞史記三逕就荒松菊

猶存三輔決錄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逕唯攜幼入室

有酒盈樽嵇康贈秀才詩曰旨酒盈樽引壺觴以自

酌庭柯以怡顏陸機高祖功臣倚南窓以寄傲審容

膝之易安韓詩外傳北郭先生妻曰今結駟列騎所

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爾雅曰堂上謂之行堂下

謂之走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走策扶老以流憩時矯

首而遐觀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百雲無心以出岫鳥

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丁儀妻寡

翳翳而稍陰曰壘壘以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子列

親昵絕交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桓子

曰公孫穆屏失焉毛詩曰駕言出遊又曰知其絕異者常為世俗所遺

者謂我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說文曰

為善言也劉歆遂初農人告余以春兮將有事乎西疇

賈逵國語注或命巾車或棹孤舟孔叢子孔子歌曰巾

車猶衣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曹攄贈石

窈窕山道深埤蒼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毛萇

曰欣欣樂也家語金人銘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

休大戴禮曰君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郭璞遊仙已矣

詩曰吾生獨不化莊子曰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平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尸子老萊子曰

人生於天地之

閒寄也琴賦曰委性命兮任去留胡為遑遑欲何之孟子曰傳云孔子如也孔叢子孔子歌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孔子曰所謂賢人者躬為匹夫而不願富貴莊子華封人謂堯曰乘彼白雲至于帝鄉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東征賦曰選良辰而將行淮南子要略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論登東臯以舒嘯語曰植其杖而耘毛詩曰或耘或耔臨清流而賦詩阮籍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毛萇詩傳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家語孔子曰化於陰化窮數盡謂之死莊子曰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序上

毛詩序一首

卜子夏

家語曰卜商字子夏衛人也

鄭氏箋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求歌之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發猶見也聲謂宮商角徵羽也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
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風化風刺皆謂譬喻不斥言也主文主與樂宮商相應也譎諫諷歌
依違不直諫也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
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
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
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
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
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
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
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志

也

始者謂王道興衰之所由也

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

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

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

自從也從北而南謂其化從岐周被江漢之域

先王斥太王王季文王也

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

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

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哀蓋字之誤也哀當為衷謂中心念

恕之也無傷善之心謂好仇也

尚書序一首

孔安國

漢書曰孔安國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

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

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闢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

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為隸古
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
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
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
其餘錯亂摩滅不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
者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
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
將來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
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
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世若好古博雅

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春秋左氏傳序一首

杜預

臧榮緒晉書曰杜預字元凱京兆人也起家拜尚書郎稍遷至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平

吳加位特進薨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
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
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周
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
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
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

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誡其餘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

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食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

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日微而顯文見於此而義起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避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楨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

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湏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一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

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避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

敢問所安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于獲麟之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脩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跡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

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避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為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

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三都賦序一首

臧榮緒晉書曰左思作三都賦世人未重皇甫謐有高名於世

思乃造而示之謐稱善為其賦序也

皇甫士安

臧榮緒晉書曰皇甫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年二十始受書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舉孝廉不行又辟著作不應卒於家

玄晏先生曰

謐自序曰始志乎學而自號玄晏先生古玄靜也晏安也先生學人之通稱也

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

漢書曰傳云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

言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可以列為大夫也釋名曰賦敷也敷布其義謂之賦

漢書曰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

周易曰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

事畢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法言曰詩人賦麗以則昔之為文者非苟尚辭而已法言曰或曰君子尚辭將以細之王教本乎勸戒也說文曰細系也女九切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歌殷有湯頌周監二代文質之體百世可知論語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又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故孔子采萬國之風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漢書曰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兩都賦序曰賦至者古詩之流也于戰國王道陵遲風雅寢頓於是賢人失志辭賦作焉漢書曰春秋之後周道寢壞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是以孫卿屈原之屬遺文炳

然辭義可觀西都賦序曰文章炳焉存其所感咸有古詩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託理以全其制賦之首也漢書曰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譏憂國皆作賦以風喻咸有惻隱古詩之義班固漢書述曰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及宋玉之徒淫文放發言過于實誇競之興體失之漸風雅之則於是乎乖漢書曰其後宋玉唐勒競為侈麗辭人之賦麗以淫逮漢賈誼頗節之以禮自時厥後綴文之士不率典言並務恢張其文博誕空類孔安國尚書大傳曰誕大也大者罩天地之表細者入毫纖之內雖充車聯駟不足以載廣夏接懷不容以居也其中高者至如相如上林楊雄甘泉班固兩都張衡二京馬融廣成王生靈光范曄後漢

書曰馬融為校書郎時鄧太后臨朝遂寢蒐狩之禮故

諫初極宏侈之辭終以約簡之制煥乎有文蔚爾鱗集

皆近代辭賦之偉也
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煥乎其

蔚也難蜀父老
曰鱗集仰流
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周易曰方以類聚物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

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

流宕忘反非一時也
徐廣史記注曰祖者宗習之謂也

謝承後漢書序曰士
曩者漢室內潰四海圯裂孫劉二

氏割有交益魏武撥亂擁據函夏
公羊傳曰撥亂反正

故作者先為吳蜀二客盛稱其本土險阻瓌琦可以偏

王瓌琦珍琦也而却為魏主述其都畿弘敞豐麗奄有諸

華之意言吳蜀以擒滅比亡國而魏以交禪比唐虞既

已著逆順且以為鑒戒
漢書曰甚誘逆之理
蓋蜀包梁

岷之資吳割荆南之富魏跨中區之衍考分次之多少

計殖物之眾寡
星之分次物之生殖也周禮曰以星土

卑比風俗之清濁課士人之優劣亦不可同年而語

矣
過秦論曰則不
二國之士各沐浴所聞
史記曰太史

頌沐浴
家自以為我土樂人自以為我民良皆非通方

之論也作者又因客主之辭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

其物土所出可得披圖而校
左氏傳賈媚人曰疆理天

之物各體國經制可得按記而驗豈誣也哉周禮曰惟從土宜國經野鄭玄曰體猶分也

思歸引序一首

石季倫

余少有大志夸邁流俗弱冠登朝臧榮緒晉書曰崇早修武令有能名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哀吾慷慨多大志禮記曰不從流俗班固漢書述曰矯矯賈生弱冠登朝歷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臧榮緒晉書曰崇為大司農坐未去官免晚節更樂放逸篤好林藪魏太祖祭喬玄文曰非至親之篤好胡肯為遂肥遁於河陽別業周易曰肥遁無不利其制宅也却阻長堤前臨清渠百木幾於萬株流水周於舍下楚辭曰下堂有觀閣池沼多養魚鳥家素習技頗有秦趙之聲固

漢書楊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人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

則有琴書之娛楚辭曰忽反顧以游目劉歆又好服食

咽氣志在不朽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傲然有凌雲之操漢書曰司

奏大人賦天子曰飄飄有凌雲之欸許復見牽羈波娑

於九列臧榮緒晉書曰困於人間煩黷常思歸而求歎

賈逵國語注曰黷媒尋覽樂篇有思歸引琴操思歸者

也毛詩曰茲之求歎衛女之所作

援琴而歌作思歸引儻古人之情有同於今故制此

曲此曲有絃無歌今為作歌辭以述余懷恨時無知音

者今造新聲而播於絲竹也周禮曰播之以八音

文選卷第四十五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觀膠胡氏
東序步校

廣
府

彭
山

文林郎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任彥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

臧榮緒晉書曰機惡

齊王問矜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亡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

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寥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機猶假美號以名賦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

功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心故存乎我因物以

成務者繫乎彼言建功必因於物故繫乎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

域繫乎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無常則因遇乃成域謂身

也落葉俟微風以墮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國曰夫草木遭霜

者不可以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琴見孟

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

足下有所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

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

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何者欲墮之葉無所

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

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繫哀響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

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

筭可以定烈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桓公得之以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

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故曰才不半古而功已倍之蓋得之

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為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孟子

曰彼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

皆有此情孟子曰爾為爾我為我文子曰譬吾處於天

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夫以自我

之量而挾非常之勲神器暉其顧盼萬物隨其俯仰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
為也為者敗之

曰上置公卿寧令從諛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

同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勇則害上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

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故曰天可讎

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鄭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

而時有衺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眾奮於阡陌

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劍挺墮地首垂泥土

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援于元切況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后以財成而臣

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

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審氏

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人主所不久堪左氏傳曰衛獻公

目博陸之勢尚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

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

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迷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

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而成

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

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

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嗟乎光于四表德

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

周公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

光上奏曰太宗亡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

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

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而傾側顛沛僅

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

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高陽氏有才子明允篤誠紀年曰太甲潛出自

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

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

吳人或讒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遂自殺校叔上書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

如彼之懿謂周大德至忠如此之盛謂霍尚不能取信

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過此

以往惡烏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餮高土

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穀梁傳

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

曰功成者隳名成者虧孰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

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

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

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壞墮申宮警備懼萬民之不

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

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賣也 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

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 上下 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 衆心日侈 氏危機

將發而方便仰瞻 孕昞謂足以夸世 毛詩曰或棲遲偃

齊首目以瞻昞 笑古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知曩

勲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必於顛仆 赴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 答賓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

斯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 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

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 禮記曰

女人大欲存焉死之貧苦人之大端也 而游子殉高位於生

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 漢書曰項羽歌曰震主之勢位莫盛焉 震

已見上文 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

可益盈難久持 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 毛詩

引高揖而退 寧得自引深藏嚴穴耶 則巍巍之盛仰邈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

乎舊節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 爾雅注曰此

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堙為窮流一簣之豐

積成山岳 論語曰譬如為山未 名編函頑之條身猷茶

毒之痛豈不謬哉 毛詩曰人之貪 故聊賦焉庶使百世

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風俗通曰周禮女巫

者絜也於水上盟絜也巳者祉也邪疾巳
去祈介祉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
國之俗三月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
招魂被除不祥也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
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
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
而俱亡一村以爲怪乃招携至水濱盥洗
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
所談非好事尚書郎束皙曰仲治小生不
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
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
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出奉水心劍
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爲曲水二
漢相公皆爲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
遷仲治爲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
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
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
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顏延年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
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
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爲名漢書曰石曰雖淵
磬金曰鍾毛詩序曰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
流遂往詳略異聞上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
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豈如宅中
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
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周易曰聖人
以神明其德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爲量者也上疏曰拓跡
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楊雄
桓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
也孝經鉤命決曰丘乃授帝圖授秘文高祖以聖武定

鼎規同造物

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

司馬彪曰造

皇上以睿文承歷景屬宸居

皇二宋文帝也尚書曰睿

物者為道

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

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

楊雄河東賦曰脈隆

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鄠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

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

正體父為長子也喪服傳曰

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

陽東宮也鄭立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

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

效靈軌四時和栗山五嶽也瀆四瀆也效靈靈山出器車

瀆出圖五方雜還徒四隩來暨

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

既澤吳都賦曰都

輦般而四隩來暨

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

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

訓而資於故實

天子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

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

虞氏養國老於上庠

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

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

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左氏傳魏絳曰昔周

百官歲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

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

政不戒而備

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

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

辛甲之為太史也命

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古於同異楊雄答劉歆書

曰嘗聞先代輔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輔軒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輔軒騁於南荒尚書大傳曰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張博望賴莖素毳并柯共穗銜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賴莖素毳并柯共穗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朱草也素毳白虎也并柯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楊雄交州箴曰烈燧千城通驛萬里穹航海三萬束牽其犀軼余曰切居之君內首稟朝卉服之酋回面受吏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遐方回首內嚮漢書曰印笮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吏北面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班固漢書贊曰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尚書曰俊民用章漢書曰漢興詩書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姦將往往間出徙縣中宇張樂岱郊言將徙都洛邑封禪泰山也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之樂於洞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賦曰禮神祇懷百靈司馬相如諫獵曰犯屬車之塵日躔連胃維月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韋清塵日躔連胃維月軌青陸昭曰躔處也禮記曰季春之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維漢書天文志日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嬉曰立春春分月從東青道杜預左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氏傳注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曰皇祇降兮潛靈舞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后王命豕宰降德于衆兆人又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錢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有詔掌故爰命司日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言戒告語焉歷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獻洛飲之禮具上已

之儀

洛飲上已並見上注

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墜鄧都右梁

潮源略亭阜跨芝廬苑太液懷曾山

上林賦曰輦道纒屬西都賓曰集禁林而

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升于三道墜郭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阜千里靡不被

築洛神賦曰稅駕平衡阜秣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松石峻嵬毀葱翠陰煙游泳

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徼音叫西

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微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杪周禮

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楊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棊枰再重杜子春日

棊枰行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歎逝賦曰閱春官聯事蒼

馬也靈奉塗然後昇秘駕層緹徒騎搖玉鸞發流吹言春官

供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府之六聯合邦治二曰賓客之聯事蒼靈青帝也尚書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君曰靈府鄭玄曰蒼帝靈

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

玉鸞之吹吹芳淮南子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

所禮也羽獵賦曰天子動地岷淮南子曰藏志九旋之淵

在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軾

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楚辭有藪芬藉觴醑亦

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及魚其藪維何妍歌妙舞

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

阿阮謔三禮圖曰筍虛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詠

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

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

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

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

舟汎新波之中華裔殷至觀聽驚集揚袂風山舉袖

陰澤靚莊藻野袷服縹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

法言曰雷震揚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

上書曰袷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說文曰縹繁彩色

也故以殷隱賑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

矧茲狹隘王之外區王粲羽上膺萬壽下禋移百福詩

獵賦曰叢華雜沓煥衍陸離蜀文曰中外禋福毛詩曰介爾百福而庭稟和闔堂依

德情盤景遽歡洽日斜金駕揔聖儀載佇悵鈞臺之

未臨慨艷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

王有豐方且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

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

中記曰銅爵臺西有爵園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蕭子顯齊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

而悟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莊子曰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穆天子傳曰天子命

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是以得二奉宸逍遙襄城之

千里郭璞曰行如飛翔也

文四十六

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宵眇寂寥其獨適者已

老子曰王

侯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子曰黃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子曰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杳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

至如夏后兩龍載

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

與萬民共也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毛詩曰載馳驅周爰咨諏易歸藏

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為璿臺於水之陽穆滿八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陽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毛詩曰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

我大齊之握機創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太室

蕭子顯齊書曰齊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

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又曰求建乃家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舜迭為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宮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為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為賓客禹為主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為虞賓鄭玄曰舜既使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為亞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為儀儀禮儀也謂祭太室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徙延喜之玉攸歸

曾子夫子曰明禮記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太

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皆曰天伐殷立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將禪禹入風循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革宋受天保

生萬國度

洛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垆之慙

周書武王曰膺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生商人之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未歎曰嗚呼不淑亮天之對自鹿至于丘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紀曰湯即天子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垆而有慙德周書丘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聯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楊子雲劇秦美新曰鏡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出北闢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汜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躋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

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之英丘末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明淮南子曰帝者體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凝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能邇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汜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猶且夫潛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具明廢寢具是忘餐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具弗皇暇食鄧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學御三年而無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司馬彪曰秋可謂巍巍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駕法駕也
涉孟門其何嶮論語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春秋漢含學子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綏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爲嶮矣儲后睿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斧藻至德琢磨令範言炳丹青道潤金璧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闥而齒胃愛敬盡於一人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長楸漢書疏廣曰明在躬桓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清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案者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日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珪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爲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教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闡門之學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惟世子

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愛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石跨掩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剪之權來仕允克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金鉉鄭玄曰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北而南故繫之周公公羊傳曰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貢禹贊曰禹旣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本

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

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枝百世尚書曰若稽古帝

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

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引鏡皆明目臨

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適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公孫述竊位

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永深盟引鏡自照曰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

父聞之以爲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侯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絮矣毛詩曰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鄭玄曰適飢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離困病也適苦和切興廉舉孝

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于中旬漢書曰詔執事與廉舉孝又詔曰有

懿稱明德者遣詣相國府署行議年蘇協律摠章之司

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道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爲

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助爲光祿大夫公以爲魏杜

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摠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毛詩

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通曰爲政

之要辨風正俗最其上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

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

學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挈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禮

夏官曰挈壺氏掌懸壺蔡邕曰天文志曰言天體者有三

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

浸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

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

誄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衮珥彤史記曰

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之華嶠後

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爲老氏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影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爲異州刺史車垂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
塞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
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劍危冠而有子西
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穿又曰霍
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嶠後漢
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
旗知德亦有之勤恤民隱糾逖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
乎曰百人也有之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綏四方糾逖王慝周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羿緹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禮記曰讒莠茂聞攘爭掩息稀鳴桴於砥路鞠茂大道之行也

草於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某言自口尚書曰無或擾桴鼓稀鳴市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耆年又曰跋跋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圜土教罷民耆年

關市井之游稚齒豐車馬之好官鄰昭泰荒憬九清夷
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皆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閑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聞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堅若金諛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長子昌言曰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反踵之君髮側警蹕清夷

首貫芻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漢書匈奴傳曰壯者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曰四夷來王楊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椎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齊入侍周書曰離身染齒之國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曰北方有比肩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體之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膊亦猶魚鼠之相合爾

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淮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

苗髮首山海經曰有貫曾國其人曾育有竅括地圖曰禹
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又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
雷二神恐以刃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
草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
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纓必羈南越
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
之收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文鉞碧罽之琛奇
為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徐廣晉紀曰
鮮卑以碧石為寶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楷青石為鏃
孔安國尚書傳曰磐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
商於是肅慎氏貢楷矢石若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
時貢奇幹善芳者鳥名不昧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
幹亦比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
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駒犬鼯犬露犬也能飛
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
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

盈衍儲邸充何郊虞甄牘相
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尋鞮譯無曠
主垂繼而受宰晉中興書王禹上言曰貢篚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鞮
鞮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
時越裳氏重九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埋
麟麟之轍綏惟而旌卷悠悠之旆
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麟麟禮記曰武車綏旌
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
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銷金罷刃
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
日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車出

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草葦
日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
日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
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
降地符升孝經援神契

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朱草生瑞應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侯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倭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倭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冀莢生於庭為帝雲潤星暉風揚月成歷尚書帝命驗曰舜受命冀莢孳孳雲潤星暉風揚月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日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嘉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海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有此色見於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水故曰被

八九之遙迹

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河記今尚書候是也孝經鈞命決曰封于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號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於往素腫黃帝之靈矩

功既成矣

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粵上斯已惟暮之春左氏傳鄭子曰青鳥氏司啓者也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克和樹草自樂襍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咸蕩去肅表

乎時訓行慶動於天矚

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鄭玄曰同陰律也尚

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襍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釁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載懷平圃乃睠芳林芳林園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撫撫

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山海經曰槐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

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子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

芳林園遁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有阜名曰風涼雍

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皋帝王世紀曰

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

曰舜陶於河濱釣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

之陳陳殷殷無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

為天子輒輒致致莫不戴悅高誘曰致致動而喜貌也

殷殷或為致致故兩引之輒知葉切致致勤切帝王世

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

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求中和而

原撫撫董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求中和而

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檐鹽雲構周禮曰以

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

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

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神離房乍設層樓

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離房乍設層樓

閒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

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

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巍我以業岌毛詩曰王在靈

沼鄭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

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闥內布綺疏外陳張衡七

辨曰迴颺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陛玉

砌玄桓幽幽叢薄秩秩斯干曲拂還迴潺湲徑復楚辭

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南山淮南子曰

曲拂還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戾還迴水流也楚辭曰

川谷徑復新萍泛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荑亂嚶聲

於絲羽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

其華又曰手如柔荑又曰鳥鳴嚶嚶禁軒承幸清宮侯

又曰絲蠻黃鳥薛君注曰絲蠻文貌禁軒承幸清宮侯

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

如涪漢書注曰省中本為禁中然乘輿之物通呼曰禁漢書曰

太僕先清官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旁曰帷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皆以繒為之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爰展軫効駕

徐鑾敬言節明鍾暢音

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桑禮

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也執爰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効駕鄭玄曰展軾具視也效駕白已駕也潘岳賦曰展軾

建旗拂霓揚葭振木

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曰萃聚也猶傳有七輿大夫張

景陽七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五乘旂車九乘蔡邕釋詁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魚甲煙聚貝冑星

羅重英曲瑤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祖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轟轟隱隱紛紛軫軫羌難得

而稱計

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曰公徒三萬貝冑朱紱又曰二矛重英西京賦

曰葩瑤曲莖魏書曰上所乘馬名絕景為矢所中呂氏春秋曰故須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

甄魏都賦曰與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礮石雷駭嵇康贈

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車轉轟轟車聲也羽獵賦曰隱隱軫軫被陵緣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颭左思吳都

賦曰羌難爾乃迴輿駐罕嶽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得而觀縷

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肴芳醴任激水而推

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畢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

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趙岐曰睟潤澤貌也毛詩曰天子穆穆又曰序賓以賢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芳蘭藉子虛賦曰涌泉清池

激水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推移以翠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周禮曰籥章掌土鼓陶匏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弇州追伶倫於春擊土鼓歌曲詩以迎暑也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弇州之山五采之鳥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溝也取竹之脫無溝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山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丹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正歌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燕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瑤漿蜜勺實羽觴燕禮曰

無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爾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咸可賦詩周易曰露斯在彼豐草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

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焉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

王離世為名將七略曰子雲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

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道導生洽洽生珣珣

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氏

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

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莊子故呂虔歸其佩刀郭

璞誓以淮水

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

非其人乃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洋死之日以刀授弟覽曰吾兒凡汝後必興之足稱此刀故以相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王氏滅若離翦之止殺吉

駿之誠感盖有助焉

史記曰王翦者潁陽人也事秦始皇

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傳曰以殺止殺終無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遷御史大夫吉居長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之陰德亦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二之

機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形則悟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遠而復故知之未

嘗復信乃昴宿垂芒德精降祉春秋左助期曰漢相蕭

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詣潁川荀季和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有一

于此蔚為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

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望衢

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海有術必觀其宏

覽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隱於海上又道漢濱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沈鬱澹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

楊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

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鏹堅則折劍折且鏹焉得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為利劍也

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

言金版玉匱之書無不制

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難測也衷中心也

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

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朝不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

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

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潁川荀顗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

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闕典未補大備茲日

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

鄭玄禮記注曰危高

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桓譚答楊雄書曰子雲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

漢書曰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學春秋

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

習鑿金齒晉陽秋曰王夷甫樂廣俱

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

公早所器異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

中如故謚

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

丁於公論語子

簡穆公

有五而志于學羽獵賦

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無待韋弦

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駭色乃與伯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答之康叔有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梓而知也夷平也體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也

汝郁之幼挺湻至黃琬之早

標聰察曾何足尚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年五歲母被病不能飲食郁常抱持啼

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歎言已愈郁察母顏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因字幼異挺拔也湻至謂湻孝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

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而未知所出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

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年六歲襲

子滔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珪組對

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襲爵豫寧侯拜受茅土流涕

鳴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初宋明帝居蕃與公母武

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塋投棄棺柩公以

死固請誓不遵奉表啓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

遂無以奪也

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儉嫡母武康公主同太初巫蠱事不可以

為婦姑欲開冢離塋儉因人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

自陳密以死請故事不行

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中儉尚陽羨公主拜駙馬都

尉為秘書郎元微初遷秘書丞沈約宋書曰蒼梧王改太子舍人

曰儉超遷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曰儉又撰定元微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臧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四部其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依劉歆七略部史記為乙部諸子為丙部詩賦為丁部

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志四十卷上表獻之漢書曰劉歆總羣書而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蓋嘗賦詩云

稷契匡虞夏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心矣時司徒表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宋書曰表粲字景倩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表喬與褚左軍

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曰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儉精神秀徹體

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氣矣時繁位亞台司

公年始弱冠春秋漢含章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能台與能同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

勢不侔公與之抗禮臣竊以不侔矣又曰將軍衛青位既益尊然汲

黯與抗禮因贈繁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

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繁荅詩

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遭母憂服闋也

司徒表粲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曰倪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

聯最韋昭曰聯得第一也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

遷尚書吏部郎叅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傳

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異俱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玠音介

俄遷

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

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

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凶巫蠱事滌上召僧綽具言之劭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以啓聞頃之劭亂檢太祖中箱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補

太尉右長史

蕭子顯齊書曰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武

謂齊高帝也于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寤寐風雲實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資人傑

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

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

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居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

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

蕭子顯齊書曰進太祖位相國為齊公也

公為尚書右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

澆季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之弊

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

典彝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

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

太祖謂齊高祖也

以佐命

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

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舉壘所歸允

集茲日

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

策劭為營郤誤也營役瓊切郤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

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

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

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兒

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

而楚夏移情楊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

陽夏人之居也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

故至今謂之夏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

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

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韓延壽為東郡太守春

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

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

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敢復爭延壽乃起聽事

前郡尹溫太直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

王隱晉書

曰溫嶠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緒晉書曰劉惔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

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議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垂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

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

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

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言親加弔

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

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

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

人表允資望實

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

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

傅餘悉如故挂服拍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予胥

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去是

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遮使者車或當道而卧皆曰願乞侯君復留霸年百姓

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湯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言

儉解丹陽尹百皇太子不矜天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

穆若金蘭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八天

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

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又領本州

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

故本號衛謙光愈遠大典未申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

踰君子六年又申前命儀同三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違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詔加中書監猶參

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言昔者任

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險有德故專車者追恨

失之者甘心臧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

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為監嶠不禮勗常

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

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

令人賀之乃發志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夫

奔競之塗有自來矣

晉諸公贊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

求者以難知之性協易失之情

桓子新論曰凡人人性難

者常為世俗

必使無訟事深弘誘

論語子曰聽訟吾猶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

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

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

王蒙諫曰提衡左府舉直開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

紀年曰拔奇取異與微繼絕

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

愧知人之難哉與微繼絕異於屠釣拔奇於版築豈不

式典燕丹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

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

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

祿賞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周易曰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鼎金鉉薨立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

行路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劉紹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

人哭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

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舟楫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

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劍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

能曰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憲

造次

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巳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

室無姬姜門多長者

左氏傳君子曰

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憔悴漢書曰陳平少時家貧然門外多長者車轍

立言必雅未嘗顯

其所長

孝經援神契曰矜莊嚴栗出言必雅孫資別傳曰朝臣會議資奏是非擇善者推而成之終不

顯已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

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

夏勤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

弘長風流許與氣類

陽秋曰謝安為桓溫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桓範而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

門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門論語曰夫子善誘人

丹青之價弘以青冥之期

鍾會集言程盛曰丹青之鳳青冥之龍

人倫各盡其用

廣雅曰稱謂之銓聲類曰銓所以稱物也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厚不處薄窮涯

而反盈量知歸

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海望之而不見其涯愈往而不知其所

窮送君者皆自涯而反

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

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思我民譽緝熙帝圖

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毛詩曰維清

緝熙文王之典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

至競爽於晉

帝圖已見上文世漢舊儀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

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被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

臧榮緒晉書曰太尉荀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

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討論之虞表所宜增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

惠競爽猶可

無以仰摸淵旨取則後昆

尚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寔寄宏略理積則神

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是已之心事隔於容諂罕

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

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

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攻乎異端歸之正

義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公生自華宗世務簡隔魏志曹植上

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

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滿

君深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

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

深文為吏積習成吏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獨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

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掾趙繡按高氏即公

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恭超

所以極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豈非

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微高才

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昉行無異操

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眄之榮鄭璞踰於周寶粹

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其所殉一也司馬彪曰東陵陵名今屬濟南也法言曰

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眇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玉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士感知己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出入禮闈朝夕瞻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瞻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也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豈直彫章縟采而已哉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云曾何足云楚有屈原趙有

荀卿漢則司馬楊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陸雄魏則陳思王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緝遺文永貽世範表宏三國名臣贊序曰為如干秩如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于集集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文選卷第四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亦少枝

廣
南

彭
榮

文林郎守李高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頌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楊子雲趙充國頌一首

史孝山出師頌一首

劉伯倫酒德頌一首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贊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一首

表彥伯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頌

聖主得賢臣頌一首

善曰漢書曰王褒既為益州刺史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王褒因奏言褒有軼才上乃徵褒既至詔為聖主得賢臣頌

王子淵

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絲之麗密

應劭曰不知純絲之麗密也璣以為

純羹藜藿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

服虔曰含音含糗乾食也今

臣僻在西蜀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茨之下

戰國策張儀曰蜀西

僻之國而戎翟之長也風賦曰起於窮巷之間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廣雅曰茨覆也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顧有至愚極陋之累不足以塞厚望

應明旨雖然敢不略陳愚心而抒情素

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

事孝公竭知謀示情素

記曰恭惟春秋法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

服虔曰恭敬也胡廣曰五始一曰元二曰春三曰王四曰正月五曰公即位

夫賢者

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

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

矻矻如淳曰矻矻健貌苦骨切

及至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

鋒越砥斂其鐔

應劭曰傳曰得一寶劍不如一甌冶甌治即巧治也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

而問之曰寡人聞吳有干將越有甌冶願請此二人為

鐵劍吳越春秋曰于將者吳人造劍二枚一曰干將二曰莫耶郭璞三蒼解詁曰焠作刀鑿也焠子妹切鑿工練切說文云鐔劍刃也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故曰越砥

水斷蛟龍陸剗犀革

胡非子曰負長劍赴榛薄析兕豹赴深淵斷蛟龍字林曰剗截也漢

書音義曰忽若簪汜畫塗

如瀉曰若以簪掃於汜灑如

此則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

不溷者工用相得也

孟子曰離婁之明趙岐曰古之明

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史記曰蒙恬

人之御駕馬亦傷吻弊筴而不進於行宵喘膚汗人極

馬倦及至駕齧膝驂乘旦

應劭曰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也張晏曰齧膝乘旦皆

良馬名也駕則王良執靶韓哀附輿

張晏曰王良郵無

旦至故以為名侯作御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之加其

縱騁馳驚忽如影

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

遺風風之疾者也周流

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人馬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

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論語曰當暑絺綌絺葛也襲狐貉之煖

者不憂至寒之淒愴

論語曰狐貉之厚以居何則有其具者易其

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

受之

應劭曰嘔喻和悅貌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俊也

夫竭智附賢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昔周

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園空之隆

韓詩外傳曰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誡之曰無

以魯國驕十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

韓詩外傳曰齊桓公設庭燎

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

不至於是東野人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

足以見乎鄙人曰臣不以九九足以見也臣聞君設庭

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為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之薄能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選而並至矣論語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又子曰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呂氏春秋曰賢主勞於求賢而逸於治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惘誠則上不然其信郭璞三蒼解詁曰惘誠信也苦本切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歌文子曰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百里自鬻甯戚飯牛離此患也孟子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要秦穆公信乎孟子曰不然好事者為之也甯戚飯牛已見鄒陽上書及其遇明君遭聖主

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離蔬釋躋而享膏粱幽也潔狎也辱汗也如涪曰奧音郁應劭曰離此蔬食釋此木橋躋案橋以繩為屨也國語樂伯請公族大夫膏梁之性難正也賈逵曰膏肉之肥者梁食剖符錫壤之精者言其食肥美者率驕放其性難正也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風從虎管輅別傳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感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虎者陰精而居于陽依木長嘯動於巽林二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通卦驗數相感故能運風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曰立秋蜻蛚鳴蔡邕月令章句曰蟋蟀蟲名世謂之蜻蛚也毛詩傳曰蟋蟀渠略也又蟲魚疏曰渠略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時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乾卦之辭也龍以喻出地中

喻聖人之德顯故天下萬物而利詩曰思皇多士生此

見之王肅曰大人在位之日也

王國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皇天也鄭玄曰思願也願天多生賢人於邦故世平主聖俊

又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

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列布

尚書曰厥后惟明明又聚

精會神相得益章雖伯牙操籟鐘蓬門子轡烏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

晉灼曰籟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鍾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遞鍾瓚以爲楚辭

曰奏伯牙之號鍾馬融長笛賦曰號鍾高調號鍾琴名也謂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鍾也且漢書多借假或

以籟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善曰孫卿子曰羿逢蠆門善服射者也吳越春秋陳音曰黃帝作弓後有楚狐父

以其道傳羿傳蓬蒙漢書曰黃帝鼎成龍迎黃帝黃帝上騎小臣持龍髯拔墮墮黃帝之弓百姓仰望黃帝

龍髯號故名其弓曰烏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

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疑

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

春秋保乾圖曰神明之應

疾於倍風吹鴻毛

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

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徧窺望

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

游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

爲君之道冀太平而優游今已太平是責塞也今已

優游是望得也史記泄公曰今王已出吾責塞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

遵游自然之

勢恬淡無爲之場

莊子曰夫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休徵自

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

尚書曰垂拱而天下治何必偃

仰拙信若彭祖响噓呼吸如喬松眇然絕俗離世哉

莊子

曰吹响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又曰赤松子者神農時雨師也至崑崙山上常止西王母石室中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蓋信乎其以寧也

趙充國頌一首

漢書曰成帝時西羌常有警言上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乃召黃門郎楊雄即充國圖畫而頌之

楊子雲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

漢書曰諸羌先零號然先零羌別號

先零猖狂侵漢

西疆

漢書宣紀曰元鳳元年西羌反

漢命虎臣惟後將軍

毛詩曰進厥

虎漢書曰昭帝時擢充國為後將軍

整我六師是討是震

漢書曰遣後將

羌毛詩曰整我六師以震驚

既臨其域諭以威德

漢書曰充

都尉府欲以威信招降罕開乃

有守矜功謂之弗克

應

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言充國屯田之便不

請奮其旅于

罕之羌

韋昭曰罕羌名也蘇林曰在金城

天子命我從

之鮮陽

應劭曰宣帝使充國營罕守節屢奏封章

漢書

國封營平侯屢奏封章言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制勝已

屯田之便不從武賢之策

料敵制勝威謀靡亢

見張景

陽雜

遂克西戎還師于京

漢書曰充國奏言凡斬首七

百請罷屯兵奏可

鬼方賓服罔有不庭

毛詩曰內饗于

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于雅

詩小雅曰方叔莅止其車

王命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毛詩曰

夫公侯干城尚書曰武

王曰勛哉夫子尚桓桓

出師頌一首

范曄後漢書曰鄧騭字昭伯女弟

郎將封上蔡侯涼部叛羌騭討之西州詔騭將兵擊之車駕幸平樂觀餞送騭西屯漢陽征西校尉任尚與羌戰大敗之遣中郎將迎拜騭為大將軍既至大會羣臣賜以

東帛

史孝山

范曄後漢書曰王莽末沛

國史岑字孝山以文章顯文章志及集林今書七志並同皆載岑出師頌而流別集及集林又載岑和熹鄧后頌并序計莽之末以訖和熹百有餘年又東觀漢記東平王蒼上光武中興頌明帝問校書郎此與誰等對云前世史岑之比斯則莽末之史岑明帝之時已云前世不得為和熹之頌明矣然蓋有二史岑字子孝者仕王莽之末字孝山者當和熹之際但書典散亡未詳孝山爵里諸家遂以孝山之文載於子孝之集非也騭則鄧后之兄元舅則騭也

茫茫上天降祚有漢兆基開業人神攸贊五曜霄映素

靈夜歎皇運來授萬寶增煥

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沛公至霸上應

劭曰五星所在其下以義取天下也又曰高祖夜經澤中有大蛇當徑拔劍斬蛇蛇分為兩後人至蛇所有一

姬夜哭人問姬姬曰吾子白帝子斬之也歷紀十二天命中易

漢書曰漢起元高祖終于孝西零不順東夷違逆

西零先

乃命上將授以雄戟

子虛賦曰建桓桓上將寔天所

啓桓桓已見上文左氏傳晉侯賜畢允文允武明詩悅

禮毛詩曰允文允武昭格烈祖左氏憲章百揆為世作

楷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尚書曰納于昔在孟津惟師

尚父尚書曰武王伐殷師渡孟津毛詩素旄一麾渾一

尚父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

區宇

鬻子曰武王伐紂乃命太公把旄以麾蒼生更始之紂軍反走尚書曰王右秉白旄以麾

朝風變楚

蒼生猶黔首也尚書曰至于海隅蒼生朔北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紂為朝歌北鄙之音身死

治也夫北者敗也鄙者陋也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詩小

也紂樂好之故身死國亡鄭玄曰薄伐言逐出之而已

詩人歌之猶歎其艱況我將軍窮城極

邊鼓無停響旗不斂寒澤霑遐荒功銘鼎鉉禮記曰夫

銘者論譔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勲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周易曰鼎金鉉我出我師于彼

西疆

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天子餞我路車乘黃言念伯舅恩

深渭陽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又曰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

黃介珪既削列壤酬勲毛詩曰錫爾介今我將軍啓土

上郡

尚書曰建邦啓土也傳子傳孫顯顯令問毛詩曰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又曰令

望問令

酒德頌一首

劉伯倫臧榮緒晉書曰劉伶字伯

倫沛國人也志氣曠放以宇宙為狹著酒德頌為建威參軍卒以壽終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局牖

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老子曰善行無轍迹馬融琴賦曰游閑公

子中道失志居無室廬罔所自置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

動則挈榼提壺

說文曰榼酒器也苦闔切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

介公子搢紳處士

左氏傳曰伯州黎謂鄭皇頤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吾之貴介弟也司馬相

如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臣瓚曰縉赤白色紳大帶應劭風俗通曰處士者隱居放言聞吾

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

北征賦曰遂奮袂而北征戰國

策張儀說魏王曰天下遊士莫不瞋目切齒

陳說禮法是非鋒起

春秋感精符曰禍亂

鋒起君若贅旒

先生於是方捧甕承槽銜杯漱醪

劉熙孟子注

名之如奮髯踣踞枕麴藉糟漢書曰朱博遷琅邪齊部

酒槽也

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

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

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

莊子曰知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曰何思何慮則知道黃帝

曰無思無慮始知道

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

毛詩曰君子陶陶

萍

廣雅曰擾擾亂也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公子處士也隨己而化類蜾蠃之變螟蛉也法言曰螟蛉之子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

子之化仲尼也李軌曰螟蛉桑蟲也蜾蠃蜂蟲也肖類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矣速疾哉二

漢高祖功臣頌一首

陸士衡

相國鄼文終侯沛蕭何相國平陽懿侯沛曹參太子少
傅留文成侯韓張良丞相曲逆獻侯陽武陳平楚王淮
陰韓信梁王昌邑彭越淮南王六黥布趙景王大梁張
耳韓王韓信燕王豐盧綰長沙文王吳芮荆王沛劉賈
太傅安國懿侯王陵左丞相絳武侯沛周勃相國舞陽
侯沛樊噲右丞相曲周景侯高陽酈商太僕汝陰文侯
沛夏侯嬰丞相賴陰懿侯睢陽灌嬰代丞相陽陵景侯

魏傳寬車騎將軍信武肅侯靳歙大行廣野君高陽鄧食其中郎建信侯齊劉敬太中大夫楚陸賈太子太傅稷嗣君薛叔孫通魏無知護軍中尉隨何新成三老董公轅生將軍紀信御史大夫沛周苛平國君侯公右三十一人與定天下安社稷者也頌曰

芒芒宇宙上塲下黷

天以清為常地以靜為本今上塲下黷言亂常也塲不清澄之貌也

楚錦切國語觀射父曰民神異業敬而不黷賈逵曰黷嫖也

波振四海塵飛五岳

振波喻亂也

九服徘徊三靈改卜

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春

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

演人君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

赫矣高祖肇載天祿

尚書曰高祖中陽里

鄉飛名帝錄中鄉即中陽里也漢書曰高祖中陽里慶

雲應輝皇階授木

漢書范增謂項羽曰吾使人望沛公其氣皆為龍成五色此天子氣急擊

之勿失春秋孔演圖曰天子皆五帝精必有諸神扶助

使開階立遂宋均曰遂道也春秋保乾圖曰黑帝治八

百歲運極而授木蒼帝七百二十歲而

豐谷尚書序曰漢室龍興漢書曰高祖為泗上亭長淮

彤雲晝聚素靈夜哭漢書曰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

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求得

金精仍頽朱光以

渥時祠白帝至獻公時櫟陽兩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

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萬邦宅心駿民效足

書曰駿騄不常一步應良御而効足

堂堂蕭公王迹是

因蕭何為丞相故曰公論語曾子

綢繆叡后無競維人

毛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外濟六師內撫三秦漢書曰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

漢王數失軍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塞王董翳為翟王分王秦地故曰三秦

拔奇夷難邁德振民漢書曰何進韓信漢王以為大將

國何為曰為上在軍拊循百姓尚書曰體國垂制上穆

咎繇萬種德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體國垂制上穆

下親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班固蕭何述曰營都立宮定制修文然重威則上穆刑約則下親

名蓋羣后是謂宗臣班固漢書贊曰蕭何曹參位冠羣

所宗也平陽樂道在變則通論語曰貧而樂易曰變易

淵爰嘿有此武功詩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長驅河

朔電擊壤東漢書曰秦將王離圍鉅鹿參擊王離軍成

日壤東地名也班固漢書協策淮陰亞迹蕭公漢書曰

反參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遨大破之又從

韓信擊趙大破之又從韓信擊龍且大破之又曰謁者

鄂秋曰位次蕭何文成作師通幽洞冥漢書張良終謚

第一曹參次之張良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老父永言配命因心則靈

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

又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窮神觀化望影揣情周易

神知化德之盛也史記太史公曰虞卿斷鬼無隱謀物

事揣情為趙畫策鬼谷子曰測深揣情鬼無隱謀物

無遜形武關是闢鴻門是寧漢書曰漢王與良西入武

豎易動以利今持重寶咎秦將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欲

聽之良曰此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如因其解擊之

沛公乃擊秦軍大破之又曰項羽至鴻門欲擊沛公良

因要項伯見沛公沛公令伯具言沛公不敢背項王項

羽意乃解周易曰人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

謀鬼謀百姓與能隨難榮陽即謀下邑隨難榮陽見

漢王兵還至下邑漢王曰吾欲捐關以東誰可與共功

者良曰九江王英布楚梟將彭越反梁地此兩人可急

使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銷印楚忌廢推齊勸立書漢

欲捐之此三人楚可破也曰項羽急圍漢王曰善趣刻印食其曰誠復立六國後楚必

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下畫此計者陛下大事去矣且楚唯無強六國復撓而

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漢王曰趨銷印後韓信破齊欲

自立為齊王漢王怒良曰推齊銷印固漢書述張良曰推齊銷印驅致越信之班

策東襲三王從風五侯允集漢書曰漢王與齊王信魏

陵不會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陽以北至穀城以王彭越從陳以東傳海與齊王信則

楚易敗也於是韓信彭越皆引兵項羽敗自刎淮南子曰施于寡妻至于兄弟天下從風

漢書曰漢王用良計諸侯皆至史記曰五諸侯兵東伐楚又蘇秦曰梁從風而動

皇漢凱入周禮曰師有怡顏高覽彌翼鳳戢託迹黃老

辭世却粒子史記良曰願奔人間事從赤松曲逆宏達好

謀能深西都賦曰好大雅宏達遊精杳漠神迹是尋重玄

匪奧九地匪沈九地之下重天也鄧析子曰伐謀先兆擠響子

音言將伐其謀先其未兆欲墜其響在於為音然兆為

子謀始響為音初也孫子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子曰音者所以調聲也末奇謀六奮嘉慮四迴

六出奇計或頗秘之世莫得聞宋仲子法言注曰張良此言有符仲子之說未詳規主於足離項于懷格人乃

謝楚翼寔摧漢書曰淮陰侯破齊王使使來言漢王漢

音義曰躡謂平躡漢王足也漢書陳平曰項羽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沐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捐數萬

金行反間聞其君臣破楚必矣漢王以為然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去發病死尚書曰格人元龜罔敢知

吉韓王寔執胡馬洞開漢書曰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

信聞天子以好遊出其勢必郊迎謁陛下因禽之此特萬世之事也高祖以為然信果郊迎即執縛之毛萇詩傳曰窘困也漢書曰上至平城為匈奴所圍迎文以謀

哭高以哀漢書曰呂太后崩平與太尉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平本謀也又曰高帝崩平馳至宮哭

殊灼灼淮陰靈武冠世策出無方思入神契孔安國尚書傳曰神

妙無方蔡邕李咸碑曰奮臂雲興騰迹虎噬凌險必夷

摧剛則脆呂氏春秋曰凡兵肇謀漢濱還定渭表

謂高祖曰必長王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

兵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漢王京索既扼引師北討

喜遂聽信計舉兵出陳倉定三秦漢書曰信遂進擊魏魏盛

會策陽復擊破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

左丞相

濟河夷魏登山滅趙

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

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

安邑虜魏王豹信請北舉燕趙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

赤幟從間道登山而望趙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

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幟後趙空壁爭漢鼓旗奇兵馳

卒見之大驚遂亂走禽趙王歇威亮火烈勢踰風掃子

掠如火則彼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此用兵之法也拾

代如遺偃齊猶草漢書曰信進擊代禽夏說闕與李奇曰

信發趙兵未發者擊齊信引兵東遂渡河襲齊歷下軍

論語曰草上二州肅清四邦咸舉趙屬冀州齊代屬青

州四邦魏乃眷北燕遂表東海漢書曰信用廣武君策

又曰信平齊使人言于漢王齊王齊王詐多變反覆之國不

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請自立為假王漢王乃遣張

良立信為齊王表克滅龍且爰取其旅漢書曰齊王走

東海已見九錫文

楚使龍且救齊與信夾濰水陣信乃夜令人為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劉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楚卒皆降之

項懸命人謀是與漢書蒯通說信曰當今之時兩主縣已見上文**念功惟德辭通絕楚**漢書曰項王使盱眙人

楚勝人謀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信辭曰人信親我背之不祥蒯通知天下權在信深說以三分天下之計信自以功大漢不奪我齊遂**彭越觀時攷韜迹匿光人具爾**不聽尚書曰惟帝念功

瞻翼爾鷹揚杜預左氏傳注曰韜藏攷與韜古字通也毛詩曰赫赫師尹人具爾瞻又曰維師尚父時維

威凌楚域質委漢王靖難河濟即宮舊梁漢書使人賜越將軍印綬使下濟陰以擊楚大敗楚軍拜越為魏相國漢敗彭越城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往來為漢王游兵擊楚絕其糧於梁地項籍死封越為梁王都定陶禮記孔悝為鼎銘曰即宮於宗周

烈黥布眈眈其眚漢書曰黥布姓英氏項梁定會稽布以兵屬之周易曰虎視眈眈**名**

冠彊楚鋒猶駭雷漢書曰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者以布數以少敗眾**覩幾蟬蛻**

悟主革面漢書曰漢王使隨何說布布間行與何歸漢淮南子曰蟬飲不食三十日而蛻周易曰小人革面以**肇彼梟風翻為我扇**漢書曰上立布為從君也

方輯王在東夏東夏即陽夏也漢書曰**矯矯三雄至于**

垓下三雄韓信彭越英布漢書曰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黥布隨劉賈皆會圍羽垓下毛詩曰矯矯虎臣也**元凶既夷寵祿來假**元凶謂項羽班固漢書張虎臣也

保大全祚非德孰可左氏傳楚子曰保大定功班固漢書張湯述曰子孫導業全祚

謀之不臧舍福取禍毛詩曰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左國保

張耳之賢有聲梁魏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以取禍

詩曰文士也罔極自詒伊愧漢書曰張耳陳餘相與為

王有聲鉅鹿王離圍之餘自度兵少不敢前後耳與趙王歇走入

餘餘怒脫印綬與耳耳佩其印綬後餘以兵襲耳耳敗

走毛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又俯思舊恩仰察五緯

曰心之憂矣自詒伊感詒音怡漢書耳曰漢王與我有故而項王強立我我欲之楚甘

公曰漢王入關五星聚東井先至必王耳走漢易乾

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肅脫迹違難披榛來泊改策西秦報辱北

冀漢書曰漢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耳謁漢王又曰漢

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泚水上追殺趙王

歇於襄國悴葉更輝枯條以肄以木為喻也漢書曰漢

泚音祗立耳為趙王毛萇詩傳

日斬而復生曰肄王信韓薛宅土開疆我圖爾才越遷晉陽漢書

曰韓王信故韓襄王薛孫也漢立信為韓王上以信壯

武乃更以太原郡為韓國徙信以備胡都晉陽毛萇詩

曰我圖爾居盧綰自微婉變我皇漢書曰高祖與綰壯學書

爾居又相愛也班固漢書述哀

紀曰婉變董

公惟亮天工跨功踰德祚爾輝章漢書曰群臣知上欲

乃立縮為燕人之貪禍寧為亂亡漢書曰高祖崩縮遂

王章印章也胡中毛詩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鄭玄

曰天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也吳芮之王祚由

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漢書曰天下之初叛秦吳芮

攻南陽遇芮之將梅銷與偕攻析酈上以銷有功武關

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高祖賢之詔御史長沙王忠其著

之甲令音義曰銷肅肅荆王董我三軍漢書劉賈將武

楚孔安國尚書我圖四方殷薦其勲漢書曰漢王追項

間招楚大司馬周庸親作勞舊楚是分往踐厥宇大啓

殷周殷反楚佐賈淮墳漢書曰高祖子弟弱昆弟少欲王同姓以鎮天

下詔立賈為荆王王淮東毛詩曰銷敦淮墳安

國違親悠悠我思依依哲母既明且慈引身伏劒永言

固之

漢書曰王陵以兵屬漢項羽取陵母寘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私送使者泣曰

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也無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死送使者遂伏劍而死毛詩曰青青子佩悠悠

我淑人君子實邦之基

又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形於色憤發于辭

漢書曰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高刑白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

與亡末命是期

主亡與亡已見任昉碑表絳侯質木多略寡言論語摘輔曰子然公順多略

言

漢書曰周勃為人木強敦厚

日始呂后問宰相高祖

雲騫靈仁景逸上蘭平代禽狝

奄有燕韓

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仁破之斬豨定

寧亂以武斃呂以權

漢書曰高后崩呂產秉權欲危劉氏勃與丞相

平誅諸呂

左傳樂桓子謂

范宣子曰

夫剋亂在權

諸呂遂共迎立代王

是為孝文皇帝勃曰臣無功請得

除宮乃與太僕滕公入宮

載少帝出乃奉天子法駕迎

皇帝代邸張衡羽獵賦

實惟太尉劉宗以安

太尉安劉氏

已見上文

勲耀上代身終下藩

漢書上曰丞相朕所重其為

陽道迎延帝幽藪

漢書曰陳勝初起蕭何曹參使會求

宣力王室匪惟厥武

撙干鴻門披闢帝宇聳

顏誚項掩淚悟主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亞父謀欲殺沛

入定咸陽以待大王

大王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

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

項羽默然高祖嘗病惡見人卧

禁中詔戶者無得入

羣臣噲乃排闥直入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

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又何

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

今天下已定

又何

又何

又何

億也高帝笑而起尚書帝曰余欲宣力禮記子曰惣干而山立武王事也班固漢書贊曰金日磾以篤敬悟主忠信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酈食其自著曲周之進于其哲兄俾率爾徒從王于征酈食其進其弟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略地漢書谷振威龍蛇末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振威龍蛇據武庸城六師寔因克荼禽黥將軍從擊荼戰龍蛇破荼軍音義或曰龍脫地名也音奪漢書曰商又從擊黥布兩陳以破布軍又曰布軍與上兵遇斬西上乃壁庸城鄧展曰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毛詩曰猗與那與又曰地名也猗歟汝陰綽綽有裕此令兄弟綽綽有裕戎軒肇迹荷策來附漢書曰上降沛為沛公馬煩轡殆不釋擁樹皇儲時又平城有謀漢書曰嬰從擊項籍漢元載之漢王急馬罷取兩兒奔之嬰常收載行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為擁樹漢書曰平城之難冒頓乃開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穎陰銳敏屢為軍鋒請徐行弩皆持滿外鄉卒以得脫穎陰銳敏屢為軍鋒

奮戈東城禽項定功

漢書曰項籍敗垓下去嬰追乘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斬籍

風藉響高步長江收吳引淮光啓于東

漢書曰嬰渡江定吳還定淮北

也左氏春秋曰順風而呼聲乃加疾所因便

陽陵之勲元帥是承漢書曰傳寬屬淮陰擊破信武薄伐揚節江陵

夷王殄國俾亂作懲

漢書曰斬歆別定江陵身得江陵王致雒陽上林賦曰揚節上浮毛

東窺白馬北距飛狐即倉敖庾據險三塗

漢書曰漢王數困滎陽成

阜計欲捐成阜以東屯鞏維以距楚酈食其曰願足下急進兵收取滎陽據敖庾之粟塞成阜之險杜太行之道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則天在下歸矣老子曰天網恢恢班固漢書述曰陳湯誣節救左氏傳注曰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輜軒東踐漢風載

徂

漢書曰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上使酈食其身死于齊

非說之辜

漢書曰韓信聞食其下齊乃襲齊王齊王我

皇寔念言祚爾孤

漢書曰高祖舉功臣思建信委輅被

褐獻寶

漢書婁敬脫輅見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宜

衣褐見不敢易衣虞將

拍明周漢銓時論道移帝伊洛

定都鄴鎬

漢書婁敬謂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

都長安班固漢書婁敬述曰敬繇役

柔遠鎮邇寔敬攸

考

我王爾雅曰考成也抑抑陸生知言之貴抑抑威

儀維德之隅漢書武詔曰詩云九變復貫知言之往制

勁越來訪皇漢

漢書曰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王賈卒拜佗

為南越王今稱臣奉漢約歸

附會平勃夷山翦亂

呂欲危劉氏陳平患之賈說平曰天下安注意於相危

尉深相結平乃以五百金為絳侯壽太尉勃亦所謂伊

人邦家之彥

子毛詩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又曰彼己之

之彥百王之極舊章靡存

班固漢書贊曰漢承百王

章漢德雖朗朝儀則昏稷嗣制禮下肅上尊穆穆帝典

煥其盈門風晞三代憲流後昆

漢書叔孫通曰臣願徵

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通曰臣願采古禮與秦儀雜就

肅敬高帝曰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劇秦美新曰帝典

三代夏殷周也尚無知叡敏獨昭竒迹察倖蕭相貺同

書曰垂裕後昆

師錫蕭何進韓信無知進陳平故曰侔也漢書曰陳平

臣安得進上乃賞魏無知求見漢王後上封平曰非魏無知

師錫帝曰有鯨在下曰虞舜隨何辯達因資於敵紆

漢披楚唯生之績漢書漢王曰孰為我使淮南使之發

下可萬全隨何曰臣請使之往說布瞞瞞董叟謀我平

布歸漢毛詩曰鄆水東注惟禹之績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陰三軍縞素天下歸心漢書曰漢王南渡平陰津至洛

項王無道放殺其主三軍之眾為之素服東伐四海之

喪兵皆縞素擊楚之殺義帝者論語素生秀朗沈心善

素王受命識曰河受圖天下歸心照漢旆南振楚威自撓大略淵回元功響効邈哉惟人

何識之妙漢書曰素生說漢王曰願軍出武關項王必

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

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羽乃聞漢王在

宛果引兵南漢書司馬遷述曰大畧孔

明史記太史公曰惟祖二九功輔臣股肱紀信誑項軺軒

是棄攝齊赴節用死孰慙身與煙消名與風興漢書曰

漢王榮陽將軍紀信曰一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紀

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皆之城東觀

以故漢王得遜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周苛慷慨心

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論語曰攝齊升堂周苛慷慨心

若懷冰應劭風俗通曰言刑可以暴志不可凌漢書曰

王榮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榮陽楚破榮陽欲令

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為虜矣項王怒烹苛貞

軌借沒亮迹雙升謝承後漢書黃向對策帝疇爾庸後

嗣是膺漢書曰苛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為高景侯又曰

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

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

與晏同誤也天地雖順王心有違毛詩曰行道遲懷親望楚

求言長悲侯公伏軾皇媼來歸是謂平國寵命有輝漢書

曰漢遣陸賈說羽請太公羽弗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歸太公媼漢書項羽傳曰歸漢王父母妻子漢書音義

曰媼母別名也烏老切楚漢春秋曰上欲封侯公匿不肯復見曰此天下之辨士所居傾國故號平國君震

風過物清濁効響契為司馬禹為司空后稷為田疇奚

仲為工師是以離叛者寡聽從者眾若大人于興利在

攸往周易曰巽小亨利弘海者川崇山惟壤管子曰海

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韶護錯音袞龍比象漢書

高明主不厭人故能成其眾曰舜作韶湯作護周禮王之吉服享先王即袞

龍衣也左傳曰臧哀伯曰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明明衆

哲同濟天網毛詩曰明明魯侯崔寔本論曰劍宣其利

鑒獻其朗廣雅曰鑒昭也鑑謂之鏡文武四充漢祚克廣尚書曰光

安國曰光充也充溢四悠悠遐風千載是仰

贊

東方朔畫贊一首并序

夏侯孝若臧榮緒晉

書曰夏侯湛字孝若譙國人也美容儀才華富盛早有名譽與潘岳友善時人謂之

連璧為散騎常侍此贊為當時所重

大夫諱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漢書曰朔為太中大

原厭次人漢書地理志無厭次縣而魏建安中范曄後

功臣表有厭次侯爰類疑地理誤也分厭次以為樂陵郡故又為郡

人焉漢書平原郡有樂陵縣也事漢武帝漢書具載其事先生瓌瑋

博達思周變通家語孔子曰老聃博古而達今王肅曰

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以爲濁世不可以富貴也故薄

遊以取位王逸楚辭序曰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

頡頏以傲世論語曰直道而事人解嘲曰資資傲世不可以垂

訓也故正諫以明節家語南宮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

明節不可以久安也故談諧以取容班固漢書贊曰朔

淺字書曰談嘲也口回功孔安國尚書傳談諧逢占其事浮

其迹朔固漢書贊曰清其質而濁其文弛張而不爲邪

進退而不離羣禮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鄭玄

朔述曰弛張沈浮周易曰上下無常非爲邪也進退無常非離羣也

宏材楊子雲解嘲曰儻博物觸類多能史記曰魯仲

儻之畫策左氏傳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周

易曰觸類而長之論語太宰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

也合變以明竿幽贊以知來周易曰夫爻者何也言乎

而生著又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自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左氏傳曰左

王曰是良史也能讀陰陽圖緯之學百家衆流之論漢

謝承後漢書曰尤明圖緯百家衆流已見任昉策秀才

文周給敏捷之辯支離覆逆之數莊子曰支離疏鼓策

音所漢書曰上嘗使諸數家射覆不能經脉藥石之藝

射御書計之術漢書曰醫經者原人血脉經絡而用度

樂射御書數也乃研精而究其理不習而盡其功孔安

書序曰研精覃思經目而諷於口過耳而闇於心孔融

易曰不習無不利

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夫其明濟開豁包含弘大凌轢

卿相嘲哂豪桀籠罩靡前跽籍貴勢漢書曰張楚並與兵相跽籍蘇

列如草芥林曰跽音臺出不休顯賤不憂戚戲萬乘若寮友視儔

倫高氣蓋世拔漢書項羽歌曰力可謂拔乎其萃遊方之

外者已孟子曰聖人之於人亦類也出於其類拔於其

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趨

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乎

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

丘也遊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談者又以先生嘘吸

冲和吐故納新蟬蛻龍變棄俗登仙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此導引

之士養形之人也淮南子曰至人蟬蛻蛇遊忽然入冥

史記趙高曰聖人龍變而從之列仙傳曰東方朔武帝

時為郎宣帝時神交造化靈為星辰淮南子曰大丈夫

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應劭風俗通曰東方朔是太

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

越為范蠡齊為鴟夷此又奇怪惚恍不可備論者也大

人來守此國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為樂陵僕自京都言

歸定省京都洛陽也毛詩曰言告言歸禮覩先生之縣

邑想先生之高風徘徊路寢見先生之遺像楚辭曰馮翼遺像何

辭曰以譏逍遙城郭觀先生之祠宇慨然有懷乃作頌焉其

矯矯先生肥遯居貞矯矯輕舉之貌也毛詩曰矯矯武臣周易曰肥遯無不利又曰居貞

之吉順以退不終否進亦避榮周易曰物不可以終臨

世濯足希古振纓楚辭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足濯

而無滓既濁能清論語子曰靜之徐清淮南子曰濁而徐清冲

而徐無滓伊何高明尚書曰沈潜剛克高明柔克能清伊何視

汙若浮班固東方朔述曰懷樂在必行處淪罔憂周易

則行之憂跨世凌時遠蹈獨游瞻望往代爰想遐蹤邈

邈先生其道猶龍莊子曰孔子見老聃而弟子問曰夫

是乎見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染迹朝

隱和而不同史記東方朔曰如朔所謂避俗於朝棲遲

下位聊以從容毛詩曰或棲遲偃仰孟子曰居下位而

有制從我來自東言適茲邑茲邑謂樂陵也毛詩曰我

適往敬問墟墳企佇原隰王仲宣贈蔡子篤墟墓徒存

精靈未戢民思其軌祠宇斯立徘徊寺寢遺像在圖周

旋祠宇庭序荒蕪爾雅曰東西棲棟傾落草萊弗除呂

春秋曰農肅肅先生豈焉是居是居弗形悠悠我情悠

已見昔在有德罔不遺靈天秩有禮神監孔明尚書咎

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彷彿風塵用垂頌聲繇曰天

三國名臣序贊一首 袁彥伯檀道鸞晉

袁宏字彥伯陳郡人爲大司馬府記室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漢書成帝詔曰天生

衆民不能相治爲之

立君以明君不能獨治則為臣以佐之墨子曰古者同

統理之足獨治天下是以選擇其力為三公然則三五迭隆

歷世承基史記楚子西曰孔丘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

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

相詭乃時也尚書武王曰稱爾戈比爾干宋莫不宗匠

陶鈞而羣才緝熙鄧析子曰聖人逍遙一世閒宰匠萬

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音義曰陶家元首經略而股肱

肆力尚書咎繇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遭離不同迹有優劣王命論曰

禪伐不同孝經鈞命決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言至

臣之體分既固於冥兆風美所扇訓革千載其揆一也

蒼頡篇曰革戒也孟子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

湯武寧得伊尹武王得呂望而社稷安也三賢進而

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三賢具管仲鮑叔牙隰朋也五

空季中古凌遲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為下

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眾執方者必以

權謀自顯呂氏春秋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之所以立

曰上君也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

蘧甯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論語子曰君子哉蘧伯

則可卷而懷之又曰甯武子邦有道則智接輿以之行

歌魯連以之赴海論語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史記曰

魯連子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

連逃隱於海上衰世之中保持名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

昭樂毅古之流也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公樂保名節

劇秦美新曰地合靈契史記曰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王以

為亞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戰國策楚客謂春申

君曰昔者騏驎駕鹽

車上吳坂遷延負軛而不能進見時值龍顏則當年控

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己也

三傑漢書曰高祖隆準而龍顏應劭曰顏額額也漢書

上曰夫運策於帷幄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吾不

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

也漢之得材於斯為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

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

人抑亦其次左氏傳宰孔謂晉侯曰君務靜亂無勤於

行又劉子謂趙孟曰盍遠續禹功而大庇

民論語子曰抑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

亦可以為次也

默不如語周易曰君子或默或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

弘道難遭時難遭時匪難遇君難論語子曰人能弘道

王曰士有道德而衣弊履穿此所謂非遭時者也文子

老子曰欲治之主不世出可與之臣不萬一以不世出

求不萬一此至化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

君賈生所以垂泣孟子曰齊人有言雖有智慧不如乘

疏曰臣竊惟事勢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桓子新論

可為流涕者二

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

也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東觀漢記太史官曰耿況彭

蕃輔忠孝之策千載一遇也博奕論曰誠千載遇之不

之嘉會百世之良遇也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遇之不

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

常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

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文子曰必有獨見之明然後能

擅道而行左氏傳子產曰吾以救世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

尚書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故委面霸朝豫議世事舉才不以標鑒

故久之而後顯籌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

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逼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

之公達慨然志在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由斯而談故以大

存名節至如身為漢隸而迹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

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既明名教

有寄乎言文若殞身既明仁義之道且寄迹於名教之地也夫仁義不可不明則

時宗舉其致莊子曰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

攝其契鷦鷯賦曰生之理足矣相與弘道豈不遠哉弘道已見上文崔生

高朗折而不撓管子曰夫玉溫潤以澤仁也折而不撓勇也所以策名魏武

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鍾會與吳主書曰執

笏之心載在名策左傳甯武子曰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禮記曰

君之南鄉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若乃一旦進璽君臣易位漢書曰

奉天子璽符代王遂即天子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

以濟舟亦所以覆舟孫卿子孔子曰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則載舟亦能覆舟仁義

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摧於前來哲攘袂

於後

仁義已見上文漢書公孫瓚曰攘袂而正議者獨大王耳

豈非天懷發中而名

教束物者乎

孔明盤桓侯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

蜀志曰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唯博陵崔叔平穎川徐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

治國以禮民無怨聲論語曰為國以禮孝經援神契曰得萬

刑罰不濫沒有餘泣蜀志曰廖立為長水校尉誹謗先帝於是廢立為庶人徙汶山郡聞諸葛亮卒垂泣曰吾終為左袵矣左傳聲子曰善為國者賞不慚而刑不濫

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及其臨終顧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

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蜀志曰先主於永安病篤召亮成都屬以後事謂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

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繼之以死又勅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尚書曰成王將崩作顧命班固漢書述曰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春秋元命苞曰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王

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吳志曰孫策字伯符江表

傳策令曰周公瑾與孤有總角之好骨肉之分毛詩曰總角之好

晚節曜奇則參分於

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周瑜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披退惜其齡

促志未可量吳志曰瑜還江陵於子布佐策致延譽之

美國語曰使張老延君譽于四方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

吳志曰策薨哭未及息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乃扶權上馬使出巡軍士左氏傳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天子

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

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之愕愕東觀漢記戴馮謝上然曰臣無蹇愕之節而有狂瞽之言字書曰愕直言也

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

吳志曰權以公孫淵稱藩遣張彌至遼東拜淵為燕王昭諫權

不聽昭忿言不用稱疾不朝權恨之土塞其門昭又於內以士封之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然而登壇即位之時也

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

論語子曰用之則行

舍之則藏况沈迹溝壑遇與不遇者乎

漢書高祖功臣頌曰沈迹中鄉孟子曰志

士不忘在溝壑漢書曰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家語孔子曰

侯之有冠禮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功序曰國史有自來矣

明乎得失之迹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頌者雖大旨同歸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為世作

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為之讚云魏志九人蜀

志四人吳志七人荀彧字文若諸葛亮字孔明周瑜字

公瑾荀攸字公達龐統字士元張昭字子布表煥字曜

卿蔣琬字公琰魯肅字子敬崔琰字季珪黃權字公衡

諸葛瑾字子瑜徐邈字景山陸遜字伯言陳羣字長文

顧雍字元歎夏侯玄字泰初虞翻字仲翔王經字承宗

陳泰字玄伯

火德既微運纏大過

火德謂漢也班固漢書高紀贊曰旗幟尚赤協于火德周易曰大過

大者過也洪飈扇海二溟揚波揚波喻亂也虬虎雖驚風雲未和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潛魚擇淵高鳥候柯周書曰美為士者飛鳥歸之蔽於天魚龜

歸之沸於淵左氏傳曰仲尼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赫赫三雄並迴乾軸潘岳為賈

謚贈陸機詩競收杞梓爭采松竹國語聲子謂子木曰
曰三雄鼎足若杞梓皮革楚實遺

之韋昭曰杞良才也孫子鳳不及棲龍不暇伏谷無幽

曰真人在冬則松竹也皆喻賢也蘭嶺無亭菊香草善鳥英英文若靈鑒洞照應變知微

探賾賞要周易曰君子知微知章又日月在躬隱之彌

曜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往弔之曰子甚文

明映心鑽之愈妙孫卿子曰君子通則文而明窮則滄

海橫流玉石同碎孟子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玉石俱焚達人兼

善廢已存愛孟子曰君子達則兼善天下謀解時紛功濟宇

內老子曰始救生人終明風槩魏志曰太祖進或為漢

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咨或或

以為太祖本與義兵以匡朝寧國君子愛人以德不宜

如此太祖軍至濡須或病留壽春魏氏春秋曰公達潛

朗思同著蔡法言曰儒里之智也使知運用無方動攝

羣會爰初發迹遣此顛沛神情玄定處之彌泰魏志曰

議郎何顒等謀殺卓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

殺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死得免班固漢書述曰子明

光發迹西疆蔡邕楊復碑曰景命不延遣此顛沛惛惛幕裏筭無不經魏志荀

太祖征伐常謀謨幃幃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昭之惛惛豐豐通韻迹

不暫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秦史記趙惠文王得和氏璧

書願以十五城易璧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魏志曰魏國初建攸為

祖每稱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強不伐善無

施勞知可及愚不可及新序溫斯子曰古者有愚以全

身莊子曰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魏志曰魏國初建渙為

可以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郎中令莊子曰聖人貴純

素之道唯神是守素也者謂其無所雜也純

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謂之真人

通而能固論語子曰君恂恂德心汪汪軌度論語曰孔

道敷歲暮禮記曰人生二十曰弱冠韓詩曰蟋蟀在仁

者必勇德亦有言論語子曰有德者必有勇雖遇履虎神氣

恬然魏志曰呂布擊袁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

罵辱備渙不可再三強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

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

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耶且不在於彼且渙

彼誠小人耶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一去此復

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周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列子

曰至人者行不脩飾名迹無愆班固漢書贊曰雋不疑

宇高嶷蔡邕度侯碑曰朗鑒出於自然英風發忠存軌

迹義形風色義形於色思樹芳蘭剪除荆棘芳蘭以喻

小人以喻人惡其上時不容哲左氏傳曰伯宗之妻曰琅琅

先生雅杖名節雖遇塵霧猶振霜雪孔融薦祢衡表曰

雪運極道消碎此明月魏志曰琰為中尉太祖為魏王

草視之與訓書有白琰此書傲世怨謗者太祖怒於是

罰琰為徒隸使人視之辭色無撓太祖遂賜琰死周易

曰小人道消長景山恢誕韻與道合桓子新論曰老子其

形器不存方寸海納周易曰形乃謂之器王輔嗣曰成

子之心矣方和而不同通而不雜莊子曰純粹而不雜

寸之地虛矣

遇醉忘辭在醒貽答

魏志曰太祖時科禁斷酒而徐邈私飲至於沈醉校事趙達問以曹

事邈曰中聖人達曰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

平日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循慎偶

醉言耳竟坐免刑文帝踐祚歷穎川典農中郎將軍駕

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不邈對曰昔子反斃於穀

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然

宿瘤以醜見傳臣以醉見識帝大笑顧左右曰名不虛

立後為光祿大夫薨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耻書

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民未知德懼若

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魏書曰群前後數陳得失群為司空錄尚書事薨尚書曰

爾有嘉謀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玉生雖麗光不

日復聞讜言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踰把德積雖微道映天下言德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

範自然標準無假全身由直迹洵必偽處死匪難理存

則易魏志曰曹爽見誅徵夏侯玄為大鴻臚數年徙太

常中書令李豐謀欲以玄輔政誅大將軍以玄代

之大將軍微聞事下廷尉玄臨斬東市顏色不變舉動

自若班固漢書楊雄述曰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史記太

史公曰非死者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

難處死者難寄范曄後漢書李熊說公孫述曰方今四海波蕩匹夫

橫議荀悅漢紀論曰以六合之大一身之微而匹夫

無所容豈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授既同情禮兼到經

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仁

不遠期在忠孝漢魏春秋曰魏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

王素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

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世語曰王沈王業馳告文王尚

書王經以正直不出遂被文王殺之魏志曰清河王尚

甘露中為尚書坐高貴鄉公事誅裴松之曰經字彥緯

今云承宗蓋有二字也班固漢書述曰樂昌篤實不

撓不誑論語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玄伯

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陞

漢書賈誼上書曰人主之尊譬如堂

群臣如陛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七級端委虎

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凌理勢然也

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

于寶晉紀曰高貴鄉公之弑司馬文王會

朝臣謀其故太常陳泰垂涕入文王待之曲室謂曰玄

伯卿何以處我對曰誅賈充以謝天下文王曰爲吾更

思其次泰言唯有進於此不知其次文王乃久不言爲

侍中轉左僕射薨左氏傳曰晏平仲端委立於虎門之

外見危致命

稟先覺孟子曰伊尹曰天之生斯人使先標榜風流遠

明管樂孫綽子曰聖賢極其標榜初九龍盤雅志彌確

周易曰初九潛龍勿用何謂也子曰龍德而隱者也確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方言曰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

百六道喪干戈迭用漢書陽九厄曰初入百六陽九音

義曰易傳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

會者苟非命世孰掃雲霧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

名也爾雅曰天氣下地氣不應曰雲孔安國宗子思寧

尚書傳曰雲陰氣也武功切今協韻音夢

薄言解控蜀志曰劉備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後也故曰

之也左氏傳王子伯駢曰釋褐中林鬱爲時棟亮爲丞

無所控告杜預曰控引也時棟表亮爲丞盛仲明書曰足下諸人爲時棟梁士元弘長雅性內融

謝承後漢書曰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孟子曰親親而仁

輜曰聖人見其所始則知其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

生標之振起清風胡廣書曰建綢繆哲后無妄惟時

日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纏繇風夜匪懈義在緝熙

也周易曰無妄之行窮之災也三略既陳霸業已基蜀志曰劉

都先主當為璋北征漢中統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
徑襲成都璋既不武素無備豫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
上計也楊懷高沛璋之名將各杖強兵據守關頭聞數
有賤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荆州將軍未去遣與相聞說
荆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
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
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
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成都所過輒尅為軍中郎將卒公琰殖根不忘中正豈
曰摸擬實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
可敬蜀志曰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卒司馬遷書曰推
平仲善與人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媚茲一人
交久而敬之公衡仲達秉心淵塞毛詩曰秉媚茲一人
臨難不惑人應侯順德一疇昔不造假翻鄰國主將東
伐吳權諫曰吳人悍戰又水戰順流進易退難臣請為
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為後鎮先主不從以權為鎮北將

軍督江北軍先主自在江南吳將陸議乘虛斷圍南軍
敗績先主引退而道隔權不得還故率將所領降于魏

拜鎮南進能徽音退不失德蜀志曰魏文帝謂權曰君

權對曰臣過受劉氏殊遇降吳不可還蜀無路是以歸
命且敗軍之將獲免為幸何古人之可慕先主薨問至
魏群臣咸賀權獨否

後為車騎將軍卒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
須顧盼鳥擇木已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

一面崔寔本論曰且觀世人之相論桓桓魏武外託霸

迹志掩衡霍恃戰忘敵在吳之境卓卓若人曜奇赤壁

三光參分宇宙暫隔淮南子曰夫道絃宇宙而章子布

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江表吳志曰張昭彭城

方士民多避難楊士昭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為良史
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

昭班固漢書述曰攜手遜秦撫翼俱起毛詩曰惟桑王與梓必恭敬止左氏傳鄭成公子駟曰請息肩于晉王

略威夷吳魏同寶應瑒釋實曰九有威夷始失其政遂獻宏謨匡此霸

道史記商鞅曰吾說孝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公以霸道其意欲之

惟賢與親吳志曰孫策臨亡弟權託昭昭率群寮立而輔之東觀漢記張堪把朱暉臂曰欲以妻子

託朱輟哭止哀臨難忘身成此南面寔由老臣吳志張

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才為世出世亦湏才蘇武答李陵書

曰每念足下才為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迹

草萊荷檐吐奇乃構雲臺吳志曰初肅見權說權曰為將軍計惟有鼎足江東以觀

天下之變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陸機謝平原表曰振影拔迹莊子曰農夫無草萊之事淮南子曰雲臺之

於雲故曰雲臺子瑜都長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

毅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謝承後漢書曰朱皓德行純懿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鄭玄曰無犯

顏色諫也論語曰將命公庭退忘私位吳志曰建安二

事父母幾諫通好劉備與弟亮但公會相見無私面論語曰將命者出毛詩曰公庭萬舞豈無鵲鵲固慎名

器毛詩曰鵲鵲在原兄弟急難左氏伯言蹇蹇以道佐

世蹇蹇已見上文出能勤功入能獻替國語史黯謂趙簡子曰

薦可而替不謀寧社稷解紛挫銳老子曰挫其正以招

疑忠而獲戾吳志曰孫為丞相太子有不安之議孫上

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

書三四上太傅吳粲坐數與遜交書下獄死權累遣中

使責讓遜遜元歎穆遠神和形檢如彼白珪質無塵玷

憤恚致卒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立上

東觀漢記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

以恒匡上以漸

吳志曰雍訪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上不用終不宣潔周易

曰君子以言有恒

清不增潔濁不加染

言得清濁之宜也

仲翔高亮性不和物

吳志曰翻性不好是

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

吳志曰翻數犯顏諫諍權不能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

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俗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韓子曰龍之

為蟲也擾柔可狎而騎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之處若

嬰之則殺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不幾矣論語柳

下惠曰直道而事

嘆過孫陽放同賈屈

楚辭曰驥躊躇於樊葦兮遇孫

陽而得代王逸曰孫陽伯樂姓名也孔叢子子高對魏

王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糅和氏為之歎

息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害之乃

毀誼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適去意不

自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

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誼追傷之因以自諭

詵詵眾賢

千載一遇

毛萇詩傳曰詵詵眾多也使陳切千載一遇已見上文

整轡高衢驤首

天路

鸞鵠賦曰萇收整轡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鄒陽上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枚乘樂府詩曰天路隔無

期仰挹玄流俯弘時務

毛萇詩傳曰挹輿也名節殊塗雅致同趣

周易曰殊塗同歸

日月麗天瞻之不墜

周易曰日月麗乎天

在躬用之不匱

論語曰比考識曰仁義在身行之可強

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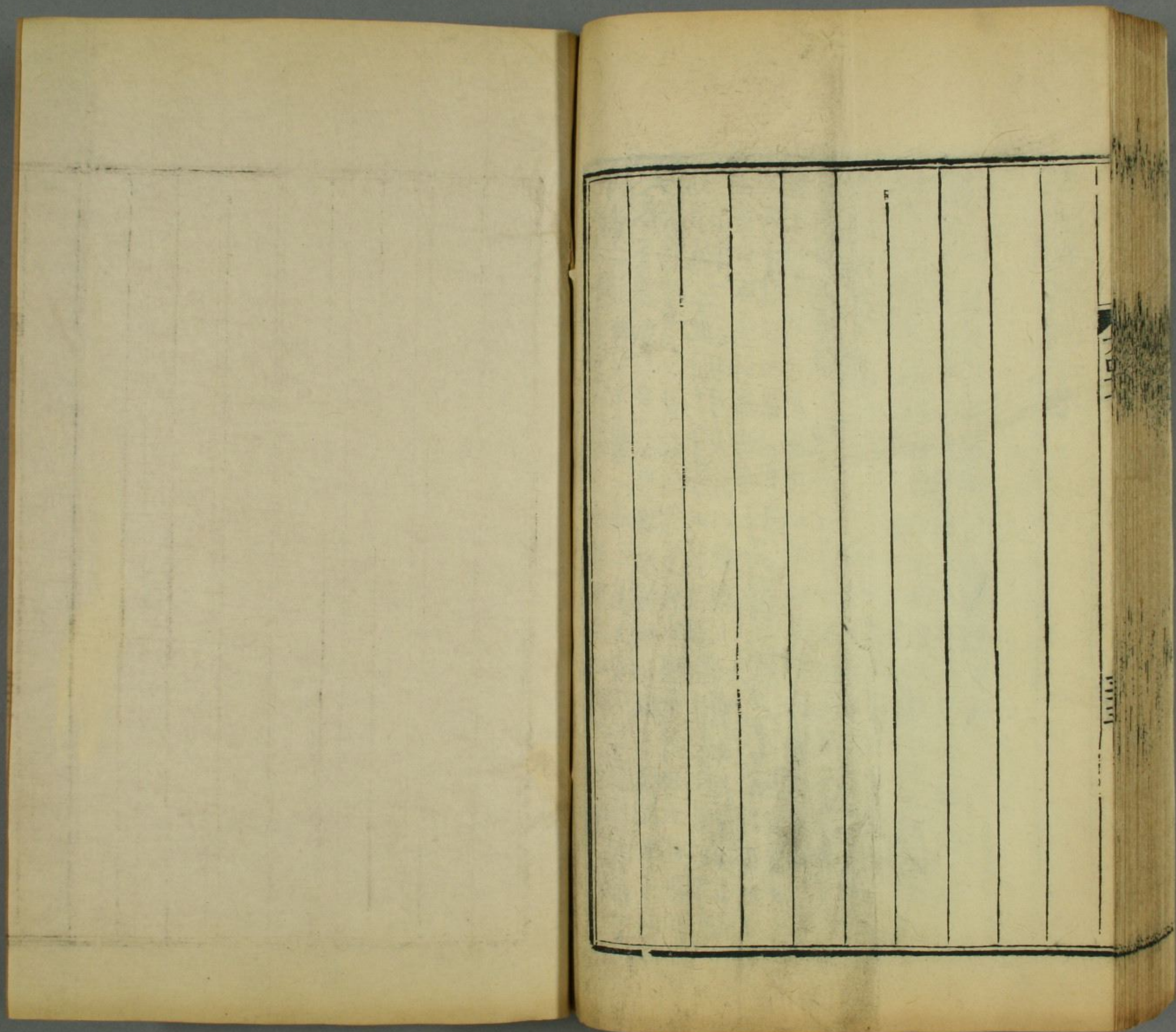
想重暉載挹載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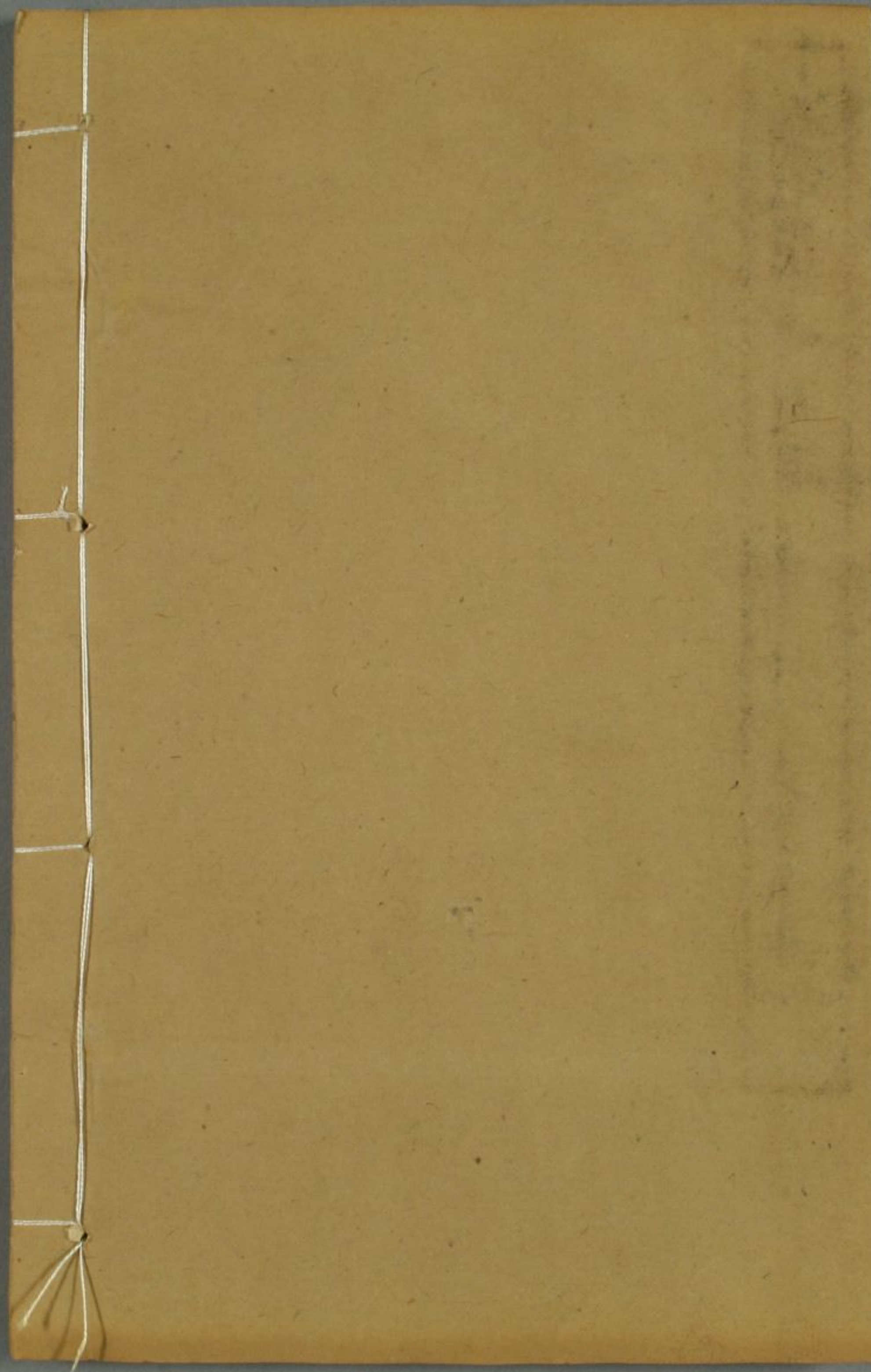
羊秀衛公誄曰仰

氣

魏畧王朗答太祖曰承旨之日撫掌擊節節孟

文選卷第四十七







文選第十七冊 卷四十八至卷五十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7

文庫 11
D 82
17

文選卷第四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和郗詵胡氏

廣弘明

崇禎

符命

森郎守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官李善注上

司馬相如封禪文一首

楊子雲劇秦美新一首

班孟堅典引一首

封禪文一首

司馬長卿

史記曰長卿病甚武

帝使所忠往求其書及至長卿已卒其事曰長卿未死時爲一卷書曰有使來求書奏之其遺札書言封禪事所忠奏言

010190555181

48-11792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張揖曰昊穹春夏天名郭璞爾雅注曰伊發語辭也

歷選列辟以迄於秦文穎曰選數也率爾者踵武述聽者

風聲漢書音義曰率循也通近也踵蹈也武迹也紛綸威

蕤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張揖曰紛綸亂貌善繼紹也

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文穎曰昭明也夏大德明大相繼封禪

於泰山者七十有二人也管子曰罔若淑而不昌疇逆

失而能存應劭曰罔無也若順也淑善也疇誰也服虔曰無有始善而後不昌者又無逆失而能存

與罔同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已五三六

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漢書音義曰五五帝也三三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尚書益稷因斯以談君莫盛

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堯漢書音義曰唐堯之世播殖百

穀公劉發迹於西戎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文王改制爰周邳

隆大行越成文穎曰邳至也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

越於而後陵遲衰微千載亡聲鄭氏曰無聲也豈不善始

善終哉漢書音義曰美周家終始相副若然無異端慎

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言周之先王創制垂業既故

軌迹夷易易薄也夷易皆平也言周之軌迹平易湛恩

厖鴻易豐也湛深也厖鴻皆大也言湛恩廣大憲度著

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張揖曰垂懸也統緒也理

盡性懸於後世其道和順易續是以業隆於緼緅而崇

而明孔子得錯其象而彖其辭

冠於二后

孟康曰經緯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輔成王以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遵法易

故揆厥所元終都攸卒

張揖曰都於元始也卒終也爾雅曰都於元始也未有殊尤

絕迹可考於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

名

顯號尊名謂封禪也大漢之德逢涌原泉沕滴曼羨

德盛若遇原泉之涌出也服虔曰滴泉貌徐廣曰沕沒也亡必切音義或曰曼羨廣散也

旁魄四塞

雲布霧散

張揖曰旁魄布上暢九垓下汧八埏

垓重也汧流也埏埏地之八際也言

懷生之類沾

濡浸潤

懷生氣之類皆被恩澤協氣橫流武節焱逝

焱逝遠也

迺陞遊原遐闊冰沫

孟康曰迺近也原本也遐遠也

首惡鬱沒晦昧昭晰

孟康曰昭晰皆湮滅晦昧喻吏

於水近者游其

原遠者浮其沫

傳曰諸侯不首惡

昆蟲闔澤迴首面內

文穎曰闔澤皆

向也闔音然

豈澤音驛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

言騶虞之羣在於苑囿之中毛萇詩傳曰騶虞

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

鄭玄曰導擇也一莖六穗謂嘉犧禾之米於庖廚以供祭祀

雙貉共柢之獸

服虔曰貉性也貉角共一本用以爲牲

餘珍放龜于岐

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龜能吐故納新千歲

不招翠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龍而招身黃帝乘之而仙言見乘黃而招

呼之也禮樂志曰此言黃其何不來下余

鬼神接靈囿賓

於閒館

文穎曰是時上求神仙之人得上郡之巫長陵號曰神君有似於古靈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漢書音義或曰倣儻

圉禮待之於閒館舍中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

卓異也奇偉之物謫詭非常卓然絕異窮極事變欽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

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燎應劭曰航舟也

機鈴曰武得兵鈴謀東觀微夫此之為符也以登介丘

不亦惠乎山封禪不以慙乎小雅曰心慙曰惠女六切

進讓之道何其爽歟張揖曰進周也讓漢也爽差也

而不為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諛音

文穎曰大司馬上公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文穎曰不

獨一物造見意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漢書

音義曰意者言太山梁甫設壇場望帝封禪紀號以陛

下謙讓而弗發文穎曰弗發往意挈三神之歡缺王道之儀應

曰挈絕也李奇曰缺闕也韋羣臣愚焉或曰且天為質

閭示珍符固不可辭孟康曰天道質昧以若然辭之是

泰山靡記而梁甫罔幾也漢書音義曰泰山之上無所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云

七十二君哉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

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文穎曰越踰

而喻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漢書音義曰

禮也告誠天神之義也張揖曰蓋先

泰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見上文皇皇哉此

天下之壯觀王者之卒業不可貶也

皇皇美也卒終也貶損也卒或為本

願陛下全之

張揖曰願以封禪全其終

而後因雜摺紳先生之略術

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錯事

漢書音義曰宋官也使諸儒記

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明以

猶兼正列其義被

弗飾厥文作春秋一藝

孟康曰猶因也春秋者正天時別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

正天時別人事敘述大義為一經也

將襲舊典為七摠之亡窮

服虔曰舊為六經漢

書傳曰襲因也

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蜚英聲騰

茂實

蜚古飛字也

前聖所以求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

宜命掌故悉奏其儀而覽焉

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者也於是

天子倏然改容曰俞乎朕其試哉

張揖曰倏感動之意也許皆切倏或為沛

乃遷思迴慮摠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溥廣

符瑞之富

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富謂班班之獸以下三章言符應廣大之富饒也

自我天覆雲之油油

漢書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天油然作雲

厥壤可遊

遊遨也言祥瑞屢

滋液滲漉何生不育

日滲下漉也又曰漉水

嘉穀六穗我穡曷蓄

李奇曰我下貌韋昭曰滲疏禁切

蓄積非惟雨之又潤澤之非惟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

熙熙懷而慕思

周書王子晉曰萬物熙熙非舜而誰

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山泰山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顯位封禪之事也

李奇曰侯何也言君何不

行封般般之獸樂我君圃

謂騶虞也春秋考異郵曰虎班文者陰陽雜也白質

黑章其儀可嘉

毛萇詩傳曰騶駼

駼駼穆穆君子之態

音義曰駼駼和也穆穆敬也言容態和且

敬有似君子也張揖曰駼音曼態他代切蓋聞其聲今

親其來

其來親見厥塗靡從天瑞之徵

亦於舜虞氏以興

文穎曰百獸率舞濯濯之麟遊彼靈

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孟冬十月君徂郊

祀馳我君與帝用享祉

帝天帝也白麟馳我君車之前

以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

文穎曰

而見也楚辭曰采色炫燿煥炳輝煌正陽顯見覺悟黎

駕八龍之宛宛

蒸

文穎曰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

有黃龍之應於成紀是

也故言受命者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諄諄

漢書音義

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然有語言也孟子萬

章曰舜之有天下也孰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

諄諄然命之乎依類託寓喻以封禪

漢書音義曰寓寄

類託寄以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

尚書曰兢兢業業毛詩曰小故曰於

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太公陰謀机之書曰是以湯武至

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

湯武雖居至尊嚴之位而猶不失肅祗之道舜所以在

於大典謂能顧省其遺失言漢亦當不失恭敬而自省

也祭天是不忘敬也不封禪是遺失也毛詩曰湯降不遲上帝是祗

劇秦美新

李充翰林論曰揚子論秦之劇稱

之義漢書王莽下書曰

揚子雲

王莽

龜鼎子雲進不能辟戟丹墀亢辭鯁議退
不能草玄虛室頤性全真而反露才以耽
寵詭情以懷祿素餐所刺何以
加焉抱朴方之仲尼斯為過矣

諸吏

漢書曰左右曹諸吏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

中散大夫臣雄稽首

再拜上封事

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

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媿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

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

登庸欽明已見上文

作民父母為

天下主

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又曰為天下君

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

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

難蜀父老曰勤思乎參天貳地

神明已見顏延年曲水詩序

配五帝冠三王開闢以來未之聞也

開關

已見西征賦

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

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眴病

賈逵國語注曰眩惑也眴

與眩古字通

恐一旦先犬馬填溝壑

先犬馬已見曹子建責躬詩

所懷不

章長恨黃泉

左氏傳鄭伯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服虔曰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言黃泉

敢

竭肝膽寫腹心作劇秦美新一篇雖未究萬分之一亦

臣之極思也

萬分處一已見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臣雄稽首再拜以聞

曰權輿天地未祛睢睢盱盱

言混沌之始天地未開萬物睢盱而不定也爾雅曰權輿始也睢盱已見景福殿賦睢許惟切盱音吁

賦睢許惟切盱音吁

或玄而萌或黃而牙

言天地方開故玄黃異色

而生萌芽也易曰玄黃者天地之雜色也

玄黃剖判上下相嘔

言天地既開玄黃分判故

天地上下相與嘔養萬物也易曰天玄而地黃禮記曰

爰初生民帝王始存

言初有生民之時帝王之義始存也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

物然後有男子女有男女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在乎混混茫茫之時豐聞

罕漫而不昭察世莫得而云也混混茫茫天地未分豐聞罕漫不明之貌也言

天地肇開君臣始樹善惡罕漫而不昭察故世莫得而

言之也莊子曰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時而得澹漠焉

厥有云者上罔顯於義皇罔無也顯明也伏羲皇中莫

盛於唐虞邇靡著於成周左氏傳召公曰糾合宗族于成周仲尼不遭

用春秋困斯發尼而作春秋言神明所祚兆民所託

罔不云道德仁義禮智言有斯四德乃為神獨秦屈起

西戎邠荒岐雍之疆史記曰秦自非子為附庸之邑秦號曰秦嬴因襄文宣

靈之僭迹史記曰秦莊公卒襄公立卒文公立卒德公立卒宣公立又曰懷公卒懷公太子靈公立

立基孝公茂惠文奮昭莊孝公惠文君襄王並已見李斯上書史記曰文王卒子莊

襄王至政破縱擅衡并吞六國遂稱乎始皇史記曰莊

立初并天下號始皇盛從鞅儀韋斯之邪政商鞅張儀呂

皇帝從橫已見上秦相馳騫起翦恬賁之用兵史記曰白起攻楚拔鄢郢又

定燕齊地又曰蒙恬攻齊大破之刻滅古文刮語燒書史記李斯曰請

天下敢有藏書詩百家語者誅守尉雜燒之弛禮崩樂塗民耳目崩樂已見

常博士書六韜遂欲流唐漂虞滌殷蕩周流漂滌蕩太

日先塗民耳目除仲尼之篇籍自勒功業難古改制度軌量咸稽之於

秦紀稽考也紀本紀也言是以耆儒碩老抱其書而遠

遜禮官博士卷其舌而不談來儀之鳥肉角之獸狙獼

而不臻來儀鳳也肉角麟也說文曰狙犬暫齧人甘露

且餘切又曰獼犬不可親附也古猛切

嘉醴景曜浸潭之瑞潛嘉醴醴泉也景曜景星有光曜也浸潭謂滋液浸潤能生萬物

也藏也大第經霄巨狄鬼信之妖發星彗星也穀梁傳曰

言猶第也步內切弗步忽切史記始皇本紀曰斗星光

見東方北方漢書音義曰經謂星出東入西出西入東

也史記始皇本紀曰有墜星下東郡至地為石漢書曰

始皇時有大人身長五丈夷狄之患見臨洮鬼信謂告

祖龍死也已神歇靈繹海水羣飛其舊緒也言神靈歇

見西征賦或為液海水喻二世而亡何其劇與二世胡亥也為趙

萬民羣飛言亂促甚帝王之道兢兢乎不可離已尚書曰兢兢業業夫能貞而

明之者窮祥瑞貞正也言既正且回而昧之者極妖愆

妖愆競集也昧邪且闇故上覽古在昔有憑應而尚缺焉

壞徹而能全言古帝王之興有憑依瑞應而尚毀缺故

若古者稱堯舜尚書曰若稽古帝堯威侮者陷桀紂紂

殷紂也尚書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專用己之私

而能享祐者哉况况始皇也私私所為也而能享祐言

也所買切會漢祖龍騰豐沛奮迅宛葉漢高祖發迹在

自宛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臣武關已見陸機高祖功

與將軍戮力攻秦創業蜀漢發迹三秦沛公為漢王立

秦易并之計漢王聽信策剋項山東而帝天下漢書

嬰追斬羽東城漢王即適秦政慘酷尤煩者應時而蠲

蠲除也漢書沛公召秦豪桀曰父老苦秦法如儒林刑辟

苛法久矣與父老約法三章餘悉除秦法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歷紀圖典之用稍增焉歷紀歷數秦餘制度項氏爵號

綱紀也

乙

雖違古而猶襲之

其秦政制度及項羽爵號雖知違古而猶襲之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襲猶

也是以帝典闕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

為襲秦項故闕者不補弛者未

張道極數殫闇忽不還

言天道既極歷數又殫故速至

大新受命

大新王莽也

上帝還資后土

顧懷言上帝迴還而資助

后土顧眷而懷歸言天地福祐之也

玄符靈契黃瑞涌出

玄符天符也黃瑞謂王莽承黃虞之後黃氣之瑞也漢書王莽曰予渾渟

前在攝黃氣薰蒸以著黃虞之烈焉涌出而瑞之渾渟

沕滴川流海渟雲動風偃霧集雨散

言眾瑞之多也

上陳天庭

八圻猶八埏言下終八圻上列天庭

震聲日景

言威聲如雷光景若日也易曰

雷震為炎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

炎光日景也飛響震聲也塞乎天淵所及遠也

天淵已見

必有不可辭讓云爾

言難辭也

於是乃奉若天命

窮寵極崇

尚書曰明王奉若天命

與天剖神符地合靈契

分天之符合地

之契言應錄而王也

創億兆規萬世

創業經乎億兆規模至於萬世也

奇偉倜儻

譎詭天祭地事

言眾瑞所以成臻者由能祭天事地

其異物殊怪存乎五

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八章

漢書曰莽遣五威將王奇等班符命四十

二篇於天下

登假星穹鋪衍下土

假至也言眾瑞升至非新於皇天鋪衍於下土

家其疇離之

離應也

卓哉煌煌真天子之表也

表儀也

白鳩丹鳥素魚斷蛇方斯蔑矣

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

之祥然古者此事未詳其本尚書帝驗曰太子發渡河

中流火流為鳥其色赤素魚白魚也已見封禪書漢書

曰高祖杖劍斬蛇分有大蛇當徑受命甚易格來甚勤至

也言莽德盛故受天命其昔帝續皇王續帝隨前踵古

易令眾瑞咸至其勤也

或無為而治或損益而亡論語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又曰殷因於夏禮所損

益可知也豈知新室委心積意儲思垂務委亦積也旁作穆穆明

旦不寐勤勤懇懇者非秦之為與言新室所以旁作穆穆之所為為非故欲勤修德政也尚書曰勤施夫不勤勤

於四方旁作穆穆司馬遷書曰勤勤懇懇言不勤勤則不能當

則前人不當不懇懇則覺德不愷先王之意不懇懇則

覺德不和也尚書曰篤前人成烈毛詩曰有覺德德行左氏傳注曰愷和也是以發祕府覽書

林遥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言以文雅為囿以禮樂為場

周之失業紹唐虞之絕風紹繼也懿律嘉量金

科玉條律六律也嘉量斗斛也金科玉條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神卦靈兆古文

畢發著曰卦龜曰兆神靈尊之也煥炳照曜靡不宣臻宣也古文先王之典籍也

也臻式軫軒旂旗以示之式用也漢書曰莽立大夫卿也尚書大傳曰未命為士車不得有飛軾鄭玄

肆夏以節之大戴禮曰行以和鸞趣中肆夏鄭玄周禮注曰鸞和皆金鈴也漢書音義曰肆夏詩揚和鸞

樂也步則歌施黼黻衮冕以昭之言制服有差亦明貴之以中節

正嫁娶送終以尊之漢書曰莽請考親服自衮冕而下

九族淑賢以穆之漢書莽詔曰姚嬀陳田王予之同族也尚書曰傳序九族五姓世世復無

夫改定神祇上儀也漢書曰莽定南郊欽修百祀咸秩也漢書曰莽

明堂雍臺壯觀也漢書曰莽

九廟長壽極孝也九廟已見西征賦漢書曰王莽

制六經洪業也漢書曰莽奏立

堂既成名曰長壽宮

而又立樂故云六經也北懷單于廣德也漢書曰莽重賂匈奴使上書慕從聖制以誑曜
若復五爵度三壤晉灼漢書注曰若預及之辭漢書曰莽奏曰周爵五等地四等臣請
受爵者爵五等地四等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經井田漢書曰井其男口不盈
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免人役漢書曰莽令更名天
與九族周禮曰九夫為井得賣方甫刑漢書曰莽分移律令儀法尚書曰私屬皆不
馬法司馬穰苴之法也謂成出革車一恢崇祗庸爍德
懿和之風祗庸孝友爾雅曰懿爍美也廣彼摺紳講習
言諫箴誦之塗摺紳已見封禪書漢書賈山上疏曰古
振鷺之聲充庭鴻鸞之黨漸階振鷺鴻鸞喻賢也毛詩振鷺
有斯容易曰俾前聖之緒布漢流行而不韞韞韞韞已見
鴻漸于陸

韞古字郁郁乎煥哉論語曰郁郁乎文章又天人之事
盛矣鬼神之望允塞言有聖德信能允塞鬼神之望羣公先正罔不夷
儀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茲宄寇賊罔不振威尚
亦惟先正夷儀言有常儀也紹少典之苗著黃虞之裔史記曰黃帝者
寇賊茲宄帝典闕者已補王綱弛者已張
炳炳麟麟豈不懿哉麟麟光明也麟厥被風濡化者京
師沈潛甸內匝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言風化所被近
淺故京師沈潛而要荒而術前典巡四民迄四嶽言術前
濯沐也厲揭已見上文之石民也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

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嶽
受命者之典業也典常也言封禪之事王者常業也管子曰昔封泰山禪梁甫者七十有二
家漢書音義項岱曰梁父者泰山下小山也
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受命謂高祖也言高祖受命而不封禪始皇
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
況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溥海通瀆之神咸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言莽既受命故嶽瀆之神皆設壇場而望來祭也堂堂盛也晏子景公春秋曰將去此堂堂國者而死乎
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回面內嚮喁喁如也呂氏春秋曰聖人南面而立天下延頸歸德
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何休公羊傳注惡宜命
賢哲作帝典一篇舊三為一襲以示來人摘之罔極言

命賢智作帝典一篇足舊二典而成三典也謂堯典舜典
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巍巍高大也已見上
臭馨香含甘實言明德比於馨香甘實故臭而
之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易曰剛健中則百工
伊凝庶績咸喜尚書曰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又
荷天衢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上荷
提地釐天道而下提地理言則而効之
斯天下之上則已庶可試哉

典引一首

蔡邕曰典引者篇名也典者常也法也引者伸也長也尚書疏堯之常法謂之堯典漢紹其緒伸而長之也范曄後漢書曰班固字孟堅亦云注典引
班孟堅蔡邕注

臣固言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郝萌等
善曰後漢書曰賈逵字景伯為侍中七略曰尚書郎中北海展隆然七略之作雖在哀平之際展隆壽或至永

中平之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善曰司馬遷書曰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孝經曰揚名於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誇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効也至是賢遷遠矣臣固常伏刻誦聖論昭明好惡不遺微細

緣事斷誼動有規矩雖仲尼之因史見意亦無以加臣固被學最舊受恩浸深誠思畢力竭情昊天罔極臣固頓首頓首伏惟相如封禪靡而不典揚雄美新典而亡實然皆游揚後世垂為舊式臣固才朽不及前人蓋詠雲門者難為音觀隋和者難為珍不勝區區竊作典引一篇雖不足雍容明盛萬分之一猶啓發憤懣覺悟童蒙光揚大漢軼聲前代然後退入溝壑死而不朽臣固愚戇頓首頓首曰

太極之元易曰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始分烟烟煜煜有沈而奧有浮而清烟烟煜煜陰陽和一相扶貌也奧濁也言兩儀始分之時其氣和同沈而濁者為地浮而清者

為天沈浮交錯庶類混成地體沈而氣昇天道浮而氣降
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肇命民主五德初始主
者也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復始者天子也尚書曰成湯簡代夏作民主五德五行之德
自伏羲已下帝王相代各據其一行始於木終於水則
也同於草昧易曰天玄混之中混猶踰繩越契寂寥
而亡詔者系不得而綴也言結繩書契已往其道寂漠
得綴連也厥有氏號所依為氏也號功之表也號太昊
綴知銳切少昊曰金天顓頊曰高陽帝嚳曰神農黃帝曰軒轅
曰高辛堯曰陶唐舜曰有虞紹天闡繹宗紹天地莫
不開元於太昊皇初之首上哉負乎其書猶得而修也
亞斯之代通變神化函光而未曜若夫上稽乾則降承龍
翼善曰翼法也言陶唐上能考天之而炳諸典謨以冠

德卓絕者莫崇乎陶唐善曰春秋合誠圖陶唐舍胤而
禪有虞有虞亦命夏后稷契熙載越成湯武股肱既
周天廼歸功元首將授漢劉天有五行之序堯與四臣
四臣已徧故歸功元首之子孫而授漢劉也高祖始於沛
公起兵入關後為漢王以即尊位故遂曰漢也春秋左氏
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劉累者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
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成王滅唐宣王殺杜伯杜伯之子隰
叔奔晉其後士會奔秦而後歸其子留秦者為劉氏以是
明之漢為堯後善曰尚書曰熙帝之載元首股肱已見上
文俾其承三季之荒末值亢龍之災孽善曰國語郭偃
亡且也韋昭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縣象閭而恒文乖
幽王也易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尋弁倫斃而舊章缺善曰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尚
攸斃左氏傳曰季桓子命故先命玄聖使綴學立制善
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

玄聖孔子也莊子曰夫虛靜恬淡玄聖素王宏亮洪業表之道也春秋孔演圖曰玄丘制命帝外行也相祖宗贊揚迪喆相助也始受命為祖繼中為宗皆不毀廟之稱也言仲尼之作亦顯助祖宗揚明其德備哉燦爛真神明之式也雖臯夔夔衡旦密勿之輔比茲徧矣也密勿已見傳季友求贈劉前軍表是

以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言高祖光武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時至氣動乃龍見淵躍善曰易曰見龍在田或躍在淵拊翼而未舉則威靈紛紜海內雲蒸雷動電燦胡縊莽分尚不莅其誅言二祖即位胡亥之所為先除也善曰史記曰始皇崩趙高立子胡亥為太子襲位為二世皇帝後陳勝等反趙高乃使閻樂誅二世入城中少年朱弟等恐見虜掠私燒其室門呼曰虜王莽何不出來降莽避火之漸臺眾兵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上臺商人杜吳殺莽軍人裂莽尸然後欽若上下恭揖羣

后正位度宗度居也宗尊也言二主既除亂諸侯推而尊之然後敬順天地恭揖諸侯正位居尊也善

曰易曰君子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淵穆深美之辭也善

正位凝命昭曰古文台為嗣靡號師矢敦奮撫之容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

于牧野善曰言漢取天下無名號師眾陳兵誥誓勸勉秉旄奮麾之容撫與麾音義同蓋以膺當天之正統受克讓之歸運命善曰尚書曰誕膺天

烈精謂火漢之德也蓄聚也蘊孔佐之弘陳玄爾善曰

即孔子也能表洋洋乎若德帝者之上儀誥誓所不及

已本善曰鋪觀二代洪纖之度洪大也纖細也其蹟可探也善

探蹟見並開迹於一匱同受侯甸之服奕世勤民以方

伯統牧善曰言殷周二代初皆微開迹於一匱並受夏殷侯甸之服勤勞治人或為方伯或為統牧也論語

曰雖覆一篋桓子新論曰湯武則久居諸侯方伯之位德惠加於百姓紀年曰武乙即位周王季命為殷牧師也

乘其命賜彤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

韋顧己姓之國皆夏諸侯也黎崇殷諸侯也四國為不敬湯文王誅之毛詩曰韋顧既伐又曰既伐于崇作邑於豐書曰西伯既戡黎善曰乘因也言因至于參五華夏京其命賜以彤弓黃鉞乃始征伐也

遷鎬亳善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

有其二以服事殷解朝曰四分五割並為戰國毛詩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毛萇曰武王作邑於鎬京尚書湯誥曰王歸自夏至于亳孔

遂自北面虎螭其師革滅天邑安國傳曰湯遷於亳天子邑也善曰北面臣位也虎螭如虎如螭也史記武王曰勉哉夫子如虎如龍如豺如離徐廣曰此音義訓並與螭字同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

是故誼士華而不敦武稱未盡護有斬德不其然歟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舜禪

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耻於始伐也豈不然乎左氏傳

臧哀伯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義士猶或非之亦猶於穆猗那翕純皦繹周

曰於穆清廟商頌曰猗歟那歟孔子曰始以崇嚴祖考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

殷薦宗配帝善曰周易曰先王作樂崇發祥流慶對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越天地者對答也善曰毛詩曰對易奕乎千載曜流行貌豈不克自神明哉善曰言二代之臣伐君尚能作樂配

人以此齋戒誕略有常審言行於篇籍光藻朗而不渝以神明其德

耳善曰言二代之神明其道大略有常但審言矧夫赫赫聖

漢巍巍唐基泝測其源乃先孕虞育夏甄殷陶周測言

度漢本至唐乃任舜育禹化契成稷皆為之父母模範也甄陶已見上文然後宣二祖之重光

襲四宗之緝熙

宣徧也襲因也高祖光武為二祖孝文曰顯宗二祖重光天下四宗盛美相因而起也善曰神靈

尚書王曰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緝熙已見上文

日照光被六幽

六幽謂上下四方也尚書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仁風翔乎海表

威靈行乎鬼區

鬼區絕遠之區也善曰尚書曰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鬼區即鬼方也毛詩曰覃及鬼

方毛萇傳曰鬼方遠方也

匿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善曰頤養也何細而不養

言皆養也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

言明定天地

天之功非堯莫能興也尚書曰昭登于上善曰鋪聞遺策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

在下之訓匪漢不弘厥道

善曰言布聞古之遺策聖德在

明明在下毛萇傳曰文王之至於經緯乾坤出入三光德明明在天下謂天之下也

言使日月星辰出以其節入以其期亡胸臆側匿盈縮之異也善曰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也淮南子曰

覆天載地絃字

外運渾元內沾豪芒

言渾道外則運行於渾元內則沾潤

於豪芒言巨細咸被也

性類循理品物咸亨其已久矣

易曰品盛

哉皇家帝世德臣列辟功君百王

言漢之德能臣古之列辟其功又為百王

之君榮鏡宇宙

四表曰宇往古來今曰宙

尊亡與亢乃始虔鞏勞謙

鞏亦勞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

兢兢業業貶成抑定不敢論制作

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

至今遷正黜色賓監之

事渙揚寓內

漢承周後當就夏正以十二月為年首而秦以十月為年首高祖又以十月至霸上

因而不改至武帝太初始改焉賈誼公孫臣等議以漢土德服色尚黃至光武中乃黜黃而尚赤立殷後曰紹

嘉公周後曰承休公以賓而監二代矣於四者宣揚海內制作之事由末章也禮記曰聖人南面而治天下也

改正朔

而禮官儒林屯用篤誨之士不傳祖宗之髣髴

易服色

雖云優慎無乃蕙與慎而無禮則蕙優謂優游也尚於

是三事嶽牧之寮僉爾而進曰三事嶽牧已見上陛下仰監唐

典中述祖則俯蹈宗軌躬奉天經惇睦辨章之化洽經

曰夫孝天之經也尚書曰惇叙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辨與平古字通也巡靖黎蒸懷保

鰥寡之惠浹懷安也保養也巡靖巡狩而安之也毛詩

鰥寡之惠浹曰靖四方尚書周公曰懷保小民惠鮮

寡燔瘞縣沈肅祇羣神之禮備爾雅曰祭天曰燔柴祭

祭川曰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浮沈是以來儀集羽族於觀魏貌恭體仁則鳳皇來儀

家語子夏曰商聞山書曰羽肉角馴毛宗於外囿禮修

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為之長擾緇文皓質

則麒麟來應廣雅曰麒麟狼頭肉角家語

子夏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為之長於郊思睿信立則白

升黃輝采鱗於沼聽德知正則黃

龍在甘露宵零於豐草德至天則甘露降毛詩

宮沼三足軒

翥於茂樹鳥反哺之鳥至孝之應也若乃嘉穀靈草奇

獸神禽應圖合謀窮祥極瑞者朝夕垆牧天子宸

邦畿卓犖乎方州洋溢乎要荒昔姬有素雉朱鳥玄秬黃

麥之事耳素雉白雉也已見東都主人朱鳥火流為鳥

黍也韓詩外傳曰貽我嘉麥君臣動色左右相趣濟濟

翼翼峨峨如也濟濟翼翼已見上蓋用昭明寅畏承聿

懷之福毛詩曰昭事上帝聿懷多亦以寵靈文武貽燕

後昆履以懿鑠左氏傳遠啓疆曰辱見寡君寵靈楚國

裕後豈其為身而有顯辭也若然受之亦宜懃恁旅力

昆

也思也旅陳以充厥道啓恭館之金滕恭館宗廟金御

東序之祕寶以流其占東序牆也尚書曰顯項河圖維

之事尚覽之以夫圖書亮章天哲也亮信也章明也言

明而福之驗也孔猷先命聖學也孫道也言孔子先體

使視而行之體行正性習堯所逢吉丁辰景命也言

行德本正性也履今天子復蹈之此吉當此時者順命以創制易曰湯武革命因定以和

皇天之大命也神治定作樂答三靈之蕃祉展放唐之明文善曰三靈

已見陸機高祖功臣頌尚書旋茲事體大而允寤寐次

於心瞻前顧後善曰允信也次止也言此事體大式弘

戴禮曰神明自得聖心備矣豈蔑清廟憚勅天命也輕

前謂前代帝王後謂子孫也

也憚難也勅正也言封禪之事皆述祖宗之德今乃推

讓豈輕清廟而難正天命乎善曰毛詩序曰清廟祀文

王也尚書曰伊考自遂古乃降戾爰茲伊維也遂古遠

勅天之命自遠古以來至於此也楚作者七十有四人善曰古封

辭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加之二漢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言前封禪之

之而尚假竹素未有告之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尚書曰

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羣儒論咨故老與之斟酌道德之淵源有覈仁誼之林

藪以望元符之臻焉斟酌飲也看覈食也肉曰有骨曰

澤無水曰藪言六藝者道德之深本而仁義之叢藪也

天子與羣儒故老斟酌有覈而行之天應之至也詩云

潤酌彼行潦又既感羣后之謹辭又悉經五繇之碩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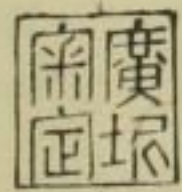
曰有覈惟旅

矣讜直言也經常也繇占也王者巡狩預卜五年歲習其祥習則行不則修德而改卜言天下已舉五卜之占而習將綌萬嗣揚洪輝奮景炎揚奮皆振布之意也綌使也綌與綌通也扇遺風播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汪汪乎丕天之大理其疇能旦之哉唐哉皇哉皇哉唐哉言誰能竟堯與漢漢與唐堯而已

文選卷第四十八

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上

班孟堅漢書公孫弘傳贊一首

干令升晉武帝革命論一首

晉紀摠論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公孫弘傳贊一首

班孟堅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

李奇漢書

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

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漢書曰公孫弘少時家貧

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

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拜為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迹謂

耕牧在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遠方也

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

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廼以安

車蒲輪徵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關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羣士慕響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古豎漢書曰桑弘羊洛陽賈人子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於降虜

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公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青姊子入宮幸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磧

本匈奴休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眾降日磧以父不降沒入宮輸黃門養馬肥好上拜為馬

監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明已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

傳嚴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漢之得

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

御史上問尚書一篇擢為中大夫篤行則石建石慶漢書曰石奮長子建次子慶皆以馴

行孝謹官至二千石質直則汲黯卜式汲黯已見西征賦漢書曰

有箕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

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定令則趙禹張湯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

士鄭當時已見西征賦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贅人至中大夫贅音邵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

則東方朔枚臯

楚辭曰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王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

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媒黷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

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

在左

歷數則唐都落下閤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閤與焉益部耆

舊傳曰閤字長公

巴郡閬中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閤待詔太史更作太初

歷拜侍中辭不受風俗通

漢書曰李延年

曰姓有落下閤

協律則李延年

漢書曰李延年

法腐刑善歌新聲為協律都尉

運籌則桑弘羊

漢書曰桑弘羊

奉使則張

騫蘇武

張騫蘇武已見西征賦

將帥則衛青霍去病

衛青霍去病已見長楊賦

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立少子君行周

公之事光讓曰碑日碑亦曰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

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

國語曰

父曰時序其德纂修其緒

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

六藝六經也漢書武帝詔曰察吏民

異等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

以儒術進

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縣后倉又曰梁丘賀為郎至少府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至長

信少府又曰韋賢修詩傳子玄成至丞相又曰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眭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

為太子太傅又曰穀梁學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

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

定國杜延年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又曰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

給事中趙充國于定國已見西征賦

治民則黃霸王成龔

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

屬

漢書曰黃霸字次公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潁川太守又曰王成為膠東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又

曰龔遂字少卿宣帝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又曰鄭弘字穉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又曰召信臣字翁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又曰韓延壽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減為天下最又曰尹翁歸字子汎拜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又曰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遺趙張已見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西征賦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一首

于令升

何法盛晉書曰干寶字令升新蔡人始以尚書郎領國史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五十年評論切中咸稱善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

尚書曰侯天休命

苟有代謝非人事也

淮南子曰二者代謝舛馳

高誘曰代更也謝次也

文質異時興建不同

春秋

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

故古之有

天下者柏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求執大象也

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昔者柏皇氏栗陸氏若此之時則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

執大象鴻黃世及以一民也父子相承以一民之心也

天下往有不持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魏

外禪順大名也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夫唐虞內禪無之事故曰順名以名而言安得不借稱以為禪湯武革

代之事靈運之言似出于此文既詳悉故具引之

命應天人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高光爭伐定功業也漢

祖及光武也仲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桀而亂之湯放桀以

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各因其運而天下隨時

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曰隨元亨隨古者敬其事則命

以始今帝王受命而用其終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至文祖廟告也魏志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時卒閱其事也豈人事乎其天意乎

晉紀總論一首

干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范曄後漢書曰

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既文且武應運而出值魏太祖創基之初籌畫軍國

嘉謀屢中干寶晉紀曰魏武帝為丞相命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

驅馳三世干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性深阻有

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物而知人善采

拔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賢愚咸懷小大

畢力尚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力爾乃取鄧

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魏志曰鄧艾字

士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

王宣王奇之辟以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

刺史裴潛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遣詣宣王由此為宣王所知歷交豫州刺史故能西

禽孟達東舉公孫淵干寶晉紀曰新城太守孟達反高祖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淵遂發兵逆於遼陽內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夷曹爽外襲王陵干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政爽橫恣曰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

廢爽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遂

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彪陵聞軍至神略

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之京都飲藥而死獨斷征伐四克也法言曰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維御

群后大權在己

春秋孔演圖曰天子執圖諸侯得之大權成

屢拒諸葛亮節

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漢書曰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

矣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千寶晉紀曰世

宗景皇高祖崩以撫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軍旅

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構矣

周易曰人謀鬼謀百

姓與能大象已見上文

玄豐亂內欽誕寇外

千寶晉紀曰中書令李豐推太常夏侯玄

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勇士築殺之皆夷三族又曰楊州刺史

文欽自曹爽死後陰懷異志乃矯太后令罪狀世宗世宗自帥中軍討之欽敗得入吳又曰鎮東大將軍諸葛

誕貳于我太祖親率六軍東征拔之斬誕首夷三族也潛謀雖密而在幾必兆淮

浦再擾而許洛不震咸黜異圖用融前列

左氏傳曰咸黜不端尚書

王曰公劉然後推轂錫鄧長驅庸蜀

千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太

克篤前烈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

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閭以內寡人制之闔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

書曰及庸蜀人三關電掃劉禪入臣

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

南記曰蜀有陽平江關白水關此為三關千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面縛輿櫬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天符人事於是信矣

東觀漢記耿純

說上曰天時人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

千寶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名器崇於周公權

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制嚴於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

世祖武帝也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

均曰建立也正位居體重言慎法

周易曰君子正位居體也法言曰重言重

皇極大中也

文四十九

行言重則有法
行重則有德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
周易曰山附於地剥上以厚下安宅
毛詩序曰儉以足用寬以愛民
和而不弛寬而能斷
論語曰君子而
足用寬以愛民
故民詠惟新四海悅勸矣
毛詩曰周
命惟新周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
思輯戰國之苦
祖毛詩曰無念爾
腹心不同公卿異議而
獨納羊祜之策以從善為衆
羊祜來朝上疏云以國家
之盛強臨吳之危弊軍不踰時薨可必也上納之而未
宣左氏傳藥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從之不
亦可
故至於咸寧之末遂排群議而杖王杜之決
晉紀
曰咸寧五年龍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
運宜征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陳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勸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
汎舟三峽介馬桂
謀重以濬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

陽
左氏傳晉饒秦輸之粟命之曰汎舟之役劉淵林蜀
都賦注曰三峽巴東永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
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
役不二時
江湘來同
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之卒浮江而下
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
夷吳蜀之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
漢書
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不過數千里論語比考
識曰正朔所加莫不歸義甘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
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
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
被野餘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
東觀漢記曰建武
單車露宿牛馬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
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
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大同

取資於道路

禮記孔子曰昔者大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

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

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

知失

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代

之一時矣

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業孝經援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論語曰百世可

知言喻

武皇既崩山陵未乾

漢書霍禹曰將軍墳墓未乾楊駿被誅

母后廢黜

干寶晉紀曰永平元年誅太傅楊駿遷太后楊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

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之變

干寶晉紀曰太

子太傅孟觀知中宮官因諧二公欲行廢立之事楚王瑋殺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云楚必

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廷尉瑋以矯詔伏誅宗子無維城之助而

關伯實沈之郤歲構

毛詩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左氏傳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

關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師尹無具瞻之貴

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沈則參商也師尹無具瞻之貴

而顛墜戮辱之禍日有

尹民具爾瞻

至乃易天子以

太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謠

臧榮緒晉書曰惠帝永寧二年禪位于趙王倫倫以兵留

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中書民不見德

唯亂是聞

左氏傳卜偃曰民聞朝為伊周夕為桀跖曰施

不及三王天下大駭善惡陷於成敗毀譽脅於勢利於

是輕薄干紀之士役姦智以投之如夜蟲之赴火

范曄

書曰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告鄧禹曰當是長

安輕薄兒誤之耳左氏傳季孫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

統于國之紀呂氏春秋曰人主有能明其內外混淆庶

官失才

鄭玄毛詩箋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尚書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名實反錯

天網解紐管子曰循名而案實案實而名實相為情國政迭移於亂人禁

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鎮關門無結草之固漢書

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氏傳曰晉輔李氏之役魏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回躡而顛仆

辰石冰傾之於荆揚干寶晉惠紀曰蜀賊李流攻益州發武勇以西赴益州兵不樂西征

李辰因之誑曜百姓以山都民丘沈為主劉淵王彌撓石冰應之石冰略揚州刺史蘇峻降

之於青冀干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西河離石攻破諸郡縣自稱王又曰王彌攻東莞

東安二郡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失尊復攻青州

山陵無所干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京都百官失守天子蒙塵於平陽矣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

苟且之政多也管子曰不供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云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

廉四曰恥漢書王嘉上疏曰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法於亂誰能救之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故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

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

將兵都尉王彌者青州之散吏也干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詔淵領北部都尉

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

葛孔明之能也新起之寇烏合之眾非吳蜀之敵也曾子

曰烏合之眾初雖相歡後必相咋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戰國之器也

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自下逆上非鄰國之勢也然而成敗

異效擾天下如驅群羊舉二都如拾遺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

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群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

鴻毛取楚將相侯王連頭受戮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寶
如拾遺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祿
大夫竟陵王其餘官僚僵尸塗地百不遺一后嬪妃主
虜辱於戎卒豈不哀哉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
出降以模妃劉氏夫天下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文子老
賜胡張平為妻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
之漢名臣奏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愛惡
相攻利害相奪而利害生六韜曰利害相臻猶循環之
端無其勢常也若積水于防燎火於原未嘗暫靜也周禮
防止水鄭玄曰偃瀦畜流水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
之陂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
動者不可以爭競擾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
患而不有其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禮記曰聖王之

大災則祀之能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以
扞大患則祀之生也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母寧使人
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
也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北林龍魚之
趣淵澤也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淵
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
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孝經曰安上治民
日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謹好惡以示之審
禍福以喻之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求明
察以官之篤慈愛以固之故眾知向方左氏傳叔向日
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皆樂其生而哀其死鷗冠
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

謂人者惡死樂生悅其教而安其俗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曰安其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趙岐孟子章指曰治身樂其俗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君子所能家語曰子路治蒲孔子曰此其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習懷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不求生以害義論語于張曰士見危致命又于又況可奮臂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漢書淮南王安上疏曰陳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文子曰人主之有民根根深則本固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左氏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僻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刑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本也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昔周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之興也后稷生於姜嫄而天命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功起於后稷故其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下無不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又曰實穎實粟即有邵家室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栗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改封於邵就其家室無變更也至于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邵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餼糧于橐託于囊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曰囊大曰橐鄭玄曰為

狄人所迫逐不忍闕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以處

其民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巘小山別於大山者也鄭

以至于太王為我翟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之莊子曰太王賣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之兄

免居矣因故其詩曰來朝走馬帥西水滸至于岐下詩

杖策而去大雅文鄭玄曰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

水涯漆沮側也謂豳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

民從而思之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毛萇詩

公處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子

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石去之踰梁山邑

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居之成邑二年成都

三年五倍其初新序曰太王豳父止於岐下百姓扶老

其初年五倍每勞來而安集之其詩序曰豳民離散不安

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大雅

文也毛萇曰慰安也人心定乃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

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

以至于王季能貊其德音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心

曰度貊靜也鄭玄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

之光毛詩大雅文也左傳曰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

始使之顯著也至于文王備修舊德而惟新其命舊邦其命惟

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毛詩大雅文也鄭玄曰小心

述也懷思也謂能明事

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厚仁及

世

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者

也毛詩行

而其妃后躬行四教

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

毛詩箋曰法度

尊敬師傅服澣濯之衣脩煩辱之事化

天下以婦道

毛詩葛覃序也詩曰葛之覃兮毛萇曰故

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毛詩大雅文

法也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又能為正治於家邦

是以漢濱之女守

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

毛詩曰漢有游女不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

毛詩曰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趙武夫公侯腹心鄭玄

言賢故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

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謂諸夏也外謂夷狄也

於是天下三

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

未至

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

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以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

定功安民和衆

琴操曰崇侯諧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旦皆聖三聖合謀將

不利於君尚書武王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

戡兵保大定功猶著大武之容曰未盡善也

論語孔子曰謂武盡

美矣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

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衣食之事也

毛詩七月序也故自后

稷之始基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

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

國語曰靈王十二年穀洛鬪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后稷始基

靜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

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

凡十五王世脩其德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

后稷不密鞠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

圉公組太王王季文王也十八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

者加武王成王康王并上十五

俗節理人情恤隱民事如此之纏繇也

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

肅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

功業不同

文質已見上文

及其安民立政者其揆一也

安民已見上文

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禮記孔子曰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

宣景遭

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庶桀以便事

左氏傳司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

便事以立官

不及脩公劉太王之仁也受遺輔政屢遇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魏志曰齊王芳字蘭卿明帝崩即皇帝位

大將軍司馬景王廢帝以太后令遣芳歸藩于齊尚書

曰太甲既立弗明伊尹放諸桐宮三年復歸于亳思庸

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

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

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

入帝師潰騎督成倖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

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

二祖逼禪代之期不暇待參分八

百之會也

景文

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

景福殿賦曰武

創元又加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乏不二之老

尚書曰武昔君文

辯而賤名儉

王隱晉書曰王衍不治經史唯以莊老虛談惑衆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

儒術清儉

行身者以放濁爲通而狹節信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宏

爲群俗

放爲夷達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爲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也

進仕者以苟得爲貴而鄙居正

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祿而已公羊傳曰

君子大居正

當官者以望空爲高而笑勤恪

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

望白署空顯以台衡之量

是以目三公以蕭杌之稱標

上議以虛談之名

干寶晉紀云言君上之議虛談也蕭杌未詳

劉頌屢言治

道傳咸每糾邪正皆謂之俗吏

干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政事武帝重

之訪以治道悉心陳奏多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傳

玄曰論經禮者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生說法理者名爲俗吏

重海內若夫文王日具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

尚書

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側弗皇暇食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蓋共嗤點

以爲灰塵而相詬反

病矣

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說文曰詬

恥也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慾之塗選者

爲人擇官官者爲身擇利

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苟寵所愛私擢所幸不復爲官

擇人反爲人擇官也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方是維桓寬鹽鐵論曰車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機事之

失十恒八九

漢書解故曰機事所摠號而世族貴戚之

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

崇讓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

風塵皆奔競之士

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風塵以喻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

品求者孫卿子曰天子千官諸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侯百官史記曰司馬季

主曰試官子真著崇讓而莫之省千寶晉紀曰時禮讓

劉寔著崇讓論孫盛晉陽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王隱

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長虞數直筆而不能糾盛

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其婦女莊櫛織

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駁其婦女莊櫛織

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其婦女莊櫛織

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見從其婦女莊櫛織

絀反皆取成於婢僕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

句未嘗知女工絲枲反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禮記

子十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紉組紃周易曰在中先時

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議先時

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妬忌之惡有

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媵有黷亂上下爾雅

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事大小

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

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

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

時謂弗欽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又况責之

聞四教於古修貞順於今以輔佐君子者哉四教已見

傳宋鮑女宗曰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禮法刑政於此

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禮法刑政於此

大壞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呂

春秋曰若積大水如火斯畜而離其薪燎也國之將亡本

必先顛其此之謂乎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教崩弛之所由千寶晉紀曰阮

喪不帥察庾純賈充之事而見師尹之多僻千寶晉紀

衆官使純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
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爲五伯又曰
充之先爲市考平吳之功知將帥之不让王渾愧久造
魁故以戲荅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
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思郭
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千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上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
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北地西河安定
復上郡置馮翊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千寶
平陽帝弗聽傳玄上書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
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曰朕
方漢何主對曰桓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猶尅己爲治
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於官陛下賣
官錢入私門以核傳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
比言殆不若也千寶晉紀司隸校尉傅咸上書曰臣以貨賂流行所宜
深絕又曰魯襄字元道南陽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

鄧大鼎于宋臧哀伯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民風國勢如此雖以中庸之才
守文之主治之賈誼過秦篇曰陳涉特能不及中庸論
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
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
制度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左氏傳
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
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士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
工爲之歌陳曰國范燮必爲之請死賈誼必爲之痛哭
無主其能久乎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鄢陵之役使其祝宗祈死曰君無
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
難范氏之福也漢書賈誼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
上疏曰可爲痛哭者一也之哉惠帝已見西征賦毛詩
之哉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故賈后肆虐於六宮韓午
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

于寶晉紀曰賈庶人賜死初武帝為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子或以手戟擗之子隨刃墜又曰韓壽妻懷帝承亂之後得位羈於彊臣于寶晉紀曰賈午寔始助亂太傅東海王越總兵輔政愍帝奔播之後徒廁其虛名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避難密南趣許潁豫州刺史閭鼎以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曰命名然懷帝初載嘉禾生于南昌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嘉禾生南昌九月懷帝生毛詩曰文王初望氣者又云豫章有天子氣寶干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毛詩曰維豫章廣陵有天子氣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卒於傾覆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

甚廢太子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酖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圍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覃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冏相攻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顯欲廢太子立成連戰敗走遂誅之而懷帝以豫章王登天位于寶晉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劉向之讖云滅位崩謚曰孝懷皇帝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讖云滅亡之後有少如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乃得其朋案愍帝蓋秦王之子也得位於長安長安固秦地也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于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而西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晉紀

愍帝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榮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上諱業故改鄴為臨漳漳

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極不建禍辱及身皇

已見上文豈上帝臨我而貳其心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將由人能

弘道非道弘人者乎滔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集于中

宗元皇帝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諱睿字景文嗣為琅邪王愍帝崩于平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

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滔耀敷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滔大也耀明也

後漢書皇后紀論一首 范蔚宗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

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焉后正位宮

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

喪祭賓客女御序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禮記

曰舜葬於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

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般人又增以三九

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

二十七為八十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

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帥其屬而

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

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事女史掌王女史彤管

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女史彤管

記功書過毛詩曰靜女其變貽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

罪殺之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輶下堂必從傳母保呵進退則鳴玉珮環今進立車無輜輶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環玉有環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
論曰欲納二女充備六宮佐宣陰
者也
毛詩序曰王姬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故康
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
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姜氏請儻
列女傳曰曲沃
曰周之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虞貞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

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齊桓有夫人者六人
左氏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贏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晉獻升戎女為元妃
左氏傳曰初晉侯
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終於五子作亂冢嗣遘屯子齊武孟等冢
愛速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顛倒衣裳
嗣晉太子也

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玄曰今衣黑而黃裳論亂嫡妾之禮也以至破國亡身不

可勝數斯固輕禮弛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

驕大官備七國爵列八品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

列八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焉漢

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孔安國尚書傳曰釐理也力之切高祖帷薄

不修孝文衽席無辨漢書曰高祖得戚姬愛幸常從呂后年長常留守希見大戴禮曰古

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帷薄不修漢書孝文寶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

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桓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衽席單席然而

選納尚簡飾玩華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

三千增級十四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

等妖倖毀政之符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及光

武中興斷雕為朴漢書班固曰漢興破六宮稱號惟皇

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

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

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

家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

還後宮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案采者擇也以歲八月雒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絜有法明帝聿遵先旨官教頗修登建嬪后

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謂矯其弊

矣

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

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著甲令

如淳漢書注曰甲

令者前帝第一令

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毛詩曰詒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

毛詩序曰魯桓公不能防閑文姜

故孝章以下漸用色授

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烜顯宗第五子也烜丁連反

恩隆好合遂忘潰蠹自古雖主幼時艱王家多釁委成

冢宰簡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

重器神唯秦

芊太后始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贏

國

史記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富富

於王家魏人范曄說秦昭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

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范曄後漢書曰孝安

皇帝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囑定策

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濟北惠王子

北鄉侯懿又曰桓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

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瀆亭侯桓帝崩竇太

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

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

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桓思竇皇后立

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

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帝崩皇子辯莫不定策帷帟委事

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

深禍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囹圄岸之

下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

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

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湮滅連踵傾軛繼路運命論

其罪也毛詩曰宜其獄而赴蹈不息焦爛為期日前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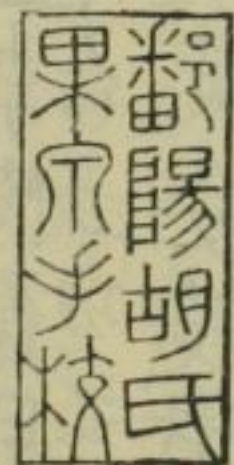
不遠覆車繼軌王隱晉書曰劉楨商賈繼路

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秦崧後漢書朱穆上
疏曰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見焦
爛終於陵夷大運淪亡神寶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
陵遲漢書哀帝詔曰尚書詩書所歎略同一揆
日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周襄姒威之毛萇曰威滅也尚書
日古人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故考列行迹以為皇
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者並列于篇其以恩
私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各依
列傳其餘無所見則係之此紀以續西京外戚云爾私
謂桓順外立即位以私恩尊其母后
似此者則隨他事附出不同此篇

文選卷第四十九

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史論下

范蔚宗後漢二十八將論一首

宦者傳論一首

逸民傳論一首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恩幸傳論一首

史述贊

班孟堅漢書述高紀贊一首

述成紀贊一首

述韓彭英盧吳傳贊一首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一首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未之詳也

中興謂漢有王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輔君治化者也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稱為

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李陵書曰其餘佐命立功之士

議者多非光

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英姿茂績委而勿用

謝承後漢書序曰申

徒蟠英姿落潘岳楊肇誄曰茂績惟嘉

然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為爾

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兼序如

管隰之迭升桓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通矣

左氏傳

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為輔佐又曰晉蒐于

被廬命趙衰為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

於翼扶王室皆武人屈起亦有鬻繒盜狗輕猾之徒

漢書

嬰雖陽販繒者也高祖為沛公以中涓從後剖符食賴陰至丞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為事高祖為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

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

班固

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也

故勢疑則

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菹戮不其

然乎

李陵書曰昔蕭樊因執韓彭蒯醢

自茲以降訖于孝武宰輔五世

莫非公侯

遂使縉紳道塞賢能蔽壅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

之略術臣贊曰縉

赤色紳大帶也

朝有世及之私下多抱關之怨禮記曰大

人世及以為禮

漢書曰蕭望之署小苑東門

其懷道無

聞委身草莽者

亦何可勝言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淮南子曰今

至人生於亂世

含德懷道而死

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

矯枉之志

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強秦之敗雖寇鄧之

大啓九國可謂矯枉過其正也

高勲耿賈之鴻烈

分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特進朝請

而已

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

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

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縣以列侯加位特進蔡邕獨斷

曰諸侯功德優盛

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

位請觀其治平

臨政課職責咎將

所謂導之以法齊之以刑者乎論語子曰

導之以政齊之以

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何者直繩則

虧喪恩舊

撓情則違廢禁典

范曄後漢書第五倫上疏曰臣愚以為貴戚可封侯

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

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

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賢

參任則群心難塞並列則其弊未遠選

德棄功參差雜用即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

論功棄德並列於朝即菹戮相仍故云未遠

其勝否即事相權

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

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有子權

母而行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也故高秩厚禮允

荅元功峻文深憲

責成吏職

漢書曰翟方進為相峻建

武之世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者則與參國議分

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

慶于後范曄後漢書郎顗上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昔留侯以為高祖悉用蕭

曹故人郭伋亦議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漢書

望見諸將往往數人偶語上曰此何語張良曰此謀反耳陛下起布衣與此屬取天下已為天子而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耳范曄後漢書曰光武以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伋

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帝納之又曰鄭興字少穎河南人徵為太中大夫上疏曰道

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之失

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班固漢書引

撫海內仲長子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顯宗明帝

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

融卓茂范曄後漢書曰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

字次元南陽人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

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合三十二人故依本第係之篇末以志

功次云爾

官者傳論一首

范蔚宗

官者養也養閭人使其看官人此是小臣後漢用之尊重故集為傳論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官者四星在皇位之側仲長子

天文官者四星在帝座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閭者守

中門之禁周禮曰閭人掌守王宮中之門寺侍人掌女

宮之戒

周禮曰寺人掌王之戒令又云王之正內者五人

禮記文也鄭玄曰閹尹主領閹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掌治王之內政宮令誡出入及關閉之屬也重閉外

月令仲冬閹尹審門閭謹房室

內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

毛詩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

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然官人之在王朝者其來舊矣將以

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人易以役養乎

老子曰未知牝

壯之合而全作王弼曰作長也無物以損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典事中無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

廣其能者則勃貂管蘇有功於楚晉

左氏傳曰呂卻畏偪焚公宮而殺晉

侯寺人披請見公見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

杜預曰勃鞮拔也史記以勃鞮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

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

必速遣之景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史記曰商鞅入秦因孝公相如為趙官者令繆賢舍人趙求人使報秦及其弊也

者未得官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及其弊也

賢乃亂齊伊戾禍宋

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為豎刁並音周左氏傳曰寺人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

無虧孝公奔宋杜預曰寺人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貂為豎刁並音周左氏傳曰寺人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

之請野亭之公使往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平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

徐聞其罪乃烹伊戾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然

亦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范曄後漢書朱

穆曰案漢故事中常侍或用士人建武以高后稱制後乃悉用官者假貂璫之飾任常伯之職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令

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稱制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二曰制書然制非皇后所

行故曰稱也漢書劉澤傳田生求事呂氏所幸大謁者

張釋卿如傳曰奄人也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又曰張

卿然則張釋字子卿今漢書或為釋卿誤也仲長子昌

言曰官豎近房文帝時有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

之內交錯婦人之間幸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於孝武亦愛李延年漢書曰孝武時官者

李延年帝數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官人

主之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故用官者非國

舊制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帝遊燕後庭置中書

之官領受軍事漢官解故曰機事元帝之世史游為黃

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漢書曰急就一篇元帝黃門

門曰黃闥中人主之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

損穢帝德焉

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

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中興之初官官悉用閹

人不復雜調他士如漢書注至永平中始置貲數中

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

搃權威范曄後漢書曰孝和皇帝諱肇肅宗子也年十

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

焉內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官而已故鄭眾

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反史記曰景帝居禁中如

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遂享分土之封超登

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

宮卿之位於是中官始盛焉范曄後漢書曰鄭眾字季

作不軌眾遂首謀誅之以自明帝以後迄乎延平范曄

功遷大長秋封鄉侯

書曰安帝年號延平委用漸大而其資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

黃門亦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

女主臨政而萬機殷遠和熹鄧后已見皇后紀論朝臣圖議無由參

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

之國命范曄後漢書朱穆曰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手握王爵口含天憲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疏訟朱穆曰今權官傾擅朝室手握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閨牖

房闈之任也漢書曰掖庭入丞又曰永巷官皆取其

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桓之策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

郡人安帝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

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

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

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

封程浮陽侯又曰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

常侍桓帝立騰以定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鉞范曄後漢書曰

策封費亭侯大長秋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人具瑗魏郡人左悺河南人唐

衡潁川人桓帝呼超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

欲誅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久

五人遂定其議帝驚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收冀悉誅

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悺上蔡迹因公正

恩固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屏氣言恐懼也論語

或謂良平之畫復興於當今伊尹霍光雖時有忠公而

競見排斥舉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旨曲求則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陳琳檄

光五宗所惡滅三族若夫高冠長劍紆朱懷金者布滿宮闈枚乘

賦曰高冠長劍開焉法言曰或問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苴子余茅

分虎南面臣民者蓋以十數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

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分銅虎符三府署第館基列於

都鄙子弟支附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

盈牝刃珍藏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韓子曰楚人

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嬙

媛侍兒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綺室左氏傳子西曰今聞

焉杜預曰妃嬙貴者也嬙音牆漢書曰初表益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昌言曰為音樂則歌

兒舞女干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狗馬飾彫文土木被

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緹繡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繡刻倖傳

緹繡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木之功窮極伎巧桂檻衣

以綈錦皆剝割萌黎競恣奢欲構告明賢專樹黨類其有

更相援引希附權彊者皆腐身薰子以自銜達班固漢

馬遷述曰嗚呼史遷薰骨以行同弊相濟故其徒有繁

刑韋昭曰古者腐刑必薰合之所以海內嗟毒志士窮棲韋昭國語注寇劇緣間搖亂

區夏劉駒駘與李子堅書曰下車負乘雖忠良懷憤時

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孥戮尚書曰予因復大考鉤

黨轉相誣染東觀漢記曰靈帝時故太僕杜密故長樂

少府李膺各為鉤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

時上年十三問諸常侍曰何鉤黨諸常凡稱善士莫不

侍對曰鉤黨人即黨人也即可其奏

羅被災毒桓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順實武何進

位崇戚近乘九服之囂怨協群英之勢力周書曰乃辨

承後漢書曰黃向對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

之極乎范曄後漢書曰竇武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

誅武又曰何進字遂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

將軍靈帝崩表紹說進令誅中官謀泄張驤趙忠等因

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雖袁紹冀行芟夷無餘後漢

書曰表紹勒兵斬趙忠捕官官無少長悉斬之張讓投

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

有言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然以暴易亂亦

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然以暴易亂亦

何云及史記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自曹騰說梁冀

采其薇以暴易亂兮不知其非

竟立昏弱

曹騰梁冀已見上魏武因之遂遷龜鼎魏武

也龜鼎國之守器以喻帝位也尚書曰寧王遺我大寶

龜紹天明即命左氏傳王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

鼎遷於周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乎其然矣左氏

晉荀林父及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

從之乘屈蕩尸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

逸民傳論一首何晏論語注曰逸范蔚宗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易曰艮下乾上遯彖曰遯之時

代不求利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周易蠱卦是以堯

稱則天而不屈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

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

夫子許由遂之潁水之陽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絜論

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

子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

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自茲以降風流彌繁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長往之

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西征賦曰悟山潛之或隱居

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

者避世其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言或靜

以鎮心之躁競或去彼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

其清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然觀其甘心畎畝

之中惟悴江海之上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

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數

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世說簡文

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列女傳曰

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恥救民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德彌大考雖遇三黜終不獎芳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

情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

死耳又曰魯連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

於海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論語曰長沮桀溺

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

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

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習然也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論語

擊磬於衛有荷簣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然而蟬蛻稅囂埃之

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價者也

中自致褻區之外淮南子曰蟬飲而蛻異夫飾智巧以逐

浮利者乎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于天地與一世而荀卿

有言曰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也荀卿子

曰志意

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

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東觀漢記曰桓榮溫恭有蘊藉明經義文穎曰謂寬博有餘也是時

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

有志節值王莽居攝解其衣冠縣府門而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桓伯辭於晉侯曰伯

父若裂冠毀冕不拔本塞源毛詩揚雄曰鴻飛冥冥弋人

序曰百姓莫不相攜持而去焉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宋衷曰篡取也鴻高飛冥

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喻

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害今篡或為慕誤也光武側

席幽人求之若不及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

班固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義彼相望

於巖中矣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帝以枚乘年

帛箋 若薛方逢江萌聘而不肯至漢書曰薛方字子容

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許今明主方隆唐虞

之德亦猶小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

不强致也世祖即位徵方於道病卒范曄後漢書曰逢

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屬入海客

於遼東光武即位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在

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

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范曄

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聘

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

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政邪又

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

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又曰周黨字伯况太原人建武中

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澗池後復徵不得

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巾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

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又曰王霸字仲

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以病歸隱居守

志羣方咸遂志士懷仁

郭象莊子注曰一方得而羣方失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

以害仁禮記曰君子有禮故物無不懷仁斯固所謂舉逸人則天下歸心者

乎論語子曰舉逸人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

節范曄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諱炘顯宗第五子又

曰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

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

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

車託病逃歸隱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與

卿相等列東廣微補士詩曰堂堂處子至乃抗憤而不

顧多失其中行焉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蓋錄其絕塵素

及同夫作者列之此篇莊子顏回問於仲丘曰夫子步

奔逸絕塵而瞠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

宋書謝靈運傳論一首

沈休文

沈休文修宋書百卷見靈運是文士遂于傳下作此書說文之利害辭之是非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愠分

情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聰明精粹有生之最靈者也

應劭曰肖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又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剛柔

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哀懼愛

惡欲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毛詩序曰情動於中而形

之及曰情發於聲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

風什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

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曰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毛

詩題曰鹿鳴之什說者云雖虞夏以前遺文不覩虞書

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

庸作歌夏書有五子稟氣懷靈理或無異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

之歌已前不見歌文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

受形有短長彌著幽厲之時多有諷刺在下祖習屈平宋玉導清源

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

芳塵之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仲長子昌言曰英辭

謂越王曰君王德可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

草木浸乎金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

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

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楊班崔蔡之徒范曄後

崔駰年十三能通百家言善屬文與班固傅毅同時異

齊名又曰蔡邕少博學好辭章揚揚子雲班班孟堅軌同奔逸相師祖禮記曰仲尼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

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若夫平子艷

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平子張衡字也至于建安曹

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

敢及天基命定命建安獻帝年號魏志曰明帝青龍四

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

為魏列祖也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鄭玄周禮注曰甫始

於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

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理之說二班叔皮孟堅也子建仲宣以

氣質為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

慕習源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續晉陽秋曰自司

諸賢代尚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徒以賞好異

言飈流即風流已見上文廣雅曰祖法也

情故意制衣相詭

說文曰詭變也

降及元康潘陸特秀

元康晉惠帝年號也

續晉陽秋曰逮乎西朝之末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

律異班賈體變曹主縉

旨星稠繁文綺合

論衡曰德彌盛者文彌縉又曰或能

谷子雲唐子高者並為高第漢書宣帝曰辭賦譬如女工有綺縠也綴平臺之逸響采南皮

之高韻

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複道自言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

相如之文南皮魏文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

遺風餘烈事極江右

史記曰宣王法

文武遺風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江右西晉也

在晉中興玄風獨扇為

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

續晉陽秋曰正始中王弼何晏好莊子玄勝之談而

俗遂貴焉老子為柱下史莊子內篇其數有七馳騁文辭義殫乎此自建武暨

于義熙歷載將百

建武晉愍帝年號義熙晉安帝年號雖比響聯辭波屬

雲委

答賓戲曰馳辨如濤波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考經鉤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莫不

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孫綽子曰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得珠老子德經曰上德不德

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曰此明得真之所由適

麗之辭無聞焉爾

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仲文

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仲文殷仲文也續晉陽秋曰許詢有

才藻善屬文詢及太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

化之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叔源混字也太元晉武帝年號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

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

與會情與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與者託

事於物也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密法令也並方軌前秀垂範後

昆

尚書曰垂裕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

文五

十四

府篇曰商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推爲此歌文賦曰既音聲之迭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周易曰象其物

謂之象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

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

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言諷詠之者咸以爲高歷載辭

人所共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

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長安子荆零雨之章正長

朔風之句孫子荆步陽侯詩曰晨風飄岐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並直舉習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靈

均以來多歷年代靈均屈原字也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雖文體稍

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論語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潘陸頗

謝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曰不

然請待來哲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俟來哲

恩倖傳論一首

沈休文

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得好官又以晉宋之間皆取門戶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爲君子違之則爲小

人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小人屠釣卑

事也板築賤役也太公起爲周師傳說去爲殷相尉繚子曰

太公屠牛朝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文王立爲太師尚書

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非論公侯之世

於天下說築傳嚴之野惟肖爰立作相

鼎食之資家語曰子路南遊明敷幽仄唯才是與尚書曰明

明敷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

相黃憲牛醫之子叔度名動京師范曄後漢書曰胡廣

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

法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

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憲字叔度南

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

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且士子居朝咸有職業雖七

葉珥貂見崇西漢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而侍中身奉

奏事又分掌御服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劭漢官儀曰侍中東方朔為黃門侍郎執戟殿下漢書昌

出則佩璽抱劍

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

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

屬官中有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

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故曰

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候也

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非黃門侍郎明矣

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掾吏卑位負

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非若晚代分為二塗

者也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漢末喪亂魏武始基國

曰后稷始基靖民尚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

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列子曰子華之因此相公遂為成

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言魏晉二朝咸州都郡正以才

品人傳子曰魏司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郡置中正而

平人才之高下各為輩目州置州都而揔其義

舉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世資用相陵駕人才不甚懸殊

故因世資以成貴也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法

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劉毅所云下品無高

門上品無賤族者也藏榮緒晉書曰劉毅為尚書左僕

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

厥衣冠莫非二品言衣冠之族皆自此以還遂成卑庶

衣冠以外皆同下科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威等級左

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

較學然有辨太玄經曰君子夫人君南面九重奧到絕

楚詞曰豈不鬱陶而思陪奉朝夕義隔卿士皆闥之任

宜有司存論語曾子曰簞豆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

爾雅曰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孝建泰始主威獨運

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空置百司權不外假而刑政糾

雜理難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禮記月令曰仲冬省

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

納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莊子曰車

張湛曰如衆輻之集於轂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

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晏子春秋景公問

常平對曰讒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

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群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

也何如群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

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
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
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虎外無逼
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外無逼
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挾朋樹黨
政以賄成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
與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
賄成鉄錢瘡痍構於牀第側之曲左氏傳曰趙孟曰牀第之
言不踰闕杜服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謂渾良夫曰服
冕乘軒三死無與南金北毳來采芳艸祖素練丹魄至皆兼兩音
北毳毳揮紹之屬艸船也丹魄虎魄也西京許史蓋不足云
晉朝王石未或能比漢書孝宣許皇后元帝母元帝封
姊宣帝祖母也兄恭宣帝立恭已死封恭長子高為樂
陵侯王隱晉書曰王愷字君夫世祖舅自以外戚晉氏

政寬又性至豪險又曰石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沈約
崇貪而好利富擬王者曰明帝廟號太宗法言曰聖權倖之徒惛憊達宗戚
人之法未嘗不閑盛衰焉欲使幼主孤立求竊國權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構造同異
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
也滅之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由於此寶祚猶
也也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又有佞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
恩倖篇云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述高紀第一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漢書曰劉向頌高祖云漢帝本
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

劉爾雅曰寔天生德聰明神武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纂繼也外曰神尅定禍亂關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明以內知

人不綱網漏于楚項岱曰秦重斂殘人天下叛之故

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維令綱目漏也愛茲發迹斷

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漢書曰高祖夜經澤中

蛇分為兩後人來至蛇所有一姬夜哭曰吾子白帝子

赤化為蛇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

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

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應天順民五

星同晷晷光景也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西土宅

心戰士憤怨尚書曰過矣西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乘

豐而運席卷三秦左氏傳士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

散席卷各爭恣志漢書曰韓信陳三秦易并之計應劭

故曰割據河山保此懷民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

三秦之漢書田肯賀上曰秦帶河阻股肱蕭曹社稷是經

蕭何曹參也禮記衛獻公曰有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韓信英布張良陳平也毛詩曰予王恭行天罰赫赫明

之爪牙又曰趙趙武夫公侯腹心

明恭行已見上文毛詩曰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項岱曰皇皇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雕鏤者閭闔恣趙朝政在王閭

毛詩曰顯顯昂昂如珪如璋閭闔恣趙朝政在王閭

閭門之內也門內恣趙昭儀姊妹以元舅炎炎燎火光

侍中封陽平侯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炎炎燎火光

允不陽項岱曰允信也內損於飛鸞外見壅於王鳳等

今委政王氏不亦熾乎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漢書曰韓信家貧從下鄉南昌

亭長寄食亭長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絕去又曰黥布姓英少

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坐法黥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

而王幾越亦狗盜芮尹江湖漢書曰彭越嘗漁鉅野澤

是乎越亦狗盜芮尹江湖中為盜沛公攻昌邑越

助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時雲

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号曰鄱君音義曰尹正也

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制淮梁韓信初為齊王

為淮南王彭越為梁王綰自同閑胡鎮我北疆應劭曰閑音扞南

開綰為燕王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周易曰德薄而位

故曰北疆德薄位尊非祚惟殃尊智小而謀大左

氏傳舟之僑曰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漢書曰芮為長

無德而祿殃也吳克忠信胤嗣乃長沙王楚子忠嗣

自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後漢書光武紀贊一首 范蔚宗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中微謂

平世衰也魯靈光殿賦序曰遭漢中

微盜賊九縣颺迴三精霧塞三精日月星也孝經援神

奔突九縣颺迴三精霧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

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河圖曰以德布精上為眾星民厭淫詐神思反德世祖

誕命靈貺自甄尚書曰我文考誕膺天命春秋元命苞

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

注曰甄表也沈機先物深略緯文說文曰機主發之機也周書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尋邑百萬貔虎為群長轂雷野高旗彗雲漢書曰劉

子以光武為偏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

收兵王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

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威武

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

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三千人衝中堅尋邑陣亂遂

殺王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

甯曰長轂兵車也東英威既振新都自焚漢書曰莽封

都主人曰戈鋌彗雲曰更始兵到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

反虜王莽何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虔劉庸代

紛紜梁趙范曄後漢書曰梁王劉永擅命睢陽又曰公

邯鄲又曰彭寵自立三河未澄四關重擾三河洛陽也

為燕王代即燕也

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光武乃遣鄧

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時更始大司馬朱鮪等屯

洛陽光武令馮異

守孟津以拒之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泥勝之書曰神農之教雖

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

軌書靈慶既啓人謀咸贊靈慶謂天符也易繫辭曰人

同文謀謂衆議西都賓曰明明廟謀起起雄斷廟謀廟筭也

天啓之心人其之謀

兼聰獨斷聖於鳥

赫有命系我皇漢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

命復漢之祚

文選卷第五十

文選卷第五十一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直李善注

論一

賈誼過秦論一首

東方朔非有先生論一首

王褒四子講德論一首

過秦論一首

漢書應劭曰賈誼書第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

韋昭曰崤謂二殽函

曰關中左殽函右隴蜀

君臣固守以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

內春秋握誠圖曰諸侯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張晏曰括結囊也言能苞含天下也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具外連衡而闢諸侯戰國策蘇秦說

秦王曰始將連橫高誘曰合關東從通之於秦故曰連橫文穎曰關西為橫衡音橫於是秦人拱

手而取西河之外李斯上書曰孝公用商鞅之法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孝公既

沒惠文武昭史記曰孝公卒子惠文王立卒子蒙故業

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

要害之郡李斯上書曰惠王用張儀之計西并巴蜀南取漢中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

壤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受珍器重寶肥饒之地

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文穎曰關東為從張晏曰締連結也

徒帝切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

陵史記曰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又曰孟嘗君者名文姓田氏又曰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

又曰魏公子無忌者魏安釐王弟也為信陵君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

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橫言諸侯結約為從離秦橫也兼韓

魏燕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寧越徐尚蘇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呂氏春秋曰齊攻廩丘趙使孔青將而救之與齊人戰大敗齊人得

尸三萬以為二京寧越謂孔青曰惜矣不如歸尸以內攻之彼得尸而府庫盡於葬此之謂內攻之安冉越趙

人也徐尚未詳蘇秦已見上文呂氏春秋曰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高

誘曰杜赫周人也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

戰國策東周齊明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為已求地於東周也高

誘曰齊明東周臣也戰國策曰齊令周最使鄭立韓擾而廢公叔周最患之高誘曰周最周君之子也仕於齊故齊使之也字林曰最才勾切戰國策秦王謂陳軫曰吾聞子欲去秦而之楚信乎軫曰然高誘曰陳軫夏人仕秦亦仕楚也韓子于象謂楚王曰前時王使召滑之越五年而能成之史記范蠡對楚王曰王前嘗用召滑而郡江東召音劭滑音依字戰國策曰秦王伐楚魏王不欲樓緩謂魏王曰不與秦攻楚楚且與秦攻王王不如今秦楚戰王交制之高誘曰樓緩魏相也翟景未詳史記曰蘇秦之弟厲因燕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子為謝遂委質為齊臣又曰樂毅賢而好兵為魏昭王使於燕燕昭王以客禮待之樂毅遂委質為臣燕昭王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以為亞卿也

之倫制其兵

史記曰吳起衛人也聞魏文侯賢事魏文侯以為將又曰孫臏生阿甄之間臏亦孫

武之後也田忌進孫子於齊威王帶佗未詳佗徒何切呂氏春秋曰田忌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兒五切廖力彫切戰國策曰韓魏之君朝田忌田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使田忌伐魏三戰三勝高誘

曰田侯宣王也史記曰廉頗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又曰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趙王令趙奢將而救之

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

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手也叩或為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

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

之師遁逃而不敢進

九國謂齊楚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也史記曰遂巡遁逃

秦無

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李巡爾雅注曰鏃以金為箭鏃也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

音魯韋昭曰大櫓曰櫓左氏傳曰狄虎彌建大事之

輪以

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疆國請伏弱國入

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之日淺國家無事

史記曰昭襄王卒子

孝文王立卒子莊襄王立公羊傳曰桓公之享國也長何休曰享食也

及至始皇奮六世

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昭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

周而亡諸侯

以馬喻也說文曰振舉也史記曰始皇滅二周置三川郡

履至尊而制

六合執敲扑

浦以鞭笞天下

臣瓚以為短曰敲長曰扑說文曰敲擊也祐交切

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

漢書音義曰百越非一種若今

言百蠻也史記曰始皇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韋昭曰桂林今鬱林象郡今日南也

百越之君俛

首係計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蕃籬却

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

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

史記李斯曰請

廢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詣守尉雜燒之又曰秦更名民曰黔首隳名城殺豪

俊應劭曰隳城恐復阻以為己害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鋦鑄以為

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如淳曰鋦箭足也鄧展曰鋦是打頭鐵也史記曰始皇收

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鋦為鍾鐻金人十二然後踐

重各千石置宮庭中鋦音的鋦或為提鐻音巨然後踐

華為城因河為池服虔曰斷華山為城美大之也晉灼曰踐登也據億丈之城

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

陳利兵而誰何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如淳曰何謂何官也廣雅曰何問也天下

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

金城言堅也史記張

良曰關中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

史記秦始皇曰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始皇既沒餘威震于殊俗然而

陳涉甕牖繩樞之子陳涉已見鄒陽上書禮記曰儒有蓬戶甕牖韋昭曰繩樞以繩局戶

為樞也氓隸之人如淳曰氓古也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

也

中庸

方言曰庸賤稱也言不及中等庸人也

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

頓之富

史記曰范蠡之陶為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皆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十九年之

間三致千金孔叢子曰猗頓魯之窮士也耕則常飢桑則常寒聞朱公富往而問術焉公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特乃適河東大畜牛羊于猗氏之南躡足行伍之其滋息不可計以與富猗氏故曰猗頓也躡足行伍之

間俛起阡陌之中

如涪曰躡音疊音義曰俛音免如涪曰時皆卑屈在阡陌之中率罷

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

曰揭高舉也巨列切莊子曰揭竿求諸海也天下雲集而響應贏糧而景從

莊子曰今使民曰某所有賢者言勝糧而趣之方言曰贏擔也音盈山東豪俊遂並起而

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

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

也鋤耰棘矜

巨非銛鹽於鉤戟長鋸介所也孟康曰耰鋤

矜音謹爾雅曰棘戟也言鋤柄及戟橫也耰音憂謹巨中切如涪曰鉤戟似矛刃下有鐵橫上鉤曲也說文曰鍛鉞有適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通俗文曰罰罪

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

廊廟論語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

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莊子曰大樹其絜百圍司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

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

鄧展曰招猶舉也蘇林曰招音翹然

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

手為天下笑者何也

春秋考異郵曰君殺妻誅為天下笑仁義不施而攻

守之勢異也

非有先生論

東方曼倩

班固漢書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武帝即位言得失又設非有先生論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能稱往古以廣主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然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率然輕舉之兒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於茲矣呂氏春秋曰越王欲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鐘鼓三年苦身勞力高誘曰靡曼好色也流議猶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爲先生

不取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也意

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王曰可以談

矣寡人將竦意而聽焉先生曰於戲可乎哉可乎哉戲於

歎辭也於音烏戲音呼可乎哉言不可也談何容易言談說之道何容輕易乎夫談者有

悖忽於目而佛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韓子曰聖人之救危國以

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矣吳王曰何爲其然也

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論語孔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先生試言寡人將覽焉先生對曰昔關龍逢深諫於桀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而王子比干直言於紂紂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猶謂之必利也

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

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如清曰漢書注曰誹

非上所行也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

笑鄭玄禮記注曰戮猶辱也故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凡解而

邪諂之人並進春秋考異郵曰凡解土崩遂及飛廉惡來輩等史記曰中

濁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父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輩長鼻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

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身死牧之野三人皆詐偽巧言利口以進其身

論語子曰巧言令色鮮矣陰奉彫琢刻鏤之好以納其

心務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宗

廟崩弛國家為墟殺戮賢臣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

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毛詩小雅文也鄭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辭愉愉逾煦煦于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即志

士仁人不忍為也愉愉煦煦和說之見也孝經鉤命決曰雖祈慎懼嘔嘔喻喻煦煦與嘔同音

吁論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也將儼然作矜莊之色深言直諫上

以拂人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弗與則忤於邪主之

心歷於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

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詠先王之風亦

可以樂而忘死矣尚書大傳曰子夏曰弟子所授書於夫子者不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

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尚彈琴瑟是以伯夷叔齊

其中以歌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矣

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論語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人到

于今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

王懼然易容懼敬兒也捐薦去几危坐而聽捐薦去几自貶損也

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危坐向師顏色無怍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佯

狂此二子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尸子曰箕子骨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也使遇明王聖主得賜清讌之

間寬和之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

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伊尹

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

文王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

焉非熊非羆非虎非狼兆得公侯天遺女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望坐茅以漁心合意

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

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孟子曰推恩足以保四海本仁祖誼戰國策蘇代說

齊王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寢有德祿賢能誅惡亂揔遠方壹統類

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

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

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至于今稱

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

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

仰而泣下交頤穆猶默靜思貌也孫子兵法曰令發之日士寢者涕交頤曰嗟乎余

國之不止也綿綿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

說文曰綿聯微也爾雅曰

始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才布德惠施

仁義賞有功躬親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

遠佞人

論語顏回問為邦子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省庖厨去侈靡卑

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與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

窮存者老恤孤獨薄賦歛省刑罰行此三年海內晏然

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

孫卿子曰萬物得宜事變得應國

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

空虛

文子曰法寬刑緩囹圄空虛

鳳皇來集麒麟在郊

禮記曰鳳皇麒麟皆在郊

數甘露既降朱草萌芽

禮記曰天降膏露鄭玄曰膏猶甘露也尚書大傳曰德光地序則

朱草生

遠方異俗之人嚮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

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

呂氏春秋曰治亂存亡如可見如不可見而

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曰王國克生惟

周之貞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

毛詩小雅文也

四子講德論并序

王子淵

襄既為益州刺史王襄作中和樂職宣布之詩又作傳

漢書曰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襄有俊才使襄作中和樂職宣布詩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

習而歌之襄既為刺史作頌又作傳如淳曰言王政中和在官者樂其職國語所謂宣布哲人之令德也名

曰四子講德以明其意焉

微斯文學問於虛儀夫子曰蓋聞國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

論語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

今夫子閉門距躍專精趨學有日

矣

距躍不行也應劭風俗通曰涉始於足足足率長十寸十寸則尺一單三尺法天地人再躍則涉幸遭

聖主平世而久懷寶

論語陽貨謂孔子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是伯牙

去鍾期而舜禹遁帝堯也

廣雅曰遁逃也於是欲顯名號建功

業不亦難乎夫子曰然有是言也夫蠢蠢終日經營不

能越階序

說文曰蠢蠢蠕蠕人飛蟲也莊子曰蠢蠢蠕蠕

附驥尾則涉千里攀鴻翮則翔四海

致千里而不飛僕

雖嚚頑願從足下雖然何由而自達哉文學曰陳懇誠

於本朝之上行話談於公卿之門

春秋說題辭曰秉懿誠之義思至忠之功

高誘淮南子注曰本朝國朝也夫子曰無介紹之道安從行乎公卿

禮曰介紹文學曰何為其然也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商秋聲

也越石負芻而寤晏嬰

晏子春秋曰晏子之晉至於中牟賭弊冠皮裘負芻息於途側

者晏子曰吾子何為者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此曰吾為人臣僕於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僕對曰吾身不免東餓之地吾是以為僕也晏子曰可

得而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而贖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立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子何

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吾三年為人臣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

子為知我矣今不辭而入是與臣僕者同矣晏子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意非有積素累舊之歡皆塗觀卒遇

而以為親者也故毛嫱西施善毀者不能蔽其好慎子

嫱先施天下之姣也衣之以皮俱則見之者嫫母

皆走易之立錫則行者皆止先施西施一也嫫母

倭傀善譽者不能掩其醜

孫卿子曰問嫫子奢莫之媒也嫫姆力父是之吉吉也倭傀

醜女未詳所見倭於為切傀古回切

苟有至道何必介紹夫子曰咨夫特

達而相知者千載之一遇也招賢而處友者眾士之常

路也是以空柯無刃公輸不能以斲但懸曼矰蒲莛不

能以射

聲類曰但徒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鄭玄周禮注曰結繳於矢謂之矰矰高也列子曰蒲

莛子弋弱弓纖繳乘風而振之連雙鵠於青雲故膺騰撇波而濟水不如乘舟

之逸也

說文曰擊擊也擊與撇同也疋設切衝蒙涉田而能致遠未若遵

塗之疾也才蔽於無人行衰於寡黨此古今之患唯文

學慮之文學曰唯唯敬聞命矣於是相與結侶攜手俱

遊求賢索友歷于西州有二人焉乘輅而歌倚輓雞五而

聽之

輅車也白虎通曰各車為輅者何言所以步之於路也包咸論語注曰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

詠歎中雅轉運中律嘽

輓者輓端橫木以縛輓也緩舒繹曲折不失節禮記曰嘽諧慢

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

問歌者為誰則所謂浮遊先生陳仁子

者也於是以士相見之禮友焉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執贄冬用雉夏用駒左頭奉

之禮文既集

韓子曰禮有文禮者義之文

文學夫子降席而稱曰俚

人不識寡見紀力尠聞

劉德漢書注曰俚鄙也

曩從末路望聽玉音

竊動心焉

尚書大傳曰天下諸侯莫不玉音金聲

敢問所歌何詩請聞其

說浮遊先生陳仁子曰所謂中和樂職宣布之詩益州

刺史之所作也刺史見太上聖明股肱竭力

如淳漢書注曰太上

天子也尚書大傳曰股肱臣也

德澤洪茂黎庶和睦天人並應屢降瑞

福故作三篇之詩以歌詠之也文學曰君子動作有應

從容得度南容三復白珪孔子睹其慎戒論語曰南容

之子其兄太子擊誦晨風文侯諭其指意韓詩外傳曰

來其傳趙倉唐諫曰何不遣使乎則臣請使擊曰諾於

是遂求北犬晨鴈齋行倉唐至曰北藩中山之君再拜

獻之文侯曰嘻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即見使者文

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

曰好晨風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詩云鸛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志我實多此自以

忘我者也於是文侯大悅曰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傳遂廢今吾子何樂此詩而詠之也

先生曰夫樂者感人密深而風移俗易禮記曰樂者聖

人深又曰樂者所吾所以詠歌之者美其君術明而臣

道得也君者中心臣者外體外體作然後知心之好惡

臣下動然後知君之節趨子思子曰民以君為心君以

身敬好惡不形則是非不分節趨不立則功名不宣故

美玉蘊於砥武砭夫凡人視之快焉馬融論語注曰蘊

骨疑象武夫類玉張揖漢書注曰武夫石良工砥之然

後知其和寶也精練藏於鑛朴庸人視之忽焉精練金

練不耗故曰精練也說文曰鑛巧冶鑄之然後知其幹

也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所不能命哉論語子曰大

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是以刺史推而詠之揚君

德美深乎洋洋罔不覆載紛紜天地寂寥宇宙言所覆

者廣也

紛紜衆多之貌也明君之惠顯忠臣之節究爾雅曰究窮也郭璞

曰謂窮盡也

皇唐之世何以加茲是以每歌之不知老之將

至也

論語子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

文學曰書云迪一人使

四方若卜筮

尚書曰故一人有事四方若卜筮無不是乎孔安國曰迪道也乎信也

夫忠

賢之臣導主志承君惠攄盛德而化洪天下安瀾比屋

可封

瀾水波安瀾以喻太平也尚書大傳曰周民可比屋而封

何必歌詠詩賦可以

揚君哉愚竊惑焉浮遊先生色勃皆溢曰是何言與論語

子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孝經子曰是何言與

昔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

廟建爲頌首吉甫歎宣王穆如清風列于大雅

毛詩周頌曰清

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雒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毛詩大雅序曰蒸民尹吉甫美宣王也詩曰吉甫作誦穆

如清風

夫世衰道微僞臣虛稱者殆也世平道明臣子不

宣者鄙也鄙殆之累傷乎王道故自刺史之來也宣布

詔書勞來不怠令百姓徧曉聖德莫不霑濡江表眉耆

耆之老

眉耆有白黑雜色

咸愛惜朝夕願濟湏臾且觀大化

之涑流於是皇澤豐沛主恩滿溢百姓歡欣中和感發

是以作歌而詠之也

感發謂情感於中發言爲詩也

傳曰詩人感而後

思思而後積積而後滿滿而後作言之不足故嗟歎之

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厭不知手之舞之足

之蹈之也

樂動聲儀文也

此臣子於君父之常義古今一也今

子執分寸而罔億度

億度之言無限也韓子曰有尺寸而無億度又曰前識無緣而妄億

度也馬融論語注曰周語也處把握而却寥廓乃欲圖大人之樞機

道方伯之失得不亦遠乎大人謂天子也周易曰利見大人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陳亡子見先生言切恐二客慙膝步而前曰先生詳之

戰國策曰荆軻見太子太行潦老暴集江海不以爲多

左氏傳曰君子曰潢汙行潦之水杜預曰行潦流潦也

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百川歸之而不盈

鱖鱖並逃九罟域不以爲虛爾雅曰鱖似立切鱖且由切

郭璞山海經注曰鱖魚似蛇時闡切毛詩是以許由匿

堯而深隱唐氏不以衰呂氏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

遂之箕夷齊恥周而遠餓文武不以卑夷齊已夫青蠅

不能穢垂棘毛詩曰營營青蠅止於樊鄭玄曰蠅之爲

請以垂棘之壁假道於虞以伐虢邪論不能惑孔墨今刺史質敏以流

惠舒化以揚名采詩以顯至德歌詠以董其文爾雅曰

受命如絲明之如緡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彌大甘棠之風可倚而俟也毛詩序曰甘棠美召伯

客雖室計沮與議何傷言二客雖於計室塞於議沮敗

室塞顧謂文學夫子曰先生微矜於談道又不讓乎當

仁論語子曰當亦未巨過也願二子措意焉夫子曰否

夫雷霆必發而潛底震動呂氏春秋曰開春枹子鼓鏗耕鋤

羊而介士奮竦左氏傳曰卻克援枹而鼓故物不震不

發士不激不勇今文學之言欲以議愚感敵舒先生之

憤願二生亦勿疑言議前敵之愚以感動之於是文繹復集乃始講

德

馬融論語注曰繹尋繹也

文學夫子曰昔成康之世君之德與臣

之力也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齊桓公九合諸侯臣之力邪君之力邪與音余

先生曰非

有聖智之君惡鳥有甘棠之臣故虎嘯而風寒戾龍起

而致雲氣

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螭蟠俟秋吟蟬浮蟬由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之蟬蛻也

出以陰

易通卦驗曰立秋蜻蛚鳴蟬蛻也謂之蜻蛚也易曰飛龍在

天利見大人鳴聲相應仇偶相從周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

燥人由意合物以類同是以聖主不徧窺望而視以明

不殫傾耳而聽以聰何則淑人君子人就者衆也毛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

故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亦大厦之材非一

丘之木太平之功非一人之略也

慎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本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也

蓋君爲元首臣爲股肱

明其一體相待而成有君而無臣春秋刺焉

公羊傳曰宋公與楚

人期戰于泓之陽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爲難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何休曰惜其有王德而無王佐也

三代以上皆有師傅五伯以下

各自取友

說苑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名臣也其實友也伯者之臣其實臣也其

名臣也其實臣也

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左氏傳曰

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又曰齊桓衛姬之子有鮑叔牙隰

朋以爲輔佐說苑鄒子曰寧戚叩轅行歌桓公任之以

也又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晉

文公有咎犯趙衰楚危取威定霸以尊天子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奔

狄從者狐偃趙衰顓頊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
子犯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左氏傳曰先軫謂晉侯
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秦穆有王由五殺攘却西戎始開帝
緒韓詩外傳曰昔戎將由余使秦秦繆公問得失之
不以驕奢也繆公然之於是告內史王廖曰隣國有聖
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廖曰君其遺
之女樂以娛其志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廖以其
女樂二列遺戎戎王史記曰百里奚亡秦走宛秦繆公聞
百里奚故重贖之恐楚不予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
曰予之繆公與語國事大悅又曰秦用由余謀伐戎王
并國十二遂霸西戎春秋保乾圖曰五帝異緒宋衷曰緒業也楚莊有叔孫子反兼定
江淮威震諸夏韓詩外傳曰沈令尹進孫叔敖於莊王
子圍鄭子反將右晉師救鄭及楚勾踐有種蠡洪庸剋
師戰于郟晉師敗績郟步必切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滅疆吳雪會稽之恥漢書曰江都王問董仲舒曰越王
滅之孔子稱殷有三仁寡人少以為越有三仁史記曰
吳王夫差伐越敗之越王勾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
會稽又曰勾踐自會稽歸拊循其士民伐吳大破之吳王自殺也魏文有段干田翟秦

人寢兵折衝萬里呂氏春秋曰孟嘗君問白圭曰魏文
圭對曰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
過桓公也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羽翼之也史記魏文侯
謂李克曰寡人之相非成則璜璜翟璜也成魏文侯弟
名也呂氏春秋曰段干木者魏文敬之過其廬而軾秦
欲攻魏而司馬康諫曰段干木賢者而魏禮之燕昭有
天下皆聞無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為然乃止燕昭有
郭隗樂毅夷破彊齊困閔於莒之亂而齊大破燕燕昭
王怨齊於是詘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樂毅為魏
使於燕燕昭王以為亞卿使樂毅伐齊破之追至于臨
菑齊湣王走保夫以諸侯之細功名猶尚若此而況帝
王選於四海羽翼百姓哉高誘呂氏春秋注故有賢聖

之君必有明智之臣欲以積德則天下不足平也欲以立威則百蠻不足攘也毛萇詩傳曰攘除也今聖主冠道德履純仁被六藝佩禮文屢下明詔舉賢良求術士招異倫拔俊茂是以海內歡慕莫不風馳雨集龔襲雜並至填庭溢闕含淳詠德之聲盈耳登降揖讓之禮極目進者樂其條暢怠者欲罷不能條猶理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偃息匍匐乎詩書之門遊觀乎道德之域咸絜身修思吐情素而披心腹各悉精銳以貢忠誠允願推主上弘風俗而騁太平濟濟乎多士文王所以寧也濟濟多士已見上文若乃美政所施洪恩所潤不可究陳舉孝以篤行崇能以招賢去煩蠲苛以

綏百姓祿勤增奉以厲貞廉

漢書宣紀曰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又曰吏

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祿薄其益吏奉什五也

減膳食卑宮觀宣紀曰令太官損膳

省宰又曰郡國

省田官損諸苑

宣紀曰池籞未御踈繇幸者假與貧人

役振乏困

宣紀曰流人還歸勿筭繇事又曰遣使者振貸乏困恤民災害不遑遊

宴

宣紀曰今天下頗被疾疫之災朕甚愍之閔耄老之逢辜憐縵經之服事

宣紀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亦無暴虐之心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人殺傷人他皆勿坐又曰百姓遭縵

恤子弟之縲匿

宣紀曰中朕甚痛之又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孫

匿大父母

恩及飛鳥惠加走獸胎卵得以成育草木遂

其零茂

尸子曰湯之德及鳥獸矣莊子曰至德之世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愷悌君子民

之父母豈不然哉毛詩大雅文先生獨不聞秦之時耶違三

王背五帝滅詩書壞禮義信任群小憎惡仁智詐偽者

進達佞諂者容入宰相刻峭大理峻法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峻與

峭同處位而任政者皆短於仁義長於酷虐狼摯虎攫懷

殘秉賊孟子曰賊仁者謂之殘其所臨莅莫不肌栗懼伏

吹毛求疵並施螫毒百姓征徭無所措其手足韓子曰古之人

君大體者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洒垢而察難知方言曰

征徭惶遽也論語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徭

章容切嗷嗷愁怨遂亡秦族是以養雞者不畜貍牧獸者

不育豺樹木者憂其蠹保民者除其賊文子曰乳犬噬虎伏雞搏貍又

曰所為立君者以禁暴亂也夫養禽獸者必除豺狼故又況牧民乎又曰木林生蠹還自食人生事因自賊故

大漢之為政也崇簡易尚寬柔進淳仁舉賢才上下無

怨民用和睦孝經曰民用和睦上下無怨今海內樂業朝廷淑清天

符既章人瑞又明品物咸亨山川降靈周易曰雲行雨

神光耀暉洪洞朗天宣紀曰薦鬯之夕神光交錯或降于天或登于地鳳皇來

儀翼翼邕邕群鳥並從舞德垂容宣紀曰鳳皇集魯群鳥從之尚書曰鳳皇

來儀爾雅曰翼翼恭也邕邕和也又曰神雀仍集麒麟

自至宣紀神雀仍集九真獻奇獸甘露滋液嘉禾櫛比宣紀曰甘露降未央宮又

降于郡國大化隆洽男女條暢家給年豐咸則三壤

豈不盛哉尚書曰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周春秋元命苞曰天命文王以九尾狐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辭尚書璇璣鈴曰

武王得兵鉞謀東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侯順同不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欲紂如魚乃誅周公

受拒鬯而鬼方臣周公受拒鬯未詳鄭玄宣王得白狼

而夷狄賓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夫名自正而事自

定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

文之應也獲之者張武武張而猛服也是以北狄賓洽

邊不恤寇甲士寢而旌旗仆也文學夫子曰天符既聞

命矣敢問人瑞先生曰夫匈奴者百蠻之最彊者也

毛詩曰因天性憍蹇習俗傑暴左氏傳曰彼皆偃蹇賤

老貴壯氣力相高史記曰匈奴貴壯健賤老弱也業在攻伐事在獵射

史記曰匈奴因射獵為生業習戰攻以侵伐兒能騎羊走箭飛鏃史記曰匈奴兒能騎

羊引弓射鳥鼠也逐水隨畜都無常處史記曰匈奴逐水草鳥

集獸散往來馳騖周流曠野以濟嗜欲其耒耜則弓矢

鞬馬播種則扞弦掌拊禮記曰左佩決扞鄭玄曰扞拾

禮記注曰拊弓把也音夫收秋則奔狐馳兔獲胡刈則顛倒殪伊

史記曰匈奴射狐兔用為食追之則奔遁釋之則為寇史記曰匈奴利則進不利

則退不羞遁走是以三王不能懷五伯不能綏驚邊抗士屢犯

芻蕘詩人所歌自古患之毛詩曰六月棲棲戎車既飭

熾我今聖德隆盛威靈外覆日逐舉國而歸德單于

稱臣而朝賀宣紀曰日逐王先賢揮將人眾來降鄭氏

珍朝賀乾坤之所開陰陽之所接編蒲結計沮顏焦齒

正月

梟矚

閑

翦髮黥首文身裸力袒徒之國

編結即編髮也漢書終軍曰解

辨髮削左衽又曰匈奴有罪小者輒音義曰刀刻其面蓋沮頰也焦齒未詳又曰大宛深目多鬚蓋梟矚也黥首蓋雕題也山海經曰雕題國在鬱林南靡不奔走貢獻懽忻來附婆娑嘔

吟鼓掖而笑夫鴻均之世何物不樂

孔安國尚書傳曰洪大也鴻與洪古

字通毛萇詩

飛鳥翕翼泉魚奮躍

毛詩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鄭玄曰明王

之時人不驚駭也韓詩曰鴛鴦飛戾天魚躍于泉薛君曰魚喜樂則踴躍於泉中是以刺史感蒞

莫舒音而詠至德鄙人黥淺不能究識烏感切也敬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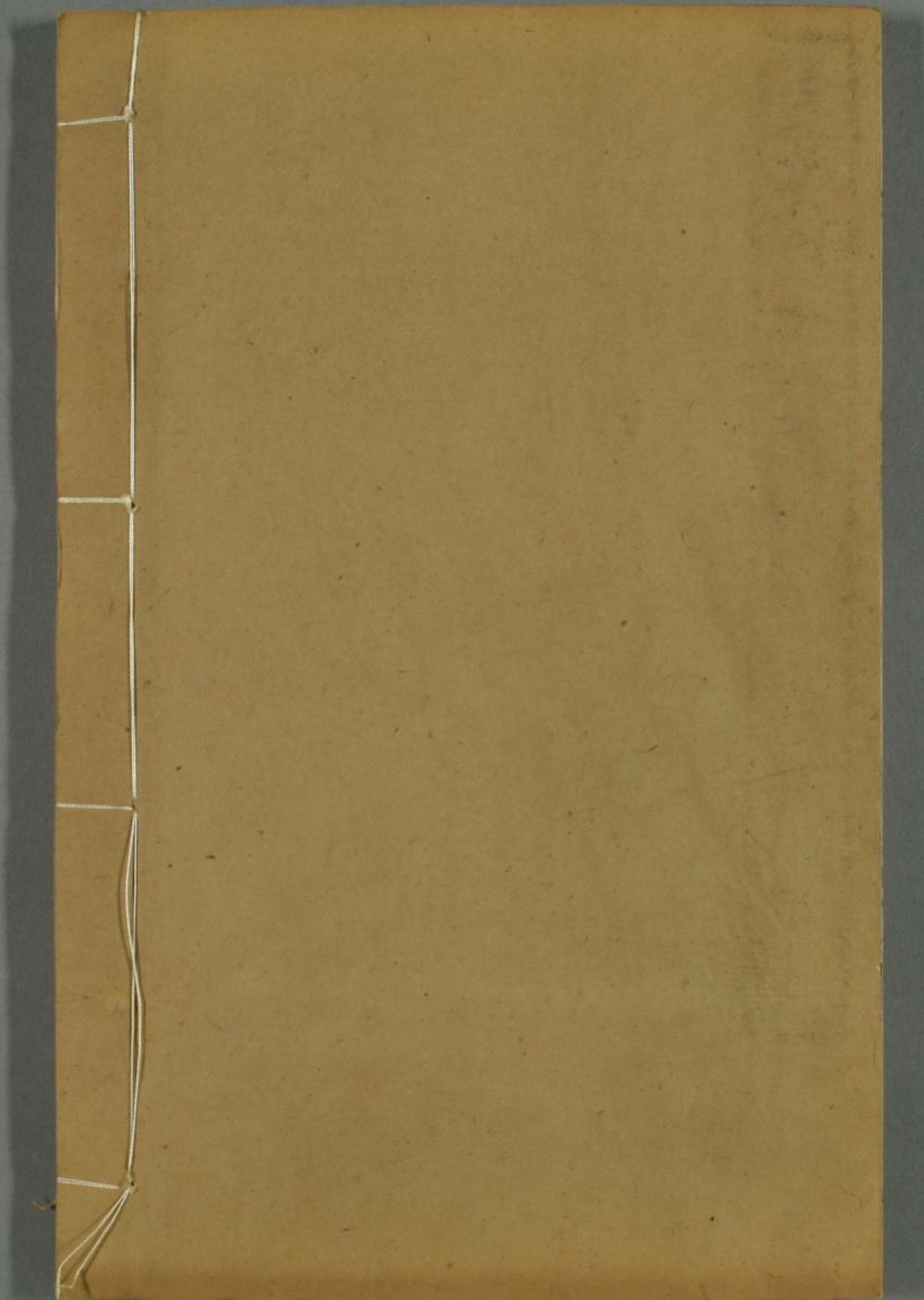
本所聞未剋殫焉於是二客醉于仁義飽于盛德

毛詩曰既醉以

酒既飽終日仰歎怡懌而悅服

以德

文選卷第五十一





文選第十八冊

卷五十二至卷五十四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8

文庫 11
D 82
18

文選卷第五十二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明氏

廣城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論二

班叔皮王命論一首

魏文帝典論一首

曹元首六代論一首

韋弘嗣博奕論一首

王命論一首

班叔皮

善曰王命帝王受命也漢書曰彪曹王莽敗光武即位於冀州時隗囂據隴據衆囂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衰意者從橫之事後起於今乎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

010190555190

48-11793

禹善曰論語文也尚書帝曰來禹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孔安國曰歷數謂天道也元后天子也既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

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善曰稷武王之祖也契成湯之祖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暨至也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

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漢書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范氏其後也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卅出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

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善曰帝系曰帝堯封于唐為火德漢書贊曰漢承堯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尚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始起沛澤則神母夜

號以彰赤帝之符善曰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高祖乃拔劍斬蛇後人來至蛇所

有一老嫗夜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又曰高祖立為沛公旗幟皆赤由是知所殺蛇白帝子殺者

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善曰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農黃三陽翼天德聖明法言曰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

祚之豐功厚利積累之業善曰史記崇侯虎曰西伯然積善累德諸侯皆嚮之

後精誠通于神明流澤加於生民善曰孝經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尚書

周公曰道洽政治澤潤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善曰萬章曰堯薦舜如何曰使之主祭百神享之使之主事

傳曰王者往也天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

在此位者也善曰世運五行更運相次之世也不紀不為人所記也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應

錄次相代埤蒼曰崛特起也崛與倔同世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

善曰漢書曰高祖曰吾以布衣取天下以為適遭暴亂

家語孔子曰舜起布衣而終以帝也得奮其劍善曰適猶遇也漢書高祖遊說之士至比天

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善曰漢書隗囂曰秦失其鹿劉

公六韜曰取天下若逐野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

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之物善曰老悲夫此世

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善曰孟子曰孔子成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觀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飢

寒道路善曰說文曰餓飢也穀梁傳曰五穀不升謂之

隸也饉或為饉荀悅思有短褐之襲檐石之蓄韋昭曰

短襦也毛布曰褐善曰短丁管切說文曰襲重衣所願

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韋昭曰一斤為一金善曰孟

老稚轉乎溝壑惡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善曰墨子曰貧

在為人父母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

損益也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

處哉善曰禮記孔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尊為天子富有

為神明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善曰史記曰項籍

等起梁為楚上柱國軍下邳自號武信君北又況公麼不

及數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也善曰鸛冠子曰無道之君

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通俗文曰不長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善曰廣雅曰駑駘也今謂馬之下者

崔安知鴻鵠之志哉韓詩外傳蓋賁
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
案枕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應劭曰爾雅曰桷謂之桷椽朱儒柱善曰說文曰桷桷上標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桷

音節枕之劣切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音義曰筭竹筭也受

斗筭之人
何足筭也
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
善曰周易鼎卦之辭

也說文曰鬻鬻鼎實也鬻與餽同音速當秦之末豪桀共推陳嬰而王之嬰

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

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

陳氏以寧善曰史記文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

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

見之謂曰願告五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

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

陵爲宰相封侯善曰史記文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

致探禍福之機善曰白虎通曰庶人稱匹夫何言其夫妻爲偶也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

全宗祀於無窮垂冊書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乎

曰冊書史記也晉灼曰至周名春秋考紀也善曰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此之謂大丈夫也

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吉凶
由人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

在高祖其興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

異善曰漢書曰高祖爲人隆準而龍顏美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吳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徵應謂下
衆瑞也

四曰寬明而仁恕

善曰漢書曰高祖寬仁愛人意豁如也

五曰

知人善任使

善曰高祖任張良以運籌委蕭何以關內是也

加之以信誠好謀

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

善曰論語子曰見善如不及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

善曰左氏傳叔向曰變通者趣時者也

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

善曰漢書酈食其欲立六國後漢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

漢王輟食吐哺曰

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

善曰漢書曰酈食其求見

沛公方踞牀使兩女子洗足酈生不拜長揖曰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沛公起攝衣謝之延上坐

食其說沛公襲陳留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

善曰漢書曰高祖西都洛陽成卒婁

敬說上曰陛下都洛陽不便不如入關據秦之固是日車駕西都長安

高四皓之名割肌

膚之愛

善曰漢書曰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不知所爲張良曰願上有所不能致四

人今太子爲書卑辭安車請以爲客令上見之則一助也於是太子迎四人至上破黥布歸愈欲易太子及置

酒太子侍四人者從上乃驚曰吾求公公逃避我今公何自從吾兒遊煩公幸卒調護太子竟不易太子者良

本招此四

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

善曰漢書曰蕭何薦韓信

於漢王於是漢王齋戒設壇塲拜信爲大將軍又曰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語說之使騾乘監諸將英雄

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

善曰莊

曰我爲汝言其大略廣雅曰略法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

善曰略

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

善曰漢書曰高祖祖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說

文曰妊孕

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

契呂公觀形而進女

善曰漢書曰高祖常從王媪武負貫酒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

有怪歲竟此兩家常折券棄債貫食夜切又曰呂公見高祖曰臣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臣有息女願為箕箒

妾也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

善曰漢書

秦始皇帝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當之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呂后與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

始受命則白蛇分西

入關則五星聚

善曰白蛇分已見上文漢書曰元年冬十月五星聚於東井沛公至霸上也

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善曰漢書韓信謂高祖曰且陛下天授非

人力也又曰張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

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

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

韋昭曰厭合也善曰一艷切

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方內不知命

善曰左氏傳曰息侯

伐鄭君子曰不量力論語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

之壽

善曰左氏傳曰趙孟過鄭印段賦蟋蟀趙孟曰保家之主也莊子弟子問於莊子曰山中之木以不

材得終其天年也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

覬覦

善曰左氏傳師服曰下無覬覦杜預曰下距逐鹿不敢望上位也說文曰覬幸也覬欲也

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異無為二母之所笑

善曰尚書昭

曰幾望也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

善曰尚書

今本作翼窮天祿永終

典論論文一首

魏文帝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傳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

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為蘭臺令史下筆不

能自休

伯仲喻兄弟之久也言勝負在兄弟之間不甚相踰也范曄後漢書曰班超字仲升徐令彪之

少子也

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

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

之患也

東觀漢記曰吳漢入蜀都縱兵大掠上詔讓漢曰城降孩兒老母口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

可為酸鼻家有弊帚享之千金禹宗室子孫故嘗更職何忍行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為享今

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

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

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

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

千里已見

上文毛萇詩傳曰田獵齊足尚疾也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

呂氏春秋曰君子必審諸己然後任人楚辭曰羌內怨己以量人王逸曰量度也

而作論文王

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

亦有斯累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徂之間兮此亦舒緩之體也如粲之初征

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

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瑯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

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

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

漢書東方朔枚皋不恨持論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

復與孔子高辯事也其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楊

班儔也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又患闇於自見謂已

為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
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
其體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譬諸
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答頤篇曰檢法度也至於引氣不齊巧
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桓子新論曰惟人心之
兄不能以教弟也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
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
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
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
周旦顯而制禮司馬遷書曰西伯拘而演周易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

康樂而加思周易曰隱約者觀其不懾懼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

寸陰懼乎時之過已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孔叢子孔

子曰不讀易則不知聖人之心必不使時過已也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

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鄭玄禮記注曰懾恐懼也賈逵國語注曰流放也遂營

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體貌衰於下忽

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古詩曰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為寶融

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代論一首論夏殷周秦漢魏也曹元首

魏氏春秋曰曹同字元首少帝族祖也是時天子幼稚同異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納為弘農太守少帝齊王芳也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

紀年曰凡夏自禹以至於桀十七王殷自成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大戴禮曰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何殷周有道而長秦無道而暴也

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

夫與人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

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故與人共治之

班固漢書贊曰孝宣

帝稱曰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

之班固漢書贊曰昔周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措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之

兼親踈而兩

用參同異而並進是以輕重足以相鎮親踈足以相衛

并兼路塞逆節不生

賈誼過秦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郡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以法

割削諸侯則逆節萌起

及其衰也桓文帥禮

齊桓晉文

苞茅不貢齊師

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

左氏傳曰齊侯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

何故管仲對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又曰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子翟泉將以城成

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鄭吾役也為宋役亦職也士伯怒曰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歸諸京師王綱

弛而復張諸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寢以陵遲

漢書曰二霸之後

後寢以陵遲

吳楚憑江負固方城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

左氏傳屈完對齊侯曰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又曰楚子觀兵于周疆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對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

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姦情散於曾懷逆謀消於唇吻

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班固漢書述曰公族蕃滋枝葉碩茂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

為三魯滅於楚鄭蕪於韓

史記曰越王勾踐自會稽歸

王自殺又曰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又曰楚考烈王伐滅魯又曰韓哀滅鄭并其國暨

乎戰國諸姬微矣唯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迫強秦南

畏齊楚救於滅亡匪遑相卹至於王被簡降為庶人猶

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班固漢書贊曰暨于王被

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也秦據勢

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班固漢書贊曰秦據勢勝

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賈誼過秦曰九國之師逼逃而不敢進至於始皇乃定

天位尚書曰天位艱哉曠日若彼用力若此班固漢書贊曰至

德若彼用力如豈非深根固蒂不拔之道乎老子曰有

所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班固漢書贊曰

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矣周易否卦

玄曰苞植也否世之人不知聖人有命咸云其將亡矣其將亡矣而聖乃自繫於植桑不亡也王弼曰心存將

危乃得固也秦觀周之弊將以為以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

爵立郡縣之官班固漢書贊曰秦既誦帝患周之敗以

削去五等史記李斯奏曰置諸侯不便始皇於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置守尉監也棄禮樂之

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立錐之土內

無宗子以自毗輔外無諸侯以為蕃衛班固漢書贊曰

帝而子弟為匹夫內士骨肉本根之輔外士尺土仁心

蕃翼之衛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櫂

法言曰灝灝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通俗

文權謂

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自以為關中之固

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

賈誼過秦曰天下已定始

皇之心以為關中之固金城也是時滔于越諫曰臣聞殷

周之王封子弟功臣千有餘歲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

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

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史記曰齊簡公立田常監止簡公出奔田氏執簡公于徐州遂殺之又曰晉昭

公卒六卿強公室卑六卿謂范氏中行氏智氏及趙韓

魏也論語紉滑讖曰陳滅齊六卿分晉始皇聽李斯偏

尚書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代匪說攸聞

說而絀其義至身死之日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

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姦臣之二

史記曰始皇崩趙高乃與胡亥丞相李斯

陰破去始皇所封書賜公子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受

始皇遺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公子扶蘇死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至今趙高之徒誅鋤宗室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

秋合誠圖曰誅鋤民害胡亥少習剋薄之教長遵凶父之業

史記曰二世尊用趙高申法不能改制易法寵

任兄弟而乃師謨申商諮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

史記李斯上書二世曰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

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應劭漢書注曰申不

害韓昭侯相衛公孫鞅秦孝公相李奇曰法皆深刻無

恩史記曰二世常居禁中與趙高決事無大小輒決

於高蒼頡篇身殘望夷求為黔首豈可得哉

史記曰二世官欲祠涇使使責讓趙高以盜事高懼乃陰與其女婿

咸陽令閻樂謀易上樂前即謂二世曰足下其自為計

二世曰願得妻子為黔首閭
樂麾其兵進二世自殺也
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
德左氏傳曰人逃其上曰潰
之於後史記曰吳廣為假王擊秦班固漢書贊曰秦竊
自號謂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吳陳奮其白挺劉
項隨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割裂州國
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土有常君民有定
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人無
湯武之賢姦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而復
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眾曾子
合之眾初雖相
歡後必相咋也五年之中而成帝業漢書曰高祖五年
斬羽東城即皇帝
位於汜
水之陽自開闢以來其興功立勲未有若漢祖之易者也

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班固漢
書贊曰

漢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年而成帝業書傳所未
嘗有焉何則古代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斃鐫金石者難為功摧
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漢鑒秦之失封植子弟及諸

呂擅權圖危劉氏

漢書太后崩上將軍呂祿相國呂產
專兵秉政謀作亂賈逵國語注曰權

秉即柄
字也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

以諸侯强大盤石膠固

漢書宋昌曰高帝王子弟所謂
盤石之宗也莊子曰待膠漆而

固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曰
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

東牟朱虛授命於

內齊代吳楚作衛於外故也

漢書宋昌曰諸呂擅權專
制太尉卒以滅之內有朱

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齊代之強又曰齊悼惠王肥高
祖六年立又曰齊悼惠王子章高后封為朱虛侯章弟
興居為
東牟侯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王逸楚辭注
曰踵繼也忽先王之

制則天下已傳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侔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班固漢書贊曰漢興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封王子弟大者跨州兼郡小者連城數十官室百官制同京師賈誼曰諸侯強盛長亂起姦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漢書賈誼上疏之文至於孝景猥用朝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疏者震恐吳楚唱謀五國從風兆發高祖釁成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漢書曰朝錯數言吳過可削文帝寬不忍吳王恐因欲發謀舉事諸侯既新削罰震恐多怨錯及吳先起兵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猥曲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氏傳楚子問於申無宇曰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杜預曰折折其本也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命自是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漢書主父偃說上曰今諸侯或連城數十願陛下令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上從其計又班固贊曰武帝施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諸侯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國自析自是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爲三也遂以陵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豫政事班固漢書贊曰景帝曹七國之難抑損諸侯諸侯唯得衣食租稅不與政事或以酎金免削或以無後國除漢書曰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文五十二

者百六人漢儀注王子為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助祭大祀曰飲酎飲酎受金小不如斤兩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除書曰趙哀王福薨無子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

向諫曰臣聞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

蔭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排擯宗室孤弱公族非所

以保守社稷安固國嗣也漢書劉向其言深切多所稱

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不能用漢書曰成帝即位向數上疏言得失陳法戒書數十

上以助觀覽補遺闕上雖不能盡用然嘉其言常嗟嘆之至平哀平異姓秉權假

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

海漢宗室王侯解印釋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為臣妾

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豈不哀哉班固漢書贊曰至哀平之際王莽知

中外殫微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詐謀既成遂據南

面之尊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鼓唯恐在後或乃

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田常篡齊已見上文漢

書曰王莽廢漢藩王廣陵王嘉獻符命封扶策侯又曰

部卿侯閔以莽篡位獻神書言莽得封列侯部音吾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

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以權輕勢弱不能

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杜篤論都賦曰于時聖帝兼不世之姿

禽王莽於已成紹漢祀於既絕斯豈非宗子之力耶而

曾不鑒秦之失策龍襲周之舊制踵亡國之法而僥倖無

疆之期至於桓靈奄豎執衡范曄後漢書曰桓帝立曹騰以定策功遷大長秋又

曰靈帝時大將軍竇武謀誅中官曹節矯詔誅武等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朝無死難之臣

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班固漢書序曰漢興懲戒

云秦孤本末不能相御身手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

姦凶並爭張超賤曰中外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藁

藪杜預左氏傳注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處悲夫魏

太祖武皇帝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晉灼漢書注恥

王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充豫魏志

祖武皇帝沛國譙人為兖州牧後太祖遷都於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左氏傳曰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

喻不義迎帝西京定都潁邑魏志曰天子東遷敗於曹

迎天子還維董昭勸太祖德動天地義感人神漢氏奉

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觀五代之

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其轍迹晏

日諺曰前車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

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

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代

之業也左氏傳曰周之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

侯皆跨有千里之士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

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

以強幹弱枝備萬一之慮也班固漢書扶貞曰徙吏二千

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而宗室

有文者必限以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於百人之上使

夫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軛之內

衡軛車之衡軛也言王

牛馬故以衡軛喻焉畢志其內未得騁其駿足也

才能之人恥與非類為伍非

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族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朽

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至

死不僵扶之者眾也

魯連子曰百足之蟲至斷不蹶者持之者眾也

此言雖小

可以譬大

司馬相如諫獵書曰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且墉基不可倉卒而成

威名不可一朝而立

文子曰人主之有人猶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深即本固基厚即上

安也皆為之有漸建之有素壁豈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根本

茂盛其枝葉若造次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

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

尚書曰厥土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也

猶不

救於枯槁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士猶士民建置之

久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如之何是聖

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亡也故疾風卒

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

博奕論一首

系本曰烏曹作博許慎說文曰博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楊雄

方言曰圍棊自闕而東齊魯之間謂之弈

韋弘嗣

吳志曰韋曜字弘嗣吳郡人為太子中庶子時蔡穎亦在東宮性好博奕太子和以為無益令曜論之後為中書僕射孫皓誅之裴松之曰曜本名昭史為晉譚改之也

蓋君子恥當年而功不立疾沒世而名不稱

論語子曰疾沒

世而名不稱焉

故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論語孔

是以古之志

士悼年齒之流邁而懼名稱之不建也勉精厲操晨興夜寐不遑寧息經之以歲月累之以日力若甯越之勤董生之篤漸漬德義之淵棲遲道藝之域呂氏春秋曰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而可以免此苦耕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歲則可達矣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卧吾將不敢卧十五年而周威王師之漢書曰董仲舒修春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且以西伯之聖姬公之才猶有日昃待旦之勞尚書周公曰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故能隆興周道垂名億載況在臣庶而可以已乎歷觀古今功名之士皆有積累殊異之迹勞神苦體契闊勤思平居不惰其業窮困不易其素是以卜

式立志於耕牧而黃霸受道於圉圉終有榮顯之福以

成不朽之名

漢書曰卜式河南人以田畜爲事入山牧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又曰黃霸字次公

淮陽人遷丞相長史宣帝欲褒先帝夏侯勝曰武帝不宜爲立廟樂勝坐非議詔書霸坐阿縱勝不舉劾皆下獄勝霸既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更再冬講論不怠

故山甫勤於夙夜而吳漢不離公門豈有遊惰哉

毛詩曰肅

肅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東觀漢記曰吳漢字子顏南陽人鄧禹及諸將多漢舉者再三召見其後勤勤不離公門上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

弈廢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雄未決專精銳意神迷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

或賭及衣物徙棊易行

埤蒼賭賭也賭丁古切賭記被切

廉恥之意弛

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

罽之閒

方言曰投博謂之枰皮兵切桓譚新論曰俗有圍棊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為之上者張

置疏遠多得道而為勝中者務相絕遮要以爭便利下者守邊趨作罽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計塞城阜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罽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罽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中死棊皆生

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

廣雅曰

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

劉向圍棊賦曰略觀圍棊法於

階因也

用兵法者無功貪者先亡漢書曰孫考之於道藝則非

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

名則非仁者之意也

尹文子曰以智力求者喻如弈弈進退取與攻劫殺舍在我者也

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

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朝也竭命

以納忠臨事且猶盱食而何暇博弈之足耽

左氏傳伍奢曰楚君

大夫其盱食乎班固漢書述曰媚茲一人日盱忘食

夫然故孝友之行立貞純之

名章也方今大吳受命海內未平聖朝乾乾務在得人

周易曰君子終日乾乾班固公孫弘贊曰漢之得人於茲為盛

勇略之士則受熊虎之

任儒雅之徒則處龍鳳之署

熊虎猛捷故以譬武龍鳳五彩故以喻文尚書曰如

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蘇武答李陵書曰其於學人皆如鳳如龍

百行兼苞文武並驚

孝經鉤命決曰引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與摘暴一字管百行博選良才旌簡髦俊

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

設

程試之科垂金爵之賞

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科條也

誠千載之嘉會

百世之良遇也

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一出周易曰亨者嘉之會也

當世之士

宜勉思至道愛功惜力以佐明時

廣雅曰惜愛也

使名書史籍

勲在盟府

左氏傳宮之奇曰虢叔爲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

乃君子之上務

當今之先急也夫一木之枰孰與方國之封枯棊三百

孰與萬人之將

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各一百五十

枚衮龍之服金石之樂足以蕪棊局而貿博奕矣

周禮

公自衮冕而下鄭玄曰衮龍九章衣也東都賦曰修衮龍之法服左氏傳曰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始有金石

之樂廣雅曰貿易之也

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用之於詩書是有

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

貨是有猗頓之富也

猗頓已見賈誼過秦論

用之於射御是有將

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文選卷第五十二

文選卷第五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李有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三

嵇叔夜養生論一首 李蕭遠運命論一首

陸士衡辯亡論上下二首

養生論一首

嵇喜為康傳曰康性好服食常采御上藥以為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篇

嵇叔夜

世或有謂神仙可以學得不死可以力致者

王逸楚辭注曰謂說

也鄭玄禮記注曰或云上壽百二十古今所同過此以致之猶言至也

往莫非妖妄者養生經黃帝問天老曰人生上壽一百二十年中壽百十年下壽八十年而竟不然

者皆此皆兩失其情請試粗論之鄭玄禮記注曰粗疏也但天耳

切夫神仙雖不目見然記籍所載前史所傳較角而論

之其有必矣廣雅曰似特受異氣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能致也

能致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夫自然者不知其然而然老子曰道法自然至於導養

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餘歲下可數百年可有之耳老

養生經老子曰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限節度護之可至千歲

而世皆不精故莫能得之何以言之夫服藥求江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渙

然流離漢書曰上問右丞相周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問天下錢穀一歲出幾何勃又謝

不知汗出洽背媿不能對顏師古終朝未餐則囂然思

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飢毛詩曰終朝采綠終朝謂從旦至食時囂然飢意也禮記

曾子謂子思曰伋吾執親之喪也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夜分而坐則低迷思寢內

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古眠字韓子曰衛靈公至濮水之

耿耿不寐如有殷憂漢書劉向曰夜觀星宿或不寐達旦勁刷理鬢醇醴發顏僅乃

得之通俗文曰所以理髮謂之刷壯士之怒赫然殊觀

植髮衝冠淮南子曰荆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高漸離宋如意為擊筑而歌於易水之上荆軻瞋目

裂皆髮植衝冠由此言之精神之於形骸猶國之有君也神躁

於中而形喪於外猶君昏於上國亂於下也夫為稼於

湯之世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焦爛必一溉者後枯

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

種曰稼言種穀於湯之世值七年之旱終歸是死而

彼一溉之苗則在後枯亦猶人處於俗同皆有死能攝生者則後終也孫卿子曰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說文曰

溉灌也

而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

而肆之

淮南子曰大怒破陰大喜墜陽養生要彭祖曰憂患悲哀傷人喜樂過差傷人賈逵國語注曰

肆恣也

是猶不識一溉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謂秦伯曰使能成嘉穀君之力也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

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

淮南子曰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

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二者傷矣故脩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

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體氣和平

老子曰我獨泊然而未兆說文曰泊無爲也禮記曰樂行血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

神相親表裏俱濟也

莊子曰吹呬呼吸吐故納新爲夫壽而已矣古詩曰服食求神仙夫

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

種可百餘斛

汜勝之田農書曰上農區田大區方深各六寸相去七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丁男女

治十畝至秋收區三升粟畝得百斛也區音鄔侯切一曰謂區隴而種非漫田也田種一也至

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

之望此守常而不變者也且豆令人重榆令人瞑

倉公對黃帝曰大豆多食令人身重博物志云食豆三年則身重行止難又曰淡榆則瞑不欲覺也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愚智所共知也

神農本草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

曰合歡樹似梧桐枝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離了不相牽綴樹之堪庭使人不忿毛詩曰焉得萱草

言樹之背毛萇詩傳曰萱草令人忘憂名醫別錄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薰辛害目豚魚不

養常世所識也

養生要曰大蒜勿食葷辛害目又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純肉損人

與豬同說文曰蒜葷菜也葷與葷同

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 蟲處頭而黑麝食

柏而香

抱朴子曰今頭風著身皆稍變而白身風處頭皆漸化而黑則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存乎所

漸本草名醫云麝香形似麝常食柏葉五月得香又夏月食蛇多至寒香滿入春患急痛以脚剔去著矢溺中

覆之皆有常處人 頸處險而癭井於齒居晉而黃 淮南子

有過得乃勝殺取 推此而言凡所食

之氣多癭謂人居於山險樹木瘤臨其水上飲此水則患癭齒黃未詳

之氣蒸性染身莫不相應豈惟蒸之使重而無使輕害

之使闇而無使明薰之使黃而無使堅芬之使香而無

使延哉方言曰延年長也 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養性者本草

曰上藥一百二十種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臣主養

性以應人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練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也 誠知性命

之理因輔養以通也而世人不察惟五穀是見聲色是

耽目惑玄黃耳務淫哇法言曰哇則鄭李軌曰哇邪也

也 滋味煎其府藏醴醪鬻其腸胃莊子曰聲色滋味之

之漢書曰五藏六腑周禮曰凡齊事鬻鬻以待 香芳腐

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氣廣雅曰悖亂也文子 思慮銷其

精神哀樂殃其平粹文子曰人之性欲平又曰真人 夫

以葢爾之軀攻之者非一塗左氏傳子產曰葢爾小國

易竭之身而外內受敵身非木石其能久乎其自用甚

者飲食不節以生百病好色不倦以致乏絕素問黃帝

曰有病心

腹滿此何病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病七發曰百病咸生漢書杜欽上疏曰佩玉晏鳴開雖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風寒所災百毒所傷中道夭於眾難莊子曰終年也道天者是世皆知笑悼謂之不善持生也方言曰悼哀智之盛其不善養生而至于措身失理亡之於微積微成損積損成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從老得終悶若無端莊子曰藏乎無端中智以下謂之自然穀梁傳荀息曰中智以上之紀縱少覺悟咸歎恨於所遇之初而不知慎眾險於未兆老子曰未兆易謀是由桓侯抱將死之疾而怒扁鵲之先見以覺痛之日為受病之始也韓子曰扁鵲謂桓侯曰君有疾在腠理猶可湯熨桓侯不信後病迎扁鵲鵲逃之桓侯遂死史記曰扁鵲療簡子東過齊見桓侯東齊曰齊桓在簡子前且二百

歲小白後無齊桓侯田和子有桓公年去簡子首末相距二百八年史記自為舛錯韋昭曰魏無桓侯臣瓚曰魏桓侯新序曰扁鵲見晉桓侯然此桓侯竟不知何國也害成於微而救之於著故有無功之治馳騁常人之域故有一切之壽仰觀俯察莫不皆然以多自證以同自慰謂天地之理盡此而已矣縱聞養生之事則斷以所見謂之不然其次狐疑雖少庶幾莫知所由其次自力服藥半年一年勞而未驗志以厭衰中路復廢或益之以畎古澮外而泄之以尾閭尚書曰濬畎澮距川孔安國曰一畎之間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深之亦入海也莊子海若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司馬彪曰尾閭水之從海水出者也一名沃焦在東大海之中尾者在百川之下故稱尾閭者聚也水聚族之處故稱閭也在扶

桑之東有一石方圓四萬里厚四萬里海水注者無不焦盡故名沃焦

抑情忍欲割棄榮願而嗜好常在耳目之前所希在數

十年之後說文云希也穀梁傳荀息曰夫人又恐兩

失內懷猶豫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尸子曰五尺犬犬

為人將犬行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俟如此往還

至于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為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

雅云猶如鹿善登木猶獸名聞人聲心戰於內物誘於

外交賒相傾如此復敗者夫至物微妙可以理知難以

目識譬猶豫章生七年然後可覺耳淮南子曰豫章之

堅曰豫章與枕木相似須七年乃可別耳枕音尤今以躁競之心涉希靜之塗

老子道經曰聽之不聞名曰希王逸楚辭注曰無聲曰靜意速而事遲望近而應遠

故莫能相終夫悠悠者既以未效不求論語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

也而求者以不專喪業偏恃者以不兼無功追術者以

小道自溺凡若此類故欲之者萬無一能成也善養生

者則不然矣清虛靜泰少私寡欲莊子曰廣成子謂黃帝曰必靜必清無勞

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老子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

欲而彊禁也左氏傳曰名位識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

顧非貪而後抑也國語單襄公曰外物以累心不存神

氣以醇白獨著慎子曰夫德精微而不見聰明而不發

必司馬彪曰物事也忠孝內也而外事咸不信受也淮南子曰古之人神氣不蕩乎外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

曰虛其心則曠然無憂患寂然無思慮莊子曰聖人平

純白獨著

不能入也邪氣不能襲也故其德全而又守之以一養
神不虧矣故曰聖人不思慮不預謀也
之以和和理日濟同乎大順老子曰聖人抱一為天下
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王弼曰一少之極也式猶
則也文子曰古之為道者養以和持以適莊子曰古之
治道者以恬養知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
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老子曰玄德深矣遠矣
與物反矣乃至大順河上公曰大順者天理
也鍾會曰反俗以入道然乃至於大順也
靈芝潤以醴泉白虎通曰醴泉者美晞以朝陽綏以五
絃毛萇詩傳無為自得體妙心玄莊子曰天無為以之
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之也孰能得忘歡而後樂足遺
無為哉老子曰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生而後身存莊子曰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曰至樂無樂
子曰樂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若此以往恕可與羨門
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為一

比壽王喬爭年何為其無有哉

史記曰始皇之心度物也

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王

子喬者周靈王太子晉也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

運命論一首春秋元命苞曰五德之運各象其

類與亡之名應錄以次相代宋均曰運錄

李蕭遠

集林曰李康字蕭遠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
和俗著遊山九吟魏明帝異其文遂起家為
尋陽長政有美績病卒

夫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墨子曰貧富治亂固

命論曰窮達有命吉凶由人莊子北

海若曰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故運之將隆必生

聖明之君

春秋河圖揆命篇曰倉戲

聖明之君必有忠

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親也不
介而自親介介紹也禮記唱之而必和謀之而必從道
德玄同曲折合符老子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是為玄
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讒構不能離其交然後得成功也
其所以得然者豈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
成之者運也夫黃河清而聖人生里社鳴而聖人出乾
易
鑿度曰聖人受命瑞應先見於河河水先清清變白
變赤赤變黑黑變黃各三日春秋潛潭巴曰里社明此
里有聖人出其咻百姓歸天辟亡宋均曰里社之君鳴
則教令行教令明惟聖人能之也咻鳴之怒者聖人怒
則天辟亡矣湯起放桀時
蓋此祥也明與鳴古字通羣龍見而聖人用易曰見羣
龍無首吉
又曰聖人作
而萬物覩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苑說

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湯立以為三公太
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商王毛萇傳曰阿衡伊尹也太
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
卜田史扁為卜曰于渭之陽將大得焉非熊非羆非虎
非狼兆得公侯天遺汝師王乃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
見呂尚坐茅以漁毛詩大雅曰維師百里奚在虞而虞
尚父時維鷹揚諒彼武王肆伐大商百里奚在虞而虞
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於虞而才於秦也呂氏春秋曰
凡亂也者必
始乎近而後及遠始乎本而後及末亦然故百里奚處
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
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有其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謂也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
之說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
略河圖曰黃石公謂張良曰讀此為劉帝師以
遊於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漢祖
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漢書曰張良以兵法說
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

為它人言皆不省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而巧言於沛公也

張良乃說項梁立韓成為韓王而漢書然則張良之言

一也不識其所以合離合離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

賢者名載於錄圖事應乎天人其可格之賢愚哉

郵曰稽之錄圖參於泰古易坤靈圖曰湯臣伊尹振鳥

益蒼頡篇曰格量度之也

神嗜慾將至有開必先降時雨山川出雲

明在躬氣志如神謂聖人也嗜慾將至謂其王天下之

期將至也神有以開之必先為之生賢智之輔佐若天

將降時雨山川詩云惟嶽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

周之翰運命之謂也

五嶽為之生佐仲山甫也豈惟興主亂亡者亦如之焉

春秋曰世有幽王之惑褒女也祆始於夏庭

夏帝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瘞而藏之乃

比三代莫之敢發至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瘞流於庭不

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裸之瘞化為玄黿以入王後宮

後宮童妾既遭之既笄而孕無夫而生一女子懼而

棄之宣王之時童謡厭弧箕服寔亡周國於是宣王聞

宮妾所棄妖子出於路者聞其夜啼哀而收之夫婦遂

奔於褒褒人有罪請入棄子以贖罪棄子出於褒是為

怒攻幽王遂殺幽王

公孫彊也徵發於社宮

左氏傳曰初曹人或夢眾君子

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

曹伯陽之獲

文五十三

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
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畋弋曹鄙人
公孫彊好弋且言畋弋之說悅之因訪政事說於曹伯
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執曹伯陽以歸殺之
叔孫豹之暱豎牛也禍成於庚宗左氏傳曰初穆子去
叔孫氏及庚宗過婦
人使私為食而宿焉魯人召之而宿庚宗之婦人獻以
雉問其姓對余子長矣召而見之遂使為豎有寵長使
為政田於蒲丘遂遇疾焉豎牛曰夫子疾病不欲見人
使實饋于介而退弗進則置虛器命徹叔孫不食卒
吉凶成敗各以數至春秋考異郵曰吉凶有效存亡出
象王命論曰驗行事之成敗數歷
數也孔安國尚書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矣
昔者聖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興者
六八而謀河洛謂河圖洛書也文謂文德即文王也武
謂武功即武王也言以文德受命者或七世武
九世而漸衰微以武功興及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
起者或六世八世而謀也

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左氏傳王孫滿之辭也其世之
多少年之短長皆天所命也七
九六八即卜世數也杜預注曰邾邾今河南也武王遷之成王定之故自幽厲之間周道
大壞言自成王至于厲王凡有八世即應七而二霸之
衰也毛詩序曰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
後禮樂陵遲二霸齊桓晉文也自厲王至于二霸之卒
凡有九世即應九而衰也毛詩序曰禮義
陵遲男女淫奔也文薄之弊漸於靈景自二霸之卒至于景王
凡有六世即應六而謀
也尚書大傳曰周人之教以文上教以文君子其失也
小人薄鄭玄曰文謂尊卑之差制也習文法無惻誠也
靈景周之辯詐之偽成於七國言文薄既弊詐偽乃成
也七國謂韓魏齊趙燕
楚秦也自景王至于七國酷烈之極積於亡秦言詐偽
既成故
凡有八世即應八而謀也文章之貴棄於漢祖言周人之
教以文故
呂刑靡弊秦法酷烈也漢承之以貴也漢書曰陸賈為太中大夫賈時上前說
稱詩書高帝罵之曰廼公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也仲

長子昌言曰漢祖兼該文武並通又曰顏回字子淵以德行著名孔子稱其賢又曰冉求字子有以政事著名性多謙退雖仲尼至聖顏冉大賢家語冉有曰孔子者大聖讓於規矩之內閭閻於洙泗之上不能遏其端論語曰與上大夫言閭閻如也孔安國曰閭閻中正之貌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史記曰甚哉魯之衰也洙泗之間閭閻如也桓子新論曰過絕其端其命在天孟軻孫卿體二希聖從容正道不能維其末周易子曰君子知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而悟顏氏子之分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嘗復行也法言曰睠驥之馬亦驥之乘睠顏之人亦顏之徒也顏嘗睠夫子矣李軌曰希望也言顏回嘗望孔子也禮含文嘉曰從容中道陰陽度行也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言小人之失在薄故孔孟所不能援也孟子曰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夫以仲

尼之才也而器不周於魯衛以仲尼之辯也而言不行於定哀史記曰魯定公以孔子為司寇季桓子受齊女頃之或譖孔子於靈公以仲尼之謙也而見忌於子西史記曰楚昭王與師迎孔子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為子男五十里今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國安得世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以仲尼之仁也而取讎於桓史記曰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於陳蔡家語曰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拜禮焉路出平陳蔡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賢聖其刺譏皆中諸侯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

危矣遂使徒兵距孔子孔子不得以仲尼之行也而招
行絕糧七日外無所通藜羹不充論語曰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
毀於叔孫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
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自絕也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夫道足以濟天
下而不得貴於人周易曰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言足以經萬世而不
見信於時文子曰養生以經世莊子曰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行足
以應神明而不能彌綸於俗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之應聘七十國而不一獲其主說苑趙襄子謂子路曰
七十君無明君乎孔驅驟於蠻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
子不對何謂賢也門蠻謂蔡楚也毛詩曰蠢爾蠻荆夏謂宋衛也公謂魯
門侯也卿謂季氏也列子楊朱曰孔子屈於季氏見辱
於陽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孫子思希聖備體而未之至

史記曰伯魚生後字子思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張皆有
聖人之一體轉伯牛閔子顏回則具體而微劉熙曰體
者四支股脚也具體者皆微者也皆具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封已養高勢動人
主國語叔向曰引黨以封己韋昭曰封厚也魏志其所
遊歷諸侯莫不結駟而造門雖造門猶有不得賓者焉
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於室者也退老於家魏文侯師
之西河之人肅然歸德比之於夫子而莫敢聞其言論語
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家語曰卜子夏孔子卒
後教於西河之上魏文侯師事之而咨問國政焉禮記
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
西河之上使西河之人疑汝於夫子陳羣論語注曰不
得有非間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而後之
君子區區於一主歎息於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賈誼以

之發憤不亦過乎

楚辭曰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沈流漢書曰天子以賈誼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盡害之乃毀誼於是天子亦疎之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原楚賢臣也

被讒遂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壘音義曰屈原赴湘故曰湘然則聖人所以為聖者蓋在乎樂天知命矣

曰樂天知命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

漢書孫寶曰道不可屈可詘身詘何傷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奪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焉塞之斯為淵焉

管子曰水有大小出之溝流於大地而海者命之曰川出於地而不流命之曰淵

升之於雲則雨施沈之於地則土潤

淮南子曰夫水者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潤澤無公私水之德也周易文言曰雲行雨施天下平也禮記月令曰季夏體清以洗物不

之月土潤溽暑鄭玄云土潤謂塗濕也

亂於濁受濁以濟物不傷於清

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廉正而長久其行何

也晏子對曰其行水也美哉水平清其濁無不潔塗其清無不灑除是以長久也管子曰夫水淖濁以清好灑

人之惡仁也

是以聖人處窮達如一也

呂氏春秋曰古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

夫忠直之近於主獨立之負

於俗理勢然也

小雅曰迂犯也鄭玄禮記注曰負背也

故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

廣雅曰秀出也論衡曰風衝之物不得育水湍之岸不得

峭行高於人眾必非之

史記曰商君說秦孝公曰夫前

監不遠覆車繼軌

毛詩曰殷鑒不遠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

然而志士仁人猶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將以遂志而成

名也

史記司馬遷曰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班固漢書贊曰雖其陷於刑辟自與殺身成名也

求遂其志而冒風波於險塗家語曰不觀巨海何求成

其名而歷謗議於當時司馬遷書曰下流多謗議彼所以處之蓋有

筭矣蒼頡篇曰筭計也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語子夏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故道之將行也命之將貴也論語子曰道之

則伊尹呂尚之興於商周百里子房之用於秦漢不求

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論衡曰命吉不求自得富貴道

之將廢也命之將賤也論語子曰道之豈獨君子恥之

而弗為乎蓋亦知為之而弗得矣凡希世苟合之士遽

蔭戚施之人莊子曰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

合取容毛詩云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俛仰尊貴之顏遽逆勢

利之閒

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仰伏也鄭玄毛詩箋曰遽

以色故不能仰史記曰蘇秦嫂委意無是非讚之如流

言無可否應之如響毛詩曰巧言如流史記淳于髡

闕看為精神以向背為變通周易曰變通者趣時者也勢之所集從

之如歸市勢之所去棄之如脫遺孟子曰太王居豳狄

于岐山下從者如歸市焉廣雅曰脫誤也毛詩其言曰

名與身孰親也得與失孰賢也榮與辱孰珍也老子曰

孰親得與失孰病也家語子貢曰與其俱故遂絜其衣

服矜其車徒冒其貨賄淫其聲色杜預左氏傳脉脉然

自以為得矣爾雅曰脉脉謂相視貌也郭璞蓋見龍逢比干之

亡其身而不惟飛廉惡來之滅其族也

尸子曰義必利雖桀殺關龍逢

紂殺王子比干猶謂義之必利也史記曰中潏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說苑子石曰費仲惡來革去臯決目崇侯虎順紂之心欲以合於意武王伐紂四子死牧之野

鏹於吳而不戒費無忌之誅夷於楚也

左傳曰吳將伐齊越子率其屬

以朝焉王及列士皆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鏹以死杜預曰改姓為王孫欲以辟吳禍屬鏹劍名又左傳曰沈尹戌言於子常曰夫無極楚之讒人也去朝吳出蔡侯朱喪太子建殺連尹奢子而弗圖將焉用之子常曰是瓦之罪也乃殺費無極鄢郢將師盡滅其族以蓋譏汲黯之白首於主爵而不懲張湯牛車之禍也

漢書曰汲黯為東海太守東海大治召為主爵都尉又曰上以張湯為懷詐面欺使使簿責湯湯自殺諸子欲厚葬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

蓋笑蕭望

之跋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白以為宜罷中書官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毛詩曰狼跋其胡載躓其尾漢書曰成帝立丞相奏顯舊惡免官徙歸故郡憂薨不食道病死

於前而不懼石顯之絞縊於後也

漢書曰前將軍

者之筭也亦各有盡矣曰凡人之所以奔競於富貴何為者哉若夫立德必須貴乎則幽厲之為天子不如仲尼之為陪臣也

左氏傳王饗管仲管仲曰陪臣敢辭杜預注曰諸侯之臣曰陪臣

勢乎則王莽董賢之為三公不如楊雄仲舒之聞其門

漢書曰拜王莽為大司馬又曰董賢代丁明為大司馬楊雄自序曰雄家代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又曰董仲舒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必須富乎則齊景之千

駟不如顏回原憲之約其身也

論語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得而

稱焉又曰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曰克己約身也家語曰原憲宋人字子思清約守節貧而樂道其為實乎則執杓而飲河者不過滿腹棄室而灑雨者不過濡身過此以往弗能受也桓公新論曰子貢對齊景公曰臣事仲尼譬如渴而操杯器就江海飲滿腹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也其為名乎則善惡書于史冊毀譽流於千載淮南子曰三代之善千歲之積毀譽也桀紂之惡千載之積毀也賞罰懸於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廣雅曰灼明也將以娛耳目樂心意乎南都賦曰遊觀之娛譬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孔叢子孔子歌曰中車命駕漢書曰王莽於五都立均官更名雒陽邯鄲臨淄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師也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毛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汶問陽之丘則天下之稼如雲矣

言多推直紛而守敖庾海陵之倉則山坻之積在前矣漢書曰尉佗雖結服虔曰雖音推今兵士推頭結張揖上林賦注曰紛鬚後垂也紛即髻字也子子正文引此而為髻字漢書曰桀甬道屬河以取敖倉粟又枚乘上書曰夫漢轉粟西向不如海陵之倉毛詩曰曾孫之庾如坻如京毛萇詩傳曰京丘也鄭立曰庾露積穀也扱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余璫煩之珍可觀矣爾雅曰扱衽曰擯廣雅曰曰鍾山之玉范子計然曰玉英出藍田許慎淮南子注曰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左氏傳曰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璫斂杜預曰璵璫美玉也夫如是也為物甚眾為己甚寡不愛其身而嗇其神呂氏春秋曰凡事之本必理身而嗇其大寶高誘曰嗇愛也寶身也風驚塵起散而不止風驚塵起喻惡積而豐生塵散而不止喻豐生而不滅六疾待其前五刑隨其後左氏傳曰昭元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和視之和曰是謂近女室公曰

女不可近乎對曰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今君不節能利害生其左攻無及此乎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奪出其右而自以為見身名之親踈分榮辱之客主哉

言奔競之倫禍敗若此而乃尚自以為審見身名天地親踈之理妙分榮辱客主之義哉言惑之甚也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

人曰義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人為

非曰故古之王者蓋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

也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為天下掩衆暴寡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古之仕

者蓋以官行其義不以利冒其官也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杜預

左氏傳注曰冒貪也古之君子蓋恥得之而弗能治也不恥能治

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胡革乎邪正之分呂氏春秋曰衆正之所積其福無不及衆邪之所積其禍無不違權乎禍福之門終乎榮辱之筭

其昭然矣爾雅曰權輿始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呂氏春秋曰少多治亂不可不察此禍福之門也管子曰為善者有福為不善者有禍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孫卿子曰先義後利者榮先利後義者辱故君子舍彼取此言舍欲利而取仁義也若夫

出處不違其時默語不失其人老子曰故去彼取此若夫

動星迴而辰極猶居其所言君子之性語默出處雖從天動星迴而北辰常居其所而不改也論語子曰為政

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鄭玄曰北辰謂之

北幾旋輪轉而衡軸猶執其中尚書曰璇璣玉衡以齊七政孔安國曰璣衡王

致千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者大雅詩
里文也毛萇傳曰燕安也翼敬也箋云貽猶傳也孫順也
言傳其所順以天下之謀以安其敬事之子孫謂使行之
也昔吾先友嘗從事於斯矣論語曾子曰以能問於不

辯亡論上下二首孫盛曰陸機著辯亡論言吳之所以亡也陸士衡

昔漢氏失御姦臣竊命姦臣謂董卓也荅賓戲曰王塗

竊國命禍基京畿毒徧宇內皇綱弛紊王室遂卑荅賓戲曰

廓帝紘恢皇綱劇秦美新曰皇綱弛而未張尚於是羣

雄蜂駭義兵四合廣雅曰駭起也漢高祖曰吾以義兵

吳武烈皇帝慷慨下國電發荆南吳志曰漢以孫堅

專權諸州郡並與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荆州刺史

王康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眾數萬人楚辭

曰雷動權略紛紜忠勇伯世公羊傳曰權者反於威稜

則夷羿震盪達朗兵交則醜虜授馘漢書曰武帝報李

鄰國李奇曰神靈之威曰稜左氏傳魏莊子謂晉侯曰

夷氏也羿善射左氏傳曰兵交使在其間毛遂掃清宗

祊補蒸裡皇祖毛詩曰祝祭于祊毛萇傳曰祊廟門內

曰情意以饗謂之裡皇祖謂漢祖也吳于時雲興之將

帶州飈起之師跨邑哮呼關之羣風驅熊羆之眾霧集

毛詩曰進厥武臣如虎如貔如熊如羆雖兵以義我合

同盟勦力左氏傳曰諸侯同盟於臺國語曰然皆苞藏

禍心阻兵怙亂左氏傳曰楚公子圍聘于鄭鄭使行人

子羽與之言曰大國無乃苞藏禍心以

十八

圖之又衆仲曰夫州吁阻兵而安忍杜預或師無謀律
曰阻恃也又君子曰史佚所謂無怙亂也
喪威稔寇言出師之法必以律齊之今則不然各恃兵
孰於寇也周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左氏傳襄
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吾稔之曰杜預曰稔熟也忠規武
節未有如此其著者也漢書武帝詔曰躬秉武節武烈既沒長沙桓
王逸才命世弱冠秀發吳志曰權稱尊號追謚策曰長
而出也禮記曰人招攬遺老與之述業神兵東驅奮寡犯
衆范曄後漢書陳忠曰攻無堅城之將戰無交鋒之虜
誅叛柔服而江外底定左氏傳隨武子曰君討鄭怒
而赦之伐叛刑也柔服德也飾法脩師則威德翕赫周
二先王立矣尚書曰震澤既定易
充國頌曰諭以威德賓禮名賢而張昭爲之雄吳志曰

城張昭爲謀主班固漢書曰班伯諸
所賓禮皆名豪又述曰賓禮故老交御豪俊而周瑜
爲之傑吳志曰策徒居舒與周瑜相友彼二君子皆弘
敏而多奇雅達而聰哲故同方者以類附等契者以氣
集而江東蓋多士矣周易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將北
伐諸華誅丑干紀左氏傳曰吳周之曹裔也今而始大
滅孫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春秋合誠圖曰誅鉏民害旋皇輿於夷庚反帝座乎
紫闥吳志曰曹公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策陰謀襲許迎
爲夷庚漢帝繫欽辨惑曰吳人者以船楫爲輿馬以巨海
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崔駰達旨曰攀台階闕紫闥
挾天子以令諸侯清天步而歸舊物戰國策張儀謂秦
猶左氏傳伍員曰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戎車旣次

羣凶側目大業未就中世而殞

漢書曰列侯宗室見鄧都側目范曄後漢書陳

蕃上疏曰群凶側目禍不旋踵周易曰富有之謂大業

用集我大皇帝

吳志曰權薨謚曰大

帝以奇蹤襲於逸軌睿心因於令圖從政咨於故實播

憲稽乎遺風

國語樊穆仲對宣王曰魯侯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諮於故實史記曰宣王即位

脩政法文武成康遺風諸侯復宗周室也而加以篤固申之以節儉疇咨

俊茂好謀善斷

尚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班固王命論曰信誠好謀束帛旅於丘

園旌命交於塗巷

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旅於夫子曰夫招士以弓大夫以旌謝承後漢書

曰鄧道不應州郡旌命故豪彥尋聲而響臻志士希光而景驚異

人輻湊猛士如林

班固公孫弘贊曰異人並出文子曰群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轂也

漢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毛詩曰其會如林

於是張昭為師傅吳志曰權待張昭以

師傳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入為腹心出作股肱吳志

之禮曰呂蒙字子明汝南人也為武威將軍南郡太守餘並已見三國名臣頌毛詩曰起起武夫公侯腹心尚書曰命

汝子翼作甘寧凌統程普賀齊朱桓朱然之徒奮其威

服肱心膂吳志曰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也少有氣力好游俠

拜西陵太守又曰凌統字公績吳郡人也拜偏將軍又

曰程普字德謀右比平人也領江夏太守遷蓋寇將軍

又曰賀齊字公苗會稽人也為蘄春太守又曰朱桓字

休穆吳郡人也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又曰朱然字義封

朱治姊子也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

以為嗣為左大韓當潘璋黃蓋蔣欽周泰之屬宣其力

司馬右軍帥吳志曰韓當字義公遼西人也遷昭武將軍又加都督

之號又曰潘璋字文珪東郡人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

守又曰黃蓋字公覆零陵人也拜武鋒中郎將加偏將

軍又曰蔣欽字公奕九江人也拜右護軍又曰周泰字

幼平九江人也拜漢中太守奮威風雅則諸葛瑾張承

步騭以名聲光國

昭諸葛瑾已見三國名臣頌吳志曰張

濡須督奮威將軍又曰步騭字子山臨淮人也孫權為討虜將軍召騭為主記權稱尊號代陸遜為丞相誨育

門生手不釋卷蔡邕陳太丘政事則顧雍潘濬呂範呂

岱以器任幹職

吳志曰顧雍代孫劭為丞相尚書事其所選用文武將吏隨能所任心無適

莫又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遷太常又曰呂範字子衡汝南人也

權拜裨將軍亮即位遷揚州牧又遷大司馬又曰呂岱字定公廣陵人也權拜上將軍亮即位拜大司馬岱清

身奉公所在可述許慎奇偉則虞翻陸績張溫張惇以淮南子注曰幹彊也

諷議舉正

吳志曰虞翻性不協俗數此顏諫爭又曰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孫權統事

辟為奏曲又曰張溫字惠恕吳郡人也權拜議郎徙太子太傅甚見信重吳錄曰張惇字叔方吳郡人也德

量淵懿補海昏令毛詩曰出入諷議奉使則趙咨

沈珩

衡以敏達延譽吳志曰權遣都尉趙咨使魏魏帝

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

取荆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吳書曰咨字德度南陽人

拜騎都尉又曰沈珩字仲山吳郡人也權以珩有智謀能專對乃使至魏魏文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

嫌也曰何以知曰信魏文帝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備豫文帝善之以奉使有稱封永安鄉侯官

至少府國語曰使張術數則吳範趙達以機祥協德昭

老延君譽于四方漢書注曰歷數占術也吳志曰吳範字文則會稽人也

以治歷數知風氣聞於郡中權以範為騎都尉領太史令又曰趙達河南人也治九宮一筭之術究其微旨孫

權行師征伐每令達有所推步皆如其言呂忱字林曰機祿祥也居衣切天文志曰臣主共憂患其察機祥如

比也晉灼曰機音珠璣之璣董襲陳武殺身以衛主吳志曰董襲字

元世會稽人也

為偏將軍曹公出濡湏口襲從權赴之襲督五樓船往
濡湏口夜卒暴風樓船傾覆左右散走遠舸乞使襲出
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
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殯又曰陳武字
子烈廬江人也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
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權哀之自臨其喪
駱統劉
基彊諫以補過吳志曰駱統字公緒會稽人也權召為
功曹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又
曰劉繇長子基字敬輿權為吳王基為大司農權嘗宴
飲騎都尉虞翻醉酒犯忤權欲殺之威怒甚盛由基諫
爭翻以得免左氏傳士季謂晉侯曰詩
云亥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謀無遺諍舉不**
失策廣雅曰諍智也思與切東觀漢記魯
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故遂割據山**
川跨制荆吳而與天下爭衡矣爭衡謂角其輕重也漢
書公孫獲曰吳楚之王
西與天子爭衡鄭玄
周禮注曰稱上曰衡**魏氏嘗藉戰勝之威率百萬之師**
漢書晁錯曰戰勝
之威民氣百倍**浮鄧塞之舟下漢陰之衆**孔安國
尚書傳

曰順流曰浮鄧元水經注曰鄧塞者即鄧城東北小山
也先後因之以為鄧塞漢陰漢水之南也莊子曰子貢
南遊於楚**羽檄萬計龍躍順流**羽檄言疾也羽獵曰仗
過漢陰**銳騎千旅虎步原隰**李陵詩曰幸託不
易曰見龍在淵**臣盈室武將連衡**包咸論語注曰衡輓也戎車
武將所駕故以連衡喻多也**喟然有**
吞江滸之志一宇宙之氣毛萇詩傳曰
水涯曰滸**而周瑜驅我偏**
師黜之赤壁吳志曰曹公入荊州權遂遣瑜與備并力
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公軍破退
喪旗亂轍僅而獲免收迹遠遁左氏傳曹劌曰吾視其
記注曰
遁逃也**漢王亦憑帝王之號帥巴漢之民乘危騁變結**
壘千里志報關羽之敗圖收湘西之地而陸公亦挫之
西陵覆師敗績困而後濟絕命永安蜀志曰孫權襲殺
關羽取荊州先主

忿孫權之襲關羽遂乃伐吳吳將陸遜大破先主軍遂
奔船還魚復改縣曰永安先主徂于永安宮吳志曰備
升馬鞍山陸遜促諸軍四面蹙之續以濡湏之寇臨川
摧銳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溺者數千人蓬籠
之戰子輪不反魏志曰張遼之討陳蘭別遣臧霸至皖
楚辭曰登蓬籠而下墮芳王逸曰蓬籠山名由是二邦
之將喪氣挫鋒勢奴財匱而吳莞然坐乘其弊論語
曰子
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何晏曰莞爾小笑貌
隱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遂躋天號鼎峙而立方言曰躋
鄰又曰鄭伯乞盟請服西屠庸益之郊北
裂淮漢之浹王逸楚辭注
曰屠裂也東包百越之地南括羣蠻之

表賈誼過秦曰南取百越之地於是講八代之禮蒐三
王之樂八代三皇五帝也杜預左氏傳注曰蒐
閱也蒐與搜古字通三王夏殷周也告類上
帝拱揖群后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孔安國曰類謂攝位
于群后典引曰欽虎臣毅卒循江而守毛詩曰進厥虎
若上下恭揖群后長棘勁鍛望飈而奮爾雅曰
曰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漢
書伍被曰彊弩臨江而守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說文曰鍛鉞有鐔也亦曰
長刃矛刀之類也庶尹盡規於上四民展業于
下尚書曰庶尹允諧孔安國傳曰尹正也衆官之長國
人工商各守其化協殊裔風衍遐圻左氏傳曰天子之
圻方千里圻界乃俾一介行人撫巡外域左氏傳曰晉
也言風教及遠巨象逸駿擾於外閑
鄭使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
李告于寡君杜預曰一介獨使也

周禮曰天子十有二閑馬六
明珠瑋寶耀於內府
周禮曰王種鄭玄曰每廐為一閑

府掌王之珍玩
重迹而至奇玩應響而赴
漢書息夫躬曰羽檄重積金玉玩好

而狎輶
軒騁於南荒衝輶息於朝野
楊雄答劉歆書曰嘗聞先代輶

至軒之使班固漢書述曰戎車七征衝輶閑閑
齊民免干
字略作輶樓也音義曰輶兵車名也薄萌切

戈之患戎馬無晨服之虞而帝業固矣
漢書難蜀父老曰今割齊民以

附夷狄如涪曰齊等無有貴賤故謂之齊民老
大皇既
子曰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爾雅曰虞度也

歿幼主莅朝
幼主孫亮也吳志曰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立為太子權薨即尊號
姦回肆

虐景皇聿興
尚書曰崇信姦回南都賦曰什狼肆虐吳志曰孫休字子烈權第六子也亮廢孫琳

使宗正孫楷迎休即位薨謚
虔修遺憲政無大闕守文
曰景帝毛萇詩傳曰聿遂也

之良主也
南都賦曰朝無闕政公羊傳曰降及歸命之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也

初晉賜號歸命侯
典刑未滅故老猶存
尚書曰尚有

召彼
大司馬陸公以文武熙朝左丞相陸凱以謇諤盡
故老

規
吳志曰孫皓即位拜陸抗大司馬荆州牧又曰陸凱字敬風吳郡人也孫皓遷為左丞相凱上表疏皆指

事
不飾忠懇孔安國尚書傳曰熙廣也周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史記趙簡子曰諸大夫在朝徒聞唯唯子不

聞
周舍之諤諤而施績范慎以威重顯
吳志曰施績字

盡
規已見上文
公緒遷將軍督

領
盜賊事持法不傾拜左大司馬吳錄曰范慎字孝敬廣陵人也竭忠知己之君纏綿三益之友時人榮之孫

皓以為
丁奉離斐以武毅稱
吳志曰丁奉字承淵廬江

太尉
即位為冠軍將軍魏將諸葛誕據壽春降魏人圍之使

奉與黎斐解圍奉為先登黎斐力戰有功拜左將軍黎
與離音相近是
孟宗丁固之徒為公卿
吳志曰孫皓以

丁固
孟仁為司徒司空吳錄曰初固為尚書夢松樹生

腹上謂人曰松字十八公也後十八歲當為三公乎卒

如夢焉又曰孟仁字恭武江夏人也本名宗避皓樓玄

字易焉楚國先賢傳曰累遷光祿勳遂至三公

賀劭之屬掌機事吳志曰樓玄字承先沛郡人也孫皓

又曰賀劭字興伯會稽人也皓時為中書令漢官解故曰機事所摠號令攸發元首雖病股肱

猶存尚書大傳曰元首爰及末葉群公既喪然後黔首

有瓦解之志皇家有土崩之釁黔首已見過秦論漢書

吳楚齊趙之兵是也當是之時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

侯無境外助此之謂瓦解又曰何謂土崩秦之末葉是

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歷命應化而微王師躡運而

發歷命歷數天命也王師謂晉師也言躡其運數而發

也千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安東將軍王渾

向揚州龍驤將軍王濬卒散於陣民奔于邑城池無藩

籬之固山川無溝阜之勢過秦論曰楚師深入非有工

輸雲梯之械智伯灌激之害墨子曰公輸班為雲梯必

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不沒者楚子築室之圍燕人濟

三版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

西之隊左氏傳曰楚子圍宋將去之申叔時曰築室反

記曰燕昭王使樂毅為軍未浹辰而社稷夷矣左氏傳

上將軍伐齊破之濟西

莒恃其陋浹辰之間而楚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十二

日也浹祖牒切于寶晉紀曰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入

于石頭吳主孫皓雖忠臣孤憤烈士死節將奚救哉襄

面縛與櫬降于濬

記曰張悌字臣先襄陽人晉伐吳悌逆之吳軍大敗諸葛

靚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牽之悌垂泣曰今日

是我死日也靚遂放之為晉軍所殺韓子有夫曹劉之

孤憤篇司馬遷書曰世又不與能死節者也

將非一世所選向時之師無曩日之衆向時謂太康之

日之曹戰守之道抑有前符符猶險阻之利俄然未改

劉也

二上

而成敗質理古今詭趣何哉廣雅曰質易也說文曰詭變也詭與惓同彼此之化殊授任之才異也

辯亡論下

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據中夏漢氏有岷益吳制荆楊而

奄交廣東都賦曰自中夏以布曹氏雖功濟諸華虐亦

深矣其民怨矣左氏傳曰吳周之胄裔也今而始大比

怨劉公因險以飾智功已薄矣其俗陋矣淮南子曰偽

警愚范曄後漢書吳祐曰夫吳桓王基之以武太祖成

之以德聰明叡達懿度弘遠矣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

許由曰齧缺之為人其求賢如不及卹民如稚子論語曰見

善如不及謝承後漢書曰延篤遷京兆尹卹民如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

府之愛拔呂蒙於戎行識潘濬於係虜吳志曰呂蒙年

擊賊策見而奇之引置左右張昭薦蒙拜別部司馬又

曰潘濬字承明武陵人也江表傳曰權剋荊州將吏悉

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權遣人以牀就家輿致之濬

伏面著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哽不能自勝權慰勞與語

呼其字曰承明昔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帥彭仲

爽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皆荆國之先賢也初

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

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巾拭面濬起下地拜謝即

咨之毛萇詩傳曰識用也推誠信士不恤人之我欺

量能授哭不患權之我逼執鞭鞠躬以重陸公之威悉

委武衛以濟周瑜之師吳志陸機為遜銘曰魏大司馬

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江表傳曰曹公入荊州周瑜夜請見權曰諸人徒見操

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斷其事實今以實較之不過十五六萬軍已久疲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權曰五萬兵難卒合已選三萬人船載糧具俱辦卿與子敬便在前發孤當增發人衆多載資糧爲軍後援也

卑宮菲食以豐功臣之賞披懷虛己以納謨士之筭論

曰禹菲飲食而致孝平鬼神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馬融曰菲薄也漢書李尋傳曰王根輔政數虛己問尋

故魯肅一面而自託士燮蒙險而致命吳志曰魯肅字子敬臨淮人也

周瑜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召肅與語甚說之衆賓罷退獨引肅還合榻對

飲又曰士燮字威彥蒼梧人也漢時燮爲綏南中郎將董督七郡領交趾太守孫權遣步騭爲交州刺史燮率

兄弟奉承節度權加燮爲左將軍燮遣子廞入質**高張公之德而省遊田之娛**

賢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歡吳志曰張昭爲軍師權每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校勇於

猛獸者乎如有一日之患奈天下笑何權謝昭曰感陸年少慮事不遠慙君然猶不能已諸葛瑾事未詳

公之規而除刑法之煩竒劉基之議而作三爵之誓吳志

曰陸遜陳便宜勸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權報曰君以爲太重孤亦何利焉但不得已而爲之爾於是令有司

盡寫科條使郎中褚逢齋以就遜意所不安令損益之權既爲吳王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不持

權去翻起坐權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侍坐者莫不惶遽惟大司農劉基起抱權諫曰大王三爵後殺善士雖

翻有罪天下孰知之翻由是得免權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屏氣跼蹐**脊以

伺子明之疾分滋損甘以育凌統之孤論語曰屏氣似謂天蓋高不敢不竭謂地蓋厚不敢不踣吳志曰呂子

明疾發權時在公安迎置內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內有能愈蒙者賜千金欲數見其顏色又恐其勞動常

穿鑿壁瞻之見其小能下食則喜頃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咄夜不能寐病小瘳爲下赦令羣臣畢賀後更增篤

自親臨視凌統卒權爲之數日減膳言及流涕乃封

統二子年各數歲權內養於宮受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登壇慷慨歸

魯子之功削投惡言信子瑜之節吳志曰權既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

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時或言諸葛瑾別遣親人與備相聞權曰孤與子瑜有死生不易之誓子瑜

之不負孤猶孤是以忠臣競盡其謨志士咸得肆力安

國尚書傳曰謨謀洪規遠略固不猒夫區區者也言其

也又曰肆陳也宏遠不安茲小國也左氏傳曰初楚靈王卜曰余尚得

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方言

日猒安也故百官苟合庶務未遑論語曰子謂衛公子

於豔切初都建業羣臣請備禮秩天子辭而不許曰

合矣少有天下其謂朕何宮室輿服蓋慊口如也漢書文帝曰像建

達國語注曰謂告也言何以告天爰及中葉天人之分

既定百度之缺粗脩粗字韋昭漢書雖釀化懿綱

未齒乎上代杜預左氏傳抑其體國經邦之具亦足以

為政矣周禮曰惟王建地方幾萬里杜預左氏傳注帶

甲將百萬其野沃其兵練韋昭國語注其器利其財豐

東負滄海西阻險塞長江制其區宇峻山帶其封域國

家之利未巨有弘於茲者矣借使中才守之以道善人

御之有術陳琳為曹洪與文帝書曰謂為中才處之殆

亦不入敦率遺典勤民謹政循定策守常險則可以長

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左氏傳北宮文子曰有其國

永有或曰吳蜀唇齒之國左氏傳官之奇曰諺所蜀滅

則吳亡理則然矣夫蜀蓋藩援之與國而非吳人之存

亡也漢書項梁曰田假與國之王也如何則其郊境之

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川

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雖有銳師百萬啓行不過千夫

詩曰元戎十千舳舻千里前驅不過百艦胡滅切漢書曰自

乘以先啓行舳舻千里後持掩處也舳舻船前頭故劉氏之伐

陸公喻之長蛇其勢然也蛇鬪以首尾救故從昔蜀之

初亡朝臣異謀或欲積石以險其流或欲機械以御其

變戰國策曰公輸天子總群議而諮之大司馬陸公公

以四瀆天地之所以節宣其氣固無可遏之理國語太

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道其而機

械則彼我之所共彼若棄長技以就所屈即荆楊而爭

舟楫之用是天贊我也漢書晁錯曰匈奴之長技三中

敵之人隘而不將謹守峽口以待禽耳逮步聞之亂憑

寶城以延強寇重資幣以誘群蠻國語單穆公曰量資

秦持千金之幣厚于時大邦之衆雲翔電發雲翔言衆

頃子說秦王曰今楚魏之兵雲翔而不散懸旂介築

壘遵渚毛詩曰鴻飛遵渚襟帶要害以止吳人之西而

巴漢舟師沿江東下陸公以偏師三萬北據東阬東阬

陵步闡城東北長十餘里陸抗所築之深溝高壘案甲

養威反虜跪跡待戮而不敢北窺生路彊寇敗績宵

遁喪師太半分命銳師五千西御水軍東西同捷獻俘

萬計

吳志曰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晉陸抗聞之因部分諸軍吳彥等徑赴西陵勅軍營更築嚴

圍自赤谿至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寇圍備始合晉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成固守其城公安督留慮距胤身率三軍憑圍對肇肇攻至月餘計屈夜遁抗使輕騎躡之肇大破敗胤等引還抗遂陷西陵城誅夷闡族左氏傳曰僖二十年晉侯敗楚師于城濮還師歸國獻俘授藏杜預曰獻楚俘于廟俘信哉賢人之謀豈欺我哉
王孟子公明儀曰文即因也欺我
自是烽燧罕警封域寡虞言少有虞度之事也陸公歿而潛謀兆矣吳志曰孫平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謀兆矣吳志曰孫

平曩日之師廣州之亂禍有愈乎向時之難

夫太康之役衆未盛

年郭馬反攻廣州都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而邦

家顛覆宗廟爲墟嗚呼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其然與

詩大雅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

周易革卦之辭也

玄曰亂不極

則治不形

太玄經曰陰不極則陽不生亂不極則德不形

言帝王之因天時也

古人有言曰天時不如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趙岐曰天時

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

易曰王侯設險以守其國言爲國之恃險

也周易坎卦之辭也

又曰地利不如人和在德不在險言守險

之由人也

史記魏武侯曰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

吳之興也

參而由焉孫卿所謂合其參者也

孫卿子曰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

夫是之謂能參合所以

及其亡也恃險而已又孫卿所

參而顛覆所參則惑矣

謂舍其參者也夫四州之萌非無衆也大江之南非乏
俊也山川之險易守也勁利之器易用也先政之策易
循也功不興而禍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是故先王
達經國之長規審存亡之至數謙己以安百姓敦惠以
致人和寬冲以誘俊乂之謀慈和以結士民之愛是以
其安也則黎元與之同慶孝經鉤命決曰天有願
時之義授圖于黎元也及其
危也則兆庶與之共患安與衆同慶則其危不可得也
危與下共患則其難不足恤也夫然故能保其社稷而
固其土宇麥秀無悲殷之思黍離無愍周之感矣尚書
太傳

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漸漸曰此父母
之國宗廟社稷之所立也志動心悲欲哭則朝周俯泣

則婦人推而廣之作雅聲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周
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故爲黍離之詩

文選卷第五十三

文選卷第五十四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果亦步校

廣圻
南園

彭澤
藏書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四

陸士衡五等論一首

劉孝標辯命論一首

五等論

五等以公侯伯子男也言古者聖王立五等以治天下至漢封樹不依古制

此乃作論

陸士衡

夫體國經野先王所慎

周禮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鄭立曰體猶分也漢書王嘉曰王

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

創制垂基思隆後葉

論語曰順命以創制

後聖垂基也

然而經略不同長世異術

左氏傳楚芊尹無字曰天子有經略古之

制也又北宮文子曰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

有其國家令聞長世漢書曰周爵五等蓋千八百國而太昊黃帝後

自秦漢唐虞侯伯猶存至秦遂并四海分天下為郡縣

前聖苗裔靡有孑遺者矣漢興因秦制度以撫海內班

固漢書述曰自昔黃唐經畧萬國三代損益降及秦漢

革創五等制立郡縣得失成敗備在典謨王命論曰歷古今之得

訓誥曰典謨是以其詳可得而言夫先王知帝業至重天下

至曠楊雄長楊賦曰恢帝業孫卿子曰國者曠不可以

偏制重不可以獨任任重必於借即力制曠終乎因人

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周禮曰設官分並建五長

所以弘其制也尚書曰外薄四於是乎立其封疆之典

財其親疎之宜賈逵國語注曰裁制使萬國相維以成

盤石之固周禮曰凡邦國小大相維漢書宗庶雜居而

定維城之業毛詩曰宗子維城無又有以見綏世之長

御識人情之大方凡耕之大方也呂氏春秋曰知其為人

如厚己利物不如圖身周易曰利物之謂仁左氏傳欒武

子曰季孫圖其安上在於悅下為已在乎利人孝經曰

身不忘其君民莫善於禮左氏傳邾子曰天生民而故易曰說以使

民民忘其勞之辭也孫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

後利之之利也孫卿子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之之功也利而後利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

用之不如愛而弗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者之利也愛而後

取天下者也利而後利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

者也不利而利之不受而用之者危國家者也

是以

文五十四

分天下以厚樂而已得與之同憂饗天下以豐利而我
得與之共害孟子謂齊宣王曰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
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利
如是未有不王者也鄭玄儀禮注曰饗勸強之也
博則恩篤樂遠則憂深呂氏春秋曰衆封建非以私賢
則無敵也毛詩序曰憂深思遠故諸侯享食土之實萬國受世及之祚
矣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禮記曰大人夫然則南面
之君各務其治論語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言王諸侯治之也包氏九服
之民知有定主周書曰乃辨上之子愛於是乎生周書
曰周視民如子愛也禮記曰子庶下之體信於是乎結
民則百姓勸鄭玄注曰子猶愛也
禮記曰先王能脩禮以達義體世治足以敦風道衰足
信以達順鄭玄注曰體猶親也

以御暴故強毅之國不能擅一時之勢孟子曰彼一時也
雄俊之士無所寄霸王之志漢書宣帝曰漢家然後國
安由萬邦之思治主尊賴羣后之圖身毛詩序曰下譬
猶衆目營方則天網自昶目網目也以喻諸侯天網以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呂氏春秋曰一四體辭難而心旒
引其綱萬目皆張廣雅曰昶通也
獲又四體亦喻諸侯心旒亦喻王室也論語大三代所
以直道四王所以垂業也論語子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
記曰三王四代唯其師鄭玄注曰四代謂虞夏商夫盛衰
隆弊理所固有教之廢興繫乎其人漢書韓安國曰夫
必暮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愿法期於必
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涼明道有時而闇

言法不可常原故期在於必薄道不

興抑唯常理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原慤也娛萬切左氏

傳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其弊猶貪杜預曰涼薄也

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

故世及之制弊於彊禦

言諸侯世及而盛彊其弊在於

厚下之典漏於末折

言封建踰禮而為害其漏在於

厚下安宅左氏傳楚子問申無宇曰國有大城何如對

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由是觀之則害

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也

侵弱之疊邁自三季

言諸侯乘

掉杜預曰折折其本也

侵弱斯乃邁自三季也

班固異姓諸侯王表序曰秦患

周之敗以為四夷交侵

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杜預

左氏傳注曰豐瑕隙也

國語郭偃曰三季王之

亡且也韋昭曰季末也

三季王桀紂幽王也

禍終于七雄

言七雄力政而王道因之陵夷漢書張釋

曰七雄

昔者成湯親照夏后之鑒公旦目涉商人之戒

並爭

夏后之鑒即殷鑒也毛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尚

書曰爾唯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孔安國

傳曰目所親見

法之又明之也

文質相濟損益有物

春秋元命苞曰王

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物禮物也

等之禮不革于時

封畛之制有隆焉爾者

呂氏春秋曰

所以一之也小雅

豈玩二王之禍而闇經世之筭乎

王二

而侵弱之辱愈於殄祀土崩之困痛於陵夷也

家語孔

武之祀無乃殄乎漢書徐樂上書曰何謂土崩秦之末

葉是也人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此之謂土崩

是以經始權其多福慮終取其少禍

毛詩曰經始靈臺

種善圖始范蠡善慮終賈逵國語注曰權秉

也尸子曰聖人權福則取重權禍則取輕

非謂侯伯

文五十四

無可亂之符郡縣非致治之具也故國憂賴其釋位主

弱憑其翼戴

左氏傳王子朝告于諸侯曰王居于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又叔向語宣子曰文之伯也翼戴

天子加之以恭

及承微積弊王室遂卑

新序曰及定王王室遂卑猶保名位

祚垂後嗣

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班固漢書序曰後嗣承序以廣親親

皇統幽而不輟

神器否而必存者豈非置勢使之然與

東京賦曰怨皇統之見替鄭玄

論語注曰輟止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

降及亡秦棄道任術

史記曰商

鞅見秦孝公謂景監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君曰吾不能待吾以彊國之術說君君大悅懲周之失

自矜其得

言懲周以弱見奪

尋斧始於所庇制國昧於

弱下

弱下之術前王所棄秦以為是故謂之昧焉左氏傳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

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為此況國君乎此所謂庇焉而縱尋斧也

賈逵國語注曰尋用也

國慶獨饗其利主憂莫與共害

國語曰晉國有慶未

嘗不怡史記范

雖速亡趨亂不必一道

毛萇詩傳曰速召也顛沛

之豐實由孤立

毛詩曰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毛萇曰顛仆也沛拔也揭見根貌也漢書曰漢興

懲戒亡秦孤

是蓋思五等之小怨忘萬國之大德

毛詩曰忘

我大德思

知陵夷之可患閭士崩之為痛也周之不競

有自來矣

左氏傳鄭石魯謂子囊曰今楚實不競行國

乏令主十有餘世

左氏傳治區夫曰為乏令主楊雄連

爾雅曰

然片言勤王諸侯必應

論語子曰片言可以折獄左氏傳狐偃言於晉

侯曰求諸侯

一朝振矜遠國先叛

公羊傳葵亡之會齊桓公震而矜之叛者

九國震之者何猶曰

振振然矜之者何

故彊晉收其請

猶莫若我也何休曰震矜色自美之貌

隧之圖暴楚頓其觀鼎之志

左氏傳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請隧弗許曰王章

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叔父之所惡也又曰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杜預曰示豈劉項之能闕關勝廣之敢號澤哉欲逼周取天下也漢書沛公自武關入秦又曰羽至函谷關使當陽君擊關羽入至戲又曰勝廣為屯長行至蘄西大澤鄉勝自立為將軍借使秦人因循周制雖則無道有與共弊覆滅之禍豈在曩日
曩日謂土崩之禍也漢矯秦枉大啓侯王班固表曰藩國大者夸州兼郡可謂矯枉過境土踰溢不遵其正矣毛詩曰大啓爾宇為周室輔舊典尚書曰舊典時式故賈生憂其危朝錯痛其亂漢書賈誼曰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又朝錯曰請諸侯之罪過削其支郡不如是以諸侯阻其國家之富憑其士此宗廟不安也

民之力

阻恃也

勢足者反疾土狹者逆遲六臣犯其弱綱七子衢

其漏網

漢書賈誼曰大抵彊者先反及淮陰王楚最彊則先反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及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然誼言八而機言六者貫高非五等盧縮士入匈奴故不數之

漢書曰景帝即位朝錯說上令削吳及書至吳王起兵誅漢吏二千石以下膠西膠東淄川濟南楚趙亦皆反也皇祖夷於黥徒西京病於東帝皇祖高祖也南都賦曰皇祖止焉史記曰淮南王黥布反高祖自往擊之布走高祖時為流矢所中行道病史記曰荆王劉賈者不知何屬高祖立賈為荆王淮南王黥布反東擊荆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為布軍所殺漢書曰賈稱從兄而機以為皇祖蓋別有所見杜預左氏傳注曰夷傷也楚漢春秋曰下蔡亭長詈淮南王曰封汝爵為千乘東南盡日所出尚未足黔徒羣盜所邪而反何也然黥當為黔漢書曰吳王濞反削吳會稽豫章郡書至起兵反以表盜為太常使吳王聞盜來知其欲是蓋過正之災而說笑而應曰我已為東帝尚誰拜不肯見盜非建侯之累也周易曰利用建侯行師然呂氏之難朝士外

顧宋昌策漢必稱諸侯

漢書曰呂產呂祿自知背高皇帝約因作亂朱虛侯使人告兄

齊王今發兵西太尉勃丞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曰呂后崩大臣迎立代王即中令張武曰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往宋昌曰群臣議非也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之強故迎大王大

王勿疑也逮至中葉忌其失節割削宗子有名無實天下曠

然復襲亡秦之軌矣

漢書曰諸侯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文帝采

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是以五侯作威不忌萬邦新都襲

漢易於拾遺也

五侯已見鮑明遠數詩尚書曰臣作福作威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漢書曰封王莽為新都侯襲猶取也漢書梅福上書

曰昔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

光武中興纂隆

皇統而猶遵覆車之遺轍養喪家之宿疾

言光武猶遵師前漢之失

也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僅及數世茲軌充斥也尚書曰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

尚書曰寇賊姦宄軌與宄古字通左氏傳士卒有彊臣

專朝則天下風靡

彊臣謂梁與之屬也楚辭曰世一夫從俗而變化隨風靡而成行

縱衡則城池自夷豈不危哉

一夫謂董卓也漢書曰縱恣意衡古橫字

之衰難興王室放命者七臣于位者三子

左氏傳曰初王姚嬖于莊

王生子頹子頹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為國之圍以為囿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冬立子頹杜預曰石速士也不在五大夫之數又曰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襄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能使狄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鄭處于汜杜預曰甘昭公王子太叔帶也又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崩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杜預曰子朝景王之長庶子悼王

子猛也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方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七臣薦國邊伯詹父子禽祝晚及爾叔桃于賓起也王命論曰閭于天位嗣王委其九鼎

凶族據其天邑嗣王惠襄悼也凶族三子也史記曰秦取周九鼎寶器尚書曰肆予敢求爾于

禍止畿甸害不覃及毛詩曰覃及鬼方天下晏然以治

待亂漢書難蜀父老曰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淮南子曰靜以合躁治以待亂是以宣王興

於共和襄惠振於晉鄭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宣王又曰

惠王即位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鄭伯見號叔曰盍納

王乎號公曰寡人之願也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圍門

入號叔自北門入殺王子頹及五大夫又曰天王出居

于鄭避母弟之難也晉侯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

逆王王入於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杜預曰叔帶襄王

弟也豈若二漢階闥暫擾而四海已沸階闥暫擾謂王莽也孽臣

朝入而九服夕亂哉孽臣董卓也范曄後漢書曰何進私呼卓入朝以脅太后卓至遂廢

少帝為遠惟王莽篡逆之事近覽董卓擅權之際億兆

悼心愚智同痛左氏傳遠啓疆曰孤與二三臣悼心失圖然周以之存漢以

之亡夫何故哉豈世乏曩時之臣士無匡合之志歟聖

得賢臣頌曰齊侯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論語蓋子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又曰桓公九合諸侯

遠績屈於時異雄心挫於卑勢耳左氏傳劉子謂趙孟曰大庇民乎阮瑀與孫權書故烈士扼腕終委寇讎之

手漢書曰燕齊之間中人變節以助虐國之桀漢書張

公卿變節史記王歆謂燕將曰今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雖復時有鳩合同志以謀

王室

漢書曰王莽居攝翟義心惡之遂與劉宇劉璜結謀舉義兵范曄後漢書曰董卓以尚書韓馥為冀

州刺史侍中劉岱為兗州刺史翟義等到官各舉義兵討卓

然上非奧主下皆市人

史馥等曰翟義立劉信為天子左氏傳曰蔡公召子干子皙將納之子干歸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恭王有寵子國有奧主呂氏春秋曰師旅無先定之班驅市人而戰之可以勝人之教卒也

君臣無相保之志是以義兵雲合無救劫弑之禍

後漢書曰卓聞劉馥等兵起乃鳩殺弘農王文子日用兵有五誅暴救弱謂之義漢書班彪曰假號雲合民望

未改而已見大漢之滅矣

漢書曰莽聞翟義起兵乃拜之於是莽自謂大得天人之助遂即真矣漢書陳涉詐稱公子扶蘇從民望也

不必常全

公羊傳曰諸侯世位故國君為一體也全或為今非昏主暴君有時比

迹故五等所以多亂

唐子呂暴主間君不可生殺范曄後漢書孔融薦謝該曰該實卓然

比迹今之牧守皆以官方庸能雖或失之其得固多故

郡縣易以為治夫德之休明黜陟日用

左氏傳王孫滿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長率連屬咸述其職

禮記曰千里之外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連有帥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謂之述職述其職者述其非職也

而淫昏之君無所容過

左氏傳宋子魚曰又用諸淫昏之鬼何則其不治

哉故先代有以之興矣苟或衰陵百度自悖

尚書曰不貞惟嚮官之吏以貨準才則貪殘之萌皆如群后也安

在其不亂哉故後王有以之廢矣且要而言之五等之

君為已思治

民安已受其利故曰為已郡縣之長為利圖物

物能利已乃始云為利何以徵之蓋企及進取仕子之常志

企及進取奔競以招

圖之故

文五十四

譽禮記曰不至焉者企而及之史記蘇秦說燕修己安

民良士之所希及修己安民積德以厚下論語子曰修

安國論語注夫進取之情銳而安民之譽遲鄭玄禮記

疾也銳猶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憚安民譽遲

以利己鄭玄論損實事以養名者官長所夙夜也進取

語注曰憚難也故損實事以求之列子曰范君無卒歲之圖臣挾一時

之志五等則不然知國為己士眾皆我民民安已受其

利國傷家嬰其病說文曰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

構尚書曰若考作室子為上無苟且之心群下知膠固

之義漢書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然

者是侵其德者也范曄後漢書鄭泰曰以膠固之眾當解合之勢使其並賢居治則功

有厚薄言八代同建五等而廢興殊迹兩愚處亂則過

有深淺言秦漢同立郡縣而脩短異期然則八代之制

幾可以一理貫亡各觀文立義也崔寔政論曰今既不

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秦漢之典殆可以一言蔽矣

政論語曰吾道一以貫之

論語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

思無邪孔安國尚書傳曰蔽斷也

辯命論并序劉璠梁典曰峻字孝

劉孝標孝標植根滎右流寓魏庭冒履艱危

豈圖遠巡十稔而榮慙一命因茲著論故

辭多憤激雖義越典謨而足杜浮競也

主上嘗與諸名賢言及管輅主上謂梁武帝也魏志曰

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舉

秀才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嘆曰然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男娶婦也是歲八月為少

府丞明年二月卒年四十八歎其有奇才而位不達時有在赤墀之下豫聞斯議歸以告余

漢書梅福上書曰願涉赤墀之塗說文曰墀塗地也禮天子赤墀余謂士之窮通無非命也

莊子孔子謂子路曰聖人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故謹述天旨因言其致

云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

臣觀管輅天才英偉珪璋特秀

郭璞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

拔不群抱朴子曰故侍郎周生恭遠英偉名儒禮記曰珪璋特達抱朴子曰陸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

實海內之名傑豈日者卜祝之流乎

墨子曰墨子北之齊過日者曰帝今日殺黑龍於北方先生之色黑不可以北墨子不聽史記有日者列傳然則占候時日謂之日者司馬遷

書曰僕之先人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而官止少府丞年終四十八天之

報施何其寡與

史記曰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然則高才而無貴

仕饔餐而居大位自古所歎焉獨公明而已哉

左氏傳曰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又曰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天下之人以比三

謂之饔餐故性命之道窮通之數天閼葛紛綸莫知其辯家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孔子對曰分於

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王肅曰分於道始得為人

人各受陰陽剛柔之性故曰形於一也莊子曰風之積

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

折也關止也言無有折止使不通者也封禪書曰紛綸歲

終鄭玄儀禮注曰仲任蔽其源子長闡其惑

范曄後漢書曰王充字仲任鄭玄論語注曰蔽塞也論衡曰凡人有生死壽夭之命亦有貴賤貧富之命命當貧賤雖富貴之猶涉患禍失其

富貴命當富貴雖貧賤之猶逢福善離其貧賤今言隨
操行而至此命在末不在本也司馬遷字子長著論篇
曰闡開也史記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伯夷叔齊可
謂善人而餓死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為好學然
蚤夭盜跖曰殺不辜肝人之肉竟以壽終此其大較者也余甚惑焉
懸天有期鼎貴高門則曰唯人所召七略鵲冠子者蓋楚人也常居深山
以鵲為冠故曰鵲冠禮記孔子曰儒者蓬戶甕牖論衡
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在乎時吳都賦曰高門鼎貴漢書
賈捐之曰石顯方鼎貴又于公曰少高大門令容譙譙
驕馬高蓋車左傳閔子騫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譙譙
謹咋異端斯起蜀志曰孟光好公羊春秋而譏呵左氏
之曰譙音奴交切謹音訓袁切咋音祖格切論語子曰攻乎異端蕭遠論其本而不暢
其流子玄語其流而未詳其本李蕭遠作運命論言治亂在天故口論其本郭
子玄作致命由己論言吉凶由己故曰語其流嘗試言之曰莊子曰請嘗試言
之天無為以之清

地無為以之寧杜預夫通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
左氏傳曰嘗試之也謂之自然老子曰大道汎兮萬物得之以生而不辭功
物皆得道而生管子曰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老子曰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者物見
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莊子曰孔子
一丈夫謂孔子曰吾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鼓動陶鑄
故謂之命也莊子曰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也
而不為功庶類混成而非其力周易曰鼓天下之動者
也爰以鼓動効天下之動也莊子肩吾謂連叔曰藐姑
射之山有神人居焉猶陶鑄堯舜也孰肯以物為事典
錯庶類混成生之無亭毒之心死之豈虔劉之志老子
之毒之蓋之覆之王弼曰亭謂品其形毒謂成其質墜
左氏傳呂相曰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言殺也

之淵泉非其怒升之霄漢非其悅

墜之淵泉鱗屬也升之霄漢羽族也言稟

性不同非天之有悅怒也淮南子曰鳥魚生於陰屬於陽故魚遊於水鳥飛於雲夫鳥排虛而飛獸躡實而走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

化而不易

莊子曰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蕩蕩乎忽

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庚桑楚曰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又楚狂接輿謂肩吾曰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司馬彪曰確乎不移易又曰道流而不明純純常常乃比於狂又曰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

也者自天之命也

呂氏春秋曰若命之不可易春秋元

正不過得

定於冥兆終然不變

祖台之論命曰存亡壽夭咸定冥初魏文帝典

壽命也

鬼神莫能預聖哲不能謀

西征賦曰天地所不能變

之命位有通塞之遇鬼觸山之力無以抗倒日之誠弗

能感

淮南子曰昔共工之力怒舉不周之山使地東南

也不周之山西北之山也陸機弔魏武文曰短則不可

緩之於寸陰長則不可急之於箭漏

淮南子曰聖人不

之陰漢書曰漏刻以百二十為度韋昭曰舊

踰上智所不免

孝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論語子曰唯

之必死賢重

是以放勛之世浩浩襄陵天乙之時焦金

流石

尚書曰放勛欽明又帝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

秋曰成湯之早煎沙爛石楚

文公躡其尾宣尼絕其糧

辭曰十日並出流金鑠石

傳子曰周文王子公旦有聖德謚曰文毛詩曰狼跋美

周公也狼跋其胡載寔其尾毛萇曰寔踰也躡音致漢

書平紀曰追謚孔子曰宣尼公論顏回敗其叢蘭冉耕

歌其芣苢家語曰顏回年二十九而髮白三十二而早死文子曰日月欲明浮雲蓋之叢蘭欲茂秋

風敗之家語曰冉耕魯人字伯牛以德行著名有惡疾

薛君曰芣苢澤寫也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

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

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已者以興君夷叔斃淑媛之言子

輿困臧倉之訴崔瑗七蠲曰三王行化夷叔隱已古史考曰伯夷叔齊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

二子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野有餓死曹植與楊脩

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曹植與楊脩

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

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然子輿孟子之字也孟

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曰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

諾樂正子春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將來見也嬖人有

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若此而况庸庸者乎大戴禮孔子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而志不邑邑此可謂庸

人也馮衍顯志賦曰獨慄慨以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

沈骸於湘渚史記曰子胥自剄死王乃取子胥尸盛以鸛夷之革浮之於江中楚辭漁父見屈原

原楊雄反騷曰欽弔楚之湘纍音義曰諸不以罪死曰

死故曰纍也賈大夫沮志於長沙馮都尉皓髮於郎署

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又

曰馮唐以孝著為郎中署長事文帝帝輦過問曰父老

何自君山鴻漸鍛殺羽儀於高雲敬通鳳起摧迅翮於

風穴此豈才不足而行有遺哉東觀漢記曰桓譚字君山少好學徧治五經光

武即位拜議郎詔會議雲臺上問譚曰吾以識決之何

如譚不應良久對曰臣生不讀讖問其故譚頗有所非

是上怒曰桓譚非法將去斬之譚叩頭流血乃貰由是失官遂不復轉遷出補六安太守丞之官意不樂道病卒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許慎淮南子注曰鍛羽殘羽也應璩與從弟書曰弋下高雲之鳥東觀漢記曰馮敬通少有倣儻之志明帝以為衍材過其實抑而不用遂陷墮失志以壽終於家淮南子曰鳳皇之翔至德也濯羽弱水暮宿風穴許慎曰風穴風所從出韓詩外傳曰子路謂孔子曰夫子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

近世有沛國劉瓛瓛字子珪沛國人宋大明四年舉秀才少篤學博通五經為安成王撫軍行參軍公事免自此不復仕永明初遇疾卒**弟瓛**字子徽方軌正直文惠太子召瓛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射聲校尉率官山秀士從之**瓛則關西孔子通涉六經循循善誘服膺儒行**范曄後漢書曰楊震字伯起經明博覽無窮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論語顏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禮記曰回之為人也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之矣又禮記有儒行篇

璉則志烈秋霜心貞崑玉亭亭高竦不雜風塵范曄後漢書孔融論曰凜凜焉皜皜焉其與秋霜崑玉比質可也西京賦曰狀亭亭以岩岩郭璞遊仙詩曰高蹈風塵外皆毓德於衡門並馳聲於天地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而官有微於侍郎位不登於執戟相次殂落宗祀無**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饗**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尚書曰帝乃殂落孔安國曰殂落死也**因斯兩賢以言古則昔之玉質金相英髦秀達**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又曰皆擯斥於當年韞奇才而莫用司馬彪莊子注論語注曰**微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楚辭曰願微韞藏也宿莽與櫟草同死王逸曰將與百草俱殂落也論衡曰身與草木俱朽楚辭曰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膏塗平原骨填川谷堙滅而無聞者豈可勝道哉**檄蜀文曰肝腦

塗中原膏液潤野草封禪書此則宰衡之與阜隸容彭
日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

之與殤子

尚書曰冢宰掌邦治毛詩曰實維阿衡左右

臣隸列仙傳曰容成公者自稱黃帝師見於周穆王能
善補導之事髮白復黑齒落復生事與老子同亦云老
子師又曰彭祖殷賢大夫歷夏至商末號年七百莊子
南郭子綦曰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為之小莫
壽于殤子而彭祖為之夭
猗頓之與黔婁陽文之與敦洽
過秦論皇
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修清節不求進於諸侯及終
曾參來弔曰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存
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傍無酒肉何樂
於此而謚為康哉淮南子曰不待脂粉西施陽文也許
慎曰楚之好人也呂氏春秋曰陳有惡人焉曰敦洽饑
麋推頰廣顏色如漆赭垂髮臨臯長肘而盤陳侯見而
甚悅之高誘曰咸得之於自然不假道於才智抱朴子
醜而有德也
故曰死生有命富貴在
體天皆得之於自然莊子曰古
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

天其斯之謂矣

論語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然命體周流變化非

一或先號後笑或始吉終凶或不召自來或因人以濟

周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老子曰不召而自來傳子曰昔人知下相接之易故因人以致人交錯糾

紛迴還倚伏非可以一理徵非可以一途驗而其道密

微寂寥忽恍無形可以見無聲可以聞

糾紛騁冠子曰

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思玄賦曰此叟頗識其

倚伏抱朴子曰駑鈍不可以一塗驗箏琴不可以膠柱

調也鬼谷子曰即欲闔之貴密密之貴微西征賦曰寥廓忽恍文子

曰道以無有為體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可聞其聲謂之幽冥呂氏春

秋曰道也者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不可為狀管子曰必御物以效靈

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可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

亦憑人而成象譬曰天王之冕旒任百官以司職

言性命

係于天然其來也必憑人而御物譬如天王冕旒而執

契必因百官司職以立政文子曰德仁義禮四者聖人

之所以御萬物也而或者覩湯武之龍躍謂龍亂在神功聞孔

墨之挺生謂英睿擅奇響成湯武王也周易曰見龍在田又曰或躍在淵墨子曰夏

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

予必使汝大戡之商王紂時周武王見三神曰予既沈

漬殷紂於酒德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戡之孔子墨墨

翟蔡邕陳太丘碑曰元方季方皆命世挺生膺期特授

視彭韓之豹變謂執為猛致人爵見張桓之朱紱謂明經

拾青紫彭彭越韓韓信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禮記曰驚鳥攫搏不程其勇者鄭玄曰執為蟲猛獸也孟

子曰有天子爵有人爵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卿大夫此爵也漢書曰張禹字子文善說論語令禹

授太子遷光祿大夫賜關內侯范曄後漢書曰桓榮治

歐陽尚書授太子為太子少傅封關內侯禮記曰諸侯

佩山玄玉而朱組綬蒼頡篇曰綬紱也漢書夏侯

勝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豈知

有力者運之而趨乎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

走昧者故言而非命有六蔽焉爾論語子曰由汝聞六

不知此蔽請陳其梗槩東京賦其梗槩如此夫靡顏膩理哆囁義則殊

子頰割形之異也楚辭曰靡顏膩理遺視聯些王逸曰

六施醜也說文曰哆張口也音侈通俗文曰囁口不

正也去皮切史記唐舉見蔡澤曰先生雅頰蹙蹙朝

秀晨終龜鵠千歲年之殊也淮南子曰朝秀不知晦朔

水上似蠶蛾養生要曰龜鵠壽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聞言如響智昏菽麥神之

辨也史記曰淳于髡說鄒忌畢趨出曰是人者吾語之

氏傳曰程滑殺厲公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

周子有見而無惠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杜預曰菽大

豆也豆麥殊形易別故同知三者定乎造化榮辱之境

以之為癡者之候也獨曰由人是知二五而未識於十其蔽一也淮南子曰大丈夫恬

然無為與造化逍遙高誘曰造化天地也莊子曰定乎
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境左氏傳叔興曰吉凶由人史
記齊威王使人說越曰晉楚聞龍犀日角帝王之表建
越兵不起知二五而不知十也
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
左角日右角月王天下也
適周見其弘其弘語劉文公曰孔子仲尼有聖人之表
河目而隆額是黃帝之形貌也王肅家語注曰河目上
有奇表鼎角匡足履龜文後為太尉撫鏡知其將
刑壓紐顯其膺錄蜀志曰蜀郡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
傳曰初楚恭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
事於群望而祈曰請神擇五人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
群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與巴姬密埋璧於太室
之庭使五人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
之平王弱抱而星虹樞電昭聖德之符夜哭聚雲鬱興
入再拜皆壓紐
王之瑞感生朱宣宋均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
王瑞感生朱宣宋均曰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意

含神務曰大雷繞樞照郊野感符寶生黃帝漢高祖皆
功臣頌曰彤雲晝聚素靈夜哭國語曰興王賞諫臣皆
兆發於前期渙汗於後葉周易曰渙汗其若謂驅貔虎
奮尺劍入紫微升帝道則未達宵冥之情未測神明之
數其蔽二也尚書武王曰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提三尺劍取天下此非天命乎薛綜西京賦注曰天有
紫微宮王者象之曰紫微宮淮南子曰源道者測宵冥
之深呂氏春秋曰宵乎冥莫知其情空桑之里變成洪
王命論曰神明之祥可得而妄處哉
川歷陽之都化為魚鼈呂氏春秋曰有莘氏女子採桑
令嫪人夢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
神告之曰日出水而東走母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
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
伊尹淮南子曰歷陽淮南之縣名今屬九江郡歷陽中
有老嫗常行仁義有兩諸生告過之謂曰此國當沒為
湖嫗視東城門間有血便走上山勿反顧也自此嫗數

往視門門吏問之姬對如其言東門吏殺雞以血塗門明日姬早往視門有血便走上山國沒為湖楚師

屠漢卒睢惟河鯁其流秦人坑趙士沸聲若雷震漢書曰項

羽晨擊手漢大戰彭城靈辟東曉水上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不流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白起率數萬之

師越韓魏而敗彊趙北坑馬服屠四十餘萬眾流血成川沸聲如雷使秦業帝白起之勢也論衡曰言有命者

曰夫天下之大人民之眾一歷陽之都一長平之坑同命俱死未可怪也命當溺死故相聚於歷陽命當壓死

故相積火炎崑嶽礫石與琬琰俱焚嚴霜夜零蕭艾與芝蘭共盡尚書曰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又曰弘璧琬琰

毛萇詩傳也雖游夏之英才伊顏之殆庶焉能抗之哉其蔽三也史記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夏子夏也伊尹也

曰蕭葛也顏回也孟子曰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易

王弼曰庶幾於知幾者也或曰明月之珠不能無類夏

后之璜不能無考

淮南子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明

類取

故亭伯死於縣長相如卒於園令

范曄後漢書曰崔駰字亭伯賈

憲為車騎將軍辟駰為掾察駰高第出為長岑長駰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而歸卒于家漢書曰相如拜

為孝文園令既病免家居茂陵而死才非不傑也主非不明也而碎結綠

之鴻輝殘懸黎之夜色抑尺之量有短哉戰國策應侯謂秦王曰梁

有懸黎宋有結綠而為天下名器楚辭鄭詹尹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若然者主父偃公

孫弘對策不升第歷說而不入牧豕淄原見棄州部設

令忽如過隙湓合苦死霜露其為詬恥豈崔馬之流乎及

至開東閣列五鼎電照風行聲馳海外寧前愚而後智

先非而終是

漢書主父偃齊國臨淄人也學長短縱橫術家貧假貸無所得北遊燕趙中山皆莫

能厚客甚困乃上書闕下拜為郎至中大夫偃曰大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耳又曰公孫弘淄川人也家貧牧豕海上太常上對諸儒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後至丞相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莊子曰賓放於鄉里逐於州部又曰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隙楚辭曰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漢書詔曰公孫弘不幸罹霜露之疾說文曰詬恥也范曄後漢書吳漢謂臧宮曰將軍嚮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九州春秋閭忠說皇將榮悴有定甫嵩曰今將軍威德震本朝風聲馳海外

數天命有至極而謬生妍蚩其蔽四也應璩與曹元長書曰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夫虎嘯風馳龍興

雲屬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故重華立而元

凱升辛受生而飛廉進史記曰虞舜名曰重華左氏傳季孫行父曰昔高陽氏有才子

八人蒼舒噴鼓檣戴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史記曰帝乙崩子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尚書曰祖伊恐奔告于受孔安國曰受紂也音相亂史記曰仲裔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然則天下善人少惡人多闇主眾明君寡莊子曰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法言曰聖君少庸君多杜篤弔比干文曰闇主之在上豈忠諫之是謀

而薰蕕不同器梟鸞不接翼家語顏回曰聞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孫盛晉陽秋王夷甫論曰夫芝蘭之

不與茨棘俱植鸞鳳之不與梟鸞同棲大理固然易在曉晤西都賦是使渾本敦徒檣桃杌元踵武於雲臺之

上仲容庭堅耕耘於巖石之下左氏傳太史克曰昔帝

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顓頊氏有不才子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囂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人謂之檣桃楚辭曰忽奔走以先後及前王之踵武東觀漢記曰

詔賈逵入講南宮雲臺使出左氏大義仲容庭堅八愷
之二已見上注法言曰谷口鄭子真不誦其節而耕於
巖石橫去謂廢興在我無繫於天其蔽五也漢書董仲舒對策曰
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彼我狄者人面獸心宴安鴆毒戎
謂魏也班固漢書贊曰夷狄之人被髮左衽人
面獸心左氏傳管敬仲曰宴安鴆毒不可懷也以誅殺
為道德以蒸報為仁義漢書曰匈奴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小雅曰上淫曰蒸下淫曰報雖大風立於青丘鑿齒奮於華野比於狼戾曾何足喻淮南子曰
猶鑿齒九嬰大風封稀修蛇皆為害堯乃使羿誅鑿齒於嵎華之澤殺九嬰於凶水之上繳大風於青丘之野上射十日而下殺竇窳斷修蛇於洞庭禽封豕於桑林高誘曰嵎華南方地九嬰水火為人害者北狄之地有山水大風鸛鳥青丘東方封豕大豕桑林自金行不競湯禱旱地戰國策張儀曰趙王狼戾無親

天地板蕩左帶沸脣乘間電發金行謂晉也干寶搜神記曰程猗說石圖曰金者晉之行也左氏傳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毛詩曰上帝板板毛萇曰杯晚切又曰蕩蕩上帝鄭玄曰蕩蕩法度廢壞之貌左帶左衽也尚書曰四夷左衽罔弗咸賴王元長勸給虜書啓曰息沸脣於桑墟然齊梁之間通以虜為沸脣也魏志詔曰劉備孫權乘間作禍辨亡論曰電發荆南遂覆瀍洛傾五都晉東賦曰汴洛背河左伊右瀍干寶居先王之桑梓竊名號於中縣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漢書高紀詔曰秦徙中縣之人南方三郡與三皇競其萌黎五帝角其區宇章昭漢書注曰萌民也孔安國尚書傳曰黎衆也東京種落繁熾充仞神州范曄後漢書曰梁商上表曰匈奴種類繁熾不可殫盡子虛賦曰充仞其中不善禍淫徒虛言耳尚書湯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豈非否泰相

傾盈縮遞運而汨

骨之以人其蔽六也

周易曰泰者通也物不可以終

通故受之以否老子曰高下相傾淮南子曰孟春始嬴孟秋始縮高誘曰嬴長也縮短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汨

也亂然所謂命者死生焉貴賤焉貧富焉治亂焉禍福焉

此十者天之所賦也

死生有命已見上文論衡曰凡人亦有貴賤貧富

之命墨子曰貧富治亂固有天命不可損益呂氏春秋曰禍福之所自來衆人以爲命焉知其由之也

智善惡此四者人之所行也

桓範世要論曰遇不善人也夫神

非舜禹心異朱均才絳中庸在於所習

舜禹二帝也淮南子曰性命可

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堯舜文王也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者丹朱商均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若商均此

教訓之所喻也高誘曰丹朱堯子也商均舜子也廣雅曰絳止也胡卦切賈誼過秦曰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

衡曰中人之性在所習是以素絲無恒玄黃代起鮑魚

芳蘭入而自變

言在所習也淮南子曰墨子見練絲而

化也大戴禮曰與君子游苾苾乎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與小人游臭乎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

聞則與之化矣是故季路學於仲尼厲風霜之節

曰子路東鄙之野人孔子教之爲賢士王隱晉書

曰應瞻爲太守人歌之曰威若風霜恩如父母

謀於潘崇成殺逆之禍

左氏傳曰楚子欲立王子職而

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惡盛業光於後嗣仲由之善不能息其結纓

楚之後業皆商臣之

子孫周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尚書曰在今後嗣王左

氏傳曰衛渾良夫與太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圍欲劫孔

悝而納太子季子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大

子聞之懼下召石乞孟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

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杜預曰季子子路是也

斯則邪正由於人吉凶在乎

命或以鬼神害盈皇天輔德

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尚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

輔故宋公一言法星三徙

呂氏春秋曰宋景公有疾司馬子韋曰熒惑守心心宋分

野也君當移於相公曰相股肱也除心腹之疾而置之股肱可乎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所以為國無民何以為君曰君可移於歲公曰歲所以養民歲不登何以畜民子韋曰君善言三熒惑必退三舍延君命二十一年視之信廣雅曰熒惑謂之罰星

殷帝自翦千里來雲

呂氏春秋曰湯克夏四年天大

旱湯乃以身禱於桑林於是翦其髮磨其手自以為犧用祈福於上帝雨乃大至淮南子曰湯之時旱七年以身禱於桑林之祭而雨至

若使善惡無徵未洽斯義

而言

門以待封嚴母掃墓以望喪

漢書曰于定國父老方共修之于

公謂之曰少高大閭門令容駟馬高蓋車我理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封侯傳世又

曰嚴延年遷河南太守其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因母大驚畢正臘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此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後歲餘果敗

以自彊不息也

言善惡有徵故君子庶幾自彊而不息也周易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

如使仁而無報奚為修善立名乎斯徑廷定之辭也

若

為仁而無報何故修善而立名乎是不由命明矣或為茲說者斯乃徑廷之言耳莊子有吾問于連叔曰大有

遠而難聞河漢而不測

此釋聖人之言顯晦微而顯

志而晦婉而成章莊子市南宜僚見魯侯曰南越有邑焉名建德之國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又肩吾問于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司馬彪曰極崖也言廣若河漢無有崖也或立教以進庸怠或言命以窮性靈

積善

餘慶立教也鳳鳥不至言命也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徐幹中論曰北海

孫翽云積善餘慶誘民於善路耳論語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以其片言辯

其要趣何異乎夕死之類而論春秋之變哉毛萇詩傳曰蟋蟀渠

畧也朝生夕死莊子曰且荆昭德音丹雲不卷周宣祈雨

日蟋蟀不知春秋也珪璧斯馨左氏傳曰有雲如衆赤鳥夾日飛三日楚子

使問周太史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榮之可

穀不有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

詩序曰雲漢仍叔美宣王也于叟種德不逮勛華之高

毛詩曰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延年殘獷未甚東陵之酷勛華已見上文說文曰獷不

叔齊死名於首陽之下為善一為惡均而禍福異其流伯夷

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廢興殊其迹蕩蕩上帝豈如是乎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詩云

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釋君子所以自彊也毛詩鄭風

改其節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尚書曰吉人爲善惟日

之難也焉夫食稻梁進芻豢衣狐貉襲冰紈觀窈眇之

奇儻聽雲和之琴瑟此生人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論語

子曰食夫稻韓詩外傳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啄君稻

梁國語曰芻豢幾何論語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漢書曰

齊地織作冰紈長楊賦曰憎聞鄭衛窈眇之聲阮籍修

道德習仁義敦孝悌立忠貞漸禮樂之腴潤蹈先王之

盛則此君子之所急非有求而為也然則君子居正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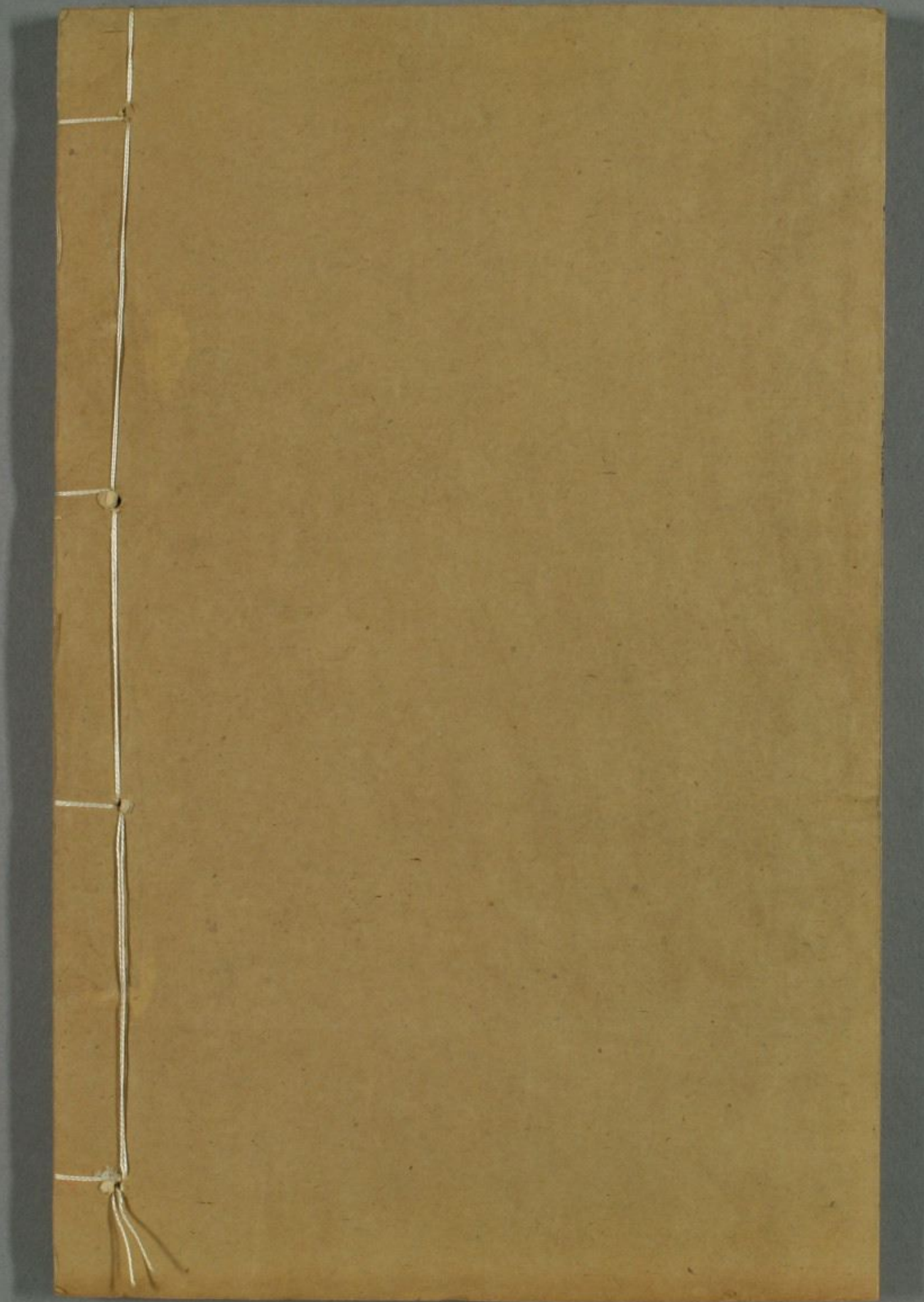
道樂天知命公羊傳曰君子大居正莊子弁欄弔曰夫

人之宗主也周易曰明其無可奈何識其不由智力莊

樂天知命故不憂

曰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逝而不召來
之王命論曰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
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憾莊子曰予惡乎知說生之
或非邪予惡乎知惡死之
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瑶臺夏屋不能悅其神尸子曰人之言君
天下者瑶臺九累
而堯白屋楚辭曰冬有大夏王逸曰土室編蓬未足憂
夏大屋也毛詩曰於我乎夏屋渠渠
其慮土室編蓬已見不充拙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禮記
孔子曰儒有不隕穫於貧賤不充拙於富貴皇甫謐高
士傳黔婁先生妻謂曾子曰先生不憾憾於貧賤不遑
遑於富貴論語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豈有史公董相不遇之文乎司馬遷為
太史公故曰史公遷集有悲不遇賦法言曰災異董相
李軌曰董相江都相董仲舒也仲舒集有士不遇賦

文選卷第五十四





文選第十九冊

卷五十五至卷五十七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19

60

65

70

75

80

85

文庫 11
D 82
19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撰

鄧騷胡氏
東宋步校

廣
南庭

廣
南庭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典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弟等流離不能自振生平舊交莫有收卹西華冬月著葛布布帛練裙路逢峻峻泣然矜之乃廣朱公叔絕交論到溉見其論抵几

文五十五

010190555203

48-11794

於地終
身恨之

劉孝標

客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是為非

疑而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澆薄慕尚敦篤著絕交論以矯之稍遷至尚書卒贈益州刺史主人曰客奚此之問

奚何也何故有此問也客曰

夫草蟲鳴則羣蟲躍雕虎嘯而清風起

欲明交道不可絕故陳四事以

喻之毛詩曰嘒嘒草蟲躍躍羣蟲鄭玄曰草蟲鳴則羣蟲跳躍而從之異類相應也雕虎已見思玄賦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屬故網緼相感霧涌雲

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

元氣相感霧涌雲蒸以相應鳥鳴相召星流電激以相從言感

應之遠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淮南子曰山雲蒸而柱礎潤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云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辯問曰游說之士星流電耀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是以王陽登

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登朝子產悲子皮之未逝也漢書曰王吉與貢禹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子子產也左氏傳曰子產聞子皮卒哭且曰吾以無為為善唯夫子知我也且心同琴瑟言

鬱郁於蘭茝

道叶膠漆志婉變於埴簾

則言香蘭

苗道合膠漆則志順埴簾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曹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鬱而香也上林賦曰芳芳溫鬱酷烈淑郁楚辭曰蘭茝幽而獨芳周易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贊曰婉變董公埴簾已見鸚鵡賦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孟書玉牒而刻鍾鼎聖賢

以良朋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屈一人之下申萬人之上武王曰請著金版墨子曰琢之盤孟銘於鍾鼎傳於後世玉牒已見上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流波

之雅引

此言良朋之難遇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謂從者曰郢人墮垠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垠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容宋元君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

張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求夕

范曄後漢書曰范曄字巨卿少與張劭為友劭字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

日死當以某時葬求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朋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窆而樞不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傳樞移時乃見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必范巨卿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各異永從此辭式執引樞乃前式遂留冢次修墳種樹然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常晏暮不食晝即至冥夜徹旦彪曰相與久語為俗人所怪然鍾子期死伯牙破琴曷為

駱驛縱橫煙霏雨散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陶陶哉

測

駱驛縱橫不絕也煙霏雨散衆多也魯靈光殿賦曰劇秦美新曰霧集雨散莊子曰巧歷不能得而況

益州汨彛叙粵謨訓捶直切絕交游比黔首鷹鸇

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辨其惑

之故以為疑也尚書曰彛倫攸叙又曰聖有謨訓家語孔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列子

曰公孫穆屏親昵絕交游司馬遷書曰交遊莫救視鷹鸇豺虎貪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爾雅曰

嬖妃也尚書曰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人懷豺虎長楊賦曰蒙切惑焉論語子張曰敢問崇

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徽音未達燥濕

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

言朋友之道隨時盛衰醇則志叶斷金醕則昌

文五十五

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微也韓詩外傳曰趙遣使於楚臨去趙王謂之曰必如吾言辭時趙王方鼓琴使者因跪曰大王鼓琴未有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處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夫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千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鷦鷯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吳都賦曰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汙隆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夔屈從道汙隆言聖人懷明道而闡風教如龍驤之驤屈蓋從道之汙隆也春秋孔錄法曰有人卯金刀握天鏡雒書曰秦失金鏡鄭玄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雖殊世風烈猶合於持方宋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夔屈已見潘正叔贈王元况詩禮記子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鄭玄曰汙猶殺也日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電薄顯棟華之微

旨若五音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

水謨神睿而為言

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電薄謂衰

疊疊微妙之弘致道衰則顯棟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圖曰至德之萌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亶者莫善於蓍龜王弼曰疊疊微妙之意也鄭玄周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淮南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水假名玄珠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至夫組織仁義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此言良友每事相成道德資以琢磨仁義因之

仁義天性也織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則思之患則死之寄通靈臺之下遺迹江湖之上風陵夷已見五等論

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賢達之素交

歷萬古而一遇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神於心府之下遺迹相忘於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

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不輟其音已見辨命論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

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素速叔世民訛狙詐颺起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錐

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漢書

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答賓戲曰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凡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知於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庚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葛蘘集曰蘘以毛羽之身於是戴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身於是

素交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蚩亂也崔

寔正論曰秦時赭衣塞路百姓鳥驚馬無所歸淮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然則利交同源

派流則異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我不術薛君曰

術法也若其龍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後漢書

曰梁冀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擅威柄雕刻百工鑪捶朱

萬物吐漱興雲雨呼噏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疊

其燠灼雕刻鑪捶喻造物也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之忘其智

皆在鑪捶之間聲類曰鑪火所居也李顓莊子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迴山海呼吸

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懼也夏侯
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頌聲毛萇詩傳曰豐
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之任
勢也燠灼四方震耀都鄙
靡不望影星奔藉響川

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流水接軫蔡伯喈郭林宗碑曰

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
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周禮曰雞人凡國事為
期則告之時鄭玄曰象雞知時也劉楨魯都賦曰蓋如
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辨命論范曄後漢書明德馬
后曰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
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龍也
皆願摩頂至踵嚙膽抽

腸約同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日勢交其

流一也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趙岐曰放至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顥詩曰焦肺枯肝

抽腸裂膈鄒陽上書曰荆軻沈七族要離焚妻子豈足為大王道哉富埒陶白貲巨程羅
山擅銅陵家藏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閭而鳴鍾朱陶

公已見過秦論程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圭周人也
樂觀時變天下言治生者祖白圭又曰成都羅襪貲至

鉅萬又曰鄧通蜀郡人也文帝賜通蜀嚴道銅山得鑄
錢鄧氏錢布天下楊雄蜀都賦曰西有鹽泉鐵冶橋林

銅陵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帝郭皇后弟况為大鴻臚數
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連騎鳴鍾已見西京賦應

劭漢書注曰則有窮巷之賓繩樞之士冀宵燭之末光
里門曰閭

邀潤屋之微澤魚貫鳥躍廳省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霑

玉笋之餘瀝漢書曰陳平家貧負郭窮巷以席為門過秦論曰陳涉雍牖繩樞之子戰國策曰甘

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
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

室布席何愛餘明之照四壁者處女以無燭之故常先掃
逐於秦出關願為足下掃室布席幸無我逐也賈逵國

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身貫魚已見鮑昭
出自薊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鳥藻踴躍張衡

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魯連子曰君

鴈鷺有餘粟韓詩外傳田饒謂魯哀公曰黃鵠止君園池
啄君稻梁說文曰竿玉爵也史記涓子髡曰親有嚴客
持酒於前銜恩遇進款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
時賜餘瀝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士龍為顧彥先贈婦詩曰銜
恩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
如松栢之有心周松執友論曰推誠歲寒功標松竹左
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水陸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
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摺紳羨其登仙漢書曰高祖拜陸
賈為太中大夫陳
平以錢五百萬遺賈為食飲費賈以此遊公卿間名聲籍
甚音義曰狼籍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
曄後漢書曰郭泰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
鄉諸儒送之與李膺同舟而濟眾賓望之以為神仙舉
有道不應林宗雖善人倫不加以領錦頤蹙頤涕唾流
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沫騁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解嘲曰蔡澤頤頤涕唾流沫西揖強
頤涕唾流沫西揖強

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其言黃馬驪牛三辯者以
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
曰馬曰牛形之三也曰黃曰驪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驪牛形與
色之三也蜀都賦曰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馮衍與鄧禹書曰衍
以為寫神輪意則聊城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
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
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叙溫郁則寒谷
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成暄論嚴苦則春叢零葉飛沈出其顧指榮辱定其二

言

毛萇詩傳曰煥煥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寒谷已見顏延年
秋胡詩王逸楚辭注曰嚴壯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

猶急也張升反論曰嗟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
書曰任其飛沈與時抑揚莊子曰手撓顙指四方之民莫不
俱至周易曰樞機
之發榮辱之主於是有弱冠王孫綺紉公子道不挂於

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巧其餘論附駟朗驥之
旄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弱冠已見辯
士論漢書漂

使賜子胥屬鏤之劍乃自刎左氏傳曰哀公會吳橐皋
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然本或作伯喜或作帛否或作
太宰嚭字雖不同其人一也班固漢書述曰馳騖之俗
張陳之交好如父子推乃手遞秦撫翼俱起

澆薄之倫無不操權衡秉纖纖衡所以揣其輕重纖所
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纖不能飛雖顏冉龍翰鳳雛

曾史蘭薰雪白

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馳騖之所廢淮南
子曰澆天下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

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而鈞物平輕重也鄭眾考工注曰
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纖纖說文
曰揣量也儀禮曰屬纖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
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謂龍翰鳳雛曾參史史魚
舊目諸葛孔明為卧龍龐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
也莊子曰削曾史之行鉅楊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
名蘭芬也葛龔薦郝彥文舒向金玉淵海卿雲黼黻河
日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

漢言舒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玉又曰
劉子駿漢朝之智囊筆墨之淵海言卿雲之文類於

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
哉加五綵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玄耀黼黻華蟲學士
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又曰漢諸儒作
書者以司馬長卿楊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

游塵土梗喻輕
賤也左太冲詠

史詩曰視之若埃塵嵇含司馬誄曰命危朝露身輕游
塵莊子魏文侯曰吾所學者真士梗耳司馬彪曰梗土之
榛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半菽孟

子曰楊氏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若衡重錙
銖續微影

跋扈東陵之巨猾

雖共工之蒐隱驩之掩義南荆之

孫行父曰少昊氏有子靖謐庸回伏讒蒐隱杜預曰謂
共工也蒐隱匿惡也左氏傳季孫行父曰帝鴻氏有子
掩義隱賊好行凶德杜預曰謂驩也南荆謂楚也演連珠
曰南荆有寡和之歌韓子莊周子謂楚莊王曰莊驕為盜
於境內吏不能禁西京賦曰睢盱跋扈東陵盜跖也
已見任昉王儉集序東京賦曰巨猾間豐躋其略切皆

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又曰班伯與王許子弟
為羣在於綺襦紈袴之間論衡曰夫能該一經者為儒
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應劭漢書注曰道好也應瑒釋
賓曰子猶不能騰雲閣攀天衢楊子法言曰攀龍鱗附
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駟壯馬也張敞
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尾乃騰千里之路何
休公羊傳注曰軼過也淮南子曰馮陽舒陰慘生民大
遲大丙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
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西京賦曰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莊子曰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莊子曰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煦以濕相濡以沫論語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寔懷昭
谷風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大夫被離承宴問子胥曰何見而信伯嚭乎子胥曰吾之怨與嚭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回

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斯則斷金由於湫
乎詩谷風曰將恐將懼寔予于懷
隘刳頸起於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湫隘
氏傳范宣子數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員
濯漑於宰嚭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
言宰嚭由伍員濯漑而榮顯嚭既貴而諸員陳餘因張
耳撫翼而奮飛餘既尊而襲耳故曰窮交也毛詩曰可
以濯漑說文曰濯浣也毛萇詩曰漑灌也在於貧賤類
乎泥滓縻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者楚人名
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闔廬立得志以子胥為
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亡奔吳亦以嚭為
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帛
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犁否因懼出奔聞臣在吳而來吳王因子胥請帛否以
大夫與之謀於國事史記曰闔廬死夫差既立以伯嚭
為太宰吳敗越於會稽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請和將
許之子胥諫不聽太宰既與子胥有隙因讒子胥王乃

爲匍匐逶迤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將其意脂韋便辟婢

道守其誠說文曰逶迤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

金多也孟子曰爲長者折枝語人曰吾不能是不爲也

非不能也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莊子謂

宋人曹商曰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瘻者得車一乘舐

痔者得車五乘子豈療其痔邪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帛以將其厚意鄭玄曰將助也楚辭曰如脂如韋王逸

曰柔弱曲也論語孔子曰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謀而後動毫芒寡忒是日量

交其流五也禮記曰苞苴簞筭問人者鄭玄曰苞苴裹

光也答賓戲曰凡斯五交義同賈古蜀故桓譚壁之於

關關林回喻之於甘醴杜預左氏傳注曰賈買也鄭衆

並無以市喻交之文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

怨齊士大夫乎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

賤則去之請以市喻市朝則滿夕則虛非朝愛市而夕憎

之也求存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

誤爲桓遂居譚上耳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

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司馬彪曰林回人姓名也夫寒

暑遞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富而終貧或初

存而末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周易曰

暑來暑往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

雍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古富

而今貧笙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

王之統若循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陸機樂府詩曰休

咎相乘躡翻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得一

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

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友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卿博先至丞相與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亦復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穀梁傳曰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因此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五色以辨白黑人民莫知辨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攜離也名陷饕餮貞介所羞三釁也號食餐已見上漢書贊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人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之速尤也毛萇詩傳曰梗病也又曰速召也故王丹威子以櫝楚朱穆昌言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有梁之初

清風已喪俗多馳競人尚浮華故叙叔世之交情刺當時之輕薄朱生示絕良會其宜重言之者歎美之至范曄後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鄭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櫝古今字也昌言已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寄言渾沌得宗罔象近世有樂安任昉海內髦傑早綰銀黃得珠有哉言乎

鳳昭民譽漢書上以書勅責楊僕曰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遭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郭類田文之

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遭麗方駕已見西京賦曹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時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亡論曰武將連衡范曄後漢書曰許劭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於茲

為見一善則盱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胥吻朱紫由其月旦

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盱衡已見

魏都賦扼腕已見蜀都賦大戴禮曰孔子愀然揚眉戰國策曰蘇秦說趙王抵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曄後漢書曰許子將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月旦輒更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

冠蓋輻湊衣裳雲合輜輶擊轡為坐客恒滿蹈其閭闕

若升闕里之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

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

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嘲曰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輶比穀填接街陌說文曰輶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臨菑之塗車轂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閭閻皆門限也闕里孔子所居也升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李膺字元禮

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至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

鳴票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墀者疊迹

戰國策蘇代說淳于髡曰客有

謂伯樂曰臣有駿馬欲賣之比三旦而立於市人莫與言願子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朝之費伯樂乃旋視之去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申君曰夫驥服鹽車上太行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驥於是迎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之日久矣君獨無前拔僕也滿拔剪拂音義同也長鳴已見劉琨答盧湛詩雲臺已見韓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菑之塗人有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漆地故稱丹墀莫不締恩狎結綢繆想惠莊之

清塵庶羊左之微烈

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記曰賢者狎而敬之鄭玄曰狎習也近也李

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繆淮南子曰惠施死而莊子寢說言世莫可為語也楚辭曰日聞赤松之清塵烈士傳曰陽角哀左伯桃為死友聞楚王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死應璩與

王將軍書曰雀鼠

雖愚猶知微烈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門

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

東粵謂新安昉死所也洛浦謂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瞑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誰語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雖不就而死喪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災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升米飯白茅藉以雞置前醢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動輪范式也已見上文

大海之南寄命嶂癘之地

諸孤昉子也劉璠梁典曰昉有子東里西華南客北叟並

無術學墜其家業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夕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萬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嶂氣之南梁典不言昉子遠之交桂今言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

友曾無羊舌下泣之仁寧慕邱成分宅之德

此謂劉洽兄弟也劉

孝標與諸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貫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瞻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友道暉以堪宿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欲以妻子託朱生堪後物故南陽饑暉聞堪妻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父之死也吾蔑與比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邱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作耐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其陳樂不作告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是迎其妻子還其

嗚呼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

門豈云嶄絕

盧諶詩曰山居是所樂世路非我欲楚詞曰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險巇王逸

曰險巇猶顛危也孟門太行二山名也 史記曰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是以耿介之士

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之長驚獨立高山之頂歡與麋

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雰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 耿介之士

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

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

之頂楚詞曰高山崔嵬兮水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

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

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

而吐雰濁兮說文曰雰亦氛字

連珠 傅玄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興於漢章之世

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

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覽

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

珠易看而可悅 故謂之連珠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

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

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

日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

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

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

氣也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 五行

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 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

成陶鈞之致春秋異候寒暑繼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

善曰莊子曰四時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

私故國 是以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

克諧之會 三才理通趣舍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

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石之別響晉君執

契居中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騫曰敬恭朝
夕恪居官次老子曰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
契無德司徹尚書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宮徵商羽
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違此所以無不受也賢
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
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

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

夫鑑銖之衡懸千斤之重徑尺之鏡照尋丈之形用

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也善曰勝或為稱爾雅曰稱舉也一日稱亦勝也吳錄子胥曰越未能與我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由爭稱負也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則程其才而授官臣則辭其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曰程品也廣雅曰効驗也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

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

此章言賢

人雖希而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善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王肅曰失位無應隱處丘園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束帛之聘戔戔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上有德行道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

乂之數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言

代闇主崇神奔賢故俊乂無翹車之徵金碧有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適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己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堆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

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襄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

之運

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依

也論語孔子曰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

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

無仲居西山之餓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

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

之五侯廣雅曰軌迹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

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至道

均被萬物取而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耀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

箕之叟不眴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古之

結巢以居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

記籍不同未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情通武丁

言巢許冥心長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網整也說文

曰振舉也陸云洗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

洗渭為洗耳乎呂氏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

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

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

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洗耳後世有何微魏子

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存已不甘祿位洗耳

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益部耆舊傳秦密對王商

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也洗其兩耳皇甫謐逸士傳曰

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由告巢父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揚若名令

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得乃過

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之為

堯所讓也以爲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許

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

由由耻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傳言許由則多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然書傳之說洗耳參差不同陸旣以巢箕為許由洗耳為巢父且復水名不一或亦洗於渭乎

臣聞鑑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眦視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凱樂非悅鍾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鏡質薄而能照目形小而能視以其精明也故聖人以至精感人至神應物為樂不假鍾鼓之音為禮不待玉帛之惠此所感之至也善曰廣雅曰鑑謂之鏡莊子曰千金之珠在九重之淵又曰壺子曰禮吾示之以天壤司馬彪曰壤地也論語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

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美女之影

不惑荒淫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嬙可說於心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御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曰班如盤桓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之行高誘曰陰晷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

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此章言賢明有

才不遇知者所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無繞梁以盡妙不世之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被繁曲而不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喻藏器之士候明時以効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充滿也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尸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

飈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

鶯鵲能飛不假風力鳴鵲夜見

豈藉還曜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曰鵲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鵲夜撮蚤察毫末畫出瞑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鵲鵲謂之老菟鵲音休蚤音爪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

莊黜殯非貪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夫黜尸以

明諫觸車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遽伯玉而貴之彌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死以尸諫然經籍唯有史魚黜殯非是柳莊豈為書典散亡而或陸氏謬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

微子吾喪伯氏矣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薦之於穆公為私而加刑焉公後知百里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息對曰臣聞忠臣進賢不私顯烈士憂國不喪志奚陷刑臣之罪也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門仆頭碎首以達其友應劭漢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旨左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杜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

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言讒人在

朝君臣否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喻朗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之有目任子云日月天下眼目而人不知德抱朴子云日月之蝕乃至於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王未理者為璞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

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絕而流響喻貞

女沒身而譽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上林賦曰酷烈淑郁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辭曰五音紛其徽系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

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晏嬰立威於樽

俎子罕慟哭於介夫終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之樂太師曰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犯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謀孔子聞曰善不出樽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參分其地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爾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

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

此言取其正事而已豈復係門

閔乎婁敬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齊以為后亦猶鼓缶而會時搖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微自遠是

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

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順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

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此言為事非虛立功

須實故三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湯谷之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

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綴

紫獻書而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宰予曰鑽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屬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

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

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盡於哭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

匠肆目不乏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此言

外則易致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肆極也世本日奚仲作車尸子曰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

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言物雖貴賤殊流高卑異

級至其極也殊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加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

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盥明燭共明水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鑒鏡屬也取水

者世謂之方諸鄭司農曰夫發聲也明盥謂以明水滌滌案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

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商鞅言帝王之術而孝公以之

睡此其義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陳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有遺行與宋玉對曰唯然有之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既而陽春白雪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

之者彌寡呂氏春秋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請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馬

圍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子苗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息猶芳徵音錄響音操終則絕何則垂
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
之化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堅白
為辭故其辯難繼是以唐虞遠而淳風流存
蘇張近而解環易絕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
植魏德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
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
既尋虛而捕影
欲藏形而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
而明惑欲隱情而倚智豈足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
形匿影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不能隱其情重光曰
也尚書五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儷其精重光以見吉
祥說文曰捕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
正也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
意世加
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
族放而唐劭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
疾風激水故舜流四凶而

朝穆穆楚戮費鄢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共工于
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
而天下咸服小雅曰劭美也二臣費無
極與鄢將師也已見李蕭遠運命論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眾聽所傾非

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

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
才不合時故也心苟自足不假

美女之麗用會其朝不勞稷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
難曰工聲調於比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
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
之趙岐曰西子古好女西施也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勛是

以利盡萬物不能救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

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放勳化被四表不革丹朱之心仲丘德冠

生人不救棲遑之辱善曰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荅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

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檢謂定檢不闌漫也此言景

有節尺圭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寵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口言循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眠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

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名則傳之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居而不淫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桓撥之君

搖頭鼓缶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故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恕豐沛之甄復三者自足其樂

矣豈復思時雍桓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垂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北溟有魚名之曰鯢化為鵬怒而飛翼若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數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也入其邑墟屋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寬故其民不偷也至其庭甚閑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桓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桓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宓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轡西頓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武夫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若時來則賢明易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有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遂也善曰飛轡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轡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眴奏

公薛君曰無珠子曰矇眴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象碣磈類王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寸管黃鍾九寸之律以灰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以夏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墁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庫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葭灰抑其內端案歷而候之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鄭玄禮記注曰儀猶向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

以虛己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常音謂君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是以滯有之與懷豁道難得而校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瑟每終改調淮南子曰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豫設人形貌清明以待人形形見則見之鵬鳥賦曰千變萬化未始有極淮南子曰隔而不通分爲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鼙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夫道上環中理貴特會希發而節樂者繫一祝之功也一契而御衆者聖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踈遲也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己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物也
言爲政之道恕己及言爲政之道恕己及耳目在身施之異

務不以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己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嘗試也論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尚書傳曰誅猶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登俎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此欲

令各當其所而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閭沒汝寬曰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鼈冠山陵魚吞舟吸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
善曰楚辭曰衝風起也言及遇遂風大波涌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震風洞

發則夏屋有時而傾

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壘

沙堂秀莊子云風謂蛇曰折大木飛大屋唯我也

何則牽乎動則靜凝

言舟牽靜而舟定故曰靜凝也善曰屋雖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凝止也自定之貌也

係乎靜則動貞

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為靜之所係則動正而為

靜也周易曰貞正也然此文勢與上句稍殊不可以文而害意也

是以淫風大行貞女

蒙治容之悔滔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

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

故水本驚蕩風靜則安屋本貞堅風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奔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虐之人被滔風之

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

江漢之君悲其墜屨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言人居窮則志

篤處達則恩輕是以楚王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亡其踣屨已行三十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

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踣屨哉吾悲與之偕出而不與之偕反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出

遊少原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刈著薪而亡吾簪是以哀孔子曰

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

飈漂山不興盈尺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

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商風漂蕩之候暗君政亂不能懷百姓之心至谷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

風及雨毛萇詩傳曰乘升也洪範五行傳曰雲起於山而彌於天鄭玄周禮注曰彌徧也

文五十五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墟故微子視麥秀而悲殷周大夫見禾黍而悲感者也善曰夫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國亂二王皆棄性而縱欲所以滅亡也或者以詩序云彷徨不忍去而疑佇立之跡然序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沈賁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

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沈其網也善曰

爾雅曰大鼓謂之鼓賁與鼓古字同鄭玄禮記注曰密之言閉也說文曰踈通也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

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劒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

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

貴身而以義棄身是勢之所奪權所必開也是以據圖無揮劒之痛以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者不為身貴乎天下也死君之難者視死若歸義重於身故也天下大利也比身則小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北人無擇也已見桓溫薦譙元彥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淺而應玄是

以天地之蹟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事得其要雖寡而用

博易之六爻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雅曰蹟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

之烈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

善曰法言曰或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

天步曷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

天布列象物所以知

其度此即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器也善曰儀猶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晷日景也慎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尺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觀也

臣聞虐暑熏天不減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

西山之節

言勢有極也虐暑涸陰之隆不能易火南子曰夫寒之與暖相反寒地坼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縱謂秦也六國為縱而秦滅之故曰吞

縱過秦曰秦有并吞八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過秦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櫓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諫曰以臣代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以平殷亂伯夷叔齊耻之隱於首陽山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金為火所流海為寒所凝此是

理開而常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足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滯是

以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夫冒霜雪而松柏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晨雖陰晦而不輟其鳴此謂時累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孔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帡幪李軌曰陵雨暴雨也帡幪莫經切幪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翻賜胡氏

廣弘明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華懼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

淮南子曰大丈夫恬然無為與造化

太極是生兩儀

散氣流形既陶既甄

家語孔子曰地載神氣流形

曰泥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

在帝庖羲肇經天人

周易曰庖犧氏之王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也

爰始夫婦以及君

臣

周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

家道以正王猷有倫

周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

古字

婦德尚柔含章貞吉

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剛

時發

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

之翳曹大家列女傳注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翳桑

恭中饋

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褵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萇

曰褵婦人之褱也

中饋無攸遂

肅慎爾儀式瞻清懿

通也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

曰敬慎威儀又

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桓耳忘和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音志厲義高而二主易心

列女傳曰楚莊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王初即位好狩

獵畢弋樊姬諫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泆之音衛姬疾桓公之好是故不聽以厲桓公也

玄熊攀

檻馮媛趨進夫豈無畏知死不恡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聞獸熊佚

出圈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座故身當

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班妾有辭割驩同輦夫豈

不懷防微慮遠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同輦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道罔隆而不殺物無盛

而不衰長楊賦曰事罔隆而不虧日中則昃月滿則微周易

中則昃月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鄭玄曰謂不明也崇猶塵積替若駭機

人咸知飾其容而莫知飾其性蔡邕女誡曰夫心猶首面一旦不脩飾則塵垢

穢之人心不修善則邪惡入之人盛飾其面而性之不

莫脩其心惑矣家語孔子曰容不可不飾也飾或愆禮正斧之藻之克念作聖法言曰吾未見斧藻

尚書曰惟狂克念作聖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

之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苟違斯義則同

衾以疑徐幹中論曰苟失其心同衾為遠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周易

曰言行君子之樞機勿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

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盈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無恃爾貴隆

隆者墜楊雄解嘲曰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鑒于小星戒彼攸遂毛詩

小星惠及下也詩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婦人之正義無所必遂也比心

冬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冬螽斯羽說說驩不可以黷寵

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相及畏黷敬也黷則生怨怨亂毓災災毓滅性韋昭曰

畏褻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專實

生慢愛極則遷致盈必損理有固然

文子老子曰天道極即反盈即損日

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

美者自美翩以取尤

列子曰楊朱過宋東

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

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

冶容求好君子所讎

周易曰慢藏誨盜冶容誨

結恩而絕職此之由

漢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恩左氏傳范宣子數諸戎曰言語漏洩

職汝之由故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太公金匱師尚父謂武

王曰舜之居人上矜矜乎如履薄冰湯之居人靖恭自思榮顯所期

毛詩曰靖上翼翼乎懼不敢息女史司箴敢告庶姬

過其罪殺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都鄉侯暢來弔國憂實憲

遣客刺殺暢發覺憲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

軍以執金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

後漢書曰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

后養帝以為己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

女弟立為皇后竇憲稍遷寅亮聖皇登羽翼王室

尚書曰三孤寅亮天地弼予一

人登翼謂登用輔翼納于大麓惟清緝熙

尚書曰納于雨弗迷毛詩曰維

清緝熙文王之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御治兵

四

于朔方

范曄後漢書曰耿秉字伯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藏僖伯曰三年而治

兵杜預曰

三年而治

大習出曰

訓兵

曰惟師尚

父時惟鷹揚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勗哉

夫子尚桓

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

上同也毛

詩

日整我六

師

之羣驍騎

十萬

討并北庭

上言願發國中諸

部胡會虜

北賓太后從之

戎十乘以

先啓行司馬彪續漢書曰輕車古之戰車孫

吳兵法曰

有中有蓋謂之武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

轂五百乘

范甯

雷輜蔽路

萬有三千餘乘

鞭駟勒以

八陣莅以威神

雷輜蔽路

萬有三千餘乘

五曰衝陣

六曰輪陣七曰雁行陣

玄甲耀日

朱旗絳天

漢書曰

遣將軍衛

陵與蘇武

書曰雷

鼓動天朱

旗翳日

遂凌高闕

下雞鹿

漢書曰

遣將軍衛

臣瓚曰

山名也范曄後漢書曰竇

憲與南匈奴

萬騎出朔方雞鹿塞

日鹵西方

鹹地也漢書曰衛青復將六將

軍絕漠臣

瓚曰沙土曰漠直度曰絕也

釁鼓血尸

逐以染鐸

范曄後

漢書曰度遼將軍鄧鴻與後諸

侯次左右

尸逐骨都侯左傳智瑩曰不以釁鼓也

然

後四校橫

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是域

滅區殫反

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涿邪

跨安侯乘

燕然

于創川南

兵遜逃

遠去依安

侯河西

躡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

漢書

曰頭

曼單于有

太子曰冒頓冒頓以鳴鏑射殺頭曼遂自立

為單于冒

頓死子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

文五十六

五

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
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將上以攄高文之宿

憤光祖宗之玄靈祖高祖也宗太宗文帝也史記曰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

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所圍七日又文紀曰匈奴攻朝

宇振大漢之天聲甘泉賦曰天聲起於勇士厲茲可謂一勞而久逸

暫費而求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求寧乃遂封

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鑠王師兮征荒

裔毛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勦凶虐兮截海外毛詩曰相土烈夏

其邈兮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嵴說文曰嵴立石也嵴與碣同熙帝

載芳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舉茂才為汲令遷濟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己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策唐睢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吾之有德於人不可不忘也世譽不足慕唯

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

愚聖所藏越絕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子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在涅貴不淄曖曖内含光論語子曰不曰堅乎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老氏誠剛強老子曰人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

徒柔弱生之徒也又曰柔弱勝剛強行行鄙夫志悠

悠故難量論語曰閔子侍側閔問如也子路行行如也

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周易曰君子以慎言語節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郭璞三蒼曰苟誠也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臧榮緒晉書曰張載父收為蜀郡太守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

刺史張敏見而奇之乃表上其文世祖遣使鐫石記焉

巖巖梁山積石戕戕楊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

也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陽惟荊州孔

之陽也尚書曰岷嶓既藝孔安國曰岷山嶓豭皆山名也南通邛棘北達褒斜

音義服虔曰邛蜀都西部也棘夷名也梁州記曰萬狹

石城沂漢上七里褒谷口南口曰褒北口曰斜狹

過彭碣高踰嵩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

尚書注曰碣石海畔山也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丘陵也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

由往漢開自有晉開由劉備故曰往漢開自鍾會故曰

晉王故歸功於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壽漢

田肯賀上曰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持矧茲狹隘土之

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陳琳為曹洪答文帝書曰一

行也赳赳難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肯曰秦形勝之國

弟莫可使王齊也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興

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記曰魏武侯

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

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恃

此險也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而右太華伊

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

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

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盡

為敵國武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作

昏鮮不敗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街壁范曄後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

孫氏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

輿觀自縛詣壘門左氏傳曰楚子圍許僖公面縛街壁

覆車之軌無或重跡晏子春秋諺曰前車覆後車戒范

曄後漢書陳忠上疏曰覆車之軌

其迹不遠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石闕銘一首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陸倕字佐公吳郡人少篤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

舜沙陟帝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又帝曰禹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

之時時不逾而人不易上變政而人雖革命殊乎因襲

揖讓異於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基巨克明俊德大

庇生民其揆一也舜禹揖讓也湯武干戈也言揖讓干

戈之道雖殊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

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

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

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曾子謂孔子曰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相詭此乃時也三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曷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人其悲之謀尚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駟曰以待強者而庇民焉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虐君臨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子即位

左傳子囊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刑酷然炭暴踰膏柱書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民怨神怒衆叛親離踏地無歸瞻烏靡託

六韜曰紂患刑輕乃更為

銅柱以膏塗之加於然炭之上使有罪者緣焉滑跌墮火中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行傳注曰民怨神怒左氏傳衆仲曰州吁阻兵而安忍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踏又曰於是皇帝拯之乃操斗極把鉤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陳翼百神提是萬福

我皇梁武帝也斗極天下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

操焉長楊賦曰高祖順斗極運天關樂汁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紫宮外營陳星毛萇詩傳曰翼敬也禮記曰禮行於郊百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遐邇一體中外禔福毛詩曰樂只君子萬福攸

龍飛黑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止

謂舉義旗以代

齊也何之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高祖雍州刺史永元二年十一月高祖擁南康王寶融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二月義旗發自襄陽已酉檄京師東都賦曰龍飛白水陳孔璋為表紹檄豫州曰雷震虎步並集虜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沈約宋書曰元嘉中割荆州之襄陽為雍州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楊修許昌宮賦曰命旅致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祥龜筮協從人祇響附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斬白蛇屯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烏其色赤鄭玄曰以魚燎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

穿霄露頂之

豪箕坐椎髻之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傳物志曰昔禹

平天下會諸侯於會稽之野防風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升去二臣恐以刀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刀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胃人去會稽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西域傳論曰自兵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賈至尉佗雖結箕踞見賈豪士賦序曰援旗誓眾奮於阡陌之上趙充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羌漢書陳餘說陳涉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夏首憑固庸岷負阻協彼離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庸國名也岷山名也尚書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通兇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秣馬利兵又趙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一曲為一通

尚書曰鐵厥渠魁張溫表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千羣朱旗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檻接艦鐵馬

書曰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陳琳為袁紹檄豫州曰胡馬之千羣牛旗已見上文折簡而禽廬

九傳檄以下湘羅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威懷巴

黔底定魏略王陵密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討之陵自縛歸罪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不

當至邪太傅曰以卿非肯遂折簡者也廬廬江九九江

二郡名也伏滔正淮曰廬九之間流弱兵死者十而七

八焉漢書韓信曰三秦可傳檄而定湘羅二水名也孫

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

伐紂遠方慕義兵不血刃過秦論曰秦無亡矢遺鏃之

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尚書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

德尚書曰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守似藩籬戰同

震澤底定枯朽秦論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

枯朽秦論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

秦論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

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為禮過

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

革車近次師營商牧

華夷士女冠蓋相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集壺漿塞野

簞食盈塗鄭玄周禮注曰兵車革路也左氏傳曰凡師過信為次尚書曰王至于商郊牧野左

氏傳曰孔子曰夷不亂華尚書曰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漢書曰天子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西都賦曰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湯往征之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君子小人也

似夏民之附成湯殷士之窺周

武安老懷少伐罪吊民農不遷業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

乙在薄夏桀迷惑諸鄰國融負歸湯帝王世紀曰商容及殷人觀周軍之入見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容

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利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論語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弔其民呂氏春秋曰日桀為無道湯立為天子夏人大悅農不去疇商不變

肆 八方入計四隠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二日

非止萬機河圖龍文曰鎮星光明八方歸德漢書曰張蒼領主郡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年計

如淳曰助自欲入奉之也尚書曰四隠既宅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夫躬曰軍書交馳而輻湊羽檄重迹而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

而尊嚴之度不僭矣

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帷幄

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班固漢書贊曰成帝臨朝淵默尊嚴若神

可謂穆穆天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范曄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訴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

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莒恃其陋不修其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杜預曰浹辰

于合德殿其夜以黃油裹首縋而下尚書曰獨夫受洪

惟作威鍾士季檄蜀文曰蜀侯乃焚其綺席棄彼寶衣

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

歸璇臺之珠反諸侯之玉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

武王伐紂蒙寶衣投火而死帝王世紀曰王命歸璇臺

之珠玉說苑曰武王大敗殷人上堂見玉曰誰之玉曰

諸侯之玉即取而歸於諸侯拍麾而四海隆平下車而天

侯天下聞之曰王廉於財

下大定拯茲塗炭救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

曰先王之所以指麾而四海賓服者誠德之至也考經

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夏后

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又曰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孟子曰當堯之時鴻水橫流

汎濫於天下漢書曰於是仰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

德配天地明並日月

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曰造起天地鑄演人君

億兆攸歸歸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

以昭華之玉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

圖赤如綈狀龍沒圖在楊雄西徵靈賦

曰大易之始河序龍馬雜貢龜書

器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曰肆類于上帝又

謂王曰光有天下而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

者敗之禮記曰升于中天而鳳凰降左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

望漢書徐樂上書曰南面負宸攝袂而揖王公陛下布教都畿

之所服也論語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

謝中丞章曰懸法象闕班政甸衛東觀漢記段熲上疏

曰先零東羌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

賦曰同穴表楊之國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鑿空萬

里攘地千都幕南罷鄯河西無警喻巴蜀文曰交臂月受事屈膝請和子孟

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

以額卑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國張騫鑿空蘇林曰鑿開空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居一障

奴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

洛之閒圖音銀謝承後漢書曰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

志茲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

人為兵聖人為守則中國無狗吠乃正六樂治五禮改

章程創法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孔安國五禮吉凶軍賓嘉也

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

軍法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

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

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劇秦美新曰

遙集乎文雅之囿翺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由余款關

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行朔

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興

建庠序啓設郊丘一介之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

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序禮記曰立春之日天子迎春

於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若樂六變天神皆

降尚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於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

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公孫弘以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

矣禮記曰儒有砥礪廉隅論語教臻侍子化洽期門區

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歲阜民和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

王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范曄後漢書曰樊淮上疏曰明帝即位自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令通孝經匈奴遣伊秩訾王來入就學東京賦曰區宇乂寧思和求中方面四方主聖明方割地長揚賦曰休力役賈逵國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梁曰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翦民和而神降之福

截允執厥中 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前載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浮辭尚書帝曰允執厥中

春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 左氏傳曰司鐸火舊章不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於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玄曰吉朔日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戴記顯游觀之言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周史書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也象魏闕也周禮曰布憲中士二人

然而嘆周書曰文王至自商至程太姒夢見商之庭生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間化為松栢

明月西極流精 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有明月珠徑三丈光照千里十洲記曰崑崙山有三海岳角其角一正東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黃金河庭紫貝 史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闕也

蒼龍玄武之製銅雀鐵鳳之工 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穀生再鳴五穀熟薛綜西京賦注曰圓闕或以聽窮省寬或以布化懸法窮寬布化懸法已見上文

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 尚書王曰表正萬邦周易曰王居無帝道澤被四表蜀都賦曰嶠函有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 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罕稱乃假天闕於

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章

漢書曰浸弱微滅也

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東都主人曰唯子頗識舊典司馬相如美人賦曰上官閑館寂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興許或墓二關高壯可徙施之王茂弘弗欲後陪乘出宣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曰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命

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臬

列瞻星揆地興復

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中星也尚書考靈耀曰冬至日月

在牽牛一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旁蠡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蠡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言順數也明中在日後故言却也周禮曰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影以求地中也又曰匠人建國

求地中置槷以懸視其影鄭玄曰槷古文臬假借字也周禮曰畫象諸日中之影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

等議曰陛下除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論語曰裨諲草創之西都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簇

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杜預曰歲星也星紀斗牛

之次也漢書曰太簇位在於寅正月也

皇帝御天下

之七載也

知法

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築懸法無所今禮盛

化光役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章於是選匠量功鐫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君過宮門闕必下車趨列女傳衛靈物覩雙

公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

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

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之

相望徐幹七喻曰豐

作範垂訓赫矣壯乎

創制作範匪

時不立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
垂訓後嗣曹府君陳寔誄曰赫矣陳君
盤石其辭曰爰命下臣式銘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涘漢啓岐梁

此言建國立都

故洛涘岐梁咸爲帝宅也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周周成王也尚書序曰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作洛誥蔡邕祝禋文曰自求多福在洛之涘漢漢高祖也西京賦曰岐梁汧雍陳寶鳴雞在焉

居因業

盛文以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

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之德由

政化而益光也周易曰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

無聞藏書弗紀

言帝祚南遷王綱弛紊懸法藏書咸皆廢紀青蓋晉也虞預晉書王導上言曰

迴青蓋以反上京司馬彪續漢書曰皇子皆朱班輪青蓋黃旗謂吳也司馬德操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氣恒見東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臧榮緒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服立門闕遂廢矣藏書則決日斂

而藏之見下句大人造物龍德休不建此百常興茲雙起

周易曰飛

龍在天大人造也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闕雙起猶雙立也魯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偉哉偃蹇壯矣巍巍旁映重疊上連

翠微

王逸楚辭注曰偃蹇高貌也何晏論語注曰巍巍疊起交綺對幌蜀都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疊

賦曰鬱鬱氛氲以翠微布教方顯浹日初輝懸書有附委

篋知歸

布教已見上文周禮曰正月乃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浹日而斂之懸書則懸法也委篋則藏書也

重用之故變文耳鬱鬱屈重軒穹隆反宇形聳飛棟

勢超浮柱

甘泉賦曰洪臺崇其獨出西都賦曰重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

都賦曰景福鬱抗以雲起飛棟鳥企而翼舒甘泉賦曰抗浮柱之飛櫟兮神莫莫而扶傾色法上圓

製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

上圓天也下矩地也繁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

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

通二轍南湊五方

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二枚在宮之南四會道頭

鄭玄禮記注曰却返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云却背也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

配無疆

周易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其猶長也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樹鬱嶺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

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

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貢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彪續漢書曰孔壺為漏

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焉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準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子曰孟春始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挈壺命氏遠哉義用

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壺盛水器也挈壺水以為漏也

揆景測辰徼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

夜漏也徼宮謂徼巡其宮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以令軍井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而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

左氏傳仲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喪紀疇人

子弟分散如涸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曰孟陬殄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衛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

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叙分至之差詳而不

密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官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行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官中宮城門傳五伯官直符

史令霍融上言漏刻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陸機之賦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歷密也

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崙陸機孫綽皆有漏刻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崙

篇承天垂旨王隱晉書曰李充字弘度集有漏刻銘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詔

器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氏傳臧儋伯曰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壁彼

布在方冊無彰

春華同夫海棗春華言其文麗海棗譬其無實答賓戲晏子曰東海之中有水赤其中有棗華而不實何也晏子曰昔者秦穆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裏蒸棗至海而拯其布破黃布故水赤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佯問子對曰嬰聞佯問者佯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

垂訓者乎左氏傳曰隱公將如棠觀魚臧儋伯諫曰君將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且今

之官漏出自會稽蕭子雲東宮雜記曰天監六年上造年會稽山陰令魏丕造即積水違方導流乖則陸機刻漏會稽內史王舒所獻漏也

六日無辨五夜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子午不過一鍾導流

日則夏至之日也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

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爾雅曰太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歲躔閭茂月次姑洗

閼茂禮記曰季春之月律中姑洗 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該禮

變商俗 孟子夏該曰五王不游吾何以業類補天功均

柱地 列子曰昔女媧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

之山折天柱 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

夷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吉光毛裘

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風入律十旬不休青雲干呂連

月不散意者閭浮有好道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 坐朝晏

罷每旦晨興 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

辟四門 屬傳漏之音聽雞之響 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來仁賢 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違用 左氏傳張耀曰火中

二字是沈約 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寒暑乃退鄭玄毛詩

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銘 愛命

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日官草創新器 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

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

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

鄭皆火梓慎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則于地四參以天一 言壺用金而漏用水也漢書曰天

建武遺蠹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

金筒方貞之制飛流吐納之規 金則壺也而形方筒則

刻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 變律改經

成川陸機漏刻銘曰口納曾吐水無滯咽 一皆懲革 蔡邕律歷志曰凡歷所革 天監六年太歲

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成進御以考辰正晷

測表候陰

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審其所司不謬主

撮無乖忒累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量多少者不失忒累應劭曰主

自然之形陰陽之始也四圭

又可以校運筭之聯合辨

分天之邪正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正者方士唐都巴郡落

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

爾雅曰春為發生夏

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頊夏商

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頊歷比於六歷疏闊中最高為微

近又曰清于陵渠覆太初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盂小器猶其昭德記

功載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

其傳言孔甲為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盂中為誠法

況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

孫綽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

合成物之能與坤元等契

周易曰乾知太始坤作成物

勲倍楹席事百巾机

蔡邕銘論曰武王踐祚咨于太師

巾机之法孔甲有

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

郭象

注曰不可多謝堯舜而推之為兄也蔡邕銘論曰昔召

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

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

哉崔玄山賴鄉記曰老子母碑老子把持仙籙玉簡金

銀字編以白銀紀善綴惡劉人本觀書賦曰玉牒不記

不窮邈乎昭備乃詔小臣為其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

銘當云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

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

曰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

文五十六

也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

無曠庶官天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是權

工入其代之概呂氏春秋曰仲春日夜分鈞衡石角斗桶正世道交

喪禮術銷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遽遷水火爭倒

衣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刀舛次聚木乖方漢書

日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刀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鐃受

一斗畫炊飯食擊手持行夜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

以序聚櫟鄭玄曰謂擊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

檠兩木相敲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維彼四

國爰究方壺外次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

爰度漏刻賦曰擬洪殺於靈虬承注陰蟲吐噏孫綽漏刻銘

漏鍾順卑高而為級靈虬承注陰蟲吐噏日靈虬吐注

陰蟲承湧倏往忽來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

知其方淮南子曰並應無六弱

鬼出神入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機漏刻賦曰形微獨耳不

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抱箭張衡漏水轉渾

又鑄金銅仙人居左壺為胥徒居右壺皆履薄非競臨深罔

戰授受靡訐登降弗爽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五夜相傳授籍田賦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

日挈壺掌升降之節惟精惟一可法可象允執厥中孝經曰

作事可法左氏傳北宮文子謂月不遁來日無藏往分

以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日來杜預左氏傳注

三國名臣序贊曰若合符契尚合昏暮卷莫莢晨生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合昏暮卷莫莢晨生

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樸也葉晨舒而昏合田尚辨天意

侏子曰堯為天子莫莢生於庭為帝成歷也尚辨天意

猶測地情詩曰歷樞曰靈臺參天意周易曰聖人況我

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況我

神造通幽洞靈

陸機漏刻賦曰來象神造猶鬼之變

配皇等極為世作

程

呂氏春秋曰後世以為法程高誘曰程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卑貴禮來世作程

誄上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

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

我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誰謂不庸早世即冥

范曄後漢書桓帝詔

曰曹家不造先帝早世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

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不以繁

華時

存亡分流天遂同期

莊子曰雖有夭壽相去幾何又曰聖也者遂於命也朝

聞夕沒先民所思

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毛詩曰先民有作

何用誄德表

之素旗

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儀禮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鄭玄曰銘明旌也雜鳥

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別故以其旌旗識之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何以贈

終哀以送之

孝經曰哀以送之

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

史記曰魏之先畢公

高與周同姓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也

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

勲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

史記曰公高蒞裔曰畢萬事晉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開之

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王是為惠

王然以稱王因氏焉楚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

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中矇

漢書曰陽九厄日初

易稱所謂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矇謂遭王莽之亂也

說文曰矇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世祖謂光武皇帝也

莫近於春秋尚書三台樹位履道是鍾春秋漢舍孽

同周易曰履道坦坦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

為光為龍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

司空魏志曰蔡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公僉曰休哉

翼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尚

日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又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

考弈葉佐時魏志曰蔡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張

四愁詩序曰出臨朔宮庶績咸熙蔡父無傳其官未詳

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

幽讚微言孔叢子長弘曰仲丘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

十人共撰仲文若春華思若涌泉春華已見上文東

援曰謀如涌發言可詠下筆成篇魏志蔡善屬文舉

為宿構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綦局逞巧博奕惟賢

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

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奕毛詩曰閔

者乎為之猶賢乎已皇家不造京室隕顛予小子遭

造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宰臣董卓也帝獻帝也魏志曰董

平元年二月乃君乃羈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

蠻魏志曰蔡以西京擾亂乃之荆州依劉表左氏春秋

七蠲陳敬仲曰羈旅之臣杜預注曰羈寄也旅客也崔瑗

龍騰毛詩曰蠢爾蠻荆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

嶽濯纓清川

盛弘之荊州記曰襄陽城西南有徐元直宅其西北八里方山山北際河水山下有

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振冠南潛處蓬室不干勢權

列子曰北宮子庇其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太祖也荆人

或違陳戎講武

禮記曰乃命將帥講武習射御君乃義發筭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蔡勸表子琮令降太祖

高尚霸功投身帝宇

桓譚陳便宜曰所謂霸功

傳幹後漢王命叙曰世祖攘亂復帝宇斯言既發謀夫

是與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售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都若

稽顙漢北

漢書南郡有編都縣

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

以彰勲則

魏志曰太祖辟蔡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勲漢舊儀曰列侯黃金龜鈕又曰金印紫綬勲

則伊何勞謙靡已

周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憂世忘家殊略卓峙

史記穰苴曰將命之日則忘其家趙岐孟子章指曰憂國忘家

乃署祭酒與君行止

曰後遷軍謀祭酒周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筭無遺策畫無失理

計孟子曰者無遺策東觀漢記魯恭上疏曰舉無遺策動不失其中我王建國百司雋乂

王建國尚書曰俊乂在官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

帶

魏志曰魏國建拜蔡侍中蔡邕獨斷曰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附蟬也入侍帷幄出擁

華蓋

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芳風晦藹漢書曰韋玄侯榮當世焉彌衡顏子

碑曰秀不實振芳風也嗟彼東夷東夷謂吳憑江阻湖騷擾

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徂君侍華轂輝輝

王塗

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蔡邕劉寬碑曰統艾三事以清王塗也

思榮懷附望彼來威

言仲宣思念寵榮志在懷附異類望彼吳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

尊懷來傲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

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病日臻既

留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表成碑曰孤孤嗣含哀長慟發軔北魏遠

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悲怨彼青青泣如頽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

與夫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言不渝也好和琴瑟分過友

生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

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

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圖曰利害同門吉凶異

域此驩之人孰先殞越左氏傳齊侯曰小白恐殞越于下何寤夫子果

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數度春秋考異郵曰吉子猶懷

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泰素列子曰泰素者質之始也我將

假翼飄飄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景

雲出西京賦曰美往昔之喬松要羨門乎天路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

白驥悲鳴說文曰輜喪車也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虛廓無見藏景

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梁商諡曰忠侯不聞其音延首歎息兩

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莊子

人徇財君子徇名天下皆然不獨一人也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其死也哀

楊荊州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

王隱晉書咸寧武帝年號

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

荊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史君薨嗚呼哀哉

楊肇已見

懷舊賦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

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天子建國諸侯立

家是以人服事其上也而下無觀覲也

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

周賴尚父殷憑太阿

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又曰實維阿衡實

左右

矯矯楊侯晉之爪牙

毛詩曰矯矯武臣又曰予王之爪牙忠節克明

茂績惟嘉

尚書曰予懋乃德嘉乃丕績

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

永玄首未華

尚書曰降年有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淮上疏曰故朝多瞻瞻之良華首之老銜

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

范曄後漢書東海王彊上疏曰銜恨黃泉論語子曰君子

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自古在昔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

身沒名垂先哲所躋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身既沒而名猶存也行以號彰

德以述美

周禮曰謚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也蔡邕郭有道碑曰德音猶存亦賴之見述也敢

託旒旗爰作斯誄

旒旗已見上文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

氏出楊侯

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也楊氏或稱侯號曰楊侯弈世丕顯允迪大猷

尚書曰公稱丕顯德毛詩曰秋秩

天猷漢德龍戰未分

左氏傳曰天而

既猷周德矣周

易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黃

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左氏傳曰鄆陵之戰楚子使工尹襄問郤

至以弓曰方事之殷有韎韐而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

左氏傳仲尼曰鳥則擇木家語孔子曰

投心魏朝策名委身

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

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

奮躍淵塗跨騰風雲

答賓戲曰振拔滄塗跨騰

風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楊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賈弼

之山公表注曰楊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領軍將軍

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

戎洪緒克構堂基

毛詩曰纂戎祖考尚書曰若考作室子弗肯堂矧肯構

弱冠味

道無競惟時

子雲勤味道腴毛詩曰無競惟烈

孝實蒸

蒸友亦怡怡

尚書曰克諧以孝蒸蒸乂弗格姦怡怡已見上文

多才豐藝強記

洽聞

尚書周公曰不若旦多才多藝洽聞強記已見上文

目睇毫末心筭無垠

日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若賓戲曰研桑心計於無垠

草隸兼善尺牘必珍

遵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以爲榮也

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

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

論語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左氏傳子產

謂子皮曰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散璞發輝臨軹止作令

除軹令漢書河內郡有軹縣

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

命肇碑曰肇遷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

肇碑曰肇兼統大理之任漢書曰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帝中六年更名大理

君莅其任視民如傷

左氏傳逢滑曰國之興也

視人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

尚書周公曰庶獄庶慎聽察臯呂稱侔

于張尚書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又序曰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

國爲廷尉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從輕朝廷稱之

友繇此天改授農政于彼野王

肇碑曰除野王典農中郎郎將魏略曰典農中郎

將太祖置秩比二千石

倉盈庾億國富兵彊

毛詩曰我倉既盈我

庾惟億新序曰孫叔敖相楚國富兵彊

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察

戎作弼

肇碑曰文后歷數在躬為參軍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漢書華陰守丞嘉上疏曰朱

雲兼資

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紱

文武

等初建封東武子毛詩曰錫爾土宇歸章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

詩傳曰諸侯赤黻黻與紱古今字同

魏氏順天聖皇

受終

魏志曰陳留王奉皇帝璽綬策禪位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

祖烈烈楊侯實統禁戎

肇碑曰皇祖之始典戎武衛司管閭闔清我

帝宮

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閭門漢書曰東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至先案行清靜殿中

以虞

苛慝不作穆如和風

謂督勲勞班命彌崇

肇碑曰以清宮勲勞進封東武伯說文曰督察也茫茫

海岱玄化未周

毛詩曰洪水茫茫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蔡邕陳留太守頌曰玄化治矣

滔滔江漢疆場分流

毛詩曰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尚書曰江漢朝宗于海孔安國曰二水

經此州而

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官乃牧荊州

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折衝萬里對揚王休

肇碑曰領東莞相荊州刺史漢書琅邪有東莞屬徐州也

聞善若驚疾惡如讎

國語楚藍尹一善言若驚謂子西曰夫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

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又曰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

乘讎豐席卷南極

班固高紀述乘讎繼寒糧盡神謀

不忒

楊肇伐吳而敗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

時則食

左氏傳曰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

負執其咎功讓其方

毛詩曰誰敢執其咎

亦既旋旆為法受黜

傳孔子曰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

退守丘塋杜門不出

漢書曰王陵杜門不

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祁祁搢紳升堂入室

毛詩曰采芣采芣祁祁封

禪書曰雜摺紳先王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靡事不咨無疑不質

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客事為諏漢書曰張竦居貧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

位貶道行身

窮志逸

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傳曰貶墜也論語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

弗慮弗圖乃

寢乃疾

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圖楚辭曰寢疾而日愁

昊天不弔景命其卒

嗚呼哀哉

毛詩曰功成化洽景命有順

子囊佐楚遺言

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

左氏傳曰楚子囊還自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

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

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

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殯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

綖誅德策勲考終定謚

筆碑曰筆薨天子愍焉遣謁者祠以少牢謚曰戴侯漢書

曰列侯薨大行奏謚誅策應劭曰賜與謚及哀策誄文也

羣辟慟懷邦族揮淚孤

嗣在疚寮屬含悴

毛詩曰罔在疚

赴者同哀路人增歎

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

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覆露子也韋

昭曰露潤也

仰追先考執友之心

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退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也

承諱忉怛

涕淚霑襟

楚辭曰泣歔歔而沾襟

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

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

刺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

康侯楊譚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鄭表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

祿勳密陵成侯默女適滎陽楊譚譚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

誤也漢書音義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

免諸艱難尚書周公曰巫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

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曹子建自試表曰固能綜覽義

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

體服菲薄余甚竒之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

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新周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

其已也論語子謂顏淵曰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

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往

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喪服同次綢繆累月苟

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

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弈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

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曰公孫段無名器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

雖光勳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嶷知章知

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鉤深探賾味道研機周易曰探

賾索隱鉤深致遠又曰夫易匪直也人邦家之輝毛詩曰匪

直也人秉心塞淵又曰子之邁閔曾未亂髻鄭玄周禮注曰亂毀

齒也堦蒼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喬言

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遷喬也左氏傳王孫弱冠流芳

雋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違豐

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楊

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爾

休爾戚如實在己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視予猶父不

得猶子論語曰顏回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敬亦既篤

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

何短折背世湮沈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

也寢疾彌留守茲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

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毛詩曰哀哀

勞左氏傳呂相絕秦曰諸噉噉同生悽悽諸舅莊子

疾痛心疾首睚就寡人噉噉同生悽悽諸舅莊子

芳委耀毀壁摧柯耀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

曰破壁毀珪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

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何

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

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

張衡四愁

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塋隧既開

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

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隧也

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

山隈歸鳥頽頽行雲徘徊

毛詩曰燕燕于飛頽之頽之

臨穴永訣撫

櫬盡哀

毛詩曰臨其穴惻惻其慄杜預左氏傳注曰櫬棺也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

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

往矣已見上文禮記曰孔子早作負手曳

杖逍遙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衆山所仰梁木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梁昭明太子撰

廣弘明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湛常侍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

臧榮緒晉書曰湛早有名譽爲太尉掾賢良方正徵仍爲太子舍人尚書郎

野王令臧榮緒晉書曰湛舉賢良對策拜郎中進補太子舍人轉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

中書郎南陽相臧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相又曰秦王柬武帝

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世祖武皇帝也穀梁傳曰高祖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

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何以在人上故曰崩

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

惠帝也

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命敷于四海史記曰夏禹名曰

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命廣淵左氏傳宋向戌曰以偪陽

寡君光啓其在于漢邁勲惟嬰漢書曰夏侯嬰爲太僕常奉車從擊項籍思弘儒

業小大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時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字長公少好學從夏侯始昌受

尚書又曰勝從父兄子建字長卿自師顯祖曜德牧究

及荆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荆兗二州刺史史記祭公謀父曰先王曜德不觀兵父守淮

岱治亦有聲王隱晉書曰威次子莊淮英英夫子灼灼

其雋飛辯藻華繁玉振孔融薦禰衡表曰飛辯騁

春華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隨侯之珠

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禮如彼錦續列素點絢

論語子曰夫玉溫潤而澤仁也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人見其

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夏曰子見其表未見其裏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

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子曰文質則史心照神交

唯我與子莊子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語子曰文質則史且歷步長逮

觀終始孝經曰夫孝始於事親子之承親孝齊閔參

漢書武帝詔曰孝子順孫願自竭以承其親論語子曰孝哉閔子騫禮記公明儀問曾子曰夫子可以爲

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爲孝乎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毛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下惠曰

直道而事人又子夏曰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宋玉對問曰曲

彌高者其和彌寡曹植求自弱冠厲翼羽儀初升禮記曰人生二十

試表曰或有賞音而識道日征鳥厲疾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左氏傳陳敬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內贊兩宮外宰黎蒸

典引曰巡靖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胡廣書曰建決央彼樂

都寵子惟王左氏傳延陵季子曰決決乎大設官建輔

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

喉舌之官毛詩曰出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祁

不倦叔向有焉又逢滑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孟子注

曰國之興也視之如傷乃眷北顧辭祿延喜德厚受

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時息之義則未之識

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提挈手毛詩曰惠而好我推乃手同行居吾語

汝眾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慎子曰眾之勝寡必也人惡雋異俗疵文

雅孔安國尚書傳曰疵病也大戴禮曰天子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執戟疲楊長沙投賈

曹子建楊德祖書曰楊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謫去意不自得無謂爾

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觀范雎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洒然

變色易容者慨焉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為仁由己

匪我求蒙論語顏淵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蒙求我匪我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

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子

獨正色居屈志申尚書曰正色率下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公

謂魯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獻替盡規媚茲一人國語史黠

以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謹言忠

謀世祖是嘉漢書成帝曰久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

奉轡承華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廐先朝末命

聖列顯加尚書曰道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

降之吉周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左氏傳宜享遐紀

長保天秩尚書曰天秩有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

有疾子曰斯人曾未知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

也而有斯疾也五十而知天命中年猶中身也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子曰君子無爵而貴無祿而富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

而貴無祿而富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甘食美服重珍兼味

頗豪侈甘食美服窮滋極珍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毛詩曰孝子不

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臧榮緒晉書曰湛將沒遺命小棺

適齊長子死其斂以時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

而薄其葬漢書曰楊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

薄葬簡淵哉若人縱心條暢班固揚雄述曰淵傑操明

達困而彌亮柩輅既袒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

逝者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望子舊車覽

爾遺衣幅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哭失聲

哀哉論語曰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曰往月來暑

退寒襲周易曰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

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適子素館撫孤相

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思未弭後感仍集

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

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敦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潘安仁

又肆逆焉

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胡蘭羌因此為亂推齊萬年為主杜

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漢書

呂后曰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詩

曰王旅

而蜂蠆有毒驟失小利

左氏傳臧文仲曰君無謂俾百

姓流亡頻於塗炭

毛詩曰人卒流亡尚書

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

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以周

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子孟子若夫偏師裨將之殞

首覆軍者蓋以十數

左氏傳韓子曰殲以偏師陷子罪大矣漢

谷永上書曰齊客墮首公門以報恩施史記剖符專城

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東觀漢記韋

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樂府日出東南隅

穀漢書比六百石以上銅印墨綬云秦隴之僭輦更為

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輦更為

魁輦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輦降東觀漢記曰羌既

已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掩其不備子以眇爾之身

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血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

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

漢書賈誼曰高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

上入昆陽二公環昆陽城積弩射城矢如雨下城中負

戶而木石將盡樵蘇之竭無葦聲絕漢書李左車曰樵

晉灼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毛詩曰於是乎發梁棟而

詢于芻蕘毛萇曰芻蕘薪采者也用之芻的以鐵鎖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

言以鐵鎖繫縱之以礮敵而又收上焉漢書曰匈奴乘隅下礮石又

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溜曰蘭石城上礮石也杜篤論

都賦曰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然礪與礪並同力對切

爨陳焦之麥柿

廢

杙

杙

杙

杙

杙

松

說文曰柿削柿也

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

起歷馬長鳴

古詩曰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

凶醜駭而

疑懼乃闕

掘

地而攻子命穴浚塹實壺鑪

雷瓶甌武以

偵

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宜於城內掘井以薄城

幕墨內井使聰耳者伏墨而聽審知穴處鑿內迎之

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無墨也

將穿響

作內焚穢

火薰之

潛氏殲焉

崔寔四月令曰四月可穢穢注曰大麥

之無皮毛者曰穢穢氏謂潛攻之氏也

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

王隱晉書曰齊萬年

帥羌胡圍涇陽遣安

西將軍夏侯駿西討氏羌

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

於幕府

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聖朝疇咨進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因曰幕府

帝就拜大將軍於幕中府因曰幕府

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

幢蓋將軍軍刺史之儀也兵書曰

類為并州刺史

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

吏兵以櫜楚之辭連之

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威鄭

玄曰夏槁也楚荆也夏與櫜古

通

大將軍屢抗其疏

干寶晉紀曰梁王

孤城獨當羣寇

管子曰民無耻

以少禦衆載離寒暑

敦勲効極推小疵

周易曰悔吝者

非所以褒獎元功宜

解敦禁効

何戴假授官也說文曰効法有罪也

詔書遽許

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

孤城危逼獲濟寵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

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

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

少魂而有靈嘉茲寵榮

范曄後漢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魂而有靈嘉斯寵榮

然絜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

言絜士之聞已穢其庸致思以求生乎家語曰孔子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致思無不至矣

若乃下吏之肆其噤害則皆妬之

徒也

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言心害之為噤害也廣雅曰妬害也

嗟乎妬之欺

善抑亦買首之讎也

言嫉妬之徒欺此善士抑亦同彼買首之讎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聽

甘茂與樗里疾買首之讎也

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善言固可以若

是悲夫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高誘曰器猶性也

昔乘丘之戰縣立責奔父甫

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責父曰他日不嘗敗績而今敗績

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

罪也乃誅之

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責父而令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圉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

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立曰白肉股

裏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劒父讎

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

公羊傳曰仇牧聞

叱之何休曰手劒持拔劒也呂氏春秋管子曰三軍之士視死如歸

然則忠孝義烈之流

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

班固漢書贊曰自孔子後

綴文之士衆矣

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

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固未易知嗟茲馬生位

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此汧

城救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

守兵無加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

狄固貪惓王又啓之說文曰杜林說卜者黨相詐驗爲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據國爭權還爲豺虎又曰

魏其武安之屬輩更恣睢潛跼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

睢自用也楚辭曰意恣睢睢以指摘史記李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橫攻官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

官齊萬虓呼閼呼震驚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

秋漢含孽曰三聲勢沸騰種落煽扇熾旌旗電舒戈矛林

俗通曰諸羌種落熾盛大爲邊害

植彤珠星流飛矢兩集

彤珠星流謂冶鐵以灌敵司馬

書曰鑪中鐵銷散如惴惴士女號天以泣爾雅曰惴惴

流星矢如雨見上之爨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說

旻天爨麥而炊曰晉靈公造九層臺孫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

博基加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馬生爰發在險

九雞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今之彌亮毛詩曰賦政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雎

韓傀也白虹貫日申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鑑曰人主怒如秋霜霑恩撫循寒士挾纊

儒乎隣國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春蠶蠢犬

左氏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羊阻衆陵寡漢名臣奏曰太尉應劭等議以爲鮮卑

陵弱衆不暴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司馬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

天之愜愜窮城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愜愜小息畏懼

假氣游魂鳥魚爲伍昔命懸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天吉凶存於時惟此

馬生才博智瞻解嘲曰雖其人之瞻足也偵命以瓶壺剗靈結

以長塹徐爰射雉賦注曰剗割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

薰戶滿窟培穴以斂廣雅曰培極也木石匱竭其稈空

虛瞞然馬生傲若有餘左氏傳晉邊吏讓鄭曰今執事

忿貌也擱與瞞同下板切孔融薦禰衡表曰臨敵有餘罵的梁爲礪柿廢松爲芻

守不乏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斧質鄭玄周禮注曰質木

也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

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瓚說梁王曰昔宋人立公子突

死以存易亡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爲寇糧實

賴夫子思暮模彌長蔡邕趙歷碑曰加以思謀深長

也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

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我雖末學聞之

前典莊子曰末學古之人有之十世宥能表墓旌善

而鮮過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

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思人愛

樹甘棠不翦左氏傳君子曰詩云蔽芾甘棠勿剪矧

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隸蓋鮮尚書曰兩造

辭孔安國曰兩謂囚證也造至也孰是勲庸而不獲免

狷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害能醜正惡直鄭玄毛詩箋曰惡直醜正

牧人逶迤自公退食國語里革曰且夫君也者將牧人而正其邪毛詩曰逶迤逶迤自公

退食毛萇詩傳曰聞穢鷹揚曾不戢翼言聞穢必殛若鷹之揚若不戢

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猜恨也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

馬生琅琅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發憤圖國沒而

猶眊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嗾藥懷

受哈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

引兵圍即墨田單乃出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

燕軍夜大驚為尾炬火光明以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

盡死傷五千八人因銜枚擊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

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

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張孟運籌策危趙獲安伯從韓魏兵

以攻趙圍晉陽決晉水以灌之襄子謂張孟談曰士大

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之君曰今智伯

率二君而伐趙趙亡則君次之二君曰我知其然即與

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氏殺守

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

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身死國

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

沂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

搖之筆端考跡民事韓詩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

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況曰家僕周禮有蠻隸

征蠻夷所獲也頒賦也頒與班古字通

剔子雙龜貫以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

也司馬遷答任少卿書曰功存汧城身死汧獄凡爾同

園心焉摧剥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

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賢本紀曰明明天子旌以殊恩

子產卒國人哭於巷婦人泣於機毛詩曰明明天

子令聞不已光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

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

嗚呼哀哉

陽給事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眾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景度司馬陽瓚堅守不動眾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傅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絹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

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

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圖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

延值國禍荐臻王略中否潘岳陽筆誄曰將宏王略獯虜間躐

剽摩剽摩剽司充沈約宋書曰司州漢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關洛置司州居虎牢又曰兗州

後漢居山陽武帝幽并騎弩屯逼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

冀州之弓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詩曰列營基

也漢書曰攻潁川屠之左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

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眾緝會取也左氏傳孔子曰衣裔不謀夏夷不亂華

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

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拔左氏傳公子魚曰勅敵之人隘而不成列杜預曰勅強也

士師奔擾棄軍

爭免而殯誓命沈城佻

達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子毛

兵盡器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列之志豈能臨

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

非有先生論曰引義以正身

景平之元朝廷

聞而傷之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

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

左氏傳曰師徒撓敗杜預曰撓敗也

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

鄭玄禮記注曰振收也

追寵既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

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概於

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

東觀漢記曰章帝壯而仁明

末臣蒙固側聞

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

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處父勤君怨在登賢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

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佐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中軍將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

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吾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

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

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獲焉名之曰陽州杜預曰苦夷也說文曰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且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

遂傳

左氏傳曰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勲又眾仲曰脉之以土而命之氏邑亦如之杜預曰取其舊邑之稱

以為族也公羊傳曰惟邑及氏自溫徂陽左氏傳劉子單子謂晉卻至曰襄王

其稱劉何以邑氏勞文公而賜之溫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鞠居誅處父之後在晉

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使續之子之生立績宋皇詩

鞠居殺陽處父杜預曰狐射姑賈季也之子之生立績宋皇詩

日之子拳猛沈毅溫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拳勇秀出者

武曰田光先生者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孫子曰貞人在冬則

其知深其慮沈如彼竹栢負雪懷霜松竹在火則玉英

如彼駢駟配服駢衡駢服馬也衡車衡也言翼贊宋朝如彼

兩馬夾轅者在服之左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周易曰師出以

日駢右曰駢四馬曰駟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律失律凶也廣

雅曰略函陝堙阻漚洛蒿萊朔馬東騫胡風南埃母丘儉

詩曰芒山邈悠路無歸轡衛野有禾女骸漢書王恢曰轡

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轡車相望又高祖

令曰士卒卒從軍死者為轡歸其縣應劭曰轡小棺也服

度曰轡與轡古字通司馬彪續漢書順帝詔曰死則委

尸原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危臺憬彼危

臺在滑之垆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毛詩曰憬

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襄王使伯耆請滑

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耆王怒與翟伐鄭不克

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嶽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局金謂刀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

大閱以旌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料敵

永平之末城門晝開說文曰局外閑之關也料敵

厭難時惟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唐

子曰將要於折衝厭難時惟陽生料敵制勝唐

冬氣勁塞外草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過矣獯虜乘

障犯威尚書王曰過矣西土之人漢書曰鳴驥橫厲

上遺狄山乘障蒼頡曰障小城也鳴驥橫厲

霜鏑高輦漢書曰息夫躬絕命辭曰鷹隼橫厲又曰

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西京賦

文五十七

曰游鵠高翬薛軼我河縣俘我洛畿左氏傳呂相曰迭我綜曰翬猶飛也軼我河縣俘我洛畿轂地入我河縣俘我王官迭與攢鋒成林投鞍爲圍東京賦曰戈矛若林漢書軼古字通醫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城匈奴至者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地孤援闊左氏傳晉軍吏曰楚師老矣卒無半菽馬實拊日歲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莊王圍宋于反窺宋城見華元華元曰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圍者拊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守未焚衝攻已濡褐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街其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傳曰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烈烈陽子在困彌達日困窮而勉慰痠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察力通勉慰痠傷拊巡饑渴夷傷杜預曰夷亦傷也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孫子兵法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義遠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黃父殞

節魯人是志汧督効貞晉策攸記黃父汧督已見上文皇上嘉悼思存寵異于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之路車乘黃疏爵紀庸恤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爲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爲誄極其思致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山海經曰升山黃酸之水出焉其中多璿玉說文曰璿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琴鼓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

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

言物以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詩外傳曰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

薄也

言人以眾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若百世一聖若隨踵而生也此亦不以文而害意

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

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

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襴衡書曰訓夷皓之風故已父

老堯禹錙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鄧暉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

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錙銖而絲世浸遠光靈不屬

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

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作者七人而首路

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俠邪行曰將遂殊塗軌要

歸津

子同景游豫躡餘蹤尚書豈所以昭末景汎餘波

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

秦伯曰夷吾弱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學非稱師文取

指達在眾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

僕妾

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

列女傳曰之妻謂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匱

方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

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曰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念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曰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亦為親也宣王悅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

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屈也

初辭

孫盛晉陽秋曰

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

左氏傳季

語子日從吾所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

文子日四

方諸侯其誰不解體嵇康幽憤詩日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日翔區外以舒翼

是乎遠灌畦南蔬為供魚菽之祭

開居賦日灌園鬻蔬供朝夕之膳公

羊傳齊大夫陳乞曰織絢

絢

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

穀梁傳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寧喜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鄭玄儀禮注日絢

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

司馬彪日蕭蒿也織蒿為薄

心好異書性樂酒德

劉劭集有酒德頌

簡棄煩

促就成省曠

張茂先答何劭詩日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

殆所謂國爵屏貴

家人忘貧者與

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

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

至貴國爵屏焉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于尋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

淑貞

張衡靈憲圖注日寂冥冥默不可為象

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

義貴賤何筭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

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

樂令終曰靖好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遭曷云世及

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龔遂初賦

洪族貺高陽之休基史記曰睦親之行晉書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姻

然諾之信重於布言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廉深簡絜貞夷粹

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依世尚同詭

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

道依俗而行必識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識之以好異

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烈士懷植散羣則尚

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

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鮑食安步畏榮

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毛詩曰因心則友

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

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孝惟義養道必懷邦

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推挹其風也人之秉彝

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

曰隘謂疾惡太甚無所容也不恭謂禽獸爵同下士祿等上農

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

可長卿棄官稚賔自免漢書曰司馬長卿病免客游梁

士太原則郇相字稚賔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

舉州郡茂才數病去官

高蹈獨善

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臯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

則兼善天下

亦既超曠無適非心

亦適莊子曰知志是非心

之適也

汲流舊巘葺宇家林

廣雅曰葺覆也

晨烟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

尚書曰克勤于邦克儉于

家史記原憲曰若

人否其憂子然其命

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

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

隱約就閑遷延

辭聘

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懼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

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

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無欲糾纏幹流冥漠報施

賦曰幹流而遷或推而還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弔魏

武文曰悼總帷之冥漠史記司馬遷曰天之報施善人

何如孰云與仁實疑明智

哉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

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謂天蓋高胡俟斯義

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

信曷憑思順何實

周易曰履信思順

年在身疾維疴

傷疾

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

視死如歸臨山

若吉

呂氏春秋曰遺生

藥劑弗嘗禱祀非恤

魏都賦曰

論語子曰上

倬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

倬向也禮

有鬼神孫卿子

敬述靖節式尊遺占

其書也

存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計却轉輕哀薄歛

計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

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謂賻喪家補助

遭壤以穿旋墓而窆嗚呼哀哉

河圖考鉤曰有壤者可

足

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

足

足

形還葬而無棹稱其財斯之
謂禮說文曰寔葬下棺也 深心追往遠情逐化
莊子曰既

化而生又
曰其為人也多暇 自爾介居及我多暇
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

非駕
曰毛萇詩傳 念昔宴私舉觴相誨
弟備言燕私 獨

正者危至方則礙
孫卿子曰方 哲人卷舒布在前載
西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
禮記曰孔子愀 違眾速尤迕風先

蹙
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闕違眾忤世淺為尤悔深作

必先矣
雨隧則極 身才非實榮聲有歇
言身及才不足為實

哉
爾雅曰求遠也左氏傳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應劭風

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皇甫謚高

仁焉死五伯智焉死
士傳曰黔

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弔曾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虛衣不蓋形死則

手足不斂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

此而謚為康哉妻曰昔先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

為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

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

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也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

惠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

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塵

已見 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康黔婁惠

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淑儀薨追進為

貴妃班亞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文五十七

謝希逸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

輟曉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

輟曉鄉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鄉衍吹律而溫之至

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允吾縣者宋陳照車去魏縣城辭

楚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出鳴雞趙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問曰王亦

趙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

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王

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拔殿之既聞悼泉途之已宮

亡因以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

哉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

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

桓子新論曰董賢女弟天寵方降王姬下姻

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第二皇女周易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也毛詩序曰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臻言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賈毛詩曰曷不

肅雍王姬之車又曰陟彼岵兮瞻望母兮

之傷家凝竇庇之怨

覆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

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

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楊雄元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旌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

玄丘烟

因

煜瑤臺降芬

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辭曰

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高唐渫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游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阻旦為朝雲暮為行雨誕發蘭儀光啓玉度楊修荀爽曰如蘭之茂如玉之瑩光啓已見上文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奔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梁季南碑曰栖景曜於衡門處麗締綌出懋蘋蘩毛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是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脩詩賁道稱圖照言貴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翼訓如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堯黃帝臣也圖謂畫物象也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姁為姓漢書曰孝武鈞弋趙婕妤

昭帝母也妊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聞堯十四月而生今鈞弋亦然乃命所生門曰堯母門綱繆史館容與經闡史三史陳風緝藻臨豸分微風國風游藝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律躊躇冬愛怙悵秋暉楚辭曰蹇蹇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冬日之日趙盾夏日之日杜預曰冬日可愛夏日可畏楚辭曰心展如之華寔邦之媛毛詩曰展如之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尊號皇太后宮曰崇憲太后居顯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城女簡狄吞而生契後王以為媒官嘉祥而立其祠焉潘皇胤璿式帝女金相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

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聯跂

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萇曰相質也

齊穎接夢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夢不韡韡鄭玄以蕃

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視朔書氛觀臺告

侵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

八頌局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人掌三龜以八筮占八頌

謂將卜八事先以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

祝掌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

五曰攻六曰說滲衡總滅容翬翟毀衽包咸論語注曰

謂滲漉喻祉福也衡總滅容翬翟毀衽包咸論語注曰

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勒直兩耳與兩鑣容

謂帳車也周禮曰司服堂王后之六服褱服綸狄闕狄

鞠衣展衣祿衣鄭玄曰狄當為翟翟雉名也褱衣畫翬

者也說文曰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

衽衣衿也

漢武李夫人賦曰閔瑤光之密嗟宮虛梁之餘陰又哀

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嚴奧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

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惟軒夕改輶輅晨遷

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中為紫禁惟軒夕改輶輅晨遷

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

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輶蒼頡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

篇曰輶衣車也離宮天邃別殿雲懸西都賦曰

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

連綱巾見餘軸匣有遺絃嗚呼哀哉匣中箱也移氣朔

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晚猶庭樹驚芳中帷響

金釭暖芳玉座寒夏侯湛有金釭燈賦暖不明也純

孝擗其俱毀共氣摧其同樂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

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

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仰昊天莫報怨

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

凱風之徒攀極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茫昧與善寂寥

餘慶淮南子曰茫昧昧從天之道與善已喪過乎哀

棘實滅性經曰毀不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

哉牽秀四言詩曰坤德尚題湊既肅龜筮既辰

湊之室棺槨數龍襲漢書音義韋昭曰階撤兩奠庭引雙

輶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所以維慕

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又

兩柩路引雙輶爾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

身爾子未與世辭慟皇情於容物崩列辟於上

哀哉鄭玄禮記注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所建也

而賜之也穀梁傳曰章旒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

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

服說文曰闔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

陽縣東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太皓以右轉晉旌委

宮閣銘曰洛陽城闔闔門楚辭曰凌天池而徑渡旌委

鬱於飛飛龍逶遲於步步毛詩曰周鏘楚挽於槐風喝

邊簫於松霧鏘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

環迴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

日而終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

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園喪車郭璞曰繇音

姚晨輶於解鳳曉蓋俄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

車如渚曰輶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

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霍光柩以輶車以

輜車為倅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祕其喪載以輜輶車百

二十五

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輜車類也然輜車吉儀瓚說是

也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邕獨斷曰山庭

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

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陵冢為山鄭玄周禮注曰隧墓道也重扃闕兮燈已

黯中泉寂兮此夜深哀未逝曰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于壤

末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子注曰濤涯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

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靡窮其芳譽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啓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曰既夕哭請啓期

告于殯宿興緒肩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侈於漢庭卒銜卹而絕緒

時兮將升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軸輿軸也天子畫之以龍說文曰輜喪車也嫂姪兮

悼惶慈姑兮垂矜爾雅曰婦稱夫之母曰姑聞鳴雞兮戒朝威驚號

兮撫膺陳琳武軍賦曰啓明戒旦長庚告昏列子曰撫膺而恨逝日長兮生年淺

憂患衆兮歡樂尠彼遥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託

序曰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此詩也今奈

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今云終天不反長逝之辭盡余

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援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燎于門內

之右鄭玄曰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為哭者為明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

曰士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乃祖布席乃奠禮記曰祖於庭說文曰酌餞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悽切

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

髮髣髴徒髮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駕兮淹留徘徊

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

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婕妤好自傷賦曰廣

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鳥俛翼兮忘林魚仰沫兮

冷冷楚辭曰雲霏霏兮承宇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

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

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面色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

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陸已見上文委

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

擗標之子降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其宅兆而安厝之撫靈櫬兮

訣幽房棺冥冥兮埏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之棺聲類曰埏墓隧也戶

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曰地底冥冥長無曉期歸

反哭兮殯宮聲有止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堯杜預注

曰自墓反虞于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也釋名是乎非

乎何皇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孝武李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夫人卒悲感

偏何嫺嫺其來遲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睢也既遇目

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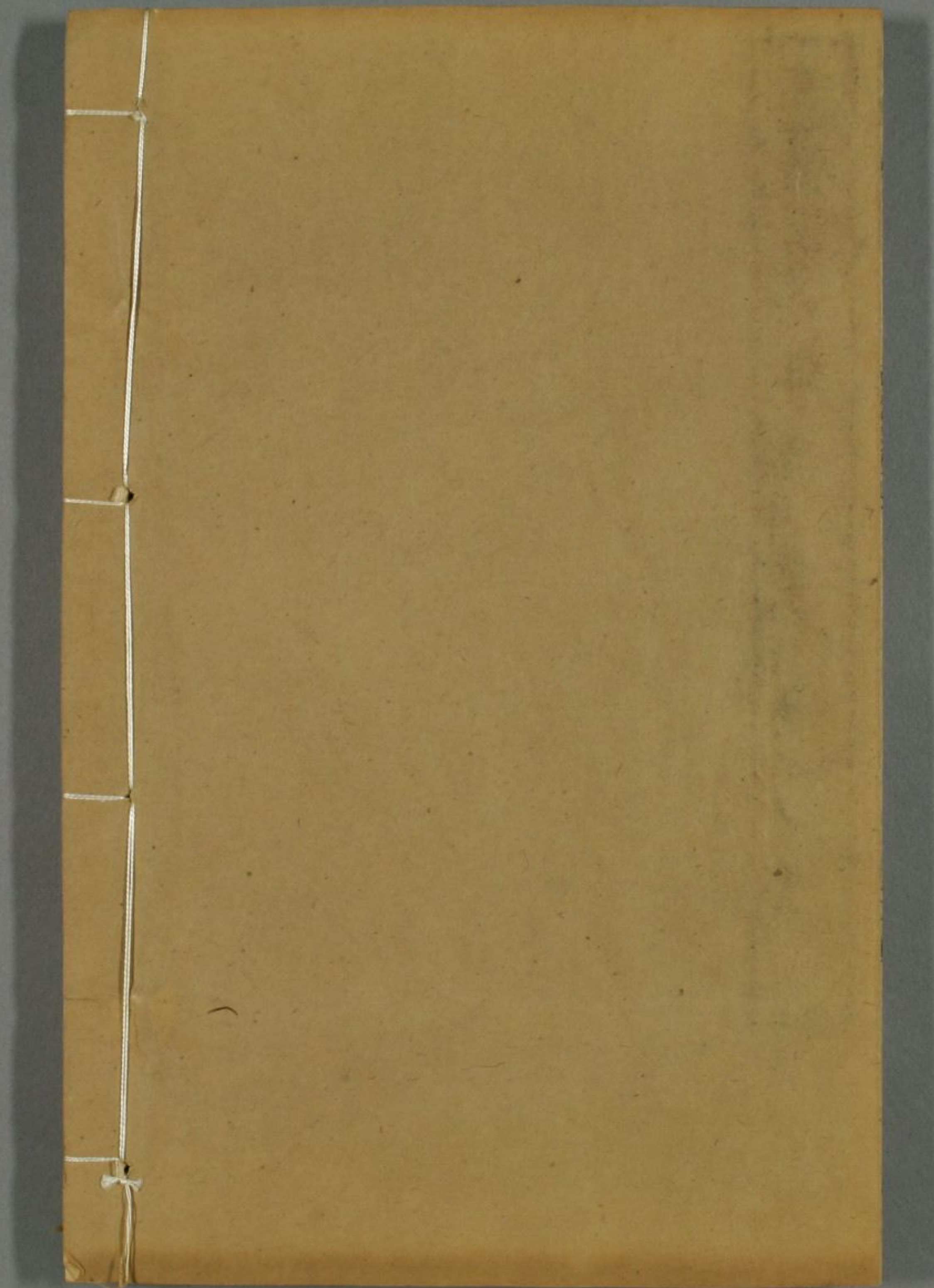
躬周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重日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

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莊子妻死惠子弔之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

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而能無槩然察

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無
氣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嚶嚶隨而哭之自以爲不
通乎命
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文選第廿冊

卷五十八至卷六十跋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82

20

60

65

70

75

80

85

文庫 11
D 82
20

文選卷第五十八

梁昭明太子撰

韻陽胡氏

廣城

彭州

哀下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二首
謝玄暉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碑文上

蔡伯喈郭林宗碑文一首 并序

陳仲弓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010190555211

48-11795

哀下

宋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一首

沈約宋書曰文帝袁皇后諱齊爲陳郡人左光祿大夫敬公湛之庶女也適太祖生太子劭上待后禮甚篤及崩于顯陽殿詔前永嘉太守顏延年爲哀策文

顏延年

惟元嘉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大行皇后崩于顯陽殿

周書曰謚者行之迹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風俗通曰皇帝新崩未有定謚故揔其名曰大行皇帝行下孟切 粵九月二十六日將遷座于長寧陵禮也龍輅

麗離綰容翟結駟

龍輅凶飾也容翟吉儀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遷徙于祖廟也軸

輅軸也輅狀如轉轆刻兩頭爲輅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開輅焉天子畫之以龍也程餘征切韓詩麗

繫也鄭玄儀禮注曰引棺在輅車曰綰甫物切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曹植官后誄表曰容車飾駕以合北辰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面朱總厭翟翟勤面績總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幃車也鄭玄曰蓋如今小車蓋也王逸楚辭注曰結連也連駟言將行也鄭玄詩箋曰駟兩駟 皇塗昭列神路幽

嚴皇塗古制故曰昭列

皇帝親臨祖饋躬瞻宵載

周禮曰喪祝掌大喪

祖飾棺乃載鄭玄曰祖爲行始也其序載而 飾遺儀於組旒

淪徂音乎珩

珩毛詩曰素絲組之鄭玄曰以素絲爲纓縫

后誄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旌尚書大傳曰太師奏雞鳴后夫人鳴佩玉于房中告去毛詩雜佩以贈之毛萇詩傳曰珩有

珩璜琚瑀

悲黼筵之移御痛翬綸之重晦

周禮曰大朝覲王設次席

黼純又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褱衣綸狄鄭玄曰

降輿客位

撤奠殯階

降輿謂祖載之時樞降於車也儀禮曰主人入祖乃載鄭玄曰舉柩却下而載之禮記曰殯於客位

祖於庭儀禮曰屬引徹奠乃祖鄭玄曰屬著也引乃命史臣

累德述懷鄭司農周禮注曰誅謂積累其辭也

倫昭儷昇有物有憑言天地未分之前已明倫匹之義又昇

魏榆師曠曰石不能言或憑焉劇秦美新曰上覽古在昔有

尚缺也精氣一上一下圓精初鑠方祗始凝言天地始分也呂氏春秋曰天

郭璞方言注云鑠言光明也淮南子曰昭哉世族祥發慶

清陽薄靡而為天重濁凝滯而為地昭哉世族祥發慶

膺祥發猶發祥也毛詩曰長發其祥慶膺猶祕儀景胄圖

光玉繩祕其令儀而生景胄圖其容光而升玉繩也昌暉在

陰柔明將進尚書曰邦乃其昌孔安國曰昌盛也周易曰坤

進而率禮蹈和稱詩納順南都賦曰率禮無違論語曰禮

詩書毛詩曰于以采蘋又曰于以采藻鄭玄毛詩箋曰蘋

戒禮記曰婦順者順於舅姑爰自待年金聲鳳振傳曰

叔姬歸于紀杜預曰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亦既有行

素章增綯毛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綯兮何謂也子

日繪事後素曰禮後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毛詩曰象服

乎馬融曰綯文貌也象服是加言觀維則是宜又曰言

觀其旂又曰俾我王風始基嬪德毛詩曰覆俾我悖尚

于虞惠問川流芳猷淵塞蔡邕表公夫人碑曰義方之

只其心方江沅漢載謠南國毛詩序曰文王之道被于

毛詩曰漢之廣矣不可沕思江之伊昔不造鴻化中微

永矣不可方思毛萇曰方沕也

謂少帝之時陸機詩曰伊昔有皇毛詩曰閔予小子遭用

家不造東都賦曰鴻化惟神魯靈光殿賦曰遭漢中微

集寶命仰陟天機謂文帝即位也尚書曰用集大命又曰

考靈耀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尚書為此璣曹植釋位公

秋胡行曰歌以求言大魏承天璣然璣與機同也

宮登曜紫闈左氏傳子朝曰諸侯釋位以間王室禮記曰

明帝苦寒行曰修德欽若皇姑允迪前徽尚書曰欽若吳

乎紫闈八月自懷柔

夫之母曰姑尚孝達寧親敬行宗祀毛詩曰父母在則有時

歸寧毛詩序曰夫人可進思才淑傍綜圖史毛詩序曰關

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思進賢才王肅周易注曰綜理事也班婕妤好發音在詠動

自傷賦曰陳女圖以鏡鑒顧女史而問詩

容成紀周語伶州鳩曰詠之以中音孟子曰動容

宣房樂韶理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壺禮記曰古者天子后

禮曰有房中之樂鄭玄曰絃歌周南召南之詩房中者

后夫人諷誦以事君子禮記曰韶繼也如涓漢書注曰

今樂家五日一坤則順成星軒潤飾韓詩曰淑女奉順

習樂為理樂也

易曰坤順也漢書曰軒轅德之所屈惟深必測尚書曰

黃龍體前大星女主象也

天無遠弗届下節震騰上清眺側

無深而不測術無細而不敷

言后道得宜即地安靜而月合度也漢書李尋曰月者

眾陰之長妃后之象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

理也國語曰幽王二年三川皆震毛詩曰百川沸騰山

冢率崩尚書五行傳曰晦日而月見西方謂之朏朔而

也條達行疾貌側匿猶縮懦行遲貌

不極毛詩曰有來雍雍又曰無思不謂道輔仁司化莫

晰之逝切牽秀四言詩曰乾道輔仁坤德尚冲思玄賦

象物方臻眡侵告沴

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零細切周禮曰凡樂六變而致

象物鄭玄曰象物有象在天所

謂四靈也非德之和則不至也周禮曰既侵鄭玄曰侵陰陽氣相侵漸成祥也漢書曰氣相傷謂之疹臨菑不

和意也**太和既融收華委世**太和謂太平也法言曰或問

軌曰天下太和蔡邕釋誨曰皇道惟融**蘭殿長陰椒塗**

帝猷不顯廣雅曰融朗也委世弃世也**弛衛嗚呼哀哉**漢武故事曰帝以七月七日旦生於猗

取溫煖除**戒涼在肆**弋**杪秋即安**而清風戒寒賈逵曰戒人

為寒備也儀禮曰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說文曰殯瘞也楚

辭曰靚杪秋之遙夜禮記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左氏

傳楚子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杜預曰窀厚也安夜也厚夜長夜謂墓埋也窀之倫切**霜夜流唱曉月**

升魄流唱挽歌也升魄祖載也禮記子曰**八神警引五輅遷**

迹甘泉賦曰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轡而**嗷嗷**諸嗣哀

哀列辟數數已見上文毛詩曰**灑零玉墀雨泗丹掖**劉

駢玄根賦曰致**撫存悼亡感今懷昔嗚呼哀哉**沈約宋

策既奏上自益此八字以致其意焉潘岳祭庾新婦文曰伏膺飲淚感今惟昔**南背國門北首**

山園楚辭曰出國門而軫懷廣雅曰首向也漢書曰僕

人按節服馬顧轅楚辭曰僕人慌悴散若流兮子虛賦

夾轅也李陵詩曰轅馬**遙酸紫蓋眇泣素軒**傅玄乘輿

顧悲鳴五步一彷徨**滅綵清都夷體壽原**楚辭曰造旬始

蓋漂以連翩素軒猶素車也**邑野淪藹戎夏悲謹**觀清都漢書曰

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野淪藹戎夏悲謹**京邑朝野淪其明盛戎狄華夏悲以競謹廣

雅曰藹藹盛也國語史蘇曰戎夏交梓也**來芳可述**

往駕弗援嗚呼哀哉

齊敬皇后哀策文一首

奔秦後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漢書曰楚元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為楚王沈約宋書曰高祖楚元王交之後也肇惟淑聖克柔克令詩曰令妻壽母清漢表靈曾

沙膺慶

韓詩曰漢有遊女薛君曰遊女謂漢神謝靈運登江中孤嶼詩曰表靈物莫賞漢書元后傳元城建公曰

昔春秋沙麓崩晉史卜之曰後六百四十五年宜有聖女與其齊田平今王翁鄭孺徙正直其地日月當之元城東有五麓之虛即沙麓地後八十年爰定厥祥徽音

允穆

毛詩曰文定厥祥又曰光華沼沚榮曜中谷詩序曰采芣芣夫人不失職也詩曰于以采芣于沼于沚又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

谷敬始紘紼教先種種列女傳敬姜曰皇后親蠶玄統公侯夫人加之以紘紼周

禮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出種種之種而獻於王

睿問川流神襟蘭郁川流

上文楊雄書曰賢女馨芬於蘭茝

先德韜光君道方被先德謂明帝也韜光謂封

西昌侯之時也廣雅曰韜藏也吳志賀劭上疏曰陛下昔韜藏神光潛德東夏于寶晉紀文帝遺吳主書曰韜神光福德父勞于外毛詩于佐求賢在謁無訛毛詩序曰卷耳后序曰文王之道被於南國

佐君子求賢審官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譖之心

顧史弘式陳詩展義班婕妤好自傷賦曰顧

問詩

厚下曰仁藏往伊智

周易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于寶晉紀

摠論曰仁以厚下易曰著之德圓而神

十亂斯侯四

教罔忒

論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有婦人焉九人

而已馬融曰其一人謂文母也禮記曰古者婦人教以婦德婦容婦言婦功鄭玄詩箋云法度莫大於四

教廣雅曰

思媚諸姑貽我嬪則毛詩曰思媚周姜又貽

我來牟孔安國傳曰嬪婦也毛

化自公宮遠被南國公

詩序曰后妃化天下以婦道也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

光德皆謂后也言軒曜思大明以增耀素

見上文

軒曜懷光素舒佇德

蕭子顯齊書明帝敬劉皇后諱惠端彭城人也光祿大夫道弘女太祖高皇帝為高宗納之武帝末明七年卒葬江乘縣張山高宗即位追尊為敬皇后高宗崩改葬祔于興安陵高宗即明帝也

謝玄暉

惟永泰元年

蕭子顯齊書明帝改年為永泰其年七月帝崩東昏即位

秋九月朔日

敬皇后梓宮啓自先塋將祔于某陵

風俗通曰梓宮者禮天子斂以

梓器官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為名凡人呼棺亦為官也說文曰塋墓地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其日至尊親奉奠某皇帝

至尊東昏侯寶卷鄭玄周禮注

曰奠獻也饋奠明乃使兼太尉某設祖于行宮禮也

帝崩未謚故曰某司馬彪續漢書太尉公一人凡翠帟舒阜玄堂啓扉

大喪則告謚南郊祖已見上文翠帟舒阜玄堂啓扉張協禋賦曰翠幕蜺連張衡呂司徒諫曰俎徹三獻筵

去此寧寓歸于幽堂玄室冥冥脩夜彌長

卷六衣

社預左氏傳注曰撤去也禮祭必三獻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褙衣褕袂闕狄鞠衣展衣

衣哀子嗣皇帝懷蚤衛而延首想駭鳥輅而撫心周禮

人大喪使帥其屬以蜃車之役衛鄭玄曰蜃車極路極載柳四輪迫地而行有似蜃因取名焉阮瑤正欲賦曰

佇延首以極視周禮曰安車離面驚總列子曰師襄乃撫心高蹈痛椒塗之先廓哀長

信之莫臨母為太后見上文應劭漢官儀曰帝祖身隔兩

赴時無二展其國不哭展墓而入鄭玄曰展省視也反

詔左言光敷聖善鄭玄禮記注曰旋便也漢書曰左

詔曰三后咸用光敷聖德毛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其辭曰

帝唐遠胄御龍遙緒班固漢書贊曰范宣子曰祖自

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在秦作劉在漢開楚班固漢書贊曰范氏

舒佇聖德而分彩也淮南子曰軒轅者帝妃之舍高誘曰軒轅星也劉歆有曜歷楚辭曰前望舒使先驅王逸曰望舒月御也

閔予不祐慈訓早違毛詩曰閔予小子周易曰天命不祐晉中興書曰肅祖太妃荀氏薨

顯宗詔曰朕少遭閔凶慈訓無稟廣雅曰違背也方年冲藐懷袖靡依尚書曰肆予冲

人弗及知左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毛家臻寶業詩曰母兮鞠我出入腹我鄭玄曰腹懷抱也

身嗣昌暉周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元壽宮寂遠清廟

虛歸嗚呼哀哉楚辭曰蹇將澹兮壽宮王逸曰壽宮帝

遷明命民神胥悅謂明帝即位也毛詩曰清廟祀文王也

文武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又王乾景外臨陰儀內缺易

孫圜曰又能上下悅于鬼神乾景外臨陰儀內缺易

日乾為君為父禮空悲故劍徒嗟金穴漢書曰宣帝許皇后元帝母也

記曰后治陰德也字平君曾孫立為帝平君為婕妤是時公卿議更立皇后亦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劍大臣知指白立許婕

好為皇后范曄後漢書曰光武郭皇后弟况璋瓚奚獻為大鴻臚數賞賜金錢京師號况家為金穴璋瓚奚獻

褱褱固設嗚呼哀哉禮記曰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

裸鄭玄曰大宗亞裸容夫人有故攝焉璋瓚夫人所執又周禮注曰裸謂以主贊酌爵鬯始獻尸也后於是璋瓚酌亞裸褱褱已見

上文馮相告祔宸居長往謂明帝崩也周禮曰馮相

視也東京賦曰馮相觀祔典引曰宸居其域蔡邕曰如此辰居其所也貽厥遠圖末命

是將謂顧命令祔也毛詩曰貽厥孫謀左氏傳榮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尚書曰道揚末命方言曰秦

晉之閒相懷豐沛之綢繆兮背神京之弘敞帝鄉也

猶纏綿也風俗通曰秦政并吞六國苞宇宙之弘敞

陋蒼梧之不從兮遵鮒隅以同壤嗚呼哀哉禮記曰舜葬

于蒼梧之野蓋二妃不從山海經曰大荒之中陳象設

河水之閒鮒隅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

文五十八

於園寢兮映輿鏤

犯

於松楸

楚辭曰象設君室靜閑安漢書曰自高祖下至宣帝

各自居陵傍立廟又園中各有寢蔡邕獨斷曰金鏤者馬冠也如玉華形在馬髦前

望承明而不

入兮度清洛而南遊

陸機洛陽記曰承明門後宮出繼入之門藉田賦曰清洛濁渠

池綽於通軌兮接龍帷於造舟

禮記曰飾棺君三池鄭玄曰懸池於荒之

爪端若今承雷然又禮記曰飾棺君龍帷振容黼荒鄭玄曰荒蒙也在傍曰帷在上曰荒皆所以衣柳毛詩曰

造舟迴塘寂其已暮兮東川澹而不流嗚呼哀哉南都賦曰

分背迴塘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說文曰澹水搖也籍閼宮之遠烈兮聞續女之

遐慶

毛詩閼宮曰赫赫姜嫄其德不回是生后穆降之百福又曰續女維莘長子維行始協德

於蘋蘩兮終配祗而表命

晉中興書策明穆皇后曰正位閼房以著協德之義辨亡

論曰趙達以機祥協德采蘋采蘩已見上文漢書曰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地命爵號也慕方

纏於賜衣兮哀日隆於撫鏡

東觀漢記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嚮衛南宮皇太后因

過按行閱視舊時衣物今以光烈皇后假結帛巾各一枚衣一篋遺王可瞻視以慰凱風寒泉之思西京雜記曰

宣帝被收繫郡邸獄臂上猶帶史良娣合綵婉轉絲繩係身毒寶鏡一枚舊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

神所福故宣帝從危獲濟及即位每持此鏡感咽移辰宣帝崩後不知所在思寒泉之罔極

兮託彤管於遺詠嗚呼哀哉

毛詩曰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又

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曰靜女其嬈詒我彤管毛萇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郭有道碑文一首

并序

蔡伯喈

范曄後漢書曰蔡邕字伯喈陳留人也辟橋玄府稍遷至郎中後董

卓辟邕邑遷尚書及卓被誅王允收邕付廷尉遂死獄中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漢書太原郡其先出

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號叔者是有懿德文王咨焉左氏傳曰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叔王季之穆為文王卿士將號是滅何愛於虞毛詩曰我求懿德國語建國命

胥臣曰文王即位而咨于二號韋昭曰咨謀也

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仲左氏傳師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何高誘戰國策注曰郭古文

號字先生誕應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

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

黃石公記序曰張良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

孔叢子有儀公潛者砥節厲行樂道好古仲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

長子昌言曰直道正辭貞亮之節貞固足以幹事隱

括足以矯時周易曰貞固足以幹事韓詩外傳曰設於

隱括之中直己不直人遠伯玉之行也孫

經探綜圖緯六經五經及樂經立圖河圖周流華夏隨

集帝學收文武之將墜拯微言之未絕論語子貢曰文

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于時纓綏之徒紳佩之士禮記

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望形表而

影附聆嘉聲而響和者楊雄西征賦曰支附葉從表立

於響聲之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尚書大

於響也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傳曰百

川趨於東海曾子曰介蟲之精者曰龍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

精者曰龜鱗蟲之精者曰龍童蒙賴焉用祛其

毛萇詩傳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童蒙賴焉用祛其

也論語子曰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童蒙賴焉用祛其

蔽周易曰匪我求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漢書

童蒙法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李尋

童蒙法猶去也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李尋

傳曰王根輔政羣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

疾辭辟猶召也將蹈鴻涯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西京賦曰

指麾神仙傳曰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

為誰叔卿曰是洪涯先生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

時隱人也及堯之讓位于許由也由以告巢父巢父以

焉巢父責由曰汝何不隱汝光何故見若身也翔區外以

舒翼超天衢以高峙李陵書曰策稟命不融享年四十

有二毛萇詩傳曰融長也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范曄後漢書

年號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毛詩

其永懷毛萇詩傳曰寘置也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謀不朽之事左

傳穆叔曰太上有立德此之謂不朽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

賴之於見述也毛詩曰先民有作今其如何而闕斯禮

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毛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俾芳烈奮于

百世令問顯於無窮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孟子曰聞

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莫不興起毛詩曰顯顯令問其辭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玄言其明德而通於玄廣雅曰玄道也純懿淑靈受之

自天毛詩曰有命自天崇壯幽浚如山如淵家語齊大夫子與

今而後知泰山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

為高海淵之為大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左氏傳曰晉

曰御穀可臣亟聞其言矣悅匪惟撫華乃尋厥根法言或曰

不食我實論語子貢謂叔孫武宮牆重仞允得其門叔曰夫子之牆數仞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懿乎其純確乎其操周

曰龍德而隱者也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乎其不可拔潛龍也洋洋搢紳言觀其高音告封禪書曰

之略棲遲泌丘善誘能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
術淵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赫赫三事幾行其招莫肯夙夜招猶召
也委辭召貢保此清妙言有召貢者委棄而辭之范曄
趙典舉泰有道並降年不永民斯悲悼尚書祖乙曰降
不應召或為台尚書曰予恐來世班固刑法嗟爾來世是則是效
爰勒茲銘摘其光耀韋昭漢書注

陳太丘碑文一首并序

蔡伯喈

先生諱寔字仲弓潁川許人也

范曄後漢書曰寔潁川許人漢書潁川郡有許

縣魏志曰文帝黃初二年改許縣為許昌含元精之和
應期運之數易通卦驗曰大皇之先興耀含元精論衡

自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兼資九德摠

脩百行

尚書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禹曰何皋陶曰寬

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孔臧與從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

焉善誘善道仁而愛人

論語曰孔子於鄉黨則恂恂焉彬彬

已見上文論語曰樊使夫少長咸安懷之

論語曰安之少者懷

其為道也用行舍藏進退可度

論語子謂顏淵曰用

經曰進不徵許以干時不遷貳以臨下

論語子貢曰惡

許以為直者又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四為郡功曹

五辟豫州六辟三府再辟大將軍宰聞喜半歲太丘

一年德務中庸教敦不肅

論語子曰中庸之為德其至

矣乎民鮮久矣孝經子曰其

教不肅政以禮成化行有謚左氏傳晉郤至謂子反曰

而成會遭黨事禁固二十年樂天知命澹然自逸周

靜也曰謚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毛詩曰我不敢傷我友自逸交

不諂上愛不瀆下周易曰君子上交見機而作不俟終

日周易曰君子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及文書赦宥時年已七十遂隱

山懸車告老漢書曰薛廣德乞骸骨賜安車駟馬懸其

仕者也曰告老致四門備禮閑心靜居尚書曰賓于四大將軍

何公司徒袁公范曄後漢書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

前後招辟使人曉喻云欲特表便可入踐常伯超補三

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周官號曰常伯選於諸伯言其

道德可常尊也環濟要略曰侍中古官或曰風后為

黃帝侍中周時號曰常伯紆佩金紫光國垂勳漢書曰

紆始復故三事已見上文大司徒皆金印紫綬

先生曰絕望已久飾巾待期而已皆遂

不至列子林類曰吾老弘農楊公東海陳公范曄後漢書曰太

每拜公卿羣寮畢賀賜等常每在衮職羣寮賀之公也周禮

數寔大位未登愧於先之也夜冕而下皆舉手曰賴川陳君絕世超倫大位未躋躋登也慙

於臧文竊位之負論語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故時人高其德

重乎公相之位也年八十有三中平三年范曄後漢書中八月

丙午遭疾而終臨沒顧命留葬所卒孔安國尚書傳

命時服素棺槨財周櫬喪事惟約用過乎儉周易曰用

群公百寮莫不咨嗟嚴數知名失聲揮涕禮記曰內

人行哭失

聲家語曰公父文伯卒敬姜曰無揮大將軍弔祠錫以

嘉謚范曄後漢書曰曰徵士陳君稟嶽瀆之精苞靈曜

之純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又鉤命決曰

天不愁遺老俾屏我王左氏傳孔丘卒公誄之曰

梁崩折妻于時靡憲禮記曰孔子早作負

有儒傳曰郁郁乎文哉論語書曰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尚書箕子謂武王曰天乃文為德表範為士則存誨沒

號不亦宜乎三公遣令史祭以中牢刺史敬弔太守南

陽曹府君命官作誄曰赫矣陳君命世是生廣雅曰命

書曰信命世之才含光醇德為士作程孔安國尚書傳曰醇粹也

資始既正守終又令周易曰萬物資始史記祭公謀奉

禮終沒休矣清聲遺宮屬掾吏前後赴會刊石作銘

府丞與比縣會葬荀慈明韓元長等五百餘人范曄後

荀爽字慈明獻帝初官至太僕總麻設位哀以送之

已上河南尹种府君臨郡謝承後漢書曰劉翊潁川人

主簿迎之到官深敬待追歎功德述錄高行以為遠近

鮮能及之重直部大掾以時成銘斯可謂存榮沒哀死

而不朽者已論語子貢曰夫子其生也榮乃作銘曰

我我崇嶽吐符降神

上林賦曰南山我嶽毛詩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於皇

先生抱寶懷珍如何昊穹既喪斯文

論語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微言圯絕來者曷聞

微言已見上

將圯絕而罔階論文語曰

交交黃鳥爰集于棘

文幽通賦曰

馬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命不可贖哀何有極

毛詩曰如可贖也

褚淵碑文一首

并序

王仲寶

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琅邪人幼專心篤學手不釋卷為中書

監薨

夫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此之謂不朽

左氏傳曰穆叔如晉范宣

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

謂不廢此之

所以子產云亡宣丘泣其遺愛

左氏傳曰子

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隨武既沒趙文懷其餘風於文簡

公見之矣禮記曰趙文子與叔譽觀乎九原文子曰死

文子曰我則隨武子乎利君不忘其身謀身不遺其友

鄭玄曰武子士會也食邑於隨蔡邕郭林宗碑曰先生

既沒魏志太祖曰孤

到此州嘉其餘風也

子以至仁開基宋段以功高命氏

史記曰微子開者殷

兄武王崩成王幼武庚作亂成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

開代殷國於宋微子以故而仁賢及代武庚故殷餘民

甚欲戴之而愛焉左氏傳曰魯季武子如宋褚師段逆

之杜預曰段共公子石也褚師官也命氏已見上文

爰逮兩漢儒雅繼及後漢書曰褚禧字叔齊陳留尉氏

人博聞廣見魏晉以降弈世重暉乃祖太傅元穆公

聰明智達也

代魏

文五十八

褚氏未聞晉中興書曰褚裒字季德合當時行比州壤
野侍中衛將軍薨贈太傅元穆侯
魏書曰陳寔德冠當深識臧否不以毀譽形言王命論曰淵然
時莊子曰行比一鄉
深識毛詩曰於予小子未知臧否論語曰吾之於人誰
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毛詩序曰情動於中
而形於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尚書曰亮采惠疇老子
於言亮采王室每懷冲虛之道曰大滿若冲字林曰冲
猶虛可謂婉而成章志而晦者矣左氏傳君子曰春秋
婉而自茲厥後無替前規建官惟賢軒冕相襲尚書曰
成章賢管子曰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劉公稟川嶽之靈
歆移太常博士曰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暉含珪璋而挺曜川嶽之靈已見上文禮記曰和順內
凝英華外發禮記曰和順積神茂初學業隆弱冠弱
已見上文是以仁經義緯敦穆於閨庭張叶白鳩頌曰經

曰汜勝之穆敦九族蔡邕金聲玉振寥亮於區寓金聲
何休碑曰孝友盡於閨庭
已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振孝敬淳深率由斯至毛詩
猶動也東京賦曰區寓又寧
成孝敬表宏竹林名士傳曰山盡歡朝夕人無間言禮
濤清深慎嘿尚書曰率由典常
孔子曰吸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論語子逍遙乎文
曰孝哉閔子騫人不聞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雅之囿翱翔乎禮樂之場劇秦美新曰逍遙乎文雅風
儀與秋月齊明音微與春雲等潤音微即微音也毛
韻宇弘深喜愠莫見其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
傳曰山濤心明通亮用人言必由於己王命論曰見善
莫見其際
已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范曄後漢
用汪汪焉洋洋焉可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書曰郭林
宗少遊汝南先過表宏不宿而退往從黃憲累日方還
或問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度汪汪若萬頃之陂澄之沈約宋書曰表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表陽源才氣高奇綜覈精裁沈約宋書曰表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
沈約宋書曰表淑字陽源少有風氣遷尚書吏部郎臧
榮緒晉書曰呂安才氣高奇又曰荀顗綜覈名實風俗
澄一范曄後漢書左朱零曰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范曄精裁猶以利刃斷腐朽宋文帝端明臨朝鑒賞無
昧也神冠子曰所謂命者靡不在君也君也者端神明者
表既延譽於遐邇文亦定婚於皇家國語曰使張老延
述行賦曰皇選尚餘姚公主拜駙馬都尉蕭子顯齊書
家赫而天居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
與復尚漢結叔高晉姻武子方斯蔑如也平陵寶叔高
公主以經術稱摯虞曰叔高名玄以明經為郡上計吏朝會
數百人叔高儀狀絕眾天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出朝
同輩朝笑焉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決未發而詔叔高就第成婚王隱晉書曰王武子少知
名有俊才尚武帝姊常山釋褐著作佐郎轉太子舍人
公主毛萇詩傳曰蔑無也

濯纓登朝冠冕當世楚辭曰滄浪之水清可以濯我纓
冠冕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循家寵濯纓登朝冠冕當世
當世冠冕升降兩宮實惟時寶陸機謝內史表曰官成具瞻
之範既著台衡之望斯集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
三能台與能同毛詩曰春秋漢合學曰三公在天法
實惟阿衡左右商王出參太宰軍事入為太子洗馬俄
遷祕書丞贊道槐庭司文天閣周禮曰面三槐三公位
閣經書三輔故事曰天祿光昭諸侯風流籍甚
閣在大殿北以藏祕書韓詩外光昭諸侯風流籍甚
人君者則願以為臣名昭諸侯天下願焉習鑿齒晉陽
秋曰王夷甫樂廣俱宅心事外言風流者稱王樂焉漢
書曰陸賈遊漢庭以父憂去職蕭子顯齊書曰淵喪過
公卿間名聲籍甚父湛之驃騎將軍喪過
乎哀幾將毀滅周易曰喪過乎哀有識留感行路傷情桓
新論雍門周說孟嘗君曰有識之士莫不為足下寒心
酸鼻論衡曰行路之人皆能論之家語曰子游見行路

司鐸火服闋除中書侍郎鄭玄禮記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恪居官次智効惟穆左氏傳曰閔子騫曰敬恭

朝夕恪居官次莊子曰智効一官于時新安王寵冠列蕃越敷邦教毗

佐之選妙盡國華沈約宋書曰始平孝敬王子鸞字孝

殷叔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凡為上所封新安王母

不子鸞府國子鸞兼司徒進號撫軍將軍尚書曰司

徒掌邦教敷五典國語季文子曰吾以德榮為出為司

國華韋昭曰以德榮不顯者可以為國之光華也

徒右長史轉尚書吏部郎執銓以平韋昭漢書注曰銓

以稱物晉起居注曰太康御煩以簡裴楷清通王戎簡

四年詔曰選曹銓管人材裴楷字叔則河東人也為

要復存於茲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野

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泰始之初入為侍中裴子野

其選也是以楷為吏部郎

尚書是時天步初夷王途尚阻天步初夷謂弒少帝也

史晉安王子勛作亂蕭子顯齊書曰建安王休仁南討

賊屯鵲尾洲遣淵諸軍選將帥以下勲階毛詩曰天步

艱難蔡邕劉寬碑曰王途蕪穢周失其馭元戎啓行衣冠未

緝元戎啓行謂建安出征也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

冠子孫爾雅曰輯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

和也緝與輯同內贊謀謨外康流品東觀漢記世祖

禹與朕謀謨帷幄李重集曰為選部制勝既遠涇渭斯

明孫子兵法曰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敵而制勝孫賞不

失勞舉無失德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君績簡帝心聲敷

物聽崔駰武賦曰假皇天乎簡帝心尚事寧領太子右

書大傳曰文王施政而物皆聽

壽寂之前刃少帝延湘東王升御坐曾不移朔遷吏部

立為明帝又曰明皇帝年號泰始

衛率固讓不拜尋領驍騎將軍以帷幄之功膺庸祇之

秩帷幄已見上文尚書王曰惟乃文考庸庸祇祇威威顯民孔安國曰用可用敬可敬封零都縣

開國伯食邑五百戶漢書有豫章郡零都縣既秉辭梁之分又懷寢

丘之志國語曰惠王以梁予魯陽文子辭曰梁險而在遠懼子孫之有貳者縱臣而得全其首領以沒

昭王子梁楚北境魯陽文子楚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魯陽公列子曰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

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惟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辭而不可

受請寢丘與所受田邑不盈百井周禮曰畝百為夫夫

之至今不失書曰井之重為侍中領右衛將軍盡規獻替均山甫

之庸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臣盡規又史黜謂趙簡子曰夫事君者諫過而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

能而進賢毛詩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緝熙王旅兼方叔之望毛詩曰維清

典又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丹陽京輔遠近攸則漢書曰右

又曰方叔莅止其車三千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

是為三輔又百官表有京輔都尉毛詩曰商邑翼翼其四方之

極鄭玄曰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吳興襟帶實惟股肱李尤有函

襟帶咽喉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頻作二守並加蟬冕

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時召君耳頻作二守並加蟬冕

蕭子顯齊書曰尋遷散騎常侍丹陽尹出為吳興太守政以

守常侍如故蔡邕獨斷曰侍中中常侍加貂附蟬

禮成民是以息左氏傳卻至之明皇不豫儲后幼冲沈約

曰太宗明皇帝諱或又曰後廢帝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

泰始七年立為皇太子太宗崩太子即位尚書曰武王有

疾弗豫謝承後漢書曰孝靈貽厥之寄允屬時望毛詩曰

帝崩皇太子即位主上幼冲貽厥之寄允屬時望貽厥孫

謀以燕徵為吏部尚書領衛尉固讓不拜改授尚書右僕射

翼子

翼子

翼子

端流平衡外寬內直

賈子曰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流平衡韓詩外傳曰外寬內直蘧伯玉之行也

弘二八之高暮宣由庚而垂詠

二八八元八愷也毛詩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太宗即世遺命以公為散騎常侍中書令護軍將軍送往

事居忠貞亮

太宗明帝左傳荀息謂晉獻公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秉國之均

四方是維

毛詩小雅文也

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左氏傳曰隨武子曰薦穀為太宰百

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

公之登太階而尹天下君子以為美談

張儉碑曰惜乎不登太階以尹天下致皇代於隆熙公羊傳曰魯人至今以為美談

亦猶孟軻致欣

於樂正羊職悅賞於士伯者也

孟軻曰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孟子喜而不寐公

孫丑曰奚喜曰其為人也好善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

以爪衍之縣羊舌職悅之以為當也丁所生母憂謝職毀疾之重因心則

至

蕭子顯齊書曰淵遭庶母郭氏喪葬畢起為中軍將軍本官如故毛詩曰因心則友朝議以有

為為之魯侯垂式

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禮歟孔子曰吾聞諸老

聃曰昔有魯伯禽有為為之今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弗知也

存公忘私方進明準

曰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人也為丞相及母既終葬三十

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也

爰降詔書敦還攝任固請移歲表奏相望事不我與屈

己弘化

沈約宋書曰褚淵以母憂去職詔攝本任爾雅曰聖王屈己以申天下之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樂尚書曰三孤貳公弘化屬值三季在辰戚蕃內侮

窳神器

沈約宋書曰桂陽王休範文帝子也封為桂陽

兵反休範已至新林朝廷震動平南將軍齊王幼時屯遂舉

亭中軍將軍諸淵入衛殿省休範自於新林步上越騎

校尉張苛兒直前斬休範首持還休範自新林分遣同
黨在墨彘等直入朱雀門休範雖死不相知聞墨彘至
杜姥宅官省怖擾於是城內分遣諸軍東西奮擊諸賊
一時奔散斬墨彘等劉琨勸進表曰狡寇窺窺左氏傳
師服曰民服其上下無覬覦杜預鼓棹則滄波振蕩建
旗則日月蔽虧蕩汪流曹子建責躬詩曰建旗東岳子
虛賦曰岑峯參差日月蔽虧出江派而風翔入京師而雷動
于海表曹植任城王誄曰矯矯元鳴控弦於宗稷流鋒
鏃於象魏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宗宗
之稷周禮曰太宰縣治象之法于雖英宰臨戎元渠時
象魏五等論曰鋒鏃流乎絳闕晉中興書穆而餘黨
殄英宰謂齊王也元渠謂休範也晉中興書穆而餘黨
帝詔曰實賴英宰淵謀尚書曰殲厥渠魁而餘黨
寔繁系宮廟憂逼餘黨謂杜公乃搃熊羆之士不貳心

之臣

尚書曰先君文武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

戮力盡規克寧禍亂

并力也

盡規已見上文戮力

康國祚於綴旒拯王維於已

墜

公羊傳曰君若贅旒然贅猶綴也何休曰旒旌旗旒也

誠由太祖之威風抑亦仁

公之翼佐

太祖齊王也

可謂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

楚子救鄭軍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以靜對曰德刑詳禮義信戰之器也杜預曰器猶用也

難之功進爵為侯兼授尚書令中軍將軍給班劍二十

人功成弗有固秉撝挹

老子曰功成而弗居周易曰無不利撝謙韓詩外傳曰孔子曰

持滿之道挹而損之晉起居注

改授侍中中書監護軍

如故又以居母艱去官

蕭子顯齊書曰淵後嫡母雖事吳郡公主薨毀瘠如初

緣義感而情均天屬

莊子曰桑雩謂孔子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弃千金之璧負

赤子而趣何與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者也司馬彪曰假國名也屬連也顏丁之合禮二連之善喪亦曷以踰禮記曰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求而弗得及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鄭玄曰顏丁魯人也居喪合禮禮記孔子曰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天厭宋德水運告謝左氏傳鄭伯曰天而既厭周德矣水運宋也射雉賦曰青陽告謝王逸楚辭注曰謝也去嗣王荒怠於天位沈約宋書曰後廢帝明帝長子諱是即位淫亂尚書曰商王受荒怠弗敬又伊尹彊臣憑陵於荆楚沈約宋書曰荆州刺史曰天位艱哉廢昏繼統之功今楚憑陵我城郭龍亂寧民之德傳鄭王子伯駢曰廢昏繼統之功帝為蒼梧王也繼統謂立順帝也蕭子顯齊書曰蒼梧暴虐稍甚及廢群公集議袁粲劉秉既不受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筆授太祖太祖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事乃定順帝立徽太常曰繼統揚業墨子曰夏桀時天乃命湯於鑪宮有神來告曰夏德大亂往攻之予必使汝大戲之崔寔正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也

公實仰贊宏規參聞神筭潘岳賈充謀曰使疑廟定於神筭雖無受服出車之庸亦有甘寢秉羽之績左氏傳劉子曰國之大戎有受服毛詩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莊子仲丘謂楚王曰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慎子注曰甘寢安寢也乃作司空山川攸序禮記曰司空執度度地居民山川沮澤也兼授衛軍戎政輯睦牽秀皇甫陶碑曰帝命既允戎政以閑左氏傳隨武子曰楚卒秉輯睦事不奸矣既而齊德龍興順皇高禪沈約宋書曰順帝諱淮字仲謨明帝第三子廢帝殯奉迎匡贊奉時之業周易曰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正微猷弘遠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允之話言左氏傳君子曰古之王者並建聖哲樹之風聲著之話言亦猶稷契之臣虞

夏荀裴之奉魏晉

魏志曰太祖封荀攸亭侯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今藏榮緒晉書

日裴秀字季彥河東人也常道鄉公立與議定策遷尚書僕射及世祖受禪進左光祿大夫

自非坦

懷至公永鑒崇替

國語蓋尹釐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於是乎有歎

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

孰能光輔五君寅亮二代者哉

左氏傳曰楚屈建語

康王晉范會之德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五君宋文明順齊高武然此武猶未立蓋終言之寅亮已見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大啓南康爰登中鉉時膺土宇

固辭邦教

蕭子顯齊書曰建元元年進位司徒侍中中書監如故改封南康郡公邑三千戶淵固讓

司徒毛詩曰大啓爾宇毛萇曰宇居也東京賦曰廣啓土宇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

職也鄭玄尚書注

今之尚書令古之冢宰

蕭子顯齊書曰淵尋加尚

書令本官如故周禮曰乃立天官冢宰而掌邦治鄭玄曰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雖秩輕於衮

司而任隆於百辟

衮司三公也毛詩曰百辟其刑之

暫遂冲旨改授朝端

居注曰帝詔曰若不少順冲旨降損盛制晉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

邇無異言遠無異

望

劉琨勸進表曰是以邇無異言遠無異望

帝嘉茂庸重申前冊執五

禮以正民簡八刑而罕用

蕭子顯齊書曰二年重申前命為司徒周禮曰掌邦禮以佐王

和邦國鄭玄曰禮謂典禮五吉凶軍賞嘉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簡略也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

不義之刑三曰不端之刑四曰不悌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端音因故能騁

績康衢延慈哲后

登樓賦曰假高衢而騁力鄭

情同布衣

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晉中

出陪鑾躅

入奉帷殿仰南風之高詠餐東野之祕寶

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

南風之詩王隱晉書庾峻曰知足如跡廣雖去列位而居東野東野未詳又曰雒書零淮聽曰顧命云天球河圖在東序天球

寶器也河圖本紀圖帝王終始存亡之期典引曰御東序雅

之祕寶然野當為扞古序字也以是圖緯故曰餐餐美也

議於聽政之晨披文於宴私之夕禮記曰君日出視朝退適

曰左披文以講六藝之宏參以酒德聞以琴心晉書

數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暖有餘暉遙然留想暖溫貌莊子曰

有酒德頌列仙傳曰暖有餘暉遙然留想暖溫貌莊子曰

洵子作琴心三篇君垂冬日之溫臣盡秋霜之戒言君垂恩有如

者深也肅肅焉穆穆焉肅肅焉穆穆焉

常若秋霜鄧析子曰為君者若冬日之肅肅焉穆穆焉肅肅焉穆穆焉

陽夏日之陰荀悅申鑒曰主怒如秋霜肅肅焉穆穆焉肅肅焉穆穆焉

穆肅肅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

敬也於是見君親之同致知在三之如一國語武公伐翼

子曰苟無死吾以見之令子為上卿辭曰成聞之人生於三

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食不長非教不智生之

族也故一事之惟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

其所在則致死矣太祖升遐綢繆遺寄蕭子顯齊書曰太

尚書事禮記曰天子崩告喪曰天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

王登退西征賦曰武皇忽其升遐以待中司徒錄尚書事

稟王几之顧奉綴衣之禮尚書顧命曰皇后憑王几道

翼曰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王崩擇皇齊之令典致聲化於雍熙左氏傳隨武子曰

國之令典東京賦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

曰上下共其雍熙內平外成實昭舊職左氏傳太史克

五教於四方內平外成又展禽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

曰桓公糾合諸侯實昭舊職增給班劍三十人晉公

秩曰諸公給虎賁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三十人持劍焉物有其容徽章斯允左氏傳膳夫屠

物有其容禮記曰殊徽號鄭玄曰徽旌旗之名位尊而

也又曰以為旗章以別貴賤鄭玄曰章幟也位尊而

禮卑居高而思降自夏徂秋以疾陳退朝廷重違謙光

之旨用申超世之尚周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喻晉

申超世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

之美改授司空領驃騎大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蕭

顯齊書曰淵寢疾上相星連有變淵憂之表遜位景命

乃改受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景命

不求大漸彌留

蔡邕楊公誄曰功成化洽景命有傾尚書曰降年有未有不求又曰疾大漸惟

幾病日臻

建元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于私第春秋四

十有八昔柳莊疾棘衛君當祭而輟禮

禮記曰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

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也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臣有柳莊也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聞之死請往不釋服

而往遂晏嬰既往齊君趨車而行哭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菑晏子死公繫

以綖之駟而馳自以為遲下車而趨知不如車之駛則又乘之

比至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韓詩外傳曰公之云亡聖朝震悼於上群后恒匡動

於下鄭玄禮記注曰恒恐也

豈唯哀纏一國痛深一主而已哉萬

國同戚豈如柳莊晏嬰事止一國一主而已哉追贈太

宰侍中錄尚書如故給節羽葆鼓吹班劍為六十人謚

曰文簡禮也夫乘德而處萬物不能害其貞

莊子曰夫乘道德而

浮遊則不然無譽無言浮遊乎萬物之

虛己以遊當世

不能擾其度

莊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舩來觸舟雖有褊心之人不能怒人虛己以遊於世其

孰能均貴賤於條風忘榮辱於彼我

淮南子曰夫貴賤之於身也猶條風

之於時麗也毀譽之於己猶蚊蚋之一過也莊子有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

何也孫叔敖曰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然

後可兼善天下聊以卒歲

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者也家語

孔子歌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經始圖終式免祗悔

潘岳家風詩曰經始復圖終葺宇營

日無祗悔誰云克備公實有焉是以義結君子惠霑

庶類國語曰夏禹能平水土以品庶類者也言象所未形述詠所不盡

緒荅鄒敬書曰至理故吏某甲等感逝川之無捨哀清

暉之眇默論語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傳

也楚辭曰路餐輿誦於丘里瞻雅詠於京國左氏傳曰

與人誦之曰子產思衛鼎之垂文想晉鍾之遺則禮記

若死其誰嗣之惺鼎銘曰公曰叔舅子與汝銘若纂乃考服國語晉悼

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

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勲銘于方高山而仰止刊立石

以表德其辭曰毛詩曰高山仰止彌衡顏

辰精感運昂靈發祥爾雅曰大辰房心尾也王逸楚辭

殷紂之時五星聚房者蒼神之精同據而興齊水德故

曰辰精春秋佐助期曰漢將蕭何昂星精生於豐通於

制度發祥元首惟明股肱惟良言君感辰精而王故曰

已見上文良也尚書大傳曰元首明哉股

肱良哉元首君也股肱臣也天璽璿曜踵武前王

能璽照璇璣七曜之道踵武前王而受禪也毛詩曰天

璽在下有命既集尚書曰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璇與

璿同七政七曜楚辭欽若元輔躋微知章言臣能敬順

曰及前王之踵武義體微知章而匡贊之也尚書曰欽若昊天班固永

言必孝因心則友毛詩曰永言孝思孝思惟仁洽兼濟

愛深善誘此仁之情也善誘已見上文觀海齊量登

嶽均厚班彪覽海賦曰淵淵其若海也郭象曰容恣無量

也法言曰登東嶽而知衆山之遷迤莊子老聃曰至人

若地之自厚家語齊大夫子與適魯見孔子曰乃今而

後知泰山之爲大五臣茲六八元斯九呂氏春秋曰武王

高海淵之爲大武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潘岳魯

武公誅曰昂昂公侯實天誕育八元斯九五臣茲六

謨帷幄外曜台階

帷幄已見上文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

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元士庶人漢書音義

三階三台也范曄後漢書郎顗曰三公上應三台遠無

不肅邇無不懷

阮嗣宗勸晉王戡曰近無不聽遠無不服

肅如風之偃如樂之諧

論語曰草上之風必偃魏絳曰子

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

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光我帝典緝

彼民黎

典關而不補

率禮蹈謙諒實身幹

率南都賦曰

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王弼曰履道尚謙而二以

陽處陰履於謙也左氏傳曰晉侯使卻錡來乞師將事

不敬孟獻子曰卻氏其亡乎

跡屈朱軒志隆衡館尚書

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

眇眇玄宗萋萋辭翰義既川

流文亦霧散

蔡邕何休碑曰辭述川流文章嵩構云頽

梁陰載缺

並見上文

德猷靡嗣儀形長遞

音逝德猷令德微猷也儀形容儀形

體也鄭玄春秋

悵悵餘徽鏘洋遺烈

楚辭曰心悵以永思久而

彌新用而不竭

典引曰扇遺風播芳烈

文選卷第五十八

文選卷第五十九

梁昭明太子撰



文林郎守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碑文下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一首

沈休文齊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墓誌

任彥昇劉先生夫人墓誌一首

碑文下

頭陀寺碑文一首

天竺言頭陀此言斗數
斗數煩惱故曰頭陀

王簡棲

臨沂人也。有學業。為頭陀。寺碑文。

詞功麗為世所重。起家郢州。從事征南。記

室天監四年卒。碑在鄂州。題云齊國錄事

參軍琅邪王巾製。

蓋聞挹朝夕之池者。無以測其淺深。

器焉。使弟子挹之水。毛萇詩傳曰。挹。斟也。漢書枚乘上書。吳

王曰。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挹朝夕之池。桓子新論。子貢

謂齊景公曰。臣之事仲丘。譬如渴而操杯。就江海飲。仰

飲。滿而去。又焉知江海之深乎。挹於入。切。斟。勾。愚。切。仰

蒼蒼之色者。不足知其遠近。耶。莊子曰。天之蒼蒼。其正色

詩外傳。子貢謂景公曰。臣終身戴天。不能知其高。况視聽之外。若存若亡。心行

之表。不生不滅者哉。僧肇涅槃論曰。視聽之所不暨。四

存若亡。援而用之。沒代不忘。竺道生曰。心行心所。是以

行之行也。維摩經曰。畢竟不生不滅。是無常義也。是以

掩室摩竭。用啓息言之津。華嚴經曰。佛在摩竭。提國寂

寂滅。無言也。僧肇論曰。津濟渡水之處。杜口毗邪。以通得

意之路。息至理幽微。非言說之所及。掩室摩竭。示寂滅以

毗邪。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然而得意。維摩經曰。佛在

文殊。離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

詰嘿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

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僧肇論曰。淨名杜口。於毗邪莊

子曰。言者所以在意。然語彛倫者。必求宗於九疇。談陰

陽者。亦研幾於六位。真諦無言。俗諦借言。以明理。故此

曰。我不知。彛倫攸叙。周易曰。夫易所以尚書。武王訪于箕子

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王弼曰。六位

文也。是故三才既辨識。妙物之功。萬象已陳。悟太極之

致。此顯言之功也。周易曰。易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

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又曰。神者妙萬物而為言。

者也孝經鉤命決曰地以舒形萬象咸載聲言之不可
類曰悟心曰解周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皆藉言明之不
以已其在茲乎言止者其在此乎左氏傳叔向謂驪蔑

日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文繫所筌窮於此域父也

繫繫辭也因父以立辭亦因辭以明理也故父繫之所

明窮生死於此域也莊子曰筌所以得魚得魚而忘筌

筌捕魚之筌莊子以死為喻此岸則稱聲謂所絕形乎彼

岸矣至如涅槃妙旨非言說之所能明故稱謂所絕現

鄭玄禮記注曰稱猶言也王逸楚辭注曰謂說也涅槃

經曰心無退轉即便前進既前進已得到彼岸登大高

山離諸恐怖多受安樂彼岸山者喻於如來受安樂者

喻於常住大高山者喻於涅槃也大智度論曰亦以涅槃

盤為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岸也彼岸者引之於有則高謝四流推之於無則俯

弘六度現無若推之而入無則弘六度以明有僧釋肇

維摩經注曰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唯大乘乎

何則欲言其有無相無名欲言其無方德斯行故雖無

而有無相無名故雖有而無然則言有不乖無言無不

乖有也魏都賦曰高謝萬邦大智度論曰欲流有流無

明流有見流三國名臣頌曰俯弘時務瑞應經曰行六

度無極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諸經以一心為

禪名言不得其性相隨迎不見其終始法離有無豈名

形象豈隨迎之可見維摩經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

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

是豈可說乎竺道生曰法性者法之本分也法相者不

事之貌也老子曰隨之不見其後迎之不見其首不

可以學地知不可以意生及其涅槃之蘊也妙法蓮華

學地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槃勝鬘

經曰音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住學地謂三果意生謂

菩薩言能變化生死隨意往住法華經曰諸佛弟子眾

皆如舍利佛盡思共度量不能測佛智不退諸菩薩亦

復如是不能知周易曰乾坤其易

之蘊邪韓康伯注曰蘊淵奧也

夫幽谷無私有至斯

響洪鍾虛受無來不應

周易曰入于幽谷幽不明也尚

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論衡曰呼於坑谷之中

響立應禮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

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劉熙釋名曰鍾空也內空受氣多

故聲大也文子曰虛無不受靜無不持牽秀相風賦曰

故無來而不應兮況法身圓對規矩冥立斯對而無不

何適莫之足嬰周也勝鬘經曰涅槃界者即是如來法身僧肇論曰法

身無像應物以形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禮記曰古之

君子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僧肇維一音稱物宮商潛運

摩經序曰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隨類各得解脫是以

周易曰稱物平施漢書曰聲者宮商角祉羽也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室經注曰諸法性空運金剛般若

謂之為如會如解故名如來竺道生維摩經注曰如者

謂如與如冥無復有如之理從此中來故曰如來瑞應

經曰菩薩下當世作佛託生天竺迦維羅衛國父王名

曰靜夫人曰妙迦維羅衛者天地之中央周易曰利見

大人左氏傳曰會憑五行之軌拯溺逝川僧肇論曰騁

于洮謀王室也乘五衍之安車五衍五乘天竺言衍此言乘五乘一人

二天三聲聞四辟支佛五菩薩今碑本以為憑四衢之

軌蓋梁代諱衍故改焉左氏傳曰楚子王使鬬勃謂晉

侯曰請與君之戲君憑軾而觀之說文曰出溺為拯

論語曰子在川開八正之門大庇交喪八正之平路坦眾聖

無量佛道是菩薩行僧肇論曰啓入正之平路坦眾聖

之夷塗大品經說入正曰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

正精進正念正定爾雅曰庇廕也莊子曰於是玄關幽

捷感而遂通注曰玄關捷喻法藏也謝靈運金剛般若經

幽關忽其離捷玄風暖以雲頽字林曰捷門距周易曰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

於遙源濬波酌而不竭焉源濬波喻法海也文子曰取

此由行不捨之檀而施聲洽羣有者捨則增愛非為實

也

捨故大士之捨見不施之捨者及於衆生斯爲不捨以
茲而施故羣有俱治大品經曰不施不慳是名檀波羅
蜜僧肇論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其美不爲之爲也天
竺言檀此言布施波羅蜜此言到彼岸也羣有謂有
維摩經注曰鏡羣有以通立而物我俱一唱無緣之慈
而澤周萬物夫行慈者以衆生爲緣衆生爲緣則慈無
爲無緣無緣生慈是爲真實以斯而唱則物無不周涅
盤經曰得諸菩薩無緣之慈僧肇論曰禪典唱無緣之
慈思益演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
生相釋道安曰解從緣散周易曰無緣者不住法相反衆
下演勿照之明而鑒窮沙界而勿照之明德無得之得
無得而得斯爲真得故勿照之明斯爲真明矣演真明
而廣照何止鑒窮沙界乎僧肇論曰至人虛心真照理
無不統而靈鑒有餘金剛般若經曰諸導亡機之權而
恒河所有沙數佛世界如是寧爲多不導亡機之權而
功濟塵劫以機心應之物有機心則結果斯起故誘以

無機之智何止功濟塵劫乎僧肇論曰至人灰心滅智
內無機照之勤辨亡論曰魏氏功濟諸華法華經曰如
人以力磨三千大千土復盡末爲塵一時義遠矣能事
畢矣周易曰天下隨時而變而成卦天下之能事畢矣然
後拂衣雙樹脫屣金沙左氏傳曰叔向拂衣從之涅盤
阿利羅拔提河邊婆羅雙樹間爾時卅尊臨涅盤史記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拔
沙河一名金惟恍惟惚不皦不昧莫繫於去來復歸於無
物老子曰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王弼曰恍惚無形不繫
復歸於無物鍾會曰光而不耀濁而不昧繩繩不可言
繫泥汜乎其無薄也微妙難名終歸於無物維摩經曰
法無去來常不住故僧肇曰法若住則從未到現在從
現在未過去遙三世則有去來也以法不常住故也
因斯而談則棲遑大千無爲之寂不撓焚燎堅林不盡

之靈無歇大矣哉

谷實戲曰聖哲治之棲遑大千者謂

為一世界千三世界為大千世界下至阿毗地獄上非想天至千中千世界為大千世界摩經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瑞應經曰吾虛心樂靜無為無欲僧肇維摩經曰寂謂寂滅常靜之道廣雅曰撓亂也涅槃經曰佛以千疊纏裹其身積眾香木以火焚之僧祇律曰如大涅槃經說世尊向熙連禪河力士生地堅固林雙樹間般涅盤於天冠塔邊闍維僧肇維摩經注曰無實相無法常住故盡法華經曰方便見涅槃而實不滅度常住此說法
正法既沒象教陵夷
世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也
既沒陵夷已見上文
穿鑿異端者以違方為得一國論
語注曰妄作穿鑿以成文章不知所以裁製論語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謝宣遠贈靈運詩曰違方往有妄杜預左氏傳注曰一亦道也云
順非辯偽者比微言於目
得一者鍾會曰一亦道也
論禮
第一僧肇論曰采微言於聽表史記曰齊威王使

說越王齊使曰幸也越之不止也吾不貴其用知如目見毫毛而不自見其睫也今王知晉失計而不自知越之過是
於是馬鳴幽讚龍樹虛求
摩訶摩耶經曰正法

六種諸外道等邪見競興破滅佛法有一比丘名曰馬鳴善說法要降伏一切諸外道輩七百歲已有一比丘名曰龍樹善說法要滅邪見幢然正法炬周易
並振頽

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王弼曰幽深贊明也
綱俱維絕紐
陸機大將軍宴會詩曰頽綱既振謝莊為

夏隆而更維說
蔭法雲於真際則火宅晨涼
華嚴經曰

文曰細系也
曜慧日於康

機不徧此則彌布徧覆之義也維摩經曰同真際等法性不可量僧肇曰真際實際也法華經曰三
曜慧日於康

雅曰四達謂之衢又曰諸子安穩得出皆於四衢露坐爾見覆蔽飲雜毒酒重昏長寢云何得悟慈心示語使得

解故能使三十七品有樽俎之師

言義徒精銳有樽俎之深謀維摩經

曰於諸見不動而修行三十七品是為宴坐僧肇曰諸見六十二諸見妄也竺道生曰正觀則三十七品也羅什曰三十七品二乘通大品經說三十七道品曰四念處四勤正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覺分八正道分樽俎

見上之師已九十六種無藩籬之固

固邪黨分崩無藩籬以自固羅什維摩經注曰摩訶論議辯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

種論議辯無大亦言勝大能勝九十六既而方廣東被教

肄南移書傳曰被及也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周魯

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

縣微吳

佛法詳其始而典籍亦無聞焉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五年莊王崩左氏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為同時也瑞應經曰到四月八日夜明星出時佛從右脅墮地即行七步牟子曰漢明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以問

羣臣傳毅對曰天竺有佛將其神也後得其形像何法盛晉書曰彭城王紘以肅祖明皇帝好佛手書形像經歷寇難而此堂猶在宜成作頌蔡謨云今發王命稱然先帝好佛於義有疑張綱集曰盡功金石圖形丹青然

後遺文間出列刹相望

遺文謂經也史記曰天下遺文靡不畢集太史公曰漢興詩書

往往間出孔安國尚書

澄什結轍於山西林遠肩隨乎

江左矣

高僧傳曰天竺佛圖澄西域人本姓帛少出家麻油雜茵支塗掌千里外事皆敬見掌中如對面焉後澄死之月人見在流沙又曰鳩摩羅什天竺人七歲出家什既道流西域名被東川符堅遣呂光西伐破龜茲乃將什至涼州姚萇已殺符堅光遂王彼至萇子興破涼州始將什至長安後卒長安漢書文帝詔曰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班固漢書贊曰秦漢以來山東出相

京師王濛甚重之年二十支遯字道林本姓關陳留人初至吳入剡王羲之遂與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又曰釋惠遠本姓賈氏鴈門人遊許洛出家師釋道安符丕後還

吳入襄陽南達荆州欲往羅浮屈尋陽見廬峯遂居焉
三十餘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晉義熙十二年終禮記
曰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晉中興書
元帝詔曰朕應天符創基江左春秋命歷序曰東方為
左西方頭陀寺者沙門釋慧宗之所立也瑞應經曰太
為右帝復化作沙門太子曰何謂沙門對曰沙門之為道
舍妻子捐棄愛欲也釋僧肇維摩經注曰沙門秦言義
訓勤行超南則大川浩汗雲霞之所沃蕩周易曰利涉
溫盤也膠蕩浩汗又曰灌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濟漢渭蕩雲沃沃曰灌北則層峯削成日月之所迴薄
泰華之山削成而四方蜀都賦曰陽鳥迴西眺城邑百
翼於高標揚雄反離騷曰恐日薄於西山西眺城邑百
雉紆餘也左氏傳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東望平臯
千里超忽楚辭曰出不入兮往不復信楚都之勝地也宗
法師行絜瑤璧擁錫來遊毛詩曰有斐君子如珪如璧
東觀漢記馮衍說鮑叔求口

衍瑤瑤其行束脩其心錫錫杖也大智論曰善以為宅
薩常用錫杖經傳佛像莊子曰神農捧杖而起以為宅
生者緣業空則緣廢言身從緣生緣亦斯廢也維摩經
衆緣所成緣合則起緣散則離金光明經曰所謂無明
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
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
滅聚釋僧肇維摩經注曰諸法之生本乎三業既無三
業誰作存軀者惑理勝則惑亡惑惑則起起相受生解者
諸法身寂滅涅槃盤經曰要因煩惱而得身坐道生維摩
經注曰戀生者愛身情也苟曰無常豈可愛戀若能悟
不惑而惑自亡矣遂欲捨百齡於中身殉肌膚於猛鷲
禮記曰古者謂年為齡齒亦齡也范曄後漢田邑報馮
衍書曰百齡之期未有能至尚書曰文王受命唯中身
列子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漢書臣
瓚注曰亡身從物曰殉李尤七難曰猛鷲陸嬌龍麗水
處班荆蔭松者久之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楚辭曰

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栢宋大明五年始立方丈茅茨以庇經像
沈約宋書孝武皇帝即位改元曰大明淮南子曰聖人
處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高誘曰堵長一丈高一丈面
環一堵為方丈故曰環堵言其小後軍長史江夏內史
也說文曰茨蓋也爾雅曰庇廕也初舉揚州秀才補主簿後除冠軍長
會稽孔府君諱覲沈約宋書曰孔覲字思遠會稽人也
史江夏內史隨府轉後軍長史覲音冀為之薙草開林置經行之室周禮曰
士二人鄭玄曰薙翦草也法安西將軍郢州刺史江安伯
濟陽蔡使君諱興宗沈約宋書曰蔡興宗濟陽人也為使
州刺史復為崇基表刹立禪誦之堂焉維摩經曰佛言諸佛
七寶塔表刹刹莊以法師景行大迦葉故以頭陀為稱首詩
嚴而供養也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彌勒成佛經曰彌勒佛讚言大
迦葉比丘是釋迦牟尼佛大弟子釋迦牟尼佛於大眾

中常所讚歎頭陀第一通達禪定解脫三昧封禪書
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者也後
有僧勤法師貞節苦志求仁養志楚辭曰原生受命于
徒勤躬苦心論語子曰求仁而得仁莊子曰養志者忘形也纂脩堂宇未就而沒國
祭公謀父曰時序高軌難追藏舟易遠魏太祖祭橋玄
汎愛博容莊子曰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
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趨昧者不知郭象曰方言死生
變化之不可逃僧徒聞其無人椶椶毀而莫構周易曰闕其戶
淮南子注曰椶椶也椶椶也可為長太息矣漢書賈誼曰可惟齊繼
五帝洪名紐三王絕業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太祖諱道
宋禪史記曰惟漢繼五帝末流接三代祖武宗文之德
絕業封禪書曰前聖所以永保鴻名昭升嚴配
昭升嚴配禮記曰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尚書曰丕顯
文武昭升于上孝經曰嚴父莫大於配天

格天光表之功弘啓興服

尚書曰成湯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又曰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毛詩曰建爾宇爲周室輔東觀漢記博士議曰除殘去賊興復

宗祖是以惟新舊物康濟多難

毛詩曰周雖舊邦其

曰不失舊物尚書曰康濟小民禮記晉太子

申生使人辭於狐突曰君老矣國家多難

驟合韶護

禮記曰步中武象驟中韶護所以

沙場一候

十洲記曰炎洲南海中萬二千里韓詩外傳

公尚書曰西被于流沙解

朝曰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乃詔西中郎將郢州刺史江夏王觀政藩維樹

建武

風江漢

蕭子顯齊書曰江夏王寶玄字智深明帝第三

軍事西中郎將郢州刺史尚書曰以爾友邦

冢君觀政于商又曰彰善癉惡樹之風聲

擇方城之

令典酌龜蒙之故實

方城謂楚龜蒙謂魯左氏傳屈完

爲教爲宰擇楚國之令典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國語樊穆仲曰魯侯孝王曰何以知之對曰賦事行刑

而咨於政肅刑清於是乎在

孝經曰其教不肅而刑罰

清左氏傳先軫曰取

威定霸於是乎在

寧遠將軍長史江夏內史行事彭

城劉府君諱誼

蕭子顯齊書劉誼字士穆爲江夏王郢

府事故稱

智刃所遊日新月故

莊子曰庖丁爲文惠君

年矣所解千牛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

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

矣論語子夏曰日知其

道勝之韻虛往實歸

瑞應經曰

於幾立慨深覆簣悲同棄井

論語曰譬如為山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

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

因百姓之有餘閒天下之無

事

孫卿子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斬伐長養不失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西都賦序

曰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庀徒揆日各有司存左氏傳宋災使

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杜預注曰庀具也毛詩曰揆之以日作為楚室論語曾子曰魯豆之事則有司存於

是民以悅來工以心競

周易曰舜之治天下使民志其勞莊子心競而不力爭

隱晉書荀勗議曰君

亘丘被陵因高就遠層軒延袤上

出雲霓

楚辭曰高堂邃宇檻層軒王逸曰軒樓板也聖主得賢臣頌曰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說文曰

南此曰表東西曰廣司馬紹

飛閣逶迤下臨無地賦曰

脩除飛閣楚辭曰載雲旗兮透移王逸曰透移而長移與迤音義同楚辭曰下崢嶸而無地上寥廓而無天

夕露為珠網朝霞為丹雘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

山海經曰少室之山其上有木焉名曰帝休葉茂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花黑實服者不怒郭璞曰言樹枝交錯

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故離騷云靡華九衢仲長子昌言曰百夫之豪州以千計山海經曰南山之首山曰鵲

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曰言有光炎若木華赤其光照下地亦此類

也仲長子昌言曰以一人

崖谷共清風泉相渙周易曰

金資寶相永藉閑安

金光明經曰如來之身金色微妙其明照耀如金山王又曰光

明熾盛無量無邊猶如無數珍寶息心了義終焉遊集

大聚楚辭曰像設居室靜閑安

世尊依於了義一向記說班固終南山賦曰固仙靈之所遊法師釋曇珍業行淳脩理懷淵遠今屈知寺任求

奉神居夫民勞事功既鏤文於鍾鼎周禮曰民功曰庸

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國語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顯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鍾韋昭曰景公鍾禮記曰夫鼎有銘銘者論其言

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時稱伐亦樹碑於宗廟左氏傳曰季武子以所得齊之

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蔡邕銘論曰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代以來咸銘

于碑世彌積而功宣身逾遠而名劭德彌劭者孔子之徒與小雅敢寓言於彫篆庶髣髴於衆妙少而好賦曰

然童子彫蟲篆刻老子其辭曰質判玄黃氣分清濁周易曰玄黃天地之雜也天玄而

地黃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涉器千名含靈萬族周易曰形而下者謂之器器

名春秋元命苞曰跛行象息蠕動蚺蜚根生浮著含靈盛壯陸機鸞賦曰摠美惡而融融播萬族乎一區

源上派澆風下黷淮南子曰德又下衰及唐虞灤灤散朴水別流也字林曰

黷垢也杜木切愛流成海情塵為岳瑞應經曰感傷世百法論曰情塵之意合故知生也言人皆沈於愛河則

亦見多為惡皇矣能仁撫期命世毛詩曰皇矣上帝臨日積亦多也

牟居此言能仁不退轉法經佗方菩薩曰能仁如來與此三道之教法華經曰我釋迦牟尼菩薩曰能仁如來忍立俯來拯按故曰能仁瑞應經曰期運之至當下作

佛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廣雅名也乃睠中土聿來迦衛毛詩曰乃睠西顧又曰聿

有大千遂荒三界毛詩曰奄有龜蒙遂荒大東法華經為一佛土又曰如來以智慧

方便於三界火宅拔濟衆生殷鑒四門幽求六歲毛詩鑒不遠瑞應經曰太子至十四啓王出游始出城東門

天帝化作病人即迴車悲念人生俱有此患太子出城

文五十九

文五十九

文五十九

文五十九

文五十九

南門天帝化作老人迴車而還愍念人生丁壯不久太子
出城西門天帝化作死人迴車而還愍念天下有此三
苦太子出城北門天帝化作沙門太子曰善哉唯是為
快即迴車還念道清淨不宜在家又曰佛既歷深山到
幽閑處菩薩即拾葉草以布地正
箕坐月食一麻一麥端坐六年
勝鬘經曰唯有如來化就
一切功德無為已見上文
帝獻方石天開淥池瑞應經
樹下道見棄衣取欲浣之天帝知佛意即頗那山上取
四方成理澤好石來置池邊白佛言可用浣衣又曰明
日食時佛持鉢到迦葉家受飯而還於屏處食已欲澡
漱天帝知佛意即下手指地水出成池令佛得用名
為指
地池
祥河輟水寶樹低枝瑞應經曰時屋連河水流甚
高出人頭令底揚塵佛在其中法華經曰諸雜寶樹華
葉光茂瑞應經曰佛後日入指地池澡浴畢欲出無所
攀池上素有樹名迦和絕大脩好通莊九折安步三危
其樹自然曲枝下就佛佛牽而出
爾雅曰六達謂之莊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
邛邛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漢書東

方朔誠子曰飽食安步以仕
易農尚書曰竄三苗於三危
令身調善震大法鼓摧伏異學外道邪師入佛性海煩
惱風息波浪不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
耆山廣運給園多士法華經曰佛住王舍城耆闍崛
尚書曰帝德廣運金剛般若經曰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
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毛詩曰濟濟多士
金粟來儀文殊戾止發迹經曰淨名大士是往古金粟
上文毛詩曰應乾動寂順民終始春秋元命苞曰乾動
命應乎天順乎人孫卿子曰法本不然今則無滅維摩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
法本不然今則無滅
然故滅之以求無為大乘觀法本自不然今何以滅乃
真寂
象正雖闌希夷未缺酒象法正法已見上文史記曰
希也老子曰視之不見名之曰夷聽之不聞名之曰昭
曰希王弼曰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往於昭

述曰爰著目錄略序洪烈揚雄解嘲曰

不足以揚洪烈
釋網更維玄津重杻
僧獻師十二法門序曰秦
希聲於宇宙濟溺喪於玄

津漢書音義韋昭曰柵也音商翊泄切叶韻惟此名區禪慧攸託禪慧禪定智慧也即

六度之倚據崇巖臨睨通壑楚辭曰忽臨睨夫舊溝池

湘漢堆阜衡霍言崇巖之高通壑之大故以湘漢爲清池衡霍爲堆阜也史記曰屈完曰方城

以爲城江
以爲池
無
武
亭
阜
幽
幽
林
薄
茶
如
飴
上
林
賦
曰
亭

皋千里靡不被築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
 周禮注曰竹木曰林高誘淮南子注曰深草曰薄
 媚

茲邦后法流是挹毛詩曰媚氣茂三明情超六入維摩經曰

佛身即法身也從六通生從三明生僧肇曰天眼宿命漏盡爲三明維摩經曰六入無積眼耳鼻舌身心已過

卷言靈宇載懷興葺

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左氏傳曰丹桓宮楹又曰刻桓宮

飛君子攸躋鄭玄曰翬者鳥之奇異者也禮記曰晉獻
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

苞曰火離爲鳳劉邵魏文帝詩曰鳳凰立者象設旣闢

粹容已安
 楚辭曰象設居室靜閑安
 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粹然見於面
 趙岐曰粹潤

貌澤之
桂深冬燠松踈夏寒楚辭曰何所冬燠何所夏寒爾雅曰燠煖也神足

遊息靈心往還瑞應經曰佛已神足適樹蜜單日界勝幡西振貞石南刊

禰衡顏子碑曰乃刊立石而旌之

齊故安陸昭王碑文一首

沈休文

公諱緬字景業南蘭陵人也蕭子顯齊書曰安陸昭王緬字景業又曰蕭氏之先

晉分東海爲東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憖過江居晉陵武

進縣僑置本土加以南
名於是為南蘭陵人
稷契身佐唐虞有大功於天地

商武姬文所以膺圖受錄王命論曰暨于稷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

湯武而有天下國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毛詩商頌曰武王載旆毛萇曰武王湯也

春秋命歷序曰五德之運同徵符合膺錄次蕭曹扶翼相代尚書璇璣鈴孔子曰五帝出受圖錄

漢祖滅秦項以寧亂魏氏乘時於前皇齊握符於後國語

太子晉曰自后稷以來寧亂及文武成康僅克安民周易日時乘六龍以御天孝經鉤命決曰帝受命握符出也

靈源與積石爭流神基與極天比峻尚書曰導河積石至于龍門毛詩曰

崧高惟岳嶽祖宣皇帝雄才盛烈名蓋當時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皇考

諱承之字嗣伯少有大志才力過人為冠軍將軍將軍太祖即位追尊曰宣皇帝班固漢書贊曰武帝雄才大略晉中興書曰諸葛誕名蓋海內又曰鄧遐氣蓋當時

考景皇帝含道居貞卷懷前代

蕭子顯齊書曰高帝即位追封兄道生為始安貞王明帝即位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帝周易曰居貞之吉順

以從上也論語識曰仲尼居鄉黨卷懷道美宋均曰懷藏也

岳之上靈周易曰在天成象王弼曰象謂日月星辰孝經援神契曰五嶽之精雄聖四瀆之精仁明

氣蘊風雲身負日月論衡曰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故吐文萬牒莊子曰孔子圍於陳蔡之間太公任弔之

曰子其意者脩身以明汗昭昭若揭日月而行司馬彪之擔也立行可模置言成範師傳之德也曹植學宮頌曰

言為世範英華外發清明內昭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行為時矩

如神天經地義之德因心必盡孝經曰夫孝天之經地

則友簡久遠大之方率由斯至周易曰乾以易知簡則易

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德則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毛詩曰率由舊章

挹其源者游泳而莫測懷其道者日用而不知毛詩曰

之周易曰百姓昭昭若三辰之麗于天滔滔猶四瀆之

紀于地傳子曰二漢之臣爛如三辰之附長天又曰道

卿法河海毛詩曰滔六幽允洽一德無爽典引曰神靈

滔江漢南國之紀萬物仰之而彌高千里不言而斯應論

幽尚書曰德惟顏回曰仰之彌高周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

行又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

適者若夫彈冠出仕之日登庸莅事之年漢書曰王陽

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軍麾命服之

序監督方部之數斯固國史之所詳今可得略也周禮

大麾以田然麾旌旗之名州將之所執也命服爵命之

服也方部四方州部也漢書武帝南置交趾北置朔方

之州凡十三部置刺史數謂等水德方衰天命未改水

差也賈逵國語注曰簡略也太祖龍躍俟時作鎮淮泗蕭

謂宋也左氏傳王孫滿曰顯齊書曰宋明帝以淮南孤弱以太祖假冠軍將軍鎮

淮陰周易曰見龍在田時舍也或躍在淵自試也孫卿

子曰君子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如仁夕惕之

志中夜九迴論語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

若厲司馬遷書曰龔拏拯亂之情獨用懷抱廣雅曰深

圖密慮衆莫能窺智不可不深圖也公陪奉朝夕從容

左右蓋同王子洛濱之歲實惟辟疆內侍之年周書曰

使叔譽於周見太子與之言五稱而三窮歸告公曰太

子晉行年十五而臣不能與言列仙傳曰王子喬者周

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起予聖懷發

間漢書留侯子張辟彊爲侍中年十五也

文五十九

言中旨

晉中興書王敦上疏曰始以文學遊梁俄而入

掌綸誥

蕭子顯齊書曰緬為宋劭陵王文學中書郎遊

相如見而說之客遊梁禮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蘭桂有芬清暉自遠

之名若蘭芬也楚辭曰椒桂罹以顛覆王逸注曰言已見

先賢若椒桂之人劉琨勸進表曰茂勲格于皇天清暉

光于四海帝出于震日衣青光

言齊之興也周易曰帝出于

孔子曰扶桑者日所出房所立其耀盛蒼神用事精感姜原

安陸

蕭子顯齊書曰齊受禪緬封安陸侯漢書曰江夏

方白比方黑上冒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受瑞析珪遂

荒雲野

信也揚子雲解嘲曰析人之珪檐人之爵爵遂荒

野已見上文雲式掌儲命帝難其人

漢書疎廣曰太子國

惟帝其難之孔安國曰

言堯帝亦以知人為難公以宗室羽儀允膺嘉選

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協隆三善仰敷四德

唯宗詔曰桓沖協隆治道禮記曰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

而眾知父子之道矣其二曰而眾知君子體仁足以義矣其三

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博望之苑載

暉龍樓之門以峻

漢書曰武帝戾太子及冠就宮上為

異端進者漢書成紀曰獻替帷宸實掌喉唇

謂趙簡子

曰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否獻能而進賢帷

宸帝座也禮記曰天子負斧宸孔融張儉碑曰聖王克

喉唇

奉待漏之書銜如絲之旨

東觀漢記曰樊楚字

駐車待漏如前暉後光非止恒受周書孔子曰文王得

絲已見上文吾得師也前有光後公以密戚上賢俄而奉職蕭子顯

有暉是非先後邪出納惟允劔璽增

華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應劭

謂自庶子而伊昔帝唐九官咸事熊豹臨戴納言是司

益其榮華也漢書劉向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劭曰尚書曰

禹作司空棄后稷契司徒咎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

伯夷秩宗夔典樂龍納言凡九官左氏傳曰昔高陽氏

有才子八人橋戴大臨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仲熊叔豹

自此迄今其任無爽爰自近侍式贊權衡蕭子顯齊書

緬遷五兵尚書淮南子曰准繩連體權衡合德而皇情

眷眷慮深求瘼毛詩曰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

雅曰瘼姑蘇與壤任切關河奧壤猶奧區也韓康伯王

海惟揚皇基所託此蓋述碑曰述遷會稽太守淮

關河之重決決大邦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都會也西京

賦曰百物殷阜薛綜注曰殷盛阜大也今為此負漢書

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臣瓚案舊說云提最凡

言大舉頃畝也李奇曰提舉也舉四方為內也韋昭曰

積土為全趙之衽服叢臺方此為劣鄒陽上書曰夫全

衽服叢臺之下臨淄之揮汗成雨曾何足稱戰國策蘇

者一旦成市也王曰臨淄之塗人肩相摩舉袂乃鴻鵠舊吳作守東楚

成幕揮汗成雨高誘曰揮振也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吳郡太守吳質魏都賦曰我大公鴻飛

充豫劉琨勸進奏曰奄有舊吳牽秀祖孫楚詩曰受茲明命

作守西疆漢書音義孟弘義讓以勗君子振平惠以字

康曰舊名吳為東楚也小人論語識曰伯夷叔齊義讓龍舉千寶晉紀曰丁固

父覽見以義讓稱尚書武王曰勗哉夫子周書成王

曰朕不知字民之道敬問伯父尚撫同上德綏用中典

書王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

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鍾會曰體神妙疑獄得情

以存化者上德也周禮曰刑平國用中典

而弗喜宿訟兩讓而同歸

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東

觀漢記曰魯恭為中年令宿訟許伯等爭陂澤田積年

州郡不決恭平理曲

直各退自相責讓

雖春申之大啓封疆鄧攸之緝熙

萌庶不能尚也

史記曰楚考烈王立以黃歇為相號春

以自為都邑國語史伯謂鄭桓公曰加之以德可以大

啓王隱晉書曰鄧攸字伯道為吳郡太守吳人餓死攸

到表振貸臺不時聽攸乃輒出倉米一郡蒙濟

不受祿俸唯飲吳水毛詩曰緝熙文王之典

夏首藩

要任重推轂

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王逸注曰夏首水

跪而推轂曰闕

也漢書馮唐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

制之閭以外軍制之

衿帶中流地殷江漢

李九函

曰函谷險要衿帶喉

咽尚書曰九江孔殷

南接衡巫風雲之路千里

絕風雲通

西通鄧鄧水陸之塗三七

左氏傳曰鄧南

莫先

見上文鄭玄禮記注曰閭門限也

建麾作牧明

德攸在

以蕭子顯齊書曰緬轉鄧州刺史周禮曰建大麾

德慎

乃暴以秋陽威以夏日

孟子曰以暴之暴母遂曰周之秋

於夏為盛陽也左氏傳曰鄧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

孰賢對曰趙衰冬日趙盾夏日杜預曰夏日可畏

澤無不漸螻蟻之穴靡遺

西征賦曰澤靡不漸恩無不

乎千仞之漢亦滿之

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

孟子曰

明容光必照焉趙岐曰容

光小隙也言大明照幽微

由近而被遠自己而及物

史記

臯陶曰邇可遠在茲鄭玄曰此政由近可以及遠惠與八風俱翔德與五才並

運聖主得賢臣頌曰恩從祥風翔淮南子曰天有八風

並用之廢遠無不懷邇無不肅阮嗣宗勸晉王賡曰邑

居不聞夜吠之犬牧人不覩晨飲之羊司馬彪續漢書

遷會稽太守徵入為將作大匠山陰縣民去郡數十里

有若耶山中有五六老公年皆七八十聞寵遷相率共

送寵人齋百錢寵見勞來曰父老何乃自苦遠來皆對

曰山谷鄙老生未嘗到郡縣作時吏徵發不去民間或

夜不絕狗吠竟夕民不得安自明府下車以來狗不夜

吠吏希至民間年老遭值聖化聞當棄去故戮力來送

寵謝之為選受一大錢故寵在會稽號為一錢其清如

是家語曰孔子為大司寇初魯之販羊者沈猶氏常朝

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之為政譽表六條功最萬里

也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也漢書音義曰舊刺史所察有六條察盜賊為民之害及大奸

才異等者察吏不簿入錢穀放散者所察不得過此漢

書曰倪寬為郡內史課殿當免民恐失之輸租繢屬不

絕課更以最楊雄為益州刺史作節度曰刺史居深門

之中總萬里還居近侍兼饗戎秩蕭子顯齊書曰緬還

之統者也侯府寄隆儲端任顯魏略曰中領軍延康置故漢比軍

子家東西兩晉茲選特難羊琇願言而匪獲謝琰功

高而後至晉諸公讚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

進何法盛軍太子詹事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

為輔國將軍距氏進號升降二宮令績斯侯蕭子顯齊

征虜左僕射領詹事禁旅尊嚴主器彌固蔡邕表逢碑曰乃撫京

子詹事器者莫禹穴神臯地埒分陝漢書司馬遷南遊江淮上

若長者文五十九

惟地之奧區神皋表煥與曹植書
江左已來常遞斯任

東渚鉅海南望秦稽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耶

南史記曰始皇登之不望南海越絕書曰禹救淵藪胥

萃薈蒲攸在尚書曰今商王受為政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盜聚人於薈薈之澤貨殖之民千金比屋漢書千乘之國必有千

郭鄠之內雲屋萬家徐幹陳情詩曰踟躕雲屋刑政繁

舛舊難詳一南山羣盜未足云多漢書曰王遵為高陵

數百人為吏民害於是王鳳薦遵徵為諫議大夫守京

渤海亂繩方斯易理漢書曰上以龔遂為渤海太守問

息其盜賊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也唯公下

車敷化風動神行蕭子顯齊書曰緬出為會稽太守漢

吏民懷息謝承後漢書曰陰脩敷化二郡威教克平太

誠恕既孚鉤距靡用杜預左氏傳注曰孚大信也漢書

距以得事情鉤距者欲知馬價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

及馬參伍其價以類相推則知馬之賤貴不失實矣晉

灼曰鉤致也距閉也設欲知馬價先問狗又問羊然後

及馬使對者無疑以知馬價示若不問而自知以閉其

術也不待赭汗之權而姦渠必翦漢書曰張敞守京兆

人因貫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

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

置酒小偷悉來賀飲醉偷長以赭汗其衣吏坐里閭閱

出者汗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盡行法罰尚書

日穢厥渠魁孔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門歌錄曰鴈

安國曰渠大也無假里端之籍而惡子咸誅門太守行

課民不貧移惡子姓偏著里端被以哀矜孚以信順

哀矜已南陽葦杖未足比其仁范曄後漢書曰劉寬字

見上文太守吏民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然終不加苦

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土老蒲為葦願無怪之曹

植對酒歌曰蒲葦杖示有刑趙岐三輔決錄曰茂陵郭伋為

鞭葦杖示有刑穎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字細侯化如武拜穎川太守公攬轡升車牧州典郡後漢

書曰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感達民祇非

之志蔡邕橋玄碑曰牧一州典五郡也待暮月

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老安少懷塗

待暮月論語子曰苟有用我者三年有成

歌里詠論語子曰老者

孫卿子曰夫暴國之君將誰與至哉其所與至必其民

也而其民之親我若父母其好我若椒蘭志曰鄰國望我權

若親戚芬若椒蘭摩旆每反行悲道泣攀車卧轍之

戀爭塗忘遠東觀漢記曰秦彭字國平為開陽城門

又曰侯霸字君房王莽敗霸太守老弱攀車啼號填道

者侯盛齋璽書徵霸百姓號呼哭泣遮使者或當道卧

皆曰願復去思一借之情愈久彌結

留霸其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東觀漢記曰寇恂為河

內太守徵入為金吾穎川盜賊羣起車駕南征恂從至

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留恂方城漢池南顧莫重

左氏傳屈完曰方城北指嶠潼平塗不過七百

以為城漢水以為池西接嶠武關路曾

圖經曰潼水華陰縣界伏滔正淮論

日壽春北漢書音義應劭曰嶠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不盈千北漢書音義應劭曰嶠山之關也李奇曰在上洛

陽北去河洛蠻陬夷微重山萬里

魏都賦曰由重山之東阨小則俘民略畜大則攻城剽

邑賈逵國語注曰伐國取人曰俘漢書是錯上兵事曰

胡虜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攻城屠邑驅略畜產

史記曰盜賊滋起大羣至數千人攻城剽邑晉宋迄今有

切民患烽鼓相望歲時不息推埋穿掘之黨阡陌成羣

史記曰攻剽推埋掘冢皆為財用耳徐廣曰推殺人之謂發冢也傲法侮吏之人曾

莫禁禦累藩咸受其弊歷政所不能裁賈逵國語注

加以戎羯窺窬伺我邊隙朱鳳晉書曰前後徙河北諸

窺窬伺國瑕隙北風未起馬首便以南向魏志臧洪荅陳

首南向塞草未衰嚴城於焉早閉李陵與蘇武書曰

之戰國策子楚謂秦王曰臣恐邊境早閉晚開也求

明八載疆場大駭吳均齊春秋曰求明八年匈奴寇

駭國語曰晉師大駭揚雄集上天子乃心北眷聽朝不

怡司馬遷書曰土上食揚旆漢南非公莫可蕭子顯齊

春秋曰漢南之國聞湯之德歸之於是驅馬原隰卷

甲遄征卷毛詩曰驅馬悠悠又曰于彼原隰孫子兵法曰

威令首塗仁風載路李尤武功歌曰恩普洽威令行首

為東郡安取一扇授之聊以謝安賞表宏為機對韓連宏

詩曰厥聲載路軌躅清晏車徒不擾漢書音義牛酒

日至壺漿塞陌漢書廣武君謂韓信曰不如按甲休兵

籬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失義犬羊其來

久矣漢書名臣奏曰太尉掾應劭等議徵賦嚴切唯利

是求左氏傳晉呂相告秦曰秦雖與晉首鼠疆界災蠹

彌廣

漢書田蚡謂韓安國曰與長孺共一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音義曰首鼠一前一却也說文曰蠹木蟲

殘賊

也以喻公扇以廉風乎以誠德盡任棠置水之情弘郭

伋待期之信

東觀漢記曰龐參字仲達拜漢陽太守郡民任棠者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

但以蠶意一本水一極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

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豪助弱以惠政得民司馬

兒各騎竹馬逢迎伋問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來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迎伋謝曰辛苦諸童小兒復送來對曰聞使君

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計曰告之行部還入美稷先期一日伋念負諸兒即止野亭湏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覩馬如羊而靡入

范曄後漢書曰張奐字然明燉煌人也遷安期乃往伋重信得人心皆此類也金如粟而弗覩馬如

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鏐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

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雛雉必懷豚魚不爽

東觀漢記曰魯恭為中牟令時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聞之疑其不實使

仁恕掾肥親往察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過止其傍傍有兒童親曰何不捕之兒言雉方將雛親曰所

以來者欲察君之化迹耳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

也具以狀言周易曰信及豚魚由是傾巢舉落望德如歸

廣雅曰落謂村居也左氏傳曰雉髻髻音踞

闕淮南子曰尉佗髻髻音踞

服蜀都賦曰夷歌成章范曄後漢書曰益州刺史朱輔上疏曰白狼王唐菆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也

義既敷威刑具舉公羊傳曰既者何盡也強民獷俗反志遷情

韓詩曰廣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駒駘與李子堅書曰吏民強獷比屋為賊獷古並切

風塵不起囹圄寂寞東觀漢記曰蔡邕為遼東太守野無風塵魏都賦曰囹圄寂寞

富商野次宿東停留

國語叔向曰絳之富商韋蕃以過於朝范曄後漢書曰王渙字稚子

廣漢人除溫令境內清吏商人露宿於道毛詩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又曰于彼苗畝毛萇曰田一歲曰苗

蜚蝗弗起豺虎遠迹

范曄後漢書曰宋均字叔庠南陽人也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數為民患常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可一去檻穽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渡江後山陽楚沛多

蝗其飛至九江東北狄懼威聞塞謐靜偵謀不敢東窺駝界者輒東西散去

馬不敢南牧

偵伺也鄭玄周禮注曰謀賊反間為國賊曰胡人不敢復闕塞過秦論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虜大奔不敢復闕塞過秦論

方欲振策燕趙席卷秦代

過秦論曰振長策而御宇

陪龍駕於伊洛侍紫蓋於咸

內又曰有席卷天下之意

而遘疾彌留歛

陽

楚辭曰龍駕兮帝服聊翱翺兮周章而遘疾彌留歛

焉

大漸幾病日臻既彌留耕夫釋耒桑婦下機曹植荀

機女授杼農夫輟耕也

參請門衢並走羣望

左氏傳曰乃大維求

明九年夏五月三十日辛酉薨春秋三十有七城府廄

然庶寮如賓

輿然吹木葉落貌

男女老幼大臨街衢

潘勗荀彧碑曰男女

老幼里

接響傳聲不踰時而達于四境

臧榮緒晉書曰

號巷哭

夷羣戎落幽遠必至望城拊膺震動郭

邑並求入奉靈輓藩司抑而不許雖鄧訓致劈面之哀

羊公深罷市之慕

范曄後漢書曰鄧訓字平叔遷護烏桓校尉病卒官吏民羌胡愛惜旦夕

臨者數千人戎俗父母死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卒莫不號咷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

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晉諸公讚曰羊祐

對而為言遠

蕭子顯齊書曰

有慚德

尚書曰惟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

有慚德

尚書曰惟

神駕東還號送踰境

蕭子顯齊書曰

河水奉觴奠以望靈仰蒼天而自訴蕭子顯齊書曰百姓設祭於峴

山鄭玄周禮注曰喪所薦饋曰震響成雷盈塗咽水易

曰震動也漢中山靖王曰聚蚊成雷公臨危審正載

惟話言說文曰話會合善言也楚囊之情惟幾而彌固左傳曰楚子囊

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

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尚書曰疾大漸惟幾孔安國

曰幾衛魚之心身亡而意結韓詩外傳昔衛大夫史魚

遽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

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

召伯玉而貴之彌子二宮軫慟遐邇同哀追贈侍中領

衛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昭侯時皇上納麓在辰登庸

伊始皇上明帝也尚書曰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孔

安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忽焉五載聞凶哀震感絕移時因邁沈

痾縣留氣序世祖日夜憂懷備盡寬譬世祖武帝臧

循戕曰日夜憂懷懷慄勉膳禁哭中使相望東觀漢記曰

慨發憤寬譬見下文上雖外

順皇旨內殷私痛獨居不御酒肉坐卧泣涕霑衣毛萇

曰殷憂也東觀漢記曰齊武王以諸甥遇害上與眾會

飲食笑語如平常馮異侍從親近見上獨居不御酒肉

坐卧枕席有泣涕處異若此移年癯瘠改貌爾雅曰癯

獨入叩頭寬解上意同渠天倫之愛振古莫儔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

詩曰匪今斯今振古及俯膺天眷入纂絕業蕭子顯齊

如茲毛萇曰振自也

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爾雅曰纂分命懿親台

繼也漢書司馬遷曰惟漢接三代絕業尚書曰分命義叔左氏傳富辰曰兄弟雖有小

牧並建念不廢懿親春秋漢含孽曰三公在天法三能

牧見對繁弱以流涕望曲阜而含悲左氏傳子魚曰周

上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公相王室以尹天

璜封父之繁弱尚書曰魯侯伯禽宅曲阜改贈司徒

因謚為郡王禮也惟公少而英明長而弘潤風標秀舉

清暉映世學徧書部特善立言輦悅之麗篆籀之則

法言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也又從而繡其輦輦李軌曰輦輦帶輦也喻今之文字多非獨華藻也中帶

義曰周宣王太史作大篆窮六義於懷抱究八體於

毫端毛詩序曰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漢書八體六技韋昭曰一曰大篆

以競巧孟子曰奕秋通國之善奕者也儲謂儲蓄精

睽之妙流睇未足稱奇周易曰弦木為弧剡木為矢弧

通賦曰養流睇而後至公以奉上鳴謙以接下

號李虎發而石開鳴謙貞

吉中心得也尚書曰撫僚庶盡盛德之容交士林忘公

侯之貴辨亡論曰接士盡盛德之容吳志

關洞開鄒潤甫為諸葛穆答晉王命曰雖曰博納虛懷

宴語談笑情瀾不竭世詩曰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焉

懸河寫水譽滿天下德冠生民

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

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

蓋德冠生民蓋百代之儀表千年之領袖

行周備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王隱晉書曰魏舒為

相國參軍晉王特加器敬每朝會罷坐而目送之曰魏

舒堂堂實曰曾不慙留梁摧奄及左氏傳孔丘卒公誅人之領袖也

遺一老禮記曰孔子早起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歌曰太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豈唯僑終蹇謝

與謠輟相而已哉僑子產也左氏傳曰產從政一年與

子弟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

之潘岳賈充誅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

五我大夫死春者不相杵史記以為五我而云蹇叔未

詳潘沈凡我僚舊均哀共戚怨天德之無厚痛棠陰之

不留周易曰用九天德不可為首也鄧析子曰天於人

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淮南子曰日朝發扶桑思

所以克播遺塵弊之穹壤魏都賦曰列聖之遺塵曹植

功乃刊石圖徽寄情銘頌其辭曰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詩商

是開金運祚始玉筐金謂

有娥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以鼓帝命燕往視

之鳴若隘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王筐少選發而視

于有娥氏女三仁去國五曜入房論語曰微子去之箕

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春秋元命苞曰殷紂亦白其馬

侯服周王有客亦白其馬又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本

枝派別因萊命氏微子之後食邑於蕭因氏焉毛詩曰

均梁徙謂徙蘭陵也王隱晉書曰徐州部東海郡蘭陵

故梁徙也頌高祖云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自茲以降

文五十九

懷青挖紫

解嘲曰紆青挖紫朱丹其轂

崇基巖巖長瀾瀾瀾

毛詩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又曰新臺有泚河水瀾瀾

惟聖造物龍飛天步

莊子孔子曰夫造物者為司馬彪

見大人毛詩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鼎革二卦名也周易曰井道不可不革故受之以革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漢書音義文穎曰字星多為除舊布新改易

高皇赫矣仰膺乾顧

曹府君陳寔諱曰赫矣君上也

此維與宅

景皇蒸哉實啓洪祚

毛詩曰文王蒸哉潘岳羊夫

萬國

喬嶽峻峙命世興賢

毛詩崧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岳降神生甫及申鄭玄曰福祚興

於子孫命世

膺期誕德絕後光前

膺五百歲之期也曹

已見上文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

青雲而誕德晉起居注安帝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

詔曰元功盛德超前絕後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

幾者動之微又曰夫易開物成務孟子伊尹曰天位非之生斯人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

幾以成務覺在民先

周易

大寶爵乃上天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孟子有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善不倦此天爵也公

爰始濯纓清猷浚發

楚辭曰滄浪

濯吾纓毛詩曰潘

升降文陛逶迤魏闕

漢書梅福上疏

之陸涉赤墀之塗夏侯稚景福殿賦曰乃陟乎文陛以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陸機謝成

上心居乎魏闕之下高

惠露沾吳仁風扇越

陸機謝成

慶雲惠露

涉夏踰漢政成暮月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

止於落葉

涉夏踰漢政成暮月

楚辭曰江與夏之不可

于漢暮月

用簡必從日新為盛

周易曰新之謂盛德

已見上文

在上哀矜臨下莊敬

哀矜已見上文論語曰季康子問

則草木不天昆蟲得性

又有芳蘭民胥攸詠

若椒蘭也

焉

我有芳蘭民胥攸詠

若椒蘭也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羣夷蠢蠢

別嶂分

爾雅曰

傾山盡落其從如雲

毛詩曰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挈妻荷子負

戴成羣

莊子曰

邠人謂邠王曰挈吾妻子以從王

迴首

請吏曾何足云

封禪書曰

昆蟲閭澤迴首面內漢書曰

夷昔聞天道仁罔不遂

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論語子曰仁者壽莊子曰聖也者

遂於命

彼蒼如何興山止簣

毛詩曰彼蒼者天載我良人止簣已見上文

四牡方馳

六龍頓轡

毛詩曰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頓轡喻死也楚辭曰貫鴻濛以東揭兮維六龍於扶桑王逸

注曰結我車轡於扶桑以留日行幸得延年壽也頓猶舍也

斯民曷仰邦國殄瘁

毛詩曰

邦國殄瘁齊殞晏平行哭致禮

晏子曰齊景公遊於國四下而趨至則伏尸而哭曰百姓誰復告我惡邪

趙徂昌國列邦揮涕

史記曰樂毅為燕伐齊破之封樂毅於昌國昭王卒燕惠王疑毅毅

降趙號曰望諸君而卒於趙潘岳太宰魯公碑曰趙喪望諸列國同傷家語敬姜曰無揮涕涕以手揮之也

況我君斯皇之介弟

左氏傳伯州犂謂皇頃曰夫子哀為王子園寡君之貴介弟也

感徒庶慟與雲陞

左思七略曰閭甲第之階毀留攢川廣哀建雲陞之差我

汎歸軸

禮記曰君殯用輜輶至干上鄭玄曰攢輶輶也殯君棺以龍輜輶不題湊象棹儀禮曰遷于祖

用軸鄭玄

競羞野莫爭攀去轂遵渚號追臨波望哭

日鴻飛遵渚范曄後漢書曰祭遵喪至河南車駕臨之望哭哀慟

無絕終古惟蘭與菊

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芳終古

塗由帝渚朱軒靡駕

楚辭曰帝子降兮北渚尚書大

傳曰未命為士不得乘朱軒

東首塋園即宮長夜

廣雅曰首向也漢書音義如渚曰塋

冢田也禮記曰孔惺鼎銘曰即宮于宗

逝川無待黃金

難化

逝川已見上文史記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

鍾石徒刊

芳猷永謝

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墓誌

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

劉先生夫人墓誌

蕭子顯齊書曰太祖為劉

年下詔為獻立碑號曰貞簡先生王

任彥升

既稱萊婦亦曰鴻妻

列女傳曰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

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變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此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者投其畚而去老萊乃隨之又曰梁鴻妻者同郡孟氏之女也德行甚脩鴻納之共逃遁霸陵山中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為事雖雜傭保之中妻每進食復有常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脩身所在敬而慕之復有令德一與之齊曹植王仲宣誄曰既有令德材技廣宣

實佐君子簪蒿杖藜

毛詩序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君非隗囂不降志辱身至簪蒿席草不食其粟莊子曰子貢見原憲原憲杖藜應門欣欣負載在

異之畦

音攜漢書曰朱買臣常刈樵其妻亦負載相隨

如賓居室有行亟聞義讓

言初居室及於有行俱聞義

丞相

蕭子顯齊書曰臣亟聞其言矣

流遠尚

漢書曰陸賈遊漢庭公卿間名聲籍甚習鑿齒

樂焉肇允才淑聞德斯諒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又曰窈

閨鄭玄曰閨門限也

范曄後漢書

成北海人也國相孔融深敬玄從履造門告高密縣為

玄特立一鄉曰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

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七略曰楊雄參差孔樹毫末
卒弟子侯芭負土作墳號曰玄冢
成拱皇覽聖賢冢墓誌注曰孔子冢在魯城北泗水
南冢塋中樹以百數皆異種人傳言孔子弟子
異國各持其國樹來種之其樹柞枋雖離五味槐
檀之樹魯人莫之識老子曰合抱之木生於毫末公
羊傳曰秦伯謂蹇叔曰爾暫啓荒埏長局幽隴顯齊
之年老冢上之木拱矣夫貴妻尊匪爵而重喪服
書曰王氏被出今云合葬
蓋繼卒之後王氏宗合之
夫尊於朝妻貴於室潘岳夏侯
湛誄曰惟爾之存匪爵而貴

文選卷第五十九

文選卷第六十

梁昭明太子撰

觀陽胡氏

廣垣

彭濟

又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賢館直學士官李善注上

行狀

任彥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弔

賈誼弔屈原文一首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一首

祭

謝惠連祭古冢文一首

顏延之祭屈原文一首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一首

行狀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一首

祖太祖高皇帝 父世祖武皇帝 任彥昇

南徐州南蘭陵郡縣都鄉中都里蕭公年三十五行狀

公道亞生知照隣幾庶論語孔子曰生而知之者次也傳季友脩張

良廟教曰道亞孝始人倫忠為令德毛詩曰成孝敬厚

黃中照隣殆庶公實體之非毀與所至論語子曰吾之於人誰

令德呂氏春秋注曰體行也莊子曰舉世天才博瞻學綜該

明郭子曰孫子荆上品狀王武子曰天才英博亮拔至

若曲臺之禮九師之易七略曰宣皇帝時行射禮博士

記又曰易傳淮南九師道訓者淮南王安所造也樂分

龍趙詩析齊韓漢書曰雅琴趙氏七篇名定渤海人宣

書注曰申公作魯詩韓嬰作韓詩后倉作齊詩也陳農

所未究河間所未輯漢書曰成帝時以書頗散亡使謁

以招之由是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

多與漢有一於此罔不兼綜者與謝承後漢書曰劉靚

昔沛獻訪對於雲臺東平齊聲於楊史沛獻王輔求

平五年秋京師少雨上御雲臺召尚席取卦具自卦以

周易卦林占之其繇曰蟻封穴戶大雨將集明日大雨

上即以詔書問輔曰道豈有是邪輔上書曰案易卦震之蹇蟻封穴戶大雨將集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出雲為雨蟻穴居而知雨將雲雨蟻封穴者故以蟻為典文詔報曰善哉王次序之又曰上以所自作光武皇帝本紀示東平憲王蒼蒼等因上世祖受命中興頌上甚善之以問校書郎此與誰等皆言類相如楊雄前代史岑比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方斯蔑如也之

漢書淮南王安上使為離騷傳旦受詔曰食時上世說曰魏文帝令陳思王七步成詩詩曰其在竈下然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初沈攸之跋扈上流稱亂陝服宋書生相煎何太急

至夏口反毛詩傳曰無畔換猶跋扈也西京賦曰睢眦跋扈尚書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臧厥緒晉書曰武陵王令曰荆州勢據上流將軍休之委以分陝之重

宋鎮西晉熙王南中郎邵陵王並鎮盆口明帝第六子

變字仲綏封晉熙王進號鎮西沈攸之舉兵鎮尋陽之盆城又曰邵陵王友字仲賢明帝第七子也年五歲

出為南中郎將江州刺史邵陵王世祖毗贊兩藩而任揔西伐沈約宋書曰齊

王太子奉晉熙王變鎮尋陽之盆城公時從在軍鎮西府版寧朔將軍軍主南中郎版補行參軍署法曹沈約宋書曰除拜則為

軍于時景燭雲火風馳羽檄言雲火之多如景之照羽檄之疾若風之馳太公六

韜曰雲火萬炬以防夜四子講德論曰風馳雨集漢書高祖曰以羽檄徵天下兵謀出股肱任切書記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書記翩翩遷左軍邵陵王主簿記室參軍既允焚林之求實兼儀形之寄刀筆不足宣功風體所以弘益文士傳曰太祖雅聞阮瑀名辟之不應連見

召入太祖時在長安大延賓客怒不與語使就伎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絃而歌因造歌曲曰奔奔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怨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玩恩義苟潛暢他人焉能亂為曲既捷音聲

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署為記室何法盛晉中興書
曰王永字安期司空東海王越以為記室參軍雅相敬
重勅子毗曰夫學之所益者淺體之所安者深閑習禮
度不如式瞻儀形諷味遺言不如親承音旨王參軍人
倫之表汝其師之史記張
除邵陵王友又為安南邵陵王
釋之曰秦任刀筆之吏

長史東夏形勝關河重複東夏會稽也尚書王曰爰建爾

秦形勝之國也韓康伯王述碑曰述遷選眾而舉敦悅

斯在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

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除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

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輔國將軍會稽太守太祖受命

廣樹藩屏左氏傳富辰曰昔周公故公以高昭武穆惟

戚惟賢漢書韋玄成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封聞喜縣

開國公食邑千戶又奏課連最進號冠軍將軍漢書曰

農都尉大司農奏課最連韋昭曰最連得第一也越人之巫覩正風而化俗

後漢書曰第五倫字伯魚京兆人也拜會稽太守會稽

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

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筮祝有依託鬼神詐怖

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吏輒行罰於後遂斷絕百姓以

安篁竹之酋感義讓而失險漢書淮南王上書曰臣聞

范曄光武紀贊邪叟忘其西具龍丘狹其東阜范曄後漢

寵拜會稽太守徵為將作大匠山陰有五六老叟自若

邪山谷出送寵曰聞當見弃故自扶奉送潘安仁楊經

誅云日吳景西望子朝陰范曄後漢書曰任延字長孫

南陽人拜會稽都尉年十九吳有龍丘長者隱居志不

降辱四輔三公連辟不到掾史白請召之延曰龍丘先

生躬德履義有原憲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猶懼辱

焉召之不可使功曹奉謁修書記致醫藥吏使相望於

道積一歲萇乃乘輦詣府門願得先死備錄延辭讓再

三遂署議曹祭酒阮籍奏記曰會武穆皇后崩公皇言

將耕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

奔波泣血千里蕭子顯齊書曰武穆裴皇后諱惠昭河東人父璣之後生子良禮記曰惟父

母之喪見星而行夜見星而舍毛詩曰星言夙駕仲長

子昌言曰救患赴急跋涉奔波者憂樂之盡也禮記曰

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為難水漿不入於口者至自禹穴

禮記曾子謂子思役曰吾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逮衣

裳外除心哀內疚禮記曰親喪外除鄭玄曰日月已竟

爾雅曰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

疾疾也禮屈於厭降事迫於權奪禮記曰有從有服而

父母鄭玄曰凡公子厭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而茹戚

十不降也晉起居注宋公表曰情由權奪也而茹戚

肌膚沈痛瘡距廣雅曰茹食也禮記曰創鉅者其日久

以為至故知鍾鼓非樂云之本練麤麤非隆殺之要論語

痛極

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馬融曰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

也非謂鍾鼓而已左氏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麤衰斬

寢苦枕草孫卿子曰喪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故三年以

為隆總小功以為殺鄭玄禮記注曰有隆有殺進退如

禮莊子曰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鍾

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哭泣縗經隆殺之服哀之末

改授征虜將軍丹陽尹良家入徙戚里內屬三輔黃圖

杜陵徙良家五千戶居於陵漢書曰萬石君政非一軌

俗備五方漢書曰秦地公內樹寬明外施簡惠范曄後漢書

曰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臧榮神臯載穆轂下

緒晉書吳隱之為晉陵太守布政簡惠神臯載穆轂下

以清薛宣為御史中丞執憲轂下胡廣漢官解故注曰

轂下喻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范曄武皇帝嗣位進

封竟陵郡王食邑加千戶復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

州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遷使持節侍中都督

南兖徐北兖青冀五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充

徐接壤素漸河潤漢書武帝詔曰淮南衡山兩國接壤東觀漢記曰拜郭伋潁川太守召見

辭謁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未及下車仁聲先洽

漢書曰班伯為定襄太守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

王關靖析北門寢局漢書曰龍勒有

王門關周禮曰凡軍事聚橐鄭玄曰擊橐兩木相敲行

夜時也橐與柝同史記曰齊威王曰吾吏有黔夫者使

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裴駙曰齊朝旨以董司岳牧敷

之北門說文曰局外關門之關

興邦教晉起居注宋公表曰董司岳牧關中詩曰岳牧慮殊禮記司徒明七教以興民

德尚書曰司徒掌邦教方任雖重比此為輕山濤啓任雖重比此為輕

徵護軍將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又授車騎將

軍兼司徒侍中如故即授司徒侍中又如故上穆三能

下敷五典漢書曰三能色齊君臣和蘇林曰能音台尚書帝曰契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又曰五

典克從孔安國曰闢玄闡以闡化寢鳴鍾以體國玄謂

太玄經曰玄門混沌難知孫放數詩曰一往縱神懷矯

跡步玄闡范曄後漢書曰桓榮為五更贊曰待問應若

鳴鍾翼亮孝治緝熙中教孝經曰昔者明王之臣司徒故

日中奪金耻訟蹊田自嘿呂氏春秋曰齊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衣冠之鬻金者之所

見人操金攫而奪之吏捕而束縛之問曰人皆在焉子

攫人之金何故對吏曰殊不見人徒見金耳左氏傳申

叔時謂楚子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不雕其朴

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矣

用晦其明呂氏春秋曰賢不肖各反其質行其情不雕

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王聲化之有倫繫公是賴潘元

弼曰藏明於內乃得明

錫文曰故周室之庠序肇興儀形國胄師氏之選允師

不壞緊二國是賴人範禮記曰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夏后氏養國老於

後漢書曰李膺風格儀刑皆可師範尚書曰夔命汝典

樂教胄子周禮曰師氏中大夫以三德教國子法言曰

務學不如務求師以本官領國子祭酒固辭不拜八座

初啓以公補尚書令陳壽魏志評曰八座尚書即古六

書僕射六尚書式是敷奏百揆時序尚書曰敷奏以言又

古爲八座尚書叙王隱晉書詔曰今之尚夫國家之道互爲公私君親

之義遞爲隱犯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事公三極一

致愛敬同歸國語樂共子曰臣聞之人生於三事之如一父

非教不智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矣孝

經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亮誠盡規謀猷弘遠矣國語召康公曰天子聽政近

公經德秉哲又授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揚州刺史

本官悉如故舊惟淮海今則神牧尚書曰淮海惟揚州

地萬五千里名曰神州編戶殷阜萌俗繁滋漢書呂后曰諸將

言之化若門到戶說矣周易曰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至而日見之鄭玄曰非門到戶至而日見也項之解

楚辭曰衆不可戶說考孰云察余之中情尚書令改授中書監餘悉如故獻納樞機絲綸

允緝兩都賦序曰日月獻納周易曰言行君武皇晏駕

寄深負圖應劭風俗通曰宮車晏駕謹按史記曰王稽

一日宮車晏駕是事不可知也君雖恨於臣是無可奈何

何謂秦昭王以天下終也昔周康王一旦晏起侍人以

為深刻天子當夜寢早作身省萬機如今崩殞則為晏
駕矣家語孔子觀於明堂觀四門之墉有周公相成王
抱之負斧宸南面公仰惟國典俛遵遺託俯擗天倫踴

絕于地居處之節復如居武穆之憂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弟先

弟後天之倫次也禮記曰婦人擊心爵踴鄭玄曰爵踴足不絕地也聖主嗣興地居旦奭

蕭子顯齊書曰鬱林王昭業文有詔策授太傅領司徒
惠太子長子世祖崩太孫即位

餘悉如故坐而論道動以觀德周禮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禮記曰樂行而民

向方可以地尊禮絕親賢莫貳晉中興書恭帝詔曰大觀德矣

親親賢賢褒功表德又詔加公入朝不趨讚拜不名
劍履上殿蕭傳之賢曹馬之親兼之者公也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綜

使者乎上以為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綜與傳寬同傳
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魏志曰曹真字子丹太祖

族子也明帝即位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晉
公卿禮秩曰汝南王亮秦王東吳王晏梁王彤皆劍履

朝不趨復以申威重道增崇德統進督南徐州諸軍事
餘悉如故並奏疏累上身歿讓存王隱晉書曰武帝贈羊祜詔曰身歿讓存

遺操天不憖遺梁岳頽峻左氏傳曰孔丘卒公誄之旻益厲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某年某月日薨春秋三
十有五詔給溫明秘器斂以衮章備九命之禮遣大鴻

臚監護喪事朝夕奠祭太官供給禮也漢書曰大將軍溫明秘器服虔曰東園處此器象如桶開一端漆畫懸

鏡其中置尸上斂并蓋之周禮曰三公自衮冕而下又
曰上公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

九命故以慟極津門感充長樂東觀漢記曰東海王彊薨上發魯相所上

檄下牀伏地舉聲盡哀至長樂宮豈徒春人不相傾壘

白太后因出幸津門亭發喪

罷肆而已哉史記曰趙良謂商鞅曰五刑大夫死秦國

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乃下詔曰褒崇

庸德前王之令典追遠尊戚公情之所隆禮記曰禮樂

王相公也鄭玄注故使持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中書監

太傅領司徒揚州刺史竟陵王新除進督南徐州體睿

履正神監淵邈道冠民宗具瞻惟允毛詩曰民肇自弱

齡孝友光備毛詩曰張爰及贊契協升景業燮和台曜

五教克宣台曜及五教敷奏朝端百揆惟穆尚書曰敷

中興書謝石上疏曰尸素朝端寄重先顧任均負圖顧

則顧命也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諒以齊微二南同

規往哲毛詩序曰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也故繫之

周南召南正始方憑保祐永翼雍熙東京賦曰上天不

愁遺奄見薨落愁遺已見上文方言曰奄哀慕抽割

震動于厥心今先遠戒期龜謀襲吉禮記曰喪事先遠

筮孔安國曰龜曰卜又曰乃茂崇嘉制式弘風猷可追

崇假黃鉞尚書曰王左杖黃鉞孔侍中都督中外諸軍

事太宰領大將軍揚州牧綠綬魏晉官品曰相國丞相綠綬

綬九錫已見潘勗九錫文使持節中書監王如故給九

旒鑾輅甘泉鹵簿曰游車九乘黃屋左纛導輶輶車漢

禮記曰乘鑾輅駕蒼龍

日紀信乘王車黃屋左肅李斐曰黃屋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肅毛羽幢在乘輿衡左方上注之漢書曰載霍光尸以輜輶車文前後部羽葆鼓吹挽歌二部虎賁班劍百人漢書韓延壽給羽葆鼓車歌車張晏曰羽葆幢也服虔曰如今鼓吹歌車也晉公卿禮秩曰諸公及開府位從公者給葬禮一依晉安平獻王孚故事王隱晉書曰孚字叔達宣帝次弟也封安平王公道識薨謚曰獻詔喪事一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

虛遠表裏融通淵然萬頃直上千仞范曄後漢書郭林如萬頃之陂魯連子曰東山有松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千仞無枝非為正直無枉自然僕妾不覩其喜愠近侍莫見其傾弛晉中興書曰衛玠終身不見其愠喜王隱未嘗見其傾弛晉書曰王邵為丹陽尹善禮儀操人近習其懷替他人之善若己有之尚書穆公曰人之民之不臧公實貽恥口子曰見人有過則如誘接恂恂降以顏

色論語曰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王肅曰恂恂溫恭之貌方於事上好下規己魏志劉寔曰王肅方於事而廉於殖財施人不倦傳左叔向曰齊桓施舍帝子儲季令行禁止文子曰夫抱順不倦求善不厭國網天憲宜諸掌握范曄後漢書劉陶曰今權官手止節於掌握之未嘗鞠人於輕刑錮人於重議東觀漢記尹十餘年政令公平未嘗以賊罪鞠人常歎曰凡士之學高欲望宰相下及牧守錮人於聖代尹不忍為也人有不及內恕諸己非意相干每為理屈晉中興書曰有不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任天下之重體生民之俊孟子曰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如此東觀漢記邳鄆曰天生俊士以為民也華衮與緼絺同歸山藻與蓬茨俱逸潘岳密陵侯鄭公碑曰公雖違華衮猶朱其紱韓詩子路曰曾子褐衣緼

緒未嘗完論語曰臧文仲山節藻梲包咸曰節者柄刻
鏤為山梲者梁上楹畫以藻文聖王得賢臣頌曰長於
蓬茨良田廣宅符仲長之言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字
之下志書記每州郡召命輒稱疾不就欲卜居清曠以樂其
志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
木周布足以邱山洛水協應叟之志應璩與程文信書
息四體之役之西南臨洛水北據邱山託丘園東國錙銖軒冕以東
崇岫以為宅因茂林以為蔭丘園東國錙銖軒冕
丘園輕軒冕猶錙銖者鄭玄曰言乃依林構宇傍巖拓
君分國以祿之視之輕如錙銖矣乃依林構宇傍巖拓
架清援與壺人爭旦緹幕與素瀨交輝劉公幹贈五官
月照緹幕楚辭曰置之虛室人野何辨莊子曰虛室生
戲疾瀨之素水置之虛室人野何辨
居深山之中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劉熙曰野人
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哉叔仲之入剡詩曰野人
雖云隔超高何點躡屩於鍾阿徵士劉剡獻書於衛

岳贈以古人之服弘以度外之禮蕭子顯齊書曰何點

居東離門下忠貞墓側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後門逃去
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命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
玆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虞孝敬高士傳曰何
點常躡草屩時乘柴車蕭子顯齊書又曰劉剡字靈豫
南陽人也豫章王為荊州牧辟剡為別駕遺書禮請剡脩
賤答不應命子良致書通意剡答書後以江陵沙洲人
遠乃徙居之魏志曰太祖賜毛玠素屏風素憑几曰君
有古人之風故賜以古人之服干寶晉紀何曾謂太祖
曰阮籍如此何以訓世太屈以好事之風申其趨王之
意戰國策曰先生王叔趨見王為好勢王趨見叔為好士
於王何如使從者復還報宣王曰先生徐乃知大春屈已
入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
於五王君大降節於憲后致之有由也范曄後漢書井
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

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為設麥飯葱菜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東觀漢記曰荀恁字君大鴈門人也永平中驃騎將軍東平憲王蒼辟恁署祭酒敬禮焉後朝會上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惠下臣故不來驃騎將軍執法檢下其卉木之奇泉石之美公所製山居四臣故不敢不來

時序言之已詳文皇帝養德東朝同符作者蕭子顯齊書曰文惠

太子懋字雲喬世祖長子昭業即皇帝位追尊為文皇帝山濤啓事曰保傳不可不高天下之選羊祜秉德義克己復禮東宮少事養德而已論衡曰治國之道一曰養德養德者養名高尚之人亦能敬賢禮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爰造九言實該百行竟陵王集有皇者述作之謂也言賢言親言生言靜言昭言真言節言義言藏與從弟書曰學者所以飾百行也導衿襦於未萌申炯戒於茲日衿結襦曰勉之敬之毛詩曰親結其

縞九十其儀毛萇曰離婦人之幃也幽通賦曰既訢爾以吉象又申之以炯戒非直旦暮千載

故乃萬世一時也莊子曰萬世之後而一遇大命公注

解竟陵王集有皇太子九言注解衛將軍王儉綴而序之竟陵王集云衛將軍王儉

序贊山宇初構超然獨往淮南王莊子略要曰江海之士山谷之人也輕天下

入室國語曰死者若可作吾誰與觀乎九尚想前良俾若神

對思玄賦曰神爽忽然若已之侍對也乃命畫工圖之

軒牖既而緬屬賢英傍思才淑賈逵國語注匹婦之操亦

有取焉有客游梁朝者從容而進曰未見好德愚竊惑

焉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即命刊削投杖不暇禮記曰子夏喪其子而喪

見論語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

其明弟子弔之子夏曰天乎予之無罪曾子怒曰喪爾親使人未有聞喪爾子喪爾明汝何無罪子夏投其杖而拜公以為出言自口驥驤不追鄧析書曰一言而非急馳馬聽受一謬差以千里物理乾鑿度曰正其本而萬不能及所造箴銘積成卷軸門階戶席寓物垂訓李尤集序曰尤好為銘讚門階戶席莫不有述家語南宮敬叔曰孔子作春秋垂訓後嗣先是震于外寢左氏傳曰震夷伯廟匠者以為不祥將加治葺預左氏傳注曰葺覆也公曰此天譴也無所改修以記吾過且令戒懼不怠左氏傳曰晉侯求介之推不獲以縣上從諫如順流虛己若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不足王命論曰從諫如順流莊子曰人不能虛己以游於世其孰能害之老子曰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至於言窮藥石若味滋旨左氏傳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甚哀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

信必由中貌無外悅

左氏傳曰周鄭交惡君子信不由中質無益也

貴而好

禮怡寄典墳

氏論語子曰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

雖牽以物役孜孜無怠

尚孫卿子曰禹予思謂以己為物役矣

荒無

乃撰四部要略淨住子

提淨住子序云遺教經云波羅

世無異我也又云波羅提木又住則我法住波羅提木又滅則我法滅是故眾僧於望晦再說禁戒謂之布薩外國云布薩此云淨住亦名長養淨住子者增進所謂淨住身口意身繫意如戒而住故曰淨住子者增進所謂淨住沙門淨身口七支不起諸惡長養增進善提善根如是脩習成佛無差則能紹續三世佛種是佛之子故云淨住並勒成一家懸諸日月漢書曰太史公書序略以拾言曰雄以此篇目煩示其成者張伯松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弘洙泗之風闡迦維之化禮記曾子謂子夏曰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鄭玄曰洙泗魯水名也瑞應經曰菩薩下當作

佛託生天竺大漸彌留話言盈耳尚書曰疾大漸惟幾
逸維羅衛國日話會合善言也論語子曰師摯黜殯之請至誠懇惻
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黜殯已見豈古人所謂立言於世沒而不朽者歟左氏
演連珠注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
何謂也穆叔對曰豹聞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
次有立言雖久不朽也廢此之謂不朽也易名之典請遵前列謹狀禮記曰公
其子戌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謚所以易其名者

弔屈原文一首 并序 賈誼

誼為長沙王太傅既以謫去意不自得韋昭曰謫謫也
及渡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
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也遂自

投汨羅而死誼追傷之因自喻其辭曰應劭風俗通曰
侍中同位數廷讖之因是文帝遷為長沙太傅及渡湘
水投弔書曰闡茸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
咎亦因自傷為
鄧通等所怨也

恭承嘉惠兮侯罪長沙張晏曰恭敬也越絕書曰恭

胥歌曰侯罪斯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
國志願得兮
屬長沙汨水在焉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言至湘水遭

世罔極兮乃殞厥身張晏曰讒言罔極罔極言無中正

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闡茸尊

顯兮讒諛得志胡廣曰闡茸不才之人無六翮翱翔之用

闡茸不肖也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胡廣曰逆曳不可順道

而行也倒植者賢不肖

顛倒易位也植史記作值世謂隨夷為溷胡方服虔曰殷之賢士下隨也韋昭曰夷伯夷也溷濁也史記

隨字謂跖蹻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莫邪為鈍兮春秋

作伯謂跖蹻為廉李奇曰跖魯之盜莫邪為鈍兮春秋

曰干將者與歐冶同師俱作劍闔閭得而寶之以故使應劭

也鉛刀為銛漢書音義曰銛徹吁嗟默默生之無故兮應劭

默不得意也臣瓚曰先生謂屈原鄧展曰幹棄周鼎寶應劭

言屈原無故遇此禍也毛詩曰吁嗟鳩兮康騰駕

康瓠兮如淳曰幹轉也史記音鳥活切爾雅曰康騰駕

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戰國策汗明曰大

中坂遷延負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履到上為下故漸

轅不能上章甫薦履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苦

士冠章甫殷道也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應劭曰嗟苦

原遇此難也訖信曰已矣國其莫我知兮張晏曰訖離騷也獨

壹鬱其誰語鳳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遠去史記音

切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深潛以自珍音義曰襲覆也猶

張晏曰沕潛藏也節展曰音昧倮倮倮以隱處兮夫豈

從蝦與蛭螾應劭曰倮倮水蟲害魚者倮倮也蘇林曰

水蟲食人者也蝦倮倮也倮倮然自絕於倮倮所貴聖人

況從蝦與蛭螾也蝦倮倮也倮倮然自絕於倮倮所貴聖人

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莊子曰宣丘見城上之將是

榮華退不枯槁也使驥驥可得係而羈兮豈云異夫大

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李奇曰般久也

般音班或曰般桓不去紛紛構讒意也健為舍人爾雅

注曰尤怨大也李奇曰亦夫子不如麟鳳不逝之故罹

此咎善曰言般桓不去離此愆尤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亦夫子自為之故不可尤人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

何必懷此都也

言知時之亂當歷九州相賢君而遭放逐鳳凰翔

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遙曾擊而

如淳曰鳳凰曾擊九千里絕雲氣遙遠也曾高高

去之

上飛意也鄭玄曰擊音攻擊之擊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史記擊字作翮文子曰鳳凰飛千仞莫之彼尋

能致也禮記曰德輝動乎內險徵謂輕為微祥也彼尋

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夫吞舟之巨魚

應劭曰八尺曰尋倍尋曰常善曰莊

子曰弟子謂庚桑楚曰夫尋常之溝橫江湖之鱣鯨兮

固將制於螻蟻

晉灼曰小水不容大魚而橫鱣鯨於汙

容受忠臣之言亦謂讒賊小人所見害也鱣或作鱣史

記鱣張連切鱣音尋莊子庚桑楚謂弟子曰吞舟之魚

弔魏武帝文一首

并序

陸士衡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

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

毛詩曰嘯

客曰夫始終

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

家語孔子曰命者性之始也死者生

之終也有始必有終矣尸子老萊子曰

是以臨喪殯而

後悲覩陳根而絕哭

國語曰楚子西歎於朝藍尹亶曰

喪於是而有數其餘則否禮記曰朋友之墓

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今乃傷心百

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

識情之可無乎機荅之曰夫日食由乎交分山崩起於

朽壤亦云數而已矣

左氏傳曰秋七月壬午朔日有蝕

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蝕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禍福

同道至相遇也其他日則為災陽不克也國語曰梁山

崩伯宗問絳人曰若何對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

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尚書曰高明柔克居常安之

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穀梁傳曰沙麓崩林屬於山

云崩故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范曄後

志之也左迴天貝獨坐謂中官左官貝瑗也淮南子曰魯陽公

與韓遣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莊子曰

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今子與我遊濟世夷難之智而

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崔寔政論曰及其出也足以濟世寧民

受困魏闕之下呂氏春秋公子牟曰心居魏闕之下許

慎淮南子注曰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之木尚書

于上下左氏傳楚靈王曰光于四表者翳乎蕞爾之

是區區者而不畀余也尚書曰蕞爾之國杜預注曰蕞爾小貌也雄心摧於弱

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筭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華計

迹功業也思玄賦嗚呼豈特瞽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

頽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顧命以見上文

左氏傳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爾雅曰冢大也

故曰冢子謂文帝也毛詩曰貽厥孫謀經國之略既

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

大過失不當効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善言也持姬

女而指季豹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魏略曰太祖

王豹及高城公主四子即文帝已下四王也太祖崩文

帝受禪封母弟章為中牟王植為雍丘王庶弟彪為白

馬王又封支弟豹為侯然太祖子在者尚有十一人今

唯四子者蓋太祖崩時四子在側史記不言難以定其

名位矣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自任已見上

文列子相室

謂東門吾曰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云者無存言人命

公之愛子也無餘身亡而識無存今太祖同而得之故然而婉嬾房

可悲傷也鄭玄禮記注曰死言精神盡也然而婉嬾房

閨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班固漢書哀紀述

切毛詩曰綢繆束薪毛萇曰綢繆猶又曰吾嬾好妓人

皆著銅爵臺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冬作銅爵臺於臺堂上施八尺牀總

帳鄭玄禮記注曰凡布細而疎者謂之總朝脯上脯脯之屬漢書東方朔

方武切說文曰脯乾飯也蒲秘切月朝十五輒向帳作妓汝等時時登

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

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舍中謂眾妾眾妾既無所為

曰景公為履黃金之綰飾以組連以珠

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

裘可別為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

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令衣

為一藏是亡者有求也既而竟分焉是存者有違也求為吝而虧廉違為貪而害義故曰兩傷悲夫愛

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惠不能去其惡威力

不能全其愛言愛是情之所厚故雖大而必失之惡是

去其惡威力不能不用其愛故可悲也尸子曾子曰父母

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懼而無咎然則愛與惡其於

成孝也無擇令人雖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

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論語子曰飽若乃繫情累於外

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慎子曰德精

故物不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白虎通曰天子崩

累於內

臣子哀痛憤懣

十八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東都賦曰系唐統接漢緒荅賓戲曰王途蕪穢

周失其馭蔡邕釋誨曰王途壞人佇重淵以育鱗撫慶

雲而遐飛以龍喻太祖也重淵九重之淵也揚雄釋愁

煙非煙若雲非雲郁郁紛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

威祭公謀父曰聖人以神道設教國語曰摧群雄而電擊舉

勅敵其如遺左氏傳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

福上書曰高祖拍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淮南子

之外乃有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闡三才已見頭

八極也舉脩網之絕紀紐大音之解微老子注曰鼓琴循絃謂之徽

周舉在禁闡有密靜之風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

而來歸雲物喻羣凶也左氏傳曰分至啓閉必書雲物

丕大德以宏覆援日月而齊暉周易曰天地之道貞觀者也來歸歸之於己也

南子曰爲帝異道而德覆天下楚辭曰濟元功於九有

固舉世之所推史記太史公曰惟祖元功輔臣服肱毛

狀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大造乎西也杜預注

曰造也將覆篲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論語孔子曰譬如

吾往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擠墜也司苟理窮而性盡豈

長筭之所研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鄭玄曰言窮

又曰研喻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論語子在川

思慮也當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大命謂天命

斯夫梁木已見上文也尚書曰天

監厥德用 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史記李斯曰

集大命 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也法言曰惟降神之繇邈眇千

載而遠期詩曰惟嶽降神桓子新論曰夫聖人乃千載

一出賢人君子所想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

思而不可得見者也此太祖也論語曰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

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曹植大魏篇曰大

魏膺靈符天祿方茲始春秋孔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

之所怡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東京賦曰龍飛白

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

劉備固險距守五月引軍還長安陳思王述征賦曰恨

西夏之不綱毛詩曰陳師鞠旅魏明帝自惜薄祐行曰

出身秦川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異翌日之云

疾不豫公乃告太王季文王公歸王翌詠歸途以反

日乃廖孔安國曰翌日明日也廖差也

旆登嶠澗而竭來魏志曰建安二十四年十月還洛陽

莽冊命王奇曰嶠澗之險東當鄭衛新序大臣次洛汭

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五年正月至

洛汭大漸已見上伊君王之赫弈寔終古之所難楚辭

無絕兮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周易曰先天而

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離厄奚險而弗

濟敵何彊而不殘每因禍以禔福亦踐危而必安難蜀

說文曰禔安也時移切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

楚辭曰口噤閉而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鵲冠子

不言噤巨蔭切委命鵲鳥賦曰縱軀委命論語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

子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而離假餘息乎音翰楚辭曰我營魄

而頽嘆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而登遐老子曰

抱一能無離乎鍾會曰執姬女以嘔瘁拍季豹而灌焉

經護為營形氣為魄孟子曰嘔瘁而泣垂貌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

而汎瀾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桓子新論曰雍門周以

絕命辭曰涕泣流芳崔蘭臣璣曰崔違率土以靖寐戢

彌天乎一棺毛詩曰率土之濱古詩曰潛寐黃泉下毛

五行傳曰雲起於山彌於天淮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

之允昌周易曰富有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肇揚穀

傳曰先君有正終援貞咎以悲悔雖在我而不臧言為

後君有正始也及分香令藏衣裘是引貞吝之道教為可悔之惜內顧

之纏絲恨末命之微詳西京賦曰嗟內顧之所觀張堅

高蹤尚書曰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

婉變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孝

淑女漢書郊祀歌曰神不敢服毛詩曰窈窕宣備物於虛器

發哀音於舊倡禮記曰孔子謂盟器者備物而不矯感

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家語曰子貢問居父母之喪

掩息以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言服玩雖微而

而必逝言物在而人亡也家語孔子謂哀公曰君入廟

仰視懷楠俯察机筵其器皆存而不覩人君以此思哀

則意可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響像音影之異名魯靈光殿賦
知矣口忽縹緲以響像孫卿子曰下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
和上聲言響音之應聲影之像形其必藏音以應聲景以隨形形聲成已翳沒影響故微
清絃而獨奏進脯糈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
茫茫毛詩曰宅登爵臺而群悲貯美目其何望字林曰
也博雅曰貯視也貯與既晞古以遺累信簡禮而薄葬
貯同毛詩曰美目貯芳禮繁則易亂厚葬則傷生能遵簡薄所以遺累詩緯曰
齊數好道廢義簡禮宋均曰簡猶闕也漢書劉向曰賢臣孝子亦命順意而薄葬彼裘紱於何有貽塵謗於後
史記曰因其俗簡其禮也王言裘紱輕微何所有而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
忘言情苟存乎大戀雖復上臨見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

悽傷

祭文

祭古冢文一首 并序

謝惠連

沈約宋書曰元嘉七年惠連為司徒彭城王義康法曹參軍義

東府掘城北塹入丈餘

丹陽記曰東府城西則簡文會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塹壁毛萇詩

道子領楊州仍住以木為槨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呂氏春秋

先舍故俗稱東府瓦銅漆有數十種禮記曰孔子曰明多異形不可盡識

說魏太子曰昔王季歷葬濁山之尾藥水明器之屬材

器者神明之器也

刻木為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說文曰棖杖也宅庚切然南人以物觸物為棖也廣雅曰撥除也補連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漢書曰武帝罷半兩錢行五銖錢也水中有甘蕉節及梅李核瓜瓣皆浮出不甚爛壞爾雅曰瓠犀中實也白芻切一作辯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為之號曰冥漠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醪之祭敬薦冥漠君之靈忝摠徒旅板築是司窮泉為壑聚壤成基一槨既啓

雙棺在茲捨畚悽愴縱鍾連而

左氏傳曰宋災陳畚揭杜預曰畚簣籠也畚音

本揭居局切爾雅曰

泣血連如杜預左傳注曰而助語也

芻靈已毀塗車

既摧

禮記曰塗車芻芻靈自古有之也

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

盎或醯醢

爾雅曰盎謂之缶又曰肉謂之醢郭璞曰肉醬也音海說文曰醢醢也醢呼蹄切

蔗傳餘節瓜表遺犀

犀已見上文

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

幾年潛靈幾載

寡婦賦曰潛靈邈其不反

為壽為天寧顯寧晦銘誌

湮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

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

毛詩曰百堵皆興

墉不可轉漸不可迴

黃腸既毀便房已頽循題興念撫脩增哀

漢書曰霍光薨賜便房黃

腸題湊各一具蘇林曰以栢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渚曰便房冢壙中室也埤

蒼曰備木送人葬也餘腫切備或射聲垂仁廣漢流渥
為偶偶刻木以像人形五苟切
范曄後漢書曰曹褒遷射聲校尉射聲營舍有停棺不
葬百餘所褒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
以來絕無後者故不得埋掩褒為買空地悉葬其無主
者設祭以祀之東觀漢記曰陳寵字昭公沛國人也轉
廣漢太守先是維陽城南每陰常有哭聲聞於府中寵
使案行昔歲倉卒時骸骨不葬者多寵乃勅縣葬埋由
是即祠骸府阿掩骼格城曲禮記曰孟春之月掩骼仰
絕也
羨古風為君改卜孝經曰卜其宅輪移北隍窀穸東麓
說文曰城池無水曰隍音皇左氏傳楚子曰窀穸之事
杜預曰窀厚也安夜也厚夜長夜葬為埋也說文曰安
葬下棺也穀梁傳壙即新營棺仍舊木壙謂冢中也棺
曰林屬於山為麓
或為塚
合葬非古周公所存禮記武子曰合葬非古敬
非也
遵昔義還祔雙魂禮記孔子曰魯人之祔也酒以兩壺
合之鄭玄曰祔謂合葬也

牲以特豚幽靈鬻鬻歆我犧樽嗚呼哀哉魏太祖祭

幽靈潛翳李康鬻鬻賦曰幽魂鬻鬻忽有人形禮記曰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專用犧象也許宜切

祭屈原文一首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出延

潭為湘州刺史張邵作祭屈原文以致其意顏延年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

也恭承帝命建旛舊楚賈誼弔屈原曰恭承嘉惠兮侯

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

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蔽弭節羅潭艤舟

楚辭曰捐余袂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汨渚

江亭長艤舟待如渚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

屈原與楚同姓仕於蘭薰而摧玉纁則折語林曰毛伯
懷王為三閭大夫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
常稱寧為蘭摧玉折不作蒲芬艾榮管子曰夫玉折而
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纁密以栗智
也鄭玄曰**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
纁緻也邕度尚碑曰**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賈誼弔屈原文曰嗟
明潔鮮白珪辭曰悼余生之不**溫風急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
辰逢此世之匡攘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
衰怠桓麟七說曰飛霜厲其末颶風激其崖**羸辛遘**
紛昭懷不端羸秦姓辛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
王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屬太保之任也
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
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
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

之楚辭曰椒專佞以慢譖兮極又欲充夫佩緯王逸曰
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害
長王逸曰蘭懷王之身絕郢闕迹遍湘干郢楚都也毛
少弟司馬子蘭也崖**比物荃蓀連類龍鸞**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
也序曰善鳥香草以配忠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貞真龍鸞鳳凰以託君子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
曰琴瑟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
太史公曰屈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
也與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望汨心**
爭光可也欲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
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
傳君子曰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洞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一首顏光祿即**王僧達**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
建孝武年號也

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

道樹禮以仁清尚書曰樹德務滋孔安惟君之懿早歲

飛聲思立賦曰蓋義窮機彖文蔽班揚機彖謂周易班

郭璞三倉解詁性倬剛潔志度淵英楚辭曰鯀倬直以

登朝光國實宋之華班固漢書述曰弱冠登朝蔡邕陳

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才通漢魏譽浹龜沙漢書

為國華韋昭曰為國光華流沙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度沙漠說文曰北方流沙

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雲

則爵服不可貴也張華清交素友比景共波共波猶

勵志詩曰棲志浮雲喻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嵇康字也司馬彪續後

也出為豫章太守逸翮獨翔孤風絕侶郭璞遊仙詩曰

性方峻不接賓客雅曰風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式謫大

聲也毛詩曰嘯歌傷懷遊顧移年契闊燕處何敬祖雜詩曰

琴緒緒引緒也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

詩曰死素者質明發晨駕瞻廬望路發毛詩曰明心懷目泣情條

之始雲互李陵詩曰仰視浮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姮娥掩月

周易歸藏曰昔常娥以西王母微燈動光几牘誰炤衾

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衿長塵絲竹罷調擘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漸

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

上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淚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

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

安得此泣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
仁之君一諂諛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
明懿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蒼頡篇曰饋祭名也申
酌長懷顧望歔歔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劉陶上疏曰喟爾長懷中篇而歎

文選卷第六十終

貴池在蕭梁時寔為

昭明太子封邑血食千載威靈赫然水旱
疾疫無禱不應廟有父選閣宏麗壯偉而
獨無是書之板蓋缺典也往歲邦人嘗欲
募衆力為之不成今是書流傳於世皆是
五臣注本五臣特訓釋旨意多不原用事
所出獨李善淹貫該洽號為精詳雖四明
贛上各嘗刊勒徃徃裁節語句可恨袁因
以倖餘鋟木會池陽袁史君助其費郡父
學周之綱督其役踰年乃克成既摹本藏

之閣上以其板寘之學宮以慰邦人所以尊事
昭明之意云
淳熙辛丑上巳日晉陵尤袤題

